书籍朋友圈分享微信Booker527

太平广记钞

“鼻祖级”志怪传奇大全



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

目录

第一册
卷一 仙部
卷二 仙部
卷三 仙部
卷四 仙部
卷五 仙部
卷六 仙部
卷七 仙部
卷八 女仙部
卷九 女仙部
卷十 道术部
卷十一 幻术部
卷十二 异人部
卷十三 异僧部
卷十四 异僧部
卷十五 释证部
卷十六 报恩部
卷十七 冤报部
卷十八 冤报部
卷十九 徵应部

第二册
卷二十 定数部
卷二十一 定数部

卷二十二 名贤部 高逸部 廉俭部 器量部
卷二十三 精察部
卷二十四 俊辩部 幼敏部
卷二十五 文章部 才名部
卷二十六 博物部 好尚部
卷二十七 知人部 交友部
卷二十八 义气部
卷二十九 侠客部
卷三十 贡举部 氏族部
卷三十一 铨选部 职官部
卷三十二 将帅部 骁勇部
卷三十三 褊急部 酷暴部
卷三十四 权幸部 谄佞部
卷三十五 奢侈部 贪部 吝部
卷三十六 谬误部 遗忘部 嗤鄙部
卷三十七 轻薄部 嘲诮部
卷三十八 诙谐部
卷三十九 谲智部 诡诈部 无赖部
卷四十 妖妄部
卷四十一 算术部 卜筮部
卷四十二 医部

第三册
卷四十三 相部
卷四十四 妇人部
卷四十五 仆妾部
卷四十六 酒食部

卷四十七 乐部
卷四十八 书部
卷四十九 画部
卷五十 伎巧部
卷五十一 梦部
卷五十二 神部
卷五十三 神部
卷五十四 神部
卷五十五 灵异部
卷五十六 鬼部
卷五十七 鬼部
卷五十八 鬼部
卷五十九 鬼部
卷六十 神魂部 冢墓部 铭记部
卷六十一 再生部

第四册

卷六十二 天部 地部
卷六十三 宝部
卷六十四 花木部
卷六十五 禽鸟部
卷六十六 兽部
卷六十七 昆虫部
卷六十八 龙部
卷六十九 龙部
卷七十 水族部
卷七十一 夜叉部

卷七十二 妖怪部
卷七十三 妖怪部
卷七十四 妖怪部
卷七十五 妖怪部
卷七十六 妖怪部
卷七十七 妖怪部
卷七十八 妖怪部
卷七十九 蛮夷部
卷八十 杂志部

第一册

卷一至卷十九

仙部•女仙部•道术部•幻术部•异人部

异僧部•释证部•报恩部•冤报部•徵应部

目录

出版说明
序
小引

卷一 仙部
仙一
老子
木公
彭祖
白石先生
焦先
黄安 孟岐
王子乔 王乔
鬼谷先生
徐福
秦役夫
河上公
赤松子 鲁班
葛由
永石公
苏仙公

卷二 仙部

仙二
汉武帝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东方朔
李少君
刘安
栾巴
刘根
孔元方
刘子南
张楷
王远
李意期
成仙公
蓟子训
左慈
葛玄
壶公
董奉
凤纲

卷三 仙部
仙三
阴长生
李阿
尹思

张定
郭文
吴猛 许逊
陶真白
王烈
孙登
蓝采和
伊用昌
曹老人
轩辕先生
马自然
陈复休
殷天祥
王子芝
田良逸 蒋含弘
王十八
韩愈侄
石旻
夏侯隐者

卷四 仙部
仙四
孙思邈
玄真子
颜真卿
崔乾祐
张果

邢和璞
叶法善
罗公远
崔生
李遐周
慈母山道士
杨通幽
魏方进弟
徐佐卿

卷五 仙部
仙五
许老翁
田先生
张老
王遥
许碏
王贾
马周
司马承祯
李泌
韩滉
白乐天
李林甫

卷六 仙部
仙六

黄尊师
侯道华
李八百 唐公昉附
宜君王老
卖药翁
魏伯阳
宣平坊老人
裴谌
卢李二生
韦善俊
薛尊师
陈安世
麒麟客
李仲甫
闾丘子
荆门乞者
兰陵老人 兰陵黄冠
轩辕弥明
杜子春

卷七 仙部
仙七
僧契虚
薛逢
慈心仙人
卖药道士
伊祈玄解

元藏机
嵩岳嫁女
阴隐客工人
李清
元柳二公
古元之
阳翁伯
李珏
丁约
萧静之
朱孺子
陈师
吕生
橘中叟

卷八 女仙部
女仙一
西王母
玉卮娘子
云华夫人
玄天二女
太阴夫人
织女婺女须女星
青童君
成公智琼
梁玉清
杜兰香

许飞琼
明星玉女
骊山老母
真真
江妃
白螺女子
玉蕊院女仙
班孟
园客妻
蔡女仙
茶姥

卷九 女仙部
女仙二
秦时妇人
西河少女
女几
魏夫人
谢自然
妙女
杨正见
裴玄静
樊夫人 云英
鲍姑
张云容
卢眉娘
王旻姑

卷十 道术部

道术

赵高

李子荄

赵侯

王常

骡鞭客

崔玄亮

贾耽

徐明府

李客

王守一

费鸡师

陈寨

骆玄素

张士平

冯渐

元兆

杨玚

陆法和

北山道者

东明观道士

张山人

白皎

刘处士

朱悦

李秀才
杨居士
俞叟
陈季卿
唐居士 周生
赵知微
张士政
柳城
周隐克
明崇俨
鼎师
许元长
张殖
周贤者
贾笼
苗晋卿
卢求
掩耳道士

卷十一 幻术部
幻术
天毒等国人
海中妇人
天竺胡人
祖珍俭 叶道士
周眙奴
黄公

关司法
胡媚儿
阳羡书生
侯遹
梵僧难陀
张和
襄阳老叟
青城道士
中部民
板桥三娘子

卷十二 异人部
异人
幸灵
刘牧
赵逸
申宗
梁四公
张俨
丹丘子
清溪山道者
会昌狂士
朱遵 贾雍

卷十三 异僧部
异僧
康僧会

支遁
佛图澄
释道安
鸠摩罗什
杯渡
释宝志
通公
阿专师
稠禅师

卷十四 异僧部
异僧二
玄奘
万回
僧伽大师
一行
无畏
明达师
华严和尚
洪昉禅师
回向寺狂僧
懒残
韦皋
释道钦
空如禅师
僧些
惠宽

素和尚
怀信
兴元上座
玄览
相卫间僧
徐敬业 骆宾王

卷十五 释证部
释证
阿育王像
西明寺
裴休
费崇先
道严
惠凝
屈突仲任
孙回璞
邢曹进
延州妇人
镇州铁塔
蛤像 鸡卵
刘成
崇经像
赵文昌
新繁县书生
蒯武安
张御史

韦克勤
司马乔卿
陈文达
于李回
康仲戚
开行立
王殷
李虚
田参军
孙咸
宋衍
三刀师
丰州烽子
兗州军将
贩海客
沙门法尚
尼法信
悟真寺僧
李山龙
潘果
石壁寺僧
释开达
孙敬德
东山沙弥
张兴
王法朗
牛腾

僧澄空
襄阳老姥
韩光祚

卷十六 报恩部
报恩
糜竺
刘轲
飧茗获报
刘弘敬
孙泰
姚牛
汉武帝
刘彦回
孔愉
严泰
程灵铣
韦丹

卷十七 冤报部
冤报一
陈霸先
杜伯
后周女子
江融
陈勋
乐生

韦判官
太乐伎
长孙无忌等
郭霸
杨思达
张和思
陈洁
萧怀武
娄师德
宋申锡
元徽
夏侯玄
岐州寺主
秦匡谋
马奉忠
曹惟思
张节使
杜通达
崔尉子
郑生
公孙绰
榼头师
唐绍
李生
汴州客僧
鲁思郾女

卷十八 冤报部

冤报二

陈岘

卞士瑜

崔导

刘钥匙

刘自然

侯生

严武

窦凝

荥阳氏

徐铁臼

胡亮妾

金荆

李明府

绿翘

李知礼

朱化

李詹

张易之兄弟

吴唐

广陵男子

沛国士人

田仓

黄敏

崔道纪

梁元帝

冀州小儿
王公直

卷十九 徵应部
休徵
陈仓宝鸡
汉高祖
白燕
晋元帝
北齐神武
唐太宗
唐中宗
唐玄宗
唐肃宗
唐宣宗
后唐太祖明宗
王蜀先主
孟蜀
汉元后
吕望
仲尼
王猛
张箴
长安张氏
五鹿充宗
王溥
陈仲举

武士蒦
崔行功
李揆
郑缃
李蜪
牛僧孺
朱庆源
孙偓
李全忠
刘沔
侯弘实
高骈
戴思远
咎徵
池阳小人
东瀛公
长广人
洛阳金像
梁武帝
虾蟆
汪凤
大鸟
桃林禾 薛老峰
彭偃
王敦
桓玄
崔季舒

沈庆之
张易之
房集 刘兴道
杨慎矜
崔彦曾
吕群
白马寺
感应
汉武帝
昭灵夫人
任城王
刘京
颜含
崔恕
村人供僧
罗道悰
李彦佐
胡钉铰
历阳媪
河间男子
神士冢
卖粉儿 崔护
玉箫
谶应
唐兴村
苾挈儿
改國字

王铎
木成文
元载
志公词
僧普满
草重生
崔曙
牛口谷
埋怀村

太平廣記鈔 卷一

仙部

古吳馮夢龍評纂

仙一 此卷雜載周秦及漢初仙蹟

○○老子 出神仙傳

老子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懷之七十二年剖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

老子母爲玄妙至女據化胡經再投淨鈔夫人體爲釋迦

明天启刻本《太平广记钞》书影

出版说明

《太平广记钞》，共八十卷，明天启六年（1626年）刊刻。它是冯梦龙对《太平广记》进行加工后的精编本。

《太平广记》是我国北宋初年所编的大型类书之一，全书五百卷，目录十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小说、笔记、野史、稗文及释藏、道经等共四百余种，可视作中国古代小说总集，堪称宋代的“百科全书”。其内容丰富，趣味盎然，是中国古代轶闻趣事的源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至大。宋代以后，话本、杂剧、诸宫调等各种虚构类文学作品多从《太平广记》中选取题材，加以敷演。

但是，《太平广记》卷帙浩繁，内容芜杂，世人称“《广记》烦琐，不切世用”。明人冯梦龙自幼涉猎《太平广记》，“喜其博奥，厌其芜秽”，于是从便于流传、有利阅读的角度出发，对此书“去同存异，芟繁就简，类可并者并之，事可合者合之”，简省了一半的篇幅，将其精华浓缩后编为八十卷，是为《太平广记钞》。改编后的《太平广记钞》无论是在取类上，还是在编排顺序上，都要比《太平广记》原书更精当。另外，冯梦龙还为《太平广记钞》加上了不少批语，其中总批二百馀条，眉批一千七百馀条，夹批不计其数。这些批语，不仅为读者解释难词难句、评论是非曲直、分析作文技巧，方便了解《太平广记》所载

故事的来龙去脉，更是研究冯梦龙思想和小说观念的重要材料。

《太平广记钞》的编纂者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是明代最负盛名的通俗文学家和戏曲家之一。他出身士大夫家庭，少有才情，为同辈所倾服，与兄梦桂、弟梦熊并称为“吴下三冯”。后为贡生，曾任南直隶丹徒训导、福建寿宁知县等官职，任满后归隐乡里。晚年他仍孜孜不倦，继续从事小说创作和戏曲整理研究工作。

《太平广记钞》刊刻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今已是罕见的珍本。本版本即选取天启刻本《太平广记钞》为底本，参校现有的古籍整理成果，以简体横排标点本的形式整理出版，以飨读者。整理过程中，我们据底本最大限度地补足了漶漫不清的眉批、夹批文字，酌改了原书中个别明显有误的错字，尽可能地保留了原版的风貌。为了方便使用，我们还为全书条目编制了索引，置于第四册卷末，敬请读者参看。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整理未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序

学士深心，悟性命之旨，比玩物于多岐，一落言诠，若淫于末矣。乃夫子循循之教，先博于文，至提博学以居思辨笃行之首，何重若此耶？人生堕地，便有见闻，一有见闻，便为所阂。我执一念，全从此生。以我见闻所及者，距为中坚；而见闻所不及者，不以为疑，则以为骇。夫内所主者，不过目视百步之内，耳闻百步之外，足涉千万里之程而止矣，何足以尽天地民物情性之变。如鱼在盆石中，昼夜环行而不觉其近也。如山居饮涧之人多瘿，而反笑世人之颈何细也。如夜郎王之不知有中国也。终身沉没于所见所闻之内，本来性灵，何由得透？是以善学者，先引而置之于冥漠杳荡之墟，务恣其所之。凡世所不常见常闻，理所不能解，数所不能推，事所不必有者，一切遇可惊而不惊，值可怪而不怪，始知吾之常见常闻者，皆桎梏也；所创见创闻者，亦刍狗也。平时所执以是者，眼中之屑也；所排以非者，空中之华也。疑之则形影尺凫也，印之则千江一月也，如是而吾之性灵始出，即学者载籍考信六经矣。《易》言牛掣天劓，载鬼张弧，近于怪也；《诗》言芍药舒脱，近于戏也；《春秋》之石言鹢退，蛇斗豕啼，近于诬也；《礼》言吾与尔三焉，近于诞也。何莫非圣贤旁引曲说，以极人之情变，以断人之疑根。故《易》言穷理尽性者，以理非穷则不能尽也；《孟》言尽心知性者，以心非尽则不能知也；《老》言有欲以观其徼者，徼即其穷且尽焉之处也。人之见闻穷尽于徼，则根尘两脱，真性现前，信手拈花，随场

说法。饮食门户，可以证道；墙壁矢溺，可为悟门；微言谑语，可以释纷；术解方伎，可以利用；嬉笑怒骂，可成文章。奇形幻影，咸海藏之浮沤；异迹灵踪，总化身之示现。善才童子五十三参，备历种种变相，差别智尽，方归根本。三教圣人，其设喻广譬，引度世人，作此方便津筏耳。友人冯犹龙氏，近者留心性命之学，书有《谭余》，经有《指月》，功在学者不浅。兹又辑《太平广记钞》，盖是书闳肆幽怪，无所不载，犹龙氏掇其蒜酪脍炙处，尤易入人，正欲引学者先入广大法门，以穷其见闻，而后可与观《指月》《谭余》诸书之旨也。偶与友人谭博约之说，有当于中，遂以为是编序。

天启六年九月重阳日楚黄友人李长庚书

小引

昔有宋混一天下，乃聚胜国词臣，高馆隆糈，耑局分曹，裨以渔猎群书为务，用而不用，盖微权也。于是乎《御览》书成，而笔其余为《广记》，凡五百卷，以太平兴国年间进呈，故冠以“太平”字。二书既进，俱命镂板颁行。旋有言《广记》烦琐，不切世用，复取板置阁。民间家藏，率多缮写，以故流传未广。至皇明文治大兴，博雅辈出，稗官野史，悉傅梨登架，而此书独未授梓。间有印本，好事者用闽中活板，以故挂漏差错，往往有之。万历间，茂苑许氏始营剞劂，然既不求善本对较，复不集群书订考，因讹袭陋，率尔灾木，识者病焉。昔人用事不记出处，有问者辄大声曰：“出《太平广记》。”谓其卷帙浩漫，人莫之阅，以此欺人。夫《广记》非中郎帐中物，当时经目者已少，若讹讹相仍，一览欲倦，此书不遂废为蠹糈乎？予自少涉猎，辄喜其博奥，厌其芜秽，为之去同存异，芟繁就简，类可并者并之，事可合者合之，前后宜更置者更置之，大约削简什三，减句字复什二，所留才半，定为八十卷。呜乎！昔以万卷辐凑，而予以一览彻之，何幸也！昔以群贤缀拾，而予以一人删之，又何僭也！然譬之田畴，耘之艺之，与民食之，或者亦此书之一幸，而予又何妨于僭乎？宋人云：“酒饭肠不用古今浇灌，则俗气熏蒸。”夫穷经致用，真儒无俗用；博学成名，才士无俗名。凡宇宙间龌龊不肖之事，皆一切俗肠所构也。故笔札自会计簿书外，虽稗官野史，莫非疗俗之圣药，《广记》独非药笼中一大剂哉！沈飞仲力学

好古之士，得予所评纂，爱而刻之，亦迥乎与俗不谋矣。吴邑冯梦龙识。

太平广记钞卷一

仙部

仙一

老子（出《神仙传》）

老子，名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怀之七十二年，剖左腋而出。【眉批】老子母为玄妙至女。据《化胡经》，再投净妙夫人体为释迦。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或云，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老子黄白色，美眉，广颡长耳，大目疏齿，方口厚唇，额有三五达理，日角月悬，鼻纯骨双柱，耳有三漏门，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时为守藏史，至武王时为柱下史。时俗见其久寿，

故号为老子。老子将去而西出关，以升昆仑。关令尹喜占风气，逆知当有神人来过，乃扫道四十里，见老子而知是也。【夹批】具眼。老子在中国，都未有所授,【眉批】中国都未有所授，可知仲尼非老氏弟子。知喜命应得道，乃停关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赁于老子，约日雇百钱，计欠甲七百二十万钱。甲见老子出关游行,【眉批】按，出关在昭王二十四年。一云骑青羊，故眉州有青羊桥。速索偿不可得。【夹批】贪财。乃倩人作辞，诣关令，以言老子。而为作辞者，亦不知甲已随老子二百余年矣，唯计甲所应得直之多，许以女嫁甲。【夹批】为作辞者之女。甲见女美，尤喜，【夹批】好色。遂通辞于尹。喜得辞，大惊，乃见老子。老子问甲曰："汝久应死，吾昔赁汝，为官卑家贫，无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与汝，所以至今日，吾语汝到安息国，固当以黄金计直还汝，汝何以不能忍？"【眉批】字字有意，莫但作奇事看过。乃使甲张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于地，丹书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复使甲生，乃为甲叩头请命。老子复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钱二百万遗甲，令去，并执弟子之礼。具以长生之事授喜。喜又请教诫，老子语之五千言，喜退而书之，名曰《道德经》。

【总评】安息国者，喻身心休歇处。黄金还汝，欲以金丹度之，非顽金也。"不能忍"三字，极中学道者之膏肓。所以不能忍者，由贪财好色故。阅《神仙传》等书，须知借文垂训，若认作实事，失之千里。

木公（出《仙传拾遗》）

木公，亦云东王父，亦云东王公，盖青阳之元气，百物之先也。亦号玉皇君。居于云房之间，以紫云为盖，青云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仙官亿万，皆禀其命，故男女得道者，名籍隶焉。昔汉初小儿于道歌曰：“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眉批】金母即西王母。拜木公。”时人皆不识，惟张子房知之，乃再拜之曰：“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

【总评】阳生立于寅，纯木之精；阴生立于申，纯金之精。金母木公，阴阳之父母，天地之本源，故木公为男仙之主，金母为女仙之宗，言阴阳所统也。道通天地，金母、木公，即我元气；紫盖瑶池，即我内体。岂如官僚赴任，西揖而东拜哉。

彭祖（出《神仙传》）

彭祖者，姓篯名铿，帝颛顼之玄孙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营名誉，不饰车服，唯以养生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疾闲居，不与政事。善于补导之术，【眉批】补导之祖。从旦至中，危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其体中或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觉其气云行体中，于鼻口中达十指末，寻即体和。王自往问讯，不告。致遗珍玩，前后数万金，而皆受之，以恤贫贱，无所留。有采女者，亦少得道，知

养性之方，年二百七十岁。乃令采女乘辎軿往问道于彭祖。彭祖曰：“吾遗腹而生，三岁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加以少枯，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眉批】骨肉之痛，多寿为累也。然能自寿，何不能寿其妻子？数遭忧患，和气折伤，肌肤不泽，荣卫焦枯，恐不度世，所闻浅薄，不足宣传。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传言千岁，色如童子，步行日过五百里，能终岁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问也。”采女曰：“敢问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眉批】得道与仙人异，议论得未曾闻。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面生异骨，体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余之愚心，未愿此已。入道当食甘旨，服轻丽，通阴阳，处官秩，骨节坚强，颜色和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世间。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毁誉不为累，乃可贵耳。人之受气，虽不知方术，但养之得宜，常至百二十岁，不及此者伤也。小复晓道，可得二百四十岁，加之可至四百八十岁。尽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养寿之道，但莫伤之而已。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美色淑资，幽闲娱乐，不致思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无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悦视听，所以导心也。凡此皆以养寿，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不才之子不识事宜，流遁不还，故绝其源。有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凡此类，譬犹水火，用之过当，反为害也。不知其经脉损伤，血气不足，内理空疏，髓脑不实，体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因气寒酒色，以发之耳。若本充实，岂有病也！夫远思强记伤人，

忧喜悲哀伤人，喜乐过差、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阴阳不顺伤人。有所伤者数种，而独戒于房中，岂不惑哉？【眉批】语有至理，不是为好内者强说方便。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采女具受诸要以教王。王试之，有验，欲秘之，乃下令国中，有传祖之道者诛。又欲害祖，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后七十余年，闻人于流沙之国西见之。王寿三百岁，气力丁壮如五十时，得郑女妖淫，王失道而殂。俗言传彭祖之道杀人者，由于王禁之故也。

【总评】天地昼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而精气和合未尝相厉。故交接之道，男女相成，使彭祖与采女为夫妇，可以偕老。

按彭祖周末入蜀，卒于夏六月三日，葬西山下，号彭山。举柩日，社儿六十人皆冻死，为六十冢，号社儿墩。有人耕锄犯墓，则雷雨大作。

白石先生（出《神仙传》）

白石先生者，中黄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时，已二千岁余，不肯修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间之乐，其道以交接为主，金液之药为上。初以居贫，不能得药，乃养羊牧猪，十数年间，约衣节用，置货万金，乃大买药服之。常煮白石为粮，因就白石山居，故号白石先生。亦

不绝酒脯谷食，日行三四百里，视之，色如四十许人。彭祖问之曰：“何不服升天之药？”答曰：“天上乐复能比人间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间。”故时人呼白石先生为隐遁仙人，以其不汲汲于升天为仙官，亦犹不求闻达者也。

【总评】《冥祥记》：宋袁炳，字叔焕，泰始末，为临湘令。亡后积年，见梦于友人司马逊，谓逊曰：“平生常言，生为驰役，死为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有人务驰求金币，共相赠遗，幽途此事，亦复如之。”以此合白石先生语，则天界地界与人界不殊，故佛氏以无生超脱三界，据其最胜。

焦先（出《神仙传》）

焦先，字孝然，河东人也。常食白石，以分与人，熟煮如芋。【眉批】芋可名焦先石。日入山伐薪以施人，自村首一家起，周而复始。负薪来，人见之，铺席与坐，为设食，先便坐，亦不与人语；如不见人，便私置于门间而去，连年如此。及魏受禅，结草庵于河之湄，独止其中，不设床席，以草褥衬坐，其身积垢如泥潦。遭野火烧庵，人往视之，见先危坐庵下不动。火过庵烬，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眉批】衣物悉不焦灼，是衣物亦仙矣，可参衣亦有鬼之说。又更作庵，天忽大雪，先庵倒，人往，不见所在，恐已冻死，乃共拆庵求之，见先熟卧于雪下，颜色赫然，如盛暑状。

黄安 孟岐（俱出《洞冥记》）

黄安，代郡人也。为代郡卒，推荆读书，画地以记数。一夕地成池，时人谓安舌耕。年可八十余，强视若童子。常服朱砂，举体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龟，广长三尺，行则负龟而趋。人问此龟几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网罟，得此龟以授吾，其龟背已平矣。此虫畏日月之光，二千年则一出头，我生，此虫已五出头矣。”

【总评】是劝世人莫轻出头。

孟岐，青河人。年可七百岁，语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尝侍周公升坛，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与之玉笏，岐常宝执，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锐欲折。恒饵桂叶。【眉批】饵桂叶。闻汉武帝好仙，披草莱而来。武帝厚待之。后不知所之。

【总评】谁人对证，颇似少君大言，流为醒神说谎。

王子乔（出《列仙传》及《世说》）王乔（出《仙传拾遗》）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也。【眉批】《左传》谷洛斗、王子晋有谏灵王文，甚佳。子乔，即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夹批】一作瑶丘先生。接以上

嵩山。三十余年后，桓良见之于山，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岭，望之不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立祠于缑氏及嵩山。

王子乔墓在京陵，战国时有人盗发之，都无见，惟一剑悬圹中。欲取剑，作龙虎之声，遂不敢近，俄而径飞上天。《神仙经》云：“真人去世，多以剑代，五百年后，剑亦能灵化。”此其验也。

【总评】天台僧陈惠虚曾游山过石桥，遂及宫阙。其门额曰会真府，左曰金庭，右曰桐柏，三门鼎峙，皆有金楼玉窗，高百丈。其右内之西，又一高楼，题曰右弼宫。见一叟，号张老，言此神仙所都，周回百六十里，上真王君主之。列仙三千人，仙王、力士、天童、玉女各万人，为小都会之所。太上一年三降此宫，校定天下学道之人功行品第。王君者，周灵王之子也。

王乔，河东人。汉显宗时为叶令，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诣京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之，言临至，必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双舄焉，乃四年时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县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后天忽下玉棺于庭前。乔曰：“天帝召我。”乃沐浴卧棺中，盖便立复。宿昔，乃葬城东，土自城坟。其夕，县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为立庙，号叶君祠。或云，即古仙人王子乔也。

鬼谷先生（出《仙传拾遗》）

鬼谷先生，姓王，名翊，晋平公时人，隐居鬼谷，因为其号。苏秦、张仪从之学纵横之术。二子欲驰骛诸侯之国，以智诈相倾夺，不可化以至道。先生痛其道废绝，数对苏、张涕泣，然终不能寤。苏、张学成别去，先生与一只履，化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

【总评】天上无懵懂仙人，苏、张俱绝世聪明，仙家所最惜也。

徐福（出《仙传拾遗》）

徐福，字君房。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鸟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夹批】羲吴郡人，学道蜀中，以治病阴功感天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青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眉批】咏仙家亦可用三车。俱来迎羲而去。

【总评】按鬼谷先生云：巨海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光生洲、凤麟洲、聚窟洲。

秦役夫（出《传奇》）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虚二老人，相契为友，多游嵩华二峰，采松脂、茯苓为业。二人因携酿酝，陟芙蓉峰，寻异境，憩大松林下。方倾壶饮，闻松梢有二人抚掌笑声，二公起而问焉。笑者曰：“吾二人闻君酒馨，颇思一醉，但形体改易，恐子悸慄。子但安心徐待，吾当返穴易衣而至。”二公曰：“敬诺。”遂久伺之，忽松下见一丈夫，古服严雅，一女子，鬟髻彩衣，俱至。二公拜谒，欣然还坐。顷之，陶君启：“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术，求不死药，因为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将之海岛。余为童子，乃在其选。但见鲸涛蹙雪，蜃阁排空，石桥之柱欹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鱼腹，于难厄之中，出奇脱祸，归而易姓业儒。不数年中，又遭始皇煨烬典坟，坑杀儒士，缙绅泣血，簪绂悲号。余当此时，复在其数。时于危惧之中，又出奇计，乃脱斯苦，改姓氏为版筑夫。又遭秦皇欻信妖妄，遂筑长城，西起临洮，东之海曲，陇雁悲昼，塞云咽空，乡关之思魂飘，沙碛之劳力竭，堕趾伤骨，陷雪触冰。余为役夫，复在其数。遂于辛勤之中，又出奇计，得脱斯难，又改姓氏而业工。乃属秦皇帝崩，穿凿骊山，大修茔域，玉墀金砌，珠树琼枝，绮殿锦宫，云楼霞阁，工人匠石，尽闭幽隧。余为工匠，复在数中，又出奇谋，得脱斯苦。凡四设权奇，俱脱大祸，知不遇世，遂逃此山。此毛女，乃秦宫人为殉者，余乃同与脱骊山之祸，共匿于此，不知于今经几甲子耶？”二公曰：“秦于今世千余年，继正统者九代，兴亡之事，不可历数。”遂俱稽颡曰：“多劫因依，幸遇大仙。金丹大药，可得闻乎？”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绝其世虑，因食木实乃得凌虚。岁久日深，毛发绀绿，不觉生之与死俗之与仙。鸟兽为邻，猱狖同乐，飞腾自在，云气相随，亡形得形，无性无情，【眉批】即

此是金丹大药要诀。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二公因请食木实之法，曰：“余初饵柏子，后食松脂，【眉批】食柏子、松脂。遍体疮疡，肠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肤莹滑，毛发泽润。未经数年，凌虚若有梯，步险如履地，飘飘然顺风而翔，随云而升，渐合虚无，潜孚造化。”二公拜曰：“敬闻命矣。”饮将尽，古丈夫折松枝，叩壶而吟，毛女和之。古丈夫曰：“吾与子邂逅相遇，那无恋恋耶？【眉批】邂逅犹恋恋，乃知仙家非其无情，特无尘世恶薄之情耳。吾有万岁松脂、千秋柏子少许，汝分饵之，亦应出世。”二公捧拜，以酒吞之，旋见二仙之衣，因风化为花片蝶翅，而扬空中，超然莫知其踪矣。

河上公（出《神仙传》又《广异记》）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眉批】按《道经》，河上公即老子化身。汉文帝时，公结草庵于河之滨。帝读老子经，颇好之，有不解数事，闻时皆称河上公能解老子，乃使赍所不决事以问。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幸其庵，躬问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子虽有道，犹朕民也。”公即抚掌坐跃，冉冉在虚空中，去地数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下车稽首，公乃授《素书》二卷，曰：“余注此经以来，一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眉批】人但知黄石公有《素书》，而不知河上公也。言毕，失其所在。

【总评】论者以文帝好老子言，世不能尽通，神人特下教之，而恐心未至信，故示神变。然文帝用其言，而不惑于其人，所以高出武帝数倍。

辰州麻阳县村人，有猪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后一日，复出，人射中猪。猪走数里，入大门。门中见室宇壮丽，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随后，问人何得至此？人云："猪食禾，因射中之，随逐而来。"老人命童子与酒饮。前行数十步，至大厅，见群仙羽衣乌帻，或樗蒲，或奕棋，或饮酒。童子至饮所，传教云："公令与此人一杯酒。"饮毕不饥。又至一所，有数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书，状如听讲。久之，却至公所。公责守门童子曰："何以开门，令猪得出入？"【眉批】非真猪，乃仙家所御之龙也。因命向童子送出。人问老翁为谁，童子云："此所谓河上公，上帝使为诸仙讲《易》耳。"【眉批】注《老》讲《易》，河上公天上老经师乎？又问君复是谁，童子云："我王辅嗣也，受《易》已来，向五百岁，而未能通精义，故被罚守门。"人去后，童子蹴一大石遮门，遂不复见。

【总评】人间之聪明，天上之懵懂，观王辅嗣，可自省自愧。

赤松子 鲁班（出《神仙传》）

皇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便将至

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复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寻索，历年不得。后见寺中一道士言：“金华山中有牧羊儿，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即随道士求之，遂得相见。悲喜语毕，问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东耳。”初起往视之，不见，但见白石而还。初平与初起俱往，初平乃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变为羊，数万头。初起曰：“仙道可学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眉批】天下事无不好而得者。初起便弃妻子，就初平学，共服松脂茯苓，【眉批】服松脂茯苓。至五百岁，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无影，而有童子之色。后俱还乡里，亲族死终略尽，乃复去。初平，改字为赤松子，初起，改字为鲁班。

葛由（出《法苑珠林》）

葛由，蜀羌人，能刻木为羊卖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豪贵或随之上绥山。绥山高峻，在峨眉之西，随者皆得道，不复还故里。语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多立祠焉。

永石公（出《列仙传》）

武昌赵廓，齐人也，学道于吴永石公。三年，廓求归，公曰：“子道未备，安可归哉？”乃遣之。及齐，行极，方止息。吏以为犯法者，将收之。廓走百余步，变为青鹿。吏逐之，遂走入曲巷中，倦甚，乃蹲憩。吏见，又逐之，复变为白虎，急奔，见聚粪，入其中，变为鼠。吏

知其人能变，遂取鼠缚之，则廓形复焉。遂以付狱，法应弃市。永石公闻之，叹曰：“吾之咎也。”乃往见齐王曰：“吾闻大国有囚能变形者。”王乃召廓，勒兵围之。廓仍前化为鼠，公从坐，翻然为老鸱，攫鼠而去，遂飞入云中。

苏仙公（出《神仙传》）

苏仙公，名耽，桂阳人也，汉文帝时得道。先生家贫，常自牧牛，与里中小儿更日为牛郎。先生牧之，牛则徘徊侧近，不驱自归。余小儿牧牛，牛则四散，跨冈越嶮。先生常与母共食。母曰：“食无鲊，他日可往市买。”先生以箸插饭中，携钱而去，斯须鲊至。母曰：“何处买来？”对曰：“便县市也。”母曰：“便县去此百二十里，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买鲊时，见舅在市，与我语云，明日来此，请待舅至，以验虚实。”明晓，舅果到，如先生言。数岁后，先生洒扫门庭，曰：“仙侣当降。”顷之，乃见天西北隅，紫云氤氲，有数十白鹤，飞翔其中，翩翩然降于苏氏之门，皆化为美少年。先生敛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应仙，当违色养。”母曰：“汝去，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大疫，庭中井水，檐边桔树，可以代养。井水一升，桔叶一枚，可疗一人。兼封一柜留之，有所阙乏可以扣柜，【夹批】一说云以两盘留家中，若须食，扣小盘；欲得财帛，扣大盘。慎勿开也。”言毕，即耸身入汉，紫云捧足，群鹤翱翔而去。来年，果大疫，母疗之以水及桔叶，无不愈者。扣柜，所须即至。三年后，母心疑开视，见双白鹤飞去。自后扣之，无复有应。母年百余岁终，乡人共葬之。葬后，忽见州东北牛脾山紫云盖上，有哭声，咸知苏君之神也。郡守乡人，皆就山吊慰，苦请相见。空中答曰：“出俗日

久，形貌殊凡，若当露见，诚恐惊怪。”固请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细毛，异常人也。因曰：“远劳见慰，途径险阻，可从直路还，不须回顾。”言毕，即见桥亘岭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辄回顾，遂失桥所，堕落江滨，乃见一赤龙于脚下，宛转而去。先生哭处，有桂竹两枝，无风自扫，其地恒净。三年之后，哭声乃止。因见白马常在岭上，遂改牛脾山为白马岭。自后有白鹤来止郡城东北楼上，人或挟弹弹之，鹤以爪攫楼板，似漆书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我是苏君弹何为！”【眉批】事与丁令威相类。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礼于仙公之故第也。

太平广记钞卷二

仙部

仙二

汉武帝（出《汉武内传》）

元封元年四月，帝闲居承华殿，忽见一女子，著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紫兰宫玉女王子登也。七月七日，王母暂来。”帝下席跪诺。言讫，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设坐大殿，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帏，燃九光之灯。帝乃盛服，立于阶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到夜二唱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半食顷，王母至也。悬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皆长丈余，同执彩旄之节，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褡褳，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璚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帝跪拜，问寒暄毕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设天厨，真妙非常。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辍，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眉批】伪蜀时，青城先生有桃核杯，是华岳道士所赠。杯阔尺余，云蟠桃之实。今内府亦有大桃核一片，刻王母赐汉

武帝字。此云如鸭卵，何不类也？酒觞数遍，王母乃诸侍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彻朗，灵音骇空。又命法婴歌玄灵之曲。歌毕，王母曰："夫欲修身，当营其气。《太仙真经》所谓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离死厄。行益易者，谓常思灵宝也。灵者神也，宝者精也。子但爱精握固，闭气吞液，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神，神化为液，液化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眉批】家常紧切语。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形易则变化，变化则成道。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说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庆孙，录之以相付，子善修焉。"言毕，命灵官严车欲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复坐，乃命侍女郭密香与上元夫人相问云："不相见四千余年矣，天事劳我，致以愆面，刘彻好道，适来视之。然形慢神秽，脑血淫漏，五脏不淳，关胄彭勃，骨无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乱，玄白失时，虽语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庸主对坐，悒悒不乐，夫人可暂来否？若能屈驾，当停相须。"帝问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统领十万玉女名箓者也。"俄而夫人至，亦闻云中箫鼓之声。既至，从官文武千余，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许，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夫人年可二十余，天姿精耀，灵眸绝朗。服青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余发散垂至腰，戴九云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凤文林华之绶，腰流黄挥精之剑。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设厨，厨亦精珍。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贵之神，汝当起拜。"帝拜问寒温，还坐。夫人笑曰："汝好道乎？闻数招方术，祭山岳，祠灵神，祷河川，亦为勤矣。勤而不获，实有由也。汝

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暴则使气奔而攻神，淫则使精漏而魂疲，奢则使真离而魄秽，酷则使丧仁而自攻，贼则使心斗而口干。虽复志好长生，不能遣兹五难，亦何为损性而自劳乎？”【眉批】观胎性二字，始知神仙天生异种，出类拔萃，非修习可致。帝下席跪谢。上元夫人使帝还坐。王母谓夫人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阆宫，暂舍尘浊，欲坚其仙志，令向化不惑也。”帝又见王母巾笈中有一卷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图也，昨青城诸仙就吾请求，今当过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岂汝秽质所宜佩乎？”帝下地叩头，固请不已。王母曰：“欣子有心，今以相与，当深奉慎，如事君父。”上元夫人语帝曰：“子虽得其真形，而无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太阴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箓，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沌东蒙之文，右庚素收摄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入火赤斑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禀十诀六灵威仪，丑辰未戌地真素诀，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当何以召山灵，朝地神，摄总万精，驱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龙乎？”帝下席叩头曰：“彻下土浊民，不识清真，既蒙启发，弘益无量，唯愿告海，济臣饥渴。”帝启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吾尝忆与夫人共登曜真之山，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请太上隐书，吾以三元秘言，不可传泄于中仙，夫人时亦有言，见助于子童矣。今日之事，有以相似。既以告彻篇目十二事毕，必当匠而成之，奈何令人主稽首请乞，叩头流血邪？”上元夫人曰：“阿环不苟惜。但环昔蒙例景君、无常先生二君，传灵飞之约，以四千年一传女，授女不授男。环受书以来，凡传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眉批】女不传男，因知男亦不传女，仙家亦自别嫌。伏见扶广山青真小童，受六甲灵飞于太甲中元，凡

十二事，与环所授者同。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上元夫人即命侍女径到扶广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以授刘彻。须臾，侍女还，捧五色玉笈，凤文之蕴，以出六甲之文。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节度，以不帝焉。凡十二事都毕，王母曰：“此三天太上所撰，藏于紫陵之台，四十年传一人，无其人，八十年可顿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传，得仙者四千年一传，得真者四万年一传，升太上者四十万年一传。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其人不传，是谓蔽天宝。非限妄传，是谓轻天老；受而不敬，是谓慢天藻。此皆道之科禁，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岳真形图。帝拜受俱毕，夫人自弹云林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白四非【夹批】名新。答歌。歌毕，乃告帝从者姓名，及冠带执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纪焉。【眉批】王母亦好留名耶？至明旦，王母与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马龙虎，导从音乐如初，极望西南，良久乃绝。帝既见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后，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图，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灵飞十二事，皆奉以金箱玉函，珊瑚为轴，紫锦为囊，安著柏梁台上。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畅，高韵自许，为神真见降，必当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兴起台馆，劳弊万民，坑降杀服，远征夷狄，路盈怒叹，流血膏城。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烧柏梁台，图经并函并失。至元狩二年二月丁卯，帝崩，入殡未央宫前殿。三月，葬茂陵。帝冢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是西胡康渠王所献，帝甚爱之，故入梓宫中。其后四年，有商人于扶风市买得二物，帝左右识而诘之，说卖者形状，乃帝也，青布三十匹，钱九万。【眉批】不知先帝要此钱布何用？有司以闻，商人放还，诏以二物付太庙。又帝崩时，遗诏以杂经三十余卷，常读玩之，使随身敛。到宣帝元康二年，河东功曹李友，入上党抱犊山采药，于岩室中得此经，盛以金箱，卷后题东观臣姓名，记月日，武帝时也。河东太守张纯以经箱奏进，帝问武帝时左右侍臣。有典书中郎冉

登，见经及箱，流涕对曰：“此孝武皇帝殡殓时物也，臣当时以著梓宫中，不知何缘得出？”宣帝怆然惊愕，以经付孝武庙中。按《九都龙真经》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过太阴中炼尸骸，度地户，然后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敛经杖，乃忽显出，货于市中，经见山室，自非神变幽妙，孰能如此？

【总评】武帝崩后，所出宫人曾被幸者，夜间接遇如故。一日忽见形，谓陵令薛平曰：“我虽失势，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剑乎？”因不见，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为砺，吏卒常盗磨刀剑。霍光欲斩之，张安世谓神道茫昧，不宜为法，乃止。自帝王之没，未有如帝之灵爽者。果道力所致耶？抑昔人所谓用物弘取精多者与？不然，曹孟德之魂，犹行淫于铜台，岂亦仙也？

王母使者（出《仙传拾遗》）

汉武帝天汉三年，帝巡东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献灵胶四两，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库，【眉批】王母遣使贡珍比于列国矣，吾疑之。不知胶裘二物之妙也。帝幸华林苑，射虎兕，弩弦断。使者时随驾，请以胶一分，口濡之，以续弩弦。帝惊曰：“此异物也。”乃使武士数人，对牵引之，终日不脱，胜未续时。胜青色，如碧玉，出自凤麟洲。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绕之。上多凤麟，数万为群，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胶，名之集弦胶，一名连金泥。弓弩已断之弦，刀剑已断之铁，以胶连续，终不脱也。吉光毛裘黄

白，盖神马之类，裘入水不沉，入火不焦。

【总评】《酉阳杂俎》云：齐郡函山有鸟，足青嘴赤，素翼绛颡，名王母使者。昔汉武帝登此山，得玉函，长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为白鸟飞去。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常令鸟守之。又《汉书》云：杨宝，【夹批】震之父。年九岁，偶行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枭所搏，坠树下。宝取归，置巾箱中，啖以黄花，百余日，毛羽成，纵去。夜梦黄衣童，自称王母使者，感君爱护，特献白环为谢。此真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出《仙传拾遗》）

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乏，以付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其毛黄色。帝见使者抱之以入，其气秃悴，尤怪其所贡之非，问曰：“此小物，何谓猛兽？”使者对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计其大小，是以麟为象王，凤为鹏宗也。臣国去此三十万里，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中国将有好道之君矣。我国王仰中土，慕道风，敢搜奇蕴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请猛兽，神香辟夭残之死疾，猛兽却百邪之魍魉。夫此二物者，实济众生之至要，陛下乃不知贵乎？是臣国占风之谬也。”帝乃使使者敕猛兽发声，试听之。使者乃指兽，令发一声，兽舐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雳之音，两目如矸礴之炎光。帝颠蹶掩耳，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

令虎食之。虎见兽，皆相聚屈迹。帝恨使者言不逊，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大半。帝取月支神香烧于城内，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气经三月不歇。帝信其神，乃秘录余香，一旦函检如故，而失香也。此香出聚窟洲人鸟山，山上多树，与枫相似，而香闻数里，名为返魂树。亦能自作声，如群牛吼，闻者心振神骇。伐其木根，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煎之，如黑粉状，令可丸，名为惊精香，或名振灵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种六名，实灵物也。

东方朔（出《洞冥记》及《别传》）

东方朔，小名曼倩。父张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眉批】仙固有种。夷年二百岁，颜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时，汉景帝三年也。邻母拾朔养之，时东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岁，恒指挥天上空中独语。邻母忽失朔，累月暂归。母笞之，后复去，一年乃归。母见之，大惊曰："汝行经年一归，何以慰吾？"朔曰："儿暂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过虞泉湔浣，朝发中还？何言经年乎？"母又问曰："汝悉经何国？"朔曰："儿湔衣竟，暂息冥都崇台一寤眠。王公啖儿以丹栗霞浆，儿食之既多，饱闷几死，乃饮玄天黄露半合即醒。还遇一苍虎息于路。初儿骑虎而还，打捶过痛，虎啮儿脚伤。"【眉批】从小便会大言。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复去家万里，见一枯树，脱布挂树，布化为龙，【眉批】布化龙附见。因名其地为布龙泽。朔以元封中，游鸿濛之泽，忽遇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而有黄眉翁指母以语朔曰："昔为我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

也。吾却食吞气，已九十余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见幽隐之物。三千年一洗髓，二千年一伐毛。吾生来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朔既长，仕汉武帝为太中大夫。太初二年，朔从西那邪国还，得声风木十枝，【眉批】《杂俎》作声木，亦作汗杖。里语生年未半杖不汗。以献帝，长九尺，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实如细珠，风吹株如玉声，因以为名。帝以赐大臣，人有疾，枝则汗，将死则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尧时年已三千岁，此枝亦未一折。帝亦赐朔。朔曰：“臣见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复生，何啻汗折而已！此木五千岁一湿，万岁一枯也。”帝以为然。又天汉二年，帝升苍龙馆，思仙术，召诸方士言远国遐乡之事，唯朔下席操笔疏曰：“臣游北极，至镜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龙衔火，以照山四极。亦有园圃池苑，皆植异草木，有明茎草，如金灯，折为烛，照见鬼物形，亦名洞腹草，亦名照魅草。”朔又尝东游吉云之地，得神马一匹，高九尺。帝问朔：“何兽？”曰：“王母乘云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税此马于芝田。东王公怒弃此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坛，因骑而返，绕日三匝。此马入汉关，关门犹未掩，臣于马上睡，不觉还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为名，名步景驹。”朔又曰：“臣有吉云草千顷，种于九景山东，二千年一花。明年应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马，马立不饥。”帝曰：“何谓吉云？”曰：“其国常以云气占吉凶，若有喜庆之事，则满室云起，五色照人，著于草树，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云五露可得否？”曰：“臣负吉云草以备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东走，至夕而还，得玄白青黄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遍赐群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夹批】汉史未闻。又武帝常见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应时星没。朔未死时，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得此语，即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

乎？”公对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皆具在否？”曰：“诸星俱，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

【总评】按《汉武内传》，东方朔一旦乘龙飞去，非死也。

李少君（出《神仙传》）

李少君者，齐人也。得神丹炉火方，家贫不能办药，【眉批】神丹亦需财办，然则贫士安往而不困哉？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黄金，金成，服之升仙。臣常游海上，见安期先生食枣，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赐遗无数。少君尝与武安侯饮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余，少君问其名，乃言：“曾与老人祖父游，夜见小儿从其祖父，吾故识之。”时一座尽惊。又少君见武帝有故铜器，因知少君是数百岁人矣。视之如五十许人，面色光泽，口齿如童子。王公贵人闻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遗金钱山积。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便称疾。是夜，帝梦与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云中来，言太乙请少君，帝遂觉。即使人往视之，并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及敛，忽失尸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蝉蜕，帝叹恨求少君不勤也。时有文成将军，亦得少君术，事武帝。帝后遣使诛之。文成谓使者曰：“为吾谢帝，不能忍少日而败大事乎？帝好自爱，后三十年，求我于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还，具言之。帝令发其棺，无所见，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窃尸藏之，收捕检问，乃大悔，后于甘泉祀太乙，别设一座祀文成，帝亲执礼焉。

【总评】王子年《拾遗记》云：汉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后，帝思见之。董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对野之都，地出潜英之石。其色青，质轻如羽，寒则石温，夏则石冷，刻为人像，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仲君至阎海，经十年而还，得此石。【眉批】谁能十年待石乎？即令工人刻作李夫人形，置于轻纱幕中，婉若生时。帝大悦，问仲君曰：“可近乎？”仲君曰：“此石毒，宜远望，不可迫也，勿轻万乘之尊。”帝乃从其谏。仲君使人舂此石人为九段，不复思梦，巧筑梦灵台，时祀之。他书皆以致魂为少君之术，疑董仲君即李少君也。

刘安（出《神仙传》）

汉淮南王安，高帝之孙也。时诸王子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为事，安独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兼占候方术，养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黄白之事，名为《鸿宝》。《万毕》三章，论变化之道，凡十万言。于是乃有八公诣门，皆须眉皓白。门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阍人自以意问之曰：“王欲求长生不老之道，今先生年已耆矣。”八公笑曰：“我闻王尊礼贤士，故远致其身，何以年老见嫌耶？薄吾老，今则少矣。”言未竟，八公皆变为童子，年可十四五，色如桃花。门吏大惊，走以白王。王闻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台，张锦帐象床，执弟子礼，北面叩首。八童子乃复为老人。安乃日夕朝拜，

供进酒脯，遂授《玉丹经》三十六卷。药成，未及服，而太子迁好剑，自以人莫及也。于时召郎中雷被与之戏，而被误中迁。迁大怒。被怖，恐为迁所杀，与伍被素为交亲，乃共诬告，称安谋反。天子使宗正持节治之。八公谓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之发遣王，王若无此事，日复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至今人马迹犹存。安临去，欲诛二被。八公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虫，况人乎？被等诬人，今当自诛。"于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问云："王仙去矣。"天子乃怅然，讽使廷尉张汤奏伍被，云为画计，乃诛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汉史秘之，乃言安自杀，非得仙也。安未得上天，遇诸仙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眉批】即此贵倨，便非仙才。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不敬，应斥遣。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夹批】足矣。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

【总评】汉法深峻，而武帝好神仙，故淮南宾客托为八公同升之事，以疑帝而息祸耳。

栾巴（出《神仙传》）

栾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时太守躬诣巴请为功曹，待以师友之礼。太守曰："闻功曹有道，宁可试见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云气之状，须臾失巴所在。壁外

人见化成一虎，人并惊，虎径还功曹舍，人往视虎，乃巴也。后举孝廉，除郎中，迁豫章太守。庐山庙有神，能于帐中共外人语；饮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风举帆。【眉批】据此，尽便行人，何损百姓而治之。巴至郡，往庙中，神便去。巴曰："庙鬼诈为天官，损百姓日久，罪当治。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时讨，恐其后游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乃下所在，推问山川社稷，求鬼踪迹。此鬼于是走至齐郡，化为书生，善谈五经。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请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谓太守："贤婿非人也，是老鬼诈为庙神，今走至此，故来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请太守笔砚作符。"符成长啸，空中忽有人将符去，亦不见人形，一坐皆惊。符至，书生向妇涕泣曰："去必死矣！"须臾，书生自赍符来至庭，见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复尔形？"应声即变为一狸，叩头乞活。巴敕杀之，皆见空中刀下，狸头堕地。太守女已生一儿，复化为狸，亦杀之。巴去，还豫章。郡多独足鬼，为百姓病。巴到后，更无此患，妖邪一时消灭。后征为尚书郎。正旦大会，巴后到，有酒容，赐百官酒，又不饮，而西南向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诏问巴。巴曰："臣乡里以臣能治鬼护病，生为臣立庙，今旦有耆老皆来臣庙中享臣，是以有酒容。臣适见成都市上火，臣敌漱酒救之，非敢不敬，当请诏问，虚则抵罪。"乃发驿书问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后失火，须臾，有大雨三阵，从东北来，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气。

刘根（出《神仙传》）

刘根，字君安，京兆长安人也。汉成帝绥和二年，举孝廉，除郎

中。后弃世学道，入嵩高山，冬夏不衣，身毛长一二尺。至王莽时，频使使者请根。根不肯往。颍川大疫，太守高府君遣府椽王珍往求根，请消除疫气之术。根教言于太岁宫气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眉批】除疫法。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气寻绝。后太守张府君以根为妖，遣吏召根。根至，时宾客满座，府君使五十余人持刀杖绳索而立，根颜色不怍。府君烈声问根曰："若有何道术？"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厅前，不尔，当大戮。"根曰："易耳。"借笔砚及奏按，铿铿然作铜铁之声，闻于外。又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须臾，厅上南壁忽开数丈，见兵甲四五百人传呼，赤衣兵数百人。赍刀剑，将一车，直从坏壁中入来，壁复如故。赤衣便乃发车上披，见下有一老翁老媪，大绳反缚囚之，悬头厅前。府君熟视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惊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责府君曰："我生之时，汝官未达，不得汝禄养。我死，汝何为犯仙官，使我被收？"府君下阶叩头，向根伏罪受死，请求放赦先人。根敕五百兵将囚出，散遣之。车出去，南壁开，后车过，壁复如故。

孔元方（出《神仙传》）

孔元方，许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实等药，【眉批】服松苓。老而益少。道家或请元方会饮，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竖，头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饮，人莫能为。

刘子南（出《神仙感遇传》）

刘子南者，汉冠军将军武威太守也。从道士尹公受务成子萤火丸。丸如杏仁大，以三角绛囊盛五丸，常带左臂上，从军者系腰中，居家悬户上，辟盗贼诸毒物，子南合而佩之。永平十二年，于武威邑界遇虏，大战败绩，余众奔溃，独为寇所围。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马数尺，矢辄堕地。虏以为神，乃解围去。子南以教其子及兄弟为军者，皆未尝被伤传世宝之。汉末，青牛道士封君达得之，以传安定皇甫隆，隆授魏武帝，乃稍传于人间。一名冠军丸，亦名武威丸。

张楷（出《仙传拾遗》）

张楷，字公超。有道术，居华山谷中，能为五里雾，有玉诀金匮之学，坐在立亡之道。人学其术者，真门如市，故云雾市。今华山有张超谷焉。

王远（出《神仙传》）

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也。举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学通五经，尤明天文图谶河洛之要，后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汉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国逼载以诣京师。远低头闭口不答诏，乃题宫门扇板四百余字，皆说方来之事。帝恶之，使削去，墨皆彻里，削之愈明。远过吴，往胥门蔡经家，语经曰：“汝骨相应得度世，然少不知道，气少肉多，不得上去，【夹批】精言。当为尸解，如从狗窦中过耳。”于

是告以要言而去。经后忽身热如火，思沃冷水。举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销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视其被内，唯有皮，头足具如蝉蜕也。去十余年，忽还家，容色少壮，鬓发鬒黑，语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当来，其曰可多作饮食，以供从官。"至日，经家乃借瓮器，作饮食百余斛，罗列庭下。是日，王君果来。未至，先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比近，皆惊，莫知所在。及至经舍，举家皆见远，冠远游冠，朱衣，虎头[illegible]囊，五色绶，带剑，黄色少髭，长短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前后麾节，幡旗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鼓吹皆乘龙，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行。既至，从官皆隐，唯独见远坐耳。须臾，引见经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麻姑至，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许，于顶上作髻，余发垂至腰。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入拜远，远为之起立。坐定，各进行厨，皆金盘玉杯，香达内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日，岂将复为陵陆乎？"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等，时经弟妇新产数日，姑望见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掷之地，谓以祛秽。视其米，皆成丹砂。【夹批】一作珍珠。远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复作如此狡狯变化。"远谓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酒。此酒出天厨，其味醇浓，非俗人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乃以斗水合升酒搅之，以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麻姑手爪似鸟，经见之，心念曰："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也。"【眉批】有此奇想，便非凡流。远已知，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汝何谓其爪可爬背耶？"但见鞭著经背，亦莫见有人持鞭者。远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远去后，经家所作饮食，数百斛皆尽，亦不见有人饮食。

李意期（出《神仙传》）

李意期，本蜀人，汉文帝时人也。人欲远行速至者，意期以符与之，并丹书两腋下，则千里皆不尽日而还。或说四方国土，宫观市鄽，人未曾见。闻说者意不解，意期则为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须臾消灭。于成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单衣，饮少酒，食脯及枣栗。刘玄德欲伐吴，报关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问其伐吴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纸，画作兵马器仗十数万，乃一一裂坏之，曰："咄！"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眉批】此挂影之始。乃径还去。备不悦，果为吴军所败。十余万众，才数百人得还，甲器军资略尽。玄德忿怒，遂卒于永安宫。

成仙公（出《神仙传》）

成仙公者，讳武丁，桂阳人也。后汉时，年十三，身长七尺，为县小吏。使京还，过长沙郡，投邮舍不及，宿野树下，忽闻树上人语云："向长沙市药。"平旦视之，乃二白鹤。仙公异之，遂往市，见二人罩白伞，相从而行，遂呼之设食，食讫便去，曾不顾谢。仙公乃随之行数里，二人顾见曰："子有何求而随不止？"仙公曰："闻君有济生之术，是以侍从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书，果有武丁姓名，乃与药二丸令服之，语曰："君当得地仙。"遂令还家。自此明照万物，兽声鸟鸣，悉能解之。仙公到家后，县使送饷府君。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鉴，乃留署为文学主簿。尝与众生共坐，闻群雀鸣而笑之。众问其故，

答曰：“市东车翻覆米，群雀相呼往食。”遣视之，信然。

蓟子训（出《神仙传》）

蓟子训，齐人。举孝廉，除郎中，又从军，除驸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眉批】有道者正不使人知。在乡里时，唯行信让，如此三百余年，颜色不老。尝抱邻家婴儿，失手堕地，儿即死。【眉批】邻家亦异人。邻家素尊敬子训，不敢悲哀，乃埋瘗之。后二十余日，子训问：“复思儿否？”邻曰：“小儿相命，应不合成人，不复思也。”子训因出外，抱儿还其家。其家犹疑不信，子训既去，夫妇共往视所埋，唯一泥儿，长六七寸，此儿遂得长成。诸老人须发毕白者，子训但与之对坐共语，宿昔之间，明旦皆黑矣。京师贵人莫不虚心谒见，无缘致之。有年少与子训邻居，为太学生。诸贵人作计，共呼生谓之曰：“子勤苦读书，欲窥富贵，但召得子训来，使汝可不劳而得。”生许诺，便归事子训，洒扫供侍左右数百日。子训知意，谓生曰：“卿非学道，焉能如此？”生尚讳之。子训曰：“汝何不以实对，吾已具知卿意。诸贵人欲见我，我岂惮一行之劳，而使卿不获荣位乎？汝可还京，吾某日当往。”【眉批】只此句便是大方便心肠。生甚喜，辞至京，与贵人具说某日子训当到。至则未发，生父母来诣子训。子训曰：“汝恐吾忘，吾今食后即发，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训问曰：“谁欲见我？”生曰：“欲见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当自来也。”子训曰：“吾千里不倦，岂惜寸步乎？欲见者，语之令绝宾客，吾明日当各诣宅。”生如言告诸贵人，各自绝客洒扫。至时，子训果来。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训。诸朝士各谓子训先到

其家，明日至朝，各问子训何时到宅，二十三人所见皆同时，所服饰颜貌无异，唯所言语随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师大惊异。诸贵人并欲诣子训。子训谓生曰："诸贵人谓我重瞳八采，故欲见我。今见我矣，我亦无所能论道，吾去矣。"适出门，诸贵人冠盖塞路而来，生具言："适去矣，东陌上乘骡者是也。"走马逐之，不及，遂各罢还。

左慈（出《神仙传》）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明五经，兼通星气。见汉祚将衰，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乱，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于天柱山中得《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记。曹公闻而召之，闭石室中，使人守视，谷断期年，乃出之，颜色如故。曹公谓左道，欲杀之。慈已知，求乞骸骨。公曰："何以忽尔？"对曰："欲见杀，故求去耳。"公曰："无此。"乃为设酒。曰："今当远旷，乞分杯饮酒。"乃拔道簪以画，怀酒中断，即饮半，半与公。公不善之，未即饮，慈尽饮之。饮毕，以杯掷屋栋，杯悬摇动，似飞鸟俯仰之状，欲落不落。举坐视杯，良久乃坠，已失慈矣。寻问之，还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杀慈，试其能免死否，乃敕收慈。慈走入群羊中，而追者数本羊，果余一口，知是慈化。追者语主人意，欲得见先生，暂还无怯也。俄而有大羊前跪曰："为审尔否？"吏相谓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干是群羊咸向吏言曰："为审尔否？"【夹批】妙绝，趣绝。吏不复分，乃止。后有知慈处者，告公，公又遣吏收得。慈非不能隐，故示其神化耳。于是受执入狱。方欲拷掠，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闻，愈恶之，使引出市杀之。须臾，忽失慈所在，乃闭市门而索。或不

识慈者，问其状，言眇一目，著青葛巾，青单衣，见此人便收之。及尔，一市中人皆眇目，著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见便杀。后有人见之，便斩以献公。公大喜，及视，乃一束茅。后有人从荆州来，见慈。刺史刘表亦以慈为惑众，拟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见其术，乃诣表云："有薄礼，愿以饷军。"表曰："道人单侨，吾军人众，若何为济乎？"慈重道之。表使视，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举不胜。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请百人奉酒及脯以赐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万余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尽。坐上又有宾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惊，无复害慈之意。数曰，乃委表去，入东吴。有徐堕者，有道术，居丹徒。慈过之，堕门下有宾客车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见牛在杨树杪行，适上树即不见，下即复见行树上。又车毂皆生荆棘，长一尺，斫之不断，推之不动。客大惧，即报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见其不急之人，因欺云公不在，去后须臾，牛皆如此。"公曰："咄咄！"此是左公，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诸客分逐及之，叩头谢过。慈意解，即遣还去，及至，车牛各复如故。慈见吴主孙讨逆，复欲杀之。后出游，请慈俱行，使慈行马前，欲自后刺杀。慈在马前，著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讨逆著鞭策马，操兵逐之，终不能及。讨逆知其有术，乃止。后于霍山仙去。

【总评】人人欲杀，正以人人不能及故。呜呼！不能及矣，可杀乎？

葛玄（出《神仙传》）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未及合作，常服饵术。尤长于治病，鬼魅皆见形，或遣或杀。能绝谷，连年不饥，能积薪烈火而坐其上，薪尽而衣冠不灼。饮酒一斛，便入深泉涧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湿。玄备览五经，又好谈论。少年数十人，从玄游学，尝舟行，见器中藏符数十枚，因问此符之验。玄即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异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动。须臾，下符上，上符下，二符合一处，玄乃取之。又江边有一洗衣女，玄谓诸少年曰："吾为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惊走，数里许不止。玄曰："可使止矣。"复以一符投水，女即止还。人问女，女自不知何故也。玄见买鱼者在水边，玄谓鱼主曰："欲烦此鱼至河伯处，可乎？"鱼主曰："鱼已死矣，何能为？"玄曰："无苦也。"乃以鱼与玄。玄以丹书纸纳鱼腹，掷鱼水中。俄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色，如大叶而飞去。【眉批】仙家齐死生物我一体。玄常有宾后来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与客语，【夹批】分身法。迎送亦然。时天寒，玄谓客曰："贫居不能人人得炉火，请作火，共使得暖。"玄因张口吐气，赫然火出，须臾满屋，客尽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热。【眉批】气从高人热肠出。玄方与客对食，食毕，漱口，口中饭尽成大蜂数百头，飞行作声，良久张口，群蜂还飞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饭也。玄手拍床，虾蟆及诸虫、飞鸟、燕雀、鱼鳖之属，使之舞，皆应弦节如人，玄止之，即止。玄能冬设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徐徐以器于上呼钱出，于是一一飞从井中出，悉入器中。玄为客致酒，无人传杯，杯自至人前。或饮不尽，杯亦不去。时有一道士，颇能治病，欺人言："我数百岁。"玄知其诳，后会众坐，玄谓所亲曰："欲知此公年否？"所亲曰："善。"忽有人从天上下，举座瞩目，良久集地，著朱衣进贤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诏问公定年几许，而欺诳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长跪，答

曰：“无状，实年七十三。”玄因抚手大笑，忽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惭。玄每行，卒逢所亲，要于道间树下，折草刺树，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满即止，饮之，皆如好酒。与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并步。又去游会稽，有贾人从中国过神庙，庙神使主簿教语贾人曰：“欲附一封书与葛公，可为致之。”主簿因以函书掷贾人船头，如钉著，不可取。及达会稽，即以报玄，玄自取之，即得。语弟子张大言曰：“吾不遑作大药，今当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时当发。”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气绝，其色不变。【眉批】尸解。弟子烧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风起，发屋折木，声如雷，良久风止，玄已失，但见委衣床上，带无解者。旦问邻家，邻家人言了无大风。风止一宅，篱落树木，皆败折也。

【总评】《金陵六朝记》云：吴帝赤乌七年八月七日，葛玄于方山上得道，白日升天，至今有煮药铛，山有洗砚池见在。按此则玄非不遑作药而尸解者也。又白仲都，葛玄弟子，亦白日升天，至今祠坛见在白都山下。又弟子姚光，自言得为火仙，【眉批】人但知有水仙，不知有火仙。吴大帝积薪焚之，光安坐火中，手阅素书一卷。

壶公（出《神仙传》）

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也，【眉批】据《真诰》：壶公是施存转生。存，孔子门人也。《术览》云：壶公姓谢，名

元。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余卷，皆出自公，故总名壶公符。时汝南费长房为市掾忽见公从远方来卖药，口不二价，治病皆愈。日收钱数万，便施与市中贫乏饥冻者，唯留三五十。常悬一空壶于屋上，日入后，公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唯长房楼上见之。【夹批】有缘。知非常人，乃日日自扫公座前地，及供馔物，公受而不辞。如此积久，长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长房笃信，【眉批】不笃信，如何入道。谓曰："至暮无人时更来。"长房如期往。公语房曰："见我跳入壶中时，卿便可效我跳，自当得入。"长房依言，不觉已入，唯见楼观重门，左右侍者数十人。公语旁曰："我仙人也，昔处天曹，以公事不勤见责，因谪人间。卿可教，故得见我。"长房顿首曰："肉人无知，幸谬见哀悯，犹剖棺布气，生枯起朽。"公曰："我某日当去，卿能去乎？"房曰："欲使亲眷不觉知去，当有何计？"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与房，戒之曰："卿归家，便可称病，以此竹杖置卿卧处，默然便来。"房如公言，去后，家人见房已死，乃哭泣葬之。房诣公，公乃留房于群虎中。虎磨牙张口，欲噬房，房不惧。【眉批】非性不惧与人殊，总由笃信故。明日，又内于石室中，头上有一方石广数丈，以茅绹悬之；又诸蛇来啮绳，绳即欲断，而长房自若。公至，抚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长房啗屎，兼蛆长寸许，异常臭恶，房难之。【夹批】笃信未到至处。【眉批】寇谦之随成公与入嵩山，兴令食药，药皆毒恶物。寇惧而走，事与此类。公乃叹谢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赐子为地上主者，可得寿数百岁。"为传封符一卷，曰："带此可主诸鬼神。尝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房忧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与之。房骑竹杖辞去，忽如睡觉，已到家。家人谓是鬼，具述前事，乃发棺视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骑竹杖，弃葛陂中，视之，乃青龙耳。【眉

批】竹杖化龙附见。初去至归谓一日，推问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无不愈者。每与人同坐共语，常呵责嗔怒。问其故，曰："嗔鬼耳。"时汝南有鬼怪，岁辄数来郡中，来时，从骑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尔乃还去，甚以为患。房因诣府厅事，正值鬼来。府君驰入，独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呼曰："便捉前！"鬼乃下车，伏庭前，叩头乞改过。房呵之曰："死老鬼，自知合死否？急复真形！"鬼须臾成大鳖，如车轮，头长丈余。房又令复人形，以一札符付之，令送与葛陂君。鬼叩头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视，乃见符札立陂边，鬼以头绕树而死。房后到东海，东海大旱三年，谓请雨者曰："东海神君前来淫葛陂夫人，吾系之，遂至久旱，【眉批】语涉荒唐。今当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术，能缩地脉，千里在目前，宛然放之，复舒如旧。

董奉（出《神仙传》）

董奉，字君异，候官人也。吴先主时，有少年为奉本县长，见奉年四十余。后五十余年，复为他职，行经候官，诸故吏人皆老，而奉颜貌一如往日。杜燮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时在彼，乃往，与药三丸，内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其头，摇而消之。须臾，手足似动，颜色渐还，半日乃能起坐。后四日，乃能语云："死时奄忽如梦，见有十数乌衣人来，收燮上车去，入大赤门，径以付狱中。狱各一户，户才容一人，以燮内一户中，乃以土从外封塞之，不复见外光。忽闻户外人言云：'太乙遣使来召杜燮。'又闻除其户土，良久引出，见有车马，一人持节，呼变上车，将还至门而觉。"燮遂活，因起谢曰："甚蒙大恩，何以报效？"乃为奉起楼于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枣，饮少

酒。燮一日三度设之。奉每来饮食，或如飞鸟，腾空来坐，食了飞去，人每不觉。如是一年余，辞燮去，燮涕泣留之，不住。燮问："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变即为具。至明日日中，奉死，燮殡埋之。七日后，有人从容昌来，见嘱云："为谢燮，好自爱理。"燮乃发棺视之，惟存一帛，一面画作人形，一面丹书作符。【眉批】仙家假棺葬，或亦度厄法也。后还豫章庐山下居，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后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谷来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群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倾覆，至家量杏，一如谷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啮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还奉，叩头谢过，乃却使活。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县令有女，为精邪所魅，医疗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当以侍巾栉。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鼍，长数丈，陆行诣病者门，奉使侍者斩之，女病即愈。奉逐纳女为妻。久无儿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独住，乃乞一女养之，年十余岁。奉一日竦身入云中去，妻与女犹存其宅。卖杏取给，有欺之者，虎还逐之。奉在人间三百余年，乃去。

凤纲（出《神仙传》）

凤纲者，渔阳人也。常采百草花，以水渍封泥之，自正月始，尽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药内口中，皆立活。纲常服此药，至数百岁不老。后入地肺山中仙去。

【总评】韩众王兴服菖蒲，田鸾服柏叶，赵瞿服松脂，任子季服茯苓，赵他子服桂，移门子服五味子，林子明服术，陵阳子服远志。又杜子微服天门冬，八十年，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未闻采百花为丹者。吁！亦异矣。

太平广记钞卷三

仙部

仙三

阴长生（出《神仙传》）

阴长生，新野人，汉皇后亲属。不好荣贵，专务道术。闻马鸣生得度世之道，乃寻求之。相见，便执奴仆之役，如此十余年不懈。同时共事鸣生者十二人，皆悉归去，唯长生执礼弥肃。鸣生乃将入青城山中，煮黄土为金以示之，立坛西面，授以《太清神丹经》。鸣生别去，长生乃归，合之丹成，服半剂不尽，即升天。乃大作黄金十数万斤，以布惠天下贫乏。著书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尽论。但汉兴以来，得仙者四十五人，连余为六矣，二十人尸解，余并白日升天。”

【总评】抱朴子曰：洪闻谚书有之曰：“子不夜行，则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间不有学道得仙者？【眉批】此论却是。夫草泽间士，以隐逸得志，以经籍自娱，不耀文采，不扬声名，不修求进，不营闻达，人犹不能识之，况仙人亦何急急，令闻达朝阙之徒，知其所云为哉。

李阿（出《神仙传》）

李阿，蜀人，传世见之不老。尝乞于成都市，所得复散与贫者。夜去朝还，市人莫知所止。或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容貌惨戚，则事皆凶。含笑则有大庆，微叹则有深忧。【眉批】古仙与民同患，仙犹圣也。如此候之，未曾不审。

尹思（出《神仙传》）

尹思，字小龙，安定人也。晋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儿视月中有异物否，儿曰：“今年当大水。中有一人被蓑带剑。”【眉批】儿亦可笑。思目视之曰：“将有乱卒至。”儿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带甲仗矛，当大乱。三十年后，当小清耳。”后果如其言。

张定（出《仙传拾遗》）

张定者，广陵人也。童幼入学，天寒月晓，起早，街中无人，独行百余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顾见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问：“汝何好？”答曰：“好长命耳。”道流曰：“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变化之术，勿泄于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诀教之。定谨讷小心，于家甚孝。【眉批】所以可教。与父母往涟水省亲，至县，有音乐戏剧，众皆观之，定独不往。父母曰：“此戏甚盛，亲表皆去，汝何独不看邪？”对曰：“恐尊长要看，儿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有青州大设，亦可看也。”即提一水瓶，可受二斗，空中无物，置于庭中，禹步绕三二匝，乃倾于庭院内，见人无数，皆长六七寸，官僚将吏，士女看人，喧阗满庭。局筵队仗，音乐百戏，楼阁车棚，无不精审。如此一日，至夕，复侧瓶于庭，人物车马，千群万队，逦迤俱入瓶内。父母取瓶视之，亦复无一物。每见图障屏风，有人物音乐者，以手指之，皆能飞走歌舞，言笑趋动，与真无异。父母问其从何学，答曰：“我师姓药，海陵山神仙也。已锡升天之道，约在十年，今七年矣。”辞家入天柱潜山。临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儿自归来，无深虑也。”如是父母念之，即便还家，寻复飞去。一日谓父母曰：“十六年后，广陵为瓦砾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与父母服之，百余年无疾，自此不复归。父母服丹，神气清爽。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犹在。

郭文（出《仙传拾遗》）

郭文，字文举，洛阳人也。隐余杭天柱山，或居大壁岩。太和真人曾降其室，授以冲真之道。晦迹潜修，世所不知。有虎张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以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自此虎常驯扰于左右，文出山，虎必随焉。虽在城市中，俛首随行，不敢肆暴，如犬羊耳。【眉批】虎可恩结，况于人乎！或以书策致其背上，亦负而行。文尝采木实竹叶，以货盐米，置于筐中，虎负而随之。晋帝闻之，征诣阙下。问曰："先生驯虎有术邪？"对曰："自然耳。人无害兽之心，虎无伤人之意，何必术为。抚我则后，虎犹民也。虐我则仇，民犹虎也。理民与驯虎，亦何异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归隐鳌亭山，得道而去。后人于其卧宋席下得蒻叶，书《金雄诗》《金雌记》，其言皆当时谶词。

吴猛 许逊（出《十二真君传》）

吴真君，名猛，字世云，家于豫章武宁县。七岁，事父母以孝闻。夏寝卧不驱蚊蚋，恐去而噬其亲也。及长，事南海太守鲍靓，因语至道。将游钟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画水而渡，观者奇之。一日，狂风暴起，猛乃书符掷于屋上，有一青鸟衔符而去，须臾风定。人或问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风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后人访寻，果如所述。

许真君，名逊，字敬之，汝南人也。弱冠，师大洞君吴猛，传三清法要。乡举孝廉，拜蜀旌阳令。寻以晋室梦乱，弃官东归，因与吴君同游江左。会王敦作乱，一日，二君与郭璞同候敦，敦谓二君曰："孤梦将一木，上破其天。孤禅帝位果十全乎？"吴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

也。明公未可妄动。”敦怒，因令郭璞筮之。卦成，景纯曰：“无成。”又问其寿，璞曰：“明公若起事，祸将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问：“卿寿几何？”璞曰：“尽今日。”敦令武士执璞出，刑焉。时二真君方与敦饮酒，许君掷杯梁上，飞绕梁间。敦等举目看杯，二君坐中隐身。于是南出晋关，抵庐江口，因召船师载往钟陵。船师曰：“虽有船，无人力乘驾。”二君曰：“但以船载我，我当自行。”仍诫曰：“汝入船，闭门深隐，不得辄窥。”于是腾舟离水，凌空入云。二君谈论端坐，顷间，已抵庐山紫霄峰顶。龙行拽拨林木，戛刺响骇，其声异常，舟师偷目潜窥，二龙知人见之，委舟峰顶而去，船底遗迹尚存。后于豫章遇一少年，容仪修整，自称慎郎，许君与语，知是蛟蜃之精。念江西累苦洪水，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识之，潜于龙沙洲北，化为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观，谓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黄牛，我今化为黑牛，手巾挂膊可认。汝见牛奔斗，当以剑截后。”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顷，果见黑牛奔趁黄牛而来。大王以剑挥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许君所化黑牛，趁后亦入井内。其蜃精复从此井奔走，径至潭州，却化为人。先是蜃精化为美少年，聪明爽隽，而又富于宝货。知潭州刺史贾玉有女端丽，欲求贵婿。蜃精乃广用财宝，赂遗贾公亲近，遂获伉俪。【眉批】贾刺史以贪婿，妖自取之也。每至春夏间，常求旅游江湖，归则宝货万计，贾之亲姻童仆，莫不赖之而成富。至是蜃精一身空归，且云被盗所伤。举家叹惋之际，典客者报云：“有道流姓许，字敬之，求见使君。”贾公遽见之。真君谓贾公曰：“闻君有贵婿，略请见之。”贾公乃命见。慎郎怖畏，托疾潜藏。真君厉声言曰：“蛟蜃老魅，焉敢遁形！”于是蜃精复变本形，宛转堂下，寻为吏兵所杀。真君又令将其二子出，以水噀之，即化为小蜃。妻贾氏几欲变身，父母恳真君，遂与神符救疗。仍令穿其宅下丈余，已旁亘无际矣。真君谓贾玉曰：“汝家骨肉几为鱼鳖也。今须速

移，不得暂停。”贾玉苍皇徙居，俄顷之间，官舍崩没。【眉批】危哉！

【总评】《朝野佥载》云：许旌阳于豫章西山江中拔剑斩蛟，剑没于水。后渔人网得一巨石，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玉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又《广异记》云：开元末，太原武胜之为宣州司士，知静江事，忽于滩中见雷公践微云逐小黄蛇，盘绕滩上。有人戏投以石，中蛇，铿然作金声，雷公乃飞去。使人往视，得一铜剑，上有篆许旌阳斩蛟第三剑云。

按《墉城仙录》：婴母谌氏（谌姓婴字）父法于孝道明王。吴许二君又受法于婴母，此豫章法派也。又《玉皇玄谱》：猛为御史，逊为高明大使。十二辰，逊领玄枵之野，于辰为子；猛统星纪之邦，于辰为丑，许阶在吴上。

陶真白（出《列仙传》《谈薮》及《尚书故实》）

丹阳陶弘景，字通明。母初娠，梦青龙出怀，及生，标异。因读葛洪《神仙传》，便有志于养生。每言仰视青云白日，不以为远。年十七，与江[illegible]、褚炫、刘俊，为宋朝升明四友。仕齐，历诸王侍读。年二

十余，稍服食。后就兴世观主孙先生咨禀经法，精行道要。乃拜表解职，答诏优叹，赐与甚厚。公卿祖之于征虏亭，供帐甚盛，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杨许真书，遂登岩告静，自称华阳隐居，书疏亦以此代姓名。【眉批】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真白之华阳隐居，皆代名之表表者。造三层楼栖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宾于下。齐高祖问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以诗答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高祖赏之。尤好著述，长于诠正谬伪，著《太清经》，一名《剑经》。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又说干将、莫邪剑，皆以铜铸，非铁也。造浑天仪，转之，天相会。及梁武帝革命，帝既早与交游，手敕咨迓。先生因画二牛，一散放于水间，一著金笼，一人执绳，以杖驱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龟，岂可致耶？"其时每有大事，无不前陈，时人谓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献二刀，一名善胜，一名成胜，为佳宝。【眉批】《芝田录》云：真白居其都山中，常蓄二刀，一名善胜，一名宝胜。往往飞去，人望之，如二条青蛇。先生尝作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谭空。不信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其时人皆谈空理，不习武事。侯景之难，一如所言。

王烈（出《神仙传》）

王烈，字长休，邯郸人也。常服黄精及铅，年三百三十八岁，犹有少容，登山历险，行步如飞。少时本太学书生，五经百家，无不该博，【眉批】天上无不读书的仙人。嵇叔夜甚敬爱之，数数就学，共入山游戏采药。后烈独之太行山中，忽闻山东崩地殷殷如雷声，烈往

视之，乃见山破，石裂数百丈，两畔皆青石，石中一穴，经阔尺许，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试丸之，如热之状，随手坚疑，气如粳米饭，嚼之亦然。烈合数丸如桃大，携归与叔夜，曰："吾得异物。"叔夜甚喜，取而视之，已成青石，击之琤琤如铜声。叔夜即与烈往视之，断山已复如故。烈入河东抱犊山中，见一石室，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书两卷。烈取读，莫识其文字，不敢取去，却著架上，暗书得数十字形体以示康，康尽识其字。烈喜，乃与康共往读之。至其道径，了了分明，比及，又失石室所在。烈私语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按《神仙经》云："神山五百年辄开，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寿与天相毕。"烈前得者必是也。

孙登（出《神仙传》）

孙登者，不知何许人也。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天大寒，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眉批】以发为衣，甚奇。又雅容非常，历世见之，颜色如故。市中乞得钱物，转乞贫下，更无余资，亦不见食。时杨骏为太傅，使传迎之，问讯不答。骏遗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门，就人借刀断袍，上下异处，置于骏门下，时人谓为狂。后乃知骏当诛斩，故为其象也。骏录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骏给棺埋之。后数日，有人见登在董马坡，因寄书与洛下故人。嵇叔夜有迈世之志，曾诣登，登不与语。叔夜乃扣难之，而登弹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优而识寡，劣于保身，其能免乎？"竟如其言。叔夜善弹琴，于是登弹一弦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叹息绝思也。

蓝采和（出《续仙传》）

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六铐黑木腰带，阔三寸余。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常醉踏歌，老少皆随看之。机捷谐谑，人问，应声答之，笑皆绝倒，似狂非狂。行则振靴言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苍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歌词极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测。但以钱与之，以长绳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顾。或见贫人，即与之，及与酒家。周游天下，人为童时至斑白见之，颜状如故。后踏歌于濠梁间酒楼，乘醉，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云中，掷下靴衫、腰带、拍板，冉冉而去。【总评】王遥五舌簧，孙登一弦琴，采和三尺大拍板，一副仙乐。

伊用昌（出《仙传拾遗》）

伊用昌，不知何许人也。妻甚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事，皆尽妙，夫虽饥寒丐食，终无愧意。豪富子弟或以言笑戏调，尝有不可犯之色。其夫能饮，多狂逸，人皆呼为伊风子。多游江左庐陵、宜春诸郡，出语轻忽，【眉批】世法谓之轻忽，仙家谓之率真。每为众所殴击。爱作《望江南词》，夫妻唱和。或宿于古寺废庙间，遇物即咏，其词皆有旨。《咏鼓词》云："江南鼓，梭肚两头栾，钉著不知侵骨

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余多不记。天佑癸酉年，夫妻至抚州南城县，有村民毙一犊，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觔，于乡校内烹炙，一夕俱食尽，至明，夫妻为肉所胀，俱死。吏民以芦席裹尸，于县南路左百余步瘗之。其镇将姓丁，是江西廉使刘公亲随，一年后得替归府，刘公已薨。忽一旦，于北市棚下，见伊风子夫妻唱《望江南词》乞钱。既相见，甚喜，便叙旧事，执丁手上酒楼，三人共饮数斗，丁大醉而睡。伊风子遂索笔题酒楼壁云：“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从玄不复玄。已在淮南鸡犬后，而今便到玉皇前。”题毕，夫妻连臂高唱而出城。其丁将于酒楼上醉醒，怀内得紫金一十两。后人开其墓，但见芦席两领，裹烂牛肉十余斤，臭不可近，余更无别物。

曹老人（出《神仙感应传》）

于涛者，唐宰相琮之侄也。琮南迁，经平望驿，维舟方食，有一叟自门而进，直抵厅侧小阁子，以诣涛焉。叟之来也，驿吏疑从相国而行，不之问。相国疑其驿中人，又不之诘。既及涛所，涛问叟何人，对曰：“曹老儿。”问其所来，对曰：“郎君极有官职，此行不用忧。”涛方虑远陟，闻语，欣然揖之，即席问焉。叟云：“郎君此后官职高显，不可一一叙，请濡毫随语记之。”涛录数章，词多隐密，若谣谶。时表弟薛校书同行，因问薛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则止。其有官职，虽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涛又问其京中宅内事可知否，叟俛首良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某尼，宾客名字一一审识。某廊下有小童某，牵一铜龟子驰戏。”涛皆于编上，荏苒所载，已是数幅。相顾笑语，即等昏暝。涛因指薛芸香姬者，谓叟曰：“此人如何？”对曰：“极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夹批】奇！涛初随语书事，心

志锐信，及闻此姬亦有好官，讶其疏诞。意亦中怠矣，时涛表弟杜孺休给事刺湖州，寄箸下酒一壶，可五斗，因问：“叟颇好酒否？”叟欣然为请。即以银盂授之，令自酌饮。顷之酒尽，已昏晦矣，遂以银盂枕首而睡。时蚊蚋盛，无有近叟者。及旦，失叟，唯银盂在焉。方惊问访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即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晋为史官。齐梁间，或处朝列，得神仙之道，多游江湖间，往来贾贩，常拯救人，人多有见之，受其遗者。涛自后授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吴王杨公行密为副使，相国寻亦北归。薛校书佐江西宾幕，知袁州军务，值用军之际，挈家之闽，至一小邑。姬者俄以疾终，山中无求[illegible]器之所，托一村翁辍其寿棺而瘞。斯棺装漆金彩，颇甚珍华。既瘞之后，方验得好棺之言；及京宅是日宾客，小童牵铜龟游戏之事，无不验者。

轩辕先生（出《杜阳编》）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颜色不衰。立于床前，则发垂至地。坐暗室，则目光可长数尺。或民家具斋饭邀之，虽一日百处，无不分体而至。若与人饮，即袖出一壶，才容三二升，纵宾客满座而倾之，弥日不竭。或人命饮，则百斗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沥沥而出，曲药之香，辄无减耗。【眉批】酒仙。唐宣宗召入内廷，遣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尝之。集才及玉阶，谓曰：“盆下白鹊，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赐坐御榻前，命宫人传汤茶。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朱唇，年始二八，须臾变成老妪，鸡皮鲐背，鬓发如丝，于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宫人之过，遂令谢先生，而貌复故。宣宗因话京师无豆蔻荔枝花，俄顷，二花皆连叶，各近百数，鲜芳如才折下。又赏赐柑子，曰：“臣山下者，味逾于此。”遂取御前碧玉瓯，以宝盘覆

之，俄而彻盘，即柑子至矣。芬馥满殿，其状甚大。宣宗食之。叹其甘美。更问曰：“朕得几年作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

马自然

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人也。尝醉于湖州，坠霅溪，经日方出，衣不沾湿，坐于水上，言曰：“适为项羽相召饮酒，大醉。”【眉批】重瞳得与仙家酬酢，知非强鬼。酒气犹冲人，状若风狂，路人多随看之。又时复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顷，指柳树令随溪水来去，指桥令断复续。后游常州，会唐宰相马植谪官，量移常州刺史，素闻湘名，乃邀相见。问曰：“幸与道兄同姓，欲为兄弟，冀师道术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风。”湘曰：“相公扶风，马湘则风马牛，但且相知，无征同姓也。”植留之郡斋，益敬之。或饮食次，植请见小术，乃于席上以瓷器盛土种瓜，须臾引蔓，生花结实，取食众宾，皆称香美，异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袜上摸钱，所出钱不知多少。人有收取，顷之复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极多。”湘书一符，令人贴南壁下，以箸击盘长啸，鼠成群而来，就符下俯伏。湘乃呼一大者近阶前，曰：“汝微物，何得穿墙穴屋，昼夜扰于相公？且未尽杀，宜便相率离此！”大鼠乃回，群鼠阶前若叩头谢罪，遂作队莫知其数，出城门去，自后城内绝鼠。【眉批】常州不闻绝鼠，岂复至耶？或终马植之任耳！后与弟子王知微、王延叟南游越州，方春，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闻恶言，命延叟取纸画一白鹭，以水噀之，飞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赶起，又飞下再三。又画一猧子，走

赶捉白鹭，共践其菜，一时碎尽。其主见道士嘻笑，遂来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戏耳。”于是呼鹭及犬，皆飞走投入湘怀中。视菜如故，悉无所损。又南游霍桐山，入长溪县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戏言无宿处，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尔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跃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适主人夜起，烛火照见，大惊异。湘曰：“梁上犹能，壁上何难？”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谢，移知微、延叟入家内净处安宿。及旦，主人留连，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数里寻求，已在路傍。自霍桐回永康县东天宝观驻泊，观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余年，即化为石。”自后松果化为石。【眉批】人化石，有情而之无情。松化石，有生而之无生。或人有疾告者，湘无药，但以竹拄杖打痛处。腹内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头如雷鸣，便愈。【眉批】自然杖，此语可赠医家。有患腰脚[illegible]曲，拄杖而来者，亦以竹杖打之，令放拄杖，应手便伸展。所游行处，或宫观岩洞，多题诗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诗》曰：“太乙初分何处寻，空留历数变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万里山川换古今。风动水光吞远峤，雨添岚气没高林。秦皇谩作驱山计，沧海忙忙转更深。”【眉批】诗佳。

陈复休（出《仙传拾遗》）

陈复休者，号陈七子。贞元中，来褒城耕农樵采，与常无异，如五十许人。多变化之术，褒少年多设酒食以求学。复休约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术。”复休徐行，群少年奔走追之，终不能及，遂

止。常狂醉市中，褒帅李谊怒，系于狱中。忽不食而死，寻即臭烂，虫蛆流出。旋还家，复在市中。谊始加礼异，为筑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遗与甚多，略无受者。昌明令胡仿，常师事之，将赴任，留钱五千，为复休市酒。笑而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锄授仿，使之剚地，不二三寸，金玉钱货随剚而出。曰："人间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赋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岂有限约乎？"【眉批】骨语。仿之：昌明，复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仿取酒器，仿攫砂数寸，得器皿五六事，饮酒毕，复埋砂中。又戏曰："吾于砂中尝藏果子，今亦应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高骈使人致书至褒城，延召复休。同日离褒城，使人经旬方达，复休当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复休与使者偕行，未尝相舍。燕公诸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为酒妓所侮。复休笑视其面，须臾妓者髯长数尺。【夹批】趣。泣诉于守，为祈谢，复休咒酒一杯使饮之，良久如旧。

殷天祥（出《续仙传》）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尝自称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测其年寿。面光白，若四十许人，到处游行，姓名不定。曾于泾州卖药，时灵台蕃汉，疫疠俱甚，得药者入口即愈，皆谓之神圣。得钱却施于人。周宝旧识之于长安，寻为泾原节度，延而礼之。及移镇浙西，数年后，七七忽到，复卖药。宝惊喜，召之，师敬益甚。每日醉歌曰："琴弹碧玉调，药炼白朱砂。解酝顷刻酒，能开非时花。"宝试之，悉有验。鹤林寺杜鹃高丈余，每春末，花烂熳。寺僧相传，言贞元中，有外国僧自天台来，盂中以药养其根来种之。自后构饰，花院锁闭，时或窥见三女子，红裳艳丽，共游树下，人有辄采花折枝者，必为所祟，

俗传女子花神也。【眉批】折花者先为花崇矣，何怪花神崇之。是以人共宝惜，繁盛异于常花。其花欲开，探报分数，节使宾僚官属，继日赏玩，其后一城士女，四方之人，无不载酒乐游。连春入夏，自旦及昏，闾里之间，殆于废业。宝一日谓七七曰："鹤林之花，天下奇绝，尝闻能开非时花，此花可开否？"七七曰："可也。"宝曰："今重九将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鹤林宿焉，中夜，女子来，谓七七曰："道者欲开此花邪？"七七乃问女子何人，女子曰："妾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间已逾百年，非久即归阆苑去。今与道者共开之。"于是女子瞥然不见。来日晨起，寺僧忽讶花渐折蕊，及九日，烂熳如春，乃以闻。宝与一城士庶惊异之，游赏复如春间。数日，花俄不见，亦无落花在地。后鹤林犯兵，火焚寺，树失根株，信归阆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适值宾会次，主宾趋迎，有佐酒倡优甚轻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为令，可乎？"咸喜，谓必有戏术，资于欢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闻异香惊叹，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缀于鼻，掣拽不落，但言秽气不可堪。【夹批】趣甚。二人共起狂舞，花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优伶辈一时起舞，鼓乐皆自作声，颇合节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绝倒。久之，主人祈谢于七七，有顷，石自鼻落，复为栗，嗅之异香，及花钿、粉黛悉如旧，略无所损。又酌水为酒，削木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驻，呼鸟自坠，唾鱼即活，撮土画地，状山川形势，折茅聚蚁，变成城市，人有曾经行处见之，历历皆似，但少狭耳。凡诸术不可胜纪。

王子芝（出《神仙感遇传》）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缑氏人。常游京洛间，莫知其甲子，好

养气而嗜酒。故蒲帅琅琊公重盈作镇之初年，仙苗居紫极宫，王令待之甚厚。又闻其嗜酒，日以三榼饷之。间日，仙苗出，遇一樵者，荷担于宫门，貌非常，意甚异焉。因市其薪，厚偿厥直。樵者得金，亦不让而去。子芝潜令人伺之，樵者径趋酒肆，尽饮以归。他日复来，子芝谓曰："知子好酒，吾有中令所饷醇醪，偿子薪价，可乎？"曰："可。"乃饮之数盂，因谓子芝："是酒佳矣，然殊不及解县石氏之酝也。"子芝因与拥垆，祈于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否？"樵者索丹笔书一符，置火上，烟未绝，有一小竖立于前。樵者敕之："尔领尊师之仆，往石家取酒。"时既昏夜，门已扃禁。小竖谓芝仆曰："可闭目。"因搭其头，人与酒壶偕出自门隙，已及解县，携酒而还，因与子芝共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俦。中宵，樵者谓子芝曰："已醉矣，余召一客伴子饮，可乎？"子芝曰："诺。"复书一朱符置火上，瞬息闻异香满室，有一人来，堂堂美须眉，拖紫秉简，揖樵者而坐，引满两巡，二壶且竭。樵者烧一铁箸以授【夹批】授，《云笈七籤》作焌。紫衣者云："可去。"时东方明矣，遂各别。樵者因谓子芝曰："识向来人否？少顷，可造河渎庙视之。"子芝送樵者讫，因过庙，所睹夜来共饮者，乃神耳。铁箸之验宛然。

田良逸 蒋含弘（出《因话录》）

唐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弘，皆道业绝高，远近钦敬，时号田蒋。侍郎吕渭、杨凭，相继廉问湖南，皆北面师事。杨尝迎田至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袜追及于衙门，即坐阶砌着袜，傍若无人。【眉批】胸中无一尘故。杨再拜，亦不止之。后郎中吕温刺衡州，因来谒，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

入，下床拊其背曰：“你是吕渭儿子耶？”【夹批】今人那敢。温泫然降阶，田亦不止，【眉批】吕温亦不易得。其真朴如此。母为喜王寺尼，尼众皆呼先生为师。常日负薪两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传寺尼早起，见一虎在门外走，因以告。媪曰：“止应是小师使送柴来，不足畏也。”蒋兄事田，始善符术，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后居九真观，曾命弟子至县市斋物，不及期还，诘其故，云于山口见一巨兽当路，良久不去，以故迟滞。蒋曰：“我在此，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见处，明日，兽踣符下。蒋闻之曰：“我本以符却之，岂知不能自脱，既以害物，安用术为？”取符本焚之，【眉批】得意处能舍，方是豪杰。自此绝不复留意。有欧阳平者，行业亦高，又兄事蒋。平一夕梦三金炉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潜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继之。”俄而田蜕去，蒋次之，平亦逝。

王十八（出《逸史》）

唐宰相刘晏，少好道术，而无所遇。后游长安，常闻异人多混迹市肆间，遂至一药铺偶问，云常有三四老人，纱帽拄杖来取酒，饮讫即去。或兼觅药看，亦不多买，似非凡俗者。刘公曰：“早晚当至？”曰：“明日合来。”刘公平旦往。少顷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满饮酒，谈谑极欢，傍若无人。良久曰：“世间还有得似我辈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后每忆之，不可寻求。及作刺史，往南中，过衡山县，时春初，风景和暖，吃冷淘一盘，香菜茵陈之类，甚为芳洁。刘公异之，问邮吏曰：“此菜何所得？”答曰：“县有官园子王十八能种。”刘公惊曰：“园远近？行去得否？”曰：“即馆后。”遂往，见王十八衣犊鼻灌畦，状貌山野，望刘公，趋拜战栗。渐与同坐，问其乡里家

属，曰：“蓬飘不省，亦无亲族。”刘公异之，命坐，索酒与饮，固不肯，却归。晏乃诣县，自请同往南中。【眉批】刘公亦非常人。县令当射发遣，王十八亦不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刘公渐与之熟，令妻子见拜之。同坐茶饭。形容衣服，日益秽弊，家人并窃恶之。刘公不懈。去所诣数百里，患痢，朝夕困极，舟船隘窄，不离刘公之所，左右掩鼻罢食，不胜其苦。刘公都无厌怠之色，但忧惨而已。数日遂毙，刘公嗟叹涕泣，乃葬于路隅。后一年，官替归朝，至衡山，县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将园子，去寻却回，应是不堪驱使？”刘公惊问何时归，曰：“后月余日即归，云奉处分放回。”刘公大骇。当时步至园中，茅屋虽存，都无所睹。邻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涕泣而返。审其到县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往发其墓，空衣而已。数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将至属纩。家人围视号叫，俄闻叩门甚急，阍者走呼曰：“有人称王十八令报。”一家皆欢跃迎拜。王十八微笑，入其卧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尽令去障蔽等及汤药，自于腰间取一葫芦开之，泻出药三丸，如小豆大，用苇筒引水半瓯，灌而摇之。少顷腹中如雷鸣，逡巡开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状。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交下，牵衣再拜。妻女及仆使并泣。王十八凄然曰：“奉酬旧情，故来相救。此药一丸，可延十岁。至期，某却来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刘公固请少淹，不可。又欲与之金帛，复大笑。后刘公拜相，兼领盐铁，坐事贬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眉批】丹在腹，何以有疾？王十八复来曰：“要见相公。”刘公感叹颇极，延入阁中，又恳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还吾药。”遂以盐一两投水令饮，饮讫大吐，吐中有药三丸，颜色与三十年前服者无异。王十八索香汤洗之，刘公堂侄侍疾在侧，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十八熟视笑曰：“汝有道气，我固知为汝掠也。”趋去不复言别。刘公寻痊，复数月，有诏至，乃卒。

【总评】能延年而不能免祸，王十八亦无如数何。夫神仙而无如数何，人亦可引数以自宽矣。

韩愈侄（出《仙传拾遗》）

【眉批】本传云韩愈外甥。今从《酉阳杂俎》改作侄。世传韩湘子，不知何据，然为侄无疑。

唐韩文公愈，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吏部令学院中伴子弟。不近诗书，唯与小臧赌博；或厩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于外。吏部惧而鞚之，因问所长，云善卓钱。试令为之，植一铁条尺余，百步内，卓三百六十钱，一一穿之，无差失者。又于五十步内，双钩草“天下太平”字，点画极工。吏部甚奇之。因说小伎，云能染花，红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与吏部后堂前染白牡丹一丛，云来春必作含棱碧色，内合有金含棱红间晕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剔其根下置药，而后栽培之，俟春为验。无何潜去，不知所之。是岁，上迎佛骨于凤翔，御楼观之，一城之人，忘业废食。吏部上表直谏，忤旨，出为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颇怀郁郁。忽见是侄迎马首而立，拜起劳问，扶镫接辔，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霁，送至邓州，乃白吏部曰：“某师在此，不得远去。将入玄扈倚帝峰矣。”吏部惊异其言，问其师，即洪崖先生也。东园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华丹，火候精微，难于暂舍。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铨善，黜陟之岩，仿王禁也。某他日复当起居，请从此逝。”吏部为诗以别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

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与诗讫，挥涕而别，行入林谷，其速如飞。明年春，牡丹花开数朵，花色一如其说，但每一叶花中，有楷书十四字，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书势精工，人所不及。【眉批】一说贬潮阳，在花开之后，文公感此二句，续而成诗。

石旻（出《补录记传》）

会昌中，有石旻者，蕴至术。尝游宛陵，宿雷氏林亭。时雷之家僮网获一巨鱼，以雷宴客醉卧，未及启之。值天方蒸暑，及明日，其鱼已败，将弃之，旻曰：“吾有药，可令活。何弃为？”雷请之。旻遂以药一粒投鱼口中，俄而鳞尾皆动，鲜润如故。雷大奇之，因拜请延年之饵。旻曰：“吾之药，至清至洁，尔曹嗜欲无节，脏腑之内，诸秽委集，若遽食之，如水火相攻，宁有全人乎？但神仙可学，人自多累，如笼禽槛猿，徒有骞翔腾跃之志，安可致焉。”【眉批】内丹成，然后外丹可致。即此理也。

夏侯隐者（出《仙传拾遗》）

夏侯隐者，不知何许人。大中末，游茅山天台间，常携布囊竹杖而已。饮食同常人，而独居一室，不杂于众。或露宿坛中，草间树下。人窥觇之，但见云气蓊郁，不见其身。每游三十五十里，登山渡水，而闭目善睡。同行者闻鼻鼾声，而步不差跌，足无蹶碍，至所止即觉，时号

睡仙，后不知所终。

太平广记钞卷四

仙部

仙四

孙思邈（出《仙传拾遗》及《宣室志》）

孙思邈，雍州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亦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后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隐居太白山。及唐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魏征等受诏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于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举尸就木，空衣而已。开元中，复有人见于终南山，与宣律师相接，每来往，参请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师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时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

在旦夕，乞和尚法律救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悋。”有顷，捧方而至。思邈曰：“尔但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眉批】或作叶法善事。龙为东海龙，僧为婆罗门。五月五日，秘丹符救之，海水复旧，龙为致泉，名天师渠。又尝有神仙降，谓思邈曰：“尔所著《千金方》，济人之功，亦已广矣。而以物命为药，害物亦多，必为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轻举矣。昔真人桓闿谓陶贞白，事亦如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后思邈取草木之药，以代蚕虫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龙宫仙方一首，行之于世。及玄宗避羯胡之乱，西幸蜀，梦一叟须鬓尽白，衣黄襦，再拜于前，奏曰：“臣孙思邈也，庐于峨眉山有年矣。今闻驾幸成都，臣故候谒。”玄宗曰：“熟识先生名久矣。今不远而至，亦有求乎？”思邈对曰：“臣隐居云泉，好饵金石药，闻此地出雄黄，愿以八十两为赐，脱遂臣请，幸降使斋至峨眉山。”玄宗诺之，悸然而寤，即诏寺臣陈忠盛，挈雄黄八十两，往峨眉宣赐思邈。忠盛既奉诏入峨眉，至屏风岭，见一臾貌甚俊古，衣黄襦，立于岭下，谓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即孙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黄赐先生。”其叟偻而受，既而曰：“吾有表谢天子，属山居无翰墨，烦命笔札传写以进。”忠盛即召吏执牍染翰。叟指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录焉。”忠盛目其石，果有朱字百余，实表本也。誊写毕，叟与石俱亡见矣。于是具以其事闻于玄宗，玄宗因问臾貌，与梦果同，由是益奇之。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儿十余岁，不食荤血，父母以其好善，使于白水僧院为童子。忽有游客称孙处士，周游院中讫，袖中出汤末以授童子曰：“为我如茶法煎来。”处士呷少许，以余汤与之，觉汤极美，愿赐一碗。处士曰：“此汤为汝来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吃。处士已去，

童子亦乘空而飞。众方惊异，顾视煎汤铫子，已成金矣。

玄真子（出《续仙传》）

玄真子，姓张，名志和，会稽山阴人也。博学能文，擢进士第。善书，饮酒三斗不醉。守真养气，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游览。与颜真卿友善，真卿为湖州刺史，共门客会饮，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也。曰：“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笑咏，其席来去如刺舟声，观者莫不惊异。寻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

颜真卿（出《仙传拾遗》及《戎幕闲谭》《玉堂闲话》）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人也。少时卧疾百余日，医不能疗，有道士过其家，自称北山君，出丹砂粟许救之，顷刻即愈。真卿吟阅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累迁殿中侍御史，杨国忠【夹批】一个。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拒安禄山有功，肃宗幸灵武，诏授工部尚书。为御史唐实【夹批】二个。所构，贬韶州刺史。复征为刑部尚书，又为李辅国【夹批】三个。所谮，贬蓬州长史。代宗嗣位，入为户部侍郎，寻除右丞，封鲁国公，宰相元载【夹批】四个。恶之，贬硖州别驾，复为抚州湖州刺史。元载诛，拜刑部尚书。代宗崩，为礼仪使。又以高祖已下七圣谥号繁多，上议请取初谥为定，

为宰相杨炎【夹批】五个。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潜夺其权。又改太子太师。时李希烈陷汝州，宰相卢杞【夹批】六个。素忌其刚正，奏以真卿往谕。既见希烈，方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人，雪刃争前欲杀之，神色不动，希烈以身蔽之，【眉批】希烈，逆贼也。犹知真卿之贤，不忍杀之。而唐实、卢杞诸人，当国家多故，不惜堕长城以快私憾，真乃逆贼之不如矣。乃就馆舍。真卿乃自作遗表墓志祭文，示以必死，贼党乃缢之，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闻之，辍朝五日，益文忠。真卿将缢，解金带以遗使者曰："吾尝修道，以形全为先。吾死之后，但割吾支节血，为吾吭血绐之，则吾死无恨矣。"缢者如其言，既死，复收瘗之。贼平，真卿家迁丧上京，启殡视之，棺朽而尸形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髭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远近惊异焉。行及中路，旅榇渐轻，后达葬所，空棺而已。【眉批】太阴炼形法。其后十余年，颜氏之家自雍遣家仆往郑州征庄租，回及洛京，此仆偶到同德寺，见鲁公衣长白衫，张盖，在佛殿上坐。此仆遽欲前觐，公遂转身去。仰观佛壁，仆左右随之，终不令仆见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仆亦步随之，径归城东北隅荒菜园中，有两间破屋，门上县箔子，公便揭箔而入，仆随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仆对以名。公曰："入来。"仆既入拜，辄拟哭，公遽止之。遂略问一二儿侄了，探怀中，出金十两付仆，以救家费。仍遣速去，归勿与人说。仆还雍，其家大惊，货其金，乃真金也。颜氏子便市鞍马，与向仆疾来省觐。复至前处，但满眼榛芜，一无所有。

崔乾祐（出《酉阳杂俎》《仙传拾遗》）

翟乾祐，云安人也。庞眉广颡，巨目方颐，身长六尺，手大尺余，每揖人，手过胸前。于黄鹤山得道，卧常虚枕，言将来事无不验。因入夔州市，谓人曰：“今夜有八人过此，宜善待之。”是夕，火烧百余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群虎随之。曾于江上与十许人玩月。或问月中所有，乾祐笑曰：“可随我手看之。”乃见月规半天，琼楼金阙满焉，良久乃隐。云安井自大江泝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近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乾祐念商旅之劳，于汉城山上结坛考召，命追群龙，凡一十四处，皆化为老人，应召而至。乾祐谕以滩波之险，害物劳人，使皆平之。一夕，风雷震击，十四里尽为平潭，唯一滩仍旧，龙亦不至。乾祐复严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责其不伏应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力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今若轻舟利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赡佣负，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乾祐善其言，因使诸龙各复其故，风雷顷刻，而长滩如旧。唐天宝中，诏赴上京，恩遇隆厚。岁余，还故山，寻得道而去。先是蜀有道士佯狂，俗号为灰袋，即乾祐晚年弟子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多住村落，曾病口疮，不食数月，状若将死。村人素神之，因为设道斋。斋散，忽起就枕，谓众人曰：“试窥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张口如箕，五脏悉露。同类惊异，作礼问之。唯曰：“此足恶，此足恶。”【眉批】今人蛇蝎满怀，方且藏头掩面，谁肯露五脏乎？“此足恶”，盖叹世语也。后不知所终。

【总评】“宁险滩波以赡佣负，毋利舟楫以安富商。”此语直是牧民要诀。盖久习劳者不苦，骤废业者

难堪。裒多益寡，自然之理也。犹记昔年吾吴一抚台，欲行维风之政，首革游船。于是富家儿争赁山寺园亭，挟妓宴乐如故。而舟人破业数百家，怨声腾路，未几复之，此足永鉴。

张果（出《明皇杂录》及《宣室志》《续神仙传》）

张果者，隐于恒州条山。常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巾箱中；乘则以水噀之，还成驴矣。【夹批】妙绝。开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驰驿于恒州迎之，果对晤气绝而死。晤乃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顷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命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果随峤到东都。于集贤院安置，肩舆入宫，备加礼敬。玄宗因从容谓曰："先生得道者，何齿发之衰耶？"果曰："衰朽之岁，无道术可凭，故然，良足耻也。今若尽除，不犹愈乎？"因于御前拔去鬓发，击落牙齿，流血溢口。玄宗甚惊，谓曰："先生休舍。"俄顷召之，青繁皓齿，愈于壮年。一日，秘书监王回质、太常少卿萧华，尝同造焉。果忽笑谓二人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夹批】前知。【眉批】仙家亦畏妇乎？盖刺太平、安乐之事耳。二人相顾未谕。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夹批】不学文成将军。二人方悟向来之言。是时公卿多往候谒，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之。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人。"时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食，食时，但进美酒及三黄丸。玄宗留之内殿，赐之酒。辞曰："臣饮不过二升。有一弟子，饮可一

斗。”玄宗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檐飞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谒见上，言词清爽，礼貌臻备。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当侍立，未宜赐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赐之酒，饮及一斗，不辞。果辞曰：“不可更赐，过度必有所失，致龙颜一笑耳。”玄宗又逼赐之，酒忽从顶涌出，冠子落地。玄宗及嫔御皆惊笑，视之，已失道士矣。但见一金榼在地，榼盛一斗，验之，乃集贤院中榼也。【夹批】幻甚。有归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尝召果坐于前，敕夜光视之。夜光卒不能见。邢和璞有算术，每视人，则布筹于前，未几，已能详其名氏穷达、善恶夭寿，前后所千数，【眉批】帝既信邢公能算善恶，何不令算林甫、国忠辈也。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则运筹移时，意竭神沮，终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谓高力士曰：“我闻菫斟，饮之者死。若非仙人，必败其质。”会天大雪，寒甚，玄宗命进菫斟赐果。果遂举饮，尽三卮，醺然有醉色，顾谓左右曰：“此酒非佳味。”即偃而寝。顷视齿皆焦黑，命侍童取铁如意击其齿尽，随收于衣带中，徐出药傅诸齿穴中，已而又寝。久之，忽寤，齿已生矣，其坚白愈前，玄宗方信其灵异，赐号“通玄先生”。未几，玄宗狩于咸阳，获一大鹿。庖人方馔，果见之曰：“此仙鹿也，已满千岁。昔汉武元狩五年，臣曾侍从畋于上林，时生获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时迁代变，岂不为猎者所获乎？”果曰：“武帝舍鹿之时，以铜牌志于左角下。”遂命验之，果获铜牌二寸许，但文字凋暗耳。【眉批】汉武求仙人，良苦。一时东方曼倩置少君、文成之徒，皆表表著异，甚被宠渥。而张果独无闻，何耶？岂仙家名实隐显，亦有会乎？玄宗又谓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几年矣？”果曰：“是岁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长历，略无差焉。时又有道士叶法善，亦多术。玄宗问曰：“果

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讫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许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流血，僵仆于地。玄宗遽诣果所，免冠跣足，自称其罪。果徐曰：“此儿多口过，不谴之，恐败天地间事耳。”玄宗复哀请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时复生。【眉批】法善，仙官也。死生乃受制于蝙蝠精，何耶？且吾闻仙人不死，又何也？其后累陈老病，乞归恒州，诏给驿送归。天宝初，玄宗又遗征召。果闻之，忽卒。弟子葬之。后发棺，空棺而已。

张果



邢和璞（出《纪闻》及《酉阳杂俎》）

邢和璞，善心算。常携竹算数百，算长六寸，布算为卦，言休咎如神。能增人算寿，又能活其死者。有纳少妾，妾善歌舞而暴死，请和璞活之。和璞墨书一符，使置妾卧处，俄而言曰：“墨符无益。”又朱书一符，复命置于床，俄而又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之。”又书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为一胡神领从者数百人拘去，闭宫门，作乐酣饮。忽有排户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应。顷又曰：‘罗大王使召歌者。’方骇，仍曰：‘且留少时。’须臾，数百骑入宫中，大呼曰：‘天帝诏，何敢辄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仍放歌人还，于是遂生。”

崔司马曙，寄居荆州，与邢有旧。崔病积年且死，忽一日，觉卧室北墙有人剔声，命左右视之，都无所见。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剔不已，墙忽透明如一粟。问左右，复不见。经一日，穴大如盘。崔窥之，墙外乃野外耳。有数人荷锹攫立于穴侧。崔问之，皆云：“邢真人处分开此，司马厄重，倍费功力。”有顷，导驺五六，悉平帻朱衣，辟曰：“真人至。”见邢舆中，白幬垂绶，执五明扇，侍卫数十，去穴数步而止。谓崔曰：“公算尽，仆为公再三论，得延一纪，自此无苦也。”言毕，壁合如旧，旬日病愈。又曾居终南，好道者多卜筑依之，崔曙年少，亦随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尝谓其徒曰：“三五日有一异客，君等可为予各办一味也。”数日，备诸水陆，遂张筵于一亭，戒无妄窥。众皆闭户，不敢謦欬。邢下山，延一客，长五尺，阔三尺，首居其半，绯衣宽博，横执象笏，其睫疏长，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眉批】异相。与邢剧谈，多非人间事。崔曙不耐，因走

而过庭。客熟视，顾邢曰：“此非泰山老师耶？”【眉批】崔曙为泰山老师。应曰：“是。”客复曰：“更一转，则先之千里矣。”及暮而去。邢谓崔曰：“向客，上帝戏臣也，【眉批】上帝亦有是臣。大奇！言泰山老师，颇记无？”崔垂泣，言：“少常听先人言之。”

叶法善（出《集异记》又《仙传拾遗》）

叶法善，字道元，居处州松阳县。四代修道，皆以阴功密行，及劾召之术，救物济人。母刘，因昼寐，梦流星入口，吞之乃孕，十五月而生。年七岁，溺于江中，三年不还。父母问其故，曰：“青童引我，饮以云浆，故少留耳。”弱冠，入居卯酉山。其门近山，巨石当路，每环回为径以避之。师投符起石，须臾飞去，路乃平坦，众共惊异。常游括苍白马山，石室内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所谓师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于人世，速宜立功济人，功满当复旧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于子。”言讫而去。自是诛荡精怪，扫鹹凶妖，所在以救人为志。蜀川张尉之妻，死而再生，复为夫妇。师识之曰：“尸媚之疾也，不速除，张死矣。”师投符，化为黑气焉。相国姚崇女已终，钟念弥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谓已溺死，七日复出，衣履不濡，云暂与河伯游蓬莱。武三思秉权，师以频察妖祥，保护中宗相王及玄宗，为三思所忌，窜于南海。师乘白鹿，自海上而至。玄宗继统，凡吉凶动静，必予奏闻。会吐蕃遣使进宝函，封曰：“请陛下自开，无令他人知机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宜令蕃使自开。”【夹批】前知。玄宗从之。及令蕃使自开，函中弩发，中蕃使死。开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阳

宫观灯。尚方匠毛顺心结构彩楼三十余间，金翠珠玉，间厕其内，楼高百五十尺，微风所触，锵然成韵。以灯为龙、凤、螭、豹腾踯之状，似非人力。玄宗大悦，促召师观于楼下，人莫知之。师曰："灯影之盛，固无比矣。然西凉府今夕之灯，亦亚于此。"玄宗曰："师顷尝游乎？"曰："适自彼来，便蒙急召。"玄宗异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于是令玄宗闭目距跃，约曰："必不得妄视。"如其言，已在霄汉，俄而足及地，曰："可以观矣。"既睹影灯连亘数十里，车马骈阗，士女纷委。玄宗称盛者久之，乃请回。复闭目腾空而上，顷之，已在楼下，而歌舞之曲未终。玄宗于凉州，以镂铁如意质酒。翌日，命中使托以他事，使于凉州，因求如意以还，验之非谬。又尝因八月望夜，师与玄宗游月宫，聆月中天乐，问其曲，名曰《紫云曲》。玄宗素晓音律，默记其声，归传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宫还，过潞州城上，俯视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昼。师因请玄宗以玉笛奏曲，时玉笛在寝殿中，师命人取，顷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钱于城中而还。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乐临城，兼获金钱以进。

【总评】《神仙感遇传》云：玄宗常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列于庭，各执乐器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乐阕，一仙人前曰："此《神仙紫云曲》，今愿授陛下，为圣唐正始音。"玄宗喜甚，即传受焉。俄而寤，余响犹若在听，遽命玉笛吹而习之，尽得其节奏，然嘿不泄。及晓，听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奏事御前，玄宗俯若不闻，二相惧，又奏之，玄宗即起，卒不顾，二相益恐，趋出。时高力士侍，即奏曰："向者崇、璟所言，皆军国大政，而陛下

卒不顾，岂二相有罪乎？”玄宗笑曰：“我昨夕梦仙人以《紫云曲》授我，我失其节奏，嘿而习之，故不暇听二相奏事。”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书，以事语二相，二相惧少解。曲后传于乐府。二说不同，疑月中之游，即梦游耳。又《罗公远传》，亦云，公远掷拄杖空中，化为银桥。与帝同游月宫，见仙女数百，舞《霓裳羽衣曲》，帝密记之，疑一事而误传也。

燕国公张说，尝诣观谒师，命酒，说曰：“无他客乎？”师曰：“此有麴处士者，久隐山林，性谨而讷，颇耽于酒，钟石可也。”说请召之，须臾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带数围。使坐于下，拜揖之礼，颇亦鲁朴。酒至，杯盂皆尽，而神色不动。燕公将去，师忽奋剑叱麴生曰：“曾无高谈广论，唯沉湎于酒，亦何用哉！”因斩之，乃巨�host而已。【眉批】与张果小道士相类。显庆中，法善奉命修黄箓斋于天台山，道由广陵，明晨将济瓜洲，是日，渡人艤舟而候。时方春暮，浦溆晴暖，忽有黄白二叟相谓曰：“乘间可以围棋为适乎？”即向空召冥儿。俄有丱童擘波而出，衣无沾湿。一叟曰：“挈棋局与席偕来！”须臾，丱童如命，设席沙上。对坐约曰：“赌胜者，食明日北来道士。”【眉批】荒唐！因大笑而下子。良久，白衣叟曰：“卿北矣，幸无以味美见侵也。”旷望逡巡，徐步凌波，远远而没。舟人知其将害法善，惶惑不宁。及旦，有内官驰马前至，督备舟楫。舟人具言昨日所见，内官惊骇。法善寻至，内官述舟人之辞。法善微哂曰：“有是乎？”促解缆。发岸咫尺，而暴风狂浪，天日昏晦，舟中之人相顾失色。法善徐谓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鹢首。”既投，而波流静谧，有顷既济。法善顾舟人曰：“沿流十里之间，或芦洲茭渚，有巨鳞在焉。

尔可取之。”舟人承教，不数里，果有白鱼长百尺许，周三十余围，殭暴沙上。就而视，脑有穴，嵌然流膏。舟人因脔割载归，左近村闾，食鱼累月。

【总评】法善叔祖靖能，亦有神术。高宗时，入直翰林为国子祭酒，后以妖妄伏诛。他书载法善事，多作靖能，误也。

罗公远（出《金刚三藏》及《不空三藏》附出《仙传拾遗》《逸史》《杂俎》等书）

罗公远，鄂州人也。刺史春设，观者倾郡。有白衣人长丈余，貌甚异，门卫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过，叱曰：“汝何故离本处，惊怖官司耶？可速去！”其人遂摄衣而走。吏乃擒小童至燕所，具白刺史。刺史问其姓名，云：“姓罗名公远，自幼好道术。适见守江龙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须令我见本形。”曰：“请俟后日。”至期，于水滨作一小坑，深才一尺，去岸丈余，引水入。刺史与郡人并看，逡巡，有鱼白色，长五六寸，随流而至，腾跃渐大，青烟如线，起自坎中。少顷，黑气满空，咫尺不辨。公远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电光注雨如泻，须臾即定。见一大白龙于江心，头与云连，食顷方灭。刺史具表其事以进，时玄宗与张果，叶法善棋，二人见之，大笑曰：“村童何解？”乃各握棋子数枚，问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开，果无，并在公远处，【夹批】趣甚。方大骇异，令与张、叶等齿坐。剑南有果初进，名为“日熟子”。张与叶以术取，每过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顾而语曰：“莫是罗君否？”时天寒围炉，公远笑，

于火中素树一箸，及此除之，遂至。叶诘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无路可过，适火歇，方得度。”从此众皆惊伏。时武惠妃尤信金刚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痒。公远折竹枝，化七宝如意以进。玄宗大悦，顾谓三藏曰：“上人能致此乎？”曰：“此幻化耳。臣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宝如意以进。公远所进者，即时化为竹枝。及玄宗幸东洛，武妃同行，公远、叶尊师、金刚三藏皆从。时方修麟趾殿，其庭有大方梁数丈，径六七尺。玄宗谓叶尊师曰：“师试为朕举此方木！”叶受诏作法，方木一头揭数尺，而一头不起。玄宗曰：“师之神力何其失耶？”叶曰：“三藏使金刚善神众压一头，故不举。”时玄宗奉道，武妃宗释，武妃颇有悦色，三藏亦阴自欢，惟公远低头微笑。玄宗谓三藏曰：“师神咒有功，叶不能及。可为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诏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咒未终遍，叶身欻欻就瓶，不三二遍，叶至瓶嘴边，拂然而入。玄宗不悦，良久，谓三藏曰：“师既使其入，能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咒之数遍，叶都不出。

【夹批】妙！玄宗曰：“法师没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惧。玄宗谓公远曰：“将若之何？”公远笑曰：“法善不远。”良久，高力士奏曰：“叶尊师入。”玄宗大惊曰：“铜瓶在此，自何所来？”引入问之，对曰：宁王邀臣吃饭，面奏的不放。臣适宁王家食讫而来，不因一咒，何以去也？”【夹批】趣甚。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贺。已而使叶设法箓，于是取三藏金襕袈裟折之，以盆覆之，叶禹步叩齿，绕三匝曰：“太上老君摄去！”【眉批】太上老君随人指使如此乎？盆下架竣之缕，随色皆摄，各为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襕至毁如此！”玄宗曰：“可正乎？”叶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正之！”启之，袈裟如故。叶又取三藏钵，烧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头，失声而走。玄宗大笑。公远曰：“陛下以为乐，乃道之末法也，叶师何

用逞之。”玄宗曰：“师不能作一术以欢朕耶？”公远曰：“请更问三藏法术何如？”三藏曰：“贫道请收固袈裟，试令罗公取，取不得，则罗公输；取得，则僧输。”【眉批】节节见三藏不齐，皆唐时抑释伸道者之所造。于是令就道场院为之。三藏结坛焚香，自于坛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贮银盒，又安数重木函，皆有封锁，置于坛上。玄宗与武妃、叶公，皆见中有一重菩萨，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外以一重金刚围之，贤圣比肩，环绕甚严。三藏观守，目不暂舍。公远坐绳床，言笑自若。玄宗与叶公皆视之。数食顷，玄宗曰：“何太迟迟，得无劳乎？”公远曰：“臣安敢自衒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启观耳。”令开函取袈裟，封锁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远奏曰：“请令人于臣院内开柜取来。”即令中使取之。须臾，袈裟至。玄宗问之，公远曰：“菩萨力士，圣之中者。甲兵诸神，道之小者。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术士所知。适使玉清神女取之，则菩萨金刚不见其形，取若坦途，何碍之有？”玄宗大悦，尝赍无数，而叶公、三藏然后伏焉。时玄宗欲学隐形之术，对曰：“陛下玉书金格，简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国安人，岂可以万乘之尊，而轻狗小术为戏乎？”玄宗怒骂之，遂走入殿柱中，数玄宗之过。玄宗愈怒，命破其柱。复入玉碣中，又破碣为数十片，悉有公远之形，玄宗谢之，乃如故。玄宗后又勤求而学之，公远虽传授，不尽其要。玄宗每与公远同为之，则隐没，人莫能知。若自试，则或余衣带或露幞头脚，宫中人每知帝所在也。玄宗多方赐赍，或惧之以死，终不尽传。玄宗怒斩之。【眉批】此段见《开天传信记》。彼作罗忍远，误也。不旬日，中官辅仙玉自蜀道回，逢公远于路，乘驴而笑谓使者曰：“上之为戏，一何虐也。”因袖中出书一缄曰：“可以此上闻，云我姓维，名厶退，上必寤。”仍以蜀当归为寄，遂失所在。【眉批】一说僧一行临卒遗物。封令弟子进，帝发

视之，乃蜀当归也。未知孰是。山玉还京奏之，玄宗览书，惘然不怿。仙玉出，公远已至。玄宗曰：“先生何改名姓耶？”对曰：“陛下尝去臣头，故改之耳。”玄宗稽首陈过。公远曰：“戏耳。”因以《三峰歌》八首进焉，其大旨乃还婴泝流之事。玄宗行之逾年，神逸气旺，春秋愈高，而精力不惫。岁余，公远去，不知所之。天宝末，玄宗幸蜀，又于剑门奉迎銮辂，卫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还京，方悟蜀当归之寄矣。

梵僧不空，得总持门，能役百神，玄宗礼之。岁旱，命祈雨。不空言可过某日，今祈之，必暴。上乃命金刚三藏设坛请雨，果淋注不止，坊市漂溺。遽召不空止之，遂于寺庭建泥龙五六，乃溜水胡言詈之，良久大笑，有顷，雨霁。玄宗又尝诏罗公远与不空祈雨，互陈其效。俱召问

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龙。”上命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气。每祈雨，无他轨则，但设数绣座，手旋数寸木神，念咒掷之。自立于座上，伺木神口角牙出目瞋，雨辄至。

崔生（出《逸史》）

进士崔伟，【眉批】《会昌解颐录》所载略同，为蜀人张卓事。尝乘驴游青城山，歇鞍收放，无仆使驴，走趁不及。约行二十余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驴复走入。崔生困寝，及晓，觉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门，望见草树岩壑，悉非人间所有。金城绛阙，被甲者数百，见生呵问。答曰：“尘俗贱士，愿谒仙翁。”守吏趋

报，良久，召见。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长丈余，鬓发皓素，侍女满侧，皆有所执。延生上殿，与语甚喜。留宿，酒馔备极珍丰。明日谓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某惟一女，愿事君子，此亦冥数前定耳。”生拜谢。顾左右，令将青合来，取药两丸，与生服讫。觉腑脏清莹，逡巡摩搔，皮若蝉蜕，视镜如婴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盖，仙乐步虚，与妻相见。真人空际，皆以崔郎为戏。岁余，请暂回，仙翁与符一道，恐遭祸患，此可隐形，然慎不得游宫禁中。临别，更与符一道，云甚急即开。却令取所乘驴付之。到京都试往人家，皆不见，便入苑囿大内，会剑南进太真妃生日锦绣，乃窃其尤者以玩。上曰：“昼日贼无计至此。”乃召罗公远作法讫，持朱书照之，果得。具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记仙翁临行之符，遽发，公远与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启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杀之必不得。”玄宗乃释之。【眉批】观此，则公远尚未到上界地位。唐人好作小说，或亦用尊题格也。遂令百人具兵仗卫送，且觇其故。却至洞口，复见金城绛阙，仙翁呼曰：“崔郎不记吾言，几至颠踬。”崔生拜讫，将前，送者亦欲随至。仙翁以杖画成涧，深阔各数丈。崔生妻至，掷一领巾过，作五色彩桥，遣生登，随步即灭。须臾，云雾四起，咫尺不见，唯闻鸾鹤笙歌之声，半日方散，遥望唯空山而已。

李遐周（出《逸史》）

李遐周者，颇有道术。开元中，尝召入禁中，后求出住玄都观。天宝末，禄山豪横，远近忧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隐去，不知所之。但于所居壁上题诗数章，时人莫晓，后方验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禄山悉

幽蓟之众而起也。“函关马不归”者，哥舒翰潼关之败，匹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马嵬蜀中驿名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马嵬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

慈母山道士（出《仙传拾遗》）

冯大亮者，导江人。家贫好道，亦无所修习。每道士方术之人过其门，必留连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给，一旦牛死，其妻对泣，叹曰：“衣食所给，在此牛耳。牛既死矣，何以资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过其家，即憩歇累日。是时道士复来，夫妇以此语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挛缀如牛形，斫木为脚，以绳系其口，驱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复饮食，昼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乃以此牛拽磨，力倍于常，道士亦不复来。数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怜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眉批】张果驴、葛田羊、此道士牛，皆作家要物。然其家已富，改置酒肆，仍好宾客。有樵叟三五人，诣其家饮酒。常不言钱，虽数益敬。忽一人曰：“我辈八人，明日俱来，其谋一醉，无以人多为讶。”至时，樵叟八人偕至。客于袖中出枏木一枝，才五六寸，栽于庭中，便饮酒尽欢而去。曰：“劳置美酒，无以为报，此树径尺，则家财百万，此时可贡助天子，垂名国史。十年后，会于岷岭巨人宫，当授以飞仙之道。”言讫而去。旬日，树已凌空，高十余丈，大径尺，其家金玉自至，宝货自积，殷富弥甚。【眉批】可名聚宝树。玄宗幸蜀，大亮贡钱三十万贯，以资国用。

杨通幽

杨通幽，本名什伍，广汉什邡人。幼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无不立应。玄宗幸蜀之后，属念贵妃，往往辍食忘寐。近侍密求方士，冀少安圣虑。或云杨什伍有考召之法，上大悦，于内置场，以行其术。是夕奏曰："已于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访，不知其所。"上曰："妃子当不坠于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间，虚空杳冥之际，亦遍寻访，不知其处。"上悄然不怿曰："未归天，复何之？"炷香冥祝，弥加恳至。三日夜，又奏曰："于人寰之中，山川岳渎祠庙之内，十洲三岛江海之间，亦遍求访，莫知其所。后于东海之上，蓬莱之顶，南宫西庑，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贵妃也。谓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隶上元宫，圣上太阳朱宫真人，偶以宿缘世念，其愿颇重。圣上降居于世，我谪人间，以为侍卫耳。此后一纪，自当相见。愿善保圣体，无复忆念。'乃取开元中所赐金钗钿合各半、玉龟子一，寄以为信，曰：'圣上见此，自当醒忆。'言讫，流涕而别。"什伍以此物进之，上潜然良久，曰："师升天入地，通幽达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笔赐名"通幽"。

【总评】陈鸿《长恨歌传》，但云方士，不载姓名。方士既见玉妃，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征其意，复前跪致辞，乞当持一事不闻于他人者为验，不然，恐金钗钿合，负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年，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牛女相见之夕，秦俗夜张锦绣，陈饮食，燔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始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

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使者还奏，上皇嗟悼久之。

魏方进弟（出《逸史》）

唐御史大夫魏方进有弟，年十五余，不能言，涕沫满身，兄弟、戚皆目为痴人，【眉批】痴人正未可料。无为恤养者，唯一姊悯怜之，给与衣食，令仆者与洗沐，略无倦色【夹批】有缘。一旦于门外曝日搔痒，其邻里见朱衣使者领数十骑至，问仙师何在？见搔痒者，遂趋前俯伏称谢。良久，忽高声叱曰：“来何迟，勾当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采洞彻，声韵朗畅，都无痴疾之状。朱衣辈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痒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虽惊其事，而不异其人，遂随事瘞埋，唯姊悲恸有加，潜具葬礼。至小殓之日，乃以一黄绣披袄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魏公从驾至马嵬，其姊亦随去。禁兵乱，诛杨国忠，魏公亲也，与其族悉预祸焉。时其姊偶出在店外，闻难走，遗其男女三人，皆五六岁，已分为菹醢矣。及明早军发，试往店内寻之，僵尸相接，东北稍深，一床上若有衣服，就视之，儿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葬痴弟黄绣袄子也。【眉批】奇事！悲感恸哭，母子相与入山，俱免于难。

徐佐卿（出《神异录》）

玄宗天宝十三载重阳日猎于沙苑。时云间有孤鹤回翔，玄宗亲御弧

矢中之，其鹤即带箭徐坠，将及地丈许，欻然矫翼，西南而逝。万众极目，良久乃灭。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观焉，依山临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习精悫者，莫得而居之。观之东廊第一院，尤为幽寂。有自称青城山道士徐卿者，清粹高古，一岁率三四至，观之耆旧，因虚其院之正堂，以俟其来。佐卿至则栖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归青城，甚为道流所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采不怡，谓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为飞矢所加，寻已无恙矣。然此箭非人间所有，吾留之于壁，后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无坠失。”仍援毫记壁云：“留箭之时，则十三载九月九日也。”【眉批】能知箭主于后年，而不能避一矢于今日，岂数已预定，虽仙家不可逃乎？既不可逃，何贵仙也？及玄宗避乱幸蜀，暇日命驾行游，偶至斯观，乐其嘉境，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睹其箭，命侍臣取玩，盖御箭也。深异之，因询观之道士，具以实对。即视佐卿所题，乃前岁沙苑从田之箭也。佐卿盖中箭孤鹤，翻飞当日，而集于斯欤！玄宗大奇，因收其箭而宝焉。自后蜀人亦无复有遇佐卿者。

太平广记钞卷五

仙部

仙五

许老翁（出《仙传拾遗》）

许老翁，不知何许人也，隐于峨眉山。天宝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绝代。时节度使章仇兼琼，新得吐番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岁不复命。李在官舍，重门未启。忽有裴兵曹诣门，云是李之中表丈人。李辞云：“无裴家亲。”裴因言李小名，兼说其中外氏族，李方令开门致拜。裴容质甚雅，因问：“柳郎去几时？”答云：“已三载矣。”裴云：“三载义绝，古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与子合为伉俪，愿无拒。”而竟为裴丈所迷，似不由人可否也？章仇公闻李姿美，欲窥觇之。乃令夫人特设筵会，屈府县之妻，罔不毕集，唯李以夫婿在远辞焉。章仇须必见，李惧责遂行。著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盖益都之盛服也。裴顾衣而叹曰：“世间之服，华丽止此耳！”回谓小仆，可归开箱，取第三衣来。李云：“不与第一而与第三，何也？”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须臾衣至，异香满室。裴再视，笑曰：“若章仇何知，但恐许老翁知耳。”乃登车诣节度家。既入，夫人并座客皆降阶致礼。李既服天衣，貌更殊异。坐定，夫人令白章仇，章仇径来入院，戒众勿起。见李服色，叹息数四。乃借帔观之，则知非人间物。试之水火，亦不焚污。因留诸之，李具陈本末。使人至

裴居处，则不见矣。兼琼乃易其衣而进，并奏许老翁之事。敕令以计须求许老。章仇疑仙者往来必在药肆，因令药师候其出处。居四日，得之。初有小童诣肆市药，药师意是其徒，乃以恶药与之。小童往而复来，且嘱云："大人怒药不佳，欲见捶挞。"因问大人为谁，童子云："许老翁也。"药师甚喜，引童白府。章仇令劲健百人，卒吏五十人，随童诣山，且申敕令。山峰才  ，众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须臾，老翁出石壁上，问何故领尔许人来，童具白其事。老翁问："童曷不来？童曷不来？"童遂冉冉蹑虚而上。诸吏叩头求哀云："大夫之暴，翁所知也。"老翁乃许行。章仇见之，再拜俯伏。翁无敬色。因问娶李者是谁？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库之官，俗情未尽耳。"章仇求老翁诣帝，许云："往亦不难。"乃与奏事者克期至长安，先期而至。有诏引见，玄宗致礼甚恭。既坐，问云："库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间一国主矣。"又问："衣竟何如？"许云："设席施衣于清净之所，当有人来取。"上如其言，有旋风卷衣入云。顾盼间，亦失许翁所在。

【总评】《玄怪录》亦载此事，但柳士曹作崔君，裴兵曹为刘二舅，许老翁作王老，人间国主作郁单天子。又云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堕无间地狱，似非其罪。然本传又不载李氏下落，何也？

田先生（出《仙传拾遗》）

田先生者，九华洞中大仙也。元和中，隐于饶州鄱亭村，作小学以教村童，人不知其神仙矣。饶州牧齐推，嫁女与进士李生，数月而孕。

李生赴举长安，其孕妇将产于州之后堂，梦鬼神责其腥秽，斥逐之。推素不信鬼神，不敢言，未暇移居。既产，为鬼所恶害，耳鼻流血而卒。殡于官道侧，俟罢郡，迁之北归。明年，李生下第归饶。日晚，于野中见其妻，诉以鬼神所害之事，乃曰："可诣鄱亭村学中告田先生，求其神力，或可再生耳。"李如其言，诣村学见先生，膝行而前，首体投地，哀告其事。先生初亦坚拒，李叩告不已，涕泗滂沱，自早及夜，终不就坐。学徒既散，先生曰："诚恳如此，吾亦何隐耶？但不早相告，屋舍已坏矣，诚为作一处置。"即步出桑林中。夜已昏暝，忽光明如昼，化为大府崇门，仪卫森列，先生宝冠紫帔，据案而坐，拟于王者。乃传声呼地界，俄有十余队，各拥百骑奔走而至，皆长丈余。谒者呼名通入曰："庐山、江滨、彭蠡等神到。"先生曰："刺史女因产，为暴鬼所杀，何不申理？"对曰："狱讼无主，未果发谪。今贼是鄱阳王吴芮，刺史宅是其所居，怒其生产腥秽，遂肆凶暴。"寻又擒吴芮，牒天曹而戮之。【眉批】吴芮亦好汉，何以不如田横任嚣辈耶？勘云："李氏妻算命尚有三十二年，合生二男三女。"先生曰："屋舍已坏，如何？"有一老吏曰："昔东晋邺下有一人误死，屋宅已坏，又合还生，与此事同。其时葛仙君断令具魂为身，涂以神胶，发遣却生，与本无异，但寿尽之日无形尔。"【夹批】反干净。先生许之，即令追李妻魂魄。见有七八女人与李妻相似，吏引而至，推而合之。有药如稀饧，以涂其身。顷刻，官吏皆散，忽见田先生在桑林间，李生夫妻恳谢之。先生曰："但云自得再生，勿多言也。"遂失先生所在。李与妻还家，其后年寿、所生男女，皆如所言。

张老（出《续玄怪录》）

张老者，扬州六合县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曹掾秩满而来。有长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访良婿。张老闻之喜，而候媒于韦门。媪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媪曰："闻韦氏女将适人，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媪大骂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臾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叟固曰："强为吾一言，言不从，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大怒曰："媪以我贫，轻我乃如是！"媪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曰："为我报之，今日内得五百缗则可。"媪出以告张老，乃曰："诺。"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夹批】奇哉！乃曰："此固命乎？"遂许焉。张老既娶韦氏，园业不废，负秽镬地，鬻蔬不辍。其妻躬执爨濯，了无怍色。【眉批】天生仙偶，岂带凡心？亲戚恶之，责恕曰："君家诚贫，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弃之，何不令远去也？"他日恕置酒，召女及张老，酒酣，微露其意。张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厌，去亦何难。【眉批】毕竟仙家之情胜于俗家数倍。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旦且归耳。天将曙，来别韦氏。他岁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坛山南相访。"遂令妻骑驴戴笠，张老策杖相随而去，【眉批】仙中梁孟也。李伯时有张果老移家图。绝无消息。后数年，恕念其女，令其男乂方访之。到天坛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家庄否？"昆仑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遂与俱东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连绵凡十余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昆仑指曰："此张家庄也。"韦惊骇不测。俄而及门，门有紫衣吏引入厅中，铺陈之华，目所未睹。异香氤氲，徧满崖谷。忽闻珮声渐近，二青衣出曰："阿郎来。"次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俄见

一人戴远游冠，衣朱绡，曳朱履，徐出门。一青衣引韦前拜。仪状伟然，细视之，乃张老也。【眉批】仙家富贵。言曰："世人劳苦，若在火中，无斯须泰时。兄久客寄，何以自娱？贤妹略梳头，即当奉见。"因揖令坐。未几，一青衣来曰："娘子梳毕。"遂引入。见妹于堂前。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饰之盛，世间未见。略叙寒暄，问尊长而已，意其卤莽。有顷进馔，精美芳馨，不可名状。食讫，馆韦于内厅。明日方曙，张老与韦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张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归？"因曰："小妹暂欲游蓬莱山，贤妹亦当去。然未暮即归，兄但憩此。"张老揖而入。俄而五云起于庭中，鸾凤飞翔，丝竹并作。张老及妹各乘一凤，余从乘鹤者十数人，渐上空中正东而去。望之已没，犹隐隐闻音乐之声。韦君在庄，小青衣供侍甚谨。迨暮，稍闻笙簧之音，倏忽复到。及下于庭，张老与妻见韦曰："独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游，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别耳。"及时，妹复出别兄，殷勤传语父母而已。张老曰："人世遐远，不及作书，奉金二十镒，并与一故席帽。"曰："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眉批】意王老亦仙而隐者。家取一千万，持此为信。"遂别。复令昆仑奴送出，却到天坛，昆仑奴拜别去。韦自荷金而归，其家惊讶，或仙或妖，不知所谓。五六年间，金尽，欲取王老钱，复疑其妄。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眉批】持字取钱，正未必得。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亦何伤。"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席帽是乎？"韦曰："叟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出青布帏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可验。"因取看，果是。遂得钱而归。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复遣义方往天坛南寻之。千山万水，不复有路。时逢樵人，亦无知张老庄者。又寻王老，亦去矣。后数年，义方偶游扬州，闲行北邸

前，忽见张家昆仑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虽不得归，如日侍左右，家中事无巨细，莫不知之。”因出怀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与大郎君。阿郎与王老会饮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当入报。”义方坐酒旗下，日暮不见出。乃入观之，饮者满坐，坐上并无二老，亦无昆仑。取金视之，乃真金也。惊叹而归，又以供数年之食。后不复知张老所在。

王遥（出《神仙传》）

王遥，字伯辽，鄱阳人也。有妻无子，能治病，不用符水针药，但以八尺布帀敷坐于地，不饮不食，须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祸者，遥画地作狱，因召呼之，皆见其形，入在狱中。或狐狸鼍蛇之类，乃斩而燔烧之，病者即愈。遥有竹篋长数寸，有一弟子姓钱，随遥数十年，未尝见遥开之。一夜，大雨晦暝，遥使钱以九节杖担此篋，冒雨而行，遥及弟子衣皆不湿。所行道非所曾经，又常有两炬火导前。约行三十里许，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所担篋发之，有五舌竹簧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二枚与室中二人，并坐鼓之。【眉批】事亦甚怪，不可解。良久，遥辞去，收三簧皆纳篋中，使钱担之。室中二人出送，语遥曰：“卿当早来，何为久在俗间？”遥还家百日，天复雨，遥夜忽大治装。遥先有葛单衣及葛布巾，已五十余年未尝著，此夜皆取著之。其妻即问曰：“欲舍我去乎？”遥曰：“暂行耳。”妻曰：“当将钱去不？”遥曰：“独去耳。”因自担篋而去，遂不复还。后三十余年，弟子见遥在马蹄山中，颜色更少，盖地仙也。

许碏（出《神仙传》）

许碏，自称高阳人。少为进士，累举不第。晚学道王屋山，周游五岳名山洞府。后从峨眉经两京，复自襄汴来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罗浮，无不遍历。到处皆于石崖峭壁人不及处，题云：“许碏自峨眉山寻偃月子到此。”睹笔踪者，莫不叹异，竟莫详偃月子也。后多游庐江间，常醉吟曰：“阆苑花前是醉乡，踏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好事者或诘之，曰：“我天仙也，方在昆仑就宴，失仪见谪。”人皆笑之，以为风狂。后当春景，插花满头，把花作舞，上酒家楼醉歌，升云飞去。【眉批】故事好作寿图。

王贾（出《纪闻》）

婺州参军王贾，本太原人。少而聪颖，沉静少言。一日白诸父曰：“太行南，泌河湾澳内，有两龙，请同观之。”诸父怒曰：“小子诡言骇物！”贾跪曰：“实有之。”贾请具雨衣。于是至泌河深处，贾入水，以鞭画水，水为之分。下有大石，黑白二龙盘绕之，各长数丈，见人冲天。诸父大惊。贾以鞭挥之，水合如旧，云务昼昏。贾曰：“诸父驶去。”因驰未里余，飞雨大注。贾年十七，诣京举孝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后选授婺州参军。还过东都，贾母之表妹死已经年，常于灵帐发言，处置家事，儿女僮妾不敢谓非。每索饮食衣服，有不应，即加笞骂，亲戚咸怪之。贾曰：“此必妖异。”因造姨宅唁姨诸子。姨先谓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来，必莫令进。此小子大罪过人。”贾既至门，不得进。召老苍头谓曰：“宅内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语汝

主，令引我入，当为除去。”家人素病之，乃潜言于诸郎，诸郎亦悟，邀贾入。贾拜吊已，因向灵言曰：“闻姨亡来大有神，何不与贾言也？”不应。贾又遨之曰：“今故来谒姨，若不言，终不去矣，当止于此。”魅知不免，乃帐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别后，生死遂隔。汝不忘吾，犹能相访，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语皆姨平生声也。诸子闻之号泣。姨令具馔，坐贾于前，命酒相对，殷勤不已。醉后，贾因请曰：“姨既神异，何不令贾见形？”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见？”贾曰：“姨不能全出，请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贾见之。如不相示，亦终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见左手于前，手指宛然又姨之手也。诸子又号泣。贾因前执其手，姨惊呼诸子曰：“外甥无礼，何不举手？”诸子未进。贾遂引其手扑之于地，尚犹哀叫，扑之数四即死，乃老狐也。形既见，体裸无毛，命火焚之，灵语遂绝。【眉批】《大唐奇事》云：李义丧母，过哀葬讫，母忽在家，自云复生，受义供养。后义屡梦母，责其不祀。乃私尊母冢。家中母发怒，忽死。义后谋葬，发前冢，见亡母在棺，惊走而归。其新亡之母，化为老黑犬跃去。事与此略同。时杜暹为婺州参军，与贾同列，相得甚欢。与暹同部领，使于洛阳，过钱塘江，登罗刹山，观浙江潮。谓暹曰：“大禹真圣者，当理水时，所有金柜玉符以镇川渎，若此杭州城不镇压，寻当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贾曰：“此石下是。”相与观焉。因令暹闭目，执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闭目，已至水底。其空处如堂，有大石柜，高丈余，锁之。贾手开其锁，去其盖，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柜中。又有金柜，可高三尺，金锁锁之。贾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见。”暹观毕，又接其手，令腾出。暹距跃，则至岸矣。既与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禄，当自保爱。”因示其拜官历任，及于年寿。既而至吴郡，停船，而女子夭死，生五年矣。母抚之哀恸，而贾不哭。暹重贾，各见妻子如一家。于是对其妻谓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谪为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满矣，后日当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

亦非吾妻，即吉州别驾李乙妻也。【夹批】前知。缘时岁未到，乙未合娶。以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权以妻吾。吾今期尽，妻即当过李氏。李氏三品禄数任，生五子，世人不知。何为妄哭？”因令造棺器，纳亡女其中，置之船下。又嘱暹以身后事曰：“吾卒后，为素棺，漆其缝，将至先茔，与女子皆祔于墓。殓后即发，使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别驾，当留其侄听之。至冬初，李乙必充计入京，与崔氏伯相见，即伯之故人。因求婚，崔别驾以侄妻之，事已定矣。”【眉批】未来事一一指画如睹。凡事有定数，人何为妄营哉！暹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请其少留，终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时，召暹相对言谈，顷而卧，遂卒。暹哭之恸，为制朋友之服，如其言殓之。行及宋州，崔别驾果留其侄。暹至临汝，乃厚葬贾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婿其妻，崔别驾以妻之。暹后作相，历中外，皆如其语。

马周（出《神仙传》）

马周者，华山素灵宫仙官也。唐氏将受命，太上敕下佐国，而沈湎于酒，汩没风尘间二十年，栖旅困馁，所向磕仆。闻袁天纲善相，因诣之以决休咎。天纲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耶！”周大惊，问以禳制之术。天纲曰：“可自此东行，当有老叟骑牛者，不得迫语，但随之，此灾可除矣。”周如言，未出都门，果有老叟骑牛出城。默随其后，缭绕村径，登一大山。周随至山顶，叟顾见之，下牛，坐于树下，与语曰：“太上命汝辅佐圣孙，创业拯世，何为昏沉于酒，自掇困饿？今太华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宫阙。经历宫门数重，至大殿之前，羽卫森肃，若帝王所居。趋至帘前，有宣言责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堕废所委，使还其旧署，自责省愆。叟与所使数人，送

于东庑之外别院中，室宇宏丽，视其门，则姓名存焉。启钥而入，炉火鼎器，床榻茵席，宛如近所栖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长大奇伟，立于前曰："我皆先生五脏之神也。【夹批】奇！先生酣酒流荡，浊辱于身，我等久归此矣。但闭目，将复于神室也。"周瞑目，顷之忽觉心智明悟，并忆前事，二十余年，若旬日之间耳。复扃镭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谢过。再禀其命，来诣长安。明日复谒天纲，天纲惊曰："子何所遇耶？已有瘳矣。六十日当一日九迁；百日位至丞相。勉自爱也。"

【总评】马周之五脏神，李广之心神，所谓臧谷之亡羊也。《广古今五行记》云：北齐李广，勤学博物，拜侍御史。夜梦见一人出于其身中，谓广曰："君用心过苦，非精神所堪，今辞君去。"因而恍惚数日，便遇疾而终。

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字子微，博学能文，攻篆回为一体，号曰"金剪刀书"。隐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白云子"，有服饵之术。则天累征之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屡加尊异，承祯方赴召。睿宗问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老子《经》云，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见知，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智虑哉！"无何，告归山。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赋诗以送。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余篇，为制叙，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世。又蜀女真谢自然泛海，【眉批】自然别见女仙部。将诣蓬莱求师，船为风飘到一山，见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马

承祯，名在丹台，身居赤城，此真良师也。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非舟楫可行，非飞仙无以到。”自然乃回求承祯受度，后白日上升而去。当自然学道时，神仙频降，有姓崔名崔者，有姓杜名杜者。昔光州乐安县黄土山，有仆仆先生，自云姓仆名仆。【眉批】仆仆、崔崔、杜杜。名甚奇。无乃神仙降于人间，不欲以姓名显乎！

李泌（出《邺侯外传》）

李泌，字长源，赵郡中山人也。父承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异僧见而奇之，曰：“此女后当归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当起家金紫，为帝王师。”及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眉批】寤，方寤而生也。古来寤生者惟郑庄公与泌耳。一为大奸，一为大贤，总之皆奇。生而发至于眉。先是周每产，必累日困惫，唯娩泌独无恙。由是小字为顺。幼聪敏，书一览能诵。六七岁，学属文。开元十六年，玄宗御楼大酺，夜于楼下置高座，召三教讲论。泌姑子员俶，年九岁，潜求姑备儒服，夜升高座，词辩锋起，谭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楼中，问姓名。乃曰：“半千之孙，宜其若是。”因问：“外更有奇童如儿者乎？”对曰：“舅子顺，年七岁，能赋，敏捷。”问其居所在，命中人潜伺于门，抱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眉批】往时天子爱才如此，故天亦往往产奇才以应之。吁！今亡矣夫。玄宗方与张说观棋，中人抱泌至。俶与刘晏偕在帝侧，【夹批】一时三神童。及玄宗见泌，谓说曰：“后来者与前儿绝殊仪状，真国器也。”【夹批】玄宗善相人。遂命说试诗。说令咏方圆动静。泌曰：“愿闻其状。”【夹批】更奇。说应曰：“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说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虚作，不得更实道棋子。”泌

曰：“随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于身。”泌乃曰：“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说因贺曰：“圣代嘉瑞也。玄宗大悦，抱于怀，抚其头，命果饵啗之。遂送忠王院，两月方归。仍赐衣物及彩数十。且谕其家曰：“年小，恐于儿有损，未能与官，当善视之。”儿时，身轻能于屏风上立，薰笼上行。道者云：“年十五，必白日升天。”父母亲族怜爱，闻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日闻空中异香，及音乐之声，李公家属必迎骂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有彩云挂于庭树，乃多捣蒜薤至数斛，伺异音奇香至，潜令人登屋，以巨杓陬浓蒜泼之，香乐遂散，自此更不复至。后二年，赋《长歌行》曰：“天翻地覆，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诗成，莫不称赏。张九龄独诫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泌泣谢之。尔后为文，不复自言。【夹批】更高。九龄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尝以直言规讽九龄，【夹批】更奇。九龄感之，遂呼为小友。九龄出荆州，邀至郡经年，就于东都肄业。遂游衡山嵩山，因遇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先生降之，授以羽化服饵之道，自是多绝粒咽气。天宝十载，玄宗访召入内，敕与太子诸王为布衣交，为杨国忠所忌。【夹批】一个。以其所作感遇诗，谤议时政，构而陷之。诏于蕲春郡安置。禄山陷潼关，玄宗、肃宗分道巡狩，泌尝窃赋诗，有匡复意。虢王巨为河洛节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少间。会肃宗手札至，虢王备车马送至灵武。肃宗延于卧内，规画大计，遂复两都。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辅国害其能，将不利之。【夹批】二个。因表乞游衡岳，诏给三品禄俸。初，肃宗之在灵武也，常忧李、郭等已为宰相，虑收复后，无以复赏。泌对曰：“前代爵以报功，官以任能。今收复后，若赏以茅土，不过二三百户一小州，岂难制乎？”肃宗曰：“甚善。”因曰：“若臣所愿特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茅土，皆非所欲。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眉批】志趣超然，仙中之狂也。肃

宗大笑。及南幸扶风，每顿，必令泌先发，清行宫，收管钥，奏报，然后肃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于本院寐。肃宗来入院，不令人惊之。登床，捧泌首置于膝，良久方觉。【眉批】汉有光足加腹，泌首置膝，便知二君中兴大略。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复之期，当在何时？"泌遽起谢恩，肃宗持之不许。因对曰："是行也，以臣观之，假九庙之灵，乘一人之威，当如郡名，必保定矣。"既达扶风旬日，而西域河陇之师皆会，江淮庸调亦相继至。肃宗大悦。又肃宗尝夜坐，召颍王等三弟，同于地炉罽毯上食。以泌夕绝粒，自烧二梨以赐泌。颍王固求，肃宗不与。曰："汝饱食肉，何乃争此？"颍王曰："臣等试大家心，何乃偏邪！不然，三弟共乞一颗。"肃宗亦不许，别命他果以赐之。王曰："臣等以大家自烧，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请联句以为他年故事。"颍王曰："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钟粟，唯餐两颗梨。"肃宗因曰："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代宗即位，累有颁锡，中使旁午于道，别号"天柱峰中岳先生"，赐朝天玉简，已而征入翰林。元载嫉之，【夹批】三个。出为江西观察判官。载诛，还京。又为常衮所嫉，【夹批】四个。除楚州刺史。未行，改丰朗二州团练使，又改授杭州。所至称理。【眉批】鲁公、邺侯动触杀机如一辙。然君子亦可以自信矣。兴元初，征赴行在，迁左散骑常侍。寻除陕府长史。开三门陆运一十八里，漕米无砥柱之患，大济京师。二年六月，就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封邺侯。德宗以二月一曰为中和节，泌奏令有司上农书，献穜稑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问讯。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谷，至今行之。泌薨之月，中使林远于蓝关逆旅遇泌，单骑常服，言暂往衡山。话四朝之重遇，惨然久之而别。远到长安，方闻其薨。

天宝八载，泌在表兄郑叔则家，已绝粒多岁。身轻，能引指使气，

吹烛可灭。每导引，骨节皆珊然有声，时人谓之锁子骨。常有隐者八人，容服甚异，来过郑家，数言仙法严备。临去，叹曰：“俗缘竟未尽，可惜心与骨耳。”泌求随去，曰：“不可。姑与他为却宰相耳。”出门不复见。因作《八公诗》叙之。泌每访隐选异，采怪木蟠枝，持以隐居，号曰“养和”，人至今效之。代宗践祚，乃诏追至阙，舍于蓬莱殿延喜阁，军国大事，皆泌参决。因语及建宁王灵武之功，请加赠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则世人不知。岂止赠太子也。”即敕于彭原迎丧，赠承天皇帝，葬齐陵。【眉批】唐世世杀子，贻谋不善，故肃宗亦有建宁之戮，代宗追悼不已，以大国祀之可也，赠帝非制矣。引至城门，奏以龙辆不动。代宗自蓬莱院谓曰：“吾弟似欲见先生，宜速往酹祝，兼作一文以慰玄魂。”泌曰：“已发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词可乎？”代宗曰：“可。”即于御前制之。词甚凄怆，代宗览之而泣，命中人驰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于是龙辒行疾如风。【眉批】奇事！都人观之，莫不感涕。

天宝末，员外郎窦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葫芦生。一旦凌晨，生至窦门，颇甚嗟叹。庭芝请问良久，乃言君家大祸将成。举家啼泣，请求生路。生曰：“若非遇中黄君，但见鬼谷子，亦可无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饰，仍戒以浹旬求之。于是与昆弟群从奴仆晓夕求访，殆遍洛下。时泌居河清，因省亲友，策蹇入洛。至中桥，遇京尹避道，所乘驴忽惊轶，径入庭芝所居，与仆者共造其门。车马罗列将出，忽见泌，皆惊愕而退。俄有人云：“所失骡收在马厩，请客入座，主人愿修谒。”不得已，就其厅。庭芝出，降阶再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备家人之礼。数日告去，赠遗殊厚。但云：“遭遇之辰，愿以一家奉托。”及朱泚构逆，庭芝方廉察陕西，遂于贼庭归款。銮舆反正，德宗首令诛之。时泌自南岳征还行在，便为宰相。因第臣僚罪状，遂请庭芝减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为宁王姻懿耶？宁王以庭芝妹为妃，以

此论之，尤为不可。然莫有他事，卿但言之。”泌具以前事闻，由是特原其罪。【眉批】不伤贤相之心。德宗曰：“言中黄君，盖指联。未知呼卿为鬼谷子，何也？”或曰：“泌先茔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

【总评】《国史补》云：李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教家人遣洒扫，今夜洪崖来。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与君同倾。”倾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泌命倒还，亦无愧色。按此必忌者之口，非实也。不然，天下岂有虚诞仙人乎！

韩滉（出《神仙感遇传》）

唐宰相韩滉，廉问浙西，强悍自负，颇有不轨之志。时有商客李顺，泊船于京口堰下。夜深碇断，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风波稍定。上岸寻求，微有鸟径。行五六里，见一人乌巾岸帻，古服与常有异。相引登山，诣一宫阙。台阁华丽，迨非人间。入门数重，庭除甚广。望殿遥拜，有人自帘中出。语之曰：“欲寓金陵韩公一书，无讶相劳也。”则出书一函，拜而受之。赞者引出门，送至舟所。因问赞者曰：“此为何处？恐韩公诘问，又是何人致书。”答曰：“此东海广桑山也。是鲁国宣父仲尼，得道为真官，【眉批】唯仲尼也，佛家引为儒童菩萨，道家又列为真官，故曰无可无不可。理于此山。韩公即仲由也，【夹批】奇闻。性强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纲，致书以谕之。”复戒舟中人曰：“第安坐，勿惊惧，不得顾船外。若违戒，必倾覆矣。”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顾。舟行如飞，顷之，复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几千万里

也。既而诣衙投书，韩公发函视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书，了不可识。诘其由，深以为异。拘絷李顺，以为妖妄，欲加严刑。复博访能篆籀之人数辈，皆不辨。有一客庞眉古服，自诣宾位，言善识古文。韩公以书示之，客捧书于顶，再拜贺曰："此孔宣父之书，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韩滉，谨臣节，勿妄动'。"公异礼加敬。客出门，忽不见。韩自是恭谨，克保终始焉。

白乐天

唐会昌元年，浙东有商客，遭风飘荡，不知所止。月余，至一大山，瑞云奇花，白鹤异树，尽非人间所睹。山侧有人迎问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维舟上岸，云："须谒天师。"遂引至一处，若大寺观。一道士须眉悉白，侍卫数十，坐大殿上。与语曰："汝有缘，方得一到。此蓬莱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于宫内游观。玉台翠树，光彩夺目。院宇数十，皆有名号。至一院，扃锁甚严。因窥之，众花满庭，堂有裯褥，焚香阶下。客问之，答曰："此是白乐天院。乐天在中国未来耳。"乃潜记之，遂别归。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师稷，尽录以报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乘业，及览李公所报，乃为诗曰："吾学空门不学仙，恐君此语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

【总评】按《唐年谱录》：小黄门史遂，前世为括苍山主录大夫侍者。大夫，乃白香山也。

李林甫（出《逸史》《潇湘录》《宣室志》）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毬，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鞠，略无休日。既惫舍驴，以两手返据地歇。一日，有道士甚丑陋，见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乐？”李怒曰：“关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复言之。李公幼聪悟，意其异人。乃摄衣起诗，请自此修谨，不复为。【眉批】极恶之人，仍不堕落，吾不信也。道士笑曰：“与郎君后三日五更会于此。”曰：“诺。”及往，道士已先至，曰：“为约何后？”李乃谢之，曰：“更三日复来。”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谈笑极洽，【眉批】小说家袭子房套。且曰：“某行世间五百年，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郎君且归熟思之，后三日五更，复会于此。”李公回计之曰：“我宗室也，少豪侠，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眉批】贪图荣利，虽神仙不与易。借李猫描写其情。及期，往白。道士嗟叹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见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复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与之叙别，曰：“二十年宰相，生杀权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救拔人，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官禄已至，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与别。时李公堂叔为库部郎中，在京。遂诣叔父。以其纵荡，不甚记录。颇惊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前过，今请改节读书，愿受鞭棰。”库部甚异之，亦未令就学。每有宾客，遣监杯盘之饰，无不修洁。或谓曰：“汝为吾著某事。”虽雪深没踝，亦不去也。库部益亲怜之，言于班行，知者甚众。自后以荫叙，累官至赞善大夫。不十年，遂为相。权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顾隆洽，独当衡轴，人情所畏。数年后，自固益切，屡起大狱，诛杀异己，冤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戒矣。李公之门，将有趋谒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门，吏惊候之，见一道

士，甚枯瘦。曰：“愿报相公。”门者呵逐之，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复至，门者乘间入白。李公曰：“吾不记识，汝试为通。”及道士入，李公见之，乃槐坛所睹也。惭悸之极，若无所措，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当时遣相公行阴德，今枉杀人，天谴可畏，如何？”李公但搕额而已。道士留宿，李公尽除仆役，处于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余无所进。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升天之挈，今复遂否？”道士曰：“缘相公行不合道，有所窜责，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夹批】此六百年作何发落？乃如约矣。”【眉批】若升天仍在，止迟三百年？则眼前领取二十年宰相。林甫之计不错，而天道于是乎僭矣。李公曰：“某人间之数将满，既有罪谴，后当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谢。道士曰：“相公安神静虑，万想俱遣，兀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无念虑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觉便随道士去。及春明门，到辄自开。李公援道士衣而过。渐行十数里，李公素贵，尤不善行，困苦颇甚。道士知其思歇，乃相与坐于路隅。逡巡，以数节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开眼。”李公跨之而上，觉身泛大海，但闻风水之声。食顷止，见大郭邑，介士罗列。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约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门，复有甲士。升阶至大殿，帐榻华侈。李公困，欲就帐卧。道士牵起曰：“未可，恐不可回耳。此是相公身后之所处也。”曰：“审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其间苦事亦不少。”【夹批】苦事如何？遂与李公出大门，复以竹杖授之，一如来时之状。入其宅，登堂，见身瞑坐床上。道士连呼相公，李公遂觉，涕泗交流，稽首陈谢。明日别去，李公厚赠之，俱无所受，但挥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后方复相见。”【眉批】未见谴谪。遂出门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禄山常养道术士，每语之曰：“我对天子亦不恐惧。唯见李相公，若无地自容，何也？”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皆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见之？”禄山乃奏请宰相宴于己宅。密遣

术士于帘间窥伺。退曰："奇也，某初见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炉而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墙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当是仙官暂谪人间耳。"

林甫家一奴，号苍璧，性敏慧，林甫怜之。忽一日暴死，经宿复苏。林甫问之，奴曰："初不觉死，但忽于门前见仪仗拥一贵人经过，有似君上。方潜窥之，遽有数人走来擒去。至一山，俄及大楼下。须臾，有三四黄衣小儿至，急唤苍璧入。经七重门宇，至一大殿下，立以候命。见殿上卷珠帘，一贵人临阶坐，似刳割事。殿前东西立仗侍卫，约千余人。有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乱国革位者安禄山，及相次三朝乱主，兼同时悖乱贵人，先定案。殿上人问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数虽将足矣，寿命之数何如耶？"朱衣曰："唐君奢侈，本合折数，但缘不好杀，有仁心，寿命仍在焉。"又问曰："安禄山之后，数人僭伪为主，杀害黎元，须速止之。无令杀人过多，以伤上帝心。"朱衣奏曰："唐君临御以来，天下安堵乐业亦已久矣。据期运推迁之数，天下之人自合罹乱也。"【眉批】安堵乐业，便多造业，所以杀运继之。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杨国忠。"【眉批】杨国忠与林甫同追，岂亦仙耶？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复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将日夕，有一小儿下，急唤苍璧令见。苍璧方细视，殿上一人坐碧玉床，衣道服，戴白玉冠。谓曰："寄语林甫，速来我紫府。应知人间之苦。"苍璧寻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将乱，遂潜恣酒色焉。【眉批】据二书所载，林甫真仙矣。三世为牛七世娼，又何人也？

林甫为相既久，自以阴祸且多，有鬼灾，欲禳之。一术士曰："相国积怨基祸，非一朝夕矣。庶可免者，朝夕之祸也。"林甫曰："若何？"术士曰："可于长安市求一善射者备之。"林甫乃召募而得焉，厚

其衣食。后一夕，会宴于庭，燕赵翼侍，度曲未终，忽然中绝。善射者异而听之，无闻矣。乃执弓矢逾垣以入，忽见垣之南有物堕下，又一人逾来，善射者一发中之，乃惊去。因至庭中，见歌者、舞者寂然若木偶状。因视垣南堕下之物，即一囊，而结已解，其中有数百签，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于是以名呼，一一而应，遂宴饮如初。其明日，术士来，且贺以赖此人，不然几为所祸。乃负冤而死者也。明公久专机要，积戾万状，自兹十稔，乃非吾所知。其后林甫籍没，果期十年。

【总评】夫猪龙之阴兵五百，见林甫辄走避。而冤鬼不请于帝，敢挟囊索憾乎？且青衣童子何在？而侥幸于一矢，何术之下也。总之未可尽信。

太平广记钞卷六

仙部

仙六

黄尊师（出《逸史》）

黄尊师居茅山，道术精妙。有贩薪者，于岩洞间得古书十数纸，【夹批】有缘。自谓仙书。因诣黄君，恳请师事。黄君纳其书，不语。日遣斫柴五十束，稍迟，并数不足，呵骂及棰击之，亦无怨色。【夹批】信心。一日，见两道士于山石上棋，看之，不觉日暮，遂空返。黄生大怒，骂叱，杖二十。问其故，乃具言之。曰：“深山无人，何处得有道士？”遂叩头曰：“实，明日便捉来。”及去，又见棋次。乃佯前看，因而擒捉。二道士并局腾于空中，上高树，唯得棋子数枚以归。黄公大笑，乃遣沐浴，尽传法箓。

侯道华

河中永乐县道净院，居蒲中之胜境。唐文宗时，道士邓太玄炼丹于药院中。药成，疑功未究，留贮院内门徒周悟仙主院事。时有蒲人侯道

华，事悟仙，以供给使。诸道士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而道华愈欣然。又尝好子史，手不释卷，一览必诵之于口。众或问之：“要此何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咸大笑之。【眉批】聪明之极为圣，聪明不衰为仙。蒲中多大枣，人传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道华比三年辄得啗之。一旦，道华执斧琢古松枝如削，人不喻其意。明日，众晨起，已失道华。见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仍脱双履案前，而衣挂松上。院中视之，留一诗云：“帖里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

李八百 唐公昉附（出《神仙传》《玉堂闲话》）

李八百，蜀人也。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往来八百余年。因号曰“李八百”。初以周穆王时入山，合九华丹成，云游五岳十洞。二十余年，于海上遇飞阳君，授水木之道，还山炼药成，又去。数百年，或隐或显，游于市朝。又登龙桥峰，作九鼎金丹。三于此山学道，故世人号此山为三学山，亦号贤山。丹成试之，抹拍石上，顽石化玉。人或凿崖取之，即风雷为变。知汉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师，欲教授之。乃为作佣赁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驱使如意，异于他客，公昉爱异之。八百乃伪病困，当欲死。公昉即为迎医合药，费数十万钱，不以为损，忧形于色。八百又转作恶疮，遍体脓血，臭恶不可近，公昉为之流涕。八百曰：“吾疮不愈，须人舐之当可。”公昉乃使三婢。八百又曰：“婢舐不愈，须君自为之。”公昉即舐。复言：“无益，得君妇舐之最佳。”又复令妇舐之。【眉批】公昉无论也，不识妇婢何以同心若此？当是仙缘乎，抑公昉所化也？八百曰：“吾疮欲瘥，有三十斛美酒浴身当愈。”公昉即为具酒，著大器中，八百即起入浴，疮即

愈，体如凝脂。乃告公昉曰：“吾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试。子真可教，今当授子度世之诀。”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疮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颜色美悦。以丹经一卷授公昉。公昉入云台山中作药，药成服之，仙去。兴元有斗山观，自乎川内耸起一山，四面悬绝，其上方如斗底，故号之。薜萝松桧，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饮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迹。其宅基三亩许，陷为坑，此盖连地而上升也。【眉批】但闻拔宅，不闻拔地，异哉！

宜君王老（出《续仙传》）

王老，坊州宜君县人。居村墅，好道爱客，务行阴德。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褴缕道士造门，王老与其妻俱延礼之。居月余，俄患遍身恶疮。王老乃求医药看疗，益加勤切，而疮日甚，逮将逾年。道士谓王老曰：“此疮不烦以凡药相疗，但得数斛酒浸之，自愈。”于是王老为之精洁酿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药浸之。遂入瓮，三日方出，须发俱黑，面颜复少，肌若凝脂。王老阖家视之惊异。道士谓王老曰：“此酒可饮，能令人飞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斗余，及窥，二三斗存耳，清冷香美异常。时方打麦，王老与妻子并打麦人共饮，皆大醉。道士亦饮，云：“可上天去否？”王老愿随师所适。于是祥风忽起，彩云如蒸，屋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一时飞去，空中犹闻打麦声。数村人共观望惊叹。唯猫弃而不去。风定，其佣打麦二人，乃遗在别村树下。后亦不食，皆得长年。宜君县西三十里有升仙村。

卖药翁（出《续仙传》）

卖药翁，莫知其姓名。有童稚见之，逮于暮齿，复见，其颜状不改。常提一大葫芦卖药。人告疾求药，得钱不得钱，皆与之无阻，药皆称有效。或无疾戏而求药者，得药寻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敬如神明。或戏问："有大还丹卖否？"曰："有，一粒一千贯钱。"人皆笑之，以为狂。多于城市笑骂人曰："有钱不买药吃，尽作土馒头去。"【眉批】世无信心人，由不肯舍钱耳。人莫晓其意，益笑之。后于长安卖药，抖擞葫芦已空，内只有一丸，极大光明，安于掌中，谓人曰："百余年无一人肯把钱买药吃，深可哀哉！"乃自吃药。才入口，足下五色云起，飘飘而去。

魏伯阳（出《神仙传》）

魏伯阳，吴人也。性好道。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怀未尽，曰："先以犬试之，犬飞，然后可服。"乃与犬食，犬即死。伯阳谓诸弟子曰："服之恐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服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复还。死之与生，吾当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独一弟子姓虞曰："吾师非常人，服之而死，得无异也。"因取丹服之，亦死。余二弟子相谓曰："所贵丹者，求长生耳。既死，焉用此为。"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后，伯阳即起，将所服丹内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眉批】死生起死，总此一丹，何耶？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书与乡里人寄谢。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

宣平坊老人（出《原化记》）

贺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对门有小板门，常见一老人乘驴出入其间。积五六年，视老人颜色衣服如故，亦不见家属。询问闾巷，皆云是西市卖钱贯王老，更无他业。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因与往来，渐加礼敬，言论渐密。遂云善黄白之术。贺素信重，愿接事之。后与夫人持一明珠，自云在乡日得此珠，保惜多时，特上老人，求说道法。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饼来。【夹批】妙绝！【眉批】即此是善说道法处。童子以珠易得三十余胡饼，遂延贺。贺私念宝珠轻用。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以心得，岂在力争。悭惜未止，术无由成。当须深山穷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贺意颇悟，谢之而去。数日，失老人所在。贺因求致仕，入道还乡。

裴谌（出《续玄怪录》）

裴谌、王敬伯、梁芳，约为方外之友。隋大业中，相与入白鹿山学道。谓黄白可成，不死之药可致。辛勤采炼十数年，而梁芳死。敬伯谓谌曰："所以去华屋而乐茅斋，贱欢娱而贵寂寞者，觊乘云驾鹤，游戏蓬壶。纵其不成，亦望长生。今仙海无涯，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意足然后求达，建功立事，以荣耀人寰。子盍归乎？无空死深山。"谌曰："吾乃梦醒者，不复低迷。"敬伯遂归，谌留之不得。时唐贞观初，以旧籍调授左武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胜妻之以女。数年间，迁大理廷评，衣绯，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制使之行，呵叱风生，舟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

伯惊讶，视之，乃谌也。遂令追之，因请维舟延坐，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抛掷名宦，而无成至此极也。夫风不可系，影不可捕。古人眷夜长，尚秉烛游，况少年白昼而掷之乎？敬伯自出山数年，今廷尉评事矣。【夹批】意甚足。昨者推狱平允，乃天锡命服，淮南疑狱，今谳于有司，上择详明吏覆讯之。敬伯预其选，故有是行。虽未可言宦达，比之山叟，自谓差胜。兄甘劳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须，当以奉给。"【眉批】斥鷃笑凤，腐鼠吓鸢，红尘中得意扬扬者，真可伶也。谌曰："吾沉子浮，鱼鸟各适，何必矜炫也。夫人世所须者，吾当给尔。子可以赠我？【眉批】如须贾怜范叔寒，正不知相君张为何物？吾市药于广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当寻我于此。"遂翛然而去。敬伯到广陵十余日，事少闲，思谌言，因出寻之，果有车门。初入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数百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复以使车为重，视其身若腐鼠，视其徒若蝼蚁。既而稍闻剑佩之声，二青衣出曰："裴郎来。"俄有一人，衣冠伟然，仪貌奇丽。敬伯前拜，视之乃谌也。裴慰之曰："尘界仕官，久食腥羶，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负之而行，固甚劳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门户栋梁，饰以异宝，屏帐皆画云鹤。有顷，四青衣捧碧玉台盘而至。器物珍异，香醪嘉馔，目所未窥。日将暮，命促席。燃九光之灯，光华满坐。女乐二十人，皆绝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顾小黄头曰："王评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别近十年，才为廷尉。【夹批】意甚不足。属今俗心已就，须俗妓以乐之。顾伶家女无足召者，当召士大夫之女已适人者。如近无姝丽，五千里内皆可择之。"小黄头唯唯而去。诸妓调碧玉箏，调未诣，而黄头已复命。引一妓自西阶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参评事。"敬伯答拜。细视之，乃敬伯妻赵氏，而敬伯惊讶不敢言。妻亦甚骇，目之不已。【眉批】或言既系故人，何当以妻为戏？此不然，正欲破其俗情耳。遂令坐玉阶下。一

青衣捧玳瑁筝授之，赵素所善也。因令与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间，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赵顾敬伯潜系于衣带。【眉批】《广异记》云：张李二公事相类。张召持筝妇，以林擒系其裙带，乃李妻也。惟此小异。妓奏之曲，赵皆不能逐。裴乃令随赵所奏，时时停之，以呈其曲，酬献极欢。天将曙，裴召黄头曰："送赵夫人！"且谓曰："此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与王为方外之交，怜其为俗所迷，自投汤火，以智自烧，以明自贼，将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会，诚再难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暂游。云山万重，劳苦无辞也。"赵拜而去。裴谓敬伯曰："使车留此一宿，得无惊郡将乎？宜且就馆，未赴阙，闲时访我可也。尘路遐远，万愁攻人，努力自爱。"敬伯辞去。复五日，将还，潜诣取别。其门不复有宅，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返。及京奏事毕，将归私第，诸赵竞怒曰："女子诚陋，不足以奉事君子。奈何以妖术致之万里，而娱人之视听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征，何讳乎？"敬伯尽言之，且曰："当此之时，敬伯亦自不测。盖裴之道成，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记裴言，遂不复责。

卢李二生（出《逸史》）

昔有卢、李二生，隐居太白山读书，兼习吐纳导引之术。一旦，李生告归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迹江湖。"诀别而去。后李生知橘子园，人吏隐欺，欠折官钱数万贯，羁縻不得东归，贫甚。偶过扬州阿使桥，逢一人草跻布衫，视之，乃卢生。生昔号二舅。李生与语，哀其褴缕。卢生大骂曰："我贫贱何畏！公不作好，弃身凡弊之所；又有欠负，身被囚拘，尚有面目相见乎？"李生厚谢。二舅笑曰："居处不远，明日即将奉迎。"至旦，果有一仆者驰骏足来云："二舅遣迎郎君。"既

去，马疾如风，过城南数十里。路侧，朱门斜开，二舅出迎。星冠霞帔，容貌光泽，侍婢数十人，与桥下仪状全别。遨李生中堂宴馔，名花异木，若在云霄。既夜，引李生入此亭命酌。曰：“兼与公求得佐酒者，颇善箜篌。”须臾，红烛引一女子至，容色极艳，新声甚嘉。【眉批】《仙传拾遗》薛肇与进士崔宇事相类，女为柳氏。李生视箜篌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罢酒，二舅曰：“莫愿作婚姻否？”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许为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钱多少？”曰：“二万贯。”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可从此学道，无自秽也。”才晓，前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门。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事。其年，往汴州，行军陆长源以女嫁之。既婚，颇类卢二舅北亭子所睹者。复解箜篌，果有朱书字。视之，“天际”之诗两句也。李生具说扬州城南卢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戏书此。昨梦见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公叹讶，却寻二舅之皆，唯见荒草，不复睹亭台矣。

韦善俊（出《仙传拾遗》）

韦善俊者，京兆杜陵人也。周游得道。常携一犬，号曰乌龙。所至之处，必分己食以饲之。犬复病疥，毛尽秃落，无不嫌恶。其兄为僧，居嵩寺为长老。善俊将欲升天，忽谓人曰：“我有少债未偿。”遂入山见兄。众僧以师长之弟，弥加敬奉。每升堂斋食，即牵犬于其侧，分食与之。众白于长老，长老怒，笞击十数，遣出寺。善俊礼谢曰：“某宿债已还，此去不复来矣。更乞一浴，乃去。”许之。及浴移时，牵犬而去，犬已长六七尺。行至殿前，犬化为龙，长数十丈。【眉批】犬化龙附见。善俊乘龙升天，拏其殿角，踪迹犹在。

薛尊师（出《原化记》）

薛尊师者，家世荣显。则天末，兄弟数人皆至二千石，身为阳翟令。数年间，兄弟沦丧都尽，遂精心归道，弃家入山。召同志者，唯有邑小胥唐臣愿从之。杖策负囊，往嵩山口。忽遇一人自山而出，自云求道之人，姓陈，知近有仙境。薛求示路。陈曰："吾有小事诣都，约三日而回，回当奉导。君且于此相待。"薛与唐子止于路口。陈至期而至，曰："但止于此，吾当入山求之。知所诣即相报。"期以五日，既而过期，十日不至。薛曰："陈生岂相绐乎？吾当自往。"遂缘磴入谷三四十里，忽于路侧见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陈山人也。唐子曰："本入山为求长生，今反喂虎。陈山人尚如此，我独何人？不如归人世以终天年耳。"尊师曰："嵩岳灵仙之地，岂为此害。盖陈山人所以激吾志也。【夹批】信心。汝归，吾当终至。必也不幸而死，终无恨焉。"言讫直往。唐亦决意从之。【夹批】亦信心。夜宿石岩之下，昼则缘磴而行。数日，忽见一岩下，长松数百株，中有道士六人，如修药之状，薛遂顶礼求之。诸道士曰："吾自服药耳，亦无术可以授君。"俄睹一禅室中，有老僧。又礼拜求问，僧亦无言。忽于僧床下见藤蔓缘壁出户，僧指蔓视薛，遂寻蔓出户。其蔓傍岩壁不绝，经两日犹未尽。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数人，围棋饮酒，其陈山人亦在。笑谓薛曰："子之志可教也。"遂指授道要。亦见俗人于此伐薪采药不绝。【眉批】山俗混处，人自不识。世上贤愚，亦犹是耳。问其所，云终南山紫阁峰下，去长安城七十里。尊师道成后入京，居昊天观，玄风益振。时唐玄宗奉道，数召入内礼谒。开元末，时已百余岁。忽告门人曰："天帝召我为八威观主。"无病而坐亡，颜色不变。遂于本院中造塔，不塞塔户。每至夜，辄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术。后以俗人礼谒烦杂，遂敕塞其塔户。

陈安世（出《神仙传》）

陈安世，京兆人也。年十三四，为权叔本家佣。性慈，行见禽兽，辄避不欲惊之；不践生虫，未尝杀物。叔本好道，有二仙人托为书生，从叔本游，以观试之，而叔本不识也。久之，意转怠。叔本在内方作美食，二仙复来诣门。问安世曰：“叔本在否？”曰：“在。”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妇止曰：“饿书生辈复欲来饱腹耳。”【眉批】妇人之言，切不可听。于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曰：“大家君教我云耳。”【眉批】诚实，得道之本。二人善其诚实，乃问安世曰：“汝好道乎？”曰：“好而无由知之。”二人曰：“汝审好道，明日早会道北大树下。”安世承言早往，到日西，不见一人，乃起欲去。二人已在其侧，呼曰：“安世，汝来何晚也？”频三期之，而安世辄早至。知可教，乃与药二丸，诫之曰：“汝归勿复饮食，别止一处。”安世承诫。二人常来，叔本怪之曰：“安世处空室，何得有人语？”往辄不见。疑非常人，自知失贤。乃叹曰：“夫道尊德贵，不在年齿。父母生我，然非师，则莫能使我长生。先闻道者，即为师矣。”乃执弟子之礼，朝夕拜事之，为之洒扫。【眉批】谁肯如此？肯如此，何事不成？安世道成，白日升天。临去，遂以要道术授叔本。叔本后亦仙去。

麒麟客（出《续玄怪录》）

麒麟客者，南阳张茂实家佣仆也。茂实家华山下。唐大中初，偶游洛中，假仆于南市，得一人曰王夐，年可四十余。佣作之直，月五百。

勤干无私，茂实器之，易其名曰大历。将倍其直，固辞，益怜之。居五年，一旦辞茂实曰："夐本居山，家业不薄，适与厄会，须佣作以禳之，固非无资而卖力者。今厄尽矣，请从此辞。"茂实不测其言，不敢留，听之去。日暮，入白茂实曰："感君恩宥，深欲奉报。夐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观，能相逐一游乎？"茂实喜曰："何幸。"夐于是截竹杖长数尺，其上书符，令茂实置竹衾中，潜抽身出，相与南行一里余。有黄头，执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于道左。茂实惊欲回避，夐曰："无苦，但试乘之。"夐乘麒麟，茂实与黄头各乘一虎，稳不可言。于是上仙掌峰，越壑凌山，殊不觉峻险。约三更，计数百里矣。下一山，松石可爱，楼台宫观，非世所有。将及门，紫衣吏数百人罗拜道侧。既入，青衣数十人，皆殊色鲜衣，各执乐器引拜。遂于中堂宴食欢极。主人曰："此乃仙居。以君宿缘，合一到此。仙俗路殊，尘静难杂，君宜归修其心。三五劫后，当复相见。"且曰："乐虽难求，苦亦易遣。【夹批】大有名理。如为山者，掬土增高，不掏则止，穿则陷。夫升高者，不上难而下易乎？自是修习，经六七劫，乃证此身。回视委骸，积如山岳。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别泣之泪。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勉之。"遗金百镒，为营身之助。复乘麒麟，令黄头执之，夐步送到家。家人方环泣。茂实投金井中，夐抽去竹杖，令茂实潜卧衾中。夐曰："我当至蓬莱谒大仙伯。明旦莲花峰上有彩云车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实忽呻吟，众惊曰："呼之不应，已七日矣。唯心头尚暖，故未敛也。"明日望莲花峰上，果有彩云。遂弃官游名山。后归，出井中金与眷属。再出游山，后不知所在。

李仲甫（出《神仙传》）

李仲甫，丰邑人。服水丹有效，【眉批】服水丹。兼行遁甲，能步诀隐形，但闻其声而不可见。有书生姓张，从学隐形术。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眉批】性褊急，道家最忌，故曰忍为众妙门。然守之不止，费用数十万，以供酒食，殊无所得。张患之，乃怀匕首往，先与仲甫语毕，因依其声所在，腾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床上，笑曰："我宁得杀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顽愚，不足问耳！"使人取一犬来，置书生前。曰："视我能杀犬否？"犬适至，头已堕地。乃叱书生曰："我能使卿如犬。"书生下地叩头，乃赦之。仲甫有相识人，居相去五百余里，常以张罗自业。一旦张罗，得一鸟，视之，乃仲甫也。语毕别去。是日，仲甫已复至家。在民间三百余年，后入西岳山不返。

闾丘子（出《宣室志》）

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小与邻舍闾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而闾丘氏寒贱，往往戏骂之曰："非吾类也。"闾丘子嘿然有惭色。后数岁，病死。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宴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而不得预燕，岂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怒骂曰："汝市井之民，僭居官秩，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眉批】衣冠何必贤于市井，见识甚陋。因振衣起。仇生羞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往来，经数月病卒。明年，郑罢官，侨居濛阳郡佛寺。郑常好黄老之道。【眉批】骄率如郑，正与灵老相

反。时有吴道士者，以道艺闻，庐于蜀门山。又玄高其风，即驱而就谒，愿为门弟子。吴道士曰：“子既慕神仙，当且居山林，无为汲汲尘俗间。”又玄喜谢，愿为隶于左右。道士许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吴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为居山林中，无补矣。”又玄即辞去，游濛阳郡久之。其后东入长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儿十余岁，貌甚秀。又玄与语，其辨慧千转万化。又玄自谓不及。已而谓又玄曰：“我与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儿曰：“吾尝生闾丘氏之门，居长安中，与子偕学，子以我寒贱非类。后又为仇氏子，尉于唐兴，与子同舍，子受我赂遗甚多，然子未尝礼貌，骂我市井之民，何骄傲之甚邪？”又玄惊，因再拜谢曰：“诚吾罪也。然子非圣人，安知三生事乎？”童儿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气，故生我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慢，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讫，忽亡所见。又玄惭恚，竟以忧卒。

荆门乞者（出《宣室志》）

吴郡蒋生，好神仙，弱岁弃家，隐四明山下。尝从道士学炼丹，遂葺炉鼎，爨薪鼓鞴，积十年，丹卒不成。后游荆门，见有行乞者，肤甚䏚，且寒噤不能语。生怜其穷困，解裘衣之，因命执侍左右。征其家，对曰：“章氏子，全素其名，家于南昌。属年饥，流徙荆江间，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怜而容焉。”于是与蒋生同归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蒋生骂捶不计。生有石砚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蒋生曰：“先生学炼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则骨化为金。如是，安有不长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砚为金乎？”生自惭，以他词拒之曰：“汝佣者，岂知神仙事。”全素笑而去。【眉批】仙家托衣冠者少，托市井佣

奴者多，知其所取，此善于彼矣。后月余，全素于衣中出一瓢甚小，顾谓蒋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为金。愿得先生石砚，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蒋生性轻，且以为诞妄，诟骂曰："吾学炼十年矣，尚未穷其妙。佣者何敢与吾喋喋议语耶？"全素佯惧不对。明日，蒋生出，命全素守舍。至晚归，则全素已卒矣。乃以簀蔽尸，将命棺而瘞于野。及彻簀，而尸已亡去，徒衣履存焉。生大异，即于几上视石砚，亦亡矣。后一日，蒋生见药鼎下有光，探之，得石砚。其上寸余，化为紫金，光甚莹彻，盖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真仙，恨不能识，益自惭恚。其后炼丹卒不成，竟死于四明山。

兰陵老人（出《酉阳杂俎》）兰陵黄冠（出《三水小牍》）

唐黎干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千。黎至，独有老人植杖不避。干怒，杖之，如击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寻之。至兰陵里之南，入小门，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汤也。"【眉批】若偿债，何云甚辱？非偿债，何以不免？吾又不解矣。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惧。因衣坏服，与坊卒至其处。时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阀。黎唯而趋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当十死。"老人惊曰："谁引尹来此？"即牵上阶。黎知可以理夺，徐曰："某为京尹，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丈人埋形杂迹，非证慧眼不能知也。"老人笑曰："老夫过。"乃具酒，设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夹批】损其尹威。黎转敬惧。因曰："老夫有一技，请为尹设。"遂入。良久，紫衣朱鬓，拥剑长短七口，舞于中庭。迭跃挥霍，掩光电激。或横若掣帛，旋若规火。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慄。食顷，掷剑于地，如北斗状。顾黎曰："向试尹胆气。"黎拜曰："今后性命，丈人所赐，乞

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无道气，别日更相顾也。”揖黎而入。黎归，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翌日复往，室已空矣。

咸通中，温璋尹正天府。性黩货敢杀，人亦畏其严残不犯，由是治有能名。【眉批】黩货敢杀，治有能名，自唐已然矣。可叹！旧制，京兆尹之出，静通衢，闭里门。有犯其前道者，立杖杀之。温公出自天街，将南抵五门，呵喝风生。有黄冠老而且伛，弊衣曳杖，将横绝其间，【夹批】故意。驺人呵不能止。温公命捽来，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无苦者。温异之，呼老街吏潜觇之。迨暮，过兰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门，有黄冠数人出谒甚谨，且曰：“真君何迟也？”答曰：“为凶人所辱，可具汤水。”黄冠前引，吏亦随之。过数门，堂宇华丽，修竹夹道，拟王公之申第。未及庭，真君顾曰：“何得有俗物气？”黄冠争出索之。吏无所隐，乃叩头拜伏，具述温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祸将覆族，犹敢肆毒于人，罪在无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谢趋出。深夜叩府，悉陈所见。温大嗟惋。明日，街鼓既绝，温微服，与吏同诣黄冠所居。吏款扉，应门者问谁，曰：“京兆温尚书来谒真君。”既辟重闺，温趋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远游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温伏而叙曰：“某任惣浩穰，权唯震肃。若稍畏懦，则损威声。昨日不谓凌迫大仙，自贻罪戾，故来首服，幸赐矜哀。”真君责曰：“君忍杀立名，专利不厌，祸将行及，犹逞凶威。”【夹批】主意在此。温拜首求哀者数四，而真君终蓄怒不许。少顷，有黄冠自东序来，跪启曰：“尹虽得罪，亦天子亚卿。况真君洞，其职所统，宜少降礼。”言讫，真君令黄冠揖温升堂，别设小榻令坐，命酒数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黄冠复启曰：“尹之忤犯，弘宥诚难。然而真君变服尘游，俗士焉识。白龙鱼服，见困豫且。幸审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尔家族。此间亦非淹久之所。”温遂拜谢而出。疾行至府，动晓钟矣。明年，同昌主薨，懿皇伤念不已，忿药石之不征也，医韩宗绍等四家，

诏府穷竟。将诛之，而温鬻狱缓刑，纳宗绍等金带及余货，凡数千万。事觉，饮酖死。【眉批】获罪谢罪，俱与前则黎干相似。而仙翁之严恕异者，黎小过而温积暴也。

轩辕弥明（出《仙传拾遗》）

轩辕弥明者，不知何许人。在衡湘间来往九十余年，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寿。进士刘师服尝于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十二月，将自衡山游太白，还京师，与师服相值，师服招其止宿。有校书郎侯喜，新有诗名，拥炉夜坐，与刘说诗。弥明在其侧，貌极丑，白鬓黑面，长颈结喉，又作楚语，喜视之若无人。弥明忽掀衣张眉，指炉中古鼎谓喜曰："子云能诗，与我赋此乎？"师服不知其有文也，闻此说，大喜，即援笔题两句曰："巧匠琢山骨，刳中事煎烹。"次传与喜，喜踊跃而缀其下曰："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惊。"题讫吟之。弥明哑然笑曰："子诗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墙坐，谓刘曰："吾不解世俗书，子为吾书之。"因高吟曰："龙头宿菌蠢，豕腹胀彭亨。"初不经思，诗旨有似讥意。二子相顾惭骇，然欲以多穷之，即赋两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胆，圆如戴马缨。"喜又成两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弥贞。"弥明又令师服书曰："秋瓜未落蒂，冻芋强抽荫。"师服又吟曰："磨砻去圭角，浮润著光精。"讫，又授喜。喜思益苦，务欲压弥明。每营度欲出口吻，吟声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亦竟不能奇，曰："傍有双耳穿，上为孤髻撑。"吟竟，弥明曰："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声。"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语皆侵二子。夜将阑，二子起谢曰："尊师非常人也，某等伏矣。愿为弟子，不敢更诗。"弥明奋曰："不然，此章不可不成也。"谓刘曰："把笔把笔，吾与汝就之。"即

又连唱曰：“何当出灰灺，【眉批】灺，才野切，灯烛烬。无计离瓶罂。谬居鼎鼐间，长使水火争。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徒尔坚贞性，不过升合盛。宁依暖热敝，不与寒凉并。忽罹翻溢愆，实负任使诚。陋质荷斟酌，狭中愧提擎。岂能煮仙药、但未污羊羹。区区徒自效，琐琐安足呈。难比俎豆用，不为手所撜。愿君勿嘲诮，【夹批】正足嘲诮。此物方施行。”师服书讫，即使读之。毕，谓一子曰：“此宁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闻也。”二子大惧，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他问，愿一言而已。先生称：‘吾不解人间书’，敢问解何书？”累问不应。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弥明倚墙睡，鼻息如雷。二子怛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须，曙鼓冬冬，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觉惊顾，已失弥明所在。二子惊惋自责，因携诗诣昌黎韩愈。愈曰：“余闻有隐君子弥明，岂其人耶？”遂为石鼎联句序，行于代焉。

【总评】学道之人，第一要去人我相。老子所谓外其身而身存也。郑又玄胸中有门望在，蒋生胸中有先辈主人翁在，黎干、温章胸中有京尹在，侯喜胸中有诗名在。心既不虚，腹何由实？所以真仙当面错过。

杜子春（出《续玄怪录》）【眉批】《河东记》萧洞玄事相同。

杜子春者，盖周隋间人。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见弃。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徬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可矣。”老人曰：“未也。”更言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

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管，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步，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应。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愤发以为从此谋身治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眉批】名教虽尊，非钱不圆。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衿族亲。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余里，见一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惊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道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讫，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困、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宜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道士适去，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呼叱之声震动天地。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长丈余，人马皆著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皆仗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

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摧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极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蝎万计，哮吼拿攫而前，争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沛，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两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取置之镬中。”又不应。因执其妻来，拽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乎？”雨泪庭中，且咒且骂。春终不顾。将军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从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捉付狱中。”于是熔铜铁杖，碓捣硙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树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劝家。”生而多病，针灸药医，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坠床，痛苦不齐，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狎侮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珪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六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而不笑，及观射雉，尚释其憾。今吾才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亡其约，不觉失声

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见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眉批】道士何不自守视，而必假子春乎？道士叹曰：“措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发，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问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眉批】子春不言，而道士已尽知。奇哉！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囿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劾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

【总评】道家云：丹将成，魔辄害之。盖鬼神所忌也。愚谓不然。种种诸魔，即我七情之幻相耳。如人梦感，由未忘情。至人无情，所以无梦。子春之遇，梦也。七情中各有未臻，岂惟爱哉！特以子春为一则耳。

太平广记钞卷七

仙部

仙七

僧契虚（出《宣室志》）

僧契虚，本姑臧李氏子，其父为御史。契虚自孩提好浮图氏法。年二十，髡发衣褐，居长安佛寺中。及禄山破潼关，玄宗西幸，契虚遁入太白山，采柏叶食之，自是绝粒。尝一日，有道士乔君，貌清瘦，须鬓尽白，来诣契虚。谓曰：“师神骨挺秀，后当遨游仙都。”契虚曰：“吾尘俗之人，安能诣仙都乎？”乔君曰：“仙都甚近，可力至也。”契虚因请乔君导其径。乔君曰；“师可备食于商山逆旅中，遇揉子【眉批】揉，音奉，荷竹橐而贩者。而馈焉。或问师所诣，但言：“愿游稚川，当导师去矣。”契虚闻言，喜甚。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备甘洁以伺。仅数月，遇揉子百余，俱食毕而去。契虚意稍怠，且谓乔君见欺。将归长安，既治装。是夕，一揉子年甚少，谓契虚曰：“吾师安诣乎？”契虚曰：“吾愿游稚川有年矣。”揉子惊曰：“稚川，仙府也。安得至乎？”契虚曰：“吾自孩提好神仙。诚能游稚川，死不悔。”于是揉子与契虚俱至蓝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险，逾岩巘。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择子与契虚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绝。【夹

批】好耐性。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见一门在数十里外，遂望门而去。既出洞外，风日恬煦，山水清丽。又行百余里，登一高山。其山攒峰迥拔，石径危峻。契虚眩惑不敢登。揉子曰："仙都且近，何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顶，其上坦平。下视川原，邈然不可见矣。又行百余里，入一洞中。及出，见积水无穷，水中有石径，横尺余，纵且百里余。揉子引契虚蹑石径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数千寻。揉子登木长啸久之。忽有秋风起于林杪，俄见巨绳系一行橐，自山顶而缒。揉子命契虚瞑目坐橐中。仅半日，揉子曰："师可寤而视矣。契虚已在山顶。见有城邑宫阙。揉子指曰："此稚川也。"相与诣其所。见仙童百辈，罗列前后。有一仙人谓揉子曰："此僧何为者？"揉子曰："此僧常愿游稚川，故挈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伟，凭玉几而坐。侍卫环列，呵禁极严。揉子命契虚谒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虚拜。真君召契虚上，讯曰："尔绝三彭之仇乎？"不能对。真君曰："不可留此。"因命登翠霞亭。其亭一旦空，居槛云矗。见一人袒而瞬目，发长数十尺。揉子谓契虚可谒拜。契虚既拜，且问："此人为谁，何瞬目乎？"揉子曰："此人杨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为外郎于南宫。属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扰，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彻视也。夫彻视者，寓目于人世耳。"契虚曰："请寤其目可乎？"择子即面请外郎。忽寤而四视，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虚悸然背汗，毛发尽劲。又见一人卧石壁之下。揉子曰："此人姓乙，支润其名。亦得道而至此。"已而揉子引契虚归，其道途皆前所涉历。契虚因问三彭之仇。对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学仙者当先绝三尸，【眉批】《太上三尸中经》云：上尸彭倨在人头，中尸彭质在人腹，下尸彭矫在人足，状如小儿，或似马，长二寸。在人身中，利人之死，乃出为鬼。如是则神仙可得。"契虚悟其事，自是而归。因庐于太白山，绝粒吸气。荥阳郑绅传其事，谓之《稚川记》。

薛逢（出《神仙感遇传》）

河东薛逢，咸通中为绵州刺史。岁余，梦入洞府。馔饌甚多而不睹人物，亦不敢飧之，乃出门。有人谓曰：“此天仓也。”及明话于宾友，或曰：“州界昌明县有天仓洞，中自然饮食，往往游云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孙灵讽与亲吏访焉。入洞可十许里，犹须执炬。十里外渐明朗。又三五里，豁然与人世无异。崖室极广，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罗列。饮食名品极多，皆若新熟，软美甘香。灵讽拜而食之。请以奉薛公为信。及赍出洞门，形状宛然，皆化为石矣。洞中堆盐积豉，不知纪极。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阔且深。隔溪见山川居第历历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迹往来，皆二三尺，才知有人行处。薛公闻之，叹异灵胜，而莫穷其所以也。按《舆地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谷甘果，神芝仙药。周太子晋学道上仙，有九十年资粮留于山中。【眉批】学仙亦须资粮，人何可以无财乎？嗟夫：少室在嵩山西十七里。从东南上四十里，为下定思；又上十里为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门，为中定思。自中定思西出，至崖头，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内有自然经书、自然饮食，【眉批】文士于此下帷甚便。与此无异。又天台山东有洞，入十余里，有居人市肆，多卖饮食。乾符中，有游僧入洞，经历市中，饥甚，闻食香，买蒸啗之。同行一僧，服气不食饭。行十余里，出洞门，已在青州牟平县。而食僧俄变为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张华龙膏，得食之者，亦须累积阴功，天挺仙骨，然后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啗之，必化而为石矣。

慈心仙人（出《广异记》）

唐广德二年，临海县贼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风，东漂数千里。遥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耀。回舵就泊，见精舍，琉璃为瓦，玳瑁为墙。既入房廊，寂不见人。房中唯有胡猱子，【眉批】猱，音涡，天子也。二十余枚。器物悉是黄金，无诸杂类。又有衾茵，亦甚炳焕，多是异蜀重锦。又有金城一所，余碎金成堆，不可胜数。贼等观不见人，乃竞取物。忽见妇人从金城出，可长六尺，身衣锦绣，上服紫绡裙，谓贼曰："汝非袁晁党耶，何得至此？此器物与尔何与，辄敢取之。向见猱子，汝谓狗乎？非也。是龙耳。汝等所将之物，吾诚不惜。但恐诸龙蓄怒，前引汝船，死在须臾耳。宜速还之。"贼等列拜，各送物归本处。因问："此何处？"妇人曰："此是镜湖山慈心仙人修道处。汝等与袁晁作贼，不出十日，当有大祸。宜深慎之！"贼党因乞便风，还海岸。妇人回头处分，寻而风起。群贼拜别，因便扬帆，数日至临海。船上沙途不得下，为官军格死。唯妇女六七人获存。浙东押衙谢诠之配得一婢，名曲叶，【眉批】婢名亦新。亲说其事。

卖药道士（出《原化记》）

唐贞元初，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眉批】只愚直便是仙质。今世谁愚直者？故易售。尝遇一道士，于市买药。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独负者，当倍酬其直。俊乃请行。道士云："从水路往，得舟且随我舟行，亦不减汝直。"遂入舟中共载。出江口数里，道士曰："无风，上水不可至，吾施小术。"令俊与舟人皆伏舟中。道士独在船上引帆持楫。二人在舟中，闻风浪声，度其船如在空中，惧不敢

动。数食顷，遂令出视，乃是南湖庐山下星子湾也。道士上岸，即付船价。舟人敬惧不受。道士曰：“知汝是浔阳人，要当时至，以此便相假，岂为辞耶。”舟人遂拜受而去。实江州人也。道士引俊负药，于乱石间行五六里。将至山下，有一大石方数丈，道士以小石扣之数十下，大石分为二。有一童出于石间，喜曰：“尊师归也。”道士遂引俊入石穴，初甚峻，下十丈余，旁行渐宽平。入数十步，其中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数十，奕棋戏笑，见道士皆曰：“何晚也？”敕俊舍药，命左右速遣来人归。前道士命左右曰：“担人甚饥。”遂于瓷瓯盛胡麻饭与之食。又与一碗浆，甘滑如乳，不知何物也，道士遂送俊出。谓曰：“劳汝远来，少有遗汝。授与钱一千文，令系腰下。至家解观之，自当有异。”又问：“家有几口？”云：“妻儿五口。”授以丹药可百余粒。曰：“日食一粒，可百日不食。”俊辞曰：“此归路远，何由可至？”道士曰：“与汝图之。”遂引行乱石间。见一石卧如虎状，令俊骑上，以物蒙石头。俊执其末，如执辔焉。诫令闭目，候足著地即开。俊如言骑石。道士以鞭鞭石，遂觉此石腾空而飞。久之，觉足蹑地，开目已在广陵郭门矣。人家方始举烛。比至舍，妻儿犹惊其速。遂解腰下，皆金钱也。自此不复为人佣工，广置田园，为富民焉。

伊祈玄解

唐宪宗好神仙不死之术。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国回，云于海中泊山岛间，忽闻鸡犬鸣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闲步。约及一二里，则见花木楼台，金户银阙。其中有数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衣，吟啸自若。惟则知其异，遂请谒。公子曰：“汝何来？”惟则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命一青衣捧出金龟印以授，曰：“致意皇

帝。”惟则遂持之还舟中。回顾旧路，悉无踪迹。金龟印长五寸，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凤芝龙木，受命无疆。”惟则至京师，具以事上进。宪宗曰：“朕前生岂非仙人乎？”及览金龟印，叹异良久。但不谕其文耳。因缄以紫泥玉锁，置于帐内。其后往往见五色光，可长丈余。是月，寝殿前连理树上生灵芝二株，宛如龙凤。宪宗因叹曰：“凤芝龙木，宁非此兆乎？”时有处士伊祁玄解，缜发童颜，常乘一黄牝马，才三尺高，不啗刍粟，不施缰辔，惟以青毡籍背。帝知其异人，密诏入宫，馆于九华之室。设紫茭之席，饮龙膏之酒。紫茭席类茭叶，光软香静，夏凉冬温。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鸟戈山离国所献也。【眉批】鸟戈山离国，见班固《西京传》。帝每日亲自访问，颇加敬仰。而玄解鲁朴，未尝闲人臣礼。帝因问曰：“先生春秋高而颜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海上，种灵草食之，故得然。”即于衣间出三等药实，为帝种于殿前。一曰双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万根藤。双麟芝色褐，一茎两穗，穗形如麟，头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红，而叶类茂葵，始生六茎，其上合为一株，共生十二叶，内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而一朵千叶，一叶六影。其成实如相思子。万根藤子，一子而生万根，枝叶皆碧，钩连盘屈，荫一亩。其状类芍药，而蕊色殷红，细如丝发，可长五六寸。一朵之内，不啻千茎。亦谓之绛心藤。灵草既成，帝自采饵之，颇觉神验。由是益加礼重焉。遇西域有进美玉者，一圆一方，径各五寸，光可鉴发。时玄解方在坐，熟视之曰：“此一龙玉、一虎玉。”问：“何谓龙玉、虎玉？”玄解曰：“圆者龙也，生于水中，为龙所宝。若投之水，必有霓虹出焉。方者虎也，生于岩谷，为虎所宝。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而百兽慑服。”帝异其言，试之各如所说。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渔者得，一自猎者获。”帝因命取龙虎二玉，以锦囊盛之内府。玄解将还东海，亟请于帝，未许。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丝绘华丽，间以珠玉。帝元日与玄解观之。帝指蓬莱曰：“若非上仙，无由得及是境。”玄解笑曰：“三岛

咫尺，谁曰难及。臣虽无能，试为陛下一游以探之。”即踊体于空中，渐觉微小。俄而入于金银阙内左侧，连声呼之，不复有见。帝追思叹恨，因号其山为藏真岛。每诘旦，于岛前焚凤脑香，以崇礼敬。后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黄牝马过海矣。”

元藏机（出《杜阳编》）

大业九年，元藏机为过海使判官。风浪坏船，黑雾四合，同济者皆不免，而藏机独为破木所载。殆经半月，忽达于洲岛间。洲人问其从来，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沧洲去中国已数万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饮之，顿觉神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更产分蒂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二颗二蒂。有碧丹枣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缝掖衣，戴远游冠。与之话中国事，则历历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箫韶之乐，饮香露之醑。洲上有久视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阔一百步，亦谓之流渠。虽投之金石，终不沉没，故洲人以瓦铁为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数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鱼。又有金莲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间彩绘，光辉焕烂，与真无异，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茎花，如蝶，每微风至，则摇荡如飞，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且有语曰：“不带金茎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强木造船，其上多饰珠玉。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缒之，终不没。藏机淹留既久，忽念中国。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即达于东莱。问其国，皇唐也。询其年号，贞元也。访其乡里，榛芜也。追其子孙，疏属也。自隋大业至贞元，已二百年矣。有二鸟，大类黄鹂，每翔翥空中。机几呼之即至。或令衔珠，或令受人语，乃谓之转言鸟，出沧洲

也。

嵩岳嫁女（出《纂异记》）

三礼田璆者，甚有文。与其友邓韶，博学相类，家于洛阳。元和癸巳岁，中秋望夕，携觞晚出建春门，期望月于韶别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觞自东来，驻马道周，未决所适。有二书生乘骢，复出建春门，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弊庄水竹台榭，名闻洛下，东南去此三二里。傥能迂辔，冀展倾盖之分耳。"璆、韶甚惬所望，乃从而往。问其姓氏，多他语对。行数里，桂轮已升。至一车门，始入甚荒凉。又行数百步，有异香迎前而来，则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照烛如昼。璆、韶请疾马飞觞。书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酘，虽上清醍醐，计不加此味也。"书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酿于百花之中，不知与足下五酘孰愈耳？"谓小童曰："折烛夜一花，倾与二君子尝。"其花四出而深红，圆如小瓶，径三寸余，绿叶形类杯，其味甘香无比。饮讫，又东南行数里，至一门。书生揖二客下马。以烛夜花中之余，赍诸从者。饮一杯，皆大醉，各止于户外。乃引客入。则有鸾鹤数十，腾舞来迎。步而前，花转繁。凡历池馆堂榭，率皆陈设盘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饮多，行又甚倦，请暂憩盘筵。书生曰："坐亦何难，但不利于君耳！"璆、韶诘其由，曰："今夕中天群仙会于兹岳。籍君神魄，不杂腥羶。请以知礼导升降。此皆诸仙位坐，不宜尘触。"言讫，见直北花烛亘天，箫韶沸空，驻云母双车于金堤之上。书生前进，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礼。然服食之气，犹然射人，不可近贵婿。可各赐薰髓酒一杯。"璆、韶饮讫，觉呼吸皆香。夫

人问左右：“谁人召来？”曰：“卫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于是二童引璆、韶于后纵目。璆问曰：“相者谁？”曰：“刘纲。”“侍者谁？”曰：“茅盈。”“东邻女弹箏击筑者谁？”曰：“麻姑、谢自然。”“幄中坐者谁？”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驾鹤而来。王母曰：“久望刘君。”有玉女问曰：“礼生来未？”于是引璆、韶进立于碧玉堂下左。刘君笑曰：“适缘莲花峰道士奏章，事须决遣。尚多未来客，何百久望乎？”王母曰：“奏有何事？”曰：“浮梁县令求延年矣。以其人因赂履官，以苛虐为政，自促余龄。但以莲花峰叟奏章甚恳，特迂死限，量延五年。”璆问：“刘君谁？”曰：“汉朝天子。”续有一人，驾黄龙，戴黄旗，道以笙歌，从以嫔嫱，及瑶幄而下。王母复问曰“李君来何迟？”曰：“为敕龙神设水旱之计，作泠淮蔡，以歼妖逆。”汉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问，予一表断其惑矣。”曰：“可得闻乎？”曰：“不能悉记。略云：若遣时丰人安，是稔群丑；但使年饥厉作，必摇人心。祸三州之逆党，所损至微；安六合之疾盱，其利则厚。”汉主曰：“表既允许，可以前贺诛锄矣。”书生谓璆、韶：“此开元天宝太平之主也。”未顷，闻箫韶自空而来。执绛节者前唱言：“穆天子来！”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阶，入幄环坐而饮。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轩辕来？”曰：“他今日主张月宫之宴，非不勤请耳。”【眉批】唐崇尚方士，故小说家历引轩辕、穆天子、汉武、唐玄好道诸君以为证左。独不及始皇，则以享国日短故耳。人不可以无年，信然。穆王把酒，请王母歌。以珊瑚钩击盘而歌曰：“劝君酒，为君悲。”且吟：“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宴乐心。”王母持杯，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叹市朝非。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歌竟，与王母话瑶池旧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宴移南圃情方洽，乐奏钧天曲未终。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怀泛曙光红。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

玉兔银河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梢知碧海饶词句，歌向俗流疑误人。”【眉批】穆天子、王母俱作唐律，从时尚也。不知今日作时文否？酒至汉武帝，王母义歌曰：“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翛翛。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汉主上王母酒曰：“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闻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来。令威至，帝又遣子晋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至今犹有长生鹿，时绕温泉望翠华。”帝持杯久之。王母曰：“应须召叶静能来，唱一曲当时事。”【眉批】静能未及事开元天子，应是法善。静能续至，跪献帝酒。复歌曰：“幽蓟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发六龙。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歌竟，帝凄惨良久，诸仙亦惨然。【眉批】帝因未能忘情，且何与诸仙事，恐逾尘牢脱俗桎者不如是。于是黄龙持杯，立于车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即，【夹批】不著向人。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仙郎即以鲛绡五千匹，海人文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骊珠各十斛，赠奏乐仙女。乃有四鹤立于车前，载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宝花台。俄进法膳，凡数十味，亦沾及璆、韶。有仙女捧玉箱，托红笺笔砚而至，请催妆诗。于是刘纲诗曰：“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缈间。”于是茅盈诗云：“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珮连云清。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巢父诗曰：“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诗既入。内有环珮声。即有玉女数十，引仙郎入帐，召璆、韶行礼。礼毕。二书生复引璆、韶辞夫人。夫人曰：“非无至宝可赠，但尔力不任挈耳。”各赐延寿酒一杯。曰：“可增人间半甲子。”复命卫符卿等引还人间，无使归途寂寞。于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倾酒，步步惜别。卫君谓璆、韶曰：“夫人骖鸾驾

鹤，在积习而已。倘吾子尘牢可逾，俗桎可脱，自今十五年后，待子于三十六峰。愿珍重自爱。”复出来时车门，握手告别。别讫，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有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径而归。及还家，已岁余。室人招魂葬于北邙之原，坟草宿矣。于是璆、韶损弃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

阴隐客工人（出《博异志》）

唐神龙元年，房州竹山县百姓阴隐客，家富。庄后穿井二年，巳浚一千余尺而无水，隐客穿凿之志不辍。二年外一月余，工人忽闻地中鸡犬鸟雀声。更凿数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数十步无所见，但扪壁傍行。俄转有如日月之光，下一山峰，正立而视，则别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万仞，千岩万壑，莫非灵景。石尽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银宫阙。有大树，身如竹有节，叶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盘。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间。五色鸟大如鹤，翱翔树杪。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镜；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渐下至宫阙所，欲入询问，行至阙前，见牌上署曰“天桂山宫”，以银字书之。门两阁内，各有一人惊出。童颜如玉，衣服轻细，如白雾绿烟。首冠金冠而跣足，顾谓工人曰：“汝胡为至此？”工人具陈本末。言未毕，门中有数十人出云：“怪有昏浊气。”令责守门者。二人惶惧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询问途次，所以未奏。”须臾，有绯衣传敕曰：“敕门吏礼而遣之。”工人拜谢未毕，门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游览？”工人曰：“向者未敢，倘赐从容，乞乘便言之。”门人遂通一玉简入。旋而玉简却出。门人执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如乳，甘美甚。连饮数掬，似醉而饱。遂引下山。每至宫

阙，但得外览，不许入。如是经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国城，皆是金银珉玉为宫室城楼。以玉字题云“梯仙国。”工人询曰：“此国何如？”门人曰：“凡初得仙者，关送此国，修行七十万日，然后得至诸天，或玉京蓬莱，昆阆姑射，方得仙宫职位，主箓主印，飞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国，何在吾国之下界？”门人曰：“吾此国是下界之上仙国也。汝国之上，还有仙国如吾国，亦曰梯仙国，一无所异。”言毕，谓工人曰：“卿可归矣。”遂引上山，寻旧路。门人曰：“汝来此虽顷刻，人间已数十年矣。待吾奏请通天关钥匙，【眉批】天亦有钥，甚奇。送卿归。”工人拜谢。须臾，门人携金印及玉简，又引工人别路而上。至一大门，势侔楼阁。有数人俯伏而候，见金印，读玉简，划然开门。门人引工人上。才入门，为风云拥而去，因无所睹，唯闻门人云：“好去，为吾致意于赤城贞伯。”须臾云开，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顶洞中。出后，询阴隐客家，已三四世矣。开井之由，人皆不知。工人自寻其路，唯见一巨坑，乃崩井所为也。时贞元七年矣。寻觅家人，了不知处。自后不乐人间，遂不食五谷，信足而行。数年后，有人于剑阁难冠山侧近逢之。

李清（出《杂异记》）

李清，北海人也。代传染业。少学道，多延齐鲁术士，终无所遇，而勤求弥切。家富于财，素为州里之豪。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每清生日，则争先馈遗，凡积百余万。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陈酒食。已而谓曰：“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尔辈每馈吾生日衣装玩具，吾缄之一室，曾未阅视，徒损尔给用，资吾粪土，竟何为哉！幸天未录吾魂，行将又及生辰，固知尔辈又营续寿之礼，吾所以先

期止尔。”子孙皆曰：“非此何以展孝敬之心。”清曰：“苟尔辈志不可夺，则从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愿闻。”清曰：“各遗吾洪纤麻縻百尺，总而计之，数千百丈矣。以此为续寿，岂不延长哉？”皆曰：“谨奉教。然尊旨必有所用？”清笑曰：“终亦须令尔辈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勤劳六十载，而曾无影响。年已老耄，自期筋骸不过三二年耳。欲乘视听步履之尚能，将行早志，尔辈幸无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压郡城，峰顶中裂，豁为关崖。州人家家坐对岚岫，归云过鸟，历历尽见。按《图经》云：云门山，俗亦谓之劈山。清蓄意多时，及是谓姻族曰：“云门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将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簟，以辘轳自缒而下，以纤縻为媒，脱不可前，吾当急引其媒，尔则出吾于媒末。设有所遇，亦复来归。”【眉批】奇志奇策，真奇人也。子孙姻族泣谏曰：“冥寞深远，不测纪极。忍以千金之身，自投于斯！”清曰：“吾志也。汝辈必阻，则吾私行矣。是不获竹簟洪縻之安也。”众知不可回，则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乡里凡千百人，竞赍酒馔。迟明，大会于山椒，清乃挥手辞谢而入焉。【眉批】更无一贤子孙慨然从行者，何也？良久及地，其中极暗，仰视天才如手掌。扪四壁，止容两席许。东南有穴，可俯偻而入，乃弃簟游焉。初甚狭细，前往则可伸腰。如此约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云树，宛非人间。旷望久之，惟东南十数里，隐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诣之。至则陡绝一台，基级极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诚而上，颇怀恐惧。及至，窥其堂宇甚严，中有道士四五人。清于是扣门。俄有青童应门问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词以报。闻中堂曰：“李清伊来也。”【夹批】原是洞中人。乃令前。清惶怖趋拜。当轩一人遥语曰：“未宜来，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诸贤。其时日已午，忽有白发翁自西门而入，礼谒，启曰：“蓬莱霞明观丁尊师新到。”众圣令邀诸真登上清赴会。于是列真偕行，谓清曰：“汝且居此。”临出顾曰：“慎无开北扉。”清巡视院宇，兼启东西门，情意飘飘然，自谓永栖真境。因至堂

北，见北户斜掩。偶出顾望，下为青州，宛然在目。离思归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夹批】不断仙缘，亏此四字。诸真则已还矣。其中相谓曰："令其勿犯北门，竟尔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与瓶中酒一瓯，其色浓白。既而谓曰："汝可且归。"清叩头求哀，且云："无路却返。"众曰："但闭目，足至地则到乡也。"清不得已，流涕辞行。或相谓曰："既遣其归，须令有以为生。"清心恃豪富，【夹批】此念应从其望而生。【眉批】恃豪富字是清离思归心病根。若赤贫者，决不二念。讶此语为不知己。一人顾清曰："汝于堂内阁上取一轴书去。"清既得，谓清曰："脱归无倚，可以此书自给。"清遂闭目，觉身如飞鸟，但闻风水之声相激。须臾履地，开目即青州之南门。其时才申末，城隍阡陌，仿佛如旧。至于屋室树木，人民服用，已尽变改。独行尽日，更无一相识者。即诣故居，朝来之大宅宏门，改张新旧，曾无仿像。左侧有业染者，因投诣与之语。其人称姓李，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后闾闬，此皆我祖先之故业。曾闻先祖于隋开皇四年生日，自缒南山，不知所终。因是家道沦破。清悒怏久之。乃换姓氏，寓游城邑。因取所得书阅之，则疗小儿诸疾方也。【眉批】赠小儿医，可用云门山故事。其年青州小儿疠疫，清之所医，无不立愈。不旬月，财产复振。时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齐鲁人从而学道凡百千辈。至五年，乃谢门徒云："吾往泰山观封禅。"自此莫知所往。

元柳二公（出《续仙传》）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李庶人连累，各窜于驩、爱州。二公共结行李而往省焉。至廉州合浦县，登舟欲越海。抵交阯，艤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飨神，箫鼓喧哗。舟人与

二公仆吏齐往看焉。夜将半，俄飓风欻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摆簸数四，几欲倾沉。然后抵孤岛而风止。二公愁闷而陟焉。见天王尊像，莹然于岭所。有金炉香烬，别无一物。周览之次，忽睹海面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察听。牙森剑戟，目闪电光，良久而没。逡巡，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余尺。内有帐幄，锦绣错杂，耀夺人眼。又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俄有双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炉，自莲叶而来天尊所，易其残烬，炷以异香。二公见之，叩头前告，辞理哀酸，求返人世。女曰："子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实白之。女曰："少顷有玉虚尊师降此，与南溟夫人会。子但坚请，将有所遂。"言讫，有道士乘白鹿，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公并拜泣告。尊师悯之，曰："子可随此女谒南溟夫人，当有归期矣。"二子受教，至帐前行拜谒之礼。见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玉肌腻艳，神澄气肃。二子告以姓字。夫人设二榻而坐。俄顷尊师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乐，鸾歌凤舞，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钧天。忽有玄鹤衔彩笺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师赴南溟会，暂请枉驾。"尊师语夫人曰："与安期生间阔千年，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遂促侍女进馔。玉器光洁，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饷。尊师曰："二子虽未合饷，然为求人间之食。"夫人曰："然。"即别进馔，乃人间味也。尊师食毕而告去。回顾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乃不难。然邂逅相遇，合有灵药相贶。但子宿分自有师，吾不当为子师耳。"二子拜。尊师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长数丈，衣金甲，仗剑而进曰："奉使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命侍女曰："可送客去。"侍女曰："有百花桥可驭二子。"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余。题诗赠曰："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二子于花间潜窥，见千龙万蛇，遽相交绕为桥之柱。又见昔海上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上。二子因诘使者，使者曰："此兽为不知二君故也。"又曰："我不当为使

而送子。欲有奉托，强为此行。”遂襟带间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岁，合弃之。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其来久矣。闻南岳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者隐之，吾颇为恨。望二君子为持此合子至回雁峰下，访使者庙投之，当有异变。倘得玉环，为送吾子，亦自当报效耳。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鸳鸯应之，事无不从矣。”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耳。”遂与使者告别。桥之尽所，即昔日合浦之维舟处。回视已无桥矣。二子询之，时已一十二年。骾、爰二州亲属，已殒谢矣。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馁而扣壶。遂有鸳鸯语曰：“若欲饮食，前行自遇。”俄而道左有盘馔丰备。二子食之，数日不思他味。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二子妻各谢世已三昼。家人辈悲喜不胜，曰：“人云郎君亡没大海，服阕已九秋矣。”二子厌人世，体已清虚。睹妻子丧，不甚悲感。遂相与直抵回雁峰，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树揭屋，霹雳一声而庙立碎。二子战慄，不敢熟视。空中乃有掷玉环者。二子取送南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曰还魂膏，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能涂顶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室。【夹批】反多事。后共寻云水，访太极先生，【眉批】《抄仙录》安度明为太极真人。而曾无影响，闷却归。因大雪，见大叟负樵而鬻。二子哀其衰迈，饮之以酒。睹樵檐上有太极字，遂礼之为师，以玉壶告之。叟曰：“吾贮玉液者，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二子因随诣祝融峰，自此得道。

古元之（出《玄怪记》）【眉批】此条元本载蛮夷中。今移入神仙。

后魏尚书令古弼族子元之，少养于弼。因饮酒而卒，弼怜之特甚。三日殓毕，追思，欲与再别，因命斫棺，开已却生矣。元之云当昏醉，忽然如梦，有人沃冷水于体。仰视，乃见一衣冠绛裳霓帔，仪貌甚俊，顾元之曰："吾乃古说也，是汝远祖。适欲至和神国中，无人担囊侍从，因来取汝。"即令负一大囊，可重一钧。又与一竹杖，长丈二余，令元之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国。其国无大山，高者不过数十丈，皆积碧珉，石际生青彩缃筱，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嘈。山顶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无凡树，悉生百果，每果树花卉俱发，宝色鲜红，翠叶四时不改。唯一岁一度，暗换花实，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原隰滋茂，荛秽不生。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纩，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纴织，不假蚕抒。四时之气，常熙熙和淑，如中国二三月。无蚊、虻、蟆、蚁、虱、蜂、蝎、蛇、虺、守宫、蜈蚣、蛛蠓之虫。又无枭、鸱、鸦、鹞、鸠鸽、蝙蝠之属。及无虎、狼、豺、豹、狐狸、蟆骇之兽。又无猫、鼠、猪、犬、扰害之类。其人长短妍蚩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眉批】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食之？为邻则世世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寿一百二十，中无夭折、疾病、喑聋、跛躄之患。百岁已下，皆自记忆。百岁已外，不知其寿几何。寿尽则欻然失其所在。【夹批】干净。虽亲族子孙，皆忘其人，故当无忧戚。每日午时一食，中间唯食酒浆果实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无私积困仓。余粮栖亩，要者取之。无灌园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国人日相携游览，歌

咏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尝昏醉。【眉批】乐哉！人人有婢仆，皆自然谨慎，知人所要，不烦促使。【眉批】婢仆亦多事。随意屋室，靡不壮丽。其国六畜唯有马，驯极而骏，不用刍秣，自食野草，不近积聚，人要乘则乘，乘讫却放，亦无主守。其国千官皆足，而官不知身之在事，杂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也。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又无迅雷风雨。其风常微轻如煦，袭物不摇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润条畅，不有淹流。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有如戚属。各各明惠，无市易商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古说既至其国，顾谓元之曰："此和神国也。虽非神仙，风俗不恶。汝回，当为世人说之。【眉批】国比华胥更胜，人即神仙不如。吾既至此，回即别求人负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饮，饮满数巡，不觉沉醉。既而复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疏逸人事，都忘宦情。游行山水，自号知和子。后竟不知所终。

阳翁伯（出《神仙拾遗》）

阳翁伯者，卢龙人也。事亲以孝，葬父母于无终山。山高八十里，其上无水。翁伯卢于墓侧，昼夜号恸。【眉批】孝行。神明感之，出泉于其墓侧。因引水就官道，以济行人。尝有饮马者，以白石一升与之，令翁伯种之，当生美玉。果生白璧，长尺者数双。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谓媒者曰："得白璧一双可矣。"翁伯以白璧五双，遂婿徐氏。数年，云龙下迎，夫妇俱升天。今谓其所居为玉田坊。

【总评】以石种玉，世无此理。翁伯信心，便是道器。

李珏（出《续仙传》）

李珏，【眉批】珏，音觉，同壳。广陵江阳人也。世居城市，贩籴自业。而珏性端谨，异于常辈。年十五时，父适他行，以珏专贩事。人有籴者，与籴，珏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计时之贵贱，一斗只求两文利，以资父母。【眉批】阴功。岁月既深，衣食甚丰。父怪而问之，具以实对。父曰："同流中无不出轻入重，以规厚利。虽官司以春秋较搉，终莫断其弊。吾但出入皆同，自以为无偏久矣。汝今更任之自量，吾不及也。然衣食丰给，岂非神助耶？"后父母殁，及珏年八十余，不改其业。适李相珏出制淮南，珏以新节使同姓名，乃改名宽。李珏下车后数月，修道斋次，夜梦入洞府中，见烟花烂熳，楼阁连延，石璧光莹，填金书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珏，字长二尺余。珏视之极喜。自谓生于明代，久历显官，又升宰辅，能无功德及于天下。今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方喜之际，有二仙童自石璧左右出。珏问此何所，曰："华阳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阳部民也。"珏及晓，历记前事，益自惊叹。问道士，无有知者。试召江阳官属诘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内求访同姓名者。数日，军营里巷相推，乃得李宽旧名珏。遂举至之，置于静室，斋沐拜谒，谓为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参礼。李情景恬憺，道貌秀异，须长尺余，皓然可爱。年六十时，会有道士教其胎息，方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余，乃问曰："道兄平生得何道术，服炼何药？珏曾梦入洞府，见石璧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请师事，愿以相授。"宽辞以不知道术服钟之事。珏拜问不已，宽遂具贩籴以对。珏再三咨嗟，乃知世之动静食息，莫不有报。苟积德，虽在贫贱，神明护佑，名书仙籍。宽年百余岁，轻健异常。一夕而卒，三日棺裂声，视之，衣带不解，如蝉蜕，已尸解矣。

丁约（出《广异记》）【眉批】兵解。

唐大历中，韦行式为西州采访使。侄子威，年及弱冠，耽玩道书，溺神仙修炼之术。有步卒丁约者，执厮役于部下，恪勤不怠，子威颇私之。一日辞气惨慄，云欲他适。子威怒曰："籍在军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计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肃勤左右，二载于兹，未能忘情，思有以报。有药一粒，愿以赠别。此非能长生，限内无他恙矣。"因褫衣带内，得药类粟，以奉子威，又谓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终当弃俗，尚隔两尘。"子威曰："何谓两尘？"对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善坚此心，亦复遐寿。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际无相讶也。"言讫而出。子威惊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将以逃亡上状，请落兵籍。子威后擢明经第，调数邑宰。及从心之岁，毛发皆鹤，时元和十三年也。将还京辇，夕于骊山旅舍。闻通衢甚喧，询其由，曰："刘悟执逆贼李师道下将校至阙下。"步出视之，则兵仗严卫，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约也。反接双臂，长驱而西。齿发强壮，无异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惊认之际，丁已见矣，微笑遥谓曰："尚记临邛别否？一联五十年矣。幸今相见，请送至前驿。"须臾到滋水驿，则散絷于廊舍，开一窍以给食物。子威窥之，俄见脱置桎梏，覆之以席，跃自窦出，与子威携手上旗亭，话阔别之恨，且叹子威之衰耄。子威谓曰："仙兄既有先见之明，圣朝奄宅天下，何为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蜀国睽辞，岂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讶乎！"又问曰："果就刑否？"对曰："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实繁有徒。稽康、郭璞，皆成戕害。我以此委蜕耳，异韩彭与粪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问不对，唯云须笔。【眉批】何不闻稽、郭需笔？子威搜书囊而进，亦愧领之。威曰："明晨法场寓目，岂蜕于此乎？"丁曰："未也。夕当甚雨，不克行刑。两昼雨止，国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及。君于此时，幸一访别。"言讫还馆，

复自穴入，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温泉，日已晡矣。风埃忽起，夜中果大雨，迟明泥及骭。诏改日行刑。两宿方霁，则王姬有薨于外馆者，复三日不视朝。果至十九日，方献庙巡酆，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饭仆饱马，往棘围候之。亭午，俘囚才至。丁遥目子威，笑颔三四。及挥刃之际，子威独见断笔，霜锋倏忽之次，丁因跃出众中。又登酒肆，与威对饮，勉其奉道。言讫，下旗亭，冉冉西去，数步而灭。

萧静之（出《神仙感遇传》）【眉批】以下四条皆服灵药得道。

兰陵萧静之，举进士不第，性颇好道，委书策，绝粒炼气，结庐漳水之上。十余年颜貌枯悴，齿发凋落。一旦引镜而怒，因迁居邺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数年而资用丰足，乃置地葺居，掘得一物，类人手，肥而且润，其色微红。叹曰："岂非太岁之神，将为祟耶？"即烹食之，美。逾月齿发再生，力壮貌少，而莫知其由。偶游邺都，值一道士，顾静之骇而言曰："子神气若是，必尝饵仙药。求诊其脉，乃曰："子所食者肉芝也。食者寿同龟鹤矣。"【眉批】肉芝。

朱孺子（出《续神仙传》）

朱孺子，永嘉安国人也。幼而事道士玉玄真，居大箬岩，深慕仙道。常登山岭，采黄精服饵。一日，就溪濯蔬，忽见岸侧有二小花犬相趁，乃寻逐入枸杞丛下。归语玄真，俱往伺之。复见二犬戏跃，逼之，又入枸杞下。玄真与孺子其寻掘，乃得二枸杞根。形如花犬，坚若石。挈归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昼夜，不离灶侧。试尝汁味，取吃不

已。及见根烂，告玄真来共取，始食之。俄顷而孺子忽飞升在前峰上。玄真惊异久之。孺子升云而去。今俗呼其峰为童子峰。玄真饵其根，不知年寿，亦隐于岩之西陶山。有采捕者，时或见之。【眉批】枸杞根。

陈师（出《稽神录》）

豫章逆旅梅氏，颇济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褴缕，来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谓梅曰："吾明日当设斋，从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箸，君亦宜来会，可于天宝洞前访陈师也。"梅许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诣洞前，问其村人，莫知其处。久之将回，偶得一小径，甚明净，试寻之，果见一院。有青童应门，问之，乃陈之居也。入见道士，衣冠华楚。延与之坐，命具食。顷之食至，乃熟蒸一婴儿。梅惧不食。良久又进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叹息，命取昨所得碗赠客。视之，乃金碗也。谓梅曰："子善人也，然不得仙。千岁人参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谢而遣之。【眉批】人参枸杞。

吕生（出《逸史》）

虞乡永乐等县连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吕生者，居二邑间，为儿时不欲闻食气，因上山自剔黄精煮服之。十年之后，日觉轻健，耐风寒，行若飘风。见文字及人语更不忘。母令读书，遂欲应明经。日念数卷，实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后母逼令餐饭，不肯。与诸妹旦夕劝解，悉不从。因于酒中置猪脂，自捧以饮之曰："我老矣，况酒道家不

禁。”吕曰：“某自小不知味，实进不得。”乃逼于口鼻，嘘吸之际，一物自口中落，长二寸余。众共视之，乃黄金人子也。吕生乃僵卧不起，惟言困惫。其妹以香汤洗之，结于吕衣带中，移时方起。先是吕生年虽近六十，须发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却取金人，结处如旧已不见之矣。吕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门去，云往茅山，更无其踪。【眉批】黄精。

橘中叟（出《玄怪录》）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园，因霜后，诸橘尽收，余有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异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橘。刮开，每橘有二老叟，须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身仅尺余，谈笑自若。剖开后，亦不惊怖，但与决赌。赌讫，叟曰：“君输我海龙神第七女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枚，紫绢帔一副，绛台山霞实散二庾，瀛洲玉尘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钟，阿母女态盈娘子跻虚龙缟袜八绸，后日于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许来，竟待不得。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摘下耳。”又一叟曰：“仆饥矣，须龙根脯食之。”即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圆径寸，形状宛转如龙，毫厘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随削随满。食讫，以水噀之，化为一龙，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云起，须臾风雨晦冥，不知所在。

太平广记钞卷八

女仙部

女仙一

西王母（出《集仙录》）

西王母者，九灵太妙龟山【眉批】龟山亦作龟台。金母也。生于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飞翔，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三界十方，女子之得道者，咸隶焉。所居昆仑之圃，阆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非飚车羽轮，不可到也。所谓玉阙暨天，绿台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连琳彩帐，明月四朗。戴华胜，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宝盖沓映，羽掺荫庭。轩砌之下，植以白环之树，丹刚之林，空青万条，瑶干千寻，无风而神籁自韵，琅琅然皆九奏八会之音也。黄帝讨蚩尤之暴，蚩尤吹烟喷雾，师众大迷。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之者胜。”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眉批】九天玄女附见。授帝以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又数年，王母遣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

授以地图。其后虞舜摄位，玉母遣使授舜白玉环。舜即位，又授益地图。遂广黄帝之九州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献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风。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汉，泊九圣七真，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

玉卮娘子（出《玄怪录》）

唐玄宗时，有崔书生，于东州逻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郁，远间百步。书生每初晨必盥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马而来，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有殊色，所乘马极骏。未及细视，则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乃于花下铺茵致酒，往迎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颇堪流盼。女郎频日而过，计仆驭当疲，敢具脯醪以俟憩息。"女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眉批】青衣大解事。女顾叱之曰："何故轻与人言？"崔生明日先到别墅，又下马拜请良久。一老青衣谓女曰："马大疲，暂歇无爽。"因自控马，至当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既求婚，予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再拜跪请。青衣曰："后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并备酒肴。今小娘子阿姊在逻谷中，有小疾，【眉批】仙人亦有疾耶？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后，便当咨启，期到皆至此矣。"于是俱行。崔生即依言营备。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送女归崔生。崔母在故居，殊不知也。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启以婢媵。后崔生觉母慈颜衰悴，因伏问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纳新妇，妖媚无双。吾于土塑图书之中，未曾见此。必狐魅之辈，伤害于汝，故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泪涕交下曰："本侍箕帚，望以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辈。明晨即别。"崔生亦挥涕不能

言。明日，女车骑复至，崔生亦乘马送之。入逻谷三十里，山间有一川，川中有异花珍果，不可言纪。馆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拜曰："无行崔郎，何必将来！"【眉批】何与崔郎事。冤哉！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女传姊言曰："崔郎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诮再三，辞辩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谴而已。后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讫，命酒作乐。乐阕，其姊谓女曰："须令崔郎却回。"女出袖中白玉盒子遗生。于是各呜咽而出。至逻谷口回望，千岩万壑，无有径路，因恸哭归家。常持玉盒子，郁郁不乐。忽有胡僧扣门求食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士，何有是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乎？贫道望气知之。"崔生试出玉盒子示僧。僧请以百万市之。崔生问僧曰："女郎谁耶？"曰："君所纳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负美名于仙都。惜君纳之不久。若住得一年，君举家不死矣。"

云华夫人（出《集仙录》）

云华夫人，名瑶姬，王母第二十三女，西华少阴之气也。尝东海游，还过江上，有巫山焉，峰岩挺拔，林塾幽丽，巨石如坛，留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山下。大风卒至，崖振谷陨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谢焉。禹尝诣之，崇巘之巅，顾盼之际，化而为石。其后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于襄王。王作阳台之宫以祀之。隔岸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也。神女坛侧有竹，垂之若簪。有稿叶飞物着坛上者，竹则因风扫之，终莹洁不为所污。

玄天二女（出《王子年拾遗》）

燕昭王即位二年，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谟。并玉质凝肤，体轻气馥，绰约窈窕，绝古无伦。或行无影迹，或积年不饥。昭王处以单绡华幄，饮以瑶珉之膏，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台，乃召二人来侧。时香风欻起，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缨缕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于翔鸾。而歌声轻飏，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响流韵，虽飘梁动尘，未足加焉。其舞一名萦尘，言其体轻，与尘相乱；次曰集羽，言其婉转，若羽毛之从风也；末曰旋怀，言其支体缅曼，若入怀袖也。乃设麟文之席，散华芜之香。香出波弋国，浸地则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则肌肉皆生。以屑铺地，厚四五尺，使二人舞其上，弥日无迹，体轻故也。时有白鸾孤翔，衔千茎穗。穗于空中，自生花实，落地即生根叶，一岁百获，一茎满车，故曰盈车嘉穗。麟文者，错杂众宝以为席也，皆为云霞麟凤之状。王好神仙之术，故玄天之女，托形作二人。昭王末，莫知所在。

太阴夫人（出《逸史》）

卢杞少时，穷居东都，于废宅内赁舍。邻有麻氏妪孤独。杞遇暴疾，卧月余。麻婆来作羹粥。疾愈后，晚从外归，见金犊车子在麻婆门外。杞惊异，窥之，见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潜访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试与商量。”杞曰：“某贫贱，焉敢望此。”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谐矣。请斋三日，会于城东废观。”既至，见古木荒草，久无人居。逡巡，雷电风雨暴起，化出楼

台，金殿玉帐，景物华丽。有辎軿降空，即前女子也。与杞相见曰：“某本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间，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传意。更七日清斋，当再奉见。”【眉批】蓝面鬼何当快婿。夫人自无眼，非麻婆之过也。女子呼麻婆，付两丸药。须臾雷电黑云，女子已不见，古木荒草如旧。麻婆与杞归，清斋七日，斲地种药，才种已蔓生。未顷刻，二葫芦生于蔓上，渐大如两斛瓮。麻婆以刀刳其中，麻婆与杞各处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领。风雷忽起，腾上碧霄，满耳只闻波涛声。久之觉寒，令著油衫，如在冰雪中，复令著至三重，甚暖。麻婆曰：“去洛已八万里。”良久，葫芦止息。遂见宫阙楼台，皆以水晶为墙垣，被甲仗戈者数百人。麻婆引杞入见。紫殿从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馔。麻婆屏立于诸卫下。女子谓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上留此宫，寿与天毕；次为地仙，常居人间，时得至此；下为中国宰相。”杞曰：“在此处实为上愿。”女子喜曰：“此水晶宫也。某为太阴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升天。然须启上帝。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乃以青纸为表，当庭拜奏。少顷，闻东北间声云：“上帝使至。”太阴夫人与诸仙趋降。俄有幢节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阶下。朱衣宣帝命曰：“卢杞，得太阴夫人状云，欲住水晶宫，如何？”杞无言。夫人但令疾应，又不言。夫人及左右大惧，驰入取鲛绡五匹，以赂使者，欲其稽缓。食顷间又问：“卢杞，欲水晶宫住、作地仙，及人间宰相，此度须快。”杞大呼曰：“人间宰相。”朱衣趋去。太阴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过，速领回。”推入葫芦。又闻风水之声，却至故居，尘榻宛然。时已夜半，葫芦与麻婆并不见矣。【眉批】与李林甫相似，疑皆两家门客所为。

织女婺女须女星（出《神仙感遇传》）

唐御史姚生，罢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甥二，各姓。年皆及壮，而顽驽不学。姚日诲责，而怠游不悛。遂于条山之阳，结茅以居之，冀绝外事，得专艺学。林壑重深，嚣尘不到。临遣，姚诫之曰："每季一试汝，学有不进，夏楚必及。"及到山中，二子曾不开卷，但朴斫涂塓为务。姚之子稍长于二生，独惧责，攻书甚勤。忽一夕，子夜临烛，凭几披书之次，觉后裾为物所牵，襟领渐下，亦不之异，徐引而袭焉。俄而复尔，如是数四，遂回视之。见一小豚，籍裘而伏，色甚洁白，光润如玉。因以压书界方击之，豚声骇而走。遽呼二子秉烛，索于堂中，牖户甚密，周视无隙，莫知所往。明日，有苍头骑扣门，搢笏而入，谓三人曰："夫人问讯，昨夜小儿无知，误入君衣裾，殊以为惭。然君击之过伤，今则平矣，君勿为虑。"三人俱逊词谢之，相视莫测其故。少顷，向来骑僮复至，兼抱持所伤之儿，并乳褓数人，衣襦皆绮纨，精丽非常。复传夫人语云："小儿无恙，故以相示。"逼而观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缕焉，则界方棱所击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褓皆甘言慰之，又云："少顷夫人自来。"言讫而去。三子悉欲避去，惶惑未决。有苍头及紫衣宫监数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帏，茵席炳焕，香气殊异。旋见一油壁车，青牛丹毂，其疾如风。宝马数百，前后导从。及门下车，则夫人也。【眉批】夫人及此儿又何名号？三子趋出拜。夫人微笑曰："小儿伤不至甚，恐为君忧，故来相慰。"夫人年可三十余，风姿闲整，亦不知何人也。问三子曰："有室家未？"三子皆以未对。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配三君子。"【眉批】天上无懵懂仙人，何取于三子？吾怪之。三子拜谢。夫人因留不去，为三子各创一院。指顾之间，画堂延阁，造次而具。翌日，有辎軿至焉。宾从粲丽，逾于戚里。车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满山谷。三女自车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坐。酒肴丰衍，非世所有。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谢。是夕合卺。夫人谓三子曰："人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贵也。但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长生度世，

位极人臣。”【眉批】何修而得此!三子复拜谢，但以愚昧为忧。夫人曰：“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须臾，孔子具冠剑而至。夫人临阶，宣父拜谒甚恭。【夹批】胡说可笑。夫人端立，微劳问之，谓曰：“吾三婿欲学，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义悉通，咸若素习。【眉批】柴愚参鲁，孔子不过因材而笃之。三蠢子偏能速化，何也？既而宣父谢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玉璜秘诀。【夹批】胡说！三子又得之无遗。复坐与言，则皆文武全才，学究天人之际矣。三子相视，自觉风度夷旷，神明开爽。其后姚使家僮馈粮，至则大骇而走。姚问其故，具对以屋宇帷帐之盛，人物艳丽之多。姚惊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将行，夫人戒勿泄露。纵加楚挞，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讶其神气秀发，占对闲雅。疑有鬼物凭焉。苦问不言，遂鞭之数十。不胜其痛，具道本末。【眉批】可知杜子春亦不易得。姚乃幽之别所。姚素馆一硕儒，因召而与语。儒者惊曰：“大异大异。君何用责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则必贵极人臣。今夕之事，其命也夫。”姚问其故，而云：“吾见织女、婺女、须女星皆无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间，将福三子。今泄天机，三子免祸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视三星，星无光。【眉批】有此硕儒，何不令与三子。姚乃释三子，遣之归山。至则三女邈然如不相识。夫人让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机，当于此诀。”因以汤饮三子。既饮则昏顽如旧，一无所知。儒谓姚曰：“三女星犹在人间，亦不远此地分。”密谓所亲言其处。或云河东张嘉真家，其后将相三代矣。

【总评】《传奇》载：封陟孝廉，读书秉正，三拒仙姝之降，后为太山所追，路遇上元夫人来游，即昔日求偶仙姝也。夫人索笔判延一纪。陟既苏，追悔悲恸。此皆小说家有托而云。

《广记》又载郭翰遇织女事，今删之。牛女相配，已属浪传。况诬

以他遇，不畏天孙有知乎？

青童君（出《通幽记》）

天水赵旭，少孤介好学，有姿貌，善清言，习黄老之道。家于广陵，尝独葺幽居，唯二奴侍侧。尝梦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间，觉而异之，因祝曰：“是何灵异，愿睹仙姿。”夜半，忽闻窗外切切笑声。旭知其神，复祝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闻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愿托清风。”旭惊喜，整衣而起，回灯拂席以延之。忽清香满室，一女年可十四五，容范旷代，衣六铢雾绡之衣，蹑五色连文之履，开帘而入。旭再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怀阻旷，位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愿谐神韵。”旭曰：“蜉蝣之质，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济度，岂敢妄兴俗怀。”女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名在金格，当相与吹洞箫于红楼之上，抚云璈【眉批】按云璈形似锦，有弦，凡天乐唱步虚谓讫，先抚云璈。于碧落之中。”乃延坐，令施寝具。旭贫无可施。女笑曰：“无烦仙郎。”须臾雾暗，食顷方收。其室中施设珍奇，非所知也。遂携手于内。夜深，忽闻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骇问之。答曰：“同宫女子相寻尔。勿应。”乃扣柱歌曰：“月露飘飖星汉斜，独行窈窕浮云车。仙郎独邀青童君，结情罗帐连心花。”歌甚长，旭唯记两韵。谓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虑泄吾事于上界耳。”旭曰：“设琴瑟者，由人调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见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余许。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龙之盖，戴金精舞凤之冠，长裙曳风，璀璨心目。旭再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眉批】妹娥妒色，岂其然乎？闻君与青君集会，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已知吾处也？”答曰：“佳期

不相告，谁过耶？”相与笑乐。旭喜悦不知所裁。鸡鸣，命车，约以后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弃也。”及出户，有五云车二乘，浮于空中。遂各登车诀别。灵风飒然，凌虚而上，极目乃灭。旭不自意如此，但洒扫焚名香，绝人事以待之。隔数夕复来，来时皆先有清风肃然，异香从之。其所从仙女益多，欢娱日洽。为旭致行厨珍膳，皆不可识，其美殊常。每一食，经旬不饥。但觉体气冲爽。旭因求长生久视之道，密受隐诀。其大抵如《抱朴子•内篇》。为旭致天乐，有仙妓飞奏檐楹而不下，谓旭曰：“君未列仙品，不食正御，故不下也。”其乐唯笙箫琴瑟，略同人间。其余并不能识，声韵清锵。奏讫，而云雾霏然，已不见矣。又为旭致珍宝奇丽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见。君若泄之，吾不得来也。”【眉批】既不合令世人见，赠之何为？旭言誓重叠。后岁余，旭奴盗琉璃珠鬻于市，胡人酬价逼之而相击。官勘之，奴悉陈状，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怆然无容曰：“奴泄吾事，当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胜。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长与君往来，运数然耳。自此诀别，努力修持，当速相见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眉批】语约而精。遂留仙枢龙席隐诀五篇，内多隐语，亦指验于旭，旭洞晓之。将旦而去，旭悲哽执手。女曰：“悲自何来？”旭曰：“在心所牵耳。”女曰：“身为心牵，鬼道至矣。”言讫，竦身而上，忽不见，室中帘帷器具悉无矣。旭恍然自失。其后寤寐，仿佛犹尚往来。旭大历初犹在淮泗。

成公智琼

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夕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

苦，令得下嫁。超觉而钦想。如此三四夕。一旦显来，驾辎軿车，从八婢，服罗绮之衣，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眉批】年七十矣，犹云早失父母，何耶？且玉女天上仙种，其父母独非仙乎，而早死何也？车上有异馔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宿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常可得驾轻车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绘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不害君婚姻之义。"【眉批】益矣。遂为夫妇。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取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也。每超当有行求，智琼已严驾于门，百里不移两时，千里不过半日。超后为济北王门下掾。文钦作乱，魏明帝东征，诸王见移于邺宫，官属亦随监国西徙。邺下狭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独卧，智琼常得往来。同室之人，颇疑非常。智琼止能隐形，不能藏声，且芬香达于室宇，遂为伴吏所疑。【眉批】形声一也，岂有能隐形不能藏声者。且四吏共一室，仙姬不当少忍数日耶？后超尝使至京师，空手入市。智琼给其五匣弱绯，五端绸纡，采色光泽，非邺市所有。同行吏诘问，超性疏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监国，委曲问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不咎责也。后夕归，玉女已求去。曰："我神仙也，不愿人知。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恩义，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呼侍御发簏，取织成裙衫两裆遗超。把臂告辞，肃然升车，去若飞流。超忧感积日。后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智琼。驱驰前至，视之果是。遂披帷相见，悲喜交至。授绥同乘至洛，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月往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来，辄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赋神女。

【总评】既列仙阶，已超欲界。而玉卮惜别，太阴求偶，织女与婺、须同尘，嫦娥与青童妒色，玉女侍儿又其下矣。大抵唐风多淫，自明河问渡，椒风不警，而桑中濮上，靡然成俗。一时文士游戏，皆借天

上以喻人间。读小说者以意逆之，未可遽以秽太清也。他如牛僧孺遇薄太后事，出于赞皇门下之谤语。而尤可恨者，李群玉《黄陵》二咏，辱及英皇。笔墨罪过，于斯方大，尚可为后世口实乎？

按《云溪友议》云：李群玉既解天禄之任，而归涔阳，经二妃庙，题诗二首曰："小孤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尚俨然。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鹃。犹似含颦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后又题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似行云秋色中。"李自以第二篇春容便到秋色，踟蹰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见曰："儿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夹批】罪过语。【眉批】舜三十而少，则时百有十岁。计二妃齿亦近百矣。诗人犹不能释然耶！李乃志其所陈。俄而影灭，遂礼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岭，至于浔阳。太守段成式，素与李为诗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戏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阳侯也。"群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州。段乃为诗哭之曰："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皋。"

梁玉清（出《独异志》）

秦并六国，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逃入卫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归位，卫承庄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谪于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于河伯，骖乘行雨。休每至少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辄回驭。故此地常少雨焉。【眉批】奇事。

杜兰香

有渔父于湘江洞庭之岸，闻儿啼声，四顾无人，帷三岁女子在岸侧。渔父怜而举之。十余岁，灵颜姝莹。忽有青童自空来集，携女而去。临升天，谓其父曰："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后时亦还家。其后于洞庭包山降张硕家，盖修道者也。兰香降之三年，授以举形飞化之道，硕亦得仙。初降时，留玉简、玉唾盂、红火浣布，以为登真之信。

【总评】《丽情集》云：贾知微遇曾城夫人杜兰香，以秋云罗帕裹丹五十粒与生曰："此罗是织女采玉玺织成。"后大雷雨，失帕所在。

许飞琼（出《逸史》）

唐开成初，进士许渾游河中，忽大病，不知人事。亲友数人，环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笔大书于壁曰："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书毕复寐。及明曰，又惊起，取笔改其第二句曰："天风飞下步虚声。"书讫，兀然如醉。良久渐吕曰："昨梦到瑶台，有仙女三百余人，皆处大屋。内一人云是许飞琼，遣赋诗，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间人知名也。'既毕，甚被赏叹，令诸仙皆和，曰：'君终至此。且归。'若有人导引者，遂得回耳。"

明星玉女（出《集仙录》）

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山顶石龟，其广数亩，高三仞。其侧有梯磴，远近皆见。玉女祠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澄碧，雨旱不异。祠内有玉石马一匹焉。

骊山老母（出《神仙感遇传》）【眉批】李筌附见。

李筌，号达观子，居少室山，好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经本，绢素书，朱漆轴，缄以玉匣。题云：“大魏真君【眉批】真君，魏太武年号。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其本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鬈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旁见遗火烧树，因自语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惊而问之曰：“此黄帝阴符上文，母何得言之？”母曰：“吾授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从何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脉未减，心影不偏，真吾弟子也。”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于是坐于石上，与筌说阴符之义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术；一百言演法。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非有道之士，不可使闻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术，常人用之得其殃也。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久之，母曰：“已晡时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满，瓠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还，已失老母，但留麦饭数升于石上而已。筌有

将略，作《太白阴符》十卷；有相业，著《中台志》十卷。时为李林甫所排，位不显。【眉批】李林甫既仙矣，仙与岂仙相排耶？竟入名山访道，不知所终。

真真（出《闻奇录》）

唐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谓画工曰：“世无其人也。如何令生，某愿纳为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必应。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颜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昼夜不止。乃应曰：“诺。”急以百家彩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饮食如常。曰：“谢君召妾，妾愿事箕帚。”终岁，生一儿。儿年两岁，友人曰：“此妖也，必与君为患。余有神剑可斩之。”其夕，乃遗颜剑。剑才及颜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无何为人画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夺君愿，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讫，携其子却上软障，呕出先所饮百家彩灰酒。睹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画焉。

江妃（出《列仙传》）

郑交甫常游汉江，见二女，皆丽服华装，佩两明珠，大如鸡卵。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也，下请其佩。二女手解佩以与交甫。受而怀之，行数十步，视怀空无珠，二女忽不见。

白螺女子（出《原化记》）

常州义兴县，有鳏夫吴堪，少孤无兄弟。为县吏，性恭顺。其家临荆溪，常于门前以物遮护溪水，不敢秽污。暇则临水看玩。积数年，忽于水滨得一白螺，遂拾归，以水养。自县归，见家中饮食已备，乃食之。如是十余日。堪谓邻母哀其寡独，故为执爨。乃卑谢邻母。母曰："君近得佳丽修事，何谢老身？"堪曰："无。"因问其母，母曰："子每入县后，便见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颜端丽，衣服轻艳。具馔讫，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为，乃密言于母曰："堪明日当称入县，请于母家自隙窥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诈出。乃见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门而入，其女遂归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护泉源，力勤小职，哀君鳏独，敕余奉媲。"堪敬谢，遂留为妇。【眉批】《搜神记》谢端候官人事大同。白螺为白水素女，留壳辞去，以壳贮米，壳常不乏。却无为妻以下事。闾里传骇。时县宰豪士闻堪美妻，因欲图之。堪为吏恭谨，不犯笞责。宰谓堪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虾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须纳，不然罪责非轻。"堪唯而走出。度人间无此，求不可得，颜色惨沮，归述于妻。妻笑曰："君忧余物，不敢闻命。二物妾能致矣。"堪闻言，忧稍解。妻辞出取之，少顷而到，堪得以纳。令视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终欲害之。后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蜗斗一枚，君宜速觅。"堪奔归，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难也。"乃为取之。良久，牵一兽至，大如犬，状亦类之。曰："此蜗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堪将此兽上宰。宰见之，怒曰："吾索蜗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粪火。"宰遂索炭烧之，遣食。食讫，粪于地，皆火。宰怒曰："用此物奚为？"令除火扫粪，方欲害堪。吏以帚及粪，应手洞然，火飙暴起，焚燕墙宇，烟焰四合，弥亘城门。宰身及一家皆为煨烬。【眉批】蜗斗何物，乃能除残，大奇！乃失吴堪及妻。其县遂迁

于西数步，今之城是也。

【总评】《录异记》云：人世用水，日不过三五升，过此必减福折算。则知敬护泉源，上帝所福。

玉蕊院女仙（出《剧谈录》）

长安唐昌观，旧有玉蕊花，其花每发，若琼林瑶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绿绣衣，垂双髻，无簪珥之饰，容色出众。从以二女冠三小仆，皆丱髻黄衫，端丽无比。既而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外。观者疑出自宫掖，莫敢逼视。停立良久，令女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顾谓黄衫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行矣。"时观者如堵，感觉烟飞鹤唳，景物辉辉。举辔百余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游。余香不散者经月余。时严休复、元稹、刘禹锡、白居易，俱作玉蕊院真人降诗。严休复诗云："终日斋心祷玉宸，魂销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曰："香车潜下玉龟山，尘世何由睹舜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云鬟。"元稹诗云："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自得知。"刘禹锡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曰："雪蕊琼葩满院春，羽衣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白居易诗云："瀛女偷乘凤下时，洞中暂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

班孟（出《神仙传》）

班孟，女子也。能飞行经日，又能坐空虚中与人语，又能入地中。初时没足至胸，渐入但余冠帻，久而尽没。以指刺地，即成井可汲。吹屋上瓦，瓦飞入人家。桑果数千株，孟皆拔聚之成一，积如山。如此十余日，吹之各还其故处如常。又能含墨一口，喷纸皆成文字，各有意义。

园客妻（出《女仙传》）

园客者，济阴人也。貌美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华蚕焉。至蚕出时，有一女自来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饲之。蚕壮，得茧百三十枚，茧大如瓮。每一茧，缲六七日乃尽。缲讫，此女与园客俱去。济阴今有华蚕祠。

蔡女仙

蔡女仙者，襄阳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绣。忽有老父诣其门，请绣双凤，惟凤眼当指点。既而绣成，五采光焕。老父观之，指视安眼。【眉批】堪配点龙眼事。俄而功毕，双凤腾跃飞舞。老父与仙女各乘一凤，升天而去。时降于襄阳南山之林，时人名为凤林山。

茶姥（出《墉城集仙录》）

广陵茶姥者，不知姓氏。常如七十岁人，而轻健有力，耳聪目明，发鬓滋黑。耆旧相传云：晋元南渡后，见之数百年，颜状不改。每旦，将一器茶卖于市，市人争买，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尝减少。吏系之于狱，姥持所卖茶器，自牖中飞去。

太平广记钞卷九

女仙部

女仙二

秦时妇人（出《广异记》）

唐开元中，代州都督以五台多客僧，恐妖伪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惧逐，多权窜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雁门山。幽涧之中存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赍乾粮，欲住此山，遂寻洞入。数百步渐阔，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妇人，并衣草叶，容色端丽，见僧惧愕。问云：“汝乃何物？”僧曰：“我人也。”妇人笑曰：“宁有人形骸如此。”【夹批】妙！僧曰：“我事佛，佛须摈落形骸故尔。”因问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顾笑曰：“语甚有理。”【夹批】恬淡。复问宗旨如何，僧为讲《金刚经》，称善数四。僧因问此处是何世界。妇人云：“我秦人，随蒙恬筑长城。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来亦不知年岁，不复至人间。”【眉批】数之成仙者，蒙恬也。然终不能以恬为德。六百余年后，犹指其弊，谓神仙浑，忘德怨夫，岂其然。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涩不可食。僧住四十余日，暂辞出人间求食。及至代州备粮更去，则迷不知其所矣。

【总评】《抱朴子》云：“汉成帝时，猎者于终南山中见一人，无衣服，身生黑毛。方欲取之，其人逾坑越谷如飞腾，不可追及。于是，乃密伺所在，合围得之。问之，言：“我本秦之宫人，闻关东贼至，秦王出降，宫室烧燔，惊走入山。饥无所餐。有老翁教我食松叶、松实。当时苦涩，后稍便之，遂不饥渴。冬不寒，夏不热。”计此女一百许岁矣。猎人将归，以谷食之。初时闻谷臭呕吐，累日乃安。如是一年许，身毛脱落，转老而死。向使不为人所得，便成仙也。《列仙传》：毛女，名玉姜，事同，却无猎师事。疑《抱朴子》托言，以鄙火食也。《集异记》载：华山灵台观有婢玉女，以恶疾弃之山间，食芝能轻举，为书生班行达袭执，辱之，翌日遂成皤然一媪，不经月死。亦为色欲代生者说法耳。

西河少女（出《女仙传》）【眉批】伯山甫附记。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华山得道，时还省亲族。二百余年，容状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来善恶功过，有如目击。又言将来吉凶，皆效。见其外甥女多病，与之药。女服药时，年已七十，渐还少，色如婴儿。汉遣使行经西河，于城东见女子笞一老翁，头白如雪，跪而受杖，怪而问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儿也。昔妾舅伯山甫，愍妾多病，以神药授妾，渐复少壮。今此儿不肯服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杖耳。”使者问女及儿年各几许，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岁，儿年七十一矣。”

女几（出《女仙传》）

女几者，陈市上酒妇也。作酒常美。仙人过其家，以素书五卷质酒钱。几开视之，乃仙方养性长生之术。私写其要诀，依而修之，三年，颜色更少，如二十许人。数岁，质酒仙人复来，笑谓曰："盗道无师，有翅不飞。"女几随仙人入山，即女几山也。

魏夫人（出《集仙录》及本传）

魏夫人者，任城人，晋司徒舒之女，名华存，字贤安。【眉批】名字俱雅。幼而好道，味真耽玄。常欲别居闲处，父母不许。年二十四，强适太保掾南阳刘文，字幼彦。生二子：长曰璞；次曰瑕。幼彦后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灵，精诚弥笃。二子粗立，乃离隔宇室，斋于别寝。将逾三月，忽有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裒来降。【眉批】景林即神王之道罗，小有山名，王裒即女仙也。裒谓夫人曰："闻子密纬真气，注心三清，勤苦至矣。"乃命侍女华散条、李明兑等，使披云蕴，开玉笈，出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经，凡三十一卷，即手授焉。于是太极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联涓弹九气之璈，青童命东华玉女烟景珠击西盈之钟，阳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贾屈廷吹凤喉之箫，清虚真人命飞玄玉女鲜于虚拊九合玉节，太极真人发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眉批】太霞可以名词谱。神王讽晨启之章，清虚咏驾飙之词。既散后，诸真元君日夕来降，虽幼彦隔壁，寂然莫知。其后幼彦物故，夫人知中原将乱，携二子渡江。璞为庾亮司马，又为温太真司马，后至安城太守。瑕为陶太尉侃从事中郎将。夫人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王君复与青童、东华君来降，授夫人成药二剂：一曰迁神白骑神散；一曰

石精金光化形灵丸。使服之，凡七日，太乙玄仙遣飚车来迎。夫人乃托剑化形而去。陶真白《真诰》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晋兴宁三年乙丑，降琅琊王舍人杨羲家，谓杨君曰："吾昨与茅叔申诣清虚宫，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顿落四十七人，复上者三人耳。固当洗心虚迈，勤注理静。若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宫所落，皆此辈也。岂止落名生籍，方将被考于三宫也。勉之慎之。"又曰："得道去世，或显或隐，托体遗迹者，道之隐也。昔有再酣琼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烂。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户，贾季子咽金液而臭闻百里。黄帝火九鼎于荆山，尚有乔岭之墓；李玉服云散以潜升，犹头足异处。墨狄饮虹丹以没水，宁生服石脑而赴火，务光翦薤入清冷之泉，柏成纳气而肠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胜纪。微乎得道，趣舍之迹，固无常矣。"又曰："人死必视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皱者，亦尸解也。目不落光，无异生人者，尸解也。发尽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眉批】论尸解甚详。若非尸解之例，暂游太阴者，太乙守尸，三魂营骨，七魄侍肉，胎灵录气，皆数满再生而飞天。其死而更生者，未殓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无者，有衣结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发脱而形飞者，有头断已死、乃从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为上，夜半解者为下，向晚向暮去者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师，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进，武解倍之。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与众真吟诗曰："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灵云郁紫晨，兰风扇绿轺。上真宴瑶台，邈为地仙标。所期贵远迈，故能秀颖翘。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辽。人事胡可预，使尔形气消。"夫人既游江南，遂于抚州并山立静室。又于临汝水西置坛宇。岁久芜梗，有女道士黄灵徽，年迈八十，邈若婴孺，号为花姑，特加修饰。累有灵应，后亦升天。

谢自然（出《集仙录》）

谢自然者，果州谢寰女也。性颖异，不食荤血。家在大方山下，顶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礼，乃徙居山顶。自此常诵《道德经》《黄庭内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饭，云："尽是蛆虫。"自此绝粒。数取皂荚煎汤服之，即吐痢，腹中诸虫悉出，体轻目明。其虫大小赤白，状类颇多。自此犹食柏叶，日进一枝。七年之后，柏亦不食。九年之外，仍不饮水。刺史韩佾疑其妄，延入东阁，闭之累月，方率长幼，开钥出之。肤体宛然，声气朗畅。佾即使女自明师事焉。贞元九年，刺史李坚至，筑室于金泉山居之。自然所居室，唯容一床，四边才通人行。常有十余蛇，或黑或白，或如臂，或如股，旦夕在床左右，各各盘结，不相毒螫。又有两虎，出入必从，人至则隐。常言真人位高，仙人位卑。言己将授东极真人之任。贞元十年，七月十五日，金母降于庭。七日，崔张二使至，问自然，能就长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悦。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复降云："为不肯居长林，被贬一阶。"长林，仙宫也。将桃一枝，大于臂。上有三十桃，碧色，大如碗，云："此犹是小者。"金母乘鸾，侍者悉乘龙及鹤，五色云雾，浮泛其下。其日州中马坊厨戟门皆报云："长虹入州。"九月一日，群仙至。将桃一枝，大如斗，半赤、半黄、半红，云："乡里甚足此果。"割一脔食，余则侍者却收。【眉批】可作寿桃图。十月十一日，有仙人来召，即乘麒麟升天，将天衣来迎。自然所著衣留在绳床上，却回，著旧衣，置天衣于鹤背将去，云："去时乘麟，回时乘鹤也。"每天使降时，鸾鹤千万，众仙毕集，位高者乘鸾，次乘麒麟，次乘龙。鸾鹤每翅各大丈余。近有大鸟下长安，鸾大小相类，但毛彩异耳。言下长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则国家当有大福。二十七日，东岳夫人并来，劝令沐浴，兼用香汤，不得令有乳头香。乳头香，天真恶之。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无削发之人，若得道后，悉皆戴冠，功德则

一。”【眉批】此为宣和开士之衅。自然绝粒，凡一十三年，昼夜不寐。两膝下忽有印形，小于人间官印，古篆六字，粲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两膝内，并膝则两印相合，分毫无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纤微无不洞鉴。人间吉凶善恶，无不知者。性严重深密，事不出口，虽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坚崇尚至道，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间奉道人知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礼尊像，四拜为重，三拜为轻。又云：“药力只可益寿。若升天驾景，全在修道、服药。修道，事颇不同；服柏便可绝粒。若山谷难求侧柏，只寻常柏叶，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旋采旋食，尚有津润。大都柏叶、茯苓、枸杞、胡麻，俱能长年久视。修道要山林静居，不宜俯近城郭，以其荤腥，灵仙不降。炼药饮水，宜用泉水，尤恶井水。仍须远家及血属，虑有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体重，食麦体轻，辟谷入山，须依众方，除三虫伏尸。凡服气，先调气，次闭气，出入不由口鼻，令满身自由，则生死不能侵矣。【眉批】服气要诀。二十日辰时，于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士女数千人，咸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闻其诀别之语曰：“勤修至道。”须臾，五色云遮亘一川，天乐异香，散漫弥久。所著衣冠簪帔一十事，脱留小绳床上，结系如旧。

妙女（出《通幽记》）

唐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县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见一僧，以锡杖连击三下，惊怖而倒，便言心痛，迷乱莫知。数日稍间，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复食。食辄呕吐，唯饵蜀葵花及盐茶。既而清瘦爽彻，颜色鲜华。方说初昏迷之际，见一人引至一处，宫

殿甚严，悉如释门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题头赖吒天王小女，为泄天门间事，故谪堕人世，已两生矣。赖吒王姓韦名宽，第大，号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东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称小娘，言父与姻族，寻索至此，前所见僧打腰上，欲女吐泻脏中秽恶俗气，乃得升天。天上居处华盛，各有姻戚及奴婢，与人间不殊。所使奴名群角，婢名金霄、凤楼。其前生有一子，名遥，见并依然相识。昨来之日，于金桥上与儿别，赋诗，惟记两句曰："手攀桥柱立，滴泪天河满。"时自吟咏，悲不自胜。如此五六日，一旦，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诸天仙及仆隶等，悉来参谢。即托灵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间，久蒙存恤，相愧无极。"其家初甚惊惶，良久乃相与问答，仙者悉凭之叙言。其上尊语，即是丈夫声气；善伦语，即是妇人声，各变其语。如此或来或往，日月渐久，谈谐戏谑，一如平人。每来即香气满室。一日，妙女吟唱，空中忽有片云如席，云中有笙声，声调清锵。【眉批】天上亦将笙合曲，异哉。举家仰听，感动精神。妙女讴歌，神色自若，音韵奇妙。其曲名《桑柳条》。又言阿母适在云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时，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肿疾，吾代其患之。数日后，妙女果背上、胁下，各染一肿，并大如杯，楚痛异常。经日，其主母见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卧。忽语令添香，于钟楼上，呼天仙忏念。其声清亮，与西方相应。如此移时，醒悟肿消，须臾平复。后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为尔白大郎请兵救。"女即如睡状。须臾却醒，言兵已到。急令洒扫，添香净室。遂起支分兵马，匹配几人干某处检校，几人于病人身上束缚邪鬼。其婢即瘥如故。言见兵马形像，如壁画神王也。其家小女子皆见，良久乃灭。大将军姓许，名光。小将曰陈万。每呼之驱使，部位甚多，来往如风雨声。【眉批】许光、陈万，杀鬼之将，可代神荼郁垒。更旬时，忽言织女欲嫁，须往看之。又睡醒而说，婚嫁礼一如人间。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备纪。【眉批】观此则织女应非一人。其家常令妙女绣，忽言今要暂去，请婢凤楼代绣。如

此竟日便作凤楼姿容，绣作巧妙，疾倍常时，而不与人言语，时时俯首笑，久之言却回，即复本态，无凤楼状也。言大郎欲与僧伽和尚来看娘子，即扫室添香，煎茶待之。须臾遂至，传语问讯。妙女忽笑曰："大郎何为与上人相扑？"此时举家俱闻床上踏蹴声甚厉，良久乃去。有时言向西方饮去，回遂吐酒，竟日醉卧。一夕，言将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游看去。是夕，娘子等并梦向一处，与众人游乐。妙女至天明，便问娘子梦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余绝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唤某归。久在世间，恋慕娘子，不忍舍去。"如此数日涕泣。又言："不合与世人往来。汝意须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辞别，词颇郑重。从此渐无言语。告娘子曰："某相恋不去，既在人间，还须饮食。但与某一红衫子著，及泻药。"如言与之，遂渐饮食。虽时说未来事，皆无应。不知其婢后复如何。

杨正见（出《集仙录》）

杨正见者，眉州通义县民杨宠女也。幼尚清虚。既笄，父母聘同郡王生。王亦富，好客。一旦舅姑会亲故，市鱼，使正见为脍。正见怜鱼之生，盆中戏弄之竟不忍杀。既脯矣，舅姑促责食迟。正见惧，窜于邻里。但行野径中，已数十里，不觉疲倦。见夹道花木，异于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县主簿化【眉批】蜀有二十四化，如阳平化、云台化之类。侧，其居无水，常使正见汲涧泉。女冠素不食，为正见故，时出山外求粮以赡之。如此数年，正见勤恪不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儿，洁白可爱，才及年余，见人喜且笑。正见抱儿抚怜之，以为常。由此汲水归迟者数四。女冠疑怪，正见以事白。女冠曰："若

复见，必抱儿径来，吾欲一见耳。”自是月余，正见汲泉，此儿复出，因抱归。渐近家，儿已殭矣。视之如草树之根，重数斤。女冠知是灵药，命洁甑蒸之。会山中粮尽，女冠出山求粮，给正见一日食，柴三小束。谕之曰：“甑中之物，但尽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辄视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风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归。正见食尽饥甚，闻甑中物香，因窃食之，数日俱尽。女冠方归，闻之叹曰：“神仙固常有定分，吾师尝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升天。’【眉批】食茯苓。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之。”自此正见容状益异，光彩射人。常有众仙降其室，与之论真宫天府之事。岁余，白日升天。常谓其师曰：“得食灵药，即日便合登仙。所以迟回者，幼年之时，见父母拣税钱输官，有明净圆好者，窃藏二钱玩之，以此为隐藏官钱过，罚居人间一年耳。”【眉批】有盗用官钱至千万者，不知如何报应。

裴玄静（出《续仙录》）

裴玄静，缑氏县令升之女，鄠县尉李言妻也。幼而聪慧好道。请于父母，置一静室。父母亦好道，许之。日以香火瞻礼道像。独居，不用女侍，别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便不见。诘之不言。二十年，归于李言。未一月，告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许为君妻，请绝之。李言亦慕道，许焉。【眉批】难得眷属都好道。乃独居焚修。夜中闻言笑声，李言稍疑，潜壁隙窥之，见光明满室，异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凤髻霓衣，姿态婉丽。侍女数人，皆云髻绡服，绰约在侧。玄静与二女子言谈。李异之而退。及旦问于玄静，答曰：“此昆仑仙侣相省。更来慎勿窥也。恐为仙官所责。然玄静与君宿缘甚薄，非久在人间之道。念君后

嗣未立，候上仙来，当为言之。”后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经年，复降，送一儿与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静即当去矣。”【眉批】此事可入赠嗣儿诗。后三日，有五云盘旋，仙女奏乐，白凤载玄静升天，向西北而去。时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温县供道村李氏别业。

樊夫人（出《女仙传》）云英（出《传奇》）

樊夫人者，刘纲妻也。纲仕为上虞令，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事。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简易，民受其惠，无水旱疫毒蛰暴之伤。暇日，常与夫人较术。庭中两株桃，各咒一株，使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如，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纲禁之，虎伏不敢动。夫人以绳系虎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方能飞举。夫人平生，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后至唐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称湘媪，常居止人舍，以丹篆文字救疾如神。乡人敬之，欲为构华屋数间。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愿也。”媪鬓翠如云，肥洁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数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遥，年二八，艳美，携筐采菊，向媪瞪视不移。媪目之曰：“汝爱我，可同去否？”逍遥欣然掷筐，敛衽称弟子，从媪归室。父母追及，以杖击之，叱而返舍。逍遥窃索自缢，父母度不可制，遂舍之。复诣媪，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后月余，媪白乡人曰：“某暂之罗浮，扃其户，慎勿开也。”如是三稔，媪归，召乡人同开锁，见逍遥懵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为竹稍串于栋宇间。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觉。”逍遥如寐醒，方起，将欲拜，忽遗左足，如刖于地。媪遽令无动，拾足勘膝，噀之以水，乃如

故。乡人大骇，敬之。一日，媪忽告乡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余人，谁有心为我设船一只，可同观之。”有富人张拱，请具舟楫，自驾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风涛，蹙一巨舟，没于君山岛上而碎。载数十家，近百余人，然不至损。未有舟楫来救，各星居于岛上。忽有一白鼍，长丈余，游于沙上，数十人挝杀，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围绕岛上。其城渐窄狭，岛上人忙怖号叫，束其人为簇，又不可攀援，势已紧急。岳阳之人，亦遥睹雪城，莫能晓也。时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岛，步罡，噀水飞剑而刺之，声如霹雳，城遂崩，乃一大白鼍，长十余丈，蜿蜒而毙，剑立其胸。遂救百余人之命。岛上人咸号泣礼谢。忽有道士与媪相遇，曰：“樊姑，尔许时何处来？”甚相慰悦。拱诘之，道士曰：“刘纲真君之妻樊夫人也。”

唐长庆中，有裴航秀才，【眉批】裴航附见。因下第游鄂渚，谒故旧崔相国，赠钱二十万。因佣巨舟，载于湘汉。同载有樊夫人，乃国色也。言词问接，帷帐昵洽。航虽亲切，无计会面，因赂侍妾袅烟，求达诗一章曰：“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诗往，久而无答。航数诘袅烟，烟曰：“娘子见诗若不闻，如何？”航无计，因在道求名酝珍果献之。夫人乃使袅烟召航相识。及褰帷，而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环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不与尘俗为偶。航再拜揖，聆眙良久。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将欲弃官幽栖岩谷，召某一诀耳。喜与郎君同舟共济，无以谐谑为意。”航曰：“不敢。”饮讫而归。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曰：“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航览之，亦不能达诗之旨。后更不复见，但使袅烟达寒暄而已。遂抵襄汉，与使婢挈妆奁，不告辞而去。航遍访之，竟无踪兆，遂饰装归辇下。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妪缉麻苧。航揖之求浆。妪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航讶之，忆

樊诗有云英之句，深不自会。俄于苇箔下，出双玉手捧瓷。航接饮之，真玉液也。但觉异香氤欝，透于户外。因还瓯，遽揭箔，睹一女子，露裹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航惊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妪曰："某仆马甚饥，愿憩于此，当厚答谢。"妪曰："任郎君自便。"遂饭仆秣马。良久谓妪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所以踌躇不舍，愿纳厚礼娶之，可乎？"妪曰："我今老病，只此女孙。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君约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至，更无他许人。"妪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为意，但于坊曲喧衢，高声访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眉批】情痴。数月，或遇一货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药铺卞老书，云有玉杵臼货之。郎君恳求如此，吾当为书导达。"航愧荷珍重，果获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泻囊，兼货仆货马，方及其数。【眉批】真能轻财，不妨重色。遂步骤独挈而抵蓝桥。昔日妪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酹其劳哉！"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吾捣药百日，方议姻好。"妪于襟带间解药，航即捣之。昼为而夜息，夜则妪收药臼于内室。航又闻捣药声，因窥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辉室，可鉴毫芒。于是航意愈坚。如此日足，妪待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亲戚，为裴郎具帐帷。"遂挈女入山。谓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车马仆隶，迎航而往。别见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内有帐幄屏帏，珠翠珍玩，莫不臻至，如贵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航拜妪：悲泣感荷。妪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孙，业当出世，不足深愧老妪也。"【眉批】息他人妄想。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后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姊。航拜讫。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忆鄂诸同舟回而抵襄汉乎？"航深惊怛，恳悃陈谢。后问左右曰："是小娘子

之姊云翘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为玉皇之女吏。”【眉批】云翘可赠女媒。妪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卢颢，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叙话永日，使达书于亲爱。卢颢稽颡曰：“兄既得道，乞一言教授。”航曰：“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眉批】阳虚阴实，善虚恶实。若念念向善，转觉清虚矣。卢子懵然，而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满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卢子知不可请，但终宴而去。后世人莫有遇。

鲍姑（出《传奇》）

崔炜者，故监察向之子也。有诗名。贞元中，仕终南海从事，遂居焉。性尚豪侠，不事家产。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炜因窥之，见乞食老妪，因蹶而覆人之酒瓮，当垆者殴之，计其直仅一缗耳。炜怜之，脱衣为偿其所直，妪不谢而去。异日又来告炜曰：“谢子为脱吾难。吾善灸赘疣，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每遇疣赘，只一炷耳，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笑而受之。妪倏不见。后数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眉批】此老僧者，人耶，鬼耶，仙耶？赘于耳。炜因出艾试灸之，而如其说。僧感甚，谓炜曰：“贫道无以奉酬，此山下有任翁者，藏镪巨万，亦有斯疾，请为书导之。”任翁一闻喜跃，礼请甚谨。炜因出艾，一热而愈。任翁告炜曰：“谢君子痊我所苦，有钱十万奉子。幸从容，无草草而去。”炜因留彼。炜善丝竹，闻主人堂前弹琴声，诘家童，对

曰：“主人之爱女也。”因请其琴弹之。女潜听而有意焉。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飨之。时已逼矣，求人不获。任翁俄负心，召其子计之曰：“门下客既不来，无血属可以为飨。吾闻大恩尚不报，况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馔。夜将半，拟杀炜。已潜扃炜所处之室，而炜莫觉。女密知之，潜于窗隙间告炜，且授之刃，令破窗遁去。炜恐悸汗流，挥刃断窗棂跃出。【眉批】情节似一恶梦。任翁俄觉，率家僮十余辈，秉炬追之六七里，几及之。炜因迷道，失足坠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返。炜虽坠井，为稿叶所藉而无伤。及晓视之，乃一巨穴，深百余丈，无计可出。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盘屈，可长数丈。前有石臼，岩上有物滴下，如饴蜜，注臼中，蛇就饮之。炜察蛇有异，乃叩首祝之曰：龙王，某不幸坠此，愿王悯之，幸不相害。”因饮其余，亦不饥渴。细视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炜感蛇之见悯，欲为灸之，奈无从得火。既久，有遥火飘入于穴。炜乃燃艾，启蛇而灸之，是赘应手坠地。蛇之饮食久妨碍，及去，颇以为便，遂吐径寸珠酬炜，炜不受，而启蛇曰：“龙王阴阳莫测，神变由心，必有道拯援。倘赐挈维，得还人世，铭在肌肤，不愿怀宝。”蛇遂咽珠，蜿蜒将有所适。炜遂再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数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烛两壁，时见绘画古丈夫，咸有冠带。最后触一石门，门有金兽[illegible]环，洞然明朗。蛇低首不进，而卸下炜。炜将谓已达人世矣，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帏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尤鸾凤，龟蛇鸾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芳芬蓊郁。旁有小池，砌以金壁，贮以水银凫鹭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鼗鼓柷[illegible]，不可胜记。炜细视，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试弹之，四壁户牖咸启，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须臾，有四女，皆古鬟髻，曳霓裳之衣，谓炜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耶？”炜乃舍琴再

拜。女亦酬拜。炜曰："既是皇帝玄宫，皇帝何在？"曰："暂赴祝融宴尔。"遂命炜就榻鼓琴。炜乃弹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谓胡笳，吾不晓也。"炜曰："汉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没于胡中，及归，感胡中故事，因抚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韵。"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传觞。炜乃叩首，求归之意颇切。女曰："崔子既来，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驻。羊城使者少顷当来，可以随往。"谓崔子曰："皇帝已许田夫人奉箕帚，便可相见。"崔子莫测端倪，不敢应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诏，不敢见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谓炜曰："田夫人淑德美丽，世无俦匹，愿君子善奉之，亦宿业耳。夫人即齐王女也。"崔子曰："齐王何人也？"女曰："王讳横，昔汉初亡齐而居海岛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炜因举首，上见一穴，隐隐然睹人间天汉。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须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俨然，执大笔，兼封一青竹简，上有篆字，进于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读之曰："广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护赵昌充替。"女酌醴饮使者曰："崔子欲归番禺，愿为挈往。"使者唱喏，回谓炜曰："他日须与使者易服缉宇，以相酬劳。"炜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将往至彼，当有胡人具十万缗而易之。"遂命侍女开玉函，取珠授炜。炜再拜捧受。谓四女曰："炜不曾朝谒皇帝，又非亲族，何遽贶遗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紳，遂见修葺。皇帝愧之，亦有诗继和，赍珠之意，已露诗中。"炜曰："不识皇帝何诗？"女命侍女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云："千岁荒台隳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炜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后当自知。"女谓炜曰："中元日，须具美酒丰馔于广州蒲涧寺静室，吾辈当送田夫人往。"炜遂再拜告去，欲蹑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鲍姑艾，可留少许。"炜但留艾，即不知鲍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与羊所在。望星汉，时已五更矣。

俄闻蒲涧寺钟声，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见饷，遂归广州。崔子先有舍税居，至日往舍，主人谓崔曰："子何所适，而三秋不返？"炜不实告。开其户，尘榻俨然，颇怀凄怆。问刺史，则徐绅果死，而赵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盖赵佗以珠为殉故也。崔子乃具实告，方知皇帝是赵佗，佗亦曾称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万缗易之。崔子诘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果获矣。"遂出玉液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炜得金，遂具家产。然访羊城使者，竟无影响。后有事于城隍庙，忽见神像有类使者，又睹神笔上有细字，乃侍女所题也。具酒脯奠之，兼重粉缋，及广其宇。是知羊城即广州城，庙有五羊焉。【眉批】按尉佗初筑广州城，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至此，故名。又征任翁之室，则村老云："南越尉任嚣之墓耳。"【眉批】田横、赵佗、任嚣，俱仙乎？何因缘之幻也！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青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踏践成官道。"乃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绅因登此台，感崔侍御诗，故重粉饰台殿，所以焕赫耳。"后将及中元日，遂丰洁香馔甘醴，留蒲涧寺僧室。夜将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仪艳逸。四女与崔生进觞，将晓告去。崔致书于越王，敬荷而已。遂与夫人归室。炜诘夫人曰："既是齐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国破家亡，遭越王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鲗生，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炜问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瓯越王摇所献；其二闽越王无诸所进，俱为殉者。"又问曰："昔四女云鲍姑何人也？"曰："鲍靓女，葛洪妻也。多行灸于南海。"炜方叹骇昔日之妪耳。又曰："呼蛇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故号之玉京。"【眉批】不见任女下落。可怜！炜因在穴饮龙余

沫，肌肤少嫩，筋力轻健。后居南海十余载，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乃挈室往罗浮访鲍姑，后竟不知所适。

张云容（出《传记》）

薛昭者，唐元和末为平陆尉，以义气自负。因夜直宿，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坐谪为民于海东。赦下之日，不问家产，但荷银铛而去。【眉批】可想当时谪民之苦。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数百岁矣，素与昭洽，乃赍酒拦道而饮饯之，谓昭曰："脱人之祸而自当之，真义士也。吾请从子。"昭不许，固请乃许之。至三乡夜，山叟脱衣贳酒，大醉，屏左右谓昭曰："可遁矣！"与之携手出东郊，赠药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绝谷。"又约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薮繁翳处，可且暂匿，不独逃难，当获美姝。"昭辞行，过兰昌宫，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逾垣而入，追者但东西奔走，莫能知踪矣。昭潜于古殿之西间。及夜，风清月皎，见阶前有三美女，笑语而至，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进之。居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会，虽有好人，岂易逢耶？"昭居窗隙间闻之，又志田生之言，遂跳出曰："昭虽不才，愿备好人之数。"三女愕然曰："君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实对。乃设座于茵之南。昭询其姓字，长曰云容张氏，【眉批】《仙传拾遗》作赵云容。次曰凤台萧氏，次曰兰翘刘氏。饮将酣，兰翘命骰子。谓三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乃遍掷。云容采胜，翘遂命薛郎近云容姊坐。又持双杯献曰："真所谓合卺矣。"昭拜谢。遂问："夫人何许人？"容曰："某乃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也。妃甚爱惜，常令独舞霓裳于绣岭宫。妃赠我诗曰：'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裊裊秋烟里。轻云岭上

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眉批】杨妃能诗，仅见。诗成，明皇吟咏久之，遂赐双金扼臂，因此宠愈群辈。此时多遇帝与申天师谈道，【眉批】申天师附见。予独与贵妃得窃听。亦数侍天师茶药，颇获天师悯之。因闲处，叩头乞药，师云：‘吾不惜，但汝无分，不久处世，如何？’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天师乃与绛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虽死不坏。但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后百年得遇生人精气，或再生，便为地仙耳。’我没兰昌之时，具以白贵妃。贵妃恤之，命中贵人陈玄造受其事。送终之器，皆得如约，今已百年矣。仙师之兆，莫非今宵良会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诘申天师之貌，乃田山叟也。昭大惊曰：“山叟即天师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问兰、凤二子。容曰：“亦当时宫人有容者，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恻。与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眉批】兰、凤未尝服绛雪丹，何以不朽？凤台请击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陇上更添愁。”兰翘和曰：“幽谷啼莺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长叹。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云容和曰：“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旧律，独开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静洗玉阶尘。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诗毕，旋闻鸡鸣。三人曰：“可归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觉门户至微，及经阈，亦无所妨。兰、凤亦告辞而他往矣。灯烛荧荧，侍婢凝立，帐幄绮绣，如贵戚家，昭寝处甚适。如此数夕，不知昏旦。容曰：“吾体已苏矣，但衣服破故。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县易衣。”昭惧不敢去，恐为州邑所执。容曰：“无惮，但将我白绡去，有急即蒙首，人无能见矣。”昭然之。遂出三乡货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则容已迎门而笑，引入曰：“但启衿，当自起。”昭如其言，果见容体已生。及回顾帷帐，惟一大穴。遂与容同归金陵。至今见在，容发不衰。岂非俱饵天师之灵药乎？申师名元也。【夹批】一云名元之。

卢眉娘（出《杜阳编》）

唐永贞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岁。眉娘生，眉如线且长，故有是名。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毛发。其品题章句，无不具。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为三段，染成五色，结为金盖五重。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像。而执幢捧节童子，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称无三两，煎灵香膏傅之，则坚硬不断。唐顺宗皇帝嘉其工，谓之神姑。【眉批】更胜神针薛夜来。因令止于宫中，每日止饮酒二三合，至元和中，宪宗赐金凤环，以束其腕。眉娘不愿在禁中，遂度为道士，放归南海，仍赐号曰逍遥。及后神迁，香气满堂。弟子将葬，与棺觉轻，即彻其盖，惟双旧履而已。后人见往往乘紫云游于海上。罗浮处士李象先作罗逍遥传，而象先之名无闻，故不为时人传焉。

【总评】三都以玄晏传，逍遥以象先隐。

王旻姑（出《纪闻》）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有姑亦得道。旻常言，姑年七百岁矣。常在衡岳，或往来天台罗浮。貌如童婴，其行比陈夏姬。唯以房中术致不死，所在夫婿甚众。

太平广记钞卷十

道术部

道术【眉批】原本道术外，尚有方士，而事义多相类，故去方士部，并入道术。

赵高（出《王子年拾遗记》）

秦王子婴，常寝于望夷宫。夜梦有人，身长十丈，鬓发绝伟，乘丹车，驾朱马，至宫门云："欲见秦王。"谓婴曰："予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欲诛暴者。"翌日乃起。子婴既疑赵高，因囚高于咸阳，纳诸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煮之，亦七日不沸，乃戮之。【眉批】异闻。初囚高之时，狱吏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云："赵高先世受韩众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冰，夏日卧炉，不觉寒热。及高戮，弃尸于九逵之路，咸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飞入云。九转之验，信于是乎？

【总评】不毙于水火而毙于兵，九转丹亦何益乎？

李子芾（出《论衡》）

汉李子苌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槚为人，象囚人形，凿地为陷；以芦为郭，卧木囚其中。囚罪正是，木囚不动；囚冤，木囚动出。

赵侯（出《异苑》）

晋赵侯，少好诸术，姿形悴陋，长不满数尺，以盆盛水作禁，鱼龙立见。侯有白米，为鼠所盗，乃披发持刀，画作地狱，四面为门，向东啸，群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过去，盗者令止。"止者十余，剖腹看脏，有米在焉。曾徒跣须屐，因仰头微吟，双屐自至。有笑其形容者，其人饮酒，杯向口，即掩鼻不脱。俟稽颡谢过，乃释之。永康有骑石山，山上有石人骑石马。侯以印指之，人马一时落首，今犹在山下。

王常（出《奇事记》）

王常，洛阳人，负气尚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解衣推食，略无难色。至德二年，常游终南山，遇风雨，宿于山中。夜将半，月朗风恬，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乱，无尺寸之柄以佐我；我欲救天下之饥寒，而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祇福善，故不足信。"言讫，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谓常曰："尔何此言？"常按剑沉吟良久，乃对曰："我言者，平生之志也。是何神圣，降临此间？"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死，虽不足平祸乱，亦可济人。"常曰："我闻此术，未之见也。况载籍之内，备叙秦皇、汉武好此道，终无成，但为千载讥诮。"神人曰："秦皇、汉武，帝王也。帝王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尔无救人之位，欲救天

下之人，固可行此术。”乃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讫，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白振济乏绝。

骡鞭客（出《逸史》）

茅山黄尊师，法箓甚高。于茅山侧，修起天尊殿，讲说教化，日有数千人。时讲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闼叫呼，相貌粗黑，言辞鄙陋，腰插骡鞭；如随商客骡仗者，骂道士：“汝聚众作何物？不向深山学道，还敢谩语邪！”黄尊师不测，下讲筵逊词。众人悉惧，不敢抵牾。良久词色稍和，曰：“修一殿，却用几钱？”曰：“要五千贯。”曰：“尽搬破甑釜及杂铁来。”约八九百斤，掘地为炉，以火销之。探怀中取葫芦，泻出两丸药，以物搅之，少顷去火，已成上银。曰：“此合得万余贯，修观计用有余。”黄生与徒弟皆相谢。问其所欲，笑出门去，不知所之。后十余年，黄生奉诏赴京，忽于长街西见插骡鞭者，肩一幞子，随骑驴老人行，全无茅山气色。黄生欲趋揖，乃摇手指乘驴者，复连叩头。黄生但遥榼礼而已。老人发白如丝，颜若十四五女子也。【眉批】此老人惜逸其名。黄尊师何不物色，而交臂失之？

崔玄亮（出《唐年补录》）

唐太和中，崔玄亮为湖州牧，尝有僧道闲，善药术。崔曾求之，僧曰：“此术不难求，但利此者，必及阴谴。可令君侯一见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锅。纳一紫丸，盖以方瓦，叠炭埋锅，鞴而焰起。谓崔曰：“只成银，无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则自成矣。”食顷，僧夹锅

于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巾笏悉具。

贾耽（出《芝田录》及《酉阳杂俎》《玉泉子》《会昌解颐》）

唐宰相贾耽，于阴阳象纬，无不洞晓。有村人失牛，诣桑国师卜之，卦成，国师谓曰：“尔之牛，是贾相国偷将置于巾帽笥中。尔但候朝时，突前告之。”叟乃如言祈请。公诘之，具以卜者语告。公于马上笑，为发巾笥，取式盘，据鞍运转以视之。良久，谓失牛者曰：“相公不偷尔牛，要相公知牛去处，但可于安国观三门后大槐树之梢鹊巢探取之。”村叟径诣三门上，见槐树杪果有鹊巢，却无所获。乃下树，低头见失牛在树根系之食草。草次是盗牛者家。【眉批】神算！尝退归，即令召上东门卒至，严戒曰：“明日当午，有异色人入门，尔必痛击之，死且无妨。”门卒禀命。自巳至午，果有二尼自东百步相叙而至，更无他异，直至门。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艳佚，如倡妇；其内服殷红，下饰亦红。卒计尼髡所未有，因以挝痛击之，伤脑流血，叫号称冤，返走疾如奔马。旋击，又伤其足，狼籍毁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树，已失所在，更无踪焉。门卒还述二尼之异，耽曰：“打得死否？”具对脑折足，楚痛殆极，但不死而失之。耽叹曰：“不免小有灾矣。”翌日，东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

贾耽镇滑台日，境内天旱。耽召大将二人谓曰：“今岁荒，烦君二人救民。”皆言苟利军州，死不足辞。耽笑曰：“君可辱为健步，明日当有两骑，衣惨绯，经市出城，可随之，识其所灭处，则吾事谐矣。”二将乃裹粮，衣皂衣，寻之，果有二绯衣经市至野，行二百余里，映大冢而灭。遂累石表之，信宿而返。耽大喜，发数百人，具畚锸，与二将偕

往发冢，获陈粟数十万斛，人竟不之测。【眉批】知粟神。

贾耽在滑台城北，命凿八角井以镇黄河。于是潜使人于凿所侦之。有一老父来观，问曰："谁凿此井？"吏曰："相公也。"父曰："大好手。"问之，曰："吾是井大夫也。"【眉批】知地理。【眉批】井神附见。

滑州有富民，父偶得疾，体渐瘦，绝食，日饮鲜血半升而已。【眉批】奇疾附见。其家忧惧，乃多出金帛募善医，医至，皆无效而旋。后有人自剑南来，诊候旬日，亦不识其状，乃谓其子曰："某闻府帅博学多能，至于医卜，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将以遗御史。候公之出，以车载叟于马前，使见之。倘有言，则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见之注视，将有言，为监军使白事，不觉马首已过，医人遂辞去。其父后语子曰："吾疾是必死之征。今颇烦躁，厌人语，尔可载吾城外有山水处置之，三日一来省吾，如死则葬之于彼。"其子不获已，载去，得一盘石近池，置之，悲泣而归。其父忽见一黄犬来池中，出没数回，状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饮，而气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饮，则觉四体稍轻。饮之不已，即能坐。子惊喜，乃复载归家，则能饮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贾帅复出，至前所置车处，问曰："前度病人在否？"【夹批】热肠。吏报今已平复。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识者。此人是虱症，世间无药可疗。须得千年木梳烧灰服之，不然，即饮黄龙浴水，此外无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眉批】神医。遣吏问之，叟具以对。公曰："此人天与疾，而自致其药，命矣夫。"时人闻之，咸服公之博识。

徐明府（出《稽神录》）

金乡徐明府者，隐而有道术。河南刘崇远，有妹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痨，瘦甚且死。其妹省之，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入其妹衣中，遂不见。病者死，妹亦病。俄而刘氏举院皆病。崇远求于明府，徐曰："致金陵绢一匹，吾为尔疗之。"如言送绢讫，翌日，刘氏梦一道士执简而至，以简遍抚其身，身中白气腾上如炊，既寤，遂轻爽能食。顷之，徐封绢而至，曰："置绢席下，寝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视其绢，乃画一持简道士，如所梦者。【夹批】大奇。

李客（出《野人闲话》）

李客者，不言其名，尝披戴笠，系一布囊，在城中卖杀鼠药，以一木鼠记。或有人买药，即曰："此不惟杀鼠，兼疗众病。"人恶其鼠药，少有服者。有张赞，卖书为业，父年七十余，久患风疾。一日，因鼠啮其文字数卷，赞甚怒，买药，将以饲鼠。赞未寝，灯下见大鼠数头出，争食之，赞言必中其毒。俄见皆有羽翼，望门飞出。赞深异之，因就李客语。客曰："应不是鼠，汝勿诞言。"赞更求药，言已尽矣，从此遁去。其父取鼠残食之，顿觉四体能屈伸，下床履步如旧。

王守一（出《大唐奇事》）

唐贞观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称终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负一大壶卖药，人有求买不得者，病必死；或急授无疾人，其人旬日后必染沉痼也。洛阳柳信者，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后，忽于眉头上生一

肉块，历疗不除。及闻此布衣，遂躬请至家，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祭祝；后于壶中探一丸药，嚼傅肉块；复请具樽俎。须臾间，肉块破，有小蛇一条突出在地，约长五寸，五色烂然，渐渐长及丈许。守一乃尽饮其酒，叱蛇一声，其蛇腾起，云雾昏暗，守一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费鸡师（出《酉阳杂俎》）

长庆初，蜀有费鸡师，目赤无黑睛，为人解疾，必用一鸡设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鸡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气嘘叱，鸡旋转而死，石亦四破。段成式家奴永安不信，师谓曰："尔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复去其左足鞋及袜，符展在足心矣。又谓奴沧海："尔将病。"令袒而负户，以笔再三画于外，大言曰："过！过！"墨迹遂透其背焉。【眉批】近日术家有能移黑圈者，乃伪也。

陈寨（出《稽神录》）

陈寨者，泉州晋江巫也，善禁祝之术。有漳州逆旅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疗，乃往请陈。陈至，苏氏子见之，戟手大骂。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坛于堂中，戒人无得窃视。至夜，取苏氏子劈为两片，悬堂之东壁，其心悬北檐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悬之心遂为犬食。【眉批】人且不许窃视，而犬得窜入，其防疏矣。寨求之不得，乃持刀宛转于地，出门而去。主人弗知，谓其作法耳。食顷，持心而入，内于病者之腹。被发连叱，其腹遂合。苏氏子既悟，但连呼："递铺！

递铺！”家人莫测。其日去家数里，有驿吏手持官文书，死于道旁。初南中驿路二十里置一递铺，驿吏持符牒以次传授，欲近前铺，辄连呼以警之。乃褰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苏遂愈如故。【眉批】驿吏已死，而心不死，何也？

骆玄素（出《宣室志》）

赵州昭庆民骆玄素者，为小吏，得罪于县令，逃去，匿山谷中。忽遇老翁引入深山，至一岩穴，见二茅斋，东西相向。有侍童一人，年甚少，总角衣短褐，白衣纬带革舄，居于西斋。其东斋有药灶，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称东真君，以药十余粒，令玄素饵之，自是绝粒。岁余，授符术及吸气之法。谓玄素曰：“子可归矣。”送至县南数十里，执手而别。自此以符术行里中。常有孕妇过期不产，玄素以符一道令饵之，其夕即产，于儿手中得所吞之符。

张士平（出《神仙感遇传》）

唐寿州刺史张士平，中年以来，夫妇俱病瞽，历求方术不能致，遂退居别墅，杜门自责，唯祷醮星辰以祈神佑。年久，家业渐虚，精诚不退。元和七年八月，有书生诣门请谒，自衒攻医，但求一见使君。士平闻之，扶疾相见。谓使君曰：“此疾不假药饵，明日倩丁夫十人，具锹锸之属，为开一井，眼自立愈。”张如其言。书生即选胜地，自晨穿井，至夕见水，士平眼疾顿轻。及得新水洗目，即时平复如初。夫妇感之，谢以厚币，书生曰：“吾非世人，太白星官也。【眉批】太白星官

附见。以子精心祷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术，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非所需也。”因留此法。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时，即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眉批】浚井法。士平再拜受之。言讫，升天而去。

冯渐（出《宣室志》）

河东冯渐，以明经入仕，性与俗背。后弃官，隐居伊水上。时有道士李君，以道术闻，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而李更推重渐。谓当今制鬼，无过渐者。【眉批】李君伏善，乃知其术不在渐下。自是朝士咸知渐有奇术，往往道其名。长安中率以渐字题门，以此。

元兆（出《博物志》）

后魏孝文时，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绝妖怪。先邺中有军士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数十人，并无据。一日，其家以女来谒兆，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佛寺中壁画四天神部落中魅也。”其女之父曰：“某前于云门黄花寺中东壁画东方神下乞恩，常携此女到其下，女惧此画之神，因夜惊魇，梦恶鬼来持女而笑，由此得疾。”兆大笑，因忽与空中人语，左右亦闻空中有应对之音。良久，兆向庭嗔责云：“亟持来。”空中云：“春方大神传语元大行，恶神吾自当罪戮。”兆

怒曰：“汝以我诚达春方，必速锁致。”言讫，又向空中语曰：“召三双牙八赤眉往！”左右咸闻有风雨声，乃至。兆令见形。左右见三神皆丈余，各有双牙长三尺，露于唇外，衣青赤衣。又见八神俱衣赤，眼眉并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轩下；蓬首目赤，大鼻方口，牙齿俱出，手甲如鸟，两足皆有长毛，衣若豹鞹。其家谓兆曰：“此正女常见者。”兆令前曰：“汝画影耳，奈何有此妖形？”其神应曰：“画以象真，真即有神。况所画之上，精灵有凭，可通感而幻化，臣实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礶瓶受水，淋之尽，而恶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汤以淋，须臾神化，如一空囊，然后令掷去空野，其女于座即愈。父载归邺，复于黄花寺寻所画之处，如水之洗，因而骇叹称异。僧云敬见而问之，备述其由。僧大惊曰：“此寺前月中，一日昼晦，忽有恶风玄云，声如雷震，绕寺良久，闻画处如擒捉之声，有一人云：‘势力不加元大行，不如速去。’【眉批】道家胜负，亦论势力，不论是非乎？噫！言讫，风埃乃散，寺中朗然。晚见此处一神如洗，究汝所说，正符其事。”兆即寇谦之师也。

杨玚（出《广异记》）

开元中，洛阳令杨玚，常因出行，见槐阴下有卜者，令过，端坐自若。从者诃使起避，不动。玚令散手拘至厅事，将捶之，躬自责问。术者举首曰：“君是两日县令，何以责人？”玚问其事。曰：“两日后君当命终。”玚甚愕，问何以知之。术者具告所见。举家惊惧。玚再拜，求其禳解。术者曰：“未可知也。”乃引玚入东院亭中，令玚被发跣足，墙面而立。己则据案书符。中夕之后，喜谓玚曰：“今夕且幸免。明日可以三十张纸作钱，及多造饼馁与壶酒，出定罪门外桑林之间，俟人过者

则饮之，皂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饮馁，君其无忧；不然，实难以济。君亦宜善为辞谢。”玚如其言。洎日西影，酒馁将罄，而皂裘不至，玚深以为忧。须臾遂至。使人邀屈，皂裘欣然，累有所进，玚乃拜谒。人云：“君昨何之？数至所居，遂不复见，疑善神监护，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玚再拜求救，兼烧纸钱资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当与府中诸吏同来谋之。”言讫不见。明日，玚设盛馔相待至日晚，使者与其徒数十人同到，宴乐殊常浩畅，相语曰：“杨长官事，焉得不尽心耶。”【眉批】阴吏得财作弊，阎浮老子亦大聋痴矣。久之，谓玚曰：“君对坊杨锡亦有才干，今揩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声动，宜于锡门相候，若闻哭声，君则免矣。”玚如其言往，见鬼使在树头，欲往锡舍，为狗所咋，未能得前。俄从缺墙中入，迟回闻哭声，玚遂获免。

陆法和（出《渚宫故事》）

陆法和隐于江陵百里洲。侯景渡江，南郡朱元英往问之。法和曰：“果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无劳问也。”景遣任约寇江陵，法和出诣湘东，自乞征任约。召诸蛮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发。法和登舰大笑曰：“无量兵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诸神皆从行故也。至赤洲湖，与约相对。法和乘轻舟，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约军一里，谓将士曰：“观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即攻之。纵火舫于前，而逆风不便。法和执白羽扇以麾风，风即反。约众皆见梁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溃，约逃窜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时当得。”及期未得。人问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乾时，建一刹，语檀越等，此虽为刹，实是贼标，今何不自

标下求贼。”如其言，果见任约在水中，抱刹柱，头才出鼻，遂擒之。元帝以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不称臣。其启文印名上自称居士，后忽称司徒。帝就拜之。后大聚兵，欲袭襄阳而入武关。帝使止之。法和乃尽致其兵，谓使者曰：“求道之人，尚不希释梵天王，岂窥主位！但与主有香火因缘救授耳。既被疑，是业定不可改也。”及西魏举兵，即制囟服。闻梁灭，乃著之受吊。

【总评】按《齐志》：法和死，及剑，尸小缩止三尺许。文宣后令开棺视之，棺已空矣。又北魏道士寇谦之死尸忽长八尺三寸。三日后，复缩仅六寸许。

北山道者（出《纪闻》）

唐张守珪之镇范阳，檀州密云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绝人，女病逾年，医不愈。密云北山中有道者，衣黄衣，在山数百年，称有道术。令自至山请之。道人既至，与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货财。居月余，女夜卧，有人与之寝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则昏魇；及明人去，女复如常。如是数夕，女惧，告母，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己，夜而伺之。觉床动，掩焉，擒一人。遽命灯至，乃北山道者，令缚而讯之，道者泣曰：“吾命当终，被惑乃尔。吾居北山六百余载，未常到人间。吾今垂千岁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县。及见公女，意大悦之，自抑不可，于是往来。吾有道术，常昼夜能隐其形，所以家人不见。今遇此厄，夫复何言。”令竟杀之。【眉批】凡涉淫贪悖逆之事，术俱不灵，由邪不夺正也。

东明观道士（出《开天传记》）

开元中，宫禁有美人，忽夜梦被人邀去，纵酒密会，极欢而归，归辄流汗倦怠。后因从容奏于帝。帝曰：“此必术士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宜以物识之。”其夕熟寐，飘然又往。美人半醉，见石砚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风之上。寤而具启。帝乃潜以物色，令于诸宫观中求之。果于东明观得其屏风，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

张山人（出《原化记》）

唐曹王贬衡州，时有张山人，技术之士。王常出猎，因得群鹿十余头，围已合，计必擒获，无何失之。以问山人，山人曰：“此是术者所隐。”遂索水，以刀汤禁之。少顷，于水中见一道士，长才及寸，负囊拄杖，敝敝而行。众人视之，无不见者。山人乃取针，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见跛足而行。即告曰：“此人易追。”遂命向北逐之，十余里，果见跛道士，与水中者不异，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来。山人诫王勿责怒，但以礼求请。道士至，王问鹿何在。曰：“向哀诸鹿无故即死，所以禁隐，亦不敢放，今在山侧。”王遣左右视之，诸鹿隐于小坡而不动。王问其患足之由。曰：“行数里，忽患之。”王召山人与之相视，乃旧识焉，其足寻亦平复，乃郴州连山观侯生也。未期，有一客过郴州，寄宿此观，缚马于观门，粪污颇甚。观主见而责之。客大怒，诟骂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张山人。山人谓曰：“君方有大厄，盖有所犯触。”客即说前日与道士争骂之由。山人曰：“此异人也，速往辞谢。不然，祸不可脱。此为震厄，君今夕所至，当截一柏木，长与身齐，致所卧处，以衣衾盖之，身别处一屋，以枣木作钉子七枚钉地，依北斗状，

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当免矣。”客大惊，登时却回，求得柏木，来郴州，宿于山馆，如言设法。半夜，忽大风雨，雷电震于前屋。须臾，电光直入所止，如有搜获之状。如此数回，不得而止。比明，前视柏木，已为粉矣。客益惧，奔谢观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谓客曰：“人不可轻也。毒蛇之辈，尚能害人，岂合无状相忤乎？今已舍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张山人厚报之。

白皎（出《异闻集》）

河阳从事樊宗仁，长庆中，客游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颇为驾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举进士，力不能制，每优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诉于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峡，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汛然失缆，篙橹皆不能制。舟人曰：“此已为仇人所禁矣。昨水行，岂常有所忤哉？不五百里，当历石滩，必触碎沉溺，不如先备焉。”宗仁乃与仆登岸，以巨索挈舟，循岸而行。翌日至滩所，船果奔骇狂触，须臾瓦解。赖其有索，人虽无伤，物则荡尽。峡路深僻，上下数百里，皆无居人。宗仁即与仆辈荫于林下，忧闷备至。虽发人告于上官，去二日不见返，饥馁逮绝。其夜，因积薪起火，宗仁洎僮仆皆环火假寝。夜深忽寤，见山獠五人列坐，态貌殊异，皆挟利兵，瞻顾睢盱，言语凶谩。宗仁睹其势逼，因大语曰：“尔辈家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器物俱没，尔辈圆首横目，曾不伤急，而乃唧然笑侮哉。吾绝粮已逾日矣，尔家近者，可遽归营饮食，以济吾之将死也。”山獠相视，遂令二人起。未晓，负米肉盐酪而至。宗仁赖之以候回信。【眉批】山獠亦有缓急。彼漠然身外者，夷狄不如。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峡中行此术者甚众，然他人或可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没溺不已，不知果此子否？南山

白皎者，法术通神，我知皎处，试为一请。”宗仁因恳祈之，山獠一人遂行。明日，皎果至。黄冠野服，杖策蹑履，姿状山野。宗仁示以穷寓之端。皎笑曰：“琐事耳。为君召而斩之。”因薙草剪木，规地为坛，仍列刀水，而皎立中央。夜阑月晓，水碧山青，杉桂朦胧，溪声悄然。时闻皎引气呼叫，召王升，发声清长，激响辽绝，达旦无至者。宗仁私语仆使曰：“岂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皎又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为风水所害耶？”宗仁暨舟子又实告。皎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哉！请郎君三代名讳，方审其术耳。”仆人告之。皎遂入深远，别建坛埠，暮夜再召之。长呼之声，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应皎者，咽绝，因风始闻，久乃至皎处，则王升之魄也。皎于是责其奸蠹，数以罪状。升求哀俯伏，稽颡流血。皎乃叱曰：“全尔腰领，当百日血痢而死。”升号泣而去。皎告辞，宗仁解衣以赠，皎笑而不受。有顷，舟船至，宗仁得进发江陵。询访王升，是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

刘处士（出《稽神录》）

张易在洛阳，遇处士刘某，颇有奇术，易恒与之游。刘尝卖银绢市中，人欠其直，刘往索之，既不酬，且大骂。刘归，谓易曰：“彼愚人不识理，吾当小惩之。”既夜，灭烛就寝。刘床前炽炭烧药，易寐未熟，暗中见一人就炉吹火，火光中识其面，乃向之市人也，【眉批】戏而不虐。迨曙不复见。易后问市人云：“一夕梦人召去，逼使吸火，气殆不续。既寤，唇肿气乏，旬日乃愈。”

朱悦（出《广德神异记》）

唐鄂州小将陈士明，幼而俊健。常斗鸡为事，多畜于家。【眉批】鸡坊小儿流。始雏，知其后之勇怯；闻其鸣，必辨其毛色。时里有道者朱翁悦，得缩地术，居于鄂，筑室穿池，环布果药，手种松桂，皆成十围，而未尝游于城市；与士明近邻，相去二三百步。而士明狎翁，多失敬。翁曰："孺子无赖，以吾为东家丘，吾试戏之。"乃以酒饮士明，使其归取鸡斗。自辰而还，至酉不达家。度其所行，逾五十里。及顾视，不越百步。士明亟返，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更侮我乎？"士明云："适于中途已疲，讵敢复尔。"因垂涕，翁乃释之。

李秀才（出《酉阳杂俎》）

唐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尝谒表兄于定水寺，因为院憎具蜜饵时果。邻院僧亦陆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与李秀才偕至，环坐笑语颇剧。院僧顾弟子煮新茗，巡将匝而不及李。陆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茶饮之。"邻院僧曰："秀才乃术士，座主不可轻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对贵客作造次矣。"因捧手袖中，据两膝，叱其僧曰："拄杖何在？可击之！"僧房门后有筇杖子，忽跳出，连击其僧。【眉批】趣！时众亦为蔽护，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执持也。李复叱曰："捉此僧向墙！"僧乃负墙拱手，色青气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师可下阶！"僧又趋下，自投无数，衄鼻败颡不已。众为请之，李徐曰："缘对衣冠，不能

杀此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恶状，竟不之测。

杨居士（出《宣室志》）

海南郡有杨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常寄食于人，亦不知其所止。会太守好奇者，闻居士有奇术，厚礼之。每宴游，未尝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负。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后又会宴于郡室，阅妓乐，而居士不得与。时有数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谓居士曰：“先生尝自负有奇术，今闻太守大宴客，而先生不得与，即不能设一奇以动之乎？”居士笑曰：“君试观我，我为君召其妓。”因命具酒，使诸客环席而坐。又命小童闭西庑空室。久之乃启，有三四美人自庑下来，装饰华焕，携乐而至。乃命列坐，奏乐且歌。至夜兮，居士谓诸妓曰：“可归矣！”于是皆起，入西庑下空室中。客相目骇叹，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阁，妓乐列坐，无何皆仆地，瞬息暴风起，飘其乐器而去。迨至夜兮，诸妓方寤，乐器亦归旧所。太守质问众妓，皆云黑无所见，竟不穷其由。”或告于太守，太守叹异，即谢而遣之，不敢留于郡中。时开成初也。

俞叟（出《宣室志》）

尚书王公潜节度荆南时，有京兆吕氏子，以饥寒远谒公，公不为礼。寓逆旅月余，穷乏益甚，遂鬻所乘驴于荆州市。有市门监俞叟者，见吕生往来有不足色，召而问之。吕生曰：“吾家渭北，贫苦未达，无以奉亲。府帅公，吾之中表丈也。吾不远而来，冀相闵恤，而公不一

顾，岂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无以账吾子之急。今夕可泊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吕诺之。既延入，摧檐破牖，致席于地，坐语且久，所食陶器脱粟而已。食讫，夜既深，谓吕生曰：“吾常学道于四明山，偶晦于此。适闻王公忘旧，甚不平。吾为子设一小术，以助归粮，可乎？”因覆一缶于地，有顷启视，见一紫衣人，长五寸许，指曰：“此王公也。”吕熟视，酷类焉。叟因戒曰：“吕生尔之中表侄也，以食贫故，自辇下千里而至，尔宜厚恤以展亲亲，何恃贵忘故之如是耶？”紫衣偻而揖，若受教之状。【眉批】形假而魂其，若面责，未必受教。叟又曰：“吕生无行资，可致一马一仆，缣二百匹。”紫衣又倭而揖。于是复覆以缶，再启之，已无见矣。及旦，叟促吕归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见，即谢曰：“吾子不远见访，属军府务殷，未果接言，深用为愧。”是日，始馆吕生驿亭，与宴游累日。将戒途，赠以仆马及缣二百。吕生乃归渭北。

陈季卿（出《纂异记》）

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无成，羁栖辇下，鬻书判给衣食。常访僧于青龙寺，遇僧他适，因息于暖阁中，以待僧还。有终南山翁，亦伺僧归，方拥炉而坐，揖季卿就炉。坐久，谓季卿曰：“日已晡矣，得无馁乎？”季卿曰：“实饥矣。”翁乃于肘后解一小囊，出药方寸，止煎一杯与季卿，曰：“粗可疗饥矣。”季卿啜讫，充然畅适。东壁有寰瀛图，季卿乃寻江南路，因长叹曰：“得自渭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阶前一竹叶，作叶舟，置图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此舟，则如公所愿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视之，稍觉渭水

波浪，一叶渐大，席帆既张，恍然若登舟。【眉批】壶天法类此。始自渭及河，维舟于禅窟兰若，题诗于南楹云：“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蜂立。”明日次潼关，登崖，题句于关门东普通院门云：“度关悲失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增：有诗为证。自陕东，凡所经历，一如前愿。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侧，有江亭晚望诗，题于书斋云：“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棹。”乃吟一章别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后，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属恸哭于滨，谓其鬼物矣。一叶漾漾，遵旧途，至于渭滨。乃赁乘，复游青龙寺，宛然见山翁拥褐而坐。【眉批】黄粱梦光景。季卿谢曰：“归则归矣，得非梦乎？”翁笑曰：“后六十日方自知。”日将晚，僧尚不至，翁与季卿各别。后二月，季卿之妻子赍金帛自江南来，谓季卿厌世矣，故来访之。妻曰：“某月某日归，是夕作诗于西斋，并留别二章。”始知非梦。明年春，季卿下第东归，至禅窟，及关门兰若，见所题两篇，翰墨尚新。后年，季卿成名，遂绝粒入终南山去。

唐居士（出《酉阳杂俎》）周生（出《宣室志》）

唐长庆初，山人杨隐之在郴州，常寻访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谓百岁人，杨谒之，因留杨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将一个弦月子来。”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纸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赐光明。”言讫，室朗若张烛。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庐于洞庭山。后将抵洛，途次广陵，舍佛寺中。会有三四客皆来，时方中秋，其夕，霁月澄莹，且吟且望。有说开元时明皇游月宫事，周生笑曰：“某常学于师，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怀袂。”或笑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为则妄矣。”因命虚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纤隙。又命以箸数百，呼其僮绳而架之。【眉批】箸梯甚新。且告客曰：“我将梯取月去，闻呼可来观。”乃闭户久之。数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觉天地晦黯，仰而视之，又无纤云。俄闻生呼曰：“某至矣。”因开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请客观焉。”因以举之，其衣中出月寸许，忽一室尽明，寒逼肌骨。【眉批】怪甚！生曰：“子今信乎？”客再拜谢之，愿收其光。因又闭户，其外尚昏晦。食顷，方如初。

【总评】月轮大千余里，中有瑶台琼宇，千门万户，仙桂娑婆，银蟾玉兔，何以纳诸袖中？将佛家所谓一粒粟藏世界耶，抑幻术之雄也？然奇其矣。

赵知微（出《三水小牍》）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结庐于凤凰岭前，讽诵道书，练志幽寂，人不见其惰容。常云：“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鳊【眉批】钓鳊，介象与吴王论脍事。之方，吾久得之，固耻为耳。”咸通庚寅岁中秋，自朔霖

霪，至于望夕。弟子皇甫玄真谓同门生曰：“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语顷，赵君忽命侍童曰：“可备酒果。”遂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否？”诸生虽唯应，而窃议以为浓阴骕雨如斯，若果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少顷，赵君曳杖而出，诸生景从。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皓月如昼；扪萝援篠，及峰之巅。赵君处玄豹之茵，诸生籍芳草列侍。俄举卮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隐于远岑，方归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风飞雨宛然。众方服其奇致。

张士政（出《逸史》）

唐王潜在荆州，百姓张士政善治伤折。有军人损胫，求张治之。张饮以一药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两指，涂膏封之，数日如旧。经二年余，胫忽痛，复问于张，张曰：“前君所出骨寒则痛，可遽觅也。”果获于床下。令以汤洗，贮于絮中，其痛即愈。【眉批】风水之说犹是。王子弟与之狎，尝祈其戏术。张取草一掬，再三揉之，悉成灯蛾飞去。又画一妇女于壁，酌满杯饮之，酒无遗滴，画妇人面赤半日许。

柳城（出《酉阳杂俎》）

贞元末，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画人宁采，图为竹林会，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气相轧。柳忽眄图，谓主人曰：“此画巧于体势，失于意趣。今欲为公设薄伎，不施五

色，令其精采殊胜，如何？”冉惊曰：“素不知秀才此艺。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叹曰：“我当出入画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绐三尺童子乎？”柳要要其赌。郭请以五千抵负，冉亦为保。柳乃腾身赴图而灭。坐客大骇，图表于壁，众漠索不获。久之，柳忽语曰：郭子信未？”声若出画中也。食顷，瞥自图上坠下，指阮籍像曰：“工夫只及此。”众视之，觉阮籍图像独异，唇若方啸。

周隐克（出《逸史》）

唐道士周隐克，有术数。段文昌与宾客博戏饮茶，周生连吃数碗，段起旋溺不已。良久，惊语尊师曰：“乞且放，虚惫交下不自持。”笑曰：“与相公为戏也。”盖饮茶慵起，遣段公代之。

明崇俨（出《纪闻》，又《朝野佥载》）

唐正谏大夫明崇俨少时，父为县令。县之门卒有道术，俨求教，教以见鬼兼役使之法；遗书两卷。俨阅之，书人名也。俨于野外独处，按而呼之，皆应曰：“唯。”见数百人。于是每须役使，则呼其名，无不立至者。俨尝行见名流，将合祔二亲者，辆车已出郊，俨随而行，召其家人谓曰：“汝主君合葬二亲乎？”曰：“然。”曰：“汝取灵柩，得无误发他人冢乎？”曰：“无。”俨曰：“吾前见紫车后有夫人，年五十余，长大，名家妇也。而后有一鬼，年甚壮，寡发弊衣，距跃大喜而随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谓也？’汝试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谏有言如此。’”祔亲者闻之大惊，泣而谓俨曰：“吾幼失父，昨迁葬，使老竖取

之，不知乃误如此。”崇俨乃与至发墓所，命开近西境，按铭记，果得之。乃弃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

崇俨有术法。武帝试之，为地窖，遣妓奏乐，引俨至，谓曰：“此地常闻弦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俨曰：“诺。”遂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上笑，唤伎人问云：“见二龙头张口向上，遂怖惧不敢奏乐也。”蜀县令刘靖妻患症，崇俨诊之曰：“须得生龙肝食之，必愈。”靖以为不可得。俨乃书符，乘风放之上天。须臾，有龙下入瓮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文帝盛夏须冰及枇杷龙眼子。俨坐顷间，往阴山取雪，至岭取果子，并到，食之无别。时瓜未熟，上思之。俨索钱百文去。须臾，得一大瓜，云：“缑氏老人园内得之。”上追老人至，问之，云：“止埋一瓜拟进，适卖唯得百钱耳。”俨独卧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贼甚急，竟无踪迹。或以为俨役鬼劳苦，被鬼杀之。

鼎师（出《朝野佥载》）

唐则天朝有鼎师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进则天试之，以银瓮盛酒三斗，一举而饮尽。又曰：“臣能食酱。”即令以银瓮盛酱一斗，鼎师以匙抄之，须臾即竭。则天欲与官，鼎曰：“情愿出家。”即与剃头。【眉批】不仕伪周，亦高人也。后则天之复辟也，鼎曰：“如来螺髻，菩萨宝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长发。

许元长（出《列仙谭录》）

金陵人许元长，善书符幻变。会昌中，召至京国，出入宫闱。武宗谓之曰：“吾闻先朝有明崇俨，常取罗浮柑子以资御果，万里往来，止于旬日。我师不能比美乎？”元长起谢曰：“臣法未臻玄妙，但千里之间，可不日而至。”武宗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诏出。及旦，寝殿始开，以金盘贮石榴，置于御榻。其后中使进奏，亦以所失之数上闻。

张殖

张殖，彭州导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驱役之术授之。大历中，西川节度崔宁，尝有密事，使人走马入奏，发已三日，忽于案上文籍中见所奏表净本犹在。其函封，乃表草耳。计马力不可复追，忧惶无措。知殖术，召而语之。殖曰：此易耳，不足忧也。”乃炷香一炉，以所写净表置香烟上，忽然飞去。食顷，得所封表草坠于殖前。及使回问之，并不觉。进表之时，封题印署如故。【眉批】罗公远取袈裟同术。崔公深异之，礼敬殊常。

周贤者（出《纪闻》）

则天朝，相国河东侯裴炎第四弟为虢州司户。虢州有周贤者，居深山，不详其所自，与司户善。谓曰：“公兄为相甚善，然不出三年，当身戮家破，宗族皆诛，可不惧乎？”司户涕泣请救。周生曰：“事犹未萌，有得脱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取黄金五十镒来，吾于弘农山中，为作章醮，可以移祸殃矣。”司户于是取急还都，谒兄。炎为人睦

亲，每兄弟自远来，则同卧谈笑，弥旬不归内寝。司户夜中以周语告之，且求其金。炎闻弟言，大怒曰：“世间巫觋好托神鬼，取人财物，吾尝切齿，今汝何忽有此言！”司户泣曰：“周贤者，识非俗幻，每见发言，未尝不中。兄为宰相，何惜少金，不令转灾为祥。”炎滋怒不应。司户知兄志不可夺，惆怅辞归。时炎初立则天为皇后，专朝擅权，自谓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及岁余，天皇崩，天后渐亲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屡构，乃思周贤者语。即令人至弘农，召司户至都。炎具黄金，令求贤者于弘农诸山中，尽不得。寻南阳、襄阳、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贤者因与还弘农，谓司户曰：“往年祸害未成，故可坛场致请；今灾祸已构，不久灭门，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见裴令被戮，系其首于左足下。事已如此，且无免势，君勿更言。且吾与君相知日久，不可令与兄同祸。可求百两金，与君一醮请，可以得免。”司户即市金与贤者，入弘农山中设坛场，奏章请命。法事毕，仍藏金于山中。谓司户曰：“君一房免祸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阳。”司户即迁家襄阳，月余而染风疾。十月而裴令下狱极刑，兄弟子侄皆从，而司户风疾在襄州，有司奏请诛之，天后曰：“既染风疾，死在旦夕，不须问此一房。”由是得免。初河东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发系其首于左足下，竟如初言。

桑道茂（出《剧谈录》）

建中元年，桑道茂请城奉天为王者居。德宗素神其言，遂命京尹严郢发众数千，与六军士杂往城之。时属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敌。至播迁都彼，乃验。【眉批】前知。初李西平晟，于左贲效职，久未迁超，闻桑道茂善相，【眉批】神相附见。赍绢一匹，凌晨而往。时倾信者甚众，造诣多不即见。闻李在门，亲自迎接，施设殷醴，情意甚专。既而谓曰：“他日建立勋庸，贵盛无比。或事权在手，当以性命为

托。”李莫测其言，但惭唯而已。请回所贶缣，换李公身上汗衫，仍请于衿上书名，云他日见此相忆。及泚叛。道茂陷贼庭。既克京师，从乱者悉皆就戮。时李受命斩决，道茂将就刑，请致词，遂以汗衫为请，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

贾笼（出《异闻集》）

穆质初应举，策云：“防贤甚于防奸。”杨凭见之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礼贤，岂有防贤甚于防奸。”穆深以为忧，遂出谒鲜于弁。弁与食未竟，仆报云：“尊师来。”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彻食。及至，一眇道士尔。质怒弁相待之薄，且来者是眇道士，不为礼，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谓质曰：“岂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问：“莫曾上封事进书策求名否？”质曰：“见应制，已过试。”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后，当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补阙。”【眉批】前知。质辞去，至十五日，方过午，闻扣门声甚厉，遣人应问，曰：“五郎拜左补阙。”后鲜于弁诣质曰：“前者贾笼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谒之。”质遂与弁俱往。笼谓质曰：“后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眉批】独忌羊，其不可解。当得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德宗尝赏质对敷言事，多有行者。质已贮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诰，乃私谓人曰：“人生自有，岂有不吃羊肉便得知制诰，此诚妖言也。”遂依前食羊。至四月，给事赵憬忽召质云：“同寻一异人。”及到，即前眇道士也。赵致敬如弟子礼，致谢而坐。道士谓质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诰，何不相信？今否矣。”质曰：“莫更有灾否？”曰：“有厄。”质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过于不全，缘识圣上，得免死矣。”质曰：“何计可免？”曰：“无计也。”质又问：“若迁贬，几时得

归？”曰：“少是十五年却回。”无何，宰相李泌奏，穆质、卢景亮于大会中，皆自言频有章奏谏白，国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恶事，即言苦谏，上不纳，合以大不敬论，请付京兆府决。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质曾识，不用如此。”御笔书令与一官，遂远贬。后至十五年，宪宗方征入。贾笼，即贾直言之父也。

苗晋卿（出《幽闲鼓吹》）

苗晋卿困于名场，一年似得，复落第。春景暄妍，策蹇卫出都门，贲酒一壶，籍草而坐，酣醉而寐。既觉，有老父坐其旁，因揖叙，以余杯饮之。愧谢曰：“郎君萦悒邪，宁要知前事否？”苗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兮乎？”曰：“大有。”又问：“可及一郡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问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将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为怪诞，揖之而去。后果为将相。德宗升遐，摄冢宰三日。

卢求（出《摭言》）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子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诣翱，言事甚异。翱后任楚州【夹批】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嗣复知举，求落第。嗣复，翱之妹婿，由是颇以为嫌。因访于道人。言曰：“细事，亦可为奏章一通。”几砚纸笔，复置醇醪数斗于侧，其人以巨杯引满而饮，寝少顷而觉，觉而复饮，酒尽，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

对案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但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词云：“裴头黄尾，三求六李。”翱奇之。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为状元，黄驾居榜末，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后翱领襄阳，其人又至，翱愈敬异之。因命出诸子熟视，皆曰：“不继。”遂遣诸女出拜之。乃曰：“尚书他日外孙三人，皆位至宰辅。”后求子携、郑亚子畋、杜审权子让能，皆为将相。

掩耳道士（出《野人闲话》）

利州南门外，乃商贾交易之所。一旦有道士，羽衣褴缕，来于稠人中，卖葫芦子种，云：“一二年间，甚有用处。每一苗只生一颗，盘地而成。”兼以白土画样于地以示人，其模甚大。逾时竟无卖者，皆云狂人不足听。【眉批】信心人少。道士又以两手掩耳急走，言风水之声何太甚耶！巷陌孩童竞相随而笑侮之，时呼为掩耳道士。至来年秋，嘉陵江水一夕汜涨，漂数百家。水方渺涨，众人遥见道士在水上坐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叫水声风何太甚耶！泛泛而去，莫知所之。

太平广记钞卷十一

幻术部

幻术

天毒等国人（出《王子年拾遗》）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四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喜衒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图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巧丽特绝，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人皆长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罗歠水为雰雾，暗数里间。俄而复吹为疾风，雰雾皆止。又吹指上浮图，渐入云里。又于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时，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风至云起，即以一手挥之，则龙虎皆入耳中。又张口向日，则见人乘羽盖，驾螭鹄，直入于口内。复以手抑胸上，而闻衣袖之中，轰轰雷声。更张口，则向见羽盖螭鹄，相随从口中而出。尸罗常坐日中，渐渐觉其形小，或化为老叟，或变为婴儿，倏忽而死，香气盈室。时有清风来，吹之更生，如问之形。咒术衒惑，神怪无穷。

秦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群物之象。刻石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年月。又尝以绢画地，方寸之内，写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为龙凤，

骞翥若飞，皆不得作目，作必飞走也。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能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失之，不知何在。山泽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眼，相随而行。毛色形相，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各无一目。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眉批】奇！

南垂有扶娄之国，其人机巧变化，大则兴云雾，小则入纤毫。缀金玉毛羽为衣服，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又为巨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于掌中备百兽之乐，宛转屈曲于指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倏忽。于时乐府皆传此伎，至宋代犹不绝。俗谓之婆侯伎，则扶娄之音讹耳。

海中妇人（出《投荒杂录》）

海中妇人善厌媚，北人或妻之，虽蓬头伛偻，能令男子酷爱，死且不悔。【眉批】闺中厌媚法时有之，或其遗也。苟弃去北还，浮海荡不能进，乃自返。

天竺胡人（出《法苑珠林》）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有幻术，能断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舌，先吐以示众，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半犹在。既而还取，合续之，有顷如故，不知其实断否也。尝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中断之，已而取两段合祝之，绢布还连

续。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燕了尽，乃拨灰举而出之，故向物也。

祖珍俭 叶道士（俱《朝野佥载》）

唐咸亨中，赵州祖珍俭有妖术，悬水瓮于梁上，以刀斫之，绳断而瓮不落。

唐陵空观叶道士，咒刀，横桃柳于病人腹上，尽力斩之，桃柳断而肉不伤。

周眕奴（出《冥祥记》）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悉如真虎。乡人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山，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去，我欲有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一大黄斑虎从草出，奋越哮吼，甚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归家慎勿道，后渐露，周乃饮奴醇酒，令熟醉，使人解衣详视，了无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画一虎，虎边有符。周密取之，唤奴醒，问之，遂具说本末，云：“先尝于蛮中告籴，有一蛮师云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只鸡、一斗酒，受得此法。”

黄公（出《西京杂记》）

东海人黄公，少时能乘龙御虎，佩赤金为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以赤刀厌之。术既不行，为虎所杀。

关司法（出《灵怪集》）

郓州司法关某，有佣妇人姓钮，年长，谓之钮婆。并携一孙，名万儿，年五六岁。关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类。关妻男常与钮婆孙同戏，每封六新制衣，必易其故者与万儿。一旦，钮婆忽怒曰："皆是小儿，何责何贱，彼衣新而我儿得其旧，甚不平也。"关妻曰："尔孙，仆隶耳。那与吾子同。"钮婆曰："审不同，某请试之。"遂引封六及其孙，悉内于裙下，著地按之。关妻惊起夺之，两子悉为钮婆之孙，形状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即同矣。"关妻大惧，即同司法祈请恳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当敬事也。"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复本矣。关氏乃别居钮婆，厚待之，不复使役。积年，关氏颇厌怠，私欲害之。乘其醉，以镘击之，正中其脑，有声而倒。视之，乃栗木，长数尺。夫妻大喜，命斧斫而焚之。适尽，钮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戏之酷耶！"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郓州之人知之，关不得已，将白于观察使。入见次，忽有一关司法，已见使言说，形状无已。关遂归，及到家，堂前已有一关司法先归矣，妻子莫能辨之。又哀求钮婆，涕泣拜请，良久，渐相近，却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复有加害之意，至数十年，尚在关家，亦无患。

胡媚儿（出《河东记》）

唐贞元中，扬州坊市间有一丐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所为怪异。旬日后，观者云集，其所丐求，日获千万。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里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谓观者曰：“有人施与满此瓶子，则足矣。”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投之，琤然有声。则见瓶间大如粟粒，众皆异之。复有人与之千钱，投之如前。又有与万钱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与之十万、二十万，皆如之。或有以驴马入之瓶中，见驴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须臾，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自恃官物，乃谓媚儿曰：“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可。”纲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辂辂相继，悉入瓶，瓶中历历如行蚁然。有顷，渐不见。媚儿即跳身入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有，从此失媚儿所在。后月余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儿，部领车乘，趋东平而去。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

阳羡书生（出《续齐谐记》）

东晋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彦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眉批】便幻。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甚善。”乃于口中吐一铜盘奁子，奁子中具诸馔肴，海陆珍羞方丈，其器皿皆是铜物，气味芳美，世所罕见。酒数行，乃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要之。”彦曰：“甚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

六，衣服绮丽，容貌绝伦，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外心，向亦窃将一男子同来，书生既眠，暂唤之，愿君勿言。”彦曰：“甚善。”女人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仍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吐一锦行障，书生仍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将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出一女子，年可二十许，共谮酌，戏调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子还内口中。须臾，书生处女子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独对彦坐。书生然后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已晚，便与君别。”还复吞此女子，诸铜器悉内口中。留大铜盘，可广二尺余，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大元中，彦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题，云是汉永平三年所作。【眉批】事既奇幻，叙致亦简古。

侯遹（出《玄怪录》）

隋开皇初，广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剑门外，忽见四广石，皆大如斗，遹爱之，收藏于书笼，负之以驴。因歇鞍取看，皆化为金，遹至城货之，得钱百万，市美妾十余人，大开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别墅。后乘春景出游，尽载妓妾随从，下车，陈设酒肴。忽有一老翁负大笈至，坐于席末，谯怒而诟之，命苍头扶出。叟不动，亦不嗔恚，但引满啖炙而笑云：“吾此来求君偿债耳。君昔将我金去，不记忆乎？”尽取遹妓妾十余人，投之书笈，亦不觉笈中之窄，负之而趋，走若飞鸟。【眉批】大奇！遹令苍头驰逐之，斯须已失所在。自后遹家日贫。后十余年，却归蜀，到剑门，又见前老翁携所将之妾游行，傧从极多，见遹皆大笑，问

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访剑门前后，并无此人，竟不能测。

梵僧难陀（出《酉阳杂俎》）

唐丞相魏公张廷赏在蜀时，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初入蜀，与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将将断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门，别有药术。"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将反敬之，遂留连为辨酒。夜会客，与剧饮。僧假裲裆巾帼，市铅黛，饰其三尼。及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将阑，僧谓尼曰："可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进对舞，曳绪回雪，迅赴摩趺，技又绝伦。良久，曲终而舞不已，僧喝曰："妇女风耶！"忽起取戍将佩刀，众谓酒狂惊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于地，血及数尺。戍将大惧，呼左右缚僧。僧笑曰："无草草。"徐举尼，三枝笻杖也，血乃酒耳。又尝在饮会，令人断其头，钉耳于柱，无血。身坐席上，酒至，语入脰疮中。面赤而歌，手复抵节。会罢，自起，提首安之，初无痕也。时时预言人凶衰，皆谜语，事过方晓。成都有百姓，供养数日，僧不欲住，闭关留之，僧因走入壁间。百姓遽牵，渐入，惟余袈裟角，顷亦不见。来日，壁上有画僧焉，其状形似，日月渐薄，积七日，空有黑迹。至八日，黑迹亦灭，已在彭州矣。

张和（出《酉阳杂俎》）

唐贞元初，蜀郡豪家，富拟卓郑，蜀之名姝，无不毕致。每按图求之，媒盈其门，常恨无可意者。或言坊正张和，大侠也，幽房闺稚，无

不知之，盍以诚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诣其居告之，张和欣然许之。异日，与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废兰若。有大像巍然，与豪家子升像之座。和引手扪佛乳揭之，乳坏成穴如碗，即挺身入穴。【眉批】小说莫坡寺佛肚本此。引豪家子臂，不觉同在穴中。道行数十步，忽睹高门崇墉，状如州县。和扣门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来久矣。"有顷，主人出，紫衣贝带，侍者十余，见和甚谨。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年，君子也，汝可善待。予有切事须返，不坐而去。"言讫，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异之，不敢问。主人延于中堂，珠玑缇绣，罗列满目。具陆海珍膳，命酌，进妓，交鬟撩鬓，缥然神仙。豪家子不识，问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拟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顾妓曰："无废欢笑，予暂有所适。"揖客而起，骑从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家子因私于墙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谓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辈已为所掠，醉其幻术，归路永绝。君若要归，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练，戒曰："可执此候主人归，诈祈事设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练蒙其颈。"将曙，主人还。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妪负心，终败吾事，今不复居此。"乃驰骑他去。所教妓即与豪家子居，二年，忽思归，妓亦不留，大设酒乐饯之。饮阑，妓自持锸开东墙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于墙外，乃长安东墙下。遂乞食，方达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异物。道其初，始信。

襄阳老叟（出《潇湘录》）

唐并华者，襄阳鼓刀之徒也。常因游春，醉卧汉水滨。有一老叟奇其貌，叱起，赠以一斧，嘱曰："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为累。"华拜受之。自此斧削成物，飞行如意。至于上栋下宇，

危楼高阁，固不烦余刃。后游安陆，止富人王枚家。枚知华机巧，仍请华临水造一独柱亭。工毕，尽出家人以观之。枚有一女，已丧夫，容色殊丽。华既见，深慕之。其夜，乃逾墙入女室。女甚惊，华谓曰："不从我，必杀汝。"女茬苒同心焉。后每夜窃入。他日，枚潜知之，厚遗遣华。华察其意，谓枚曰："我寄君家，受惠多矣。而复厚赂我，异日无以为答，当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华曰："我能作木鹤，令飞，或有急，但乘其鹤，即千里之外也。"枚既尝闻，因许之。华即出斧斤，造成飞鹤一双，唯未成其目。枚怪问之，华曰："必须君斋戒，始成之。不然，必不飞耳。"枚遂斋戒。其夜华盗女乘鹤而归襄阳。至曙，枚失女，求之不获。因潜行入襄阳，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华。州牧怒，杖杀之。所乘鹤亦不能飞。

【总评】公输之木鸢，隐游之木鹊，皆是物也。疑古有此法，今失其传耳。

青城道士（出《王氏见闻》）

伪蜀青城山道士能幻术，于成都诱引富室及勋贵子弟，皆潜而随之。或于幽僻宅院中洒扫焚香，设榻陈帷，独于室内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鲍姑，神仙皆应召而至，与之杯馔寝处，生人无异，则令学者隙而窥之。欢笑罢，则自帘帷之前蹑而去。又于城中化出金楼，众皆睹之，惑众颇甚。其民间少年，膏粱子弟，满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获。后有人报云："已出笮桥门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赍行，至青城路上三十余里，及之，遂倾血沃之，不能施其术。及下狱，讯之，云："年年采民家处子住山中，行黄帝之道，死于岩穴者不夫口其数。"【眉批】此所谓王母神女

者也，世上那有此事。豪贵之家，颇遭秽淫。所通词款，指贵达之门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恶，潜杀之。

中部民（出《独异志》）

唐元和初，有天水赵云，客游鄜畤，过中部县。县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纵之，云醉，固劝加杖。累月，云出塞，行及芦子关，日暮，道逢一人，延云过宿。去路数里，于是命酒偶酌，既而问曰："君省相识耶？"云曰："实昧平生。"复曰："前某月日于中部值君，为君所劝，因被重刑。"云遽起谢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虞于此获雪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余，坑中唯贮酒糟十斛。剥去其衣，推云于中，饥食其糟，渴饮其汁。于是昏昏几一月，乃缚出之。使人蹙按鼻额，援捩支体，其手指肩髀，皆改旧形。提出风中，倏然凝定，至于声韵亦改。【眉批】可为不行方便者之戒。遂以贱隶蓄之，为乌延驿中杂役。累岁，会其弟为御史，出按灵州狱，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于观察使李铭，由是发卒讨寻，尽得奸宄，乃灭其党。临刑，亦无隐匿，云："前后如此变改人者，数世矣。"

板桥三娘子（出《河东记》）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多驴畜，往往贱其估以济行客之乏，故远近行旅多归之。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便榻。赵后至，得

最深处一榻，逼主房。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置酒极欢。赵素不饮酒，亦预言笑。三更许，客醉，举家息烛而寝，独季和转展不寐。忽闻隔壁悉窣，若动物之声。偶于隙中窥之，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巾箱中取小木牛、木人及耒耜之属，置灶前，舍水噀之，人牛俱活。遂耕床前一席地讫，取荞麦子授木人种之。须臾麦熟，木人收割，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硙成面讫，却收前物，仍置箱中，取面作烧饼。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设饼。赵心动，遽出，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食饼未尽，忽一时踣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财。赵亦不告于人。后月余，赵自东都回，将至板桥店，预作荞麦烧饼大小如前。既至，复寓宿焉。其夕无他客，主人殷勤更甚。天明，设饼如初。赵乘隙，以己饼易其一枚，言烧饼某自有，请撤去以俟他宾。即取己者食之。三娘子具茶，赵曰："请主人尝客一饼。"乃拣所易者与噉，才入口，三娘子据地作驴声，即变为驴，甚壮健。赵即乘之，尽收其木人等，然不得其术。赵策所变驴，周游无失，日行百里。后四年，乘入关，至华岳庙，旁见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何得作此！"因捉驴谓赵曰："彼虽有过，然遭君已甚，可释矣。"乃从驴口鼻边以两手擘开，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复旧身，向老人拜讫走去，不知所之。

太平广记钞卷十二

异人部

异人

幸灵（出《豫章纪》）

晋幸灵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至柔，被辱无愠。见人即先拜，辄自称名，邑里皆号为痴，父兄亦以为痴。常使守稻，有牛食稻，灵见而不驱，待牛去，乃整理其残乱者，父见而怒之。灵曰：“夫万物生天地之间，各得其意。牛方食禾，奈何驱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复用理坏者何为？”灵曰：“此稻又得终其性矣。”【眉批】圣贤心腑。

刘牧（出《成应元事统》）

刘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乐山鸟之啼，爱风松之韵，植果种蔬。野人欺之，多伐树践囿。牧曰：“我不负人，人何负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见牧则摇尾。牧曰：“汝来护我耶？”虎辄俯首。历数年，野人不敢侵。后牧卒，虎乃去。

赵逸（出《洛阳伽蓝记》）

后魏崇义里有杜子休宅，地形显敞，门临御路。时有隐士赵逸者，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此晋朝太康寺也。”时人未信。逸曰：“龙骧将军王浚平吴后，立此寺。本有三层浮图，用砖为之。”指子休园曰：“此是故处。”子休掘而验之，果得砖数万，并有石铭云：“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浚敬造。”时园中果菜丰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号为圣人。子休遂舍宅为灵应寺，所得之砖，造三层浮图。好事者问晋朝京师何如今日，逸曰：“晋朝民少于今日，王侯第宅与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鄙，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此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尹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眉批】说得透！当时作文之士，惭逸此言。步兵校尉李登问曰：“太尉府前砖浮图，形制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云：“晋义熙十二年，刘裕伐姚泓军人所作。”汝南王闻而异之，因问何所服饵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闲养生，自然长寿。郭璞尝为吾筮，云寿年五百岁，今始余半。”帝给步挽车一乘，游于市里。所经之处，多说旧迹。三年已后遁去，莫知所在。

【总评】蔡伯喈曰：“吾为天下作碑铭多矣，未尝不有惭，惟为郭林宗碑颂无愧色耳。”然则谀墓之弊，自古已然。而修史者乃欲以墓志为征，尚得为信史乎？

申宗（出《玄怪录》）

开元中，前进士张佐，常言少年南次鄠杜，郊行，见有老父乘青驴，背鹿革囊，颜甚悦怿，旨趣非凡，始自斜径合路。佐甚异之，试问所从来。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岂盗贼遁埋者耶？何必知从来！”佐逊谢曰：“响慕先生高躅，愿从事左右耳，何赐深责。”叟曰：“吾无术教子，但寿永者，子当嗤吾潦倒耳。”遂复乘促走。佐亦扑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寝未熟。佐乃疲，贳白酒将饮，试就请曰：“箪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饮讫，佐见翁色悦，徐请曰：“小生寡昧，愿先生赐言以广闻见，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所见梁、隋、陈、唐耳。贤愚治乱，国史已具，然请以身所异者语子。吾宇文周时居岐，扶风人也。姓申，名宗。慕齐神武，因改宗为观。十八，从燕公子谨征梁元帝于荆州，夜梦青衣二人谓余曰：‘吕走天年，人向主，寿百千。’吾乃诣占梦者于江陵市，占梦者谓余曰：‘吕走，回字也；人向主，住字也。岂子住乃寿也。’时留兵屯江陵，吾遂陈情于校尉拓跋烈，许之。因却诣占梦者曰：‘住即可矣，寿有术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食，多寻异书，日诵黄老一百纸，徙居鹤鸣山下，草堂三间，户外骈植花竹，泉石萦绕。八月十五日，长啸独饮，因酣畅，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岂无异人降旨。忽觉两耳中有车马声，因[illegible]然思寝，头才至席，遂有小车，朱轮青盖，驾赤犊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觉

出耳之难。车有二童，绿帻青帔，方长二三寸，凭轼呼御者踏轮扶下，而谓君胄曰："吾自兜玄国来，向闻长啸月下，韶甚清激，私心奉慕，愿接清论。"君胄大骇曰："君适出吾耳，何谓兜玄国来？"二童子曰："兜玄国在吾耳中，君耳安能处我？"【眉批】幻甚！如鹅笼书生，又似蚍蜉梦也。君胄曰："君长二三寸，岂复耳有国土。倘若有之，国人当尽焦螟耳。"二童曰："胡为其然，吾国与汝国无异。不信，请从吾游，或能便留，则君离生死苦矣。"一童倾耳示君胄，君胄觇之，乃别有天地，花卉繁茂，甍栋连接，清泉萦绕，岩岫杳冥。因扪耳投之，已至一都会。城池楼堞，穷极壮丽。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顾见向二童已在侧，【眉批】二童何由自入其耳！谓君胄曰："君既至此，盍从吾谒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墙垣阶陛，尽饰以金碧，垂翠帘帷帐。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执白拂，一执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视。有高冠长裾绿衣人，宣青纸制曰："肇分太素，国既有亿，尔沦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此，实由冥合。况尔清节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箓大夫。"君胄拜舞出门。即有黄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识。每月亦无请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当便供给。因暇，登楼远望，忽有归思。赋诗曰："风软景和煦，异香馥林塘。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二童子见诗，怒曰："以君质性冲寂，引至吾国，鄙俗余态，果乃未去。"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视，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旧去处。随视童子，亦不复见。因问诸邻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数月。未几而君胄卒。生于君家，即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是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得到兜玄国。然俗态未尽，不可长生。然汝自此寿千年矣。"因吐朱绢尺余，令吞之。占者遂复童子形而灭。自是不复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兹向二百余岁，所见异事甚多，并记在鹿革中，因启囊出二轴，书甚大，字颇细，佐不能读。【眉批】鹿革囊可作纪异书名。其夕，佐略寝。及觉，已失叟。

梁四公（出《梁四公记》）

梁天监中，有罟闯、鼹杰、戟鹬、仉肾四公，【眉批】罟，音携。闯，琛去声。鼹，音万。戟，音蜀。鹬，音湍。仉，音掌。肾，音睹。谒武帝，帝见之甚悦，因命沈隐侯约作覆，将与百僚共射之。时太史适获一鼠，约匣而缄之以献，帝筮之，遇蹇之噬嗑。帝占成，群臣受命献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置诸青蒲，申命闯公揲蓍。对曰："圣人布卦，依象辩物，何取异之。"请从帝命卦。时八月庚子日巳时，闯公举帝卦撰占，置于青蒲而退。读帝占曰："先蹇后噬嗑是其时，内艮外坎是其象。坎为盗，其鼠也。居蹇之时，动而见嗑，其拘系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艰贞，非盗之事，上九荷校灭耳凶，是因盗获戾，必死鼠也。"群臣蹈舞呼万岁，帝自矜其中，颇有喜色。次读八臣占词，皆无中者。末启闯公占曰："时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阴阳晦而入文明，从静止而之震动，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为鼠，辰与艮合体。坎为盗，又为隐伏；隐伏为盗，是必生鼠也。金数于四，其鼠必四。离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则昃，况阴类乎。晋之繇曰，死如弃如，实其事也，日敛必死。"既见生鼠，百僚失色，而尤闯公曰："占辞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请剖之。"帝性不好杀，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妊三子。杰公尝与诸儒语及方域云："东至扶桑，【眉批】异域附见。扶桑之蚕长七尺，围七寸，色如金，四时不死。五月八日呕黄丝，布于条枝，而不为茧，脆如绬。烧扶桑木灰汁煮之，其丝坚韧。四丝为系，足胜一钧。蚕卵大如燕雀卵，产于扶桑下。赍卵至句丽国，蚕变小，如中国蚕耳。其王宫内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晓而明如昼，城忽不见，其月便蚀。西至西

海，海中有岛，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林皆宝树。中有万余家，其人皆巧，能造宝器，所谓拂林国也。岛西北有坑，盘坳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西北无虑万里，有女国，以蛇为夫，男则为蛇，不噬人而穴处。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俗无书契，而信咒诅。【眉批】咒诅果灵，更胜书契矣。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昆山之上，其土人食蝑蟹髯蛇以辟热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为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为褐，皆焚之不灼，污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极峻造天，四时积雪，意烛龙所居，昼无日。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饮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间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鸭生骏马，大鸟生人，男死女活，鸟自衔其女，飞行哺之；衔不胜，则负之。女能跬步，则为酋豪所养。女皆殊丽，美而少寿，为人姬媵，未三十而死。【眉批】袁石公思得短命妾数人，得无现身此国偿愿乎？有兔大如马，毛洁白，长尺余。有貂，大如狼，毛纯黑，亦长尺余，服之御寒。”朝廷闻其言，拊掌笑谑，以为诳妄。

曰：“邹衍九州，王嘉拾遗之谈耳。”司徒左长史王筠难之曰：“书传所载，女国之东，蚕崖之西，狗国之南，羌夷之别种。一女为君，无夫蛇之理。与公说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国有六，何者：北海之东有女国，天女下降为其君，国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国，其女悍而男恭，女为人君，以贵男为夫，置男为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东南绝徼之外有女国，以猿为夫，生男类父，而入山谷，昼伏夜游，生女则巢居穴处；南海东南有女国，举国惟以鬼为夫，夫致饮食禽兽以养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国，方百里，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举国无夫，并蛇六矣。”俄而扶桑国使使贡方物，有黄丝三百斤，即扶桑蚕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丝也。帝有金炉重五十斤，系六丝以悬炉，丝有余力。又贡观日玉，大如镜，方圆尺余，明彻如琉璃。映日以观，见日中宫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与使者论其

风俗、土地、物产、城邑山川、并访往昔存亡；又识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伏。间岁，南海商人赍火浣布三端，帝以杂布积之，令杰公以他事召至于市所。杰公遥识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缉木皮所作，一是续鼠毛所作。"以诘商人，具如所说。

张俨（出《酉阳杂俎》）

元和末，盐城脚力张俨递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为伴。其人朝宿郑州，因谓张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数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张背立，垂踵坑口，针其两足。张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满坑中。张大觉举足轻捷，才午至汴。复要于陕州宿，张辞力不能。又曰："君可暂卸膝盖骨，且无所苦，当行八百。"张惧，辞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须暮及陕。"遂去。行如飞，顷刻不见。

丹丘子（出《神告录》）

隋末，有老翁诣神尧帝，状貌甚异。神尧从容置酒，饮酣，语及时事曰："隋氏将绝，李氏将兴，天命其在君乎，愿自爱。"神尧惕然拒之。翁曰："既为神授，宁用尔耶？隋氏无闻前代，继周而兴，事逾晋魏，虽偷安天位，平定南土，盖为君驱除，天将有所启耳。"神尧阴喜其言，因访世故。翁曰："公德门，又负贵相，应天受命，当不劳而定。但当在丹丘子之后。"帝曰："丹丘为谁？"翁曰："与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所属，唯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复以世网

累心。”神尧曰：“先生安在？”曰：“隐居鄠杜间。”帝遂袖剑诣焉。帝之来，虽将不利于丹丘，然而道德玄远，貌若冰壶，睹其仪而心骇神耸，至则伏谒于苫宇之下。先生隐几持颐，块然自处。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厌浊世，汝羶于时者，显晦既殊，幸无见忌。”帝愕而谢之，因跪起曰：“隋氏将亡，已有神告。当天禄者，其在我宗。窃知先生之道，亦将契天人之兆。夫两不相下，必将决雄雌于锋刃，衒智力于权诈。仆惧中原久罹刘项之患，是来也，实有心焉，欲济斯人于荼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让，蹑巢许之遐踪。仆所谓醯鸡夏虫，未足以窥大道也。”先生笑而颔之。帝复进曰：“天下之广，岂一心一虑所能周哉！先生得无有以诲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会稽五千之余众，卒殄强吴。后去越相齐，于齐不足称者，岂智于越而愚于齐？盖功业随时，不可妄致也。”【眉批】亦陶朱公一知己。讫不对。帝怅望而还。武德初，密遣太宗鄠杜访焉，【夹批】尚不能忘。则其室已墟矣。

【总评】汉之严子陵。宋之陈图南，皆丹丘先生之类也。

清溪山道者（出《逸史》）

复州清溪山，焕丽无比。袁相公滋未达时，因晴日，登临此山。行数里，渐奇险，阻绝无踪，有儒生，业卖药，家于山下。袁公与语，甚相狎，因留宿。袁公曰：“此处合有灵隐者。”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两日即一来，不知居处，亦不肯言。”袁公曰：“可修谒否？”曰：“彼甚恶人，然颇好酒。得美酒一榼，可相见也。”袁公辞归。后携酒再往，经数宿，五人果来。或鹿巾纱帽，杖藜草履。遥相与通寒温，大笑。乃临涧濯足，戏弄儒生。儒生为列席致酒，五人甚喜，曰：“何处得此物，且各三五盏。”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来，

愿谒先生。”乃引袁公出，历拜。五人相顾失色，悔饮其酒，并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扰。”儒生曰：“此人志诚，稍从容，亦何伤也。”意遂渐解。见袁公谦恭甚，乃时与笑语，目袁公曰：“坐。”袁公再拜就席。少顷酒酣，乃注视袁公，谓曰：“此人大似西华坐禅和尚。”良久云：“直是。”便屈指数，此僧亡来四十七年。问袁公之岁，正四十七。抚掌曰：“须求官职，福禄已至。”遂与袁公握手言别。前过洞，上山头，扪萝跳跃，翩翻如鸟飞去，逡巡不见。袁公果拜相，为西川节度使。

会昌狂士（出《芝田录》）

会昌开成中，含元殿换一柱，敕右军采造。选其材合尺度者，军司下盩厔山场，弥年未构。悬重赏。有工人贪赏，穷幽扪险，人迹不到，猛兽成群，遇一巨材，径将袤丈，其长百余尺，正中其选。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涧流。方及谷口，千百夫运曳，始及砥平之处。两军相贺，奏闻矣。有司选日之际，欻有一狂士，状若术人，绕材太息惋咨，唧唧声甚厉。守卫者叱责，欲縻之。其人略无所惧。俄顷，主者执之，闻于上，中外异之。听其所说，须当中锯解，至二尺见验矣。解一尺八寸，但讶霏色红殷；至二尺血流矣。急命千百人推曳渭流。其人云：“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当出树杪而去。若为殿柱，十年后，必载此殿而之他国。吁，可畏也！”言讫，失人所在。

朱遵（出《新津县图经》）贾雍（出《国史》）

汉朱遵仕郡功曹，公孙述僭号，遵不伏，战死。光武追赠辅汉将军，吴汉表为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绊马讫，以手摸头，始知失首。士人义之，乃为置祠，号为健儿庙，后改勇士祠。

豫章太守贾雍，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上马回营。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吏涕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

按眉州城西有花卿庙，唐花敬定单骑遇敌，头已断，犹跨马荷戈，至镇，下马盥手，适浣沙女曰：“无头何盥为？”遂僵仆。事类此。

太平广记钞卷十三

异僧部

异僧

康僧会（出《高僧传》）

康僧会，其先康居国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五岁，亲亡。出家，厉行甚峻。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先有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博览经籍，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汉末遇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为博士，使辅导东宫。谦以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己妙善方言，方欲集众本，译为汉文。从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若、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仪，辞旨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先死经等，皆行于世。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有司奏曰："有异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察检。"权曰："昔汉明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其遗风耶？"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万四千。

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苟其虚妄，国有常刑。”会请期七日。乃谓其属曰：“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此。权曰：“此欺诳，将加罪。”会更请三七日，权又特听。会誓死为期。三七日暮，犹无所见，法侣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闻瓶中铿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权自手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肃然惊起曰：“希有之瑞也。”会进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火不能焚，杵不能碎。”权命置舍利于铁砧碓上，使力者击之。砧碓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嗟伏，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陁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至孙皓即位，欲废寺，诸臣佥谏，皓遣张昱诣寺诘会。昱雅有才辩，难问纵横；会应机骋辞，文理锋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还，叹会材明，非臣所测。皓大集朝贤，以车马迎会。会既坐，皓问佛教报应，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鸟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余庆，诗咏求福，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皓无以折其言。皓虽闻正法，而昏暴不悛。后使宿卫兵入后宫治园，于地得一金像，高数尺，皓使著不净处，以秽汁灌之，共诸群臣，笑以为乐。俄尔之间，举身大肿，阴处尤痛，叫呼彻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为。即命彩女迎像置殿上，香汤洗数十遍，烧香忏悔，皓叩头陈罪。有顷，痛间。遣使至寺，请会说法。会敷析罪福之由，辞甚精要。皓益增善意，即就会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于会所住，更加修饰。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境面王察微王梵王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经，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传泥洹呗声，彻摩哀亮，一代模式。又

注安般守意法竟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并行于世。吴天纪四年九月，会遘疾而终。是岁晋武太康元年也。至晋成帝咸和中，苏峻作乱，焚会所建塔。司空何充复更修造。平西将军赵诱世不奉法，傲蔑三宝，入此寺，谓诸道人曰："久闻此塔屡放光明，虚诞不经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刹。诱肃然毛竖，由此信敬，于寺东更立小塔。

支遁（出《高僧传》）

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有神理，聪明秀彻。隐居余杭山，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讲肄，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时为守文者所陋。谢安闻而喜之曰："乃比古人相马，略其玄黄而取其骏也。"时谢安、殷浩等，并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狎。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退而注《逍遥篇》，群儒莫不叹伏。【眉批】大通儒理。后还吴，住支硎山，人或遗遁马，遁受而养之。有饥之者，遁曰："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玩乎？"遂放之。遁幼时尝与师共论物类，谓鸡卵生用，未足为杀，师不能屈。师寻亡，忽见形，投于卵，壳破雏行，顷之俱灭。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终身。遁先经余姚坞山中住，至于晚年，犹还坞中。或问其意，答云："谢安石昔数来见，辄移旬日，今触情举目，莫不兴想。【眉批】生死交情，孰谓佛子无情哉！后病甚，移还坞中，终于所住。

佛图澄（出《高僧传》）

佛图澄，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诵经数百万言，以晋永嘉四年来洛阳，志弘大法，善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烟灰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乱，不果。乃潜身草野，以观世变。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大将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从受五戒，崇弟子之礼。后从勒征伐，辄预克胜负。勒疑而问之，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术智非常，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赐也。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教。因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华，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进谏，勒甚悦之。凡应被诛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之胡皆愿奉佛。勒欲试澄，夜冠胄衣甲执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将军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问曰："平居无寇，何故夜严？"勒益敬之。勒后因忿，欲害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语弟子曰："若将军使至，问吾所在者，报云不知所之。"使人寻至，觅澄不得。使还报勒，勒惊曰："吾有恶意向圣人，圣人舍我去矣。"通夜不寝，思欲见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权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谬耳。"鲜卑段末波攻勒，其众甚盛。勒惧，问澄，澄曰："昨日寺铃鸣云：'明旦食时，当擒段末波。'"与勒登城望波军，不见前后。失色曰："岂可获，是公安我辞耳。"澄曰："已获波矣。"时城北伏兵出，遇波执之。澄劝勒宥波，遣还本国。勒从之，卒获其用。刘曜攻洛阳，勒欲自往拒曜，内外僚佐毕谏，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勒乃留长子石弘，共澄镇襄国，自率中军步骑直指洛城。两阵才交，曜军大溃。曜马没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

时以物涂掌观之，见有大众，中缚一人，朱丝约其肘，因以告弘。当尔之时，正生擒曜也。勒乃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事澄益笃。时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勒颁告境内，慎无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咨而后行，号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勒以为子，爱之甚重，忽暴病亡，已涉二日。勒曰："朕闻虢太子死，扁鹊能生；大和尚国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由是勒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建平四年四月，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是岁七月，勒死，太子弘袭位。少时，虎废弘自立，迁都于邺，改元建武，倾心事澄，又重于勒。乃下书曰："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颁，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已下，悉助举舁；太子诸公，扶辇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座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弟子法常北至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对车夜谈，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觐澄，澄逆笑曰："昨夜尔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独而不怠。"佐愕然愧忏。于是国人每共相语曰："莫起恶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郭黑略将兵征长安北山羌，堕羌伏中。时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侧，澄忽惨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众生咒愿。澄又自咒愿。须臾更曰："若东南出者活，余向则困。"复更咒愿。有顷，曰："脱矣。"后月余日，黑略还，说羌围中东南走，马乏，正遇帐下人推马与之，获免。推验日时，正澄咒愿时也。后晋军出淮泗，陇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扰。虎乃瞋曰："奉佛而致外寇，佛无神矣。"澄明旦让虎曰："王过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身亦预斯会。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

乎？”虎乃信悟，跪而谢焉。虎常问澄：“沸法不杀，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谁获福耶？”澄曰：“帝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扬三宝。至于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事法，无解殃祸。”【眉批】真佛法。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虎于临漳修治旧塔，少承露盘。澄曰：“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画图与使。依言掘取，果得盘像。黄河中旧不生黿，忽得一以献虎。澄见而叹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后果如言也。虎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以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后果都之。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韬将图相杀，宣时到寺，与澄同坐，浮图一铃独鸣。澄谓宣曰：“解铃音乎？铃云：‘胡于洛度。’”宣变色曰：“是何言与？”澄谬曰：“老胡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岂非洛度乎？”石韬后至，澄熟视良久，韬惧而问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视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斋于别室，澄时暂入东阁。虎与后杜氏问讯，澄曰：“胁下有贼。不出十日，自佛图以西，北殿以东，当有流血，慎勿东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处有贼？”澄即易语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贼。”后二日，宜果遣人害韬于佛寺中。欲因虎临丧，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获免。及宣事发被收，澄谏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为重祸耶？陛下若忍怒加慈者，尚可六十余岁；如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也。”【眉批】奇理！虎不从，以铁锁穿宣领，积薪焚之。收其官属三百余人，皆车裂支解，投之漳河。后月余日，有一妖马，耄尾皆有烧状，入中阳门，出显阳门，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澄闻而叹曰：“灾期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飨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虎令发殿石下视之，有棘生焉。澄还寺，视佛像曰：“怅恨不得庄严。”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

得。”乃无复言。还房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浙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即遣人与虎辞，虎怆然，即自出至寺而慰谕焉。澄谓虎曰：“夫道重行全，德贵无怠。苟业操无亏，虽亡若在。违而获延，非其所愿。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终无佛佑。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没无遗恨。”虎悲恸呜咽，知其必逝。即为凿圹营坟。至十二月八日，卒于邺宫寺。春秋一百一十七年矣。俄而梁犊作乱，明年虎死。冉闵篡戮，石种都尽。闵小字棘奴，澄先所谓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有时光从中出。【夹批】异哉！或以絮塞孔，夜欲读书，辄拔絮，则一室洞明。又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还复内中。澄身长八尺，风姿甚美。妙解深经，旁通世论。讲说之日，正标宗旨，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复慈洽苍生，拯救危苦。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以与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眉批】长乐老云：此时百姓，便活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教得。观澄师之于二石，依然是活佛教世也。澄死之日，有人见澄于流沙。虎疑其不死，因发墓开棺视之，唯见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师葬我而去矣。”未几虎死。

释道安（出《高僧传》）

释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早失覆荫，为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十一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所重。后之市，启师求经，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赍经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以暗诵。”师虽异之，而未言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不

减一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覆之，不差一字。师大惊嗟，敬而异之。后游学至邺，遇佛图澄，因事为师。及石氏将乱，与弟子惠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南游。夜行值雷雨，乘电光而进。前行得人家，见门里有一马桩，桩之间悬一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谓是神人，厚相赏接。既而弟子问何以知其姓字，安曰："两木为林，兜容百升也。"【眉批】似观梅数。既达襄阳，复宣佛法。苻坚素闻安名，每欲致之。师取襄阳，得安公。既至，住长安五重寺。时四方略定，唯建业一隅未克。坚每与侍臣谈语，未尝不欲平一江左。群臣并切谏，不听。会坚出东苑，命安外辇同载。仆射权翼谏曰："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道安毁形，宁可参厕。"坚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舆辇之荣，未称其德。"即敕仆射扶安登辇。俄而顾谓安曰："朕将整六师而巡狩，与公陟会稽以观沧海，不亦乐乎？"【眉批】石赵之事澄，苻秦之事安，吾儒无此遭遇。安对曰："陛下应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宜栖神无为，与尧舜比隆。今欲以百万之师，求厥田下之土；且东南一隅，地卑气厉，禹游而止，舜狩而殂，秦王适而不归。以贫道观之，非愚心所喜也。"坚不从，后军溃于八公山。坚单骑遁，如所谏焉。安注诸经【夹批】注般若道行密迹诸经祈疑甄解二十余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违理者，当见瑞相。"乃梦见道人，头白眉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当相助弘道。"后远公来云："和尚所梦，宾头卢也。"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窄，处之讲堂。时维那值殿，夜见此僧从窗出入，遽以白安。安惊起礼讯，问其来意。答云："特相为来。"安曰："自惟罪深，讵可度脱？"答云："甚可度耳。"安请问来生所生之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境。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卒。

鸠摩罗什（出《高僧传》）

鸠摩罗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善经律论，化行西域。及东游龟兹，龟兹王为造金狮子座以处之。【眉批】既不用其言，置之金狮座何为？苻坚用兵龟兹，谓骁将吕光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闭阴阳，为后学宗，朕甚思之。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光军未至，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有劲敌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立纯弟震为主。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年齿尚少，乃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距而不受，辞甚苦至。光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眉批】亏节无妨乎？吾疑之。光还中路，休军于山下。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有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尺，光始异之。什又劝光速归，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从之。至凉州，闻苻坚已为姚萇所害。光三军缟素，大临城南。于是窃号关外，年称太安。中书监张资，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病。光喜，给赐甚重。什知叉诳诈，告资曰：“叉不能为，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绳本形。既叉治无效，少日资亡。未几光卒，子绍袭位。数日，光庶子纂杀绍自立，称元咸宁。咸宁二年，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箱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纂改为龙兴门。什奏曰：“此日潜龙出游，豕妖来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纳。与什博戏杀棋曰：“斫胡奴头。”什曰：“不能斫胡奴头，胡奴将砟人头。”光弟保，有子名超，小字胡奴，后果杀纂，立其兄隆为主。时人方悟什之言也。姚萇僭有关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请。吕以什智既多解，恐为姚谋，不

许东入。及葭卒，子兴袭位。有树连理，生于庙庭逍遥园，葱变为茝，以为美端，谓智人应入。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破请降。兴迎什入关，待以国师之礼。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雠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愜伏，莫不欣赞。什为人神情鉴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其匹。兴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已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眉批】别传什自请于秦王曰："有二小儿登肩，欲障须妇人。"兴进宫女一，交而生二子。诸憎欲效之，什聚针盈钵，举匕不异常食，曰："若能效我，乃可畜室。"什未终之日，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因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及卒，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

鸠摩罗什



杯渡（出《高僧传》）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为号。不修细行。尝于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窃去。【眉批】可嘲无行僧。家主觉而追之，见渡徐行，走马逐之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而渡，轻疾如飞。渡带索褴褛，殆不蔽身。唯荷一芦圌子，更无余物。后欲往瓜步，至于江侧，就航人告渡，不肯载之。复累足杯中，顾盼言咏，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广陵，遇村舍李家八关斋，先不相识，乃直入斋堂而坐，置圌【眉批】圌，音垂，圜也。于中庭。众以其形陋，不加敬。李见芦圌当道，欲移置墙边，数人举不能动。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一坚子。"窥其圌中，有四小儿，并长数寸，面目端正，衣裳鲜洁。李于是追觅，不知所在。后东游入吴郡，路见钓鱼师，因就乞鱼，鱼师施一馁者。渡手弄反覆，还投水，游活而去。又见网师，更从乞鱼，网师不与。渡乃拾取两石子掷水中，俄有两水牛斗网中，网碎败，不复见牛，渡亦已隐。

释宝志（出《高僧传》及《洛阳伽蓝记》）

释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东道林寺，修习禅业。至宋大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仗，仗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始苦难晓，后皆效验。武帝谓其惑众，收驻建康。既旦，人见其入市；还检狱中，志犹在焉。志语狱吏，门外有

两舆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饷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吕文显以事闻，武帝即迎入宫，居之后堂。帝又尝于华林园召志，志忽著三重布帽以见。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继而薨。永明中，常住东宫后堂。一日平明，从门出入，忽云：“门上血污衣。”褰衣走过。及郁林见害，车载出此，颈血流于门限。梁鄱阳忠烈王尝屈志至第，忽令觅荆子甚急，既得，安于门上，莫测所以。少时，王出为荆州刺史。其预鉴之明，此类非一。梁武即位，下诏曰：“志公迹均尘垢，神游冥漠，岂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自今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志自是多出入禁中。尝于台城，对武帝吃脍，昭明诸王子皆侍食。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为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帝深异之。今秣陵尚有脍残鱼也。志好用小便濯发，俗僧暗有讥笑者。志亦知众僧多不断酒肉。讥之者饮酒食猪肚，志勃然谓曰：“汝笑我以溺洗头，汝何为食盛粪袋！”讥者惧而惭服。太子纲初生，帝遣使问志，志合掌云：“皇子诞育幸甚，然冤家亦生。”于后推寻历数，与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眉批】按《朝野佥载》：梁武杀东昏侯，是日侯景生。时谓景是东昏侯后身。

又后魏有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形貌寝陋，心识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似谶，事过始验。胡太后问以世事，宝公把粟与鸡唤朱朱，时人莫解。后为尔朱荣所害。时有洛阳人赵法和，请占早晚当有爵。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时人不晓其意。经月余，法和父亡。大竹箭者，苴杖。东厢屋者，倚庐。此宝公与江南者，未委是一人、两人也。

通公（出《广古今五行记》）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处无常。所语狂谲，然必有验。饮酒食肉，游行民间。侯景甚信之。扬州未陷之日，多拾无数死鱼头，积于西明门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景渡江，先屠东门，一城尽毙，置其首于西明门外，为京观焉，市井破落，所在荒芜。通公言说得失，于景不便，景恶之，又惮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将于子悦将武士四人往候之，谓子悦云："若知杀，则勿害。不知则密捉之。"子悦立四人于门外，独入见。通脱衣燎火，逆谓子悦曰："汝来杀我，我是何人，汝敢辄杀！"子悦云："不敢。"于是驰往报景，景礼拜谢之，卒不敢害。景后因宴召通，通取肉捏盐以进，问曰："好否？"景曰："大咸。"通曰："不咸则烂。"及景死数日，众以盐五石置腹中，送尸于建康市，百姓争屠食之，皆尽。

阿专师（出《广古今五行记》）

侯景为定州刺史之日，有僧不知氏族，名阿专师，多在州市。闻人有会斋供嫁娶丧葬之席，或少年放鹰走狗追随宴集之处，未尝不在其间。斗争喧嚣，亦曲助朋党，【眉批】僧中之狂。如此多年。后正月十五日夜，触他坐席，恶口聚骂，欲打死之，市徒救解将去。其家兄弟明旦捕觅，正见阿专师骑一破墙上坐，嘻笑谓之曰："汝等厌贱我，我舍汝去。"捕者奋杖欲掷，阿专师以杖击墙，口唱叱叱，所骑之墙一堵，忽然升上，可数十仞，【眉批】无情之物，皆可驱使。举手谢乡里。百姓见者，无不礼拜悔咎。须臾，映云而灭。

稠禅师（出《纪闻》及《朝野佥载》）

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初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趠为戏，禅师每以劣弱见凌。乃入殿中，闭户抱金刚足，誓曰："我以羸弱，为等类轻侮，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闻，当祐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还志。"约既毕，因至心祈之。初一两夕恒尔，念益固。至六日将曙，金刚形见，手执大钵，满中盛筋，谓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断肉故耳。"神因操钵举匕，以筋视之，禅师未敢食。乃怖以金刚杵，稠惧遂食。斯须入口，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眉批】精神所感。神去且晓，乃还所居。诸同列问曰："竖子顷何至？"稠不答。须臾，于堂中会食，食毕，诸同列又戏殴。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因入殿中，横蹋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构精庐殿堂，穷极土木，诸僧从者数千人。齐文宣怒其聚众，因领骁勇万骑，躬自往讨。禅师是日领僧徒谷口迎候。文宣问曰："师何遽来？"稠曰："陛下将杀贫道，恐山中血污伽蓝，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惊，降礼悔过。命设馔，施毕，请曰："闻师金刚处祈得力，今欲见师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为陛下见神力。"先是禅师造寺，诸方施木数千根，卧在谷口。禅师咒之，诸木起空中，自相搏击，声若雷霆；斗触摧折，缤纷如雨。文宣大惧，从官散走。文宣叩头请止之。因敕禅师度人造寺，无得禁止。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遘病，临终叹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来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为恨耳。死后愿为大力长者，继成此功。言终而化。至后三十年，隋帝过并州，见此寺，心中涣然记忆，有似旧修行处。【眉批】隋帝，稠禅师转世。顶礼恭敬，无所不为。处分并州，大兴营葺，其寺遂成。时人谓帝为大力长者云。

太平广记钞卷十四

异僧部

异僧二

玄奘（出《独异志》及《唐新语》）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也。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空房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余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初奘将往西域，于灵岩寺见有一松树，奘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回，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众谓此松为“摩顶松”。

万回（出《谭宾录》及《两京记》）

万回师，阌乡人也，俗姓张氏。回生而愚，八九岁乃能语，父母亦

以豚犬畜之。年长，父令耕田。回耕田，直去不顾，口但连称平等，因耕数十里，遇沟坑乃止。其父怒而击之。回曰：“彼此总耕，何须异相。”【夹批】奇！【眉批】此中空洞可想。回兄戍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死矣，日夕涕泣。回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曰：“然。”回曰：“吾兄所要者，布裘糗粮巾履之属，请悉备焉，某将往之。”忽一日，朝赍所备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视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回，故号曰万回也。先是玄奘向佛国取经，见佛龛题柱曰：“菩萨万回谪向阌乡地教化。”奘师驰驿至阌乡县，问此有万回师无，令呼之。万回至，奘师礼之，施三衣瓶钵而去。后则天追入内，语事多验。【眉批】前知。时张易之大起第宅，万回常指曰：“将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诛，以其宅为将作监。常谓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曰：“三郎斫汝头。”韦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变，遂鸩之，不悟为玄宗所诛。又睿宗在藩邸时，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睿宗必经过徘徊也。太平公主为造宅于己宅之右。景云中，卒于此宅。临终大呼，遣求本乡河水。弟子徒侣无觅。万回曰：“堂前是河水。”众于阶下掘井，忽河水涌出，饮竟而终。此坊井水至今甘美。

僧伽大师（出《本传》及《纪闻录》）

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龙朔初，来游北土，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将建伽蓝，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龙二年，中宗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

而顶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穴中出，烟气满房，非常芬馥。及晓，香还入顶穴中，又以絮塞之。【眉批】与佛图澄乳大同。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愿师慈悲。"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名临淮寺。师请以普照王字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仍御笔书额以赐焉。至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于长安荐福寺端坐而终。中宗即令于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养。俄而大风歘起，臭气遍满于长安。中宗问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师化缘在临淮，恐是欲归彼处，故现此变也。"中宗默然心许，其臭顿息。顷刻之间，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临淮，起塔供养。后中宗问万回师曰："僧伽大师何人耶？"万回曰："是观音化身也。"先是师初至长安，万回礼谒甚恭。师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师化后，不数月，万回亦卒。

一行（出《开天传信记》等书及《松窗录》）

僧一行，姓张氏，钜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见，谓曰："卿何能？"对曰："唯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示之，一览能记，如数所习读。玄宗不觉降榻作礼，呼为圣人。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请嵩山隐士卢鸿为文赞叹。至日，钟梵既作，鸿持文致几案上，谓普寂曰："某文数千言，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寂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夹批】轻薄！止于一览，复置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亡。鸿惊愕久之，谓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

不远数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株，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有弟子自远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即除一算，又曰：“门前水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授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忽改为西矣。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闳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必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至一行造大衍历，始正其差谬。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扬雄《太玄经》。数日，便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一行曰：“已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行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曰：“此后生颜子也。”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常思报之。【眉批】王姥非常人，漂母不足言矣。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君上执法，难以情求也。”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玄宗幸东都，偶因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上遐顾凄然，发叹数四，谓一行曰：“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进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强。”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桥，上举鞭问左右是桥何名，节度崔圆跃马前进曰：“万里桥。”上因追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

无畏（出《开天传信记》）

唐无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谒玄宗，玄崇敬信焉。因问师欲于何方休息，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常时闻大唐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往依止。”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坚苦，焚修精洁。三藏饮酒食肉，言行粗易，往往乘醉喧竞，秽污绸席，宣律颇不甘。忽中夜，宣律扪虱将投于地，三藏半醉，连声呼曰：“律师，律师，扑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异，整衣作礼而师事焉。

明达师（出《纪闻录》）

明达师者，不知其所自，于阌乡县住万回故寺。往来过客，皆谒问休咎，达不答，但见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谒达问曰：“欲至京谒亲，亲安否？”达授以竹杖，至京而亲亡。又有谒达者，达取寺家马令乘之，使南北驰骤而去。其人至京，授采访判官，乘驿无所不至。【眉批】前知。李林甫为黄门侍郎，扈从西还，谒达，加秤于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门为湖城令，达忽请其小马，雍门不与。间一日，乘马将出，马忽庭中人立，雍门坠马死。

华严和尚（出《原化记》）

华严和尚学于神秀，禅宗谓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宫寺。弟子三百余

人，每日堂食，和尚严整，瓶钵必须齐集。有弟子夏腊，道业高出流辈，而性颇褊躁，时因卧疾，不随众赴会。一沙弥瓶钵未足，来诣此僧顶礼，借钵暂用，明日当自置。僧不与曰："吾钵已受持数十年，借汝恐损。"沙弥恳告不已，僧乃借之，曰："吾爱钵如命，必若有损，同杀吾也。"沙弥得钵，捧持竞惧，食毕将归，僧已催之再三。沙弥持钵下堂，不意砖破，蹴倒碎之。【夹批】过慎之故。遂至僧所，作礼承过，且千百拜。僧大叫曰："汝杀我也。"怒骂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尔后经时，和尚于嵩山岳寺，与弟子百余人，方讲《华严经》，沙尔亦在听会。忽闻寺外山谷若风雨声，和尚遂招此沙弥，令于己背后立。须臾，见一大蛇，长八九丈，大四五围，直入寺来，努目张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勿动，蛇渐至讲堂，升阶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锡杖止之云："住！"蛇遂俯首闭目。和尚以锡杖扣其首曰："既明所业，今当回向三宝。"令诸僧齐声念佛，与受三归五戒。此蛇宛转而出。时亡僧弟子已有登会者，和尚召谓曰："此蛇，汝之师也，修行累年，合证果之位。为临终时惜一钵破，怒此沙弥，遂作一蛇。适来欲杀此沙弥，更若杀之，当堕大地狱，无出期也。【眉批】况所惜不止一钵者，不知如何堕落，可怜哉！赖吾止之，与受禁戒，今当舍此身矣，汝往寻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过，草木开靡，如车路焉。行四五十里，至深谷间，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归白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年十八当亡，即却为男，然后出家修道。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艰难，汝可救之。"时裴宽为兵部郎中，即和尚门人也。弟子受命诣裴，裴出见，神色甚忧，云妻欲产已六七日，灯烛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我能救之。"遂令于房外净设床席，僧入焚香击磬，呼和尚者三，其夫人安然而产一女。后果年十八而卒。

洪昉禅师（出《纪闻》）

陕州洪昉，京兆人。志在禅寂，而亦以讲经为事，门人常数百。一夜，昉独坐，有四人来前曰：“鬼王为女疾止造斋，请师临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阇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从之，四人乘马，人持绳床一足，遂北行。可数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门。四人请昉闭目，未食顷，令开视，已到王庭矣。其宫阙侍卫，颇侔人主。鬼王具衣冠，降阶迎礼。王曰：“小女久疾幸痊，欲造小福。斋毕，自令侍送勿虑。”于是请入宫中。其斋场严饰，僧且万人，佛像至多，一似人间事。昉仰视空中，不见白日，如人间重阴状。须臾，王夫人后宫数百人，皆出礼谒。王女年十四五，貌独病色。昉为赞礼愿毕，见诸人持千余牙盘食到，以次布于僧前。坐昉于大床，别置名馔。馔甚香洁，昉欲食，鬼王白曰：“若餐鬼食，当常住此。”昉惧而止。斋毕，余食犹数百盘。昉见侍卫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请王赐之。王曰：“促持去。”诸官拜谢，相顾喜笑，口开达于两耳。王因跪曰：“师既惠顾，无他供养，有绢五百匹奉师，请为受八关斋戒。”师曰：“鬼绢，纸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绢奉师。”因为受八关斋戒。戒毕，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开目，已到所居，天犹未曙。命火照床，五百绢在焉。昉但神往，其形不动。门人但谓入禅，不觉所适。未几晨坐，有一天人，其质殊丽，拜谒请曰：“南天王提头赖吒，请师至天供养。”昉许之。因敷大衣坐昉，二人执衣，举而腾空，斯须已到。南天王领侍从曲躬礼拜曰：“师道行高远，诸天愿睹师讲诵，是以辄请。”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场崇丽，殆非人间。天人皆长大，身有光明。其殿木皆七宝，光彩夺目。昉初到天，形质犹人也；见天王之后，身自长大，与天人等。设诸珍馔，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毕，王因请入宫，更设供具，谈话欵至。其侍卫天官兼鬼神甚众。后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议事，请师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师欲游

览，所在听之，但莫使到后园。”再三言而去。去后，昉念后园有何利害，不欲吾到。伺无人之际，窃往窥之。其园甚大，泉流池沼，树林花药，处处皆有，非人间所见。渐渐深入，遥闻大声呼叫，不可忍听，遂到其旁。见大铜柱，径数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旁达。或有银铛锁其项，或穿胸骨，凡数万头，皆夜叉也。锯牙钩爪，身倍于天人。见禅师至，叩头言曰：“我以食人故，为天王所锁，今乞免我。我若得脱，但人间求他食，必不敢食人为害。”为饥渴所逼，发此言时，口中火出。【眉批】既千万年饥渴不死，回心道不更便乎？向道不甚便乎？问其锁早晚，或云毗婆师尸佛出世时，动则数千万年。亦有三五辈老者，志诚哀恳，僧许解释。斯须王至，先问：“师颇游后园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适到后园，见锁众生数万，彼何过乎？”王曰：“师果游后园。然小慈是大慈之贼，师不须问。”昉又固问，王曰：“此诸恶鬼，惟食人肉。非诸天防护，世人已为此鬼食尽。”昉曰：“适见三五辈老者，发言颇诚，言但于人间求他食，请免之。”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请，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来。俄而解至，叩头言曰：“蒙恩释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扰人。”王曰：“以禅师故，放汝到人间。若更食人，此度重来，当令若死。”【眉批】果能令死，何不除之？独非小仁贼大仁乎？皆曰：“不敢。于是释去。未久，忽见王庭前有神至，自称山岳川渎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处，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间，杀人食甚众，不可制。故白之。”王谓昉曰：“弟子言何如，此等恶鬼言宁可保？”王语诸神曰：“促擒之。”【夹批】此时又如何可制？俄而诸神执夜叉到，王怒何违所请，命斩其手足，以铁锁贯脑，曳去而锁之。昉乃请还。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犹如少顷。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夹批】大阴德。常养病者数百人。寺极崇丽，远近道俗，归者如云。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前，头负五色毯言曰：“帝释天王请师讲《大涅槃经》。”昉默然还座。夜叉遂挈绳

床，置于左膊曰：“请师合目。”因举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请师开目。”视之，已到善法堂。【眉批】夜叉亦有皈依帝释者，可见善恶自作。禅师既到天堂，天光眩目，开不能得。天帝曰：“师念弥勒佛。”昉遽念之，于是目开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视天形，不见其际。天帝又曰：“禅师又念弥勒佛，身形当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长，遂与天等。【眉批】病目、病矮者，当念弥勒佛。天帝与诸天礼敬，请大师讲经听受。昉辞曰：“病坊之中，病者数百，待昉为命。常行乞以给之。今若流连讲经，人间动涉年月，恐病人馁死。”【眉批】昉念病者，此念便已感动大天人矣。天帝固请，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数倍于释。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抚然曰：“本欲留师讲经，今梵天有敕不许。【夹批】何故不许？然师已至，岂不能暂开经卷，少讲经旨，令天人信受。”昉许之。于是置食。食器皆七宝，饮食香美，精妙倍常。禅师食已，身诸毛孔，皆出异光。毛孔之中，尽能观见诸物。既登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诸天数百千万，兼四天王，各领徒众，同会听法。阶下左右，则有龙王夜叉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听。昉因开《涅槃经》首，讲一纸余。言辞典畅，备宣宗旨。天帝大称赞功德。开经毕，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昉已二十七日矣。按佛经，善法堂在欢喜园，天帝都会，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宝所作，四壁皆白银，以黄金为地。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时，七宝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时，宝衣亦至。无日月光，一天人身光，逾于日月。须至远处，飞空而行，如念即到。昉既睹其异，备言其见。乃图为屏风，凡二十四扇，观者惊骇。昉初到寺，毛孔之中，尽能见物。既而弟子进食，食讫，毛孔皆闭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

【总评】鬼王尚修斋，诸天犹开讲，宜释教之独盛也。

回向寺狂僧（出《逸史》）

玄宗开元末，梦人云：“将手巾五百条，袈五百领，于回向寺布施。”及觉，问左右，并云无。乃遣募缁徒道高者，令寻访。有狂僧自出应召曰“某知回向寺处。”问要几人，曰：“但得赍持诸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径入终南。行两日，至极深峻处，都无所见。忽遇一碾石，惊曰：“此地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于其上焚所携香，礼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雾起，咫尺不辨，近来渐散。当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珑如画。少顷转分明，见一寺若在云间，三门巨额。谛视之，乃回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时已黄昏，闻钟磬及礼佛之声。守门者诘其所从来，遂引入。见一老僧曰：“唐皇帝万福。”令与人相随，历房散手巾等，唯余一分，一房但空榻无人。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顾侍者曰：“彼房取尺八来！”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见彼胡僧否？”曰：“见。”僧曰：“此是权代汝主也。国内当乱，人死无数。此名磨灭王，【眉批】安禄山乃磨灭王出世。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爱吹尺八，谪在人间。【夹批】此何罪？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满，即却归矣。”明日遣就坐斋，斋讫，曰：“汝当回，可将此玉尺八付与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礼拜而回，童子送出，才数步，云雾四合，不复见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进于玄宗，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悦，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后二十余年，遂有禄山之乱。

懒残（出《甘泽谣》）

懒残者，天宝初衡岳寺执役僧也。性懒而食人残，故号懒残。昼专

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无倦色，已二十年矣。时邺侯李泌寺中读书，察其所为，曰：“非凡人也。”【眉批】惟异人能识异人。听其中宵梵唱，响彻山林，李公颇知音，能辨休戚，谓懒残经音凄惋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至将去矣。候中夜，李公往谒，望席门通名而拜。懒残大诟，仰空而唾曰：“是将贼我。”李公愈加敬谨，惟拜而已。懒残正拨牛粪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尽食而谢。谓李公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甚严。忽中夜风雷，而一峰颓下。其缘山磴道，为大石所栏。乃以十牛挽之；又数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懒残曰：“不假人力，我试去之。”众皆笑以为狂。懒残履石而动，忽转盘而下，声若雷震。山路既开，众僧皆罗拜，一郡皆呼至圣，刺史奉之如神，懒残乃怀去意。【眉批】执役二十年，奉之如神，便怀去意。此其故，你知么？寺外虎豹忽尔成群，日有杀伤，无由禁止。懒残曰：“授我棰，为尔尽驱除。”众遂与之荆梃，皆蹑而观之。才出门，见一虎衔之而去。懒残既去之后，虎豹亦绝踪迹。

韦皋（出《宣室志》）

韦皋既生弥月，其家召群僧会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家童以敝席坐之庭中。既食，韦氏命乳母出婴儿，请群僧祝其寿。胡僧忽自升阶谓儿曰：“别久无恙乎？”儿若有喜色，众皆异之。韦氏曰：“此子生才一月，何言别久？”胡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固问之，胡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后身耳。武侯相蜀，蜀人受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受蜀人之福。吾往岁在剑门，与此子友善，故不远而来。”韦氏异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皋节制剑南，在蜀十八

年，果契胡僧之语。

【总评】诸葛忠武为韦皋，张车骑为张睢阳、岳忠武，独髯公玉泉悟道，超然轮回之外，所以英灵万古。

释道钦（出《酉阳杂俎》）

释道钦住陉山，有问道者，率尔而对，皆造宗极。刘忠州晏常乞心偈，令执炉而听，再三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钦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至今以为名理。

空如禅师（出《朝野佥载》）

师空如，少慕修道，父母迎婚，以刀割其势，【夹批】勇猛心。乃止。后成丁，征庸课，遂以麻蜡裹臂，以火燃之成废疾。入陆浑山，坐兰若，虎不暴。山中偶见野猪与虎斗，以藜杖挥之曰：“檀越不须相争。”即分散。

僧些（出《酉阳杂俎》）

唐贞元初，荆州有狂僧，些其名者，善歌《河满子》。常遇伍伯，乘醉，于途中辱之，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陈伍伯从前隐慝。伍伯惊而自悔。

惠宽（出《成都记》）

绵州净慧寺僧惠宽，六岁时，随父设黄箓斋。众礼石天尊像，惠宽时在，不肯礼，曰：“礼则石像遂倒。”强之，既礼而天尊像果倒，股已折矣。后出家在寺，寺近池，人多捕鱼为业，惠宽与受戒，且曰：“吾能令汝所得，不失于旧。”因指其池畔，尽生菌蕈。渔人采之，省力得利。后人呼为和尚蕈也。

素和尚（出《酉阳杂俎》）

长安兴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数株，皆素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犀【眉批】犀，胡果切，车盛膏器。桐犹受善，况人乎？脂，不可浣。昭国郑相，尝与丞郎数人避暑，恶之，欲为素伐桐植松。及暮，素祝树曰：“我种汝二十余年，汝以汗为人所恶，来岁若复有汗，我必薪之。”自是无汗矣。

怀信（出《独异志》）

扬州西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门僧怀信居塔三层，凭阑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

俱尽。【眉批】凡天火者。皆有所归。

兴元上座（出《云溪友议》）

兴元县西墅有兰若，上座僧常饮酒食肉，群辈皆效焉。旦多作大饼，招群徒众入尸陁林，以饼裹腐尸肉而食，数啖不已。众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诸肉。”自此缁徒因成精进也。

玄览（出《酉阳杂俎》）

唐大历末，禅师玄览住荆州陟屺寺，道高有风韵，人不可得而亲。张璪常画古松于斋壁，符载赞之，卫象诗之，亦一时三绝也，悉加垩焉。人问其故，曰：“无事疥吾壁也。”【眉批】万般祥瑞不如无。僧那即其甥，为寺之患，发瓦探𣏌，坏墙熏鼠，览未常责之。有弟子义诠，布衣粗食，览亦不称之。或有怪之，乃题诗于竹上曰：“欲知吾道廓，不与物情违。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

相卫间僧（出《原化记》）

相卫间有僧，自少博习经论，善讲说，每有讲筵，自谓超绝，然而听者稀少，财利寡薄。如此积年，其僧不愤。遂将经论，遍历名山，以访知者。后至衡岳寺月余，常于寺闲斋独坐，寻绎经论，又自咎曰：“所晓义理，无乃乖于圣意乎？”沉思之次，忽举头见一老僧，杖锡

而入曰：“师习何经论？”僧疑是异人，乃述其由，兼自咎曰：“倘遇知者，分别此事，即钳口不复开演耳。”老僧笑曰：“大圣犹不能度无缘之人，师只是与众僧无缘耳。”僧曰：“若然者，岂终世如此乎？”老僧曰：“吾试为尔结缘。”因问师今有几许资粮，僧曰：“历行万里，食费已竭。今惟大衣七条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可卖之，以所得值皆作饼食。”僧如言作之，【夹批】信心。约数千人食。遂相与携至平野之中散掇，焚香长跪，咒曰：“今日食我施者，愿来世与我为弟子，我当教之，得至菩提。”言讫，鸟雀乱下啄食；地上蝼蚁，复不知数。【眉批】诸虫由神僧施食，故得人身。老僧谓曰：“尔后二十年，方可归开法席，今且周游，未用讲说也。”言讫，而此僧如言。后二十年，却归河北开讲，听徒动千万人，皆年二十已下，老壮者十无一二。

徐敬业（出《纪闻》）骆宾王（出《本事诗》）

天宝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余，与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访诸僧而居之。月余，忽集诸僧徒忏悔杀人罪咎，僧徒异之。老僧曰：“汝颇闻有徐敬业乎？则吾身也。吾兵败，入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将终，故来此寺。吾已证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衡山。

宋之问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且为诗曰：“鹫岭郁岧[illegible]，龙宫锁寂寥。”第二联搜奇覃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命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讽甚若，何耶？”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

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当徐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兴复唐朝为名，故人多护脱之。

太平广记钞卷十五

释证部

释证

阿育王像（出《渚宫遗事》）

长沙寺有阿育王像，相传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渔人见异光如昼，而诸寺以千人迎之，嶷然不动。长沙寺翼法师者，操行精苦，乃率寺僧至诚祈启，即时就辇。至齐末，像常夜行，不知者以槊刺之，作铜声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灾役，必先流汗数日，自像教已来，最为灵应也。

【总评】按育王第四女，貌丑不售，乃遍造诸佛瑞像，经年后，感佛变形。

西明寺（出《玉堂闲话》）

长安城西明寺钟，寇乱之后，缁徒流离，阒其寺者数年。有贫民利其铜，袖鎚錾往窃凿之，日获一二斤，鬻于阛阓，如是经年，人皆知

之，官吏不禁。后其家忽失所在，市铜者亦讶其不来。后官欲徙其钟于别寺，见寺钟平堕在阁上。及仆之，见盗钟者抱鎚錾俨然坐于其间，即已干枯矣。

裴休（出《北梦琐言》）

唐宰相裴休，留心释氏。常被毳衲，于歌妓院中持钵乞食。每自发愿，愿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闻于中朝，其子弟请迎之，彼国不允而止。

费崇先（出《法苑珠林》）

宋费崇先，吴兴人，少信佛法。泰始三年，受菩萨戒，寄斋于谢慧远家，二十四日，昼夜不懈。每听经，常以鹊尾香炉置膝前。初斋三夕，见一人，容服不凡，迳来举炉去。崇先视膝前炉犹在，方悟神异。自惟衣裳新濯，了无不净，唯坐侧有唾壶，【眉批】可为斋不净者戒。既撤去，壶即复见。此人还炉于前。未至席，犹见二炉，既至，即合为一。然则此神人所提者，盖炉影耳。【眉批】奇事。

道严（出《宣室志》）

有严师者，居于成都实历寺。开元十四年五月日，于佛殿前轩燃长明灯，忽见一巨手在殿西轩。道严悸且甚，俯而不动。久之，忽闻空中

语云：“无惧，吾善神也。”道严既闻，惧少解。因问檀越何人，空中对曰：“天命我护佛寺之地。以世人为唾佛祠地，【眉批】可为唾佛地者戒。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疮，渍吾肌且甚。愿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严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严乃请曰：“吾今愿见檀越之形，使画工写于屋壁，且书其事以表之，冀世人无敢唾佛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师见之，得无慄然耶？”道严曰：“无伤也。”即见西轩下有一神，质甚异，丰首巨准，严目呀口，体状魁硕，长数丈。道严一见，背汗如沃。其神即隐去。于是具以神状告画工，命图于西轩之壁。

惠凝（出《洛阳记》）

元魏时，洛中崇真寺，有比丘惠凝，死七日，还活，云：“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具说所见。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眉批】可为近代讲经者戒。令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星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必须摄心守道，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既起，便是三毒不出，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先，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人道。”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眉批】造寺希福，非真善也。不然，一善能消百恶矣。付青衣送入黑门。自此以后，京邑之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屈突仲任（出《纪闻》）

开元间，同官令虞咸往温县，道左有小草堂，有人居其中，刺臂血和朱，写《一切经》。其人年且六十，色黄而瘠，书经已数百卷。人有访者，必丐焉。问其所从，其人曰：“吾姓屈突氏，名仲任。父亦典郡，庄在温，唯有仲任一子，怜念其少，恣其所为。性不好书，唯以槔蒲弋猎为事。父卒时，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而仲任纵色饮博，卖易且尽。数年后，唯温县庄存焉。即货易田畴，拆卖屋宇，又已尽矣。唯庄内一堂岿然，仆妾皆尽。家贫无计，乃于堂内掘地，埋数瓮，贮牛马等肉。仲任多力，有僮名莫贺咄，亦力敌十夫。每昏后，与僮行盗牛马，盗处必五十里外，遇牛即执其两角，翻负于背。遇马驴，皆绳束其颈，亦翻负之。至家投于地，皆死，乃剥之。皮骨纳之堂后大坑，或焚弃。肉则贮于地瓮，昼日令童于城市货之，易米而食。如此者又十余年。以其盗远，故无疑者。仲任性好杀，所居弓箭罗网叉弹满屋焉，杀害飞走，不可胜数，目之所见，无得全者。乃至得刺猬，亦以泥裹而烧之，且熟，除去其泥，而猬皮与刺皆泥脱矣，则取肉食之，其残酷皆此类也。后莫贺咄病死。月余，仲任暴卒，而心下暖。其乳母老矣，犹在，守之未瘗。而仲任复苏，言曰：初见捕去，与奴对事。至一大院，厅事十余间，有判官六人，每人据二间。仲任所对最西，判官不在，立仲任于堂下。有顷，判官至，乃其姑夫郓州司马张安也。见仲任，惊而引之登阶，谓曰：“郎在世杀生千万，今忽来此，何方相拔？”仲任大惧，叩头哀祈。判官曰：“待与诸判官议之。”乃谓诸判官曰：“仆之妻侄屈突仲任，造罪无数，今召入对事。其人年命亦未尽，欲开一路放生，可乎？”诸官曰：“召明法者问之。”则有明法者来，【眉批】阴司亦用主文法家，奇哉！碧衣踽踽。判官问曰：“欲出一罪

人，有路乎？”因以具告。明法者曰：“唯有一路。”官曰：“若何？”明法者曰：“此诸物类为仲任所杀，皆偿其身命，然后托生。合召出来，当诱之曰：‘屈突仲任今到，汝食噉毕，即托生，羊更为羊，马亦为马。汝余业未尽，还受畜生身。使仲任为人，还依旧食汝，汝之业报，无穷已也。今令仲任还，为汝追福，使汝各舍畜生业，俱得人身，更不为人杀害，岂不佳哉？’诸畜闻得人身必喜，如此乃可放；若不肯，更无余路。”乃锁仲任于厅事前房中，召仲任所杀生类到。庭中地可百亩，仲任所杀生命，填塞皆满，牛、马、驴、骡、猪、羊、麞、鹿、雉、兔，乃至刺猬、飞鸟，凡数万头，皆曰：“召我何为？”判官曰：“仲任已到。”物类皆咆哮大怒，腾振蹴踏而言曰：“盍还吾债！”方忿怒时，诸猪羊身长大与马牛比，牛马亦大倍于常。判官乃使明法入晓谕，畜闻得人身，皆喜，形复如故。于是尽驱入诸畜，乃出仲任。有狱卒二人，手执皮袋兼秘木至。则纳仲任于袋中，以木秘之，仲任身血，皆于袋中诸孔中流出洒地，遍流厅前。须臾，血深至阶，可有三尺。然后，兼袋投仲任房中，又扃锁之，乃召诸畜等。皆怒曰：“逆贼杀吾身，今饮汝血！”于是兼飞鸟等，尽食其血，血既尽，皆共舐之，庭中土见乃止。当饮血时，畜生盛怒，身皆长大数倍，仍骂不止。既食已，明法又告：“汝已得债，今放屈突仲任归，为汝追福，令汝为人身。”诸畜皆喜，各复本形而去。判官然后令袋内出仲任，身则如故。判官请曰：“既见报应，努力修福。若刺血写《一切经》，此罪当尽。不然更来，永无相出望。”仲任苏，乃坚行其志焉。

孙回璞（出《冥祥记》）

唐殿中侍医孙回璞，济阴人也。贞观十三年，从车驾幸九成宫三善

谷，与魏征邻家。尝夜二更，闻外有人呼孙侍医者。璞谓是魏征之命，既出，见两人谓璞曰：“官唤。”璞曰：“吾不能步行。”即取马乘之，随二人行，乃觉天地如昼日光明，璞怪而不敢言。出谷，历朝堂东，又东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遥见有两人持韩凤方行，语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错追，宜放之。”彼人即放璞。璞随路而还，了了不异平生行处。既至家，系马，见婢当户眠，唤之不应。越度入户，见其身与妇并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声唤妇，终不应。屋内极光明，壁角中有蜘蛛网，中二蝇，一大一小；并见梁上所著药物，无不分明，唯不得就床。自知是死，甚忧闷，恨不得共妻别。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惊觉身已卧床上，而屋中暗黑无所见。唤妇令起燃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视蜘蛛网，历然不殊，见马亦大汗。凤方是夜暴死。后至十七年，璞奉敕驿驰往齐州疗齐王佑疾，还至洛州东孝义驿，忽见一人来问曰：“君是孙回璞？”曰：“是，君何问为？”答：“吾是鬼耳。监追君为记室。”因出书示璞。璞视之，则魏征署也。璞惊曰：“郑公不死，何为遣君送书？”鬼曰：“已死矣，今为太阳都录太监，【眉批】魏征为太阳都录太监。令我召君。”回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谢。璞请曰：“我奉敕使未还，奏事毕，然后听命。”鬼许之。璞既奏事毕，访征，已薨，校其薨日，则孝义驿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与家人诀别，而请僧行道，造像写经。可六七夜，梦前鬼来召，引璞上高山，山巅有大宫殿，既入，见众君子迎谓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堕山，于是惊悟。

邢曹进（出《集异记》）

唐故赠工部尚书邢曹进，河朔之健将也。曾因讨叛，飞矢中肩。左

右与之拔箭，而镞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铁钳遣有力者拔之，坚不可动。曹进痛楚，计无所施。妻孥辈但为广修佛事，用希慈荫。不数日，则以索缚身于床，复命出之，而坚牢如故。曹进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昼寝，梦一胡僧立庭中，曹进则以所苦诉之。胡僧久而谓曰："能以米汁注其中，当自愈。"及寤，言于医工。医工曰："米汁即泔，岂宜渍疮哉？"遂令广询于人，莫有谕者。明日，忽有胡僧诣门乞食，因遽召入，而曹进中堂遥见，乃昨所梦也。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饧？当知神验。"曹进遂悟。饧为米汁，如法以点，应手清凉，顿减酸疼。其夜，疮稍痒，即令如前镊之，钳才及，镞已突然而出。后傅药，不旬日而瘥。

延州妇人（出《续玄怪录》）

昔延有妇人，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瘞于道左。大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趺坐具，敬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曰："此一淫纵女子，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不信，可启验之。"【眉批】才有分别相，便不尽舍。菩萨无不舍，由无相顾。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

【总评】按佛身有舍利骨，菩萨身有锁骨。

镇州铁塔（出《北梦琐言》）

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梦镇州南三十里废相国寺中埋铁塔，特往访之。至界上，为元戎王熔所知，延在衙署供养。衙将任友义虑是邻道谍人，或致不测，恳请逐之。元戎始疑，惠具以寻塔为对。遽差于府南三十里访之，果得相国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铁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见在常山将校亲军，唯任友义一人无名。

蛤像（出《酉阳杂俎》）鸡卵（出《宣室志》）

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逾数千万矣。忽有一蛤，椎击如旧，帝异之，安置几上，乙夜有光。及明，肉自脱，中有一佛二菩萨像。帝悲悔，誓不食蛤。

文宗以浮屠氏无补大化而蠹于物，欲尽去之。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燃火，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以闻，帝命左右验之，如所奏，帝叹异。翌日，敕尚食吏无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

刘成（出《宣室志》）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行至下查浦，去

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晖往浦岸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阒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鱼自舫中振须摇首，人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悚，毛发尽劲，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尽投群鱼于江中。【夹批】是。有顷而李晖至，成具以告晖，晖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骂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酬其直。【夹批】更是。既而余百钱，易荻草十余束，致于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缗十五千，签题云："归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州会群僧食，并以缗施焉。

崇经像

赵文昌（出《法苑珠林》。）【眉批】以下俱《金刚经》报应。

隋开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赵文昌暴卒复活，云有人引至阎罗王所。王问曰："汝一生作何福业？"昌答云："唯专心持诵《金刚般若经》。"王闻语，合掌低首，赞言善哉，即放昌还家，令引文昌从南门出。至门首，见周武帝在门侧房内，著三重钳锁，唤昌云："识我否？"文昌拜答云："臣昔宿卫陛下。"帝云："卿既我旧臣，今还家，为吾向隋皇帝说：'吾诸罪并欲辩了，唯灭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望与吾营少功德，冀兹福祐，得离地狱。'"昌受辞而行，及出南门，见一大粪坑中，有人头发上出。昌问之，引人答云："此是秦将白起，寄禁于

此，罪尤未了。”昌至家得活，遂以其事上奏。帝令天下出口钱，为周武帝转《金刚般若经》，设大供三日，仍录事状，入于隋史。

新繁县书生（出《三宝感通记》）

益州新繁县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时有书生，姓苟氏，善王书，尝于村东室中四面书《金刚般若经》，数日便了，【眉批】向空而书。云：“此经拟诸天读诵。”人初不之觉也。后值雷雨，牧牛小儿于书经处立而不沾湿，其地乾燥，可有丈余。尔后每雨，小儿常集其中。唐武德中，有异僧语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刚般若经》，诸天于上设宝盖覆之，不可轻犯。”

蒯武安（出《报应记》）

隋蒯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虫。会嵩山南为暴甚，往射之。渐至深山，忽有异物如野人，手开大虫皮，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涧下，及起，已为大虫矣。惶怖震骇，莫知所为。忽闻钟声，知是僧居，往求救，果见一僧念《金刚经》，即闭目俯伏。其僧以手摩头，忽爆作巨声，头已破矣。武安乃从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抚其背，随手而开。既出，全身衣服尽在，有少大虫毛，盖先灸疮之所粘也。从此遂出家，专持《金刚经》。

张御史（出《广异记》）

张某，唐天宝中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将渡淮，有黄衫人自后奔来，谓有急事，求附载。御船者欲殴击之，某云：“无击。”反责所由云：“载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亲以余食哺之。其人甚愧恧。既济，与某分路。须臾至前驿，已在门所。某意是嘱请，心甚嫌之，谓曰：“吾适渡汝，何为复至？可即遽去。”云：“己实非人，欲与判官议事，非左右所闻。”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适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还至舍，有所遗嘱。鬼云：“一日之外，不敢违也。”某欲前请救，鬼云：“人鬼异路，无宜相逼。”某遥拜，鬼云：“能一日之内，转千卷《续命经》，当得延寿。”言讫出去，至门又回云：“识《续命经》否？”某初未知，鬼云：“即人间《金刚经》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转得千卷？”鬼云：“但是人转皆可。”某乃大呼传舍中及他百姓等数十人同转，至明日晚，终千遍讫。鬼又至云：“判官已免，会须暂谒地府。”众人皆见黄衫吏与某相随出门。既见王，具言千遍《续命经》足，当更得十载寿，便放重生。至门，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迟回，今已遇捶。”乃袒示之，愿乞少钱。某云：“我贫士，且逆旅不便。”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纸钱，当奉五百贯。”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许钱？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还逆旅，未易办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还我，自当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领讫。”须臾复至，云：“夫人欲与，阿奶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奶，须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还家，具说其事。妻云：“是夕梦君已死，求二百千纸钱，欲便市造。阿奶云：‘梦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奶又梦，因得。”

韦克勤（出《报应记》）

唐韦克勤少持《金刚经》。为中郎将，从军伐辽，没高丽。贞观中，太宗征辽。克勤望见官军，乃夜出投之，暗不知路，至心念经，俄见炬火前导，随火而去，遂达汉军。

司马乔卿（出《法苑珠林》）

唐司马乔卿，永徽中，为扬州司户曹。丁母忧，居丧毁瘠，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未几，于庐侧生芝草二茎，九日长尺有八寸，绿茎朱盖，日沥汁一升，食之，味甘如蜜，取而复生。

陈文达（出《法苑珠林》）

唐陈文达，梓州郪县人。常持《金刚经》，愿与亡父母念八万四千卷，多有祥瑞。为人转经，患难皆免。铜山县人陈约，曾为冥司所追，见地下筑台，问之，云：“此是般若台，待陈文达。”

于李回（出《报应记》）

于李回举进士，元和八年，下第将归，有僧劝曰：“郎君欲速及第，何不读《金刚经》？”遂日念数十遍。至王桥宿，因步月，有一美女与言，遂被诱去。十余里，至一村舍，戏笑甚喧。引入升堂，见五六

人，皆女郎。李回虑是精怪，乃阴念经，忽有异光自口出。群女震骇奔走，但闻腥秽之气，盖狐狸所宅，榛棘满目。李回茫然不知所适。俄有白犬，色逾霜雪，似导李回前行，口中有光，复照路，逡巡达本所。

康仲戚（出《报应记》）

康仲戚，唐元和十一年往海东，数岁不归。其母唯一子，日久忆念。有僧乞食，母具语之，僧曰："但持《金刚经》，儿疾回矣。"母不识字，令写得经，乃凿屋柱以陷之，加添其上，晨暮敬礼。【眉批】精诚之至，更胜识字持诵。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余，儿果还，以锦囊盛巨木至家，入拜跪母。母问之，仲戚曰："海中遇风，舟破坠水，忽有雷震，投此木于波上，某因就浮之，得至岸。某命是其所与，敢不尊敬？"母惊曰："必吾藏经之柱。"即破柱得经，母子常同诵念。

开行立（出《报应记》）

唐开行立，陕州人，不识字。长庆初，常持《金刚经》一卷随身，到处焚香拜礼。忽驰货出同州，遇十余贼，行立弃货而逃。不五六十斤，贼举之，竟不能动。相视惊异，追行立问之，对曰："中有《金刚经》，恐是神力。"贼发囊，果有经焉。却与百余千，请其经去，誓不作贼，受持终身。

王殷（出《酉阳杂俎》）

蜀左营卒王殷，常读《金刚经》。太和四年，郭钊镇蜀。郭性严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为赏设库子，因呈锦缬，郭嫌其恶弱，令袒背，将毙之。郭有蕃狗，随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辄噬。忽吠声，立抱王殷之背，驱逐不去。郭异之，怒遂解。

李虚（出《纪闻》）

唐开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大者皆令闭封。天下不信之徒，并望风毁拆，虽大屋大佛，亦残毁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虚，嗜酒倔强，行事违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报。虚大怒，便约胥正，界内毁拆者死？于是一界并全。虚当时非惜佛宇也，但以忿恨故全之。岁余虚病死，时正暑月，即敛，明日将殡，母与子绕棺哭之。夜久哭止，闻棺中有声，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须增甚，妻子惊走，母独不去，命开棺而虚生矣。身颇疮烂，月余平复。虚曰：“初为两卒拘至王前，王不见。见阶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经年矣。见虚拜问曰：‘长官何得来？’虚曰：‘适被录至。’吏曰：‘长官平生唯嗜杀害，不知罪福，今当受报，若何？’虚惧请救，吏曰：‘去岁拆佛堂，长官界内独全，此功德弥大。长官虽死，亦不合此间追摄。少间王问，更勿多言，但以此对。’【眉批】讲经造像建寺者，阎罗且原心厚诛。李虚不毁佛宇，卤人使性，偏得准罪，何耶？虚方忆之。顷王坐，主者引虚见王。王索善恶簿，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王命启牍唱罪，吏读曰：‘专好割羊脚，合割其身肉百斤。’虚曰：‘去岁有敕拆佛堂，毁佛像，虚界内独存，此功德可折罪否？’王惊曰：‘审有此否？’新息吏进

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检之。’王曰：‘促检。’殿前垣南有楼数间吏登楼检之。未至，有二僧来至王前，一曰：‘尝读《金刚经》。’一曰：‘常诵《金刚经》。’王起合掌曰：‘请法师登阶。’王座之后，有二高座，右金左银。王请诵者坐金座，读者坐银座。坐讫，开经，王合掌听之。诵读将毕，忽有五色云至金座前，紫云至银座前，二僧乘云飞去空中。王谓阶下人曰：‘见二僧乎？皆生天矣。’于是吏检善簿至，唯一纸，因读曰：‘去岁敕拆佛堂，新息一境独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毕，罪簿轴中火出，焚烧之尽。王曰：‘放李明府归。’仍敕两吏送出城南门，见夹道并高楼，大小男女杂坐，乐饮笙歌。虚好丝竹，见而悦之。两吏谓曰：‘急过此无顾，顾当有损。’虚见饮处，意不忍行，伫立观之。店中人呼曰：‘来。’吏曰：‘此非善处，既不相信，可任去。’虚未悟，至饮处，人皆起，就坐，奏丝竹。酒至，虚酬酢毕，将饮之，乃一杯粪汁也，臭秽特甚。虚不肯饮，即有牛头岳卒出于床下，以叉刺之，洞胸，遽饮数杯，乃出。吏引虚南入荒田小径中，遥见一灯洞然，灯旁有大坑，昏黑不见底，二吏推堕之，遂苏。”

田参军（出《广异记》）

易州参军田氏，性好畋猎。天宝初，易州放鹰，于丛林棘上见一卷书，取视之，乃《金刚经》也。自尔发心持诵，数年，已诵二千余遍，然畋猎亦不辍。后遇疾暴卒，数日，被追至地府，见诸鸟兽，周回数亩，从己征命。顷之见王，王令所由领往推问。其徒十人至吏局，吏令启口，以一丸药掷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须臾灰灭，俄复成人，如是六七辈。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见火状，吏乃怪之，复引见王。王问在生作何福业，田氏云：“持诵《金刚经》已二千余遍。”王云：“正此灭一切

罪。”命左右检田氏福簿，还白如言。王自令田氏诵经，才三纸，回视庭中禽兽，并不复见。诵毕，王称美之云：“诵二千遍，延十五年寿。”遂得放还。

孙咸（出《酉阳杂俎》）

唐襄州小将孙咸暴卒，信宿却苏，言至一处，如王者所居，仪卫甚严。有吏引一僧对事，僧法号怀秀，亡已经年，在生极犯戒，及入冥，无善可录，乃绐云：“我常嘱孙咸写《法华经》。”敕咸被追对。初咸不省，僧固执之，经时不决。忽见沙门，曰：“地藏语云，若弟子招承，亦自获祐。”【眉批】不信冥司可绐，又不信地藏教人绐。咸乃依言，因得无事。又说对勘时，见一戎王，卫者数百，自外来。冥王降阶，齐级升殿，坐未久，乃大风卷去。又见一人被考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刚经》，又好食肉，左边有经数千轴，右边积肉成山，以肉多，将入重论。俄经堆中有火一星，飞向肉山，顷刻销尽，此人遂履空而去。咸问地藏：“向来外国王，风吹何处？”地藏王云：“彼王当入无间。向来风，即业风也。”因引咸看地狱，及门，烟焰扇赫，声若风雷，惧不敢视。临视镬汤，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令一吏送归，及回如梦，妻儿环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写经，因请出家。梦中所滴处成疮，终身不差。

宋衍（出《报应记》）

宋衍，江淮人，应明经举。元和初，至河阴县，因疾病废业，为盐

铁院书手，月钱两千，娶妻安居，不议他业。年余，有为米纲过三门者，因不识字，请衍同去，通管簿书，月给钱八千文。衍谓妻曰：“今数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极为利也。”妻杨氏甚贤，劝不令往，曰：“三门舟路，颇为险恶。身或惊危，利亦何救？”衍不纳，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风，群船尽没。衍入水，扪得粟藁一束，渐漂近岸，浮藁以出，乃活。余数十人，皆不救。因抱藁以谢曰：“吾之微命，尔所赐也。”誓存没不相舍，遂抱藁疾行数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两间，遂诣宿焉。具以事白，姥悯之，乃为设粥。及明旦，于屋南曝衣，解其藁以晒，于藁中得一竹筒，开之，乃《金刚经》也。寻以讯姥，且不知其详。姥曰：“是汝妻自汝来后，蓬头礼念，写经诚切，故能救汝。”衍感泣请归，姥指东南一径，去二百里，可以到家。与米二升，拜谢遂发，果二日达河阴，见妻愧谢。妻惊问何以知之，衍乃出经，尽述根本。杨嫒涕泣，拜礼顶戴。衍曰“用何为记？”曰：“写时，执笔者误罗汉字，空维上无四。遂诣护国寺禅和尚处请添，和尚年老眼昏，笔点过浓，字皆昏黑。但十日来，不知其所在。”验之，果如其说。衍谓杨嫒曰：“河滨之姥，不可忘也。”遣使封茶及绢与之。使至，其居及人皆不见，诘于牧竖，曰：“此水涨无涯际，何有人鬻茶？”方知乃神化也。

三刀师（出《广异记》）

乾元中，张伯英为寿州健儿。性至孝，以父在颍州，乃盗官马往省。至淮阴，为守遏者所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斩，刀再斩，初不伤损；乃换利刀，不损如故。刽者惊曰：“我砍至其身则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问所以，答曰：“年十五，绝荤血，诵《金刚经》十余年。自胡乱以来，身在军中，不复念诵。昨因被不测罪，唯志心念经

尔。”昭叹息舍之，遂削发出家。著大铁铃乞食，修千人斋供，一日便办，时人呼为“三刀师”。

丰州烽子（出《酉阳杂俎》）

唐永泰初，丰州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养马。蕃王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王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某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中。忽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宿，方及丰州界。到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尔，我唯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今果其誓。”因取经，亡数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碛中伤足事，母令解足视之，裹疮乃数幅经也。

兖州军将（出《报应记》）

乾符中，兖州节度使崔尚书，法令严峻。尝有一军将衙参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门处斩。其军将就戮后，颜色不变，众咸异之。是夜三更归家，明旦入谢。崔惊曰：“尔有何幻术能致？”军将云：“素无幻术，自少读《金刚经》，日三遍。昨日诵经，所以过期。”崔问：“记得斩时否？”云：“初领到戟门外，便如沉醉，都不记斩时。”崔又问：“所读经

何在？”云：“在家锁函子内。”及取到，锁如故，毁锁见经，已为两断。

贩海客（出《报应记》）

唐有一富商，常诵《金刚经》，每以经卷自随。尝贾贩外国，夕宿于海岛。众商利其财，共杀之，盛以大笼，加巨石，并经沉于海。平明，众商船发，而夜来所泊之岛，乃是僧院。其院僧每夕，则闻人念《金刚经》声，深在海底。僧大异之，因命善泅者沉水访之，见一老人在笼中读经，乃牵挽而上。僧问其故，云：“被杀沉于海，不知是笼中，忽觉身处宫殿，常有人送饮食，安乐自在也。”

沙门法尚（出《梁高僧传》）【眉批】以下《法华》报应。

齐武帝时，东山人掘土，见一物，状如两唇，其中舌鲜红赤色，以事奏闻。帝问道俗，沙门法尚曰：“此持《法华》者亡相不坏也。诵满千遍，其验征矣。”乃集持《法华》者，围绕诵经。才发声，其唇舌一时鼓动。见者毛竖。以事奏闻，诏石函缄之。

尼法信（出《冥报记》）

唐武德时，河东有练行尼法信，常读《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特为净室，令写此经。晨起沐浴，然香更衣。仍于写经之

室，凿壁通窍，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径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供养殷重，尽其恭敬。龙门僧法端尝集大众讲《法华经》，以此尼经本精定，遣人请之。尼固辞不许。法端责让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开读，唯见黄纸，了无文字；更开余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惭惧，即送还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顶戴，绕佛行七日夜不休，既而开视，文字如初。

悟真寺僧（出《宣室志》）

贞观中，王顺山悟真寺僧，夜如蓝溪，忽闻有诵《法华经》者，其声纡远。月下四望，数十里阒然无睹。僧惨然有惧，及至寺，述于群僧。明夕，俱于蓝溪听之，乃闻经声自地中发。于是以标表其所。明日，穷表下，得一颅骨，在积壤中。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遂持归寺，乃以石函置于千佛殿西轩下。自是每夕常有诵《法华经》声在石函中。长安士女，观者千数，后为新罗僧窃函而去。

李山龙（出《冥报记》）

唐李山龙，冯翊人。武德中，暴亡而心不冷，至七日而苏。自说云，当死时，被录至一官署。庭前有数千囚人，枷锁杻械，皆北面立。王问：“汝身作何善业？”山龙曰：“诵《法华经》，日两卷。”王即起立曰：“大善。”北间有高座，王令升阶登座诵经。山龙坐讫，王乃向之而坐。山龙开经曰：“《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曰：“请法师下。”山龙复立阶下，至庭前囚，已尽去矣。王曰：“君诵经之福，非唯自利，

众囚闻经，皆已获免，岂不善哉！今放君还。”谓吏曰：“可将此人历观诸岳。”吏即引东行百余步，见一铁城，甚广大，城旁多小窗，见诸男女从地飞入窗中，即不复出。山龙怪问之，吏曰：“此是大地狱。中有分隔，各随本业赴狱受罪。”山龙闻之悲惧，称南无佛。请吏求出院，见有大镬，火猛汤沸，旁有二人坐卧。山龙问之，二人曰：“我罪报入此镬汤，蒙贤者称南无佛，故狱中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

潘果（出《法苑珠林》）

唐京师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时任都水小吏。归家与少年数人出田游戏，过于冢间，见一羊为牧人所遗，独立食草。果因与少年捉之，将以归家。其羊中路鸣唤，果惧主闻，乃拔却羊舌，于夜杀食之。后经一年，果舌渐缩尽，陈牒解吏。富平县令郑余庆疑其虚诈，令开口验之，见舌根才如豆许不尽。固问因由，果取纸书以答之。官令为羊追福，写《法华经》。果发心信教，斋戒不绝。后经一年，舌渐得生，平复如故。又诣官陈牒，县官用为里正。

石壁寺僧（出《冥报拾遗》）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禅诵为业，精进练行。贞观末，有鸽巢其房楹上，哺养二鸽。法师每有余食，常就巢哺之。鸽雏后虽渐长，羽翼未成，因学飞，俱坠地死，僧收瘗之。经旬后，僧夜梦二小儿曰：“某等为先有小罪，遂受鸽身。比来日闻法师诵《法华》，既闻妙法，得受人身。儿等今于此寺侧十余里某村姓名家托生为男。”僧依诞

期往视之，见此家妇果双育二子。因为作满月，僧呼为鸽儿，并应曰：“唯。”

释开达（出《法苑珠林》）【眉批】以下《观世音经》报应。

晋沙门释开达，隆安二年，登陇采甘草，为羌所执。时年大饥，羌胡相噉，乃置达栅中，将食之。先在栅中十有余人，羌日夕烹菹，唯达尚存。自达被执，便潜诵《观世音经》，不懈于心。及明日，当见啖，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遥逼群羌，奋怒号吼，羌各骇怖迸走。虎乃前噬栅木，得成小缺，可容人过，已而徐去。达初见虎噬栅，谓必见害。栅既穿，不入，心疑其异，便穿栅逃走，夜行昼伏，遂免。

孙敬德（出《冥报录》）

东魏孙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释教，尝造观音像，自加礼敬。后为劫贼所引，不胜拷楚。忽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千遍。执缚临刑，诵念数满，刀自折，肤颈不伤。三易其刀，终折如故。所司以状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死。及归，睹其家观音像，项有刃迹三。敕写其经布于世，今谓《高王观世音经》。

东山沙弥（出《法苑珠林》）

隋开皇初，有扬州僧，忘其名。诵通涅槃，自矜为业。岐州东山下

村中沙弥，诵《观世音经》。二俱暴死，同至阎罗王所，乃处沙弥金高座，甚敬之；处涅槃僧银高座，敬心稍惰。僧大恨，问沙弥住处。既苏，从南来至岐州，访得沙弥，具问所由。沙弥云：“每诵观音，于别所衣净衣，烧名香咒愿，然后乃诵，斯法不怠。”谢曰：“吾罪深矣，所诵涅槃，威仪不整，身口不净，于今验矣。”

张兴（出《冥祥记》）

宋张兴，新兴人，颇信佛法，常从沙门僧融、昙，翼时受八戒。元嘉初，兴尝为劫贼所引，逃避。妻系狱，掠笞积日。时县失火，出囚路侧。会融、翼同行，偶经囚边，妻惊呼：“阇梨何不赐救？”融曰：“贫道力弱，不能救，如何？唯勤念观世音，庶获免耳。”妻便昼夜祈念。经十日许，夜梦一沙门以足蹑之曰：“咄咄！可起。”妻即惊起，钳锁桎梏俱解，然闭户警防，无由得出。虑有觉者，乃却自械。又梦向者沙门曰：“户已开矣。”妻觉而驰出，守备俱寝，安步而逸。暗行数里，卒值一人，妻惧躃地，已而相讯，乃其夫也。相见悲喜。夜投僧翼，翼匿之，获免。

王法朗（出《录异记》）【眉批】《道德经》报应。

唐夔州道士王法朗，舌大而长，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为恨。因发愿读《道德经》，梦老君与剪其舌，觉而言词轻利。

牛腾（出《纪闻》）【眉批】以下持咒报应。

唐牛腾，字思远，精心释教。常慕陶潜“五柳先生”之号，故自称“布衣公子”。即河东侯裴炎之甥也。未弱冠，明经擢第，再选右卫骑曹参军。炎遇害，公子谪为牂牁建安丞。将行，时中丞崔察用事，贬官皆辞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诛殛甚众。时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与河东侯不协，陷之。公子惧，不知所为。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瑰伟，黄衣盛服，乃问公子：“欲过中丞，得无惧死乎？”公子惊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异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咒，见中丞时，但俯伏掐诀，【夹批】言带犀角刀子，掐手诀，乃可以诵咒。其诀，左手中指第三节横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诵咒七遍，当有所见，可无患矣。【眉批】神咒可御恶人，大奇。咒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陀阿婆迦呵。’”公子俯诵，忽失异人所在。即见察，同过三十余人，公子名当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过，有郤，则留处绞斩者半。次至公子，如言诵咒，见一神人长丈余，仪质非常，自西阶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捩其首，面正当背，而诸人但见崔察低头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脱。

僧澄空（出《集异记》）【眉批】以下造像报应。

隋开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愿于晋阳汾西铸铁像，高七十尺。鸠集金炭，经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办。选日写像，遐迩大集，及烟灭启炉，其像无成。空深自忏悔，复坚前约，精勤艰苦。又二十年，事费复备，及启铸，像复无成。空于是呼天求哀，叩头请罪，勤励如初。又二十年，功力复集，然后选日，复写像焉。及期，空乃身登

炉巅，百尺悬绝，扬声谓观者曰：“吾少发誓愿，铸写大佛。今虚费积年，如或踵前，吾亦无面见大众也。俟其启炉，欲于金液舍命，一以谢愆于诸佛，一以表诚于众善。倘大像圆满，后五十年，吾当为建重阁耳。”时观者万众，号呼谏止，空不听。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踊跃。澄空于是挥手辞谢，投身如飞鸟而入。及开炉，相好庄严，毫发皆备。自是并州之人，谋起阁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极广，自非殊力，无由而致。唐开元初，李暠为太原军节度使，出游，因仰像叹曰：“如此好相，而为风日所侵，痛哉！”即施钱百万缗，周岁之内，重阁成就，至今北都谓之平等阁者是也。计僧死至暠，正五十年矣。以佛法推之，则暠也得非澄空之后身欤？【眉批】李暠是澄空后身。

襄阳老姥（出《纪闻》）

神龙中，襄阳将铸佛像。有一老姥至贫，营求助施不得。姥有一钱，则为女时母所赐也，宝之六十余年。及铸像时，姥持所有，因发重愿，投之炉中。及破炉出像，姥所施钱，著佛胸臆。因磨错去之，一夕，钱又如故。僧徒惊异，钱至今存焉。

韩光祚（出《纪闻》）

桃林令韩光祚，携家之官，途经华山庙，下车谒之，入庙门，而爱妾暴死。令巫请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既请且免，至县当取。”光祚至县，乃密召金工铸金为观世音菩萨像。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适华山府君备车骑见迎，出门，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车骑不敢

过。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钱一千图菩萨像。如期又死，有顷乃苏曰：“适又见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车。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钱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钱出县，遇人执猪，将烹之。工愍焉，尽以其钱赎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即苏曰：“已免矣。适又见迎，车骑转盛，二僧守其门，不得人，有豪猪大如马，冲其骑，所向颠仆，车骑却走。神传言曰：‘更勿取之。’于是散去。”【眉批】然则造像又不如放生也。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益信内教。

太平广记钞卷十六

报恩部

报恩

【眉批】报恩报怨皆载，冥中因果若人间，相报之事，不可胜书也。

糜竺（出《王子年拾遗记》）【眉批】以下鬼报恩。

糜竺用陶朱之术，资拟王侯。有宝库千间，大珠如卵，散满于庭，谓之宝庭，外人不得窥焉。竺性能振生死。厩侧有古冢，竺夜寻其泣声，忽见一妇人，袒背而来云："昔汉末，为赤眉发棺见剥，今遗骸在地，垂二百余年，就将军求更深埋，并乞弊表自掩。"竺即令为石槨瓦棺，设祭既毕，以青布裙衫置冢上。经一年，行于路曲，忽见前妇人葬所，青气如龙蛇之形。乃问其冢童，云："时见青芦杖，自然出入于门，疑其神也，不敢言。"竺性多忌，有言触忤，即加刑戮，故家童不言。数日，忽有青衣童子数人来云："君家当有火厄，万不遗一。赖君能测愍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来禳却，当使君财物不尽，此后亦宜自卫。"竺乃掘沟绕库。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得一，皆是阳燧得旱烁，自能烧物也。火盛时，见数十青衣童子来扑火，有青气如

云，覆火上即灭。童子又云：“多聚鹳鸟之类以禳灾，鹳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鸧鹒数千头，养池渠中。竺叹曰：“人生财运有限，不得盈溢，惧为身患。”时三国交兵，军用万倍，乃输其珍宝车服以助先主。

刘轲（出《云溪友议》）

唐侍御刘轲，韶右人。读黄老书，复通释教。尝居庐岳东林寺，梦一人衣短褐，曰：“我书生也，顷因游学，逝于此室。以主僧不闻郡邑，乃瘗于牖下，而尸骸跼促。君能迁葬，必有酬谢。”访于缁属，果然。刘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具棺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梦书生来谢，将三鸡子，劝轲立食之。后乃精于儒学，善属文，因策名第，历任史馆。

飧茗获报（出《顾渚山记》）

剡县陈婺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先辄祀之。二子恚之曰：“冢何知，徒以劳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梦一人曰：“吾止此冢三百余年，二子常欲见毁，赖相保护，又飧吾嘉茗，虽泉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明日，于庭内获钱十万，似久埋者。母告二子，二子惭之，从是祷酹愈至。

刘弘敬（出《阴德传》）

唐彭城刘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间，资财丰盛。长庆初，有善相人，于寿春相逢，决其更二三年必死。元溥信之，乃为身后之计。有女将适，抵维扬，求女奴资行，用钱八十万，得四人焉。内一人方兰荪者，有殊色，而风骨姿态，殊不类贱流。元溥诘其情，久乃对曰："贱妾家本河洛，先父卑官淮西。不幸遭吴寇跋户，缘姓与寇同，疑为近属，身委锋刃，家乃没官，以此湮沈无诉。贱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因问其亲戚，知其外氏刘也，遂焚其券，收为甥，以家财五十万，先其女而嫁之。【眉批】谁肯？兰荪既归，元溥梦见一人，被青衣秉简，望尘而拜曰："余兰荪之父也。君寿限将尽，余感君之恩，当为君请于上帝。"后三日，元溥复梦兰荪之父立于庭，紫衣象简，侍卫甚严，前谢元溥曰："余幸得请君于帝，许延君寿二十五载，富及三代。其残害吾家者，悉获案理。帝又悯余之冤，署以重职，获主山川于淮海之间。"呜咽再拜而去。后三年，相者复至，迎而贺元溥曰："君寿延矣。自眉至发而视之，有阴德上动于天者。"元溥始以兰荪之父为告。相者曰："昔韩子阴存赵氏，太史公以韩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阴德故也。"

孙泰（出《摭言》）

唐孙泰，山阳人。少师皇甫颍，守操颇有古贤之风。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为托，曰："其长者损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眉批】谁肯？或诘之，泰曰："其人有废疾，非泰何适？"众皆伏泰之义。尝于都市，遇铁灯台市之，而命磨洗，即银也，

泰亟往还之。中和中，将家于义兴，置一别墅，用缗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游吴兴郡，约回日当诣所止。居两月，泰回，倚舟墅前，复以余资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是睹一老妪，长恸数声。泰惊悸，召诘之。妪曰："老妇尝迨事舅姑于此。子孙不肖，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怃然久之，因绐曰："吾适得京书，已别除官，固不可驻此也，所居且命尔子掌之。"言讫，解维而逝，不复返矣。【眉批】让而不明，是之谓阴德。子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

姚牛（出《幽明录》）

须县民姚牛，年十余，父为乡人所杀。牛尝藏刀图报，后在县前相遇，手刃之于众中。吏擒得，官长深矜孝节，为推迁其事，会赦得免。又为州郡论救，遂得无他。令后出猎，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数处，马将趣之，忽见一翁，举杖击马，马惊避，不得及鹿。【眉批】鬼报恩事，人但知结草，不知击马。令奴引弓将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堕耳。"令曰："汝为何人？"翁长跽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来谢。"因灭不见。

汉武帝（出《三秦记》又《幽明录》）

昆明池，汉武帝凿之习水战。中有灵沼神池，云尧时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钓鱼于原，纶绝而去。鱼梦于武帝，求去其钩。明日，帝游戏于池，见大鱼衔索，曰："岂非昨所梦乎？"取鱼去钩而放之。帝后得明珠。

汉武帝宴于未央，方啖黍臛，忽闻人语云：“老臣冒死自诉。”不见其形。寻觅良久，梁上见一老翁，长八九寸，面颊发白，拄杖偻步。帝问叟姓字居处，何所病苦而来诉朕？翁缘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头视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见。帝骇愕，不知何等，乃曰：“东方朔必识之。”于是召朔以告。朔曰：“其名藻廉，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潜深河。陛下顷日频兴宫室，斩伐其居，故来诉耳。仰头看屋，而复俯指陛下脚者，足也。愿陛下宫室足于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闻水底有弦歌声。前梁上翁及年少数人，绛衣素带，缨佩甚鲜，背长八九寸。有一人长尺馀，凌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有挟乐器者。帝方食，为之辍膳，命列坐于食案前。帝问曰：“水底奏乐，为是君耶？”老翁对曰：“老臣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得全其居，故私相庆乐耳。”帝曰：“可得奏乐否？”其最长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愿天子兮寿万春。”歌声小大，无异于人，清彻绕梁。又二人鸣管抚节，调契声谐。帝欢悦，举觞并劝。老翁等并起拜受爵，各饮数升不醉。献帝一紫螺壳，中有物，状如牛脂。翁等忽然而隐。帝问朔紫螺壳中何物，朔曰：“是蛟龙髓，以傅面，令人好颜色。又女子在孕，产之必易。”会后宫产难者试之，神效。帝以脂涂面，便悦泽。

汉武帝



刘彦回（出《广异记》）

唐刘彦回，父为湖州刺史。有下僚于银坑得一龟，长一尺，持献刺史。群官毕贺云：“得此龟者，寿一千岁。”使君谢已非其人，自骑马送龟至于坑所。后十余年，刺史亡。彦回为房州司士，将家属之官，适山水泛溢，平地尽没，一家惶惧，不知所适。俄有大龟来引路，似相导者。彦回意其神，三十余口，随龟而行，悉是浅处，历十余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难，举家惊喜，亦不知其由。其夕彦回梦龟云：“昔在银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报恩。”

孔愉（出《会稽先贤传》）

孔愉尝至吴兴余下亭，见人笼龟于路，愉买而放之。至水，反顾愉。及封亭侯而铸印，龟首回屈，三铸不正，有似昔龟之顾。愉悟，乃取而佩焉。

严泰（出《独异志》）

陈宣帝时，扬州人严泰，江行逢渔舟。问之，云：“有龟五十头。”泰用钱五千赎放之。行数十步，渔舟乃覆。其夕，有乌衣五十人扣泰门，谓其父母曰：“贤郎附钱五千，可领之。”缗皆濡湿。父母虽受钱，怪其无由。及泰归问，乃说赎龟之异。因以其居为寺，里人号

曰：“严法寺。”

程灵铣（出《歙州图经》）

歙州歙县黄墩湖，其湖有蜃，常与吕湖蜃斗。湖之近村有程灵铣者，好勇善射。梦蜃化为道士，告之曰：“吾甚为吕湖蜃所厄。明日又来，君能助吾，必厚报。”灵铣问：“何以自别？”道人曰：“束白练者吾也。”既异之。明日，与村人少年鼓噪于湖边。须臾，波涛涌激，声若雷霆，见二牛相驰，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灵铣弯弓射之，正中后蜃。俄而水变为缸。其伤蜃遂归吕湖，未到而毙，后人名其死处为蜃滩，吕湖亦从此渐涨塞，今才余寻丈之广。居岁余，灵铣偶出，有一道人诣其母求食，食讫曰：“劳母设食，无以报之，当为求善墓地。”使母随行到山，以白石识其地，曰：“葬此可暴贵。”寻而灵铣还，母语令驰求，了无所见，遂迁葬于其所。后侯景作乱，率郡乡万余众，保据新安，遂随陈武帝平贼，累有奇功，军中谓之程虎。及陈武受梁禅，灵铣以佐命功臣，与周文昱、侯安都为三杰，如汉之萧、张焉。

韦丹（出《河东记》）

唐江西观察使韦丹，年近四十，举五经未得。尝乘蹇驴，至洛阳中桥，见渔者得一鼋，长数尺，置于桥上，呼吸余喘，须臾将死。丹悯然，问其直，曰：“二千。”是时天正寒，韦衫裤无可当者，乃以所乘劣卫易之，放于水中，徒行而去。时有胡芦先生，占事如神。后数日，韦因问命，胡芦先生倒屣迎门，欣然谓韦曰：“翘望数日，何来晚也？我

友人元长史，谈君美不容口，便可偕行。”韦良久曰：“先生误，但为某决穷途。”胡芦曰：“元公，即吾师也，往当自详之。”相与至通利坊，静曲幽巷，见一小门。胡芦先生扣之，食顷，有应门者，开门延入。数十步，复入一板门。又十余步，乃见大门。制度宏丽，拟于公侯之家。复有丫鬟数人，皆极姝美，先出迎客。陈设鲜华，异香满室。俄有一老人须眉皓然，身长七尺，褐裘韦带，从二青衣而出，自称曰：“元浚之。”向韦先拜。韦惊，急趋拜曰：“贫贱小生，不意丈人过垂采录。”老人曰：“老夫将死之命，为君所生，恩德如此，岂容酬报？”韦乃矍然，知其鼍也，然终不显言之。遂具珍羞，流连竟日。既暮，韦将辞归，老人即于怀中出一通文字，授韦曰：“如要问命，辄于天曹录得一生官禄，聊以为报。凡有无皆命，所贵先知耳。”又谓胡芦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韦君一乘，早决西行。”韦再拜而去。明日，胡芦先生载五十缗至逆旅中，赖以救济。其文书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受咸阳尉，如是历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后迁江西观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后三年，厅前皂荚树花开，当有迁改北归矣，其后遂无所言。韦尝宝持之，自及第至观察，每授一官，日月无所差异。洪州使厅前，有皂荚树一株，岁月颇久，其俗相传，此树有花，地主大忧。元和八年，韦在位，一旦树忽生花，韦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韦遇元长史也，颇怪异之。后每过东路，即于旧居寻访不获，问于胡芦先生，先生曰：“彼神龙也，变化无常，安可寻也？”韦曰：“若然者，安有中桥之患？”胡芦曰：“迍难困厄，凡人之与圣人，神龙之与蝡蠕，皆一时不免也，又何异焉！”

太平广记钞卷十七

冤报部

冤报一

陈霸先（出《还冤记》）

陈霸先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晋安王为主，而辅戴之。会稽虞涉梦见梁武帝谓曰：“卿是我旧左右，可语陈公，篡杀于公不利。”涉未见形迹，不敢言之。数日，复梦，并语涉曰：“若不传语，卿亦不佳。”涉虽嗟惋，决无言理。少时，太史启云：“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是我耳。”仓卒遣乱兵害少主而自立。尔后，涉便得病，又梦梁武，涉方封启报梦之由。陈主为人，甚信鬼物，闻此大惊。遣与迎涉，面相询访，乃尤涉曰：“卿那不道奇事？”六七日，涉死，寻有韦戴之事。韦戴，系司空王僧辩旧将，固守义兴不下。霸先刑白马与盟，乃降，后复斩之。寻见戴来索命，霸先遂死。

杜伯（出《还冤记》）【眉批】以下皆枉杀报。

杜伯，名恒，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鸠，欲通之，杜伯不可，

女鸠诉之王曰："窃与妾戏。"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司空锜杀杜伯。其友左儒九谏而王不听。杜伯既死，为人见王曰："恒之罪何哉？"王见祝，而以杜伯语告。祝曰："始杀杜伯，谁与王谋之？"王曰："司空锜也。"祝曰："何不杀锜以谢之。"王乃杀锜，使祝谢之。司空锜又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王告皇甫曰："祝也为我谋而杀人，吾杀者又皆为人而见诉，奈何？"皇甫曰："杀祝以谢，可也。"宣王乃杀祝以兼谢焉，又无益，皆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为罪而杀臣也？"【眉批】君臣分隔，犹不可妄杀，况平等乎？后三年，宣王游圃田，从人满野。日中，见杜伯乘白马素车，司空锜为左，祝为右，朱冠起于道左，执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后周女子（出《还冤记》）

后周宣帝在东宫时，武帝训督甚严，恒使宦者成慎监察之，若有纤毫罪失不奏，慎当死。于是慎常陈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之百余。及即位，顾见髀上杖瘢，问慎所在。慎于时已为郡监，遂敕追之，至便赐死。慎奋厉曰："此是汝父为戒，慎何罪？悖逆之余，滥以见及，鬼若有知，终不相放！"于时宫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转共言笑。分置监官，记录愆罪。左皇后下有女子，欠伸泪出，因被劾，谓有所思。奏使敕拷讯之，初击其头，帝便头痛，更击之，亦然。【眉批】冤鬼凭之故也。遂大发怒曰："此冤家耳！"乃使拉折其腰，帝复腰痛。其夜出南宫，病渐重。明旦还，腰痛不得乘马，御车而归。所杀女子之处，有黑晕如人形，时谓是血，刷之不去。有司掘除旧地，以新土填之，一宿之间，旋复如故。因此七八日，举身疮烂而崩。及初下尸，诸踞脚床，牢不可脱，唯此女子所引之床，独是直脚，遂以供用，盖亦鬼神之意焉。

帝崩，去成慎死，仅二十许日。

江融（出《朝野佥载》）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扬州徐敬业反，被罗织。酷吏周兴等枉奏，斩于东都都亭驿前。融将被诛，请奏事引见。兴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无罪枉戮，死不舍汝！"遂斩之。尸乃激扬而起，蹭蹬十余步，行刑者踏倒，还起坐，如此者三，乃绝。虽断其头，似怒不息。无何，周兴死。

陈勋（出《稽神录》）

建阳县录事陈勋，性刚狷不容物。为县吏十人共诬其罪，竟坐弃市。至明年死日，家为设斋。妻哭毕，独叹于灵前曰："君平生以刚直称，今枉死逾年，精魂何寂然耶？"是夕，即梦勋曰："吾都不知死，向闻卿言，方大悟尔。【夹批】好糊涂！若尔，吾当报仇。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为我入县诉枉，吾当随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门，即见勋仗剑从之。至县，遇一仇吏于桥上，勋以剑击其首，吏即颠仆而死。既入门，勋径之曹署，以次击之，中者皆死，十杀其八。二吏奔至临川，乃得免。勋家在盖竹乡，人常见之，因为立祠，号"陈府君庙"。

乐生（出《逸史》）【眉批】以下知冤不救报。

唐中丞杜式方，为桂州观察。会西原山贼反，奉诏讨捕。续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抚。及过桂州，式方遣押衙乐某，并副将二人当直。至宾州，裴命乐生与副将二人，至贼中传诏命，并以书遗其贼帅，招令归复。乐生素儒士也，有心义。既至，贼帅黄少卿大喜，留燕数日，悦乐生之佩刀，恳请与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复命，副将与生不相得，遂告裴云："乐某以官军虚实露于贼帅，故赠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检，果得。乐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价直数万，意颇宝惜，以方奉使，贼帅求之，不得不与。彼归其直，二口之价，尚未及半，某有何过？"生使气者，辞色颇厉。【眉批】负屈声必高。裴君愈怒，乃禁于宾州狱，以书与式方，请必杀之。式方以远镇，制使言其下受赂于贼，不得不置法，然心知其冤。乐生亦有状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面约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语之。"【夹批】不失为长者。使者至，传式方意。乐生曰："我无罪，宁死。若逃之，是有罪也。"【眉批】强项汉，末世谁能容之，可怜，可怜！既至，式方乃召入问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以制使书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冤，然无路相救矣。"乐生曰："中丞意如此，某又奚诉？"遂索笔通款。式方颇甚悯恻，将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托？"生曰："无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职？"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赠钱百千文，用为葬具。又问所欲，曰："某自诬死，必无逃逸，请去桎梏，沐浴，见妻子，嘱付家事。"公皆许。【眉批】小便不足以赎大冤。至时，式方与诀别，曰："子怨我乎？"曰："无，中丞为制使所迫耳。"式方洒泣，遂令领至球场内，厚致酒馔。餐讫，召妻子别，问曰："买得棺未？可速买。兼取纸一千张，笔十管，置棺中。吾死，当上诉于帝前。"问监刑者曰："今何时？"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黄昏时，便往宾州取副将某乙。及明年四月，杀制使裴郎中。"举头见执捉者一人，乃虞候所由，乐曾摄都虞候，语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尔慎无折吾颈。若

如此，我死，即当杀汝。”所由至此时，亦不暇听信，遂以常法拉其头杀之，然后笞，笞毕，拽之于外。拉者忽惊蹶，面仆于地死矣。数日，宾州报副将以其日黄昏暴心痛终。制使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于球场宴敕使次，饮酒正洽，忽举首瞪目曰：“乐某，汝今何来也？我亦无过。”索酒沥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杀汝，亦我之罪。”遂喑不语。舁到州，及夜而殒。【眉批】诸冤已雪，波及式方，已甚矣。至今桂州城南门乐生死所，方圆丈余，竟无草生。

韦判官（出《阴德传》）

唐博陵崔应任扶沟令，亭午独坐。有老人请见曰：“某通于灵祇也。今者冥司韦判官奉谒，幸厚礼之，请备香案，屏去侍从，当为延入。”应依命，老人即出迎之。及庭，隐隐然不见其形。自通名衔，称思穆拜谒，应亦答拜。揖让再三，乃言曰：“侧闻长官宏才令器，冠于当时，辄将心事相托，幸无惊异。”应曰：“但揣微贱可施，敢不从命。”冥使曰：“某谢世数载，得居冥职。自弃掷妻孥，家事零替。爱子文卿，少遭悯凶，鄙野无文，职居郑滑院。近经十载，交替院务之日，不明簿书，欠折数万贯匹，实非己用，【眉批】若己用，不冤矣。欲冒严明，俯为存庇。”应怃然曰：“噫！某扶沟令也，焉知郑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阁下材器禄位，岂一院哉！自今历官清显，雄居方镇，位极人臣，然数月后，当与郑滑院交职。倘不负今日之言，某于冥司，当竭微分，仰护荣贵，非止一身，抑亦庆及后嗣。”应曰：“惟命是听。”冥使感泣而去。应闻淮南杜相悰方求政理，偶具书启，兼录为县课绩，驰使扬州，以思穆之言，且验其事。时相国都督维扬，兼判盐铁，奏应知郑滑院事。及交割帐籍，钱帛欠折数万贯匹，收录家资填偿

外，尚欠三四万，无所出。应以欠折数广，遂违前约，【眉批】非不知冤，是觇立宦声故。且曰："文卿虽云脏非己用，积年不申论，须抵严刑，以惩慢易。穷达既定，鬼何能移。若弃法狥神，是谄而求福。"【夹批】昔何轻诺？乃拘絷文卿而白于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预怀毒于衣带之间。比及囚絷，数欲服之，辄失其药，搜求不获。及文卿以死论，是日思穆见于文卿前而告曰："呜呼！无信之人，陷汝家族。吾为汝上告于帝，帝许我夺崔应之禄，然吾族亦灭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怀之药仰而死。文卿已死，应方悔悟，乃礼葬焉，身衣缟素而躬送之。应后加殿中，时有人自邯郸将美人曰金闺，来献于应，应纳而嬖之。崔君始惑于声色，为政之心怠矣。后二年，加侍御史，知杨子院，与妻卢氏及金闺偕行。寻除浙西院，应自至职，金闺宠爱日盛，中门之外，置别馆焉，华丽逾于正寝。视事之罢，经日不履内。前后历任宝货，悉置金闺之所。无何，复有人献吴姝，艳于金闺，应纳之，宠嬖愈甚，每歌舞得意，夺金闺宝货而赐新姝。因是金闺忿逆，与亲弟陈行宗，置毒药于酒中，夜以献。应饮之，俄顷而卒，【夹批】一般服毒。潜迁应于大厅。诘旦，家人乃觉，莫知事实。卢氏慈善，不能穷究，金闺乃持宝货尽室而去。

太乐伎（出《还冤记》）

宋元嘉中，李龙等夜行掠劫。于时丹阳陶继之为秣陵县令，令人密寻捕，遂擒龙等。引人是太乐伎，劫发之夜，此伎与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声。陶不详审，为作款引，随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宾客，并相明证。陶知枉滥，但以文书已行，不欲自为通塞，乃并诸劫十人于郡门斩之。此伎声价艺态，又殊辨慧，将死之日，曰："我虽贱隶，少怀慕

善，实不作劫，枉见杀害。若无鬼则已，有鬼必自陈诉。”因弹琵琶，歌数曲而就死。众知其枉，莫不陨泣。经月余，陶遂梦伎来至案前云：“已诉天，令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惊寤，即状若风癫，四日而亡。

长孙无忌等（出《朝野佥载》）【眉批】以下皆为法自弊。

唐赵公长孙无忌奏制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事，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

唐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造大枷长六尺，阔四尺，厚五寸，人莫之犯。后嗣明及嗣业资遣逆贼徐真北投突厥，事败，业等自著此枷，百姓快之。

唐鱼思咺有巧思。上欲造甑，召工匠，无作得者。咺应制为之，甚合规矩，遂用之。无何，有人投匦，言咺云：“徐敬业在扬州反，咺为敬业作刀轮以冲阵，杀伤官军甚众。”推问具承，诛之。

唐索元礼为铁笼头以讯囚。后坐赃贿不承，使人曰：“取公铁笼头。”礼即承伏。

唐京兆尹崔日知，处分长安万年及诸县左降流移人，不许暂停，有违晷刻，所由决杖。无何，日知贬歙县丞，被县家催，求与妻子别不得。

【总评】害人人害，总此杀机。杀机动时，此身之生机，便已绝矣。商鞅殉车，周兴试瓮，仰天喷唾，还堕己身，刻薄者果何利哉？后

世有贬窜奸臣，犹不欲开宜州之路，且无令人主手滑，吁！诚远见也。

郭霸【眉批】以下皆酷吏报。

唐侍御史郭霸，奏杀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经月患重病，老巫曰：“不可救也。有数百鬼，遍体流血，攘袂缺齿，皆云不相放。”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搅之，曰：“大快！”未几卒。是年自春大旱，至霸死，雨足。天后问司勋郎中张元一曰：“在外有何事？”答曰：“外有三庆：旱降雨，一庆；中桥新成，万代之利，二庆；郭霸身死，百姓皆欢，三庆。”天后笑曰：“霸见憎如此耶？”

杨思达（出《还冤记》）

梁杨思达为西阳郡守，值侯景乱，时复旱歉，饥民盗田中麦。思达遣一部曲守视，所得盗者，辄截手腕，凡戮十余人。部曲后生一男，自然无手。

张和思

北齐张和思断狱囚，无问善恶贵贱，必被枷锁杻械，困苦备极。囚徒见者，莫不破胆，号“生罗刹”。其妻前后孕男女四人，临产即闷绝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锁，手脚并有肉杻束缚，连绊堕地。后和思坐法杖死。

陈洁

伪蜀御史陈洁，性惨毒，十年内断死千人。因避暑行亭，见蟢子悬丝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蜘蛛，衔中指拂落阶下，化为厉鬼，云来索命，惊讶不已。指渐成疮，痛苦十日而死。

萧怀武（出《王氏见闻》）

伪蜀有寻事团，亦曰中团，小院使萧怀武主之，盖军巡之职也。怀武自所团捕捉盗贼年多，官位甚隆，积金巨万，第宅亚于王侯，声色妓乐为一时之冠。所管中团百余人，每名各养私名十余辈，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作，及贩卖童儿辈，并是其狗。民间有偶语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勋贵家，当庖看厩，御车执乐者，皆是其狗。公私动静，无不立达于怀武。是以人怀恐惧，常疑其肘臂腹心皆狗也。怀武杀人不知其数。后郭崇韬入蜀，人有告怀武欲谋变者，一家百余口，无少长戮于市。

娄师德（出《宣室志》）【眉批】误杀报。

娄师德布衣时，尝因沉疾，梦游地府。至一室，曰司命署，有书数千幅在几上，皆世人禄命之籍也。傍有绿衣者，称为桉椽。公命出己之籍阅之，出入台辅，寿至八十有五，公甚喜。忽有声沿空而下，震彻檐

宇，桉椽惊曰：“天鼓且动，君宜疾归。”遂惊悟。时天已曙，所居东邻，有佛寺击晓钟，所谓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间焉。后入仕，历官咸如所载。及为西京帅，一日见黄衣使者见追，公曰：“吾尝阅司命籍，位与寿俱未也。”黄衣人曰：“公任某官时，误杀无辜二人，位与寿为主吏所降，今穷矣。”言讫忽不见，自是卧疾不起。【眉批】《唐新话》所载略同，但云寿当八十，今减十年，稍异。

【总评】以娄公之明恕，尚不免滥，为政得不慎之？

宋申锡（出《逸史》）【眉批】以下杀人媚人报。

唐宋申锡，初为相，恩渥甚重。申锡亦颇以太平为己任，恶郑注交通纵放，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为京兆尹，密与之约，令察注不法。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为中贵所爱，因欲亲厚之，乃尽以申锡之谋语焉。注因报之右军。不旬日，乃伪作申锡罪状，令人告云：“以文字结于诸王，图谋不轨。”且令人效其手疏，皆至逆，以狱成于内。众无不知其冤也。三事以降，迭入论之，方得谪为开州司马。至任数月，不胜其愤而卒。明年，有恩诏令归葬京城。至大和元年春，其夫人亭午于堂前假寐次，见申锡从中门入，不觉惊起。申锡以手招之下阶，曰：“且来，有事要令君见。”便引出城，似至浐水北去数里，见一大坑，坑边有小竹笼及小板匣数枚，皆有封记。申锡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贼。”因愤怒叱咤问曰：“是谁？”曰：“王璠也，我得请于帝矣。”复诘其余，曰：“即自知。”言讫，拂然而醒，遍身流汗。当时以笔记于衣厢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斩，同受戮者数人，皆同坎埋于城外。

元徽（出《广古今五行记》）

后魏庄帝为尔朱兆所擒，城阳王徽投前洛阳令寇祖仁。祖仁闻兆购徽，乃斩首送兆。兆梦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夹批】巧于报仇。兆于是向祖仁索金与马，祖仁不承，乃悬其首于高树，以大石坠其足，鞭箠至死。

夏侯玄（出《还冤记》）【眉批】忌杀报。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当时才望，为司马景王所忌而杀之。宗族为之设祭，见玄来灵座，脱头置其旁，悉敛果肉食物以纳头，既而还自安颈而言曰：“吾得诉于帝矣，司马子元无嗣也。”既而景王薨，遂无子。及永嘉之乱，有巫见宣王，并云：“我国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诉冤得申故也。”

岐州寺主（出《广古今五行记》）【眉批】仇杀报。

贞观十三年，岐州城内有寺主，共都维那为隙，遂杀都维那，解为十二段，置厕中。寺僧不见都维那久，遂告别驾杨安。共来验检，都无踪迹。别驾欲出，诸僧送之。别驾见寺主左臂上袈裟，忽有鲜血。别驾勘问，云：“当杀之夜，不著袈裟，有此鲜血，是诸佛菩萨所为。”竟伏诛。

秦匡谋（出《南楚新闻》）【眉批】诖怒杀人报。

汾国公杜悰节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谋以蛮寇大举，兵力不敌来奔。既谒见公，公怒其不趋庭，退而使吏让之曰："汝凤翔民也。悰两为凤翔节度使，汝不认桑梓耶？"匡谋报曰："某虽家世岐下，然少离中土。太傅拥节之日，已忝分符，实不曾趋走台阶。比日况在荆南，若论桑梓，恐非仪也。"悰怒，遣絷之，发函与韦相保云："秦匡谋擅弃城池，不能死王事，请诛之。"韦以悰国之元臣，兼素有旧恩，遂奏请依悰处置。【眉批】事当详理之曲直，岂可以他人性命博他人面皮耶？可恨！可恨！敕既降，悰乃亲临都市监戮。匡谋将就法，谓其子曰："死实冤枉，奈申诉非及，但多烧纸墨，当于泉下理之耳。"行刑，观者驾肩接踵，挥刃之际，悰大惊，骤得疾，遂舆而返。【夹批】良心自然不安。俄有旋风暴作，飞卷尘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狱吏发狂，自呼姓名，叱责曰："吾已惠若钱帛非少，奚复隐吾受用诸物？"举体自扑而殒。其年六月十三日杀秦匡谋，七月十三日悰遂薨。【眉批】相距止一月耳。将归葬洛阳，为束身楸函而即路。欲敛之夕，主吏觉函短，忧惧甚，又难于改易，遂厚赂阴阳者，【眉批】阴阳者之言，不可轻信。绐杜氏诸子曰："太傅薨时甚凶，就木之际，若临近，必有大祸。"诸子信然，于是尽率家人待于别室。及举尸就敛，楸函果短，遂陷胸折项骨而入焉，无有知者。

马奉忠（出《博异志》）【眉批】迁怒报。

唐元和四年，宪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获恒阳生口马奉忠等三十人，驰诣阙。宪宗令斩之于东市西坡资圣寺侧。胜业坊王忠宪者，属

羽林军。弟忠弁，行营为恒阳所杀。忠宪含弟之仇，闻恒阳生口至，乃佩刀往视之。敕斩毕，忠宪乃剖其心，兼两脞肉，归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扣门，忠宪出见，自云马奉忠。忠宪与坐，问所须，答曰："何以剖我心？割我肉？"忠宪曰："汝非鬼耶？"曰："是。"忠宪云："我弟为汝逆贼所杀，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报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阳寇，是国贼。既以死谢国矣，汝弟为恒阳所杀，则罪在恒阳帅。我不杀汝弟，汝何妄报？【眉批】应死国贼，犹以已甚受报，况无辜者！须还吾心，须还吾脞！"忠宪云："与汝万钱可乎？"答曰："贯公岁月可矣。"言毕遂灭。忠宪乃设酒馔、纸钱万贯，于资圣寺前送之。经年，忠宪两脞渐瘦，又言语倒错惑乱，如失心人，更三岁而卒。

曹惟思【眉批】负心杀人报。

唐蜀郡法曹参军曹惟思，当章仇兼琼时，为西山运粮使，甚见委任。惟思白事于兼琼，琼与语毕，令还运。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琼，请留数日。兼琼大怒叱出，集众斩之。【眉批】不从其请可也，斩之何为？其妻闻之，乘车携两子与之诀。惟思已辫发束缚，兼琼出监斩之。惟思二男叩头乞命，来抱马足，马为不行。兼琼为下泣云："业已斩矣。"犹未释。郡有禅僧，道行至高，兼琼母师之。禅僧乃见兼琼曰："曹法曹命且尽，请不须杀。"兼琼乃赦惟思。明日，使惟思行卢府长史事，赐绯鱼袋，专知西山转运使，仍许与其妻行。惟思至泸州，因疾，梦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负心杀人甚多。今冤家债主将至，为之奈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两子为僧，家中钱物衣服，尽用施寺，仍合家素食，堂前设道场，请名僧昼夜诵经礼忏，可延百日之命。【眉批】作如许善因，仅延百日，人奈何不惜此光阴，孳孳为善

也。如不能，即当死矣。”惟思曰：“诸事易耳，然若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浸水，加以椒酱食之，即能餐矣。”既觉，告其妻，妻赞之，即僧二子。又如言置道场诵经；且食羊肝，即饭矣。如是月余，晨坐，其亡母亡姊皆来视之。惟思大惊，趋走迎候。有一鬼子，手执绛幡前引，升自西阶，植绛幡焉。其亡姊不言，但于幡下舞，傲傲不辍。其母泣曰：“汝在生不知罪，杀人无数。今冤家欲来，吾不忍见汝受苦，故来视汝。”惟思命设祭，母食之。其姊舞更不已，不交一言。母食毕，与姊皆去。惟思疾转甚，于是羊肝亦不食。常卧道场中，昼日眠觉，有二青衣童子，其长等僬侥也，一坐其头，一坐其足。惟思问之，童子不与语，而貌甚闲暇，口有四牙出于唇外。明日食时，惟思见所杀人，或披头溃肠，断截手足；或斩首流血，盛怒来诟惟思曰：“逆贼与我同事，急反杀我灭口。我今诉于帝，故来取汝。”言毕升阶。而二童子推之不得进，但谩骂曰：“终须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来，皆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余，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惧，与妻子别。于是死者大至，【眉批】据此，则章仇之怒，或亦冤鬼使然。众见惟思如被曳状，坠于堂下，遂卒。惟思不臧人也，自千牛备升为泽州相州判司，常养贼徒数十人，令其所在为盗。及事发，则杀之以灭口。前后杀百余人，故祸及也。

张节使（出《逸史》）【眉批】谋妻杀命报。

唐天宝后，有张某为剑南节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诸寺盛其陈列，纵士女游观。有华阳李尉者，妻貌甚美，闻于蜀人，张亦知之。及诸寺严设，倾城皆至，其从事及州县官家人看者，所由必闻于张。唯李尉之妻不至，异之，令人潜问其邻，果以貌美不出。张乃令于开元寺选一大

院，遣蜀之众工绝巧者，极其妙思，作一铺木人，音声关捩在内，丝竹皆备。令百姓士庶恣观三日，云三日满，即将进内殿。百里车舆闻阗噎两日，李君之妻亦不来。至第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从婢一人而至，将入宅，人已奔走启于张矣。张乃易服先往，于院内一脱空佛中坐，觇之。须臾至，先令探屋内都无人，乃下。张见之，乃神仙中人，非世所有。及归，潜求其家来往之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惊拒之。会李尉以推事受赃，为其仆所发。张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于岭徼，死于道。【眉批】美女为祟。张乃厚赂李尉之母强取之。适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从张。宠敬无比，然此后亦常仿佛见李尉在侧。令术士禳谢，竟不能止。岁余，李之妻亦卒。数年，张疾病。忽一日，睹李尉之妻，宛如平生。惊前问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报。李某已上诉于帝，期在此岁。然公亦有人救拔，但过得兹年，必无虞矣。彼已来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毕而去。其时，华山道士符箓极高，与张结坛场于宅内，言亦略同，张数月不敢降阶。又一日，黄昏时，堂下东厢有丛竹，张见一红衫子袖，于竹侧招己者，以其李妻之来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阶奔往赴之。左右随后叫呼，止之不得。至则见李尉衣妇人衣，拽张于林下，殴击良久，乃执之出门去。【眉批】黠哉鬼乎，即所谓生而愚陋者也吁！左右如醉，及醒，见张仆于林下矣。

杜通达（出《法苑珠林》）【眉批】谋财杀命报。

唐齐州北苑人杜通达，贞观年中，有僧向北行，通达见经箱，意其中是丝绢，乃与妻共计击僧，杀之。僧未死，闻诵咒三两句，遂有一蝇飞入其鼻，久闷不出。通达精神沮丧，未几遇恶疾，不经一年而死。临

终之际，蝇遂飞出，还入妻鼻。其妻得病岁余，复卒。

崔尉子（出《原化记》）【眉批】以下盗报。

唐天宝中，有清河崔氏，家于荥阳。母卢氏，善治生，家颇富。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大和县尉。其母恋故产，不之官，为子娶太原王氏女，与财数十万，奴婢数人，赴任。乃谋赁舟而去，仆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孙，云空舟欲返，佣价极廉。倘与商量，亦恐稳便。遂择发日。【眉批】作客者不可不知。崔与王氏及婢仆，列拜堂下，泣别而登舟。不数程，晚临野岸。舟人素窥其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深潭，佯为拯溺之势，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恸。孙以刃示之，皆惶惧，无复喘息。是夜，抑纳王氏。王方娠，遂以财物居于江夏。后王氏生男，舟人养为己子，极爱焉。【夹批】天也。其母窃诲以文字，亦不告其由。崔之亲老在郑州，讶久不得消息，积望数年，天下离乱，人多飘流，崔母分与子永隔矣。尔后二十年，孙氏因崔财，致产极厚，养子年十八九，学艺已成，遂遣入京赴举。此子西上，途过郑州，去州约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见人，随火而行二十余里，至庄门，扣开寄宿。主人容之，舍于厅中，乃崔庄也。【夹批】天也。其家人窃窥，报其母曰："门前宿客，貌似郎君。言语行步，辄无少异。"母欲自审之，遂召入。升堂，与之语话，一如其子，问乃孙氏矣。母垂涕，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远来，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违长者之意，遂诺之。明日，母见此子将去，遂发声恸哭，谓此子曰："郎君勿惊，昔年唯有一子，顷因赴官，遂绝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见郎君状貌，酷似吾子，不觉悲恸耳。郎君西去，回日必须相过。老身心孤，见郎君如己儿也。亦有奉赠，努力早回。"此子至春，应举不捷，却归

至郑州，还过母庄。母见欣然，遂停数日。临行，赠资粮，兼与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赠。”号哭而别。“他时过此，亦须相访。”此子却归，亦不为父母言之。后忽著老母所遗衣衫，下襟有火烧孔，其母惊问：“何处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与子言其事：“此衣是吾与汝父所制。初熨之时，误遗火所爇。汝父临发之日，阿婆留此以为念。比为汝幼小，恐申理不了，岂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闻言恸哭，诣府论冤。推问果伏，诛孙氏。而妻以不早自陈，断合从坐，其子哀请而免。

郑生（出《宣室志》）

唐荥阳郑生，善骑射，以勇悍趫捷闻，家于巩雒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乘捷马，独驱田野间，去其居且数十里。会天暮，大风雨，庇大木下久之。及霁，已夕矣，迷失道，纵马行，见道旁有门宇，乃神庙也。生以马系门外，将止屋中，忽慄然心动，即匿身东庑下。闻庙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见一丈夫，负囊仗剑，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剑扬言曰：“我盗也，尔岂非盗乎？”郑生曰：“吾家巩雒之郊，向者独驱田间，适遇风雨迷道，故匿身于此。”仗剑者曰：“子既不为盗，得无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经东庑下，愿解弓弦以授我。”先是生常别以一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剑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贼既得弦，遂至东庑下，将杀郑生以灭口。生急以矢系弦，贼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既去，生惧其率徒再来，于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见一妇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问之，妇人曰：“妾家于村中，为盗见诱至此。且利妾衣装，遂杀妾空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子为雪其冤。”又曰：“今夕当匿于田横

墓，愿急逐之无失。”生诺之，妇人谢而去。及晓，生视之，果见尸。即驰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郑叔则。尹命吏捕之，果得贼于田横墓中。

公孙绰（出《逸史》）【眉批】厌魅杀人报。

唐王屋主簿公孙绰，到官数月，暴疾而殒，未及葬。县令独在厅中，见绰具公服，从门而入，惊起曰：“与公幽显异路，何故相干？”绰曰：“某有冤，要见长官请雪。尝忝僚佐，岂遽无情？某命未合尽，为奴婢所厌，以利盗窃。某宅在河阴县，长官有心，倘为密选健吏，赍牒往捉，必不漏网。宅堂檐从东第七瓦垄下，有某形状，以桐为之，钉布其上，已变易矣。”言讫而没。令异甚，乃择强卒素为绰所厚者，持牒并书与河阴宰，其奴婢尽捕得。遂于堂檐上搜之，果获人形长尺余，钉绕其身，木渐为肉，击之哑然有声。所贮粟麦，悉为所盗矣。县遂申府，奴婢数人，皆殪枯木。

榼头师（出《朝野佥载》）【眉批】以下俱宿冤。

梁有榼头师者，极精进，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唤榼头师，帝方与人棋，欲杀一段，应声曰：“杀却。”使遽出而斩之。帝棋罢，曰：“唤师。”使咨曰：“向者陛下令臣杀却，师已杀讫。”帝叹曰：“师临死有何言？”使曰：“师云：‘贫道无罪，前劫为沙弥时，以锹铲地，误断一曲蟮，帝时为蟮，【眉批】梁武可称蚓帝。今此报也。’”帝悔恨无及。

唐绍（出《杂异编》）

唐绍幼通悟，知生前事，历历备记，而未尝言于人。后为给事中，对门有郎中李邈者，绍休沐日，多召邈与之言笑，情好甚笃。或时为具馔，邈亦不测所谓。其妻诘绍曰：“君有盛名，官至清近，宜填所交。李邈非类，君勿与狎。”绍曰：“非子所知。”情好逾厚。开元初，骊山讲武，绍时摄礼部尚书。玄宗援桴击鼓，时未三合，兵部尚书郭元振据令诏奏毕，神武赫怒，拽元振坐于纛下。张说跪奏于马前，称元振于社稷有保护大功，合赦殊死，遂释，犹恨而斩绍。【眉批】先代用法之严如此，故能出定大难。先一日，绍谓妻子曰：“吾善李邈，须死而言，今时至矣。吾自幼即具知前生事，明日讲武，吾其不免。吾前世为某氏女，既笄，适霸陵王氏子为妻。姑待吾甚严。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主馔，比毕，吾困怠亦甚，姑又令吾缝罗裙，迟明服以待客。吾临灯运针，虑功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冲扉入房，触灯，灯僵，油仆裙上。吾且惧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阖，犬周章，却伏床下。吾复照烛，将理裙汙，而狼籍殆遍。吾惧姑深责，且恨犬之触灯，遂举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颈，而剪一股亦折，复以一股刺之，俄而犬毙。诘朝持裙白姑，姑方责骂，而吾夫适自外至，询其故，遂于床下引毙犬，陈于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于此。往者毙犬，乃今之李邈也。吾明日之死，盖缘报也，行戮者必李邈乎！”及翌日讲武，坐误就戮，果李邈执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举，乃绝焉。【眉批】犬亦有罪，故邈不与绍相仇。绍之死，盖别有缘报，然邈之举刀，亦异矣。《唐书》说明皇寻悔恨杀绍，以李邈行戮太疾，终身不更录用。

李生（出《宣室志》）

唐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间。少有膂力，恃气好侠，不拘细行，常与轻薄少年游。年二十余，方折节读书，为歌诗，人颇称之。累为河朔官，后至深州录事参军。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廉谨明干，至于击鞠饮酒，皆号为能，雅为太守所知。时王武俊帅成德军，恃功负众，不顾法度，诸郡守畏之侧目。尝遣其子士真巡属郡，至深州，太守张乐设宴，执礼甚谨。又虑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宾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为他郡莫及。饮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见待之厚，欲尽欢于今夕，岂无嘉宾，愿得召之。"太守曰："偏郡无名人，惧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录事参军李某，足侍谈笑。"士真曰："但命之。"于是召李生入，趋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悦，瞪顾攘腕，无向时之欢矣。太守惧，莫知所谓。顾视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有顷，士真叱左右缚李某系狱。左右即牵李袂疾去，械狱中。已而士真欢饮如初。迨晓宴罢，太守且惊且惧，乃潜使于狱中讯李生曰："君未尝忤于王君，君宁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尝闻释氏有现世之报，吾知之矣。某少贫，无以自资，由是好与侠士游，往往掠夺里人财帛。常驰马腰弓，往还太行道，日百余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骏骡，负二巨囊。吾利其资。顾左右皆岩崖万仞，而日渐曛黑，遂力排之，堕于崖下。即疾驱其骡，赴逆旅氏。解其囊，得缯百余段，自此家稍赡，因折弓矢，闭门读书，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年矣。昨夕承命侍宴，既入而视王公之貌，乃吾曩时所杀少年也。一拜之后，中心惭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则延颈待刃，又何言哉？为我谢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后为托。"有顷，士真醉寤，急召左右，往李某取其首。左右即于狱中斩其首以进。士真熟视而笑。既而又与太守大饮于郡斋，酒酣，太守因欢，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宽不加罪，为恩厚矣。昨日副大

使命某召他客，属郡僻小，无足奉欢宴者。窃以李某善饮，故召之。而李某愚戇，不习礼法，大忤明公，实某之罪，今明公诛之宜矣。窃未晓李某之罪，愿得明数之，且用诫于将来也。”【眉批】善辞。士真笑曰：“李生亦无罪，但吾一见之，遂忽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杀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无复言。”及宴罢，太守密讯其年，则二十有七矣。盖李生杀少年之岁，而士真生于王氏也。太守叹异久之，因以家财厚葬李生。

汴州客僧（出《博异记》）

唐元和中，城南杜某，尝于汴州招提院与主客僧坐语。有一客僧，当面鼻额间有故刀瘢横断其面，乃讯其由。僧良久嘬惨而言曰：“某家大梁，父母兄嫂存焉。兄每以贾贩江湖为业。初一年，自江南回，获利可倍；二年往而不返；三年乃有同行者云：‘兄溺于风波矣。’父母嫂俱服未阕，忽有自汉南贾者至梁，勤访某家，某子相国精舍出应之。贾客曰：‘吾得汝兄信。’某乃忻骇未言，且邀至所居，告父母而言曰：‘师之兄以江西贸折，遂浪迹汉南。裨将怜之，白于元戎，今虽缯镪且尽，而衣食自给。以卑贱所系，未获省拜，故凭某达信耳。’父母嫂悲泣不胜。翌日，父母遣某之汉南以省兄。某行可七八日，入南阳界。日晚，过一大泽中，东西路绝，目无人烟，四面阴云且合。渐暮，遇寥落三两家，乃往寄宿。其家曰：‘师胡为至此？前有杀人者，追逐未获，索之甚急，宿固不可也。自此而南三五里，有一招提所，师可亟往。’如其言，阴风渐急，飒飒雨来，可四五里，转入荒泽，莫知为计，信足而步。少顷，前有烛光，初将咫尺而可，十里方到，风雨转甚，不及扣户而入。造于堂隍，寂无生人，满室死者，瞻视次，雷声一发，某为一女

人尸所逐，【眉批】叙得可畏。又出奔走七八里，至人家。雨定，月微明，遂入其家。中门外有小厅，厅中有床榻，卧未定，忽有一夫，长七尺余，提白刃自门而入。某恐，立于壁角中。白刃夫坐榻良久，如有所候。俄而白刃夫出。厅东先是有粪积，可乘而觇宅中。俄又闻宅中有三四女人，于墙端切切而言。须臾，白刃夫携一衣襆入厅，续有女人从之，乃计会逃逝者也。白刃夫遂云：‘此室莫有人否？’以刃绕壁画之。某帖壁定立，刃画其面过而白刃夫不之觉。遂携襆领奔走而往。某自料不可住，乃舍此又前走。可一二里，扑一古井中，中已有死人矣，其体暖。时可五更，主觉失女，寻趁至古井，以火照，而尸与某存焉，执某以闻于县。县尹明辩，某以画壁及墙上语者具狱。于宅中姨姑之类而获盗者，某得雪。南征，垂至汉南界。路逢大桧树，一老父坐其下，问其从来，某具告。父曰：‘吾善易，试为子推之。’某呵蓍，父布卦，嘘唏而言曰：‘子前生两妻，汝俱辜焉。前为走尸逐汝者，长室也。为人杀于井中同处者，侧室也。县尹明汝之无辜，乃汝前生之父。汉南之兄，俱无也。’言毕，某泪下。收泪之次，失老父所在。及至汉南，杳无兄耗。其刃瘢乃白刃夫之所致也。【眉批】白刃夫则又何人？噫！宿冤之动作征应，委曲如是。”

鲁思郾女（出《稽神录》）

鲁思郾女，生十七年。一日临镜将妆，镜中忽见一妇人，披发徒跣，抱一婴儿，回顾则在其后，因恐惧颠仆，久之乃苏。自是日日恒见。积久，其家人皆见之。思郾自问其故，答云：“我扬子县里民之女，往岁建昌县录事某以事至扬子，因聘为侧室。君女即其正妻。岁余生此子，后录事出旁县，君女因投我于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诈其夫

云逃去。我方讼于所司，适会君女卒。今虽后身，固当偿命也。”【眉批】阎罗安在，令冤鬼衔仇于后身耶？思郾使人驰至建昌验事，其录事老犹在。如言发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禳之，皆不可。女后嫁褚氏，厉愈甚，旦夕惊悸，以至于卒。

太平广记钞卷十八

冤报部

冤报二

陈岘（出《王氏见闻》）【眉批】厉政破家报。

闽王审知初入晋安，开府多事，经费不给。孔目吏陈岘献计，请以富人补和市官，恣所征取，薄酬其值，富人苦之。岘由是宠，迁为支计官。数年，有二吏执文书诣岘里中，问陈支计家所在。人问其故，对曰："渠献计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众。凡破家者，祖考皆诉于水西大王，王使来追尔。"岘方有势，人惧不敢言。翌日，岘自府驰归，急召家人，设斋置祭，意色章皇。是日，里中复见二吏入岘家，遂暴卒。初审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审知据闽中，为潮立庙于水西，故俗谓之水西大王云。

卞士瑜（出《法苑珠林）【眉批】以下负钱报。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陈功，授仪同。悭吝，常雇人筑宅，不还其价。作人求钱，卞父鞭之曰："若实负钱，我死，当与尔作牛。"须臾，

卞父死，作人有牛，产一黄犊，腰下有黑文，横给周匝，如人腰带。右胯有白纹斜贯，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为负我？”犊即屈前膝，以头着地。瑜以钱十万赎之，牛主不许，死乃收葬。

崔导（出《潇湘录》）

唐荆南有富人崔导者，家贫乏，偶种橘，约千余株，每岁大获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为一丈夫，长丈余，求见崔导。导初怪之，不敢出。丈夫苦求之，导遂出见。丈夫曰：“我前生负君钱百万，未偿而死。我家人复自欺，君乃上诉于天。是以令我合门为橘，计佣于君，仅能满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属，复我本形。君幸尽去橘树，端居守常，则能自保。不者，天降祸矣。”【眉批】异哉橘人！导大惊，乃如其言，尽伐去橘树。后五年导卒，家复贫。

刘钥匙（出《玉堂闲话》）【眉批】贪而无义报。

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眉批】名佳。不记其名，以举债为业。规取民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箧不异，故有钥匙之号。邻家有殷富者，为钥匙所饵，放债与之，积年不问。忽一日，执券算之，即数倍。遂至资财物产，俱归钥匙。负债者怨之不已。后钥匙死，彼家生一犊，有钥匙姓名在胁肋之间。钥匙妻男，以重货购赎之。

刘自然（出《儆戒录》）【眉批】负心欺人害人报。

唐天祐中，秦州刘自然，主管义军。因连帅李继宗点乡兵捍蜀，成纪县百姓黄知感者，妻有美发，自然欲之，谓知感曰："能致妻发，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发有再生，人死永诀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发何为？"言讫揽发剪之。【夹批】可怜。知感深怀痛愍，既迫于差点，遂献于刘。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寻殁于金沙之阵。【夹批】可恨。黄妻昼夜祷天号诉。是岁，自然亦亡。【夹批】要美发何用。后黄家牝驴忽产一驹，左胁下有字云"刘自然"。邑人传之，遂达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识认，刘自然长子曰："某父平生好饮酒食肉。若能饮啖，即是某父也。"驴遂饮酒数升，啖肉数脔，食毕奋讯长鸣，泪下数行。刘子请备百千赎之，黄妻不纳，【夹批】是。日加鞭捶，曰："犹足以报吾夫也。"【眉批】黄妻大有意思。刘子竟惭憾而死。

侯生（出《宣室志》）【眉批】攘人名位报。

上谷侯生者，家荆门，以明经入仕，调补宋州虞城县。初娶南阳韩氏女五年矣。韩氏尝夕梦黄衣者数辈召，出其门，偕东行十余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数十辈，轩宇华壮，人物极众。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者，危冠方屨，状甚峻。侍左右者数百，几案茵席，罗列前后。韩氏再拜。俄有一妇人，年二十许，身长丰丽，衣碧缣绎袖，以金玉钗为首饰，自门而来，称卢氏。谓韩氏曰："妾与子仇敌且久，子知之乎？"韩氏曰："妾一女子，未尝出深闺，安得有仇敌耶？"卢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常为职官，子诬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摈斥草野而死，岂非仇敌乎？今我诉于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从吾请，汝死不朝夕

矣。”韩氏益惧，欲以词拒，而卢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谓卢氏曰：“汝诚冤矣？然韩氏固未当死也。”遂令吏出案牍。吏曰：“韩氏余寿一年。”青衣曰：“可疾遣归。”命送至门。行未数里，忽悸而悟。恶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讯之，具以梦告。后数月，韩氏又梦卢氏来家，由是疾益加，岁余遂卒。侯生窃叹异，未尝告于人。后数年，旅游襄汉，途次富水，郡僚兰陵萧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萧氏归，常衣绛袖碧襦，以金玉钗为首饰，而又身长丰丽，与韩氏先梦同。【眉批】报更奇。生因以韩氏之梦告焉，萧氏曰：“妾外族卢氏，妾自孩提时，为伯舅见念，命为己女，故以卢为小字，则君亡室之梦信矣。”

严武（出《逸史》）【眉批】杀人自脱报。

唐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仗气任侠。尝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绝。严公因窥见之，乃赂其左右，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眉批】无赖。军使既觉，乃暴于官司，以状上闻，有诏遣万年县捕贼。捕者乘递，日行数驿，随路已得其踪矣。严武自巩县方雇船而下，闻制使将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军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杀之，沉于河。【眉批】无赖甚。明日，制使至，搜船无迹，乃已。严公后为剑南节度使，病甚，性本强，尤不信巫祝之类。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自云从峨嵋山来，欲谒武。门者初不敢言，道士声厉，不得已，遂进白，武亦异之，引入见。道士至阶，呵叱若与人论难者，良久方止。寒温毕，谓武曰：“公灾厄至重。冤家在侧，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陈谢？”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试思之，曾有负心杀害人事否？”武静思良久，曰：“无。”道士曰：“适入至

阶前，冤死者见某披诉。某初加呵责，彼云为公冤杀，已请命于帝矣。安可言无也？”武不测，且复问曰：“其状若何？”曰：“女人，年才十六七，项上有物一条，如乐器之弦。”武大悟，叩头曰：“天师殆圣矣！是也，为之奈何？”道士曰：“彼欲面见公，当自求之。”令洒扫堂中，撤去余物，焚香于内，乃舁武于堂门内，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侧。堂门外东间有一阁子，亦令洒扫垂帘。道士坐于堂外，含水喷噀；又以柳枝洒地却坐，瞑目叩齿。逡巡，阁子中有人吁嗟声。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见一女子被发，项上有琵琶弦结于咽下，褰帘而至。及堂门，约发于后，向武拜。武见，惊惭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从公是某失行，于公则无所负。公惧罪，弃某于他所即可，何忍见杀？”武悔谢良久，兼欲厚以佛经纸缗祈免。道士亦恳为之请。女子曰：“某上诉经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毕却出，至阁子门，拂然而没。道士乃谢去。严公遂处置家事，明日黄昏，果卒。

窦凝（出《通幽记》）【眉批】无故杀妾报。

开元二十五年，晋州刺史柳涣外孙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风窦凝者，将聘焉。行媒备礼，而凝旧妾有孕，崔氏约遣妾后成礼。【眉批】约遣妾者，便非小星之偶。凝许之，遂与妾俱之宋州，扬舲而下，至车道口宿。妾是夕产二女，凝因其困羸，毙之，实沙于腹，与女俱沉之。【眉批】遣之可也，杀之何罪？既而还汴，绐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择日结亲。后一十五年，崔氏产男女数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长。永泰二年四月，凝几上有书一函，开见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杀事发，近在期月，宜疾理家事。长女可嫁汴州参军崔延，幼

女嫁前开封尉李驺，并良偶也。”凝不信，谓其妻曰：“此狐狸之变耳。”更旬日，又于室内见一书，咎其颠倒，凝尚犹豫。明日，庭中复得一书，言词哀切，曰：“祸起旦夕。”凝方怆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虽秘之，而实心惮妾事。五月十六日午时，人皆休息，忽闻扣门甚急，凝心动，出候之，乃是所杀妾，盛妆饰，前拜凝曰：“别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内隐匿。其鬼随踵至庭，见崔氏。崔氏掠问之，乃敛容自叙曰：“某是窦十五郎妾。凝欲娶娘子时，杀妾于车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无负凝，而凝枉杀妾。凝欲娶妻，某自屏迹，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于此！妾以贱品，十五余年，诉诸岳渎，怨气上达，闻于帝庭。上帝降鉴，许妾复仇。今来取凝，不干娘子，无惧也！”崔氏悲惶请谢：“愿以功德赎罪，可乎？”鬼厉色言曰：“以命还命足矣，何功德而当命也？譬杀娘子，岂以功德可计乎？”词不为屈，乃骂凝曰：“天网不漏，何用狐伏鼠窜？”便升堂擒得凝，而啮咬掐捩，宛转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即死，且受苦毒。”如是每日辄至，则啗嚼支体。其鬼或奇形异貌，变态非常。举家危惧，而计无从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于时有僧昙亮，颇善持咒。凝请之，置坛内阁。须臾鬼至，不敢升阶。僧让之曰：“鬼道不合于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刚，坐见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义隐贼？且上命照临，许妾仇凝，金刚岂私杀负冤者耶？”言讫，登阶擒凝如初。崔氏令僧潜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为人作媒，得无怍乎？”僧惭而去。后崔氏、李氏聘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长缚汝足，岂能远耶？”数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发狂，自食支体，入水火，啗粪秽，肌肤焦烂，数年方死。崔氏于东京出家，众共知之。

荥阳氏【眉批】以下继母杀子报。

唐盈州令将之任，夜止属邑古寺，方寝，见老妪以桐叶蒙首，伛偻而前。令以拄杖拂其叶，妪俯拾而去，俄复来。如是者三，方绝。顷有缞裳者，自北户升阶，褰帘而前曰："将有告于公，公无惧焉。"令曰："是何妖物？"曰："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谒。向者窃令张奶，少达幽情，而三遭拄杖之辱，是以自往哀诉，冀不逢怒焉。某荥阳氏子。严君牧此州，未逾年，钟家祸，护丧归洛，夜止此寺，继母赐治葛花汤，并室妹同夕而毙。张奶将哭，首碎铁鎚，同瘗于此墙之竹阴。某陇西先夫人即日诉于上帝，帝敕云：'为人妻，已残戮仆妾；为人母，又毒杀孤婴。居暗室，事难彰明；在天鉴，理宜诛殛。以死酬死，用谢诸孤，付司命处置讫报。'是日，先君复诉于上帝云：'某游魂不灵，乖于守慎，致令囂室，害及孤孩，彰此家风，黩于天听，岂止一死，能谢罪名。某三任县令，再剖符竹，实有能绩，以安黎甿。岂图余庆不流，见此狼狈，悠扬丹旐，未越属城。长男既已无辜，孀妇又俾酬死。念某旅榇，难为瘗埋，伏乞延其生命，使某得归葬洛阳，获袝先人之茔阙，某无恨矣。'明年，继母到洛阳，发背疽而卒。上帝谴怒，已至如此，今某即无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筑溷于骸骨之上，粪秽之弊，所不堪忍。况妹为厕神姬仆，身为厕神役夫，积世簪缨，一日凌坠。天门阻越，上诉无阶，藉公仁德，故来奉告。"令曰："吾将奈何？"答曰："公能发某朽骨，沐以兰汤，覆以衣衾，迁于高原之上，脱能赐木皮之棺，苹藻之奠，亦望外也。"令诺之。鬼呜咽再拜，令张奶密召鸾娘子同谢明公。张奶遽至，疾呼曰："郭君怒，【眉批】厕神姓郭。晚来轩屏狼藉，已三召矣！"于是缞裳者章皇而去。明旦，令召僧徒，具以事告。遂命土工发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与改瘗焉。

徐铁臼（出《还冤记》）

东海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氏亡。甲改娶陈氏，凶悍甚，欲杀前妻之子。陈氏产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名子为铁杵，欲以掏臼。【眉批】杵臼本一副家火，有杵可废臼乎？于是捶打铁臼，备诸毒苦，饥不给食，寒不加絮。甲性暗弱，又多不在舍，铁臼竟以虐死，时年十六。亡后旬余，鬼忽还家，登陈氏床曰："我铁臼也，实无罪，横见残害。我母诉怨于天，得天曹符，来雪我冤。当令铁杵疾病，与我遭苦时同，去自有期，我今停此待之。"其声如生时，家人不见其形，皆闻其语，恒在屋梁上住。陈氏跪谢，频为设奠。鬼云："不须如此，饿我令死，岂一餐所能酬谢？"陈氏夜中窃语道之，鬼应声曰："何故道我？今当断汝屋栋。"便闻锯声，屑亦随落，拉然有声响，如栋实崩。举家走出，秉烛照之，亦无异。又骂铁杵曰："杀我，安坐宅上为快耶！当烧汝屋。"即见火然烟烂，内外狼藉。俄尔自灭，茅茨俨然，不见亏损。日日骂詈，时复讴歌。歌云："桃李花，严霜落奈何？桃李子，严霜落早已。"声甚伤凄，似自悼不得成长也。于时铁杵六岁，鬼至，屡打之，打处青黧，不食月余而死，鬼便寂然。

胡亮妾（出《朝野佥载》）

唐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僚，得一首领妾，幸之。将至县，亮向府不在，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以问禅师，师曰："夫人曾烧钉烙一女妇眼，以夫人性毒，故为蛇报。此是被烙女妇也。夫人好养此蛇，可以免难。不然，祸及身矣。"贺氏养蛇，一二年渐大，不见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发被见蛇，大惊，以刀斫杀之，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

金荆（出《朝野佥载》）

后魏末，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发，柳氏截其双指。无何，柳被狐刺，螫指双落。又有一婢，名玉莲，能唱歌，昌爱而叹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后柳氏舌疮烂，事急，就稠禅师忏悔。禅师已先知，谓柳氏曰："夫人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断舌。悔过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顶礼求哀。经七日，禅师令大张口咒之，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自是不复妒矣。

李明府（出《报应录》）

唐前火井县人李明府，经过本县，馆于押司录事私第。主人将设酒馔，欲刲一白羊，方有胎。其夜明府梦一素衣妇人，将二子拜明府乞命，词甚哀切。李不测其由，云："某不曾杀人。"妇人哀诉不已。李睡觉，思惟无端。又寝，复梦前妇人乞命，称："某命在须臾，忍不救也！"李竟不谕其意，但惊怛不已。再寝，又梦前妇人曰："长官终不能相救，某已死讫，然亦偿债了。某前身即押司录事妻，有女仆方妊，身怀二子，时某嫉妒，因笞杀之，绐夫云：'女仆盗金钗并盒子，拷讯致毙。'今获此报，然已还其冤债。其金钗并盒子在堂西拱抖内。为某告于主人，请不食其肉，为作功德。"李惊起，召主人诘曰："君刲一白羊耶？有双羔否？"曰："是。"具话夜来之梦，更叹其异。及寻拱抖内，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为作功德追荐焉。

绿翘（出《三水小牍》）

唐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字幼微，长安里家女也。色既倾国，尤工吟咏。咸通中，适李亿补阙，后爱衰，遂从冠帔。而风月尝玩之佳句，往往插于士林。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其诗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又“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又“云情自郁争同梦，仙貌长芳又胜花”。此数联为绝矣。一女僮曰绿翘，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机为邻院所邀，迨暮方归院。绿翘迎门曰：“适某客来，知炼师不在，不舍辔而去矣。”客乃机素昵者，意翘与之私，及夜，命翘入卧内讯之。翘曰：“自执巾盥数年，实自检御，不令有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翘隔阖报云：‘炼师不在。’客无言策马而去。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幸炼师无疑。”【眉批】语触其讳，故羞变为怒。机愈怒，裸而笞百数。既委顿，请杯水酹地曰：“炼师厚诬贞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誓不纵尔淫佚！”言讫而绝。机恐，乃坎后庭瘗之。人有问翘者，则曰：“春雨霁逃矣。”客有宴于机室者，因溲于后庭，当瘗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眉批】冤魂所为。客既出，窃语其仆。仆归，复语其兄。其兄为府街卒，尝求全于机，机不顾，卒深衔之。闻此，遽呼数卒，携锸具突入玄机院发之，而绿翘貌如生，卒遂录玄机京兆府。【眉批】按别传，京尹乃温璋，故请乞不行。吏诘之，辞伏。而朝士多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狱中亦有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此其美者也。

李知礼（出《冥报记》）

唐陇西李知礼，少趫捷，善弓射，能骑乘，兼攻放弹，所杀甚多。有时捕鱼，不可胜数。贞观十九年，病数日即死。【眉批】多杀畜生报。乃见一鬼并牵马一匹，大于俗间所乘之马，谓知礼曰："阎罗王追公。"乃令知礼乘马，须臾至王前。王约束云："遣汝讨贼，必不得败，败即杀汝。"有同侣二十四人，向东北望，贼不见边际，天地尽昏，埃下如雨，知礼等败。知礼语同行曰："王教严重，宁向前死，不可败归。"知礼回马射三箭，贼稍却；箭五发，贼遂败散。事毕，谒王。王责知礼："敌虽退，何为初战之时即败？"便以麻辫发，并缚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镇而磨之。前后四人，体尽溃烂。次到知礼，厉声叫曰："向者贼败，并知礼之力，还被王杀，无以励后！"王遂释放不管束。凡经三日，忽向西北出行，入一墙院，见飞禽走兽，可满三四亩，总来索命，渐相逼近。曾射杀一雌犬，此犬直向前啮其面，次及身体，无不被伤。复见三大鬼，各长丈余，共剥知礼皮肉，须臾总尽，乃以此肉分喂禽兽。其肉剥而复生，生而复剥，如此三曰，苦毒不胜。事毕，忽然总失，不见一物。遂逾墙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复见一鬼，逐及知礼，乃以铁笼罩之，有无数鱼竞来啖食。食毕，鬼遂倒回，鱼亦不见。其家旧供养一僧，其僧先死，来与知礼去笼，语知礼曰："檀越大饥。"授以白物三丸如枣，令知礼噉之，应时而饱。乃云："檀越宜还家。"僧亦别去。知礼所居宅北，见一大坑，其中有诸枪矟攒植，不可得过。见其兄女并婢赍箱，箱内有钱绢，及别置一器饮食，在坑东北。知礼心中谓此婢及侄女游戏，意甚怪之。回首北望，即见一鬼，挺剑直进。知礼惶惧，委身投坑，即得苏也。自初死至于重生，凡经六日。后问家中，乃是侄女持纸钱、绢及饭馔为奠礼。当时所视，乃是铜钱丝绢也。

朱化（出《奇事》）【眉批】贩羊报。

治阳人朱化，以贩羊为业。贞元初，西行抵邠宁，有一人见化，谓曰：“君市羊求利，当求丰赡。大者，其羊必少；小者，其羊必多。羊多者利厚，羊少则利寡。”化然之。其人数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杂为群，回归洛阳。行至关下，一夕，所易小羊，尽化为鬼而走。化大骇，莫测其由。明年，复往邠宁，见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将执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化曰：“尔以小羊回易，我驱至关下，尽化为鬼，得非汝用妖术乎？”其人曰：“尔贩卖群羊，以求厚利，杀害性命，不知纪极，罪已弥天矣！自终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当与群羊执尔戮之！”言讫而灭。化大惊惧，寻死。

李詹（出《玉泉子》）【眉批】以下非理杀生报。

唐进士李詹，平生广求滋味。每食鳖，辄缄其足，暴于烈日。鳖既渴，即饮以酒而烹之。鳖方醉，已熟矣。复取驴絷于庭中，围之以火。驴渴，即饮灰水，荡其肠胃。然后取酒，调以诸辛味，复饮之。驴未绝，而为火所逼烁，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顷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复苏曰：“某见詹，为地下责其过害物命。詹对以某所为，某即以詹命不可违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传。’故得以回。”无何，慎思复卒。慎思亦登进士第，时为小谏。

张易之兄弟（出《朝野佥载》）

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竞为豪侈。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燕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旋转，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乃死。昌宗活系驴于小室，内燕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仪取铁橛钉入地，缚狗四足于橛上，放鹰鹞啄其肉食，肉尽而狗未死，号叫酸楚，不复忍听。易之曾过昌仪忆马肠，仪取从骑破肋取骑，良久方死。后诛易之、昌宗等，百姓脔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仪打双脚折，抉取心肝而后死，斩其首送都，时云“狗马报”。

吴唐（出《宣室志》）

庐陵吴唐善射，尝将子出猎，值一麈将麂戏，见唐惊走。唐射杀麂，自匿草中。麈还，俯舐悲鸣，唐又射杀之。既又逢一麈，张弩间，箭忽自发，中其子。唐投弓抱子而哭，忽闻空中呼曰：“吴唐！麈之爱子，与汝何异？”即有虎突出，搏唐折臂卒。

广陵男子（出《稽神录》）【眉批】杀马报。

广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见马屎，即取食。自云：“尝为人饲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检视，见槽中无草，督责之。乃取乌梅以饲马。马齿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己后因患病，见马屎，辄流涎欲食。食之，与乌梅味正同，了无秽气。”

沛国士人（出《续搜神记》）【眉批】杀燕雏报。

沛国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将弱冠，皆有声无言。忽有一人从门过，因问曰：“此是何人？”答曰：“是仆之子，皆不能言。”答曰：“君可内省，何以致此？”主人异其言，思忖良久，乃谓客曰：“昔为小儿时，当床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从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积日如此。试以指内巢中，燕雏亦出口受之。因以三蔷茨食之，既而皆死。昔有此事，今实悔之。”客曰：“是矣。”言讫，其三子忽通言语，盖能知过之故也。

田仓（出《酉阳杂俎》）【眉批】以下杀水族报。

后汉溪夷田强，遣子鲁，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三垒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威武将军刘尚征之。尚未至，仓获白鳖为臛，举烽请两兄。兄至无事。及刘尚军来，仓举火，鲁等以为不实，仓遂战死。【眉批】周幽王有对。

黄敏（出《闻奇录》）

江西都校黄敏者，因御寇堕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龟傅之，月余乃愈。而龟头尚活，龟腹与髀肉相连而生。敏遂恶之，他日思割去，将下刃，痛楚与己肉无异，不能而止。龟日所视，亦同己所见

也。【眉批】添二目反佳。

崔道纪（出《录异记》）

唐前进士崔道纪，及第后，游江淮间。遇酒醉甚，卧客馆中。其仆井中汲水，有一鱼随桶而上。仆者得之以告，道纪喜曰：“鱼羹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未久，有黄衣使者，自天而下，立于中庭，连呼道纪，使人执捉，宣敕曰：“崔道纪，下土小民，敢杀龙子，官合至宰相，寿命至七十，并宜除。”【眉批】人间宰相，天上犹谓之小民，官爵其可恃乎？言讫，升天而去。是夜，道纪暴卒，时年三十五。

梁元帝（出《韵府》）

梁元帝，讳绎。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时绝幼，吞之，谓是左右所盗，乃炙鱼眼以厌之，信宿之间，珠从便出。元帝寻一目致眇。

冀州小儿（出《冥报记》）【眉批】好食卵报。

隋开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儿，年十三，常盗邻卵煨食之。翌日侵旦，有人扣门，呼此儿声。父令儿出应之，见一人云：“官唤汝。”因引此儿去。村南旧是桑田，耕讫，未下种。此儿忽见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门楼，丹素甚严。儿怪曰：“何时有此城？”使者呵之勿言。因至城北门，令儿前入。既入，城门忽闭。不见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热灰碎

火，深才没踝。小儿忽呼叫，走趋南门，垂至即闭。又走趋东西，亦皆如是，未到则开，既至便阖。时村人出田采桑，男女甚众。皆见儿在耕田中啼泣，四方驰走。皆相谓曰："此儿狂耶？"至于食时，采者皆归，儿父问曰："见吾儿否？"答曰："在村南走戏，唤不肯来。"父出村外，遥见儿走，大呼其名。儿闻声便倒地，城灰忽然不见，因地号泣言之。视其足，半胫已上血肉焦干，膝已下，红烂如炙。抱归养疗，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为枯骨。邻里闻之，看其走处，足迹通利，了无灰火，良因实业，触处见狱。

王公直（出《三水小牍》）【眉批】杀蚕报。

唐咸通庚寅岁，洛中大饥，谷价腾贵。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锾。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公直与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竭力此蚕，尚未知其得失，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十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妻曰："善。"乃携锸坎地，卷蚕数箔瘗焉。明日凌晨，荷桑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饵肩及饼饵以归。至徽安门，门吏见囊殷血连洒于地，遂搜其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乃反接送府鞫之。款云："某瘗蚕卖桑叶，市肉以归，实不杀人，特请检验埋蚕之处。"所由领公直至村，先集邻保责手状，皆称实。乃与村众同发蚕坑中，唯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复领公直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虽无杀人之事，但有坑蚕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难容。蚕者，天地灵虫，绵帛之本。故加剿绝，与杀人不殊，当置严刑，以绝凶丑。"遂命于市杖杀之。使验死者，则复为腐蚕矣。

太平广记钞卷十九

徵应部

休徵

陈仓宝鸡（出《列异传》）【眉批】以下帝王休徵。

秦文公【眉批】《列异传》作秦穆公，误也。今从《史记》改正。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公。道逢二童子曰：“此为媪，【眉批】媪，《晋太康地志》作娟。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捶其首。”媪曰：“此二童子，名为宝鸡。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陈仓人舍之，遂二童。二童化为雉，飞入于林。陈仓人告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谓之间，立祠，名陈宝。雄者飞南集，今南阳雉飞县，即其地也。【眉批】后汉光武起于南阳。

汉高祖（出《小说》）

荥阳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汉高祖避项羽于此井，双鸠集其上，追者不疑。”汉朝每正旦辄放双鸠，始此。

白燕（出《王子年拾遗记》）

魏禅晋之岁，北阙下有一白燕，以为神物，以金笼盛置于宫中。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以晋金德之瑞。

晋元帝（出《洞庭记》）

晋元帝时，三雀共登一雄鸡背，三入安东厅。占者以为当进三爵为天子。

北齐神武（出《三国典略》）

北齐神武高欢少曾与刘贵、贾智为奔走之友。贵曾得一白鹰，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进至回泽，有一第屋，兔将奔入，犬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犬，犬毙。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触大家？”因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自云有知，遍扪诸人，言并当贵。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饮竟而出，遣使访问之，则本无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诸人益加敬异。

唐太宗（出《录异记》）

武德末，太宗欲平内难。苑池内有白龟，游于荷叶之上。太宗取之，化为白石，莹洁如玉。登极后，降制曰：“皇天眷佑，锡以宝龟。”

唐中宗（出《独异志》）

中宗废居房陵，仰天而叹，心祝之，因抛一石于空中曰：“我后帝，此石不落。”其石遂为树枝罥挂，至今犹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镜进之。帝照面，其镜中影人语曰：“即作天子。”未浹旬，复位。

唐玄宗（出《录异记》及《开天传信记》）

玄宗在藩邸，有蜗牛成天子字，在寝室之壁。以泥涂去，数日复如旧，如是者三。及即位，铸金银蜗牛数百枚，于功德寺供养；又琢玉为之。后人时有得之者。

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遂改元天宝。其符白石赤文，正成“枭”字。识者解之云：“枭者，四十八，所以示圣人御历之数也。”及帝幸蜀之来岁，正四十八年。

唐肃宗（出《柳氏史》）

玄宗在东宫，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纤微，必闻于上。而宫闱左右，亦潜持两端，以附太平之势。时元献皇后方妊，玄宗惧太平，欲

令服药除之，而无可与语者。张说以侍读得进见太平宫，玄宗从容谋及说，说亦密赞其事。他日，说又入侍，因怀去胎药三剂以献。玄宗得药喜，尽去左右，独构火于殿中。煮未熟，怠而假寤。肹蠁之际，有神人长丈余，被金甲，操戈，绕药鼎三匝，尽覆无余焉。玄宗起视，异之，复增构火，又投一剂于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复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明日，说又至，告之。说降阶肃拜，贺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后元献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说。说每因进讲，辄袖木瓜以献。故开元中，说恩泽莫与为比。肃宗之于说子均、垍，若亲戚昆弟云。

肃宗在东都，为李林甫所构，几危者数矣。无何，鬓发斑白。常早朝，上见之，愀然曰："汝疾归院，吾当幸汝。"及上至，顾见宫中庭宇不洒扫，乐器屏帏，尘埃积其间，左右使令，无有女妓。上为动容，顾谓高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将军尽使我闻乎？"力士奏曰："臣尝欲上言，太子不许，云无以动上念。"【夹批】善对。上即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家子女颀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去，复还奏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子女，人间嚣嚣，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宜可备选。"【眉批】好个高力士！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乃以赐太子。而章敬吴皇后在选中。顷之，后侍寝，厌不寐，吟呼若有痛，气不属者。肃宗呼之不解，窃自计曰："上赐我，卒无状不寤，安知非吾护视不谨耶？"遽秉烛视之，良久乃寤。肃宗问之，后手掩其左胁曰："妾向梦中，有神人长丈余，介金甲而操剑，顾谓妾曰：'帝命吾与汝为子。'自左胁剑决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已也。"肃宗检之于烛下，则若有缝而赤者存焉。遽以状闻，遂生代宗。代宗生三日，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吴皇后年弱，皇孙龙体未舒，负妪惶惑，乃以宫中诸王子同日诞而体貌丰硕者以进。上视之，不乐曰："此儿非吾

儿也。”【眉批】玄宗善相。负妪叩头具服。上睨曰：“非尔所知，取吾儿来。”于是遂以太子见。上大喜，置诸掌内，向日视之，笑曰：“此儿福禄，远过其父。”上还宫，谓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

唐宣宗（出《真陵十七事》）

唐宣宗在藩时，常从驾回，而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会巡警者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方困且渴，若为我求水。”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进。上举瓯将饮，顾瓯中水，尽为芳醪矣。上喜，独自负，举一瓯，体微暖有力，步归藩邸。后即帝位。

后唐太祖明宗（出《北梦琐言》）

后唐太祖在妊十三月而生。载诞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药于雁门，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击钲鼓，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年十二三，善骑射。曾于新城北，酒酹于毗沙门天王塑像，请与交谈。天王被甲持矛，隐隐出于壁间。所居帐内，时有火聚，或有龙形，人皆异之。尝随火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龙虎子”。

后唐明宗微时，随蕃将李存信巡边，宿于雁门逆旅。逆旅媪方妊，帝至，不时具食，腹中儿语谓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声闻于外。媪异之，遽起，亲奉庖爨，敬事尤谨。帝以媪前倨后恭，诘之，

曰：“公贵不可言也。”问其故，具道娠子腹语事。帝曰：“老妪逊言，惧吾辱耳。”后果如言。

王蜀先主（出《北梦琐言》）

唐僖宗播迁汉中，蜀先主建为禁军都头，与其侪于僧院掷骰子，六只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骇之。他日霸蜀，因幸兴元，访当时僧院。其僧尚在，言及旧事，先主大悦，厚赐之。

孟蜀（出《王氏见闻录》）

伪蜀主之舅，累世富盛。于兴义门造宅，宅内有二十余院，皆雕墙峻宇，高台深池，奇花异卉，丛桂小山，山川珍物，无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红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远。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柜，自秦州至成都三千余里，历九折七盘，望云九井，大小漫天，隘狭悬险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请少主临幸。少主叹其基构华丽，侔于宫室，遂戏命笔，于柱上大书一“孟”字，时俗谓孟为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据其第，忽睹楹间有绛纱笼，迫而视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无易此居。”孟子有蜀，盖先兆也。

汉元后（出《西京杂记》）【眉批】皇后休徵。

元后在家，尝有白燕衔石，大如指，堕后绩筐中。后取之，石自剖

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后地。”乃合之，遂复还合，乃宝录焉。及为皇后，常置之玺笥中，谓为天玺。

吕望（出《说苑》）【眉批】以下人臣休徵。

吕望钓于渭滨，获鲤鱼，剖腹得书，曰：“吕望封于齐。”

仲尼（出《王子年拾遗记》及《说题辞》）

孔子当生之夜，二苍龙亘天而下，附徵在之房，因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钧天乐。有五老列徵在之庭。盖五星精也。夫子未生之前，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子，继衰周为素王。”徵在以绣绂系麟之角。至哀公一十四年，钮商畋于大泽，得麟，示夫子，系绂尚存。抱而解绂，涕下沾襟。是月，天有血书鲁端门，孔圣没，周室亡。

王猛（出《中兴书》）

王猛者，北海人。少贫贱，曾至洛阳货畚。有一人，于市贵买其畚，而云：“无直，家近在此，可随我取。”猛随去，行不觉远，忽至深山中。见一公据胡床，头发悉白，侍从十许人。猛进拜。老公曰：“大司马公何拜？”即十倍售畚价。遣人送猛出。既顾视，乃嵩山也。

张箴（出《玉堂闲话》）

密牧张箴少年时，常有一飞鸟，状若斥鷃，衔一青铜钱，堕于张怀袖间。张异之，常系钱于衣衿间，其后累财巨万。

长安张氏（出《法苑珠林》）

晋长安有张氏者，昼独处室，有鸠自外入，止于床。张氏恶之，披怀而咒曰："鸠，尔来为我祸耶，飞上承尘；为我福耶，飞入我怀。"鸠飞入怀，乃化为一铜钩，从尔资产巨万。

何比干（出《三辅决录》）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孙弘辟为廷尉，狱无冤民，号曰何公。后去官在家，天大阴雨，昼寝，梦有贵客，车骑满门。觉而一老妪年八十余，头尽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妪衣履不濡。比干异之，延入座。须臾，雨止。妪辞去，谓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自尧至晋有阴德。今天赐策以广公子孙。"简长九寸，凡百九十枚，【夹批】一云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当随此算。"妪东行，忽不见。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后三岁，复生三男。徙平陵，累世为名族。《三辅旧语》曰何氏策、张氏钩也。

五鹿充宗（出《西京杂记》）

汉五鹿充宗受学于弘成子。成子少时，尝有人过己，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为天下通儒。成子后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为名学也。

王溥（出《拾遗录》）

后汉永初三年，国用不足，令民吏入钱者得为官。琅琊王溥，其先吉，为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时，家贫无资，不得仕，乃挟竹简，摇笔洛阳市佣书。为人美形貌，又多文词。傲其书者，丈夫赐其衣冠，妇人遗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十廪，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溥先时家贫，穿井得铁印，铭曰："佣力得富至亿庾，一土三田军门主。"溥以亿钱输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校尉掌北军垒门，故曰军门主也。

陈仲举（出《幽明录》）

陈仲举微时，尝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家夜产，仲举不知。夜三更，有叩门者，久许，闻应云："门里有贵人，不可前，宜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儿。名阿奴。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仲举默志之。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往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堕栋而死矣。"仲举后果大贵。

武士彟（出《太原事迹》）

唐武士彟，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彟与文宝读书林下，私言必当大贵。及高祖起义兵，以铠胄从入关。士彟贵达，文宝依之，位终刺史。

崔行功（出《国史异纂》）

唐秘书少监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鹞鹆衔一物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鱼袋钩铁。不数日，加大夫。

李揆（出《异苑》）

唐代宗临轩，送上计郡守，百僚外办，御辇俯及殿之横门。帝忽驻辇，召北省官谓曰："我常记先朝每饯计吏，皆有德音，以申诫励。今独无有，可乎？"宰相匆遽不暇奏对。帝曰："且罢朝撰词，以俟异日。"中书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陛下送计吏，敕下已久，远近咸知。今忽临朝改移，或恐四方乍闻，妄生疑惑。今止须制词，臣请立操翰，伏乞陛下稍驻銮辂。"帝俞之，遂命纸笔，即令御前起草，随遣书工写录，顷刻而毕。及宣诏，每遇要处，帝必目揆于班。中外日俟揆之新命。时方盛暑，揆夜寝于堂之前轩，而空其中堂，为昼日避暑之所。忽

一夜，有巨狐鸣噪于庭，仍人立跳跃，目光迸射，久之，逾垣而去。揆甚恶之。是夜未艾，复闻中堂动荡喧豗，若有异物。即令执烛开门以视，乃有虾蟆，大如三斗釜，两目朱殷，蹲踞嚼沫。揆不令损害。阶前素有渍瓜果大铜盆，可受一斛，遂令家人覆其盆而合之，因扃其门。将晓，揆入朝，其日拜相。及归，亲族列贺，因话诸怪，即遣启户揭盆视之，已失其物矣。

郑绚（出《祥异集验》）

唐丞相郑绚，宅在昭国坊南门，忽有物来投瓦砾，五六夜不绝。及移于安仁西门宅避之，瓦砾又随而至。久之，复还昭国。郑公归心释门，宴处常在禅室。及归昭国，入方丈，蟢子满室悬丝，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数。其夕砾亦绝。翌日拜相。

李蜪（出《南楚新闻》）

唐司空李蜪，始名虬，赴举之秋，偶自题名于屋壁，经宵，忽睹名上为人添一画，乃成虱字矣。蜪曰："虱者，蜪也。"遂改名蜪，明年果登第。

牛僧孺（出《剧谈录》）

唐河南府伊阙县前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水中先有小滩涨出，

石砾金沙，澄澈可爱。丞相牛僧孺为县尉，一旦忽报滩出。翌日，邑宰与同僚列筵于亭上观之，因召耆宿，备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台之命。若是西台，滩上当有  双立。前后邑人以此为验。”僧孺潜揣，县僚无出于己，因举杯曰：“既有滩，何惜一双  ？”宴未终，俄有飞下。不旬日，拜西台监察。

朱庆源（出《稽神录》）

婺源尉朱庆源，罢任方选。家在豫章之丰城，庭中地甚爽垲，忽生莲一枝。其家骇惧，多方以禳之。莲生不已，乃筑堤汲水以回之，遂成大池，芰荷甚茂。其年，庆源选授南丰令。后三岁，入为大理评事。

孙偓（出《玉堂闲话》）

长安城有孙家宅，居之数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孙氏初犹障蔽之，不欲人见。期年渐渐滋茂，以至柱身通体而变，坏其屋上冲，秘藏不及。衣冠士庶之来观者，车马填咽。不久，偓处岩廊，储居节制，人以为应三槐之朕。

李全忠（出《北梦琐言》）

唐乾符末，范阳人李全忠，少通春秋，曾为棣州司马。忽有芦一枝，生于所居之室，盈尺三节焉。别驾张建章曰：“昔蒲洪以池中蒲生

九节为瑞，乃姓蒲，子孙昌盛。芦，茅也，合生陂泽间，而生于室，非其常矣。君后必有分茅之贵。三节者，传节钺三人。公其志之。”全忠后事李可举，为戎校。诸将逐可举而立全忠，累加至检校太尉。【夹批】子匡威、匡俦相继。

刘沔（出《酉阳杂俎》）

贞元中，淮西用兵时，刘沔为小将。每捉生蹋伏，沔必在数。前后重创，将死数四。后因月黑风甚，又令捉生。沔愤激深入，竟必死。行十余里，因坐将睡，忽有人觉之，授以双烛曰：“君方大贵，但心存此烛在，即无忧也。”沔后拜将，常见烛影在双旌上。后烛亡，遂卒。

侯弘实（出《鉴戒录》）

侯弘实，蒲坂人也。年方十三四，常寐于檐下。天将大雨，有虹自河饮水，俄贯于弘实之口。其母见，不敢惊焉。良久，虹自天没于弘实之口，不复出。及觉，母问：“有梦否？”对曰：“适梦入河饮水。”母闻之，默喜，知其必贵。后数月，忽有蜀僧诣门求食，临去，谓侯母曰：“女弟子当有后福，合得儿子力。”侯母呼弘实出，请僧相之。僧视之曰：“此蜺龙也。但离去乡井，近江海客宦，方有显荣。”弘实后自行伍出身，至于将领，历一州二镇，皆近大江。

高骈（出《感定录》）

唐燕公高骈微时，为朱叔明司马。见双雕，谓众曰：“我若贵，矢当叠双。”乃伺其上下，果一矢贯二雕。众大惊异，因号为“落雕公”。【眉批】名“贯雕公”，更佳。

戴思远（出《玉堂闲话》）

梁朝将戴思远任浮阳日，有部曲毛璋，为性轻悍，常与数十卒追捕盗贼，还宿于逆旅。毛枕剑而寝，夜分，其剑忽大吼，跃出鞘外。从卒闻者，愕然惊异。毛亦神之，乃持剑咒曰：“某若异日有此山河，尔当更鸣跃，否则已。”毛复寝，未熟，剑吼跃如初。毛深自负。其后戴离镇，毛请留。未几，毛以州归命于唐庄宗，后竟帅沧海。

咎徵【眉批】以下邦国咎徵。

池阳小人（出《广五行记》）

王莽建国三年，池阳有小人，长一尺余，或乘马，或步行，操持万物。小人皆自相称，三日乃止。莽甚恶之。自后兵盗日盛。

【总评】秦始皇时，长人十二，见于临洮。说者谓汉十二帝之瑞。又有长人二十五丈，见于宕渠。秦史胡母敬曰：“五百年外，必有异人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大人小人，其妖一也。

东瀛公（出《异苑》）

晋东瀛公腾，字元迈，以永嘉元年镇邺。时大雪，当门方十数步，独液不积。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齿皆缺。腾以为马者国姓，称吉祥焉。或谓马无齿，则不食。未几，晋大乱。

长广人（出《广古今五行记》）

宋文帝元嘉末，长广人病瘥，便能食而不得卧，一饭辄觉身长。如此数日，头遂出屋。度之为三丈。复还渐缩如旧，经日而亡。俄而文帝为元凶所害。

洛阳金像（出《洛阳伽蓝记》）

后魏普泰元年，洛阳金像生毛眉鬓发，悉皆具足。尚书左丞魏季景谓人曰：“张天锡有此事，其国遂灭，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广陵被废死。

梁武帝（出《广古今五行记》）

梁武帝大同元年，幸玄武湖。湖中鱼皆骧首见于水上，若顾望焉，帝入宫方没。此下人将举兵睥睨乘与之象，寻有侯景之乱。

虾蟆（出《潇湘录》）

唐高宗尝患头风，召名医于四方，终不能疗。宫人有自陈世业医术，请修药饵者，帝许之。初穿地置药炉，忽有一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不敢匿，奏之。帝颇惊异，遽命放于苑池。宫人别穿地，得虾蟆如初。帝深以为不祥，命杀之。其夕，宫人暴卒。后武后竟革命。

汪凤（出《集异记》）

唐苏州吴县民汪凤，宅在通津，往往怪起。不数年，凤之妻子洎仆使辈，死丧略尽。凤居不安，因货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岁，亲属凋陨，又复无几。忠大忧惧，则损其价而摽货焉。吴人皆知其故，久不售。邑胥张励者，家富于财，群从强大，为邑中之蠹横。居与忠同里，每旦诣曹，路经其门，则遥见二青气粗如箭杆，紧锐彻天。励谓宝玉之藏在下，而精气上腾也。不以告人，因诣忠请以百缗得之。寻徙入。复晨望，其气不衰。于是寻得其所，大具畚锸发之，掘地不六七寸，遇盘石焉。去其石，则有石柜，雕琢制造，工巧极精。仍以铁索周匝束缚，皆用铁汁固缝，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记七颗，文若隶篆，而又

屈曲勾连，不可知识。励即加钳鎚，极力开拆。石柜既启，有铜釜，可容一斛。釜口铜盘覆焉，用铅锡锢护，仍以紫印九颗，回旋印之。印文不类前体，而全如古篆，人无解者。励拆去铜盘，而釜口以绯缯二重幂之。励才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眉批】奇事。众各惊骇，无敢近者。久之，超逾而莫知所诣。励因见釜中，乃有石铭云："祯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鲍知远囚猴神于此。其有发者，发后十二年，胡兵大扰，六合烟尘，而发者俄亦灭族。"【眉批】铭若在釜外，则不发矣。岂天数已定，不可免耶？祯明，即陈后主叔宝年号也。励以天宝二年十月发，至十四年冬，禄山起戎，自是周年，励家灭族。

大鸟（出《朝野佥载》）

唐调露之后。有鸟大如鸠，色如乌雀，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鹡雀亦名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

桃林禾 薛老峰（并出《稽神录》）

闽王审知初为泉州刺史，州北数十里，地名桃林，光启初一夕，村中地震有声，如鸣数百面鼓。及明视之，禾稼方茂，了无一茎。试掘地求之，则皆倒悬在土下。其年，审知克晋安，尽有瓯闽之地，传国六十年。至于延羲，桃林地中复有鼓声，时禾已收，惟余梗在田。及明视之，亦无一茎。掘地求之，则亦倒悬土下。其年延羲为左右所杀，【眉批】此妖即彼祥。禾茎岂尽为一姓哉！王氏遂灭。

福州城中有鸟石山，山有峰，大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如数千人喧噪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峰字反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闽亡。

彭偃（出《宣室志》）

唐大历中，彭偃未仕时，尝有人谓曰：“君当得珠而贵，后且有祸。”寻为官得罪，谪为沣州司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为珠可取，即命人采之，获蚌甚多，而卒无应。及朱泚反，召偃为伪中书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后诛死。

王敦（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敦在于武昌铃下，仪仗生花如莲，五六日而萎。干宝曰：“荣华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死，戮尸。

桓玄（出《续齐谐记》）

东晋桓玄时，朱雀门下，忽有两小儿通身如墨，相和作《芒龙歌》。路边小儿从而和之。数十人歌云：“芒龙首，绳缚腹。车无轴，倚孤木。”声甚哀楚，听者忘归。日既夕，二小儿还入建康县，至阁下，遂成一双漆鼓槌。【眉批】口或凭焉。鼓吏刘云：“槌积久，比恒失之而复得，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玄败。言车无轴倚孤木，桓字

也。荆州送玄首，用败笼囚包裹之，又以芒绳束缚其尸，沉诸江中，悉如童谣所言。

崔季舒（出《北史》）

北齐崔季舒，位至侍中特进。忽尔其家池中，莲皆化为人面，著鲜卑帽。季舒又见其家内厅中，有一大手，长丈余，从地而出，满室光耀。问左右，皆云不见。寻以非罪见诛。

沈庆之（出《谈薮》）

宋太尉沈庆之求致仕，上不许。庆之目不识字，手不知书，而聪悟过人。尝对上为诗，令仆射颜师伯执笔。庆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时运昌。衰朽筋骨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代，何愧张子房！"并叹其辞意之美。庆之尝岁旦梦人饷绢两匹，曰："此绢足度。"觉而叹曰："两匹八十尺，足度无盈余，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为原和所诛。

张易之（出《朝野佥载》）

唐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夜见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易之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削，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复更书。

经半年，易之籍没入官。

房集（出《原化记》）刘兴道（出《续异记》）

肃宗朝，尚书郎房集，颇恃权势。暇日，私第独坐，厅中忽有小儿前立，年可十四五，髡发齐眉，而持一布囊，不知所从来。房初谓是亲故家相省，问之不应。又问囊中何物，小儿笑曰：“眼睛也。”遂倾囊中，可数升眼睛，在地四散，皆缘墙上屋。一家惊怪，便失小儿所在，眼睛又不复见。后集坐事诛。

零陵太守广陵刘兴道罢郡，住斋中，安床在西壁下。忽见东壁边有一眼，斯须之间，便有四，渐渐见多，遂至满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见床前有头发，从土中稍稍繁多，见一头而出，乃是方相头，奄忽自灭。刘忧怖沉疾，不起。

杨慎矜（出《明皇杂录》）

唐杨慎矜，隋室之后。其父崇礼，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内，草木皆流血。守者以言，慎矜大惧，问史敬忠。忠有术，谓可禳之，乃于慎矜后园大陈法事。罢朝归，则裸袒桎梏，坐于丛棘，如是数旬，流血亦止。【眉批】禳祸即产祸之端，人不可不安命。敬忠曰：“可以免祸。”慎矜德之，遗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门，姨方登楼，临大道，姨与敬忠相识，使人谓曰：“何得从车乎？”敬忠未答，使人去帘观之。姨于是固留敬忠，乃曰：“后车美人，请以见遗。”因驾其车以

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宫，以侍婢从。帝见而异之，问其所来。明珠曰：“杨慎矜家人也，近赠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辄遗其婢。”明珠乃具言厌胜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为相，以吉温阴害，有憾于慎矜，下温案之。【眉批】何等心术？温诬慎矜以自谓亡隋遗裔，潜谋大逆，将复宗祖之业。于是赐自尽，皆不全其族。

崔彦曾（出《三水小牍》）

荥阳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郑水以涨之。平时环岸，皆台树花木，乃太守郊劳班饯之所。西南壖多修竹乔林，则故徐帅崔常侍彦曾之别业也。咸通中，庞勋作乱，彦曾被执，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未几而凶问至。昔河间王之征辅公祐也，舟中宴群帅，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水至，忽化为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碗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征。”果破之。祸福之难明也如是！【眉批】使祸福易明，何谓天命？

吕群（出《河东记》）

唐进士吕群，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性粗褊，不容物，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时过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厮养，群意凄凄。行次一山岭，复歇鞍放马，策杖寻径，不觉数里，见杉松盛茂，临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颇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见人。复入后斋，有新穿土坑，长可容身，其深数尺，中值一长刀，傍置二刀，又于坑傍壁上大书云：“两口加一口。”群意谓术士厌胜之所，亦不为异。去一二里，问

樵人：“问之所见者，谁氏所处？”樵人曰：“近并无此处。”因复窥之，则不见矣。后每到众会之所，必先访其事。或解曰：“两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之象，君后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群心然之。行至剑南界，计州郡所获百千，遂于成都买奴马服用，行李复泰矣。成都人有曰南竖者，凶猾无状，货久不售，群则以二十缗易之。既而鞭挞毁骂，奴不堪命，遂与其佣保潜有戕杀之心，而伺便未发。群至汉州，县令为群致酒。时群新制一绿绫裘，甚华洁，方燃炬上台，蜡泪数滴污群裘。县令戏曰：“仆且拉君此裘。”群曰：“拉则为盗矣。”复至眉州，留十余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见寺，其下且欲害之，适遇院僧有老病将终，侍烛不绝，其计不行。群此夜忽不乐，乃于东壁题诗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眉批】诗自好。题讫，吟讽久之，数行泪下。明日冬至，抵彭山县。县令访群，群形貌索然，谓县令曰：“某殆将死乎？意绪不堪之甚。”县令曰：“闻君有刺史三品之说，足自宽也。”县令即为置酒极欢。至三更，群大醉，舁归馆中。凶奴等已于群所寝床下穿一坑，如群之大，深数尺。群至，则舁置坑中，断其首，又以群所携剑当心钉之，覆以土讫，各乘服所有衣装鞍马而去。后月余日，奴党至成都货鬻衣服略尽。有一人分得绿裘，径将北归，却至汉州街中鬻之，适遇县令偶出见之，识其烛泪所污，擒而问焉，即皆承伏。时丞相李夷简镇西蜀，尽捕得其贼。乃发群死处，于褽中所见，如影响焉。

白马寺（出《朝野佥载》）【眉批】僧寺咎征。

唐武宗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自后捉搦僧尼

严急，还俗者十八九焉。

感应

汉武帝（出《小说》）【眉批】感天。

汉武帝尝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国色，帝悦之，仍留宿，夜与主婢卧。有一书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见客星将掩帝座甚逼。书生大惊惧，连呼咄咄，不觉声高。仍又见一男子操刀将入户，闻书生声甚急，谓为己故，遂缩走，客星应时而退。帝闻其声，异而问之，书生具说所见。帝乃悟曰："必此人婿也。将欲肆凶恶于朕。"乃召集期门羽林，语主人曰："朕天子也。"【眉批】天子便如何？于是擒奴问而款服，乃诛之。帝叹曰："斯盖天启书生之心，以扶祝朕躬。"乃厚赐之。

昭灵夫人（出《陈留风俗传》）【眉批】以下感神鬼。

小黄县者，宋地黄乡也。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故谥曰"昭灵夫人。"【眉批】事甚僻。

任城王（出《王子年拾遗记》）

魏任城王章薨，如汉东平王礼葬。及丧出，闻空中数百人泣声。送者言昔乱军杀伤者，皆无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欢于地下，精灵以之怀感焉。【眉批】鬼送葬，大奇。

刘京（出《九江记》）

临江郡民刘京，孝行乡里推敬。时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负其母号泣，忽有大龟至其前，举家七口，俱上龟背，行十许里，及一高岸，龟遂失之。

颜含（出《中兴书》）

晋颜含嫂病，须鬙蛇胆，不能得，含忧叹累日。有一童子持囊授含，含视，乃蛇胆也。童子化为青鸟飞去。

崔恕（出《酉阳杂俎》）

谯郡有功曹峒。天统中，济南来府君，出除谯郡。功曹清河崔恕，弱冠有令德于人。时春夏积旱，送别者千余人，至此峒上。众渴甚，来公有思水之色。恕独见一青鸟于峒中，乍飞乍止，怪而就焉。鸟起，见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拨之，清泉涌注，盛以银瓶，瓶满，水立竭，惟

来公与恕供饮而已。【眉批】奇事。议者以为德感所致。

村人供僧（出《酉阳杂俎》）

世有村人供于僧者，祈其密言。僧绐之曰“驴”，其人遂日夕念之。经数岁，照水，见青毛驴附于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眉批】精诚之至。后知其诈，咒效亦歇。

罗道悰（出《广德神异录》）

唐司竹园罗道悰上书忤旨，配流。时有同流者，道病卒，泣曰：“所恨委骨异壤。”道悰曰：“吾若生还，当取同归。”遂瘗之而去。及还，为大水漂荡，失其所在。道悰哭告之，请示其灵。俄而水际沸涌，又祝曰：“如真在此下，更请一沸。”又然，遂得之。志铭可验，负之还乡。

李彦佐（出《阙史》）

李彦佐在沧景，唐太和九年，有诏诏浮阳兵北渡黄河。时冬十二月，至济南，郡使击冰进舟。冰触舟，舟覆，诏失。彦佐惊惧不寝食，六日鬓发俱白，乃令津吏，不得诏尽死。吏惧，且请公一祈祷于河，吏凭公诚明，以死索之。彦佐乃令具爵酒，及祝，传语诘河：“明天子在上，川渎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望，祀未尝匮。尔河伯洎鳞介之长，

当卫天子诏，何反溺之乎？或不获，予将斋告于天，天将谴尔。”吏酹冰辞已，忽有声如震，河冰中断，可三十丈。吏知彦佐精诚已达，乃沉钩索而出，封角如旧，惟篆印微湿耳。

胡钉铰（出《云溪友议》）

列御寇墓在郑郊薮，里有胡生者，家贫，少为洗镜镀钉之业，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御寇之垄，似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书一卷纳焉。及觉，而吟咏如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然终不弃猥贱之业，有隐者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瞩之。而门多长者，或有遗赂，必拒；或持茗酒而来，则忻然接焉。其诗如《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云：“忽闻梅福来相访，笑著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云：“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云：“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苍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只恐鱼惊不应人。”

【总评】“胡钉铰”尽有诗思，后人乃与“张打油”并称，冤哉！

历阳媪（出《独异志》）

历阳县有一媪，常为善。忽有少年过门求食，媪待之甚恭。临去，谓媪曰：“县门阃有血，可登山避难。”自是媪日往看之。门吏问其状，媪具述少年所教。吏即戏以鸡血涂门阃。明日，媪见有血，乃携鸡笼走

上山。其夕，县陷为湖，今和州历阳湖是也。

河间男子（出《法苑珠林》）【眉批】以下情感。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既而男从军积年，父母以女别适人，无几而忧死。男还悲痛，乃至冢所，始欲哭之，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即时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县不能决，谳于廷尉。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断以还开冢者。

神士冢（出《系蒙》）

宋少帝时，南徐有一士子，从华山往云阳，见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成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往至华山云阳，寻见女子，具说之。女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藏于席下，卧之当愈。数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持而泣之，气欲绝，谓母曰："葬时从华山过。"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打不行。且待须臾，女妆点沐浴竟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君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言讫，棺木开，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士冢"。

卖粉儿（出《幽明录》）崔护（出《本事诗》）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眉批】其死久矣。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敛，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我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及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悭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氏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睠盼而归，尔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眉批】周岁方思，崔郎少情哉。门院如故，而已扃锁。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已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

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因持崔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总评】二事恰好对股文字。

玉箫（出《云溪友议》）

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少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氏孺子曰荆宝，已习二经，虽兄呼韦，而事之如父也。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祇侍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后二载，姜使君入关求官，家累不行。韦乃易居，止头陀寺，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稍长大，因而有情。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季父书云：“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觐。”廉使启缄，遗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请不相见，泊舟江濑，俾篙工促行。韦昏暝拭泪，乃裁书以别荆宝。宝顷刻与玉箫俱来，既悲且喜。宝命玉箫从行，韦以违觐日久，不敢与俱，乃固辞之。【眉批】大错。遂与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遗之。既五年，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鹦鹉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矣。”遂绝食而殒。姜氏悯其节操，以玉环著于中指而同殡焉。【眉批】节节见姜生忠厚，后之护雪有自矣。后韦镇蜀，到府三日，询鞫狱囚，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曰：“仆射是当时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姜家荆宝否？”韦曰：“深忆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系？”答曰：“某辞公之后，寻以明经及第，再选青城县令。家人误燕廨舍库牌印等。”韦曰：“家人之

犯，固非己尤。”即与雪冤，仍归墨绶，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且留宾幕。时属大军之后，草创事繁，凡经数月，方问：“玉箫何在？”姜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既逾时不至，乃绝食而终。”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闻之，益增凄叹，广修经像，以报夙心。且想念之怀，无由再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造像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三年，再为侍妾，以谢鸿恩。”临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后韦以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累迁中书令。天下响附，泸爽归心。因作生日，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韦叹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

谶应

唐兴村（出《朝野佥载》）阿婆面（出《芝田录》）【眉批】语谶。

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隋曰唐兴村。文皇帝移长安城，将作木匠高颖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颖坐此树下，不须伐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疏，根株盘

礴，与诸树不同。

隋炀帝与神尧高祖，俱是独孤外家。神尧与炀帝常悔恔。后因赐宴，炀帝于众，因戏神尧。神尧高颜面皱，帝目为阿婆面。神尧忿恚不乐，洎归就第，怏怅不已，谓家人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显毁云阿婆面，据是，儿孙不免饥冻矣。"众皆无言。窦皇后欣跃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贺。"神尧不喻，谓是解免之词。后曰："公封于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尧涣然喜悦。

苾挈儿（出《朝野佥载》）入破（出《传载录》）【眉批】以下歌曲谶。

周垂拱已来，京都唱《苾挈儿歌词》，皆是邪曲。后张易之小名苾挈。

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其曲遍系声，名入破。后其地尽为西蕃所没破，乃其兆矣。

改國字（出《朝野佥载》）【眉批】以下字谶。

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乱天象，请□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封者云："'武'退在□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为"八方"字。后孝和即位，果幽则天于上阳宫。

王铎（出《北梦琐言》）

唐乾符中，晋公王铎为诸道都统。时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铎观之，问诸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惟木当为福耳。”时有术士边冈，洞晓天文，精通历数，谓晋公曰：“惟斗帝王之宫宿，惟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他日，晋公屏左右密问，冈曰：“木星入斗，当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识者言唐世尝有绯衣之谶。或言将来革运，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为绯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晋公度、牛相国僧孺，每罹此谤，安知钟于砀山之朱乎？”【眉批】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裴度破吴无济，已应之矣。

木成文（出《稽神录》）

梁开平二年，使其将李思安攻潞州。营于壶口关，伐木为栅。破一大木，木中朱书隶文六字，曰：“天十四载石进。”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贺，以为十四年必有远夷贡珍宝者。其司天少监徐鸿谓所亲曰：“自古无一字为年号者，上天符命，岂阙文乎？吾以丙申之年，当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两竖，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围以十字贯之，即申字也。”【眉批】拆字法。后至丙申岁，晋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鸿之言。

元载（出《通幽录》）【眉批】以下诗谶。

唐元载为相时，正昼，有书生诣焉。既见，拜语曰：“闻公高义好士，辄献诗一篇以寄其意。”词曰：“城南路长无宿处，荻花纷纷如柳絮。海燕衔泥欲作窠，空屋无人却飞去。”载亦不晓其意。既出门而没。后岁余，载被法，而家破矣。

志公词（出《嘉话录》）

逆胡之乱，梁朝志公大师已有词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者，禄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败亡。

僧普满（出《广古今五行记》）

泽潞有僧，号普满，言事往往有验。建中初，于潞州佛舍中题诗云：“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题诗后，人莫能知。及贼泚称兵，众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泾水者，自泾州兵乱也。双珠者，泚与滔也。青牛者，兴元二年乙丑岁。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贞元，岁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贼已平。

草重生（出《会稽录》）

初董昌未败前，狂人于越州旗亭客舍多题诗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白兔，夏满镜湖平。”初人不晓其词，及昌败，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国公杨素所筑也：诸侯者，猴乃钱镠申生属也；白兔，昌卯生属也；夏满，六月也；镜湖者，越中也。

崔曙（出《本事诗》）

唐崔曙举进士，作《明堂火珠诗》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时称警句。及来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谶。

牛口谷（出《朝野佥载》）【眉批】以下地名谶。

唐孙佺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时军师李处郁谏：“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灭。”佺不从，果没八万人。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时谓窦入牛口，岂有还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孙佺之兆也，处郁曰：“飧【眉批】飧孙音同。若入咽，百无一全。”山东人谓湿饭为飧，幽州以北并为燕地，故云。

埋怀村（出《国史补》）

马燧讨李怀光，自太原引兵，至宝鼎下营。问其地，名埋怀村。乃大喜曰：“擒贼必矣！”

第二册

卷二十至卷四十二

定数部•名贤部•高逸部•廉俭部•器量部•精察部•俊辩部

幼敏部•文章部•才名部•博物部•好尚部•知人部•交友部

义气部•侠客部•贡举部•氏族部•铨选部•职官部•将帅部

骁勇部•褊急部•酷暴部•权幸部•谄佞部•奢侈部•贪部

吝部•谬误部•遗忘部•嗤鄙部•轻薄部•嘲诮部•诙谐部

谲智部•诡诈部•无赖部•妖妄部•算术部•卜筮部•医部

目录

卷二十 定数部
定数一
豆卢署
李颀
郑氏三榜
陆宾虞
王显
杜鹏举
张嘉贞
薛邕
李揆
崔元综
裴谞
张去逸
吴少诚
魏征
狄仁杰
麴思明
孟员外
杜思温
李敏求
李君
尉迟敬德

王无导
卢怀慎
王叟

卷二十一 定数部
定数二
裴伷先
刘宣
马举
崔圆
刘仁轨
王沐 舒元谦
宗子
韦氏
房琯
李德裕
马朝
袁孝叔
定婚店
卢生
侯继图
李仁钧
李行修
裴有敞
张文瓘
李栖筠
李公

崔洁
许生

卷二十二 名贤部 高逸部 廉俭部 器量部
名贤
甄彬
仲庭预
李景让
高季辅
员半千
李膺
张文瓘
严安之
范丹
蔡邕
薛夏
虞世南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诚
陶岘
朱桃椎
元结
贺知章
陈琳
孔拯
卢鸿

廉俭
陆绩
崔光
李廙
杜黄裳
郑余庆
阳城
唐玄宗
李勣 王罴
夏侯孜
房琯
器量
刘仁轨
娄师德
唐临
李晦
李日知
郭子仪
陆象先
严震
于頔
武元衡
归崇敬
夏侯孜
葛周

卷二十三 精察部

精察
严遵
蒋恒
王璥
李杰
崔碣
张楚金
董行成 张鹭
苏无名
袁滋
李德裕
李夷简
刘蜕
裴子云 赵和
刘宗龟
杀妻者

卷二十四 俊辩部 幼敏部
俊辩
边文礼
诸葛靓
孙子荆
许诚言
范百年
张融
庾杲之
李膺 商铤

张后裔
萧琛
崔光
阳玠
薛道衡
达野客师
王元景
李吉甫
权德舆
东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贾逵
陈元方
孙策
钟毓
杨修
孙齐由
王慈
王绚
李百药
卢庄道
王勃
元嘉
裴琰之
苏颋

刘晏
林杰
高定
李德裕
崔铉
李贺
路德延
浑瑊

卷二十五 文章部 才名部
文章
谢朓
庾信
卢思道
卢照邻
王维
元和沙门
李翰 杨凭
王福畤
唐德宗
韩翃
戎昱
柳公权
李端
裴度
白居易
张祜

天峤游人
谭铢
马嵬诗
李蔚
周匡物
王播
朱庆余
杜荀鹤
韩定辞
薛收等
武臣有文附
曹景宗
高昂
王智兴
高崇文 高骈
才名
东方虬 沈佺期
李邕
陈子昂
萧颖士
怜才附
天后
张建封
韩愈
杨敬之
卢肇
崔铉

杜牧

卷二十六 博物部 好尚部

博物

委蛇 俞儿

首阳之神

贰负

东方朔

诸葛恪

陆敬叔

胡综

王粲

张华

雷焕

束晳

王摛

沈约

傅奕

郝处俊

孟诜

唐文宗

段成式

李师古

脉望

好尚

刘献之

韩愈

杜兼 李德裕
独孤及
宋之
潘彦
朱前疑
鲜于叔明 权长孺

卷二十七 知人部 交友部
知人
匈奴使
桓温
杨素
李勣
姚崇 张说
杨穆弟兄
李丹
郑绚
韦岫
韦诜
苗夫人
潘炎妻
交友
宗世林
祢衡
荀巨伯
嵇康
山涛

湘东王 霍王
张说
元白
柳芳
陆畅

卷二十八 义气部
义气
郭元振
狄仁杰
吴保安
许棠
周简老
侯彝
房光庭
李宜得
阳城
廖有方
李约
裴度
戎昱
洛中举子
郑还古
江陵士子
发冢盗
冯燕

卷二十九 侠客
侠客
李亭
虬髯客
胡证
古押衙
昆仑奴
僧侠
京西店老人
卢生
床下义士
田膨郎
李龟寿
车中女子
崔慎思妾
聂隐娘
红线
荆十三娘

卷三十 贡举部 氏族部
贡举
总叙进士科
放榜 谢恩
题名
试杂文
内出题
进士归礼部

府解 诸州解
蔡南史
宴集
宣宗
杜正玄
冯氏 张氏 杨氏
卢渥
崔群
湛贲
赵琮
李翱女
李尧
郑昌图
苏张 瑝嵎
乔彝
李程
高湜 公乘亿
薛保逊
常衮
刘蜕
顾非熊
牛锡庶
尹极
杜牧
牛僧孺
司空图
李固言

章孝标
李德裕
白敏中
汪遵 程贺
翁彦枢
杨暄
崔元翰
王维
裴思谦
刘赟
陆扆
王璘
颜摽
宋济 温庭筠
五老榜
潘炎
令狐峘
张濆
卢尚卿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类例

卷三十一 铨选部 职官部
铨选

谢庄
高季辅
狄仁杰 张说
李至远
卢从愿
郑杲
石抱忠
唐皎
斜封官
糊名
郑愔 崔湜
杨国忠
李林甫
裴光庭
邓渴
李适之
职官
宰相考
苏瓌
参酌院
吕温
李程
杂说
五院
御史考
御史本草
御史谑

评事入台
韩皋
尚书省
崔日知
省桥
秘书省
莎厅

卷三十二 将帅部 骁勇部
将帅
李光弼
马勋 严振
温造
高骈
张浚
张勃
骁勇
甾丘诉
任城王
桓石虔
杨大眼
麦铁杖
彭乐
高开道 杜伏威
尉迟敬德等
柴绍弟
哥舒翰

辛承嗣
李罕之
宋令文
彭博通
路神通
汪节 王俳优
墨君和

卷三十三 褊急部 酷暴部
褊急
时苗
王思
李凝道
皇甫湜
李潘
王珙
酷暴
麻秋
朱粲等
李希烈
独孤庄
武承
郝象贤
周兴
来俊臣
王弘义
索元礼

三豹
谢祐
成王千里
襄样节度
史牟
安道进

卷三十四 权幸部 谄佞部
权幸
张易之兄弟
虢国夫人
王准
李林甫
鱼朝恩
元载
路岩
八司马十司户
谄佞
赵元楷
李峤
周兴 傅游艺
郭霸
高元礼
宗楚客 张岌
崔融等
吉顼
张说

程伯献
李林甫
李璋
冯道明
张浚
李德裕
王承休

卷三十五 奢侈部 贪部 吝部
奢侈
云明台 始皇墓
汉成帝
汉灵帝
除夜
唐睿宗
玄宗
河间王琛
安乐公主
同昌公主
郭况
霍光妻
韩嫣
许敬宗
阿臧
韦陟
元载
杨收

于頔 李昌夔
王涯
李德裕
李使君
袁广汉
贪
裴佶姑夫
严升期
夏侯彪之
王志愔
张延赏
王熊
郑仁凯
韦公干
龙昌裔
安重霸
张虔钊
岭南郡牧
治生
裴明礼
窦乂
吝
沈峻
李崇
夏侯处信等
刘崇龟
王锷

裴璩
归登

卷三十六 谬误部 遗忘部 嗤鄙部
谬误
甘子布
萧颖士
郗昂
张长史
萧俛
崔清
江西驿官
郭务静
李文礼
张守信
苑𠰁
京都儒士
窦少卿
何儒亮
语讹
遗忘
张利涉
阎玄一
李元晶
嗤鄙
颛顼
蹲鸱

韩昶
韩简
张由古
度支郎
权龙襄
史思明
崔叔清
常定宗
张怀庆
梅权衡
刘义方
李据
苏味道
侯思止
王及善 阳滔
三秽
台中语
王初昆弟
来子珣
武懿宗
赵仁奖
肃宗朝征君
任毅
昭应书生
张博士
三妄人
郑綮

黎干
广南
康㬎
袁守一
张玄靖
崔咸
杜丰
独孤守忠
孙彦高
胡令
薛昌绪
张咸光
长须僧

卷三十七 轻薄部 嘲诮部
轻薄
姚彪
谢灵运
刘孝绰
杜审言父子
杨炯
殷安
薛能
薛保逊父子
萧颖士
陈通方
郑光业

贾泳
罗隐
冯涓
李群玉
崔昭符
温定
南卓
高逢休
封舜卿
姚岩杰
嘲诮
边韶
贺循
祖士言
高爽
薛综
徐之才
马王 甘洽
狄仁杰
卢思道
薛道衡
虞世基
来恒
欧阳询
陈希闵
李详
辛亶

牛弘
高士廉
裴略
姜晦
赵崇
宋济
御史里行
张元一等
黄繙绰
皮日休
薛能
李主簿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程季明
王维
乔琳
李敬玄
崔慎由
唐五经
青龙寺客
郭素
姚涓
织锦人

卷三十八 诙谐部

诙谐

晏婴

袁次阳

伊籍

诸葛恪

邓艾

蔡谟

诸葛恢

郝隆

张融

何承天

何勖

刘绘

徐孝嗣

沈昭略

胡谐之

徐陵

梁武

僧重公

孙绍

魏市人

魏彦渊

李庶

卢询祖

北海王晞

徐之才

侯白
隋朝吃人
刘焯
长孙无忌
长孙玄同
许敬宗
高崔嵬
裴玄本
任璹
裴谈
李镇恶
卢虡
松寿
杜延业
赵谦光
刘朝霞
裴度
姚岘
周愿
陆长源
袁德师
杨虞卿
沈亚之
苏味道
张祜
交广客
杨茂直

卢肇 丁棱
李寰
裴休
孔纬
宇文翰
王铎
卢延让
顾夐
石动筒
黄繙绰
李可及
安鄴新
穆刁绫
胡趱

卷三十九 谲智部 诡诈部 无赖部
谲智
魏太祖
晋明帝
崔思兢
刘玄佐
李抱贞
马太守
振武角抵人
诡诈
郭纯 王燧
调猫儿鹦鹉

唐同泰 胡延庆
则天祯祥
胡超僧
安禄山
李林甫
韩全晦
李庆远
张祜
大安寺
裴玄智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无赖
韩令珪
王使君
李秀才
姓严人
霍献可
宋之悆
乐从训
彭先觉 张德
士子吞舍利
张干等
蜀赵高 韦少卿
荆州札者
韩伸

卷四十 妖妄部
妖妄
蔡诞
须曼卿
姜抚先生
长安道士
薛怀义
宋子贤
刘龙子 白铁余
侯元
功德山
韩伾
胡僧
陈仆射
刘元回
吕用之 诸葛殷等
骆宾王
董昌
巫
师舒礼
狄惟谦
何婆 来婆
阿马婆
韦覬
李恒
厌咒法

卷四十一 算术部 卜筮部
算术
郑玄
真玄兔 曹元理
李淳风
马处谦
袁隐居
袁弘御
卜筮
赵达
管辂
周宣
隗炤
柳林祖
夏侯藻
王子贞
杜生
桓臣范
车三
李老
沈七
钱知微
胡芦生
柳少游 王栖岩
邹生
五明道士

黄贺

卷四十二 医部
医
华佗
张仲景
吴太医
徐文伯
徐嗣伯
徐之才
许裔宗
秦鸣鹤
崔务
赵瑜
周广
京城医 赵卿
梁革
梁新 赵鄂
大风医
福医
钉铰匠
杂说药
异疾附
张文仲
江表商人
绛州僧
腹瘕

刘录事
句容佐史
蟾蜍
魏淑
王布女
李言吉
蒯亮

太平广记钞卷二十

定数部

定数一（此卷多载科名禄位贫富之事）

豆卢署（出《前定录》）【眉批】以下科名定数。

豆卢署，本名辅真。贞元六年，举进士下第，将游信安，以文谒郡守郑式瞻。瞻甚礼之，因谓署曰：“子复姓，不宜两字为名。”署起谢，且求其改。式瞻书数字，若著、助、署者，俾自择之。其夕梦一老人谓曰：“闻使君与子更名。子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后二十年，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台。”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为梦无徵矣。后二年，果登第，盖自更名后四举也。大和九年，署自秘书少监为衢州刺史。既至，周览郡内，得梦中所指隙地，遂构一亭，名曰：“徵梦亭。”

李颜（出《前定录》）

贞元中，有举人李颜，方就举，声价极振。忽梦一人紫衣云：“当礼部侍郎顾少连下及第。”寐觉，省中朝并无姓顾者，及顷，有人通

刺，称进士顾少连谒。颜惊而见之，具述当为门生。顾曰：“某才到场中，必无此事。”来年，颜果落第。至贞元九年，顾少连自户部侍郎权知贡举，颜犹未第，因潜往造焉。临放榜，时相特嘱一人，颜又落，但泣而已。来年秋，少连拜礼部侍郎，颜乃登第。

郑氏三榜（出《野史》）

河中少尹郑复礼，始应进士举，十上不第，困厄且甚。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昼闭关以寐，夕则视事于阴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复礼方蹇踬愤惋，乃择日斋沐候焉。道曰：“知茂才抱积薪之叹，勉旃进取，终成美名。然其事类异，不可言也。”郑拜请其期。道曰：“须四事相就，然后遂志。四缺其一，则复负冤。如是者，骨肉相继三榜。三榜之前，犹梯天之难。三榜之后，则反掌之易也。”郑愕视不可喻，则又拜请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则曰：“慎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为异矣。其一，须国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须是礼部侍郎再知贡举。其三，须是第二人姓张。其四，同年须有郭八郎。四者阙一，则功亏一篑矣。如是者，贤弟侄三榜，率须依此。”郑大疑其说，郁郁不乐，以为无复望也。长庆二年，人有导其名姓于主文者，郑以非再知贡举，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宝历一年，新昌杨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泄言。来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张名知实，同年郭八郎名言扬，郑奇叹且久，因纪于小书之杪，私自谓曰：“道言三榜率须如此，一之已异，可用三乎？”次至故尚书右丞宪应举，太和二年，颇有籍甚之誉，以主文非再知举，试日果有期周之恤。后太和九年，举败于垂成。直至改元开成二年，高锴再司文柄，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张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于小书之末。三榜虽欠其

一，两榜且无小差。闺门之内私相谓曰：“岂其然乎？”时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驸马都尉颢应举，时誉转洽。至改元会昌之二年，礼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状头及第，第二人姓张名潜，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说无差焉。【眉批】事大奇！

陆宾虞（出《前定录》）

陆宾虞举进士，在京师，有僧惟瑛知术数，宝历二年春，宾虞欲罢举归吴，告惟瑛以行计。瑛曰：“来岁成名，不必归矣。但取京兆荐送，必在高等。”宾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岁之事，尤觉甚难。”瑛曰：“不然，君之成名，不以京兆荐送，他处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则殊等与及第必矣。”【眉批】食水族亦数定，况他乎？宾虞乃书于晋昌里之牖，日省之。数月后，因于靖恭北门候一郎官，适遇朝客，遂回，憩于从孙闻礼之舍。既入，闻礼喜迎曰：“有人惠双鲤鱼，方欲烹之。”宾虞素嗜鱼，便令作羹共食。后日因视牖间所书字，则七月六日也，遽命驾诣惟瑛，且绐之曰：“将游蒲关，故以访别。”瑛笑曰：“水族已食矣，游蒲关何为？”宾虞深信之，因取荐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登第。

王显（出《朝野佥载》）【眉批】以下禄位定数。

唐王显与文皇有严陵之旧，微时常戏曰：“王显抵老不作茧。”及帝登极而显谒，因奏曰：“臣今日得作茧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显独不及。谓曰：“卿无贵相，朕非谓卿惜

也。”曰：“朝贵，夕死足矣。”时仆射房玄龄曰：“陛下既有龙潜之旧，何不试与之？”帝与之三品，取紫袍金带赐之，其夜卒。

杜鹏举（出《处士萧时和传》）

景龙末，韦庶人专制。杜鹏举时尉济源县，为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亲宾将具小殓，夫人尉迟氏，敬德之孙也。性通明强毅，曰：“公算术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岂长往耶？”安然不哭。洎三夕，徐苏。数日方语云，初见两人持符来召，遂相引徼安门出。门隙容寸，过之尚宽。直上北邙山，可十余里，有大坑，视不见底。使者令入，鹏举大惧。使者曰：“可闭目。”执手如飞，须臾足已履地。寻小径东行，凡数十里，天气昏惨，如冬凝阴，遂至一廨，墙字宏壮。使者引入。碧衣者踞坐，命鹏举前。旁有一狗人语云：“误姓名同，非此官也。”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马，半身两足，跳梁而前曰：“往为杜鹏举杀，令请理冤。”鹏举亦醒然记之，诉云：“曾知驿，敕使将马令杀，非某所愿。”碧衣命吏取按审，然之，马遂退。旁见一吏，挥手动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脱。所证既毕，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门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编户。少府当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愿自保持。”言讫，而向所教之吏趋出云：“姓韦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务本坊。”自称向来有力，祈钱十万。鹏举辞不能致。鼎云：“某虽生人，今于此用纸钱，易致耳。”遂许之。亦嘱云：“焚时愿以物籍之，幸不著地，兼呼韦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岂不要见当家【眉批】当家，犹云主翁。簿书？”遂引入一院，题云“户部”。房廊四周，簿帐山积。中三间，架阁特高，覆以黄帕，金字榜曰“皇籍”。余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盖之。韦鼎云：“宰相也。”因引指杜氏籍，书签云“濮阳房”，有紫函

四。发开卷，鹏举三男，时未生者，籍名已具，遂求笔书其名于臂。意愿踟蹰，更欲周览。韦鼎云："既不住，亦要早归。"遂引出，令一吏送还。吏云："某苦饥，不逢此，便无因得出，愿许别去，冀求一食。但寻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鹏举遂西行，道左忽见一新城，异香闻数里，环城皆甲士持兵。鹏举问之，甲士云："相王于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来送。鹏举曾为相王府宫，欣闻此说。墙有大隙，窥见分明，天人数百，围绕相王，满地彩云，并衣仙服，皆如画者。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行。近窥帝衣裙带状似剪破，一如雁齿状。相王戴一日，光明辉赫。近可丈余，相王后凡有十九日，累累成行，光明皆如所戴。须臾，有绨骑来迎。甲士令鹏举走，遂至故道，不觉已及徽安门。门闭，过之亦如去时容易。至家，见身在床上，跃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记，如朽木，书字尚分明。遂焚纸钱十万，呼赠韦鼎。心知卜代之数，中兴之期，遂以假故来谒睿宗。上握手曰："岂敢忘德。"寻求韦鼎，适卒矣。及睿宗登极，拜右拾遗。词云："思入风雅，灵通鬼神。"敕宫人妃主数十，同其妆服。令视执铲者，鹏举遥识之，乃太平公主也。问裙带之由，公主云："方熨龙衮，忽为火迸燕带，仓惶不及更服。"乃知圣人之兴，固自天也。鹏举所见，先睿宗龙飞前三年，后果为安州都督。

【总评】一说，鹏举之父尝梦有所之，见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刊名于柱上。问："有杜家儿否？"曰："有。"任自看之，记得姓下有鸟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为鹏举，而谓之曰："汝不作相，即世世名字当鸟旁而曳脚也。"鹏举名子曰鸿渐，竟拜相。

张嘉贞（出《明皇杂录》）

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宰辅，尝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访其直宿者，还奏中书侍郎韦抗。上即令召入寝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姓张而重名，令为北方侯伯。不欲访左右，【眉批】凡受欺者，皆□访左右误事。旬日念之，终忘其名，卿试言之。”【夹批】圣主。抗奏曰：“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上即令草诏，仍令宫人持烛。抗跪于御前，援笔而成。【眉批】想见古时君臣亲密景象。上甚称其敏捷典丽，因促命写诏敕。抗归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将降其诏书。【夹批】圣主。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复促抗入见。上迎谓曰：“非张齐丘，乃太原节度张嘉贞。”别命草诏。上谓抗曰：“虽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首举一通，乃嘉贞表也。因此洒然，方记得其名。”【眉批】开元初。政之勤如此。复叹用舍如有人主张。

薛邕（出《嘉话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时有张山人善相，崔造方为兵部郎中，与前进士姜公辅同在薛坐中。薛问张山人：“坐中有宰相否？”意在自许。张答云：“有。”薛曰：“几人？”曰：“有两人。”薛意其一必己矣，问：“何人？”曰：“崔、姜二公必宰相也，同时耳。”薛忿然不悦。既而崔郎中徐问张曰：“何以同时？”意谓姜公今披褐，我已正郎，势不相近也。张曰：“命合如此，郎中且在姜之后。”后姜为京兆功曹，充翰林学士。时众知泾将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帅泾，得军人心，姜乃上疏请察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纳姜言，遂于行在擢姜为给事中平章事。

崔后姜半年，以正郎拜相，果同时而在姜后。薛竟终于列曹。

【总评】观薛侍郎之邈崔、姜，知前辈不可忽后辈。观陈通方之侮王播，知后辈不可忽前辈。

李揆（出《前定录》）

李相国揆以进士调集在京师，闻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问之。王生每以五百文决一局，而来者云集，自辰及酉，有空反者。揆持一缣晨往，生为之开卦曰："君非文章之选乎？当得河南道一尉。"揆负才华，不宜为此，变色而去。王生曰："君无怏怏，自此数月，当为左拾遗，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驾。"揆以书判不中第，补汴州陈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后诣之，生于几下取一缄书，可十数纸，以授之曰："君除拾遗，可发此缄。不尔，当大咎。"揆藏之。既至陈留，时采访使倪若水以揆才华族望，留假府职。会郡有事，须上请，择于中朝通者，无如揆，乃请行。开元中，郡府上书姓李者，皆先谒宗正。时李璆为宗长，适遇上尊号，揆既谒璆，璆素闻其才，请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无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顿首谢曰："此非臣所为，是臣从子陈留尉揆所为。"【眉批】不攘善。乃召见揆，命宰臣试文词。时陈黄门为题目三篇，其一曰《紫丝盛露囊赋》，二曰《答吐蕃书》，三曰《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请曰："前二首无所遗恨，后一首有疑，愿得详之。"乃许拆缄，涂八字，旁注两句封进。翌日，授左拾遗。旬余，发王生之缄视之，三篇皆在其中，而涂注者亦如之。遽命驾往宣平坊访

王生，竟不复见矣。

崔元综（出《定命录》）

崔元综，则天朝为宰相。令史奚三儿【眉批】奚三儿，当时精于命者。云：“公从今六十日内，当流南海。六年三岁合死，然竟不死。从此更作官职，后还于旧处坐。寿将百岁，终以饿死。”经六十日，果得罪，流于南海之南。经数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夹批】一度。会赦得归，乘船渡海，遇浪漂没，同船人并死，崔公独抱一板，随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丛苇中。【夹批】两度。板上一张钉刺脊上，深入数寸，其钉板压之，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而已。【夹批】三度。忽遇一船人来此渚中，闻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与拔钉，良久乃活。问其姓名，云是旧宰相。众人哀之，济以粮食。随路求乞，于船上卧。见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时令史，唤与语，又济以粮食，得至京师。六年之后，收录乃还，选曹以旧相奏上，则天令超资与官，自赤尉累迁至中书侍郎。九十九矣，子侄并死唯独一身，病卧在床。顾令奴婢取饭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动。【眉批】颐寿不如善殀。崔公既不能责罚，奴婢皆不受处分，乃感愤不食，数日而死。

裴谞（出《前定录》）

宝应二年，户部郎中裴谞出为卢州刺史。郡有二迁客，其一曰武彻，自殿中侍御史贬为长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员外郎贬为别驾。谞至郡三日，二人来谒。谞方与坐话旧，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

县主簿房观请谒。”谓辞以他日。观自陈与使君有旧，吏又入白谓。谓曰：“吾中外无有房氏为旧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讳，观具以对。又于怀中探一纸旧书，以授吏。谓览之愀然，遽命素服，引于东庑而吊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顾左右问曰：“此有府职月请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眉批】名甚新。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观。时二客相顾，甚异之，而莫敢发问。谓既就榻叹息，因谓二客曰：“君无为复患迁谪，事固已前定。某开元七年，罢河南府文学时，至大梁。有陆仕佳为浚仪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陈留尉李揆、开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参军房安禹继来。时坐客闻其善相人，皆请。安禹无所让，先谓仕佳曰：‘官当再易，后十三年而终。’次谓器曰：‘君此去二十年，当为府寺官长，有权位而不见曹局，亦有寿考。’次谓揆曰：‘君今岁名闻至尊，十三年间，位极人臣。后十二年，废弃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谓谓曰：‘此后历践清要，然无将相，年至八十。’言讫将去，私谓某曰：‘少间有以奉托，幸一至逆旅。’安禹既归，某即继往，至则言款甚密，曰：‘君后二十八年，当从正郎为江南郡守。某明年当有一子，后合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当令奉谒。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禄，愿假俸十千已下。’【眉批】世间那有此善相，当别受异术。此即安禹子也。”彻等咸异其事。仕佳后再受监察御史卒。器后为司农丞，肃宗在灵武，以策称旨，骤拜大司农，及归长安，累奉使，后十余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左拾遗，累至宰相，后与时不协，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国子祭酒，充吐蕃会盟使，既将行而终。皆如其言。安禹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官止南阳令。

张去逸（出《纪闻》）

肃宗张皇后祖母窦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后早薨，窦有鞠养之恩，景云中，封邓国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宠，颇极豪华。一日，弟兄同猎渭曲，忽有巨蛇长二丈，腾赶草上，迅捷如飞。去逸因纵辔弯弧，一发而中，则命从骑挂之而行。俄顷雾起于渭上，咫尺昏晦，骤雨惊电，无所遁逃。偶得野寺，去逸即弃马，径依佛庙。烈火震霆，随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际，则闻空中曰："勿惊仆射。"霆火遽散。俄而复臻，又闻空中曰："勿惊司空。"霆火顿止。俄复骤集，又闻空中曰："勿惊太尉。"既而阴翳廓然，终无所损，然死蛇从马，则已失矣。去逸自负坐须富贵，不数年，染疾而卒，官至太仆卿。天宝中，其女选东宫，充良媛。及肃宗收复两京，良媛颇有辅佐之力。至德二载，册为淑妃。乾元元年，诏中书令崔圆持节册为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后三赠官，皆如空中之告耳。【眉批】死后之赠，已预定，况生前乎？

吴少诚（出《续定命录》）

吴少诚贫贱时，为官健，逃去，至上蔡，冻馁求丐于侪辈。上蔡县猎师数人于中山得鹿。本法获巨兽者，先取其腑脏祭山神。祭毕，猎人方欲聚食，忽闻空中有言曰："待吴尚书。"众人惊骇，遂止。良久欲食，又闻曰："尚书即到，何不且住？"逡巡，有一人是脚力，携小袱过，见猎者，揖而坐。问之姓吴，众皆惊。食毕，猎人起贺曰："公即当贵，幸记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诚曰："军健儿，苟免擒获足矣，安有富贵之事？"大笑而别。后数年，为节度使，兼工部尚书，使人求猎者，皆厚以钱帛赍之。

魏征（出《朝野佥载》）

唐魏征为仆射，方寝，有二典于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征闻之，遂作一书，遣由此老翁人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上者送书。【眉批】书中不著名，犹想前代之疏。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征怪之，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

狄仁杰（出《定命录》）

狄仁杰之贬也，路经汴州，欲留半日医疾。开封县令霍献可追逐当日出界。狄公甚衔之。及回为宰相，霍已为郎中，狄欲中伤之而未果。则天命择御史中丞，凡两度承旨皆忘。后则天又问之，狄公卒对无以应命，唯记得霍献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后狄公谓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荐公，乃知命不由人也。”【眉批】献可之人品可知矣，虽记得，可妄对乎？狄公大错。

麴思明（出《会昌解颐》）

赵冬曦任吏部尚书。往例，每年铨曹人吏，各合得一官，或荐亲族。众人皆悉论请。有令史麴思明者，二年之内，未尝有言。冬曦怪之，一日召谓曰：“以某今日之势，三千余人选客，贫富贱贵，皆自吾笔。人皆有请，而子独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一官一名，皆是分

定，只假尚书之笔。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闲事挠于尚书。”冬曦曰：“如子之言，乃贤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贤不敢当，思明来年，始合于尚书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请也。”冬曦曰：“来年授何官？”思明请于阶下书来年授官月日，亦请尚书同封记，藏厅壁中泥封之，再拜而去。冬曦虽不言，心怪其妄，常拟与注别异一官。忽一日，上幸温泉，见白鹿升天，遂改会昌县为昭应，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与思明注县，乃召而问之曰：“子且妄语，岂能先知此乎？”思明曰：“请尚书坏壁验之。”遂拆壁开封，题云：“来年某月日，蒙注昭应县官。”冬曦大惊异，自后凡事皆发使问之，莫不神验。

孟员外（出《逸史》）

贞元中，有孟员外者，少时应进士举，久不中第。将罢举，又无所归，托于亲丈人省郎殷君宅，为殷氏贱厌。瘴疟日甚，乃白于丈人曰：“某贫薄，疾病必不可救，恐污丈人华宇，愿委运，乞待尽他所。”殷氏亦不与语，赠三百文。出门，不知所适。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决卦，昼后则闭肆下帘。孟君乃谒之，具陈羁蹇，将填沟壑，尽以所得三镮为卜资。卜人遂留宿，为决一卦，卦成惊曰：“郎君更十日，合处重职，俸入七十千钱，何得言贫贱？”卜人遂留，厚供给。已至九日，并无消息，又却往殷君宅。殷氏见，甚薄之，亦不留连，寄宿马厩。至明，有敕，以禁兵将为贼境观察使。其人与殷友善，驰扣殷氏之门。武人都不知书，云：“便须一谢表，兼镇抚寇戭。事故颇多，公有亲故文士，颇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无可应者，忽记得孟君久曾应举，可以充事，遽引见之。令草一表，词甚精敏，因请为军中职事，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后十日也。

杜思温（出《前定录》）

贞元初，有太学生杜思温，善鼓琴，多游于公侯门馆。尝从宾客夜宿城外苟家嘴，中夜，山月如昼，而游客皆醉，思温独携琴，临水闲泛。忽有一叟支颐来听，思温谓是座客，殊不回顾。及曲罢，乃知非向者同游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时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难，身没于此中。平生好鼓琴，闻君弦轸清越，故来听耳。知音难遇，无辞更为我弹之。"思温奏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尝寻之，其间音指稍异此。"思温因求其异，随而正之，声韵涵古，又多怨切，时人莫之闻也。叟因谓思温曰："君非太学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名誉，而常为王门之伶人乎？"思温竦然受教，且问穷达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间禄籍，当为君问之。此后二日，当再会于此。"至期而思温往见，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终不成名，亦无正官，然有一段禄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绝。但慎勿为武职，当有大祸，非禳所免，志之志之！"言讫，遂不见。思温明年又下第，遂罢举西游，抵成都，以所艺谒韦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随军十七八年，所请杂俸，月不下二万。又娶大将女，车马第宅甚盛。而妻父尝欲思温在辕门，思温记老人之言，辄辞不就。后二日，密请韦令公，遂补讨击使，牒出方告。不敢复辞，而常惧祸至，求为远使，竟不果。及刘辟反，思温在鹿头城，城陷，为官军所杀。【眉批】虽知之，亦不可免，人果不能胜天哉！

李敏求（出《河东记》）

李敏求屡举不第，栖栖丐食。太和初，长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觉形魂相离，其身飘飘如云气而游，渐涉丘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无异人间。良久，望见一城，即趋就之。复见人物甚众，呵呼往来，车马繁闹。俄有白衣人走来拜敏求，敏求曰："尔非我旧佣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张岸也。是时随从二郎泾州，岸不幸身先犬马耳。"又问曰："尔何所事？"岸对曰："自到此，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驱使。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贵盛。二郎岂不共柳十八郎往来？今须见之。"岸请先白。须臾，岸复出，引敏求入大衙门。正北有大厅屋，丹楹粉壁，壮丽穷极。又过西庑下一横门，门外多是著黄衫惨绿衫人，又见著绯紫端简而侦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有被枷锁牵制于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窥觑门中而将入者，如丛约数百人。【眉批】叙事如画。敏求将入门，张岸挥手于其众曰："官客来。"其人一时俛首开路。俄顷，谒者揖敏求入，见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于阶下。敏求趋拜讫，仰视之，即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顾敏求大惊："未合与足下相见！"乃揖登席，绸缪叙话，不异平生。澥曰："幽显殊途，今日故人此来，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摄否？仆幸居此处，当为故人理之。"【眉批】大有故人情，不似阳世薄道。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澥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穷薄，故人当要路，不能相发挥乎？"澥曰："假使公在世间作官职，岂可将他公事从其私欲乎？【眉批】世间正不必然。苟有此图，谪罚无逃矣。然要知禄命，庶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敏求即随吏却出，过大厅东，别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约六七间，窗户尽启，满屋唯是大书架，置黄白纸书薄，各题签榜行列，不知纪极。其吏止于一架，抽出一卷文，似手叶，却数十纸，即翻卷十余行，命敏求读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太和二年罢举。其年五月，得钱二百四十贯，侧注朱字，其钱以伊宰卖庄钱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禄张平子。"【眉批】

冥中亦巧言。读至此，吏复掩之。敏求恳请见其余，吏固不许，即被引出。又过一门，门扇斜开，敏求倾首窥之，见四合大屋，屋内尽有床榻，上各有铜印数百颗，杂以赤斑蛇，大小数百余，更无他物。敏求问吏用此何为，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处。柳谓敏求曰："更欲奉留，恐误足下归计。"握手叙别，即顾谓张岸："可将鞍马，送二郎归。"敏求乘马如风，张岸控辔，须臾到一处，天地昏黑。张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即如梦觉。于时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从此，遂不复有举心。后数月，穷饥益不堪。敏求数年前，曾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时方以修进为己任，不即纳之。至是，有人复语敏求。敏求欣然，不旬，遂成婚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适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货南城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敏求既成婚，即时领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贫，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获钱二百四十贯，无差矣。敏求先有别色身名，久不得调，其年，乃用此钱参选。三年春，授邓州向城尉。任官数月，闲步县城外，坏垣蓁莽之中，见一古碑，文字磨灭，不可识。敏求偶令涤去苔藓，细辨其题，篆云"晋张衡碑"，因悟食禄张平子。

李君（出《逸史》）

江陵副使李君，尝自洛赴进士举，至华阴，见白衣人在店。李与语，围炉饮啜甚洽。同行至昭应，曰："某隐居西岳，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径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后事否？"李再拜恳请，乃命纸笔于月下，凡书二封，次第缄题之，甚急则开之，乃去。五六举下第，欲归无粮食，将住，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为穷矣，仙兄书可以开也。"乃沐浴，清旦焚香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无

资用，开一封，可青龙寺门前坐。”见讫，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时，不敢归。心自笑曰：“此处坐，可得钱乎？”少顷，寺主僧领行者至，将闭门，见李君，曰：“何人？”曰：“某驴弱居远，前去不得，将寄宿于此。”僧曰：“门外风寒，且向院中。”遂邀入，牵驴随之，具馔烹茶。夜艾，熟视李君，问何姓，曰：“姓李。”僧惊曰：“松滋李长官，识否？”李起嘬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旧，适觉郎君酷似长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贫，长官比将钱物到求官，至此狼狈，有钱二千贯，寄在某处。自是以来，如有重负，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无事矣，明日留一文书，便可挈去。”【眉批】老僧亦高人，但不知留一文书何用，所谓未能免俗也。李君悲喜，及旦，遂载镪而去，鬻宅安居，遽为富室。又三数年不第，尘土困悴，欲罢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缄可以发也。”又沐浴，清旦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开第二封，可西市鞯辔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闻其下有人言：“教他郎君平明即到此，无钱，即道：‘元是不要钱及第。’”李君惊而问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钱一千贯，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眉批】此风自唐已然矣。李君问曰：“此事虚实？”客曰：“郎君见在楼上房内。”李君曰：“某是举人，亦有钱，郎君可一谒否？”曰：“实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见之。云：“主司是亲叔父。”乃面定约束，明年果及第。后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顷数绝，危迫颇甚，谓妻曰：“仙师第三封，可以开矣。”妻遂灌洗开视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处置家事。”更两日卒。

尉迟敬德（出《逸史》）【眉批】以下贫富定数。

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库，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钱也。”【夹批】按尉迟名敬德，字恭，乃双名单字，人多不知。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锻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锻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敬德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敬德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敬德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辞去。敬德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一库。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帖，累日惊叹。

王无㝵（出《朝野佥载》）

唐王无㝵，好博戏，善鹰鹞。文皇微时，与无㝵蒲戏争彩，有李阳之宿憾焉。帝登极，㝵藏匿不出。帝令给使将一鹞子于市卖之，索钱二十千。㝵不之知也，酬钱十八贯。给使以闻，帝曰：“必王无㝵也。”遂召至，惶惧请罪，帝笑而赏之，令于春明门待诸州庸车三日，并与之。㝵坐三日，属灞桥破，唯得麻三车。

卢怀慎（出《独异志》）

卢相怀慎无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儿女号哭曰：“公命未尽，我得知之。公清俭而洁廉，蹇进而谦退，四方赂遗，毫发不留。与张说同时为相，今纳货山积，其人尚在，奢俭之报，岂虚也哉？”及宵分，公复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启陈。怀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炉，日夕为说鼓铸横财，我无一焉，恶可并哉？”言讫复绝。

王叟（出《原化记》）

天宝中，相州王叟者，家邺城，富有财，唯夫与妻，更无儿女。积粟近至万斛，而夫妻俭啬颇甚，常食陈物，才以充肠，不求丰厚。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叟尝巡行客坊，忽见一客方食，盘飧丰盛。叟问其业，客云：“唯卖杂粉香药而已。”叟疑其作贼，问：“汝有几财而衣食过丰也？”此人云：“唯有二千之本，逐日食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归谓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谓达理。吾今积财巨万，而衣食陈败，又无子息，将以遗谁？”【眉批】有聚必散，世上悭贪之辈，正不知为何人守财耳？遂发仓库，广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数日，夫妻俱梦为人所录，枷锁禁系，鞭挞俱至，云：“此人妄破军粮。”觉后数年，夫妻并卒，官军围安庆绪于相州，尽发其廪以供军焉。

太平广记钞卷二十一

定数部

定数二（此卷多载生死婚姻及饮食之事）

裴伷先（出《纪闻》）【眉批】以下生死定数。

工部尚书裴伷先，年十七，为太仆寺丞。伯父相国炎遇害，伷先废为民，迁岭外。伷先素刚，痛伯父无罪，乃上封事请面陈得失，劝天后复立李家社稷，且引产、禄为戒。天后大怒，命牵出。伷先犹反顾曰："陛下采臣言实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于朝堂，杖伷先至百，长隶攘州。伷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伷先死，数至九十八而苏，更二笞而毕。伷先创甚，卧驴舆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数岁，娶流人卢氏，生男愿。卢氏卒，伷先携愿潜归乡。岁余事发，又杖一百，徙北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伷先贤相之侄，往来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其可汗礼伷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赠伷先黄金马牛羊甚众。伷先因而致门下食客，常数千人，【眉批】有用之才。自北庭至东京，累道致客，以取东京息耗。朝廷动静，数日伷先必知之。时补阙李秦授上封事曰："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家人亲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谶

曰：‘代武者刘。’夫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焉。”天后纳之，夜中召入谓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眉批】牵扯文义，君臣一般口吻，可笑。因即拜考功员外郎，仍知制诰，敕赐朱绂，女妓十人，金帛称是。使十人于十道，安慰流者，其实赐墨敕与牧守，有流放者杀之。敕既下，仙先知之。会宾客计议，皆劝仙先入胡。仙先从之。时有铁骑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仙先善待之。及行，使将马，装橐驼八十头，尽金帛。宾客家僮从之者三百余人，甲兵备，曳犀超乘者半。【眉批】豪气如生。有千里马二，仙先与妻乘之。日晚，装毕遽发，料天晓人觉之，已入虏境矣。既而迷失道，迟明，唯进一舍，乃驰。既明，候者言仙先走，都护令八百骑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骑追焉，诫追者曰：“舍仙先与妻，同行者尽杀之，货财为赏。”追者及仙先于塞。仙先勒兵长战，麾下皆殊死。日昏，二将战死，杀追骑八百人，而仙先败。缚仙先及妻，驰至都护所。既至，械系阱中，具以状闻。待报而使者至，召流人数百皆害之。仙先以未报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抚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晓吾意，擅加杀害，深为酷暴。其辄杀流人使，并所在锁项，将至害流人处斩之，以快亡魂。诸流人未死或他事系者，兼家口放还。”【眉批】奸雄不输曹阿瞒。由是仙先得免，乃归乡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赠益州大都督。求其后，仙先乃出焉。授詹事丞，岁中四迁，遂至秦州都督，再节制桂广。一任幽州帅，四为执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声。后为工部尚书东京留守，薨，寿六十八。

刘宣（出《稽神录》）

吴师征越，败于临安。裨将刘宣伤重，卧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数人，持簿书至，遍阅死者。至宣，乃扶起视之曰："此汉非是。"引出十余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贼退，宣乃得归。宣肥白如瓠，初伏于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动。后疮愈，肉不复生，臀竟小偏。十余年乃卒。

马举（出《闻奇录》）

淮南节度使马举讨庞勋，为诸道行营都虞候。遇大阵，有将在皂旗下，望之不入贼，使二骑斩之。骑回云："大郎君也。"举曰："但斩其慢将，岂顾吾子！"【眉批】军事威克爱，不得不尔。再遣斩之，传首阵上，不移时而败贼。后大军小衄，举落马，坠桥下而死。夜深复苏，见百余人至云。"马仆射在此。"一人云："仆射左腋一骨折。"又一人云："速换之。"又曰："无以换之。"又令取柳木换，遂换之。须臾便晓，所损乃痊，并无所若。及镇扬州，检校左仆射。

崔圆（出《逸史》）

崔相国圆，少贫贱落拓，家于江淮间。表丈人李彦允为刑部尚书，崔自南方至京候谒，将求小职。李公处于学院，与子弟肄业，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梦身被桎梏，同辈三二百人，为兵仗所拥，入大府署，至厅所，皆以姓名唱入。见一紫人据案，视之，乃崔也，遂于阶下哀叫请命。紫衣笑曰："且收禁。"惊觉甚骇异，语于夫人。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无应乎？"【眉批】贤哉夫人！自此优礼日加，置于别院，会食中堂。数月，崔请出，将求职于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

馔，儿女悉坐。食罢，崔拜谢曰：“恩慈如此，不知何以报效？某每度过分，未测其故。”李公笑而不答。夫人曰：“亲表侄与子无异，但虑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谓曰：“贤丈人昨有异梦，郎君必贵。他日丈人迍难，事在郎君，能特达免之乎？”崔曰：“安有是也？”李至，复重言之，崔踧踖而已，不复致词。李公云：“江淮路远，非求进之所。某素熟杨司空，可以奉托。【眉批】前倨后恭，为一梦故，未足言恩。所衔者，杨司空一函耳。时国忠以宰相领西川节度，崔既谒见，甚为杨所礼，乃奏为节度巡官，知留后事。发日，李公厚以金帛赠送。至西川，未一岁，遇禄山乱，玄宗播迁，遂为节度使，旬日拜相。时京城初克复，胁从伪官陈希烈等并诛。彦允在数中，既议罪，崔公为中书令，详决之，果尽以兵仗围入，具姓名唱过，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记昔年之梦否？”崔公颔之，遂判收禁。既罢，具表其事，因请以官赎彦允之罪，得免死，流岭外。

刘仁轨（出《朝野佥载》）

唐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失船极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遇疾卧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来前头背坐，叱之不去，仍恶骂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预汝事？”须臾城头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轨几为流矢所中。

王沐 舒元谦（并出《杜阳杂编》）

王沐者，涯之再从弟也，家于江南，老且穷。以涯执相权，遂跨蹇

驴至京，索米僦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见涯于门屏，所望不过一簿一尉耳。而涯见沐潦倒，无雁序情。太和九年秋，沐方说涯之嬖奴，以导所欲，涯始一召，许以微官处焉。【眉批】王涯作此举动，那得不祸？自是旦夕造涯门以俟命。及涯就诛，仇士良收捕家人，时沐方在涯私第，谓其王氏党，遂不免于腰领。

舒元谦，元舆之族，聪敏慧悟，元舆处之犹子，荐取明经第，官历校书郎。无何，忽以非过怒谦，至朔旦伏谒，顿不能见，由是日加谴责。谦既不自安，遂置书于门下，辞往江表，而元舆亦不问。翌日，办装出长安，咨嗟蹇分，惆怅自失，即驻马回望，涕泗涟洳【夹批】音如。及昭应，闻元舆之祸，方始释然。是时于宰相宅收捕家口，不问亲疏，并戮。

【总评】王、舒祸福，相反如此，趋避信不由人哉！

宗子（出《纪闻》）

天后诛戮皇宗，一宗子系大理当死。宗子叹曰："既不免刑，焉用污刀锯。"夜中以衣领自缢死，晓而苏，遂言笑饮食，不异在家，数日被戮，神色不变。初苏，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尔合戮死，何为自来，速还受刑！'"【眉批】同一死也，犹不少假借如此！宗子问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杀人今偿。宗子既知，故受害无难色。

韦氏（出《朝野佥载》）

唐相王诛逆韦，缃子中婴孩亦捏杀之，诸枉滥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韦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闵杀胡，高鼻者横死；董卓诛阉人，无须者枉戮，死生命也。”

房琯（出《明皇杂录》）

开元中，房琯之宰卢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来，房琯虚心礼敬，因与携手闲步，不觉行数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废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扣地，令侍者掘深数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娄师德与永公书。和璞笑谓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记其为僧时，永公即房之前身也。【眉批】房琯是永公后身。和璞谓房曰：“君殁时，必因食鱼鲙。殁后，当以梓木为棺。然不得殁于君之私第，不处公馆，不处玄坛佛寺，不处亲友之家。”其后谴于阆州，寄州之紫极宫。卧疾数日，使君忽具鲙，邀房于郡斋。房欣然命驾，食竟而归，暴卒。州主命攒椟于宫中，棺得梓木为之。

李德裕（出《补录纪传》）

李德裕，分司东都时，尝闻一僧善知人，因召之。僧曰：“公灾未已，当南行万里。”德裕甚不乐。明日复召之，僧请结坛三日，又曰：“定矣。”德裕曰：“以何为验？”僧即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即命发之，果得焉，然无所睹。德裕重之，且问：“南行还乎？”曰：“公食

羊万口，有五百未满，必当还。”德裕叹曰：“师实至人。我于元和中为北都从事，尝梦行至晋山，尽目皆羊。有牧者数十，谓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尝志此梦，不泄于人。今知冥数固不诬矣。”后旬余，灵武帅送米，暨馈羊五百。大惊，召僧告其事，且欲还之。僧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有矣，还之无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贬降，终于崖州。

马朝（出《河东记》）

马朝者，天平军步卒也。太和初，沧州李同捷叛，诏郓师讨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与贼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郓馈食，适至军中，会战有期，朝年老，启其将曰：“长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来日之行，乞请自代。”主将许之。及战，郓师小北，而士俊连中重创，仆于斗场。夜久得苏，忽有传呼，语言颇类将吏十数人者，且无烛。士俊窥之不见，但闻按据簿书称点名姓，俄次士俊，则呼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眉批】生死之际，父子不可相代，乃善恶殃祥，或不报于身，而报于子孙，何耶？言讫遂过，及远犹闻其检阅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归，四更方至营门。营吏纳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谓其已死，及见，惊喜，即洗创傅药，乃曰：“汝可饮少酒粥，以求寝也。”即出汲水。时营中士马极众，每三二百人则同一井。井乃周圆百步，皆为队道，渐以及泉，盖使众人得以环汲也。时朝以罂缶汲水，引重之际，泥滑，颠仆于地。地中素有折刀，朝心正贯其刀。久而士俊讶其未回，使同幕者视之，则已绝矣。士俊旬日乃愈。

袁孝叔（出《前定录》）

袁孝叔，陈郡人也，少孤，事母孝。母尝得疾，不痊，孝叔忽梦一老父谓曰：“子母疾可治。”问其名，不告，曰：“明旦迎吾于石坛之上。”及觉，乃周览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废观古石坛，而见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于囊中取九灵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来，然不详其所止。后一旦来，言将有他适，当与子别，于怀中出一编书遗之曰：“君之寿位，尽具于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适足徒劳耳。【眉批】躁求只是徒劳。若因躁求而改节丧行，更可惜耳。君藏吾此书，慎勿预视。但受一命，即开一幅。不尔，当有损。”孝叔跪受而别。后孝叔寝疾，殆将不救，其家或问后事，孝叔曰：“吾为神人授书一编，未曾开卷，何遽以后事问乎？”旬余，其疾果愈。后孝叔以门荫，调授密州诸城县尉，五转蒲州临晋县令。每之任，辄视书，时日无谬。后秩满，归阌乡别墅，因晨起，欲就巾栉，忽有物坠于镜中，类蛇而有四足，孝叔惊仆于地，因不语，数日而卒。后逾月，其妻因阅其笥，得老父所留之书，犹余半轴，因叹曰：“神人之言，亦有诬矣，书尚未尽，而人已亡。”乃开视之，其后唯有空纸数幅，画一蛇盘镜中。

定婚店（出《续幽怪录》）【眉批】以下婚姻定数。

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方不成。贞观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司马潘昉女为议者，来旦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觇之，不识其字。固曰：“老父所寻者何书？”老人笑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当来也。且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则君何主？”曰：“天下婚

牍。”固喜曰：“固求娶未遂，今方议潘司马女，可成乎？”曰：“未也。君妇适三岁矣，年十七，当入君门。”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妇之足。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曰：“此店北，卖菜家妪女耳。”固曰：“可见乎？”曰：“妪尝抱之来，卖菜于是。能随我行，当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米市，有眇妪，抱三岁女来，弊陋殊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大禄，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能为我杀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肆，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后求婚，终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荫参相州军。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鞫狱，以为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愜之极。然其展间，常贴一花钿，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岁余，固逼问之。妻潜然曰：“妾郡守之犹子，非其女也。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殁。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小，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间，叔从事卢龙，遂得在左右，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因尽言之，相敬愈极。后生男鲲，为雁门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因题其店曰：“定婚店。”

卢生（出《续玄怪录》）【眉批】神巫附见。

弘农令李氏之女既笄，适卢生。卜吉之日，女巫有来者。李母问以

卢郎官禄厚薄，巫曰：“非长髯者乎？”曰：“然。然则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无须也。”夫人惊曰：“吾女今夕适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又何以云非卢郎乎？”曰：“我亦不知其由。”俄而卢纳采，夫人怒以示巫。举家共唾而逐之。及卢乘轩车来，展亲迎之礼，宾主礼具，解珮约花，卢生忽大惊奔出，乘马而遁。众宾追之不返。主人素负气，不胜其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皆入，呼女出拜，冶丽无敌，指之曰：“此女岂惊人者耶？今不出，人其以为兽形也。”众莫不愤叹。主人曰：“此女已奉见。宾客中有能聘者，愿赴今夕。”时某官郑某，为卢之傧，在坐起拜曰：“愿事门馆。”于是奉书择相，登车成礼。巫言之貌宛然。后郑逢卢，问其事。卢曰：“两眼赤，且大如朱盏；牙长数寸，出口之两角，得无惊奔乎？”郑素与卢善，骤出妻以示之，卢大惭悔。

侯继图（出《玉溪编事》）

侯继图尚书，本儒素之家，手不释卷。秋风四起，方倚槛于大慈寺楼，忽有木叶飘然而坠，上有诗曰：“拭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心人，尽解相思死。”后贮巾箧，凡五六年。旋与任氏为婚，尝念此诗。任氏曰：“此妾书叶诗，时在左绵，【眉批】左绵，地名。争得至此？”侯以今书辨验，与叶上无异也。

李仁钧（出《异闻录》）【眉批】秀师术附见。

唐崔晤、李仁钧，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长于李。建中末，偕来京师调集。时荐福寺有僧神秀，晓阴阳术，得供奉禁中。会一日，崔、李同诣秀师。师泛叙寒温而已，更不开一语。别揖李于门扇后曰："九郎能惠然独赐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陈露左右。"李曰："唯唯。"后李特赴宿约，馔肴丰洁，礼甚谨敬。及夜半，师曰："九郎今合选得江南县令，甚称意。从此后更六年，摄本府纠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监刑官人即九郎耳。"【眉批】知祸不避，何也？小僧是吴儿，酷好瓦棺寺后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处，上元佳境尽在其间。死后乞九郎作窣堵坡【眉批】窣堵坡，梵语浮图也。于此，为藏骸所。"李曰："斯言不谬，违之如皎日。"秀泣谢，又谓李曰："崔家郎君，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飘寓江徼。九郎终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诘旦，归旅舍，见崔，惟说秀师云："某终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纵薄命且死，何能嫁与田舍老翁作妇？"李曰："比昭君出降单于，犹是生活。"【眉批】语似《世说》。二人相顾大笑。后李补南昌令，到官，有能称，罢摄本府纠曹。有驿递流人至州，坐泄宫内密事者。迟明，宣诏书，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李熟视，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请，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择干事小吏送尸柩于上元县，买瓦棺寺林中地，垒浮图以葬之。时崔令即世已数年矣。崔之异母弟晔携孤幼来于高安。晔落拓好远游，惟小妻投氏独在。殷号大乘，又号九天仙，善秦箏，尽传常守坚之妙。护食孤女，甚有恩意。会南昌军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坚之弟子，故殷得见之，谓军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无比，年已及笄。供奉与把取家状，到府日，求秦晋之匹，可乎？"军伶依其请，至府，以家状历抵士人门，曾无影响。后因谒盐铁李侍御，即仁钧。出家状，铺案上。李阅之惘然。时妻丧，已大期，因征曩秀师之言，遂纳为继室。

李行修（出《续定命录》）

李十一郎行修，初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贞懿贤淑。行修敬之如宾。王女有幼妹，尝挈以自随，行修亦深所鞠爱。元和中，洛下有名公与淮南节使李公鄜论亲。李家吉期有日，固请行修为傧。是夜礼竟，行修昏然而寐，梦己之再娶。其妇即王氏之幼妹。惊觉，甚恶之，遽命驾归，见王氏晨兴，拥膝而泣。行修家有旧使苍头，性颇凶横，往往忤王氏意。其时行修意王氏为苍头所忤，欲杖之。寻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于厨中自说，五更作梦，梦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修以符己梦，尤恶其事，乃强喻王氏曰：“此老奴梦，安足信？”无何，王氏果以疾终。时仲舒出牧吴兴，凶问至，悲恸且极，遂有书疏意，托行修续亲。行修伤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请。有秘书卫随者，有知人之鉴，忽谓行修曰，“侍御何怀亡夫人之深乎？奚不问稠桑王老？”【眉批】稠桑王老术士附见。后二三年，王公屡讽行修，托以小女。行修坚不纳。及行修除东台御史，是岁汴人李介逐其帅，诏征徐泗兵讨之。道路使者星驰，又大掠马。行修缓辔出关，程次稠桑驿，已闻敕使数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日迨暝，有老人自东而过。店之南北，争牵衣请驻。行修讯其由，店人曰：“王老善录命书，为乡里所敬。”行修忽悟卫秘书之言，密令召之，遂说所怀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见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修使去，由一径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数仞，坡侧隐隐若见丛林。老人止于路隅，谓行修曰：“十一郎但于林下呼妙子，必有人应。应即答云：‘传语九娘子，今夜暂将妙子同看亡妻。’”【眉批】奇事。行修如王老教，呼于林间，果有人应，仍以老人语传入。有顷，一女子出云：“九娘子遣随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讫，便折竹一枝跨焉，亦与行修折一竹枝令跨之，迅疾如马，与女子并驰，依依如抵。西南行约数十里，忽到一处，城阙壮丽。前经一大宫，宫有门，仍云：“但循西廊直北，从南第二院，则贤夫人所居。”行修一如女子之言，趋至北

廊。及院，果见十数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修前拜，乃赍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续出。”行修比苦肺疾，王氏尝与行修备治疾皂荚子汤。自王氏之亡也，此汤少得。至是青衣持汤，令行修啜焉，即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见。行修方欲申情，王氏固止之曰：“与君幽显异途，不当如此。苟不忘平生，但纳小妹，即于某之道尽矣。”言讫，已闻门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声甚切。行修出，其女子且怒且责：“措大不别头脑，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顷却至旧所。老人枕块而寐，闻行修至，遽起云：“岂不如意乎？”行修拜谢，因问：“九娘子何人？”曰：“此原上有灵应九子母祠耳。”老人引行修却至逆旅，壁缸荧荧，栎马啖刍如故，仆夫等昏惫熟寐。老人因辞去。行修心愦然一呕，所饮皂荚子汤出焉。从是行修续王氏之婚，后官至谏议。

裴有敞（出《定命录》）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荣曰：“使君百无一虑，夫人早须崇福禳之耳。”【眉批】看一得二。崔夫人曰：“禳须何物？”荣曰：“使君娶二姬以压之，出三年则危过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语！”荣退曰：“夫人不信，荣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妇。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身可死，此事不相当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

张文瓘（出《定命录》）【眉批】以下饮食定数相附见。

张文瓘少时，曾有人相云：“当为相，然不得堂饭食吃。”及在此位，每升堂欲食，即腹胀痛霍乱。每日唯吃一碗浆水粥。后数年，因犯堂食一顿，其夜便卒。

李栖筠（出《逸史》）

玄宗时，有术士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竞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谓曰：“审看某明日餐何物？”术者良久曰：“食两盘糕糜，二十碗橘皮汤。”李笑，乃遣厨司具馔，明日会诸朝客。平明有诰召对，上谓曰：“今日京兆尹进新糯米糕得糕糜，卿且吃。”良久，以金盘盛来。李拜而餐，对御强食。上喜曰：“卿吃甚美。”更赐一盘，又尽。既罢归，腹疾大作，诸物绝口，唯吃橘皮汤。至夜半，方愈，忽记术士之言，谓左右曰：“我吃多少橘皮汤？”曰：“二十碗矣。”嗟叹久之，遽邀术士，厚与钱帛。

【总评】《前定录》作韩滉事，又云：阴司于人间之食，皆有籍。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权位者，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其不食禄者，岁支。

李公（出《逸史》）【眉批】知人食料术附见。

贞元中，万年县捕贼官李公，春月，与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鲙。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气色甚傲。众问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

曰：“且看今日鲙，坐中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吃。”李公怒曰：“某为主人，安有不得！此事若中，奉五千；若妄语，当遭契阔。请坐中为证。”因促馔，将就，有一人走马来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马去。适会有公事，李公惧晚，使报客但餐。恐鲙不可停，语庖人留我两楪，欲破术人之言。诸客甚讶。良久，走马来，诸人已餐毕，独所留鲙在。李公脱衫就座，执筋而骂。术士颜色不动。忽官亭子仰屋上坏，方数尺，堕落，食器粉碎，鲙并杂于粪埃。李公惊异，问厨者：“更有鲙否？”曰：“尽矣。”乃厚谢术士，以钱五千与之。

崔洁（出《逸史》）【眉批】前知术附见。

太府卿崔洁在长安，与进士陈彤同往街西寻亲故。陈有前知术，崔公不信。将出，陈君曰：“当与足下于裴令公亭餐鲙。”崔公笑不应。过天门街，偶逢卖鱼甚鲜，崔都忘陈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闲事，何如吃鲙？”遂令从者取钱买鱼，得十斤，曰：“何处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计会。及升亭下马，方悟陈君之说。崔公大惊曰：“何处得人所鲙？”陈君曰：“但假刀砧之类，当有第一部乐人来。”俄顷，紫衣三四人至亭子游看。一人见鱼，曰：“极是珍鲜，二君莫欲作鲙否？某善此艺，与郎君设手。”诘之，乃梨园第一部乐徒也。余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极能敏妙。鲙将办，陈君曰：“此鲙与崔兄餐，紫衣不得鲙也。”既毕，忽有使人呼曰：“驾幸龙首池，唤第一部。”此人携衫带望门而走，亦不暇言别。崔公甚叹异之。两人既餐，陈君又曰：“少顷，有东南三千里外九品官来此，得半碗清羹吃。”语未讫，延陵县尉李耿至，将赴任，与崔公中外亲旧，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来告辞。方吃食羹次，崔公曰：“有鲙否？”左右报已尽，只有清羹少

许。公大笑曰：“令取来与少府啜。”乃吃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况大者乎？

许生（出《玉堂闲话》）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门客许生，暴卒。随使者入冥，经历之处，皆如郡城。忽见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将军朱仁忠食禄。”生极讶之。泊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误追矣。”谓生：“可止此，吾将白于阴君，然慎勿窥吾簿。”吏既出，生潜目架上有签牌，曰人间食料簿。生潜忆主人朱仁忠性不食酱，欲验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晓其文。逡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责之。生恐惧谢过，且述其故。吏怒稍解，取食簿，于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遂遣前使者引出放还。直抵相国寺，将逾其阈，为使者所推，踣地而寤。仁忠既悲喜，问其冥间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将军。”言其牌粟之事。后与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后，忽觉酱香，今嗜之颇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验也。

太平广记钞卷二十二

名贤部 高逸部 廉俭部 器量部

名贤（旧尚有儒行，今并入）

甄彬（出《谈薮》）【眉批】以下德行。

齐甄彬，有器业。尝以一束苎，于荆州长沙西库质钱。后赎苎，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还西库。道人大惊曰：“近有人以金质钱，时忽遽不记录。檀越乃能见归，恐古今未有也。”辄以金之半仰酬，往复十余，坚不受。因咏曰：“五月披羊裘负薪，岂拾遗者也？”彬后为郫令，将行，辞太祖。时同列五人，上诫以廉慎。至于彬，独曰：“卿昔有还金之美，故不复以此诫也。”

仲庭预（《玉溪编事》）

旧蜀嘉王召孝廉仲庭预，令教授诸子。庭预虽通坟典，常厄饥寒，至门下，亦未甚礼。时方凝寒，王以旧火炉送学院。庭预方独坐太息，以箸拨灰，俄灰中得一双金火箸，遽求谒见王。王曰：“贫士见吾，必有所求。”命告曰：“见为制衣。”庭预白曰：“非斯意。”嘉王素乐神

仙，多采方术，恐其别有所长，勉强而见。庭预遽出金火筋，陈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还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风。”赠钱十万，衣一袭，米麦三十石，礼待甚厚，荐授荣州录事参军。

李景让（出《卢氏杂说》）

大中年，丞郎宴席，蒋伸在座，忽斟一杯言曰：“席上有孝于家，忠于国，及名重于时者，饮此爵。”众皆肃然，无敢举者。独李孝公景让起引此爵，众以为宜。

【总评】宣宗将命相，必采中外人情所向者三两人姓名，以碗覆之，添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李公景让竟探名不着，信乎命也！然德望如李公，何必探丸？以人听天，斯为陋矣。

高季辅（出《谈宾录》）【眉批】以下言语。

唐高季辅切陈得失，太宗特赐钟乳一剂，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寻更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

员半千（出《广德神异录》）

员半千，本名余庆，师事王义方。义方重之，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遂改半千。高宗御武成殿，召举人问：“天阵、地阵、人阵如何？”半千曰：“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人阵也。”上奇之。

【总评】按《卢氏杂说》：半千以星宿孤虚、山川向背、偏伍弥缝为对，郭齐宗驳之云云。其实卢氏所载，半千之对，反为正论。如郭所言，还过书生掉舌，犹今文场对策，不记出处作诨语欺人耳。吾不取也。

李膺（出《家录》及《商芸小说》）【眉批】以下政事。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陈仲弓来，辄乘舆出门迎之。

李膺为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陈仲举为乐安，视事。其余皆病，七十县并弃官去，其威风如此。

张文瓘（出《谈宾录》）

宰相以政事堂供馔弥美，议减之。张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机务，待贤才。吾辈若不任其职，当自陈乞以避贤路。【夹批】名言。不宜减削公膳，以邀求名誉。国家所费，不在于此。苟有益公道，斯亦不

为多也。”

【总评】惟无益公道者多，故辞之，尚是自揣。

严安之（出《开天传信记》）

玄宗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高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欲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试召严安之处分打场，必有可观。”【眉批】力士可谓知人。上从之。安之至，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人约曰：“逾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画曰：“严公界。”无一人敢犯者。

范丹（出《搜神记》）【眉批】以下文学。

陈留外黄范丹，字史云，少为尉从佐使，檄谒督邮。丹有志节，自恚为厮役小吏。及于陈留大泽中，杀所乘马，损弃官帻，诈逢劫者。【眉批】大勇猛，大精进。有神下其家曰：“我史云也，为劫人所杀。疾取我衣于陈留大泽中。”家取得一帻。丹遂之南郡，转入三辅，从英贤游学。十三年乃归，家人不复识焉。陈留人高其志行，及没，号曰“贞节先生”。

【总评】世知投笔事武，不知捐帻学文。

蔡邕（出《邕别传》）

张衡死月，蔡邕母始怀孕。此二人才貌甚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

薛夏（出《王子年拾遗记》）

薛夏，天水人也，博学绝伦。魏文帝与之讲论，应对如流。帝曰：“游贡之俦，不能过也。若仲尼在魏，复为入室焉。”手制书与夏，题云：“入室生。”位至秘书丞。居甚贫，帝解御衣以赐之。

虞世南（出《国史异纂》及《国朝杂事》

唐太宗令虞世南写《列女传》，屏风已装，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又太宗尚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

【总评】太宗尝称世南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兼

是五善，则世南不止文学士矣。

高逸

孔稚珪（出《谈薮》）

齐会稽孔稚珪，富学，与陆思晓、谢瀹为君子之交。珪不乐世务，宅中草没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鸣。仆射王宴尝鸣笳鼓造之。闻群蛙鸣，宴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听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

李元诚（出《谈薮》）

北齐赵郡李元诚，性放诞，不好世务，以饮酒为务。为太常卿。太祖欲以为仆射，而疑其多酒。子骚谏之，元诚曰：“我谓作仆射不如饮酒乐。尔爱仆射，宜勿饮酒。”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及孙腾尝诣元诚。其庭宇芜旷，环堵颓圮，在树下以被自拥，独对一壶，陶然乐矣。其妻衣不曳地，撒所坐褥，质酒肉以尽欢焉。二公嗟尚，各置饷馈。受而不辞，散之亲故。

陶岘（出《甘泽谣》）

陶岘者，彭泽令孙也。开元中，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则汎游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数载不归，见子孙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自制三舟，备极工巧，一舟自载，一舟置宾，一舟贮饮馔。客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各置仆妾共载。【眉批】豪畅之极，更喜得此同志也。而岘有女乐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山泉，则穷其境物，乘兴春行。经过郡邑，无不招延，岘悉拒之。吴越之间，号岘为“水仙”。

朱桃椎（出《大唐新语》）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无为，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沉浮人间。窦轨为益州，闻而召之，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则裸形，冬则以树皮自覆，凡所赠遗，一无所受。织芒屩置之于路。见者皆曰：“朱居士之屩也。”为鬻取米，置之本处。桃椎至夕取之，终不见人。

元结（出《国史补》）

元结，天宝中，始在商于之山称元子。逃难入猗玗之山，称“猗玗子”，或称“浪士”。渔者呼为“聱叟”，酒徒呼为“漫叟”。及为官，呼“漫郎”。

【总评】天宝之乱，元结自汝坟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又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力。漫叟之作用如此。

贺知章（出《谈宾录》）

贺知章晚年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醉后属词，动成篇卷。又善草隶书，好事者共传宝之。请为道士，归乡，舍宅为观。上许之，仍拜子为会稽郡司马，御制诗以赠行。

陈琡（出《玉堂闲话》）

陈淑，鸿之子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铨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交。后弃官，挈家居于茅山，与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绦，焚香习禅而已。或一年半载，与妻子略相面焉。有诗别流沟寺长老云：“行若独轮车，常畏大道覆。止若圆底器，常恐他物触。行止既如此，安得不离俗！”乾符中，弟琏复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阳棹小舟至于彭门，与弟相见。薛公重其为人，延请入城。遂坚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践公门矣。”薛乃携舟造之，话道永日，不宿而去。

孔拯（出《北梦琐言》）

孔拯侍郎为遗补时，尝朝回值雨，而无雨备，乃于人家檐庑下避之。过食时，雨益甚，其家乃延入厅事。有一叟出迎甚恭，备酒馔亦甚丰洁。拯惭谢之，且假雨具。叟曰：“某闲居不预人事，寒暑风雨，未尝冒也，置此欲安施乎？”令于他处假借以奉之。拯退而嗟叹，若忘宦情。

卢鸿（出《大唐新语》）

玄宗征嵩山隐士卢鸿，三诏乃至。及谒见，不拜，但磐折而已。问其故，鸿对曰：“臣闻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鸿敢以忠信奉上。”【眉批】脸皮三寸厚，差胜卢藏用耳，未足云高逸也。玄宗异之，召入赐宴，拜谏议大夫，赐章服，并辞不受。【夹批】赖有此。给米百石，绢百匹，送还隐居之处。

廉俭

陆绩（出《传载》）【眉批】以下俱清德。

吴陆绩为郁林郡守，罢秩，泛海而归，不载宝货。舟轻以巨石重之，人号“郁林石”。

崔光（出《洛阳伽蓝记》）

后魏自太和迁都之后，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庑间，不可校数。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章武王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崔光止取两匹。【夹批】妙妙。太后问曰："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眉批】本不欲取，又不形人之短。

李廙（出《国史补》）

尚书左丞李廙，有清德。其妹，刘宴妻也。宴方秉权，尝造廙。延至寝室，见其门帘甚弊，乃令为度广狭以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廙。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

杜黄裳（出《幽闲鼓吹》）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绳，并毡车子一乘，亦近千缗。使者未敢遽送，乃于宅门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皆青衣褴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白师古。师古乃折其谋，终身不敢失节。【眉批】莫道有礼无用。

郑余庆（出《卢氏杂说》）

郑余庆清俭有重德。一日，忽召亲朋官数人会食。众皆惊。朝僚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诣之。至日高，余庆方出。闲话移时，诸人皆嚣然。余庆呼左右曰：“处分厨家，烂蒸去毛，莫拗折项。”请人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逡巡，舁台盘出，酱醋亦极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胡芦一枚。相国餐美，诸人强进而罢。

阳城（出《传载》）

阳道州城，未尝有蓄积，唯所服用不可缺者。客称某物可佳可爱，阳辄喜，举而授之。有陈苌者，候其始请月俸，常往称人钱帛之美，月有获焉。【夹批】无耻。城家苦贫，常以木枕布衾质钱数万，人争取之。【眉批】今人谁肯要它。

【总评】城出守江华日，炊米两斛，鱼羹一大鬻，自天使及村野之夫，肆其食之。并置瓦瓯棹杓，有类中衢尊焉。吁！此其所以为真廉真俭与！

唐玄宗（出《柳氏史》）【眉批】以下俭德。

肃宗为太子时，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手，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怿。肃宗举饼啖之。上甚

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眉批】五十年太平天子，由惜福故。

李勣王罴（并《朝野佥载》）

英公李勣为宰相，有乡人尝过宅，为设食。客裂却饼缘，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饼犁地两遍，方下种锄坰，收刈打飏讫，硙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理？此处犹可，若对至尊前作如此事，斫却你头！”客大惭悚。

字文朝华州刺史王罴，有客裂饼缘，罴曰：“此饼大有功力，然后入口。公裂之，当是未饥，且擎却。”客愕然。又台使致罴食饭，使人割瓜皮太厚投地，罴就地拾食之。使人极悚息。

夏侯孜（出《芝田录》）

开城中夏侯孜为左拾遗，尝着绿桂管布衫朝谒。文宗问：“孜衫何太粗涩？”具以桂布为对，此布厚可以欺寒。上嗟叹，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效之，此布为之贵。

房琯（出《国史补》）

唐韦陟有疾，房尚书琯使子弟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籍茵毯，房

氏子袜而登阶，侍婢皆笑之。举朝以为韦氏贵盛，房氏清俭。

器量

刘仁轨（出《国史异纂》）

唐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皆多刘而鄙戴。时有一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顾左右曰：“此刘仆射，戴仆射？”在右以戴仆射言，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后，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所复闻。当其在时，事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出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箧，阅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

娄师德（出《朝野佥载》）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呼驿长责之曰：“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将恐，对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书曰：“有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检校营田往梁州，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都督许钦明欲决杀。众乡人谒尚

书欲求之，尚书曰：“犯国涂，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何况渠？”明日宴会，都督谓尚书曰：“闻有一人犯国法，云是尚书乡里。”尚书曰：“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师德宽国家法。”【眉批】善说方便。都督遽令脱枷，诣尚书。尚书切责之曰：“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知复奈何？”将一楪馓饼与之曰：“噇却，作个饱死鬼去！”都督从此舍之。后为纳言平章事，及检校屯田，行有日矣。咨执事早出，娄先足疾，待马未来，于光政门外横木上坐。须臾，有一县令不知其纳言也，因诉身名，遂与并坐。令有一丁远觇之，走告曰：“纳言也。”令大惊起曰：“死罪。”纳言曰：“人有不相识，法有何死罪？”令因诉云：“有左嶷，以某年老眼暗奏解，某夜书表状亦得，眼实不暗。”纳言曰：“道是夜书表状，何故白日里不识宰相？”令大惭曰：“愿纳言莫说向宰相。”纳言曰：“南无佛，不说。公左右皆笑。【眉批】游戏。

唐临（出《传载》）

唐临性宽恕。常欲吊丧，令家僮归取白衫。僮乃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察之，谓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药不精，潜觉其故，乃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

李晦（出《谈宾录》）

李晦为雍州长史，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言曰：“微贱

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逼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眉批】谁肯？

李日知（出《朝野佥载》）

唐李日知，自为刑曹，不曾行杖罚。及为尚书，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书索杖剥衣，唤令史总集，欲决之，责曰：“我欲笞汝一顿，恐天下人称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吃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礼汝。”遂放之。自是令史无敢犯者，设有稽失，众共责之。【眉批】天后枉用酷吏。

郭子仪（出《谈宾录》）

郭子仪为中书令，观容使鱼朝恩请游张敬寺，子仪许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讽请无往。吏自中书驰告郭公：“军相将不利于公。”亦告诸将。须臾，朝恩使至，子仪将行，士衣甲请从者三百人。子仪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尔曹胡为？”独与僮仆十数人赴之。朝恩惊曰：“何车骑之省也？”子仪以所闻对，且曰：“恐劳思虑耳。”朝恩抚胸捧手，呜咽挥涕曰：“非公长者，得无疑乎？”子仪有功高不赏之惧，中贵害其功，遂使盗于华州，掘公之先人坟墓。公裨将李怀光等怒，欲求捕其党。及公入奏，对扬之日，但号泣自罪。因奏曰：“臣领师徒，出外征伐，动经岁年，害人之兄、杀人之父多矣。其有节夫义士，欲推刃于臣腹中者众。今构隳辱，宜当其辜。但臣为国之心，虽死无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测公之弘广。【眉批】

既可安奸党之心，又可警喜功之将，又能感动人主，令恻然保全功臣也。常于亲仁里大启其第，里巷负贩之人，上至公子簪缨之士，出入不问。或云：王夫人，赵氏爱女，方妆梳对镜，往往公麾下将吏出镇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视之不异仆隶。他日，子弟列谏，公三不应，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已成，而不自崇重，贵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公笑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马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眉批】高见。诸子皆伏。

【总评】《柳氏旧史》云：辛云景曾为公吏，后除潭州都督，将辞，累日不获见。夫人王氏及赵氏爱女乃谓云景曰："汝第去，吾为汝言于令公。"云景拜于庭。夫人傅粉于内曰："吾大喜，且喜你得一吃饭处。"赵氏女临阶濯手，令云景汲水。夫人曰："放伊去。"云景始趋而出。

按史，常衮为宰相，劾侍郎崔祐甫，贬河南少尹。郭子仪入言："祐甫不宜贬。"德宗怒衮罔上，即两换职，衮为少尹，而祐甫平章事。德宗此举，固大快人意，亦见郭公非一味怕事。苟容以保富贵者，意其平日坦衷取信，故临事敢言乎？吁！千古一人而已。

陆象先（出《乾膜子》）

袞公陆象先，崇信内典，弟景融窃非之。象先曰：“若果无冥道津梁，百岁之后，吾固当与汝等。万一有罪福，吾则分数胜汝。”及为冯翊太守，参军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于是与府寮共约戏赌。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厅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众皆曰：“诚如是，甘输酒食一席。”其人便为之，象先视之，如不见。又一参军曰：“尔所为全易。吾能于使君厅前，墨涂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趋而出。”群寮皆曰：“不可。诚敢如此，吾辈当敛俸钱五千为所输之费。”其二参军便为之，象先亦如不见。皆赛所赌以为戏笑。其第三参军又曰：“尔所为绝易。吾能于使君厅前，作女人梳妆，学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则如之何？”众曰：“此却不可。倘敢为之，吾辈愿输俸钱十千。”其第三参军遂施粉黛，高髻，衣女人衣，疾入四拜，象先又不以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为三辅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语景融曰：“是渠参军儿等笑具，我岂为笑哉？”【眉批】弄影者不知为弄所弄。初房琯尝尉冯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于广衢相遇，避马迟，琯拽芬下，决脊数十下。芬诉之，象先曰：“汝何处人？”芬曰：“冯翊人。”又问：“房琯何处官人？”芬曰：“冯翊尉。”象先曰：“冯翊尉决冯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见，诉其事，请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后数年，琯为弘农湖城令，移摄阌乡。值象先自江东征入，次阌乡，日中，遇琯留，适至昏黑，琯不敢言。忽谓琯曰：“携衾裯来，可以宾话。”琯从之，竟不交一言。到阙日，荐琯为监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琯在冯翊，兄全不知之。今别四五年，因途次会，不交一词，到阙荐为监察御史，何哉？”公曰：“汝自不解，房琯为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则不言矣，是以用之。”【眉批】可知御史原不贵多言，言有中乃贵。

严震

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就过活。震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患风耳，大人不足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何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辨，【眉批】不辨，犹云不相识也。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数与之。【夹批】谁肯。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夹批】何如？

于頔（出《云溪友议》）【眉批】亦可入豪侠，亦可入义气。

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頔。郑傲睨自若，似无郡使之礼。书曰："阁下为南溟之大鹏，作中天之一柱。骞则日月暗，摇动则山岳颓。真天子之爪牙，诸侯之龟镜也。太穆孤幼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小郡俸薄，衣食不给。乞赐钱一千贯，绢一千匹，器物一千两，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于公览书，亦不嗟讶，曰："郑使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费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眉批】嗟讶而后与之，便落第二念。又有匡庐戴山人，遣三尺童子，赍数尺之书，乞买山钱百万。公遂与之，仍加纸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积文艺，而物产罄悬。无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纵。其婢端丽，饶音伎之能，汉南之最姝也。姑贫，鬻婢于连帅。连帅爱之，给钱四十万，宠盼弥深。郊思慕无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郊赠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中。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诗于座。于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郊甚忧悔，无

处潜遁。及见，握郊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帏幌奁匣，悉为增饰之，小阜崔生矣。【眉批】有此大豪杰，遂剥尽嫉妒小人面皮。初有客自零陵来，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违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业，为异代之所称，岂有夺人姬爱，为己嬉娱？”遂多以缯帛赠行，手书逊谢焉。戎使君诗曰：“宝钿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

【总评】此乃慷慨大丈夫，不止器量而已。

武元衡（出《乾臏子》）

武黄门之西川，大宴从事。杨嗣复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饮，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动，沐讫，徐起更衣，终不令散宴。

归崇敬（出《谈宾录》）

归崇敬累转膳部郎中，充新罗册立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曰：“舟人凡数十百，我岂独济？”逡巡，波涛稍息，举舟竟免为害。

夏侯孜（出《玉泉子》）

有王生者，与夏侯孜同在举场。王生有时价，孜且不侔矣。尝落第，偕游京西，凤翔连帅馆之。一日，从事有宴召焉。酣，从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当掷堂印。"王自负才雅，怒曰："吾诚浅薄，与夏侯孜同年乎？"不悦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无所闻。孜在蒲津，王之子不知其故，偶获孜与父平昔所尝来往事礼札十数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掣之以谒孜。孜既见，问其所欲，一以依之。【夹批】厚德。即召诸从事，以话其事。

【总评】与之以明厚，话之以儆薄。

葛周（出《玉堂闲话》）

梁葛侍中周镇兖之日，尝游从此亭。公有厅头甲者，年壮未婿，有神彩，善骑射，胆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时诸姬妾并侍左右，内一宠姬，国色也，尝在公侧。甲窥见，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顾问，至于再三，甲方流眄殊色，竟忘对答。公但俯首而已。既罢，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惧，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记忆公所处分事。数日之间，虑有不测。公知其忧甚，以温颜接之。未几，有诏命公出征，拒唐师于河上。时与敌决战，数日，敌军坚阵不动。日暮，军士饥渴，殆无人色。公召甲谓之曰："汝能陷此阵否？"甲曰："诺。"即揽辔超乘，与数十骑驰赴敌军，斩首数十级。大军继之，唐师大败。【眉批】度其惧罪，阴以功赎，是善用人者。及葛公凯旋，乃谓爱姬曰："甲立战

功，宜有酬赏，以汝妻之。”爱姬泣涕辞命。公勉之曰：“为人妻，不愈于为妾耶？”令具饰资妆，直数千缗，召甲告之曰：“汝立功于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职。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称死罪，不敢承命。公坚与之。葛公为梁名将，威名著于敌中。河北谚曰：“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

太平广记钞卷二十三

精察部

精察

严遵（出《益都耆旧传》）

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傍女子哭而声不哀，问之，亡夫遭烧死。遵敕吏舆尸到，令人守之曰：“当有物往。”更日，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铁锥贯顶，考问，以淫杀夫。

【总评】郑子产有此事，又韩滉在润州亦同。

蒋恒（出《朝野佥载》）

贞观中，卫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州三卫杨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三卫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视刀有血痕，囚禁拷讯。真等苦毒，遂自诬。上疑之，差御史蒋恒覆推。恒至，总追店人十五已上俱集，为人不足，且

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狱典密觇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语，即记之。明日复尔，其人又问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并是此人。恒总追集男女三百余人，就中唤与老婆语者一人出，余并放散。问之具伏，云：“与迪妻奸杀有实。”奏之，敕赐帛三百段，除侍御史。

王璥（出《朝野佥载》）

贞观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诠，前妻子忠，烝其后母，遂私将潜藏，云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奉敕推诘峻急。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数宿，不知姓名，勒项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眉批】不良人即今番子手之属。唐有不良□帅。疑之，执送县。县尉王璥引就房内，推问不承。璥先令一人伏案褥下听之，令一人报云：“长使唤璥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璥至开门，案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

李杰（出《国史异纂》）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讼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杰察其非不孝子，谓寡妇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宁复惜乎？”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觇其后。寡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杰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

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讯承伏，与寡妇私通，常为儿所知，故欲除之。杰放其子，杖杀道士及寡妇，便同棺盛之。【眉批】还便宜了他。

崔碣（出《唐阙史》）

崔碣任河南尹，惩奸剪暴，为天下吏师。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年，又笈贿适楚，始返楫于彭门，值庞勋作乱，阱于寇域，逾期不归。有妻美少，且寡戚属，常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四裔，竟无究其迹者。或曰："已戕于盗矣。"洛城有杨乾夫者，善卜。妻晨持一缣，决疑于彼。杨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财色，思以计中之。乃为端耆虔祝，既兆，则曰："所忧岂非伉俪耶？是人绝气久矣，象见坟墓矣，遇劫杀与身并矣。"妻号咷将去，即又勉之曰："阳乌已晚，幸择良辰请旭更问，当为再祝。"妻诚信之，他日复往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异也，无复望也。"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第择日举哀，绘佛饭僧，以资冥福。"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生主办，雅竭其志，则又谓曰："妇人茕独而衷财贿，寇盗方炽，身之灾也。宜割爱以谋安适。"妻初不纳，夕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危之，次则役煤以饵之。妻多杨之义，遂许嫁焉。【眉批】鼷鼠食牛而牛不知。杨生遂雄据厚产。又逾月，皆货旧业，挈妻卜居乐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诏大赦就擒外，胁从者宥不问，给篆为信，纵归田里。可久髡髁而返，瘠瘁疥秽，丐食于路。至则访其庐舍，已易主矣。曲讯妻室，不知其所。展转饥寒，循路哀叫。渐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见妻及杨在门，欲为揖认，则诃杖诟辱，不堪其冤。诉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杨生贿赂已行，取证于妻，遂诬其妄。时属尹正长厚，不能辨奸，以诬罪加之，痛绳其背。可久冤楚

相萦，殆将溘尽。命丝未绝，洛尹改更，则衔血赍冤于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鞫吏，得以肆其毒于簧言，则又裂膑，配邑之遐者，隶执重役。可久双眥流血，两目枯焉。【眉批】岂可不察？时博陵公罢尹燕居，备聆始卒，天启良便，再领山川，揽辔观风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素鞫胥，同梏其颈。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尚伙，而鞫吏贿赂丑迹昭焉。既捶其胁，复血其背，然后濯发折足，同瘗一坎。【夹批】快心。收录家产，手授可久。【眉批】世无博陵公，而有司之冤人也久矣，嗟哉！时离毕作冷，衣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相庆，有出涕者。

张楚金（出《朝野佥载》）

垂拱年，则天监国，罗织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书割字，合成文理，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差使推光款，书是光书，疑语非光语，前后三使，推不能决。【眉批】能存此疑，尚是察吏。光之生机全在此。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佥曰："张楚金可。"乃使之。楚金忧闷，仰卧西窗，向日看之，字似补作，平看则不觉。令唤州官集，索一瓮水，令琛投书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头伏罪。敕令决一百，然后斩之。赏楚金绢百匹。

董行成 张鹭（出《朝野佥载》）

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识贼。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见之，叱曰："个贼住，即下驴

来！”遂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缰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有顷，驴主寻踪至，皆如其言。

张鹭为河阳县尉日，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三日，访不获，告县。鹭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钱。鹭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喂处，鹭令搜其家，其鞍于草积下得之。

苏无名（出《纪闻》）

天后时，尝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合，所直黄金千镒。公主纳之藏中，岁余取之，尽为盗所窃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盗，罪死。”长史惧，谓两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谓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眉批】急于报命，冤始此矣。吏卒游徼惧，计无所出。衢中遇湖州别驾苏无名，相与请之至县。游徼白尉：“得盗物者来矣。”无名遽进至阶，尉迎问故，无名曰：“吾湖州别驾也，入计在兹。”尉呼吏卒：“何诬辱别驾？”无名笑曰：“君无怒，吏卒抑有由也。无名历官所在，擒奸摘伏有名。每偷至无名前，无得过者。此辈应先闻，故将来，庶解围耳。”尉喜，请其方。无名曰：“与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长史大悦，降阶执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赐吾命。”遂请其由。无名曰：“请与君求对玉阶，乃言之。”于是天后召之，谓曰：“卿得贼乎？”无名曰：“若委臣取贼，无拘日月。且宽府县，令不追求。仍以两县擒盗吏卒，尽以付臣。臣为陛下取之，亦不出数十日耳。”【眉批】妙哉！天后许之。无名戒吏卒，缓贼月余。值寒食，无名尽召吏卒，约曰：“十人五人为侣，于东门、北门伺之。见有胡人与党十余，皆衣缞绖，相随出赴北邙

者，可踵之而报。”吏卒伺之，果得，驰白无名。问伺者：“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冢设奠，哭而不哀。彻奠，即巡行冢旁，相视而笑。”无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尽执诸胡，而发其冢。冢开，割棺视之，棺中尽宝物也。奏之。天后问无名：“卿何才智过人，而得此盗？”对曰：“臣非有他计，但识盗耳。当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时。臣一见，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处。今寒节拜扫，计必出城，寻其听之，足知其墓。贼既设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毕，巡冢相视而笑，喜墓无损伤也。向若陛下迫促府县捕贼，计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缓，故未将出。”【眉批】此与裴晋公缓于觅巾同机括。天后曰：“善。”赐金帛，加秩二等。

袁滋

李汧公勉镇凤翔，有属邑民因耨田，得马蹄金一瓮，送于县署，公牒将置府庭。邑宰喜获兹宝，欲自以为殊绩，虑公藏主守不严，因置私室。信宿，与官吏重开视之，则皆块矣。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为变更，靡惊骇，以状闻于府主。议者佥云：“邑宰奸计换之。”遂遣理曹椽与军吏数人，就鞫其案。诘辱既甚，遂以易金伏罪，词款具存，未穷隐用之所。拘絷仆隶：纷纭枉挠。汧公因有宴，停杯语及斯事。列坐宾客，咸共谈谑。【夹批】献谄小人。【眉批】藏金非苞苴比，且业已闻府，必非乾没。此理易明，何汧公之昏也？时袁相国滋，亦在幕中，俯首略无词对。李公目之数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亲乎？”袁相曰：“与之无素。”李公曰：“闻彼之罪，何不乐甚乎？”袁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请为公详之。”汧公曰：“换金之状极明。若

言未了，当别有所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相曰：“诺。”因俾移狱于府中案问。乃令阅瓮间，得二百五十余块。诘其初获者，即本质存焉。【夹批】模换不易。遂于列肆索金镕泻，与块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询其负担人力，乃二农夫以竹舁至县境，计其金大数，非二人以竹担可举，明其即路之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疑大豁，宰邑者遂获清雪，洊公叹伏无已。

李德裕（出《桂苑丛读》）

李德裕出镇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诉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隐用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割传领文籍，分两分明，众词皆一。鞫成具狱，伏罪，然未穷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费之，以无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宪之际，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乃具实以闻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以来，空放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矣。群众以某孤立，不洽辈流，欲乘此挤排之。”流涕不胜其冤。公恻然曰：“此固非难也。”俯仰之间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咸遣坐兜子，下帘子毕，指住门，不令相见。命取黄泥，各令模前后交付下次金物，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眉批】妙甚！公怒，令劾前数辈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获清雪。

李夷简（出《国史补》）

李相夷简未登第时，为郑县丞。泾军之乱，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夷

简入白刺史曰：“闻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请执问之。”果朱泚使于朱滔者。

刘蜕（出《唐阙史》）

裴休尚古好奇，掌纶诰日，有亲表调曲阜宰。土人垦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浅项卑足，规口矩耳，朴素古靦。将蠹土坏者，既洗涤之，复磨砻之，视盎之腰，隐隐有古篆九字。曲阜宰不能辩。衮州有书生姓鲁，能八体书。召至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非今所行者，惟某尝学之。是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邑宰大奇其说，及以篆验，则字势存焉。乃辇至河东公之门。公以为麟经时物，宝之犹钟玦郜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友之分深者观之，以是京华声为至宝。公后以小宗伯掌贡举，生徒有以盎宝为请者，一日，设食会门弟子，出器于庭，则离立环观，迭词称美。独刘舍人蜕以为近世伪物。公不悦曰：“有说乎？”紫微曰：“某幼专丘明之书，具载桓公九合诸侯，葵丘之会第八盟。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后反虞，虞然后卒哭，卒哭然后定谥。葵丘之役，实在生前，不得以谥称。”裴公洗然而悟，命击碎然后举爵，尽饮而罢。【眉批】不留伪以惑后世。

裴子云（出《朝野佥载》）赵和（出《唐阙史》）

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好奇策。部人王敬戍边，留牸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犊三十头，例十贯已上。敬还索牛，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并非汝牛生，总不肯还。敬忿之，投县陈牒。子云令送敬付

狱，叫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之下。进急，乃吐款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牸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是敬，曰："此是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进默然。云曰："五年养牛辛苦，与数头，余并还敬。"一县服其精察。

咸通初，有楚州淮阴东邻之庄家，以庄券质于西邻，贷得千缗，约来岁计利取赎。至期，备财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遂为西邻不认。诉于县，县以无证不直之。复诉于州，亦然。东邻不胜其愤，闻天水赵和令江阴，善听讼。乃越江而南，诉于赵宰。赵宰谓曰："县政地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东邻则冤泣曰："此地不得理，无由自涤也。"赵曰："第止吾舍，试为思之。"经宿，召前曰："计就矣。"乃召捕贼之干者数辈，赍牒至淮壖，曰："有啸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恶在某处居，名姓形状，具以西邻指之，请梏送至此。先是邻州条法，唯持刀截江，无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至。然自恃无迹，未甚知惧。赵厉声曰："幸耕织自活，何为寇江？"囚则朗叫泪随曰："稼穑之夫，未尝舟楫。"赵又曰："证词甚具，姓氏无差。或言伪而坚，则血肤取实。"囚大恐，叩头见血，如不胜其冤者。赵又曰："所盗幸多金宝锦彩，非农家所置蓄者。汝宜籍舍之产以辩之。"囚意稍解，遂详开所贮者，且不虞东邻之越讼也。乃言："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等纳到者；绀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贯，东邻赎契者；银器若干件，匠某锻成者。"赵宰大喜，即再审其事，谓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谓讳东邻所赎八百千？遂引诉邻，令其偶证。于是惭惧失色，祈死厅前。赵令梏往本土，检付契书，然后置之于法。

刘宗龟（出《玉堂闲话》）

刘宗龟镇南海之岁，有富商子少年而白晰，泊船江岸上有门楼，见一姬，年二十余，艳妖夺目，亦不避人。遂乘便戏言：“某黄昏当诣宅。”姬了无难色，微哂而已。既昏暝，果启扉伺之。此子未及赴约，有盗者径入行窃，见一房无烛，即突入。姬欣然就焉。盗谓其见擒，以庖刀刺之，【眉批】错中错。遗刀而逸，其家亦未之觉。商人子旋至，践血仆地，初谓是水，以手扪之，闻血腥，又扪之，有人僵卧，惊而走，径登船，一夜解维，比明，已行百里。其家迹其血至江岸，遂陈状。诘岸上居人云：“其夜有某客船，一夜径发。”即差人追及，械于圉室，拷掠备至，具以情吐，唯不招杀人，及不认庖刀。府主乃下令，某日大设，合境庖丁，宜集球场，以候宰杀。【眉批】唐时庖丁疑有名籍可据，若今日，此策不神矣。屠者既集，复改令翌日，使各留刀于厨而去。府主乃以杀人之刀，换下一口，来早各令诣衙请刀。诸人皆认本刀去，唯一屠最后，不肯持刀。府主乃诘之，对曰：“此非某刀，合是某乙者。”问其住处，即命擒之，已窜矣。于是以他死囚代商人子，侵夜毙之于市。窜者既闻囚毙，不一两夕，果归家。【眉批】妙在此。即擒之，具首杀人之咎，遂置于法。商人子夜入人家，以奸罪杖肯而已。

杀妻者（出《玉堂闲话》）

昔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被杀，但失其首，支体具在，既悲且惧，遂告于妻族。妻族执婿入官，谓杀其爱女。鞭棰既严，不任其苦，乃自诬杀人。款案既成，皆云不谬。郡主委诸从事，从事疑之，谓使君曰：“某滥尘幕席，宜竭节奉理，人命至重，必请缓而穷之。且为夫之

道，孰忍杀妻？况义在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盍作脱祸之计，或推病殒，或托暴亡。今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使君许其更谳，从事乃迁此系者于别室，仍给以酒食。然后遍勘在城仵作行人，令各供通近来应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去处文状。既而一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于一豪家举事，共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舁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发之，果得一女首级。遂将首对尸，令诉者验认，云：“非也。”遂收豪家鞫之。豪家款伏，乃是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尸易此良家之妇，私室蓄之。豪乃弃市。

太平广记钞卷二十四

俊辩部 幼敏部

俊辩

边文礼（出《世说》）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

诸葛靓（出《世说新语》）

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孙子荆（出《世说新语》）

晋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云：“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

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许诚言（出《纪闻》）

许诚言为琅琊太守，有囚缢死狱中，乃执去年修狱典鞭之。典辩曰：“小人主修狱耳。”诚言犹怒曰：“汝胥吏举动自合笞，又何诉？”【眉批】莫论理，已是至理。

范百年（出《谈薮》）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谒明帝，帝言及广州贪泉，因问曰：“卿州复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居在廉让之间。”上称善。后除梁州刺史。

张融（出《谈薮》）

吴郡张融，字思光，尝谒太祖于太极西堂，弥时方登。上笑曰：“卿至何迟？”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融尝叹：“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又善草隶，太祖语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庾杲之（出《谈薮》）

齐武帝尝谓群臣曰：“我后当何谥？”莫有对者。王俭因目庾杲之对，杲之曰：“陛下寿比南山，与日月齐明。千载之后，岂臣等轻所度量？”时人称其辩答。

李膺 商铿（俱出《谈薮》）

梁李膺有才辨。武帝谓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时？”膺答曰：“臣以为胜。昔时李膺，仕桓灵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众皆悦服。

东郡商铿，名子为外臣，外臣任为廷尉评。铿入谢恩，武帝问：“卿名子外臣，何为令其入仕？”铿答曰“外臣生于齐季，故人思匿迹。今幸遭圣代，草泽无复遗人。”上大悦。

张后裔（出《谭宾录》）

张后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传》，后因召入赐宴，言及平昔，从容谓曰：“今日弟子何如？”后裔对曰：“昔孔子领徒三千，从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即为万乘主。计臣此功，愈于先圣。”【眉批】以位升降，市井之见耳。太宗大悦，即赐马五匹，后为礼部尚书。

萧琛（出《谈薮》）

萧琛尝于御座饮酒，劝北使员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卿劝。”众皆失色，恐无以酬。琛徐曰：“《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伏受酒。

崔光（出《谈薮》）

后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悦、怿。崔光名子励、勖、勉。高祖谓光曰：“我儿名傍皆有心，卿儿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上大悦。

阳玠（出《谈薮》）

隋京兆杜公瞻，尝邀阳玠过宅。酒酣，因而嘲谑。公瞻谓：“兄既姓阳，阳货实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尝射宣王。”殿内将军陇西牛子充，寮友推其机辩，尝谓玠曰：“君阳有玠，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太仓令张策在云龙门与玠议理屈，谓玠曰：“卿本无德量，忽共叔宝同名。”玠抗声曰：“尔既非英雄，敢与伯符连讳。”太子洗马兰陵萧诩爽俊有才辩，尝谓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乐土。”玠曰：“放驩兜于崇山，江南岂是胜地？”

薛道衡（出《谈薮》）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弩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弩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怃然不能对。

达野客师（出《谈薮》）

礼部尚书范阳卢恺兼吏部，选达野客师为兰州总管。客师辞曰：“客师何罪，遣与突厥隔墙？”恺曰：“突厥何处得有墙？”客师曰：“肉为酥，冰为浆，穹庐为帐，毡为墙。”

王元景（出《世说》）

王元景尝大醉，杨遵彦谓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头低，麦熟头昂，黍麦俱有，所以低昂。”

李吉甫（出《国史补》）

宪宗久亲政事，忽问京兆尹几员，李相吉甫对曰：“京兆尹三员，一员大尹，二员少尹。”以为善对。

权德舆（出《嘉话录》）

权丞相德舆言无不闻，又善廋词，【眉批】廋词名甚雅。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廋词问答，闻者莫知其说焉。廋词，隐语也。语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东方朔（出《本传》）【眉批】以下皆廋词。

汉武帝尝以隐语召东方朔。时上林献枣，帝以杖击未央前殿槛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乎？"朔见上以杖击槛两木，两木，林也；束束，枣也；叱叱，四十九也。朔常与郭舍人于帝前射覆，郭曰："臣愿问朔一事。朔得臣，愿榜百；朔穷臣，常赐帛。曰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何物也？"朔曰："长喙细身，昼匿夜行，嗜肉恶烟，常所拍扪。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辞穷，当复脱裤。"

李彪（出《伽蓝记》）

后魏孝文皇帝尝殿会，群臣酒酣欢极。帝因举卮属群臣及亲王等酒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辩之赐金钟。"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妪瓮注坻，屠儿割肉与称同。"尚书左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技儿掷袖在虚空。"彭城王勰曰："臣思解此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钟赐彪。朝廷服彪聪明。甄琛和之亦速。

班蒙（出《桂苑丛谈》）

唐令狐相绹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观前壁所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双勾两日全。”诸宾幕顾之，驻足良久，莫之能辩。独班蒙曰：“一人岂非大字乎？二曜者，非日月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点去冰，水字。二人相连，天字。不欠一边，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无字。两日除双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乎？”众皆洗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称叹弥日。

幼敏

贾逵（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贾逵五岁，神明过人。其姊韩瑶之妇。瑶无嗣，而妇亦以贞明见称。闻邻里诸生读书，日抱逵隔篱而听。逵静听无言，姊以为喜。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逵曰：“汝安知？”逵曰：“忆姊昔抱逵往篱下，听邻家读书，今万不失一。”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且诵且记，期年，经史遍通。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受经文。赠献者积廪盈仓，世谓之“舌耕”。

陈元方（出《商芸小说》）

汉末，陈太丘与友人期行，过期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其子元方年七岁，戏于门外。客问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怒曰：“非人！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期日中，过中不来，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孙策（出《语林》）

吴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刘豫州到，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答曰：“英雄忌人。”【眉批】只四字，便知己知彼。即出，下东阶。而刘从西阶上，但转顾视孙，步殆不复前。

钟毓（出《小说》）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繇曰：“令卿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会对曰：“战战慄慄，汗不得出。”又值其父昼寝，因共偷酒饮。父时觉，且假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其说，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杨修（出《启颜录》）

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修为君平设果，有杨梅。君平曰：“此是君家果。”修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孙齐由（出《世说新语》）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曰：“齐由。”公曰：“欲何齐耶？”曰：“齐许由。”又问齐庄何字？答曰：“齐庄。”公曰：“欲何齐耶？”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答曰：“圣人生知，故难慕。”庾公大喜。

王慈（出《谈薮》）

王慈，僧虔长子。年七岁，江夏王刘义恭迎之，入中斋施实宝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张、孝子图而已。谢超宗见慈学书，谓之曰：“卿书何如虔公？”答云：“慈书与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凤之子。

王绚（出《摭言》）

宋王景文，本名彧，与明帝名同，故称字。长子绚，年五六岁，警悟，外祖何尚之赏异焉。尝教读《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因戏之曰：“可改邪邪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为戏？便可道草翁之风必舅。”偃，尚之字也。

李百药（出《谭宾录》）

李百药七岁能属文。齐中书舍人陆乂，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说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并迷其事。百药进曰：“传称鄅人籍稻，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县。’”人皆惊喜，呼为神童。百药幼多疾，故祖母以百药为名。

卢庄道（出《御史台记》）

卢庄道，范阳人也。父彦与高士廉有旧。庄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会有上书者，庄道窃窥览，谓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怪谓曰：“后生勿妄言。”请诵之，果通。复请倒诵，又通。士廉称叹久之。乃跪谢曰：“实非庄道作，向傍窥而记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牍命读之，一览而倒诵，并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闻。太宗召见，策试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满二岁制举，擢甲科，召见。太宗曰：“此是朕聪明小儿邪。”特授长安尉。太宗将省囚徒，庄道年才二十，县令以幼年，惧不举，将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时系囚四百余人，俱预书状，庄道但闲暇，不之省也。令丞等忧惧，屡以为言，庄道从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书状以进，引诸囚

入。庄道对御评其罪状轻重，留系月日，应对如神。太宗惊叹，即日拜监察御史。【眉批】少年御史。

王勃（出《摭言》，又《谈薮》）

王勃，字子安，六岁能属文。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会府帅宴于滕王阁。时帅府有婿，善为文章。【眉批】赖有此人。帅欲夸之宾客，乃宿构滕王阁序，俟宾合而出之，为若即席而就者。既会，帅果授笺诸客。诸客辞。次至勃，勃辄受。帅既拂其意，怒其不让，乃使人伺其下笔。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帅曰："此亦老生常谈耳。"次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帅沉吟移晷。又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帅曰："斯不朽矣。"

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时人谓之腹稿。

元嘉（出《朝野佥载》）

元嘉少聪俊。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诵经史，目数群羊，兼成四十字诗，一时而就，足书五言绝，六事齐举。代号"神仙童子"。

裴琰之（出《御史台记》）

裴琰之作同州司户，年才弱冠。但行乐，略不事事。刺史谯国公李崇义怪之而问户佐。佐曰：“司户达官儿郎，恐不娴书判。”既数日，崇义谓琰之曰：“同州事繁，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无为滞此司也。”琰之唯诺。复数日，曹事委积。崇义厉色形言，将奏免之。琰之谓其佐曰：“文案几何？”对曰：“二百余。”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琰之语主案者，略言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华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惊叹之声不已。案达于崇义，崇义初曰：“司户解判？”邪官佐曰：“司户大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词彩弥精，【眉批】才是有用文章。崇义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之词翰若此，何忍藏锋，成鄙夫之过。”是日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

苏颋（出《广人物志》《开天传信记》《明皇杂录》《谭宾录》《松窗录》）

苏颋年五岁，裴谈过其父，颋方在，乃试诵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谈骇叹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颋聪悟过人，日诵数千言。虽记览如神，而父璟训厉严至，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出其胫受榎楚；又常处颋于马厩中，与佣保杂作。一日，有客诣璟，候于厅事。颋拥篲趋庭，遗堕文书。客取视之，乃咏昆仑奴诗也。其词云：“指头十挺墨，耳朵两张红。”客心异之。久而璟出，与客淹留。客笑语之余，因咏其诗，并言形貌。既知是璟子，惊起称贺。璟自是稍亲之。适有人献璟兔悬于庑下，乃召颋咏之。颋立呈诗曰：“兔子死阑殚，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璟大惊

奇，骤加顾礼。及玄宗既平内难，欲草制书，甚难其人，谋之于璟。璟曰：“臣男颋敏捷可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醒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人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眉批】那得此怜才皇帝？既醒，授简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璟署官诰，颋为之辞，薛稷书，时谓之“三绝”。

颋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璟，命颋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璟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璟曰：“成某事，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璟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璟子颋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

景龙二年，初定内难，颋为中书舍人，在太极后阁，时尚年少，初当剧任，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时或忧其不济，而颋手操口对，无毫厘差失。主书韩礼、谭子阳转书诏草，屡谓颋曰：“乞公稍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中书令李峤见之曰：“舍人思若涌泉，峤等所不及也。”

【总评】按《松窗录》：中宗常召宰相苏璟、李峤子进见。二子皆童年，上赐与甚厚，因语二儿曰：“尔宜忆所通书，可为奏吾者言之。”颋即应之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峤子忘其名，亦进曰：“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上曰：“苏璟有子，李峤无儿。”

刘晏（出《明皇杂录》）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方十岁，形状狞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中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明字，《正韵》作朋。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其间，歌舞不辍。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谒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

林杰（出《闽川名士传》）

林杰，字智周。五岁时，父肃携之至王仙君霸坛，戏问：“童子能咏是乎？”杰遂口占云：“羽客已归云路去，丹炉草木尽雕残。不知千载归何日，空使时人扫旧坛。”父惊异之，自此月课所为，未几盈轴，明年遂献唐中丞扶。唐命子弟延入学院，时会七夕，堂前乞巧，因试乞巧诗。杰援毫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唐惊曰：“真神童也。”杰又精于琴棋，及草隶书，俱自天然，不假师受。唐因与宾从棋，或全局输者，令罩之勿触，取童子来，继终其事。杰必指踪出奇，往往返胜，曲尽玄妙，时谓神助。后复业词赋，颇振声闻。至九岁，谒卢大夫贞、黎常侍直，无不嘉奖。寻就宾见，日在宴筵。李侍御远、赵支使容，深所知仰，不舍斯须。【眉批】士大夫有此门客，令老山人何处设足？和赵支使咏荔枝诗尤佳，云：“金盘摘下排朱果，红壳开时饮玉浆。”郑副史立作奇童传，

刘制使重为序，以贻之。至年十七，方结束琴书，将决西迈。无何，七月中，一旦天气澄爽，书堂前忽有异香氛氲，奇音响亮。家人出户，观见双鹤嘹唳，盘空而下，雪翎朱顶，徘徊庭际。杰欣然舍笔，跃下庭前，抱得一只。其父惊讶，恐非嘉兆，令促放，逡巡溯空而去。及夕，杰得疾，数日而终。【眉批】非谪仙无此夙慧。

高定（出《国史补》）

高定，真公郢之子。年七岁，读《尚书》至《汤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代君？"答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对。

李德裕（出《北梦琐言》）

李德裕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翼日，元衡具告吉甫。吉甫归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读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眉批】此儿志大于身。吉甫复告，元衡大惭。

崔铉

崔魏公铉，元略之子也。童时为诗，随父访韩公滉，滉指架上鹰令

咏焉。略伫思，遂进曰：“天边心性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滉益奇之，叹曰：“此儿可谓前程万里也。”

李贺（出《摭言》及《宣室志》）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年七岁，以长短之歌，名动京师。时韩愈与皇甫湜贤贺所业，而未知其人。会有以其父瑨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试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二公览之大惊，遂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辨讳》一篇。卒于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郑氏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白夫人曰：“某非死也。上帝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荣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疑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夫人寤，甚异其梦，自是哀少解。

【总评】按《剧谈录》：元稹少年及第，欲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接，使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惭愤而退。其后自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讳晋，不合应举。贺亦以轻薄为时所排，遂致撼轲竟不成名。呜呼，贺乃上帝之词臣，岂人间可得而科名者哉？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岩相之犹子也。数岁能为诗。居学舍中，尝试芭蕉诗曰：“一种灵苗异，天然体性虚。叶如斜界纸，心似倒抽书。”诗成，翼日传于都会。儋州坐事诛，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举擢第，寻授左拾遗。会河中节度使朱友谦辟掌书记，颇礼待之。而德延性浮慢，动多忤物。友谦稍解体，德延乃作《孩儿诗》五十韵以刺之。友谦闻而大怒，因醉沉之黄河。诗实佳作也。诗曰：“情态任天然，桃红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头才覆额，分角渐垂肩。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嬾竹乘为马，新蒲掉作鞭。鹭雏金旋系，猧子采丝牵。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鹘里，袖学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寿花插，时乞绣针穿。宝匣拿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毡。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垂额绿荷圆。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姹，憎药巧迁延。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结缠。指敲迎使鼓，筋拨赛神弦。帘拂鱼钩动，筝推雁柱偏。棋图添路画，笛管欠声镌。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蛛穷屋瓦，探雀遍楼椽。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榾柮，朝聚打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夸轮水碡，相效放风旋。旗小裁红绢，书幽截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蝇弦。吉语时时道，谣歌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斗草当春径，争球出晚田。柳旁慵独坐，花底困横眠。等鹊潜篱

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舞蝶，隈树捉鸣蝉。平岛跨跻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窠寻径断，蜂穴绕阶填。樵唱回深岭，笙歌下远川。垒材为屋木，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挑峻塔砖。忽升邻舍树，偷上后池船。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劝尔减狂颠。”

浑瑊（出《国史补》）

浑太师瑊，年十一，随父释之防冬。朔方节度张齐丘戏问：“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拔石堡城，收龙驹岛，皆有奇效。【眉批】少年将。

太平广记钞卷二十五

文章部 才名部

文章

谢朓（出《谈薮》）

梁高祖重陈郡谢朓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

【总评】怪道今人多口过，何人肯读谢公诗？

庾信（出《朝野佥载》）

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出《枯树赋》示之，自后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狗吠，聒耳而已。”

卢思道（出《启颜录》）

魏高祖山陵既就，诏令魏收、祖孝征、刘逖、卢思道等各作挽歌词十首。尚书令杨遵彦诠之、魏收四首，祖、刘各二首，而思道独取八首，故时人号“八咏卢郎”。

卢照邻（出《朝野佥载》）

范阳卢照邻，字升之。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披览，略能记忆。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眉批】一说“愧在骆前，耻居杨后。”

王维（出《国史补》）

唐王维好释氏，故字摩诘。性高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凉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章句。【眉批】善取不妨。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乃《含英集》中诗。“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乃李嘉佑诗。

元和沙门（出《摭言》）

唐元和中，长安有沙门，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会之处。张籍

颇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经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笑曰：“有人道了。”籍曰：“向有何人？”僧冷吟曰：“见他桃李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

李翰（出《国史补》）杨凭（出《传载》）

唐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文。

唐京兆尹杨凭兄弟三人，皆能文。为学甚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

王福畤（出《御史台记》）

唐王福畤，世有才学，子勔、勮、勃俱以文章著天下。福畤与韩琬父有旧，及婚崔氏，生子劝，尝致书韩父曰：“勔、勮、勃文章并清俊，近小者复似不恶。”韩复书曰：“王武子有马癖，明公有誉儿癖。王氏之癖，无乃多乎？要当见文章，方可定耳。”福畤乃致诸子文章，韩与名人阅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夸。”

唐德宗（出《杜阳杂编》）

唐德宗每临朝，多令征四方丘园有学术直言极谏之士。由是题笔贡

艺者，满于阙下。上多亲自考试，故绝请托之门。是时文学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政殿，或有乖谬者，即浓点笔抹之；或称旨者，翘足朗吟，翌日即遍示宰臣学士曰：“此皆朕门生也。”公卿大夫已下，无不服上藻鉴。宏词独狐绶试《放驯象赋》，及进其本，上览，称叹久之，因吟其词云：“化之式孚，则必爱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甚嘉之，故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上悉令放于荆山之南。而绶不斥受献，不伤放弃，上赏为知去就也。

韩翃（出《本事诗》）

唐韩翃少负才名。侯希逸镇青淄，翃为从事。后罢府，闲居十年。李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共目为恶诗韩翃。【夹批】冤哉。翃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叩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御笔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书：‘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腊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批云：‘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耶？”韩曰：“是，不误矣。”

戎昱（出《云溪友议》）

唐宪皇以北狄频侵边境，大臣奏议：古者和亲，有五利而无千金之费。帝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辞焉。”帝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与郎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称诗人之兴咏。”其《咏史》诗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帝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廷臣遂息和戎之论。

柳公权（出《摭言》）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目御前蜀笺，逼授之。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曰：“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眉批】浅而真。上大悦，赐锦彩二百匹，令宫人上前拜谢之。

李端（出《国史补》）

唐郭暧尚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绝妙，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喜，出名

马金帛为赠。是会也，端擅场。送丞相王缙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丞相刘晏之巡江淮，钱起擅场。

裴度（出《因话录》）

唐宪宗以玉带赐裴度，临薨却进。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间。”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

白居易（出《幽闲鼓吹》《云溪友议》）

白居易始生，未能言，默识之无二字。乳媪试之，能百指而不误。既能言，读书勤敏，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诗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掌贡闱，居易求试，一举擢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习性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为时楷式。初应举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延誉，声名大振。

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杨柳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眉批】风流天子。白感上知其名，且

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星。”后除苏州刺史，自峡沿流赴郡。时栎归县繁知一闻居易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居易睹题处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后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险不极，合沓状奇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眉批】沈诗为冠。王无竞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雾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篇诗，与繁生同济，而竟不为。

【总评】李白不题黄鹤楼，刘、白不题巫山，古人服善，心虚如此。

刘禹锡谒李相德裕问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尘土蒙覆。既启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何必览焉？恐回吾心，所以不欲看览。”其抑才也如此。

【总评】不览则已，一览必回心矣。此乃真正重才，真正不肯抑才者。

白居易



张祜（出《云溪友议》）

唐白居易初为杭州刺史，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之，始植于庭，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覆其上。白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寻到寺看花，会徐疑自富春来，乃命徐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二生各希首荐。白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一战也。”遂试《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诗讫解送，以凝为元，祜次之。张曰：“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题金山寺诗曰：“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綦母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此句未为佳也。白又以祜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叹曰：“荣辱纠纷，亦何常也？”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自是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试矣。后杜牧守秋浦，与张祜为诗酒之交，酷吟祜词，亦知钱塘之岁，白有非祜之论，尝不平之，乃为诗二首以高之，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此为祜得意之语也。牧又著论，言近有元、白者，喜为淫言媟语，鼓扇浮嚣，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左袒于祜耳。【眉批】此特过激之语，若牧在上位，必不忍治元、白，但看赞皇之于乐天便知。

天峤游人（出《云溪友议》）

有邓先客者，累代为国道师，锡紫服。洎死，自京归葬于麻姑山，云是尸解也。山谷既秀，草木多奇，词人经过，必当兴咏，几千首矣。忽有少年，偶题一绝，不言姓字，但云“天峤游人”，邓氏之名，因斯稍减。诗曰：“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

谭铢（出《云溪友议》）

真娘者，吴国之丽也，比于钱塘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吴门举子谭铢，书一绝云：“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自是行人稍息笔矣。

马嵬诗（出《阙史》及《抒情诗》）

马嵬佛堂，杨妃缢所，迩后才士经过，赋咏不可胜纪，皆以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无逃此意也。丞相郑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眉批】善翻案。观者以为真辅国之句。

唐僖宗幸蜀，有词人于马嵬驿题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眉批】又翻。不出

名氏，或云侍郎狄归昌诗。

李蔚（出《抒情诗》）

唐丞相李蔚镇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孙处士，不远千里，径来修谒。蔚浹月留连。一日告发，李敦旧分，游河祖送。过于桥下，波澜迅激，舟子回跋，举篙刺水，溅湿妓衣。李大怒，将加罪。处士拱而前曰：“缘兹宠饯，是某之过。”因请笔砚，作《柳枝词》曰：“半额微黄金缕衣，玉搔头袅凤双飞。从教水溅罗裙湿，还道朝来行雨归。”李览之，释然欢笑，命伶人唱其词，乐饮至暮。

周匡物（出《闽川名士传》）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及第。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偶，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自此始。

王播（出《摭言》）

唐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僧斋食。后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名，皆以

碧纱罩其诗。播继以二绝句曰：“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未了各西东，惭愧阁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眉批】多少伤感！又，传奇借作吕蒙正事。

朱庆余（出《云溪友议》）

唐朱庆余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余新旧篇什数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于怀抱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无不缮录讽咏，遂登科第。初庆余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籍酬之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由是朱之诗名，流于海内。

杜荀鹤（出《北梦琐言》）

唐杜荀鹤尝吟一联云：“旧衣灰絮絮，新酒竹刍刍。”或话于韦庄。庄曰：“我道印将金锁锁，帘用玉钩钩。”庄后西蜀为相。

韩定辞（出《北梦琐言》）

唐韩定辞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试幕客马或延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巾

嵏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或诗虽清秀，然意在征其学问。韩亦于座上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述，丽词堪与雪儿歌。”座内诸宾，靡不钦讶称妙句，然亦疑其银笔之僻也。他日，或复持燕帅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辞接于公馆。时有妓转转者，韩所眷也，每当酒席，或频目之。韩曰：“昔爰晋文公分季隗于赵衰，孙伯符辍小乔于公瑾。盖以丽色可奉名人之欢，但虑倡姬不胜贤者之顾，愿垂一咏，俾得奉之。”【眉批】论新。或援笔，文不停缀，作《转转赋》。其文甚美，遂传于远近。或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笔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雕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笔书之。文章赡丽者，以斑竹书之。故湘东之誉，振于江表。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协音律以歌之。”又问痴龙出处，定辞曰：“此张华事也。”定辞亦问巩嵏之山，或曰：“此隋君故事，何谦光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

薛收等（出《谭宾录》，又《摭言》《北梦琐言》）

唐薛收在秦府，檄书露布多出于收。占辞敏速，皆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

王勮，绛州人，开元中，任中书舍人。先是五王出阁，同曰受册，有司忘载册文，百官在列，方知缺礼。勮召小吏五人，各执管，口受分写，一时俱毕。

唐符载，字厚之，蜀郡人。韦皋镇蜀辟为支使。皋尝于二十四化设醮，请撰斋词。于时陪饮于摩诃池，载离席盥漱，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口占，其敏速也如此。

武臣有文附

曹景宗（出《本传》）

梁曹景宗累立军功，征为右卫将军。后破魏军振旅，帝于华光殿宴饮联句，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帝曰：“卿伎能甚多，何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赋竞病两字。景宗操笔便成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赏不已，于是进爵为公。

高昂（出《谈薮》）

北齐高昂，字敖曹，胆力过人，姿彩殊异。其父次同，为求严师诲之。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东魏末，从神武起义，因成霸业，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为

诗，雅有情致，时人称焉。常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曰：“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回首绝望便箫条，悲来雪涕还自抑。”又有《征行诗》曰：“垄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眉批】妇，音阜。顷之，其弟季式为齐州刺史，敖曹发驿以劝酒，乃赠诗曰：“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羡刺史。”余篇甚多。

【总评】《启颜录》载：高敖曹《杂诗》三首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昙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凸肚，河冻水生皮。”人传以为笑，然亦非张打油可办。

王智兴（出《剧谈录》）

唐侍中王智兴，初为徐州节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誉。幕府既开，所辟皆名士。一日，从事于使院会饮，将赋诗，王闻之，乃召护军俱至。从事因屏去翰墨，但以杯盘迎接。良久，问曰：“适闻判官与诸贤作诗，何得见某而罢。”遽令却取笔砚，以彩笺数幅陈席上。众宾相与持疑，俟行觞举乐。复曰：“本来欲观制作，非以饮酒为意。”时小吏亦以笺翰置王公之前，从事礼为揖让，王曰：“某韬钤发迹，未尝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陈愚恳。”于是引纸援毫，顷刻而就云：“三十年来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四坐览之，惊叹无已。时文人张祜亦预此筵，监军谓之

曰：“观兹盛事，岂得无言？”祜即席为诗以献云：“十年受命镇方隅，孝节忠规两有余。谁信将坛嘉政外，李陵章句右军书。”智兴览之笑曰：“褒饰过当。”左右或言书生之徒，务为谄佞【夹批】何说。智兴叱之曰：“有人道我恶，汝辈又肯否？张秀才海内名士，岂云易得？”驻留数旬，临岐，赠绢千匹。

高崇文 高骈（出《北梦琐言》，又谢蟠《杂说》）

唐相高崇文，本蓟门骁将，以讨刘辟功授西川节度使。一旦大雪，诸从事吟赏有诗。崇文遽至饮席，笑曰：“诸君自为乐，殊不见顾鄙夫。鄙夫武人，亦有一《咏雪诗》。”乃口占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旧从军。有似胡儿射飞雁，白毛空里落纷纷。”时谓北齐敖曹之比。太尉骈，即其孙也。

高骈雅有奇藻，唐季言勋臣有文者，骈其首焉。其《言怀诗》曰：“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手持金钺重，身挂铁衣寒。主圣匡扶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休官。”【眉批】可为“林下何曾见一人”句解嘲。《二女庙诗》云：“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又《咏雪》云：“六出花飘入户时，坐看修竹变琼枝。逡巡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岐。”【眉批】新。

才名

东方虬 沈佺期（出《国史补》）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与西门豹作对。”尤工诗。同时沈佺期亦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曰：“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

李邕（出《谭宾录》）

江夏李邕自刺史入计京师。邕素负才名，频被贬斥在外，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看，以为古人。【眉批】想见古时人情好才，若今日争认尊官高茀耳。又中使临问，索其新文，复为人阴中，竟不得进。改天宝初，为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细行，驰猎纵逸。后柳勣下狱，吉温令勣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就郡决杀之。邕早擅才名，尤长碑记，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送，亦至巨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

【总评】邕之为海州也，日本国使者至，凡五百人，载国信，有十船，珍货数百万。邕舍于馆，厚给所须，禁其出入。夜中尽取所载，而沉其船。既明，讽馆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国船尽漂失，不知所在。”于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国。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发，水工辞邕，邕曰：“日本路

遥，前路任汝便宜从事。”【夹批】更毒。送人喜，行数日，知其无备，夜尽杀之，遂归。邕又养亡命数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则杀之。后竟不得死，酷滥之报也。【眉批】文人无行，至李北海极矣！

陈子昂（出《独异志》）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何用，答曰：“余善此乐。”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侯荣顾。且各邀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破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记室，后拜拾遗。

萧颖士（出《翰林盛事》）李华（出《摭言》）

萧颖士文章学术，俱冠词林，负盛名，而湮沉不遇。常有新罗使至云：“东夷士庶，愿请萧夫子为国师。”【眉批】先圣所以欲居夷也。

李华有文学，时陈少游镇维扬，尤仰其名。一旦城门吏报华入府，少游大喜，簪笏待之，【眉批】陈少游何等人，而重才犹尔。少顷复白云：“已访萧功曹矣。”功曹，颖士也。

怜才附

天后（出《谭宾录》）

则天幸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宋之问诗成。则天称词更高，夺袍以赐之。

【总评】按他书，此袍名“万鹊袍”。

张建封（出《国史补》）

崔膺性狂，张建封爱其文，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叫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监军曰：“某有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唯。”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曰：“某亦有请，却请崔膺。”（何妙！）座中皆笑，乃得免。【眉批】若遇今人，方献崔膺以自媚矣。危哉崔膺！贤哉建封！

韩愈（出《云溪友议》《国史补》）

李贺以歌诗谒吏部韩愈。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出，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插带，急命邀之。

韩愈引致后辈，为举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

杨敬之（出《尚书故实》）

杨敬之爱才，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因此遂登高科。

卢肇（出《抒情诗》）

王镣富有才情，数举未捷。门生卢肇等公荐于春官云：“同盟不嗣，贤者受讥，相子负薪，优臣致诮。”乃旌镣嘉句曰：“击石易得火，扣人难动心。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眉批】比如今公荐何如？声闻蔼然，果擢上第。

崔铉（出《北梦琐言》）

郑愚尚书，广州人，擢进士第。性好华，以锦为半臂。崔魏公铉镇荆南，郑授广南节制，路由渚宫，郑为进士时，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至是乃贽所业。魏公览之，深加叹赏，曰：“真销得锦半臂也。”

杜牧（出《唐阙史》）

唐中书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笔成咏，弱冠擢进士第，复捷制科。性疏野放荡。会牛相僧孺出镇扬州，辟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事宴游。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眉批】僧孺毕竟爱才，毕竟第一爱才。而牧自谓人莫知之。如是且数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以侍御气概，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贻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簏，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终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为之志，极言其美，【眉批】不容不泣，志即溢美非过。报所知也。

太平广记钞卷二十六

博物部 好尚部

博物

委蛇（出《庄子》）俞儿（出《管子》）

齐桓公游于泽，管仲御，公见怪焉。管仲曰：“泽有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朱冠，见人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见也。”

桓公北征孤竹，来至卑耳之溪十里，见人长尺而立，右袪衣，走马前，以问管仲。管仲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之神见。走，前导也。袪衣，前有水也。右袪，示从右涉也。”至如言。

首阳之神（出《古文琐语》）

晋平公至浴上，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车而随公之车。公问师旷，师旷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阳之神’，饮酒于

霍太山而归，其逢君于浍乎？君其有喜焉。”

贰负（出《山海经叙》）

贰负之臣曰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在关提西北。郭璞注云：“汉宣帝使人发上郡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发，反缚，械一足，以问群臣，莫知。刘向按此言之，宣帝大惊，由是人争学山海经矣。”

【总评】《山海经》刘向序云：伯翳所作，翳亦作益，佐禹治水，取山海之异成书。

东方朔（出《尚书故实》《高僧传》及《小说》）

汉武帝时，尝有独足鹤，人皆不知，以为怪异。东方朔奏曰：“此山海经所谓毕方鸟也。”验之果是。

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可问西域梵人。”后法兰师至，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眉批】五行俱尽而劫灰独存，何也？

武帝幸甘泉，驰道中有虫，赤色，五官毕具，观者莫识。乃使东方朔视之，还对曰：“此虫名怪哉。昔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

曰：‘怪哉，怪哉！’盖愤气所结也。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乃使人取虫置酒中，须臾糜散。

【总评】《搜神记》：武帝游函谷关，有物当道，身长数丈，状类牛，四足入土，动而不徙，东方朔请酒灌之。与此小异，必有一误。又梁彭城王刘知俊镇同州日，因筑营墙，掘得一物，重八十余斤，状若油囊，幕宾皆不识。独留源以为囹圄之地，冤气所结，昔王充据洛阳，修河南府狱，亦获此物。

诸葛恪（出《搜神记》及《异苑》）

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欲引人，恪令引去故地，即死。参佐问其故，以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泽图》内，曰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见人则伸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故地则死。此不足异，诸君偶未之见耳。”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逐之。龟便言曰：“游不良时，为君所得。”人甚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泊越里，缆船于大桑树。宵中，树呼龟曰：“劳乎元绪，奚事尔耶？”龟曰：“我被拘縶，方见烹臛，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博识，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计从安出？”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吴主命煮之，焚柴百车，语犹如故。诸葛恪曰：“燃以老桑方熟。”献之人仍说龟树共言。权登使伐取，煮龟立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龟为“元绪”也。

陆敬叔（出《搜神记》）

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树，不数斧，有血出。树断，有物人面狗身，从树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可烹食之。”《白泽图》曰：“木之精名彭侯。”

胡综（出《综别传》）

孙权时，有掘地，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雕缕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时莫能识其所由者，权以胡综多悉往事，使人问之。综云：“昔秦始皇东游，以金陵有天子气，乃改县名，并掘凿江湖，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镇之，此盖是乎？”

王粲（出《异苑》）

刘表登鄗山，见一冈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矾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大墓，有矾石满茔。【眉批】或作魏武平乌桓时事，谬也，时粲尚在江南。

张华（出《世说》，又《小说异苑》《幽明录》《异物志》）

晋陆士衡尝饷张华，于时宾客盈座，华开器，便曰：“此龙肉也。以苦酒灌之，必有异。”试之，有五色光起。士衡乃穷其所由，鲊主曰：“家园中积茅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鲊过美，故以饷陆。”

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以白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谐，宫中朝暮撞，故声相应。可镮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依言，即不复鸣。

【总评】《国史纂异》：曹绍夔镮洛阳僧房中磬子，绝其夜鸣，事同。又武库内有雄雉，人咸谓为怪。华云：“此蛇所化也。”即使搜库中，果得蜕蛇。又吴郡临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撞之无声，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即从华言，果声闻数里。

又惠帝时，有得一鸟毛，长数丈。华见而叹曰：“此所谓海凫毛，此毛出，则天下土崩。”果如其言。

洛中有洞穴，深不可测。有人误坠穴中，因行数里，觉所践如尘。闻米香，即裹以为粮。复前行，遇如泥者，味似向尘，又赍以去。久之，渐觉明旷，见有宫殿人物，人皆长三丈，被羽衣，便告请求哀。长人语令前去。凡遇如此者九处。最后所至，苦告饥馁。长人指中庭一大柏树，近百围，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须。初得一珠，长人取之，次捋亦取，后捋令啖食，即得疗饥。请问九处之名，答曰：“问张华，当悉。”此人便复随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还六七年间，即归洛。问华，以所得二物视之，华云：“如尘者，是黄河龙涎。泥是昆山下泥。

九处地仙，名九馆。羊为痴龙，其初一珠，食之与天地等寿，次者延年，后者充饥而已。”

又豫章有异石，以水灌之便热，可用以烹煮。热尽，复以冷水灌之，更热，如此无穷。世人贵其异，不能识其名。雷焕元康中入洛，乃赍以示华。华云：“此所谓然石。”

雷焕（出《集异记》）

燕昭王墓前有一班狸，积年能为幻化，乃变为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为无不可。但张司空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书生不从，遂诣华。华见其少俊，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此。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撻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则是狐狸。”书生乃曰：“明公当尊贤容众，奈何憎人学问邪？”【夹批】说得是。言卒，便请退。华已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谓华曰：“公门置甲兵栏骑，当是疑于仆也。将恐天下智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应，而使人御防甚严。丰城令雷焕，博物士也，谓华曰：“闻魑魅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复能别，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则形见。燕昭王墓前华表，已当千年。”乃遣人伐之。使人既至，华表叹曰：“老狸乃不自知，果误我事。”于华表空中得青衣小儿，长二尺余，将还至洛阳，而变成枯木。燃之以照书生，乃是一班狸。

【总评】有如此学识，虽非类，可当益友。华必欲困之，乃忌才炫名之故，宜其不克令终也。汉董仲舒尝下帷独咏，忽有客来，风气不凡，与论五经，究其微奥。仲舒素不闻有此人，疑其非常，乃谓曰：“巢居却风，穴处知雨，卿非狐狸，即是老鼠。”客闻此言，色动形坏，化成老狸，蹶然而走。此为不恶而严矣。

束晳（出《续齐谐记》）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仲冶：“三月三日曲水，其义何旨？”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与之水滨盥洗，因流以滥觞，曲水之义，始此。”【眉批】即义果始此，亦宜择言。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嘉事。”尚书郎束晳进曰：“仲冶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东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渊而出，奉水心剑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业。”帝曰：“善。”赐金五十斤，而左迁仲冶为阳城令。

王摛（出《谭薮》）

齐王俭，字仲宝。尝集才学之士，累物而丽之，谓之“丽事”。丽事自此始。【眉批】类书之始。诸客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色花簟、白团扇。宪坐簟执扇，意气自得。秣陵令王摛后至，操笔便成，事既焕美，词复华丽。摛乃命左右抽簟掣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

谓大力负之而趋。”

沈约（出《卢氏杂说》及《史系》）

梁武帝多策事，因有贡径寸栗者，帝与沈约策栗事，帝得十余事，约得九事。及约出，人问今日何不胜。约曰：“此公护前不让，必恐羞死。”又天监五年，丹阳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围四尺，上锐不平，盖如合焉，中得剑一，瓷具数十。时人莫识。沈约云：“此东夷罨盂也。葬则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则随当时矣，东夷死则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识。

傅奕（出《国史纂异》）

贞观中，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于是士女奔凑如市。傅奕方卧病，闻之，谓其子曰：“非佛齿。吾闻金刚石至坚，物莫能敌，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试焉。”僧缄縢甚严。固求良久，乃见。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

郝处俊（出《朝野佥载》）

唐太宗问光禄卿韦某，须无脂肥羊肉充药。韦不知所从得，乃就侍中郝处俊宅问之。俊曰：“上好生，必不为此事。”乃进状自奏云：“无脂肥羊肉，须五十口肥羊，一一对前杀之。其羊怖惧，破脂并入肉中，

取最后一羊，则极肥而无脂也。”上不忍为，乃止，赏处俊之博识。

孟诜（出《御史台记》）

唐孟诜，平昌人也，则天朝，累迁凤阁舍人。时凤阁侍郎刘祎之卧疾，诜候问之，因留饭，以金碗贮酪。诜视之，惊曰：“此药金，非石中所出者。”祎之曰：“主上见赐，当非假金。”诜曰：“药金仙方所资，不为假也。”祎之曰：“何以知之？”诜曰：“药金烧之，其上有五色气。”遽烧之，果然。

【总评】诜薄其内，常曰：“妻室可烹以啖客。”人多议之。

唐文宗（出《卢氏杂说》）

唐文宗听政暇，博览群书。一日延英顾问宰臣：“《毛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时宰相李珏、杨嗣复、陈夷行相顾未对，珏曰：“臣按《尔雅》，苹是蕨萧。”上曰：“朕看《毛诗疏》，苹叶圆而花白，丛生野中，似非蕨萧。”又一日，问宰臣：“古诗云：‘轻衫衬跳脱。’跳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也。《真诰》言安姑有斫粟金跳脱，是臂饰。”

段成式（出《玉堂闲话》，又《南楚新闻》）

唐段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患之，复以年长不加面斥，请诸从事同诣学院，具述斯旨，唯唯逊谢而已。翌日，复猎于郊原，鹰犬倍多，诸从事各送兔一双。其书中征引典故，无一事重叠者，从事辈愕然，于是齐诣文昌，各以书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艺文该赡。

【总评】山简云：“吾年四十，不为家所知。”类此。

段成式尝于私第凿一池，工人于土下获铁一片，怪其异质，遂持来献。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静一室，悬铁于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户，但开一牖，方才数寸，亦缄镝之。时与近亲辟牖窥之，则有金书两字，以报十二时也。其博识如此。

李师古（出《酉阳杂俎》）

李师古治山亭，掘得一物，类铁斧头。时李章武游东平，师古示之。武惊曰：“此禁物也，可饮血三斗。”验之而信。

脉望（出《原化记》）

唐建中末，书生何讽尝买得黄纸古书一卷读之。卷中得发卷，规四

寸，如环无端。讽因绝之，断处两头滴水升余，烧之作发气。讽尝言于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据《仙经》曰，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规映当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还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时换骨上升。”因取古书阅之，数处蠹漏寻义读之，皆神仙字，讽方叹伏。

好尚

刘献之

后魏刘献之，少好学，尤精诗传，泛观子史，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少也。”又谓所亲曰：“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眉批】好儒。

【总评】宇宙有此种道理，必有人发泄之。一画少而卦传作，道德迂而名法起，皆时势必然也。假使往圣不作六经，千载又谁知少乎？迨后世文人代兴，即《离骚》诗赋，亦似必不可废之作。献之但可谓儒癖，未为通论矣。

韩愈（出《国史补》）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能返，发狂恸哭，为遗书华阴令。令百计取之，乃下。【眉批】好登陟。

杜兼（出《传载》）李德裕（出《北梦琐言》）【眉批】好书。

杜兼尝聚书万卷，后必自题云：“倩倖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

李德裕与同列款曲，或有征所好者，德裕言己喜见未闻新书策。

独孤及（出《传载》）【眉批】好琴。

独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专听。

宋之愁（出《朝野佥载》）【眉批】好歌。

洛阳县丞宋之愁，性好唱歌，出为连州参军。刺史陈希古者，庸人也，令之愁教婢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夹批】好看。呦呦而唱，【夹批】好听。其婢隔窗和之。闻者无不大笑。【夹批】真好笑。

潘彦（出《朝野佥载》）【眉批】好双陆。

咸亨中，贝州潘彦好双陆，每有所诣，局不离身。曾泛海，遇风船破，彦右手挟一板，左手抱双陆局，口衔双陆骰子。二日一夜至岸，两手见骨，局终不舍，骰子亦在口。

朱前疑（出《朝野佥载》）【眉批】好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丑，其妻有美色。天后时，洛中殖业坊西门酒家有婢，蓬头垢面，伛肩皤腹，寝恶之状，举世所无。前疑大悦之，殆忘寝食。

【总评】宿瘤蒙爱，骀驼获宠，似有夙缘，固非嫫母尚德之论，亦非海人逐臭之比。

鲜于叔明 权长孺（俱《乾臢子》）【眉批】食性异。

剑南东川节度鲜于叔明好食臭虫，时人谓之蟠虫。每饭令人采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热水中，以抽其气，俟气尽，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饼而啖云：“其味实佳。”

长庆末，权长孺留滞广陵，将诣阙求官，临行，群公饮饯于禅智精舍。狂士蒋传知长孺有嗜人爪癖，乃于步健及诸佣保处薄给酬直，得数

两削下爪，以纸裹，候其酒酣，进曰：“侍御远行，无以饯送，今有少佳味，敢献。”遂进长孺。长孺视之，忻然有喜色，如获千金之惠，涎流于吻，连撮啖之，神色自得，合坐惊异。

【总评】文王嗜昌歜，楚王嗜芹菹，齐王嗜鸡跖，宋明帝嗜密渍鲢鮧，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枣，宋刘雍嗜疮痂，唐崔魏公铉好食新馀头，杜豳公悰每早食馍饭干脯，鲜于叔明食臭虫，食性之殊，真有不可解者。他如海人好蜻蜓，王粲好听驴鸣，崔侍中安潜好看斗牛，皆秉殊性，不近人理，然以方钱癖，相去远矣。

太平广记钞卷二十七

知人部 交友部

知人

匈奴使（出《商芸小说》）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威远国，使崔季珪代之，自捉刀立床头。【夹批】见出匈奴使下。事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乃英雄也。”王闻之，驰杀此使。【眉批】龙有毒。

桓温（出《世说》）

晋殷浩既废，桓温语诸人曰：“少时与共骑竹马，我弃去已，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

【总评】从古圣贤豪杰，未有不能舍而能取者。华歆之臣魏，遗金之难掷也；殷浩之用车，竹马之再试也。

杨素（出《定命录》）

封德彝之少也，仆射杨素见而奇之，遂妻以侄女。常抚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后讨辽东，封船没，众皆谓死。杨素曰：“封郎当得仆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封抱得一板，没于大海中，力尽欲放，忽忆杨公之言，复勉力持之，胸前为板所摩击，肉破至骨，众接救得之。后果官仆射。

李勣（出《广人物志》《国史异纂》）

贞观初，李勣为并州都督，时侍中张文瓘为参军事。勣尝叹曰：“张稚珪后来管、萧，吾不如也。”待以殊礼。时有二寮，亦被礼接。勣将入朝，一人赠以佩刀，一人赠以玉带，文瓘独无所及。因送行二十余里，勣曰：“谚云‘千里相送，归于一别。’稚珪何行之远也？可以还矣。”文瓘曰：“均承尊奖，彼皆受赐而返，鄙独见遗，以此于悒。”勣曰：“吾子无苦，老夫有说。某迟疑少决，故赠之以刀，戒令果断也；某放达不拘，故赠之以带，戒令检约也。吾子宏才特达，无施不可，焉用赠为？”因极推引。后文瓘累迁至侍中。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彼州发卒郊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处分他事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吏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觇望及见船中无所有，乃更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首，责

以不早降，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眉批】有才者有事化为无事，无才者小事弄做大事。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破家者必此儿也。”

【总评】英公尝令敬业逐兽林中，纵火欲烧杀之。敬业见火至，急抽刀刳马腹，因自纳焉，火过而不伤。后以反族诛。识者谓英公赞立武氏，杀唐子孙殆尽，天生敬业以报之，安可杀也？

姚崇 张说（出《松窗录》，又《明皇杂录》）

姚崇为相，尝于便殿奏张说罪状。上怒曰：“卿归中书，宜宣与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说未之知，乘马先归。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诏付之。林甫谓崇曰：“说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剧地。”【夹批】缚虎不得不急。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夹批】忠厚过了。林甫又曰：“公必不忍耶！说当无害。”【眉批】却是林甫手段胜姚崇一着。林甫正将诏付于小御史，中路以马坠告。【眉批】林甫已知说之不可制，预为脱身计矣。先是说家有教授书生，通于说侍儿最宠者，会擒得奸状，说怒甚，将穷狱于京兆。书生厉声言曰：“睹色不能禁，人之常情。缓急有用人处，公何靳于一婢女耶？”说奇其言而释之，【眉批】说亦高人。兼以侍儿与归。书生一去数月，忽一日访说，忧色满面，言曰：“某感公恩，思报者久矣。今闻公为姚相所构，外狱将具，公不知之，危将至矣。某愿得公平生所宝者，用计于九公主，能立释之。”说因历指所宝。书生皆云未足。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鸡林郡，以夜明帘为寄者。”书生曰：“事济矣。”因请说手札数行，恳以情

言，遂急趋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书生具以说事言，兼用夜明帘为贽。且谓主曰："上独不念在东宫时，而今反用谗耶？"明早，公主上谒，具为奏之。上感动，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台宣前所按事并罢之。书生亦不复再见矣。【夹批】更高。【眉批】书生报恩附见。

姚崇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吾隙深，然其人奢侈，尤好服玩。吾殁后，以吾尝同寮，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便当录致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砻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眉批】料事如睹。姚既殁，张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氏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眉批】死诸葛走生仲达，是的对。

杨穆弟兄（出《国史补》）

贞元中，杨氏、穆氏弟兄，人物气概，不相上下。或云杨氏弟兄宾客皆同，穆氏弟兄宾客皆殊，以此优劣。穆氏弟兄四人：赞、质、员、赏。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仁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

李丹（出《乾臏子》）

郎中李丹典濠州，萧复处士寄家楚州白田，闻丹之义，来谒之。且无佣保，棹小舟，唯领一廿岁女僮。时方寒，衣复单弊，女僮尤甚。坐于客次，女僮门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处士。"复即芒屨而入。丹揖之坐，略话平素。复忽悟足礼之阙，矍然乃起曰："某为饥冻所迫，高堂慈母处分，令入关投亲知，无奴仆，有一小女童。"便令将随参谒。童骏恐惧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疏脱，唯惶悚而已。丹曰："靴与履，皆一时之礼。古者解袜登席，即徒跣以为礼。靴，胡服也，始自赵武灵王，又有何典据？此不足介君子怀。又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领重事。"于是遂留从容，遣使于白田，馈遗复母甚厚。又饯复以匹马束帛，复后竟为相。

郑绸（出《芝田录》）

刘瞻之父景，寒士也。十余岁，在郑绸左右主笔砚。十八九，绸为御史，巡荆部，驻商山歇马亭，俯瞰山水。时雨霁，岩峦奇秀，泉石甚佳。绸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却返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绸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但刘景在后。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眉批】奇才。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回京阙，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刘景有奇才，他日文学必超异。自今吾令与汝共处于学院，寝馔皆均。吾亦不复指使。"至三数年，学成，凡再举成名。乃生瞻，及第作相。

韦岫（出《北梦琐言》）

唐丞相卢携，大中初，举进士，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呼携为慧，盖舌短也。韦氏昆弟皆轻侮之，独尚书岫加敬，谓昆弟曰：“卢虽人物甚陋，观其文章有首尾，他日必为大用。”【眉批】尔时文章可凭若此。后卢果策名，竟登廊庙。奖拔岫至福建观察使。向时轻薄诸弟，率不展分。

韦诜（出《明皇杂录》）

润州刺史韦诜，自以族望清华，择婿甚刻。遇岁除日，无事，妻孥登城眺览，见数人方于园圃有所瘗，诜异之，召吏往访。还白曰：“所见乃参军裴宽宅也。”令与宽俱来，诜诘其由。宽曰：“某常自戒，义不以苞苴污其家。今日有人遗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与家童瘗于后园，以全所守，不谓太守见之。”诜因降阶曰：“某有息女，愿授君子。”裴拜谢而去。归谓妻曰：“尝求佳婿，今果得之。”妻问其谁，即向之城上所见瘗物者。明日复召来，宽衣碧衫，【眉批】唐制，八品已下衣碧。疏瘦而长，入门，举家大噱，呼为鹳鹊。诜妻泣于帷下。既退，诜谓妻曰：“爱其女，当令作贤公侯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诜竟以女妻之。而韦氏与宽偕老，其福寿贵盛，亲族莫比。

苗夫人（出《云溪友议》）

张延赏累代台铉，每宴宾客，选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

宰苗晋卿之女也。夫人鉴别英锐，特选韦皋秀才，曰：“此人之贵无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岁，以韦郎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张公稍悔之，至不齿礼。一门婢仆，渐见轻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张氏垂泣而言曰：“韦郎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诮乎？”韦乃辞去东游。妻罄妆奁赠送。延赏喜其往也，尽以七驮物与之。每之一驿，则附递一驮而还。行经七驿，所送之物尽归。其所有者，张氏所赠妆奁，及布囊书策而已。后权陇右军事。会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独居其上。圣驾旋复之日，自金吾持节西川，以代延赏。乃改易姓名，以韦作韩，以皋作翱，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驿，【眉批】天回驿因上皇旋驾而名。去府城三十里，有人特报延赏曰：“替相公者，金吾韦皋将军，非韩翱也。”苗夫人曰：“若韦皋，必韦郎也。”延赏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韦生应已委弃沟壑，岂能乘吾位乎？”苗夫人又曰：“韦郎比虽贫贱，气凌霄汉，每以相公所谈，未尝一言屈媚，因而见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夹批】具眼。来早入州，方知不误。延赏忧惕，莫敢瞻视，曰：“吾不识人。”西门而出。凡是旧时婢仆，曾无礼者，悉遭韦公棒杀，投于蜀江，独苗氏夫人无愧。【眉批】虽已甚，却畅快人！

潘炎妻（出《幽闲鼓吹》）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妻，刘晏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阎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岂为人臣，而京尹愿一谒见，遗奴三百缣，其危可知也！遽劝潘公避位。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而位丞郎，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同列，吾观

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俦也，不足忧矣。”【眉批】大是伤时语。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交友

宗世林（出《世说》）

汉末，南阳宗世林与魏武同时，而薄其为人，不与交。及武帝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既忤旨见疏，位不配德。而文帝兄弟每造其门，必拜床下，其礼重如此。【眉批】亦由魏武重贤故。

祢衡（出本传）

祢衡，字正平，少与孔文举作尔汝之交。时衡未二十，而文举已五十余矣。【眉批】亦是忘年之交。

荀巨伯（出《殷芸小说》）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远来视子，今有难而舍之去，岂伯行耶？”贼既至，谓伯曰：“大军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独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宁以己身代友之命。”贼异之，乃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乃偃而退。一郡获全。【眉批】贼亦可取。

【总评】不惟全交，又能全郡，功德大矣。

嵇康（出《语林》）

嵇康素与吕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来，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凤，凡鸟也。”

山涛（出《世说》）

山涛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妻韩氏异而问之。涛曰：“当年可友者，唯此二人。”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赵狐，意欲窥之，可乎？”【眉批】韩氏，异人。涛曰：“可。”他日二人来，劝涛止之宿，具酒食。妻穿墙视之，达旦忘返。涛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当以识度耳。”涛曰：“伊辈亦以我识度为胜。”

湘东王（出《谈薮》）霍王（出《谈宾录》）

梁湘东王绎，博览群书，才辨冠世，不好声色，爱重名贤。与河东裴子野、兰陵萧子云，为布衣之交。

唐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也。谦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或问王所长，玄平曰：“无。”问者怪而诘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哉！”

张说（出《明皇杂录》）

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颋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逆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寮旧。颋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事，大陈说忠贞謇谔，人望所属，不宜沦滞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迁荆州长史。

元白（出《北梦琐言》）

白少傅居易，与元相国稹友善，以诗道著名，号“元白”。其集内有《哭元相诗》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

柳芳（出《国史补》）

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学。述卒后，所著书未毕者，芳多续成之。

陆畅（出《尚书故实》）

李白尝为《蜀道难》歌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盖刺严武也。后陆畅受知于韦皋，复为《蜀道易》以佞之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皋大喜，赠罗八百匹。及韦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与者，【夹批】谓仇家。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释。

太平广记钞卷二十八

义气部

义气

郭元振（出《摭言》）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学。薛稷、赵彦昭为友。时有家信至，寄钱四十万以为举粮。忽有缞服者扣门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时迁窆，乏于资财。闻公家信至，颇能相济否？”公即命以车一时载去，略无留者，亦不问姓氏。【夹批】才妙。深为薛、赵所诮。元振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眉批】薛、赵尚梦不着在，何敢言友？其年粮绝，竟不成举。【夹批】何妨。

狄仁杰（出《谈宾录》）

狄仁杰，太原人，为府法曹参军。时同僚郑崇资，母老且病，当充使绝域。仁杰谓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泣乎？”乃请代崇资。

吴保安（出《纪闻》）

吴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义尉。其乡人郭仲翔，即元振从侄也。仲翔有才学，元振将成其名宦。会南蛮作乱。以李蒙为姚州都督，帅师讨之。蒙临行，辞元振。元振乃见仲翔。蒙以为判官，委之军事。至蜀，保安寓书于仲翔曰："幸共乡里，籍甚风猷，虽旷不展拜，而心常慕仰。【眉批】海内有心人，何必曾相识！吾子国相犹子，幕府硕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将军秉文兼武，受命专征，亲绾大兵，将平小寇。以将军英勇，兼足下才能，师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学，长而专经，才乏兼人，官从一尉，僻在剑外，地迩蛮陬，乡国数千，关河阻隔。况此官已满，后任难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选曹之格限，更思微禄，岂有望焉。将归老丘园，转死沟壑，侧闻吾子急人之忧，不遗乡曲之情，忽垂特达之眷，使保安得执鞭弭以奉周旋。录及细微，薄沾功效，承兹凯入，得预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铭镂之日，非敢望也，愿为图之。"仲翔得书，深感之，【眉批】人以事求我，而反感之。此意谁人识得？即言于李将军，召为管记。未至而蛮贼转逼，李将军至姚州与战，破之。乘胜深入，反为所败，身死军没，仲翔为虏。蛮夷利汉财物，其没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赎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适值军没，迟留未返。而仲翔于蛮中，间关致书于保安，略云："才谢钟仪，居然受絷，身非箕子，日见为奴。海畔牧羊，有类于苏武；宫中射雁，宁期于李陵。"又云："蛮俗以吾国相之侄，求绢千匹。此信通闻，仍索百缣，愿足下早附白书，报吾伯父，宜以时到，得赎吾还，使亡魂复归，死骨更肉。傥吾伯父捐去庙堂，难可咨启，即愿足下亲脱石父，解夷吾之骖，往赎华元，类宋人之事。"保安得书，甚伤之。时元振已卒，保安乃为报，许赎仲翔。仍倾其家，得绢

二百匹往。因住嵩州，十年不归，经营财物，前后得绢七百匹，数犹未至。保安素贫窭，妻子犹在遂州，贪赎仲翔，遂与家绝。每于人有得，虽尺布升粟，皆渐而积之。后妻子饥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驾一驴自往泸南，求保安所在，于途中粮尽，犹去姚州数百。其妻计无所出，因哭于路左，哀感行人。时姚州都督杨安居乘驿赴郡，见保安妻哭，访知其故，大奇之，谓曰："吾前至驿，当候夫人，济其所乏。"既至驿，安居赐保安妻钱数千，给乘令进。【眉批】热肠自冷不得，犹冷肠不可令热也。安居驰至郡，先求保安见之，执其手升堂，谓保安曰："吾常读古人书，见古人行事，不谓今日亲睹于公。【眉批】杨公更奇，正惺惺惜惺惺也。吾今初到，无物助公，且于库中假官绢四百匹，济公此用。待友人到后，吾方徐为填还。"【眉批】谁肯？保安喜，取其绢，令蛮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状憔悴，殆非人类。方与保安相识，语相泣也。【眉批】识面方今，识心已久，才是真正好相识。安居曾事郭尚书，则为仲翔洗沐，赐衣装，引与同坐，宴乐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宠之。【夹批】做好人未尝不得人便宜。于是令仲翔摄治下尉。仲翔久于蛮中，且知其款曲，则使人于蛮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辞安居归北，且以蛮口赠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岂待报耶？钦吴生分义，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亲在北，且充甘膳之资。"仲翔谢曰："微命得全，公之赐也。翔虽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蛮口，故为公求来，公今见辞，翔以死请。"安居难违，乃见其小女曰："公既频繁有言，重违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钟爱。今为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辞其九人。而保安亦为安居厚遇，大获资粮而去。仲翔到家，辞亲凡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录事参军，则迎亲到官。两岁，又以优授代州户曹参军。秩满内忧，葬毕，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赖吴公见赎，故能拜职养亲。今亲殁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义尉选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访之。保安秩满，不能归，与其妻皆卒于彼，权窆寺内。仲

翔闻之，哭甚哀。因制缞麻，环绖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绝声。至彭山，设祭酹毕，乃出其骨，每节皆墨记之，盛于练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记，贮于竹笼。而徒跣亲负之，徒行数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爱之如弟。于是尽以家财二十万，厚葬保安，仍刻石颂美。仲翔亲庐其侧，行服三年。既而为岚州长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为娶妻，恩养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宝十二年，诣阙，让朱绂及官于保安之子以报，时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没也，赐蛮首为奴，其主爱之，饮食与其主等。经岁，仲翔思北，因逃归，追而得之，转卖于南洞。洞主严恶，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弃而走，又被逐得，更卖南洞中，其洞号菩萨蛮。仲翔居经岁，困厄复走，蛮又追而得之，复卖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难禁止邪！"乃取两板，各长数尺，令仲翔立于板，以钉钉其足背，钉达于木。每役使，常带二木行。夜则纳地槛中，亲自锁闭。仲翔二足，经数年疮方愈。木锁地槛，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忧。保安之使人往赎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转为取之，故仲翔得归焉。

许棠（出《摭言》）

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幕，棠往谒之，一见如旧识。留连数月，但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忽一旦，大会宾友，命使者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莫知其来。启缄，乃是戴潜遣一价，邮其家矣。【眉批】可为之死。

周简老（出《酉阳杂俎》）

太仆卿周皓，贵族子，多力负气。天宝中，皓少年，常结客为花柳之游，竟畜亡命，访城中名姬，如蝇袭羶，无不获者。时靖恭有姬子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皓时与数辈富者更擅之。会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来生日，岂可寂寞乎？"皓与往还，竟求珍货，合钱数十万，会饮其家。乐工贺怀智、纪孩孩，皆一时绝手。扃方合，忽觉击门声甚急，皓戒内勿开。良久，折关而入。有少年紫衣，骑从数十，诟其母，即将军高力士之子也。【眉批】高力士有子。母与夜来泣拜，诸客将散。皓时血气方刚，顾从者不相敌，因前让其怙势，攘臂格之。紫衣者踣于拳下，且绝其颔骨。【眉批】《水浒传》李大哥手段。皓遂突出。时都亭驿所由魏贞，有心义，好养私客，皓以情投之，贞乃藏于妻女间。时有司追捉急切，数恐踪露，乃夜办装具，腰白金数锭，谓皓曰："汴州周简老，义士也。复与郎君当家，【眉批】当家，谓同姓。今可依之，且宜谦恭不怠。"周简老，盖大侠也。见魏贞书，喜甚。皓因拜之为叔，遂言其状。简老令居一船中，戒无妄出，供与极厚。居岁余，忽听船上哭泣声。皓潜窥之，见一少妇，缟衣甚美，与简老相慰。其夕，简老忽至皓处，问："君婚未？某有表妹，嫁与甲，甲卒无子，今无所归。可事君子。"皓拜谢之。即夕，其表妹归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犹在舟中。简老忽语皓，事已息，君貌寝，必无人识者，可游江淮。乃赠百余千，号哭而别。于是遂免。

【总评】贞非素有德于皓也，特贵其以情投耳。简老又非素与贞相识也，特不忍负贞之托耳。古人意气相期如此，何今无万分之一耶？

吾读《汉书》至孙宾石救赵岐事，为之一恸。阅《广记》至周简老救周皓事，为之再恸。

侯彝（出《独异志》）

唐大历中，有万年尉侯彝者，好尚心义，尝匿国贼。御史推鞫理穷，终不言贼所在。御史曰："贼在汝左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盖下。"又击之，翻示御史。乃以镞贮烈火，置其腹上，烟气燧勃，左右皆不忍视。彝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见曰："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此？"彝对曰："臣实藏之，已然诺于人，终死不可得。"【眉批】天子亦无如何，况肯杀人媚人乎？遂贬之为端州高要尉。【夹批】代宗不杀彝，亦高。

房光庭（出《御史台记》）

房光庭为尚书郎，故人薛昭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败，御史陆遗逸逼之急。光庭惧，乃见时宰。时宰曰："公郎官，何为匿此人？"曰："光庭与薛昭有旧，以途穷来归，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纳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庙堂者，复何以待光庭？"时宰义之，乃出为慈州刺史，无他累。【眉批】落得做好人。光庭尝送亲故之葬，出鼎门，际晚，且饥。会鬻糕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素不持钱，无以酬值。鬻者逼之，光庭命就我取直，鬻者不从。光庭曰："与你官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值。"时人赏其放逸。

李宜得（出《朝野佥载》）

李宜得，本贱人，背主逃。当玄宗起义，与王毛仲等立功，官至武卫将军。旧主遇诸涂，趋而避之，不敢仰视。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惧。至宅，请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旧主流汗辞之。留连数日，遂奏云："臣蒙国恩，荣禄过分；臣旧主卑琐，曾无寸禄。臣请割半俸，解官以荣之。愿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为郎将。【眉批】叛主背恩者可愧！

阳城（出《乾㲉子》）

阳城，贞元中，与三弟隐居陕州夏阳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饮水，莞簟布衾，熙熙怡怡，难名其室。后遇岁荒，屏迹不与同里往来。或采桑榆之皮，屑以为粥。讲论诗书，未尝暂辍。有苍头曰都儿，与主协心。里人馈食稍丰，则闭户不纳，散于饿禽。后里人窃令于中户致糠核十数杯，乃就地食焉。他日，山东诸侯闻其高义，发使寄五百缣，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标于屋隅，未尝启缄。无何，有节士郑俶者，迫于营举，投人不应，因途经其门，往谒之。俶戚容瘵貌，城留食旬时。问俶所之，具以情告。城曰："城有诸侯近贶物，无所用，辄助足下人子终身之道。"俶固让。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让焉？"俶对曰："君子既施不次之恩，某愿终志后，为奴仆偿之。"遂去。俶东洛茔事罢，杖归城，以副前约。城曰："子奚如是？苟无他系，同志为学可也。"俶泣涕曰："若然者，微躯何幸？"俶于记览苦不长，月余，城令讽《毛诗》，虽不辍寻读，及与之讨论，如水投石。俶大惭。城曰："阜北有茅斋，子可自玩习也。"俶甚喜，遽迁之。复经月余，城访

之，与论《国风》，俶虽加功，竟不能往复一辞。城方出，未三十步，俶缢于梁下。【眉批】以死报知己，非轻生也。供饩童惊以告城，城恸哭，若裂支体。乃命都儿将酒奠之，亲作文致祭。自脱衣，令仆夫负之。仍服缌麻，厚瘗之。由是为缙绅所推重。

廖有方（出《云溪友议》）

廖有方，元和乙未岁，下第游蜀。至宝鸡西，适公馆。忽闻呻吟声，潜听而微愍，乃于室内见一贫病儿郎。问其疾与居止，强而对曰：“辛勤数举，未偶知音。”眄睞叩头，久而复语，惟以残骸相托，余不能言。方拟救疗，俄忽而逝，竟不知其姓字也。廖遂贱鬻所乘鞍马于村豪，备棺瘗之。临岐凄断，复为铭曰：“嗟君殁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后廖自西蜀回，取东川路，至灵龛驿，驿将迎归私第。及见其妻，素衣，再拜呜咽，有同亲懿。淹留半月，仆马皆饫，廖不测何缘。临别，其妻又悲啼，赠赆缯锦一驮，价值数百千。驿将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绾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复叙平生之吊，所遗物终不纳焉。曰“仆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当兹厚惠。”遂促辔而前。驿将奔骑而送，复逾一驿，尚未分离。廖君不顾其物，驿将执袂，各恨东西，物乃弃于林野。乡老以义事申州，州将以表奏朝廷。宰寮愿识有方，共为导引。明年李逢吉知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

李约（出《尚书故实》）

兵部员外李约，汧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出尘表。与主客张员外念同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独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与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见，以二女托之，皆绝色也。又遗明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约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后死，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棺检之，夜光果在。

裴度（出《玉堂闲话》）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录事参军，未赴任，遇盗，敷剽殆尽。告敕历任文簿，悉无孑遗。遂于近邑行丐故衣，迤逦假贷，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晋公第。时晋公在假，因微服出游，偶至湖纠之店，相揖而坐，与语周旋。问及行止，对曰：“某之苦事，人不忍闻。”言发涕零。晋公悯之，细诘其事，对曰：“某住京数载，授官江湖，遇寇荡尽，唯残微命，此亦细事尔。某将娶而未亲迎，遭郡牧强以致之，献于上相裴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黄娥。”裴时衣紫袴衫，谓之曰：“某即晋公亲校也。试为子侦。”遂问姓名而往。纠复悔之，此或中令之亲近,入白当致祸也，寝不安席。迟明，姑往侦之，则裴已入内。至晚，忽有赫衣吏诣店，称令公召。纠闻之惶惧，仓卒与吏俱往。延入小厅，拜伏流汗，不敢仰视。即延之坐。窃视之，则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过再三。中令曰：“昨见所话，诚心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即命箱中官诰授之，已再除湖纠矣，喜跃未已。公又曰：“黄娥可于飞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装千贯，与偕赴所任。【眉批】婚

宦一时俱遂，乐哉！

【总评】《因话录》云：裴晋公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一资半级，何足问也。”【眉批】谁能平心如此？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

戎昱（出《本事诗》）

韩晋公滉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闲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滉，召置籍下。昱不敢留，俄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令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泪下随言。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眉批】晋公自不可知。乃十笞之。命妓与百缣，即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莺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四五声。”

洛中举子（出《卢氏杂说》）

洛中举子某，与乐妓茂英相识，英年甚小。及举子到江外，偶于饮席遇之，因赠诗曰：“忆昔当初过柳楼，茂英年小尚娇羞。隔窗未省闻

高语，对镜曾窥学上头。一别中原俱老大，重来南国见风流。弹弦酌酒话前事，零落碧云生暮愁。”举子因谒节使，遂留连数月，帅遇之甚厚。宴饮既频，与酒纟谐戏颇洽。一日告辞，帅厚以金帛赙行，复开筵送别。因暗留绝句与纟曰：“少插花枝少下筹，须防女伴妬风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书莫点头。”【眉批】醋意。因设舞曲遗诗。帅取览之，当时即令人所在送付举子。

郑还古（出《卢氏杂说》）

郑还古，东都闲居，与柳当将军者甚熟。柳宅在履信东街，有楼台水木之盛。家甚富，妓乐极多。郑往来宴饮，与诸妓笑语既熟，因调谑之。妓以告柳，怜郑文学，又贫，亦不之怪。【眉批】好个柳将军。郑将入京求官，柳开筵饯之。酒酣，与妓一章曰：“冶艳似神仙，歌声胜管弦。眼看白苧曲，欲上碧云天。未拟生裴秀，如何乞郑玄？莫教金谷水，横过坠楼前。”柳见诗甚喜，曰：“某不惜此妓，然吾子方求官，事固不易支持，专待荣命，便发遣入京，充贺礼。”【夹批】更高。及郑入京，不半年，除国子博士。柳见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驿，郑已亡歿。旅衬寻到府界，柳闻之，悲叹不已。遂放妓他适。【眉批】才见赠妓，是真正怜才，非关势利。

江陵士子（出《卢氏杂说》）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贫。求尺题于交广间游，支持五年粮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归，任尔改适。”士子去后，五

年未归。姬遂为前刺史所纳，在高丽坡底。及明年，其夫归，已失姬之所在。寻访知处，遂为诗寄云：“阴云漠漠下阳台，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怀。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刺史见诗，遂给一百千及资装，便遣还士子。

发冢盗（出《玉堂闲话》）

光启、大顺之际，褒中有盗发冢墓者，经时搜索不获，长吏督之甚严。忽一日擒获，置于所司，淹延经岁，不得其情。拷掠楚毒，无所不至。款招既具，连及数人，皆以为得之不谬矣。及临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岂容枉杀平人者乎？发冢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为获擒。而斯人何罪，欲杀之？速请释放！”旋出丘中所获之赃，验之，略无差异。具狱者亦出其赃，验之无差。藩帅躬自问之，答曰：“虽自知非罪，而受箠楚不禁，遂令骨肉伪造此赃，希其一死。”【夹批】可怜！【眉批】鞫狱者可不慎欤。藩帅大骇，具以闻于朝廷，坐其狱吏。枉陷者获免。自言者补衙职而赏之。【眉批】该赏。

冯燕（出沈亚之作传）

唐冯燕者，魏人。少任侠，专为击球斗鸡戏。魏市有争财殴者，燕闻之，搏杀不平，沈匿田间。官捕急，遂亡滑，益与滑军中少年鸡球相得。时相国贾耽镇滑，知燕才，留属军中。他日出行里中，见户傍妇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将张婴，从其

类饮。燕因得间，复拒户偃寝。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踖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堕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暝。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以刀授燕，【夹批】恶甚。燕熟视，断其颈，遂巾而去。【夹批】快甚。明旦，婴起，见妻杀死，愕然，欲出自白。婴邻以为真婴杀，留缚之。趣告妻党，皆来，曰："常嫉殴吾女，诬以过失，今复贼杀之矣。"共持婴百余笞，遂不能言。官收系杀人罪，莫有辨者，强伏其辜。司法官与小吏持朴者数十人，将婴就市，看者千余人。有一人排众而来，呼曰："且无令不辜死。吾窃其妻，而又杀之，当系我。"吏执自言人，乃燕也。与燕俱见耽，尽以状对。耽乃状闻，请归其印，以赎燕死。【夹批】难得。上谊之。下诏，凡滑城死罪者皆免。

【总评】皆免，非法也。然世不皆冯燕，则凡死罪尽可疑矣。免之以劝义气，不亦可乎！

太平广记钞卷二十九

侠客

侠客（旧名豪侠）

李亭（出《西京杂记》）【眉批】豪侠。

汉茂陵少年李亭好驰骏狗，逐狡兽；或以鹰鹤逐雉兔，皆为嘉名。狗则有修豪、厘睫、白望、青曹之名；鹰则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之属；鹞则有从风、孤飞之号。

虬髯客（出本传）【眉批】豪侠亦义侠。

司空杨素守西京，李靖以布衣来谒，长揖献奇策。素大悦。有妓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靖。靖既去，而红妓临轩指吏问曰："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吏具以对。妓颔而去。是夜，奔靖于逆旅。靖问其姓，曰："张。"问伯仲之次，曰："最长。"靖不自意获之，喜惧不安。既数日，不闻追访，乃雄服乘马，排闼而去。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

卧，看张氏梳头。靖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观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令勿怒。梳毕，敛袂前问其姓。卧客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张氏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眉批】红拂妓亦女侠。靖骤拜，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甚。"靖出市买胡饼。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驴前，食之甚速。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靖具言其由。曰："然则何之？"曰："将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知非君所能致也。""有酒乎？"曰："主人西，则酒肆也。"靖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于是开革囊，取出一人头并心肝，却收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负心者也。衔之十年，今始获。吾憾释矣。"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异人乎？"曰："尝见一人，愚谓之真人。其余，将相而已。""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几？"曰："近二十。""今何为？"曰："州将之爱子也。"曰："似矣。李郎能致吾一见否？"曰："靖之友刘文静者与之狎。因文静见之可也。兄欲何为？"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使吾访之。李郎明发，何时到太原？"靖计之，某日当到。曰："达之明日，方曙，我于汾阳桥待耳。"语讫，乘驴，而其行若飞，回顾已远。靖与张氏且惊惧。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无畏。"但速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见大喜。偕诣刘氏。诈云善相，思见郎君。文静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居坐末，见之心死。饮数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刘，刘益喜，自负。既出，虬髯曰："吾见之，十八九定矣。亦须道兄见之。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下有此驴及一瘦骡，即我与道兄俱在其所也。"公到，即见二乘。揽衣登楼，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见靖惊喜，召坐。环饮十数巡，曰："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

一身隐处，驻一妹毕，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眉批】节节见精细处，英雄必不粗豪也。如期登楼，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谒文静。时方奕棋，揖起而语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道士对奕，虬髯与靖旁立为侍者。俄而文皇来，长揖而坐。神清气朗，顾盼玮如。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输矣，输矣。于此失却局，奇哉！”罢奕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图，勉之！”因共入京。虬髯曰：“计李郎之程，某日方可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愧李郎往复相从一妹，悬然如磬。欲令新妇祇谒，略议从容，无令前却。”言毕，吁嗟而去。靖亦策马遄征，俄即到京，与张氏同往。乃一小板门，扣之，有应者，拜曰：“三郎候久矣。”延入重门，门益壮丽。奴婢罗列，引靖入东厅。梳栉更衣，既毕，传云：“三郎来！”乃虬髯者，纱帽褐裘，有龙虎之姿，相见欢然。催其妻出拜，盖天人也。遂延中堂，陈设之盛，虽王公家不如。四人对坐，牢馔毕陈，女乐二十人，列奏于前。食毕，行酒。而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谓曰：“尽是珍宝货泉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向者，某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当龙战三二年，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李郎以英特之才，将余之赠，以奉真主，赞功业，勉之哉。此后十余年，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志之秋。妹与李郎可沥酒相贺。”顾谓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毕，与其妻戎装乘马，一奴乘马从后，数步不见。靖据其宅，遂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遂匡大业。贞观中，靖位至仆射。东南蛮奏曰：“有海贼以千艘，积甲十万人，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内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归告张氏。具礼相贺，沥酒东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兴，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乃螳螂之拒走轮耳。或曰：“卫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传也。”

胡证（出《摭言》）【眉批】义侠亦豪侠。

唐尚书胡证，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晋公裴度同年。度常狎游，为两军力人十许辈凌轹，势甚危窘。潜遣一介，求救于证。证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证饮后到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眉批】今宴会有来迟罚三钟语，乃知自古已然。逡巡，主人上灯。证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跻。"证复一遍三钟。次及一角觚者，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殆至并座。证举跻将击之，众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证曰："鼠辈敢尔！赦命。"叱之令去。

古押衙（出薛调撰《无双传》）【眉批】义侠。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尚书刘震之甥也。仙客少孤，随母归外氏，与震女无双，幼相狎爱。王氏疾且死，召震以仙客为托，无令无双归他族。仙客护丧，归葬襄邓。服阕，饰装抵京。时震为租庸使，声势赫奕。置仙客于学舍，寂不闻选取之议。又于窗隙间窥见无双，明艳若神，求婚益切。乃曲媚舅母，遣老妪达意，而震意不允。仙客心气俱丧，达旦不寐，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趋朝，至日初出，忽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锁却门，锁却门！"一家惶骇不测。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天子出苑北门，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为念，略归部署。疾召仙客，与我勾当家事。我嫁尔无双。"仙客闻命，惊喜拜谢。乃装金银罗锦二十驮，命仙客："易服，押领出开远门，觅一深隙

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眉批】多财为累。向使轻疾驱，何必后仙客哉！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待久不至。城门自午后扃锁，南望目断。遂乘骢秉烛，绕城至启夏门，门亦锁。守门者不一，持白棓，或立或坐。【眉批】如画。仙客下马，徐问曰：“城中何事如此？”又问：“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后有一人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骑至，一时驱向北去矣。”仙客失声恸哭，却归店。三更向尽，城门忽开，见火炬如昼，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辎骑惊走，归襄阳，村居三年。后知克复京师，乃入京访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马徬徨之际，忽一人马前拜，熟视之，旧使苍头塞鸿也。乃闻尚书受伪命官，与夫人皆处极刑。无双已入掖庭。唯所使婢采蘋者，今在金吾将军王遂中宅。仙客哀冤号绝。明日，乃刺谒，以从侄礼见遂中，具道本末，愿纳厚价以赎采蘋。遂中许之。仙客税屋，与鸿、蘋居。遂中荐仙客于京兆尹李齐运，以为富平县尹，知长乐驿。累月，忽报中使押领内家三十人往园陵，以备洒扫，毡车子十乘，下驿中讫。仙客谓鸿曰：“我闻掖庭多衣冠子女，恐无双在焉。汝为我一窥之。”因令鸿假为驿吏，烹茗于帘外。约曰：“坚守茗具，无暂舍去。如有所睹，即疾报来。”塞鸿唯唯而去。宫人悉在帘下，不可得见，但夜语喧哗而已。至夜深，群动皆息。鸿涤器构火，不敢辄寐。忽闻帘下语曰：“塞鸿，塞鸿，汝争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讫，呜咽。鸿曰：“郎君见知此驿。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鸿问候。”又曰：“我不久语，明日我去后，汝于东北舍阁子中紫褥下，取书送郎君。”言讫便去。忽闻帘下极闹，云：“内家中恶。”中使索汤药甚急，乃无双也。鸿疾告仙客，仙客惊曰：“我何得一见？”塞鸿曰：“今方修渭桥，郎君可假作理桥官，车过桥时，近车子立。无双若认得，必开帘，当得瞥见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车，果开帘，窥见无双。仙客因悲感怨慕，不胜其情。鸿于阁子中褥下得书送仙客。花牋

五幅，皆无双真迹，词理哀切，叙述周尽。仙客览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诀矣。其书后云：“常见敕使说富平县古押衙，人间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请解驿务，归本官。遂寻访古押衙，则居于村墅。仙客造谒，见古生。生所愿，必力致之，缯采宝玉，不可胜纪。一年未开口，秩满，闲居于县。古生忽来，谓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于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将有求于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深恩，愿粉身答效。”仙客泣拜，以实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指脑数四，曰：“此事大不易。然与郎君试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见，岂敢以迟晚为限耶！”半岁无消息。一日扣门，乃古生送书。书云：“茅山使者回。且来此。”仙客奔马去，见古生，生云：“且吃茶。”夜深，谓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识无双否？”仙客以采蘋对。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归。”后累日，忽传说曰：“有高品过。处置园陵宫人。”仙客心甚异之。令塞鸿探所杀，乃无双也。仙客号哭，乃叹曰：“本望古生，今死矣，为之奈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闻叩门甚急。及开门，乃古生也。领一筐子入，谓仙客曰：“此无双也。今死矣。心头微暖，后日当活。微灌汤药，切须静密。”言讫，仙客抱入阁子中，独守之。至明，遍体有暖气。见仙客，哭一声遂绝。救疗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暂借塞鸿，于舍后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断塞鸿头于坑中。【眉批】鸿亦有心人，必不泄。然欲万全仙客，且不自爱，何有于鸿？仙客惊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报郎君恩足矣。比闻茅山道士有药术。其药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专求，得一丸。昨令采蘋假作中使，以无双逆党，赐此药，令自尽。至陵下，托以亲故，百缣赎其尸。凡道路邮传，皆厚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筐人，在野外处置讫。老夫为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门外有檐子一十人，马五匹，绢二百匹。五更，挈无双便发，变姓名浪迹以避祸。”言讫，举刀。仙客救之，头已落矣。【眉批】以一妇人故而冤死者十余

人，吾无取焉。然侠士责成人之事，他非所恤也。遂并尸盖覆讫。潜奔蜀下峡，寓居于渚宫。悄不闻京兆之耗，乃挈家归襄邓别业，与无双为夫妇五十年。

昆仑奴（出《传奇》）【眉批】以下俱剑侠。

唐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生时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一品召生入室。生少年，容貌如玉。拜传父命，一品忻然爱慕，命坐与语。时三妓人，艳皆绝代，居前以金瓯贮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进。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擎一瓯与生食。生赧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辞去。一品曰："郎君暇，必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生归达一品意，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璚芝雪艳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时家有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有恨，何不报老奴？"生曰："汝辈何知，而问我襟怀间事？"磨勒曰："但言，当为郎君释解。"生骇异，具告之。磨勒曰："小事耳，何自苦耶？"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耳。"生大喜，谓曰："何计而能导我？"磨勒笑曰："后夜乃十五夜，请深青绢两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非老奴不能毙此犬。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遂携炼椎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固无碍耳。"夜三

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缸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但吟诗曰“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侍卫皆寝，邻近阗然。生遂缓搴帘而入。良久，验是生。姬跃下榻，执生手曰：“知郎君颖悟，必能默识，所以手语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谋。姬曰：“磨勒何在？”曰：“帘外耳。”遂召入，以金瓯酌酒而饮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虽绮罗珠翠，如在桎梏。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狴牢。所愿既申，虽死不悔。”生愀然不语。磨勒曰：“娘子意既坚确，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遂归学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此必侠士挈之。无更声闻，徒为患祸耳。”【眉批】亦高见。姬隐崔生家二载，因花时，驾小车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一品异之，召崔生诘其事。惧不敢隐，遂言奴磨勒。一品曰：“他事不问，某须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后一品悔惧，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

僧侠（出《唐语林》）

唐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镳，言论颇洽。日将夕，僧指路岐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能垂顾乎？”士人

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从者，供帐具食。行十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进数里，日已昏夜，韦生疑之。素善弹，乃密于靴中取铜丸十余。让僧前行百余步，乃弹之，正中其脑。僧初若不觉，凡五发中之，僧始扪中处，徐曰："郎君莫恶作剧。"韦生知无可奈何，亦不复弹。良久，至一庄墅，数十人列火烛出迎。僧延韦生坐厅中，笑云："郎君勿忧。"因问左右："夫人下处如法无？"复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供帐甚盛，相顾涕泣。即就僧。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不支也。今日固无他，幸不疑耳。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乃举手搦脑后，五丸坠焉。有顷布筵，且蒸犊，其上剳刀子十余，以斋饼环之。揖韦生就座。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谒见。"言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齑粉矣。"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蜡。僧曰："向后堂侍郎君。"憎乃授韦一剑及五丸。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锁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跃在梁上，循壁虚蹑，捷若猱玃。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返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数节，竟不能伤。【眉批】出飞飞，所以进生于技也。生乃自视缺然矣。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眉批】韦技亦高，僧惜其技而不计其憾，所以为高侠。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天将晓，僧送韦路口，赠绢百匹，垂泣而别。

京西店老人（出《酉阳杂俎》）

唐韦行规，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有老人方工作，谓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患也。”因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焉。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电光相逐，渐逼树杪，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顾大树，枝干尽矣。鞍驮已失，遂返前店。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也，拜而且谢。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后院，指鞍驮言：“却领取，聊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

卢生（出《酉阳杂俎》）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缩锡，颇有师之者。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意气相合。卢亦语及炉火，称唐族乃外氏，遂呼唐为舅。唐不能相舍，因邀同之南岳。卢亦言亲故在阳羡，将访之。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兰若。夜半，语笑方酣，卢曰：“知舅善缩锡，可以梗概论之。”唐笑曰：“某数十年重迹从师，只得此术，岂可轻道耶？”复祈之不已。唐辞以师授有时日，可达岳州相传。卢因作色：“舅今夕须传，勿等闲也。”唐责之：“某与公风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实慕君子，何至驺卒不若也。”卢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将死于此。”因怀中探乌韦囊，出匕首刃，势如偃月，执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惧，具述。卢乃笑语

唐曰：“几误杀舅，此术十得五六。”方谢曰：“某师，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至添金缩锡，传者亦死。”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后遇道流，辄陈此事戒之。

床下义士（出《原化记》）

顷有士人为畿尉，常任贼曹。有一贼系械【夹批】音鲜。狱未具。此官独坐厅上，忽告曰：“某非贼，颇非常辈。公若脱我，奉报有日。”此公视状貌不群，词采挺拔，意已许之，佯为不诺。夜后，密呼狱吏放之。仍令狱吏逃窜。既明，狱中失囚，狱吏又走，府司谴罚而已。【眉批】释罪得谴，犹且甘之；况贼无辜，以搏宦声乎？后官满，数年客游，亦甚羁旅。至一县，忽闻县令与所放囚姓名同。往谒之，令通姓字。此宰惊惧，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厅中，与对榻而寝，欢洽旬余，其宰不入宅。忽一日归宅，此客遂如厕，厕与令宅唯隔一墙。客于厕室闻宰妻问曰：“公有何客，经十日不入？”宰曰：“某赖此人活命大恩，乃至今日。”妻曰：“公岂不闻，大恩不报，何不相机为之。”令不语，良久乃曰：“君言是矣。”客闻而惧，急呼奴仆，乘马便走，衣服悉弃厅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县界，止宿村店。仆从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歇定，乃言此贼负心之状。言讫吁嗟，奴仆悉涕泣。忽床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惧。乃曰：“我义士也。宰使我来取君头。适闻说，方知此宰负心。不然，枉杀贤士，吾义不舍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顷，与君取此宰头，以雪公冤。”【夹批】快绝！客愧谢。其人持剑，出门如飞，二更已至，呼曰：“贼首至。”命火观之，乃令头也。剑客辞诀，不知所之。

田膨郎（出《剧谈录》）

唐德宗朝，于阗国贡白玉枕，追琢奇巧。文宗皇帝宝之，置寝殿帐中。一旦忽失所在，而他玩如故。上惊骇，下诏于都城索贼。密谓枢近及左右广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盗当在禁掖。苟求之不获，且虞他变。一枕诚不足惜，天子环卫，自兹无用矣。”众惶慄谢罪，请以浹旬求捕。大悬金帛购之，略无踪迹。圣旨严切，收系者渐多。坊曲闾里，靡不搜捕。有龙武二蕃将王敬弘，尝蓄小仆，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无往不届。敬弘曾与流辈于威远军会宴，有侍儿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请度曲。辞以乐器非妙，须常御者弹之。钟漏已传，取之不及。小仆曰：“若要琵琶，顷刻可至。”敬弘曰：“禁鼓才动，军门已锁，汝何言之谬也？”既而就饮数巡，小仆以绣囊将琵琶而至，座客欢笑。南军去左广，往复三十余里，而倏忽往来，敬弘惊异如失。时又搜捕严急，意颇疑之。宴罢归第，引而问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跻捷如此。我闻世有侠士，汝莫是否？”小仆谢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顷年偶至京国，今欲却归乡里，有一事欲报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数日，当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闲。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贼在何许，可掩获否？”小仆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军伍，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自兹再宿，候之于望仙门，伺便擒之必矣。将军随某观之，此事仍须秘密。”是时涉旬无雨，向晓，埃尘颇甚，车马腾践，跬步间人不相睹。膨郎与少年数辈，连臂将入军门。小仆执球杖击之，欻然已折左足。【眉批】膨郎之足，折何容易？仰而窥曰：“我偷枕来，不怕他人，惟惧于尔。既此相值，岂复多言。”于是舁至左右军，一款而伏。上喜于得贼。【眉批】何不问他偷枕何用？于是内外囚系数百人，悉令原之。小仆初得膨郎，已告归蜀，寻之不可，但赏敬弘而已。

李龟寿（出《三水小牍》）

唐晋公白敏中，宣宗朝再入相，不协于权道，由是征镇忌焉。而志尚典籍，于永宁里第别构书斋。每退朝，独处其中。一日，将入斋，唯所爱卑脚犬花鹊从。既启扉，而花鹊连吠，衔公衣却行。叱去复至。既入阁，花鹊仰视，吠转急。公亦疑之。乃于匣中拔千金剑，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异类阴物，可出相见。吾乃丈夫，岂慑于鼠辈而相逼耶？"言讫，欻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衣短后衣，色貌黝瘦，顿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询其来及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鹊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公慰留之。明旦，有妇人至门，服装单急，曳履而抱持襁婴，请于阍曰："幸为我呼李龟寿。"龟寿出，乃妻也。且曰："讶君稍迟，昨夜半自蓟来相寻。"及公薨，龟寿尽室亡去。

车中女子（出《原化记》）【眉批】以下皆女剑侠。

唐开元中，吴郡人应明经举，至京。因闲步坊曲，忽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举人而过，色甚卑敬，然非旧识，以为误也。后数日，又逢之，揖曰："公到此境，未为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为幸。"举人虽甚疑怪，然强随之。抵数坊，于东市一小曲内，有临路店数间，相与直入。舍宇甚整肃，堂中列筵。少年引客升堂，据绳床坐定。席前更有数少年，各二十余，礼颇谨。数出门，若佇贵客。至午后，方云来矣。有钿车直入堂前。卷帘，见一女子从车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二

人罗拜，此女亦不答。举人亦拜之，女乃答。遂升床，揖二人及客坐。随后又有十余后生，皆衣服轻新，各设拜，列坐于客之下。陈馔精洁，饮酒数巡，女子执杯问客："闻君有妙技，可得观乎？"举人逊谢未学。【眉批】虑逢敌手，姑试其技。女曰："所习非他技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举人沈思良久曰："向在学堂中，著靴于壁上行得数步。"女遂请客为之。乃曰："亦大难事。"回顾坐中诸后生，各令呈技。俱起设拜。有于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轻捷之戏，状如飞鸟。举人拱手惊惧，不知所措。少顷，女子起，辞出。举人惊叹，恍恍然不乐。经数日，途中复见二人曰："欲假盛驷可乎？"举人曰："唯。"【眉批】女子既有绝技，何须假驷累此举子？至明日，闻宫苑中失物，掩捕失贼，唯收得马，是将驮物者。验问马主，遂收举人。入内侍省勘问，驱入小门，吏自后推之，倒落深坑数丈。仰望屋顶七八丈，唯见一孔，才开尺余。自旦入，至食时，见一绳缒一器食下。举人饥，急取食。食毕，绳又引去。深夜忿惋无诉，方仰望，忽见一物如鸟飞下。觉至身边，乃人也。以手抚生，谓曰："计甚惊怕。然某在，无虑。"听其声，则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绢重系举人胸膊讫，一头自系，耸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云："君且便归江淮。求仕之计，望俟他日。"举人大喜，徒步潜窜。乞食寄宿，得达吴地。后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崔慎思妾（出《原化记》）

博陵崔慎思，唐贞元中，应进士举，京中无第宅，常赁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别在一院，都无丈夫。有少妇年三十余，窥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纳为妻。妇人曰："我非仕人，与君不

敌，不可为他时恨也。”求以为妾，许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纳之。二年余，崔所取给，妇人无倦色。后产一子。数月矣，时夜崔寝，闭户垂帷，而半夜忽失其妇。崔意其有奸，颇发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时月胧明，忽见其妇自屋而下，以白练缠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携一人头。言其父昔枉为郡守所杀，入城求报，已数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请从此辞。遂更结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谓崔曰：“某幸得为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并以奉赠，养育孩子。”言讫而别，遂逾墙越舍而去。慎思惊叹未已。少顷却至，曰：“适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馁儿已毕，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闻婴儿啼。视之，已为其所杀矣。杀子者，以绝念也。

聂隐娘（出《传奇》）

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之。”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及夜，果失隐娘。锋大骇，令人搜寻，不获。每思之，涕泣而已。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尼欻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曰：“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说之。”曰：“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专逐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

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觉。’受以羊角匕首，刃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眉批】何尝枉杀！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瞑，持得其首而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曰：‘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眉批】忍心语，亦英雄语。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数年后，父卒。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隐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今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前噪，丈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迎。”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曰：“刘仆射果神人。”知魏帅之不及也。既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再拜谢罪。刘曰：“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愿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服公神明，愿舍彼而就此。”刘问其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之。后潜收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以红绡，送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后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

久，见一人望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堂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无形灭影，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眉批】幻极！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觐，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衔，给与其夫。刘如约，后不知所之。及刘薨于统军，隐娘亦鞭驴一至柩前，恸哭而去。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语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缯彩，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后一年，纵果卒于官。

聂隐娘



红线（出《甘泽谣》）

唐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红线者，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乃俾掌戝表，号曰“内记室”。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声甚悲，其击者必有事也。”嵩素晓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归。是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以淦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杀伤之余，军府草创。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节度使令狐章女。三镇交为姻娅。而田承嗣常患肺气，遇热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以延数年之命。”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其恤养。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时夜漏将传，辕门已闭。杖策庭际，唯红线从焉。红线曰：“主自一月，不遑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嵩曰：“事系安危，非尔能料。”红线曰：“某诚贱品，亦能解主忧者。”嵩骇其语，知是异人，遂具告其事。红线曰：“此易与耳。暂放某一到魏城，观其形势，觇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走马使，具寒暄书，其他即待某却回也。”嵩曰：“然事或不济，反速其祸，如何？”红线曰：“某此行，无不济也。”乃入房饬其行具。梳乌蛮髻，贯金雀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见。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起问，即红线回矣。嵩喜而慰劳曰：“事谐否？”红线曰：“不敢辱命。”又问曰：“无伤杀否？”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某子夜前二刻，即达魏城。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儿止于房廊，睡声雷动。

见中军士卒，徒步于庭，传叫风生。乃发其左扉，抵其寝帐。田亲家翁于帐内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縠，枕前露一星剑。剑前仰开一金合，合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复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顾盼之间，不觉命悬于手下。时则蜡炬烟微，炉香烬委，其侍人四布，寝卧狼藉，任某戏弄，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归。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漳水东流；晨鸡动野，斜月在林。忿往喜还，顿忘行役。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冀减主忧，敢言其苦！”嵩乃发使入魏，遗田承嗣书曰：“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床头获一金合，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使者夜半方到，乃以马箠挝门，非时请见。承嗣遽出，既见金合，惊怛绝倒。遂留使者，宴于宅中，多其赐赍。明日，专遣使赍帛三万匹，名马二百匹，杂珍异等，以献于嵩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由是一两月内，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红线辞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赖于汝，岂可议行。”红线曰：“某前本男子，以医术游江湖间。有孕妇，患蛊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力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幸生公家，今十九年。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甚矣。昨往魏邦，以是报恩。今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谋安。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嵩曰：“不然，以千金为居山之所。”红线曰：“事关来世，安可预谋。”【眉批】即今世可预谋乎？嵩知不可留，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酒，请座客冷朝阳为词。词曰：“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歌竟，嵩不胜其悲。红线拜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

荆十三娘（出《北梦琐言》）

唐进士赵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侠为事。至苏州，旅舍支山禅院。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亡夫设大祥斋。因慕赵，遂同载归扬州。赵以气义耗荆之财，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有爱妓。妓之父母，夺与诸葛殷。李怅怅不已。时诸葛殷与吕用之幻惑太尉高骈，恣行威福。李惧祸，饮泣而已。偶话于荆娘，荆娘亦愤惋。谓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为郎仇之。旦请过江，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归于李。复与赵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太平广记钞卷三十

贡举部 氏族部

贡举

总叙进士科（出《国史补》）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恒不减八九百。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虽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算、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眉批】公道话科第，不得骄人矣。故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将试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在关试后，亦谓闻喜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为离会。籍而入选，谓之春闱。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毷氉。匿名造榜，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

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其大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

唐末举人，不论事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

放榜 谢恩（出《摭言》）

进士榜头，坚粘黄纸四张，以毡笔淡墨，衮转书“礼部贡院”四字，象阴注阳受之状。或曰，文皇以飞帛书之。后仿为例。

放榜后，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门人，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司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谢衣钵。【夹批】衣钵，谓得主司名第。其或与主司先人用名第，即谢大衣钵。如践世科，即感泣而谢。谢讫，叙座，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苟特达而取，亦要言之。

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三日后，主司坚辞，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团司所由先参状元，后更参众郎君讫，俄有一吏当中庭唱曰：“诸郎君就坐，双东只西，其乱者罚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贯文。铺底钱，每人三十贯文。

敕下后，新及第进士过堂，其日先于光范门里具供帐，备酒食。同年于此候宰相上堂。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至中书，宰相横行，都堂门里叙立。堂吏通云：“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

公。”俄而有一吏，抗声屈主司。及登阶，长揖而退，立于门侧，东向。然后状元以下叙立阶上。状元出行，致词云：“今月某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皆在相公陶镕之下，不任感惧。”言揖退位。状元以下，一一自称姓名讫。堂吏云：“典客。”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主司拦入。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随事叙杯酒。然后于阶前铺席褥。舍人登席，诸生皆拜，舍人答拜。状元出行致词，又拜如初，便出。于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当时诣宅谢恩，便致饮席。

题名（出《摭言》）

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故昔人有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

试杂文（出《摭言》）

垂拱元年，吴道古等二十七人及第，榜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意欲广收，通滞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议加试帖经与杂文，文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二年，方行三场试。故恒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

内出题（出《卢氏杂说》）

开成中，高谐知举，内出霓裳羽衣曲赋。太学创置石经诗。进士试诗赋，自此始。

进士归礼部（出《摭言》）

俊秀等科，此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员外郎李昂性不容物，乃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之矣。考校取检，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人，当悉落之。”【眉批】不行请托可也。有意落之，便是好名。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遂言之于昂。昂果怒，集贡人，数权之过。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求之也。”【夹批】理或有之。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词或有不典雅，与众详之，若何？”皆曰：“唯。”权出，谓众曰：“昂之言，其意属我也。吾落必矣。”乃阴求昂瑕。他日，昂果摘权章句小疵，榜于通衢以辱之。权拱而前，谓昂曰：“礼尚往来，鄙文之不臧，既得闻矣；而执事昔以雅什，尝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老耄，厌倦天下，将禅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夹批】恶口。昂闻惶骇，诉于执政，谓权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愎，不受嘱请。及是有势位求者，莫不允从。由是廷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伏多士，乃命礼部侍郎专知焉。【眉批】只要公道服人，岂在权位。无识者多若此。

府解 诸州解（俱出《摭言》）

京兆府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放落之僭，仍期集人事。真实之士，不复齿矣，所以废置不定。

同华解与京兆无异，若道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镇三峰，时及秋赋，榜云：“特置五场试。”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常年以清要诗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寝去。惟卢弘正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弘正自谓独步。楚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弘正已试两场，马植下解状。植将家子，从事辈皆窃笑。楚曰：“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割莫得之。”楚大伏其精当，遂夺弘正解头。后弘正自丞郎使判盐铁，俄而为植所据。弘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龁务，又中老拳。”

蔡南史（出《国史补》）

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雪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乃止。

宴集（出《摭言》）

开成五年，李景让中榜，于时上在谅阁，乃放新人游宴，率常雅饮。诗人赵嘏以诗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眉批】意气生动。鹤驭回飘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宝历，杨嗣复具庆下，继放两榜。时杨于陵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于陵与所执坐于正寝，诸生翊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唯刑部侍郎杨汝士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座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鸳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时疏传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酳醽醁。”汝士其日大醉，归来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眉批】此诗何便压倒？

宣宗（出《卢氏杂说》）

宣宗酷好进士及第，每对朝臣问及有科名者，必大喜。便问所试诗赋题目及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叹惜移时。常于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眉批】宣宗有进士及第癖。

【总评】乡贡进士，不博上州刺史。文宗朝，举场中已有此语。

杜正玄（出《谈宾录》）

隋仁寿中，杜正玄、正藏、正伦，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进士总一

十人，正伦一家三人。

冯氏张氏杨氏（出《传载》《谈宾录》及《摭言》）

冯宿之三子陶、韬、图，兄弟连年进士及第，连年登宏词科。一时之盛，代无比焉。当大和初，冯氏进士及第者，海内十人，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

【总评】按《北梦琐言》：宿子藻文彩不高，酷爱名第，已十五举。有相识道士谓曰："某曾入静观之，此生无名第，但有官职也。"亦未之信。更应十举，已二十五举矣。姻亲劝令罢举，且谋官。藻曰："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无成。遂三十举方就仕宦。历卿监峡牧，终于骑省。以冯氏科第之盛，而藻独艰一举如此，信乎其有命矣。

张环兄弟七人，并举进士。

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载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

卢渥（出《唐阙史》《北梦琐言》）

唐左丞相卢渥，轩冕之盛，近代无比。伯仲四人，咸居显列。乾符

初，母忧服阕，渥自前中书舍人拜陕府观察使。又旬日，其弟绍自前长安令除给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贤校理除左拾遗。又旬日，弟沼自畿尉迁监察御史。诏书叠至，士族荣之。及赴任，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互设祖筵，遮于行路，洛城为之一空。都人观者，自临都驿以至于行，凡五十里，连翩不绝。有白须传卒鸣指叹曰：“老人为驿吏垂五十年，阅事多矣，未见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时士流窃语，以此日在家者为耻。

虽卢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尝知举，卢相携耻之。卢渥自陕州廉察入朝，特拔为主文。是年秋，黄寇犯阙，不及终场。迨复京都，裴贽连知三举，渥有羡色。赵崇戏之曰：“阁下所谓出腹不生养主司也。”

崔群（出《独异志》）

崔群，元和中知贡举。夫人李氏因暇，尝劝树庄田，以为子孙之业。笑曰：“予有三十所美庄，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贽相门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试。如以君为良田，即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湛贲（出《摭言》）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

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其时，伉方跨驴纵游于郊郭，忽有家僮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谑曰："湛贲及第，彭伉落驴。"

赵琮（出《玉泉子》）

赵琮妻父为钟陵大将。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百戏俱集。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宴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与同席，竞以簪服而庆遗焉。【眉批】绝妙一出传奇。

李翱女（出《抒情诗》）

李翱江淮典郡，有进士卢储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四，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眉批】女鉴。李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白于卢，选以为婿。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赴嘉礼。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李尧（出《摭言》）

李尧及第，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赁油幕以张之。尧先人旧卢升平里，凡用钱七百缗，自所居连亘通衢，迨一里余。参御辈不啻千余人，鞯马车舆，阗咽门巷，往来无有沾湿者，而金壁照耀，别有嘉致。尧时为丞相韦保衡所委，干预政事，号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韦宙女，恒资之金帛，不可胜纪。

郑昌图（出《玉堂闲话》）

郑侍郎昌图应举时，同里有亲表家仆过洛京，于谷水店边逢见二黄衣使人西来，遂与同行。至华岳庙前，二黄衣使与此仆告别，谓曰：“君家郎君应进士举否？”仆曰：“我郎主官已高。”又问：“莫有亲戚家儿郎？”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山来到金天处，子幸相遇。”仆遂请窃窥其榜，使者曰：“不可。汝但记之。”遂画其地曰：“此年状头姓，偏旁有阝，名两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旁亦有此阝，名两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记之，记之。”遂去。郑公亲表颇异其事，遂访郑具话之，且勉以就试。昌图其年状头及第，榜尾邹希回也，姓名画点皆同。

苏张（出《摭言》）瑝嵎（出《北梦琐言》）

大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词翰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汉公，先为文林表式。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大中、咸通中，太平王崇、窦贤二家，率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沉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谩走。”

大中后，进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举子与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举方成名。何进退之相悬也？先是李都、崔雍、孙瑝、郑嵎四君子，蒙其眄睐者因是进升。故曰：“欲得命通，问瑝、嵎、都、雍。”

乔彝（出《幽闲鼓吹》）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日午扣门，试官令引入，则已醺醉。视题曰《幽兰赋》。彝不肯作，曰：“速改之。”遂改《渥洼马赋》。曰：“此可矣。”奋笔斯须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京兆曰：“乔彝峥嵘甚，以解副荐之可也。”

李程（出《摭言》）

李程，贞元中试《日五色赋》。杨于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门，询其所试。程探靴鞠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于陵览之，谓程曰：“公今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于陵深不平，乃于故册子末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以诣主文，从容绐之曰：“侍郎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于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

赋此，韵脚亦同。”主文大惊。于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叹赏不已。于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即非状元不可。”于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而对，不差一字。主文因面致谢，谋之于陵，于是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夹批】或云出榜重收。程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词，复赋此题，颇虑浩愈于己，专驰一介取原本。既至，将启缄，尚有忧色。及睹浩破题曰：“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裹。”

高湜（出《摭言》）公乘亿（出《摭言》）

咸通十二年，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亿有赋三百首，人多书于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时人谓之许洞庭。最者有聂夷中，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钼田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籴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

【总评】李绅有诗云：“春种一粒栗，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吕温览之云：“斯人必为卿相。”诗意略同。

公乘亿，魏人也。以词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时阔别已十余岁。会忆送客至坡下，在马上见一妇，粗缞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内子。与之相持而泣。路人叹异。后旬日，亿登第。

薛保逊（出《摭言》）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大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为阇媪脂烛之费。因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

常衮（出《欧阳詹哀词叙》）

唐德宗初，宰相常衮为福建观察使。衮以辞进，乡县小民有能读书作文辞者，亲与为主客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未几，翕然皆化。于时欧阳詹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也。

刘蜕（出《摭言》）

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蜕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铉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蜕。蜕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

顾非熊（出《摭言》）

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凌轹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垂三十年，屈声聒人耳。会昌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召有司追榜，放及第。【眉批】圣主。时天下寒进，皆知劝矣。

牛锡庶（出《逸史》）

牛锡庶性静退寡合，累举不第。贞元元年，因问日者，曰：“君明年合状头及第。”锡庶殊不信。时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萧昕宅前，值昕杖策将独游南园。锡庶遇之，遽投刺，并贽所业。昕独居，方思宾友，甚喜，与之语。及省文卷，再三称赏。因问曰：“外间议者以何人当知举？”锡庶对曰：“尚书至公为心，必更出领一岁。”昕曰：“必不见命。若尔，君即状头也。”锡庶起拜谢，复坐未安，忽闻驰马传呼曰：“尚书知举！”昕遽起。锡庶复再拜曰：“尚书适已赐许，皇天后土，实闻斯言。”明年，果状头及第。

尹极（出《闽川名士传》）

贞元七年，杜黄裳知举，闻尹极时名籍籍，乃微服访之。问场中名士，极唯唯。黄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某他不能尽知，敢以为请。”【眉批】真心爱才，何妨采名。极耸然谢曰：“既辱下问，敢有所隐？”即言子弟有崔元略，孤进有休藻、令狐楚数人。黄裳大喜。其年极状头及第，试《珠还合浦赋》。藻赋成，忽假寐，梦人告曰：“何不叙珠来去之意？”既寤，乃改数句。及谢恩，黄裳谓藻曰：“叙珠来去，如有神助。”

杜牧（出《摭言》）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郡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乃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数十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览。”于是缙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请曰：“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则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却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眉批】唐人之重文章如此。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问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牧虽屠狗，不能易也。”【眉批】更高！

牛僧孺（出《摭言》）

牛僧孺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浐间，先以所业谒韩愈、皇甫湜。时首造愈，值愈他适，留卷而已。无何，愈访湜，时僧孺亦及门。二公览刺，忻然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伎小丑呈于宗匠，进退惟命。一囊犹置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且以拍板为何等？”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因教以税居庙院。僧孺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又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勿早归。”至日，二公联镳至寓。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牛进士不遇。”翌日，荦轂名士咸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

司空图（出《北梦琐言》）

王凝牧绛州，时司空图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阍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斋。王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及知举，司空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有浮薄者号之为“司徒空”。王知此说，因召一榜门生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图声彩益振。【眉批】凝每寝，必叉手，虑梦中或见先祖。盖拘方之士而曲奖人才，乃如此。

李固言（出《酉阳杂俎》《摭言》等）

相国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明年果状头及第。诗赋有人镜芙蓉之目。时许孟容以兵部侍郎知举。固言访中表间人在场屋之近事者，问以求知游谒之所。斯人且以固

言文章，甚有声称，必取甲科。因绐之曰：“吾子须首谒主文。仍要求见。”固言不知其误之，则以所业径谒孟容。孟容见其著述甚丽，乃密令从者延之。谓曰：“举人不合相见，必有嫉才者。”使诘之，固言遂以实对。孟容许第固言于榜首，而落其教者姓名。【夹批】大快，大快!乃遣秘焉。【眉批】怜才至矣。若遇今人，方将借之以立名誉，肯置榜首乎？

一说李固言始应进士举，舍于亲表柳氏京第。时许孟容为右常侍，朝中薄此官，号曰“貂脚”，颇不能为后进延誉。固言未熟造谒，谋于诸柳。柳与导行卷去处，先令投许常侍。又以不闲人事，俾习趋揖之仪。候其磬折，密于头巾上帖文字云：“此处有屋傲赁。”固言不觉。及出，朝士见而笑之。既诣孟容，孟容谢曰：“某官署闲冷，不足发君子声彩。”虽然，亦藏之于心。又睹头巾。上文字，知其朴质。无何，来年许知礼闱，乃以固言为状头。【眉批】数也。

章孝标（出《云溪友议》及《摭言》）

章孝标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章为《归燕诗》，留献侍郎庾承宣。承宣得诗，展转吟讽，诚恨遗才。仍候秋期，必当荐引。庾果重典礼曹，孝标来年擢第，诗曰：“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

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绅诗曰：“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渡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亟以一绝答之曰：“假金只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眉批】二语大有禅理。

李德裕（出《玉泉子》及《摭言》）

李德裕不由科第，其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某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尝左宦宜阳，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随计京师，每谒见，待以优礼。旧例，礼部放榜，先呈宰相。【眉批】宰相果肯奖拔孤寒，合当先呈。会昌三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所欲。如卢肇、丁棱、姚鹄，岂可不与及第耶？”起于是依其次而放。

元和十一年，岁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有语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李德裕颇为寒进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

白敏中（出《摭言》）

王起，长庆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贺拔恚还往，恚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知申意，俾敏中与恚绝。敏中忻然，皆如所教。既而恚造门，左右绐以敏中他适，恚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恚，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何轻负至交！”【夹批】妙绝。相与尽醉，负阳而寝。起闻之曰：“我比只得白敏

中，今当更取贺拔恚矣。”【眉批】我更取王起。

【总评】一说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惟李相德裕特以国器重之。于是缙绅间多所延誉，然而资用不充，无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国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之备。约省阁名士数人，克日同过其第。时秋暮，沉阴，涉旬霖沥。贺拔任员外，甫罢，求官未遂，将出薄游。与白公同年登第，羸驹就门告别。阍者以俟朝客，乃以他去对之。贺拔驻车留书，备述羁游之意。白览书曰：“丈夫处穷达，当有时命。苟不才者，以侥幸取容，未足为发身之道，岂得家畜饮馔，止邀当路豪贵？曩时登第贫交，今日闭门不接，纵使便居荣显，又安得不愧于怀？”遽令仆者命贺拔回车，遂以杯盘同费。俄而所约朝客，联骑而至，阍者具陈与贺拔从容，无不惋愕而去。翼日，于私第谒见相国，询朝士来者为谁？白公对以宾客未至，适有同年出京访别，悯其龙钟委困，不忍弃之，留饮数杯，遂阙只接，既负吹嘘之意，甘从谴斥之罪。相国称叹逾时，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兹贵达，可以激劝浇薄。”不旬日，贺拔自使下评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未逾三载，便秉钧衡。同一贺拔，二说不知孰是？岂白公及第后复有此事耶？然总之白公高谊，今古所无，不妨详述也。

汪遵（出《摭言》）程贺（出《北梦琐言》）

许棠，宣州泾县人，早修举业。乡人汪遵者，幼为小吏。洎棠应二十余举，遵犹在胥徒，然善为绝句诗，而深晦密。一旦辞役就贡，会棠送客至灞浐，忽遇遵于途中。棠讯之曰：“汪都【夹批】都者吏之呼

也。何事至京？”遵对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无礼。”而果与棠同砚席，棠甚侮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崔亚郎中典眉州，程贺以乡役充厅仆。崔公见贺风味，有似儒生，因诸之曰：“尔读书乎？”贺降阶对曰：“薄涉艺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赋咏，雅有意思，因令归。选日，装写所业执贽，甚称奖之。俾称进士，依崔之门，更不他岐，凡二十五举及弟。每入京，馆于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亚卒之日，贺为崔公衰服三年。人皆美之。

【总评】许棠侮小吏，崔公奖厅仆。识量相悬，何啻千里！

翁彦枢（出《玉泉子》）

翁彦枢，苏州人，应进士举。有同乡里僧，出入故相国裴公垣门下，以其年耄优惜之。虽中门内，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贯珠，闭目诵佛不辍。垣主文柄，入贡院。二子勋、质，日议榜于私室。僧多处其间，二子不之虞也。其拟议名氏，迨与夺进退，僧悉熟之矣。归寺而彦枢访焉。僧问其将来得失之耗。彦枢对以无成遂状。僧曰：“公成名须第几人？”彦枢谓僧戏己，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复往裴氏之家。二子议如初。僧忽张目谓之曰：“侍郎知举耶？郎君知举耶？夫科第国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欲侍郎划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与夺，率由郎君。侍郎宁偶人耶？且郎君所与者，不过权豪子弟，未尝以一孤平议之，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眉批】此僧大有心人，大有用人。其豪族私雠曲折，毕中二子所讳。勋等大惧，即问僧所

欲，且以金帛啖之。僧曰：“贫僧老矣，何用金帛为。有乡人翁彦枢者，徒要及第耳。”勋等曰：“即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勋不得已，许之。僧曰：“与贫僧一文书来。”彦枢其年及第，竟如其言。

杨暄（出《明皇杂录》）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国忠方乘马趋朝，抚因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向抚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恃势倨贵，奈何校其曲直？”因致暄上第。

崔元翰（出《国史补》）

崔元翰为杨炎所引，欲拜补阙，恳曰：“愿举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不晓程试，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敖盛气白主司曰：“若出白云起封中题，敖请退。”主司为其所中，愕然换之。是岁，二崔俱捷。

王维（出《集异记》）

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间，尤为岐王所眷重。时进张九皋声称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门者，为其地。公主以词牒京兆试官，令以九皋为解头。维方将应举，言于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贵主之强，不可力争。吾为子画焉。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新声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至此。"维如期而至。岐王谓曰："子以文士请谒贵主，何门可见哉？【眉批】文士请谒，自古难之。子能如吾教乎？"维曰："谨奉命。"岐王乃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仍令赍琵琶，同至公主之弟。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伶旅进。维妙年洁白，风姿多美，立于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奉新曲，声调哀切，满坐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则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既读，惊骇曰："此皆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钦瞩。公主因曰："何不遣其应举？"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当为子力致焉。"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眉批】唐时公主有权如此。然公主通文擅才，亦无唐比。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天宝末，禄山初陷西京，维及郑虔、张通等皆处贼庭。洎克复，俱囚于宣杨里杨国忠旧宅。崔圆因召于私第，令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无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艺。后由此事，皆从宽典。

裴思谦（出《摭言》）

高锴再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裴思谦自怀仇士良一缄入贡院，【眉批】科第由北司荐拔，他日官联皆北司腹心矣。虽然当时天位亦由北司废置，何有于科第？乃易紫衣，趋至阶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人物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从之。

【总评】会昌中，蔡鋋、李岩士各将两军书题求状元，时谓之对军解头。又有芳林十招，皆与内臣交游者，科目已成秽途。李崖州痛抑此辈，非私憾也。

刘蕡（出《摭言》及《玉泉子》）

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时刘蕡对策万余字，深究治乱之本，又多引《春秋》大义，虽公孙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敛衽。然以指斥贵幸，不顾忌讳，有司知而不取。时登科人李邵诣阙进疏，请以己名易蕡。【眉批】高人。疏奏留中。期月之间，屈声播于天下。刘蕡，杨嗣复之门生也。既以直言忤中官。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邪？”嗣复惧，答曰：“嗣复昔与蕡及

第时，犹未风耳。”

陆扆（出《北梦琐言》）

陆扆进士，属僖宗幸梁洋，随驾至行在，与中书舍人郑损同止逆旅。扆为韦相昭度所知，欲身事速了，屡告昭度。昭度曰：“奈已深夏，复使何人为主司？”扆以郑损对。昭度从之。因令扆致意，榜帖皆扆自定。其年六月，状头及第。后在翰林署，时苦热，同列戏之曰：“今日好造榜矣。”然扆名冠一时，兄弟三人，时谓“三陆”。希声及威也。

王璘（出《摭言》）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词学富赡，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持表荐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吏十人，皆给几砚，璘衫绡扪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辍。首题《黄河赋》，三千字，数刻而成。又《鸟散余花落诗》三十首，援毫立就。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飙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璘曰：“勿取，但将纸来。”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停午，已积七千余言。崔公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但请召来饮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至京时，路岩方当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眉批】岩揽权如此，宜其及也。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

颜摽（出《摭言》）

咸通中，郑侍郎薰主文，时徐寇作乱，薰志在激劝忠烈，得颜摽，谓是鲁公之后，即以为状元。既而问及庙院，摽曰：“摽寒素，无庙院在京。”薰始悟，塞默久之。寻为无名子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摽作鲁公。”

宋济（出卢氏《小说》）温庭筠（出《摭言》及《北梦琐言》）

唐德宗微行，一日至西明寺，时宋济在僧院过夏，上忽入济院，方在窗下，葛巾抄书。上曰：“茶请一碗。”济曰：“鼎水方沸，请自泼之。”上又问作何事业，兼问姓行，济云：“姓宋，第五，应进士举。”又曰：“所业何？”曰：“作诗。”又曰：“闻今上好作诗，何如？”宋济云：“圣意不测。”语未竟，忽从辇递到，曰“官家”。济惶惧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后礼部放榜，上命内臣看有济名？使回奏无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

唐温庭筠，字飞卿，旧名岐。【夹批】吴兴沈徽云：温曾于江淮为亲表榜楚，由是改名。【眉批】温游江淮事见杂部。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又多为举人假手。侍郎沈询知举，别施铺席授庭筠，不与诸公邻比。李义山尝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眉批】赵公，长孙无忌也。郭令，汾阳王

也。宣宗尝试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问进士，庭筠乃以“玉条脱”对。宣宗赏焉。又药有名“白头翁”，温对“苍耳子”。他皆此类。宣帝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笔撰进，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书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皇好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诸之曰：“公非长史司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大参簿尉之类耶？”帝曰：“非也。”谪为方城尉，竟流落而死。

豳国公杜悰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诣韦曲杜氏林亭，留诗云：“卓氏垆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豳公闻之，遗绢千匹。

五老榜（出《摭言》）

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时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贫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诏，各授校正。松，希舒州人，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时号松启事为送羊脚状。希羽，歙州人，词艺优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余。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人，皆以诗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

潘炎（出《嘉话录》）

侍郎潘炎，进士榜有六异：朱遂为朱滔太子；王表为李纳女婿，彼

军呼为驸马；赵博宣为冀定押衙；袁同直入番为阿师；窦常二十年称前进士；奚某亦有事。时谓之“六差”。窦常新及第，薛某给事宅中逢桑道茂，给事曰：“窦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年后方得官。”一坐皆不信。果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即摄职数四。

令狐峘（出《摭言》）

大历十四年，改元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时执政间有怒荐托不从，势似倾覆。峘惶恐甚，因进其私书。上谓峘无良，放榜日窜逐，不得与生徒相面。【眉批】上得大体。后十年，门人田敦为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别驾，敦始使陈谢恩之礼。

张𣙏（出《摭言》）

张𣙏，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𣙏等八人。赵胃南贻𣙏诗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

卢尚卿（出《年号记》）

咸通十一年，以庞勋盗据徐州，久屯戎卒。连年飞挽，物力方虚。因诏权停贡举一年。是岁，进士卢尚卿自远至关，闻诏而回。乃赋《东归诗》曰：“九重丹诏下尘埃，深璅文闱罢选才。桂树放教遮月长，杏

园终待隔年开。自从玉帐论兵后，不许金门谏猎来。今日霸陵桥上过，关人应笑猎前回。”

氏族

李氏（出《朝野佥载》及《国史补》）

后魏孝文帝定四姓，【眉批】四姓：郑、卢、崔、李也。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驼李”焉。

唐李积，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积。

王氏（出《国史补》）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钣锼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

七姓（出《国史纂异》）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七姓。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

【总评】后又申明四姓。岗头卢，泽底李，土门崔，皆为鼎甲。

类例（出《国史补》）

世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多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后柳冲刺相州，询问旧老，云：“自隋已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嫉于时，故隐其名氏。

太平广记钞卷三十一

铨选部 职官部

铨选

谢庄（出《谈薮》）

宋谢庄字希逸，代颜峻为吏部尚书。峻容貌严毅，常有不可犯之色。庄风姿温美，人有喧诉，常欢笑答之。故时人语曰：“颜吏部瞋而与人官；谢吏部笑不与人官。”

高季辅（出《唐会要》）

贞观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辅知选，凡所铨综，时称允惬。至十八年，于东都独知选事。上赐金镜一面，以表清鉴。

狄仁杰（出《唐会要》）张说（出《玄宗实录》）

圣历中，则天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独荐其子光嗣。由是拜

地官员外，莅事有声。

中书舍人张均知考，父左相张说知京官考。特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祁奚举子，义不务私。至如润色王言，章施帝载。道参坟典，例绝常功，恭闻前烈，尤难其任。岂以嫌疑，敢挠纲纪，考上下。”【眉批】均后竟臣贼。教忠者如是乎？视梁公之公逊矣。

李至远（出《唐会要》）

如意元年，天官郎中李至远权知侍郎事。时有选人姓刁，又有王元忠，并被放。乃密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刁改为丁，王改为士。拟授官后，即添成之。至远一览便觉，曰：“今年铨覆万人，物识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内以为神明。

卢从愿（出《唐会要》）

景云元年，卢从愿为侍郎，精心条理，大称平允。其有冒名伪选，虚增功状之类，皆能挺发其事。典选六年，颇有声称。时人曰：“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裴即行俭，马谓戴，李谓朝隐。

郑杲（出《唐会要》）

圣历二年，吏部侍郎郑杲，注韩思复为太常博士，元稀声京兆士

曹。尝谓人曰：“今年掌选，得韩、元二子，则吏部不负朝廷矣。”

石抱忠（出《御史台记》）

石抱忠检校天官郎中，与侍郎刘奇、张询古同知选。抱忠素非静慎，刘奇久著清平，询古通婚名族。将分钤，时人语曰：“有钱石下好，无钱刘下好。士大夫张下好。”

唐皎（出《唐会要》）

贞观八年，唐皎除吏部侍郎，尝引人入铨，问何方稳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云：“亲老，先住江南。”即唱之陇右。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绐云：“愿得江淮。”即注与河北一尉。由是大被选人绐言欺之。【眉批】愚人用术，必反为术所中。

斜封官（出《朝野佥载》）

景龙【眉批】景龙，唐中宗年号。景云，睿宗也。孝和自中宗。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践高位。景云践祚，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璟、构出，后见鬼人彭君卿受斜封人贿赂，奏云见孝和，怒曰：“我与人官，何因夺却！”于是斜封皆复旧职。【眉批】真是见鬼！

又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对百官，诈宣孝和敕曰：“御史不存检校，去却巾带。”即去之。曰：“有敕与一顿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决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头，仍舞蹈拜谢而去。【眉批】无耻极矣！

则天革命，举人例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鹭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沈全交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遂被把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右台，对仗弹劾，以为谤政，请付法。则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眉批】则天作用尽有绝快人处。先知大惭。

【总评】张鹭云：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搜剔天下，凡明经黜落，及村童教授，不加试练，并与美职。尘黩士品，诱悦愚心。昔赵王伦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一概与官。屠沽亡命，封侯略尽。太府之铜，不供铸印，至有白版侯者。朝会之服，貂者大半。故谣云：“貂不足，狗尾续。”小人多幸，君子耻之。无道之朝，一何类也。

糊名（出《国史异纂》）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又投匦者，或不陈事，而有嘲谑之言，于是乃置使，先阅其书奏，然后投之。匦院有司，自此始。

郑愔 崔湜（出《朝野佥载》）

唐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藉。引诠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然。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贪纵，兄凭弟力，父挟子威，咸受嘱求，赃污狼藉。父挹，为司业，受选人钱，湜不知也，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亲将赂去，何为不与官？”湜曰：“所亲为谁？吾捉取鞭杀！”曰：“鞭即遭忧。”湜大怒惭。有选人云：“能翘关负米。”湜曰：“若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得’。”

【总评】郑愔初附来俊臣；俊臣诛，即附张易之；易之既戮，即附韦庶人。后附谯王，被诛。崔湜谄事张易之；易之败，又附武三思。后复附太平公主，有冯子都、董偃之宠，竟为玄宗所诛。二人奸贪，何一律也？又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特赐一颗。湜以遗妾，不及其父，朝野诮之。

杨国忠（出《唐续会要》）

天宝十载，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奏请两京选人，诠日便定留放，无少长各于宅中引注。虢国姊妹垂帘观之，或有老病丑陋者，皆指名以笑，虽士大夫亦遭斥耻。又不问资序，短小者通道参军。胡者云：“湖州文学。”帘下大笑。【眉批】以国事为戏具，不乱得乎？

【总评】裴遵庆罢相知选，朝廷优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东市两街，时称为盛事。然破典以优贤，君子无取焉，况以博宠幸一笑乎？是故宅中注选而唐乱，西湖听政而宋亡。

李林甫（出《国史补》）

李林甫知选，宁王私谒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榜云：“据其书判，自合得留。缘属宁王，且放冬集。”【眉批】林甫且不有天子，况宁王乎？

裴光庭（出《唐会要》）

开元十八年，苏晋为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过官，应批退者，但以朱笔点头。晋遂榜选院。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以为侮己，不悦。时有门下主事阎鳞之，为光庭腹心，专主吏部过官，每鳞之裁定，光庭随口下笔。时人语曰：“鳞之口，光庭手。”

邓渴（出《唐会要》）

弘道元年，侍郎魏克己以铨综招议，被贬。中书舍人邓玄挺替焉。又无藻鉴之目，及患消渴。选人因号“邓渴”。

李适之（出《独异志》）

李适之仕不历丞簿，便为别驾；不历两畿官，便为京兆尹；不历御史及中丞，便为大夫；不历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

职官

宰相考（出《国史补》）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问疾，百僚就第，有司设幕次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五六百炬，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皆扑灭以避。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处分百官，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眉批】花押之名始此。黄敕既下，小异同曰“黄帖”。宰相呼为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马建福望仙门外。宰相则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苏瓌（出《谈宾录》）

景龙三年，苏瓌除尚书右仆射。时公卿大臣切拜官者，例许献食，

名曰“烧尾”。瓘竟不烧尾。帝问之，瓘奏曰：“臣闻宰相者，主阴阳，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

参酌院（出《国史补》）

长庆初，穆宗以刑法为重，每大狱，有司断罪，又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参酌出入之。百司呼为参酌院。

吕温（出《嘉话录》）

通事舍人宣诏，旧命拾遗团句把麻者。盖谒者不知书，多失句度，故使低摘声句以助之。及吕温为拾遗，被唤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遗不把麻自吕始。【眉批】吕温不是。时柳宗元戏吕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也？”

李程（出《传载》）

翰林学士以阶前砖日影为入候，李程性懒，每入必逾八砖。故号为“八砖学士”。

杂说（出《国史补》）

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相呼为曹长，员外郎御史拾遗相呼为院长，侍御史相呼为端公。

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台中则务纠举，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

五院（《出《尚书故实》）

台仪，自大夫已下至监察，通谓之五院御史。国朝历跋五院者共三人焉：李尚隐、张延赏、温造也。

御史考（出《国史补》）

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监察不足，则使下御史因朝奏而摄之。常参则殿中分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监察院长与同院礼隔。凡上堂绝言笑，有不可忍，杂端【眉批】凡侍御知杂事者谓之杂端；非知杂者曰散端。失笑，则合座皆笑，谓之“烘堂”。烘堂不罚。

御史台门北开，盖取肃杀就阴之义。

御史本草（出《朝野佥载》，又《御史台记》）

唐户部郎侯味虚著《百官本草》。题御史曰：“大热，有毒。主除邪佞，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尤攻贪浊，无大小皆搏之。出于雍洛州诸县，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干硬者为良。服之长精神，减姿媚，久服令人冷峭。”

贾言忠撰《监察本草》，里行及试员外者为合口椒，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毒微歇。殿中为萝卜，亦曰生薑，虽辛辣而不为患。侍御史为脆梨，渐入佳味。迁员外郎为甘子，可久服。

御史谑（出《御史台记》）

御史纠察群司，为众所忌，詈御史为冷峭。而突厥号御史为吐屯。则天朝，蕃使来朝，而吐屯独立，不入班。谕德张元一以齐谐见称，问蕃使曰：“此独立者为谁？”译者曰：“吐屯，此御史。”元一曰：“人言我朝御史独冷峭，此蕃御史亦甚冷峭。”举朝喧笑。

唐孝和朝，左右台御史有迁南省，仍内供奉者三，墨敕授者五，台讥之为“五墨三仍”。左台呼右台为“高丽僧”，言随汉僧赴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倏而已；讥其掌外台，在京辇无所弹劾，而俸禄同也。自右台授左台，号为“出蕃”。自左台授右台，号为“没蕃”。每相遇，必相嘲谑不已。【夹批】何谓？

评事入台（出《御史台记》）

自则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评事多入台。姚贞操、侯承训而后，相继不绝，后遂为例。俗语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

韩皋（出《传载》）

韩皋为御史中丞，常有所陈，必于紫宸殿对百寮而请，未尝诣便殿。或谓皋曰：“自乾元已来，启事皆诣延英，公独于外庭，无乃非慎密乎？”韩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摧刚直枉，唯在公共，不宜避人窃语，以私国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肃皇以苗晋卿年老艰步，故设之。后来臣僚得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求恩宠，奈何效之？”

尚书省（出《国史补》《两京记》）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覆，户部分两赋，其制尚矣。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都公。省中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礼部，不博前行驾库。”

尚书郎自两汉已后，妙选其人。武德、贞观已来，尤重其职。吏、兵部为前行，最为要剧。自后行改入，皆为美选。考功员外，专掌试贡举人，员外郎之最望者。司门都门，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后行，

闲简无事。时人语曰：“司门水部，入省不数。角牴之戏，有假作吏部令史与水部令史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云：“冷热相激，遂成此疾。”先天中，王上客为侍御史，自以才望当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员外郎，微有怅惋。吏部郎中张敬忠戏咏之曰：“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踒蹬，几落省墙东。”膳部在省中最东北隅，故有此句。

崔日知（出《国史异纂》）

崔日知历职中外，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卿，于都寺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时人谓之“崔公望省楼”。

省桥（出《因话录》）

尚书省东南隅通衢有小桥，相承目为拗项桥，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项望南宫也。都堂南门东道有古槐，垂阴至广。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省郎有入相者，俗谓之“音声树”。祠部呼为“冰厅”，言其清且冷也。

秘书省（出《两京记》）

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权贵子弟，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

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左郎为监察御史病坊。凡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

莎厅（出《闻奇录》）

京兆府两厅事多，东士曹厅时号为“念珠厅”。盖判案一百八道。西士曹厅为“莎厅”。厅前有莎，周回可十余丈。河中府司录厅亦有绿莎，昔好事者相承常溉灌。天佑已后，为不好事者除之。

太平广记钞卷三十二

将帅部 骁勇部

将帅

李光弼（出本传）

李光弼讨史思明，师于野水渡。既夕，还军，留其卒一千人，谓雍颢曰："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领卒待贼于此，至勿与战，降则俱来。"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命曰："必获李君，不然无归！"日越引骑五百，晨压颢军。颢阻濠休卒，吟啸相视。日越怪之，问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谓谁？"曰："雍颢也。"日越沉吟久，谓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获颢，不塞此望，必见害，不如降之。"遂请降。颢与之俱至。光弼又尝伏军守河阳，与史思明相持经年。思明有战马千匹，每日洗马于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于诸营检获牝马五百匹，待思明马至水际，尽驱出之。有驹絷于城中，群牝撕鸣，无复间断。思明战马，悉浮渡河，光弼尽驱入营。

马勋 严振（出《谭宾录》《乾臏子》）

唐德宗欲幸梁泽，严振遣兵五千至盩厔以俟南幸。其将张用诚阴谋叛背，输欵于李怀光。朝廷忧之。会梁州将马勋至，上临轩与之谋。勋曰："臣请计日至山南，取节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当斩其首以复命。"上喜曰："几日当至？"勋克日时而奏，上劳遣之。勋既得振符，乃与壮士五十人，偕行出骆谷。用诚以为未知其叛，以数百骑迓勋。勋与俱之传舍。用诚左右森然。勋曰："天寒且休。"军士左右皆退。勋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诱之。军士争附火。勋乃令人从容出怀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眉批】是将才。用诚惶骇起走，壮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诚之子居后，引刀斫勋。勋左右遽承其臂，刀不甚下，微伤勋首。遂格杀其子。而仆用诚于地。令壮士跨其腹，以刃拟其喉曰："声则死之。"勋驰就其军营，士已被甲执兵。勋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弃之从人反逆，将欲灭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张用诚，不问汝辈。"众詟伏。于是缚用诚，遣送洋州，振杖杀之。勋以药自封其首，来复命，愆约半日。

驾之幸梁洋也，中书舍人齐映为御。方下青源川，见旌旗蔽野。上心骇，疑泚兵有要路者。俄见梁帅严振具橐鞬，拜御马前，具言君臣乱离，呜咽流涕。上大喜，口敕升奖，令振合与至尊导马，御膳自有所司。"顷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责以儒生不达时变，烟尘时，须姑息戎帅。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严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亲临，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尽振为臣子之节。"上深嘉叹。振闻，特拜谢映。【眉批】不惟映妙，振尤妙。

【总评】李愬具橐鞬迎裴度，意同此。

温造（出《王氏见闻》）

宪宗之代，戎羯乱华。四方征师，以静边患。诏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关下。将起，众作叛，逐其帅。又惧朝廷讨伐，因团集拒命者岁余。宪宗深以为患，择帅者久之。京兆尹温造请行，宪宗问其兵储所费，温曰：“不请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觇知止一儒生，皆相贺曰：“朝廷必不问罪，复何患乎？”温但宣诏敕安存，至则一无所问。然梁人负固，出入者皆不舍器仗。温亦不诫之。他日球场中设乐，三军下士，并任执带弓剑赴之。遂令于长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临阶南北两行，悬长索二条，令军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弓剑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声，两头齐抨其索，则方剑去地三丈余矣。军人大乱，无以施其勇，然后阖户而斩之。五千余人，更无噍类。【眉批】太狠！南梁人自尔累世不敢复叛。

高骈（出《北梦琐言》）

咸通中，南蛮围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骈，自天平军移镇成都。戎车未届，乃先以帛书军号其上。仍书一符，于邮亭递之，以壮军声。蛮酋惩交阯之败，望风而遁。先是府无罗郭，南寇才至，遽成煨烬，士民无久安之计。骈窥之，画地图版筑焉。虑畚锸将施，亭堠有警，乃命门僧景仙奉使入南诏，宣言躬自巡边。自下手筑城日举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楼橹矗然，旌旆竟不行。后僖宗幸蜀，深疑蛮人作梗，乃许降公主。蛮王以连姻大国，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

人，请止而鸩之。”迄僖宗还京，南方无虞，用高公之策也。

张浚（出《玉堂闲话》）

张相浚富于权略，素不知兵。昭宗朝，亲统扈驾六师，往讨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帅侍郎孙揆。寻谋班师，路由平阳。平阳，即蒲之属郡也。牧守姓张，即蒲帅王珂之大校。珂变诈难测，浚虑军旅经过，落其诡计，乃先数程而行，泊于平阳之传舍。六军相次，由阴地关而进。浚深忌晋牧，又不敢除之。张于一舍郊迎。既驻邮亭，浚令张使君升厅。茶酒设食毕，复命茶酒，不令暂起。仍留晚食，食讫，已晡时，又不令起。即更茶数瓯，至张灯，乃许辞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遥观一如交谈之状。【眉批】浚用间。珂性多疑，动有警察。时侦事者寻已密报之云：“敕使与相国密话竟夕。”珂果疑，召张问之曰：“相国与尔，自旦至暮，所话何？”对云：“并不交言。”王殊不信，【夹批】真难信。谓其不诚，戮之。六师乃假途归京，了无纤虑。后判邦计，诸道各致纨绮之类，并不受。乃命以此物改充军费。【眉批】有用之才。于是军行十万，所要无阙。梁祖忌之，潜令刺客杀之于长水庄上。

张勍（出《北梦琐言》）

伪蜀先主王建围成都，三年未下。其纪纲之仆，有无赖轻生勇悍者百辈，建尝以美言啖之曰：“西川号为锦花城，一旦收克，玉帛子女，恣儿辈快活。”及陈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预戒诸子曰：“我

与尔累年战斗，出死入生，来日便是我一家。入城之后，但管富贵，即不得恣横。我适来差张勍作斩斫马步使，汝辈不得辄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当下斩却，非我能救。”诸子闻戒，各务戢敛。

骁勇

甾丘讶（出《吴越春秋》）

周世，东海之上，有甾丘讶，以勇闻于天下。过神泉，令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丘讶曰：“以丘讶之言饮之。”其马果死。丘讶乃去衣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离闻而往见之。丘讶出送有丧者。要离往见丘讶于墓所曰：“雷神击子，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不报，何也？”叱之而去。归谓人曰：“甾丘讶，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众人之中，必来杀我。”暮无闭门，寝无闭户。丘讶至夜半果来，拔剑柱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于众人之中，死罪一也；暮无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闭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而后杀也。子来不谒，一不肖也；拔剑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词后，三不肖也。子能杀我者，是毒药之死耳。”丘讶收剑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

任城王（出《拾遗录》）

魏任城王章，善左右射，好击剑，百步中于悬发。乐闻国献彪虎，文如锦斑。以铁为槛，骁勇之徒，莫敢轻视。章曳虎尾以绕臂，虎弭无声。时南越献白象，在帝前。手顿其鼻，象伏不动。文帝铸万钧钟，置崇华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动。章乃负之而趋。四才闻其神勇，皆寝兵自固。

桓石虔（出《独异志》）

晋桓石虔趁捷绝伦，随父豁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兽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兽踞跃，石虔亦跳，高于猛兽。复拔一箭而归。时人有患疾者，言桓石虔来，以怖之，病者多愈。

杨大眼（出《谈蔽》）

后魏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少有胆气，跳走如飞。高祖南伐，李冲典选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为尚书出一技。”便以绳长三丈，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见者莫不惊叹。冲遂用为军主，稍迁辅国将军。王肃初归国，谓大眼曰：“在南闻君之名，以为眼如车轮，今乃不异。”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奋发，足使君亡魂丧胆，何必大如车轮？”

麦铁杖（出《谈薮》）

麦铁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陈朝，常执伞随驾。夜后，多潜往丹阳郡行盗。及明，却趁仗下执役，往回三百余里，人无觉者。后丹阳频奏盗贼踪由，后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问；陈亡入隋，委质于杨素。素将平江南诸郡，使铁杖夜泅水过扬子江，为巡逻者所捕，差人防守，送于姑苏。到庱【眉批】庱，丑升切。又闯承切。亭，遇夜，伺守者寐熟，窃其兵刃，尽杀守者走回。乃口衔二首级，携剑复浮渡大江，深为杨素奖用。后官至本郡太守。

【总评】所以为盗者，以执伞故；所以不去者，以舍而不问，犹感知己故。不然，执戟郎岂能淹淮阴侯也！

彭乐（出《独异志》）

北齐将彭乐，勇猛无双。时神武率乐等十余万人，于沙苑与宇文护战。乐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内之不尽，截去之。复入战，护兵遂败。

高开道 杜伏威（并出《独异志》）

隋末，高开道被箭，镞入骨，命一医工拔之不得。开道问之，云：“畏王痛。”开道斩之。更命一医，云：“我能拔之。”以小斧刺下疮际，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钳拔之。开道饮啖自若，赐医工绢三百匹。后为其将张金树所杀。

杜伏威与陈棱战于齐州，裨将射中伏威额。怒曰：“不杀射者，终不拔此箭。”由是奋入，获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后斩首。

尉迟敬德等（俱出《谭宾录》）

王充【眉批】王充即王世充。《唐书》避太宗讳，故曰王充。兄子琬使于窦建德军中，乘炀帝所御骏马，铠甲甚鲜。太宗曰：“彼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请往取之。乃与三骑，直入贼军擒琬，引其马以归。贼众无敢当者。

裴行俨与王充战，先驰赴敌，为流矢所中，坠地。程知节救之，杀数人，充军披靡。知节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斩逐者，与行俨皆免。

唐太宗每临阵，望敌中骁将，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辄命秦叔宝取之。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于万众之中，人马俱倒。及后，叔宝多病，谓人曰：“吾少长戎马，前后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创，计吾出血，亦数斛矣，能不病乎？”

柴绍弟（出《朝野佥载》）

唐柴绍之弟某有材力，轻趁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飞，十余步乃止。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鞯，仍先报无忌，令其守备。其夜，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割双鞲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函枕，飞入内房，以手撚土公主面上，举头，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晓乃觉。尝著吉莫靴，走上砖城，且至女墙，手无攀援。又以足蹈佛殿柱，至檐头，捻椽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处京邑。"出为外官。时人号为"壁龙"。【眉批】异人。

哥舒翰（出《谭宾录》）

唐哥舒翰捍吐蕃，贼众三道从山相续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枪，当前击之，无不摧靡。翰入阵，善使枪。贼追及之，以枪搭其肩而喝，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坠。家僮左车，年十五，每随入阵，辄下马斩其首。

辛承嗣（出《朝野佥载》）

唐忠武将军辛承嗣轻捷。曾解鞍绊马，脱衣而卧，令一人百步走马持枪而来。承嗣鞴马解绊，著衣擐甲，上马盘枪逆拒，刺马擒人而还。

李罕之（出《北梦琐言》）

李罕之，河阳人也。少为桑门无赖，所至不容。曾乞食于滑州酸枣

县，自旦及晡，无与之者。掷钵于地，毁僧衣，投河阳诸葛爽为卒。罕之素多力，或与人相殴，殴其左颊，右颊血流。爽寻署为小校。每遣讨贼，无不擒之。蒲绛之北，有摩云山，设堡于上，号摩云寨，前后不能攻取，罕之下焉。由此号“李摩云”。历官至侍中。后自唐仕梁。

宋令文（出《朝野佥载》）

唐宋令文有神力。禅定寺有牛触，人莫敢近，筑圈以阑之。令文袒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两角拔之，应手而倒，颈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书，得四十字诗。为太学生，以一手挟讲堂柱起，以同房生衣于柱下压之。许置酒，乃为之出。令文有三子：长之问，有文誉；次之逊，善书；次之悌，有勇力。

彭博通（出《朝野佥载》及《御史台记》）

唐彭博通者，河间人，长八尺。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取鞋一鞴，以臂夹，令有力者后拔之。鞋底中断，博通脚终不移。牛驾车正走，博通倒曳车尾，却行数十步。横拔车辙深二尺，皆纵横破裂。曾游瓜步江，有急风张帆。博通捉尾缆挽之，不进。在长安，与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角力，博通坚卧，命三人夺其枕，三人力极，床脚尽折，而枕不动。观者逾主人垣墙，屋宇尽坏，名动京师。尝因会饮，日暝，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泻。

路神通（出《酉阳杂俎》）

段成式门下驺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簦鞁六百斤石，啮破石栗数十，背瞀天王，自言得神力。每朔望日，具乳麋焚香袒坐，使妻儿供养其背而拜焉。【夹批】怪甚。

汪节（出《歙州图经》）王俳优（出《北梦琐言》）

太微村在绩溪县西北五里，有汪节者，其母避疟于村西福田寺金刚下。因假寐，感而生节。节有神力。长安东渭桥边有石狮子，其重千斤，节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掷之。"众不信。节遂提狮子投之丈余。众大骇。后数十人不能动之，遂以赂请节。节又提而致之故地。寻补神策军将。尝对御，俯身负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床上坐龟兹乐人一部，奏曲终而下，无压重之色。德宗甚宠惜，累有赏赐。

乾符中，绵竹王徘优者，有巨力。每遇府中宴会，先呈百戏。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载十二人，舞河传一曲，略无困乏。

墨君和（出刘氏《耳目记》）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贱，以屠宰为业。母怀妊之时，曾梦胡僧携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与尔为子，他日必大得力。"既生，眉目棱岸，肌肤若铁。年十五六，赵王镕初即位，见之曰："此中

何得昆仑儿也？”问其姓，与形质相应，即呼为“墨昆仑”。因以皂衣赐之。是时常山县邑屡为晋所侵掠。赵之将卒疲于战敌，告急于燕。燕王李匡威率师五万救之，战败晋师。赵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酾酒，大犒于稟城，辇金二十万谢之。燕王归及境，为其弟匡俦所拒。赵人遂营东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国，又见赵王方幼可图，乃伏甲诱而擒之。赵王请曰：“某幼懦被侵，困于守备，赖大王武略，获保宗祧。夙有卑诚，可伸交让。愿与大王同归衙署，即军府必不拒违。”燕王以为然，遂与赵王并辔而进。忽大风并黑云起于城上，俄而大雨，雷电震击。至东角门内，有勇夫袒臂旁来，拳殴燕之介士，即挟负赵主，逾垣而走，遂得归公府。【眉批】比厮养卒更畅快。王问其姓名，君和恐其难记，但言曰：“砚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军士既见主免难，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东圃，赵人围而杀之。明日，赵王素服哭于庭，兼令具以礼殓。召墨生以千金赏之，兼赐上第一区，良田万亩，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禄大夫，终赵王之世。四十年间，享其富贵。当时闾里有生子，或颜貌黑丑者，多云无陋，安知他日不及墨昆仑耶！

太平广记钞卷三十三

褊急部 酷暴部

褊急

时苗（出《独异志》）

汉时苗为寿春令，谒治中蒋济。济醉不见之。归而刻木人，书“酒徒蒋济”，以弓矢射之。

王思（出《魏略》）

王思性急，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思恚怒，自起逐之，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

李凝道（出《朝野佥载》）

唐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岁，故恼之，即往逐，不及，以饼诱得之，咬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驴于街中，有骑马

人靴鼻拨其膝，遂怒，大骂，将殴之，走马遂无所及。忍恶不得，遂嚼路傍棘子血流。

皇甫湜（出《国史》）

裴度保厘洛宅，辟皇甫湜为从事。湜简率使气，度每优容之。度信浮图教，念讨淮叛时，多杀贻殃，再修福先佛寺，备极壮丽，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白居易，请为碑。湜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请长揖而退。"宾客无不惊慄。度婉词谢曰："初不敢仰烦长者，虑为大手笔所拒。今既尔，是所愿也。"【眉批】裴度真大度。湜怒稍解，则请斗酒而归。至家，独饮其半，乘醉挥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洁本以献。文思古謇，字复怪僻。度寻绎久之，不能分其句读。叹曰："木玄虚、郭景纯之流。"因以宝车名马，缯彩器玩，约千余缗，置书，遣小将就第酬之。湜省书，大怒，掷书于地。谓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为此碑，盖受恩深厚耳。其碑约三千字，一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小校既恐且怒，归具告之。僚列咸愤，思脔其肉。度笑曰："真奇才也。"立遣依数酬之。自居守府正郎里第，辇负相望。洛人聚观，比之雍绛泛舟之役。湜领受之，无愧色。而褊急之性，独异于人。尝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以善价广购蜂窠，命碎烂之，绞取津液，以酬其痛。又尝令子松录诗数首，一字不误，诟詈且跃，手杖不及，啮腕血流。

李潘（出《幽闲鼓吹》）

唐礼部侍郎李潘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交者，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盖记其所作，亦常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缉者视之，当为改正。”潘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潘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少多同处，恨其傲忽，尝思报之。所得歌诗，兼旧有者，一时投溷中矣。”【眉批】恶甚！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歌什传流者少也。

王珙（出《北梦琐言》）

唐给事中王梡，名家子，以刚鲠自任。黄寇前，典常州。京国乱离，盘桓江湖，甚有时望。及诏征回，路经于陕。时王珙为帅，颇凶暴。然意梡将来必居廊庙，亦加礼焉。梡鄙其人，殊不降接。珙乃于内厅盛张宴乐，敛容白梡曰：“某虽鄙人，叨忝旄钺。今日幸遇轩盖，苟不弃末宗，愿厕子侄之列。”梡坚不许。珙勃然作色曰：“给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罢宴，命将吏速请王给事离馆。暗授意旨，并令害之，一家悉投黄河。尽取其囊橐，以舟行没溺闻。【眉批】疾恶已甚，能无及乎？朝廷多故，舍而不问。

酷暴

麻秋（出《朝野佥载》）

后赵石勒将麻秋者，太原胡人也。植性尵险鸩毒。有儿啼，母辄恐之“麻胡来”，啼声绝。至今以为故事。

朱粲等（出《玉堂闲话》《卢氏杂说》诸书）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襄邓间，驱男女小大赴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诿贼。

贼臣赵思绾，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无非面剖而脍之。至食欲尽，犹宛转叫呼。【眉批】其心死矣。

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吃人肉，虚实？”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腲，【眉批】腲音闰。争堪吃。”

李希烈（出《传载》）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驱百姓妇女及辎重以实濠堑，谓之湿梢。【眉批】乱世之惨，类如此。今人少不遂意，辄思乱，由未解思量也。

独孤庄（出《朝野佥载》）

周瀛州刺史独孤庄酷虐，有贼问不承，庄引前曰：“若健儿，一一具吐，放汝。”命贼并吐之。【夹批】贼亦好谀。诸官以为必放。少顷，庄曰：“将我作具来。”乃一铁钩，长尺余，甚锸利，以绳挂于树间，谓贼曰：“汝不闻‘健儿钩下死？’”令以胲钩之，遣壮士掣其绳，则钩出于脑矣。谓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吊民伐罪，深得其宜。”庄大笑。后庄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忆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岁余卒。

武承嗣（出《朝野佥载》）

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为之不婚。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纳之，更不放还。知之乃作《绿珠怨》以寄之。碧玉得诗，饮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于裙带上得诗，大怒，乃讽罗织人告之。遂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

郝象贤（出《谭宾录》）

郝象贤，处俊孙也。武后宿怒其祖，戮及其孙。象贤临刑，极骂而死。自此法司将杀人，必先以木丸塞口。

周兴（出《朝野佥载》）

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劾残忍，法外苦楚，无所不为，时人号“牛头阿婆”，百姓怨谤。兴乃榜门判曰：“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

来俊臣（出《神异经》，又《御史台记》《朝野佥载》）

来俊臣，雍人也。父操，与乡人蔡本善。本与操樗蒲，负钱数十万，无以酬，遂将其妻冯折。及至操家，已有娠，而产俊臣于禾州。犯盗，因告密得官。屡按制狱，累拜左台中丞，道路以目，与王弘义、侯思止【眉批】侯思止别见无赖部。等相比。则天于丽景门侧，别置推院，令俊臣等按之。但入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名为例竟门。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造《罗织经》一卷。每鞫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绝其粮，多抽衣絮以啖之。将有赦，必先尽杀其囚。【眉批】告密以媚时，取富贵也。闻赦先杀何快？于是凶人洵性成乎！又作大枷凡十：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得死，十曰求破家。遭者闷绝，莫不自诬。朝士每入朝，多与妻子诀别。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晖等五人并为其罗告。俊臣既以族人家为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同首例，得减死，以胁仁杰等，令承反。杰款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眉批】好款词！俊臣乃少宽之。仁杰既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复严防。得笔砚叙冤苦，置于棉衣中。谓狱吏曰：“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棉。”子光远持衣中书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惘然，召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承反，今其子弟讼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带。”则天令通事

舍人周绅往视之。俊臣遂命狱人假杰等巾带，行立于西，命绅视之。绅惧俊臣，莫敢西顾，但视东唯诺而已。俊臣令绅少留，附进状。乃令判官妄为杰等作谢死表，代署而进之。凤阁侍郎乐思诲男，年八九岁，其家已族，且隶于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等苛毒，愿陛下假条反状以付之，无大小皆如状矣。【眉批】乐家儿，神童也。有用之才，何逸其名？则天意少解，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杰等曰："无。"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释此五家。

俊臣常行移牒，州县慴惧。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冶葛也。"刘如璇事亲以孝闻，累仕至秋官侍郎。时来俊臣党人与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协，诬以反诛之。其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朝士莫不悚惕。璇不觉唧唧泪下。俊臣奏云"党恶"，下诏狱。璇诉曰："年老因遇风而泪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泪，乍可因风？口中唧唧之声，如何取雪？"处以绞刑。则天特流于瀼州。子景宪讼冤，得征还，复官。俊臣但苛虐，无文，其劾乃郑愔之词也。

周明堂尉吉顼，夜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亲故，为说綦连耀男大觉、小觉云："应两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眉批】何等世界，犹敢胡说！顼明日录状付来俊臣，敕差河内王懿宗推，诛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俊臣欲擅其功，复罗构顼。顼得召见，廷诉仅免。俊臣后坐赃，御史劾之，除殿中丞，又拜中丞。复坐赃，出为同州参军。夺同列参军妻，旋为合官尉。又拜洛阳令。复图西番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婢，称其谋反。其党膀面，诣阙讼之，得免。将告诸武太平公主，乃反为其所发，司刑断死，【眉批】恶人自有恶人磨。进状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顼时为控鹤监，拢马。上问在外有何事意。顼奏曰：臣幸预控鹤，为陛下耳目，在外惟怪来俊臣状不出。"上

曰：“俊臣有功，朕方思之。”顼奏曰：“俊臣诬构贤良，赃贿如山，冤魂满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诛俊臣于西市。人竞脔其肉。中宗诏酷吏并配流远恶处，子孙不得仕进。【眉批】有甚便宜！

王弘义（出《御史台记》）

王弘义，衡水人也。告变，授游击将军。天授中，拜御史。与俊臣罗告衣冠。俊臣败，义亦流于岭南，妄称敕追。时胡元礼以御史使岭南，次于襄邓，会而按之。弘义词穷，乃谓曰：“与公气类。”元礼曰：“足下昔任御史，礼任洛阳尉。礼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复何气类？”乃榜杀之。弘义每暑月系囚，必于小房中积炭而施毡褥。遭之者，斯须气将绝矣。苟自诬，或他引，则易于别房。又尝于乡里求傍舍瓜。瓜主吝之。义乃狀言瓜园中有白兔。县吏会人捕逐，斯须苗尽。【眉批】如此时势，而乃有吝一瓜者。内史李昭德曰：“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

索元礼（出《朝野佥载》）

周推事使索元礼，时人号为“索命使”。讯因作铁龙头，鬠【眉批】鬠，乞逆切。其头，仍加楔焉，多至脑裂髓出。又为凤凰晒翅、猕猴钻火等，以椽关手足而转之，并研骨至碎。后坐赃贿，流死岭南。

三豹（出《朝野佥载》）

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师号为“三豹”。嵩为赤黧豹，交为白额豹，旭为黑豹。每讯囚，必铺棘卧肉，削竹签指，方梁压髁，碎瓦搥膝。遣作仙人献果、五女登梯、犊子悬驹、驴儿拔橛、上麦索、下阑单，肆情锻炼，证是为非，任意指麾，傅空为实。京人相要，作咒曰：“若违心负教，横遭三豹。”其毒害如此。

【总评】按李全交，号“人头罗刹”；王旭，号“鬼面夜叉”。凡讯囚，引枷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着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名曰“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曰“玉女登梯”。

王旭括宅中及别宅女妇，有不承者，以绳勒其阴，令壮士弹竹击之，酸痛不可忍。尝倒悬一女妇，以石缒其发，遣证与长安尉房恒奸，经三日不承。女妇曰：“侍御如此苦毒，儿死，必诉冥司；若配入宫，必申于主上，终不相放。”旭惭惧，【眉批】晓得惭惧，犹胜来俊臣辈。乃舍之。

谢祐（出《朝野佥载》）

黔府都督谢祐，凶险忍毒。则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吓云：赐自尽。祐亲奉进止，更无别敕。王怖而缢死。后祐于平阁上卧，婢妾十余

人同宿，不觉刺客截祐首去。后曹王破家，簿录事得佑首，漆之，题“谢祐”字，以为秽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杀之。

成王千里（出《朝野佥载》）

唐成王千里使岭南，取大蛇长八九尺，以绳缚口，横于门限之下。州县参谒者，呼令入门，但知直视，无复瞻仰，踏蛇而惊，惶惧僵仆，被蛇绕数匝。良久解之，以为戏笑。【眉批】虐谑。又取龟及鳖，令人脱衣，纵龟等啮其体，终不肯放，死而后已。其人酸痛号呼，不可复言。王与姬妾共看，以为玩乐。然后以竹刺龟鳖口，遂啮竹而放。又艾灸鳖背，灸痛，乃放口。人被惊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复矣。

襄样节度（出《国史补》）

襄阳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及于司空为帅，多暴。郑元镇河中，亦暴，远近呼为“襄样节度”。

史牟（出《国史编》）

史牟方榷盐，有外甥十余岁，随牟检畦，拾盐一颗以归。牟知，立杖杀之。其姊哭救，已不及矣。

安道进（出《玉堂闲话》）

河东安道进，即故云州帅重霸季弟也。性凶险。庄宗潜龙时，为小校，常佩剑列于翊卫。忽一日，拔而玩之。谓人曰：“此剑可削钟切玉，孰敢当吾锋铓？”傍一人曰：“此何利器，妄此夸谭？假使吾引颈承之，安能快断乎？”道进曰：“真能引颈乎？”此人以为戏言，乃引颈而前。遂一挥而断。【眉批】罪在引颈者。傍人皆惊散。道进携剑日夜南驰，投于梁主。梁主壮之，俾隶淮之镇戍。一日谓掌庾吏曰：“古人谓洞七札为能，吾之锔镞，可彻十札。”吏轻之曰：“使我开襟俟之，能彻吾腹乎？”安曰：“试敢开襟否？”吏即开其襟，道进一发殪之，刺镞径过，植于墙上。【眉批】罪在开襟者。安畜一犬一婢，遂掣而南奔。昼则伏芦荻中，夜则望星斗而窜。又时看眼中神光，光多处为利方，既能伏气，遂绝粒。经时抵江湖间。淮帅得之，擢为裨将，赐与甚丰。时兄重霸事蜀，亦为列校，闻弟在吴，乃告蜀王。主嘉其意，发一介招之。迨至蜀，亦为主将。后领兵戍于天水营长道县。重霸为招讨马步使。县民有爱子，托之于安，命之曰“厅子”。道进适往户外，厅子偶经行于寝之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斩而投于井。【眉批】罪在行寝前者。其家号诉于霸，传送招讨使王公。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及憾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兄家闭户防之。蜀破，道进东归，明宗补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有过，鞭背卒。【眉批】此则罪在道进。

太平广记钞卷三十四

权幸部 谄佞部

权幸

张易之兄弟（出《朝野佥载》）

张易之兄弟骄贵，强夺庄宅、奴婢、姬妾不可胜数。昌期于万年县街内行，逢一女人，婿抱儿相逐。昌期马鞭拨其头巾，女妇骂之。昌期顾谓奴曰："横驮将来。"婿投匾三四状，并不出。昌期捉送万年县，诬以他罪，决死之。昌仪常谓人曰："丈夫当如此：今时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败也，万人擎我不能起。"俄而事败，兄弟俱斩。

昌仪为洛阳令，恃易之权势，属官无不允者。鼓声动，有一人姓薛，赍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夹批】好大胆。数日失状，问仪，仪曰："我亦不记得，但姓薛者即与。"锡检案内姓薛者六十余人，并与官。其蠹政若此。

虢国夫人（出《明皇杂录》）

贵妃姊虢国夫人，恩宠一时，栋宇之盛，举朝无与比。所居韦副使旧宅。韦氏诸子方午偃息于堂庑间，忽见妇人衣黄罗帔衫，降自步辇。有侍婢数十人，笑语自若。谓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货，其价几何？”【眉批】突如其来，豪横无匹。韦氏曰：“先人旧庐，所未忍舍。”语未毕，有工数百人，登东西厢，撤其瓦木。韦氏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书，委于路中。而授韦氏隙地十数亩，其宅一无所酬。虢国中堂既成，酬匠二百万。而复以金盏瑟瑟三斗为赏。后曾有暴风拔树，委其堂上，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致，皆此类。

王准（出《明皇杂录》）

王珙之子准为卫尉少卿，出入宫中，以斗鸡侍帝左右。时李林甫方横，子岫为将作监，亦入侍帷幄。岫常为准所侮，而不敢发一言。一旦，准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第。瑶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为笑乐。遂致酒张乐。永穆公主亲御匕。公主，即帝之长女也，仁孝端淑，帝特所钟爱。准既去，或谓瑶曰：“鼠辈虽恃其父势，然长公主，帝爱女，君待之或阙，帝岂不介意耶？”瑶曰：“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七郎，安敢不尔？”时人多呼准为“七郎”。其势横为人所畏如此。

李林甫（出《明皇杂录》）

张九龄在相位，久以謇谔忤帝意。李林甫时为同列，乃因请见，屡

陈九龄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

玄宗宴于勤政楼下，巷无居人。宴罢，帝犹垂帘以观。兵部侍郎卢绚，谓帝已归宫掖，垂鞭按辔，横纵楼下。绚负文雅之称，而复风标清粹。帝一见，不觉目送之。问左右曰："谁？"近臣以绚对。帝亟称其蕴籍。时林甫方恃权忌能，帝之左右宠幸，皆入重贿。由是帝之动静，无不知之。翌曰，出绚为华州刺史。不旬月，诬其有疾，废之。

【总评】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杨国忠是张易之外甥，其权横皆略相似。外甥似舅，洵哉！

鱼朝恩（出《杜阳杂编》）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睚眦曰："天下事不由我乎？"于是帝恶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内殿。帝以朝恩故，特赐绿，未几同列黄门。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误触令徽臂。乃驰归告朝恩，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于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不言绯而便求紫。帝犹未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

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帝虽知不可，彊谓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称。”

元载（出《幽闲鼓吹》）

元载在中书，有丈人自宣州货所居来投，求一职事。载度其不可，赠河北一函书而遣之。丈人持书，怏怏而去。既至幽州，念破产而来，止得一书，书若恳切，犹可望，乃拆视之，更无一词，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念已行数千里，试谒院寮。院寮问：“既是相公丈人，岂无缄题？”曰：“有。”判官大惊，立命谒者上白，斯须，乃有大校持箱，复请书。书既入，馆之上舍，留连积月。及辞去，奉绢一千匹。

又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岁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眉批】作业，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今曲调《梁州》是也。

路岩（出《玉泉子》）

路岩与高湜相善。湜既知举，问岩所欲。岩以前岁停举，已密疏请加十人矣。至是以五人为言。湜喜其数寡，欣然奉命。不累日，十人制下，湜未知也。岩执诏，笑谓湜曰：“向五人，侍郎所惠；今之十人，某自致也。”湜愕然不得已，竟依其数放焉。

路岩出镇坤维也，开道中衢，恣为瓦石所击。岩谓权京兆事薛能曰：“临行劳以瓦砾相饯。”能徐举手板对曰：“旧例，宰相出镇，府司无例发人卫守。”岩有惭色。初，崔铉以岩为必贵，常曰：“路十终须与他那一位也。”自监察入翰林，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

【总评】陈磻叟诣阙上书，陈时病曰：“臣请破边璟一家，可赡军一二年。”上问：“边璟何人？”对曰：“路岩亲吏也。”岩怒，除名，流爱州。观此，则岩之贪横，略可见矣。

八司马十司户（出《玉泉子》）

元和初，黜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刘禹锡朗州，韩晔饶州，凌准连州，程异柳州。及咸通，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遘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张颜潘州，李贶勤州，杜裔休端州，郑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内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

谄佞

赵元楷（出《谈宾录》）

赵元楷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时侯君集为元帅。君集马病颡疮，元楷以指沾其脓而嗅之，以谀君集，为御史所劾，左迁刺史。

李峤（出《大唐新语》）

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张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莹煌，光侔日月。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宰相李峤诗冠绝当时。诗曰：“彻迹光西[illegible]，勋庸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薰风入舜弦。忻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宪司发峤附会韦庶人，左授滁州别驾。后至开元中，诏毁天枢，发卒熔烁，弥月不尽。

周兴 傅游艺（出《神异经》）

周兴累为司刑少卿，上疏请除李家属籍。后徙岭表，为仇人所杀。傅游艺除左补阙，上书言武氏。梦登湛露殿，陈于所亲，事发伏诛。游艺一年内，青绿绯紫皆遍，号“四时仕宦”。

郭霸（出《神异经》）

郭霸应革命举，为监察，又为侍御史。见则天曰：“往年征徐敬业，臣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上大悦。人呼为“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霸请尝其粪。元忠不许，竟尝之，曰：“其味苦，病即愈。”元忠以其佞，大恶之。

【总评】按《朝野佥载》：郭霸又尝来俊臣粪秽。盖稔用勾践之术者。

高元礼（出《谭宾录》）

唐侯思止贫不聊生，乃依事恒州参军高元礼。而无赖诡谲，无以逾也。时则天屡起大狱，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判司谓思止曰：“今诸王多被诛戮，何不告之？”思止因告舒王及裴贞谋反。诏按问，并族诛。授思止游击将军。元礼惧而思媚之，引与同坐，呼为“侯大”，曰：“国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识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识字，而能触邪！’”则天果曰：“欲与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识字。”思止以獬豸对。则天大悦，即授焉。元礼复教曰：“圣上知侯大无宅，倘以没官宅见借，可拜谢而不受。圣上必问所由，可奏云：‘诸反逆人宅，恶其名，不愿坐其内。’”果如言。则天复大喜，恩赏甚优。

宗楚客 张岌（出《朝野佥载》）

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嫘毒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间，位至内史。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幙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作薛师马镫。

崔融等（出《朝野佥载》）

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祠，词人才子佞者为诗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后易之赤族，佞者并流岭南。

吉顼（出《朝野佥载》）

天后时，太常博士吉顼父哲易州刺史，以赃坐死。顼于天津桥南要内史魏王承嗣，拜伏称死罪。承嗣问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诺之，即以犊车载入。三日不语，【眉批】又一个息夫人！承嗣问其故，对曰："父犯国法，忧之无复聊赖。"承嗣既幸，免其父极刑，进顼笼马监，俄迁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请求耳。

张说（出《朝野佥载》）

燕国公张说，前为并州刺史，谄事特进王毛仲，饷致金宝不可胜

数。后毛仲巡边，会说于天雄军大宴，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说拜谢讫，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眉批】燕公原非端正，独才可取耳。

程伯献（出《谭宾录》）

唐将军高力士遭父丧，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直就其丧前被发而哭，甚于己亲。

李林甫（出《国史补》）

玄宗在东都，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耀卿、张九龄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候冬间。"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罢退，佯为蹇步，独留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何用择时？设有妨于刈获，独免过路赋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眉批】捷于逢恶，巧于得主。自此驾幸长安。旬日，耀卿、九龄俱罢。

李璋（出《杜阳编》）

李绛子璋为宣州观察使，杨相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观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袤，织成地毯，其日献之。及收败，璋亦从坐。【眉批】有窃此术以媚秦桧者，若赵文华，非实也。

冯道明（出《云溪友议》）

雍陶，蜀人也。以进士登第，薄于亲党。后为简州牧，自比谢宣城、柳吴兴。宾至则折挫之，投贽者稀得见。忽有冯道明下第请谒，云与员外故旧。阍者如言启之。及引进，陶呵曰："与君素昧平生，何方相识？"道明曰："诵员外诗，仰员外德。诗集中日得见，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又曰："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又曰："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陶闻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眉批】搔着痒处，无人不快，非徒好谀而已。

张浚（出《北梦琐言》）

旧例，士子不与内官交游。张相浚，自处士除起居郎，出军容田令孜之门，皆申中外之敬。洎僖皇幸蜀，朝士毕集。一日，中尉为宰相开筵，学士洎张起居同预焉。张公耻于对众设拜，乃先谒中尉，便施谢酒之敬，中尉讶之。俄而宾至，即席坐定。中尉白诸官曰："某与起居，清浊异流，曾蒙中外，既虑玷辱，何妨改更？今日暗地谢酒，即不可。"张公渐惧交集，自此甚为群彦所轻。

李德裕（出《幽闲鼓吹》）

李德裕镇扬州，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德裕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中堂设宴，更无他宾，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一席祇奉，亦竭情礼。宴罢，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眉批】学汉高驭黥布术。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诏却令监淮南。钦义即至，具以前时所赠归之。德裕笑曰："此无所直，奈何拒焉？"悉却与之。钦义心感数倍。【眉批】识过陶朱公、长君数倍。后竟作枢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钦义所致也。

王承休（出《王氏闻见录》）

蜀后主王衍宦官王承休，以优笑狎昵见宠。有美色，恒侍少主寝息，久而专房。承休多以邪僻奸秽之事媚其主，主愈宠之。与成都尹韩昭为刎颈交，所谋皆互相表里。承休一日请从诸军拣选骁勇数千，号龙武军，自为统帅，特加衣粮。因乞秦州节度使，且云："愿与陛下于秦州采掇美丽。"且说："秦州风土，多出国色。"仍请幸天水。少主甚悦，即遣仗节赴镇。所选龙武精锐，并充衙队从行。到方镇下车，当日毁拆衙庭，发丁夫采取材石，创立公署使宅，一如宫殿之制。兼以严刑峻法，妇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彊取民间子弟，使教歌舞伎乐。被获者，令画工图真及录名氏，急递中送韩昭。昭又密呈少主。少主睹之，不觉心狂，遂决幸秦之计。中外切谏不从。十月三日，发离成都。四日到汉州。凤州王承捷飞驿骑到秦云："东朝差兴圣令公统军十余万来取，九月到凤州。"少主犹谓臣下设计沮其东行，曰："朕恰要亲看相杀，又何患乎？"不顾而进。上梓潼山，少主有诗云："乔岩簇冷烟，幽径上寒天。下瞰峨嵋岭，上窥华岳巅。驰驱非取乐，按幸为忧边。此去将登陟，歌楼路几千？"宣令从官继和。中书舍人王仁裕和曰："采仗拂

寒烟，鸣驺在半天。黄云生马足，白日下松巅。盛德安疲俗，仁风扇极边。前程问成纪，此去尚三千。”至剑州西二十里，夜过一溪山，忽闻前后军人振革鸣金，连山叫噪，声动溪谷。问人云：“惧有鸷兽搏人，是以噪之。”其乘马忽咆哮恐惧，箠之不肯前进。人言适有鸷兽，自路左丛林间跃出，于万人中攫取一夫而去。其人衔到溪洞间，尚闻喊救命之声。况天色未晓，无人敢捕逐者。路人罔不流汗。少主至行宫，顾问臣僚，皆陈恐惧之事。寻命从臣令各赋诗。王仁裕诗曰：“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不与大朝除患难，惟于当路食生灵。从教户口资𠵎口，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翰林学士李浩弼进诗曰：“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客人穷独困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税杀他。”少主览诗大笑。过白卫岭，韩昭进诗曰：“吾王巡狩为安边，此去秦亭尚数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晓通消息戍瓶烟。为云巫峡虽神女，跨凤秦楼是谪仙。八骏似龙人似虎，何愁飞过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开边，画断封疆四五千。前望陇山登剑戟，后凭巫峡锁烽烟。轩皇尚自亲平寇，嬴政徒劳爱学仙。想到隗宫寻胜处，正应莺语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龙旆飘飐指极边，到时犹更二三千。登高晓蹋𠵎岩石，冒冷朝冲断续烟。自学汉王开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道无恩及，大散关东别有天。”洎至利州，已闻东师下固镇矣。旬日内，又闻金牛败卒塞硖而至。其时蜀师十余万，自绵汉至于深渡千余里，首尾相继，皆无心斗敌。遣使臣逼促，则回枪刺之曰：“请唤取龙武军相战，不惟勇敢，且偏请衣粮。我等拣选不堪，何能相杀？”于是狼狈面归，连夜继昼，却入成都。康延孝与魏王继踵而入。少主遂降。东军未入前，王宗弼杀韩昭等。王承休握锐兵于天水，兵刃不举。既知东军入蜀，遂拥麾下之师，及妇女孩幼万余口，金银缯帛，于西蕃买路归蜀，沿路为左衽掳夺，并经溪山，冻饿相践而死。迨至蜀，存者百余人。唯与田宗讷等脱身而至。魏王使人诘之曰：“亲握

锐兵，何得不战？”曰：“惮大王神武，不敢当其锋。”曰：“何不早降？”曰：“盖缘王师不入封部，无门输款。”又问：“初入蕃部，几许人同行？”曰：“万余口。”“今存者几何？”曰：“才及百数。”魏王曰：“汝可偿此万人之命。”遂斩之。蜀师不战，坐取亡灭，盖承休、韩昭之所致也。

【总评】按《北梦琐言》：韩昭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朝士李台瑕曰：“韩八座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

太平广记钞卷三十五

奢侈部 贪部 吝部

奢侈

云明台 始皇墓（俱出《王子年拾遗记》）

始皇起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天下巧工。南得烟丘碧树、郦水燃沙、贲都朱泥、云罔素竹。东得蔥峦锦柏、缥槮龙杉、寒河星柘、岘山云梓。西得漏海浮金、浪渊羽璧、条章霞桑、沈唐员筹。北得冥阜乾漆、阴坂文梓、褰流黑魄、暗海香琼，珍异是集。有二人皆虚腾椽木，运斤斧于云中，子时起功，至午时已毕。秦人皆言之子午台也。或云于子午之地，各起一台。二说有疑。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从地而出，以成渊也。或言此泉甘软，男女饮之则淫。又其水激石之声，似人歌笑，闻者令人淫动，故俗谓之淫泉。时有凫雁，色如金，群飞戏于沙濑。罗者得之，乃真金凫也。昔秦破骊山之坟，行野者见金凫向南飞至淫泉。宝鼎元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凫以献。善博识多通，考其年月，是秦始皇墓中物。昔始皇为冢，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沈坛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如皎日焉。先所埋工匠于冢内，

至被开时，皆不死。巧人于冢里，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后人传此碑文，辞多怨酷，乃谓之“怨碑”。《史记》略而不录。

汉成帝（出《拾遗记》）

汉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旁起霄游宫，以漆为柱，铺黑缔之幕，器服乘舆皆尚黑色，悦于暗行，憎灯烛之照。【眉批】此即祸水灭炎之兆。宫中之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姬以下，咸带玄绶。衣珮虽加锦绣，更以木兰纱绡罩之。至霄游宫，方秉炬烛。宴幸既罢，静鼓息罩，而步不扬尘。好夕游。造飞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辇。选期门羽林之士，负之以趋。帝于辇上坐，但觉耳中若风雷声，以其疾也。一名云雷宫。所行之处，咸以毡缔籍地，恶车辙马迹之喧也。虽惑于微行昵宴，民无劳怨。每乘舆返驾，以宝衣珍食舍于道旁，国之穷老皆呼万岁。尝以三秋暇日，与飞燕游戏太液池。以沙棠为舟，贵其不沉也。以云母饰于鹢首，一名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象，以夹云舟而行。以紫文桂为栧枻。每观云棹水，玩撷菱渠，则忧轻荡以惊飞燕，乃以金锁缆云舟，使攸飞之士，于水底引之。值轻风时至，飞燕殆飘飖随风入水。帝以翠缨结飞燕之裾。游倦乃返。飞燕后渐见疏。尝怨恚曰：“何时复预缨裾之游，漾云舟于波上耶？”帝为之怃然。今太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风台、飞燕结裾处。

汉灵帝（出《拾遗记》）

灵帝初平三年，于西园起裸游馆十间。采绿苔以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游漾。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摇荡于渠中，其水清浅，以盛暑之时，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来凉气也。其歌曰："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唯日不足乐有余，清弦流管歌玉凫，千年万岁喜难渝。"渠中植莲，大如盖，枝长一丈，南国所献也。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月出见叶舒，亦名望舒荷。帝乃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帝叹曰："使万年如此，则为上仙矣。"宫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为浴汤，宫人以之沐浴。浴毕，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欲内监为鸡鸣，于馆北起鸡鸣堂，多畜鸡。每醉乐，迷于天晓，内阉竞作鸡鸣，以乱真声也。仍以炬烛投于殿下，帝乃惊寤。及董卓破京师，收其美人，焚其堂馆。至魏咸熙中，于先帝投烛处，溟溟有光如星，后人以为神光，于此地建屋，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乃扫除焉。

除夜（出《纪闻》）

唐贞观初，天下久安，百姓富赡，公私少事。时属除夜，太宗盛饰宫掖，殿内诸房，金翠焕烂。设庭燎于阶下，其明如昼。盛奏歌乐。乃延萧后同观。乐阕，帝谓萧曰："朕施设孰与隋主？"萧后笑而不答。固问之，后曰："彼乃亡国之君；陛下开基之主，奢俭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国十有余年，妾常侍从，见其淫侈。隋主每当除夜，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尽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沉香甲煎之香，旁闻数十里。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内房中，不燃

膏火，悬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宝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犹二寸。一珠之价，直数千万。妾观陛下所施，都无此物。所焚尽是柴木，烛皆膏油，但觉烟气薰人，实未见其华丽。然亡国之事，亦愿陛下远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

唐睿宗（出《朝野佥载》）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被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望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绮罗，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县年少妇女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下踏歌三日夜，观乐之极，未始有之。

玄宗（出《明皇杂录》）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一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陈于池中，又以石梁横亘池上，而莲花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惟莲花石梁存焉。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饰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

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烛，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其间。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指谓客曰："某家起细微，缘椒房之亲，以至是。吾今未知所税驾，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由是骄侈日增，常如不及。世传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国忠锁子帐，皆希代之宝，不能计其直。

河间王琛（出《伽蓝记》）

后魏河间王琛，在秦中，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次有七百里者十余，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环锁，诸王服其豪富。琛尝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潢，不为华侈？"【眉批】石太尉作俑。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贵琐，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素奈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琛尝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合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库藏，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琛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厌，见之叹惋，不觉成疾，还家卧三日不能起。【眉批】好货。江阳王继来省疾，谕之曰："卿之财产，应得抗衡，何为羡叹，以至于此？"融曰："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继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及尔朱氏乱后，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宇。寿丘里闾，列刹相望，祇洹郁起，宝塔高壮。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堂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

室，不是过。

安乐公主（出《朝野佥载》）

安乐公主夺百姓庄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斜墙磴道，被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流出，穷天下之壮丽。及败，改为悖逆庶人池，配入司农。

【总评】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赵履温实主之。诛逆韦之际，上御承天门。履温诈喜，舞蹈，称万岁。上令斩之。刀剑乱下，与男同戮。小人无忌惮，竟何益哉！

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罗杀无遗。开元中，焚宝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属，于是采捕乃止。

同昌公主（出《杜阳编》）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

珍宝，以实其宅。而房栊户牖，无不以众宝饰之。更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铛釜盆瓮之属。缕金为笊篱箕筐。制水晶火齐琉璃玳瑁等为床，搘以金龟银鹿。更琢五色玉为器皿什物。合百宝为圆案，赐金麦银粟共数斛。此皆太宗朝条支国献也。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连珠帐，续真珠以成也。却寒帘，类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鸟骨之所为也，但未知出于何国。更有鹦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其枕以七宝合为鹦鸪之斑；其匣饰以翠羽；神丝绣被，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精巧华丽，可得而知矣。其上缀以灵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辉焕。更有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圆如弹丸，入土不朽烂，带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类枕头，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幎、纹布巾、火蚕丝、九玉钗。其幎色如瑟瑟，阔三尺，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其珠，虽大雨暴降，不能沾湿，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纹布巾，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绝伦，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亦未尝垢。二物得之鬼谷国。火蚕绵出火洲，絮衣一袭，止用一两，稍过度，则熇蒸之气不可奈。九玉钗上刻九鸾，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儿，精巧奇妙，殆非人制。有得于金陵者，因以献，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昼寝，梦绛衣奴传语云：“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或曰：“玉儿，即潘妃小字也。”逮诸珍异，不可具载。自汉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囊中贮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皆异国献者。仍杂以龙脑金屑，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其上悉络真珠玳瑁。更以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观者眩目。时有中贵人，买酒于广化旗亭，忽相谓曰：“坐来香气，何太异也？”同席曰：“岂非龙脑乎？”曰：“非也。予幼给事于嫔妃宫，故常闻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顾问当垆者。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质酒于此。”【眉批】豪奢可想。中贵共请视之，益叹异焉。上日赐御馔汤药，而道路之使相属。其馔有消灵炙、红虬脯；其酒则有凝露浆、桂花

醅；其茶则有绿花、紫英之号。消灵炙，一羊之肉，取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臭败。红虬脯，非虬也，但贮于盘中，缕起如红丝，高一尺，以筋抑之无三四分，撤即复故。其诸品味，他人莫能识；而公主家人餐饫，如里中糠秕。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玉馔具陈，暑气将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轩，满座皆思挟纩。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云其中有龙涎，故能消暑也。公主始有疾，召术士米宾为禳法，乃以香蜡烛遗之。米氏之邻人，觉香气异常。或诣门诘其故，宾具以事对。出其烛，方二寸，长尺余，其上施五彩，燃之，竟夕不尽，郁烈之气，可闻于百步余；烟出于上，即成楼阁台殿之状，或云烛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医者欲难其药。奏云："得红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检内库，得红蜜数石，本兜离国所贡；白猿膏数瓮，本南海所献。虽日加药饵，终无验。公主薨，上哀痛，遂自制挽歌词，令朝臣继和。及庭祭日，百司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及葬于东郊，上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胜计。以绎罗绮绣，络以金珠瑟瑟，为账幔者千队。其幢节伞盖，弥街翳日。旌旗珂珮卤簿，率多加等。敕尼僧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升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磬。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上又赐酒一百斛，饼馅三十骆驼，各径阔二尺，饲役夫也。京城士庶罢业，观者流汗相属，唯恐居后。又灵辆过延兴门，上与淑妃恸哭。中外闻者，无不伤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词质而意切，人多传诵。自后上日夕注心挂意。李可及进《叹百年曲》，声词哀怨，听之莫不泪下。更教数十人作叹百年队。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取绢八百匹，画作鱼龙波浪文，以为地衣。每舞竟，珠翠满地。可及官历大将军，赏赐盈万，甚无状。左军容使西门季玄素颇梗直，乃谓可及曰："尔恣巧媚以惑天子，族无日矣。"可及恃宠，无有少改。可及善啭喉舌，于天子前

弄眼作头脑，连声著词唱曲，须臾间，变态百数不休。是时京城不调少年相交，谓之拍弹。一日可及乞假，为子娶妇。上曰：“即令送酒面及米，以助汝嘉礼。”可及归至舍，俄一中贵人监二银榼各高二尺余，宣赐可及。始以为酒，及启，皆实以金宝。上赐可及银麒麟，高数尺。可及取官库车载往私第。西门季玄曰：“今日受赐用官车，他日破家，亦须辇还内府。不道受赏，徒劳牛足。”后可及果流于岭表。旧赐珍玩，悉皆进入。君子谓季玄有先见之明。

郭况（出《拾遗录》）

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人。以金为器皿，铸冶之声，彻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于庭中起高阁，厝衡石于其上以称量。下有藏金窟，列武士卫之。错杂宝以饰台榭，悬明珠于梁栋，昼视如星，夜望如月。其内宠者，皆以玉器盛食。故东京谓郭氏家为琼厨金窟。

霍光妻（出《西京杂记》）

汉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巨鹿陈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蹑，六十日成一匹，直万钱。又与越珠一斛琲，绿绫七百端，直钱百万、黄金百两。又为起第宅，奴婢不可胜数。衍犹怨薄曰：“吾为若何成功，而报我若是哉！”【眉批】以酰许后故。

韩嫣（出《西京杂记》）

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一日所失者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逐之。

许敬宗（出《独异记》）

唐许敬宗奢豪，尝造飞楼七十间，令妓女走马其上，以为戏乐。

阿臧（出《朝野佥载》）

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鼠军貂之褥，蛩蟥之毡，汾晋之龙须，临河之凤翮以为席。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私通，逼之也。【夹批】苦哉！以鸳鸯盏一双共饮，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饮无度，昏醉是务，常频唤不觉。出为恒州刺史。易之败，阿臧入官，迥秀坐降。

【总评】此与窦从一皇后阿爹事的对。方天后倡淫，一时老妪皆有弹冠之色，不足怪也。

韦陟（出《酉阳杂俎》）

韦陟早以文学著名，工草隶书。出入清显，践历崇贵。自以门地才华，坐取卿相，接物简傲，未尝与人款曲。衣服车马，尤尚奢侈。侍儿阉竖，左右常数十人。或隐几搐颐度日，懒为一言。其于馔羞，尤为精洁，仍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夹批】比何曾更甚。若宴于公卿，虽水陆具陈，曾不下筋。每令侍俾主尺题，往来复章，未尝自札，受意而已。词旨重轻，正合陟意；而书体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眉批】如此婢从何处来？羞杀郑康成矣。唐人好文，故僮仆多能文者，至闺秀以为常事，若侍儿未数数也。常自谓所书“陟”字，如五朵云。时人多仿效，咸谓之“郇公五云体”。

【总评】按陟自奉虽侈，然家法整肃，训子允甚严，习读夜分不辙。家僮虽众，而应门宾客，必遣允为之。弟斌，性尤质厚，有大臣之体。每会朝，未尝与同列笑语。旧制，群臣立于殿庭。一日密雪骤降，自三事以下，莫不移步。独斌意色益恭，俄雪至膝。朝既罢，斌于雪中拔身而去。

元载（出《杜阳编》）

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阗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而更以沉香为梁栋，金银为户牖。内设玻璃屏风，悬紫绡帐。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上刻前代美女妓乐之形，外以玳瑁水晶为押，络饰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帅首，即绞绡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当时凝寒，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其色隐隐，

或不知其帐也，谓载卧内有紫气。芸辉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苹阳花，亦类白苹，其花红而且大。更有碧芙蓉，香洁菡萏，伟于常者。载因暇日，凭阑以观，忽闻歌声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载惊异，莫知所在。及审听之，乃芙蓉中也。【眉批】奇事。俯而视之，闻喘息之音。载大恶。遂剖其花，一无所见。载有龙髯拂，紫色如烂椹，可长三尺，削水晶以为柄，刻红玉以为环纽。或风雨晦暝，临流沾湿，则光彩动摇，奋然如怒。置之堂中，蚊蚋不能近。拂之为声，则鸡犬牛马无不惊逸。若垂之于池潭，则鳞甲之属，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即成瀑布，长三五尺，而未尝辄断。烧燕肉薰之，则焞焞焉若生云雾。厥后上知其异，载不得已而进内。载自云，得之于洞庭道士张知和。

载妻王氏字韫秀，缙之女也。初王缙镇北京，以韫秀嫁元载，久而见轻。韫秀谓夫曰："何不增学？妾有奁幌资装，尽为纸笔之费。"元遂游秦。为诗别韫秀曰："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春风。"妻请偕行，曰："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淋离别泪，携手入西秦。"载既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诸姊妹诗曰："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载相肃、代两朝，贵盛无比。广葺亭台，交游贵族。客候其门，或多间阻。王氏复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公孙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载于是稍减。太原内外亲属悉来谒贺，韫秀安置于闲院。忽因天晴，以青紫丝绦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每条绦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眉批】乍入相，何得骤富乃尔？知其不永矣。乃命诸亲戚西院闲步。韫秀问是何物，侍婢对曰："今日相公与夫人晒曝夜服。"王氏谓诸亲曰："岂料乞索儿妇。还有两事盖形粗衣也。"于是诸亲羞赧，稍稍辞去。韫秀常分馈服饰于他

人，而不及太原之骨肉。每曰：“非儿不礼于姑姊，其奈当时见辱何！”载后贪恣为心，竟招罪累，上恶诛之，而籍其家。韫秀少有识量，节概亦高。载被戮，上令入宫，备彤管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坚不从命。【眉批】佐载未见识量，不过有豪气女子耳。或云上宥其罪，或云京兆笞而毙之。载宠姬薛瑶英，能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波移光，飞燕绿珠，不能过也。瑶英之母赵娟，本岐王之爱妾，后出为薛氏妻。生瑶英，幼以香啖之，故肌香。及载纳为姬，处金丝之帐，却尘之褥，出自勾骊国。云却尘兽毛为之，其色红殷，光软无比。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二三两，搏之不盈一握。载以瑶英体轻，不胜重衣，故于异国求之。唯贾至、杨炎与载友善，故往往得见歌舞。至有诗曰：“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炎亦作长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淡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翘碧步无尘，纤腰如柳不胜春。”瑶英善为巧媚，载惑之，怠于相务。而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与赵娟递相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眉批】关节之名始此。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心腹，天下赍货求官职者，无不指薛卓为梯媒。及载死，瑶英为里人妻。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自一妇人致也。

杨收（出《卢氏杂说》）

咸通中，崔安潜清德峻望，宰相杨收师重焉。欲设食相召，无由可入。先请崔公之门人，方便为言，至于再三，终未许。杨意转坚，稍稍亦有流言。或劝崔曰：“时相不可坚拒。”不得已而许之。杨喜甚，遽令排比，然后请日祇候。及崔到杨舍，见厅馆铺陈华焕，左右执事皆双鬟

珠翠，崔公不乐。饮馔极水陆之珍。台盘前置香一炉，烟出成楼阁之状。崔别闻一香气，似非烟炉及珠翠所有者，心异之，时时四顾，终不谕香气。移时，杨曰：“相公意似别有所瞩？”崔公曰：“某觉一香气异常酷烈。”杨顾左右，令于厅东间阁子内缕金案上，取一白角揲子，盛一漆毯子，呈崔公曰：“此是罽宾国香。”崔大奇之。据《太宗实录》云：“罽宾国进拘物头花，香闻数里。”

于頔 李昌夔（并出《传载》）

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

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妆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乾红紫绣袄子锦鞍鞯。此郡因而空耗。

王涯（出《独异志》）

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为栏，严其锁钥，天下宝玉真珠，悉投于中。汲其水，供涯所饮。未几犯法枭戮。涯骨肉色并如金。【夹批】何益？

【总评】《稽神录》云：杨子留后吴尧卿，得一木桃核，可容数升。异而磨食之，食尽，颇觉轻健。毕师铎之难，尧卿投井中死。久之，获其尸体，已腐，而脏腑有成金者。呜呼！使王、吴中才无咎，必

享遐龄矣。

李德裕（出《独异志》及《剧谈录》）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费约三万钱。杂以珠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过三煎，则弃其相。常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辅及朝士晏语。时畏景赫曦，咸有郁蒸之苦，轩盖候门，已及亭午，缙绅名士，交扇不暇，共思憩息于清凉之所。既延入小斋，不觉宽敞。四壁施设，皆有古书名画，而炎铄之患未已。及列坐开樽，烦暑都尽。良久，觉清飙凛冽，如涉高秋。备设酒肴，极欢而罢。出户，则火云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亲信察问之，云此日以金盆贮水，浸白龙皮，置于坐末。

【总评】龙皮，有新罗僧得自海中。海旁居者得自鱼扈，有老人见而识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赎之。及李南迁，悉于恶溪沉溺。使昆仑设取之，云在鳄鱼穴中，竟不可得矣。

东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潆回疏凿，象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巨鱼胁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二年海州送到。”初，德裕之营平泉也，远方多以土产异物奉之，故数年之间，无所不有。时文人有题平泉诗者：“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花钱。”威势之使人也。

李使君（出《剧谈录》）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罢归，居东洛。深感一贵家旧恩，欲延其诸子从容。有敬爱寺僧圣刚者，常所往来，李因告之。僧曰：“某与为门徒久矣，每观其食，穷极滋味，常馔必以炭炊，此乃骄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能致。止于精办小筵。亦未为难。”于是广求珍异，俾妻孥亲为调鼎，选日邀致。弟兄列坐，肴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实而已。及餐至，俱置一匙于口，各相眄良久，咸若啮蘗吞针。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饪为谢。明日复见圣刚，备述诸子情貌。僧曰：“前所说，岂谬哉！”既而造其门，问之曰：“李使君特备一筵，可谓丰洁，何不略领其意？”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纵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馔，先煖令熟，谓之炼炭，方可入爨。不然，犹有烟气。李使君宅炭不经炼，是以难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则非贫道所知也。”及巢冠陷洛，财产剽掠俱尽。昆仲数人，与圣刚同窜，潜伏山谷，不食者至于三日。贼锋稍远，徒步将往河桥，道中小店始开，以脱粟为餐而卖。僧囊中有钱数百，买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膏粱美不如。僧笑而谓之曰：“此非炼炭所炊，不知堪与郎君吃否？”皆低头惭靦，无复词对。

袁广汉（出《西京杂记》）

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于北芒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三里。引流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

白鹦鹉、紫鸳鸯、旄牛、青兔，奇禽怪兽，积委其间。移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育江鸥海鹤，孕雏产彀，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徘徊重属，间以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袁广汉后得罪诛，没入官，其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于上苑中矣。

贪

裴佶姑夫（出《国史补》）

唐裴佶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会其退朝，深叹曰："崔照何人，众口称美，必行贿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讫，门者报曰："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门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见。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命饵为饭。佶姑曰："前何倨而后恭？"及入门，有德色，揖佶曰："憩学中。"佶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僧官绁千匹。【眉批】此乃昔日有雅望者也。吁！

严升期（出《朝野佥载》）

唐洛州司仓严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事无大小，入金则弭，凡到处，金银为之涌贵，故江南人呼

为“金牛御史”。

夏侯彪之（出《朝野佥载》）

唐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付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今未便要，且寄鸡母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吏卖，一头三十钱，得九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笋，且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积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此类。

王志愔（出《朝野佥载》）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细，对宾下脱粟饭。商客有一骡，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卖。市人报价云：“十四千。”愔曰：“四千太少，更增一千。”又令买单丝罗，匹至三千。愔问：“用几两丝？”对曰：“五两。”愔令竖子取五两丝来，每两别与十钱手功之直。

张延赏（出《幽闲鼓吹》）

张延赏将判度支，知一大狱颇冤，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狱吏严诫之。且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趋之。明日复见一帖子，

曰：“五万贯。”公益怒，令两日须毕。明旦案上复见帖子，曰：“十万贯。”公遂止不问。子弟承间侦之，公曰：“钱至十万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祸，不得不受也。”

王熊（出《朝野佥载》）

尹正义为泽州都督，甚公平。后王熊来替，曲断科罪。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铁。见钱满面喜，无锞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敢活。”

郑仁凯（出《朝野佥载》）

郑仁凯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凯曰：“阿翁为汝经营鞋。”有顷，门夫着新鞋者至，凯厅前树上有鴷【眉批】鴷，琢木鸟。窠，遣门夫上树取其子。门夫脱鞋而缘之，凯令奴着鞋而去，门夫竟至徒跣。凯有德色。

韦公干（出《投荒杂录》）

琼州守韦公干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大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熔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公干前为爱州刺史，境有马援铜柱。公干推熔，货与贾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铸，且

谓神物，哭曰：“使君果坏是，吾属为海神所杀矣。”公干不听。百姓奔诉于都护韩约，约遗书责之，乃止。既牧琼，多乌文呿陁，皆奇木也。公干驱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岁，公干以韩约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呿陁器，杂以金，浮海东去，且令健卒护行。将抵广，木既坚，金且重，未数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几万万也。

龙昌裔（出《稽神录》）

戊子岁旱，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未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眉批】万历戊子年，吴郡大旱，亦有此事。祀讫，还至路，憩亭中。俄有黑云一片，自庙后出，顷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于亭外。官司检视之，脱巾，于髻中得一纸书，则祷庙之文也。昌裔有孙，将应童子举。乡人以其事诉之，不获送。

安重霸（出《北梦琐言》）

蜀简州刺史安重霸，渎货无厌。州民有油客者，姓邓，能棋，其家亦赡。重霸召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进之。终日仅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赂求退？”邓生然之。献中金三锭，获免。【眉批】如此棋品，大伤道。

张虔钊（出《北梦琐言》）

张虔钊镇沧州，亢旱民饥，发廪赈之。事闻，上甚嘉奖。他日秋成，倍斗征敛。常言自觉言行相违；然每见财，不能自止。

岭南郡牧（出《岭南异物志》）

岭南兔，尝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笔。醉失之，大惧，因剪己须为笔，甚善；更使为之，工者辞焉。诘其由，因实对。遂下令，户输人须。或不能致，辄责其直。

治生

裴明礼（出《御史台记》）

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洽浹，地中瓦砾尽矣。乃舍诸牧羊者，粪既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贞观中，累迁太常

卿。

窦乂（出《乾臏子》）

扶风窦乂年十三，诸姑累朝国戚。其伯工部尚书，于嘉会坊有庙院。张敬立任安州归，安州土出丝履，敬立赍十数辆，散诸甥侄，咸竞取之，乂独不取。俄而所剩之一辆，又稍大，乂再拜而受。遂于市鬻之，得钱半斤，密贮之。潜于锻炉作二枝小锸，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筴。乂扫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乂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锸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共四十五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尽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已长三尺余。乂遂持斧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斫下者作围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其端大之材在庙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余。遂买蜀青麻布，顾人作小袋子。又买内乡新麻鞋数百辆，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眉批】心计处更倍于陶公。陶公有因此无因。又令小儿拾破麻鞋，每三鞒，以新麻鞋一鞒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余量。然后鬻榆材中车轮者，此时又得百余千。雇日佣人，于宗贤西门水涧，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弃碎瓦子，令工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嘴碓五具，剉

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雇庖人执爨。广召日佣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工烂掏，从臼中熟出。命工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垛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巷无车轮。乂乃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汙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乂遂求买之。其主不测，乂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子，遶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团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中者以煎饼团子啖。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所掷瓦已满池矣。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获利数千。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

吝

沈峻（出《笑林》）

吴沈峻，字叔山，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欲择一端布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无隐。又尝经太湖岸上，使从者取盐水。已而恨多，敕令还减之。寻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

李崇（出《洛阳伽蓝记》）

后魏高阳王雍，性奢豪，厚自奉养，一食必数万钱。陈留侯李崇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富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俭。恶衣粗食，食常无肉，止有韭菇韭葅。崇家客李元祐语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曰：“二韭十八”。闻者大笑。

夏侯处信等（俱《朝野佥载》）

唐夏侯处信为荆州长史，有宾过之，处信命仆作食。仆附耳语曰：“溲几许面？”信曰：“两人二升即可矣。”顷之，宾以事告去。信遽呼仆，仆曰：“已溲讫。”信鸣指曰：“大异事。”良久乃曰：“可总燔作饼，吾公退食之。”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余沥。仆云：“醋尽。”信取瓶合于掌上，余数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经手，乃授直。

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器用食物，并致卧内。奴有私取盐一撮者，庆鞭之见血。

夏侯彪夏月尝送客出门，奴盗食脔肉。彪还觉之，大怒，乃捉蝇与食，令呕出之。

刘崇龟（出《北梦琐言〉》

刘崇龟以清俭自居，甚招物论。尝召同列餐，苦贯饽锣。朝士知其矫，乃潜问小苍头曰："仆射晨餐何物？"苍头实对，食泼生。朝中闻而哂之。及镇番方，京国亲知贫乏者，俟其濡救，但画荔枝图，自作赋以遗之。后卒于岭表。归葬经渚宫，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为当时所鄙。

王锷（出《国史补》）

王锷累任大镇，财货成积。有旧客谕以积而能散之义。后数日复见锷，锷曰："前所见戒，诚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请问其名，锷曰："诸男各与万贯，女婿各与千贯矣。"【眉批】今人无子者多吝，只为无可与者。

裴璩（出《北梦琐言》）

裴司徒璩，性靳啬。廉问江西日，凡什器图障，皆新其制，闲屋贮之，未尝施用。每有宴会，即于朝士家借之。

归登（出《北梦琐言》）

归登尚书，性甚吝啬。常烂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残者。一日，登妻误于封处割食。登不见元封，大怒其内。由是没身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窥之，乃巨龟也。【眉批】龟性至吝，故不甚出头耳。

太平广记钞卷三十六

谬误部 遗忘部 嗤鄙部

谬误

甘子布（出《大唐新语》）

唐益州每岁进甘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其不敬，代以细布。既而恐为布损，每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惧。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甘子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

萧颖士（出《辨疑志》）

灵昌胙县南二十里有胡店，店上有人多姓胡。天宝初，萧颖士尝游其地。因县寮饮饯，发县日晚，至县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少妇，着红衫绿裙，骑驴，向颖士言：“儿家直南二十里，今归遇夜，独行怕惧，愿随郎君鞍马同行。”颖士问女何姓，曰：“姓胡。”颖士常见世间说有野狐，化作男女，于黄昏媚人，深疑此女。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萧颖士！”遂鞭马南驰，奔至主人店，歇息解衣。良久，所见

妇人从门牵驴入来。店叟曰：“何为冲夜？”曰：“冲夜犹可，适被一害风措大，呼儿作野狐，几被唾杀。”其妇乃店叟女也。颖士惭恶而已。

郗昂（出《国史补》）

唐郗昂与韦陟交善。因话国朝宰相，谁最无德。昂误对曰：“韦安石也。”已而惊愧走去，逢吉温于街中。温问：“何故仓惶如此？”昂答曰：“适与韦尚书话国朝宰相最无德者，某本欲言吉顼，误言韦安石。”既言，又鞭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执手慰问之，复以房融为对。昂最有时称，忽一日间犯三人，举朝嗟叹。唯韦陟遂与之绝。

张长史（出《纪闻》）

唐临济令李回，妻张氏父为庐州长史，告老归。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临济县辱之。误至全节县厅前大骂。全节令赵子余不知其故，私自门窥之，见一老父垢骂不已。而县下常有狐魅，以张为狐。乃密召吏人执而鞭之。张亦未悟，骂仍恣肆。击之困极，方问何人。张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贱吾女，来怒回耳。”全节令方知其误，寘之馆舍，给医药焉。张之僮夜亡至临济，具以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数百，将袭全节而击令。【眉批】可见回未尝薄其女。令惧，闭门守之。回遂至郡，诉之太守，召令责之，恕其误也。使出钱二十万遗张长史以和之。回乃迎张至县。张喜回之报复，卒不言其薄女，遂归。

萧俛（出《乾臏子》）

唐贞元中，萧俛新及第。时国医王彦伯住太平里，与给事郑云逵比舍。俛忽患寒热，诣彦伯求诊候，误入云逵第。会门人他适，云逵立于中门，俛前趋具说患状。逵延坐，为诊其臂，曰：“据脉候，是心家热风。云逵姓郑，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俛赧然而去。

崔清（出《嘉话录》）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当替李逊。清往辞户部侍郎李巽，巽与语。清曰：“清都不知李逊浑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在，只不称公意耳。”清始悟，惭而去。

江西驿官（出《国史补》）

江西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驿已理，请一阅之。”乃往。初一室为酒库，诸醢毕熟，其外画神。问其名，曰：“杜康。”刺史喜。又一室曰茶库，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之，曰：“陆鸿渐。”刺史益喜。又一室菹库，诸茹毕备，复有神。问之，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误矣。”

郭务静（出《朝野佥载》）

唐沧州南皮丞郭务静初上，典王庆通判案。静曰：“尔何姓？”庆曰：“姓王。”须臾，庆又来，又问何姓，庆又曰姓王。静怪愕良久，仰看庆曰：“南皮佐史总姓王。”

郭务静性糊涂，与主簿刘思庄宿于逆旅，谓庄曰：“从驾大难。静尝从驾，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讨得之。”庄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静曰：“若不在中，更论何事。”又谓庄曰：“今大有贼。昨夜二更后，静从外来，有一贼，忽从静房内走出。”庄曰：“亡何物？”静曰：“无之。”庄曰：“不忘物，安知其贼？”静曰：“但见其狼狈而走，不免致疑耳。”

李文礼（出《御史台记》）

唐李文礼，顿丘人，有文学而质性迟缓，不甚精审。时在扬州，有吏自京还，得长史家书，云姊亡，请择日发之。文礼忽闻姊亡，乃大号恸。吏伺其便，复白曰：“是长史姊。”文礼久而徐问曰：“是长史姊耶？”吏曰“是”。文礼曰：“我无姊，向亦怪矣。”

张守信（出《纪闻》）

唐张守信为余杭太守，善富杨尉张瑶，使录事参军张遇达意，将妻以女。瑶喜，吉期有日矣。守信为女具衣装，女之保母问曰：“欲以女适何人？”守信以告。保母曰：“女婿姓张，不知主君之女何姓？”守信乃悟而止。

苑诎（出《乾臏子》）

唐尚书裴胄镇江陵，常与苑论有旧。论及第后，更不相见，但书札通问而已。论弟诎方应举，过江陵，行谒地主之礼。客将因见诎名曰：“秀才之名，虽字不同，且难于尚书前为礼，如何？”会诎怀中有论旧名纸，便谓客将曰：“某自别有名。”客将见日晚，仓皇遽将名入。胄喜曰：“苑大来矣。”【眉批】只四字，想见爱友至情。诎至半庭，胄见貌异，揖曰：“足下第几？”诎对曰：“第四。”胄曰：“与苑大远近？”诎曰：“家兄。”又问曰：“足下正名何？”对曰“名论”。又曰：“贤兄改名乎？”诎曰“家兄也名论”。【眉批】妙极！公庭将吏，于是皆笑。及引坐，乃陈本名名诎。既逡巡于便院，俄而远近悉知。

京都儒士（出《原化记》）

京都有数生会宴，因说人勇怯，必由胆气。胆气若盛，自无所惧，可谓丈夫。座中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胆气，余实有之。”众笑曰：“必有试，然后可信。”或曰：“某亲故有凶宅，今已空锁，君能独宿一宵不惧者，我等酬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实非凶宅，但暂空耳。遂为置酒果灯烛，送此宅中。众问更须何物，曰：“仆有一剑自卫，请无忧也。”众乃锁门却归。此人实怯懦者。时已向夜，系所乘驴别屋，奴客并不得随。遂向阁宿，了不敢睡，唯灭灯抱剑而坐，惊怖不已。【眉批】好名之累。至三更，斜月照窗，见衣架头有物，如鸟鼓翼，翻翻而动。此人凛然强起，把剑一挥，应手落壁，磕然有声。后寂无音响，恐惧既甚，亦不敢寻究，但把剑坐。及五更，忽有一物上阶推

门，门不开，于狗窦中出头，气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剑前斫，不觉身倒剑失，又不敢觅。恐其物入来，床下跧伏，更不敢动。忽然困睡，不觉天明，诸奴客已开门至阁子间，但见狗窦中血淋漓狼藉。众大惊呼，儒士方寤，尚自战慄，具说昨宵与物战争之状。众大骇异，遂于壁下寻，唯见席帽半破在地，即夜所斫之鸟也。乃故帽破弊，为风所吹，如鸟动翼耳。剑在狗窦侧。众又绕堂寻血踪，见所乘驴，唇齿斫破。乃是向晓因系解，头入狗门，遂遭一剑。众大笑绝倒，扶持而归。士人惊悸，旬日方愈。

窦少卿（出《王氏见闻》）

有窦少卿者，家于故都，素于渭北诸州。至村店中，有从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前去，历鄜、延、灵、夏，经年未归。其从者寻卒于店中。临卒，店主问其姓名，此仆只言得“窦少卿”三字，便奄然无语。店主遂坎路侧以埋之，卓一牌向道，曰“窦少卿墓”。与窦相识者过之，大惊讶。问店主，知不谬矣。闻者无不痛惜。或以报其家，即令骨肉省牌。于是举哀成服，造斋，迎其旅榇殡葬。远近亲戚，咸来吊慰。葬后月余，有人附到窦家书，归程已近郡，报上下平善。其家大惊，不信，谓人诈修此书。又有人报云，道路间睹其形貌，甚是安健。其家愈惑，遂使人潜逆之，窃窥于路左，疑其鬼物。至家，妻男皆谓魂魄归来。窦细话其由，方知埋者是从人。乃店主卓牌之误。

何儒亮（出《国史补》）

唐进士何儒亮，自外州至京，访其从叔，误造郎中赵需之家，自云是同考房。会冬至节，需方列家宴挥霍，云既是同房，便令入宴，姑姊妹妻子尽在焉。儒亮馔毕徐出，及细察之，乃知为何氏子也。需大笑。儒亮岁余不出。京城时人因以为何需郎中。

语讹（出《国史补》）

司空于頔以乐曲有《想夫怜》之名，嫌其不雅，将改之。客有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莲，故歌为相府莲，自是后人语讹。"乃不改。

董仲舒墓，门人至皆下马，谓之下马陵，语讹为虾蟆陵。今荆襄之人呼堤为提，留绛之人呼釜为付，皆语讹所习也。

遗忘

张利涉（出《朝野佥载》）

唐张利涉性多忘，解褐怀州参军。每聚会被召，必于笏上记之。时河内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亲就门致请。涉看笏曰："公何见顾？笏上无名。"又一时昼寝惊，索马入州，扣刺史邓恽门，拜谢曰："闻公欲赐责，死罪！"邓恽曰："无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恽大

怒，乃呼甲将杖之。甲苦诉初无此语，涉前请曰：“望公舍之，涉恐是梦中见说耳。”

阎玄一（出《朝野佥载》）

唐五原县令阎玄一为人多忘。曾至州，于主人舍坐，州佐史前过，以为县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惭谢而止。须臾县典至，一疑其州佐也，执手引坐。典曰：“某是县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传其兄书者，止于阶下，俄而里胥白录人到，一索杖，遂鞭送书人数下。其人不知所以，讯之。一曰：“吾大错。”顾直典向宅取杯酒慰疮。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复忘其被杖者，因赐直典饮之。

李元鼎（出《纪闻》）

李元鼎为沂州刺史，怒司功郄承明，命剥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适会博士刘琮琎后至，将入衙。承明以琮琎儒者，则前执而剥之。绐曰：“太守怒汝衙迟，使我领人取汝，今便剥将来。”琮琎以为然，遂解衣，承明目吏卒擒琮琎以入，承明乃逃。元鼎见剥至，不知是琮琎也，遂杖之数十焉。琮琎起谢曰：“蒙恩赐杖，请示罪名？”元鼎曰：“为承明所卖。”竟无言，遂入户。

嗤鄙

颛顼（出《颜氏家训》）

元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误。及见颛顼字为许绿，错作许缘，其人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专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行信。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

蹲鸱（出《颜氏家训》《谭宾录》）

梁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而为“羊”字。后有人饷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不解，久方悟之。

唐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入集贤院校《文选》，尝注“蹲鸱”云：“蹲鸱者，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卜也。”闻者拊掌。

韩昶（出《颜氏家训》）

唐韩昶，昌黎公之子，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肊断之曰：“此必金银车之误也。”悉改“根”字为“银”字。

韩简（出《北梦琐言》）

唐魏博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讲《论语》，至《为政篇》。翌日谓诸从事曰：“仆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闻者无不绝倒。

张由古（出《大唐新语》）

唐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尝于众中叹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并入《文选》，何为言无？”由古曰：“此并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闻者掩口。又谓同官曰：“昨买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范知僧孺之误，应声曰：“文范亦买得《佛袍集》，倍胜《僧孺集》。”由古竟不觉。

度支郎（出《国史》）

贞观中，尚药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谢朓诗云：“坊州采杜若”，乃委坊州贡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读谢朓诗误。郎官作如此判事，岂不畏二十八宿笑人？太宗闻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

权龙褒（出《朝野佥载》）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诗。通天中，为沧州刺史，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诸公谢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韵而已。”又《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旁里侧，家粪集野蜋。”参军不晓，请释，襄曰：“鹞子檐前飞，直七百文。洗衫挂后园，干白如雪。饱食房中侧卧。家粪集得野泽蜣螂。”谈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赋诗：“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太子援笔为赞曰：“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为瀛州刺史日，新过岁，京中故人附书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唤官人集，云有诏改年号为“多感”元年，将书呈判司已下，众人大笑。龙襄复侧听，怪赦书来迟。龙襄不知忌日，谓府史曰：“何名私忌？”对曰：“父母亡日请假，独坐房中不出。”襄至日，于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龙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陈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谈者笑之。

史思明（出《芝田录》）

安禄山败，史思明继逆。至东都，遇樱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遗之。因作诗寄云：“樱桃一笼子，半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诗成，左右赞美之。皆曰：“明公此诗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怀王，即与黄字声势稍稳。”思明大怒曰：“我儿岂可居周至之下！”思明长驱至永宁县，为其子朝义所杀。思明曰：“尔杀我太早。禄山尚得至东都，而尔何亟也。”思明子伪封怀王，周至即其傅。

崔叔清（出《国史补》）

唐杜佑镇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眉批】古时佳诗文得进御，故无滞才。德宗谓使者：“此恶诗，焉用进？”时人呼为“准敕恶诗”。

常定宗（出《朝野佥载》）

唐国子祭酒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台上镜，照得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眉批】亦非绝唱，何用交争？乃下牒见博士罗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

张怀庆（出《大唐新语》）

李义府有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来时好取洛川归。”时人为之语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

梅权衡（出膜《乾子》）

唐梅权衡，吴人也。入试不持书策，人皆谓奇才。及府题出《青玉

案赋》，以油然易直子谅之心为韵。场中竞讲论如何押谅字。权衡于庭树下，以短棰画地起草。日晡，权衡诗赋成，张季遐前趋，请权衡所纳赋押谅字，以为师模。权衡乃大言曰："押字须商量。"争应进士举。季遐且谦以薄劣，乃率数十人请益。权衡曰："此韵难押。诸公且厅上坐，听某押处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谅。【眉批】谅是何物？犬蹲其傍，鸱拂其上。"权衡又讲："青玉案是食案，所以言犬蹲鸱拂。"众大笑。

刘义方

唐刘义方，东府解试《貂蝉冠赋》，自矜厚字韵脚，有一联破的。乃吟曰："悬之于壁，有类乎兜鍪；戴之于头，又同乎席帽。"【眉批】以帽叶茂，想民语。无不以为欢笑。

李据（出《虞氏杂说》）

唐李据，宰相绛之侄，生绮纨间，曾不知书，门荫调补浑池丞。因岁节，索鱼不得，怒追渔师，云："缘獭暴，不敢打鱼。"判云："俯临新岁，猛兽惊人，渔纲至宽，疏而不漏。"又祇承人请假，状后判云："白日黄昏须到，夜即平明放归。"只承竟不敢去。又判决祇承人："如此痴顽，岂合吃杖，决五下。"人有语曰："岂合吃杖，不合决他。"李曰："公何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

苏味道（出《卢氏杂记》及《御史台记》）

苏味道初拜相，有门人问曰：“国事方殷，相公何以变和？”味道无言，但以手摸床棱而已。时谓“摸棱宰相”。【眉批】与《通鉴》模棱待两端语不合。

李师旦任会稽尉，国忌日废务，饮酒、唱歌、杖人，为吏所讼。御史苏味道按之，俱不承引。味道厉声责问，乃叹曰：“饮酒法所不禁，况饮药酒耶！挽歌乃是哀思；挞人吏事缘急速，侍御何谴为？”味道曰：“此返白为黑汉，不能绳之。”

侯思止（出《御史台记》）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卖饼人也。语音不正，以告变授御史，苛酷日甚。尝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马者，北邙山白司马坂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曾杖杀琅琊王冲者也。思止闾巷庸人，常以此言逼诸囚。元忠辞气不屈。思止怒而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恶驴而坠，脚为镫挂。遂被曳耳。”思止怒，又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礼仪轻重。如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去。奈何佩服朱绂，亲衔天命，不能行正道之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思止惊起，悚然曰：“幸蒙见教。”乃引上阶礼坐而问之。【眉批】伏罪处毕竟胜罗吉诸人。元忠徐就坐自若。又思止尝命膳者：“与我作笼饼，可缩葱作。”比市笼饼葱多而肉少，故令缩葱加肉也。时人号为“缩葱御史”。后为李昭德榜杀。

王及善 阳滔（俱《朝野佥载》）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为内史，时人号为“鸠集凤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许令史双驴入台，终日迫逐，无时暂舍，时号“驱驴宰相”。

唐阳滔为中书舍人，时促命制敕，令史持库钥他适，无旧本检寻，乃斫窗取得之，时号“斫窗舍人”。

三秽（出《朝野佥载》）

唐王怡为中丞，宪台之秽；姜晦为掌选侍郎，吏部之秽；崔泰之为黄门侍郎，门下之秽。号为“京师三秽”。

【总评】又伪周革命，举人赵廓眇小起家监察，时谓之“台秽”。

台中语（出《朝野佥载》）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于朝堂踊跃驰走，以示轻便。张悰丁忧，自请起复。吏部主事高筠母丧，亲戚为举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员外郎张栖贞被讼，诈遭母忧，不肯起对。时台中为之语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张悰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皆非名教中人，并是王化外物。”

王初昆弟（出《独异志》）

唐长庆、大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显于时。二子初宦，不为秘书省官，以家讳故也。既而私相议曰：“若遵典礼避私讳，而吾昆弟不得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列部尚书。”乃相与改讳，只言仲字可矣。【眉批】改父讳，仅见。又为宣武军掌书记。识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几，相次殒谢。【眉批】今人不讳，亦未见逆天忤神，何也？

来子珣（出《御史台记》）

来子珣按制狱，多希旨，则天赐姓武氏。丁父忧，起复，累加游击将军、右羽林军中郎将。常衣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诮之。谕德张元一好讥谑，曰：“岂有武家儿，为你来家老翁制服耶？”

武懿宗（出《朝野佥载》）

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则天大惊，引前问之。对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大有损折。”则天大怒，仰观屋椽良久，曰：“朕诸亲饮正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户封，几惊杀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伏，诸王救之，乃释。

赵仁奖（出《御史台记》）

唐赵仁奖，河南人也。善歌黄獐，因与宦官有旧。景龙中，负薪诣阙，遂得召见。云：“负薪助国家调鼎。”即日台拜焉。在台既无余能，唯以黄獐自炫。时朝士相随，遇一胡负两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问其由，答曰：“赵仁奖负一束而拜监察，此负两束，固合授殿中。”

肃宗朝征君（出《玉堂闲话》）

唐肃宗急于贤良，下诏搜山泽之隐。有征君，草衣芒屩，自灵武诣于国门。肃宗闻之甚喜，遂召对。访时事得失，卒无一辞。但再三瞻望圣颜而奏曰：“微臣有所见，陛下知之乎？”曰：“不知。”奏曰：“臣见陛下圣颜，瘦于在灵武时。”帝知其妄人，然恐闭将来贤路，姑授邑宰。洎将寒食，京兆司逐县索杏仁，以备贡奉。征君大为不可，独力抗之，遂诣阙请对。京兆司亦惧其必有异见。及召对，奏曰：“陛下要寒节杏仁，今臣敲将来。”上咍而遣之，竟不置罪。

任毅（出《幽闲鼓吹》）

唐任毅有经学，居怀谷，望征命，而蒲轮不至。自入京中，访问知己。有朝士戏赠诗曰：“云林应讶鹤书迟，自入京来探事宜。从此见山

须合眼，被山相赚已多时。”后至补衮。

昭应书生（出《因话录》）

唐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

张博士（出《御史台记》）

唐韩琬与张昌宗、王本立同游太学。博士姓张，即昌宗之从叔，精五经，懵于时事。畜一鸡，呼为勃公子，爱之不已。每讲论，辄集于学徒中，或攫破书。比逐之，必被嗔责曰：“此有五德，汝何轻之？”昌宗常为此鸡被杖，本立与琬颇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为公杀此鸡。”张素取学徒回残食料。本立以业长，乃见问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张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张请假，本立举牒数鸡罪，杀而食之。及张归学，不见鸡，惊曰：“吾勃公子何在？”左右报本立杀之。大怒云：“索案来，索案来!”见数鸡之罪，曰：“纵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鸡不比人，不可加笞杖，正合杀。”【夹批】会说。张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时，更知道何？”【夹批】腐甚！当时长安，以“有案”为实。

三妄人（出《北梦琐言》）

资州有姓赵人，闭关却扫，以廊庙自期。都虞候阎普敬异之，躬自趋谒。阎魁梧丈夫，赵生迎门，愕眙良久，罄折叙寒温曰："伏惟貔貅。"阎乃质于先容者，俾询之。赵生曰："若云熊罴，即须宰相之才，方当此语。阎公止于都头，只销呼为貔貅。"人闻咸笑之。又一士自称张舍人，谒孙光宪，诉其兄以术惑我心神。宪曰："得非蛊毒厌胜之术耶？"张曰："非也，乃用鬼谷子捭阖，捭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风不禁。"【眉批】真似患心风语。又江陵颜云，偶收诸葛亮兵书，自言可用十万军，吞并四海。每至论兵，必攘袂叱咤，若对大敌。时人谓之检谱角觝也。时有行军王副使，幽燕旧将，声闻宇内。颜生候谒，称是同人。自言大志不展，丧良友也，每恸哭焉。

郑綮（出《北梦琐言》）

唐宰相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求破贼术。綮奏，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

【总评】戎服而讲老子，航海而讲大学，皆"哲"字类也。奈何偏笑郑五？

黎干（出《卢氏杂说》）

代宗朝，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觋，舞于龙所，干与巫觋更舞。观者骇笑。弥月不雨，又请祷于文宣

王庙。上闻之曰：“丘之祷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减膳节用，以听天命。及是，甘泽乃足。

广南（出《岭南异物志》及《岭表录异》）

自广南近海十数州，多不立文宣王庙。有刺史遇释奠，即署一胥吏为文宣王亚圣，鞠躬候于门外。或少不如仪，即判云：“文宣亚圣决若干下。”

又南中小郡，多无缁流。每宣德音，临时差摄。唐昭宗即位，柳韬为容广宣告使。赦文到崖州，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夫督而问之。僧曰：“役次未当，差遣编并。去岁已曾摄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闻者绝倒。

康  （出《明皇杂录》）

玄宗既相牛仙客，颇忧时议不叶。因访于高力士：“外议如何？”力士曰：“仙客出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当用康。”盖上一时恚怒之词，举其极不可者。或窃报，闻之，以为信然。翌日，盛服趋朝。既就列，延颈北望，冀有成命。观者无不掩口。

袁守一（出《朝野佥载》）

唐袁守一性行浅促，任万年尉，雍州长史窦怀贞每欲鞭之。乃于中书令宗楚客门饷生菜，除监察，【夹批】监察价贱。怀贞未之知也。高揖曰："驾欲出，公作如此检校。"守一即弹之。月余，贞除左台御史大夫，守一请假，不敢出，乞解。贞呼而慰之，守一惊惕不已。楚客知之，为除右台御史，于朝堂抗衡于贞曰："与公罗师。"罗师者，市郭儿语，无交涉也。无何，楚客以反诛，守一以其党配流端州。

张玄靖（出《御史台记》）

唐张玄靖，陕人也。自左卫仓曹拜监察。性非敦厚，因附会慕容宝节而迁。时有两张监察，号玄靖为小张。初入台，呼同列长年为兄。及选殿中，则不复兄矣。宝节既诛，颇不自安，复呼旧列为兄。监察杜文范因使还，会郑仁恭方出使，问台中近事。仁恭答曰："宝节败后，小张复呼我曹为兄矣。"时人以为谈笑。

崔咸（出《幽闲鼓吹》）

唐中书舍人崔咸尝受大僚之知。及大僚悬车之年，具表来上。崔时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极言赞美，便令制议行，一章而允请。三数月后，门馆阒寂，家人辈窃骂。后甚悔，语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与少年郎议之。"

杜丰（出《纪闻》）

齐州历城县令杜丰，开元十五年，东封泰山，丰供顿。乃造棺器三十枚，置行宫，诸官以为不可。丰曰：“车驾今过，六宫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预备，其悔可追乎？”【眉批】备之可，陈之则不可。及置顿，使入行宫，见棺木陈于幕下，光彩赫然。惊而出，谓刺史曰：“圣主封岳祈福，此棺器谁所造，何不祥之甚？”将奏闻，刺史令求丰。丰逃于妻卧床下，诈称死，其家哭之。赖妻兄张搏为御史解之，乃得已。丰子钟，时为兖州参军，都督令掌厩马刍豆。钟曰：“御马至多，临日煮粟，恐不可给，不如先办。”乃以镬煮粟豆二千余石，纳于窖中，乘其热封之。及供顿取之，皆臭败矣。乃走，犹惧不免，命从者市半夏半升，加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药竟不能为患而愈肥。时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

独孤守忠（出《朝野佥载》）

唐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无他语，乃曰：“逆风必不得张帆。”众大哂焉。

孙彦高（出《朝野佥载》）

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重，不敢诣厅，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锁州宅门。及贼登垒，乃入柜中藏，令奴曰：“牢掌钥匙，贼来索，慎勿与。”昔有愚人入京选，皮袋被贼盗去，其人曰：“贼

偷我袋，终不得我物用。”或问其故，答曰：“钥匙今在我衣带上，彼将何物开之？”此孙彦高之流也。

胡令（出《玉堂闲话》）

奉先县有令姓胡，忘其名，渎货靳食，僻好博奕。邑宰张巡官，好尚既同，往来颇洽。每会棋，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无厌倦。然宰君时入中门，少顷又来对棋。如是日日，早入晚归，未尝设食。张不胜饥冻，潜知其内食，及暮，辞宰曰：“且去也，极是叨铁。”胡唯唯而已。张去，胡勿思“叨铁”之义不得其解，急令追至，复坐问之。张曰：“长官不见冶炉家，置一铁㮾长杖乎？只此是。炉中猛火炎炽，铁汁或未销融，使此杖时时于炉中，橦猛火了，却出来。移时，又橦猛火了，却出来。只此是叨铁也。”言讫而去。胡入室，话于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讽其每日自入，噇猛火了；却出来棋也。凡靳食倦客之士，时人多以此讽之。

薛昌绪（出《玉堂闲话》）

岐王李茂贞霸秦陇也，泾州书记薛昌绪，为人迂僻，禀自天性，与妻相见亦有时，必有礼容。先命女仆通转，往来数四，然后造室，高谈虚论，茶果而退。或欲诣帏房，其礼亦然，曰：“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及从泾帅统众于天水，与蜀人相拒于青泥岭，岐众迫于辇运；又闻梁人入境，遂潜师遁，颇惧蜀人之掩袭。泾帅临行攀鞍，忽记曰：“传语书记，速请上马。”连促之。薛在草庵下藏身，曰：“传语太

师，但请先行。今晨是某不乐日。”戎帅怒，使人提上鞍轿，捶其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礼不见客。”【眉批】迂僻甚。此盖人妖也。

张咸光（出《玉堂闲话》）

梁龙德年，有贫衣冠张咸光，游丐无度。于梁宋之间，复有刘月明者，与咸光相类。常怀匕箸，每游贵门，即遭虐戏。方餐夺其匕箸，则袖中出而用之。梁驸马温积谏议，权判开封府事，咸光忽遍诣豪门告别。问其所诣，则曰：“往投温谏议。”问有何绍介而往，答曰：“顷年大承记录，此行必厚遇也。大谏尝制碣山潜龙宫上梁文云：‘馒头似碗，胡饼如簏，畅杀刘月明主簿，喜杀张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顾盼。”闻者绝倒。

长须僧（出王氏《见闻》）

三蜀有长须长老，自言是宰相孔谦子，莫知其谁何。须皓然垂腹。拥百余众，自江湖入蜀。所在旷俗，瞻骇仪表，争相腾践而礼其足。凡所经由，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测。至蜀，先谒枢密使宋光嗣。因问曰：“师何不剃须？”答曰：“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宋大恚曰；“吾无髭，岂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髭，即引朝见。徒众既多，旬日盘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众耻其失节，悉各散亡。伪蜀主问曰：“远闻师有长须之号，何得如是？”对曰：“臣在江湖，尝闻陛下已证须陀洹果，是以和须而来。今见陛下将证阿舍果，【眉批】禅家四

果：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是以剃须而见。”少主初未喻，首肯之。及近臣解释，大为欢笑。后住持静乱寺，数为大众论讼。有上足，以不谨护罪。伶人藏柯曲深慕空门，而不知其中猥细，谓是清静。舍俗落发，谨事瓶钵。渐见秽滥，诟詈而出。以袈裟挂于寺门曰：“吾比厌俗尘，投身清洁之地，以涤其业障。今大师之门，甚于花柳曲，吾不能为之。”遂复归于乐籍。【眉批】此伶甚高。蜀人谓师曰：“一事全无，折却长须。”

太平广记钞卷三十七

轻薄部 嘲诮部

轻薄

姚彪（出《笑林》）

姚彪与张温俱至武昌，遇吴兴沈珩，守风粮尽，遣人从彪货盐一百斛。彪性峻直，得书不答，方与温谈论。良久，呼左右，倒百斛盐著江中。谓温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眉批】狠甚！沈珩于弟峻，有名誉而性俭吝。【夹批】峻如此实可知。

谢灵运（出《南史》）

宋会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谢灵运轻之，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之。

刘孝绰（出《嘉话录》）

梁刘孝绰轻薄到洽。洽本灌园者。洽谓孝绰曰：“某宅东家有好地，拟买，被本主不肯，何计得之？”孝绰曰：“卿何不多辇其粪，置其墉下以苦之。”洽怨恨，孝绰竟被伤害。

杜审言父子（出《谭宾录》及《摭言》）

杜审言初举进士，恃才蹇傲，甚为时辈所妒。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参选试，判后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当羞死矣。”又问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

杜工部甫在蜀，醉后登严武之案，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儿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武乃少解。

【总评】按审言贬吉州司户，司马周季重等共构审言罪，将杀之，审言子并年十三，因季重等酣宴，怀刃击杀季重，并亦为左右所杀。世人知杜甫而不知杜并，以无年也。严武幼时，忿母失爱，持椎伤父妾，当是杜并一流人。

杨炯（出《朝野佥载》）

盈川令杨炯，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眉批】楦，许恋反。人问其故，杨曰：“今铺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

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耳。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

殷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谓薛黄门曰：“自古圣贤，不过五人。伏羲八卦，穷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农植百谷，济万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礼作乐，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无穷，却知无极，出类拔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后，无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征谏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为宰相。”征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头大面，不识今古，噇【眉批】噇，徒江切。食无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轻物皆此类。

薛能（出《北梦琐言》）

薛能以文章自负，而累出戎镇。常郁郁叹息，以节将为粗官。镇许昌日，幕吏咸集，因令其子橐鞬参诸幕客，幕客惊怪。能曰：“俾渠消灾。”时人以为轻薄。

薛保逊父子（出《北梦琐言》及《摭言》）

薛保逊，名家子，恃才与地，多所评品，时号为浮薄。相国夏侯孜

尤恶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异之，由是不睦。内子卢氏与其良人操尚略同。季父薛监来省，卢氏出参，俟其去后，命水涤门阈。薛监知而甚怒，经宰相疏之。保逊因论授澧州司马，凡七年不代。夏侯公出镇，魏谟相登庸，方有征拜，而殒于郡。曾睹薛文数幅，其一云："饯交亲于灞上，止逆旅氏，见数物象人，语之，口辄动，皆云江淮岭表州县官也。呜呼！天子生民，为此辈笞挞。"薛昭纬，即保逊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又好唱《浣沙溪词》。有一吏，尝学其行步揖逊。薛知之，乃召谓曰："试于庭前学，得似，即恕汝罪。"于是下帘，拥姬妾而观。小吏安详傲然，举动酷似。笑而舍之。昭纬未登弟前，就肆买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几？"对曰："昭纬作脚来，未曾与立行第。"尝任祠部员外，时李系任礼部员外，王荛任主客员外。正旦立仗，班退，昭纬朗吟曰："左金乌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荛遽请其下句，应声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荛，小人行缀。"闻者靡不大哂。

萧颖士（出《明皇杂录》）

萧颖士恃才傲物，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僮亦来避雨。颖士见其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觇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丘也。"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倨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

陈通方（出《闽川名士传》）

陈通方，闽县人。贞元十年，属公道大开，采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同年王播，年五十六。通方因期集，戏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远，同赠官也。王曰：“拟应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眉批】后生可畏，一语惹人，轻薄。王心每贮之。通方寻值家艰还归，后履人事入关。王累捷高科，已丞郎判盐铁。通方穷悴，投之求救。同年李虚中时为副使。通方亦有诗扣之，求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职未及其所，又改为浙东院。仅至半程，又改与南陵院。如是往复数四，困踬日甚。退省其咎，谓甥侄曰：“吾偶戏谑，不知王生遽为深憾。人之于言，岂合容易哉！”寻值王真拜，礼分悬绝，追谢无地，怅望病终。

郑光业（出《摭言》）

郑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词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苦海”，用资谐戏。光业常言及第之岁，策试夜，一同人突入试铺，为吴语，谓光业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光业为辍半铺之地。又曰：“必先必先，谘取一杓水。”亦为取之。又曰：“便托煎一碗茶，得否？”欣然与之烹煎。【眉批】就此便见郑公度量。居二日，光业状元及第。其人首贡一启，颇叙一宵之素。略曰：“既蒙取水，又使煎茶。当时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俄为后进，穷相骨头。”

贾泳（出《摭言》）

贾泳落拓不拘，尝佐武臣倅晋州。裴相贽，时为前主客员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裴簪笏造泳，泳戎装一揖曰：“主公尚书邀放鹞子，勿怪。”贽颇衔之。后裴三主文柄，泳两举为裴所黜。既而谓门人曰：“贾泳老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及第。

罗隐（出《北梦琐言》）

钱塘罗隐频不得意，颇怨望，竟为贵游子弟所排，契阔东归。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沮之曰：“某与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可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粔籹也。”由是不果召。

冯涓（出《北梦琐言》）

大中四年，进士冯涓登第，榜中文誉最高。是岁，新罗国起高楼，厚赍金帛，奉请撰记，时人荣之。初除京兆府参军，恩地即杜相审权也。杜有江西之拜，制书未行，先召涓密语延辟之命，欲以牋奏任之，戒令勿泄。涓拜谢辞出，速鞭而归。遇友人郑赍，【眉批】赍，音丛。见其喜形于色，驻马恳诘。涓遽以恩地之辟告之。赍寻捧刺诣京兆门谒贺，具言得于冯先辈也。京兆嗟愤，而鄙其浅薄。洎制下开幕，冯不预焉。【眉批】郑赍非良友，冯涓不识人。心绪忧疑，莫知所以。连车发日，自灞桥乘肩舆，门生咸在，长乐候别。京兆长揖冯曰：“勉旃。”由

是嚣浮之誉，竟不通显。

李群玉（出《北梦琐言》）

李群玉，字文山，性轻率，多侮戏人。尝假江陵幕客书求丐于澧州刺史艾乙。李谓艾曰：“小生病且甚矣，幸使君痛救之。”艾知李戏其姓，济之不厚。

崔昭符（出《玉泉子》）

皮日休，南海郑愚门生。春关内，尝宴曲江，醉寝于别榻。衣囊书笥，罗列傍侧，率皆新饰。同年崔昭符，镣之子，固蔑视之矣。亦醉，更衣见皮卧，谓其素所熟狎者，将前戏之。僮仆遽呼郎君，昭符知其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会矣。”以其囊笥皆皮也。【眉批】语甚雅。日休尝游江汉间，时刘允章镇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亲也，或潜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鹦鹉洲在此，即黄祖沈祢衡之所也。”一席为惧。日休不敢答，翌日微服而遁。【眉批】粗人不可与戏。

温定（出《摭言》）

乾符四年，新进士曲江春宴，甲于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场籍，坦率自恣，尤愤时之浮薄，因设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舆，金翠之

饰，夐出于众，侍婢皆称是，徘徊于柳阴之下。俄顷，诸公自露棚移乐登鹢首，既而谓是豪贵，其中姝丽必矣。因遣促舟而进，莫不注视，或肆调谑不已。群兴方酣，定乃于帘间垂足定膝，胫极伟而长毳。众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也。”

南卓（出《卢氏杂说》）

唐郎中南卓，与李修古亲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常轻之。李俄授许州从事，奏官敕下。时许帅方大宴，忽递到开角，有卓与李书。遂执书喜白帅曰：“某与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轻。今日某忝为尚书宾幕，又奏署敕下，遽与某书，大奇。”及启缄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见李修古上除因。”帅请书看，合座大笑。李惭甚。

高逢休（出《摭言》）

顾云，大顺中，制同羊昭业等十人修史。云在江淮，遇谏议高逢休。时仆射刘崇龟雅誉方隆，弟崇望复在中书。云以逢休与崇龟旧交，将造门，希致先容。逢休许之久矣。云临岐请书，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创。云微有惑，因潜启阅之。凡一幅，并不言云。但曰：“羊昭业拟将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烧残龙尾道。懿宗皇帝虽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罗织。执大政者，亦大悠悠。”云吁叹而已。

封舜卿（出《王氏见闻》）

朱梁封舜卿文词特异，才地兼优。恃其聪俊，率多轻薄。梁祖使聘于蜀，时岐梁睚眦，关路不通，遂沂汉江而上。路出全州，全帅致筵于公署。封素轻其山州，多所傲睨。及执爵索令，曰："麦秀两岐。"伶人相顾，骇为未闻，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摆头曰："不可。"又再呼："麦秀两岐。"复无以措手。主人惭怒，杖其乐将。封呼伶人前曰："汝虽山民，亦合闻大朝音律。"全人大以为耻。次至汉中，伶人已知全州事，忧之。及饮会，又曰："麦秀两岐。"如是，三呼不能应。有乐将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乐工之指下矣。【夹批】反为人弄。由是吹此曲，终席不易。其乐工白帅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未有。"请写谱一本，急递入蜀，具言经过二州事。【眉批】此乐工大有商量。洎封至蜀，长吹"麦秀两岐"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缡缕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合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不喜人闻。封顾之，面如土色，卒无一词，惭恨而返。及复命，历梁汉安康等道，不敢更言"两岐"字。

姚岩杰（出《摭言》）

姚岩杰，梁公元崇之裔孙也。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时称大儒。常以诗酒放逸江左，凌忽前达，旁若无人。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郡。鞠场公宇初构，请岩杰纪其事。文成，灿然千余言。标欲刊去一两字，岩杰大怒。标不能容，时已勒石，遂命覆碑于地，磨去其文。【眉批】对劣汉。卢肇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以束帛。辞云："兵火之后，郡中凋弊，无以迎逢大

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肇不得已，迂至郡斋，待如公卿礼。既而日肆傲睨。肇尝以篇咏夸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天。”岩杰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独言巴天耶？”肇渐不得意。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卢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遽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其倨慢如此。

嘲诮

边韶

后汉边韶，字孝先，教授数百人，曾昼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孝先闻之，应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

贺循（出《世说》）

贺循初仕吴，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后顾，索笔答之云：“不可啼，杀

吴儿。”于是至诸屯及邸阁，检校诸顾陆，遭罪者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自请孙皓，然后得释。

祖士言（出《启颜录》）

晋祖士言与钟雅相嘲。钟云：“我汝颍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钟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亦有神槌。”钟遂屈。

高爽（出《谈薮》）

高爽辩博多才。时刘蒨为晋陵令，爽经途诣之，了不相接，爽甚衔之。俄而爽代蒨为县，蒨追迎，赠遗甚厚，悉受之。答书云：“高晋陵自答。”或问其故，曰：“刘蒨饲晋陵令耳，何关爽事？”稍迁国子助教，孙挹为兰陵县，爽又诣之。挹了无故人之怀。爽出从阁下过，取笔题鼓面云：“身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被打未遽央。”挹体肥壮，腰带十围，故以此激之。

薛综（出《启颜录》）

蜀使张奉，嘲尚书令阚泽姓名，泽不能答。薛综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句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嘲君吴耶？”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

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

徐之才（出《启颜录》）

北齐徐之才善谑，尝嘲王诉姓云：“有言则讦，近犬则狂，加头足而为马，施尾角而成羊。”诉无以对。又尝宴宾客，时卢元明在座，戏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嘲卢字：“安亡为虐，在丘为虚。生男成虏，配马成驴。”又嘲“元明”二字：“去头则是兀明，出颈则是无明，减半则是无目，变声则是无盲。”元明亦无以对。

马王 甘洽（并《启颜录》）

隋姓马、王二人，尝聚宴谈笑。马嘲王曰：“王是你，元来本姓二。为你漫走来，将丁钉你鼻。”王曰：“马是你，元来本姓匡。减你尾子来，背上负王郎。”

唐甘洽与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计尔应姓田。为你面拨獭，抽却你两边。”仙客应声曰：“甘，计你应姓丹。为你头不曲，回脚向上安。”

狄仁杰（出《朝野佥载》）

秋官侍郎狄仁杰戏同官郎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献

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傍火也。”献曰：“犬边有火，乃是煮熟狗。”

卢思道（出《谈薮》《启颜录》）

北齐卢思道聘陈，陈主令朝贵设酒食，与思道宴会，联句作诗。有一人先唱，便讥刺北人云：“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为北人食榆，兼吴地无驴，故有此句。思道援笔即续之曰：“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为南人无情义，同炊异馔也。吴人甚愧之。又清河崔儦尝谓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觉。”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动蛰。”太子詹事范阳卢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谓人曰：“从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

卢思道仕隋，尝共寿阳庾知礼作诗，已成而思道未就。礼曰：“卢思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许编苫疾，嫌他织锦迟。”思道尝在宾门日中立，内史李德林谓之曰：“何不就树荫？”思道曰：“热则热矣，不能林下立。”隋文帝以徐陵辩捷，无人酬对，乃访之朝官。当时举思道。文帝甚喜，即诏对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遥见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遥应曰：“以公小臣，不劳长者。”须臾坐定，徐陵谓思道曰：“昔殷迁顽人，本居兹邑，今存并是其人。”思道应声笑曰：“昔永嘉南渡，尽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众皆大笑。徐陵无以对。后思道聘陈，手执国圭。陈主既见师道，因用《观世音经》语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赍持重宝。”思道应声，还以《观世音经》，报曰：“忽遇恶风，漂堕罗刹鬼国。”陈主大惭。

薛道衡（出《启颜录》）

隋薛道衡为聘南使，南朝无问道俗，但机辩者，即方便引道衡见之。一僧甚辩捷，令于寺上佛堂中读《法华经》，将道衡向寺礼拜。至佛堂门，僧大引声读《法华经》云：“鸠槃荼鬼，今在门外。”道衡即应声还以《法华经》，答云：“毗舍阇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

虞世基（出《谈宾录》）

虞世南兄世基与许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

来恒（出《大唐新语》）

来恒，侍中济之弟。弟兄相继秉政，时人荣之。恒父护儿，隋猛将也。时虞世南子无才术，为将作大匠。许敬宗叹曰：“事之倒置，乃至于斯！来护儿儿作相，虞世南男作匠。”

欧阳询（出《启颜录》）

宋公萧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瑀箭俱不著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复东。十

回俱著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

陈希闵（出《朝野佥载》）

司刑司丞陈希闵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滞。司刑府史目之为“高手笔”，言秉笔之额，半日不下。又号“按孔子”，言窜削至多，纸面穿穴。

李详（出《御史台记》）

李详字审己，解褐监亭尉。因考，为录事参军所挤。详谓刺史曰：“录事恃糺曹之权，若使详秉笔，亦有其词。”刺史曰：“公试论录事考状。”遂授笔。详即书曰：“怯断大按，好勾小稽。自隐不清，言他总浊。阶前两竞，斗困方休。狱里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为谈笑之最焉。

辛亶（出《朝野佥载》）

隋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为之榜，略曰：“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理衔恨先生，问隋吏部侍郎辛亶曰：‘当今天子圣明，华夷用命，外拓四方，内齐七政。而子位处权衡，职当水镜，居进陟之首，握褒贬之柄。理应识是识非，知滞知微，使无才者泥伏，有用者云飞。奈何尸禄素餐，滥处上官，黜陟失所，选补伤残，小人在位，君子驳弹。莫不代子

战灼，而子独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万国之人，不可皆识，谁厚谁亲。为桀赏者，不能不喜；被尧责者，宁有不疾。细而论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欤，是何疾欤！不识何不访其名，官少何不简其精。细寻状迹，足识法家；细寻判验，足识文华。宁不知石中出玉，黄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只可投之四裔，以御魑魅。怨嗟不少，实伤和气。’辛亶再拜而谢曰：‘幸蒙先生见责，实觉多违。谨当刮肌贯骨，改过惩非。请先生纵亶自修，舍亶之罚，如更有违，甘从斧钺。’先生曰：‘如子之辈，斗量车载，朝官多少，立须相代，那得久旷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亶掩泣而言曰：‘罪过自招，自灭自消，岂敢更将面目，来污圣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开贤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后岁依期更入京。’”

牛弘（出《朝野佥载》）

隋牛弘为吏部尚书，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illegible]。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眉批】牛弘雅量。

高士廉（出《朝野佥载》）

唐高士廉掌选，其人齿高，有选人自云解嘲谑，士廉时著木履，令嘲之。应声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嗔。高生两个齿，自谓得胜人。”士廉笑而引之。【眉批】解嘲谑者亦许自荐，唐之取才备矣。

裴略（出《启颜录》）

唐裴略宿卫考满，兵部试判，为错一字落第。裴即向仆射温彦博处披诉。彦博方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诉。裴即云：“少小以来，自许明辩。至于通传言语，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戏。”彦博始回意共语。时厅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传言语，可传语与厅前屏墙。”此人走至屏墙，大声语曰：“方今圣上聪明，辟四门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贤路，即推倒。”彦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博，亦乃著肚。”当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彦博、如晦俱大欢笑，【夹批】雅量。即令送吏部与官。【眉批】能嘲、能受嘲者，俱非常人。

姜晦（出《朝野佥载》）

唐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无分别。选人歌曰：“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

赵崇（出《北梦琐言》）

赵崇凝重清介，门无杂宾，慕王濛、刘真长之风也。标格清峻，不

为文章，号曰“无字碑”。每遇转官，旧例各举一人自代，而崇未尝举人，云：“朝中无可代己者。”世以此少之。

宋济（出《卢氏杂说》）

唐许孟容与宋济为布素之交。及许知举，宋不第。放榜后，许颇惭，累请人申意，兼遣门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谒焉。许但分诉首过，因命酒酣，乃曰：“虽然，某今年为国家取卿相。”时有姚嗣卿及第后，翌日而卒。因起慰许曰：“邦国不幸，姚令公薨谢。”许大惭。

御史里行（出《国朝杂记》）

武后初称周，恐下心未安，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外多置里行。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御史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不下驴冲过，诸御史大怒，将杖之。令史云：“今日之过，实在此驴。乞先数之，然后受罚。”许之。谓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机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于是御史惭而止。

张元一等（出《朝野佥载》）

则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因则天尝问郎中张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绿，逯仁杰着朱。阎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栖悟。左台胡

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改他官。周革命，举人贝州赵廓眇小，起家监察，李昭德詈之为“中霜谷束”，元一目为“枭坐鹰架”。时同州鲁孔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鸷入凤池”。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或问其故，答曰：“得霜鹰俊捷，被冻蝇顽怯。”时人服其能体物。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从北来，王乃弃兵甲，南走邢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变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杖总抛却，骑猪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辞。”上曰：“尔付韵与之。”懿宗曰：“请以菶韵。”元一应声曰：“里头极草草，掠鬓不菶菶。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王极有惭色。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周静乐县主，懿宗妹也。懿宗短丑，武氏最长，时号“大哥”。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元一咏，曰：“马带桃花锦，裙衔绿草罗。定知帏帽底，仪容似大哥。”则天大笑，县主极惭。纳言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为“行辙方相”，亦号为“卫灵公”，言防灵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顼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目为“望柳骆驼”。驾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体垢腻，目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长衫短，骨面粗眉，目为“外军校尉”。修文学士马吉甫眇一目，目为“端箭司”。氾水令苏征举止轻薄，目为“失孔老鼠”。

豫章令贺若瑾眼皮急，项辕粗，张鹭目为“饱乳犊子”。张元一腹粗而脚短，项缩而眼跌，吉顼目为“逆流虾蟆”。

周韶州曲江令朱随侯，女夫李逖，游客尔朱九，并姿相少媚，广州人号为“三樵”。人歌之曰：“奉敕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唤取尔朱九。”

礼部尚书祝钦明博硕肥腯，顽滞多疑，台中小吏号之为“媪”。媪者肉块，无七窍，秦穆公时野人得之。

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赶蛇鹳鹊”。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觑鼠猫儿”。殿中监姜皎肥而黑，目为“饱椹母猪”。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目为“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又有舍人郑勉为“醉高丽”。杨伸嗣为“热镦上猢狲”。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坐此品题朝士，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

黄繙绰（出《开天传信记》）

安西牙将刘文树口辩，善奏对，明皇每嘉之。文树髭生颔下，貌类猴，上令黄繙绰嘲之。文树切恶猿猴之号，乃密赂繙绰不言之。繙绰许而进嘲曰：“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狲，猢狲面孔强似文树。”上知其遗赂，大笑。

皮日休（出《皮日休文集》）

皮日休尝谒归仁绍，数往而不得见，因作《咏龟》一诗：“硬骨残形知几秋，尸骸终不是风流。顽皮死后钻须遍，都为平生不出头。”仁

绍闻之，因伺其复至，乃于刺字皮姓之下，题诗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球，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长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薛能（出《抒情诗》）

唐赵璘仪质琐陋，成名后为婿，薛能为傧相。乃为诗嘲谑，其略曰：“巡关每傍樗蒲局，望月还登乞巧楼。第一莫教娇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又曰：“不知元在鞍轿里，将为空驮席帽归。”又曰：“火炉床上平身立，便与夫人作镜台。”【眉批】嘲矮佳句。

李主簿（出《摭言》）

唐方干姿态山野，且又兔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龙丘李主簿者，偶见干，与之传杯。龙丘目有翳，干改令讥之曰：“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只见半臂著襕，不见口唇开跨。”一座大笑。

封抱一（出《启颜录》）

唐封抱一任栎阳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语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门紫。既无左达承，何劳罔谈彼！”

崔涯（出《云溪友议》）

唐崔涯，吴楚狂士也，与张祜齐名。每题诗倡肆，无不诵之。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尝嘲一妓曰：“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箜篌麻接弦。更著一双皮屐子，纥梯纥榻出门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诗，忧心如病。使院饮回，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傍再拜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赠一绝句以饰之云：“觅得黄骝鞁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豪富之士，复臻其门。或戏之曰：“李家娘子，才出黑池，便登雪岭。何为一日，黑白不均。”

李宣古（出《云溪友议》）

唐澧州宴，酒纟崔云娘形貌瘦瘠。每戏调，举罚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李宣古当筵一咏，遂至钳口。诗曰：“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只见肩侵鬓，唯忧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

杜牧（出《云溪友议》）

唐杜牧罢宣州幕，经陕。有酒纟，肥硕。牧赠诗云：“盘古当时有

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裩。瓦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问岳神。”

程季明（出《启颜录》）

晋程季明《嘲热客》诗曰：“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代愚痴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嘬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说无一急，嗜嗜吟何多？摇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为小事，亦是人一瑕。传诫诸朋友，热行宜见呵。”

王维（出《卢氏杂说》）

唐宰相王珚，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扣右丞相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

乔琳（出《大唐新语》）

朱泚始乱，源休、姚令言等收图书，贮仓廪，作萧何事业。休退语伪黄门侍郎蒋练曰：“若度其才，即吾为萧，姚为曹耳。”识者皆谓休不奈官职。乔琳性好谐谑，因语旧僚曰：“源公真可谓火迫鄭侯尔。”

李敬玄（出《朝野佥载》）

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吐蕃，至树敦城，闻刘尚书没蕃，着鞞不得，狼狈而走。王杲、副总管曹怀舜等惊退，遗却麦饭，首尾千里，地上尺余。时军中谣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敢斗，总由曹新妇。”【眉批】可代萧娘吕姥用。

崔慎由（出《北梦琐言》）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敏中入相，次毕诫、曹确、罗劭，权使相。继升岩廊，宰相崔慎由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谓毕、白、曹、罗，蕃姓也。大夫赵崇卒，侍郎吴雄叹曰：“本以毕、白待之，何乃乖于所望！”惜其不大拜，而亦讥当时也。

唐五经（出《北梦琐言》）

咸通中，荆州书生号唐五经，学识精博，旨趣甚高。聚徒五百，以束修自给，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寮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

青龙寺客（出《桂苑丛谈》）

乾符末，有客于青龙寺访知事僧，属其忽遽，不暇留连。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后时复来，亦阻他事，颇有怒色，题其门而去曰：“龛龙去东海，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解。有沙弥曰：“龛龙去，有合字存焉。时日隐，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碎石入沙，有卒字焉。此不逊之言，辱我曹矣。”

郭素（出《云溪友议》）

唐王轩少为诗，颇有才思。游西小江，泊舟苧萝川，题西施石曰：“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俄见一女子，振璚珰，扶石笋，低徊而谢曰：“妾是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与君坚不得。”既欢会，复有恨别之辞。后萧山郭凝素，闻王轩之遇，每过浣纱溪口，日夕长吟，屡题歌诗于石，寂尔无人，乃郁怏而返。进士朱泽嘲之，闻者莫不嗤笑。诗云：“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学王轩？”

【总评】《穷怪录》载：沛国刘导，与同志李士烟于京口遇二女。衣红绢者，西施也。衣紫绢者，夷光也。二人分寝。此梁天监十一年事。又《博物志》亦载：萧思遇，字望明，以慕道故思望遇神明也。于虎丘亦遇西施从浣溪来，叩门就寝。此陈天嘉元年事。然则西施亦多匹矣。而诗家乃谓王轩是吴王后身，附会不已甚乎？

姚涓（出《摭言》）

裴廷裕，字庸余，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船”。梁太祖受禅，姚涓为学士。太祖尝从容问及庭裕行止。消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衡永水。”太祖曰：“颇闻其人才思甚捷。”涓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太祖应声谓涓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涓深有惭色。议者以涓为急滩头上水船也。

织锦人（出《卢氏杂说》）

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曰：“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彩求售者，不重于世，且东归去。”

太平广记钞卷三十八

诙谐部

诙谐

晏婴（出《晏子》）

齐晏婴短小，使楚，楚为小门于大门侧，乃延晏子。婴不入，曰：“使狗国，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狗门入。”王曰：“齐无人耶？”对曰：“齐使贤者使贤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婴不肖，故使王耳。”王谓左右曰：“晏婴辞辩，吾欲伤之。”坐定，缚一人来。王问何谓者，左右曰：“齐人坐盗。”王视婴曰：“齐人善盗乎？”对曰：“婴闻橘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枝叶相似，实味不同，水土异也。今此人生于齐，不解为盗，入楚则为盗，殆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袁次阳（出本传）

后汉袁次阳妻，扶风马季长女。初婚，装遣甚盛。次阳曰：“妇奉箕帚而已，何乃过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鲍

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矣。”次阳又问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以鄙薄，苟然而已。”次阳默然。

伊籍（出《三国志》）

蜀伊籍使吴，孙权闻其才辨，欲逆折其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籍应声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吴主大惭。

诸葛恪（出《启颜录》）

孙权使太子嘲恪曰：“诸葛元逊食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戏君，子得戏父。乞令太子食鸡卵三百枚。”上问恪曰：“人令君食马矢，君令人食鸡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吴主大笑。

邓艾（出《世说》）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蔡谟（出《晋史》）

晋王导妻妒。导有众妾在别馆，妻知之，持食刀将往。公遽命驾，患牛迟，手捉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谟闻之，后诣王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王自叙谦志，蔡曰：“不闻余物，唯闻短辕犊车，长柄麈尾。”导大惭。

诸葛恢（出《启颜录》）

晋诸葛恢与丞相王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驴马，驴宁胜马也。”

郝隆（出《世说》）

晋郝隆为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作诗曰：“娵隅跃清池。”桓温问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曰：“何为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

张融（出《谈薮》）

宋张融尝乞假还。帝问所居，答曰：“臣陆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问张绪，绪曰：“融近东山，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上岸，住在其间。”上大笑。太祖尝面许融为司徒长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马甚瘦，太祖曰：“卿马何瘦？给粟多少？”融曰：“日给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许而不与。”明日，即除司徒长史。融与弟宝积，俱谒

太祖。融于御前放气，宝积起谢曰：“臣兄触忤宸扆。”上笑而不问。须臾食至，融排宝积，不与同食。上曰：“何不与贤弟同食？”融曰：“臣不能与谢气之口同盘。”上大笑。

何承天（出《谈薮》）

宋东海何承天，徐广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迈，诸佐郎并名家少年。颍川荀伯子嘲之，尝呼为“妳母”。承天曰：“卿当知凤凰将九子，何言妳母耶？”

何勖（出《因话录》）

宋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戕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

刘绘（出《谈薮》）

齐刘绘为南康郡，郡人郅类所居，名秽里。绘戏之曰：“君有何秽，而居秽里？”答曰：“未审孔子何阙，而舍阙里？”绘叹其辩。

徐孝嗣（出《谈薮》）

齐仆射东海徐孝嗣修辑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云师居萧寺，日夕各游。二寺邻接，而不相往来。孝嗣尝谓法云曰：“法师尝在高座，而不游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萧门，何不至萧寺？”

沈昭略（出《谈薮》）

齐黄门郎吴兴沈昭略，性狂，使酒任气。尝醉，负杖至芜湖苑，遇琅琊王约，张目视之曰：“汝王约耶，何肥而痴？”约曰：“汝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

胡谐之（出《谈薮》）

齐豫章胡谐之初为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傒俣语不正，乃遣宫内数人，至谐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问之；“卿家语音正未？”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宫人顿傒语。”上大笑。

徐陵（出《谈薮》）

梁徐陵聘魏，是日甚热。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

暑。”收不能对。

北齐使来聘梁，访东海徐陵，问其齿，曰：“小如来五岁，大孔子三年。”谓七十五也。

梁武（出《谈薮》）

梁高祖尝作五字叠韵曰：“后牖有榴柳。”命朝士并作。刘孝绰曰：“梁王长康强。”沈约曰：“偏眠船舷边。”庾肩吾曰：“载匕每碍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何逊用曹瞒故事曰：“暮苏姑枯卢。”【眉批】曹瞒故事未详。吴均沉思良久，竟无所言。高祖愀然不悦。俄有诏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宜付廷尉。”

僧重公（出《谈薮》）

沙门重公，尝谒高祖。问：“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答曰：“天保寺刹。”既出，逢刘孝绰，说以为能。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

孙绍（出《启颜录》）

后魏孙绍历职内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谢日，灵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绍重拜曰：“臣年虽老，卿年太少。”后大笑曰：“是将正卿。”

魏市人（出《启颜录》）

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眉批】妙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魏彦渊（出《谈蔽》）

北齐济州长史李翥尝为主人，朝士咸集。幽州长史陆仁惠不来，翥甚衔之。著作郎巨鹿魏彦渊曰：“一目之罗，岂能获鸟？”翥眇一目，陆号角鸱，故云。又崔儦谓彦渊曰：“我拙于书，不能儦字使好。”彦渊曰：“正可长牵人脚，斜飘鹿尾。”

李庶（出《酉阳杂俎》）

世呼病瘦为崔家疾。北齐李庶无须，时人呼为“天阉”。崔谌谓之曰：“教弟种须法，以锥遍刺作孔，插以马尾。”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验，然后树须。”崔氏世有恶疾，故庶以此嘲之。

卢询祖（出《北史》）

齐主客郎顿丘李恕身短，卢询祖腰粗。恕曰：“卢郎腰粗带难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长。”恕又谓询祖曰：“卢郎聪明必不寿。”答曰：“见丈人苍苍在鬓，差以自安。”

北海王晞（出《谈薮》）

齐北海王晞，字叔朗，为大丞相府司马。尝共相府祭酒卢思道禊饮。晞赋诗曰：“日暮应归去，鱼鸟见留连。”时有中使召晞，驰马而去。明旦，思道问晞：“昨被召以朱颜，得无以鱼鸟致责？”晞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等亦是留连之一物，何独鱼鸟？”晞好文酒，乐山水，府寮呼为“方外司马”。及昭孝立，待遇弥隆。而晞每自疏退，谓人曰：“非不爱热官，但思之烂熟耳。”

徐之才（出《谈薮》）

齐高平徐之才博识，有口辩。父雄，祖成伯，并善术，世传其业。纳言祖孝征戏之，呼为“师公”。之才曰：“既为汝师，复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之才尝以剧谈调仆射魏收，收熟视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尔，便是卿之葬具。”

侯白（出《启颜录》）

隋侯白，州举秀才。至京，机锋辩捷。尝与越公杨素并马言话，路傍有槐树枯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过人，能令此树活否？”曰“能。”素云：“何计得活？”曰：“取槐树子于树枝上悬著，即当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闻《论语》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开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参素，赍名纸至于省门。遇白，请为题其姓。乃书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重询姓名。答曰：“是出六斤。”曰：“何为六斤半？”曰：“向请侯秀才题之，当是错矣。”即召白至，谓曰：“卿何为错题人姓名？”对云：“不错。”对曰：“若不错，何因姓出名六斤，请卿题之，乃言六斤半？”对曰：“向在省门，仓卒无处得称，既闻道是出六斤，斟酌只应是六斤半。”素大笑。素关中人，白山东人。关中下俚人言音，谓“水”为“霸”；山东亦言“擎将去”为“揸【眉批】揸，其列反。刀去”。素尝戏白曰：“山东固多仁义，借一得两。”白曰：“何为得两？”答曰：“有人从某借弓者，乃曰‘揸刀去’，岂非借一而得两？”白应声曰：“关中人亦甚聪明，问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问：‘比来多雨，渭水涨否？’答曰：‘霸长。’岂非问一知二？”素于是伏其辩捷。素爱剧谈，每上番日，即令白谈戏，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与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脔，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休，直至山中困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白仕唐，尝与人各为谜。白云：“必须是实物，不得虚作解释，浪惑众人。若解讫，无有此物，即须受罚。”白即云：“背共屋许大，肚共碗许大，口共盏许大。”众人射不得，皆云：“天下并无此物，必须共赌。”白与众赌讫，解云：“此是胡燕窠。”众皆大笑。又逢众宴，白后至，众令作谜，必不得幽隐难识，及诡谲希奇。白即应声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极似牛。此是何

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白解，云：“此是犊子。”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谒，谓知识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此理？诚如言，我辈输一会饮食；若妄，君当输。”于是入谒。知识俱门外伺之。白谓令曰：“公初至，民间有不便事，望咨公。公到前，甚多贼盗，请命各家养狗，令吠惊，自然盗贼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须养能吠之狗，若为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群犬，其吠声与余狗不同。”曰：“其声如何？”答曰：“其吠声恻恻者。”令曰：“君全不识好狗吠声。好狗吠声，当作号号。”伺者闻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胜，乃云：“若觅如此能吠者，当出访之。”遂辞出。

隋朝吃人（出《启颜录》）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召与剧谈。尝岁暮无事对坐，因戏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头良久，问曰：“白白白日，夜夜夜地。”素云：“何须云白日夜地，若为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为甚物入入里许？”素大笑。又问云：“忽命公作军将，有小城，兵不过一千已下，粮食唯有数日，城外被数万人围。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谋计？”低头良久，问云：“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缘无救，所以问公。”沉吟良久，举头向素云：“审审如如公言，不免须败。”素大笑。又问云：“计公多能，无种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咬足，若为医治？”此人应声云：“取取五月五日南墙下雪雪涂涂即即治。”素云：“五月何处得有雪？”答云：“若五月五日无雪，腊月何处有蛇咬？”

刘焯（出《启颜录》）

隋河间刘焯与从侄炫并有儒学，俱犯法被禁。县吏不知其大儒也，咸与枷著。焯曰：“终日枷中坐，而不见家。”炫曰：“亦终日负枷坐，而不见妇。”

长孙无忌（出《国朝杂记》）

唐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眉批】想见当时君臣如家人父子。赵公长孙无忌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曰：“缩头连背暖，裞当畏肚寒。只因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帝敛容曰：“欧阳询，汝岂不畏皇后闻？”赵公，皇后之兄也。

长孙玄同（出《启颜录》）

长孙玄同初上，府中设食。其仓曹是吴人，唤“粉粥”为“粪粥”。时肴馔毕陈，蒸炙俱下。仓曹曰：“何不先将粪粥来？”举坐咸笑。玄同曰：“仓曹乃是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诸君何为笑也？”玄同任荆王友，所居差摄祭官祠社，于坛所清斋，玄同在幕内坐。有犬来，遗秽于墙上。玄同乃取支床砖，自击之。傍人怪其率，问曰：“何为自彻支床砖打狗？”玄同曰：“可不闻，苟利社稷，专之亦可。”

许敬宗（出《国朝杂记》）

唐吏部侍郎杨思玄恃外戚之贵，待选流多不以礼，为选人夏侯彪之所讼。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中书令许敬宗曰：“固知杨吏部之败也。”或问之，答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败可待？”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

高崔嵬（出《朝野佥载》）

唐散乐高崔嵬善弄痴，太宗命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水中见何物？”对曰：“见三闾大夫屈原，向臣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明主，何为来？”帝大笑，赐帛百段。

裴玄本（出《大唐新语》）

唐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看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也。”

任璹（出《御史台记》）

唐管国公任璹酷怕妻。太宗以功赐二侍子，璹拜谢，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曰：“妇人妒忌，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能改，可饮之。”对曰：“妾不能改妒，请饮酒。”遂饮

之。比醉归，与其家死诀，其实非鸩也。既不死。他日，杜正伦讥弄瓖，瓖曰：“妇当怕者有三：初娶之时，端居若菩萨，岂有人不怕菩萨耶？既长，生男女，如养儿大虫，岂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皱，如鸠盘茶鬼，岂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妇，亦何怪焉？”

裴谈（出《本事诗》）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释氏。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时韦庶人颇袭武后之风，中宗渐畏之。内宴，共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如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

李镇恶（出《传载》）

唐李镇恶，即赵公峤之父，选授梓州郪县令。与友人书云：“州带子号，县带妻名，由来不属老夫，并是妇儿官职。”

卢廙（出《御史台记》）

唐殿中内供奉卢廙持法细密，虽亲贵无所畏避。举止闲雅，必翔而后集。尝于景龙观监官行香，右台诸御史亦预焉。台中先号右台为高丽僧，时有一胡僧徙倚于前庭，右台侍御史黄守礼指之曰：“何胡僧而至此？”廙徐谓之曰：“亦有高丽僧，何独怪胡僧为！”一时欢笑。廙与李

畬俱非善射者，尝三元礼射。廣、畬虽引满射，俱不及垛而坠。互言其工拙。畬戏曰：“畬与卢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晓。畬曰：“畬箭去垛三十步，卢箭去身三十步。”欢笑久之。

松寿（出《启颜录》）

唐韦庆本女选为妃，诣朝堂欲谢。庆本两耳皆卷。时长安公松寿见庆本而贺之，因曰：“仆固知足下女得妃。”庆本曰：“何以知之？”松寿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杜延业（出《启颜录》）

唐华原令崔思诲口吃，每共表弟杜延业递相戏弄。杜常语崔云：“延业能遣兄作鸡鸣，但有所问，兄即须报。”旁人云：“他口应须自由，何处遣人驱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赌。杜将一把谷来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谷谷”。旁人大笑，因输延业。

赵谦光（出《谭宾录》）

唐诸郎中，不自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便拜崇品，有似长征兵士，便授边远果毅。赵谦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户部郎中。户部员外贺遂涉咏曰：“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宁知粉署里，

翻作土山头。”谦光答曰：“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署，不应列星文。”人以为奇句。

刘朝霞（出《开元传信记》）

天宝初，玄宗游华清宫。刘朝霞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徘谐，文多不载。首云：“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又云：“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蹋胸兮豹拏背。珠一团兮绣一团，玉镂前兮金钑鞍。”其后述圣德云：“直获得盘古髓，掐得女娲氏娘。遮莫你古来千帝，岂如我今代三郎！”其自叙云：“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虽短，伎俩能长。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凄惶。只是千年一遇，扣头莫五角而六张。”上览而奇之，将加殊赏，命改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若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改之。”上闻，顾左右曰：“真穷薄人也。”遂授宫卫佐而止焉。

裴度（出《卢氏杂说》）

裴晋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为枕。时郎中庾威，世称博物，召请别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树生者，恐不堪用。”【夹批】腐甚。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与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姚岘（出《因话录》）

唐姚岘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仆射姚南仲廉察陕郊，岘初罢艰服候见。以宗从之旧，延于中堂。吊罢，未语及他事。陕当两京之路，宾客谒无时。门外忽投刺云：“李过庭。”南仲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左右皆称不知。又问岘：“知之乎？”岘初犹俯首嚬眉，顷之，自不可忍，敛手言曰：“恐是李趋儿。”南仲久方悟而大笑。

周愿（出《因话录》）

唐周愿好谐谑。尝谒尚书李巽。巽素性严毅，预戒从事，庄以待之。愿无由得发。一日，馔亲宾，愿亦与焉。李适有故人子来投，落拓不事。遍问别墅、家童，及图书有名者，悉云货却。李惆怅久之，复问：“有一本虞永兴手书《尚书》在否？”此子惭惧，不敢言货。但云：“暂将典钱。”愿忽言曰：“此《尚书》大迍厄。”李都忘先戒，遂问曰：“《尚书》何迍？”愿曰：“已遭尧典舜典，又被此儿郎典。”李大开颜，自此更不拒周。

陆长源（出《国史补》）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年辈相悬，陆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属，何怪之有？”

袁德师（出《嘉话录语》）

唐汝南袁德师，故给事高之子。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起书楼。洛人语曰：“昔日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

杨虞卿（出《本事诗》）

唐郎中张又新与虔州杨虞卿齐名，友善。杨妻李氏，即鄜相之女也，有德无容。杨未尝介意，敬待特甚。张尝语杨曰：“我年少成美名，不忧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杨曰：“必欲求是，但与我同好，定谐君心。”张深信之。既成婚，殊不惬心。杨秉笏触之曰：“君何太痴？”言之数四。张不胜其忿，回应之曰：“与君无间，以情告君，君悞我如是，何为痴？”杨于是历数求名从宦之由，曰：“岂不与君皆同邪？”曰：“然。然则我得丑妇，君讵不同邪？”张色解，问：“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张大笑，遂如初。张既成家，乃为诗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栏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

沈亚之（出《摭言》）

唐沈亚之尝客游，为小辈所试，曰：“某改令，书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东行西行，遇饭遇羹。”亚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喽啰。”

苏味道（出《本事诗》）

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诮。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晋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与抚掌而笑。

张祜（出《摭言》）

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舍人杜牧为御史，座有妓人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答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露指尖。”祜未识白居易，白刺史苏州，始来谒，才相见，白谓曰：“久钦藉甚，尝记得有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微笑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眉批】目莲变谓目莲寻母。唐人画有地狱变相。遂欢宴竟日。赵公令狐绹镇维扬，祜常预狎宴。公因熟视祜，改令曰：“上水船，风太急。帆下人，须好立。”祜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交广客（出《卢氏杂说》）

交广间游客，各求馆帖。所至迎接甚厚，赙赂每处十千。广帅卢钧，深知其弊。凡求馆帖者，皆云：“累路馆驿，供菜饭而已。”有客赍帖到驿，驿司依帖供讫，客不发。驿吏曰：“恐后更有使客，前驿又远，此非宿处。”客曰：“食帖如何处分？”吏曰：“供菜饭而已。”客曰：“菜饭供了，还我而已来。”驿吏相顾，莫知所为。客又迫促，无计。吏问曰：“不知而已何物？”客曰：“大于驴，小于骡。若无可供，但还我价直。”驿吏问：“每一而已，其价几何？”客曰：“三五千。”驿吏遂敛送之。

杨茂直（出《御史台记》）

杨茂直任拾遗，有补阙姓王，精九经，不练时事，每自言明三教。时有僧名道儒，妖讹。则天捕逐甚急。所在题云：“访僧道儒。”茂直戏谓王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闲？”云：“何关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则佛教，道则老教，何不关吾事？”乃惊惧，兴寝不安，遂不敢归，寓于曹局数宿，忧惧不已。遇人但云：“实不明三教事。”茂直方宽慰云：“别访人，非三教也。”乃敢出。

卢肇 丁棱（出《摭言》，又《玉泉子》）

唐卢肇江西解试，为试官末送。肇有启事谢曰：“巨鳌戾颔，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某昨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之句？”肇曰：“必知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上，巨鳌载之，岂非首冠耶？”一座大笑。

故事：放榜讫，则须谒宰相。其导启词语，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审。时状元卢肇，有故不至；次丁棱也。棱口吃，又形体小陋。迨引见，即俯而致词。意本言棱等登科，而棱颊然发汗，鞠躬移时，乃曰："棱等登，棱等登。"竟不能发其后语而罢。左右皆笑。翌日，有人戏之曰："闻君善筝，可得闻乎？"棱曰："无之。"友人曰："昨日闻棱等登、棱等登，非筝声邪？"

李寰（出《因话录》）

唐李寰镇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无饷遗，乃箱擎一故皂袄与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寰谢之。后闻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幞头饷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

裴休（出《松窗杂录》）

曲江池，本秦时丰州。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锡宴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裴休廉察宣城，未离京，值曲江池荷花盛发，同省阁名士游赏。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随以小仆。步至紫云楼，见数人坐于水滨。裴与朝士憩其旁。中有黄衣半酣，轩昂自若，指诸人笑语轻脱。裴意稍不平，揖而问之："吾贤所任

何官？”率尔对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广德令。”反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狈而走。【眉批】轻薄后生，视此可戒。同座亦皆奔散。不数日，布于京华。后于铨司访之，云：“有广德令请换罗江矣。”宣皇在藩邸闻是说，与诸王每为戏谈。其后龙飞，裴入相，因书麻制，回谓枢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书门下平章事。”

孔纬（出《北梦琐言》）

唐宰相孔纬尝拜官，教坊伶人继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独行先到，有所赐。乃谓曰：“宅中甚阙，不得厚致。若见诸野猪，幸勿言也。”复有一伶至，乃索其笛，指窍问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

宇文翰（出《北梦琐言》）

唐道士程子宵登华山上方，偶有颠仆。郎中宇文翰致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

王铎（出《北梦琐言》）

唐郎中令。王铎，位望崇显，率由文雅，然非定乱才。出镇渚宫为都统，以御黄巢。携姬妾赴镇，而妻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铎谓从事曰：“黄巢渐似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僚戏

曰：“不如降黄巢。”王亦大笑。

卢延让（出《北梦琐言》）

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第，卷中有“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之句。租庸调张浚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噉犬舐鱼砧。”为中书令成讷所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为蜀王建所赏。卢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鼠狗子也。”【夹批】骂得忒毒。

顾夐（出《北梦琐言》）

伪蜀王先主起自利、阆，亲骑军四百人，皆拳勇之士。执紫旗，各有名号，加“黑云都”之类。凡战不利，麾紫旗以副之，莫不披靡。此团将卒多达，或至节将。时顾夐亦尝典郡，戏造武举牒曰：“大顺年，侍郎李吒叱下进士及第三十余人：姜癞子、张打胸、李嗑蛆、李破肋、李吉丫、樊忽雷、日游神、王蹏驰、郝牛屎、陈波斯、罗蛮子等，试《亡命山泽赋》，《到处不生草诗》。”

石动筒（出《启颜录》）【眉批】以下皆优人。

北齐高祖尝宴近臣为乐。高祖曰：“我与汝等作谜，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诸人皆射不中。石动筒云：“臣已射得，是煎饼。”高祖笑

曰：“是也。”又曰：“汝等作一谜，我为汝射之。”诸人未作。动筒为谜，复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问曰：“此是何物？”答曰：“煎饼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动筒曰：“乘大家热铛，更作一个。”高祖大笑。高祖尝令人读《文选》，有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动筒即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诗能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筒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胜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动筒曰：“郭璞《游仙诗》云：‘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岂不胜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云：“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动筒因问：“七十二人，几人已著冠？几人未著冠？”博士曰：“经传无文。”动筒曰：“先生读书，岂合不解。冠者三十人，未冠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以辨之？”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岂非七十二人乎？”坐中皆大笑。

黄繙绰（出《松窗杂录》及《因话录》）

唐玄宗与黄繙绰戏语，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谁能通于马经者？”繙绰奏曰：“三丞相悉善马经。”上曰：“吾与三丞相语政事外，悉究其旁学，不闻有通马经者。尔焉得知之？”繙绰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皆良马也。是以必知通马经。”上因大笑。又尝登苑北楼，望渭水，见一醉人临水卧，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将遣使问之，繙绰曰：“臣知之，此是年满令史。”上曰：“尔何以知？”对曰：“更一转入流。”又与诸王会食，宁王对御座喷一口饭，直及龙颜。

上曰：“宁哥何以错喉？”繙绰曰：“此非错侯，乃是喷帝。”

李可及（出《唐阙史》）

唐咸通中，俳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褒衣博带，摄齐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座。’使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又问：“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问者益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娠乎？”又问：“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颇厚。

安磬新（出《北梦琐言》）

天复元年，凤翔李茂贞入朝。昭宗安福楼见之。翌日，宴于寿春殿。茂贞肩舆被褐，入金銮门，易服赴宴。前代跋扈，未之有也。先是茂贞入关，放火烧京阙，居人殆尽。是宴也，教坊优人安磬新，号茂贞为火龙子。茂贞惭惕俯首，仍窃怒曰：“他日会杀此竖子！”安闻之，因请告往岐下谒茂贞。茂贞见之，大诟曰：“此贼胡颜敢来耶，当求乞耳！”安曰：“只思上谒，非敢有干也。”茂贞曰：“贫俭若斯，胡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卖麸炭，便足一生，何在求乞？”茂贞大笑，厚赐之。

穆刁绫（出《北梦琐言》）

光化中，朱朴自毛诗博士拜相；而朴恃其口辩，谓可安致太平。由藩王引导，闻于昭宗，遂有此命。对敭之日，陈言数条，每言臣必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殊无所成。自是恩泽日衰，中外腾沸。内宴日，俳优穆刁绫作念经行者，至前朗讽曰：“若见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宫。

胡趱（出《玉堂闲话》）

九优太史胡趱好博奕。尝独跨一驴，日到故人家棋，多早去晚归。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僮曰：“与都知于后院喂驴。”趱甚感之，夜则跨归。一日非时宣召，趱仓忙索驴。及牵前至，则觉喘气，通体汗流，乃正与主人拽碓耳。趱方知自来与其家拽磨。明早，复展步而至。主人亦曰：“与都知抬举驴子。”曰：“驴子今日偶来不得。”主人曰：“何也？”趱曰：“只从昨回，便患头旋恶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将息。”主人亦大笑。

太平广记钞卷三十九

谲智部 诡诈部 无赖部

谲智

魏太祖（出《小说》）

魏武少时，与袁绍好为游侠。尝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人皆出观。帝乃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叫：“偷儿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俱免。【眉批】前二事俱未必实，亦未见阿瞒大手段。又绍年少时，曾夜遣人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果高。【夹批】何不避之？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慎之。”后乃佯冻。所幸小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莫敢近之。

晋明帝（出《世说》）

晋明帝单骑潜入，窥王敦营。敦觉，使骑追之。帝奔，仍以七宝鞭顾逆旅妪，扇马屎。王敦追之人见马屎已干，谓帝已去远，仍传玩宝

鞭，不复前追。

崔思兢（出《大唐新语》）

崔思兢，则天朝，或称其再从兄宣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纵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岌曰："陛下委臣，须实状。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实曾杀妾，反自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行岌惧，逼宣家令访妾。思兢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顾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眉批】言行无缺者正不可信。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阎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云："崔家顾人刺我，请以闻。"思兢密随其人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若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其人悔谢。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刘玄佐（出《国史补》）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汗流。节度使刘玄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复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籍所入。十日乃闭寺，曰："佛汗止矣！"得钱巨万，以

赡军资。

李抱贞（出《尚书故实》）

李抱贞镇潞州，军资匮缺，计无所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贞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贞曰：“但言择日鞠场焚身，某当于使宅凿一地道通连，俟火作，即潜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贞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抱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坛执炉，对众说法。抱贞率监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坛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薪并灰。【眉批】众不可以欺示，故宁欺一僧以成众信。然此僧亦大有功德矣。数日，籍所得货财，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贮焉。

马太守（出《抱朴子》）

兴古太守马氏在官，有亲故人投之，求恤焉。马乃令此人出住外，诈云是神人道士，治病无不手下立愈。又令辩士游行，为之虚声云：“能令盲者明，躄者即行。”于是四方云集，赴之如市，而钱帛固以山积矣。又敕诸来治病者，虽不便愈，当告人已愈。如此，则必愈也。若告人言未愈，则后终不愈。道法正尔，不可不信。于是后人问前来者，辄云已愈，无敢言未愈者。旬月之间，乃至巨富。

振武角抵人（出《玉堂闲话》）

光启中，王卞镇振武，置宴，乐戏既毕，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邻州来此较力，军中悉不能敌。主帅遂选三人，相次敌之。魁岸者俱胜。帅及座客称善久之。时有一秀才坐于席上，忽起告主帅曰：“某扑得此人。”主帅颇骇其言。所请既坚，遂许之。秀才降阶，先入厨。少顷而出，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渐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登席。主帅诘之：“何术也？”对曰：“顷年客游，曾于道店逢此人。才近食案，踉跄而倒。有同伴曰：‘怕酱，见之辄倒。’某闻而志之。适诣设厨，求得少酱握之。此人见酱，果自倒，聊助欢笑耳。”

诡诈

郭纯 王燧（俱《朝野佥载》）

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验有实，旌表门闾。后讯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饼于地，群鸟争来食之。其后数如此，鸟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窠内，饮惯其乳，遂以为常耳。是知连理木、合欢瓜、麦分岐、禾同穗，触类而长，实繁有徒，并是人作，不足怪焉。

调猫儿鹦鹉（出《朝野佥载》）

则天时，调猫儿鹦鹉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遍示百官。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食之，则天甚愧。武者国姓，殆不祥之征也。

唐同泰 胡延庆（俱《国史补》）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圣母临水，永昌帝业。”进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县。乃是将石凿作字，以紫石末和药嵌之。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自是往往作之，后知其伪，不复采用，乃止。襄州胡延庆得一龟，以丹漆书其腹曰：“天子万万年。”以进之。凤阁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并尽，奏请付法。则天曰：“此非恶心也。”舍而不问。

则天祯祥（出《朝野佥载》，又《唐国史》）

则天好祯祥，朱前疑上书云：“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头白更黑，齿落更生。”即授拾遗，俄迁郎中。出使回，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

声。”即赐绯鱼袋。未入五品，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后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者，即酬五品。前疑买马纳讫，表索绯。上怒，批其状：即放归丘园。【眉批】快事。愤恚而卒。

司刑寺系三百余人，秋分后无计可作，乃于内狱外罗墙角边作圣人迹，长五尺。至夜半，众人一时大叫。内使推问，对云：“昨夜有圣人见，身长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须忧虑。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视，见有巨迹。即大赦天下，改为大足元年。

胡超僧（出《朝野佥载》）

圣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法术，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放超还山，赏赐甚厚。服药之后，二年而则天崩。

安禄山（出《谈宾录》）

玄宗命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禄山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闲国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万岁后，代朕君汝者。”禄山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禄山始拜。玄宗嘉其志诚，尤怜之。【眉批】便是真志诚，有何用？

李林甫（出《国史》）

李适之初入相，疏而不密。林甫卖之，乃曰：“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知之耳。”适之善其言，他日从容以奏。上悦，顾问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也。王气所在，不可发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适之，因曰：“自今奏事，先与林甫议之，无轻脱。”【眉批】果有此事，林甫何不自奏？适之愚甚矣。自是适之束手矣。

韩全晦（出《北梦琐言》）

唐昭宗以宦官怙权，骄恣难制，常有诛剪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当进囊封，勿于便殿面奏，以是宦官不能知。韩全诲等乃访京城美女数十以进，密求宫中阴事。天子不之悟，胤谋渐泄。【眉批】凡进美女、美僮仆者，皆此类也。不可不知。

李庆远（出《朝野佥载》）

中郎李庆远性狡险，初事皇太子，颇得出入，即恃威权。宰相以下，咸谓之要人。宰执方食即来，诸人命坐，即遣一人门外急唤，云“殿下见召”，匆忙吐饭而去。于是请谒嘱事，所求必遂焉。东宫后稍稍疏之，仍潜入仗内，食侍官之饭。晚出外，腹痛大作，犹诈云太子赐瓜，啖之太多，以致斯疾。须臾霍乱，吐出卫士所食粗米饭及黄臭韭齑狼藉。

张祜（出《桂苑丛谈》）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饮兴，即自称豪侠。二子好尚既同，相与甚洽。崔尝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眉批】“便”字尚有粘带，改“不”字更快。与妻儿别。”由是往往传于人口，曰：“崔、张真侠士也。”后张以诗上盐铁使，授其子漕渠小职，得堰名冬瓜。或戏之曰：“贤郎不宜作此职。”张曰：“冬瓜合出祜子。”戏者相与大哂。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妆束甚武，腰剑手囊，囊中贮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乎？”曰：“然”。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恨之十年矣。今夜获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食否？”命酒饮之。饮讫，曰：“去此三四里，有一义士，予欲报之。若济此夕，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能假予十万缗否？立欲酬之，是予愿毕，此后赴蹈汤火，誓无所惮。”【眉批】既曰义士，岂须十万缗之酬？明明破绽，张看不透。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啬，即倾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眉批】究竟不害张豪侠。

大安寺（《玉堂闲话》）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内晏清，多变服私游寺观。民间有奸猾者，

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绫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就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熏裹，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绫之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遗之而去。逡巡，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绫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日早于朝门相觅，可奉引入内，所酬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日访于内门，杳无所见，方知群丐并是奸人之党。

裴玄智（出《辨疑志》）

武德中，有沙门信义习禅，以三阶为业，于化度寺置无尽藏。舍施钱帛，积聚不可胜计。常择一僧监当，分为三分：一分供养天下伽兰增修之备；一分以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养无碍士女礼忏。阗咽舍施，争次不得。更有载钱绢者连车舍去，不知姓名。贞观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洒扫，积十数年。寺内徒众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前后密盗黄金无数，寺众莫之觉也。因僧使去，遂便不还。惊疑所以，观其寝处，题诗云："放羊狼颔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

成都丐者（出《朝野佥载》）

成都有丐者，诈称落泊衣冠，弊服蓝缕，常巡成都市廛，见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坠文书，求官不遂。人皆哀之，为其言语悲嘶，形容憔

悴。居于早迁桥侧。后有势家于所居旁起园亭，欲广其池馆，遂强买之。及徙，则见两间大屋皆满贮散钱，计数千万，邻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概呼求事官人为“乞措大”。

薛氏子（出《唐国史》）

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阙，先世常典大郡，资用甚丰。一日，木阴初盛，清和届候，偶有叩扉者，启关视之，则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气质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浆。”二子延入宾位，雅谈高论，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浆者，杖藜过此，气色甚佳，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分赠亲属甚困者；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子大惊异。道士曰：“命家僮辈，悉具畚锸，候择日发土，则可验矣。然若无术以制，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令俟良宵，剪方为坛，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且戒僮仆无得泄者。问其结坛所须，曰：“徽缠【眉批】徽缠，赤黑索也。三百尺。”随方色彩缣素甚多，洎几案炉香裯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财者，假以为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随之，器皿须以中金者。【眉批】破绽。二子则竭力经营。尚有所缺，贷于亲友。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黄金如粪土，常以济人之急为务。今有囊箧寓太微宫，欲以暂寄。”【夹批】粪土何用寄？二子许诺，即召人负荷而至。巨笈有四，重不可胜，缄鐍甚严。【眉批】既视金银如粪土，何须严鐍？又破绽。旋至吉日，因大设法具于五松间。命二子拜祝讫，亟令返居，闭门以俟；且戒无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脱为人窥，则祸立至。俟行法毕，当举火相召，

可率僮仆备畚锸来，及夜而发之，冀得静观至宝也。二子依教，自夜分危坐，专望烛光，杳不见举。不得已，辟户觇之，默绝影响。步至树下，则掷杯覆器，饮食狼藉。彩缕器皿，悉已携去。轮蹄之迹，错于其所。疑用徽缠束固以遁。因发所寄之笈，瓦砾实中。自此家产困顿。

秦中子（出《缺史》）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规利者，藏镪巨万。一日逮夜，有投书于其户者，仆执以进。少年启封，则蒲纸加蜡，昧墨斜翰，为其先考所遗者，曰："汝之获利，吾冥助也。令将有大祸，然吾已请于阴隙矣。汝及朔旦，宜斋躬洁服，出于春明门外逆旅，备缣帛，随其年，三十有五，俟夜分往灞水桥，步及石岸，见黄衣者即置于前，礼祝而退，灾当可免；或无所遇，即挈缣以归，急理家事，当为窜计，祸不旋踵矣。"【眉批】万历庚寅年间，吴中亦有此事。少年捧书大恐，合室素服而泣。专志朔旦，则舍弃他事，弹冠振衣，止于春明门外，矜严不寐，恭俟夜分。乃从一仆乘一马，驰往灞桥，惟恐无所睹。至则果有一物，形质诡怪，蓬头黄衣，交臂束膝，负柱而坐，俯首以寐。少年惊喜，捧缣于前，祈祝设拜，不敢却顾，疾驱而回。返辕相庆，以为幸免矣。独有仆夫疑其不直。曾未逾旬，复有掷书者，仆夫立擒之。启其缄札，蒲蜡昧墨如初。词曰："汝灾甚大，曩之寿帛，祸未塞。宜更以缣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列状始末，诉于官司。诘问具伏，遂置于法。

无赖

韩令珪（出《朝野佥载》）

周令史韩令珪耐羞耻，厚貌强梁，王公贵人皆呼次第，平生未面亦强干之。曾选，于陆元方下引铨。时舍人王勮夺情，与陆同厅而坐。珪佯惊曰："未见王五。"勮便降阶。令珪嘬眉蹙刺，相慰而去。陆与王有旧，问勮是谁，莫之识也。后吓人事败，于朝堂决杖，遥呼河内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识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

王使君（出《南楚新闻》）

王凝侍郎按察长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将赴所任，抵于湘川，谒凝。凝召预宴于宾佐。王启凝云："某是侍郎诸从子侄，合受拜。"凝遽问云："既是吾族，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谓左右曰："促召郎君来。"逡巡，其子至。凝诘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顿，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曰："昨罢职北海盐院，旋有此授。"凝闻之不悦。既退，凝复召其子谓曰："适来王君资历颇杂，的非吾枝叶也。"遽征属籍，寻其派，乃有通郎，已于某年某日物化矣。凝睹之怒。翌日，厅内备馔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壮士挟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语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误受君之拜，今谨奉还。"遂拜之如其数讫。二壮士退，乃命坐与餐。复谓之

曰：“当今清平之代，此后不可更乱入人家。”在庭史卒悉笑。王君惭赧，饮食为之不下，斯须，踧踖而出。

李秀才（出《因话录》）

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子弟见之，览所投诗，咸播昔应举时所行卷也。既退，呈于播，播亦惊疑。明日，遣其子邀李生从容，诘之，李生色已变，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旧制，请秀才勿妄言。”遽曰：“某诚诳耳。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殊不知是贤尊郎中佳制，下情不胜恐悚。”子复闻于播。笑曰：“此无能之辈，实可哀也。”令子延食书斋。数日后，辞他适，遗之缣缯。是日，播方引见。李生拜谢前事讫，又云：“某执郎中盛卷，游于江淮间，已二十载矣。今欲希见惠，可乎？所贵光扬旅寓。”【眉批】亦是妙人。播曰：“此乃某昔岁未成事所怀之者。今日老为郡牧，无用处，便奉献可矣。”亦无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拟何之？”生云：“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播曰：“贤表丈任何官？”曰：“见为荆南节度使。”播曰：“名何也？”对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错也。荆门卢尚书是某亲表丈。”生惭悸失次，乃复进曰：“诚若郎中之言，则并荆南表丈，一时曲取。”于是再拜走出。播叹曰：“世上有如此人！”

姓严人（出《因话录》）

唐京兆尹庞严及第后，从事寿春。有江淮举人姓严者，阅登科记误

本，倒书庞严姓名。遂赁舟丐食，就谒，投刺称从侄。庞之族人希少，览刺极喜，延纳殷勤，款曲同食。语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事。庞方讶之，因问："郎君何姓？"曰："某姓严。"庞大笑曰："君误矣严自名严，预君何事？"挥之令去。

霍献可（出《御史台记》）

唐霍献可，贵乡人也。有文学，好诙谐，累迁至侍御史左司员外。则天法峻，多不自保，竞希旨以为忠。献可头触玉阶，请杀狄仁杰、裴行本。裴即献可堂舅也。既损额，以绿帛裹于巾下，常令露出，冀则天以为忠。时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则天朝诬告其舅，加游击将军。母见其著绯衫，以面覆床，涕泣不胜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宋之愁（出《朝野佥载》）

唐洛阳丞宋之愁，初谄附张易之兄弟。易之败，出为兖州司仓，惧罪亡归。与驸马王同皎善，匿之于小房。同皎，慷慨士也。忿逆韦与武三思乱国，言之每至切齿。之愁于帘下窃听，遣侄昙上书告之，以希韦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诛同皎之党。兄弟并授五品官，之愁为光禄丞，之问为鸿胪丞，昙为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谓曰："之问等绯衫，王同皎血染也。"逆韦诛后，俱长流岭南。

乐从训（出《北梦琐言》）

王铎落都统，除滑州节度，寻罢镇。以河北安静，将避地浮阳，与其幕客从行，皆朝中士子。及过魏，乐彦祯礼之甚至。铎之行李甚侈，从客侍姬，有辇下升平之故态。彦祯有子曰从训，素无赖，爱其车马姬妾，谋于父之幕客李山甫。李以咸通中数举不第，私愤中朝贵达，因劝从训图之。伺铎至甘陵，以轻骑数百，尽掠其橐装姬仆而还，宾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贝州报，某日杀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诞也如此。彦祯父子寻为乱军所杀。

彭先觉 张德（并《朝野佥载》）

周御史彭先觉无面目。如意年中，断屠极急，先觉知巡事，定鼎门草车翻，得两羖羊。门家告御史，先觉进状，奏合宫尉刘缅专当屠，不觉察，决一顿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缅惶恐，缝新待罪。明日，则天批曰："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缅，不须。其肉乞缅吃却。"举朝称快。先觉于是乎惭。

同时左拾遗张德妻诞一男，私宰一口羊。命诸遗补，杜肃潜囊一馁肉，进状告之。至明日，则天谓张德曰："郎妻诞一男，大欢喜。"德拜谢。则天曰："然则何处得肉？"德叩头称死罪。则天曰："朕断屠，吉凶不在例。命客，亦须择交，无赖之人，不须共聚。"出肃状以示之。【眉批】快事！肃流汗浃背，举朝唾其面。

【总评】观此二事，威福不测。全不听小人搬嘴，所以一女子革命

而天下宴然也。

士子吞舍利（出《尚书故事》）

洛中有僧，得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玻璃器中。昼夜香火，檀越之礼，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一观。僧出瓶授与，遽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钱，当服药出之。"僧喜甚，遂赠二百缗。乃服巴豆泻下，僧取濯而收之。

张干等（出《酉阳杂俎》）

上都市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京兆尹薛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而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干，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死不怕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工札胸腹为山池亭院，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又贼赵武建，札一百六处番印盘鹊等，右膊刺言："野鸡滩头宿，朝朝被鹘捎。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札七十一处，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贫，千金不惜结交亲。及至栖惶觅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眉批】此所谓镂臂诗也，今讹传为俚鄙耳。右膊上札一瓠芦，上出人首，如傀儡戏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胡芦精也。

蜀赵高 韦少卿（并出《酉阳杂俎》）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尝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转为坊市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厅前，索新棒，比杖家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死。经旬日，袒而历门，乞修理破功德钱。

蜀小将韦少卿，少嗜札青。其权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札一树，树杪鸟集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也。"

荆州札者（出《酉阳杂俎》）

荆州街子葛清，勇，自颈已下，遍札白居易诗。段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花中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黄夹缬窠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窠，文绝细。凡札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

贞元中，荆州市中有鬻札者，制为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蟾蝎鸟兽，随人所欲，印之，刷以石墨，疮愈后，细如画。

韩伸（出《王氏见闻》）

渠州人韩伸善饮博，长于灼龟。游谒王侯之门，常怀一龟壳。隔宿

先灼，卜来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云某方位去吉，即注。取人钱如征债。多于花柳间落魄。其妻怒甚，时复自来，驱趁同归。尝游谒东川，经年不归。忽一日，聚其博徒，挈饮妓将致幽会。其妻又自家领女仆一两人潜至，匿邻舍，俟其夜会筵合，遂持棒伺于暗处。伸不知，方唱池水清，声未绝，脑后一棒，打落幞头，扑灭灯烛。伸即窜伏。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挞一顿，不胜其苦。复遣二青衣，把髻子牵行，一步一棒，且决且骂。无何，牵至烛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潜于饭床之下。蜀人大以为笑，因呼韩为“池水清”。

太平广记钞卷四十

妖妄部

妖妄

蔡诞（出《抱朴子》）

蔡诞好道，废家业，昼夜诵《黄庭》《太清》《中经》。忽弃家，言我仙道成矣。因走入深山，卖薪以易衣。三年，不堪苦而还，黑瘦骨立，欺家云：“吾但为地仙，位卑，为老君牧数十龙。有一斑龙五色，吾与仙人博戏，输此龙，为此见谪。送吾付昆仑下，芸锄芝草三四顷，皆生细石中，多莽秽，甚苦。当十年，乃得原。会偓佺、子乔来案行，吾首诉之，并为吾作力，得免也。”

须曼卿（出《抱朴子》）

蒲坂有须曼卿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来迎我，乘龙升天。龙行甚疾，头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过紫府，金床玉几，晃昱昱，真贵处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饮我，辄不饥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谒拜失仪，见斥来还。令更自修责，乃可更往。”河东因号

曼卿为“斥仙”。

姜抚先生（出《辨疑志》）

唐姜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常着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数百岁，有长年之药，度世之术。事玄宗皇帝，别承恩泽。于诸州采药及修功德，州县牧宰，趋望风尘。学道者乞容立门庭，不能得也。有荆岩者，于太学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山，自称山人，颇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尝谒抚，抚简踞不为之动。荆岩因进而问曰：“先生年几何？”抚曰：“公非信士，何暇问年几？”岩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抚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绝近，先生亦非长年之人。不审先生梁朝出仕，为复隐居？”抚曰：吾为西梁州节度。”岩叱之曰：“何得诳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处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何处得节度使？”抚惭恨，数日而卒。

长安道士（出《玉堂闲话》）

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阍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频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髯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騃，不肯服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

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

薛怀义（出《朝野佥载》）

证圣元年，薛师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正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乱彩为宫殿台阁，屈竹为胎，张施为桢盖。又为大像金刚，并坑中引上，诈称从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头高二百尺，诳言薛师膝上血作之，【眉批】何异儿戏。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入明堂，飞焰冲天，洛城光如昼日。其堂仍作未半，已高七十余尺。又延烧金银库，铁汁流液，平地尺余。人不知错入者，便即焦烂。其堂煨烬，尺木无遗。至晓，乃更设会，暴风欻起，裂血像为数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百官倾库物以赎之。其夜欻电霹雳，风雨晦暝，寺浮图佛殿一时荡尽。非理之事，岂如来本意哉！

宋子贤（出《广古今五行记》）

隋大业九年，唐县人宋子贤善幻术。每夜楼上有光，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佛出世。又悬镜于堂中，壁上尽为兽形。有人来礼谒者，转其镜，遣观来生像。或作蛇兽形，子贤辄告之，当更礼念，乃转人形示之。【眉批】白莲教惑人，大率如此。远近惑信，聚数千百人，遂潜作乱。事泄，官捕之。夜至，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其将

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及进，果无火，遂擒斩之。【眉批】邪不胜正，可以为法。

刘龙子 白铁余（并《朝野佥载》）

唐高宗时，有刘龙子妖言惑众。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绕系之。每聚众，出龙头，言圣龙吐水，饮之百病皆差。遂转羊肠，水于龙口中出，与人饮之，皆罔云病愈，施舍无数。遂起逆谋，事发逃窜，捕访擒获，斩之于市，并其党十余人。

白铁余者，延州嵇胡也，左道惑众。先于深山中埋一铜佛像柏树之下，经数年，草生其上，绐乡人曰：“吾昨夜山下过，见有佛光。”于是卜日设斋，以出圣佛。及期，集数百人，命于非所藏处斲，不得，则诡曰：“诸人不至诚布施，佛不可见。”是日，男女争施舍百余万。即于埋处斲之，得其铜像。乡人以为圣人，远近相传，莫不欲见。宣言曰：“见圣佛者，百病即愈。”数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绀紫红绯黄绫为袋数十重盛佛像，人来观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获千万，乃见其像。【眉批】此等事有司不可不留心。如此矫伪一二年，乡人归伏，遂作乱，自称光王，署官属，设长吏，为患数年。将军程务挺讨斩之。

侯元（出《三水小牍》）

侯元者，上党郡铜鞮县山村之樵夫也。家贫，鬻薪自给。唐乾符中，于山中伐薪劳苦，回憩谷口，对巨石而太息。声未绝，石砉然豁开

若洞，中有一老叟，羽服乌帽，曳杖而出。元惊愕下拜。叟曰：“我神君也。”引元入洞。洞中别一世界。约行数里，至一院，与之饮食，皆珍异。食毕，叟退。少顷，二童揖元诣便室，具汤沐，进新衣一袭。冠带竟，导至小亭上。叟出，设净席，令元跪席上，授以秘诀数万言，皆变化隐显之术。元素蠢戇，至是一听不忘。叟诫曰：“汝有少福，合于至法进身；然面有败气未除，切宜谨密。若图谋不轨，祸必丧生。如欲谒吾，但至心扣石，当有应者。”元因拜谢而出。既出洞，泯然如故。视其樵苏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失元已数旬，惊喜重生。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讶其服装华洁，神气激扬。元不能隐，乃稍言之。遂入净室中演习，朞月而术成。能变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为步骑甲兵。于是悉收乡里少年勇悍者为将卒，出入陈旌旂幢盖，鸣鼓吹，仪比列国焉。自称曰“贤圣”，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号。每朔望，必盛饰往谒神君。神必戒以无称兵。后聚众益多，县邑恐其变，乃列上。上党帅高公寻命都将以旅讨焉。元驰谒神君请命。神君曰：“但偃旗卧鼓以应之。彼见兵威若是，必不敢攻。慎勿轻接战也。”元诺而心不然。既归，令其党戒严。是夜潞兵去元所据险三十里，见步骑戈甲蔽山泽，甚难之。天明，方阵以前。元恃其术，领千余人直突之，先胜后败，被擒至上党，絷之府狱，严兵围守。旦视枷穿中，唯灯台耳，失元所在。夜分，已达铜鞮，径诣神君谢罪。君怒曰：“庸奴终违我教。今日虽幸免，斧锧亦行将及矣，非吾徒也。”不顾而入。郁悒趋出。后复谒神君，虔心扣石，石不为开矣。术既渐歇，遂为并骑所围，斩之于阵。

功德山（出《王氏见闻》）

巢寇将乱中原，汴中功德山有妖僧，远近桑门皆归之。能于纸上画神鬼，放入人家，令作祸祟，幻惑居人，通宵继昼，不能安寝，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赠金作法，则患立除。又画作甲兵，夜夜于街坊嘶鸣，腾践城郭，天明即无所见。又多画犬，焚祝之，夜则鸣吠，相咬啮于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赠之，即悄无影响。人既异其术，趋者愈众。又滑州一僧，亦善妖术，与功德山无异，公私颇患之。时中书令王铎镇滑台，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灾，宜善禳之。"遂自公衙至于诸营军，开启道场，延僧数千人。僧数不足，遂牒汴州，请功德山一行徒众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钹迎至衙。赴道场之夕，分选近上名德，入于公衙，其余并令散赴诸营礼忏。洎入营，悉键门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数千人。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酋长。讯之，并是巢贼之党，将欲自二州相应而起。咸命诛之。

【总评】何必巢党？即非巢党，不能自为巢耶？上官于此等处，全无预防之思，可虑也。

韩攸（出《酉阳杂俎》）

韩攸在桂州，妖贼封盈，能为数里雾。先是尝行野外，见黄蝶数十，因逐之，至大树下而灭。掘得石函，素书大如臂，遂成左道。归之如市，乃声言某日收桂州。有紫气者，我必胜。至斯，果有紫气如匹帛，亘于州城上。白气直冲之，紫气遂散。忽大雾，至午稍霁。州宅诸树，滴下铜佛，大如麦，不知其数。是年韩卒。【眉批】疑是咎征。

胡僧（出《国朝杂记》）

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死人，能生人。太宗令于飞骑中取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犯正。若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咒奕，奕对之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所击，便不复苏矣。

陈仆射（出《北梦琐言》）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拒而不与。迨后崔公移镇西川，陈敬瑄与杨师立、牛勖、罗元杲，以打球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度，以代崔公，中外惊骇，不知何由。【眉批】未有节帅可以打球赌者。青城县妖人作弥勒会，窥此声势，伪作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幸蜀，先以陈公走马赴任。”乃树一魁妖，共翼佐之。军府未谕，亦差迎候。至近驿，有指挥索白马四匹。察事者觉其非常，乃羁縻之。未及旋踵，真陈仆射速辔而至。其妖人等悉就擒，俾隐而诛之。【眉批】不测之尝，妖已在朝廷矣，何怪乎青城！

刘元回（出《集异记》）

刘元回者，狡妄人也。自言能炼水银作黄金。又巧以鬼道惑众，以

是致富。李师古镇平卢，招延四方之士，虽一艺亦厚给之。元回遂以此术干师古。师古异之，面试其能，或十铢五铢，皆立成焉，盖先以金屑置汞中也。师古曰："此诚至宝，宜何用？"元回贵成其奸，不虞后害，乃曰："杂之他药，徐烧三年，可以飞仙；为食器，可以避毒；以为玩用，可以辟邪。"师古大神之，因曰："子且为我化十斤，将备我所食之器。"元回本炫此术，规师古钱帛，逡巡则谋遁去，为师古縻之，专令烧金。元回无从而致，因以诡道说曰："公绍续一方，三十余载，虽戎马仓廪，天下莫俦；然欲遣四方仰归威德，须假神祇之力。"师古甚悦，因而询之。元回则曰："泰岳天齐王，玄宗东封，因以沉香刻制其像，所以玄宗享国永年。公能以他宝易其像，则受福与开元等矣。"师古狂悖，甚然之。元回乃曰："全躯而致，或恐卒不能办；且以黄金十五斤，铸换其首，固当获祐矣。"师古曰："君便先为烧之，速成其事。"元回大笑曰："天齐虽曰贵神，乃鬼类耳。若以吾金为其首，岂冥鬼敢依至灵之物哉！但以山泽纯金易之，则可矣。"师古尤异之，则以藏金二十斤，恣元回所为，仍命元回就岳庙而易焉。元回乃以铅锡杂类，熔其外而置之；怀其真金以归，为师古作饮食器皿，靡不办集矣。师古深加礼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资奉甚厚。明年，师古方宴僚属将吏，忽有庖人自厨径诣师古，于众会之中，因举身丈余，蹈空而立，大诟曰："我五岳之神，是何贼盗，残我仪质？我上诉于帝，涉岁方归。及归，我之甲兵军马、帑藏财物，皆为黄石公所掠去。"【眉批】神仙亦作贼耶？幻妄甚矣!则又极骂，复耸身数丈，良久履地。师古令曳去，庖人无复知觉，但若沉醉者数日。师古则令画作戎车战士，戈甲旌旗，及纸钱绫帛数十车，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回之奸。方将理之，而师古暴疡。不数日，脑溃而卒。其弟师道领事，即令判官李文会、虞早等按之。元回辞穷，戮之于市。

吕用之 诸葛殷等（出《妖乱志》）

吕用之，鄱阳安仁里细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货茗广陵，多与富商大贾游。用之年十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诸贾，皆得欢心。居数岁，璜卒家。乾符初，群盗攻剽州里，遂他适。用之既孤且贫，其舅徐鲁仁周给之，岁余，通于鲁仁室，为鲁仁所逐。因事九华山道士牛弘徽，传其驱役考召之术。既弘徽死，用之复客于广陵。遂縠巾布褐，用符药以易衣食。岁余，丞相刘公节制淮左。有蛊道置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惧，遂南渡。高骈镇京口，召至方伎之士，求轻举不死之道。用之以其术通于客次，逾月不召。诣渤海亲人俞公楚，公楚奇之，俾为儒服，目之日江西吕巡官，因间荐于渤海。及召试，公楚与左右附会其术，得验。【眉批】凡邪术之验，多因附会而成，不可不察。寻署观察推官，仍为制其名，因字之曰无可，言无可无不可。自是出入无禁，初专方药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镇，用之固请戎服，遂署右职。用之素负贩，久客广陵，公私利病，无不详熟。鼎灶之暇，妄陈时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渐加委仗。旧将梁缵、陈拱、冯绶、董仅，日以疏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树置私党，伺动息。有不可去者，则厚以金宝悦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见利忘义。上下相蒙，大逞妖妄。【眉批】市井人必不可置左右。虽然，衣冠市人，吾何以别之？仙书神符，无日无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贿赂公行，条章日紊，烦刑重赋，率意而为。道路怨嗟，各怀乱计。用之惧有窃发之变，因请置巡察使，采听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受御史大夫，充诸军都巡察使。于是召募府县先负罪停废胥吏、阴狡兔猾者，得百许人，厚其官佣，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隐语，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异己者，纵谨静端默，亦不免其祸，破灭者数百家。将校之中，累足屏气焉。【眉批】为政之道，在于安民。信哉！

高骈嬖吏诸葛殷，妖人吕用之之党也。初自鄱阳，将诣广陵。用之先谓骈曰："玉皇以令公久为人臣，机务稍旷，获谴于时君。辄遣左右一尊神为令公道中羽翼，不久当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间优职縻之。"明日，殷果来。遂巾褐见骈于碧筠亭。妖形鬼态，辨诈蜂起。谓可以坐召神仙，立变寒暑，骈莫测也。神灵遇之，谓之诸葛将军。每从容酒席间，听其鬼怪之说，则尽日忘倦。自是累迁盐铁剧职，聚财数十万缗。其凶邪阴妖，视用之蔑如也。有大贾周师儒者，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殷欲之，而师儒拒焉。一日，殷谓骈曰："府城之内，当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骈曰："为之奈何？"殷曰："当就其下建斋坛，请灵官镇之。"殷即指师儒之第为处。骈命军候驱出其家。是日雨雪骤降，泥淖方盛，执事者鞭挞迫蹙。师儒携挈老幼，匍匐道路。观者莫不愕然。殷迁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风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痒，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骈性严洁，甥侄辈皆不得侍坐。唯与殷款曲，未尝不废寝忘食。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风疽忽发，即恣意搔扪，指爪之间，脓血沾染。骈与之饮啖，曾无难色。左右或以为言，骈曰："神仙多以此试人，汝辈莫介意也。"【眉批】心迷了。骈前有一犬子，每闻殷腥秽之气，则来近之。骈怪其驯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罗宫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复相识。"【眉批】妙！其虚诞率多如此。殷性躁虐，知扬州院来两月，官吏数百人，鞭背殆半。光启二年，伪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窜至湾头，为逻者所擒，腰下获黄金数斤，通天犀带两条。既缚入城，百姓聚观，交唾其面。焘撮其鬓发，顷刻都尽。【眉批】好仙人。狱具，刑于下马桥南。杖至百余，绞而未绝。会师铎母自子城归家，经过法所，遂扶起避之，复苏于桥下。执朴者寻以巨木踣之。驺殿过，决罚如初。始殷之遇也，骄暴之名，寻布于远近。其族人竞以谦损戒殷。殷曰："男子患不得志，既得之，须富贵自处。人生宁有两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弃尸道左，为仇人剜其目，断其舌。

儿童辈以瓦砾投之，须臾成峰。【眉批】口不可夸尽，天故酷其死，以戒后人。

高骈末年，惑于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党，恣为不法。其后亦虑漏泄，因谓骈曰："高真上圣，要降非难。所患者，学道之人，真气稍亏，灵咒遂绝。"骈闻，以为信然。乃谢绝人事，屏弃妾媵。宾客将吏，无复见之。【眉批】此即赵高诱二世深居闻声之说。小人窃权，千古一术，愚者自堕其中。有不得已事，则遣人先浴斋戒，诣紫极宫道士祓除不祥，谓之解秽，然后见之。拜起才终，已复引出。自此内外拥隔，纪纲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无人。岁月既深，根蒂遂遂固。用之自谓磻溪真君，张守一是赤松子，诸葛殷称将军。有一萧胜者，谓之秦穆公驸马。皆云上帝遣来，为令公道侣。其鄙诞不经，率皆如此。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楼居，请于公廨邸北，跨河为迎仙楼。其斤斧之声，昼夜不绝。费数万缗，半岁方就。自成至败，竟不一游。扃鐍俨然，以至灰烬。是冬，又起延和阁于大厅之西，凡七间，高八丈，皆饰以珠玉，绮窗绣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异宝，以祈王母之降。及师铎乱，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莲之上，见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阁上干云，小语犹疑太乙闻。烧尽名香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此近诗妖也。用之公然云，与上仙来往。每对骈，或叱咄风雨，顾揖空中，谓见群仙来往过于外。骈随而拜之。用之指画纷纭，略无愧色。左右稍有异论，则死不旋踵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灵佑，遣使就某借兵马，并李筌所撰《太白阴经》。"骈遽下两县，率百姓苇席数千领，画作甲兵之状，遣用之于庙烧之。又以五彩笺写《太白阴经》十道，置于庙座之侧。又于夫人帐中塑一绿衣年少，谓之韦郎。庙成，有人于西庑栋上题诗曰："四海干戈尚未宁，谩劳淮海写仪刑。九天玄女犹无信，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好云侵髻绿，两行嵬岫拂眉清。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夸《太白经》。"好事者竞

相传诵。是岁，诏于广陵立骈生祠，并刻石颂。差州人采碑石于宣城。及至杨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牵至州南，凿垣架濠，移入城内。及明，栅缉如故。因令杨子县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悬购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骈大惊，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书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两都出兵仗鼓乐，迎入碧筠亭。至三桥拥闹之处，故埋石以碍之，伪云："人牛拽不动。"骈乃朱箓数字，贴于碑上。须臾去石乃行。观者互相谓曰："碑动也。"识者恶之。明日，杨子有一村妪，诣知府判官陈牒，云："夜来里胥借耕牛牵碑，误损其足。"远近闻之，莫不绝倒。骈常与丞相郑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适得上仙书，宰执之间，有阴图令公者。使一侠士来，夜当至。"骈惊悸问计，用之曰："张先生少年时，尝学斯术于钑深井里聂夫人，近日不知更为之否？若有，但请此人当之，无不蓄粉。"【眉批】亏他请得客着。骈立召守一语之。对曰："老夫久不为此戏，手足生疏。然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妇人衣，匿于别室。守一寝于骈卧内。至夜分，掷一铜铁于阶砌之上，铿然有声。遂出皮囊中彘血，洒于庭户檐宇间，如格斗之状。明日，骈泣谢守一曰："蒙先生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辇金玉，及通天犀带，以酬其劳。江阳县尉薛，失其名，亦用之党也。忽一日告骈曰："夜来因巡警，至后土夫人庙前，见无限阴兵，其中一人云：'为我告高王，夫人使我将兵数百万于此界游奕，无虑他寇之侵轶也。'言毕而没。"群妖闻之，大悦，竟以金帛遗之。未久，奏薛六合县令。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长三尺五寸。时又久雨初霁，夜印于后土庙殿后柏林中，及江阳县前，其迹如较力之状。明日，用之谓骈曰："夜来有神人斗于夫人庙前。用之夜遣阴兵逐之，已过江矣。不尔，广陵几为洪涛。"骈骇然，遂以黄金二十斤饷用之。后骈有所爱马曰大乌死。圉人惧得罪，求救于用之。用之乃又见骈曰："隋将陈杲仁，用之有事，命至淮东。杲仁诉以无马，令公大乌且望一借。"顷刻，厩吏报云："大乌黑汗发。"骈徐应之曰："吾已借

大司徒矣。”俄而告毙。初萧胜纳财于用之，求知盐城监。骅以当任者有绩，与夺之间，颇有难色。用之曰：“用胜为盐城者，不为胜也。昨得上仙书云：‘一宝剑在盐城井中，须用灵官取之。’以胜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眉批】变幻不穷，识得破兵，一个套子。骅俯仰许之。胜至监数月，遂匣一铜匕首献于骅。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骅甚异之，遂饰以宝玉，常置座隅。时广陵久雨，用之谓骅曰：“此地当有火灾，郭邑之间，悉合灰烬。近日遣金山下毒龙，以少雨濡之，自此虽无大段烧爇，亦未免小小惊动也。”于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纵火，【夹批】恶甚！荒祠壤宇，无复存者。骅常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无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扳状，隐起龙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云先生。”用之潜使左右安置道院香几上。骅见之，不胜惊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计其鸾鹤，不久当降。某等此际，谪限已满，便应得陪幢节，同归真境也。他日瑶池席上，亦是人间一故事。”言毕，欢笑不已。遂相与登延和阁，命酒淆，极欢而罢。后于道院庭中，刻木为鹤，大如小驷。鞴辔中设机捩，人或逼之，奋然飞动。骅常羽服夸之。仰视空阔，有飘然之思矣。自是严斋醮，飞炼金丹，费耗资财，动逾万计。日居月诸，竟无其验。

高骅尝诲诸子曰：“汝曹善自为谋，吾必不学俗物，死入四片板中，以累于汝矣。”及遭毕师铎之难，与诸甥侄同坎而瘞焉，唯骅以旧毡包之，果符所言。后吕用之伏诛，有军人发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桐人一枚，长三尺许，身披桎，口贯长钉，背上疏骅乡贯甲子官品姓名，为厌胜之事，以是骅每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

【总评】按渤海公初镇蜀日，大慈寺僧申报佛光见。燕公判

曰：“付马步使捉佛光。”所司密察之，诱其童子，具云僧辈以镜承隙日中影闪于佛上。由此乖露，因而罪之。又预策资中郡开元佛寺十年后当有秃丁之乱，乃笞逐众僧以厌之，何其神也？而受欺群小如小儿然，岂知困于髦及耶？抑厌胜有灵乎？说者谓罗隐尝不礼于骈，撰《广陵妖乱志》，未必实录，然亦必非乌有先生比也。

骆宾王（出《朝野佥载》）

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妓女、骏马，亦不语。乃将古忠臣烈士图共睹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谶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火绯衣”之事白之，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与敬业等书，唯有青鹅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则天曰：“青者，十二月；鹅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眉批】则天大聪明。

董昌（出《会稽录》）

董昌未僭前，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闻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曰上

生。”昌得之，大喜。乃赠老人百缣，仍免其征赋。先遣道士朱思远立坛场，候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于雨中。”有碧纸朱文，其文又不可识。思远言天命命于董氏。又有王守真者，俗谓之“王百艺”，极机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官属。及设兵卫，状若鬼神。妖伪之际，悉由百艺幻惑所致。昌每言：“兔子上金床谶我也。我卯生，来年岁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是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乾宁二年二月二日，率军俗数万人，僭衮冕仪卫，登子城门楼，赦境内，改伪号“罗平国”，年号“天册”，自称圣人。及令官属将校等，皆呼圣人万岁。致词毕，复欲舞蹈。昌乃连声止之：“卿道得许多言语，压得朕头疼也。”缘土人所制天冠稍重，故有此言。时人闻之，皆大笑。

巫

师舒礼（出《幽明录》）

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俗常谓巫师为道人，所过冥司福舍前，土地神问门吏：“此云何所？”门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礼即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千百间屋，皆悬帘置榻，男女异处。有念诵者，呗唱者，自然饮食，快乐不可言。礼名已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见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礼。礼怖走出，神已在门外，遂执礼送太山。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

间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杀生，其罪应重。”付吏牵去。礼见一物，牛头人身，持铁叉，捉礼投铁床上，身体燋烂，求死不得。经累宿，备极冤楚。府君问主者，知礼寿未尽，命放归，仍诫曰：“勿复杀生淫祀。”礼既活，不复作巫师。

狄惟谦（出《剧谈录》）

唐会昌中，北都晋阳令狄惟谦，仁杰之后，守官清恪，不畏强御。属邑境亢阳，自春徂夏，祷于晋祠，略无其应。时有郭天师，暨并州女巫，少攻符术，多行厌胜。监军使携至京国，因缘中贵，出入宫掖，遂赐天师号。旋归本土，佥曰：“若得天师一至晋祠，则不足忧矣。”惟谦请于天师。初甚难之，既而主师遂亲往迓焉，巫者唯唯。乃具车舆，列幡盖，惟谦躬为控马。既至祠所，盛设供帐，磬折庭中。翌日，语惟谦曰：“我为尔飞符上界请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诚，三日雨当足矣。”繇是四郊士庶云集。期满无征，又曰：“灾沴所兴，良由县令无德。我为尔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眉批】大言欺人。惟谦引罪，奉之愈谨，竟无其效。乃骤欲入州。复拜留曰：“天师已为万姓来，更乞至心祈请。”郭勃然詈曰：“庸琐官人，不知天道。天时未肯下雨，留我奚为？”乃谢曰：“非敢更烦天师，俟明相饯耳。”于是宿戒左右：“我为巫者所辱，岂可复为官耶？诘旦有所指挥，汝等咸须相禀。是非好恶，予自当之。”迨晓，时门未开，郭已严饰归骑。而狄酒浒供设，一无所施。郭乃坐堂中，大恣诃责。惟谦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此日，焉敢言归！”叱左右，于神前鞭背二十，投于漂水。【夹批】快哉！【眉批】大有手段人。祠后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设席焚香，从吏悉皆放还，簪笏立其上。于是阖城骇愕，云邑长杖杀天师，

驰走纷纭，观者如堵。时沙石流烁，忽起片云，大如车盖，先覆惟谦立所，四郊云物会之。雷震数声，甘雨大澍，原野无不滂流。士庶数千，自山拥惟谦而下。【眉批】不雨则惟谦必获罪矣。天殆为良吏解围也。州将以杀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诚感应，深加叹异，表列其事。诏书褒异，赐钱五十万。

何婆 来婆（俱《朝野佥载》）

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张鸾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人郭司法质焉。其家士女填门，饷遗满道，颜色充悦，心气殊高。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何婆乃调弦柱，和声气曰："箇丈夫富贵。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错，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更后年减四品，忽更得五六年总没品。"郭大骂而起。

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张鸑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细绫，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

阿马婆（出《开天传信记》）

玄宗东封，次华阴，见岳神数里迎谒。帝问左右，左右莫见。遂召诸巫，问神安在？独老巫阿马婆奏云：“在路左，朱鬓紫衣，迎候陛下。”帝顾笑之。仍敕阿马婆，敕神先归。帝至庙，见神橐鞬，俯伏殿庭东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马婆问之，对如帝所见。帝加礼敬，命阿马婆致意而旋。寻诏先诸岳封为金天王。帝自书制碑文，以宠异之。其碑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阴刻扈从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壮丽，镌琢精巧，无比伦。

【总评】山神之博也，嵩之呼也，大人之迹也，鸱尾之天书也，皆人主自神其说，以炫当时，而欺后世耳。玄宗既侈志东封，必取一奇事以为灵验，于是诡云岳神迎谒，庙神俯伏柏下，而群臣莫有见者，则又恐其不信，于是以老巫为征。老巫阿帝之意，谁敢以为不然乎？帝方喜老巫之能实我言，而足以取信于臣民，则任老巫之诡说，而不敢相左者，亦必然之势也。不如是，而金天之封、碑文之制，无名也。甚矣，帝之愚人而自愚也。然则齐桓公之见委蛇俞儿也，仲父亦诡说。与仲父博物者也，见怪焉而引之至霸，仲父之权教也。

韦覬（出《云溪友议》）

唐太仆卿韦覬欲求夏州节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诣韦曰：“某善祷祝星辰，凡求官职者，必能应之。”韦不知其诳诈，令择日，夜深，于中庭备酒果香灯等。巫者乘醉而至，请韦自书官阶一道，虔启于醮席。既得手书官衔，仰天大叫曰：“韦覬有异志，令我祭天。”韦合族拜曰：“乞山人无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财物，尽与之。时崔

偪充京尹，有府囚叛狱，谓巫者是其一辈。【夹批】天使之也。里胥诘其衣装忽异，巫情窘，乃云：“太仆卿韦覬，曾令我祭天。我欲陈告，而以家财求我，非窃盗也。”既当申奏。宣宗皇帝召覬至殿前，获明冤状。复召宰臣谕曰：“韦覬城南上族，轩盖承家。昨为求官，遂招诬谤，无令酷吏加之罪僭。”【眉批】圣明天子。其师巫便付京兆处死。韦贬潘州司马。

李恒（出《辨疑志》）

陈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为验。陈留县尉陈增妻张氏，召李恒。恒索于大盆中置水，以白纸一张，沉于水中，使增妻视之。增妻正见纸上有一妇人，被鬼把头髻拽；又一鬼后把棒驱之。增妻皇惧涕泗，取钱十千，并沿身衣服与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恒，还以大盆盛水，沉一张纸，使恒观之。正见纸上有十鬼拽头，把棒驱之。题名云：“此李恒也。”【眉批】妙绝！恒惭走，遂却还昨得钱十千，及衣服物，便潜窜出境。众异而问，增曰：“但以白矾画纸上，沉水中，与水同色而白矾干。”验之亦然。

厌咒法（出《酉阳杂俎》）

厌盗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笼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筑之令坚固，杂五行书曰：“亭部地上土涂灶，水火盗贼不经。”涂屋四角，鼠不食蚕；涂仓廪，鼠不食稻；以塞堨，百鼠种绝。

唐雍益坚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以恐怖恶梦。咒曰‘婆珊婆演底’。”

唐宋居士说：“掷骰子咒云：‘伊帝弥帝，弥揭罗帝。’念满十万遍，彩随呼而成。”

太平广记钞卷四十一

算术部 卜筮部

算术

郑玄（出《异苑》）

汉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常算浑天不合，问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免。【眉批】马融附梁冀害李固，则此事亦莫须有。

【总评】按本传：玄生九岁，能下算乘除。尝随母还家，腊日宴会，同辈皆美服盛饰，语言通了；玄独漠然，状如不及。母私督之。乃曰："此非玄所志也。"夫尼父之戏以俎豆，邓艾之戏以战阵，晦庵之戏以八卦，彼何尝待教而然哉！性有独近，是乃所谓生知耳。虽然，虎生三日而眈眈视，是乃性亦生知也。此学问之功，所以大也。

真玄兔 曹元理（并《西京杂记》）

汉安定皇甫嵩、真玄兔、曹元理，并善算术，皆成帝时人。真常自算其年寿七十三，于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书其屋壁以记之。二十四日晡时死。其妻曰：“见算时误下一算，欲以告之，虑别有旨，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冢上，孤榇之西四丈所，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时空槨，即以葬焉。

曹元理尝从真玄兔友人陈广汉。广汉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硕数，子为吾计之。”元理以食著十余转，曰：“东囷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门。后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穴，堪一升；东囷不差圭合。”元理后岁复遇广汉，广汉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击床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剥面皮矣。”广汉为之取酒，鹿脯数脔。元理复算曰：“甘蔗二十五区，应收一千五百二十六枚；蹲鸱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果蓏淆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资业之广，何供具之褊？”广汉惭曰：“有仓卒客，无仓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头，厨中荔枝一盘，皆可以为设。”广汉再拜谢罪，入取，尽日为欢。

李淳风（出《国史异纂》及《纪闻》）

唐太史李淳风校新历，太阳合朔，当蚀既，于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食，卿将何以自处？”曰：“如有不蚀，臣请死之。”及期，帝候于庭，谓淳风曰：“吾放汝与妻子别。”对曰：“尚早。”刻日指影于

壁，至此则蚀。如言而蚀，不差毫发。尝与张率同侍帝，有暴风自南至，李以为南五里当有哭者；张以为有音乐。左右驰马观之，则遇送葬者，有鼓吹。【眉批】赖送葬者打平火解纷。又尝奏曰：“北斗七星当化为人，明日至西市饮酒，宜令候取。”太宗从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罗门僧七人，入自金光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碗饮之，须臾酒尽，复添一石。使者登楼宣敕曰：“今请师等至宫。”胡僧相顾而笑曰：“必李淳风小儿言我也。”因谓曰：“待穷此酒，与子偕行。”饮毕下楼，使者先下，回顾已失胡僧。因奏闻，太宗异焉。初僧饮酒，未入其直；及收具，于坐下得钱二千。

【总评】按《广异记》：高祖敕封东岳，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问华山道士李播，为奏天帝。因遣仆射刘仁轨至华山，问播封禅事。播云：“待问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谒庭下，礼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禅，如何？”府君对曰：“合封。后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时仁轨在侧立，见府君屡顾之。播又呼回曰：“此是唐宰相，不识府君，无宜见怪。”既出，谓仁轨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录公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回处分耳。”仁轨惶汗久之。播曰：“处分了当，无苦也。”其后帝遂封禅。播，淳风之父也。则淳风之道术有所本矣。

马处谦（出《北梦琐言》）

扶风马处谦病瞽，其父俾学易，以求衣食。尝于安陆鬻筮，有一人谒筮，谓马生曰：“子未臻其妙。我有秘法，能从我学乎？”马生乃随

往。郡境有陶仙观，受星算之诀，凡一十七行。因请其爵里，乃云：“胡姓恬名。”诫之曰：“子有官禄，终至五十二岁。幸勿道我行止于王侯之门。”马生得诀，言事甚验。后随赵匡明至成都，王先主尝令杜光庭密问享寿几何？对曰：“主上受元阳之气，四斤八两。”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两，即七十二两也。马生官至中郎金紫，死时年五十二。

袁隐居（出《宣室志》）

贞元中，有袁隐居者，家于湘楚间，善阴阳占诀歌一百二十章。时故相国李公吉甫，自尚书郎谪官东南。一日，隐居来谒公。公久闻其名，即延与语。公命算己之禄仕。隐居曰：“公之禄真将相也，寿九十三。”李公曰：“吾之先未尝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隐居曰：“运算举数，乃九十三耳。”其后李公果相宪宗，节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时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数。

袁弘御（出《稽神录》）

后唐袁弘御为云中从事，尤精算术。同府令算庭下桐树叶数。即自起量树，去地七尺，围之，取围径之数布算。良久曰：“若干叶。”众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叶，复使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二叶矣。”节度使张敬达有二玉碗，弘御量其广深，算之曰：“此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已时当破。”敬达闻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即命贮大笼，籍以衣絮，锁之库中。至期，库屋梁折，正压其笼，二碗俱碎。

卜筮

赵达（出《洽闻记》）

吴太平二年，长沙大饥，人多死。孙权使赵达占云：“天地川泽相通，如人四体。鼻衄，灸脚而愈。今余干水口，沙暴起一洲，形如鳖，食彼郡风气，可祠而掘之。”权乃遣人祭以太牢，断其背，饥遂止。其水在饶州余干县也。

管辂（出《异苑》《搜神记》）

管辂洞晓术数。洛中一人失妻，辂令与担豕人斗于东阳门。豚逸入一舍，突坏其墙，其妇出焉。辂乡里范玄龙苦频失火，辂云：“有角巾诸生驾黑牛，从东来，必留之宿。”后果有此生来，玄龙因留之。生急求去，不听，遂宿。主人罢入，生惧图己，乃持刀门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惊斫之死。审视之，则狐也。自是不复有灾。又有人捕鹿，获之，为人所窃。诣辂为卦云：“东巷第三家，候无人时，发其屋头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时，自送还汝也。”其夜盗者父患头痛，亦来求占。辂令归之，病乃愈。

辂曾至郭恩家，忽有飞鸠来止梁上，鸣甚悲切。【眉批】颇似观梅数。辂云：“当有客从东来相探，携豕及酒，因有小故耳。”至晚，一如其言。恩令节酒慎燔。既而射鸡作食，箭发从篱间，误中数岁女子，流血惊怖。

安平太守王基，家数有怪。使管辂筮之，卦成，辂曰：“君之卦，当有一贱人生一男，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笔，大小共视，须臾便去。又鸟来入室，与燕斗，燕死鸟去。有此三卦。”王基大惊曰：“精义之致，乃至于此。幸为处其吉凶。”辂曰：“非有他祸，直以官舍久远，魑魅魍魉，共为妖耳。儿生入灶，宋无忌之为也。【眉批】宋无忌，火神。大蛇者，老书佐也。鸟与燕斗者，老铃下也。【眉批】木客鸟大如鹊，千百为群，飞集有度。其黄白色者居前，飞独高，俗呼为君长正。赤者为五伯正。黑者为铃下。又有功曹主簿。此云老铃下，想亦木客之属。夫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乱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久远之浮精，必能之定数也。今卦中不见其凶，故知假托之类，非咎妖之征。愿府君安神养道，勿恐于神奸。”后卒无他。

周宣（出《魏志》）

魏周宣，字孔和，善占梦。或有问宣者：“吾梦刍狗。”宣曰：“君当得美食。”未几，复云：“梦刍狗。”曰：“当堕车折脚。”寻而又云：“梦刍狗。”宣曰：“当有火灾。”后皆如所言。其人曰：“吾实不梦，聊试君耳。三占不同，皆验，何也？”宣曰：“意形于言，便占吉凶。且刍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初言梦之，当得美食也；祭祀既毕，则为所轹，当堕车伤折；车轹之后，必载以樵，故云失火。”【眉批】吉凶悔吝生乎动，此谓也。

隗炤（出《国史补遗》）

晋隗炤善易，临终谓妻子曰：“后虽大荒，勿卖宅。后五年，诏使龚负吾金，以吾所书板告之。”后如其言。妻赍板诣之，使者惘然，沉吟不悟，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负金，贤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书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瓷，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

柳林祖（出《洞林》）

有日者柳林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瘘，积年不差，渐困垂命。林祖遂占之，得颐之复，按卦曰：“应得姓石者治之，当获灸鼠而愈。”既而乡里有一贱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灸病者头上三处，觉佳。俄有一鼠，色黄秀，径前，唅唅然伏而不动。呼犬噬杀之，视鼠头上，有三灸处。病者自差。

夏侯藻（出《搜神记》）

夏侯藻母病困，将诣淳于智卜。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愕惧，遂驰诣智。智曰：“祸甚急！君速归，在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惧，啼哭勿休。然其祸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

王子贞（出《朝野佥载》）

贞观中，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问卜者王子贞，子贞为卜之，曰：“明年有从东来青衣者，三月一日来，疗必愈。”至时，侯见一人着青紬襦，遂邀为重设饮食。其人曰：“仆不解医，但解作犁耳，为主人作之。”乃持斧绕舍求犁辕，见桑曲枝临井上，遂斫下。其母两眼焕然见物。此曲枝叶盖井之所致也。

杜生（出《纪闻》）

唐先天中，许州杜生善卜筮。有亡奴者，造杜问之。生曰：“汝但寻驿路归。道逢驿使，有好鞭者，叩头乞之。彼若不与，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驿使，以杜生语告乞鞭。其使异之曰：“鞭吾不惜，然无以挞马。汝可道左折一枝见代，予与汝鞭。”遂往折之，乃见亡奴伏于树下，擒之。问其故，奴曰：“适循道走，遥见郎，故潜于斯。”复有亡奴者见杜生，生曰：“归取五百钱，于官道候之，见进鹞子使过，求买其一，必得奴。”如言候之。俄有鹞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异之，以副鹞子与焉。将至手，鹞忽飞集于灌莽。乃往取，奴果伏在其下，遂执之。

桓臣范（出《定命录》）

汝州刺史桓臣范自说，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饮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将拌米并火灶来。暨生以口御火灶，忽似神言。其时有东京缑氏庄，奴婢初到。桓问以庄上有事。暨生云：“此庄姓卢，不姓缑。”见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两贯钱”。见一婢，复云：“此婢即打头破血流”。桓问：“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东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须慎马厄。”及行至扬府，其奴果偷两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与夫相打，头破血流。至东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针，针讫，其肿转剧，连膝煞痛。遂请告，经一百日停官。其针人乃姓马。至缑氏庄，卖与卢从愿，方知诸事无不应者。

车三（出《定命录》）

车三者，华阴人，善卜相。进士李蒙宏词及第，入京注官。至华阴，县官令车三见，诳云李益。车云：“初不见公食禄。”诸公云：“应缘不道实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词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车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爱华阴县。”车云：“得此官，但无此禄，如何？”众皆不信。及至京，果注华阴县尉授官。相贺于曲江舟上宴会，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翊先起，于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余人又争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没。李蒙、士南等并溺死。

李老（出《原化记》）

开元中，有姓刘者，假廪求官，数年未捷。忽一年铨试毕，期在必

成，闻西市李老善卜，造而问之。老人曰：“今年必不成，来岁不求自得。”生不信，果被驳，始服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试毕，自度书判微劣，又问李老。李老曰：“勿忧也，君官必成，禄在大梁。得之，复来见我。”果为开封县尉。又重见老人，老人曰：“君为官不必清俭，恣意求取。临满，请为使入城，更为君推之。”生至州，果为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财贿。及满，贮积千万，遂谒州将，请充纲使。州将遣部其州租税至京，又见李老。李老曰：“公三日内即合迁官。”生疑之。老曰：“官亦合在彼郡，得后，更相见也。”生遂去。明日，纳州赋于左藏库，适有凤凰见其处。敕云：“先见者与改官。”生即先见，遂迁授浚仪县丞。生益敬李老，又问为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满岁，又获千万。还乡居数年，又调集，复诣李老。李老曰：“今当得一邑，不可妄取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寿春宰。至官未暮，坐赃免，又来问李老。老曰：“今当为君言之，不必惭讳。君先代曾为大商，有二千万资，卒于汴州，其财散在人处，故君于此复得之，不为妄取也，故得无尤；此邑之人，不负君财，岂可过求乎？”生大伏焉。

沈七（出《定命录》）

有沈七者，越州人，善卜。天宝十四年，王诸应举，欲入京，于沈七处卜，得纯乾卦。下四位动，变观卦。沈云：“公今应举，得此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本是嘉兆；然交动，群阴咸阳，下成乾卦。上变至四，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见大人。恐公此行，不至京而回。”【眉批】理甚精。果至东京，属安禄山反，奔走却归江东。

钱知微（出《酉阳杂俎》）

天宝末，术士钱知微尝至洛，居天津桥卖卜，云：“一卦帛一匹。”历旬，人无诣者。一日，有贵公子意其必异，命取帛如数卜焉。钱命蓍而卦成，曰：“君何戏也？”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岂误乎？”钱请为韵语曰：“两头点土，中心虚悬。人足踏跋，不肯下钱。”其人本意，以卖天津桥绐之，其精如此。

胡芦生（出《原化记》）

唐刘辟初登第，诣卜者胡芦生筮卦，以质官禄。生双瞽，卦成，谓辟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然不得善终。”辟留束素与之。释褐，从韦皋于西川，至御史大夫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命辟入奏，请益东川，如开元初之制。诏未允。辟乃微服单骑复诣胡芦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谓辟曰：“吾二十年前尝为一人卜，得无妄之随。今复前卦，得非曩贤乎？”辟闻之，即依呵唯诺。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辟甚不信，乃归蜀，果叛，宪皇擒戮之。宰相李蕃尝漂寓东洛，妻即庶子崔谦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亦不甚礼待。时胡芦生在中桥，李患足疮，欲挈家居扬州，甚闷，与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饮酒，诣者必携一壶。李与崔各携酒，赍钱三镮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团，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为起，但伸手请坐而已，曰：“须臾当有贵人来。”顾小童曰：“扫地。”方毕，李生至级下。生笑迎，执手而入曰：“郎君贵人也，何问？”李公曰：“某且老矣，复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如此贵人也？”曰：“更远亦可。公在两纱笼中，岂畏此厄！”李公询纱笼之由，终不复言。遂往扬州，居参佐桥。

而李公言谈寡合。居之左近，有高员外，素相善。时李疾不出，高已来谒。至晚，又报高至，李甚怪。及见云：“朝来看公归，到家困甚就寝，梦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客，亡已十数年矣。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此，为物所诱，宜急返。’遂引至城门。某问曰：‘汝安得在此？’曰：‘为阴吏，蒙差当值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参佐桥。知员外与三郎往还，故此祗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云：‘饥甚，员外能赐少酒饭钱财否？此城不敢入，请于城收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惊曰：‘若如此，是杀某也，’遂觉。特奉报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谢之，心异纱笼之说。后数年，张建封镇徐州，奏李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眉批】新罗僧善相，附见。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诸判官有得为宰相否？及至，曰：“并无。”张尤不快，曰：“某妙择宾僚，岂无一人至相座者？”因更问曰：“莫有判官未入院否？”报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判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不及。”张大喜，因问纱笼事。曰：“宰相，冥司必潜以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不得也。”方悟芦生及高公所说。李公竟为相。荥阳郑子少贫窭，有才学不遇。时年近四十，将献书策，求禄仕，遂造生请占后事。谓郑曰：“此卦大吉，七日内，婚禄皆达。”郑自度无因而致，请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驴出永通，信驴而行，不用将从者随，二十里内，的见其验。”郑依言，明日信驴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驴。驴忽惊走，南去至疾。郑逐一里余，驴入一庄中，顷闻庄内叫呼云：“驴踏破酱瓮，牵驴索主。”忽见郑求驴，其家奴仆诉詈。郑子巽谢之。良久，日向暮，闻门内语云：“莫辱衣冠。”即主人母也。遂问姓名，郑具对，因叙家族，乃郑之五从姑也。【眉批】驴媒可作传奇。遂留宿，延郑厅内。须臾，列灯火，备酒馔。夫人年五十余，郑拜谒，叙寒暄，兼言驴事，惭谢姑曰：“小子隔阔，都不知闻。不因今日，何由相见！”遂与款洽，询问中外，无不识者。遂问婚姻，郑云：“未

婚。”初姑似喜，少顷惨容曰：“姑事韦家，不幸儿女幼小，一子才十余岁，一女去年事郑郎，选授江阴尉，将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无所依。郎即未宦，若能就此亲，便赴官任，亦姑之幸也。”郑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谢诺之。【眉批】姓同名异，可代任乎？姑曰：“赴官须及程限，五日内须成亲。郎君行李，一切我备。”果不出七日，婚宦两全。郑厚谢芦生，携妻赴任。

【总评】《逸史》云：胡芦生好饮酒，人诣之，必推乃一壶，故称“胡芦生”。

柳少游（出《广异记》）王栖岩（出《渚宫旧事》）

柳少游善卜筮，著名京师。天宝中，有客持一缣来曰：“愿知年命。”少游为作卦成，曰：“君卦不吉，合尽今日暮。”其人伤叹久之。因求浆。家人持水至，见两少游，不知谁者是客。少游指其人为客。客饮讫，辞去。童送出门，数步遂灭。俄闻空中哭声甚哀。童具言前事，少游方悟客是精神。【眉批】奇！遽使看缣，乃一纸缣尔。叹曰：“神舍我去，吾其死矣。”日暮果卒。

王栖岩寓江陵鹭白湖，善治易。所居手植桃杏成数十列，四藩其宇。每清旦布蓍，为人决事，取资足一日供，则闭斋治园。【眉批】可配西蜀君平。大历中，尝有老父持百钱求筮，卦成，参验其年。栖岩惊曰：“家去几何？父往矣。不然，将仆于道。”老父出。栖岩顾百钱，乃纸也。因悟其所验之辰，则栖岩甲子。【眉批】奇！乃叹曰：“吾虽少

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鉴，死复何恨！”乃沐浴更新衣，与妻子诀，少时而卒。

邹生（出《云溪友议》）

武宗朝，宰相李回，旧名躔，累举未捷，欲改名。闻洛桥有二术士，一能筮，一能龟，乃先决之筮。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终不成事也。”又访龟者邹生，生曰：“勿易名，名已应玄象矣。然成遂之后，二十年终当改名。异时方测余言。”将行，又戒之曰：“郎君后当重任，接诱后来，勿以白衣为隙，他年必为深衅矣。”【眉批】美言不独宜告李回也。长庆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极，与上同名，始改为回，正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李公既为丞郎，魏謇为给事。因省会，谓回曰：“昔求府解，侍郎为试官，送一百二人，独小生不蒙一解。今日还忝金章，厕诸公之列也。”合坐皆惊此说，欲其逊容。回曰：“公如今脱却紫衫，称魏秀才；仆为试官，依前不送。”【眉批】何说？謇色变。回寻升相府。后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贬谪，跋涉江湖，喟然叹曰：“洛桥先生之诫，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牵也。”

【总评】按《摭言》云：回谪建州时，謇大拜。凡回启状，謇悉不纳。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停勒。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费不下数十万。时人恨停废，因亡命至京，投时相诉冤。【眉批】详回性气，停勒不无已甚，诉冤亦宜也。诸相皆不问。或诲之投魏公，适魏导骑自中书而下。其人望尘而拜，进状曰：“建州百姓诉冤。”魏闻之，倒

转麈尾，敲鞍子令止。及览状，凡二十余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于是魏极力锻成大狱。【眉批】回因轻肆，然魏报之亦甚矣。得无盛德之累乎？时李已量移邓州，行次九江，遇御史鞫狱，却回建阳，竟贬抚州司马，终于贬所。

五明道士（出《耳目记》，又《唐年谱录》）

长庆初，邺中有五明道士者，善阴阳历数，尤攻卜筮。成德军节度田弘正，冒于财贿，民众怨咨。时王庭凑为部将，遣使于邺。既至，忽有微恙。数日，求医未愈。因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即为卜之，卦成而三钱并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纯乾，变为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将来，秉旄不远，兼有河山之分。事将集矣，宜速归。"庭凑闻言，遽自掩其耳。是夜又梦白须翁形容伟异，侍从十余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谓曰："患难将及，不可久留。"既觉，庭凑疑惧，即辞魏帅而回。比及还家，未逾旬，值军民大变，杀弘正，将校拥胁庭凑而立之。王师攻讨，二年不下。俄而敬宗崩，文宗嗣位，诏曲赦之，就加节制。庭凑既立，甚有治声。遣人诣邺，取五明置于府，为营馆舍，号五明先生院。以数百金为寿，固辞。强与之，数日尽施，一无留焉。尝从容问将来禄寿，道人曰："三十年。"后在位十三年而卒。【眉批】以十三年为三十年，术士隐语多如此。

同时有济源骆山人者，【眉批】骆山人善相，附见。谓庭凑曰："向见君醉寝时，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龙虎气交，当王于今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眉批】按王氏子孙相继，至五世景崇封常山王，六世熔封赵王，凡百余年而灭。复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兆也。"庭凑既为留后，他日归其别墅，视家庭之

树，婆娑然暗北舍矣。墅西有飞龙山神，庭凑往祭之。将及其门百步，见一人被衣冠，折腰于庭凑。庭凑问左右，皆不见。及入庙，神乃侧坐。众皆异之。因令面东起宇，今尚存焉。寻访骆山人，待以函丈之礼。别构一亭，去则悬榻，号“骆氏亭”。【眉批】悬榻故事再见。

黄贺（出《耳目记》）

唐昭宗时，有黄贺者，自云巩洛人，因避地游赵，家于常山，以卜筮为业。时赵王熔幼冲，而燕军寇北鄙。方选将间，有勇士陈立、刘干自投军门，愿以五百人尝寇，必面缚戎首。王壮而许之。翌日，二夫率师而出，夜击燕垒。燕人骇走，大振捷音。立死于斗，干独凯唱而还。王悦，赐上厩马数匹，金帛称是。俄为阉人所谮曰：“此皆陈立之功，非刘干之效。”王母何夫人不听，即赐锦衣银带，加钱二十万，擢为中坚尉。初，干曾诣贺卜，卦成，谓干曰：“是卦也，火水未济，终有立也。九二之动，曳轮贞吉，以正救难，往有功也。变而之晋，明出地中，奋发光扬，恩泽相接。子今行也，利用御戎，大获庆捷，王当有车马之赐。其间小衅，不足忧之。”又赞皇县尉张师卧病经年，医药无疗，乃卜诸贺。贺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请停理疗五日，必大瘳。”师果应期而愈。又数十年，师梦白鸟飞翔，坠于云际。既觉，心神恍惚，召贺卜之。贺决卦，惨然而问师曰：“朝来不有梦？若有梦，其飞禽之象乎？且雷震山上，鸟堕云间，声迹两消，不可复见。愿加保爱，委命而已。”张竟不起。又有段诲者，任藁械镇将，曾夜宿邮亭，马断缰而逸，数日不知所适。使人诣肆筮之。贺曰：“据卦睽也。初九动者，应有亡失之事，无乃丧马乎？勿逐自复，必有絷而送之者。”回未及舍，马已还矣。贺所占，皆此类，时人谓之“易圣公”。刘岩曾诣

之。生谓曰：“君他日必成伟器，然勿以春日为恨。”初不晓，及老，方悟迟迟之意。

太平广记钞卷四十二

医部

医

华佗（出《独异志》及《志怪》）

魏华佗善医。尝有郡守病甚，佗过之，郡守令佗诊候。佗退，谓其子曰：“使君病有异于常，积瘀血在腹中。当极怒，呕血，即能去疾；不尔，无生矣。子能尽言家君平昔之僭，吾疏而责之。”其子曰：“若获愈，何谓不言？”于是具以父从来所为乖误者，尽示佗。佗留书责骂之。父大怒，发吏捕佗，佗不至，遂呕黑血升余而愈。又有女子极美丽，过时不嫁，右膝常患一疮，脓水不绝。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狗，走三十里，归而热截右足柱疮上。”俄有一赤蛇从疮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眉批】怀春何得致蛇异，吾所不解。

又有人得心腹瘕病，昼夜切痛，临终，敕其子曰：“吾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枪，容数合许。后华佗闻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药以投枪，枪即成酒焉。【眉批】不知酒何以成枪？

张仲景（出《小说》）

何颙妙有知鉴。张仲景总角造颙，颙谓曰：“君用思精密，而韵不能高，将为良医矣。”仲景后果有奇术。王仲宣年十七时过仲景，仲景谓之曰：“君体有病，宜服五石汤。若不治，年及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赊远，不治，后至三十，眉果脱。

吴太医（出《酉阳杂俎》）

吴孙和宠邓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惋弥苦。命太医合药，言得白獭髓，杂玉与虎魄屑，当灭此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虎魄太多，及差，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痣。

徐文伯（出《谈薮》）

宋明帝宫人，患腰疼牵心，发即气绝。众医以为肉症。徐文伯曰：“此发瘕也。”以油灌之，则吐物如发，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悬柱上，水滴尽，一发而已。病即愈。又尝与少帝出乐游苑门，逢妇人有娠。帝亦善诊候，诊之曰：“是女也。”文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边，青黑色，形小于女。”帝性急，令剖视。文伯恻然曰：“臣请针之，必落。”便针足太阴，及手阳明，胎应针而落，果如言。【眉批】用针堕胎，去剖胎一间耳，学行何在？此炫术之过也。文

伯有学行，不屈公卿，历位泰山太守。

祖熙之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乞饮，留一胡芦曰：“君子孙宜以此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视之，乃扁鹊《医经》一卷，因精学之，遂名振海内，仕至濮阳太守。子秋夫，为射阳令。尝有鬼呻吟，声甚凄苦。秋夫问曰：“鬼何须？”鬼曰：“我姓斛斯，家在东阳，患腰痛死。虽为鬼，痛犹不可忍。闻君善术，愿见救济。”秋夫曰：“汝无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缚刍作人，按孔针之。”秋夫如其言，为针三四处，设祭而埋之。明日，见此鬼来谢。

徐嗣伯（出《南史》）

徐嗣伯，字德绍，精于医术。曾有一妪，患滞瘀，积年不差。嗣伯为之诊候曰：“此尸注也，当须死人枕煮服之，可愈。”于是就古冢中得一枕，枕已半边腐缺，服之即差。后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众医不疗，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当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语，煮枕以服之，泻出蚘虫，头坚如石者五六升，病即差。后沈僧翼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之。嗣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仍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疗之，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滞。得死人枕促之，魂气飞越，不复附体，故尸注可差。石蚘者，医疗既僻，蚘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除，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魉，应须邪物以钓其气，因而去之，所以令埋于故处也。”晏深叹其神妙。

徐之才（出《太原故事》）

北齐右仆射徐之才，善医术。时有人患脚跟踵痛，诸医莫能识。之才窥之曰：“蛤精疾也，得之当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实曾如此。”为割之，得蛤子二个，如榆荚。

许裔宗（出《谭宾录》）

许裔宗，名医若神。人谓之曰：“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裔宗曰：“医乃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玄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眉批】说透时医病痛。今不能别脉，莫识病原，以情亿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不知兔处，多发人马，空广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疗病，不亦疏乎？脉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

秦鸣鹤（出《谭宾录》）

唐高宗苦风眩，目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愈矣。”天后自帘中怒曰：“此可斩也！天子头上，岂出血处耶？”【夹批】不利病愈，故怒。鸣鹤叩头请命。上曰：“医人议病，理不加罪。且吾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后自帘中顶礼曰：“此天赐我师也！”【眉批】大诈！躬负缯宝以遗之。

崔务（出《朝野佥载》）

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后十余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铜末束之。

赵瑜（出《稽神录》）

明经赵瑜，鲁人，累举不第，困厄甚。因游太山，祈死于岳庙。将出门，忽有小吏自后至，曰：“判官召。”随之而去，奄至一厅事，帘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为祈死？”对曰：“瑜应乡荐，累举不第，退无归耕之资，湮厄贫病，无复生意，故祈死耳。”良久，闻帘中检阅簿书，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禄仕皆无分。既此见告，当有以奉济。今以一药方授君，君以此足给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则贫矣。瑜拜谢而出，至门外，空中飘大桐叶至。瑜前视之，乃书巴豆丸方于其上，亦与人间之方正同。瑜遂自称前长水令，卖药于夷门市。饵其药者，病无不愈，获利甚多。道士李德阳亲见其桐叶，已十余年，尚如新。

周广（出《明皇杂录》）

开元中，有名医纪明者，吴人也。尝授秘诀于隐士周广，观人颜色谈笑，便知疾深浅。上闻其名，征至京师，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

验焉。有宫人，每日昃则笑歌啼号，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视之曰："此必因食饱而大促力，顷复仆地而然也。"乃饮以云母汤，令熟寐。寐觉，顿失所苦。问之，乃言："尝因大华宫主载诞三日，宫中大陈歌吹，某乃主讴者，食豘蹄美，遂饱而当筵歌数曲。曲罢，觉胸中甚热，戏于砌台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复有后来者所激，仆地，久之方苏，因而病狂，足不能及地也。"上大异之。有黄门奉使，自交广至，拜舞于殿下。周顾谓曰："此人腹中有蛟龙，明日当产一子，则不可活也。"上惊问黄门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驰马大庾岭，时当大热，既困且渴，因于路傍饮野水，遂腹中坚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黄煮而饮之，立吐一物，不数寸，其大如指。细视之，鳞甲备具。投之以水，俄顷长数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复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龙矣。

京城医 赵卿（出《北梦琐言》）

唐时京城有医人，忘其姓名。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曾疑误食一虫，由是成疾，频疗不愈，请看之。医者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妳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诳绐也。"其妳仆遵之，此疾永除。【眉批】以疑致病，疑释病除。弓蛇之事类此。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俾医工赵卿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鲙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内，且令从容，候客退后方接。俄而设台子，止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迨日中，主人未出，少年饥甚，且闻醋香，不免轻啜之；逡巡又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竭瓯啜之。赵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惭谢。卿曰："郎君先因吃鲙太多，酱醋不快，又有鱼

鳞在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酱醋，只欲郎君因饥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鲜之会，乃权诈也。”

梁革（出《续异录》）

金吾骑曹梁革，得和扁之术。太和初，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莲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语获罪，斥出货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缗。从事御史崔某者，闻而召焉，请革评其脉，曰：“二十春无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于敖。敖以一怒逐其所爱，售于不识者，亦已矣，闻属崔，愠形于色，然势难复召，常贮于怀。未一年，莲子暴死。革方有外邮之事，回见城门，逢柩车。崔人有执绋者，问其所葬，曰：“莲子也。”呼载归，而奔告崔曰：“莲子非死，盖尸厥耳，请苏之【眉批】由此观之，世无良医，枉死者多矣。崔勃然曰：“汝谓二十春无疾者，一年而死！今以柩还，脱不能生，如何？”革曰：“苟不能生，革请就死以谢过。”乃令舁归，破棺出之，刺其心及脐下各数处，凿去一齿，以药一刀圭纳于口中，衣以单衣，卧空床上，以练素缚其手足，置微火于床下，曰：“此火衰，莲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气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即解其缚，以葱粥灌之。若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复入府谓崔曰：“莲子即生矣。”崔大释其怒，留坐厅事。俄而莲子遂活。吏报敖，敖飞牍于崔，“莲子复生，乃何术也？”仍与革偕归，入门则莲子来迎矣。敖大奇之。且夫莲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劝以与革。崔亦恶其无齿，又重敖，遂与之。革乃以神药傅齿，未逾月而齿生如故。

梁新 赵鄂（出《北梦琐言》）

唐崔铉镇渚宫，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晓，气犹未绝。岸有武陵医工梁新闻之，乃与诊视曰：“此食毒也，三两日非外食耶？”仆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于他人。”新曰：“寻常嗜食何物？”仆夫曰：“好食竹鸡，每年不下数百只。”梁新曰：“竹鸡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捣姜捩汁，折齿而灌，由是而苏。崔闻而异之，召至称奖。资以仆马钱帛入京，致书于朝士。声名大振，仕至尚药奉御。有一朝士诣之，梁曰：“何不早见示？风疾已深矣，请速归处置家事。”朝士惶遽告退，策马而归。时有鄜州马医赵鄂者，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医术。此朝士下马告之，赵鄂亦言疾危，与梁生同，谓曰：“即有一法，请官人吃消梨，不限多少。咀齕不及，捩汁而饮，或希万一。【眉批】消梨愈风。此朝士即以书筒质消梨，马上旋齕，行到家旬日，唯吃消梨，顿觉爽朗，其恙不作。却访赵生感谢，又访梁奉御，且言得赵生所教。梁公惊异，且曰：“大国必有一人相继者。”遂召赵生，资以仆马钱帛，广为延誉。官至太仆卿。【眉批】名医不忌人。

大风医（出《玉堂闲话》）

江淮州郡多竹屋，一不慎火，千百间立成煨烬，故火令最严。高骈镇维扬之岁，有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录之付法。临刃，谓监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辞！然某有薄技，可以济人，得传授一人，死无恨矣！”时骈好方术，监刑者即缓之，驰白于骈。骈召入，亲问之，曰：“某无他术，唯善医大风。”骈曰：“可以核之。”对曰：“但于福田院选一最剧者，可以试之。”遂如言。乃置患者于密室中，饮以

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寸，然后以膏药封其疮，别与药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须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骈礼术士为上客。

福医（出《玉堂闲话》）

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入口即愈。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剉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赍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获利甚极。时田令孜有疾，海内医工召遍，至于国师待诏，了无其征。有亲知白田曰："西市饮子，何妨试之。"令孜曰："可。"遂遣仆人驰乘往取。仆人得药，鞭马而回，将及近坊，马蹶而覆之，仆既惧其严难，不复往取，遂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瓶子以献。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药之所来，遂偿药家甚厚。饮子之家，声价转高。此盖福医也。近年，邺都有张福医者亦然，积货甚广。

钉铰匠（出《玉堂闲话》）

中书舍人于邁，尝中毒，医治无门，遂长告，欲远适寻医。一日，策杖坐于中门之外，忽有钉铰匠见而问之，告以所苦。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为某钤出一蛇而愈。某亦传得其术。"邁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细事耳。来早请勿食，某当至矣。"翊日果至，请邁于舍檐下，向明张口，执钤俟之。及欲夹之，差跌而失，则又约以来日。经宿

复至，定意伺之，一夹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许，赤色，粗如钗股矣。遽命火焚之，遘遂愈。其匠亦不受赠遗，但云某有誓救人，唯引数觞而别。

杂说药（出《朝野佥载》）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眉批】按《抱朴子》，以犀为钗导，煮毒药为汤，以钗搅之，皆生白末，无复毒矣。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啑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又砻石可以害鼠，张鹭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被蚕啮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马咬者，烧鞭鞘灰涂之，盖取其相服也。蜘蛛啮者，雄黄末傅之。筋断须续者，取旋覆根绞取汁，以筋相对，以汁涂而封之，即相续如故。蜀儿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续之，百不失一。

异疾附

张文仲（出《朝野佥载》）

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眉批】聪明。一云，问医苏澄云。

【总评】按《文昌杂录》：淮西士人杨勖曾得此疾，刘伯时教以读《本草》，至雷丸，独不应，遂饵数粒而愈。

江表商人（出《酉阳杂俎》）

江表尝有商人，左臂有疮，悉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则一臂瘠焉。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试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

绛州僧（出《广五行记》）

永徽中，绛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数年。临终，谓弟子云："吾气绝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毕而卒。弟子依言开视，胸中得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戏以诸味致钵中，虽不见食，须臾悉化成水。又以诸毒药内之，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于水次作靛。有一僧往，因以

少靛致钵中，此虫恇惧，绕钵驰走，须臾化成水，世传以靛水疗噎疾。

江表商人



腹瘕（出《续搜神记》）

昔有一人，与奴同时得腹瘕病。奴既死，令剖腹视之，得一白鳖。乃试以诸药浇灌之，并内药于腹中，悉无损动。乃系鳖于床脚，忽有一客来看之，乘一白马，既而马溺溅鳖，鳖乃惶骇，疾走避之，既系之，不得去，乃缩藏头颈足焉。病者察之，谓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试以白马溺灌鳖，须臾消成水焉。病者遂顿服升余白马溺，病即豁然除愈。

刘录事（出《酉阳杂俎》）

和州刘录事者，大历中罢官，居和州旁县。食兼数人，尤能食鲙，尝言鲙味未尝果腹。邑客乃网鱼百余斤，会于野庭，观其下箸。刘初食鲙数楪，忽似小哽，因吐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置于茶瓯中，以楪覆之。食未半，怪覆瓯楪倾侧，举视之，向骨珠子已长数寸，如人状。座客竟观之。随视而长，顷刻长及人，遂捽刘，因相殴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厅之西，一转厅之左，俱及后门相触，翕成一人，乃刘也，【眉批】事怪甚，得非鱼祟乎？神已痴矣，半曰方能语。访其所以，皆不省之。刘自是恶鲙。

句容佐史（出《广异记》）

句容县佐史能啖鲙至数十斤，恒食不饱。县令闻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尽，因觉气闷，久之，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县令命洗出安鲙所，鲙悉成水。累问医人术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高举其价，冀有识者。其人至扬州四五日，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至三百贯，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亦能销人腹中块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绳系之置病所，其块即销。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卖，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

蟾蜍（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孝武时，义兴人周客，有女年十八九，美而慧，性嗜鲙，啖之恒苦不足。有许纂者，聘为妻。到婿家，食鲙如故，家为之贫。于是门内博议，恐此妇非人，命归家。乘车至桥南，见罟家取鱼作鲊，著案上，可有十许斛。便于车中下一千钱，以与鱼主，令[illegible]。乃下车，熟食五斗，生食五斗。啖毕，便极闷卧。须臾，踞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从吐而出。遂绝不复啖，病亦愈。时天下大兵。

【总评】按元载不饮，其鼻闻气便醉。遇一异人，以针挑其鼻尖，出一小虫，曰："此酒魔也。"由是日饮一斗，与此正相反。

魏淑（出《集异记》）

大历中，元察为邛州刺史。州将有魏淑者，肤体洪壮，年方四十，亲老妻少，而忽中异疾，无所酸苦，但饮食日损，身体日销。医生拱手无措。寒暑未周，即如婴孩焉，不复能行坐语言。其母与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日，家人召僧致斋，其妻乃以钗股挟之以哺，须臾能尽一小瓯。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渐长。不半岁，乃复其初。

王布女（出《酉阳杂俎》）

永贞年，东市富民王布，有女年十四五，艳丽聪悟。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根细如麻缏，长寸许，触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止之。"布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塞肉。"珍重而去，势疾如飞，布亦意其贤圣也。约僧去五六里，复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骑白马叩门曰："适有胡僧到无？"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曰："马小蹶足，竟后此僧。"布惊异，诘其故，曰："上帝失乐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当获谴矣。"布方作礼，举手而失。

李言吉（出《闻奇录》）

金州防御使崔尧封，有亲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脬，忽痒而生一小疮，渐长大如鸭卵。其根如弦，恒压其目不能开。尧封每患之。他日饮

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觉也。赘既破，中有黄雀，鸣噪而去。

【总评】乖龙藏于指甲，乐神藏于鼻息，猱藏于颈，省藏于瘤，飞蛇藏于眉间肉块，隐娘藏于腹，人之一身，皆逋逃薮也，可畏哉！

蒯亮（出《稽神录》）

处士蒯亮，言其所知额角患瘤。医为割之，得一黑石棋子。巨斧击之，终不伤缺。复有足胫生瘤者，因至亲家，为猘犬所齰，正啮其瘤，其中得针百余枚，皆可用，疾亦愈。

第三册

卷四十三至卷六十一

相部•妇人部•仆妾部•酒食部•乐部•书部

画部•伎巧部•梦部•神部•灵异部•鬼部

神魂部•冢墓部•铭记部•再生部

目录

卷四十三 相部
相
袁天纲父子
卖[illegible]媪
张冏藏
卢齐卿
张柬之
陆景融
裴光庭
安禄山
王锷
梁十二
周玄豹
赵圣人
李潼
姜皎
黄彻
刘禹锡
郑朗
范氏尼
相笏附
庾道敏
李参军

龙复本
相宅附
泓师
舒绰
张景藏

卷四十四 妇人部
贤妇
冼氏
侯四娘
窦桂娘
邹仆妻
谢小娥
李诞女
卢氏
董氏
崔敬女
李畬母
肃宗朝公主
牛氏
贺氏
周迪妻
卢夫人
卫敬瑜妻
吕荣
邓廉妻
歌者妇

才妇
谢道韫
杨容华
上官昭容
张说女
杜羔妻
张睽妻
关图妹
慎氏
薛媛
孙氏
宫人红叶诗
开元制衣女
美妇
夷光
丽娟
赵飞燕
薛灵芸
孙亮姬
蜀甘后
浙东舞女
杜牧
奇妇
温庭筠姊
村庄妇人
不贤妇
段氏

任环妻
李福女奴
吴宗文
蜀功臣
秦骑将
杨弘武妻
杨志坚
妓
杨娼
李秀兰
武昌妓
徐月英
刘禹锡
欧阳詹
薛宜僚
韦保衢
罗虬

卷四十五 仆妾部
妾婢
非烟
翾风
上清
李锜婢
柳氏婢
却要
童仆

韦桃符
李敬
萧颖士
武公干
捧剑
归秦

卷四十六 酒食部
酒
酒名
千日酒
擒奸酒
青田酒
昆仑觞
碧筒酒
消肠酒
黏雨酒
南方酒
酒量
郑玄
刘表
裴弘泰
王源中
不饮
食
五侯鲭
鲊议

寒具
热洛河
名食
败障泥
大饼
羊曼
食量
范汪
宋明帝
苻坚三将

卷四十七 乐部
乐
师延 师旷 师涓
马融
万宝常
王令言
唐太宗
李嗣真
裴知古
宁王
宋沇
奉圣乐 顺圣乐
沈阿翘
懿宗
元庭坚
歌

秦青 韩娥
戚夫人
李龟年
莫才人
李衮 韩会
米嘉荣
乐器
咸阳宫铜人
白玉琯
汉中王瑀
吹笛叟
独孤生
许云封
轻玉磬
绿玉磬
李师诲
刘道强
赵后
李勉
樊氏 路氏 雷氏
张弘靖
蔡邕
于頔
雉朝飞
广陵散
宝瑟
冥音录

罗黑黑
裴洛儿
杨妃
段师
汉中王瑀
皇甫直
王沂
关别驾 石司马
阮咸
玄宗 宁王父子
黄繙绰
李龟年
宋璟
杜鸿渐
李琬
铜鼓
徐月华
田僧起
朝云
李蔚
驱山铎

卷四十八 书部
书
书始
汲冢书
王融

萧何
陈惊座
草贤 草圣
八分书
钟繇 钟会
韦诞
王羲之
荀舆
王献之
戴安道 康昕
王僧虔
萧子云
僧智永 智果
购兰亭序
王方庆
唐太宗
欧阳询
虞世南 褚遂良
高正臣
僧怀素
郑广文
李阳冰
张旭
卢弘宣
陈元康

卷四十九 画部

画
烈裔
敬君
毛延寿
赵岐
刘褒
张衡
徐邈
曹不兴
王献之
顾恺之
顾光宝
宗炳
袁蒨
杨子华
张僧繇
画本
阎立德、立本
王维
韩幹
韦叔文
李思训
吴道玄
金桥图
周昉
贯休
黄筌

圣画
廉广
范山人
王洽
张藻
画考
冯绍正
韦无忝

卷五十 伎巧部
伎巧
鲁般
胡宽
凌云台
陈思王
僧灵昭
水饰图经 观文殿
十二辰车
杨务廉
马待封
丁媛
区纯
王肃
张衡
因祇国 吴夫人
斗鸡
韩志和

王固
别鸟兽语
嘉兴绳技
射
尉迟敬德
夏将军
张芬
贯发诸艺
弈棋
弹棋
藏钩
投壶
杂戏

卷五十一 梦部
梦
隋文帝
唐高祖
范迈
窦参
曹确
薛季昶
刘仁恭
杜牧
陈安平 李瞿昙
毛贞辅
孙龙光 郭俊

杨玄同 李言
裴元质
杨敬之
皇甫弘
郑玄
吕蒙 牛肃女
司马相如
梁江淹
谢谔
唐僖宗
代宗
顾琮
索充 宋桶
薛义
张式
苻坚
西市人
侯君集
崔湜
卫中行
李愬
北齐李广
王戎
孙氏
周延翰
王导
晋明帝

炀帝
王方平
蒋济
邵元休
邢凤
王诸
贾弼
郑昌图
元稹
宋琼
独孤遐叔
张生
樱桃青衣
沈亚之 王生
淳于棼

卷五十二 神部
神一
伏羲
三让王
屈原
张飞
蒋子文
李卫公
狄仁杰
田布
李回

张安
郎子神
介推 介推妹
太乙神
苏四郎
廉贞星
一字天王
后土夫人
地祇
沽酒王氏
擒恶将军
韦秀庄
蔡荣

卷五十三 神部
神二
太山君
董慎
成景
华岳金天王
庐君
蒙恬
张仲殷
仰山神
北邙山神
陈悝
广利王

马当山大王
洞庭叟
洞庭湖神
清洪君
江湖溪三神
李冰
南康庙 汾河神
赤水神
黑水将军
陷河神

卷五十四 神部
神三
柳智感
张谓侍郎
郄惠连
凌华
崔司马
蚕女
东海泰山神女
巫峡神女
萧旷
幽地王
太真夫人
宛若
刘子卿
张女郎

丁氏妇
阿紫
秦时神人
竹王
栾侯
肃霜神
八大神
孤林法神
梓桐神
曲阿神
宫亭庙
厕神
淫祠
豫章树
葛祚
狄仁杰檄
蛮神
鲃父 鲍君
桑神
墓石 墓水
画琵琶
天神庙

卷五十五 灵异部
灵异
鳖灵
　玉梁观

湘穴 雨濑
孙钟
金精山木鹤
钓台石
文水县坠石
叱金像
玄宗圣容
渝州莲花
玉马
郑仁本表弟
管子文
胡氏子
庐山渔者

卷五十六 鬼部
鬼一
无鬼论
僧智圆
魏征
王戎
房玄龄
杨溥
庾绍之
夏侯弘
王鉴
解祇人
李令问

浮梁张
陈导
李俊
郭承嘏
韦璜
董观
王裔老
僧珉楚
郭郭
周翁仲
卢顼
卢仲海
广陵贾人
偿债鬼
鬼国
鬼葬
王超
新鬼
宋定伯
厕鬼
疟鬼
丧煞鬼

卷五十七 鬼部
鬼二
曹公船
夏侯玄

王弼
苏韶
孙稚
陆乔
常夷
沙门英禅师
史万岁
王明
赵合
李湘
韦浦
宇文觊
顾总
李霸
韦齐休
许生
韦鲍二生
陆凭
巴峡人
郑郊
王绍

卷五十八 鬼部
鬼三
李元平
胡馥之
桓道愍

唐晅
许至雍
韦氏子
张弘让
苏太玄
幽州衙将
张禹
朱七娘
唐俭
新繁县令
庐江冯媪
邹览
刘骘妹
薄太后庙
李章武
柳参军
余杭广
阎庚
王志都
张守一
牟颖
李赤
李咸
谢翱

卷五十九 鬼部
鬼四

韩重
独孤穆
卢充
谈生
张子长
崔咸
郭翥
李则
河北村正
任怀仁
呼延冀
萧遇
郭知运
杨元英
季攸甥
韦栗
刘照
王鲔
张琮
赵叔牙
张庾
刘讽
沈恭礼
倪彦思
胡熙
刘参
淮西军将

高生
刘他

卷六十 神魂部 冢墓部 铭记部
神魂
庞阿
王宙
郑生
苏莱
郑氏女
裴珙
薛伟
冢墓
陆东美
潘章
丁永兴
王樊
奴官冢
严安之
李邈
樊泽
铭记
李斯
夏侯婴
张恩
王果 熊博
卫大经

郑钦悦
韩愈
裴度
张惟清
柳光

卷六十一 再生部
再生
颜畿
赵泰
中书供膳
王抡
法庆
石长和
孔恪
皇甫恂
邓成
杨师操
张汶
朱同
许琛
辛察
邓俨
章泛
刘长史女
刘氏子妻
李强名妻

郑洁妻
河南府史
崔涵
崔敏壳
李娥
邺中妇人
徐玄方女
于宝家奴
韦讽女奴
郑会
王穆
耿皓
汤氏子
士人甲
李简
悟再生附
羊祜
王练
崔四八
采娘
刘三复
圆观
顾非熊
齐君房
刘立

太平广记钞卷四十三

相部

相

袁天纲父子（出《定命录》《感定录》）

袁天纲，蜀郡成都人。蒲州刺史蒋俨幼时，天纲为占曰：“此子当累年幽禁，后大富贵，从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时禄终。”俨后征辽东，没贼，囚于地阱七年。高丽平定，归得官，一如天纲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谓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禄绝，其死矣。”设酒馔，与亲故为别，果有敕至，放致仕，遂停禄，后数年卒。李义府侨居于蜀，天纲见而奇之曰：“此郎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问：“寿几何？”对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义府后因荐召见，试令咏鸟，立成。其诗曰：“日里飏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但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其后寿位，皆如天纲之言。赞皇公李峤，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过三十而卒，唯峤已长成矣。母忧之益切，诣天纲。天纲曰：“郎君神气清秀，而寿苦不永，恐不出三十。【眉批】按峤身材短小，耳目鼻口略无成就，惟天纲知其必贵。其母大以为慼。峤时名振，咸望贵达，闻此言不信。其母又请袁生致馔诊视，云：“定

矣。”又请同于书斋连榻而寝。袁登床稳睡。李独不寝，至五更忽睡，袁适觉，视李峤无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气绝。初大惊怪，良久，侦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抚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贺其母曰：“数候之，皆不得，今方见之矣。郎君必大贵寿，是龟息也，贵寿而不富耳。”果则天朝拜相，而家常贫。是时帝数幸宰相宅，见峤卧青绉帐。帝叹曰：“国相如是，乖大国之体。”赐御用绣罗帐焉。峤寝其中，达晓不安，觉体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当华’。故寝不安焉。”帝叹息久之，任意用旧者。

【总评】浮休子张鹭谓李峤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人才笔；性好贪浊，憎人受赂。此又言其俭素，何也？然观其颂伪周天枢诗，则峤品亦非纯者。

又陕州刺史王当有女，集州县文武官，令天纲拣婿。天纲曰：“此无贵婿，唯识果毅姚某者，有贵子，可嫁之。”当从其言，时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时年二十三，好猎，都未知书，常诣一亲表饮。遇相者谓之曰：“公甚富贵。”言讫而去。姚追问之，相者曰：“贵为宰相”。归以告其母。母劝令读书。崇遂割放鹰鹞，折节勤学，以挽郎入仕，竟至宰相。

武士彟令天纲相妻杨氏。天纲曰：“夫人当生贵子。”乃尽召其子相之，谓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大贵，不利其夫。”则天时在怀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纲举目一视，大惊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若是女，当为天下主。”

天纲子客师，传其父业，所言亦验。客师尝与一书生同过江，登舟，遍视舟中人颜色，遂相引登岸。私语曰：“吾见舟中数十人，皆鼻下黑气，大厄不久，岂可从之？但少留。”舟未发间，忽见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负担驱驴登舟。客师曰：“贵人在内，吾侪无忧矣。”与其侣登舟而发。至中流，风涛忽起，危惧虽甚，终济焉。询驱驴丈夫，乃娄师德也，后位至纳言。

卖馄媪（出《定命录》）

唐马周，字宾王，少孤贫，明诗传。落魄不事产业，不为州里所重。补博州助教，日饮酒。刺史达奚怒，屡加咎责，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因酒后忤浚仪令崔贤，又遇责辱。西至新丰，宿旅次，主人唯供设诸商贩人而不顾周。周遂命酒一斟独酌，所饮余者，便脱靴洗足。主人窃奇之。因至京，停于卖馄媪肆。数日，祈觅一馆客处，媪乃引致于中郎将常何之家。【眉批】媪能引人，的非常品，又何必问相。媪之初卖馄也，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皆窃云：“此妇人大贵，何以在此？”马公寻取为妻。后有诏，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陈便宜二十条，何奏之。乃请置街鼓，及文武官绯紫碧绿等服色，并城门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问之，何对曰：“乃臣家客马周所为也。”【眉批】何不攘善，武臣更难。季世大臣专小臣之美，文臣攘武臣之功，所以人思解体，而举事无成也。召见与语，命直门下省。仍令房玄龄试经及策，拜儒林郎，守监察御史。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百匹。岑文本尝曰：“吾见马君，令人忘倦。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数年内，官至宰相，其媪亦为夫人。后为吏部尚书，病消渴，弥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赠右仆射高唐公。

张冏藏（出《定命录》）

【眉批】《独异志》亦载此事，以相者为一僧，而裴某为张宝藏，疑因冏藏而误也。又同时有张景藏。

张冏藏善相，与袁天纲齐名。有河东裴某，年五十三，为三卫。当夏季番，入京，至浐水西店买饭。同坐有一老人，呼裴为贵人。裴曰："某尚为三卫，岂望官爵！老父奈何相戏乎？"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从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毕便别，乃张冏藏也。裴至京，当番已二十一日。属太宗苦于气疾，众医不效。有诏三卫已上，朝士已下，皆令进方。裴随例进一方，乳煎茸拨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书，使与一五品官。宰相【眉批】按《独异志》，宰相是魏征。逡巡，未敢进拟。数日，上疾复发，又服茸拨差，因问，"前进方人得何官？"中书云："未审与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拨乱天子得活，何不与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当日得官。【夹批】实话。"其日，特恩与三品正员京官，拜鸿胪卿。刘仁轨，尉氏人。年七八岁时，冏藏过其门，见焉。谓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当有贵禄，宜保养教诲之。"后仁轨为陈仓尉，冏藏时被流剑南，经岐州。刺史冯长命令看判司已下，无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轨，凛然变色，却谓冯使君曰："得贵人也。"遂细看之。后至仆射，谓之曰："仆二十年前于尉氏见一小儿，其骨法与公相类。当时不问姓名，不知谁耳？"轨笑曰："尉氏小儿，仁轨是也。"冏藏曰："公不离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后从给事中出青州刺史，知海运，遭风失船，下狱断死。特敕免死除名，于辽东效力，入为大司宪，竟位至左仆射。魏齐公元忠少时，曾谒冏藏。冏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穷通贫贱，自属苍苍，何

预公焉？”因拂衣而去。冏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禄，正在怒中，【夹批】相太微哉！后当位极人臣。”

卢齐卿（出《定命录》）

卢齐卿年六七岁时，性慢率，诸叔父每令一奴随后。至十五六，好夜起，于后园空庭中坐。奴见火炬甚多，侍卫亦众，有人持繖盖盖之。以告叔父，叔父以为妖。有巫者教以艾灸左手中心。袁天纲见之，大惊异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缘灸掌损，遂遣灭却两世事，只知当世事。”从此每有所论，无不中者。官至秘书监。张嘉贞之任宰相也，有人诉之，自虑左贬，命齐卿视焉，不为决定。因其入朝，乃书笏上作台字。张见之，以为不离台座。及敕出，贬台州刺史。【眉批】书台尚书，故□作张景藏。张守珪，河北人，事县尉梁万顷。万顷令捉马，失衣襟，遂挞一顿。因此发愤从军，为幽州一果毅。齐卿常引对坐云：“公后当富贵，秉节钺。”守珪踧踖，不意如此，下阶拜。卢公未离幽州，而守珪为将军节度矣。梁万顷为河南县尉，初考满，守珪唤与相见。万顷甚惧。守珪都不恨之，谓曰：“向者不因公责怒，某亦不发愤自达。”乃遗其财物，使疗病。【眉批】真豪杰！

张柬之（出《定命录》）

张柬之任青城县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后当位极人臣。”众以其老也，莫之信。后应制策被落，则天怪中第人少，令于所落中更拣。有司奏一人策好，缘书写不中程律，故退。则天览之，以为

奇才，召入，问策中事，特异之，即收上第。后至宰相，封汉阳王。【眉批】即今有司犹□□，况帝王乎？

陆景融（出《定命录》）

陆景融为新郑令，有客谓之曰：“公从今三十年，当为此州刺史，然于法曹厅上坐。”陆公不信。时陆公记法曹厅有桐树。后果三十年为郑州刺史，所坐厅前有桐树，因而问之，乃云：“此厅本法曹厅，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之，为刺史厅。”方知言应。

裴光庭（出《定命录》）

姚元崇，开元初为中书令，有善相者来见。元崇令密于朝堂目诸官后当为宰辅者。见裴光庭，白之。时光庭为武官，姚公命至宅与语，复使相者于堂中垂帘重审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与裴君言，非应务之士，词学又寡，宁有其禄乎？”相者曰：“公所云者才也，仆所述者命也。”【眉批】千古定案。姚默然不信。后裴公果为宰相数年，及在庙堂，亦称名相。

安禄山（出《定命录》）

玄宗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肃宗谏曰：“历

观今古，无臣与君同坐阅戏者。”玄宗曰：“渠有异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尝与夜宴，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无能为也。”【眉批】必能为，又非人力可除矣。终不杀之。禄山初为韩公张仁愿帐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禄山洗脚。仁愿脚下有黑子，禄山窃窥之。仁愿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禄山曰：“某贱人，不幸两足皆有，比将军者色黑而加大。”仁愿观而异之，约为义儿，而加宠荐焉。

王锷（出《独异志》）

王鳄为辛杲下偏裨，杲时帅长沙，一旦击球，驰骋既酣，锷向天呵气，气高数丈，若匹练上冲。杲谓其妻曰：“此极贵相。”遂以女妻之。锷终为将相。

梁十二（出《定命录》）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司马诠作书，荐之苏州刺史李无言。李遣日暮至宅，乃著黄衣衫，令一客著紫自代。梁谓客云：“向闻公语声，未有官禄。”又谓：“黄衣是三品，今章服不同，何也？”李乃以实对，因请详视。梁云：“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后果改睦州，赠钱二百贯。梁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为公作一法禳之，公须嗔责某妄语，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李不可。梁再三以请，李闵默而从之。明早，李当衙，决梁十下。小苍头走报其妻。李入门，妻云：“何以打梁子？”无言恨云：“忘却瞒家人也。”俄而梁叩铃，请见李

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强与某二百千文，无以报公德，公厄虽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贯以充家资，取之必无事。”李在州，果取得二千贯钱而死。梁又谓丹徒主簿卢惟雅云：“从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后于京见之，云：“至某年，财物庄宅合破散。公当与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即免。”卢不之信，不与。至某年，卢果因赌博，庄宅等并尽。

周玄豹（出《北梦琐言》）

后唐周玄豹，燕人，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年，不惮辛苦，遂传其秘。还乡归俗，后归晋阳。张承业俾明宗易服，列于诸校之下，以他人请之，曰：“此非也。”指明宗于末缀，曰：“骨法非常，此为内衙太保乎？”明宗自镇帅入，谓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颇有征，可诏北京津置赴阙。”赵凤曰：“袁、许之事，玄豹所长。若至辇下，即争问吉凶，恐近妖惑。”【眉批】赵大赣固也，□预知吉凶，或反可以息奔竞。乃就赐金帛，官至光禄卿。

赵圣人（出《玉堂闲话》）

伪蜀有赵温圭，善袁、许术，占无不中，蜀谓之赵圣人。武将王晖，性凶悍，事蜀先主，累有军功。至后主时，为一二贵人挤抑，久沉下位，王深衔之。尝一日于朝门，逢赵公，见之惊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见君，面有杀气，怀兵刃，欲行阴谋。但君将来当为三任郡守，一任节制，自是晚达，不宜害人，以取殃祸。”【眉批】荫害人心

者思之。王大骇，乃于怀中探一匕首掷地，泣而言曰：“今日欲刺杀此子，便自引决。不期逢君为开释，请从此止。”拜谢而退。王寻为郡，迁秦州节度。蜀亡，老于咸阳。

李潼（出《传载》）

韦处厚在开州，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者，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后三日，处厚与诸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后来。冲大呼李云：“待冲来！待冲来！”李闻待冲来声，谓虎至，颠蹶，坠下山趾，绝而复苏，数日方愈。及军将回，谓李曰：“君厄过矣。”

姜皎（出《定命录》）【眉批】以下僧善相。

姜皎之未贵也，好弋猎。猎还，入门，见僧乞饭，姜令取肉食与之。僧食讫去，其肉并在。姜追问焉。僧云：“公大富贵。”姜曰：“如何得富贵？”僧曰：“见真人即富贵矣。”姜曰：“何时得见真人？”僧举目看曰：“今日即见。”姜手臂一鹞子，值二十千。与僧相随骑马出城，偶逢临淄王【夹批】玄宗。亦猎。见鹞子，识之曰：“此是某鹞子否？”姜云：“是。”因相随猎，俄而失僧所在。后有女巫至，姜问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来？”女巫曰：“今日天子来。”姜笑曰：“天子在宫里坐，岂来看我？”俄有叩门者，云：“三郎来。”姜出见，乃王也。自此倍加恭谨，钱马所须，无敢惜者。及王出潞府，百官亲旧并送，惟不见姜。王怪之。行至渭北，于路侧，独见姜公供帐甚盛，欣然

与别，便定君臣之分。后姜果富贵。

黄彻（出《传载》）

常衮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衮惜其老，命弟子就其术。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尝于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黄彻焉。衮命就学，老僧遂于暗室中致五色彩于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夹批】奇谈。但熟看之。”旬日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岁，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眉批】此与悬虱教射一义。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彩，回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李吉甫云：“黄彻之占，袁、许之亚也。”

刘禹锡（出《幽闲鼓吹》）

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旦夕有腾踔之势。知一僧术数极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问命，报韦秀才在门。公不得已，且见，令僧坐帘下，韦秀才献卷已，略省之，意气殊旷。韦觉之，乃去。却与僧语，僧吁叹良久，乃曰：“某欲言，员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员外后迁，乃本行正郎也，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眉批】前辈不可忽后辈。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贬官，韦秀才乃处厚相也。后二十余年，在中书，为转屯田郎中。

郑朗（出《摭言》）

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色，谓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则一生厄塞。”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唯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所卜。

范氏尼（出《戎幕闲谈》）

天宝中，有范氏尼，【眉批】尼善相。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鲁公颜真卿妻党之亲也。鲁公尉于醴泉，欲就制科，因诣范氏尼问命。范氏曰：“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但半年内，慎勿与外国人争竞，恐有谴谪。”公又曰：“某官阶尽，得及五品否？”范氏曰：“邻于一品，颜郎所望何卑耶？”鲁公曰：“官阶五品，身著绯衣，带银鱼，儿子补斋郎，某望满矣。”范尼指座上紫丝布食单曰：“颜衫色如此，其功业名节称是。寿过七十，已后莫苦问。”鲁公再三穷诘，范尼曰：“颜郎聪明过人，问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鲁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因押班中有喧哗无度者，命吏录奏次，即哥舒翰也。【眉批】哥舒，胡人。外国之言验矣。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诉玄宗。坐轻侮功臣，贬蒲州司仓。及鲁公为太师，奉使于蔡州，乃叹曰：“范师姨之言，吾命悬于贼必矣。”

【总评】王庭凑骈胁，而贵同于重耳。项羽、颜回重瞳，而发异于历山。乃若纵理入口者，法饿死，而验于邓通、周亚夫，不验于裴晋

公。龟文足下者，法溺死，而验于晋太常卿程逊，不验于太尉李固。将袁、许之术，亦如裨灶之用瓘乎？盖一贵能掩百贱，一贱亦能掩百贵。如李峤之贵寿，征于息；张说之禄位，征于怒，未可一概而论。况颜修文从祀百世，而李太尉亦以凶终，相亦未尝不验也。世传裴晋公以阴德获福，斯则君子之所乐道者与！

相笏附

庾道敏（出《酉阳杂俎》）

宋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话忤颜，有庾道敏善相手板，休祐出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贵，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渊详密，乃换其手板。褚误于帝前称下官，帝甚不悦。

李参军

唐李参军者，号为李相笏。盐铁院官陆遵以笏视之，云：“评事郎君见到。”陆遵笑曰：“是子侄否？”曰：“是评事郎君。”陆君曰：“足下失声名矣，某且无儿。”乃更将出帘下看，曰：“不错。”陆君甚薄之。陆先有歌姬在任处，其月有妊，分娩果男子也。

龙复本（出《剧谈录》）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必中。凡有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阙有盛名于世，屈指显达。时永乐萧相置亦居谏署，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竹笏。复本执萧公笏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补阙者，曰：“长官笏。”宋闻之不乐。萧曰：“无凭之言，安足介意。”经月余，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朱崖方秉钧轴，威镇朝野。未见间，佇立闲谈，互有谐谑。【眉批】此等事，少年急须点检。顷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回顾左右曰：“宋补阙笑某何事？”闻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为清河县令。岁余，遂终所任。其后萧公扬历清途，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非久遂居廊庙，俱如复本之言。

相宅附

泓师（出《大唐新话》，又《宣室志》《卢氏杂记》《戎幕闲谈》）

唐有僧泓师，善阴阳算术，与张燕公说置买永乐东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

至，谓燕公此宅气候忽然索漠，必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与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处三数坑，皆深丈余。泓大惊曰：“祸事！令公富贵止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骇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相连。今总填之，亦犹人有疮痏，纵以他肉补之，终无益。”燕公子均、垍，皆为禄山委任大官，克复后，三司定罪，肃宗特以减死论。上皇召肃宗谓曰：“张均弟兄皆与逆贼作权要官。就中张垍更与贼毁阿奴家事，犬彘不若，其罪无赦。”肃宗下殿叩头再拜曰：“臣比在东宫，被人诬谮，三度合死，皆张说保护，得全首领，以至今日。张说两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争，脱死者有知，臣将何面目见张说于地下？”【眉批】说至此，太上亦何颜！呜咽俯伏。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与阿奴处置。”张垍长流岭表，张均伏诛。竟如其言。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泓师于睿宗时，尝过其宅，谓人曰：“后人有居此者，贵不可言。”其后久无居人。开元初，林甫为奉御，遂从而居焉。人有告于泓师，曰：“异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称豪贵于天下者，一人也。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庳，不可乘以过，遂易而制。既毁其檐，忽有蛇千万数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不毁。未几，林甫竟籍没，距始相时，果十九年。

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盏地。安邑里西，是玉盏地。”后永宁为王锷宅，安邑为北平王马燧宅。后王、马皆进入官，王宅累赐韩弘正、史宪诚、李载义等，所谓金盏破而再制；马燧为奉诚园，所谓玉盏破而不完也。一说李吉甫安邑宅为玉杯，牛僧孺新昌宅为金碗。牛宅本将作大匠康𣏌宅，𣏌自辨冈阜形势，以其宅当出宰相。后每年命相有按，𣏌必引颈望之，宅竟为僧孺所得。【眉批】方知有命。

泓师与韦安石善，尝语安石曰：“贫道近于凤栖原见一地，可二十余亩，有龙起伏形势。葬此地者，必累世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别业在城南，待闲时，陪师往诣地所，问其价几何？”安石妻闻，谓曰：“公为天子大臣，泓师通阴阳术数，奈何一旦潜游郊野，又买墓地，恐祸生不测矣。”安石惧，遂止。泓叹曰：“国夫人识达先见，非贫道所及。公若要买地，不必躬亲。”夫人曰：“欲得了义，兼地不要买。”安石曰：“舍弟缙有中殇男，未葬，便与买此地。”泓曰：“如贤弟得此地，即不得将相，位止列卿。”已而缙竟买其地，葬中殇男。【眉批】葬中殇男，亦应尊长休咎耶？今人但云父母旺子孙，何也？缙后为太常卿礼仪使，卒官。

舒绰（出《朝野佥载》）

舒绰，东阳人，稽古博文，尤善相冢。吏部侍郎杨恭仁欲改葬亲，求善图墓者五六人，并称海内名手，停于宅，共论葘，互相是非，恭仁莫知孰是。乃遣微解者，驰往京师，于欲葬之原，取所拟之地四处，各作历，记其方面高下形势，各取一斗土，并历封之。恭仁隐历出土，诸生所言乖背。绰乃定一土堪葬，操笔作历，言其四方形势，与恭仁历无尺寸之差，诸生雅服。【眉批】出土而即知地势，神哉！此法今绝矣。各赐绢十匹遣之。绰曰：“此所拟处，深五尺之外，有五谷。若得一谷，即是福地，公侯世世不绝。”恭仁即将绰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瓮大，有粟七八斛。此地经为粟田，蚁运粟下入此穴。当时朝野之士，以绰为圣。葬竟，赐细马一匹，物二百段。

张景藏

英公徐勣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鸣，子孙盛荣。”张景藏闻之，私谓人曰：“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孙敬业扬州反，弟敬贞答款曰：“敬业初生时，于蓐下掘得一龟，云大贵之象。英公令秘而不言。”则天怒，斫英公棺，焚其尸，灰之应也。

太平广记钞卷四十四

妇人部

贤妇

洗氏（出《国史》及《岭表录异》）【眉批】以下大才智妇。

洗氏，高凉人，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幼贤明，在父母家能抚循部众。高凉太守冯宝闻其志行，聘为妻。每与参决词讼，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萧勃征兵入援，遣使召宝。宝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后果反。宝卒，岭表大乱，氏怀集之，百越晏然。子仆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诏册氏为高凉郡太夫人，赍绣幄油络，驷马安车，鼓吹麾幢旌节，如刺史之仪。百越号夫人为圣母。王仲宣反，夫人帅师败之，亲披甲乘马，巡抚诸州，岭南悉定。封谯国夫人，开幕府，署长史官属，给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赐以首饰及宴服一袭。时番州总管赵纳贪虐，黎僚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论之，敕夫人招慰。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德意，所过皆降。文帝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卒谥诚敬。夫人身长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

侯四娘（出《独异志》）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卫州有妇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谒于军前，愿入义营讨贼。

窦桂娘（出《樊川集》）

烈女，姓窦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椽。桂娘美颜色，读书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门，取桂娘去。将出门，顾其父曰："慎无戚戚，【夹批】便奇。必能灭贼，使大人取富贵于天子。"【眉批】□戎之冠，西子当下拜矣。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侧，复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虽妻子不知者，悉皆得闻。希烈归蔡州，桂娘尝谓希烈曰："忠而勇，一军莫如陈仙奇。其妻窦氏，仙奇宠且信之，愿得相往来，以姊妹叙齿，因徐说之，以坚仙奇之心。"希烈然之。因以姊事仙奇妻，尝间谓曰："贼凶残不道，迟晚必败，姊宜早图遗种之地。"仙奇妻然之。兴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发丧，欲尽诛老将校，俾少者代之。计未决，有献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请分遗仙奇妻，且以示无事于外。【眉批】语俱入耳。因为蜡帛书曰："前日已死，殡在后堂，欲诛大臣，须自为计。"用朱染帛，丸如含桃。仙奇发丸见之，言于薛育曰："两日称疾，但怪乐曲杂发，昼夜不绝。此乃有谋未定，示暇于外，事不疑矣。"明日，仙奇、薛育各以所部兵噪于衙门，请见希烈。烈子迫，出拜，愿去伪号，一如李纳。仙奇曰："尔悖逆，天子有命。"因斩希烈妻及子，函七首以献，陈尸于市。后两月，吴少诚杀仙奇，知桂娘谋，因亦杀之。【夹批】可惜！可惜！【眉批】一才妇不容，知吴氏之不祚矣。

邹仆妻（出《玉堂闲话》）

梁末，襄州都军务邹景温移职于徐，亦绾都军之务。有劲仆某，自恃拳勇，独与妻策驴而行。至芒砀泽间，大声曰：“闻此素多豪客，岂无一人与吾曹决胜负乎？”言粗毕，有五六盗自丛薄间跃出。一夫自后双手交抱，搏而仆之，抽短刃以断其喉，盖掩其不备也。唯妻在侧，殊无惶骇，但矫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耻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谓无神明哉？”贼谓其诚而不杀，与行李并二驴驱以南迈。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达孤庄南而息焉。庄之门有器甲，盖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妇遂径入村人之中堂，盗亦谓其谋食不疑。乃泣拜其总首，且告其夫遭屠之状。总首潜召其徒，一时执缚，唯一盗得逸。械送亳城，咸弃市。妇返襄阳，为尼终焉。

谢小娥（出李公佐撰传，参《续幽怪录》）

【眉批】《续幽怪录》事同，但云尼妙寂，姓叶，夫为任华，亦据李传，不知何以异也。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段居贞。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童仆辈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

日夫。”【眉批】强魂能见梦而不题言，何也？殆凶人数不绝耶！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李公佐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僧齐物从，因告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不能辨。”李遂请齐公书于纸。乃凭槛书空，凝思默虑，忽然了悟。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询得其由。李曰：“若然者，吾审详矣。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夫猴，申生也。车去两头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门，门而东，非兰字耶？禾中走者，穿田过，此亦申字也。一日加夫，盖春字耳。”小娥悲喜交集，书“申兰申春”四字于衣中，誓访二贼，以复其冤。因问李姓氏官族，泣拜而去，尔后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竹户上有纸榜召佣，乃应召诣门。问其主，则申兰也。兰引归，娥心愤貌顺，在兰左右，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娥。已二岁余，竟不知娥之女人也。【眉批】比木兰诸人，更难数倍。先是谢氏之衣服器具，悉掠在兰家，小娥每执旧物，未尝不暗泣移时。兰与春，宗昆弟也。春家住大江北独树浦，与兰往来密洽。兰与春同去经月，多获财帛而归。每留娥与兰妻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给娥甚丰。或一日，春携文鲤兼酒诣兰。是夕，群贼毕至，酣饮而散。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眉批】指置从容，大有兵机。初，兰、春有党数十，暗记其名，悉擒就戮。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复父夫之仇毕，归本里，见亲属。里中豪族争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发披褐，访道于牛头山，师事大士尼将律师，志坚行苦。其明年，始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竟以小娥为法号，不忘本也。是年夏，公佐归长安，途经泗滨，过善义寺，谒大德尼。诸尼列侍，中有一尼，眉目朗秀，凝视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将去，尼遽呼曰：“官岂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李曰：“然。”“然则记小师乎？”李曰：“不记也。”娥曰：“昔瓦官寺阁求解车中猴者也。”李悟

曰：“竟获贼否？”娥因泣，具诉始终艰苦，及报仇之状，且曰：“碎此微躯，莫酬明哲，梵宇无他，惟虔诚法象，以报效耳。”公佐大异之，遂为作传。

【总评】小娥一女子，而誓报父夫之仇，精诚所至，天泄其机，人效其智，岂偶然哉？方服佣之始，视兰已如兀上肉，所以需迟不发，必欲兼报兰、春，且歼其党耳。相机愤发，卒酬血恨，而复不惑铅华，竟枯心褝律以死，节孝智勇、无一不备，字曰女中丈夫，无愧乎！

李诞女（出《法苑珠林》）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围一丈，士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与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辄夜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一岁将祀之，募索未得，将乐县李诞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留，今惟生六女，无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不听去，终不可禁止。寄乃行，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怀剑将犬诣庙中坐。先作数石米餐密㪷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

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赐赏。自是东治无复妖邪。

卢氏（出《松窗杂录》）【眉批】以下贤明妇。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仁杰每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常经雪后休假，仁杰因候卢姨安否。适表弟挟弓矢，携雉兔来归，进膳于母，顾揖仁杰，意甚轻简。仁杰因启于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为悉力。"姨曰："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杰大惭而退。

【总评】浮休子评仁杰云："粗览经史，薄闲文章。心神耿直，涅而不缁。胆气坚刚，明而能断。晚途钱癖，和峤之徒与？"观此则梁公非超然势利者，姨盖有以窥之矣。

董氏（出《朝野佥载》）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朝官侧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谏曰："俊臣，国贼也，势不久。一朝事坏，奸党先遭，君可敬而远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隆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但去，莫求住。"【眉批】董妻高处，只是能安命。遂行。至州，投刺参州将，错题一张纸。州将展看尾后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

十日，忠州贼破武隆，杀旧县令，略家口并尽，敏以不许上获全。后俊臣诛，逐其党流岭南，敏又获免。

崔敬女（出《朝野佥载》）

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顼娶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至门首。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眉批】大见识！大豪杰！遂登车而去。顼后拜相。

李畬母（出《朝野佥载》）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脚钱几，又曰："御史例不还脚车钱。"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

肃宗朝公主（出《因话录》）

肃宗宴于宫中，女优弄假戏，有绿衣秉简为参军者。天宝末，蕃将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遂令为参军之戏。公主谏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恩真逆人耶，其妻亦同

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眉批】何减名臣奏疏。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咸重公主。公主，即柳晟母也。

牛氏（出《玉泉子》）

邓敞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气力，且富于财，谓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乎？当为君展力，宁一第耶？”时敞已为李评事之婿矣。有女二人，皆善书，敞所行卷，多二女笔迹。敞顾已寒贱，必能致腾踔，私利其言，许之。既登第，就牛氏亲。不日，敞挈牛氏而归。将及家，敞绐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请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许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奴驱其辎橐直入，即出牛氏居常所玩好幙帐杂物，列于庭庑间。李氏惊曰：“此何为者？”奴曰：“夫人将到，令某陈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抚膺大哭顿地。牛氏至，知其卖己也，请见李氏曰：“吾父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纵嫌不能富贵，岂无一嫁处耶？其不幸岂唯夫人乎？今愿一与夫人同之。夫人纵憾于邓郎，宁忍不为二女计耶？”【眉批】牛氏大贤德。时李氏将列于官，二女共牵挽其袖而止。

贺氏（出《玉堂闲话》）

兖州有民家妇，姓贺氏，里人谓之织女。父母以农为业，其丈夫则负担贩卖，往来于郡。贺初为妇，未浃旬，其夫出外。每出，数年方至，至则数日复出。其所获利，蓄别妇于他所，不以一钱济家。贺知

之，每夫还，欣然奉事，未尝形于颜色。夫惭愧不自得，更非理殴骂之，妇亦不之酬对。其姑已老且病，冻馁切骨，为佣织以资之。所得佣直，尽归其姑，己则寒馁。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妇益加恭敬，下气怡声，以悦其意，终无怨叹。夫尝挈所爱至家，贺以女弟呼之，略无愠色。贺为妇二十余年，其夫无半年在家，而勤力奉养，始终无怨。【眉批】千古一人，女中圣贤菩萨也。

周迪妻（出《妖乱志》）

有豫章民周迪，货利于广陵，其妻偕焉。遇师铎之乱，不能去，至是迪饥将绝。妻曰："兵荒若是，必不相全。君亲老家远，不可与妾俱死。愿见鬻于屠氏，则君归装济矣。"迪勉从之，以所得之半赂守者求去。守者诘之，迪以实对。郡辈不信，遂与迪往其处验焉，至则见首已在肉案。聚观者莫不叹异，【眉批】惨极，令人不忍读。以金帛遗之。迪收其余骸，负之而归。

卢夫人（出《朝野佥载》）【眉批】以下贞妇。

卢夫人，房玄龄妻也。玄龄微时，病且死，嘱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玄龄既愈，礼之终身。

【总评】按《妒妇记》：夫人至妒，房公不敢畜妾。太宗将赐美

人，屡辞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谕之。夫人誓死不从。何贤于前而妒于后也？然观剔目之情，则房公与夫人业有成言可知矣。

卫敬瑜妻（出《南雍州记》）

贞女卫妇，本霸城王整之女，适卫敬瑜，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欲嫁之，誓而不肯。后频被逼，女乃截耳自誓，由是获免。于夫墓种柏数株，其墓前柏树连理，乃为诗曰：“墓前一株柏，同根复并枝。妾心能感木，颓城何足奇？”所住户上有燕巢，常双飞来去，后忽孤飞而至。女感燕之偏栖，乃以红缕系燕足以为志。后岁，此燕果来，犹带旧缕。女复为诗曰：“昔时无偶去，今来犹独归。故人恩爱重，不忍复双飞。”

吕荣（出《文枢镜要》）

许升妻吕氏，字荣。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荣躬勤家业以奉姑，数劝升修学，每有不善，辄流涕进规。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荣叹曰：“命之所遭，义无离贰，终不可归。”升感激自励，乃寻师远学，遂以成名。寻被本州辟命，行至寿春，为盗所杀。刺史尹耀捕盗得之。荣迎丧于路，闻而诣州，请甘心仇人。耀听之，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后郡遭寇贼，贼欲犯之，荣逾垣走。贼拔刀追及。荣曰：“义不以身受辱。”遂被杀。【眉批】一生薄命。是日疾风暴雨，雷电晦冥。贼惶惧，叩头谢罪，乃殡葬之。后刺史增其冢于嘉兴郭里，名曰“义妇坂”。

邓廉妻（出《朝野佥载》）

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设灵几，每日，三上食临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梦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为偶。李氏睡中不许。自后每夜梦见，以为精魅，书符咒禁，终莫能绝。李氏叹曰："吾誓不移节，而为此所挠，盖吾容貌未衰故也。"截发垢面，麻衣不濯。其鬼又来谢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夺也。"自是不复梦。郡守旌其门闾，至今尚有节妇里。

歌者妇（出《玉堂闲话》）

南中有大帅，世袭爵位。有歌妇色美，与其夫自北而至。帅闻而召之。每入，辄与其夫偕，更唱迭和，曲有余态。帅欲私之，妇拒不许。帅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妇于别室，多其珠翠，以悦其意。逾年，往诣之，妇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娈。及就榻，袖中忽出白刃，擒帅欲刺之。帅惊逸，妇逐之。适有二奴居前，阖其扉，由是获免。旋遣人执之，已自断其颈矣。

才妇

谢道韫（出《独异志》）

王凝之妻谢道韫，凝之与客谈义不胜，道韫遣婢白曰：“请与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与客谈，客不能屈。

杨容华（出《朝野佥载》）

杨盈川侄女曰容华，幼善属文。尝为《新妆诗》，好事者多传之。诗曰：“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月下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

上官昭容（出《景龙文馆记》）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郑氏梦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称量天下。生弥月，郑弄之曰：“秤量天下，是汝耶？”孩咿应之曰：“是。”襁中遇家祸，入掖庭，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所决。至若幽求英隽，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玄宗平难，被诛。

上官昭容



张说女（出《传载》）

燕公张说，其女嫁卢氏，尝为舅求官，候父朝下而问焉。父不语，但指搨床龟示之。女归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眉：聪明。

杜羔妻（出《玉泉子》）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第，乃归。将至家，妻先寄诗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竟登第。

张瞬妻（出《抒情诗》）

会昌中，边将张瞬防戍十有余年，其妻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诣阙进上。诗曰：“瞬离已是十秋强，对镜那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叠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敕赐绢三百匹，以彰才美。

关图妹（出《南楚新闻》）

关图有一妹，甚聪慧，文学书札，罔不动人。图常语同僚曰：“某家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后寓居江陵，有龁贾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峡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结托图。图亦以长者待之。数载，常公殂，有一子名修，貌颇儒雅，略晓文墨，图竟以其妹妻之。关氏乃与修读书，习二十余年，才学优博，越绝流辈。【眉批】妻成夫学，千不一见。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东罗隐下第东归，有诗别修云：“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岐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绿，脍忆松江满棹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应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又广陵秋夜读修所赋三篇，复吟寄修云：“入蜀还吴三首诗，藏于笥箧重于师。剑关夜读相如听，瓜步秋吟炀帝悲。物景也知输健笔，时情谁不许高枝。明年二月东风里，江岛闲人慰所思。”修名望若此，关氏亦有助焉。后修卒，关氏自为文祭之，时人竞相传诵。

慎氏（出《云溪友议》）

慎氏，北陵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严灌夫因游览，遂结姻好，同载归蕲春。经十余年，无嗣息，灌夫乃拾其过而出之，令归二浙。慎氏慨然登舟。亲戚临流相送，慎氏乃为诗以诀灌夫。灌夫览之凄感，遂为夫妇如初。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

薛媛（出《云溪友议》）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陈颍。岁久，颍守慕其仪范，欲以子妻之。

楚材家有妻，以受知于颍牧，辄已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似无返旧之心。或谓求道青城，访僧衡岳，不复留心于名宦也。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亦微知其意。乃对镜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甚惭，遽有隽不疑之让，夫妇遂偕老焉。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经颜索莫，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眉批】其貌可知。

孙氏（出《北梦琐言》）

乐昌孙氏，进士孟昌期之内子，善为诗。一旦并焚其集，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自是专以妇道内治。孙有代夫赠人《白蜡烛诗》曰："景胜银缸香比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有《闻琴诗》曰："玉指朱弦轧复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玄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

宫人红叶诗（出《本事诗》《北梦琐言》）

唐顾况在洛，与一二诗友闲游苑中，于流水上得大梧叶，上题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泛于波中。诗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后十日余，有客来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一诗，故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愁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

进士李茵，襄阳人，尝游苑中，见红叶自御沟流出，上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茵收贮书囊。后僖宗幸蜀，茵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名云芳子，有才思。茵与之款接，因见红叶，叹曰：“此妾所题也。”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及锦州，逢内官田大人，识之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怏怅。其夕宿逆旅，云芳复至曰：“妾已重赂中官，求得从君矣。”乃与俱归襄阳。数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往年绵州相遇，实已自经而死，感君之意，故相从耳。人鬼殊途，何敢贻患于君。”置酒赋诗，告辞而去。

【总评】《云溪友议》：中书舍人卢渥应举，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叶上有绝句，拾置巾箱中。及宣宗既省宫人，渥得一人，睹叶吁怨。叩之，乃其诗也。又小说为于佑事，诗俱与云芳同。

开元制衣女（出《本事诗》）

开元中，颁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眉批】圣主。

美妇

夷光（出《拾遗记》）

越谋灭吴，求天下奇宝美人异味，以进于吴。得阴峰之瑶，古皇之骥，湘沅之鳝。又有美女，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贡于吴。吴处于椒花之房，贯细珠以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夫差惑之，怠于国政。及越兵入国，乃抱二人以逃吴苑。越军既入，见二人在竹树下，皆言神女，望而不侵。

丽娟（出《拾遗录》）

汉武帝所幸宫人，名曰丽娟。年始十四，玉肤柔软，吹气如兰。身轻弱，不欲衣缨拂，恐体痕也。于芝生殿唱回风之曲，庭树为之翻落。尝以衣带系娟，闭于重幕中，恐随风起。

赵飞燕（出《西京杂记》）

赵后飞燕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二人并色如红玉。

薛灵芸（出《拾遗记》）

薛灵芸，常山人也。父名邺，为鄴乡亭长。灵芸从母陈居亭傍舍。生穷贱，至夜，每聚邻妇以绩，麻藁自照。年十五，容貌绝世。闾中少年多以夜时来窥，终不得见。魏咸熙元年，谷习出守常山郡，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时文帝选良家子女入宫，习以千金聘而献之。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盛泪，壶中即如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帝遣车十乘，以迎灵芸。车皆镂金为轮，丹画其毂。轭前有杂宝为龙凤，衔百子铃，锵和鸣响于林野。驾青色骈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涂国所献，足如马蹄也。道侧烧石叶之香，此石重叠，状如云母，其气辟恶厉之疾，腹题国所献也。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噎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霄。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于大道之傍，一里致一铜表，高五尺，以志里数。故行者歌曰：“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铜柱为土上出金，而烛台下照，则火在土下之义。汉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兴，是妖辞也。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叹曰：“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因改灵芸之名为夜来。入宫承宠爱。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胜，况乎龙凤之重。”乃止而不进。夜来妙于女功，虽处于深帷重幄之内，不用灯烛，裁制立成。非夜来所缝制，帝不服也。宫中号曰“针神”。

孙亮姬（出《拾遗记》）

孙亮作绿琉璃屏风，甚薄而莹沏，每于月下清夜舒之。所宠四姬，皆绝色，一名朝姝，二名丽居，三名洛珍，四名洁华。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如无隔，唯香气不通于外。为四人合四气香，此香殊方异国所献，凡经岁践蹑宴息之处，香气沾衣，历年弥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丽居、洛珍、洁华香。亮每游，此四人皆同与席。使来侍，皆以香名前后为次，不得相乱。所居室，为思香媚寝。

蜀甘后（出《拾遗记》）

蜀先主甘后，沛人，生于贱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官掖。"及后生而体貌特异，年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致后于白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致后侧。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唯嫉甘后，亦妒玉人。

浙东舞女（出《杜阳杂编》）

宝历二年，浙东贡舞女二人，一曰飞燕，一曰轻凤。修眉黟首，兰气融冶。冬不纩衣，夏无汗体。所食多荔枝、榧实、金屑、龙脑之类。带轻金之冠。缾罗衣，无缝而成，其文织巧，人未能识。轻金冠以金丝结之，为鸾鹤之状，仍饰以五彩细珠，玲珑相续，可高一尺，秤之无三

二钱。【眉批】一尺之冠，虽轻不雅。上更琢玉芙蓉以为顶。歌声一发，如鸾凤之音，百鸟莫不翔集其上。舞态艳逸，非人间所有。每歌罢，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宝帐，恐风日也。由是宫中语曰："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

杜牧（出《唐阙史》）

御史杜牧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宴席，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牧持宪，不敢邀致。牧遣座客达意，愿预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酒独斟，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妓百余人，皆绝艺殊色。牧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复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眉批】甚直捷。李俯而笑，诸妓皆亦回首破颜。牧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牧又自以年渐迟暮，常追赋感旧诗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又曰："舣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伴，茶烟轻飏落花风。"太和末，牧复自侍御史出佐江西宣州幕，虽所至辄游，而终无属意。及闻湖州名郡，风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游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颇喻其意。及牧至，每为之曲宴周游，凡优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为出之。牧注目凝视曰："美矣，未尽善也。"【眉批】真正相知友。乙复候其意，牧曰："愿得张水嬉，使州人毕观，候四面云合，某当闲行寓目，冀于此际，或有阅焉。"乙如其言。至日，两岸观者如堵，迨暮，竟无所得。将罢，舟舣岸，于丛人中，有里姥引

鸦头女，年十余岁。牧熟视曰：“此真国色，向诚虚设耳。”因使语其母，将接致舟中。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姥曰：“他年失信，复当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来，乃从尔所适可也。”母许诺，因以重币结之，为盟而别。故牧归朝，颇以湖州为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发。寻拜黄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与周墀善，会墀为相，乃并以三笺干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则已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三载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惧其见夺，携幼以同往。牧诘其母曰：“曩既许我矣，何为反之？”母曰：“向约十年，十年不来而后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载词视之，俯首移晷曰：“其词也直，强之不祥。”乃厚为礼而遣之。因赋诗以自伤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奇妇

温庭筠姊（出《玉泉子》）

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将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勖厚遗之。庭筠少年，所得钱帛，多为狭邪费。勖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眉批】惜钱帛而不用才，勖真奴才也！其姊赵颛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辄切齿于勖。一日，厅有客，温氏偶问客姓氏，左右以勖对。温氏遂出厅事，前执勖袖大哭。勖殊惊异，且持袖牢固，不

可脱，不知所为。移时，温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无成，由汝致之！”复大哭。【眉批】姝真奇人，男子汉不如。久之方得解。勖归愤讶，竟因此得疾而卒。【夹批】死晚矣。

村庄妇人（出《玉堂闲话》）

蜀师戍固镇，有巨帅曰费铁嘴者，本于绿林，多使人行劫而纳其货。一日，劫村庄，才合夜，群盗至村，四面坏壁而入。民家灯火尚荧煌，丈夫悉遁去，唯一妇人以杓挥釜汤泼之。一二十辈无措手。为害者皆狼狈奔散。妇人但秉杓据釜，【夹批】神闲气定，目无群盗。略无所损。【眉批】奇哉此妇，不唯胆气，抑异人也？旬月后，费部内犹有面如疮癞者，费终身耻之。

不贤妇

段氏（出《酉阳杂俎》）【眉批】以下妒妇。

临济有妒妇津。传言晋太始中，刘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尝于妻前诵《洛神赋》，语其妻曰：“取妇得如此，吾无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吾死，何患不为水神？”其夜，乃自

沉而死。【眉批】如此妇，那得不畏？死后七日，梦见与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矣。”伯玉遂终身不复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皆坏衣枉妆，然后敢济。不尔，风波暴发。丑妇虽盛妆饰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妇人渡河无风浪者，以为丑，不能致水神，丑妇讳之，莫不皆自毁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齐人语曰：“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人水傍，好丑自彰。”

任环妻（出《朝野佥载》）

唐初，兵部尚书任环，敕赐宫女二，女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赍金胡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环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之；若妒，即饮。”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环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环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遂饮尽，然非耽也。既睡醒，帝谓环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

李福女奴（出《玉泉子》）

李福妻裴氏，性妒。姬侍甚多，福未尝敢属意。镇滑台日，有以女奴献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间言于妻曰：“某官已至节度使矣，所指使者，不过老仆，夫人待某，无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属何人？”福即指所献之女奴，裴许诺。尔后不过执衣侍膳，未尝一得缱绻。福又嘱妻之左右曰：“设夫人沐发，必遽来报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发来告，福即伪言腹痛，召其女奴。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

在沐，难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为信然，遽出发盆中，跣问福所苦。福业以疾为言，即若不可忍状。裴极忧之，由是以药投儿溺中进之。明日，监军使及从事悉来候问，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无成，固其分。所苦者，虚咽一瓯溺耳。”闻者无不大笑。

吴宗文（出《王氏见闻》）

王蜀吴宗文，以功勋继领名郡，少年富贵，姬仆乐妓十余辈，皆精选也。其妻妒，每怏怏不惬其志。忽一日，鼓动趋朝，已行数坊，忽报云：“放朝。”遂密戒从者，潜入，遍幸之，至十数辈，遂据腹而卒。

蜀功臣（出《王氏见闻》）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妒忌，家畜妓乐甚多，居常即隔绝之。或宴饮，即使隔帘幕奏乐，某未尝见也。其妻左右，常令老丑者侍之。某尝独处，更无侍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后妻病甚，语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当取之！”及属纩，某乃召诸姬，日夜酣饮为乐。有掌衣婢，尤属意，即幸之。方寝息，忽有声如霹雳，帷帐皆裂，某因惊成疾而死。【眉批】妒精。

秦骑将（出《玉堂闲话》）【眉批】以下悍妇。

秦骑将石某者，甚有战功，苦妻悍妒，伺其独处，乃夜遣人刺之。

【夹批】下策。妻手接其刃，号救叫喊。婢妾共击贼，遂折镡而去，竟不能害。妇十指皆伤。后数年，秦亡，入蜀。蜀遣石将兵，屯于褒梁。复于军中募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数千里，侠士于是挟刃，怀家书，至其门曰，“褒中信至，令面见夫人。”夫人喜出见，侠拜而授其书，捧接之际，挥刃斫之。妻有一女跃出，举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眉批】冤家。外人闻而救之，女十指并伤。后十年，蜀亡归秦，竟与其夫偕老，死于牖下。

杨弘武妻（出《国史异纂》）

杨弘武为司戎少常伯，高宗谓之曰：“某人何因，辄授此职？”对曰：“臣妻韦氏性刚悍，昨以此见属，臣若不从，恐有后患。”帝嘉其不隐，笑而遣之。【眉批】非法也，此高宗絜矩处。

杨志坚（出《云溪友议》）【眉批】薄恶妇。

颜真卿为抚州刺史，邑人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资给不充，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拓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请公牒以求别适。真卿判其牒曰：“杨志坚早亲儒教，颇负诗名，心虽慕于高科，身未沾于寸禄。愚妻睹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赞成好事；专学买臣之妇，厌弃良人。污辱乡闾，伤败风教，若无惩诫，孰遏浮嚣？妻可笞二十，【夹批】畅快！任自改嫁。杨志坚

秀才，饷粟帛，仍署随军。【夹批】更快！”【眉批】真卿大有手力。四远闻之，无不悦服。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

妓

杨娼（房千里撰传）【眉批】义妓。

杨娼者，长安里中殊色也，态度甚都，复以冶容自喜。王公贵人享客，竞致席上。虽不饮者，必为之引满尽欢。长安诸儿，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产而不悔，由是娼名冠诸籍中。岭南帅甲，贵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帅甚悍。先约：设有异志者，当取死白刃下。【夹批】信不近义。帅幼贵，喜淫，内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阴出重赂，削去娼籍，而挈之南海，馆于他舍，公余而同，夕隐而归。娼有慧性，事帅尤谨。复厚帅之左右，咸得其欢，故帅益嬖之。会间岁，帅得病，且不起，思一见娼，而惮其妻。帅素与监军使厚，密遣导意，使为方略。监军乃绐其妻曰：“将军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调者视之，瘳当速矣。某有善婢，久给事贵室，动得人意。请夫人听以婢安将军四体如何？”【眉批】此监军亦可人。妻曰：“中贵人，信人也。果然，吾无苦耳。可促召婢来。”监军即命娼冒为婢以见帅。计未行而事泄。帅之妻乃拥健婢数十，列白梃，炽膏镬于廷而伺之矣。须其至，当投之沸鬲。帅闻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幸吾未死，必使脱其虎喙。不然，无及。”乃大遗其奇宝，命家僮榜轻舫，卫娼北归。自是，帅愤益深，不

逾旬而物故。娼之行，适及洪矣。问至，娼乃尽返帅之赂，设位而哭，曰：“将军由妾而死。将军且死，妾安用生为？妾岂孤将军者耶？”即撤奠而死之。【眉批】豫让薄于范中行而忠于智，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有所感也。娼乎可少乎哉！

李秀兰（出《玉堂闲话》，又《中兴间气集》）【眉批】以下才妓。

李秀兰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岁时，其父抱于庭，作诗咏蔷薇，末句云：“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恚曰：“此女将来富有文章，然必为失行妇矣。”竟如其言。

又秀兰尝与诸贤会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疾，【眉批】阴疾谓疝气。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秀兰有诗曰：“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尝赋得《三峡流泉歌》曰：“妾家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水常日闻。玉琴弹出转寥夐，直似当时梦中听。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深闺里。巨石奔湍指下生，飞波走浪弦中起。初疑喷涌含雷风，又似呜咽流不通。回湍濑曲势将尽，时复滴沥平沙中。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一弹既罢又一弹，愿与流泉镇相续。”

武昌妓（出《抒情诗》）

韦蟾廉问鄂州，及罢任，宾僚盛陈祖席，蟾遂书《文选》句

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从，请续其句。座中怅望，皆思不属。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大惊异，令随口写之云：“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坐客无不嘉叹。韦令唱作《杨柳枝词》，极欢而散。遂纳之，翌日共载而发。

徐月英（出《北梦琐言》）

江淮间，有徐月英者，名娼也。其《送人诗》云：“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又云：“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亦有诗集。金陵徐氏诸公子宠一营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谓徐公曰：“此娘平生风流，没亦带焰。”

刘禹锡（出《云溪友议》，又《本事诗》）【眉批】名妓。

刘禹锡赴任姑苏，道过扬州，州帅杜鸿渐饮之酒，大醉而归驿。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己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妓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启致谢，杜亦优容之。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眉批】刘以郎吏，轻忤州牧，轻薄甚矣。杜能优容，乃真相度。

李丞相逢吉，性强愎，恣行威福。既为居守，刘禹锡有妓甚丽，为众所知，李规夺之，约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一应朝贤宠嬖，并

请早赴境会。”稍可观瞩者，如期云集。【眉批】唐时有此事，法之不臧莫甚焉！敕阎吏，先放刘家妓从门入。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计无所出，惶惑吞声。又翌日，与相善数人谒之。但相见如常，从容久之，并不言境会之所以然者，坐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罢，一揖而退。刘叹咤而归，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四章，以拟《四愁》云：“玉钗重合两无缘，鱼在深潭鹤在天。得意紫鸾休舞镜，寄言青鸟罢衔笺。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轸长抛不续弦。若向蘼芜山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鸾飞远树栖何处，凤得新巢已去心。红壁尚留香漠漠，碧云初散信沉沉。情知点污投泥玉，犹自经营买笑金。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人曾何处更寻看，虽是生离死一般。买笑树边花已老，画眉窗下月犹残。云藏巫峡音容断，路隔星桥过往难。莫怪诗成无泪滴，尽倾东海也须干。”“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更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因偏照两人心。”

欧阳詹【眉批】以下情妓。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弱冠能属文。贞元年，登进士第。毕关试，薄游太原。于乐籍中因有所悦，情甚相得。及归，乃与之盟曰：“至都，当相迎耳。”洒泣而别，仍赠之诗曰：“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屧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寻除国子四门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经年得疾且甚，乃危妆引髻，刃而匣之，顾谓女弟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绝笔而逝。【眉批】计死后

必复相从。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径持归京，具白其事。詹启函阅之，为之恸怨，涉旬而生亦殁。

薛宜僚（出《抒情诗》）

薛宜僚，会昌中为左庶子，充新罗册赠使。由青州泛海，船频阻恶风雨。至登舟，却漂回，泊青州，邮传一年，节使乌汉真尤加待遇。籍中饮妓段东美者，薛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是春，薛发日，祖筵，呜咽流涕，东美亦然。乃于席上留诗曰：“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情恰一年。”薛到外国，未行册礼，旌节晓夕有声。旋染疾，谓判官苗甲曰：“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而卒。苗摄大使行礼。薛旋梓，回及青州，东美乃请告至驿，素服执奠，哀号抚柩，一恸而卒。

韦保衡（出《玉泉子》）【眉批】争妓之祸。

韦保衡初登第，独孤云除东川，辟在幕下。乐籍间有佐饮者，副使李甲属意，私期将纳焉。保衡既至，不知之，祈于独孤，且请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辄以语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屡言于云。云不得已，命飞牒追回。无何，堂牒追保衡赴辇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惧之矣。不日，保衡复入翰林，李闻之，登时而卒。

罗虬（出《摭言》）【眉批】可怜妓。

罗虬词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为音声，常为副戎属意。会副戎聘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缯彩。孝恭以副车所眄，不令受之。【夹批】是。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红儿。既而思之，乃作绝句百编，号《比红儿诗》，大行于时。

太平广记钞卷四十五

仆妾部

妾婢

非烟（见《皇甫枚传》）

非烟，姓步氏，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公业之爱妾也。容止纤丽，好文笔，善秦声，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合。武甚嬖之。而非烟以武粗悍，意殊不惬。比邻赵氏子曰象，才弱冠，端秀有文。于南垣隙窥见非烟，寝食俱废。乃以厚赂托门媪，乘间达意。非烟笑而不答。象度其心动，缄诗以挑之。自此篇章往复不绝。武生为府椽属，公务繁夥，或数夜一直，或竟日不归。一日，武入直，烟寄象诗云：“画檐春燕须同宿，浴浦双鸳肯独飞？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象览诗喜甚。武家后庭，即赵之前垣也。是夜，象蹑梯而登，烟已设重榻于下。既相见，喜极不能言，共入堂中，曲尽缱绻。后武生每入直，辄得一会。如此周岁。有女奴被挞憾烟，泄之武生。至直日，武先请假，而伪为出者，潜伏后庭。目击象据垣斜睇状，搏之不得，乃缚烟而痛笞之。烟叹云：“生得相亲，死亦何恨。”夜半，饮水而绝。象因变服易名，远窜江浙间。洛阳才士，有崔、李二生，常与武椽游处。崔赋诗末句云：“恰似传花人饮散，空床抛下最繁枝。”其夕，梦烟谢曰：“妾貌虽不迨桃

李，而零落过之。捧君佳什，愧抑无已。”李诗末句云：“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其夕，梦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奈何苦相诋斥？当屈君于地下面证之。”数日，李生卒。

翾风（出《拾遗记》）【眉批】以下婢。

石季伦所爱婢，名翾风。魏末，于胡中买得之。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年十五，姿态无伦，妙别五声，能观金色。【眉批】当由天授，非学也。石氏富比王家，珍宝如瓦砾，皆殊方异国所得。翾风并能辨识其处，言西方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佩服益人性灵；东方南方，玉声清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艳者数千人，翾风最以文辞擅爱。石崇常语曰：“吾百年后，以汝为殉。”答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于是弥见宠爱。崇常择美容姿相类者数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翾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珮，蒶金为凤冠之钗，结袖绕楹而舞，昼夜相接，谓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听珮声。视钗色、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使行而笑语，则口气从风而扬。又筛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致象床上，使所爱践之无迹，即赐珍珠百粒，若有迹者，则节其饮食，令体轻弱。乃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粒真珠？及翾风年至三十，妙年者争嫉之。或言胡女不可为群，竞相排毁。崇受潜润之言，即退翾风为房老，使群少。乃怀怨对而作五言诗。诗曰：“春华谁不羡，卒伤秋落时。哽咽追自泣，鄙退岂所期。桂芬徒自蠹，失爱在蛾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并歌此为乐曲，至晋末乃止。

上清（出《异闻集》）

贞元壬申岁三月，丞相窦参居光福里第，月夜闲步中庭。有常所宠青衣上清者，密请启事，须到堂前。窦亟上堂。上清曰：“庭树上有人，恐惊郎，请谨避之。”窦曰：“陆贽久欲倾夺吾权位。今有人在庭树上，即吾祸将至矣。且此事奏与不奏，皆受祸，必窜死道路。汝于辈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为宫婢。圣君如顾问，善为我辞焉。”上清泣曰：“诚如是，死生以之！”窦下阶大呼曰：“树上人，应是陆贽使来。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报！”树上人应声而下，乃衣缞粗者也。曰：“家有大丧，贫甚，不办葬礼。伏知相公推诚济物，所以卜夜而来。幸相公无怪。”窦曰：“某罄所有，堂封绢千匹而已。方拟修私庙，今日辄赠。”缞粗者拜谢。窦答之如礼。又曰：“便辞相公，请左右赍所赐绢，掷于墙外，某先于街中俟之。”窦依其请。命仆人侦其绝踪且久，方敢归寝。翌日，执金吾先奏其事。窦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厉声曰：“卿交通节将，蓄养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窦顿首曰：“臣起自刀笔小才，官已至贵。皆陛下奖拔，实不因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万死。”中使下殿宣曰：“且归私第，待候进止。”越月，贬柳州别驾。会宣武节度刘士宁通好于柳州，【夹批】冤家。廉使条疏上闻。德宗曰：“交通节将，信而有征。”流窦于驩州，没入家资，一簪不遗。身竟未达流所，诏赐自尽。上清果隶名掖庭。久之，以善应对，能煎茶，数得在帝左右。德宗谓曰：“宫内人数不少，汝大了事，从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窦参家女奴。窦参妻早亡，故妾得陪洒扫。及窦参家破，幸得填宫。既奉龙颜，如在天上。”德宗曰：“窦参之罪，不止养侠刺，兼亦甚有赃污。前时纳官银器至多。”上流清涕而言曰：“窦参自御史中丞，历度支、户部、盐铁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数十万。【眉批】月入数十万，唐时养廉之需，何厚也？前后非时赏赐，当亦不知纪极。乃者

柳州送所纳官银器，皆是恩赐。当部录日，妾在柳州，亲见州县希陆贽恩旨，尽刮去所进银器上刻藩镇官衔姓名，诬为赃物。伏乞下验之。”【眉批】州县之不希者，少矣，何必宰相！于是宣索窦参没官银器，覆视其刮字处，皆如上清之言。时贞元十二年。德宗又问养侠刺事。上清曰：“本实无，此悉是陆贽陷害，使人为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陆贽曰：“老獠奴！我脱却伊绿衫，便与紫着。又常呼伊作陆九。我任使窦参，方称意次，须教我杀却他。及至权入伊手，其为软弱，甚于泥团。”乃下诏雪窦参冤。时裴延龄探知陆贽恩衰，得恣行媒蘖，乘间攻之。贽竟受谴不回。上清特敕削丹书，度为女道士，终嫁为金忠义妻。世以陆贽门生名位多显达者，不可传说，故此事绝无人知。

【总评】按李晟恢复京师露布云：“钟簴不移，庙貌如故。”上览之流涕，盖于公异之辞也。贽忌其才，诬以内行，赐之《孝经》一卷。公异遂坎壈终身。以此推之，忠宣公之遗议，未必尽为浪传矣。

李锜婢（出《国史补》）

李锜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锜夜自裂衣襟，书己筦榷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于带。吾若从容赐对，当为宰相杨益节度使；若不从容，受极刑矣。我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汝当以是进。”及锜伏法，京城大雾，三日不解，或闻鬼哭。宪宗又于侍婢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数袭，赐锜及子弟，敕京兆府收葬之。李铦，锜之从父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锜反状，恸哭，驱妻子奴婢，无老幼，量颈为枷，自拘于观察使。朝廷悯之，因为薄贬。【眉批】智者。锜声

色之选，冠绝于时。及浙西之败，配掖庭者，曰郑、曰杜。郑得幸于宪宗，是生宣宗，实为孝明皇太后。次即杜、杜名秋，亦建康人也，有宠于穆宗。穆宗即位，以为皇子漳王傅姆。太和中，漳王得罪，国除，诏赐秋归老故乡。或曰系帛书者，即杜秋也。而宫闱事秘，世莫得知。夫秋，女婢也，而能以义申锜之冤；且逮事累朝，用物殚极，及其被弃于家也，朝饥不给，故名士闻而伤之。中书舍人杜牧有诗。

柳氏婢（出《北梦琐言》）

唐柳仆射仲郢镇鄜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盖巨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侩以婢导至巨源，赏其技巧。他日，巨源窥窗，通衢有鬻绫罗者，召之就宅。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时柳婢侍左，失声而仆，似中风。命扶之去，都无言语，但令还女侩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仆射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绫绢牙郎乎？"【眉批】此婢大可与语，可配萧家仆杜亮。蜀都闻之，皆嗟叹。

却要（出《三水小牍》）

湖南观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罗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李四子，长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祚，所谓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灿发，中堂垂绣幕，皆银缸，而却要遇大郎于樱桃花影中，

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庭中东南隅，伫立相待。候堂前眠熟，当至。”大廊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调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东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少顷，却要突燃炬，疾向厅事，豁双扉而照之，谓延禧辈曰：“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皆弃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复从而咍之。自是诸子怀惭，不敢失敬。

童仆

韦桃符（出《朝野佥载》）

隋开皇中，京兆韦衮有奴曰桃符，每征讨将行，有胆力，衮至左卫中郎，以桃符久从驱使，乃放从良。符家有黄牸牛，宰而献之。因问衮乞姓。衮曰：“止从我姓为韦氏。”符叩头曰：“不敢与郎君同姓。”衮曰：“汝但从之，此有深意。”故至今为黄犊子韦，即韦庶人其后也。不许异姓者，盖虑年深代远，子或与韦氏通婚，此其意也。

李敬《摭言》）

李敬者，夏侯孜之佣也。孜久厄塞名场，敬寒苦备历。或诱之曰：“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尔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何长进？”敬赧然曰：“我使头及第，还拟作西川留后官。”众皆非笑。时孜于壁后闻其言。凡十余岁，孜自中书出镇成都，临行，有以邸吏托者，一无所诺。至镇，用敬知进奏，而鞅掌极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伶俜风尘，所跨蹇驴，无故坠井。及朝士之门，或逆旅舍，常多龃龉。时人号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将相。

【总评】观李敬，可壮忠仆之气；观夏侯，可坚贫士之骨。

萧颖士（出《朝野佥载》）

唐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擢进士第。至二十余，该博三教。性严急无比。佣仆杜亮事之十余载，每箠楚百余，不堪其苦，遵其指使如故。或劝之择木。亮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学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眉批】怜才更甚于同调。

武公干（出《摭言》）

武公干者，常事蒯希逸秀才十余岁，异常勤干。洎希逸擢第，干辞

以亲在，乞归就养。希逸留之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诗送之。略曰：“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同人醵绢赠行，皆有继和。

捧剑（出《云溪友议》）

咸阳郭氏者，富室也，仆媵且众。有一苍头，名捧剑，尝以望水眺云，不遵驱策，虽鞭捶如故也。一旦，忽题诗一篇，其主益怒。诗曰：“青鸟衔蒲菊，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儒士闻而竞观，以为协律之词。其主稍容焉。又题后堂牡丹花曰：“一种芳菲出后亭，却输桃李得佳名。谁能为向天人说？从此移根近太清。”捧剑私启宾客曰：“愿作夷狄之鬼，耻为世俗苍头。”【眉批】去其苍头而可矣。其后将窜，复留诗曰：“珍重郭四郎，临行不得别。晓漏动离心，轻车冒残雪。欲出主人门，零涕暗呜咽。万里隔关山，一心思汉月。

归秦（出《北梦琐言》）

沈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内竖归秦。询不能禁。既而妾犹侍内，归秦耻之，乃挟刃伺隙，杀询及其夫人于昭义使衙。【眉批】此可为戒，并以戒妻。是夕，询宴府中宾友，乃著词曰：“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及归而夫妻并命焉。时咸通四年也。

太平广记钞卷四十六

酒食部

酒

酒名（出《国史补》）

酒名，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桃，岭南之灵溪博罗，宣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蛤蟆陵之郎官清，河汉之三勒浆，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黎勒、诃黎勒。

【总评】《舆地志》：村人取若下水以酿酒，醇美，俗称若下酒。张协士所云荆州乌程、豫北竹叶，即此是也。

千日酒（出《博物志》）

昔有人名玄石，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语其节。至家，醉卧不醒数日。家人不知，以为死也，具棺殓葬之。酒家至千日，

乃忆玄石前来沽酒，醉当醒矣。遂往索玄石家问之。云：“亡已三年，今服阕矣。”于是与家人至其墓，掘冢开视，玄始醒，起于棺中。

搹奸酒（出《伽蓝记》）

河东人刘白堕者，善于酿酒。六月中，时暑赫，刘以罂贮酒，曝于日中，经一旬，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师朝贵出郡者，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可至远，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带酒之任。路中，夜逢劫盗。盗饮之，皆醉，遂被擒获。因此复名搹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

青田酒（出《古今注》）

乌孙国有青田核，莫知其树与实。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刘章曾得二枚，集宾设之，可供二十人。一核方尽，一核所盛，复中饮矣。唯不可久置，久则味苦难饮。因名其核曰青田壶，【眉批】此核宜赠贫士好客者。酒曰青田酒。

昆仑觞（出《酉阳杂俎》）

魏贾瑯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苍头善别水，常令乘小舟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如绛，以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间所绝。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

碧筒酒（出《酉阳杂俎》）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传吸之，名为碧筒。历下效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

消肠酒（出《王子年拾遗》及《世说》）

张华为醇酒，煮三薇以渍翰蘗。蘗出西羌，翰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麦，四月火星出，获麦而食之。蘗用水渍，三夕而麦生萌芽。以平旦时鸡鸣而用之，俗人呼为鸡鸣麦。以酿酒，清美鬯悦。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摇荡，使人肠烂。当时谓之消肠酒，亦名九酝酒。华既贵，有少时知识来候之。华与共饮此酒至醉。华常饮此酒，每醉眠，辄敕左右转侧至觉。【夹批】饮如此酒又何乐！是夕忘敕之。左右依常时为张公转侧。其友人无人为之，至明犹不起。华咄云：“噫！死矣。”使视之，酒果穿肠，流床下滂沱。

黏雨酒（出《拾遗录》）

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垂五色玉珮。上有铜龙，腹空，盛数百斛酒。使胡人于楼上噀酒。风至，望之如云雾，名曰黏雨台，使以洒尘。

南方酒（出《投荒杂录》）

南方酒不用麴蘗，杵米为粉，以众草叶胡蔓草【眉批】南人呼野葛为胡蔓草。汁溲，大如卵，置蓬蒿中荫蔽，经月而成，用此合糯为酒。故剧饮之后，既醒，犹头热涔涔，有毒草故也。南方酿成，即实酒满瓮，泥固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沽者无能知美恶，就泥上钻小穴，可容箸，以细筒插穴中。沽者就吮筒上，以尝酒味，俗谓之滴淋。无赖小民，空手入市，遍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罂密固其上，瘗于陂中，至春涨水满，不复发矣。候女将嫁，因决水，取供贺客。南人谓之女酒，味绝美。【眉批】今亦可效为之。

酒量

郑玄（出《商芸小说》）

郑玄在徐州，孔文举时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请恳恻，使人继踵。及归，融告僚属，昔周人尊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袁绍一见玄，叹曰：“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眉批】惟长者方是名儒，绍言误矣。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

哉？”及去，绍饯之城东。必欲玄醉，会者三百人，皆使离席行觞。自旦及暮，计玄可次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

刘表（出《魏文典论》）

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六升；次曰季雅，受五升。

裴弘泰（出《乾臢子》）

唐裴均镇襄州，裴弘泰为郑滑馆驿巡官，充聘于汉南。遇大宴，为宾司所漏。及设会，均令走屈郑滑裴巡官。弘泰奔至。均不悦，责曰：“君何来之后？大涉不敬。”酌后至酒，已投纠筹。弘泰谢曰：“都不见客司报宴，非敢慢也。叔父舍罪。请在座银器，尽斟酒满之，器随饮以赐弘泰，可乎？”【眉批】宾筵于后至者，今亦有罚三杯之语。合座壮之，均亦壮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饮皆竭。随饮讫，即置于怀，须臾盈满。筵中有银海，受一斗已上，其内酒亦满。弘泰以手捧而饮。饮讫，目吏人将海覆地，以足踏之，卷抱而出，即索马归驿。【眉批】豪甚！均以弘泰纳饮器稍多，色不怿。午后宴散，均又思弘泰过饮，忧其困酒。迨暮，令人视饮后所为。【眉批】勿笑均俗，今日均亦不易得。使者见弘泰戴纱帽，于汉阴驿厅箕踞而坐，召匠称得器物，计二百余两。【眉批】光景绝趣。均不觉大笑。明日再饮。回车日，赠遗甚厚。

【总评】巨源八斗，伯仁一石。壮哉裴郎！厥量靡极。一饮一器，昂然自负。【眉批】负，音阜。古人所云，得全于酒。

王源中（出《摭言》）

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命赐酒二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容。

不饮（出《北梦琐言》）

陆相宸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命酒酌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酒。"相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平生悔吝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也。

食

五侯鲭（出《西京杂记》）

娄护，字君卿。时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往来。娄护丰辞，传会五侯间，各得其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

鲊议（出《酉阳杂俎》）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后稍欲去其甚者，犹食白鱼、鲊腊、糖蟹，使门人议之。学士钟峣议曰："峣之就腊，骤于屈申。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恻怛。至于车螯蚶蛎，眉目内缺，惭浑沦之奇；唇吻外缄，非金人之慎。不荣不悴，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而何异。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

寒具（出《尚书故实》）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即今所谓馓饼。桓玄尝盛陈法书名画，请客观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画，因有污。玄不怿。自是会客，不设寒具。

热洛河（出《卢氏杂说》）

玄宗命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煎鹿肠食之，谓之热洛河，赐安禄山及哥舒翰。

名食（出《酉阳杂俎》）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其汤不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饼锣，其色不变。

败障泥（出《酉阳杂俎》）

贞元中，有一将军家，出饭食，每说无物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尝取败障泥胡盭，【眉批】盭渌同，音禄。修理食之，其味佳。

【总评】善作文者，无语不可入；善用人者，无才不可使。

大饼（出《北梦琐言》）

王蜀时，有赵雄武者，众号赵大饼。累典名郡，为一时之富豪。严洁奉身，精于饮馔。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执役，当厨者十五余辈，皆著窄袖鲜衣。邀一客，必水陆俱备，虽王侯之家，不得仿焉。又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擀一枚，大于数间屋。或大内宴聚，或豪家有广筵，辄献一枚，剖用有余，虽亲密莫知擀造之法。

羊曼（出《晋书》）

晋羊曼为丹阳尹，时朝士过江，初拜官，必饰供馔。客来早者，得佳设，日晏即渐罄，不复精珍。随客早晚，不问贵贱。有羊固者，拜临海太守，备馔竟日皆精。虽晚至者，犹有盛馔。论者以固之丰腆，不如曼之真率。

食量

范汪（出《晋书》）

晋范汪能啖生梅。有人致一斛，汪食之，须臾而尽。

宋明帝（出《宋书》）

宋明帝蜜渍鲠鲠，以银钵盛之，一食数钵。啖猪肉炙，常至二百脔。

【总评】按《野史》：阖闾十年，有东夷人侵逼吴境，王亲御之。

夷人惧，遁入海，据东洲沙上。王亦入海逐之。相守一月，属风涛，粮不得度。王焚香祷天，忽东风大震，水上金色浮涌，绕王舟百匝，捞得鱼，食之美，三军踊跃。夷人一鱼不获，遂降。王将鱼肠肚以醎水渍之，赐与夷人，因号逐夷。今吴郡城外有夷亭是也。余鱼曝干。王以其味美，美下著鱼，因名曰鲞。此鱼脑中有骨如石，号曰石首鱼。一说汉武逐夷至海，闻香气，令人推求，乃渔父造鱼肠于坑中。取食之而美，故曰鲩鲊，汉武未尝亲逐夷也。前说近之。《齐民要术》有造鲩鲊法。

苻坚三将（出《前秦录》）

苻坚以乞活夏默为左镇郎，胡人护磨那为右镇郎，奄人申香为拂盖郎。并身长一丈三尺，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饭一石，肉三十斤。

太平广记钞卷四十七

乐部

乐

师延 师旷 师涓（俱出《拾遗》）

师延者，殷之乐工也。自庖皇以来，世遵此职。至师延精述阴阳，晓明象纬，总修三皇五帝之乐。抚一弦之琴，则地祇皆升；吹玉律，则天神俱降。当轩辕时，已年数百岁。至夏末，抱乐器以奔殷。而纣淫于声色，乃拘师延于阴宫之内，欲极刑戮。师延既被囚絷，奏清商流征调角之音。司狱者以闻于纣。纣曰："此淳古远乐，非余可听悦也。"犹不释。师延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欢修夜之娱，乃得免炮烙。闻周武王兴师，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于水府。

【总评】古者典礼典乐，俱世其官，专其职。抱器奔殷，必延之先世。传者附会之，遂以为百岁人耳。

师旷者，或云出晋灵之世，以主乐官，妙辩音律。平公时，以阴阳

之学显于当世，乃薰目为瞽，以绝塞众虑，专心于星算音律。考钟吕以定四时，无毫厘之异。平公使师旷奏清征，师旷曰：“清征不如清角也。”公曰：“清角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败。”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掣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眉批】何不再奏，可致大雨。平公恐惧，伏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身遂病。

师涓者，出于卫灵公之世，能写列代之乐，善造新曲，以代古声。故有四时之乐，春有《离鸿》《去雁》《应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华》《流金》之调；秋有《商飚》《白云》《落叶》《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阴》《沉云》之操。公情湎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谏曰：“此沉湎靡曼之音，无合于风雅。”公乃去新声而亲政务，故卫人美其化焉。师涓悔其违于雅颂，失为臣之道，乃退而隐迹。伯玉焚其乐器于九达之衢，恐后世传。造焉。

马融（出《商芸小说》）

马融性好音乐，善鼓琴吹笛。每气出，蜻蜊相和。

万宝常（出《列仙传》）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生而聪颖，妙达八音。常于野中遇十许人，车服鲜丽，麾幢森列，如有所待。宝常趋避之。此人使人召至前

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使钧天之官，示子玄微之要。”命坐而教以历代之乐，理乱之音，靡不周述。宝常毕记之。良久，群仙凌空而去。宝常还家，已五日矣。尝与人同食之际，言及声律，时无乐器，宝常以食器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作丝竹。历周泊隋，落拓不仕。开皇初，沛国公郑译定乐成，奏之。文帝召宝常，问其可否。常曰：“此亡国之音，哀怨浮散，非正雅之声。”极言其不可。诏令宝常创造乐器。其声雅澹，不合于俗，卒寝而不行。宝常听太常之乐，泣谓人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尽。”时海内全盛，人闻其言，大为不尔。及大业之末，卒验其事。

王令言（出《卢氏杂说》）

隋炀帝幸江都时，乐工王令言子自内归。令言问其子：“今日所进曲子何？”曰“《安公子》。”令言命其子奏之，曰：“汝不须随驾去。此曲无宫声，上必不回。”果如其言。

唐太宗（出《谭宾录》，又《国史纂异》）

唐太宗励精文教，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商，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作降神乐，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风矣。初孝孙以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合三十曲，八十四调。祭圜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大吕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五郊迎享，则随月用律为宫。初，隋但用黄钟一宫，

唯扣七钟，余五虚悬而不扣。及孝孙造旋宫之法，扣钟皆遍，无复虚悬矣。时张文收善音律，以萧吉乐谱未甚详悉，取历代沿革，截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太宗又召文收于太常，令与孝孙参定雅乐。大乐古钟十二，俗号哑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乃畅彻。知音乐者，咸伏其妙。

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作《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破阵乐》，被甲持戟，以象战事。《庆善乐》，长袖曳屣，以象文德。郑公见奏《破阵乐》，则俯而不视；《庆善乐》，则玩之不厌。

李嗣真（出《独异志》）

唐承隋乱，乐悬散失，独无征音，国姓所阙，知者不敢言。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闻砧声在今弩营，是当时英公宅。又数年，无由得之。其后徐敬业反，天后潴其宫，嗣真乃求得丧车一镡，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孙乐悬之阙。后享宗庙郊天，挂簨簴者，乃嗣真所得也。

裴知古（出《谭宾录》，又《国史异纂》）

裴知古奏乐，谓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乎？”是月，中宗即位。

知古直太常，路逢乘马者，闻其声，窃言曰：“此人即当堕马。”好

事者随而观之，行未半坊，马惊殆死。又尝观人迎妇，闻妇珮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

宁王（出《开天传信记》）

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之。上召诸王于便殿同观，皆拜舞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问之，宁王进曰：“夫音也，始于宫，散于商，成于角征羽，莫不根蒂而袭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征商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于咏歌，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乱作，乃见宁王审音之妙也。

宋沇（出《羯鼓录》）

宋开府孙沇有音律之学，贞元中进《乐书》三卷，德宗览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孙，遂召，赐对坐，与论音乐，喜。数日，又召至宣徽，张乐使观焉，曰：“有舛误乖滥，悉可言之。”沇曰：“容臣与乐官商榷讲论，具状条奏。”数日，乐工多言沇不解声律，不审节拍，兼又瞶疾，不可议乐。上疑之，又宣召见。对曰：“臣年老多疾，耳实失聪。若迨于音律，不至无业。”上又使作乐，曲罢，问其得失。承禀舒迟，众工多笑之。沇忿怒作色，奏曰：“曲虽妙，其间有不可者。”上惊问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间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骇焉。既而琵琶者为

同侪告讦，称其六七年前，其父自缢，不得端由。按鞫，遂伏罪。笙者乃忧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转加钦重，面赐章服，累召对。每令察乐，乐工悉惴恐胁息，不敢正视。沇惧罹祸，辞病而退。

沇为太常丞，尝一日早，于光宅佛寺待漏。闻塔上风铎声，倾听久之。朝回，复止寺舍，问寺主僧曰："上人塔铃，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沇曰："其间有一是古制。某请一登塔，历扣以辨之。"僧言："往往无风自摇，洋洋有闻，非此耶？"沇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悬钟而应之也。"固求摘取观之，曰："此姑洗之编钟耳。"请旦独掇于僧庭。归太常，令乐工与僧同临之，约其时，彼扣本悬，此果应，遂购而获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门，逢度支运乘驻马。俄顷，忽草草揖客别。乃随乘行，认一铃，言亦编钟也。他人但觉熔铸独工，不与众者埒，莫知其余。及配悬，音形皆合其度。

奉圣乐 顺圣乐（出《卢氏杂说》及《国史补》）

韦皋镇西川，进《奉圣乐曲》，兼与舞人曲谱同进。到京，于留邸按阅，教坊数人潜窥，因得先进。于司空頠，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頠又令女妓为佾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沈阿翘（出《杜阳杂编》）

文宗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声词风态，率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即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之妓。元济败，因以声得为宫娥。”遂自进白玉方响云，本吴元济所有也。光明洁冷，可照十数步。言其槌即犀也。凡物有声，乃响其中焉。架则云檀香也，而文彩若云霞之状。芬馥著人，则弥月不散。制度精妙，故非中国所有。上因令阿翘奏《凉州曲》，音韵清越，听者无不怆然。上谓之曰：“天上乐。”仍选内人与阿翘为弟子。

懿宗（出《卢氏杂说》）

懿宗一日召乐工，上方奏乐，为道调弄。上遂拍之。故乐工依其节，奏曲子，名《道调子》。十宅诸王，多解音声，倡优杂戏皆有之，以备上幸其院，迎驾作乐。禁中呼为“音声郎君”。

元庭坚（出《纪闻》）

唐翰林学士元庭坚者，罢遂州参军，于州界居山读书。忽有人身而鸟首，来造庭坚。衣冠甚伟，众鸟随之数千。言曰：“吾众鸟之王也。闻君好音，故来见。”因留数夕，教庭坚音律清浊，文字音义，兼教以百鸟语。如是来往岁余。庭坚由是晓音律，善文字，阴阳术数，无不通达。在翰林撰《韵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坚亦卒焉。

歌

秦青 韩娥（出《博物志》）

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去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谈谢求返，终身不敢言归。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过逆旅，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对，三日不食。遽追而谢之，娥复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欢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赂而遣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遗声也。”

戚夫人（出《西京杂记》）

汉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人皆为之。后宫齐唱，常入云霄。

李龟年（出《明皇杂录》，又《松窗录》）

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特承顾遇，于东都通远里大起第宅，【眉批】其宅后为裴晋公移于定鼎门南，别墅号绿野堂。僭侈之制，逾于公侯。

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杜甫尝赠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殿中监崔涤也。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眉批】木芍药即今牡丹。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白欣然承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辞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龟年遽以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破璃七宝盏，酌西凉州蒲桃酒，笑领歌音。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眉批】千古风流天子。太真饮罢，敛绣中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耻。异日，太真重吟前词，力士曰：“比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因惊曰：“何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眉批】说得不差。太真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莫才人（出《酉阳杂俎》）

宁王尝猎于鄠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钥甚固。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伙贼，

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嗷上诉，冶态横生。王惊悦之，遂载以后乘。时方生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眉批】善谑不虐。值上方求极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府奏，鄠县食店有二僧人，以万钱独赁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深，腷膊有声。店主怪日出不启门，视之，有熊冲人走去，二僧已死，体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大哥善能处置此僧也。莫氏能为新声，当时号莫才人哮。

李衮 韩会（俱《国史补》）

江外李衮善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名倡，以为盛会。昭言有表弟，请登末座。令衮弊衣而出。满座嗤笑之。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哮一声，乐人皆大惊，曰：“是李八郎也。”罗拜之。

韩会善歌，名辈号为四夔，会为夔头。

米嘉荣（出《卢氏杂说》）

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何戡。近有陈不嫌，不嫌子意奴。一二十年来，绝不闻善唱，盛以拍弹行于世。刘尚书禹锡与米嘉荣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又自贬所归京，闻何戡歌曰：“二十年来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请殷勤唱《渭城》。”

乐器

咸阳宫铜人（出《西京杂记》）

秦咸阳宫中，有铜人十二枚，坐高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竽笙，各有所执。皆组绶华采，俨若生人。筵下有铜管，上口高数尺。其一管空，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琴瑟竽筑皆作，与真乐不异。

白玉琯（出《风俗通》）

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古以玉为琯，后乃易之以竹。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凤凰仪也。

汉中王瑀（出《传记》）【眉批】以下笛。

汉中王瑀为太卿，早起朝，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后因阅乐而唤之，问曰：“何得某日卧吹笛耶？”

吹笛叟（出《集异记》）【眉批】异人附见。

独孤生（出《国史补》及《逸史》）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性闲音律，尤善吹笛。江陵旧俗，孟春望夕尚影灯，其时士女缘江，轿阗纵观。子牟客游荆门，适逢其会，因谓朋从曰："吾吹笛一曲，能令万众寂尔无哗。"于是同游赞成其事。子牟即登楼临轩回奏，清声一发，百戏皆停，行人驻愁，坐者起听。曲罢良久，众声复喧。而子牟恃能，意气自若。忽有白叟自楼下维舟，行吟而至，状貌古峭，辞韵清越。子牟洎坐客争前致敬。叟谓子牟曰："向者吹笛，岂非王孙乎？天格绝高，惜乐器常常耳。"子牟曰："仆之此笛，乃先帝所赐。平生视过万数，皆莫能如，而叟以为常常，岂有说乎？"叟曰："吾少而习焉，老犹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孙以为不然，当为一试。"子牟以授之。而叟引气发声，声成而笛裂。四座骇愕，莫测其人。子牟因叩颡求哀，希逢珍异。叟对曰："吾之所贮，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赍至。子牟就视，乃白玉耳。叟付子牟，令其发调。气力殆尽，纤响无闻。子牟弥不自宁，虔恭备极。叟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叟曰："吾愍子志尚，试为一奏。"清音激越，遐韵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终，风涛喷腾，云雨昏晦。少顷开霁，则不知叟之所在矣。

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謇。謇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醵二千文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

记得，不遑他请。其邻居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到会所，澄波万顷，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渐移舟于湖心。时轻云蒙笼，微风拂浪，波澜陡起。李生捧笛，其声始发之后，昏曀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李生谓轻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又无言。邻居召至者甚惭悔，白于众曰："独孤村落幽处，城郭稀至，音乐之类，率所不通。"会客同诮责之。独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轻薄为，复是好手？"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所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怯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踖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伏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

许云封（出《甘泽谣》）

许云封，乐工之笛者。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颇不得志。轻舟东下，夜泊灵璧驿。时云天初莹，秋露凝冷，忽闻笛声，嗟叹良久。韦公洞晓音律，谓其笛声酷似天宝中梨园法曲李謇所吹者。遂

召问之，乃许云封，是李謇外孙也。云封曰：“某任城旧土，多年不归。天宝改元，初生一月，时东封回，驾次至任城。外祖闻某初生，相见甚喜。乃抱诣李白学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声命酒。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书某胸前曰：‘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成宝。’【眉批】李白此事甚僻。外祖辞曰：‘本于李氏乞名，今不解所书之语。’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间也。树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语，是莫言；莫言，謇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许也。烟霏谢成宝，是云出封中，乃是云封也。即李謇外孙许云封也。’后遂名之。某才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义马，西入长安。外祖悯以远来，令齿诸舅学业。谓某性知音律，教以横笛。每一曲成，必抚背赏叹。值梨园法部置小部音声，凡三十余人，皆十五以下。天宝十四载六月日，时骊山驻跸，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其年禄山叛，车驾还京。自后俱逢离乱，漂流南海，近四十载。今者近访诸亲，将抵龙丘。”韦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名千金，尝于天宝中受笛李供奉，艺成身死，每所悲嗟。旧吹之笛，即李君所赐也。”遂囊出旧笛。云封跪捧悲切，抚而观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谓韦公曰：“竹生云梦之南，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过期不伐，则其音窒。未期而伐，则其音浮。浮者外泽中干，干者受气不全。气不全，则其竹夭。凡发扬一声，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叠十二节，一节十二敲。今之名乐也，至如《落梅》流韵，感金谷之游人；《折柳》传情，悲玉关之戍客，诚为清响，且异至音，无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韦公曰：“欲旌汝鉴，笛破无伤。”云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叠未尽，骎然中裂。韦公惊叹久之，遂礼云封于曲部。

轻玉磬（出《洞冥记》）【眉批】以下磬。

汉武帝起招仙阁于甘泉宫西，其上悬浮金轻玉之磬。浮金者，自浮水上。轻玉者，其质贞明而轻也。

绿玉磬（出《开天传信记》）

太真妃多曲艺，最善击磬，玲玲然多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采蓝田绿玉，琢为磬。尚方造簨虡流苏之属，皆以金珠珍怪之物杂饰之。又铸金为二狮子拿攫腾奋之状，各重二百余斤，以为趺。其他彩绘缛丽，制作精妙，一时无比。及上幸蜀回京，乐器多亡失，独玉磬偶在。上顾之，凄然不忍置前，令送太常寺。

李师诲（出《尚书故实》）

李师诲者，画番马李渐之孙也。曾于衲僧处，得落星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见星坠于前，遂掘之，得一片石，如断磬。其石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绦处尚光滑。岂天上奏乐，器毁而坠欤？

刘道强（出《西京杂记》）

齐人刘道强，善弹琴，能作“单凫寡鹤”之弄。听者皆悲，不能自摄。

赵后（出《西京杂记》）

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烈女之象。亦善为“归凤送远”之操焉。

李勉（出《尚书故实》及《国史补》）

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尝取桐梓之精者，杂缀为之，名百衲琴。用蜗壳为徽。其尤绝异者，一名响泉，一名韵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

樊氏 路氏 雷氏

京中又以樊氏、路氏琴为第一。蜀中雷氏斫琴，常自品第，上者以玉徽，次者以宝徽，又次者以金螺蚌徽。

张弘靖（出《国史补》及《卢氏杂说》）

张相弘靖夜会名家，观郑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

动角则角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善汎声祝声，谓大小胡笳也。萧古亦善琴，云胡笳第四头，犯无射商，遂用其音为《萧氏九弄》。

蔡邕（出《汉书》）

蔡邕在陈留，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客有弹琴者，邕至门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返。将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追而问故，邕具以告。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蝉也。"邕叹曰："此足当之矣！"

于頔（出《国史补》）

于司空頔常令客弹琴，其嫂知音，听于帘下，叹曰："三分之中，一分筝声，二分琵琶声，无本色韵。"

雉朝飞（出杨雄《琴清英》）

《雉朝飞》操者，卫女傅母所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当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卒，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援琴

作操，故曰《雉朝飞》。

广陵散（出《灵鬼志》，又《幽明录》《卢氏杂说》《耳目记》）

嵇康尝行去路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爱君琴韵清和，故来听耳。君勿怪恶，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眉批】寄意之境，虽死不忘，数语可想鬼趣。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语中散："虽一遇今夕，远同千载，于此长绝，能不怅然。"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奏。忽有一人，形器甚伟，著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广陵散》。贺因得之，于今不绝。

韩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嵇生之为是也。其当晋魏之际，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又晋承金运之声也，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之也。慢其商弦，以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司马懿受魏明帝顾托，后返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陵都督扬

州，谋立楚王彪。毋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败于广陵，故名其曲为《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也。其哀愤戚惨，沉痛迫切之音，尽在于是。永嘉之乱，是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祸，所以托之鬼神也。”皋之于音，可谓至矣！

唐乾符之际，黄巢盗据两京，长安士大夫多避地北游者。前翰林待诏王敬傲，长安人，能棋善琴，风骨清峻。初谒并帅郑从谠，不见礼，后又之邺。时罗绍威新立，方务战争。敬傲在邺中数岁。时李山甫文笔雄健，名著一方，适于道观中与敬傲相遇。又有李处士，亦善抚琴。山甫谓二客曰：“《幽兰绿水》，可得闻乎？”敬傲即应命而奏之，声清韵古。曲终，潜然返袂云：“忆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际，不意流离于此也。”李处士亦为《白鹤》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诗赠曰：“《幽兰绿水》耿清音，叹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几时曾好古，人前何必苦沾襟。”余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别弹一曲，品调非常，坐客弥加悚敬。山甫遂命酒停弦，各引满数杯，俄而玉山俱倒。洎酒醒，山甫方从容问曰：“向来所操者何曲？未之前闻也。”王生曰：“某家习正音，奕世传受，待诏金门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众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伦之曲，人皆谓绝于洛阳东市，而不知有传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广陵散》也。”山甫异之。由是自待诏为王中散。【眉批】王中散道术附见。王生后又游常山，是时节帅王镕幼龄秉钺，方延多士，以广令名，故待诏之琴棋，亦见礼于宾榻。或命挥弦动轸，必大加锡遗焉。在常山十数年，闻昭宗返正，辞归帝里，后不知所终。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纸为蜂蝶，举袂令飞，满于四座，或入人襟袖。以手揽之，即复于故所。常时咸疑有神仙之术。张员外道古与相善，每钦其道艺，曾著《王逸人传》。

【总评】道古名晛，博学善古文，读书万卷而不能为诗。曾在张楚梦座上，时久旱，忽大雨，众宾皆喜而咏之，道古最后方成绝句曰：“亢旸今已久，喜雨自云倾。一点不斜去，极多时下成。”坐客重其文学之名，而哂其诗之拙。

宝瑟（出《传记》）

卢中丞迈有宝瑟四，各直数十万，有寒玉、石磬、响泉、和至之号。

冥音录

庐江尉李侃者，陇西人。有外妇崔氏，本广陵倡家，生二女。侃既死，因寓家庐江。崔氏性酷嗜音，虽贫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娱。有女弟蒨奴，善鼓箏，为古今绝技，年十七，未嫁而卒。二女幼传其艺。长女性不甚慧，幼时每教其艺，小有未至，其母辄加鞭箠，终莫究其妙。每心念姨曰：“姨之生乃聪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开目明，粗及流辈哉？”每至节朔，辄举觞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岁。开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惊起，号泣谓母曰：“向者梦姨执手泣曰：‘我自辞人世，在阴司簿属教坊，授曲于博士李元凭。元凭屡荐我于宪宗皇帝。帝召居宫一年，【眉批】据此，则阴府宫殿不啻千门万户矣。意昭代之灵，必易姓而后歇耶？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宫中。以箏导诸

妃，出入一年。上帝诛郑注，天下大酺，唐氏诸帝宫中，互选妓乐以进神尧、太宗二宫，我复得侍宪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值长秋殿，余日得肆游观，但不得出宫禁耳。汝之情恳，我乃知也，但无由得来。近日襄阳公主以我为女，思念颇至，私许我归，成汝之愿。汝早图之。阴中法严，帝或闻之，当获大谴。’”翼日，乃洒扫一室，列虚筵，设酒果，仿佛如有所见。因执筝就坐，闭目弹之，随指有得。初授人间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获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声调哀怨，幽幽然鸮啼鬼啸，闻者莫不歔欷。曲有《迎君乐》【夹批】正商调，二十八叠。《槲林叹》【夹批】分丝调，四十四叠。《秦王赏金歌》【夹批】小石调，二十八叠。《广陵散》【夹批】正商调，二十八叠。《行路难》【夹批】正商调，二十八叠。《上江虹》【夹批】正商调，二十八叠。《晋城仙》【夹批】小石调，二十八叠。《丝竹赏金歌》【夹批】小石调，二十八叠。《红窗影》。【夹批】名佳。【夹批】双柱调，四十叠。十曲毕，惨然谓女曰：“此皆宫闱中新翻曲，帝尤所爱重者。《槲林叹》《红窗影》等，每宴饮，即飞球舞盏，为佐酒长夜之欢。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词数十首，甚美，【眉批】冥中依旧君臣，异哉！宴酣，令宫人递歌之。帝亲执玉如意，击节而和之。甚秘其调，故不敢泄。幽明路异，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万代一时，非偶然也。”至暮诀去。数日复来曰：“闻扬州连帅欲取汝，恐有谬误，汝可一一弹之。”又留一曲曰《思归乐》。无何，州府闻之，召试有验，果令送至扬州。廉使故相李德裕议表其事，女寻卒。

罗黑黑（出《朝野佥载》）【眉批】以下琵琶。

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拨倍粗。上每不

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

【总评】刘越石以口为军，赵南仲以眼为军，罗黑黑，朝云以琵琶与篪为军。

裴洛儿（出《国史异纂》）

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俗所谓抬琵琶是也。

杨妃（出《谭宾录》）

开元中，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逻皆桫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缕红文，影成双凤。杨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自虢国已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受曲毕，皆广有进献。

段师（出《酉阳杂俎》）

古琵琶弦，用鹍鸡筋。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贺怀智破

拨弹之，不能成声。

汉中王瑀（出《传记》）

汉中王瑀见康昆仑弹琵琶，云琵声多，琶声少，亦未可弹五十四弦大弦也。自下而上谓之琵，自上而下谓之琶。

【总评】康国工也，而瑀讥之若此，可见道艺俱无尽。

皇甫直（出《酉阳杂俎》）

蜀将皇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尝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钟而声入蕤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犹蕤宾也。直甚惑，不悦，自意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钟也。直因切调蕤宾，夜复鸣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跳，及下弦则没矣。直遂车水竭池，穷泥索之，数日，泥下尺余，得铁一片，乃方响蕤宾铁也。

【总评】片铁何知，犹怜同调，况人心匪铁乎？

王沂（出《朝野佥载》）

王沂生平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数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调》，一名《胡瓜苑》。人不识闻，听者莫不流泪。其妹请学之，乃教数声，须臾总忘，不复成曲。

关别驾 石司马（出《北梦琐言》）

昭宗末，京都名娼妓儿，皆为强诸侯所有。供奉弹琵琶乐工关小红，号关别驾。梁太宗求之，既至，谓曰："尔解弹《手不采桑》乎？"关俛而奏之。及出，又为亲近者俾其弹而饮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复有琵琶石濛者，号石司马，自言早为相国令狐绹见赏，俾与诸子涣、泭，连水边作名。【眉批】令狐之怜爱如此！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一日会军校数员，饮酒作欢。濛方鼓胡琴，在坐非知音者，喧哗语笑，殊不倾听。乃扑檀槽而诟曰："某曾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我听，何其苦哉！"【眉批】健儿那比宰相！于时识者叹讶之。

阮咸（出《国史异纂》，又《卢氏杂说》）【眉批】阮咸。

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时，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也。"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

《晋书》称阮咸善弹琵琶。后有发咸墓者，得琵琶，以瓦为之。时人不识，以为于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少，以琴合调，多同。

玄宗 宁王父子（出《羯鼓录》及《杂俎》）【眉批】以下鼓。

唐玄宗天纵知音，凡管弦，必造其妙。尤爱羯鼓，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毕，时宿雨始晴，景色明丽，小殿内亭，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可不与他判断之乎？"左右相目，将命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制也。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指而笑谓嫔嫱内官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皆呼万岁。又制《秋风高》，每至秋空回彻，纤翳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徐下。

玄宗尝伺察诸王，宁王夏中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此乐。"

汝阳王琎，小名花奴，宁王长子也。姿容秀出，性尤敏慧。玄宗特钟爱焉，自传授之。每随游幸，顷刻不舍。琎尝戴砑绢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其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眉批】本色所谓定头项，难在不摇动也。上大喜笑，赐金器，因跨曰："花奴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坠也。"宁王谦谢。随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过虑，夫帝王之相，且须英特越逸之气。不然，有深沉包育之度。花奴但明秀迈人，举止闲雅，当得公卿间令誉耳。"宁王又谢之，而曰："若此，臣乃输之。"上曰："此一条，阿瞒

【眉批】阿瞒，玄宗小名。亦输大哥矣。宁王又谦谢。上笑曰：“阿瞒赢处多，大哥亦不用拗揖。”众皆欢贺。玄宗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正弄，未及毕，叱琴者待诏出去。谓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黄繙绰（出《羯鼓录》）

黄繙绰亦知音。上曾使人召之，不时至。上怒，络绎遣使寻捕之。绰既至，及殿侧，闻上理鼓，固止谒者，不令报。俄顷，上又问侍官：“奴来未？”绰又止之。曲罢，复改曲，才三数十声，绰即走入。上问：“何处来？”曰：“有亲故远适，送至城外。”上颔之。鼓毕，上谓曰：“赖稍迟，我向来怒意，至必祸焉。适方思之，长入供奉五十余日，暂一日出外，不可不许他东西过往。”绰拜谢毕，内官有相偶语笑者，上诘之。具言绰寻至，听鼓而候其时入。上问绰，绰语上方怒，解怒之际，皆无少差误。【眉批】审音至此，近于神矣。上奇之，复厉声谓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听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谓我如何？”绰遂走下阶，面北鞠躬，大声曰：“奉敕监金鸡。”上大笑而止。

李龟年（出《传记》）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枚？”对曰：“臣打五十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

宋璟（出《羯鼓录》）

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始承恩顾，与玄宗论鼓事，曰：“磉用青州石末，鲁山花瓮，掌下须有朋肯声。此是汉震第一鼓也。”又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眉批】程伊川君臣不相得，为少宋开府一段学问。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开府之家悉传之。东都留守郑叔明祖母，即开府之女。今尊贤里郑氏第有小楼，即宋夫人向习鼓之所也。

杜鸿渐（出《羯鼓录》）

代宗朝，宰相杜鸿渐亦能羯鼓。永泰中，帅蜀，行至利州西界望嘉驿，路入汉川矣。自西南来，始会嘉陵江，颇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与从事杨炎、杜悰辈登驿楼，望江月行酒。遂命家僮取鼓，奏数曲，四山猨鸟，皆惊飞噪走。从事悉异之，曰：“昔夔之抃拊，百兽舞庭，此岂远耶？”鸿渐因言：“此有别墅，近花岩阁，每遇风景清明，即时或登阁奏此。初见群羊牧于川下，忽数头踯躅不已，某不谓以鼓然也。及止鼓，亦止；复鼓之，亦复然。遂以疾徐高下而节之，无不应之而变。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群羊侧，遂渐止声仰首，若有听听。少选，又复宛颈摇尾。亦从而变态，是知率舞固无难矣。近士林中无习之者，唯仆谢韩皋善，亦不甚露，为鄂州节度使时，闻于黄鹤楼一两习而已。”

李琬（出《羯鼓录》）

广德中，李琬调集至长安，居务本里。尝夜闻羯鼓，曲颇工妙。于月下步寻。至一小宅，门户极卑隘。叩门请谒，谓鼓工曰：“君所击者，岂非《耶婆色鸡》乎？【夹批】一本作耶婆娑鸡。虽至精能而无尾，何也？”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近者张儒入长安，某家流散，父没河西，此曲遂绝。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之声，因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即曲尽，又何索焉？”工曰：“奈声不尽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须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也。夫《耶婆娑鸡》当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谐协，声意皆尽。【夹批】如《柘枝》用浑解，《甘州》用急了解之类也。

铜鼓（并出《岭表录异》）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来。炉铸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鼉。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眉批】玉螺，螺之白者，非琢玉所为也。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僖宗朝，郑续镇番禺日，有林蔼者，为高州太守。有牧儿，因放牛，闻田中有蛤【眉批】蛤即蛤蟆。鸣。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掘之深大，即蛮酋冢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缺。其上隐起，多铸蛙龟之状，疑鸣蛤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

徐月华（出《伽蓝记》）【眉批】箜篌。

后魏高阳王雍，贵极人臣，豪侈无匹。妓女五百，罗绮从风。及雍薨后，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华，善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士康宅亦近清阳外，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逐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常令徐歌《绿水》《文凤》之曲焉。

田僧起（出《酉阳杂俎》）【眉批】笳。

魏有田僧起，能吹笳为《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每临敌，令僧起为壮士声，遂单马入阵。

朝云（出《北史》）【眉批】篪。

后魏河间王琛，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耶？"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李蔚（出《桂苑丛谭》）

咸通中，丞相李蔚自大梁移镇淮海，政绩日闻。一旦，闻浙右小校薛阳陶，监押度支运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试询之，果是旧人矣。公甚喜，如获古物，乃命衙庭小将代押运粮，留止别馆。一日，公召阳陶游，询及往日芦管之事，薛因出管于亭中奏之，【夹批】其管绝微，每于一觜篥中，常容三管也。声如天际自然而来，情思宽闲。公大加赏，于是锡赍甚丰。初，公于戏马亭西构池亭毕，未有嘉名，因是目曰赏心。其亭自秦毕乱逆，乃为刍豢之地。嗟乎！公孙弘之东阁，刘屈氂后为马厩，亦何异哉！

驱山铎（出《玉堂闲话》）【眉批】铎。

宜春界钟山，有硖数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回环澄沏，深不可测。曾有渔人垂钓，得一金锁，引之数百尺，而获一钟，又如铎形。渔人举之，有声如霹雳，天昼晦，山川振动，钟山一面崩摧五百余丈。渔人皆沉舟落水。【眉批】渔人既沉矣，此事又谁见之？其山摧处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识者云：“此即秦始皇驱山之铎也。”

太平广记钞卷四十八

书部

书

书始（俱出《书断》）

古文者，黄帝史苍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同或异谓之篆。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千字。籀文，亦史籀所作，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甄鄤定六书，一曰大篆，二曰奇字。奇字者，籀文也。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峄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笔。

八分者，秦时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始皇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征不至。始皇大怒，制槛车送之。于道化为大鸟飞去，落二翮于山，故山有大翮小翮之名。按《魏土记》，二山在

沮阳城东北六十里。

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增减大小篆，去其繁复，为三千字，秦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章草，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章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眉批】章帝爱而用之，故名章草。

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变，务从简易，相闻流行，【眉批】相闻谓书帖也。故谓之行书云。又云狎书。当时胡昭、钟繇，并师其法，而胡肥钟瘦，各有其美。

飞白者，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劲，文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

【总评】按羊欣《笔法》云：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时，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伯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伯喈自书五经于太学，观者如市。古人一艺之微，苦心如此。今人略记故典一二事，便谓有经济学；甫能操弓发矢，便推边才，如何不[illegible]实而损名也。邕有女，名琰，甚贤，亦工书。

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

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

【总评】按《书断》云：篆籀、八分、隶书、章草、飞白、行书、草书，通谓之八体，惟王右军兼工。

汲冢书（出《尚书故实》）

汲冢书，盖魏安釐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夹批】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淮。见《春秋后序》《文选》中注。

王融（出《法书要录》）

宋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仿效，家藏纸贵。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长皆作隶字，故贻后来所诰。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其中以八卦为书第一，以大小为两法，径丈一字，方寸千言。

萧何（出羊欣《笔阵图》）

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

陈惊座（出王僧虔《名书录》）

后汉杜陵陈遵善篆隶，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座。

草贤 草圣（出《书断》及袁昂《书评》）

崔瑗，崔骃子，字子玉，安平人，官至济北相。文章盖世，善章草书。师于杜度，媚趣过之，点画精微，神变无碍，可谓冰寒于水也。王隐谓之草贤。

张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凡家之衣帛，皆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韦仲将谓为草圣。又云：“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又颍川胡昭，字孔明，真行亦妙。羊欣云：“胡昭得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季弟昶，字文舒，为黄门侍郎，亦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今世人所云芝书，多是昶也。

八分书（出《书断》《书评》）

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者数百人，八分

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书。甚自矜重，而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酒因大售。至饮足，则铲灭之。【眉批】今人能以书博酒否？能以书售酒否？具知上世犹重文墨。

梁鹄，字孟皇，安定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亦在鸿都门下，迁选部郎，灵帝重之。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郸淳，亦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妍妙光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眉批】仲将，韦诞字。伯英，张芝字。之笔，穷声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

钟繇 钟会（出《笔阵图》，又《书断》《书评》）

魏钟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有魏受禅碑为最。

【总评】师旷薰目以精音，元常呕血以进笔，学未有不专而成者。

钟会，字士季，元常子。善书，有父风，稍备筋骨。会尝诈为荀勖书，就勖母钟夫人取宝剑。会兄弟以千万造宅，未移居。勖乃潜画元常形像。会兄弟入见，便大感恸，终身不入。勖书亦会之类也。

【总评】钟镇西绝能效人书，故改易邓艾上章事，莫有知者。

韦诞（出《书断》）

魏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官至侍中。伏膺于张伯英，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题署尤精。明帝凌云台初成，误先钉榜，未题署。以笼盛诞，辘轳长绠引上，使就榜题，去地二十五丈。诞危惧，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袁昂评云：“如龙拿虎据，剑拔弩张。”初，青龙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就，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子熊，字少季，俱善书。

【总评】按王僧虔《名书录》：曹喜，后汉扶风人，善篆隶，小异李斯，蔡邕采其篆法。

王羲之（出《笔阵图》《书断》《图书会粹》《法书要录》《国史异纂》《尚书故实》）

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眉批】那有此志气童子？父喜，遂与之。不期月，书便大进。卫夫人见，【眉批】按卫夫人，李矩妻，李充母，名铄，字茂猗。或以徐夫人一例，疑为男子，误矣！语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涕流曰：“此子必蔽吾名，”晋帝时，书《祭北郊文》，更祝板，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三十三，书《兰亭序》。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文星。【眉批】天禄校书而太乙降，黄庭成经而台星语，神明之重文墨如此！妻郗氏亦工书。有七子，献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

【总评】按《尚书故实》：羲之学书于叔父廙。廙字世将，渡江以来书画第一，明帝师其画，右军学其书。

羲之书以章草答庾亮，亮弟翼见之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羲之罢会稽，住蕺【眉批】蕺戒，侧入切。山下，旦见一老姥，把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此欲货耶，

一枚几钱？”答云：“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五字。姥大怅惋云：“举家朝餐，俱仰于此，云何书坏？”王答曰：“无所损。但道是王右军书字，请一百。”既入市，人竞市之。后数日，复以数扇来诣，请更书。王笑而不答。又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帝乃令索纸色类，长短阔狭，与王表相似，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乃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后更相看，乃叹曰：

“小人乱真乃尔！”羲之性好鹅。山阴县礓村有一道士，养好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眉批】道士不俗。羲之停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大以为乐。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给，意甚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榼几，至滑净。王便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比还家，其父已刮削都尽。儿还去看，惊懊累日。

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尝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别体，就中之字最多。

王羲之《告誓文》，今所传即其稿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月辛亥，而书亦真。开元初，润州江宁县瓦棺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上岐王。王以献上，留内不出。或云其后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守，图书悉为灰烬，此书亦见焚矣。

【总评】韩愈讥右军俗书趁姿媚，以不论古文，不讲偏旁也。

荀舆（出《尚书故实》）

荀舆能书，尝写狸骨方，右军临之，至今谓之《狸骨帖》。

羲之《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京师书侩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逃焉。公《借船帖》，是孙盈所蓄，人以厚价求之，不果。卢潞州公时其急切，减而赈之，久满百千，方得。

右军尝醉书数字，点画类龙爪，后遂有龙爪书，如科斗、玉筋、偃波之类。诸家共二十五般。

王献之（出《书断》《图书会粹》）

王献之，字子敬，亦善草隶。幼学于父，习于张芝。尔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初，谢安请为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灵云台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有此，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岁时学书，右军从后潜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

【总评】《乐毅论》，长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榻写，因此遂失。

羲之为会稽，子敬出戏，见北馆新白土壁，白净可爱。子敬令取扫帚，沾泥汁中，书壁为方丈二字，晻暖斐亹，极有势好，日日观者成市。羲之亦叹其美。子敬好书，触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纸械，【眉批】械，疑半臂之属。着往诣子敬，便取械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标略周。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掣械而走。左右果逐及于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而已。子敬为吴兴，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往县入斋，欣着新白绢裙，昼眠，子敬乃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后以上朝廷。

【总评】按《书断》：宋萧思话，兰陵人，学于羊欣，风流媚好，殆欲不减。袁昂评云：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陈永欣寺僧智永，右军之孙，草书入妙，同时丁觇善隶。时人云：丁真永草。

戴安道 康昕

晋戴安道隐居不仕。总角时，以鸡子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自书刻之。文既奇丽，书亦绝妙。又有康昕，亦善草隶。王子敬尝题方山亭壁数行，昕密改之，子敬后过不疑。昕，字君明，外国人，官临沂令。

王僧虔（出《谭薮》及《南史》）

琅琊王僧虔，博通经史，兼善草隶。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词也。”又帝尝与僧虔赌书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人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

萧子云（出《尚书故实》《国史补》）

梁萧子云，字景乔。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

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建一小亭以玩，号曰“萧斋”。

【总评】或曰萧寺之名始此。要之萧梁造寺最多，不专以子云名也。若今人称萧斋，取其清净如僧寺耳。

僧智永 智果（出《尚书故实》《法书要录》及《书断》）

梁周兴嗣编次千字文，而有王右军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吴兴永欣寺，尝于楼上学书，业成方下，积有秃笔头十瓮。又于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穿穴，乃用铁叶裹之，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同寺僧智果，会稽人，工书铭石，甚为瘦健。隋炀帝甚爱之。

购兰亭序（出《法书要录》）

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尝于寝房伏梁上，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羲之真草书帖，购募备尽，【眉批】太宗购得義之字，真行凡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十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时阅之。一说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一尺为一轴。唯未得《兰亨》。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乃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思赍优洽。数日后，因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辨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常获见，自师没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遂放归越中。后更推究，不离辨才之处，又敕追辨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就中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劳于寤寐。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取之必获。”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负才艺，多权谋，可

充此使。”太宗遂召见。翼奏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太宗依给。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过辨才院，止于门前。辨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檀越？”翼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方，将少许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围棋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缸面酒。【眉批】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酣乐之后，探韵赋诗，彼此讽咏，恨相知之晚。通宵尽欢，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闲即更来。”翼乃载酒赴之，兴后作诗，如此者数四。诗酒为务，其俗混然。经旬朔，翼示师梁元帝自书《职贡图》，师嗟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来耽玩，今亦数帖自随。”辨才欣然曰：“明日来，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辨才。辨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翼问曰：“何帖？”才曰：“《兰亭》。”翼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耳。”辨才曰：“禅师在日保惜，临亡之时，亲付于吾。付受有绪，那得参差？可明日来看。”及翼到，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illegible]瑕指颣曰：“果是响榻书也。”纷竞不定。自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伏梁上，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辨才时年八十余，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其老而笃好也如此。自是翼往还既数，童弟等无复猜疑。后辨才出赴邑汜桥南严迁家斋。翼遂私来房前，谓童子曰：“翼遗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今有墨敕，可报汝都督知。”都督齐善行闻之，驰来拜谒。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遽见追呼，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须见。”及师来见御史，乃是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敕

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已得矣，故唤师来别。”辨才闻语而便绝倒，良久始苏。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彩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五品；赐银瓶一，金缕瓶一，玛瑙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宅庄各一区。【眉批】《兰亭》可谓得价。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给。辨才不敢入己用，迺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至今犹存。老僧因惊悸患重，不能强饭，唯歠粥，岁余乃卒。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听受。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今赵模等所榻者，一本尚直钱数万。

王方庆（出《谭宾录》）

龙朔二年，高宗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合有书法。”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先臣进讫。有一卷，臣近已进讫。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询、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相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见在。”上御武成殿，召群臣取而观之，仍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自为《宝章集》，以赐方庆，朝野荣之。

唐太宗（出《尚书故实》）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自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朝臣曰：“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尝召三品已上，赐宴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床，罪当死，请付法。太宗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

欧阳询（出《书断》及《国史异纂》）

唐率更令欧阳询，字信本，八体尽能，笔力劲险。高丽爱其书，遣使请焉。神尧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率更尝出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步，复下马停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旁，三日而后去。今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乃欧阳率更书也。子通，亦善书，瘦怯于父。

虞世南 褚遂良（出《书断》，又《国史异纂》）

虞世南，字伯施，会稽人也。仕隋为秘书郎，炀帝嫉其鲠直，一为七品十余年。仕唐至秘书监。行草本师智永，及其暮，加以遒逸。世南行七，书家称为虞七。

褚遂良，河南人。少则伏膺虞监，长则师祖右军。遂良尝问虞监

曰：“某书何如永师？”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官岂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虞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

高正臣（出《书断》）

高正臣，广平人，官至卫尉卿。习右军之法，睿宗爱其书。张怀素先与高有旧，朝士就高乞书，或凭书之。高常为人书十五纸，张乃戏换其五纸，又令示高，再看不悟。客曰：“有人换公书。”高笑曰：“必张公也。”乃详观之，得其三纸。客曰：“犹有在。”高又观之，竟不能辨。高尝许人书一屏障，逾时未获。其人乃出使淮南，临别大怅惋。高曰：“正臣故人【眉批】故人指怀素。在申州，正与仆书一类，公可便往求之。”陆柬之尝为高书告身，高尝嫌之，不将入秩。后为鼠所伤，乃持示张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风调不合，一至于此。

【总评】按《书断》：王少监绍宗，祖述子敬，钦羡柬之，则知柬之亦非恶札。

僧怀素（出《国史补》）

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

郑广文（出《尚书故实》

郑虔任广文博士，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

李阳冰（出《国史补》）

李阳冰善小篆。绛州有篆字，与古不同，颇为怪异。李阳冰见之，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验其书，是唐初，不载书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时人谓之“碧落碑”。

【总评】舒元舆《玉筋篆志》论李斯、李阳冰之书，其词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与谁？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我宝之！”

张旭（出《国史补》，又《幽闲鼓吹》）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饮醉辄草书，挥笔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

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欧、虞、褚、薛，或有异论，至长史无间言。

旭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但睹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篋笥之珍耳。”【眉批】雅事。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受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

卢弘宣（出《卢氏杂说》）

李德裕作相日，人献书帖，德裕得之执玩，颇爱其书。卢弘宣时为度支郎中，有善书名。召至，出所获令观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对。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状，曰：“是某顷年所临小王帖。”太尉弥重之。

陈元康（出《卢氏杂说》）【眉批】绝技附见。

北齐河阳陈元康，刀笔吏也，善暗书。尝雪夜，太祖命作军书，顷尔数十纸，笔不暇冻。时人为之语曰：“三崔两张，不如一陈元康。”三崔，暹、季舒、昂也；两张，德微、纂也。

太平广记钞卷四十九

画部

画

烈裔（出《王子年拾遗记》）

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噀壁以成龙兽，方寸内有五岳四渎，列国备焉。

敬君（出刘向《说苑》）

齐敬君善画。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画。君久不得归，思其妻，遂画真以对之。齐王因睹其美，锡金百万，遂纳其妻。

毛延寿（出《西京杂记》）

前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令画工图其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唯王嫱不肯，遂不得召。后

匈奴求美人为阏氏，上按图召昭君行。及去，召见貌美，帝悔之，而业已定，重信于外国，不复更人。乃穷按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杂画牛马众势，人形丑好，不在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希。【眉批】重色而不怜才，真庸主也。

赵岐（出《汉书》）

后汉杜陵赵岐，字邠卿，多才艺，善画。自为寿藏于郢城中，画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居宾位，自居主位，各为赞诵。

刘褒（出《博物志》）

后汉刘褒，桓帝时人，曾画云台阁，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官至蜀郡太守。

张衡（出郭氏《异物志》）

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

徐邈（出《齐谐记》）

魏徐邈，字景山，性嗜酒，善画。魏明帝游洛水，见白獭，爱之，不可得。邈曰：“獭嗜鳊鱼，乃不避死。”遂画板作鳊鱼悬岸，群獭竞来，一时执得。

曹不兴（出《尚书故实》）

江左画人曹不兴，运五十尺绢画一像，心敏手疾，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肌肩背，无失尺度。陈朝谢赫善画，尝阅秘阁，叹伏曹不兴所画龙首，以为若见真龙。

王献之（出《名画记》）

晋王献之，草隶既工，兼妙于画。桓温尝令画扇，误落笔，就成乌骹转牛，极妙绝。又书骹牛赋于扇上。

顾恺之（出《名画记》）

晋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人。多才气，尤攻丹青。曾以一厨画暂寄桓玄，皆其妙迹所珍秘者。玄闻取之，诳云不开。恺之不疑

被窃，直云妙画通神，变化飞去，犹人之登仙也。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又尝悦一邻女，乃画女于壁，当心钉之。女患心痛，告于长康。康遂拔钉，乃愈。又尝欲写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辞。长康曰：“明府无病。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便如轻云蔽日。”画人物，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关于妙处。传神写貌，正在阿堵中。”又画裴楷真，颊上乃加三毛，云：“楷俊朗，有鉴识，具此，观之者定觉殊胜。”又画谢幼舆于一岩中，人问其故，云：“一丘一壑，此子宜置岩壑中。”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刹会，请朝贤士庶宣疏募缘。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长康独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僧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闭户不出一月余，所画维摩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僧众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者，请施五万；第三日观者，可任其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及百万。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贞观中，褚河南诸贤题处具在。本张惟素家收得，元和中并钟元常写《道德经》同进入内。后中贵人崔谭峻自禁中将出，复流传人间。惟素子周封前泾州从事在京，一日有人将此图求售，周封惊异之，遽以绢数匹易得。经年，忽闻款门甚急，问之，见数人同称：“仇中尉愿以三百素绢易公《清夜图》。”周封惮其迫胁，遽以图授之。明日，果赍绢至。后方知诈伪，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监院，时王淮判盐铁，酷好书画，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此图，当遂公所请。”因为计取耳。及王家事起，复流一粉铺家，郭侍郎承嘏阎者以钱三百市得。郭公卒，又流传至令狐家。宣宗尝问相国有何名画？相国具以图对，后进入内。

顾光宝（出《八朝画录》）

顾光宝能画。建康有陆溉，患疟经年，医疗皆无效。光宝常诣溉，溉引见于卧前。光宝知溉患。遂命笔，以墨图一狮子，令于外户榜之，谓溉曰：“此出手便灵异，可虔诚启心至祷，明日当有验。”溉命张户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户外有窸窣之声，良久乃不闻。明日，所画狮子口中肮前，有血淋漓，及于户外，皆点焉。溉病乃愈，时人异之。

宗炳（出《名画记》）

宋宗炳，字少文，善书画，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以疾还金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向之。

袁蒨（出谢赫《画品》）

齐南康郡守刘缵妹为鄱阳王妃，伉俪甚笃。王为明帝所诛，妃追伤过切，遂成痾病。陈郡袁蒨善图画人面，与真无别。乃令画王形像，并图王平生所宠姬共照镜，状如偶寝，密令媪妳示妃。妃见，乃唾之，因骂曰：“斫老奴晚！”于是悲情遂歇，病亦痊除。

杨子华（出《名画记》）

北齐杨子华，世祖时，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常画马于壁，夜听，闻啼啮长鸣，如索水草声。图龙于素，舒之辄云气萦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

张僧繇（出《名画记》及《朝野佥载》）

梁张僧繇，吴人也。天监中，为武陵王国将军吴兴太守。武帝修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时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传写仪形，对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卢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毁拆。【眉批】仙人也，游戏丹青耳。又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眼睛，每云："点之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因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二龙乘云腾上天，未点睛者见在。初，吴曹不兴图青溪龙，僧繇见而鄙之，乃广其像于龙泉亭。其画留在秘阁，时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龙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又画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乱，散拆为二。一僧为唐右常侍陆坚所宝，坚疾笃，梦胡僧告云："我有同侣，离拆多年，今在洛阳李家，若求合之，当以法力助君。"陆以钱帛求于其处，果购得之，疾亦寻愈。又润州兴国寺，苦鸠鸽栖梁上，秽汙尊容。僧繇乃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鹞，皆侧首向檐外看。自是鸠鸽等不复敢来。

画本（出《名画记》）

隋田、杨二君，与郑法士同于京师光明寺画小塔。郑图东壁北壁，

田图西壁南壁，杨画外边四面，是称三绝。杨以簟蔽画处，郑窃观之，谓杨曰："卿画终不可学，何劳障蔽？"郑又求杨画本。杨引郑至朝堂，指以宫阙、衣冠、人马、车乘曰："此是吾之画本也。"由是郑深伏。

阎立德、立本（出唐《画断》，又《大唐新语》《国史异纂》）

唐太宗朝，阎立本与兄立德齐名，尝奉诏写太宗真容。后有佳手，传写于玄都观东殿前间，以镇九五冈之气，犹可以仰神武之英威也。立德创《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状。立本画国王，粉本在人间。时南山有猛兽害人，太宗使骁勇者捕之，不得。虢王元凤一箭而毙。太宗壮之，使立本图状。鞍马仆从，皆写其真，无不惊服。有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功臣等图，亦辉映前古。唯职贡、卤簿等图，与立德同制之。赵郡李嗣真序云："大安博陵，难兄难弟。"【夹批】大安公立德，博陵子立本。太宗尝与侍臣泛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座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眉批】与韦仲将书凌云台榜事的对。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临池侧，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至高宗朝，阎立本为右丞相；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

立本家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眉批】与欧阳率更观索靖碑的对。

又梁张僧繇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耻之。于是聚钱

十万，货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代。

王维（出《画断》及《国史补》）

唐王右丞维，家于蓝田玉山，游止辋川。兄弟以科名文学，冠绝当代。故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者也。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具生，而风标特出。常自题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其自负也如此。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画一小壁，时号三绝。

又维尝至招国坊庾敬休宅，见屋壁有画奏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眉批】不惟右丞知乐，亦见古画家下笔之精。今人尽憿罗耳。好事者集乐工于画处验之，用指无一差者。

韩幹（出《画断》及《酉阳杂俎》）

唐韩幹，京兆人也。唐玄宗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怪其不同，诏因诘之。奏云：“臣自有师。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上甚异之。【眉批】与杨生画本同。

建中初，曾有人牵马访医，称马患脚，以二千求治。其马毛色骨相，马医未尝见，笑曰：“君马酷似韩幹所画者，真马中固无也。”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马医随之。忽值韩幹，幹亦惊曰：“真是吾设色者。”乃知随意所匠，必冥会所肖也。遂摩挲，马若蹶，因损前足。幹心异之，视其所画马本，脚有一点黑缺，方知画通灵矣。马医所获钱，

用历数主，乃成泥钱。

韦叔文（出《闻奇录》）

唐进士韦叔文善画马。暇日，偶画二马而未设色。赴举，过华岳庙前，恍然如梦，见庙前人谒己云：“金天王奉召。”叔文不觉下马而入，升殿见王。王曰：“知君有二马甚佳，今将求之。来春改名而第矣。”叔文曰：“己但有所乘者尔。”王曰：“有，试思之。”叔文暗思有二画马，即对曰：“有马，毛色未就。”曰：“可以为惠。”叔文曰：“诺。”出庙，急于店中添色以献之。来春改名而第。

李思训（出《画断》）

唐诸卫将军李思训，子昭道，俱得山水之妙。时人云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是也。天宝中，玄宗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奏对，诏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

吴道玄（出唐《画断》及《独异志》《卢氏杂说》《名画记》）

唐吴道玄，字道子，阳翟人也。少孤贫。天授之性，穷丹青之妙，浪迹东洛。玄宗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略师张僧繇，千变万状，纵横过之，张怀瓘以为僧繇后身。尝于景公寺画地狱变相，本寺僧玄纵云：“自吴生画此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

售。”【眉批】象教何尝无益？又玄宗天宝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吴生驿递，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云：“臣无粉本，并记在心。”遣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将军山水擅名，亦画大同殿壁，数月方毕。玄宗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又画殿内五龙，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又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诣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冥。”旻于是脱去缞服，若常时装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百人，无不惊慄。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眉批】舞剑而通字又通画，总得力一势字。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此。

又道子访僧，僧不加礼。遂请笔砚，于壁上画驴一头而去。一夜，僧房家具并踏破，被恼乱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恳邀到院祈求，乃涂却画处。【眉批】僧何不自涂？

卢棱伽，吴道玄弟子也。吴生尝于京师画总持寺三门，大获众货。棱伽乃窃画庄严寺三门，锐思开张，颇臻其妙。一日，吴生忽见之，惊叹曰：“此子笔力常时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此矣。”居一月，棱伽果卒。

【总评】《淮南子》：宋景公造弓，九年乃成而进之。弓人归家，三日而卒。盖匠者心力，尽于此弓矣。后公用此弓发矢，矢越西霸之山，彭城之东，余劲中石饮羽焉。

金桥图（出《开天传信记》）

玄宗封泰山回，车驾次上党。潞之父老，负担壶浆，远近迎谒。上皆亲加存问，受其献馈，锡赍有差。父老有先与上相识者，上悉赐以酒食，与之话旧。及车驾过金桥，遂召吴道玄、韦无忝、陈闳，令同制《金桥图》。圣容及所乘照夜白马，陈闳主之。【眉批】陈闳写真第一手。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鹰鸟，器仗帷幕，吴道玄主之。狗马驴骡，牛羊橐驼，猫猴猪貙，四足之属，韦无忝主之。图成，时谓三绝。

周昉（出《画断》）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任赵州长史，遂师事程修已二十年，凡画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传其妙。郭令公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幹写真，众皆称美。后又请昉写真，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画于座，未能优劣。因赵夫人归省，令公问云：“此何人？”对曰：“赵郎。”“何者最似？”云：“两画总似，后画者佳。”又问：“何以言之？”云：“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百之姿。”【眉批】今人写真，必令端坐审视，神气索然矣。是日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彩数百匹。

贯休（出《野人闲话》）

唐沙门贯休，婺州兰溪人也，能诗，善书，妙画。王氏建国时，来

居蜀中龙华之精舍。因纵笔，用水墨画罗汉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巨石萦云，枯松带蔓，其诸古貌，与他人画不同。或曰：“梦中所睹，觉后图之，谓之应梦罗汉。”伪翰林学士欧阳炯曾观之，赠以歌曰：“西岳高僧名贯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捐大绢泥高壁，【眉批】每疑古时画壁难久，乃知乃用绢也。闭目焚香坐禅室。忽然梦里见真仪，脱去袈裟点神笔。高抬节腕当空掷，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怪石安排嵌复枯，真僧列坐连跏趺。形如瘦鹤精神健，顶似伏犀头骨粗。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看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疑有梦。【眉批】诗中有画。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撑颐偏袒肩。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前卧象低垂鼻，【眉批】鼻，音避。崖畔戏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文中晕深翠。硬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绳开梵夹两三片，线补衲衣千万行。林间乱叶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书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无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争是人。瓦棺寺里维摩洁，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总在人间为第一。”

黄筌（出《野人闲话》）

昔吴道子画一钟馗，衣蓝衫，鞯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鬓，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挽鬼眼睛，笔迹遒劲，实有唐之神妙。或收得以献伪蜀主，甚爱重之，常悬于内寝。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见，称其绝妙。昶谓曰：“此钟馗若母指挽鬼眼睛，校更有

力，试为我改之。”筌请归私第数日，看之不足，别绐绢素画一钟馗，以母指捥鬼眼睛，并吴本一时进纳。昶问曰：“比令卿改之，何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所以不敢辄改。筌今所画，虽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并在母指。【眉批】今人以私意改易古制者，多矣，视此可愧。昶甚悦，赏筌之能，遂以彩段银器，旌其别识。

圣画（出《宣室志》）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中谓之七圣画。初，殿宇既制，寺僧召画工，将命施彩饰，会酬价不相当，未果。后数日，有二少年诣寺来谒曰：“闻此寺将命画工，某善画者，不敢利其价，愿输功可乎？”寺僧欲先阅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尝画于长安中，宁有迹乎？”寺僧以为妄，稍难之。少年曰：“既不纳师之直，苟不可师意，圬其壁，未晚也。”寺僧利其无直，许之。后一日，七人果至。各挈彩绘，将入殿，且谓僧曰：“从此去七日，慎勿启门，亦不劳饮食。畏风日所侵铄，可以泥锢吾门，无使有纤隙。”僧从其语。如是凡六日，闷无有闻。僧相语曰：“此必他怪也。”遂相与发其封。户既启，有七鸽，翩翩望空飞去。【眉批】又与书家王次仲的对。其殿中彩绘俨若，四隅唯西北墉未尽其饰焉。后画工来见之，惊为神笔，无敢继其色者。

廉广（出《大唐奇事》）

廉广者，鲁人也。因采药泰山，遇风雨，止于树下。及夜半雨晴，

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隐士，与广相询问。自称能画，可奉君法。因怀中取一五色笔以授广，云：“持此随意而画，当通灵。”广拜谢讫，忽不见。广秘其事，不敢轻试。后至中都县，李令者好画，于饮酒间，从容问广。广秘而不言。李苦祈之，不得已，乃于壁上画鬼兵百余，【眉批】可画多矣，何必鬼兵！状若赴敌。其尉赵知之，亦坚命之。广又于赵廨中壁上，画鬼兵百余，状若拟战。其夕，两处所画之鬼兵俱出战。二君既见此异，遂皆毁其壁。广亦惧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请广画。广因述为妖之事，宰曰：“画鬼兵即战，画物必不战也。”因命画一龙。笔才绝，云蒸雾起，飘风倏至，画龙忽乘云而上，雨滂沱连日不止。令疑广有妖术，收广下狱，穷诘之。【眉批】广画以好奇取祸。广于狱内泣，追告山神。其夜，梦神言曰：“君当画一大鸟，叱而乘之飞，即免矣。”广及曙，乃密画一大鸟，试叱之，果展翅。广乘之飞去，直至泰山下。寻复见神，谓广曰：“本与君一小笔，欲为致福，反自致祸，君当见还。”广乃怀中探笔还之。神寻不见，广因不复能画。【眉批】与江淹梦笔事堪作对。

范山人（出《酉阳杂俎》）

李叔詹常识一范山人，停于私第，时语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谓李曰：“某将去，有一艺，欲以为别，所谓水画也。”【眉批】绝技附见。乃请后厅上掘地为池方丈，深尺余，泥以麻灰，日汲水满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砚，先援笔叩齿良久，乃纵毫水上，就视但见水色浑浑耳。经二日，榻以致绢四幅，食顷，举出观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无不备也。李惊异，苦诘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

王洽（出《画断》）

唐王洽善泼墨，时人谓之王墨。多游江湖，善画山水、松柏、杂树。性疏野好酒。每欲图障，兴酣之后，先已泼墨，或叫或吟，脚蹙手抹，或拂或干，随其形象，为山为石，为水为树，应心随意，倏若造化。图成，云霞淡之，风雨扫之，不见其墨污之迹也。

张藻（出《画断》及《名画记》）

唐张藻，松石山水，擅当代名，唯松树特出古今。能用笔，常以手握双管，亦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眉批】绝技附见。气傲烟雾，势逾风雨。其槎枒鳞皴之质，随意纵横。又后士人家有张藻松石障，兵部李员外约好画成癖，知而购之，其家弱妻已练为衣里矣。唯得两幅，双柏一石在焉，嗟惋久之。

画考（出《谭宾录》）

晋以前，目所不睹；晋以来，顾长康、张僧繇、陆探微，异才间出，是为三祖。后世虽有作者，蔑以加焉。昔萧武帝博学好古，鸠集图画，令朝臣攻丹青者，详其名氏，并定品第，藏于秘府，以备阅玩。及侯景之乱，元帝迁都，而王府图书，悉归荆土。洎周师来伐，帝悉焚之。历周隋至国朝，重加购募，稍稍复出，无何，遂盈秘府。长安初，

张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图画，潜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长，共成一事，仍旧缥轴，不得而别也，因而窃换。张氏诛后，为少保薛稷所收。稷败后，悉入岐王。初不奏闻，窃有所虑，因又焚之。于是图画奇迹，荡然无遗矣。【眉批】无美不尽。

冯绍正（出《明皇杂录》）

唐开元，关辅大旱，京师尤甚，遍祷山泽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创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于四壁各图一龙。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从檐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涛汹涌，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俄顷。阴云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泽遍于畿内。

韦无忝（出《画断》）

唐韦无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画马异兽擅名。曾貌外国所献狮子，酷似其真。后狮子放归本国，唯画图在。时因观览，百兽见之皆惧。

太平广记钞卷五十

伎巧部

伎巧

鲁般（出《酉阳杂俎》）

鲁般，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娠。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父后伺得鸢，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巨千谢之。般为断其一手，其月吴中大雨。六国时，公输班亦为木鸢，以窥宋城。

【总评】鲁班、鲁般、鲁人公输班，合是三人。

胡宽（出《西京杂记》）

高祖既作新丰，街巷栋宇，物色如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

其室。放鸡犬于通衢，望涂亦竞识其家。匠人胡宽所为也。移者皆喜其似，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

凌云台（出《世说》）

凌云台楼观极精巧。先称平众材，轻重当宜，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台虽高峻，恒随风摇动，而终无崩殒。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便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陈思王（出《皇览》）

魏陈思王有神思，为鸭头杓浮于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劝，鸭头则回向之。又为鹊尾杓，柄长而直。王意有所到处，于樽上镟之，鹊则指之。【眉批】机在动手处。

僧灵昭（出《皇览》）

北齐沙门灵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于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儿抚掌，遂与丝竹相应。饮讫放杯，便有木人刺还。上饮若不尽，船终不去。胡太后使灵昭造七宝镜台，合有三十六室，别有一妇人，手各执锁，才下一关，三十六户一时自闭。若抽此关，诸门咸启，妇人各出户前。

水饰图经 观文殿（俱《大业拾遗》）

炀帝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眉批】水中故事略备。有神龟负八卦出河，授于伏羲。黄龙负图出河，玄龟衔符出洛水，鲈鱼衔箓图出翠妫之水，并授黄帝。黄帝斋于玄扈。凤鸟降于洛上，丹甲灵龟衔书出洛，授苍颉。尧与舜坐舟于河。凤凰负图，赤龙载图出河，并授尧。龙马衔甲文出河授舜。尧与舜游河，值五老人。尧见四子于汾水之阳。舜渔于雷泽，陶于河滨。黄龙负黄符玺图出河授舜，与百工相和而歌，鱼跃于水，白面长人而鱼身，捧河图授禹，舞而入河。禹治水，应龙以尾画地，导决水之所出，凿龙门疏河。禹过江，黄龙负舟。玄夷苍水使者授禹《山海经》，【眉批】据此，《山海经》又非伯益所作。遇两神女于泉上。帝天乙观洛，黄鱼双跃，化为黑玉赤文。姜嫄于河滨履巨人之迹，弃后稷于寒冰之上，鸟以翼覆之。王坐灵沼，于牣鱼跃，太子发渡河，赤文白鱼跃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操黄钺以麾阳侯之波。成王举舜礼，荣光幕河。穆天子奏钧天乐于玄池，猎于澡津，获玄貉白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过九江，鼋龟为梁。涂修国献昭王青凤丹鹄，饮于浴溪。王子晋吹笙于伊水，凤凰降。秦始皇入海，见海神。汉高祖隐芒砀山泽，上有紫云。武帝泛楼船于汾河，游昆明池，去大鱼之钩。游洛，水神上明珠及龙髓。汉桓帝游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瞞浴谯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杜预造河桥成，晋武帝临会，举酒劝预。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仙人酌醴泉之水。金人乘金船。苍文玄龟衔书出洛，青龙负书出河，并进于周公。吕望钓磻溪，得玉璜。又钓卞溪，获大鲤鱼，腹中得兵钤。齐桓公问愚公名。楚王渡江，得萍实。秦昭王宴于河曲，金人捧水心剑造之。吴大帝临钓台，望乔玄。刘备乘马

渡檀溪。澹台子羽过江，两龙夹舟。淄丘诉与水神战。周处斩蛟。屈原遇渔父。卞随投颍水。许由洗耳。赵简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浴河女子。秋胡妻赴水。孔愉放龟。庄惠观鱼。郑弘樵径还风。赵炳张盖过江。阳谷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罗水。巨灵开山。长鲸吞舟。若此等总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磐石，或乘宫殿。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及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又间以妓航，与水饰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长一丈，阔六尺。木人奏音声，击磬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眉批】今人心术愈诈，智术愈拙。其妓航水饰，亦雕装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机使之，奇幻之异，出于意表。又作小舸子，长八尺，七艘。木人长二尺许，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于船头，一人捧酒钵次立，一人撑船在船后，二人荡桨在中央，绕曲水池，回曲之处，各坐侍宴宾客。其行酒船，随岸而行，行疾于水饰。水饰行绕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处，即停住，擎酒木人于船头伸手，遇酒客，取酒饮讫，还杯，木人受杯，回身向酒钵之人取杓斟酒满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处，例皆如前法。此并约岸水中安机。如斯巧妙，皆出自黄衮【眉批】胡宽，黄兖，皆木圣也。之思。宝时奉敕撰《水饰图经》，及检校良工图画，既成奏进，敕遣宝共黄衮相知，于苑内造此水饰，故得委悉见之。

隋炀帝令造观文殿，前两厢为书堂，各十二间。堂前通为阁道承殿，每一间十二宝厨。帝幸书堂，或观书。其十二间内，南北通为闪电窗，零笼相望。雕刻之工，穷奇极妙，金铺玉题，绮井华榱，辉映溢目。每三间开一方户，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当户，地口施机。舆驾将至，则有宫人擎香炉，在舆前行。去户一丈，脚践机发，仙人乃下阁，捧幔而升，阁扇即开，书厨亦启，若自然，皆一机之力。举驾出，垂闭复常。诸房式样如一。其所撰之书，属辞比事，条贯有序，文略理畅，

互相明发；【眉批】惜乎此书不传！及抄写真正，无点窜之误，装翦华净，可谓旷世之名宝。自汉讫梁，文人撰著，无能及者。其新书之名，多是帝自制。每进一书，必加赏赐。

十二辰车（出《朝野佥载》）

则天如意中，海州进一匠，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马头人出。四方回转，不爽毫厘。

杨务廉（出《朝野佥载》）

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眉批】今人若有此机，遍寺院皆设矣。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钱日盈数千。

马待封（出《纪闻》）

开元初，修法驾，东海马待封能穷伎巧，于是指南车、记里鼓、相风鸟等，待封皆改修，其巧逾于古。待封又为皇后造妆具，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后将栉沐，启镜奁后，台下开门，有木妇人手执巾栉至。后取已，木人即还。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用物，皆木人执。继至，取毕即还，门户复闭。如是供给，皆木人。后既妆罢，诸门皆阖，乃持去。其妆台金银彩画，木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

居数年，敕但给其用，竟不拜官。【眉批】才情纵不逮李延年鸡，独不得与鸡坊小儿并宠乎？待封耻之。又奏请造欹器、酒山、扑满等物，许之。皆以白银造作。其酒山扑满中，机关运动，或四面开定，以纳风气。风气转动，有阴阳向背，则使其外泉流吐纳，以挹杯斝。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逾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属宫中有事，竟不召见。【眉批】马待封数奇，与颜驷、李广、口禁旅为四。待封恨其数奇，于是变姓名，隐于西河山中。至开元末，待封从晋州来，自称道者吴赐也。常绝粒。与崔邑令李劲造酒山、扑满、欹器等。酒山立于盘中，其盘径四尺五寸，下有大龟承盘，机运皆在龟腹内。盘中立山，山高三尺，峰峦殊妙。【夹批】盘以木为之，布漆其外。龟及山皆漆布脱空，彩画其外。山中虚，受酒三斗。绕山皆列酒池，池外复有山围之。池中尽生荷，花及叶皆锻铁为之。花开叶舒，以代盘叶，设脯醢珍果佐酒之物于花叶中。山南半腹有龙，藏半身于山，开口吐酒。龙下大荷叶中，有杯承之。杯受四合，龙吐酒八分而止，当饮者即取之。饮酒若迟，山顶有重阁，阁门即开，有催酒人具衣冠执板而出。于是归盏于叶，龙复注之，酒使乃还，阁门即闭。如复迟者，使出如初。直至终宴，终无差失。山四面东西皆有龙吐酒。虽覆酒于池，池内有穴，潜引池中酒纳于山中，比席阑终饮，池中酒亦无遗矣。欹器二，在酒山左右。龙注酒其中，虚则欹，中则平，满则覆，则鲁庙所谓侑坐之器也。杜预造欹器不成，前史所载。若吴赐也，造之如常器耳。

丁媛（出《西京杂记》

长安巧工丁媛者，为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属。又作卧褥香炉，又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媛始更为之。设

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刻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能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其轮大皆径尺，递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皆寒凛焉。

区纯（出《晋阳秋》）

大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余，开四门，门有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椎椎之。

王肃（出《酉阳杂俎》）

王肃造逐鼠丸，以铜为之，昼夜自转。

张衡（出《后汉书》）

后汉张衡，字平子，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之。圆径八尺，盖合隆起，形如酒樽，饰以篆文及山龟鸟兽之状。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八龙首，各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樽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震，则樽动机发，龙吐丸而蟾蜍衔之，震动激扬，伺者因此觉知。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动之所在。仪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

因祇国 吴夫人（并《王子年拾遗》）

周成王五年，有因祇国，去王都九万里，来献女工一人。其人体貌轻洁，善织，以五色丝内口中，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吴主赵夫人，赵达之妹也。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云龙虬凤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作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列万国于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鸢，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贵也，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枿发，以神胶续之。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者，百断百续。乃织为罗縠，累月而成，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权在军旅，常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幕。舒之则广纵数丈，卷之则可内于枕中，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后虽失宠，犹存录其巧工。及吴亡，不知所在。

斗鸡（出陈鸿《东城老父传》）

贾昌者，长安宣阳里人，生于开元元年。七岁，趫捷过人，能抟柱乘梁。善应对，解鸟语音。玄宗在籓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立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训扰教饲。诸王贵戚以下，闻风而化，咸破产市鸡。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眉批】上行下效，可

不慎与！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昌入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榖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鸡畏而驯，使令如人。帝召而试之，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宠赐日隆，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八月五日，为圣寿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及清明节，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袴，执铎拂。导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盼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岂教猱扰龙之徒与？

【总评】陈鸿云：玄宗生于乙酉鸡辰，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

禄山乱长安，以千金购昌，昌变姓名，依于佛舍，除地击钟，施力于佛。其品胜张洎、王昌龄诸人多矣。

韩志和（出《杜阳编》）

穆宗朝，有飞龙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也，善雕木，作鸾鹤鸦鹊之状，置关捩于腹内，发之则飞高百尺，至数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以捕雀鼠。飞龙使异其机巧，奏之。上睹而悦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数尺，谓之见龙床，置之则不见龙形，踏之则鳞鬣爪角俱出。始进，上以足履之，而龙夭矫若得云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

称：“臣愚昧，致惊圣躬。臣愿别进薄伎，娱陛下耳目，以赎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试为我出。”志和于怀中将出一桐木，合方数寸，其中有物，名蝇虎子，不啻一二百。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啖之故也。乃分为五队，令舞《梁州》。上召国乐，以举其曲，而虎子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及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志和臂虎子于指上，猎蝇于数步之内，如鹞擒雀，罕有不获者。上嘉其伎，赐金帛加等。志和出宫门，悉转施于人。不逾年，竟不知所在。

王固（出《酉阳杂俎》）

唐于頔在襄州，尝有山人王固谒见。頔性快，见其拜伏迟钝，不甚礼之。别日游宴，复不得预。固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颇礼接之。固谓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远而来，今实乖望。予有一艺，自古无者，今将归，且荷公之厚，聊为一设。”遂诣曾所居，怀中出竹一节及小鼓，规才运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击鼓。筒中有蝇虎子数百枚，列行而出，分为二队，如对阵势。击鼓，或三或五，随鼓音变阵，天衡地轴，鱼丽鹤列，无不备也。进退离附，人所不及，凡变数阵，不复作队，入筒中。曾睹之大骇，乃言于頔。固已潜去。頔悔恨，令物色求之，不获。

别鸟兽语（出《论衡》，又《益都耆旧传》）

汉广陵杨翁佛，通鸟兽之音。乘蹇驴之野，田间有眇放马，相去鸣

声相闻。翁佛谓其御者，彼放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曰蹇。此马亦骂之曰眇。”其御不信，使往视之，目果眇焉。【眉批】介葛卢公冶长之流。

杨宣为河内太守，行县，有群雀鸣桑树上。宣谓吏曰：“前有覆车粟。”

嘉兴绳技（出《原化记》）

开元中，数敕赐州县大酺。嘉兴县以百戏与监司竞胜。监官属意尤切。所由直狱者，语狱中云：“若诸戏劣于县司，我辈必当厚责。然我等但一事稍可观者，即获财利，叹无能耳。”乃各相问，至于弄瓦缘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狱中有一囚，笑谓所由曰：“某有拙技，恨在拘系，不得略呈。”吏惊曰：“汝何能？”囚曰：“吾解绳技。”吏为言之。官曰：“绳技又何异乎？”囚曰：“某所为与人殊。众人绳技，各系两头，然后于其上行立周旋。某不用系著，抛向空中，腾踯翻覆，无所不为。”官大惊悦，且令收录。明日，吏领至戏场。诸戏既作，次唤此人，令效绳技。遂捧一团绳，且细如指，计百余尺，置诸地。将一头，手掷于空中，劲如笔。初抛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牵之，众大惊异。后乃抛高二十余丈，仰空不见端绪。此人随绳手寻，身足离地，抛绳虚空，其势如鸟，旁飞远飏，望空而去。脱身狴牢，在此日焉。

射（出《酉阳杂俎》及《集异记》）

纪昌学射于飞卫，以征角之弧，朔逢之簏，射贯虱心。既尽飞卫之术，计天下敌己，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矢锋相触，坠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端捍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请为父子，刻背为誓，不得告术于人。

隋末有督君谟，善闭目而射，志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者，学射于君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君谟，独擅其美。君谟制一短刀，箭来辄截之，惟有一矢，君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镝而笑曰："汝学射三年，未教汝啮镞法。"

荆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长而摇者鹿，贴地而明灭者兔，低而不动者虎。又言夜格虎时，必见三虎并来，狭者虎威，当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记其头所藉处，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时，必有虎来吼掷前后，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当得物如琥珀，盖虎目光沦入地所为也。

天宝末，有骑将李钦瑶者，弓矢绝伦，以劳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隶临淮李光弼，与史思明相持于陕西。晨朝合战，临淮布阵徐进。去敌尚十许里，忽有一狐起于军前，踉跄而趋，若导引者。临淮以狐为持疑妖邪之物，颇不怿，即付钦瑶以三矢，令取狐焉。钦瑶受命而驰，欻有野雉惊起马足，径入云霄。钦瑶翻身仰射，一发而坠；然后鸣鞭逐狐，十步之内，拾矢又中，于是携二物以复命。举军欢呼，声振山谷。时回鹘列骑置阵于北原，其首领一二百辈，弃军飞马而来，争捧钦瑶，以为神异，仍谓曰："尔非回鹘之甥，不然，何弧矢之妙乃尔！"

尉迟敬德（出《独异志》）

尉迟敬德善夺槊，齐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于显德殿前试之，谓敬德曰：“闻卿善夺槊，令元吉执槊去刃。”敬德曰：“虽加刃，亦无害。”于是加刃。顷刻之际，敬德三夺之，元吉大惭。

夏将军（出《酉阳杂俎》）

建中初，有河北将军姓夏，弯弓数百斤。常于球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高六七丈。又于新泥墙安棘刺数十，取烂豆，相去一丈，掷豆贯于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马书一纸。

张芬（出《酉阳杂俎》）

张芬曾为韦皋行军，曲艺过人。常于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弹弓力五斗。尝拣向阳巨笋，织竹笼之，随长旋培，常留寸许，度竹笼高四尺，然后放长，秋深，方去笼伐之，一尺十节，其色如金，用成弓焉。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研，如人摹成。有一客于韦公宴席上，以筹碗中绿豆击蝇，十不失一，一座惊笑。芬曰：“无费吾豆。”遂指起蝇，拈其后脚，略无脱者。

贯发诸艺（出《酉阳杂俎》）

魏时有句骊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贯取之，言发中虚也。

江西人有善展竹，数节可成器。又有人熊葫芦，云翻葫芦易于翻鞠。

弈棋（出《集异记》，又《杜阳编》《北梦琐言》）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邮亭人舍，多为有力者所先。积薪栖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皆阖户，止给水火。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寝，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适兴，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堂内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在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将尽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囊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笑曰："止此亦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十数步，再指，则失向来之室闾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棋图有焉，而世人终莫之解。

【总评】一行本不解弈，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程明道观国手弈棋，便能对局，曰：“此河图数也。”观二贤聪明，积薪尚囿于艺者。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待诏颜师言对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谭池，池中出玉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更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话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称国手。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眉批】绝妙！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第一，不如大国之第三，信矣！”【眉批】非弈不如，乃智不若也。今好事者，尚有颜师三十三下镇神头图。

唐咸通中，翰林待诏滑能，棋品最高。有张生者，年可四十，来请对局。初饶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张随手应之，或起行庭际，候滑生更下，又随应之。及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滑将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张曰：“不必前适，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棋耳。”【眉批】滑技于天上尚下乘耳，已蒙简在，具知上帝怜才。滑惊愕，妻子缀泣，奄然而逝。

弹棋（出《小说》《世说》）

汉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劳体，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刘向奏弹棋以献。上悦，赐之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觐。

魏文帝弹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着葛巾角，低头拂棋，妙殆逾于帝。

【总评】按弹棋，用棋二十四色，色别贵贱。又魏戏法，先立一棋于局中，余者间白黑圆饶之，十八筹成都。今其法不传。

藏钩（出《酉阳杂俎》《渚宫故事》）

旧言藏钩起于钩弋。汉武钩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𪘂与抠同，众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剩一人，则来往于两朋，谓之饿鸱。《风土记》曰：“藏钩之戏，分二曹以较胜负。若人偶则敌对；若奇，则使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为飞鸟。又令为此戏，必于正月。”据《风土记》，在腊祭后也。庾阐有赋，又名行钩。旧说，藏𪘂令人生离，或言占语有征也。

举人高映善意𪘂，段成式常于荆州藏钩，每曹五十余人，十中其九，同曹钩亦知其处。当时疑有他术，访之，映言但意举止辞色，若察囚视盗也。

山人石旻，尤妙打弧。与张又新兄弟善。暇夜会客，因试其意弧，注之必中。张遂置钩于巾襞中，旻良久笑曰：“尽张空拳。”有顷，“眼钩在张君幞头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后居扬州，段成式因识之，曾祈其术。石谓成式可先画人首数十，遣胡越异貌，辨其相当授。疑其见绐，竟不及画。

殷仲堪与桓玄共藏钩，一朋百筹。桓朋欲不胜，唯余虎探在。顾恺之为殷仲堪参军，属病疾在廨。桓遣信，请顾起病，令射取虎探。顾来，坐定云：“赏百匹布，即取得钩。”桓朋遂胜。

投壶（出《西京杂记》）

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

杂戏（出《酉阳杂俎》《国史补》《嘉话录》）

小戏中，于耍局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段成式读座右方，谓之蹙戎。【眉批】疑即今俗名豁虎跳之类，用棋子为之。

贞元中，董叔儒进博局并经一卷，颇有新意，不行于时。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文槔蒲，【眉批】不知诸戏古人何以不禁？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乃为为卢。其彩十六，二雉三黑

为雉。其彩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彩十，全白为白。其彩八，四者贵彩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枭为二，撅为三。【夹批】二六者，杂彩也。贵彩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彩则否。新加进六两彩。

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黄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天后尝梦双陆不胜，狄梁公言宫中无子故也。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监险易者，喻时事焉。适变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于废庆弔，忘寝食。及博徒用之，于是彊各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谭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杨芃首出。如弹棋之戏甚古，法虽设，鲜有为之，其工者近有吉达、高越首出焉。

太平广记钞卷五十一

梦部

梦

隋文帝（出《独异志》）【眉批】以下梦吉。

隋文帝未贵时，常夜泊江中，梦无左手，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

唐高祖（出《广德神异录》）

唐太宗年十八，与晋阳令刘文靖首谋之夜，高祖梦堕床下，见遍身为虫蛆所食，甚恶之，咨询于安乐寺智满禅师。师曰：“床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谓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

范迈（出《林邑记》）

林邑谓紫磨金为上金，俗谓之杨迈金。范迈母梦人铺杨迈金席，与之生儿。后因生儿，名曰迈，为林邑王。

窦参（出《宣室志》）

贞元中，相国窦参为御史中丞，尝一夕梦德宗召对于便殿，问以经国之务，上喜，因以锦半臂赐之。及寤，因话于人。有解曰：“半臂者，股肱之衣也。天子赐之，又何疑乎？”明日，果拜相。

曹确（出《北梦琐言》）

曹确判度支，亦有台辅之望。忽梦剃发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善占梦，确召而诘之。此士曰：“前贺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剃度也。”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确大拜。

薛季昶（出《朝野佥载》）

唐薛季昶为荆州长史，梦猫儿伏卧于堂限上，头向外。以问占者张猷。猷曰：“猫儿者，爪牙。伏门限者，阃外之事。君必知军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

刘仁恭（出《北梦琐言》）

梁刘仁恭微时，曾梦佛旛于手指飞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贵。”后果为幽帅。

杜牧（出《尚书故实》）

杜牧于宰执求小仪，不遂；请小秋，又不遂。尝梦人谓曰：“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后得比部员外。

陈安平 李瞿昙（俱《朝野佥载》）

给事陈安平子年满赴选，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数日，果送吏部。

饶阳李瞿昙勋官番满选，夜梦一母猪极大。李仙药占曰：“母猪，豘主也，君必得屯主。”数日，果如其言。

毛贞辅（出《稽神录》）

伪吴毛贞辅累为邑宰，应选之广陵，梦吞日，既寤，腹犹热。以问侍御史杨庭式。杨曰：“此梦至大，非君所能当。若以君言，当得赤乌场官也。”果如其言。

孙龙光 郭俊（出《摭言》）

孙龙光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龙光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郎君喜，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已居众材之上。”

郭俊应举时，梦见一老僧，着屐于卧榻上蹒跚而行。既寤，甚恶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屐于卧榻上行，屐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见榜，乃状元也。

杨玄同（出《玉堂闲话》）李言（出《感定录》）

唐天祐年，河中进士杨玄同，老于名场，祈吉梦以卜前途。梦龙飞天，乃六足。及见榜，乃名第六。

有进士李岳，连举不第，夜梦人谓曰：“头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觉，不可名状，遂更名言，果中第。【眉批】梦亦以理应。

裴元质（出《朝野佥载》）

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策，夜梦一狗从窦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擎，以为不祥。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为此梦。梦神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竖也。有擎，为

第也。’”寻唱第，果如梦焉。

杨敬之（出《唐阙史》）

杨敬之任江西观察，子戴应举时，敬之年长，天性尤切。时已秋暮，忽梦新榜四十进士，历历可数，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邻则姓濮阳，而名不可别。既寤，大喜，访于词场，则云：“有濮阳愿者，为文甚高，且有声誉。”时搜访草泽方急，雅在选中。遂寻其居，则曰闽人，未至京国。杨公诫其子，令访之，俟其到京，与之往来，以应斯梦。一日，杨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间，休于逆旅。有自远来者，询之，乃贡士。侦所自，曰：“自闽。”问其姓，曰：“濮阳。”审其名，曰：“愿。”杨公曰：“吁！斯天启也。”遂命相见。濮阳逡巡不得让，执所业以进。其人眉宇既清朗，语复安详，兼之文理精奥。问其所抵，曰：“今将僦居。”杨公令置于庠序，命其子与之朝夕，大称濮阳艺学于公卿间，人情翕然，升第必矣。试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杨公惋痛嗟骇，搜囊甚贫，乡路且远，力为营办，归骨闽间。【眉批】杨公一梦，专为濮阳生送终，亦夙缘也。胃其子曰：我梦无征，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无濮阳者。夏首，将关送于吏部，时宰相有言前辈重族望，轻官职，竹林七贤，曰陈留阮籍、沛国刘伶、河间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岁，慈恩寺题名，咸以族望。题毕，杨闲步塔下，仰视之曰：“弘农杨戴，濮阳吴当。”恍然如梦中所睹。【眉批】异哉！

皇甫弘（出《逸史》）

皇甫弘应进士举，华州取解，酒忤于刺史钱徽，被逐出。至陕州求解讫，将越城关，闻钱士华知举，自知必不中第，遂东归。行数程，因寝，梦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应举，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须求石婆神。”乃相与去店北，草间行数里，入一小屋中，见破石人。弘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应举，婆与看得否？”石人点头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必得矣。他日莫忘报赛。”弘即拜谢。乳母却送至店门，遂惊觉，曰：“我梦如此分明，安知无验？”乃却入城应举。钱侍郎意欲挫之，放杂文过。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与及第，即得。”又令帖经，及榜成将写，钱心恐惧，欲改一人，换一人，皆未决。反覆筹度，近至五更不睡，谓子弟曰：“汝试取次，把一帙举人文章来。”既开，乃皇甫文卷。钱公曰：“此定于天也。”遂不改移。及第东归，至陕州，问店人曰：“侧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木顽石一片，牧牛小儿戏为敲琢，似人形状，谓之石婆耳。只去店二三里。”弘乃具酒脯，与店人共往，皆梦中经历处，奠拜而归。

郑玄（出《异苑》）

郑玄师马融，三载无闻。融还之，玄过树阴下假寐，梦一人以刀开其心，谓曰：“子可学矣。”于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后东归，融曰：“诗书礼乐皆东矣。”

吕蒙（出《拾遗记》）牛肃女（出《纪闻》）

吕蒙入吴，咸劝其学。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尝在孙策坐酣醉，忽于眠中，诵《易》一部，俄而惊起。众皆问之，蒙云：“适梦见伏羲、文王、周公与我论世祚兴亡之事，日月广明之道，莫不穷精极妙。未该玄言，政空诵其文耳。”

牛肃长女曰应贞，适弘农杨唐源。少而聪颖，经耳必诵。年十三岁，凡诵佛经二百余卷，儒书子史又数百余卷，亲族惊异之。初，应贞未读《左传》，方拟授之。夜初眠中，忽诵《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终智伯贪而复，故韩魏反而丧之，凡三十卷，一字无遗，天晓而毕。当诵时，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惊骇，数呼之，都不答，诵已而觉。问何故，亦不知。试令开卷，则已精熟矣。著文章百余首。后遂学穷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与文人谈论，文人皆古之知名者。【眉批】前生仍是文人一流，偶堕女胎耳。往来答难，或称王弼、郑玄、王衍、陆机，辩论烽起，或论文章，谈名理，往往数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初，应贞梦裂书而食之。每梦食数十卷，则文体一变，如是非一，遂工为赋颂，文名曰《遗芳》。

司马相如（出《西京杂记》）

司马相如，字长卿。将献赋，而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言神仙之事。”赋成以献，帝大嘉赏。

梁江淹（出《南史》）

宣城太守济阳江淹，少时尝梦人授以五色笔，故文彩俊发。后梦一丈夫，自称郭景纯，谓淹曰：“前借卿笔，可以见还。”探怀得五色笔，与之，自尔有才尽之论。

谢谔（出《稽神录》）

进士谢谔，家于南康，舍有谿，常游戏之所也。谔为儿时，尝梦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遗之，曰：“郎吞此，则明悟矣。”谔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细者六十余颗，及长，善为诗。【眉批】然则诗才其细者。

唐僖宗（出《补录纪传》）

僖宗幼而多能，素不晓棋。一夕，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觉。命待诏观棋，凡所指画，皆出人意。

代宗（出《杜阳编》）

李辅国恣横无君，代宗渐恶之。因寝，梦登楼，见高力士领数百铁骑，以戟刺辅国，流血洒地，前后歌呼，自北而去。遣谒者问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觉，不言。及辅国为盗所杀，帝异之，方话其梦。【眉批】帝之敢于除辅国者，恃此梦也。

顾琮（出《广异记》）

顾琮为补阙，尝有罪，诏系狱，当伏法。琮忧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谓不祥之甚，愈惧，形于颜色。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乎？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夹批】妙！何吉如之？”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后至宰相。

索充 宋桶（并出刘彦明《敦煌录》）

索充梦一虏，脱上衣来诣充。索纨占曰：“虜去上半，下男字也。夷虏阴类，君妻当生男。”后果验。

宋桶梦内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两杖极打之。索纨占曰：“内中有人，是肉字也。两杖，箸之象。极打，肉食也。”三日，过三家，皆得肉食。

薛义（出《广异记》）

秘省校书薛义，其妹夫崔秘者，为桐庐尉。义与叔母韦氏为客，在秘家。久之，遇痁疾，数月绵缀，几死。韦氏深忧，夜梦神人白衣冠袷单衣，韦氏因合掌致敬，求理义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疟，则不可治矣。”因以咒授韦氏。咒曰：“勃疟勃疟！四山之神，使我来缚。六丁使者，五道将军，收汝精气，摄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

人。急急如律令。”【眉批】治疟咒。但疾发，即诵之。时韦氏少女，年七岁，亦患痁疾。旁见一物，状如黑犬而蚝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杀，汝疾必愈。不尔，汝家二小婢亦当患疟。”韦氏梦中杀犬，及觉，传咒于义。义至心持之，疾遂患。韦氏女子亦愈。

张式（出《集异记》）

张式幼孤，奉遗命葬于洛京。时周士龙识地形，式与同之外野，历览三日而无获。夜宿村舍，时冬寒，室内惟一榻，士龙据榻以憩，式则籍地兼衣拥炉而寝，欻然惊魇曰：“亲家。”士龙遽呼之，式自不觉。久而复寐，又惊魇曰：“亲家。”士龙又呼之，式亦不知所谓。及晓，又与士龙同行。出村之南，南有土山，士龙驻马遥望曰：“气势殊佳。”则与式步履。久之，南有村夫伐木，远见士龙相地，则荷斧遽至曰：“官等得非择葬地乎？此地乃某亲家所有，如可，则某请导致焉。”士龙谓式曰：“夜梦再惊，皆曰‘亲家’，岂非神明前定之证与？”遂卜葬焉，而式累世清贵。

苻坚（出《梦书》）【眉批】以下梦凶。

苻坚将欲南伐，梦满城出菜，又地东南倾。其占曰：“菜多，难为酱。东南倾，江左不得平也。”

西市人（出《原化记》）

建中年，京西市人忽梦见为人所录，至府，立于门屏外，亦不见召，唯闻门内如断狱声。自屏隙窥之，见厅上有紫衣贵人据案，左右绿裳执案薄者三四人，中庭，朱泚械身锁项，素服露首，鞠躬如有哀请之状，言词至切。其官低头视事，了不与言，良久方谓曰："君合当此事。帝命已行，诉当无益。"泚辞不已，乃至泫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开东廊下二院。闻开锁之声，门内有三十余人，皆衣朱紫，行列阶下。贵人指示曰："此等待君富贵，辞之何益？"此人视之，乃李、尚、韦、骆之辈也。诸人复入院门，又叱泚入西廊一院焉。贵人问左右曰："是何时事？"答曰："十月。"又问："何适而可？"曰："奉天。"如此诘问，良久乃已。前呼使者复出，谓曰："误追君来，可速归。"寻路而返。梦觉，话于亲密，其后事果验。

侯君集（出《酉阳杂俎》）

贞观中，侯君集与庶人承乾通谋，意不自安。忽梦二甲士录至一处，见一人高冠奋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来。俄有数人，操屠刀，开其脑上及右臂间，各取一骨片，状如鱼尾。因噎呓而觉，脑臂犹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钧弓，欲自首，不决而败。

崔湜（出《朝野佥载》）

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湜，坐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湜夜梦

讲坐下听法而照镜。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旁，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寻有敕，令湜自尽。

卫中行（出《酉阳杂俎》）

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旧子弟赴选，投卫论嘱，卫欣然许之。驳榜将出，其人忽梦乘驴渡水，蹶坠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湿。选人与秘书郎韩彖【眉批】彖，音芟、众词。有旧。访之。韩被酒，半戏曰：“公今年选事不谐矣。据梦，卫生相负，【夹批】巧甚。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驳放。【眉批】诡词负人者，皆卫属也。韩有学术，韩仆射犹子也。

李憩（出《续幽怪录》）

凉公李憩，以殊勋之子，将元和之兵，擒蔡破郓，数年攻战，皆以仁恕为先，未尝枉杀一人，诚信遇物，发于深恳。长庆元年秋，自魏博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诏征还京师，将入洛，其衙门将石季武先在洛，梦凉公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以宰相行，呵叱动地。有道士八人，乘马，持绛节幡幢，从南欲上。导骑呵之，对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与语。季武骤马而前，持节道士曰：“可记我言，闻于相公。”其言曰：“耸辔排金阙，乘轩上汉槎。浮名何足恋，高举入烟霞。”季武元不识字，记性又少，及闻道士言，已记得。既惊觉，汗流被体，喜以为相国犹当上仙，况俗官乎？后三月，凉公果自北登天津

桥，季武为导，因入憩天官寺，月余而薨，人以为谪仙数满而去也。【眉批】又一个李谪仙。

北齐李广（出《独异志》）

北齐侍御史李广，博览群书，修史，夜梦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辞去，俄而广疾卒。

王戎（出《异苑》）

王戎梦有人以七枚椹子与之，著衣襟中，既觉得之。占曰：“椹，桑子。”自后男女大小凡七丧。【眉批】梦椹代表，明用甚雅。

孙氏（出《集异记》）

有孙氏求官，梦双凤集其两拳。占者宋董曰：“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卿当大凶，非苴杖，即削杖。”孙果遭母丧。

周延翰（出《广异记》）

江南太子校书周延翰，性好道，颇修服饵之事。尝梦神人以一卷书

授之，文若道经，皆七字为句，唯记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为必得丹砂之效。从事建业卒，葬于吴大帝陵侧，无妻子，唯一婢名丹砂。

王导（出《世说》）

晋丞相王导，梦人欲以百万钱买长豫。导甚恶之，潜为祈祷者备矣。后作屋，忽掘得一窖钱，料之百亿，大不欢，一皆藏闭。俄而长豫亡。长豫名悦，导之次子。

晋明帝（出孔约《志怪》）【眉批】梦神。

晋明时，献马者梦河神请之。及至，与帝梦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褒亦好马，帝云：“已与河神。”及褚公卒，军人见公乘此马矣。【眉批】褚褒为河神。

炀帝（出《大业拾遗》）【眉批】下梦鬼。

武德四年，东都平后，观文殿宝厨新书八千许卷，将载还京师。上官魏梦见炀帝大叱云：“何因辄将我书向京师？”于时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调度，乃于陕州下书，著大船中，欲载往京师。于河值风覆没，一卷无遗。上官魏又梦见帝喜云：“我已得书。”帝平存之日，爱惜书史，虽积如山丘，然一字不许外出。及崩亡之后，神道犹怀爱吝。按宝厨新

书者，并大业所秘之书也。

王方平（出《广异记》）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侍父疾，不解带者逾月。后疲极，偶于父床边坐睡，梦鬼相语，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为入？”一鬼曰：“待食浆水粥，可随粥而入。”既约，方平惊觉，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瓶于其下。候父啜，乃去承指，粥入瓶中，以物盖上，于釜中煮之百沸，开视，乃满瓶是肉。【眉批】鬼肉甚异。父因疾愈。议者以为纯孝所致。

蒋济（出《列异传》）

魏领军蒋济，其妻梦亡儿涕泣言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今太庙西有孙阿者，将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领军，嘱阿转我，令得乐处。”言讫，母惊寤，白济。济曰：“梦不足凭耳。”明日，如复梦之，言曰：“我今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间，暂得归来。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得复归，愿重启之。”遂说阿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又为言曰：“虽知梦不足凭，何惜一验之乎？”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如梦。济泣曰：“几负我儿。”于是乃见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之不信也，乃谓济曰：“诚如所言，某之愿也。不知贤郎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许诺，言讫，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下至庙下，十步留一人，以

传阿之消息。辰时，传阿心痛。日中，传阿亡。济泣曰：“虽哀儿不幸，且喜亡者之有知。”后月余，母复梦儿来告曰：“已得转为录事矣。”

邵元休（出《玉堂闲话》）

晋右司员外郎邵元休，与河阳进奏官潘某善。尝因从容话及幽冥，且惑其真伪，仍相要云：“异日，吾两人有先逝者，当告之。”后邵与潘别数岁，忽梦至一处，稍前进，见东序下，帘幙鲜华，乃延客之所，有数客，潘亦与焉。其间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揖，大僚延邵坐，潘亦在下坐，颇有恭谨之色。邵因启大僚：“公旧识潘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须命茶，应声已在诸客之前，不见有人送至者。茶器甚伟。邵将啜之，潘即目邵，映身摇手，止邵勿啜。邵达其旨，乃止。大僚复命酒，亦如前应声而至，樽罍古样而伟。大僚揖客饮，潘复映身摇手止邵，邵不敢饮。大僚又命食，即见有大饼，馨香。将食，潘又止邵。有顷，潘目邵令去，邵即告辞。潘白大僚曰：“某与邵故人，今欲送出。”大僚许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顷年相邀幽冥之事。邵问：“地下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诬，大率如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夹批】说得简淡。【眉批】地下之愁，止是冥冥漠漠耳，却胜人间劳劳穰穰多多许也。言竟，邵辞而去。及寤，因访潘之存殁，始知潘已卒矣。

邢凤（出《异闻录》）

邢凤，帅家子。贞元中，以钱百万，买故豪之第于长安平康里。尝昼寝，梦一美人自西楹来，环步从容，执卷，且为古妆，高鬟长眉，衣方领绣带，被广袖之襦。凤大悦曰："丽者何自而临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诗而缀此。"凤曰："幸少留，得观览。"于是美人授诗，坐西床。凤发卷，视首篇，题曰《春阳曲》。美人曰："君必欲传，无令过一篇。"凤即起，从东庑下几上，取彩笺，传其词，曰："长安少女玩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凤吟竟，请曰："何谓弓弯？"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张袖，舞数拍，为弯弓状，以示凤。既罢，美人低头良久，即辞去。凤寻觉，昏然忘有所记，乃于襟袖得其辞。

王诸（出《乾臏子》）

大历中，邛州刺史崔励亲外甥王诸家寄绵州，往来秦蜀，颇谙京中事。因至京，与仓部令史赵盈相得。诸欲还，盈固留之。中夜，盈谓诸曰："某长姊适陈氏死，唯存一笄女，某留抚养，所惜聪慧，不欲托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岁寒，非敢求伉俪，所贵得侍巾栉，结他年之好耳。"渚感其意，遂备缣币迎之。后二年，挈归左绵。是时励方典邛商，诸往觐焉。励遂责诸浪迹，又恐年长不婚，诸具以情白舅。励曰："吾小女宽柔，欲与汝重亲，必容汝旧纳者。"诸遂就表妹之亲。既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陈氏同居，相得，更无分毫失所。励令其子铿与诸江陵卜居，兼将金帛下峡而去。三月，诸发。五月，励受替，遂尽室江陵而行。诸与铿方买一宅，修葺。停午，诸忽梦陈氏被发来，哀告诸曰："某他乡一贱人，崔氏夫人本许终始，奈何三峡舟中沐发，使人耸某于崩湍中，永葬鱼腹。"哀泣沾襟。俄而铿于东厢寐，亦梦陈氏诉

冤。铿与诸同梦，方讶其事。其夜，二人梦复如前。铿甚惭，谓诸曰：“某姊情性，不当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头望信，若闻陈氏不平安，此则必矣。”后数日，果有信，说陈氏溺三峡。及励到诸家，诸泣说前事。崔氏为其兄所责，不能自明，遂断发喑呜而卒。【眉批】崔必有前生怨鬼，假陈氏之事以促其命耳。诸亦荡游他处。数年间，忽于夏口水军营之东厢，见一女人，姿状即陈氏也。诸流眄久之，其妇又殷勤瞻瞩，问僮仆云：“郎君岂不姓王？”僮走告诸，及白姨弟。令询其本末，陈氏曰：“实不为崔氏所挤。某失足坠于三峡，经再宿，泊尸于碛，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初欲收葬，后因吐无限水，忽然而苏。某感梁之厚恩，遂从之，今已诞二子矣。”诸由是疑负崔氏之冤，入罗浮山为头陀僧。

贾弼（出《幽明录》）【眉批】以下梦真。

河东贾弼为琅琊参军，夜梦一人瘥黜大鼻瞷目，请曰：“爱君之貌，换君之头，可乎？”梦中不获已，遂被换去。觉而人见者悉惊走。还家，家人悉藏。自此后能半面笑啼，两手足及口中各题一笔书之，词翰俱美。

郑昌图（出《闻奇录》）

郑昌图登第岁，居长安。夜纳凉于庭，梦为人殴击，擒出春明门，至石桥上，乃得解，遗其紫罗履一只，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床前果失一履，旦令人于石桥上寻得。

元稹（出《本事诗》）

元相稹为御史，鞫狱梓潼。时白乐天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寺，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若符契。

宋琼（出《梦隽》）

后魏宋琼母病，冬月思瓜。琼梦见人与瓜，觉，得之手中，时称孝感。

独孤遐叔（出《河东记》）

贞元中，进士独孤遐叔家于长安崇贤里，新娶白氏女，家贫下第，将游剑南，与其妻诀曰：“迟可周岁归矣。”遐叔至蜀，羁栖不偶，逾二年乃归。至鄠县西，去城尚百里，归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趋斜径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门五六里，天已暝，绝无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时近清明，月色如昼，系驴于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余株。夜深，施衾帱于西窗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旧诗曰：“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至夜分不寐，忽闻墙外有十余人相呼，声若里

胥田叟，将有供待迎接。须臾，有夫役数人，各持畚锸箕箒，于庭中粪除讫，复去。有顷，又持床席、牙盘、焟炬之类，及酒具、乐器，阗咽而至。遐叔意谓贵族赏会，深虑为其斥逐，乃潜伏屏气，于佛堂梁上伺之。铺陈既毕，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青衣黄头亦十数人，步月徐来，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间坐，献酬纵横，履舄交错。中有一女郎，忧伤摧悴，侧身下坐，风韵若似遐叔之妻。窥之大惊，即下屋袱，稍于暗处，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一少年举杯瞩之曰：“一人向隅，满坐不乐。小人窃不自量，愿闻金玉之声。”其妻冤抑悲愁，若无所控诉，而强置于坐也。遂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满座倾听，诸女郎转面挥涕。一人曰：“良人非远，何天涯之谓乎？”少年相顾大笑。遐叔惊愤久之，计无所出，乃就阶陛间，扪一大砖，向坐飞击，砖才至地，悄然一无所见。遐叔怅然悲惋，谓其妻死矣，速惊而归，前望其家，步步凄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苍头先入，家人并无恙。遐叔乃惊愕，疾走入门。青衣报娘子梦魇方寤。遐叔至寝，妻卧犹未兴，良久乃曰：“向梦与姑妹之党，相与玩月，出金光门外，向一野寺，忽为凶暴者数十辈，胁与杂坐饮酒。”又说梦中聚会言语，与遐叔所见皆同。又云：“方饮次。忽见大砖飞坠，因遂惊魇殆绝。”才寤遐叔至，岂幽愤之所感耶？

张生（出《纂异记》）

有张生者，家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赤城坂，以饥寒，一旦别妻子游河朔，五年方还。自河朔还汴州，晚出郑州门，到板桥，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径路而归。忽于草莽中，见灯火荧煌，宾客五六人，方宴饮次，生乃下驴以诣之。相去十余步，见其妻亦在坐中，与宾客谈笑方

洽。生乃蔽形于白杨树间以窥之，见有长须者持杯，请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学之家，幼学诗书，甚有篇咏，欲不为唱。四座勤请，乃歌曰："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还，今日坐愁鬓如雪。"长须云："劳歌一杯。"饮讫。酒至白面年少，复请歌。张妻曰："一之谓甚，岂可再乎？"长须持一筹筋云："请置觥，有拒请歌者，饮一钟。歌旧词中笑语，准此罚。"于是，张妻又歌曰："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酒至紫衣者，复持杯请歌。张妻不悦，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夫婿绝音书，遥天雁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复请歌。张妻连唱三四曲，声气不续，沉吟未唱间，长须抛觥云："不合推辞。"乃酌一钟。张妻涕泣而饮，复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酒至绿衣少年，持杯曰："夜已久，恐不得从容，即当睽索，无辞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酒至张妻，长须歌以送之，曰："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酒至紫衣胡人，复请歌云："须有艳意。"张妻低头未唱间，长须又抛一觥。于是张生怒，扪足下得一瓦，击之，中长须头；再发一瓦，中妻额，阗然无所见。张君谓其妻已卒，恸哭连夜而归。及明至门，家人惊喜出迎。君问其妻，婢仆曰："娘子夜来头痛。"张君入室，问其妻病之由。曰："昨夜梦草莽之处，有六七人遍令饮酒，各请歌。奴凡歌六七曲，有长须者频抛觥，方饮次，外有发瓦来，第二中奴额，因惊觉，乃头痛。"张君因知昨夜所见，乃妻梦也。

樱桃青衣【眉批】以下梦幻。

天宝初，有范阳卢子，在都应举，频年不第，渐窘迫。尝暮，乘驴游行，见一精舍，中有僧开讲，听徒甚众。卢子方诣讲筵，倦寝，梦至精舍门，见一青衣，携一篮樱桃在下坐，卢子访其谁家，因与青衣同餐樱桃。青衣云："娘子姓卢，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访近属，即卢子再从姑也。青衣曰："岂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卢子便随之，过天津桥，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门甚高大。卢子立于门下，青衣先入。少顷，有四人出门，与卢子相见，皆姑之子也，一任户部郎中，一前任郑州司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绯，二人衣绿，形貌甚美。相见言叙，颇及欢畅。斯须，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许，言词高朗，威严甚肃。卢子畏惧，莫敢仰视。令坐，悉访内外，备谙氏族，遂访儿婚姻未？卢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子，姓郑，早孤，遗吾妹鞠养，甚有容质，当为儿平章。"卢子拜谢。乃遣迎郑氏妹。有顷，一家并到，车马甚盛，遂检历择日，云："后日大吉。"因云："聘财礼席，儿并莫忧，吾悉与处置。儿有在城何亲故，并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余家，并在台省及府县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结，事事华盛，殆非人间。明日拜席，大会都城亲表。拜席毕，遂入一院，院中屏帷床席，皆极珍异。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丽，宛若神仙。卢生心不胜喜，遂忘家属。俄又及秋试之时，姑曰："礼部侍郎与儿子弟当家连官，情分偏洽，令渠为儿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秘书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县尉。"数月，敕授王屋尉，迁监察，转殿中，拜吏部员外郎，判南曹铨毕，除郎中，余如故。知制诰数月，即真迁礼部侍郎。两载知举，赏鉴平允，朝廷称之，【眉批】扬历美宦。改河南尹。旋属车驾还京，迁兵部侍郎，扈从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铨，甚有美誉，遂拜黄门侍郎平章事，恩渥绸缪，赏赐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谏忤旨，改左仆射，罢知政事。数月，为东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后，至是经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毕，内外诸孙十人。后因出

行，却到昔年逢携樱桃青衣精舍门，复见其中有讲筵，遂下马礼谒。以故相之尊，处端揆居守之重，前后导从，颇极贵盛。高自简贵，辉映左右。升殿礼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闻讲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梦觉，乃见著白衫，服饰如故，前后官吏，亦无一人。徐徐出门，乃见小竖捉驴执帽，在门外立，谓卢曰：“人驴并饥，郎君何久不出？”卢访其时，奴曰：“日向午矣。”卢子惘然叹曰：“人世荣华穷达，富贵贫贱，亦当然也。而今而后，不更求官达矣。”遂寻仙访道，绝迹人世云。

沈亚之 王生（并《异闻录》）

太和初，沈亚之将之邠，出长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时，昼梦入秦，主内史廖举亚之。秦公召见，问强国之方。亚之以昆彭、齐桓对。公悦，遂试补中涓，使佐西乞术伐河西。亚之帅将卒前，攻下五城。还报，公大悦，起劳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婿萧史先死，公谓亚之曰。：“微大夫，晋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爱女，欲与大夫备洒扫，可乎？”亚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辞，不得请，拜左庶长，尚公主，【眉批】尚公主，汉制也，秦公乌有是？赐金二百斤。民间犹谓萧家公主。公主鬓发，著偏袖衣，装不多饰。其芳殊明媚，笔不可述。侍女数百。所居曰翠微宫，宫人呼为沈郎院。虽备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卫。公主喜凤箫，每吹箫，必翠微宫高楼上，声调远逸，能悲人，闻者莫不自废。公主七月七日生，亚之当无贶寿。内史廖曾为秦以女乐遗西戎，戎主与之水犀小合，亚之从廖得以献公主。主悦，结裙带上。穆公遇亚之礼兼同列，恩赐相望于道。复一年春，公主忽无疾卒。公追伤不已。将葬咸阳原，命亚之作挽

歌。应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公读词泣下。又使亚之作墓志铭。独忆其铭曰：“白杨风哭兮，石甃鬅莎。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亚之亦送葬咸阳原。宫中十四人殉。亚之以悼怅过感，被病，犹在翠微宫。然处殿外特室，不宫中矣。居月余，病良已。公谓亚之曰：“本以小女相托久要，不谓不得终始。敝秦区区小国，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见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适大国乎？”亚之对曰：“臣无状，待罪肺腑，不能从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归骨父母国，臣不忘君恩如日。”将去，公置酒高会，声秦声，舞秦舞。公执酒亚之前曰：“愿沈郎赓杨歌以塞别。”亚之受命，立为歌辞曰：“击体舞，恨满烟光无处所。泪如雨，欲拟著辞不成语。金凤衔红旧绣衣，几度宫中同看舞。人间春日正欢乐，日暮东风何处去？”歌卒，授舞者，杂其声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辞去。公复命至翠微宫，与宫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时，见珠翠遗碎青阶下，窗纱檀点依然。【眉批】叙别致凄婉如真。宫人泣对亚之，亚之感咽良久，因题宫门诗曰：“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胭脂。”竟别去。命车驾送出函谷关。忽惊觉，卧邸舍。明日，为友人崔九万具道之。九万曰：“《皇览》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宫下。’非其神灵凭乎？”亚之更求得秦时地志，说如九万言。呜呼！弄玉既仙矣，恶又死乎？

太原王生者，元和初尝梦游吴，侍吴王。久之，闻宫中出辇，吹箫击鼓，言葬西施。【眉批】更幻。王悲悼不止，立诏门客作挽歌词。生应教为词曰：“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词进，王甚佳之。及寐，能记其事。

淳于棼（出《异闻录》）

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累巨产，养豪客。曾以武艺补淮南军裨将，因使酒忤帅，斥逐落魄，纵诞饮酒为事。家住广陵郡东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干修密，清阴数亩，淳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唐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二友谓生曰：“子其寝矣！余将秣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见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国王奉邀。”生不觉下榻整衣，随二使至门。见青油小车，驾以四牡，左右从者数人，扶生上车，出大户，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驱入穴中。生异之，不敢致问。忽见山川风候，草木道路，与人世不甚殊。前行数十里，有郛郭城堞。车舆人物，不绝于路。生左右传呼甚严，行者亦争辟。又入大城，朱门重楼，楼上有金书，题曰“大槐安国”。执门者趋拜奔走。旋有一骑传呼曰：“王以驸马远降，令且息东华馆。”因前导而去。俄见一门洞开，生降车而入。彩槛雕楹，朱帘绣幄，极其华盛。生心甚悦。复闻呼右相且至，生降阶祗奉。有一人紫衣象简，具宾主之仪，致命甚恭。因请生同行，可百步，入朱门。矛戟斧钺，布列左右，军吏数百，辟易道侧。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趋其中。生私心自喜，不敢前问。右相引生升广殿，御卫严肃，若至尊之所。见一人长大端严，居王位，衣素练服，簪朱华冠。生战慄，不敢仰视。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贤尊命，不弃小国，许令次女瑶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词。王曰：“且就宾宇，续造仪式。”有旨，右相亦与生偕还馆舍。生思父佐边将，战败久没虏中，不知存亡。将谓父北蕃交通，而致兹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雁币帛，妓乐丝竹，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有

群女，或称华阳姑，或称青溪姑，或称上仙子，或称下仙子，若是者数辈，皆侍从数千，冠翠凤冠，衣金霞帔，彩碧金钿，目不可视。遨游戏乐，往来其门，争以淳于郎为戏拜。风态妖丽，言词巧艳，生莫能对。复有一女谓生曰："昨上巳日，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竺院观右延舞《婆罗门》。吾与诸女坐北牖石榻上，时君少年，亦解骑来看。君独强来亲洽，言调笑谑。吾与琼英妹结绛巾，挂于竹枝上，君独不忆念之乎？【眉批】因此调谑，遂结冥眷。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晤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时君亦在讲筵中于师处请钗合视之，赏叹再三。顾余辈曰：'人之与物，皆非世有。'或问吾居，或访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恋恋，瞩盼不舍，君岂遂忘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与君眷属。"复有三人，冠带甚伟，前拜生曰："奉命为驸马相者。"生识其中一人，指曰："子非冯翊田子华乎？"田曰："然。"【眉批】二酒徒相聚梦中，庶不寂寞。生前，执手叙旧，问："何以居此？"子华曰："吾放游，获受知于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托。"生复问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华曰："周生，贵人也。职为司隶，权势甚盛。吾数蒙庇护。"言笑甚欢。俄传声曰："驸马可进矣。"取剑佩冕服，更衣之。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彩碧玲珑，不断数里。生端坐车中，心意恍惚，其不自安。田子华数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姑娣，各乘凤翼辇，亦往来其间。至一门号修仪宫，群仙姑姊亦纷然在侧，令生降车辇，揖让升降，一如人间。彻障去扇，见一女子，号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俨若神仙。生自尔情义日洽，荣曜日盛，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王命生与群寮备武卫，大猎于国西灵龟山。山阜峻秀，川泽广远，林树丰茂，飞走繁殖。师徒大获，竟夕而还。生因他日，启王曰："臣顷结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自陷胡中，十七八岁矣。王既知所在，臣请一往拜觐。"王遽谓

曰：“亲家翁职守北土，信问不绝。卿但具书状知闻，未用便去。”生遂命妻遣致馈贺之礼。数夕还答，生验书，真父手迹，书中忆念教诲，情意委曲。兼问亲戚存亡，闾里兴废。复言道路乖远，风烟阻绝，词意悲苦，言语哀伤。又不令生来觐，云：“岁在丁丑，当与女相见。”生捧书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谓生曰：“子岂不思为政乎？”生曰：“我不习政事。”妻曰：“但为之，余当奉赞。”妻遂白于王。累日，谓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废，欲藉卿才，可屈就之。便与小女同行。”生敦教命。王遂敕有司，备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锦绣、箱奁、仆妾、车马，列于广衢，以饯公主之行。生少游荡，至是意甚得，因上表曰：“臣将门余子，素无艺术，猥当大任，必败朝章。自悲负乘，坐致覆餗。今欲广求贤哲，以赞不逮。伏见司隶颍川周弁，忠亮刚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处士冯翊田子华，清慎通变，达政化之源。二人与臣，有十年之旧，备知才用，可托政事。周请署南柯司宪，田请署司农。庶使臣政绩有闻，宪章不紊也。”王并依表以遣之。其夕，王与夫人饯于国南。王谓生曰：“南柯国之大郡，非惠政不能治。卿其勉之，以副国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刚好酒，加之少年；为妇之道，贵乎柔顺。尔善事之，吾无忧矣。南柯虽封境不遥，晨昏有间，今日睽别，宁不沾巾。”生与妻拜首南去，登车拥骑，言笑甚欢。累夕达郡，文武官吏及僧道、耆老之属，争来迎奉。人物阗咽，钟鼓喧哗，不绝十数里。见雉堞台观，佳气郁郁。入大城门，门亦有大榜，题以金字，曰“南柯郡”。朱轩棨户，森然深邃。生下车，省风俗，疗病苦，政事委之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眉批】虫蚁也知人好设碑祠，一祠立南柯。王甚重之，赐食邑，锡爵，位居台辅。周、田皆递迁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女亦聘于王族。荣耀显赫，代莫比之。是岁，有檀萝国者，来伐是郡。生乃表周弁将兵三万，拒贼于瑶台城。弁刚勇轻敌，师徒败绩，单骑裸身，夜遁归城。贼大获而还。生因弁以请罪，王并舍

之。是月，司宪周弁疽发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请罢郡，护丧赴国。【眉批】天下无不散筵席。王许之。便以司农田子华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恸发引，威仪在途，男女叫号，人吏奠馔，攀辕遮道者不可胜数，遂达于国。王与夫人素衣哭于郊，候灵舆之至。谥公主曰“顺仪公主”，备仪杖羽葆鼓吹，葬于国东十里盘龙冈。【眉批】周密。是月，故司宪子荣信，亦护丧赴国。生久镇外藩，国中贵门豪族，靡非亲故。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王意疑惮之。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谪见，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时议以生侈僭之应也。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无败政，流言怨悖，郁郁不乐。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亲二十余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与君子偕老，良用痛伤。卿离家多时，可暂归本里，一见亲族。诸孙留此，无以为念。后三年，当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归焉？”【眉批】富贵迷宗。王笑曰：“卿本人间，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王顾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至大户外，见所乘车甚劣，左右亲使御仆，遂无一人，心甚叹异。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旧。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生逾怏怏。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顷即至。”【眉批】描写炎凉世态极工。俄出一穴，见本里闾巷，不改往日，不觉悲涕。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自阶，见己身卧于堂东庑之下，惊畏不前。二使因大声呼生姓名，生遂发寤如初。见家之僮仆拥彗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语之，莫不惊骇。因共出外，寻槐下穴。生指曰：“此即梦中所经入处。”二客疑狐狸木媚之所为，

遂命仆夫荷斤斧，断拥肿，折查枿，寻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

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朽，嵌窞异状。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荟，掩映振壳，即生所猎灵龟山也。又穷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若龙虺之状。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盘龙冈之墓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不欲坏之，遽令掩塞如旧。是夕，风雨暴发。旦视其穴，遂失群蚁，莫知所去。先言“国有大恐，都邑迁徙”，此其验矣。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涸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织，上不见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嗟乎！蚁之灵异，犹不可穷，况山藏水伏之大者所变化乎？时生酒徒周弁、田子华，并居六合县，不与生过从旬日矣。生遽遣家僮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华亦寝疾于床。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之限矣。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

太平广记钞卷五十二

神部

神一（此卷多载三才五方诸神）

伏羲（出《拾遗录》）【眉批】以下皆人神。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色犬，行吠于前。禹计行十余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人面蛇身。禹因与之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于此图之侧。乃探玉简以授禹，简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度量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则羲皇也。

三让王（出《纂异记》）

吴泰伯，号三让王，庙在吴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合牢醴祈福，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名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女巫

方舞，有进士刘景复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庙之东通波馆。而欠伸思寝，方就榻，见紫衣冠者言曰：“让王奉屈。”刘生随至庙，揖让而坐。王语刘生曰：“适纳一丽色，精于胡琴。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宠其艺。”遂命酌酒，并献酒物。视之，乃适馆中祖筵者也。生饮数杯，醉而作歌曰：“繁弦已停杂吹歇，胜儿调弄逻逊发。四弦拢捻三四声，唤起边风驻寒月。大声漕漕奔淈淈，浪蹙波翻倒溟涬；小弦切切怨飓飓，鬼泣神悲低悉率。侧腕斜挑掣流电，当胸直戛腾秋鹘。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我闻天宝年前事，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嗢。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彗孛。国门之西八九镇，高械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矻矻。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歌既成，刘生乘醉，草札而献。王寻绎数四，召胜儿以授之。王之侍儿有不乐者，妒色形于坐。王恃酒以金如意击胜儿首，血淋襟袖。生乃惊起。明日视绘素，果有损痕。歌今传于吴中。

屈原（出《续齐谐记》）

屈原以五月日投汨罗水，【眉批】今大江有忠洁王庙，即屈大夫也。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恒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皆其遗风。

张飞

梓州有阳关神，即蜀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也，灵应严暴，州人敬惮之。龙州军判官王延镐纳成都美妓霞卿，甚宠之。携之赴官，经阳关神祠前过，霞卿暴卒。唯所生一女，非延镐之息，倍哀悯之。一日传灵语，具云为阳关神所录，辞而得解。从此又同寝处，写其貌而凭之，至于盥漱饮食皆如生。乃曰："俟我嫁女，方与君别。"延镐将更娶，告之，鬼亦许焉。乃娶沈彦循女。自是或女客列坐，即有一黑蝴蝶，翩翻掠筵席而过，卒以为常。其后延镐为新津令，方嫁其女，资送甚备，自是无闻。

【总评】翼德能文章，能书，能雕刻，今又闻其风流也。又别载梓州张飞庙，有土偶卫士，一夕感庙祝之妻，经年，遂生一女，发如朱，眉目手足，悉肖土偶，亦异矣。

蒋子文（出《搜神记》《幽明录》等书）

蒋子文，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谓青骨，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辄相恐动，

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祐孙氏，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有小虫如鹿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孙主患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陈郡谢玉为琅琊内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杀人甚众。有一人，以小船载年少妇，以大刀插著船，挟暮来至。逻将【眉批】逻将，巡卒之长。出语云：“此间顷来甚多草秽，君载细小，作此轻行，大为不易，可止宿也。”相问讯毕，逻将适归。妇上岸，便为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唤，欲逐之。先奉事蒋侯，乃唤求助。如此当行十里，忽觉如有一黑衣人为之导。其人随之，当复二十里，见大树。既至一穴，虎子闻行声，谓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杀之，便挟刀隐树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著地，倒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腰斫断之。虎既死，妇故活，向晓能语。问之云：“虎初取，便负著背上，临至而后下之。四体无他，止为草木伤耳。”扶还归船。明夜，梦一人语之云：“蒋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杀猪祀焉。会稽[illegible]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爱。其乡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乘船，端正非常，令人问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对。贵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不见。望子既拜神坐，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辄空中下之。尝思啖鲙，一双鲜鲤，随心而至。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绝往来。咸宁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戏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垂荣顾，辄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梦异常，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来

曰：“君等既已顾之，实贪会对，克期垂及，岂容中悔。”经少时，并亡。【眉批】有形即有神，岂可戏言？孙恩作逆时，吴兴纷乱，一男子匆急突入庙门，木像弯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庙者，无不皆见也。

李卫公（出《玉堂闲话》）

乙未岁，契丹据河朔，晋师拒于澶渊，天下骚然，疲于战伐。翰林学士王仁裕奉使冯翊，路由于郑，过仆射陂，见州民及军营妇女填咽道路，皆执错彩小旗子，插于陂中，不知其数。询其居人，皆曰：“比家梦李卫公云：‘请多造旗幡，置于陂中。我见集得无数兵，为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献此。”初未之信，以为妖言。旬月间，击败胡虏。及使回，过其陂，使仆者下路，访于草际，存者尚多。

狄仁杰（出《玉堂闲话》，又《广异记》）

魏州南郭狄仁杰庙，即生祠也。天后庙，仁杰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为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酹。仁杰方朝，是日有酒色。天后素知仁杰不饮，诘之，具以事对。天后使验问，乃信。庄宗既霸河朔，尝有人醉宿庙之廊下，夜分即醒，见有人于堂陛下，磬折咨事，言奉符于魏州索万人。堂中语曰：“此州虚耗，灾祸频仍，移于他处。”此人曰：“诺，请往白之。”遂去。少顷复至，则曰：“已移命于镇州矣。”语竟不见。是岁，庄宗分兵讨镇州，至于攻下，两军所杀甚众焉。

开元末，霍有邻为汲县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段崇简严酷，下寮畏之。日中后，索羊肾。有邻催促，屠者遑遽，未及杀羊，破肋取肾。其夕，有邻见吏云："王追。"有邻随吏见王。王云："有诉君云：'不待杀了，生取其肾。'何至如是耶？"有邻对曰："此是段使君杀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简食料，阅毕，谓羊曰："汝实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诉霍少府？"驱之使出，令本追吏送有邻归。【眉批】若先阅食料，有邻可无追矣，阴司卤莽乃尔耶？还经一院云："御史大夫院。"问："大夫为谁？"曰："狄仁杰也。"【眉批】御史大夫得人矣。有邻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见。"吏令门者为通。须臾，召入。仁杰起立，见有邻悲哭毕，问："汝得放还耶？"呼令上坐。有佐史过案，仁杰问："是何案？"云："李适之得宰相。"又问："天曹判未？"对曰："诸司并了，已给五年。"仁杰判毕，回谓有邻："汝来多时，屋室已坏。"令左右取两丸药与之，持归可研成粉，随坏摩之。有邻拜辞讫，出门十余里，至一大坑，为吏推落，遂活。时炎暑，有邻死，经七日方活。心虽微暖，而形体多坏，以手中药作粉，摩所坏处，随药便愈，数日能起。崇简召见，问其事，嗟叹久之。后月余，李适之果拜相。

田布（出李琪作传）

唐相崔铉镇淮南，暇日与客方弈，吏报女巫与故魏博节度使田布偕至，显验与他巫异，泊逆旅某亭，请改舍于都侯之廨。铉异之，趣召巫者至。乃与神迭拜曰："谢相公。"铉曰："何谢？"神答曰："布有不肖子，当犯大辟，赖公阴德免焉。使布之家祀不绝，公之恩也。"铉矍然曰："异哉！"铉为相日，夏州节度奏银州刺史田  犯赃罪，且私造铠甲，以易市边马布帛。帝赫怒，拟以反，将赤其族。铉从容言于上

曰：“锽罪自有宪章，然是弘正之孙，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入觐，布亦成父之命，继以忠孝，伏剑而死。今若行法以固边圉，未若因事弘贷，激劝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远郡司马，而铉未尝一出口，已将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服而见焉，谓之曰：“君以义烈死，奈何区区为愚妇人所役乎？”神曰：“布尝负此妪八十万钱，今方忍耻偿之。”【眉批】神犹偿负，况人乎？铉与二客及监军使幕下，共偿其钱，神乃辞去。因言事不验。

李回（出《稽神录》）

建州梨山庙，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庙。”回贬建州刺史，卒之夕，建安人咸梦回乘白马入梨山，后因立祠焉，世传灵应。王延政在建安，与福州构隙，使其将吴某，帅兵向晋安。吴新铸一剑，甚利，将行，携剑祷于梨山庙，且曰：“某愿以此剑手杀千人。”其夕，梦神谓己曰：“人不当发恶愿。【眉批】发一恶愿，犹自食报，况恶事乎？吾祐汝，使汝不死于人之手。”既战败绩，左右皆溃散。追兵将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剑自刎而死。

张安（出《潇湘录》）

玄宗时，诏所在功臣、烈士、贞女、孝妇，令立词祀之。江州有张安者，性落拓不羁。有时独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则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终不愧耻。时或冠带洁净，怀刺谒官吏，自称浮生子。后忽无疾而终。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谒州牧，求立祠庙，言词慷

慨，不异生存。时李玄为牧，气直不信妖妄。及累闻左右启白，遂朝服而坐，召问之。其魂随召而至。玄问曰：“尔已死，何能朗然求见于余？得何道致此？必须先言，余即与尔议祠宇之事。”其魂曰：“夫人禀天地和会之气而成形，故面负五岳四渎之相。头象天，足象地，智可以料万事，勇可以敌百恶，又岂无死后之灵耶？况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为生，则死之日，不以死为死。今日闻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则后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妇人女子也。设若庙食自使君，使浮生子死且贵于生，又足以见人间贪生恶死之非也。”玄曰：“天子立前代功臣、烈士、孝女、贞妇之祠者，欲后人仿效之。苟立祠于尔，何所劝戒耶？”魂曰：“浮生子无功无孝无贞可纪也，殊不知达人之道，高尚于功烈孝贞也。”玄无以屈，命私立祠焉。

郎子神（出《广异记》）

桐庐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历中，忽闻神作大人语声。法智之父问之，曰：“我姓滕，名传胤，本京兆万年人，宅在崇贤坊，与法智有因缘。”每与酬对，深得物理，前后州县甚重之。桐庐县令郑锋，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辩对言语，深有士风，锋听之不倦。每见词人，读经诵诗，欢言终日。常赠一客僧诗云：“卓立不求名出家，长怀片志在青霞。今曰英雄气冲盖，谁能久坐宝莲花。”又有诗云：“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余。自叹无大故，君子莫相疏。”左卫兵曹徐晃与诸贤集于锋宅，会法智至，令召滕传胤。久之方至，与晃等酬献数百言。因谓诸贤，请人各诵一章。诵毕，众求其诗。率然便诵二首云：“浦口潮来初淼漫，莲舟摇飐采花难。春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云：“众人莫厮笑。”又诵云：“忽然

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自云：“此作亦颇蹀踱。”

介推（出《五行记》）介推妹（出《佥载》）

后赵石勒时，暴风大雨雷雹，建德殿端门襄国市西门倒杀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问徐光，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故有此灾。”

并州石艾、寿阳二界，有妒女泉，有神庙。泉潨水深沉，洁澈千丈。祭者投钱及羊骨，皎然皆见。俗传妒女者，介子推妹，与兄竞，去泉百里，寒食不许断火，至今犹然。

太乙神（出《广异记》）【眉批】以下天神。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台村。应举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状若王者，裘马仆从甚盛。见嘉福有喜状，因问何适。嘉福云：“应举之都。”贵人云：“吾亦东行，喜君相逐。”嘉福问其姓，云：“姓白。”嘉福窃思朝廷无白氏贵人，心颇疑之。经一日，贵人谓嘉福：“君驴弱，不能偕行。”乃以后乘见载。数日，至华岳庙，谓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须入庙鞫问。君命相与我有旧，业至此，能入庙否？事毕，当俱入都。”嘉福不获已，随入庙门。贵人当案而坐，出竹床坐嘉福。寻有教，呼岳神。神至，俯伏。贵人呼

责数四，因命左右曳出。遍召关中诸神，点名阅视。末至昆明池神，呼上阶语，请嘉福宜少远，无预此议。嘉福出堂后幕中，闻幕外有痛楚声，扶幕，见己妇悬头在庭树上，审其必死，心色俱坏。须臾，贵人召还，见嘉福色恶，问其故，具以实对。贵人惊云："君妇宁得不料理！"遂传教召岳神。神至，问何以取簿台村仇嘉福妇，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判官自后代对曰："此天曹所召。"贵人令持案来，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顾谓岳神，可即放还。亦谓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还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当以骏马相借。君后见思，可于净室焚香，我当必至。"言讫辞去。既出门，神仆策马亦至。嘉福上马，便至其家，家人仓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妇面衣候气，顷之遂活，举家欢庆。村里壶酒相贺，数日不已。其后四五日，本身骑驴，与奴同还，家人不知辨也。内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还即其魂也。后岁余，嘉福又应举之都，至华岳祠下，遇邓州崔司法妻暴亡，哭声哀甚，恻然悯之，躬往诣崔，令其辍哭，许为料理。崔甚忻悦。嘉福焚香净室，心念贵人，有顷遂至，欢叙毕，问其故。"此是岳神所为，诚可留也。为君致二百千，先求钱，然后下手。"【眉批】天神亦方便秋风客乎？异哉！因书九符云："先烧三符，若不愈，更烧六符，当还矣。"言讫，飞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违，始烧三符，日晚未愈，又烧其余，须臾遂活。崔问其妻。"初入店时，忽见云母车在阶下，健卒数百人，各持兵器，罗列左右，传言王使相迎，仓卒随去。王见喜，方欲结欢，忽见三人来云：'太乙神问何以夺生人妻？'神惶惧，持簿书云：'天配为己妻，非横取之。'然不肯遣。须臾，有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徙众骇散，独神立树下乞命，遂引还。"嘉福自尔方知贵人是太乙神也。尔后累思必至，为嘉福回换五六政官，大获其力。

苏四郎（出《博异记》）

南阳张遵言求名下第，涂次商山山馆。中夜晦黑，因起厅堂督刍秣，见东墙下一物，凝白耀人。使仆者视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须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润可爱。遵言怜爱之，目为捷飞，常与之俱。初令仆人张志诚袖之，每饮饲，未尝不持目前，必先啖之。苟或不足，宁自辍味，不令捷飞之不足也。一年余，志诚意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转加精爱。夜则同寝，昼则同处，首尾四年。后遵言因行于梁山路，日将夕，天且阴，未至所诣，而风雨骤来，遵言与仆等隐大树下。于时昏晦，默无所睹，忽失捷飞所在。遵言惊叹，命志诚等分头搜讨。未获次，忽见一人，衣白衣，长八尺余，形状可爱。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问白衣人何许来，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苏，第四。"谓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飞去处否？则我是也。君今灾厄合死，我缘四年以来，受君恩深，今誓脱子厄，然须损十余人命耳。"言讫，遂乘遵言马而行。遵言步以从之，可十里许，遥见一冢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长丈余，手持弓剑，形状瓌伟，见苏四郎，俯偻迎趋而拜，拜讫，莫敢仰视。四郎问何故相见，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张遵言秀才。"言讫，偷目盗视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无礼！我与遵言往还，君等且去。"四人忧恚啼泣，而四郎谓遵言曰："此辈不足惧。"更行十里，又见夜叉辈六七人，皆持兵器，铜头铁额，状貌可憎，跳梁企踯，进退狞暴，遥见四郎，戢伏战悚而拜。四郎喝问曰："作何来？"夜叉等霁狞毒，为戚施之颜，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专取张遵言秀才。"偷目盗视之状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时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决铁杖五百，死活未分。四郎今不与去，某等尽死。伏乞哀其性命。"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数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泪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尔，不然，且急死！"夜

叉等啼泣喑鸣而去。四郎又谓遵言曰："此数辈甚难与语。今既去，则奉为之事成矣。"【眉批】遵言无罪，冥府不应取之至急。若其有罪，苏四郎安得私庇？行七八里，见兵仗等五十余人，形则常人耳，又列拜于四郎前。四郎曰："何故来？"对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眉批】夜叉有名。等七人，为追张遵言不到，尽以付法。某等惶惧，不知四郎有何术，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随我来，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须臾，至大乌头门，又行数里，见城堞甚严，有一人具军容，走马而前，传王言曰："四郎远到，某为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于路。请且于南馆小休，即当邀迓。"入馆未安，信使相继而召，兼屈张秀才。俄而从行，宫室栏署，皆真王者也。入门，见王披衮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礼甚轻易，言词唯唯而已。大王尽礼，前揖四郎升阶，四郎亦微揖而上。王曰："前殿浅陋，非四郎所宴处。"又揖四郎，凡过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陈设盘榻食具供帐之备，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间所有。食讫，王揖四郎上夜明楼。楼上四角柱，尽饰明珠，其光如昼。命酒具乐，饮数巡，王谓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乐七八人，皆神仙容饰。王与四郎各衣便服，谈笑亦邻于人间。有顷，四郎戏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朗又戏之，美人怒曰："我是刘根妻，不为奉上元夫人处分，焉涉于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间许长史于云林王夫人会上轻言，某已赠语，杜兰香姊妹至多微言，犹不敢掉谑，君何容易欤！"四郎怒，以酒卮击牙盘一声，其柱上明珠，毂毂而落，瞑然无所睹。【眉批】梦中幻景。遵言良久懵而复醒，元在树下，与四郎及鞍马同处。四郎曰："君已过厄矣，与君便别。"遵言感谢，因请其名。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于商州龙兴寺东廊缝衲老僧处问之，可知也。"言毕，腾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辔适商州，果有龙兴寺，见缝衲老僧，遂礼拜。初甚拒，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应。苏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眉批】太白星精何故化为捷飞，就

张秀才养者四年，竟不可解。大王者，仙府之谪官也，今居于此。”更问他事，老僧竟不对。及明寻之，已失所在矣。

廉贞星（出《逸史》）

裴度少时，有术士云：“命属北斗廉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从之，奉事甚谨。及为相，机务繁冗，乃致遗忘，心恒不足，然未尝言之于人，诸子亦不知。京师有道者来谒，留之与语，曰：“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止？”度笑而已。后为太原节度，家人病，迎女巫视之。弹胡琴，颠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请裴相公，廉贞将军遣传语：‘大无情，都不相知耶？’将军甚怒，相公何不谢之？”度甚惊。巫曰：“当择良日，洁斋于净院，焚香具酒果。廉贞将军亦欲见形于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于阶下，东向奠酒再拜。见一人，金甲持戈，长三丈余，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动。少顷即不见。问左右，皆云无之。度自是尊奉不怠。

一字天王（出《玄怪录》）

博陵崔绍，随父宦南海，父殁，因家焉。太和六年，贾继宗为康州牧，举绍为椽属，与端谿假尉李彧为邻。彧家畜一女猫，常往来绍家捕鼠。南土风俗，他舍猫产子其家，以为大不祥。彧之猫产二子于绍家，绍甚恶之，命家童絷三猫于筐，束以绳，加石焉，而投之江。不累月，绍丁母忧，解职家居。益苦贫，乃薄游海隅诸郡，因达雷州，舍于客馆。绍家常事一字天王，已两世矣。一日，忽得热疾，再宿沉困，忽见

二人，一衣黄，一衣皂，手执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绍初拒之，二使者怒曰：“公杀无辜三人，冤家上诉，奈何犹敢称屈？”遂展帖示绍。绍方畏慑，顷见一神人来，二使者俯伏礼敬。神谓绍：“识我否？”绍曰：“不识。”神曰：“我一字天王也。以尔家供养久，故来相救。”绍拜伏求哀。天王曰：“但共我行，必无患。”王遂行，绍次之。约五十里许，遥见一城，高数十仞，门楼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侧立敬惧。更行五里，又一城门，四神守之，见天王亦如前。又行三里许，复见一城，其门闭。天王谓绍曰：“尔且跻此，我先入。”遂乘空而过。顷之，闻摇锁声，城门洞开，见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间，诸神色甚谦畏。更行一里，又见一城门，有八街，街极广阔。两边有杂树，不识名，神人甚多，皆罗立树下。八街中，一街最大。从西去，又历一城，更无神人矣。两边楼各数十间，并垂帘，街衢人物颇众，车骑合杂，朱紫缤纷。王立绍于门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领绍至一厅，先谒王判官。判官降阶答拜，延坐，命茶，情谊甚洽。良久，顾绍曰：“公尚未生。”绍初不晓，意甚疑惧。判官云：“阴司讳死，故唤死为生也。”茶到，判官云：“且勿吃。”逡巡，有黄衣人提一瓶茶来，云：“此阳官茶，可吃矣。”绍吃三碗讫，判官则领绍见大王。大王对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祇为此人来。”大王云：“有三命求偿。”遂令唤崔绍冤家。顷间，有紫衫牙笏者，持纸状引一妇人，兼男女来，皆人身而猫首。妇人著惨裙黄衫，一女如之，一男著皂衫。三冤家冤号不已。天王谓绍速开口与功德。绍忙惧之中，都忘人间经佛名目，唯记得《佛顶尊胜经》，遂发愿各与写经一卷。言讫，便不见妇人等。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绍升阶与坐。绍拜谢，王答拜，绍谦让不敢。大王曰：“公事已毕，即还生路，存殁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问绍房族，绍具答之。大王曰：“若然，与公是亲家，身是人间马仆射。”绍即起申叙，马仆射犹子磻夫，则绍之妹夫。大王问：“磻夫安在？”绍曰：“阔别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回顾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处？”判官曰：“在某厅

中。”王云：“甚好。”绍复启云：“大王在生德位兼崇，合归人天，何滞阴职？”大王笑曰：“此职至不易得，蒙先任杜司徒知爱，举以自代，滥叨处此。”复问：“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严寡恕，所以上帝不令久任。”【眉批】上帝设阎罗，犹尚恕而恶严，况阳间牧民者。绍又求观世人生籍，王曰：“他人则不可，缘与公亲情，特为致之。”顾谓王判官曰：“切须诫约勿泄，泄之则终身喑哑。”绍问其父何在，大王曰：“见在此充职。”绍涕泣愿一拜觐，王不可，乃起辞。其一字天王送绍到王判官厅中，铺陈赡给，与世不异。判官引绍至一楼，满壁皆金银榜，备列人间贵人姓名，将相列金榜，以下银榜。更有长铁榜，列州县府僚属。所见三榜，悉在世之人；若谢世者，则随所落籍。王判官再三叮咛，如大王诫。绍停王判官厅中，旦暮惟闻鼓声数百面而不吹角。绍问其故，判官曰：“夫角声者，象龙吟也。龙者，金精也。金精者，阳之精也。至阴之司，不欲闻至阳之声也。”【眉批】按《周礼》，日食伐鼓以充阳气，则鼓亦阳声，何独用之？绍又叩地狱之说，答曰：“地狱名目各别，去此不远，罪人随业轻重而入之。”又问：“此处人物何盛？”曰：“此王城也，何得不盛？”又问：“王城之人如海，岂尽无罪，而不入地狱？”曰：“得处王城者，是业轻之人，不合入地狱。候有生关，则随分高下，各得受生。”又康州流人田洪评事，流到州二年，与绍邻居，兼有旧好。绍发康州之日，评事犹无恙，后半月，染疾而卒，绍都不知。及到冥司，已有田生在彼，相见悲泣，各叙所由。

久之，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托。洪先无子，养外孙郑氏子为儿，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责以夺嗣乱宗，既自有子，又不清理，为此被勘。公回，望为洪百计致一书与洪儿子，速令郑氏子归宗。又烦传语康州贾使君，谢其发遣归葬之德。”言讫，恸哭而别。居三日，一字天王与绍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颇盛，道引骑从，阗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处分与绍马骑。尽诸城门，大王下马拜别

天王，天王坐山不下。次及绍，绍跪拜，大王亦还拜讫。大王便回，绍与天王自归。行至半路，见四人皆人身而鱼首，著惨绿衫，衫上微有血污，临一峻坑立，泣拜绍曰："性命危急，欲堕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绍曰："仆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许诺则得。"绍许之。四人拜谢，更乞一部《金光明经》，度脱罪身。绍复许。言毕，四人皆不见。却回至雷州客馆，见本身偃卧于床，天王推之使入，便活。及苏，家人云："死已七日矣，惟心及口鼻微暖。"苏后一日许，犹依稀见天王在眼前。又见阶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养四鲤鱼。绍问家人，答曰："本买充厨膳，以郎君疾亟，不及修理。"绍曰："得非临坑四人乎？"遂命投陂池中，兼发愿与写《金光明经》一部。

后土夫人（出《异闻录》）【眉批】以下地神。

京兆韦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举进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于洛阳早出，至慈惠里西门，晨鼓初发，见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卫，黄屋左纛，有月旗而无日旗，近侍才人宫监之属，亦数百人。中有飞伞，伞下见衣珠翠之服，乘大马，如后主，美艳动人。时天后在洛，安道初疑其游幸，时天尚未明，问同行者，皆云不见。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为静路。久之渐明，见其后骑一宫监，驰马而至。安道因留问之："前所过者，非人主乎？"宫监曰："非也。"安道请问其事，宫监但指慈惠里之西门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门循墙而南，行百余步，有朱扉西向者，叩之问其由，当自知矣。"安道如其言叩之，有朱衣官者出应门曰："公非韦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久矣。"遂延入一大门，有紫衣宫监，与安道叙语，延一宫中，置汤沐。顷之，挈大箱至，命安道更衣，袍笏巾靴毕备。官监曰："可去矣。"遂乘以大马，

女骑导从者数人，出西门，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东行，出建春门，又东北行，约二十余里，渐见夹道戍守者，拜于马前而去。凡数处，乃至一大城，守卫甚严。凡经数重，遂见飞楼连阁，如王者之居。安道乘马，经翠楼朱殿而过。又十余处，遂入一门内，行百步许，复有大殿，上陈广筵重乐，罗列樽俎，美妇人十数，状如妃主，列于筵左右。前所与同行宫监，引安道自西阶而上。顷之，见殿内宫监如赞者，命安道东间西向而立。殿后微闻环珮声，有美妇人，备首饰祎衣，如谒庙之服，至殿间西向，与安道对立，乃是昔于慈惠西街飞伞下所见者也。宫监乃赞曰："后土夫人，乃冥数合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间宾主之礼。遂去礼服，与安道对坐于筵上。前所见十数美妇人，亦列坐左右。奏乐饮馔，及昏而罢，则以其夕偶之，尚处子也。如此者十余日，夫人愿从安道归，庙见舅姑，以成妇礼。安道曰："诺。"因下令，车驾即日告备。夫人乘黄犊之车，车有金玉之饰，如人间库车，上有飞伞覆之。车徒傧从如前。安道乘马从焉。行十余里，有行宫供顿之所，饮馔华美。顷之，又去，下令减去车骑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数里，复下令去从者。乃至建春门，左右才有二十骑。既入洛阳，安道先至家，家人怪其车服之异。既见父母，莫不惊愕。问其何适，安道拜而言曰："偶为一家迫以昏姻，新妇既至，故先上告。"言未竟，车骑已及门矣。绣茵绮席，罗列于庭，左右各施细绳床，请舅姑对坐。门外设二锦步障，夫人衣礼服，垂珮而入，修妇礼毕，献舅姑珍玩，凡十数箱。爰及亲党，皆厚有赠遗。因曰："新妇请居东院。"遂有侍婢阉奴，持房帷供帐之饰，置于东院，修饰甚周。父母忧惧，莫知所来。是时天后朝，法令严峻，惧祸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请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忧，朕有善咒术者，可为卿去此妖也。"因诏僧九思、怀素往。僧先命于新妇院中设馔，置坐位，请期翌日而至。真归，具以二僧之语命之。新妇承命，具馔设位，辄无所惧。明日，二僧至，既毕馔，端坐请与新妇相见，将施其术。新妇遽至，亦致礼于二

僧。二僧忽若物击之，俯伏称罪，目眦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闻。天后问之，二僧对曰：“某所咒者，不过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从来。”天后曰：“有正谏大夫明崇俨，以太乙异术制录天地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俨。崇俨谓真曰：“今夕君可于堂中洁诚坐，以候新妇所居室上，见异物至而观。其胜则已，或不胜，当更以别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夜，见有物如飞云，赤光若惊电，自崇俨之居，飞跃而至，及新妇屋上，忽若为物所扑灭者，因而不见。使人候新妇，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见物如赤龙之状，拿攫喷毒，声如群鼓，乘黑云有光者，至新妇屋上，又若为物所扑，有呦然之声而灭。使人候新妇，又如故。又至子夜，见有物朱发锯牙，盘铁轮，乘飞雷轮，铓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杀，称罪而灭。既而质明，真怪惧，不知其所为，具以告崇俨。因致坛醮之箓，使征八纮厚地、山川河渎、丘墟水木主职鬼魅之属，其数无阙。崇俨异之。翌日，又征人世上天界部八极之神，其数无阙。崇俨曰：“神祇所为魅者，则某能制之。若然，则不可得而知也。请自见之。”因命于新妇院设馔，请崇俨。崇俨至坐，请见新妇。新妇方肃答，将拜崇俨，崇俨又忽若为物所击，奄然倒地，称罪请命，目眦鼻口流血于地。真益惊惧。其妻因谓真曰：“闻昔安道初与偶之时，云是后土夫人。此虽人间百术，亦不能制之。今观其与安道夫妇之道，亦甚相得，试使安道致词，请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道谢之曰：“某寒门，新妇灵贵之神，今幸与小子伉俪，不敢称敌。又天后法严，惧因是祸及，幸新妇且归，为舅姑之计。”语未终，新妇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为妇之道，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有命，敢不敬从。”即日命驾而去，遂具礼告辞于堂下，因请曰：“新妇，女子也，不敢独归，愿得与韦郎同去。”真悦而听之。遂与安道俱行。至建春门外，前时车徒悉至，其所都城仆使兵卫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见之像。遂见奇容异人来朝，或有长丈余者，皆戴华冠长剑，被朱紫之服，云是五岳四渎河海之神；次有数千百人，

云是诸山林树木之神。已而召天下诸国之王悉至，时安道于夫人坐侧，置一小床，令观之。最后通一人，云大罗天女。安道视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谓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内小室中。既而天后拜于庭下，礼甚谨。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数四辞，然后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谓天后曰：“某以冥数，当与天女部内一人韦安道者为匹偶。今冥数已尽，自当离异，然不能与之无情。此人苦无寿，某在其家，本愿与延寿三百岁，使官至三品。为其尊父母厌迫，因不果成其事。今天女幸至，为与之钱五百万，官至五品，无使过此，恐不胜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谓天后曰：“此天女之属部人也，当受其拜。”天后进退，色若不足而受之，于是诺而去。夫人谓安道曰：“以郎尝善画，某为郎更益此艺，可成千世之名。”因居安道于一小殿，使垂帘设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于前，令安道图写。【眉批】若然，则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虽千古常在也。凡经月余，悉得其状，集成二十卷，于是安道请辞去。夫人命车驾，于所都城西，设离帐祖席，与安道诀别，涕泣执手，情若不胜。并遗以金玉珠宝，盈载而去。安道既至东都，入建春门，闻金吾传令于洛阳城中访韦安道，已将月余。既至，谒天后。坐小殿见之，且述前梦，与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为魏王府长史，赐钱五百万。取安道所画帝王功臣图视之，与秘府之旧者皆验，至今行于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于官。【眉批】枉此奇遇，到头一般。

地祇（出《河东记》）

贞元末，渭南县丞卢佩，性笃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下榻者累年，晓夜不堪痛楚。佩即弃官，奉母归长安，竭产求医。时国医

王彦伯声势重，造次不可一见，佩日往祈请焉。半年余，乃许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来。佩候望于门，心摇目断。日既渐晚，佩益怅然。忽见一白衣妇人，姿容绝丽，乘一骏马，从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驰东过。有顷，复自东来，至佩处驻马，谓佩曰："观君颜色忧沮，敢请问之。"佩志于王彦伯，初不觉妇人之来，既顾问再三，佩乃具以情告。【眉批】善描写。妇人曰："妾有薄技，不减彦伯所能。请一见太夫人，必取平差。"佩惊喜，拜于马首曰："诚得如此，愿以身为仆隶。"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闻佩言，忽觉小瘳。遂引妇人至母前。妇人才举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动矣。于是一家欢跃，竞持金帛以遗妇人。妇人曰："此犹未也。更进一服药，非止尽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寿。"母曰："老妇将死之骨，为天师再生，未知何阶上答？"妇人曰："但不弃细微，许奉九郎巾栉，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则可，安敢论功乎？"母曰："佩犹愿以身为奴，今为夫，有何不可？"妇人再拜称谢，遂于女僮所持小妆奁中，取药一刀圭，以和进母。母入口，积苦顿平。遂纳为妇。执妇道甚谨，然每十日，即请一归本家。佩欲以车舆送迎，即固拒，唯乘旧马，与女僮倏忽往来，略无踪迹。初且欲顺适其意，不能究寻，久之，颇以为异。一旦，伺其将出，潜往窥之，见乘马出延兴门，马行空中。佩惊问行者，皆不见。又随至城东墓田中，巫者陈设酒殽，沥酒祭地，即见妇人下马，就接而饮之。其女僮随后收拾纸钱，载于马上，即变为铜钱。又见妇人以策画地，巫者随指其处曰："此可以为穴。"事毕，即乘马而回。佩心甚恶之，归具告母。母曰："固知妖异，为之奈何？"【眉批】有德于我，即妖异可忘乎？又安知亲父不狼，亲子不虎也？自是妇人绝不复归佩家，佩亦幸焉。后数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妇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归？"妇人不顾，促辔而去。明日，使女僮传语佩曰："妾诚非匹，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为君妇。太夫人疾得平和，约为夫妇。今既见疑，便当决矣。"佩问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李咨议

矣。”佩曰：“虽欲相弃，何其速欤？”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内人家丧葬所在，长须在京城中，作生人妻，无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终不失所，但嗟九郎福薄。向使娘子长为妻，九郎一家皆为地仙矣。”卢佩，第九也。

沽酒王氏（出《稽神录》）【眉批】火神。

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称。【夹批】要紧。忽一夜，店人将闭外户，有朱衣数人，仆马甚盛，至户前，叱曰：“开门！吾将暂憩于此。”店人奔告其主。其主出迎，则已入坐矣。主人因设酒食甚备，又犒诸从者，客甚谢焉。顷之，有仆夫执捆绳百千丈，又一人执橛杙数百枚，前白，请布围。紫衣可之。即出，以杙钉地，系绳其上，围坊曲人家使遍。良久，白事讫。紫衣起至户外，从者白：“此店亦在其中矣。”紫衣相谓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尔，何为不可？”即命移杙，出店于围外，顾主人曰：“以此相报。”遂去，倏忽不见。顾视绳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欧阳进逻巡夜，至店前，问何故深夜开门，又不灭灯烛。主人具告所见。进不信，执之下狱，将以妖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桥西至凤台山，居人焚之殆尽，此店四邻皆为煨烬，而王氏独免。

擒恶将军（出《奇事记》）【眉批】五方神。

冉遂者，齐人也，父邑宰，遂婚长山赵玉女。遂既丧父，又幼性不慧，略不知书，无以进达，因耕于长山。其妻赵氏美姿质，性复轻荡。

一日独游于林薮间，见一人衣锦衣，乘白马，侍从百余人，皆携剑戟过之。赵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锦衣人回顾笑问赵氏曰："暂为夫，可乎？"遽下马，入林内。既别，谓赵氏曰："当生一子，为明神，善保爱之。"赵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儿，仅长五寸，发赤面青，遍身赤毛，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杀之。"赵氏曰："此儿托体于君，又何妖？或是异人，杀之，反为害。"遂惧而止。赵氏藏之密室。及七岁，其儿忽长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鸟飞下，儿走出，跃上鸟背飞去。其母朝夕哭之。经数月，儿自外来，擐金甲，佩剑弯弓，引兵士可千余人，至门直入，拜母曰："我是游察使者子，幸托身于母，受生育之恩，今日一来拜觐。"赵氏曰："儿自为何神也？"儿曰："母慎勿言，我已补东方擒恶将军。东方之地，不遵明祇，擅为恶者，我皆得诛之。"赵氏取酒炙以饲之，乃谓儿："我无多酒炙，不可以及将士。"儿笑曰："母但一杯酒洒空中，即兵士皆饮酒也。"母从之，见空中酒下如雨，兵士尽仰面而饮之。儿乃遽止曰："少饮。"临别，谓母曰："若有急，但焚香遥告，我当立至。"言讫，上马如风雨而去。后一年，赵氏父亡，赵氏往葬之。其父家每夜有鬼兵可千余，围其宅，有神扣门言曰："我要为祠宇，尔家翁见来投我，尔当速去，不然，皆杀之。"赵氏忽思儿留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儿引兵士千余至，令一使诘之。神人茫然皆收兵为队，自缚于儿前。儿呵责，尽杀其众，谓母曰："此非神也，强鬼耳。生为史朝义将，死无所归，自收战亡兵，引之来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适闻言，家翁已在我左右，尔试问之。"其儿令擒神人问之曰："尔何以无故追赵玉耶？"其神泣告曰："望将军哀念。生为一将，不能自立功，而死于阵前。死后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图，今日有犯斧钺。若将军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效死节。"又问曰："赵玉何在？"神曰："寄在郑大夫冢内。"儿乃立命于冢内，取赵玉至。赵玉寻苏。赵氏切劝儿恕神之罪，儿乃释缚，命于部内为小将。乃辞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当频出人间，不复来

矣。母善自爱。”又如风雨而去，迩后遂绝。

韦秀庄（出《广异记》）【眉批】城隍。

开元中，滑州刺史韦秀庄，暇日来城楼望黄河。楼中忽见一人，长三尺许，紫衣朱冠，通名参谒。秀庄知非人类，问：“是何神？”答曰：“即城隍之主。”又问：“何来？”答云：“黄河之神，欲毁我城，【眉批】河神不奉帝命，敢擅毁城耶？以端河路，我固不许。尅后五日，大战于河湄，恐力不禁，故来求救于使君尔。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当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图之。”秀庄许诺，神乃不见。至其日，秀庄帅劲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尔晦冥。须臾，有白气直上十余丈，楼上有青气出，相萦绕。秀庄命弓弩乱射白气，气形渐小至灭，【眉批】世但知射潮，不知射黄河事。唯青气独存，逶迤如云峰之状，还入楼中。初时，黄河俯近城之下，此后渐退，至今五六里也。

蔡荣（出《续玄怪录》）【眉批】土地。

中牟县三异乡木工蔡荣者，自幼信神祇。每免，必分置于地，潜祝土地，至长未尝暂忘也。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来，谓其母曰：“蔡荣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见，乃速为妇人服饰。有来问者，必绐之曰：‘出矣。’求其处，则亦意对，勿令知所在也。”言讫，走去。妻母从其言，才毕，有将军乘马，从十余人，执弓矢，直入堂中，呼蔡荣。其母惊惶曰：“不在。”曰：“何往？”对曰：“荣醉归，怠于其业。老妇怒而笞之，潜去不知所在，已十余日

矣。”将军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无丈夫，亦无器物。”将军连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诺。”责曰：“蔡荣出行，岂无知处？”对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将军曰：“王后殿倾，须此巧匠，期限向尽，何人堪替？”对曰：“梁城乡叶干者，巧于蔡荣，计其年限，正当追役。”将军者走马而去。有顷，教藏者复来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荣每食必相召，故报恩耳。”遂去。母视荣，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闻梁城乡叶干者暴卒。

太平广记钞卷五十三

神部

神二（此卷多载山岳江河诸神）

太山君（出《搜神记》）【眉批】以下岳神。

胡母班曾至太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云：“太山君奉召。”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驺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驺请班瞑目。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班曰：“屈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眉批】太山君岂少力役，而必借生人耶？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班曰：“不知何缘得达？”答曰：“中流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班乃辞出。昔驺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别复书，命取青丝履为赠。班出，瞑然，忽得还舟。遂于长安经年而还。至太山，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驺出，引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遣报。”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着械徒作，此辈数百人。班进拜流涕，问：“大人因何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

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死生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岁余，儿子死亡略尽。班皇惧，复诣太山，扣树求见。昔驺遂迎之而见。班乃自说家中死亡至尽，恐祸未已，幸赐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生死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出外召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忻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而食之耳。”【眉批】可谓愚鬼。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

董慎（出《玄怪录》）

隋大业元年，袞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已下，用法稍枉，必犯颜谏之，虽加谴责不惧，必俟刑正而后退。常因授衣归家，出州门，逢一黄衣使者曰：“太山君呼君为录事。”因出怀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称茂实，案牍精练，将平疑狱，须俟良能，权差知右曹录事。”即持大布囊，内慎其中，负之，出袞州郭。因致囊路左，汲水调泥，封慎两目。慎都不知经过远近，忽闻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诺。”趋入。府君曰：“所追录事，今复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秘，恐或漏泄，向请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范慎追董慎，取左曹囊盛右曹录事，可谓能防慎也。”【眉批】太山府君亦好谑。便令写出，抉去目泥，赐缣衫，鱼须笏，豹皮靴，文甚斑驳，邀登副阶。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请。今有闽州司马令狐实等六人，置无间狱，承天曹符，以实是太元夫人三等亲，准令递减三等。昨罪人陈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讼，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

天曹以为罚疑唯轻，亦令量减二等。恐后人引例多矣，君谓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蚩而人不怨者，以至清无情。况今天地刑法，岂宜恩贷奸慝。然慎一胥吏耳，素无文字，虽知不可，终语无条贯。当州府秀才张审通，辞彩隽拔，足得备君管记。”府君令帖召之。俄顷至，审通曰：“此易耳，君当判以状申。”府君曰：“君善为我辞。”即补左曹录事，仍赐衣服如董慎。各给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审通判曰：“天本无私，法宜画一，苟从恩贷，是资奸行。令狐实前命减刑，已同私请；程翥后申簿诉，且异罪疑。傥开递减之科，实违至公之论，请依前付无间录狱。”仍录状申天曹，即有黄衫人持状而往。少顷，复持天符曰：“所申文状，多起异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礼》八议，典章昭然，岂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亲。仍敢愆违，须有惩罚。府君可罚不衣紫六十甲子。余依前处分。”府君大怒审通曰：“君为判辞，使我受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无所闻。【眉批】是则上天不公，府君无断，吾未敢信也。审通诉曰：“乞更为判申，不允，即甘当再罚。”府君曰：“君为我去罪，即更与君一耳。”审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无亲，若使有亲，何由得一。苟欲因情变法，实将生伪丧真。太古以前，人犹至朴，中古之降，方闻各亲。岂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观蜡之叹。请宽逆耳之辜，敢荐沃心之药，庶其阅实，用得平均。令狐实等，并请依正法。”仍录状申天曹。黄衣人又持往。须臾，又有天符来曰：“再省所申，甚为允当。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实、程翥等，并正法置处。”府君即谓审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狱。”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儿擘之为耳，安于审通额上，曰：“塞君一耳，与君三耳，何如？”又谓慎曰：“甚赖君荐贤，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当寿一周年相报耳。君兼本寿，得二十一年矣。”即送归家。使者复以泥封二人布囊，即送至宅，欵如写出。而顾问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余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审通数日，额觉痒，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聪。时人笑

曰：“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亦有呼为鸡冠秀才者。

成景（出《冥报录》）

唐睦仁蒨，赵郡邯郸人也。少事经学，不信鬼神。常欲试其有无，就见鬼人学之，十余年不得。后徙家向县，于路见一人，如大官，衣冠甚伟，乘好马，从五十余骑，视仁蒨而不言。后数见之。经十年，凡数十相见。后忽驻马，呼仁蒨曰：“比频见君，情相眷慕，愿与君交游。”仁蒨即拜之，问：“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农人，西晋时为别驾，今任临湖国长史。”仁蒨问：“其国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黄河已北，总为临湖国。国都在楼烦西北沙碛是也。其王即故赵武灵王，【眉批】赵武灵王为神。今统此国。总受泰山控摄，每月各使上相朝于泰山，是以数来至此，与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预知祸难，可免横苦。唯死生之命，与大祸福之报，不能移动耳。”因命其从骑常掌事者，遣随蒨行：“有事则先报；即尔所不知，当来告我。”如是便别。掌事恒随，遂如侍从者。每有所问，无不先知。时大业初，江陵岑之象为邯郸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请仁蒨于家，教文本。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谓曰：“成长史语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与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常苦饥，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饱。众鬼多偷窃人食，我既贵重，不能偷之，从君请一食。’”文本既为具馔，备设珍羞。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于外水边张幕设席，陈酒食于上。”文本如其言。至时，仁蒨见景与两客来至，从百余骑，既坐，食毕，令其从骑更番坐食。文本预作钱绢，焚以赠之。景深喜，谢而去。数年后，仁蒨遇病，不因困笃而不起。月余，问掌事，掌事不知，便问长史。长史报云：“国内不知。后月朝泰山，为问消息相

报。”至后月，长史来报云：“是君乡人赵某为泰山主簿一员缺，荐君为此，故为文案，经纪召君耳。案成者当死。”仁蒨问计将安出。景云：“君寿应年六十余，今始四十，当为请之。”乃曰：“赵主簿相问睦兄，昔与同学情深，今幸得为泰山主簿，适遇员阙，明府令择人。兄既不得长生，命当有死，死而得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复止，愿无疑也。”仁蒨忧惧，病愈笃。景谓仁蒨曰：“文书成，君惧不免，急作一佛像，彼文书自消。”文本以三千钱为画一座像于寺西壁讫，而景来告曰：“免矣。”仁蒨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问景云：“佛法说有三世因果，此为虚实？”答曰：“皆实。”仁蒨曰：“即如是，人死当分入六道，那得为鬼，而赵武灵王及君今尚为鬼耶？”景曰：“君县内几户？”仁蒨曰：“万余户。”又曰：“狱囚几人？”仁蒨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万户之内，有五品官几人？”仁蒨曰：“无。”又曰：“九品已上官几人？”仁蒨曰：“数十人。”景曰：“六道之义，一如此耳。其得天道，万无一人，如君县内无一五品官。得人道者，万有数人，如君县内九品官数十人。入地狱者，万亦数人，如君狱内囚。唯鬼及畜生，最为多也，如君县内课役户。就此道中，又有等级。”【眉批】谈生死轮回，此为至论。因指其从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蒨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蒨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蒨问曰：“道家章醮，为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总统六道，是为天曹。阎罗王者，如人间天子。泰山府君，如尚书令录。五道神如诸尚书。若我辈国，如大州郡。每人间事，道士上章请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阎罗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诉云，宜尽理，勿令杠滥。’阎罗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诏也。无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当得申，何为无益？”仁蒨又问：“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圣，无文书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宽宥。”言毕即去。仁蒨一二日便愈。

华岳金天王（出《集异记》，又《闻奇录》）

贼臣张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壮年为潼关卒，屡被主将鞭笞。因奉役至华州，盛暑驱驰，心不平，过岳祠，遂脱衣买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张光晟身负才器，未遇知己，富贵贫贱，不能自料，惟神听鉴，当赐诚告。”祀讫，因极饮大醉，昼寝于碑堂。忽梦传声云：“唤张光晟。”迫蹙甚急，即入一府署，严邃异常。导者云：“张光晟到。”拜跪讫，遥见当厅贵人，有如王者，谓之曰：“欲知官禄，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言讫，惊寤冷汗，独怪之。后频立战功，积劳官至司农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从，已至开远门，忽谓同行朝官曰：“今日乱兵，乃泾卒回戈耳，无所统，正应大掠而过。如令有主，祸未可知。朱泚久在泾原，素得人心，【夹批】泚既得人心，不宜置之闲散，亦朝廷之过也。今者在城，傥收泾卒扶持，则难制矣。计其仓遑，未暇此谋，诸公能相逐径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眉批】光晟有用之才，可惜！可惜！诸公持疑，光晟即奔马诣泚曰：“人主出京，公为大臣，岂是宴居之日！”泚曰：“愿从公去。”命驾将行，而泾卒已集其门矣。光晟自将逃去，因为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战常在其间。及神麾之阵，泚拜光晟仆射平章事，统兵出战，大败而还。方寤神告为征矣。

进士张偃者，赴举，行及金天王庙前，遇大雨，于庙门避雨，至暮不止，不及诣店，遂入庙中门宿。至四更，闻金天视事之声，嗢喝甚厉。须臾，闻唤张偃，来日午时，行至某村，为赤狸虎所食。偃闻之，甚惧，候庭下静，遂于门下匍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来？”遂具以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来。”须臾，虎

至。金天曰：“与二大兽食，以代偃。”虎曰：“冤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检虎何日死？”有一吏来曰：“未时，为某村王存射死。”金天曰：“命张偃过所食时乃行。”【眉批】据此，则虽数定，亦可趋避。及行至前路，果见人喧闹，问之，乃曰：“某村王存射杀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亲往庙谢之。

庐君（出《搜神记》）

张璞，字公直，为吴郡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戏女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择，用致微意。”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中流，舟不得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见之。”乃上飞庐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见女在，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及得渡，遥见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侧曰：“吾庐君主簿也。庐君谢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义，故悉还二女。”【眉批】据此，则邓伯道不应无儿。问女，言但见好屋，不觉在水中。

蒙恬（出《河东记》）【眉批】以下山神。

天兴丞王锜，宝历中，尝游陇州道，憩于大树下，解鞍藉地而寝。忽闻道骑传呼自西来，见紫衣乘车，从数骑，敕左右曰：“屈王丞

来。”引锜至，则帐幄陈设已具。与锜坐语良久。锜不知所呼，每承言，即徘徊卤莽。紫衣觉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谓为王耳。”锜曰：“未谕大王何所自？”曰：“恬昔为秦筑长城，以此微功，屡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驾，某为群小所构，横破诛夷。上帝仍以长城之役，劳功害民，配守吴岳。当时吴山有岳号，众咸谓某为王。其后岳职却归于华山，某罚配年月满，官曹移便，无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迹所稀，寂寞颇甚。又缘已被虚名，不能下就小职，遂至今空窃假王之号。偶此相遇，思少从容。”【眉批】长城之役，虽云劳功害民，然恬实奉公无私，且生平忠直，宜为神矣。锜曰：“某名迹幽沉，质性孱懦，幸蒙一顾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缘奉慕，愿展风仪，何幸遽垂厚意，诚有事，则又如何？”锜曰：“幸甚。”恬曰：“久思效用，今士马处处有主，不可夺其权柄。此后三年，兴元当有八百无主健儿，若早图谋，必可将领。所奉托者，可致纸钱万张，某以此藉手，方谐矣。”【眉批】冥职亦须用钱图谋，何怪人间？虽然，君不信也。锜许诺而寤，流汗霢霂。乃市纸万张以焚之。及太和四年，兴元节度使李绛遇害，后节度使温造，诛其凶党八百人。

张仲殷（出《原化记》）

户部郎中张滂之子，曰仲殷，于南山内读书。好习弓马，时与同侣挟弹，游步林薮。去所止数里，见一老人持弓，逐一鹿绕林，一矢中之，洞胸而倒。仲殷惊赏。老人曰：“君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获此一鹿，吾无所用，奉赠君，以充一饭之费。”仲殷等敬谢之。老人曰：“明日能来看射否？”明日至，复见老人逐鹿射之，与前无异，又与仲殷。仲殷益异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

曰：“观子似可教也，明日复期于此，勿令他人知。”仲殷明日如约，老人亦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渐低下，如入洞中，草树有异人间。又三十余里，至一大庄，如卿相之别业焉，止仲殷宿于厅。至明日，老人具馔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为起，亦无辞让。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视其形貌，如猿玃之状。所食品物甚多。食毕，老人复引仲殷出，于厅前树下施床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首指一树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发矢十只，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谓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于床下曰：“敬服。”又命墙头上立十针焉，去三十步，举其第一，按次射之，发无不中。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势，但约臂腕骨相拄，而弓已满，故无强弱，皆不费力。数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抚之曰：“勉驰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乱世也。”遂却引归至故处。而仲殷艺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虽童子妇人，即可以谈武矣。后父卒除服，偶游于东平军，乃教得数千人。其老人，盖山神也。善射者，必趫度通臂，故母类于猿焉。

仰山神（出《稽神录》）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谨厚，为乡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车仆甚盛，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设食甚至，遍及从者。老父侍食于前，因思长吏朝使行县，当有顿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觉之，谓曰：“君疑我，我不能复为君隐。我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厌于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祀我，皆从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当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长者，故从君求食尔。”【眉批】此其所以为神也。食讫，辞让而去，遂不见。

北邙山神（出《潇湘录》）

邺中富人于远，性奢逸，复好良马，常养数十匹。忽一日，闻市中鬻一良马，奇毛异骨，远乃以百金得之。马至厩，随有一老姥扣门请观。远笑曰："马者，骏逸也，豪侠少年所好。老母奚观为？"姥曰："我失一良马，访之十年。每遇良马，必永日观之，未尝见如我所失之马也。何阻一观，不以为惠。"远因延入从容，出其马以示之。姥一见，即变色，回视远曰："我马也。"远叩其说。姥曰："昔日北邙山神为物伤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药疗之，目愈，遂以此马赐我。我得此马，惟不乘之上天耳，四海之外，八荒之内，只如百里。我尝乘东过扶桑，及夜，至西竺国，忽失此马。【眉批】荒唐之论。自兹已来，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访此马也。去年，流沙见一小儿，言有一异马如飞，倏然东去矣。我疑此马在中华，必有常人收得。今还君百金，马须还我。"远既闻此马之异。深吝惜之。乃拜老母，乞暂留，玩赏数日。姥怒曰："君留此马，必有祸发。"远亦怒，遂令家僮十余人，共守此马，遣出老姥。其家果火，尽焚其宅财宝。远仍见姥入宅，自跃上此马而灭。

陈悝（出《洽闻记》）【眉批】以下水神。

隆安中，丹徒民陈悝，于江边作鱼簖，潮去，于簖中得一女，长六尺，有容色，无衣裳，水去不能动，卧沙中，与语不应。有一人就奸之。悝夜梦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簖中。小人辱我，今当白尊神杀之。"及潮来，女自逐水而去。奸者寻病死。

广利王（出《传奇》）

长庆中，进士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游丐番禺。值府帅改移，投诣无所，愁疾，卧于逆旅，仆从皆逃。忽有善易者袁大娘来主人舍，瞪视无颇曰："子岂久穷悴耶？某有玉龙膏一合子，不惟还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业疾。'若常人求医，但言不可治；若遇异人请之，必须一往，自能富贵。"无颇拜谢受药。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时但出此合，则一室暄热，不假炉炭矣。"无颇依其言，立表。数日，果有黄衣若宦者，扣门甚急，曰："广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见。"无颇志大娘之言，遂从使者而往。江畔有画舸，登之，甚轻疾。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数十重门，至殿廷，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宦者趋而言曰："召张无颇至。"遂闻殿上使轴帘，见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远游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招无颇曰："请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统摄，幸忽展礼。"无颇强拜。王罄折而谢曰："寡人薄德，远邀大贤，盖缘爱女有疾，一心钟念。知君有神膏，傥获痊平，实所媿戴。"遂令阿监二人，引入贵主院。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玑翠琅，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氤郁，满其庭户。俄有二女，褰帘召无颇入。睹真珠绣帐中，有一女子，才及笄年，衣翠罗缕金之襦。无颇切其脉，良久，曰："贵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龙膏，以酒吞之，立愈。贵主遂抽翠玉双鸾篦而遗无颇，目成者久之。无颇不敢受。贵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当有献遗。"无颇媿谢。阿监遂引之见王。王出骇鸡犀、翡翠碗、丽玉明瑰以赠。无颇拜谢。宦者复引送于画舸，归番禺，主人莫能觉。才货其犀，已巨万矣。无颇睹贵主华艳动人，颇思之。月余，忽有青衣扣门而送红笺，有诗二首，莫题姓

字。无颇捧之，青衣倏不见。无颇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词曰：“羞解明珰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红楼日暮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又曰：“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寒闺欹枕不成梦，香炷金炉自袅烟。”顷之，前时宦者又至，谓曰：“王令复召，贵主有疾如初。”无颇忻然复往，见贵主，复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无颇降阶，闻环珮之响，宫人侍卫罗列，见一女子，可三十许，服饰如后妃。无颇拜之。后曰：“再劳贤哲，实所怀惭，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无颇曰：“前所疾耳，心有击触，而复作焉。若再饵药，当去根干耳。”后曰：“药何在？”无颇进药合。后睹之，默然，色不乐，慰喻贵主而去。后遂白王曰：“爱女非疾，其私无颇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愀然，良久，曰：“复为贾充女耶？吾当成之，无使久苦。”无颇出，王命延之别馆，丰厚宴犒。后王召之曰：“寡人窃慕君子为人，辄欲以爱女奉托，如何？”无颇再拜辞谢，心喜不自胜。遂命有司择吉日，具礼待之。王与后敬仰愈于诸婿。遂止月余，欢宴俱极。王曰：“张郎不同诸婿，须归人间。昨检于幽府云：‘当是冥数。’番禺地近，恐为时人所怪，南康又远，况别封疆，不如归韶阳，甚便。”无颇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饰珍珠，赠携无算，唯侍卫辈即须自置。王遂与无颇别，“三年即一到彼，无言于人。”无颇挈家居于韶阳，人罕知者。住月余，忽袁大娘扣门见无颇。无颇大惊。大娘曰：“张郎今日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宝赏之，然后告去。无颇诘妻，妻曰：“此袁天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后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后无颇为人疑讶，于是去，不知所适。

马当山大王（出《博异志》）

开元中，琅琊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行至马当山，舟人言例当谒庙，属风便。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备。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庙，及草履，致于夫人。题诗云：“青骢一匹昆仑牵，奏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读毕而过。当市草履时，兼市金错刀一副，贮在履内。至祷神时，忘取之，误并将往。昌龄至前程，求错刀子，方知其误。又行数里，忽有赤鲤鱼，可长二尺，跃入昌龄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侍金错刀，宛是误送庙中者。

洞庭叟（出《郑德璘传》）

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璘与语，多及玄解。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下。傍有龌贾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橹，邻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及旦，东西而去。德璘舟与韦氏舟离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相近。韦氏美而艳，琼英腻云，连蕊莹波，露濯蓉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钩。德璘因窥见之，甚悦。遂以红绡一尺，上题诗曰：“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义。女不工刀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

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璘谓女所制，甚喜，然莫晓诗义，亦无计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明月清风，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将暮，有渔人语德璘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歿于洞庭矣。"德璘大骇，神思恍惚，悲婉久之，不能排抑。将夜，为《吊江姝诗》二首，曰："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又曰："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娥细浪愁。泪滴白蘋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诗成，酹而投之。精贯神祇，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搜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璘异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韦氏视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时已三更，德璘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璘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形，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红绡尚在。德璘喜骤。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说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沙。后三年，德璘当调选，欲谋醴陵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璘志之。选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璘使善篙工者五人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觐否？"曰："可。"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苦。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须，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

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叟以笔大书韦氏巾曰：“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德璘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即韦氏所投德璘红笺诗也。德璘疑诗，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敢以实对。”德璘叹曰：“命也。”然后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洞庭湖神（出《甘泽谣》）

韦驺者，明五音，善长啸，自称逸群公子。举进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岂屈节于风尘哉！”游岳阳，岳阳太守以亲知见辟，数月谢病去。驺亲弟骝，舟行，溺于洞庭湖。驺乃水滨恸哭，移舟湖神庙下，欲焚其庙，曰：“千金估胡，安稳获济。吾弟穷悴，乃罹此殃，焉用尔庙为？”忽于舟中假寐，梦神人盛服来谒，谓驺曰：“幽冥无枉杀者。明公先君，昔为城守，方闻谠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当废者有二，二神上诉，帝初不许，固请十余年，乃许与后嗣一人，谢二废庙之主。然亦须退不能明其道，进无以补于时者，故贤弟当之耳。【眉批】然则当之者多矣。傥求丧不获，即我之过，当令水工送尸湖上。”驺惊悟，其事遽止。遂命渔舟施网，果获弟尸于岸。是夕，又梦神谢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诚也。君今为人果敢，昔洞庭张乐，是吾所司，愿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观咸池之节奏，释浮世之忧烦也。”忽睹金石羽籥，铿锵振作。驺甚叹异，曲终乃寤。

清洪君（出《博异录》）

庐陵邑子欧明者，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过，辄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见大道之上，有数吏，皆著黑衣，乘车马，云是清洪君使，要明过。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吏车载明，须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吏曰：“清洪君感君有礼，故要君。有饷，皆勿取，独求如愿耳。”去，果以缯帛赠之。明不受，但求如愿。神大怪，不得已，呼如愿，使随明去。如愿者，清洪婢，常使取物。明将如愿归，所取辄得之，【眉批】如愿可对莫愁。数年成富人，意渐骄盈，【夹批】贱相。不复爱如愿。正月岁朝，鸡初一鸣，呼如愿。如愿不即起。明大怒，欲捶之。如愿乃逃于积薪粪中。明以杖捶粪使出，不能得，乃知已去，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复捶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辄往捶粪，云使人富。

江湖溪三神（出《集异记》）

霅人蒋琛，精熟二经，尝教授于乡里。每秋冬于霅溪太湖中流，设网罟以给食。尝获巨龟，以其质状殊异，乃释之。龟及中流，凡返顾六七。后岁余，一夕，风雨晦冥，闻波间汹涌声，则前之龟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会，川渎诸长，亦闻应召，开筵解榻，密迩渔舟。以足下淹滞此地，持网且久，纤鳞细介，苦于数罟，脱祸之辈，常怀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贮恳诚，由斯而来，冀答万一。能退咫尺以远害乎？”琛曰：“诺。”遂于安流中缆舟以伺焉。未顷，有龟鼍鱼鳖，不可胜计。周匝二里余，蹙波为城，遏浪为地，辟三门，垣通衢。异怪千余，皆人质螭首，执戈戟，列行伍，

守卫如有所待。续有蛟蜃数十，东西驰来，乃嘘气为楼台，琼宫珠殿，歌筵舞席，顷刻毕备。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鱼数百，吐火珠，引甲士百余辈，拥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复见水兽，亦数百，衔耀，引铁骑二百余，拥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来。至城门，下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觐，五纪于兹。虽鱼雁不绝，而笑言久旷。勤企盛德，衷肠怒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让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马。"于是二神立候焉。则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额，青其足，执蜡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余，拥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泖而至。二神迎于门，设礼甚谨。叙暄凉竟，江神曰："窃于水滨拉得范相国来。"乃有被褐者仗剑而前。溪湖神曰："钦奉实久。"范君曰："凉德未泯，吴人怀恩，立祠于江渎，春秋设薄祀，为村醪所困，遂为江公驱来。唐突盛筵，益僧惭慄。"于是揖让入门。既即席，则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闻骈阗车马声，则有绿衣玄冠者，气貌甚伟，驱殿亦百余，既升阶，与三神相见，曰："适辄与汨罗屈副使俱来。"乃有容貌惨悴者，伛偻而进。方即席，范相笑谓屈原曰："放逐之臣，谗痕未灭，何惨面目，更猎杯盘？"【眉批】每见小说家辄抑范相，大抵借以影富贵骄人之辈。屈大夫曰："虽然，吾闻穿七札之箭，不射笼中之鸟；剉洪钟之剑，不刲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吴霸越，功成身退，逍遥五湖，辉焕万古，故鄙夫窃仰重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肆戏谑于绮席，恃意气于放臣，则何异射病鸟于笼中，刲腐肉于几上！窃于君子惜金镞与利刃也。"于是湘神动色，命酒罚范君。君将饮，有女乐数十辈，皆执所习于舞筵。有俳优扬言曰："皤皤美女，唱《公无渡河歌》。"其词曰："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随步没，沉尸深入兮蛟螭窟。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澜兮合魂魄。愿持精卫衔石心，穷河源兮塞泉脉。"【眉批】歌佳。歌竟，俳优复扬言："谢秋娘《采桑曲》。"凡十

余叠，曲韵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从河上来，徐处士与鸱夷君自海滨至。乃随导而入，四神礼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抉眼之徒与？余得朋矣。"【眉批】范大夫此际应为短气。于是朱弦雅张，清管徐奏，酌瑶觥，飞玉觞，陆海珍味，靡不臻极。舞竟，俳优又扬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叠，歌竟，四座为之惨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风高，碧波万里兮翻洪涛。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当楼船泛泛于叠浪，恨珠贝又轻于鸿毛。又不见潮来津亭维一舠，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霅溪神歌曰："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嶷，几人经此泣江篱。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于是范相国献《境会夜宴诗》曰："浪阔波澄秋气凉，沉沉水殿夜初长。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袅碧云飘几席，觥飞白玉滟椒浆。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徐衍处士、屈大夫、申屠先生、鸱夷君皆有诗。歌终，霅郡城楼鼓绝，山寺钟鸣，而飘风勃兴，玄云四起，波间车马，音犹合沓，顷之无所见。曙色既分，巨龟复延首于中流，顾眄琛而去。

李冰（出《成都志》）

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吼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

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今大浪冲涛，欲及公之祠，皆弥弥而去。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由此也。祠南数千家，边江低圮，虽甚秋潦，亦不移适。有石牛，在庙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惊溃，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犹以白练为志。水遂漂下，左绵梓潼，皆浮川溢峡，伤数十郡，唯西蜀无害。

南康庙（出《述异记》）汾河神（出《北史》）

义熙四年，卢循在广州，阴规逆谋，潜遣人到南康庙祈请。既奠牲奏鼓，使者独见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卢征虏若起事至此，当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众直造长沙；遣徐道覆逾岭。至南康，装舰十二，艟楼十余丈。舟装始办，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与循会巴陵，至都而循战败。洪潦之降，乃神速其诛也。

后魏孝庄帝既诛尔朱荣，荣从子兆自汾州率骑攻洛，师自河梁西涉，掩袭京邑。先是河边有一人，梦神谓曰：“尔朱家欲渡河，用尔作波津令，当为缩水脉。”及兆至，见一人，自言知水深浅处，以草表插导，忽失所在，兆众遂涉焉。寻而陷京，弑庄帝。

【总评】奸雄亦应运而生，故鬼神为之用。若卢循，则运尽耳。

赤水神（出《宣室志》）

贞元初，陈郡袁生者，自唐安参军罢秩，游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白衣来谒，自称高氏子，善算。生即讯之，述既往事，一一如睹。生大惊。是夕，夜既深，密谓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陈于君子，可乎？"袁生闻之惧，即起曰："君鬼耶？是将祸我！"高生曰："非也。所以来者，将有托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岁淫雨数月，居舍尽圮，风日侵铄。子来岁当调补新明令，傥为我重建祠宇，以时奠祀，幸甚。"又曰："君初至邑时，当一见诣。然而神人理隔，当屏去仆吏，冀尽一言耳。"袁生皆诺之。是岁冬，袁生果补新明令。及至讯之，果有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旬余，遂诣之。未至百余步，下马，屏车吏，独入庙中，见其檐宇摧毁，蓬荒如积。伫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庙后来，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谓袁曰："君不忘前约，乃诣我。"于是偕行庙中，见阶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数人立其旁。袁生问曰："此何为者？"神曰："县东兰若道成师也，有宿殃，吾系之一岁矣，旦夕鞭捶。从此旬余，当解之。"袁生又曰："僧既存，安得系此乎？"神曰："以生魄系之，其人自沉疾也。"神告袁生曰："君幸诺我建庙，可疾图之。"袁生曰："不敢忘。"既归，将计其工，然贫甚，无以为资。因念神语道成之疾，旬余当解，于是径往县东兰若，果有成师者，卧疾一岁矣，旦夕则一身尽痛。袁生曰："师疾我能愈之，能以缗货建赤水神庙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缗货为事哉？"袁生即绐曰："吾善视鬼。近谒赤水神庙，见师魂具桎梏絷于垣下。因召神问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絷于此'。【眉批】老实误事。吾怜师之苦，因告其神，可疾解之，当命此僧修建庙宇。神喜而诺我曰：'从此去旬余，当舍其罪。'吾故告师疾将愈，宜修赤水神庙也。无以疾愈，遂怠其心，如此则祸且及矣。"道成伪语曰："敬受教。"后旬余，果愈。因召门弟子告曰："吾少年弃家，学浮屠氏法，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君谓我曰：'师病赤水神所为也，疾愈可修补其庙。'夫置神庙者，所以祐兆人，祈福应。今既有害于我，安得不除之。"【眉

批】说自正。即与其徒，持锸诣庙，尽去神像及祠宇，无一遗者。又明日，谒袁生。生喜其病愈，且趣之修庙。答言：“神不福人而为害于人，已尽毁其庙矣。”袁生大惊，遂谢之。道成气益丰，而袁生惧甚。【眉批】令不能禁僧耶？后月余，吏有罪，袁生朴之。无何，吏死，其家诉于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峡，忽遇一白衣，立于路左。视之，乃赤水神也，曰：“向托君修吾祠宇，奈何反致毁弃，使一旦无归，君之罪也。君今弃逐穷荒，亦我报仇耳。”袁生即谢曰：“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神曰：“道成师福盛甚，吾不能动。今君禄与命衰，故我得报。”言已不见。生恶之。后数日，竟以疾卒。【眉批】神道亦让高而凌深，何怪于人。吁！可嗤也。

黑水将军（出《三水小牍》）

戈阳郡东南，有黑水河，河濆有黑水将军祠。太和中，薛用弱自仪曹郎出守此郡，为政严而不残。一夕，梦赞者云：“黑水将军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须目雄杰，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顷溺于兹水，自以秉仁义之心未展，上诉于帝。帝曰：‘尔阴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为立祠河上，当保祐斯民。”言讫而寤，遂命建祠设祭。水旱灾沴，祷之皆应。用弱有葛谿宝剑，复梦求之，遂以为赠。仍刳神前柱，并匣置之，外设小扉，加扃鐍焉。乾符中，贼党数千人来攻郡城，城守坚不可拔，乃引兵西入义阳。时有无赖者，以庙剑言于贼裨将，将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晓出纵掠，气雾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执之，令前导。既越山，雾开，乃义营张周寨也。周尽杀之，亲擒其首，解其剑，复归诸庙。至今时享不废。

陷河神（出《王氏见闻》，又《北梦琐言》）

梓童县张恶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昔隽州张翁往溪谷采薪，刃伤其指，血滴一石穴中，以木叶窒之。他日往视，化为一小蛇。翁取至家，啖以杂肉。蛇甚驯扰，经时渐长。一年后，夜盗鸡犬而食。二年后，盗羊豕。其后县令失一马，寻其迹，入翁之居，迫而访之，已吞在蛇腹矣。令惊异，因责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杀之。忽一日，雷电大震，一县并陷为巨湫，渺弥无际，唯张翁夫妇独存。其后人蛇俱失，因改为陷河县，祠蛇曰张恶子。尔后姚苌游蜀，至梓潼岭上，憩于路傍。有布衣来谓苌曰："君宜早还秦。秦人将无主，其康济者在君乎？"请其氏，曰："吾张恶子也，他日勿相忘。"苌还，后果称帝于长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获，遂立庙于所见之处，今张相公庙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庙出十余里，列伏迎驾。白雾之中，仿佛见其形。因解佩剑赐之，祝令效顺。指期贼平，驾回，广赠珍玩，人莫敢窥。王铎有诗刊石曰："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

伪蜀王健世子，名元膺，聪明博达，骑射绝伦。牙齿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视。蛇眼而黑色，凶恶鄙亵，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诛。就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恶子所责，言："我久在川，今始方归，何以致庙宇荒秽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膺为庙蛇之精。

【总评】按《华阳国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丁及秦五女，而山分为五岭，直上有平石。蜀王痛之，因命曰五女冢山，于平石上为望妇候，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

太平广记钞卷五十四

神部

神三（此卷多载冥司及一切有名无名诸神）

柳智感（出《冥报录》）【眉批】以下冥司。

贞观初，河东柳智感为长举县令，一夜暴卒，明旦而苏，说云始为冥官所追，见王。王谓感曰：“今有一官阙，故枉君任之。”智感辞以亲老，且自陈福业，未应便死。王使勘籍，信然，因谓曰：“君未当死，可权判录事。”智感许诺。吏引退。至曹，已有五判官，感为第六。其厅事，人坐三间，各有床案，务甚繁拥。西头一坐处无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群吏将文书簿帐来，取智感署于案上，退立阶下。智感问之，对曰：“气恶逼公，但遥以案中事答。”智感省读，如人间者，于是为判句文。有顷，食来，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诸判官曰：“君既权判，不宜食此。”感从之。日暮，吏送智感归家，苏而方晓。及暝，吏复来迎至彼，故知幽显昼夜相反矣。于是夜判冥事，昼临县职。【眉批】俗有“日断阳间夜断阴”语，必古来有此事。岁余。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厕，于堂西见一妇女，年三十许，姿容端正，衣服鲜明，立而掩涕。智感问何人，答曰：“兴州司仓参军之妇也。摄来此，方别夫子，是以悲伤。”智感以问吏，吏曰：“官摄来，有所案问，且以证其夫

事。”智感因谓妇人曰：“感长举县令也。夫人若被勘问，幸自分就，无为牵引司仓，俱死无益。”【夹批】僚谊甚笃。【眉批】智感若非立心正直忠厚，冥司必不借重。妇人曰：“诚不愿引之，恐官相逼耳。”【夹批】可恨。感再三嘱语，妇人许之。既而还州，问司仓：“妇有疾否？”司仓曰：“吾妇年少无疾。”智感以所见告之，说其衣服形貌，且劝令作福。司仓走归家，见妇在机中织，无患也，不甚信之。后十余日，司仓妇暴死，司仓始惧，作福禳之。智感每于冥簿，见其亲识名状及死时日月，报之，使修福，多得免。【眉批】修福免祸，岂可不信，但必非僧道家斋醮可转耳。智感权判三年，其吏来辞曰：“已得隆州李司户，授正官以代公矣。”智感至州，因告刺史李德凤。遣人往隆州审焉，其司户已卒。问其死日，即吏来告之时也。从此遂绝。州司遣智感领囚送至凤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忧惧。捕捉不获，夜宿禅舍，忽见其故部吏来告曰：“囚尽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并已擒缚，愿公勿忧。”言毕辞去。智感即请共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知走不免，因来拒抗。智感格之，杀一囚，三囚受缚，果如所告。

张谓侍郎（出《集异记》）

贞元中，沈聿尉三原，素有别业，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于庄之北平原十余里，垣古埏以建牛坊，秩满，因归农焉。一日昼寝堂之东轩，忽惊寤，见二黄衣吏谓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谓官罢，无事诣府，拒之未行。二吏坚呼，聿不觉随出，经历亲爱洎家人，挥霍告语，曾无应者。二吏呵驱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械署，人民稀少，道路芜荟，正衙之东街，南北二巨门对启。吏导入北门，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厅上读状，付司责问。聿惶惧而逃，莫

知所诣，遂突入南门。门内有厅，重施帘幕。聿危急，径入帘下，则见紫衣贵人，寝书案后。聿欣有所投，又惧二吏之至，因声气撼动，紫衣遂寤，熟视聿曰："子为何者？"聿即称官及姓名，紫衣曰："子非张氏之弥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间，亦知张谓侍郎乎？"聿曰："幼稚时则闻之，家有文集，尚能记念。"紫衣喜曰："试为我言。"聿念："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紫衣大悦。二吏走至庭前曰："秋局召沈聿。"因遥拜呼紫衣曰"生曹"，礼谒甚恭。紫衣谓曰："沈聿吾外孙也，尔可致吾意于秋局，希缓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尔死矣，宜速归。"聿谢辞而出。吏伺聿于门，笑谓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钱帛许之，忽若梦觉，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致奠二吏于野外，聿亦无恙。又五日，聿晚于庄门，复见二吏曰："冤诉不已，须得郎为证。"聿即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冢，大被论理，候郎对辩。"【眉批】平夷冢墓，可为世戒。幸谓曰："此主役之家人银钥擅意也。"二吏相顾曰："置郎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见。其夜，银钥气蹶而卒。数日，忽复遇二吏，谓聿曰："银钥称郎指教，屈辞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为告于生曹，二吏许诺。有顷复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潜遁，慎不得泄，藏伏三日事则济矣。"言讫不见。聿乃密择捷马，乘夜独游。幸曾于同州法轮寺寓居习业，因往诣之。及至，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惧贻严君之忧，则径归京，不敢以实启。庄夫至云："前夜火发，北原之牛坊，已为煨烬矣。"聿终免焉。

郄惠连（出《宣室志》）

大历中，山阳人郄惠连为漳南尉。一夕，独处于堂，忽见一人绣衣

佩刀，趋至前，谓惠连曰：“上帝有命，拜公为司命主者，以册立阎波罗王。”即以锦纹箱贮书，进于惠连曰：“此上帝命也。”惠连且喜且惧，不暇顾问，遂受之，立于前轩。有相者趋入，赞曰：“驱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数百人，绣衣红额，左右佩兵器，趋入，再拜，分立于前。相者又曰：“五岳卫兵主将。”复有百余人趋入，罗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礼器乐悬吏、鼓吹吏、车舆乘马吏、符印簿书吏、帑藏厨膳吏。”近数百人，皆趋而至。有顷，相者曰：“诸岳卫兵及礼器乐悬车舆乘马等，请躬自阅之。”惠连即命驾。于是控一白马至，绣衣夹道前驱，引惠连东北而去，传呼甚严。可行数里，兵至万余，或骑或步，尽介金执戈，列于路，枪槊旗旆，文绣交焕。俄见朱门外，有数十人，皆衣绿执笏，曲躬而拜。相者曰：“此属吏也。”其门内，悉张帷帘几榻，若王者居。惠连既升阶，据几而坐。俄绿衣者十辈，各赍簿书，请惠连判署。已而相者引惠连于东庑下一院，其前庭有车舆乘马甚多。又有乐器鼓箫，及符印管钥，尽致于榻上，以黄纹帊蔽之。其榻绕四墉，又有玉册，用紫金填字，似篆籀书，盘屈若龙凤之势。主吏白曰：“此阎波罗王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来谒，惠连与抗礼。既坐，谓惠连曰：“上帝以邺郡内黄县南兰若海悟禅师有德，立心画一，册为阎波罗王。以执事有至行，拜为司命主者，统册立使。某幸列宾掾，故得侍左右。”惠连问曰：“阎波罗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摽冠岳渎，总幽冥之务，非有特行者，不在是选。”惠连思曰：“吾行册礼于幽冥，岂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谓惠连曰：“执事有忧色，得非以妻子为念乎？”惠连曰：“然。”府掾曰：“册命之礼，用明日，执事可暂归治其家。然执事官至崇，幸不以幽显为恨。”言讫遂起。惠连即命驾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即据案假寐。及寤，已在县。时天才晓，惊叹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为理命。又白于县令，令曹某不信。惠连遂汤沐，具绅冕，卧于榻。是夕，县吏数辈，皆闻空中有声若风雨，自

北来，直入惠连之室。食顷，惠连卒，又闻其声北向而去，叹骇。因遣使往邺郡内黄县南问，果是兰若院禅师海悟者，近卒矣。

凌华（出《集异记》）

杭州富阳狱吏曰凌华，骨状不凡。尝遇施翁相曰："能舍吏，当为上将军。"华为吏酷暴，以取贿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将死，见黄衫吏赍印而前，宣云："牒奉处分，以华昔日曾宰剧县，甚著能绩，后有缺行，败其成功。谪官圜扉，伺其修省，既迷所履，太乘乃心。玉枕嶷然，委于庸贱。念兹贵骨，须有所归。今镇海军讨逆诸臣，合为上将，骨未圆实，难壮威棱，宜易之以得人，免块然而妄处。付司追凌华，凿玉枕骨送上。【眉批】冥中岂少一骨，必取彼付此乎？仍令所司量事优恤。"于是黄衫吏引入。有绿冠裳者隔帘语曰："今日之来，德不修也。"命左右取钳槌。俄顷有缁衣豹袖执斤斧者三人。绿裳赐华酒五杯，昏然而醉，唯闻琢其脑，声绝而华醉醒，复止华于西阶以听命。移时，有宣言曰。"亡贵之人，理宜裨补，量延半纪，仍赍十千。"【眉批】宜贵则贵矣，宜亡贵则亡矣，又何补焉？宣讫，绿裳延华升阶，语曰："吾汉朝隐屠钓之人也。盖求全身，微规小利，既殁之后，责受此官，位卑职猥，殊不快志。足下莫叹失其贵骨，此事稍大，非独一人。"命酒与华对酌别，饮数杯，冥然无所知。既醒，宛然在废床之上，扪其脑而骨已亡。其侪流赙助，凡十千焉。后六年而卒。

崔司马（出《玄怪录》）

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于同州。时宾馆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试。既而他室皆有客，唯正堂以小绳系门，自牖而窥其内，独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笼，此外更无有。问其邻，曰："处士窦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厢为窄，嘉其无姬仆，思与同居。及暮，窦处士者，一驴一仆，乘醉而来。夷、胜前谒，因以情告，愿同宿处。玉固辞，接对之色甚傲。夜深将寝，忽闻异香，惊起寻之，则见堂中垂帘帷，喧然语笑。于是夷、胜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珍盘罗列，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丽无比，与窦对食。侍婢十余人，亦皆端妙。银炉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厢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儿郎，突冲人家！"窦面色如土，端坐不语。夷、胜无以致辞，啜茗而出。既下阶，闻闭户之声，曰："风狂儿郎，因何共止？古人卜邻，岂虚言哉！"窦辞以非己所居，难拒异客，必虑轻侮，岂无他宅。因复欢笑。及明，往觇之，尽复其故，窦独偃于褐衾中，拭目方起。夷、胜诘之，不对。夷、胜曰："君昼为布衣，夜会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此？不言其实，即当告郡。"窦曰："此固秘事，言亦无妨。比者玉薄游太原，晚发冷泉，将宿于孝义县，阴晦失道，夜投人庄，问之，云是汾州崔司马庄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马年可五十余，衣绯，仪貌可爱。问窦之先，及伯叔昆弟，诘其中外，乃玉重表丈也。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但不知其官。慰问殷勤，情理优重，因令报其妻曰：'窦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侄，夫人亦是丈母，可见之。从宦异方，亲戚离阻，不因行李，岂得相逢。'有顷，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陈设之盛，若王侯之居。盘馔珍华，味穷海陆。既食，丈人曰：'君今此游，将何所求？'曰：'求举资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内无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牢落，然蓬游无抵，徒劳往复。吾有侍女，年近长成，今便合奉事。衣食之给，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谢。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馔，亲戚中配属，何必广召宾客。'谢讫复坐，又进食。食毕，憩玉于西厅，具浴。浴讫，授衣巾。引相者三人

来，皆聪朗之士，一姓王，称郡法曹；一姓裴，称户曹；一姓韦，称郡督邮。相揖而坐。俄而礼舆香车皆具，华烛引前，自西厅至中门，展亲御之礼。因又绕庄一周，自南门入。及中堂，堂中帷帐已满。成礼讫，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间，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阴道汾州，非人间也。相者数子，无非冥官。妾与君宿缘，合为夫妇，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属？已为夫妇，便合相从，何为一夕而别也？’妻曰：‘妾身奉君，固无远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驾，常令君箧中有绢百匹，用尽复满。所到，必求静室独居。少以存想，随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玉乃入辞讫，得绢百匹而别。自是每夜独宿，思之则来，供帐馔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胜开其箧，果有绢百匹。因各赠三十匹，求其秘之。言讫遁去，不知所在。

蚕女（出《原化传》）【眉批】以下皆女神。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所统摄，其父为邻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慰抚之，因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龁。父问其故，母以誓众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马，安有人而偶非类乎？”马愈跑。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皮复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以衣被于人间。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于天

矣，无复忆念也。”乃冲虚而去。今家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宫观诸化塑女子之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

东海泰山神女（出《博物志》）

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妇人言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风暴雨西来。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

巫峡神女（出《八朝穷怪录》）

箫总，字彦先，南齐太祖族兄璟之子。少以文学见重。率性本异，不与下于己者交。自建业归江陵。宋后废帝元徽后，四方多乱，因游明月峡，爱其风景，遂盘桓累岁，常于峡下枕石漱流。时春向晚，忽闻林下有人呼萧卿者数声，惊顾，去坐石四十余步，有美女把花招总。总异而从之，恍然行十余里，乃见溪上有宫阙台殿甚严。侍女二十人，并神仙之质。其寝卧服玩之物，俱非世有。绸缪至晓，忽闻山鸟晨叫，岩泉韵清。出户临轩，将窥旧路，见烟云正重，残月在西。神女执总手谓曰：“妾实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间之官。来岁方终，一易之后，遂生他处。今与郎契合，亦有因也。”言讫乃别。神女手执一玉指环，谓曰：“此妾常服玩，今以相遗。愿郎穿指，慎忽忘心。”总

曰：“幸见顾录，感恨徒深，执此怀中，终身是宝。”天渐明，总乃拜辞，掩涕而别。携手出户，已见路分明。总下山数步，回顾宿处，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环，至建邺，因话于张景山。景山惊曰：“吾尝游巫峡，亲见神女指上有此玉环。世人相传云：‘是晋简文帝李后曾梦游巫峡，见神女。神女乞后玉环。觉后乃告帝，帝遣使赐神女。’今卿得之是矣。”总，齐太祖建元末，方征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为中书舍人。初，总为治书御史，江陵舟中，忽思神女事，悄然不乐。乃赋诗曰：“昔年岩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愿湿巫山雨。”

萧旷（出《传记》）

太和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憩于双美亭。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思王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魂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魄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缪矣。”俄有双鬟，持茵席，具酒淆而至。谓旷曰：“妾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及《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适闻君琴韵清雅，愿一听之。”旷乃弹《别鹤操》及《悲风》。神女长叹曰：“真蔡中郎之俦也。”问旷曰：“陈思王《洛神赋》如何？”旷曰：“真体物浏漓，为昭明之精选尔。”女微笑曰：“状妾之举止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得无疏矣！”旷曰：“陈思

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现为遮须国王。”【眉批】曹植为遮须国王。旷曰：“何为遮须国？”女曰：“刘聪子死而复生，语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须国久无主，待汝父来作主’。”即此国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织绡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龙王之处女，善织绡于水府，适令召之尔。”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旷曰：“或闻龙畏铁，有之乎？”女曰：“龙之神化，虽铁石金玉，尽可透达，何独畏铁乎？畏者，蛟螭辈也。”旷又曰：“雷氏子佩丰城剑，至延平津，跃入水，化为龙，有之乎？”女曰：“妄也。龙，木类。剑乃金。金既克木，而不相生，焉能变化，岂同雀入水为蛤，野鸡入水为蜃哉？但宝剑灵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剑不获，乃妄言为龙。且人之鼓铸锻炼，非自然之物，是知终不能为龙，明矣。”旷又曰：“梭化为龙如何？”女曰：“梭，木也。龙本属木，变化归水，又何怪也。”旷又曰：“龙之变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马师皇疗之？”女曰：“师皇是上界高真，哀马负重引远，故为马医，愈其疾者万余匹。上天降鉴，化其疾于龙唇吻间，欲验师皇之能。龙后负而登天，天假之，非龙真有病也。”旷又曰：“龙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龙之清虚，食饮沆瀣。若食燕血，岂能行藏。盖嗜者，乃蛟蜃辈。无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诞妄之词尔。”旷又曰：“龙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数百岁，【眉批】龙睡，乃蛰也。陈希夷曾受五龙蛰法。偃仰于洞穴。鳞甲间聚其沙尘，或有鸟衔木实，遗弃其上，乃甲拆生树，至于合抱。龙方觉悟，遂振迅修行，脱其体而入虚无。自然形之与气，随其化用。当此之时，虽百骸五体，尽可入于芥子之内，随举止，无所不之，自得还元返本之术，与造化争功矣。”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情况昵洽，兰艳动人，缱绻永夕。旷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玉箸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销翠羽空。”织绡诗曰：“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

壶。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真珠。”旷答二女诗曰：“红兰吐艳间天桃，自吾寻芳数已遭。珠珮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匹，赠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言讫，超然蹑虚而去，无所睹矣。后旷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今遁世不复见。

幽地王（出《潇湘录》）【眉批】以下杂神。

代宗时，河朔未宁，冠盗充斥。恒阳人张勍，因出游被掠，其后亦自聚众杀掠，而誓不伤乡人：一日，引众至恒阳东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余人，列花烛，奏歌乐，与数妇人同行。见勍，遥叱之曰：“官军耶？贼党耶？”勍左右曰：“张将军也。”行人曰：“是绿林将军耶，又何军容之整也？”左右怒，白勍，请杀之。因领小将百人与战。行人持戈甲者，不过三二十人，合战，多伤士卒。勍怒，自领兵直前，又数战不利。内一人自称幽地王：“得恒阳王女为妻，今来亲迎。比夜静，月下涉原野，欲避繁杂，逢将军，候从无礼，方叱止之，不谓犯将军之怒。然素闻将军誓言，不害恒阳人，将军幸不违言。”勍许舍之，乃曰：“君辈皆舍，妇人即留。”对曰：“留妇人即不可，欲斗即可。”勍又入战，复不利。勍欲退，左右皆愤怒，愿死格。遂尽出其兵千余，分三队更斗，又不利。见幽地王挥剑，出入如风。勍惧，乃力止左右。勍独退而问曰：“君兵是人耶，非耶？何不见伤？”幽地王笑言曰：“君为短贼之长，行不平之事，而复欲与我阴军竞力也。”勍方下马再拜。又谓勍曰：“安禄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为盗，奚不以众归

之，自当富贵。”【眉批】鬼王之不能害勍者，以有此伪富贵在也。勍又拜曰：“我无战术，偶贼众推我为长，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书一卷，授之而去。勍得此书，颇达兵术。寻以兵归史思明，果用之为将，数年而卒。

太真夫人（出《法苑珠林》）

汉时，泰山黄原，平旦开门，忽见一青犬，在门外伏，守备如家养。原绁犬，随邻里猎。日垂夕，见一鹿，便放犬。犬行甚迟，原绝力逐，终不及。行数里，至一穴，入百余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墙回匝。原随犬入门，列房可有数十间，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鲜丽，或抚琴瑟，或执博棋。至北阁，有三间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见原，相视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至妙音婿也。”一人留，一人入阁。须臾，有四婢出，称：“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数应为君妇。”既暮，引原入内。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礼既毕，晏寝如常。经数日，原欲暂还报家。妙音曰：“人神道异，本非久势。”至明日，解佩分袂，临阶涕泣：“后会无期，深加爱敬。若能相思，三月旦可修斋戒。”四婢送出门，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期，常见空中轀车，仿佛若飞。

宛若（出《汉武故事》）

汉武帝起柏梁台以处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悼痛之，岁中亦死。死而有灵，其姒宛若祠之。遂闻言，宛

若为主，民人多往请福。说人家小事，颇有验。平原君亦事之。其后子孙尊显，以为神君。武帝即位，太后迎于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神。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责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洁，故斋戒祈福。今欲为谣，此非神明也。"自绝不复往。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令祷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命不长，吾常欲以太乙精补之，可得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乃见断绝，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卫太子未败一年，神君乃去。东方朔娶宛若为小妾，生子三人，与朔俱死。【眉批】计其年，宛若将二百岁人，犹嫁夫生子，殆有道术者。

刘子卿（出《八朝穷怪录》）

宋刘子卿，徐州人也，居庐山虎溪。性幽闲好学。爱花种树，其江南花木，无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临玩之际，忽见双蝶，五彩分明，来游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复。子卿讶之。其夜，月朗风清，歌吟之际，忽闻扣扃，有女子语笑之音。子卿异之，乃出户，见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焕，容止甚都，谓子卿曰："君常怪花间之物，感君之爱，故来相诣。"子卿延之坐，愿申缱绻。二女东向坐者，笑谓西坐者曰："今宵让姊。"因谓子卿曰："来夜之欢，愿同今夕。"方晓，女乃去。及夕，二女又至，留妹同寝。卿问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间之有，愿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劳执问。"自此姊妹每旬更至，如是数年。后子卿遇乱归乡，二女遂绝。庐山有康王庙，去所居二十里余。子卿一日访之，见庙中泥塑二女神，并壁间画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张女郎（出《异闻录》）

沈警，字玄机，吴兴武康人也。美风调，善吟咏，为梁东宫常侍，名著当时。每公卿宴集，必致骑邀之。语曰：“玄机在席，颠倒宾客。”后荆楚陷没，入周为上柱国。奉使秦陇，途过张女郎庙，旅行多以酒肴祈祷，警独酌水，具祝词曰：“酌彼寒泉水，红芳掇岩谷。虽致之非遥，而荐之随俗，丹诚在此，神其感录。”既暮，宿传舍，凭轩望月，《凤将雏含娇曲》，其词曰：“命啸无人啸，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又续为歌曰：“靡靡春风至，微微春露轻。可惜关山月，还成无用明。”吟毕，闻帘外叹赏之声，复云：“闲宵岂虚掷，朗月岂无明？”音旨清婉，颇异于常。忽见一女子，褰帘而入，拜云：“张女郎姊妹见使致意。”警异之，乃具衣冠，未离坐而二女已入，谓警曰：“跋涉山川，因劳动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岂意女郎，猥降仙驾，愿知伯仲。”二女郎相顾而微笑。大女郎谓警曰：“妾是女郎妹，适庐山夫人长男。”指小女郎云：“适衡山府君小子。并以生日，同觐大姊。属大姊今朝层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怀，辄欲奉屈，无惮劳也。”遂携手出门，共登一辎軿车，驾六马，驰空而行。俄至一处，朱楼飞阁，备极焕丽。令警止一水阁，香气自外入内，帘幌多金缕翠羽，间以珠玑，光照满室。须臾，二女郎自阁后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淆。于是大女郎弹箜篌，小女郎援琴而数弄，皆非人世所闻。警嗟赏良久，愿请琴写之。小女郎笑谓警曰：“此神仙所制，不可传于人间。”警粗记数弄，不复敢访。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后会难，邂逅相遇兮暂为欢。星汉移兮夜将阑，心未极兮且盘桓。”小女郎歌曰：“洞箫响兮风生流，清夜阑兮管弦遒。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警歌曰：“义熙曾历许多

年，张硕凡得几时怜？何意今人不及昔，暂来相见更无缘。”二女郎相顾流涕，警亦下泪。小女郎谓警曰：“兰香姨、智琼姊，亦常怀此恨矣。”【眉批】神仙固多幽怅耶？大女郎顾小女郎曰：“润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同出及门，谓小女郎曰：“润玉可伴沈郎寝。”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门，已见小婢前施卧具。小女郎执警手曰：“昔从二妃游湘川，见君于舜帝庙读湘王碑，此时念颇切，不意今宵得谐宿愿。”【眉批】小女郎独不为衡山府君小子地乎？警亦备记此事，执手款叙，不能自已。遂掩户就寝，备极欢昵。将晓，小女郎起谓警曰：“人神事异，无宜卜昼，大姊已在门首。”警于是抱持置于膝，共叙衷款。须臾，大女郎至，复置酒。警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万里阻关情。只今陇上分流水，更泛从来呜咽声。”警乃赠小女郎指环，小女郎赠警金合欢结，歌曰：“结心缠万缕，结缕几千回。结怨无穷极，结心终不开。”大女郎赠警瑶镜子，歌曰：“忆昔窥瑶镜，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灭。”赠答极多，不能备记。遂相与出门，复驾辎軿车，送至下庙，乃执手呜咽而别。及至馆，怀中探得瑶镜、金缕结。良久，乃言于主人，夜则失所在。

丁氏妇（出《搜神记》）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笞捶不可堪。九月七日，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见形，著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当相渡。”丁妪曰：“汝无知，当使汝入泥死。”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妪从索

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妪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翁还西岸，见两少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置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于是丁妪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七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眉批】息日事甚新。

阿紫（出《异苑》）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是人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去，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即跳踱不住。占众事，卜行年蚕桑，好则大儛。恶便仰眠。

秦时神人（出《陇州图经》，又《三齐要略》）

陇州汧源县，有土羊神庙。昔秦始皇开御道，见二白羊斗，遣使逐之，至此化为土堆，使者惊回。始皇乃幸其所，见二人拜于路隅。问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来相谒。”言讫而灭。始皇遂令立庙，至今祭享不绝。

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所出处。时有神能驱石下海，阳城十一

山，今尽起立，嶷嶷东倾，如相随行状。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与相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乃从石桥入三十里，与神相见。帝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画。神怒曰：“帝负约，可速去。”始皇即转马，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

【总评】按《酉阳杂俎》：菜子国海上有石人，长一丈五尺，大十围。昔始皇遣此石人追劳山，不得，遂立。不知始皇之威灵，何以及此。

竹王（出《水经》）

汉武帝时，有一女子浣于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声，持破之，得一男儿。及长，遂雄夷濮，氏竹为姓，号竹王。所捐破竹，于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后唐蒙开牂牁，斩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祠。帝封三子为侯，及死，配父庙，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

栾侯（出《列异传》）

汉中有鬼神栾侯，尝在承尘上，喜食鲊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

蝗起，所经处禾稼辄尽。太守遣使告栾侯，祀以鲊菜。侯谓吏曰：“蝗虫小事，辄当除之。”言讫，翕然飞出。吏仿佛其状类鸠，声如水鸟。吏还，具白太守。即果有众鸟亿万，来食蝗虫，须臾皆尽。

肃霜神（出《幽明录》）

河南阳起，字圣卿，少时疾疟，于社中得书一卷，谴劾百鬼法。为日南太守。母至厕上，见鬼，头长数尺，以告圣卿。圣卿曰：“此肃霜之神。”劾之来出，变形如奴，送书京师，朝发暮返，作使当千人之力。有与忿恚者，圣卿遣神夜往，趣其床头，持两手，张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几死。

八大神（出《世说》）

吴兴徐长夙与鲍靓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术，先请徐誓以不仕，始授录。自是常见八大神在侧，能知来见往，才识日异。州乡翕然美谈，欲用为州主簿。徐心悦之。八神一朝不见七人，余一人倨傲不如常。徐问其故，答曰：“君违前誓，不复相为使，留此卫录耳。”徐乃还录，遂退。

孤林法神（出《录异记》）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中，于东阆学孤林法。淫其亲表妇女，事发

系狱。每日供具饮食，悉是孤林法神为致之。狱吏怪而谓其神曰：“神既灵异，何不为免此刑？”【眉批】狱吏未尝学法，何能见神？神曰：“受吾法者，只可全身远害，方便济人。既违戒誓，岂但王法，神亦不容也。今之殷勤，以酬香火之功。”竟笞杀之。

梓桐神（出《集异记》）

卫庭训，河南人，累举不第。天宝初，乃以琴酒为事，恒游东市酒肆。一日，偶值一举人，相得甚欢，乃邀之饮。此人昏然而醉，谓庭训曰：“吾非人，乃华原梓桐神也。今当归庙。他日有不及，宜相访。”言讫而去。后旬日，乃访之。至庙，神已令二使迎入。庭训欲拜，神曰：“某年少，请为弟。”神遂拜庭训为兄。为设酒食歌舞，既夕而归。来日复诣，告之以贫。神顾谓左右曰：“看华原县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来。”【眉批】欺人命衰，以诈取钱，梓桐非神哉！所以庙焚而不禁。鬼偏索之，其县令妻韦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韦氏忽心痛殆绝。神谓庭训曰：“可往，得二百千与疗。”庭训乃归主人，自署云：“解医心痛。”令召之。庭训入，神教求二百千，令许之。庭训投药，即愈如故。儿女忻忭，令亦喜，奉钱留宴饮。自尔无日不醉。主人劝之节用，庭训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贫也。”主人以告令。令召问之，具以实告。令怒，逐庭训而焚梓桐神庙。【眉批】神亦受花报。庭训夜宿村店，忽见梓桐神来曰：“非兄之过，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锦江立庙，【夹批】庙食亦有因缘。极盛于此，可诣彼也。”言讫不见。庭训又往濯锦江，果见新庙。神见梦于乡人，可请卫秀才为庙祝。明日，乡人请留之。岁暮，神谓庭训曰：“吾将至天曹，为兄问禄寿。”去数日归，谓庭训曰：“兄来岁合成名，官至泾阳主簿，秩不满，有人迎充判

官。”于是神置酒饯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释褐，授泾阳县主簿。在任二载，分务闲暇，独立厅事。有一黄衫吏，持书而入，拜曰：“天曹奉命为判官。”遂卒于是夕。

曲阿神（出《神鬼传》）

曲阿当大埭下有庙。晋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径至庙，跽请求救，许上一猪，因不觉忽在床下。追者至，觅不见。群吏悉见入庙，又无出处，因请曰：“若得劫者，当上大牛。”少时，劫形见，吏即缚将去。【眉批】神只计谢，不问是非耶？劫因云神灵已见过度，云：“何有牛猪之异，而乖前福？”言未绝口，觉神像面色有异。既出门，有大虎张口而来，径夺取劫衔去。

宫亭庙（出《幽明录》）

南康宫亭庙，殊有神验。晋孝武世，有一沙门至庙，神像见之，泪出交流，因摽姓字，则是昔友也。自说：“我罪深，能见济脱不？”沙门即为斋戒诵经，语曰：“我欲见卿真形。”神云：“禀形甚丑，不可出也。”沙门苦请，遂化为蛇，身长数丈，垂头梁上，一心听经，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庙亦歇绝。

厕神（出《异苑》，又《纪闻》《续玄怪录》）

陶侃，曾如厕，见数十人，悉持大印。【夹批】厕何大，执掌印如因之多耶！有一人单衣平上帻，自称后帝，云：“君长者，故出见。三载勿言，富贵至极。”【眉批】相传见厕神必死，二公反为贵征，方知祸福无常也。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当其秽所。《杂五行书》：厕神曰后帝也。

刁缅本以武进，初为玉门军使，有厕神见外厩，形如大猪，遍体皆有眼，出入溷中，游行院内。缅时不在，官吏兵卒见者千余人，如是数日。缅归，祭以祈福，厕神乃灭。缅旬日迁官。遂至贵显。

唐宝历初，侍御钱方义夜如厕，忽见蓬头青衣，长数尺，来逼。方义惧欲走，蓬头者曰：“我郭登也，有所求耳。”方义曰：“何求？”对曰：“登久任此职，积效当迁，但福薄，须人助。贵人能写金字《金刚经》一卷付登，便获小转。”方义许之。又曰：“登以阴气侵阳，贵人虽福力盛强，宜少不安。急服生犀角、生玳瑁，用麝香塞鼻，则无苦。”方义至中堂，闷绝欲倒，如其言治之，良久方定。明旦，即写经三卷，功毕饭僧，回付郭登。后月余，出门，忽见紫袍象笏者，视之乃郭登也。敛笏前拜曰：“向求《金刚经》止一卷，蒙致三卷，功德倍多，超迁数等。虽职任隆重，其厨仍旧，更求转《金刚经》七遍，即改厨矣。”方义曰：“诺。”又曰：“厕神每月六日例当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灾难，亲戚中宜相戒避之。”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众，无所得食，平常受饿。傥每食能泛祭一切鬼神，必获冥助。”【眉批】俗传每食先施，得寿长命。又佛经云：有旷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杀，故制此戒。方义曰：“晦明路殊，每奉见，数日不平。意欲有言，幸于梦寐。”及明，因召僧转经四十九遍。梦登来谢曰：“本请一七，数及六之。累计其功，食天厨矣。贵人有难，当先奉白。”

淫祠

豫章树

洪州有豫章树，从秦至唐千余年，远近崇敬。或索女妇，或索猪羊。白鹤山胡超师游至，见猪羊妇女，遮列诉冤。将积薪焚之，恐伤树上鹳巢。前三日，鹳翔舞空中不下。及举火，大风吹焰直上，四旁竹木，毫无损害。遂奏其地置观焉。

葛祚（出《幽明录》）

葛祚，吴时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斤斧，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哅哅有人声，往视，槎移去沿流下数里，至湾中。【眉批】精诚既至，鬼神避之。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

狄仁杰檄（出《吴兴掌故集》）

唐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眉

批】文亦佳。其略曰：“鸿名不可以谬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乐推之名，背时者非见几之主。自祖龙御宇，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齿剑。沙丘作祸于前，望夷覆灭于后。七庙隳圮，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皇汉，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贞符，当四灵之钦运。俯张地纽，彰凤纪之祥；仰缉天网，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大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实由人事，岂属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监，岂不惜哉！固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帷销尽，羽帐随烟。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

蛮神（出《广异记》）

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使人入庙者立死。仁杰募能烧之者，赏钱百千。时有二人出应募，仁杰问往复何用。人云：“愿得敕牒。”仁杰以牒与之。其人持往至庙，便云：“有敕。”因开牒以入，宣之，神不复动，遂焚毁之。其后仁杰还至汴州，遇见鬼者曰：“侍御后有一蛮神，云被焚舍，常欲报复。”【夹批】真蛮神！仁杰问：“事竟如何？”鬼云：“侍御方须台辅，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从，彼亦何所能为？”【眉批】真是有福胜无福，邪正第□义也。久之，其神还岭南矣。

鲃父（出刘敬叔《异苑》）鲍君（出《抱朴子》）【眉批】父鲃

、鲍君的对。

会稽石亭埭有大枫树，其中朽空，每雨，水辄满。有估客携生鲋至此，辄放一头于中。村民见之，以鱼鲋非树中物，咸神之，乃依树起室，宰牲祭祀，未尝虚日，目为鲋父庙。有秽慢者，则祸立至。后估客复至，大笑，乃求鲋臛食之，其神遂绝。

昔汝南有人，于田中设绳罝，以捕獐而得者，其主未觉。有行人见之，因窃取獐去；犹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鲍鱼，乃以一头置罝中而去。本主来，于罝中得鲍鱼，怪之，以为神，不敢持归。于是村里置屋立庙，号为鲍君。后转多奉之者，丹楹藻棁，钟鼓不绝。积七八年，前行人复过庙下，问其故。人具为说。乃曰：“此是我鲍鱼耳，何神之有？”于是乃息。

桑神（出《风俗通》）

南顿人张助于田中种禾，见一李核，意欲持归，乃掘取之，以湿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后作远职，不在。其后里中人见桑中忽生李，谓之神。有病目痛者，荫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谢一豚。”其目偶愈，便杀豚祭之。传者便言此树能令盲者得视，远近翕然，互来请福。其下常车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数年。张助罢职来还，见之，乃斫去。

墓石 墓水（并出《抱朴子》）

汝阳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以归，天热，取荫墓口树下，以所买饵暂著石人头上，及去，忘取之。后来者见石人头上有饵，求而问之。或调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饵来谢之。”因转相语云：“头痛者摩石人头，腹痛者摩石人腹，亦还以自摩，无不愈者。”【眉批】弥空皆鬼神也，有所附则灵。所责神者，能为人澹灾除患耳。果禳而愈病，何妨事之。遂千里来就石人治病，初具鸡豚，后用牛羊，为立帷帐，管弦不绝，如此数年。前忘饵母闻之，乃为人说所忘，遂无复往者。

洛西有古墓，穿坏多时，水满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疮。夏日行人，有病疮烦热，见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疮偶便愈。于是诸病者闻之，悉往自洗，转有饮之以治腹内者。近墓居人，便于墓所立庙舍，而卖此水。而往买者，又当祭庙中，酒肉不绝。而来者转多，此水行尽。于是，卖者常夜窃运他水以益之。其远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遗信。卖水者大富。或言其无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绝。

画琵琶（出《原化记》）

有书生欲游吴地，道经江西，因风阻船，闲步入林，过一僧院。僧已他出，房门外小廊数间，傍有笔砚。书生攻画，遂把笔，于素壁上画一琵琶，大小与真不异。画毕，风静船发。僧归，见画处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台山圣琵琶。”当亦戏言，而遂为村人传说，礼施求福，甚效。书生往吴经年，乃闻人说江西路僧室，有圣琵琶，灵应非一，心切疑之。因还江西时，令船人泊船旧处，上访之。僧亦不在，所画琵琶前，已幡花香炉供养矣。取水洗之尽，还宿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归，以失琵琶故，邻人大集，方共悲叹。书生故问，具言前验，

今应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潜隐。【眉批】背犹云负也，谓负愿不偿也。书生大笑，为说所画，及拭却之由，自是灵圣亦绝。

【总评】按《原化记》：京洛有士人，善雕镂。因出行，偶于山路见大槐树，根旁瘤瘿，如数斗髭者四焉。欲于回日采取，恐为人所先。乃取纸数张，割为钱，系树瘤上，欲人疑为神树，不敢伐也。去数月方还，大率人夫，具斧锯而往。乃见树侧纸钱累累，后有焚香醮奠之处。士人笑村俗无知，方欲下斧，忽见紫衣神在旁叱止之。士人曰："树本无神，君何为者？"神曰："始君权以纸钱系树，村人咸疑树神，相与祈祀，冥司遂以某职受享酬，今以有神矣。伐之必祸。"士人不听。神问："取此何用？"曰："欲雕刻为器耳。"神曰："须价几何？请偿之。"士索百千。神曰："愿奉百绢，前五里有坏坟，绢在其中。"士人如言而往，果得绢。然则鲃父以下，又安知冥司者不因名立神，以酬应享之福，未可尽为妄也。及乎人心既怠，神灵亦歇，则福尽而数终矣。

天神庙（出《幽明录》）

颍川陈庆孙家后有神树，多就求福，遂起庙，名天神庙。庆孙有乌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乐卿此牛。若不与我，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庆孙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儿果死。复言："汝不与我，至五月，杀汝妇。"又不与，至时，妇果死。又来言："汝不与我，秋当杀汝。"又不与，至秋遂不死。鬼乃来谢曰："君为人心正，方受大福。愿莫道此事。天地闻之，我罪不细。实见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干，见君妇儿终期，为此欺君索食耳。愿深恕亮。君录籍年八十三，家

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当奴仆相事。”遂闻稽颡声。

太平广记钞卷五十五

灵异部

灵异

鳖灵（出《蜀记》）

鳖灵于楚死，尸乃溯流上，至汶山下，忽复更生。乃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壅江，蜀民多遭洪水，灵乃凿巫山，开三峡口。令鳖灵为刺史，号西州皇帝。以功高，禅位与灵，号开明氏。

玉梁观（出《玉笥山录》）

汉武帝时，玉笥山民感山之灵异，或愆旱灾蝗，祈无不应。乃谋共置一观，以表灵迹。既构殿，阙中梁一条，邑民将选奇材，经数旬未获。忽一夜，震雷风烈，达晓乃晴，天降白玉梁一条，光彩莹目，因号为玉梁观。至魏武帝时，遣使取之，至其山门，去观数里，亭午之际，雷电大震，裂殿脊，化为白龙，擘烟雾而去，没观之东山下。晋永嘉中，有戴氏子，好游岩谷，偶入郁木山，见两座青石，榰一条白玉梁于岩下。戴氏俯近看之，以手扪摸其上，见赤书五行，皆天文云篆。试以

手斧敲之，声如钟，又如隐雷之声，鳞甲张起。戴氏惊异，奔走告人，再求寻之，不知其所。自玉梁飞去后，其处遂废。

湘穴（出《搜神记》）雨濑（出《荆州记》）

湘穴中有黑土，岁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

耒阳县有雨濑。此县时旱，百姓共壅塞之，则甘雨普降。若一乡独壅，雨亦遍应，随方所祈，信若符刻。

孙钟（出《神异记》）

孙钟家于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岁荒，以种瓜自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曰："此山下善，可葬之，当出天子。君下山百许步，顾见我去，即可葬处也。"钟去三四十步，便反顾，见三人成白鹤飞去。钟记之，后死葬其地。【眉批】能如其言，下山百步，则不止偏伯矣。地在县城东，冢上常有光怪，云五色，气上属天。及坚母孕坚，梦肠出，绕吴阊门。

【总评】《异苑》云：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坚异而从之。时富春有沙涨暴出，及坚为监丞，邻党相送于上。父老谓曰："此

沙狭而长，子后将为长沙矣。”果起义兵于长沙。

金精山木鹤（出《稽神录》）

虔州虔化县金精山，昔长沙王吴芮时，仙女张丽英飞升之所，道馆在焉。岩高数百尺，有二木鹤，二女仙乘之，非榜道所及，不知其所从。其二鹤，恒随四时而转，初不差忒。顺义道中，百胜军小将陈师粲者，尝与邻里女子遇于岩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鹤目，即可。”师粲即一发而中，臂即无力，归而病卧，如梦非梦，见二女道士绕床而行。每过。辄以手拂师粲之目，数四而去。竟失明而卒。所射之鹤，自尔不复转；其一犹转如故。

钓台石（出《大业拾遗》）

大业七年二月，初造钓台之时，将船运石，兵丁困弊于役，叹嗟之声，闻于道路。时运石者，将船至江东岸山下取石，累构为钓台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余，自山顶飞下，直入船内，如人安置，船无伤损。【眉批】鬼神哀役之劳也。

文水县坠石（出《法苑珠林》）

贞观十八年，文水县大雷震，云中落一石，大如碓觜，眷高腹平。县丞张孝静奏，时有西域摩伽陁菩提寺长年师到西京，颇推博识。敕问

之，是龙食，二龙相争，故落下耳。

叱金像（出《宣室志》）

初唐有神像，传云周隋间有术士，范金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扃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观焉。时肃宗在中宫，代宗尚稚，俱侍上。上问力士曰：“此神像何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年。其法当厉声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叱之，其像若有惧，摇动移时，仆于地。上喜，力士因再拜贺。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宗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尽契其占也。

玄宗圣容（出《玉堂闲话》）

玄宗皇帝御容，夹纻作，本在盩厔县。贞元中，忽有僧如狂，负之，置于武功潜龙宫。宫即神尧故第也，今为佛宇。御容唯绛纱衣幅巾而已。寺僧云：“庄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东赴伊瀍之岁，额上皆有汗流。”学士张沆尝闻而未之信，及经武功，乃细视之，果如其说。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则无。自天福之后，其汗遂绝。高陵县又有神尧先世庄田，今亦为宫观矣。有柏树焉，相传高祖在襁褓时，母置放柏树之阴，而往饷田。比饷回，日斜而树影不移，【眉批】奇事！则今柏树是也。史传失载。

渝州莲花（见吴均《齐春秋》）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迹十二，皆长三尺许，阔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鱼文，在佛堂北十余步。贞观二十年，寺侧泉内，忽出红莲花，面广三尺。游旅往还，无不叹讶。经月不灭。昔齐荆州城东天子井出锦，于时士女取用，与常锦不异，经月乃歇，亦此类也。

玉马（出《闻奇录》）

沈傅师为宣武节度使，堂前忽马嘶，其声甚近，求之不得。他日，嘶声极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余，遇小空洞，其间得一玉马，高三二寸，长四五寸，嘶则如壮马之声。其前致碎硃砂，贮以金槽，粪如菉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恒以硃砂喂之。

郑仁本表弟（出《酉阳杂俎》）

唐大和中，郑仁本表弟某，尝与一王秀才游嵩山，扪萝越涧，境极幽夐，忽迷归路，将暮，不知所之。徙倚间，忽觉丛中鼾声。披榛窥之，见一人布衣，衣甚洁白，枕一袱物，方眠熟。即呼之问路，其人举首略视，不应复寝。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顾曰：“来此。”二人因就之，且问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多为日烁。其亚处也，常有八万二千户，【眉批】荒唐！岁一修之。”因

开袱，有斤凿数事，玉屑饭两裹，授与二人曰：“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见。

管子文

李林甫为相初年，有一布衣谒之，高声自称：“业八体书生管子文，欲见相国，伸一言。”林甫召之于宾馆，至夜静，月下揖之。生备述古昔兴亡明主贤臣之事，且云天下将乱，劝之虚心任贤。临去，林甫留之不得，令人逐之。至南山中一石洞，遂不见，惟有故旧大笔一，携归以白林甫。林甫置之书阁。其夕，笔化为五色禽飞去。

胡氏子（出《录异记》）

洪州胡氏家贫，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气状殊伟。此子既生，家稍充给，农桑营赡，力渐丰足，乡里咸异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未至间，江岸险绝，牵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势抵岸，力不制，沙推岸崩，穴中得钱数百万，乃弃麦载钱而归。由是其家益富，市置仆马，营饰服装，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来往城市，稍亲狎人事。

【眉批】来往城市，便是没福。行及中道，所乘之马，跪地不进。顾谓其仆曰：“船所抵处得钱，今马跪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剔之，得金五百两，赍之还家。他日复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头中有珠，使人诱而狎之，饮之以酒，取其珠而去。【眉批】此子何不自爱？

初，额上有肉隐起，如球子形，失珠之后，其肉遂陷。既还家，亲友眷属，咸共叹讶。自是此子精神减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计，亦渐亡落焉。

庐山渔者（出《玉堂闲话》）

庐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渔钓者。后唐长兴中，有钓者得一物，颇觉难引，迤逦至岸，见一物，如人状，戴铁冠，积岁莓苔裹之。意其木，则太重；意其石，则太轻。渔者置之潭侧。后数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为风日所剥落，又经雨淋洗，忽见两目俱开，则人也，欻然而起，就潭水盥手[illegible]面。众渔者惊异，共观之。其人即询渔者本处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详审。问讫，却入水中，寂无声迹。【眉批】近水怪。然竟无一人问彼所从来者。南中吏民神异之，为建祠坛于潭上。

太平广记钞卷五十六

鬼部

鬼一（此卷多载冥途之事）

无鬼论（出《大唐杂记》）

青州刺史宗岱著《无鬼论》，甚精，无能屈者，邻州咸化之。后有书生，葛巾，修刺，谈及《无鬼论》，便苦难岱。岱理屈，书生乃振衣起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

僧智圆（出《酉阳杂俎》）

郑余庆在梁州，有龙兴寺僧智圆，善总持敕勤之术，制邪理病，多著效。智圆老，稍倦，因求城东隙地，起草屋而居。有沙弥、行者各一人。数年，暇日，智圆向阳科脚甲，有布衣妇人，甚端丽，至阶作礼。泣曰：“妾不幸，夫亡子幼，老母危病，知师神咒助力，乞加救护。”智圆曰：“贫僧倦于行，可就此为加持也。”妇人复再三泣请，且言母病亟，不可扶举。智圆哀而许之。乃言从此向北二十余里，至一村，村侧近有鲁家庄，但访韦十娘所居也。智圆诘朝如言行二十余里，历访不

得，乃还。明日，妇人复至。僧责其妄言。妇人曰：“只去师所止处二三里耳。师慈悲，必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妇人乃大声言：“慈悲何在耶？今事须去！”因上阶牵僧臂。僧惊迫，亦疑其非人也，恍惚以小刀刺之，妇人遂倒，乃沙弥误中刀，流血死矣。僧遽与行者，瘗于饭瓮下。沙弥本村人，家去兰若十余里。其日，家人悉在田，有人皂衣揭幞，乞浆于田中，具说其事。沙弥父母举家号哭，诘僧，僧犹绐焉。其父搜得尸，即诉于官。郑公素敬此僧，意其必冤，俾求盗吏细按。僧具陈状，复白：“贫僧宿债，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论。僧求假七日，命持念，为将来资粮。郑公哀而许之。僧沐浴设坛，急印契、缚橛，考其魅。凡三夕，妇人见于坛上，言：“我类不少，所求食处，辄为师破除。沙弥且在，能为誓不持念，必相还也。”智圆恳为设誓。妇人喜曰：“沙弥在城南某村古丘中。”僧言于官吏。如其言寻之，沙弥果在，神已痴矣。发沙弥棺中，乃一苫帚也。僧自是绝其术。

【总评】先圣六经，佛门大藏，总为后世无赖、贫儿衣食之缘。即此便是先圣佛门，无量功德。

魏征（出《潇湘录》）

魏郑公征，少时好道，不信鬼神。尝访道至恒山，将及山下，忽大风雪，昏暗不能进。有道士策青竹杖，悬《黄庭经》，亦在路次。谓曰：“风雪正狂，前途难往，去此一二里，即予家也。可一宿乎？”征许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凉，内即雕刻。延征于深阁，拥炉对坐，进以美酒嘉肴。从容论道，词理博辨。征不能屈。临曙，道士言及鬼神之

事。征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奉仙道，何诬鬼神乎？有天地即有鬼神，夫道高，则鬼神妖怪必伏之；不则，鬼神妖怪反可致之矣。”征不答。及平旦，道士复命酒以送征。仍附一简，达恒山中隐士。征既登路，回顾宿处，乃一大冢耳。探其简，题云“寄上恒山神佐”。征恶之，投于地。其简化一鼠而走。征自此稍信鬼神。

王戎（出《续搜神记》）

安丰侯王戎，尝赴人家殡敛。主人治棺未竟，客悉停厅事上。戎于车中卧，忽见空中有一异物，如鸟，熟视转大。渐近，见一乘赤马车，一人在中，著帻赤衣，手持斧，至地下车，径入王车中。谓王曰：“君神明清照，物无隐情。然当赠君一言：‘凡人家殡殓葬送，苟非至亲，不可急往。良不获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马，则可禳之。’”【眉批】鬼畏髯奴、白马，甚奇。谓戎：“君当致位三公。”语良久，主人内棺当殡，众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户，鬼便持斧行棺墙上。有一亲趋棺，欲与亡人诀，鬼便以斧正打其额，即倒地，左右扶出。鬼于棺上视戎而笑，亦持斧而出。

房玄龄（出《续玄怪录》）

房玄龄、杜如晦微时，尝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适有酒肉，夜深对食。忽见两黑毛手出于灯下，若有所请。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顷，复出若掬。又各斟酒与之，【眉批】相度。遂不复见。食讫，背灯就寝。至二更，闻街中有连呼王文昂者。忽闻一人应于灯下。呼者乃

曰：“正东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丰，汝能去否？”对曰：”吾已醉饱于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劳君相召。”呼者曰：“汝终日饥困，何有酒肉？且非吏人，安得公事乎？”对曰：“吾被界吏差值二相，蒙赐酒肉，故不得去。”呼者乃寂。

杨溥（出《纪闻》）

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天宝五载，有杨溥者，与数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飞，山深寄宿无处。有大木横卧，其中空焉，可容数人，乃入中同宿。而导者未眠，时向山林再拜。祝曰：“土田公，今夜寄眠，愿见护助。”【眉批】鬼受人祝，犹为捍患。人而无情，鬼不如也。如是三请而后寝。夜深雪甚，近南树下，忽有人呼曰：“张礼。”树头有人应曰：“诺。”“今夜北村嫁女，大有酒食，相与去来。”树头人曰：“有客在此，须守至明；若去，黑狗子无知，恐伤不宥。”树下又曰：“雪寒若是，且求饮食，理须同去。”树上又曰：“雪虽甚，已受其请，理不可行，须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装毕，撤所卧毡，有黑虺在下，其大若瓶，长三尺而蛰不动。惊骇。

庾绍之（出《冥祥记》）

晋新野庾绍之，小字道覆，湘东太守。与南阳宗协，中表昆弟，情好绸缪。元兴末，庾病亡。义熙中，忽见形诣协，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两脚著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协问何由得来，答云：“暂蒙假归。与卿亲好，故相过也。”协问鬼神之事。唯云：“宜勤精进，不可

杀生。若不能都断，可勿宰牛。食肉之时，勿啖物心。”协云：“五脏与肉，乃有异耶？”答曰：“心者藏神之宅，其罪尤重。”【眉批】奇闻。具问亲戚，因谈世事，末复求酒。协时有茱萸酒，因为设之。酒至不饮，云：“有茱萸气。”协曰：“为恶耶？”答曰：“地下皆畏之，非独我也。”庾为人，语声高壮。比言论时，不异恒日。有顷，协儿邃之来。庾闻屐声，极有惧色，谓协曰：“生气见陵，不得住，与卿三年别耳。”因贯械而起，出户便灭。协后果三年而卒。

夏侯弘（出《志怪录》）

夏侯弘自云见鬼。镇西将军谢尚，所爱马忽死，谓弘曰：“卿若能令此马生者，真为见鬼也。”弘去良久，还曰：“庙神乐君马，故取之，当活。”尚对死马坐。须臾，马忽自门外走还，至马尸间，便灭，应时能起。谢请问无嗣之故，弘经时无所告，曰：“顷所见皆小鬼，不能辨此。”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着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曰：“欲有所问：谢镇西风流令望，何以无儿？”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不再婚。已而竟违约。今此婢死，诉于天，是故无儿。”【眉批】誓可轻乎？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时诚有此事。”弘于江陵，见一大鬼，提矛戟，有小鬼随从数人，弘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捉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眉批】治中恶方。弘又曰：“今欲何行？”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行心腹病，无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活八九。今有中恶，辄用乌鸡薄之，弘之由也。

王鉴（出《灵异集》）

兖州王鉴，性刚鸷，无所惮，常凌侮鬼神。开元中，乘醉往庄，去郭三十里。鉴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行十里已来，会日暮，长林下见一妇人，问鉴所往，请寄一袱，而忽不见。乃开袱视之，皆纸钱枯骨之类。鉴笑曰："愚鬼弄尔公。"策马前去，忽遇十余人聚向火。时天寒，日已昏，鉴下马诣之，话适所见，皆无应者。鉴视之，向火之人，半无头；有头者，皆有面衣。鉴惊惧，上马驰去。夜艾，方至庄，庄门已闭。频打，无人出，遂大叫骂。俄有一奴开门，鉴问曰："奴婢辈今并在何处？"令取灯，而火色青暗。鉴怒，欲挞奴。奴云："十日来，一庄七人，疾病相次死尽。"鉴问："汝且如何？"答曰："亦已死矣。闻郎君呼叫，故来耳。"旋即颠仆。【眉批】好怕人！鉴大惧，走投别村而宿。周岁，发疾而卒。

解袱人（出《异闻录》）

江南有数人行船，见岸上两人，与船并行数里。岸上人云："暂寄歇息。"船人许之。跳踯上船，轻疾如风。须臾，两人云："暂至村。"各有小袱，且寄船上，深嘱勿开。两人去后，船中一人，解袱共看。每袱有五百帖子，似纸，非篆隶，并不可识。共惊，还结如故。俄顷，二人回，云："开讫，何复讳？"乃捉解袱人云："是此人解。"掷之上岸，如掷婴儿，又于村中取人，拥之而去。经数日，一人欲放解袱者，一人不许，曰："会遣一二年受辛苦。"乃将至富人家。其人家有好马，恒于庭中置槽，自看饮饲。此时已夜，堂门闭，欲取富人无由。一

人云：“此人爱马，解马放，即应开门出。”如言，富人果出。一人担之，应手即死。取得富人，遂弃解袱人而去。此家忙惧，唯见此人在，即共殴，缚之送县。以解袱等事为辞，州县不信，遂断死。此人自雪无由，久禁乃出。

李令问（出《灵怪录》）

李令问，开元中为秘书监，左迁集州长史。令问好服玩饮馔，以奢闻于天下。其炙驴罂鹅之属，惨毒取味。天下言服馔者，莫不祖述李监，以为美谈。令问至集州，染疾，久之渐笃。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恒令夜开城门，纵令问家人出入。刺史之子，尝夜与奴私出游至城门，遥见甲仗数百人，随一火车，当街而行。惊曰：“不闻有兵，何得此辈？”意欲驰告父，且复伺其所之。寻而已至城濠，火车从水上过，曾不渍灭，方知是鬼。走投其门，门已闭。不得归，遂奔令问门中处之。既入，火车亦至令问中门外。其子虽恐惧，仍窃窥之。忽闻堂中十余人诵经，甲仗等迟回良久。有一朱衣鬼，径前蹋关，声如霆震，经声未绝。火车移上堂阶，遥见堂中灯火清静，尚有十余人侍疾。朱衣鬼又抉窗棂，其声如前。令问左右皆走散，鬼自门持令问出，遂掷于火车中，群鬼拥之而去。其子归，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问疾。令问家中无敢起者。使者叫呼，方出云：“昨夜被惊，至今战惧未已。”令问尸为鬼所掷，在堂西北重床之下。家人乃集而哭焉。

浮梁张（出《纂异记》）

浮梁张令甚富，家业蔓延江淮间。秩满如京师，常先一程致顿，海陆毕具。至华阴。仆夫施幄幙，陈樽垒。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据盘而坐。仆夫连叱，神色不挠。店妪曰："今五坊弋罗之辈，横行关内，此其流也，不可与竞。"俄而张令至，急止曰："勿叱！"问黄衫："来自何方？"黄衫但唯唯。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钟饮之，不谢，似有愧色。饮讫，顾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劝之，一足尽，未有饱色，令又以奁中馀十四五啖之，凡饮二斗余。酒酣，谓令曰："四十年前，曾于东店得一醉饱，以至今日。"令甚讶，乃勤恳问姓氏，对曰："某非人，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也。"令惊问其由。曰："太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观乎？"曰："便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轴，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令见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谁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为死备。家业浩大，未有所付。何术得延其期？某橐中，计所直不下数十万，尽可以献于执事。"使者曰："一饭之恩，诚宜报答。百万之贶，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刘纲谪在莲花峰，足下宜匍匐径往，哀诉奏章，舍此则无计矣。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输二十万，甚被逼逐。【眉批】尊神亦搏戏耶？已异矣。又以负钱见逼。何神之为？此与道书载牵牛娶织女，因向天帝借一万钱下礼，久之不偿，被罚在营室间，同一荒唐耳。足下可诣岳庙，厚数以许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纵力不及，亦得路于莲花峰下。不尔，荆榛蒙密，川谷阻绝，无能往者。"令于是赍牲牢，驰诣岳庙，以千万许之。然后直诣莲花蜂，得幽径，凡数十里，至峰下。转东南，有一茅草堂，见道士隐几而坐。问令曰："腐骨秽肉，安得来此？"令曰："窃闻仙官，能复魂朽骨，致肉枯骸。既有此好生之心，岂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顷为隋朝权臣一奏，【夹批】姓甚名谁？遂谪居此峰。尔何德于予，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眉批】仙官以度人为事，岂论私德？此语亦谬。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赍一函而

至，则金天王之书扎也。仙官览书，笑曰：“关节既到，难为不应。”召使者反报曰：“莫又为上帝谴责否？”乃启玉函，书一通，焚香再拜以启之。云：“张某鄙僻多藏，诡诈无实，今按罪已实，何可求延。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宥过者，玄门是宗。徇尔一氓，我全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可量延五年。”仙官览毕，谓令曰：“凡人寿，皆可致百岁。但以七情六欲，汩没心源，而又扬能妒善，颠倒方寸。神倦思怠，难全天和。如彼淡泉，汩于五味。欲致不坏，其可得乎？勉导归途，无堕吾教。”【眉批】好话。令拜辞，举首已失所在。复寻旧路，稍觉平易。行十余里，黄衫吏迎前而贺。令曰：“将欲奉报，愿知姓字。”吏曰：“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何以勉执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愿曰：‘请置子为阎人’，则吾饱神盘子矣。”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舍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赡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眉批】帝祉从何而来？明旦，遂东至偃师，止于县馆。见黄衫旧吏，赍牒排闼而进，叱张令曰：“何虚妄若是？今祸至矣。”言讫失所在。顷刻，张令有疾，留书遗妻子，未讫而终。

陈导（出《集异记》）

龙朔中，豫章人陈导，行商于楚，夜至江浦。有舟溯流而来，同泊。隔舟，窥见一人，庞眉大鼻，如吏，在舟检勘文书，从者三五人。导因问之，答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导乃邀过船中，备酒馔。饮经数巡，乃问其姓氏。答曰：“某姓司徒，名弁。”又问：“所主何公事？”弁曰：“君此行，慎勿以楚为意，愿适他土。”导曰：“何也？”弁曰：“吾

非人，乃冥司使者。”导惊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灾，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报耳。然君须以钱物计会，方免斯难。”导恳求之。弁曰：“但俟吾从楚回，君可备缗钱一二万相贶，当免君家。”导许诺，告谢而别。是岁，果荆楚大火，延烧数万家，荡无子遗。导自别弁后，以忧虑系怀。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导性悭鄙，托以他事，未办所许钱。使者怒，乃令从者持书一缄与导。导开读未终，而宅内掀然火起，凡所有财物悉尽。是夕无损他室，惟烧导家。【眉批】悭者，负心者，佯应，佯诺者看样。弁亦不见。

李俊（出《续玄怪录》）

岳州刺史李俊举进士，连不中第。贞元二年，有故人国子祭酒包佶者，通于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当以名闻执政。初五更，俊将候佶，里门未开，立马门侧。傍有卖糕者，其气爓爓。有一吏若外郡之邮檄者，小囊毡帽，坐于其侧，颇有垂涎之色。俊为买而食之。吏甚喜，啖数片。俄而里门开，众竞出。吏独附俊马曰：“某乃冥吏送进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牓在此，可自寻之。”因出。俊视无名而泣，疑终无成也。吏曰：“君成名在十年外，禄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难。但于本录耗半，且多屯剥，才获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眉批】白日升天，不换一十年宰相，意亦如此。客曰：“能行少赂于冥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眉批】虽冥吏亦无不受钱作弊者。吏真可畏哉！俊问几何而可。曰：“阴钱三万贯。某感恩而以诚告，其钱非某敢取，将遗牍吏。来日午时送可也。”复授笔，使俊自注。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夷简名，俊欲指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禄重，未易动也。”又其下有李温

名。客曰：“可矣。”乃揩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无违约。”既而俊诣佶。佶未冠，闻俊来怒，出曰：“吾与主司分深，一言状头可致。公何躁甚，频见问，吾其轻语者耶？”俊再拜对曰：“终身之事，决此一朝。今当呈榜之晨，冒责奉谒。”佶唯唯，色犹不平。俊愈忧之，乃变服伺佶出，随之。经皇城东北隅，逢春官怀其榜，将赴中书。佶揖问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诚知获罪，负荆不足以谢。然迫于大权，难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谓无阻，闻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诺。今君移妄于某，盖以某官闲也。平生交契，今日绝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于豪权，留之不得。窃恃深顾，外于形骸。见责如此，宁得罪于权右耳。【眉批】二人俱可取。请同寻榜，揩名填之。”祭酒开榜，见李公夷简，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处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揩去“温”字，注“俊”字。牓既出。其日午时，俊随众参谢，不及赴冥吏之约。迫暮将归，道逢此吏，泣示之背曰：“为君所误，得杖矣。牒吏将举勘，某更他祈，共止之。”俊惊谢，且曰：“当如何？”客曰：“来日午时，送五万缗，亦可无追勘之厄。”俊曰：“诺。”及到时焚之，遂不复见。然俊筮仕之后，贬降不绝。才得岳州刺吏，未几而终。

郭承嘏（出《尚书谈录》）

郭承嘏尝宝惜法书一卷，每携随身。初应举，就杂文试。文成尚早，缄置箧中。及纳试而误纳所宝书帖。归，于烛下启箧，见程试宛在。计无所出，来往于棘闱门外。见一老吏，询其试事，具以实告。吏曰：“某能换之。然某家贫，居兴道里，倘换得，愿以钱三万见酬。”承嘏许之。逡巡，赍程试入，而书帖出，授承嘏。明日，自携钱诣兴道

里，询吏姓氏。吏家人出云：“主父死三日，力贫未办周身之具。”承嘏惊叹，方知棘闱所见乃鬼也。遂以钱赠其家。

韦璜（出《广异记》）

潞城县令周混妻者，姓韦名璜，美而慧。恒与其嫂妹曰：“若有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报。”后适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余，忽至其家，空间灵语，谓家人曰：“本期相报，故以是来。我已见阎罗王兼亲属。”家人问：“见镬汤剑树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见是事？”后复附婢灵语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妆梳，所以见召。明日事毕，当复来耳。”明日，婢又灵语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极荣贵，令我为女作妆。今得胭脂及粉，来与诸女。”因而开手，有脂粉，并不异人间物。又云：“府君家撒帐钱甚大，四十鬼不能举一枚，我亦致之。”【眉批】撒帐俗仪，岂贵神亦不脱俗耶！因空中落钱，钱大如盏。又言：“府君知我善染红，乃令我染。我辞云‘不亲下手，但指挥家婢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暂将婢去，即当遣还。”女云：“一家唯仰此婢，奈何夺之？”韦云：“借两日耳。过期，汝宜击磬呼之。夫磬声一振，鬼神毕闻。”婢忽气尽，经二日不返。女等鸣磬。少选，复空中语云：“朝已遣还，何以不至？当是迷路耳。”须臾婢至，乃活。两手忽变作深红色。

董观（出《宣室志》）

董观，太原人，与僧灵习善，元和中，偕适吴楚间。习道卒，观亦

归并州。宝历中，观游汾泾，至泥阳郡，见龙兴寺堂宇宏丽，有经数千百编。观遂留止，期尽阅乃还。先是院之东庑一空室扃，观因请居。寺僧不可，曰："是室多妖异，居之不祥。"观少年恃气，遂强居焉。旬余夜寐，辄有胡人十数，挈乐持酒来，歌笑其中。如是数夕，观虽惧，尚不言于寺憎。一日经罢，时已曛黑，观怠甚，闭室而寝，未熟，忽见灵习在榻前。观惊且恚曰："师鬼也，何为而至？"习笑曰："子运穷数尽，我特候子。"即牵观袂去榻。观回视，见其身尚偃，如寝熟。乃叹曰："嗟乎！我家远，父母尚在，今死此，谁蔽吾尸邪？"习日："何子之言失而忧之深乎？夫所以为人者，以其能运手足，善视听，此精魂扶之使然也。精魂离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运，视听不能施，虽六尺之躯，尚安用乎？子宁足念。"【眉批】达理之论。观谢之，遂相与行。其所向，虽关键甚严，辄不碍。于是出泥阳城西去，其地多草，葺密如毳毯状。行十余里，一水广不数尺，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何，其源出于地府。"观视其水，皆血，腥秽不可近。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余，草树蒙蔽，庐舍骈接。习与观曰："与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为长子。生十年，当重与君舍家归佛氏。"观曰："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无大过，然后更生人间。今我死未尽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与世人无异，脱不为不道，宁桎梏可及身哉！"言已，习即牵衣跃而过。观方攀岸将下水，忽有牵观者，观回视一人，尽体皆毛，状若狮子，其貌即人也。良久，谓观曰："师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阅《大藏经》，宜疾还，不可久留。"【眉批】可入《藏经》报应。遂持观臂急指郡城而归。未至数里，又见一人状如前，大呼曰："可持去！"顷之，遂至寺，时天已曙。见所居室有僧数十，拥其门。视己身在榻。二人排观入门，忽有水自上沃其体，遂寤，卒一夕矣。于是具以事语僧。后数日，于佛宇中见二土偶人像，为左右侍，乃观前所见者。因誓心精思，留阅《藏经》，虽寒暑无少堕。

王裔老（出《白居易集》）

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余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兰若，而无僧居。元和八年，学士白居易丁母忧，退居下邽县。七月，其从祖兄曰皞自华州来访，途出于兰若前。及门，见妇女十许人，少长杂坐，会语于佛屋下，声闻于门。皞热行方渴，将憩求饮。望其从者，未至。因下马系缰于门柱，举首忽不见。周视四旁，环堵无隙。覆视其聚谈之所，凝尘不动。由是意其非人，大骇异之。上马疾驱，来告居易。且闻其所言甚多，不能殚记。大抵多云王裔老如此。观其词意，若相与数其过者。【眉批】鬼神时时计过，皞特偶闻其一耳。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因同往访焉。其里人果有王裔者，方徙居于兰若之东北百余步。葺墙屋，筑场艺树仅毕，【眉批】度其葺筑时必有发丘夷墓之事。明日而人。既入，不浃旬而裔死，不越月而妻死，不逾时而裔之二子二妇及一孙亦死。止余一子，曰明进。惧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树，夜徙去，遂免。

僧珉楚（出《稽神录》）

广陵法云寺僧珉楚，常与中山贾人章某亲熟。章死，珉楚为设斋诵经。数月，忽遇章于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为置胡饼。既食，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未免，今配为扬州掠剩鬼。”复问：“何谓掠剩？”曰：“凡吏人贾贩，利息皆有数。过常数得之，即为余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因指路人曰：“某某皆是也。”顷之，有一僧过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

至，与语良久，僧亦不见楚。【夹批】尔时楚已鬼矣。【眉批】鬼不见人，犹人不见鬼。见者皆有干涉者者也。顷之，相与南行，遇一妇人卖花。章曰："此妇人亦鬼，所卖花亦鬼用之，人间无所见也。"章则出数钱买之，以赠楚曰："凡见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辞而去，其花红芳可爱而甚重。楚亦昏然而归。路人见花，颇有笑者。至寺此门，自念吾与鬼同游，复持鬼花，亦不可，即掷花沟中，溅水有声。既归，同院人觉其色甚异，以为中恶，竞持汤药救之。良久，乃复。具言其故。因相与覆视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无恙。

郭郭（出《剧谈录》）

郭郭罢栎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华，困甚。胙飧间，常有二物，如猿玃，衣青碧，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与郭俱往。【眉批】此物正吾所苦。所诣如碍枳棘。亲友见之，俱若仇隙，虽厌以符术，或避之山林，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忽来云："某等承君厄运，相随已久，今则告别，不复至矣。"郭既喜其去，遂问所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所诣，乃胜业坊富人王氏，将往散之。"郭曰："彼聚敛丰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计于安品子矣。"【眉批】穷鬼耶？耗鬼耶？异哉！晓鼓忽鸣，遂失所在。郭既兴盥栉，便觉愁愤开豁。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旬，见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郭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好奇，闻之未信也。知胜业王氏隶左军，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俭约，所费未常过分。家有妓乐，皆袨服冶容。一日，与宾朋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生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置酒为欢，张生预焉。访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生悉以金彩

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此舆辇资货，日输其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

周翁仲（出《风俗通》）

汝南周翁仲，初为太尉掾，妇产男。及为北海相，吏周光能见鬼，署为主簿，使还致敬于本郡县。因告之曰："事讫，腊日可与小儿俱侍祠。"主簿事讫还，翁仲问之。对曰："但见屠人，弊衣蠡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绶数人，彷徨堂东西厢，不进。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剑上堂，谓妪曰："汝何故养此子？"妪大怒曰："君常言，儿体貌声气喜学似我。老翁欲死，作力狂语。"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妪涕泣言："昔以年长无男，不自安，实以女易屠者之男，畀钱一万。"【眉批】大家每有此事，蒙敝不察。此子年已十八，遣归其家，迎其女，已嫁卖饼者妻。后适西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阳太守。

卢顼（出《通幽录》）

贞元中，范阳卢顼家钱塘。妻弘农杨氏。其姑王氏，早岁出家，隶邑之安养寺。顼宅于寺之北里。有家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顼家贫，假食于郡内郭西堰。堰去其宅数十步，每令小金于堰主事。常有一妇人不知何来，年可四十余，著瑟瑟裙，蓬发曳漆履，直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数日。时天寒，小金燕火以燎。须臾，妇人至，顾见床下炭，怒谓小金曰："有炭而焚烟薰我，何也？"举足踏

火，火即灭。以手批小金，小金绝倒于地。小金有幼弟，在傍大骇，驰报于家。家人至，已失妇人，而小金瞑然殭睡。命巫人祝之，良久方醒，具陈其事。后数日，妇人至，抱一物，如狸状，而尖嘴卷尾，尾类犬，身斑似虎。谓小金曰："何不食我猫儿？"复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扑灭。家人奔至，又祝之，随愈。自此不令之堰。后数日，令小金引船于寺迎外姑。船至寺门外，寺殿后有一塔，小金忽见塔下有车马，朱紫甚盛。伫立观之，即觉身自不制。须臾，车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见一紫衣人策马，问小金何人。旁有一人对答。二人举扶阶上，不令损。紫衣者驻马，促后骑曰："可速行，莫冷他筵馔。"小金问傍人曰："行何适？"人曰："过大云寺寺主家耳。"须臾，车马过尽。其院中人来，方见小金倒于阶上，复惊异载归，祀酹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卢家方备粢盛之具，其妇鬼倏闪于牖户之间，以其闹，不得入。卢生以二虎目系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怠寝。妇人忽曳，小金惊叫。妇人怒曰："作饼子，何不啖我？"家人惊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即言："还你！"遂掷窗有声。烛之，果得。后数日视之，帛裹干茄子，不复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来坐，话其事未毕，而妇人来。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惧。方食，遂笑一枚馄饨，置户限上祝之。于时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吃馄饨，以两手拒地，合面于馄饨上吸之。"卢生以古镜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盐官县，若得一顿馄饨，及顾船钱，则不复来。卢生如言。方焚钱时，已见妇人背上负钱而去。小金遂释然。居有间，小金母先患风疾，不能言，忽于厨中应诺，便入房，切切然语。出大门，良久，抠衣阔步而入，若人骑马状，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惊。花容，即杨氏家旧婢，死来十余年，语声行动酷似之。乃问花容："何得来？"答曰："杨郎传语娘子，别久好在？要小金母子，故遣来取。"杨郎，卢生舅也。卢生具言不可。受语出门，久之，复命曰："杨郎传语，急作纸人代之。"依言剪人，题其名字焚之。又言杨郎在安养寺塔上，与杨二郎双陆。【眉批】杨二郎神附

见。问杨二郎何人。答曰："神人也。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问小金前见车马何人。曰："精魅耳。"又问妇人何鬼。曰："本是东邻吴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罚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树中有穴，久而能变化精灵，故化作妇人。"又问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冢中偷来。"又问前抱来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辞去。即酌一杯令饮。饮讫，更请一杯与门前镬八。问镬八是何人。云是杨二郎下行官。又问杨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祸否。答曰："如他杨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风如雨，在虚中，下视人如蝼蚁然，命衰者则自祸耳，他亦无意焉。"言讫而去。至门方醒。醒后问之，皆不知也。后小金夜梦一老人，骑大狮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奋迅，不可视。旁有二昆仑奴操辔。老人喟小金曰："吾闻尔被鬼物缠绕，故万里来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点尔作客去，以取钱应点而已。渠亦自得钱。汝若不值我来，至四月，当被作土户，汝则不免死矣。汝于某日拾得绣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样，绣取七躯佛子，七口幡子。"言讫，又曰："作八口，吾误言耳。又截头发少许，赎香以供养之，其厄则除。"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为除之。"老人曰："易耳。"即令昆仑奴向前，令展手，便于手掌摩指。指如黑漆，染于背上点二灸处。小金方醒，具说其事。即造佛及幡。视背上，信有二点处，遂灸之，背痛立愈。卢顼秉志刚直，不信其事。又骂之曰："焉有圣贤，来救一婢？此必鬼耳。"其夜又梦老人曰："吾哀尔疾危，是以来救。汝愚郎主，却唤我作鬼，吾亦不计。汝至四月，必作土户。三月末，当出杭州界以避之。【夹批】奇闻。夫鬼神所部，州县各异，亦犹人有逃户。"小金曰："于余杭可乎？"老人曰："余杭亦杭州耳，何益也！"曰："嘉兴可乎？"老人曰："可。"又曰："汝于嘉兴投谁家？"答曰："某家有亲，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还投鬼家，何益也！凡孝有灵筵，神道交通，便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则可矣。又临发时，脱汝所爱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领缝襟带，余处尽去

之，缚一草人衣之，著宅阴暗处。汝则易衣潜去也。”小金曰：“诺。”因言前灸背获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尔腰者，令尔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复于昆仑手掌中研黑，点腰间一处而去。悟而验之，信有点迹。便灸之，又差。其后妇人亦不来矣。至三月尽，如言潜之嘉兴，自后无事。

卢仲海（出《通幽录》）

大历四年，处士卢仲海与从叔缵客于吴，夜就主人饮，欢甚，大醉。郡属皆散，而缵大吐，甚困。更深无救者，独仲海侍之。半夜缵亡。仲海性孝友，悲惶无计。伺其心尚暖，忽思礼有招魂之旨。乃大呼缵名，连声不息，数万计，忽苏而能言曰：“赖尔救我。”即问其状。答曰：‘我向被数吏引去，言郎中令邀迎。’问其名，乃称尹。逡巡至宅，门阀甚峻，车马极盛。尹迎劳曰：“饮道如何？”乃邀入，诣竹亭。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进酒，杯盘炳曜，妓乐云集。吾意且洽，都忘行李之事。【眉批】死后当亦如是。中宴，忽闻尔唤声。众乐齐奏，心神已眩，爵行无数。俄顷，又闻唤声且悲，我心恻然。如是数四，因而请辞，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暂放我来，当或继请，授吾职事。吾向已虚诺。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梦。今畏再命，为之奈何？”仲海曰：“前事既验，当复执用耳。”因焚香诵咒以备之。言语之际，忽然又没。仲海又呼之，声极哀厉，直至欲明方苏。曰：“还赖尔呼我。我向复饮，至于酣畅，坐寮径醉。主人方欲授牒，令我管职，闻尔唤声哀厉，依前恻怛。主人讶我不怡，又暂放回。今幸已鸡鸣，阴道向息。又闻鬼神不越疆，吾与尔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计也。”即具舟，倍道并行而愈。

广陵贾人（出《稽神录》）

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往建康，鬻之。晚至瓜步，遇风泊山下。顷之，有巨舟，其中空，唯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侧。贾人疑其为盗也，将伺夜而劫我。乃相与登岸，入深林避之。俄而风雨雷电，蒙覆舟所。岸上则星月了然。食顷，雨止云散，见巨舟稍稍前去，乃敢归。舟中所载柏木什器，都不复见，余物皆在。巨舟犹在东岸。有人呼曰："尔无恨，当还尔价。"贾人所载既失，复归广陵。至家，已有人送钱三十万置之而去。【眉批】鬼神毫无市气。问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

偿债鬼（出《乾臏子》又《稽神录》）

建中三年，前杨府功曹王愬，自冬调选。至四月，寂无音书。其妻扶风窦氏，忧甚。召女巫包九娘卜之。九娘设香水讫，俄闻空间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来，【眉批】三郎者金天神也。看功曹何事？无信，早晚合归。"经数刻，忽空中宛转而下，至九娘喉中曰："阿郎且归，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共四人长行。缘选场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见官。"五月二十三日初明，愬果归。窦氏甚喜。坐讫，便问君何故用策子，令选事不成。又于某月日西市举钱，共四人长行。愬自以不附书，愕然惊异。妻遂话女巫之事。即令召巫来。曰："勿忧，来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牵二水牛，患脚，可勿争价买取。旬日间，应得数倍利。"至时，果有人牵跛牛过。即以四千买。经六七日，甚肥壮，足亦愈。同曲磨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

买。初憩宅在庆云寺西，巫忽曰："可速卖此宅。"如言货之，得钱十五万。又令于河东暂僦一宅，贮一年已来储，然后买竹，作粗笼子，可盛五六斗者，积之不知其数。明年春，连帅陈少游，议筑广陵城。取憩旧居，给以半价。又运土筑笼，每笼三十文，计资七八万。始于河东买宅。神巫不从包九娘而自至。曰："某姓孙，名思儿，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钱，今已偿足，与之别归，故来辞耳。"不见形，但闻其言。窦氏感其所谋，留之且住："吾养汝为儿。"思儿喜，乞作一小纸屋，安于堂檐。每食时，与少食。月余，遇秋风飘雨，中夜长叹。窦氏乃曰："与汝为母子，何所中外。向吾床头柜上安居，可乎？"思儿又喜。窦有二女，皆国色。是夕移入，便问拜两姊。长女好戏，因谓曰："姊与尔索一新妇。"于是纸画一女，及布彩缋。思儿曰："请如小姊装。"其女亦戏曰："依尔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对。即云："新妇参二姑姑。"憩堂妹事韩家，住南堰，新有分娩。二女作绣鞋，欲遗之。方命青衣装，思儿笑。二女问笑何事，答曰："孙儿一足肿，难着绣鞋。"窦氏始恶之。思儿已知。更数日，乃告辞，云："且归巴陵。蒙二姊与聚新妇，便欲将去。乞造一船子，长二尺。令姊监将香火，送至扬子江，为幸足矣。"窦氏从其请。二女又与一幅绢，画其夫妻相对，送小船上拜别。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二年，长女嫁外兄，亲礼夜，卒于帐门。以烛照之，其形若黄叶。小女初嫁，亦如其姊。【眉批】小鬼头不可与作因缘乃尔。

王琪为舒州刺史，有军吏方某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广陵富家子，居通泗桥之西。前生欠君钱十万，今地府使我为神，偿君此债。因为人占祸福，多中。方以家贫告琪，求为一镇将。因问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诺。吾将问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镇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识矣。"既而得双港镇将，以为其言无验。未及之任，忽谓方曰："适得军牒，军中令一人来为双港镇将。吾

今以尔为皖口镇将。”竟如其言。凡岁余，鬼忽言曰：“吾还君债足。”告别而去，遂寂然。方后至广陵，访得杜氏。问其弟子，云：“吾第二子顷忽病如痴人，岁余愈矣。”

【总评】负钱必偿，冥道也。然或为神而偿，或更为人而偿，甚则为畜而偿，何其异与？岂负债之人善恶不同耶，抑所以负之故亦异也？至《法苑珠林》载隋时耿伏生母张氏避父，将绢两匹与女。及死，变作母猪，生其家。后产二豘，供伏生食讫，遂不产。伏生召屠出卖，猪向童子作人言云：“还债已毕，幸勿卖我。”夫擅用夫财，固非顺道；而母还子债，可为训乎？此必薄于姊妹者之造言耳。

鬼国（出《稽神录》）

朱梁时，青州有贾客，泛海遇风，飘至一处，远望有山川城郭。海师曰：“自遭风者，未尝至此。吾闻鬼国在是，得非此邪？”顷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庐舍田亩，不殊中国。见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见己。【眉批】小人不识君子之品，君子不测小人之腹。阴阳相反类如此。至城，有守门者，揖之，亦不应。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宫，正值大宴。群臣侍宴者数十，其衣冠器用丝竹陈设之类，多类中国。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窥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还。亟召巫者视之。巫曰：“有阳地人至此，阳气逼人，故王病。其人偶来耳。无心为祟，以饮食车马谢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设座于别室。巫及其群臣皆来祀祝。客据按而食。俄有仆夫驭马而至。客亦乘马而归。至岸登舟，国人竟不见己。复遇便风得归。

鬼葬（出《洽闻记》）

辰州溆浦县西四十里，有鬼葬山。黄闵《沅川记》云：“其中岩有棺木，遥望可长十余丈，谓鬼葬之墟。”故老云：“鬼造此棺，七日昼昏。唯闻斧凿声，人家不觉失器物刀斧。七日霁，所失之物，悉还其主。铛斧皆有肥腻腥臊，见此棺俨然横据岸畔。”

王超（出《酉阳杂俎》）

太和五年，复州医人王超善用针，病无不差。死经宿而苏，言如梦，至一处，城壁台阁，如王者居。见一人卧，召前脉视。左膊有肿，大如杯，令超治之。即为针出脓升余。顾黄衣吏曰：“可领视毕也。”【眉批】病愈不酹医，廋语可云“视毕”。超随入一门，门署曰：“毕院。”庭中有人眼数千，聚成山。视内迭瞬明灭。黄衣曰：“此即毕也。”俄有二人，形甚奇伟，分处左右，鼓巨箑，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飞或走。为人者，顷刻而尽。【眉批】大奇！超访其故。黄衣曰：“有生之类，先死为毕。”言次忽活。

新鬼（出《幽明录》）

有新死鬼，形疲瘦顿。忽见生时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问讯曰：“卿那尔？”曰：“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法当见教。”友

鬼云：“此易耳。但作怪怖人，当与卿食。”新鬼往入大墟东头，有一家奉佛精进，屋西厢有磨。鬼就推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语子弟曰：“佛怜吾家贫，令鬼推磨。”乃辇麦与之。至夕，磨数斛，疲顿乃去。遂骂友鬼：“卿那诳我。”又曰：“但复去，自当得也。”复从墟西头入一家，家奉道，门旁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状。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可辇谷与之。”又给婢簸筛。至夕，力疲甚，不与鬼食。鬼暮归，大怒曰：“吾与卿交厚，非他比，如何见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瓯饮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今去可觅百姓家作怪，则无不得。”鬼复去，得一家，门首有竹竿，从门入，见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见之大惊，言自来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杀狗，并甘果酒饭，于庭中祀之，可得无他。”其家如师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后恒作怪，友鬼之教也。【夹批】主意。

【总评】此条似为发纵取财者而发。不然，鬼向谁说，从何知之？

宋定伯（出《列异传》）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不似鬼。”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不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鬼有何所恶忌？”鬼答言：“唯不喜人

唾。”【眉批】今俗见忌物辄唾，有本。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听之，了无水音。定伯自渡，鬼复言：“卿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尔。”将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眉批】定伯谲甚，亦幸值愚鬼耳。当时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

宋定伯



厕鬼（出《幽明录》）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白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谓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

疟鬼（出《录异传》）

邵公者，患疟，经年不差。后独在墅居，疟作之际，见有数小儿持公手足。公因阳暝，忽起捉得一小儿，化成黄鹞。其余皆走。仍缚以还家，悬于窗，将杀食之。及曙，失鹞所在，而疟遂愈。于时有患疟者，但呼“邵公”即差。

丧煞鬼（出《稽神录》《原化记》）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常谓无鬼神。母死，俗巫使避殃煞，至日合家悉出，虎子独留。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向庐室中。虎子遑遽无计，床头先有一翁，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云：“无。”相率而去。

大历中，士人韦滂，膂力过人，夜行不惧。善骑射，每以弓矢自随，非止取鸟兽烹炙，至于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之类，见则食之。

尝于京师暮行，鼓声向绝，主人尚远，将求宿，不知何诣。忽见市中，有移家出宅者，方欲锁门。滂求寄宿，主人曰：“邻家有丧，俗云妨杀。今暂将家口于侧近亲故家避之，不敢相累也。”韦曰：“但许寄宿，何害。杀鬼吾自当之。”主人遂引韦入宅，开堂厨，示以床榻。滂令仆使歇马槽上，入厨具食。食讫，令仆夫宿于别屋。滂列床于堂，开其双扉，息烛张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尽，忽见一光，如大盘，自空飞下厅北门扉下，照曜如火。滂见尤喜，于暗中，引满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声，火乃掣掣如动。连射三箭，光色渐微，已不能动。携弓直往拔箭，光物堕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团肉，四向有眼，眼数开动，即光。滂笑曰：“杀鬼之言，果不虚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极甚。煮令过熟，乃切割，为鼀啖之，尤觉芳美。乃沾奴仆，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归，见韦生，喜其无恙。韦乃说得杀鬼，献所留之肉。主人惊叹而已。

太平广记钞卷五十七

鬼部

鬼二（此卷多载灵迹及文武有灵鬼）

曹公船（出《广五行记》）

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常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竽笛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传云，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

夏侯玄（出《异苑》）

夏侯玄被司马景王所诛，宗人为设祭，见玄来灵座，脱头于边，悉敛果鱼酒肉之属，以内颈中毕，还自安其头。既而言曰：“吾得请于帝矣，子元无嗣也。”

王弼（出《异苑》）

王弼注《易》，辄笑郑玄云：“老奴无意。”于时夜分，忽闻外阁有屐声。须臾便进，自称郑玄，责之曰：“君少，何以穿凿文句，妄诋先辈？”忿色而退。弼恶之，后遇疠而卒。【眉批】三教不妨并存，先辈何可轻？

陆机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师。时阴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见一少年，神姿端远，与机言论，妙得玄微。机心伏其能，无以酬抗。既晓便去，税骖逆旅。逆旅妪曰：“此东十数里无村落，有山阳王家冢耳。”机往视之，空野霾云，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

苏韶（出王隐《晋书》）

苏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为南中郎军司而亡。诸子迎丧还，到襄城，第九子节，夜梦见卤簿，行列甚肃。见韶，使呼节曰：“卿犯卤簿，罪应髡刑。”节俯受剃，惊觉摸头，即得断发。明暮，与人共寝，梦见韶曰：“卿髡未竟。”即复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备甚谨，明灯火，设符刻，复梦见韶，髡之如前夕者五。节素美发，五剃而尽。间六七日，不复梦见。后节在车上，昼日，韶自外入，乘马，著黑介帻，黄练单衣，白袜幽履，凭节车辕。节谓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视，无所见。问韶：“君何由来？”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当更来。”出门不见。数日又来，兄弟遂与韶坐。节曰：“若必改葬，别自敕儿。”韶曰：“吾将为书。”节授笔，韶不肯。曰：“死者书与生者异。”勉为节作，其字像胡书也。【眉批】今扶鸾得鬼书，未尝与生者异也。乃笑，即唤节为书曰：“吾性爱好京洛，每往来出入，瞻视邙上，乐哉，万世之墓也。此志虽未言，铭

之于心。不图奄忽，所怀未果，卜日便速改葬，在军司墓次，买数亩地，足矣。”节与韶语，徒见口动，亮气高声，终不为傍人所闻。延韶入室，设座祀之。不肯坐，又无所飨。谓韶曰：“中牟平生好酒鱼，可少饮。”韶手执杯饮尽，曰：“佳酒也。”节视杯空。既去，杯酒乃如故。前后三十饮。节问所疑，韶曰：“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颜渊、卜商今见在为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圣者，今项梁；成贤者，吴季子。”【眉批】项梁成贤者，疑有误。吴季子无愧矣。节问死何如生。韶曰：“无异。但死虚，生者实耳。”节曰：“死者何不归尸体？”韶曰：“臂如断卿一臂投地，就剥削之，于卿有患不？死之离形，亦如此也。”节曰：“厚葬以坟垅，死者乐此否？”韶曰：“无在也。”节曰：“若无在，何故改葬？”韶曰：“但欲述生时意耳。”节曰：“今年大疫如何？”韶曰：“刘孔才为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为徒众。北帝知之，今已诛灭矣。”【眉批】鬼神亦谋反，荒唐之甚。节曰：“前梦君剪发，君之卤簿导谁也？”韶曰：“济南王也。卿当死，吾念护卿，故以刑论。”节曰：“前梦见君，岂实相见否？”韶曰：“夫生者梦见亡者，亡者见之也。”节曰：“生时仇怨，复能害之否？”韶曰：“鬼重杀，不得自从。”节下车。韶大笑节短。云：“似赵麟舒。”麟舒短小，是韶妇兄弟也。【眉批】鬼亦爱谑。韶欲去，节留之，闭门下锁钥。执其手，软弱如无物。门故闭，韶已去矣，临别曰：“吾今见为修文郎，守职不得来也。”自是遂绝。

孙稚（出《法苑珠林》）

晋孙稚，字法晖，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父祚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门于法阶行尊像，经家门，大小出观，见

稚亦在众僧中，随行。稚见父母，便跪问讯，随共还家。说其外祖父为泰山府君，见稚，惊曰：“汝未应便来，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将来，欲以代谪。有教推问，欲鞭罚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渊，时在其侧。稚谓曰：“虽离故形，在优乐处，但读书，无他作，愿兄勿忧也。我二年学成，当生国王家。【眉批】鬼亦读书殖学，学成亦有进身。大奇。同辈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学成皆当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应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缘缠缚，故独生王家耳。”【眉批】大士剜目救父，断臂救世，因缘缠缚。何以成佛？到五年七月七日复归。说邾城当有寇难。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无传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谪，宜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须复营，但救先人也。”祚时有婢，稚未还时，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与鞭，不复得去耳。”推问婢云：“前实欲叛，与人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

陆乔（出《宣室志》）

元和初，进士陆乔，好为歌诗，家于丹阳，富而好客。一夕，风月晴莹。有扣门者，出视之，见一丈夫，衣冠甚伟，仪状秀逸。乔延入，与生谈议朗畅，出于意表。乔重之，因请其名氏。曰：“我沈约也。闻君善诗，故来候耳。”乔惊起谢，既而命酒。约曰：“吾平生不饮酒，非阻君也。”又谓乔曰：“吾友人范仆射云，子知之乎？”乔对曰：“尝读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约曰：“吾将邀之。”乔曰：“幸甚。”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顷之，云至。乔即拜，延坐。云谓约曰：“休文安得至是？”约曰：“吾慕主人能诗，且好客，步月至此，遂相谈谑。”【眉批】有偶。久之，约呼左右曰：“往召青箱来。”俄一儿至，年可十岁余，风貌明秀。约指谓乔曰：“此吾爱子也。少聪敏，好读书，吾甚怜

之，因以青箱名，欲使传吾学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谒君。”即令其子拜乔。又曰：“此子亦好为诗。近从吾与仆射同过台城。”因命为《感旧》。援笔立成，甚有可观。即讽之曰：“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谹阗。夜月琉璃水，春风卵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乔叹赏久之。因问约曰：“某常览昭明所集之选，见其编录诗句，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方好为律诗。青箱之诗，乃效今体。何哉？”约曰：“在今日为今体，亦何讶乎？”云又谓约曰：“昔我与君及玄晖、彦升俱游于竟陵之门，日夕笑语卢博。及萧公禅代，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虽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忧惕，无曩曰之欢矣。诸葛长民有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践危机。’此言不虚哉！”约亦吁嗟久之。谓云曰：“吾辈为蔡公郢州记室，常梦一人告我曰：‘君后当至端揆。’然终不及台司。及吾为仆射尚书令，论者颇以此见许，而终不得。乃知人事无非命也。”时夜已分，云谓约曰：“可归矣。”因相与去。谓乔曰：“此地当有兵起，不过二岁。”乔送至门，行未数步，俱亡所见。乔话于亲友。后岁余，李锜叛。又一年而乔卒。

常夷（出《广异记》）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雅有文艺，性耿直，以世业自尚。家近清溪，常昼日独坐，有黄衫小儿赍书直至阁前曰：“朱秀才相闻。”夷未尝识也，甚怪之。始发其书云：“吴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书中悉非生人语，大抵家近在西冈，幸为善邻，思奉颜色。末有一诗，其纸墨皆故弊。夷以感契殊深，叹异久之。乃为答书，殷勤切至。仍克期请见。既去，令随视之。至舍西一里许，入古坟中。至期，夷为具酒果。须臾，

闻扣门，见前小儿云：“朱秀才来谒。”夷束带出迎。秀才着角巾，葛单衣，曳履，可年五十许。风度闲和，雅有清致。与相劳苦。秀才曰：“仆梁朝时，本州举秀才高第。属四方多难，遂无宦情，屏居求志。陈永定未，终此地。久处泉壤，常钦风味。幽明路绝，遂废将迎。幸因良会，大君子不见嫌弃，得申郁积，何乐如之。”夷答曰：“不意冥灵咫尺，久阙承禀。幸蒙殊顾，欣感实多。”因就坐，啖果饮酒。问其梁、陈间事，历历分明。自云朱异从子，说异事武帝，恩幸无匹。帝有织成金缕屏风，珊瑚钿玉柄麈尾，林邑所献七宝澡瓶沉香镂枕，皆帝所秘惜。常于承云殿讲竟，悉将以赐异。昭明太子薨时，【眉批】梁、陈间逸事。有白雾四塞。葬时，玄鹄四双，翔绕陵上，徘徊悲鸣，葬毕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讳之。为湘东镇荆州，王尝使博士讲《论语》，至于“见瞽者必变”，语不为隐。帝大怒，乃酖杀之。又尝破北虏，手斩一裨将。于谨破江陵，帝见害。时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约母拜建昌太夫人时，帝使散骑侍郎就家读策，受印绶。自仆射何敬容已下数百人，就门拜贺。宋、梁已来命妇，未有其荣。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颇多艺术。尝盛夏会客，向空大嘘气，尽成雪。又禁诸器物，悉住空中。简文帝诏襄阳造凤林寺，少刹柱木未至，津吏于江中获一樟木，正与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贵嫔柩，涕泣不绝，面尽生疮。侯景陷台城，城中水米隔绝。武帝既敕进粥，宫中无米。于黄门布囊中，赍得四升，食尽遂绝。所求不给而崩。景所得梁人，为长枷，悉纳其头，命军士以三投矢乱射杀之。虽衣冠贵人亦无异也。陈武帝既杀王僧辩，天下大雨百余日。又说陈武微时，家甚贫，为人庸保以自给。尝盗取长城豪富包氏池中鱼，擒得，以担竿系，甚困。即祚后，灭包氏。此皆史所脱遗。事类甚多，不可悉载。后数相来往，谈宴赋诗。才甚清举，遂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预报之。后夷病甚，秀才谓曰：“司命追君为长史，吾亦预巡察。此职贵盛无比，君勿辞也。”夷遂欣然，不加药疗，数日而卒。

沙门英禅师（出《两京记》）

唐法海寺沙门英禅师，每言见鬼。一日，谓寺主沙门慧兰曰：“向秦庄襄王遣人传语，饥甚。以师大慈，勿辞劳费。吾已报云，后日专候。”慧兰便备酒脯之类。至时，秦王果来。侍从甚众，贵贱罗列，坐食甚急。谓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问其故。答曰“吾生时未有佛法，地下见责功德，吾但以矜恤茕孤应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因指坐上人云：“是陈轸，为多虚诈。”又指二人云：“是白起、王翦，为杀人多，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从人索食，而自受饥窘也？”答曰：“慈心少。且吾贵人，不可妄作祸祟，所以然也。”【眉批】今之贵人，生时偏妄作祸祟，何耶？临去时，谓英曰：“甚愧禅师。弟子有物在，当相送。城东门通化外尖冢，是弟子墓，时人不知，妄云吕不韦冢耳。”英曰：“往赤眉贼发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贼将粗物去，细者深藏，贼取不得。”英曰：“贫道出家，无用物处，必莫将来。”【眉批】将来省却布施，何不可？言讫谢去。

史万岁（出《两京记》）

长安待贤坊，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其宅初常有鬼怪，居者辄死。万岁不信，因即居之。夜见人衣冠甚伟，来就万岁。万岁问其由。鬼曰：“我汉将军樊哙，墓近君居厕，常苦秽恶，幸移他所，必当厚报。”万岁许诺。因责杀生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杀

也。”又掘得骸柩，因为改葬。后夜又来谢曰：“君当为将，吾必助君。”后万岁为隋将，每遇贼，便觉鬼兵助己，战必大捷。

王明（出《幽明录》）

东莱王明，死经一年，忽形见。还家经日，命招亲好，叙平生，云：“天曹许以暂归。”言及将离，语便流涕。问讯乡里，备有情焉。敕儿曰：“吾去人间，便已一周，思睹桑梓。”命儿同观乡闾。行经邓艾庙，令烧之。儿大惊曰：“艾生时为征东将军，没而有灵，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磨铠，十指垂掘岂有神？”因云：“王大将军亦作牛，驱驰殆毙。桓温为卒，同在地狱。【眉批】邓艾何罪，乃生冤，死亦冤耶？若敦、温，自是蚩尤、飞廉之属，死不为厉何也？此等并困剧理尽，安能为人损益？汝欲求多福者，正当恭慎，尽忠孝，无恚怒，便善流无极。”又令录生时指爪甲，死后可以赎罪。【眉批】何故？又使高作户限，鬼来入人室内，记人罪过，越限拨脚，则忘事矣。

赵合（出《传奇》）

进士赵合，貌温气直，行义甚高。太和初，游五原，路经沙碛，睹物悲叹。遂饮酒，与仆使并醉，因卧沙中。中宵半醒，月色皎然，闻有女子悲吟曰：“云鬟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飞。”合遂起而访焉。果见一美女子，年犹未笄。自言李姓，居于奉天。有姊嫁洛源镇帅，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虏，至此挝

杀，劫首饰而去。路人见怜，掩于沙内，经今三载。知君义士，傥能为归骨于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枌榆耳，当有奉报。”合许之。问得掩胳处，遂收其骨，包于橐中。伺旦，俄有紫衣丈夫跃骑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义，信而廉。女子启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悦尚书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为犬戎三十万围城，兵厚十数里，连弩洒雨，飞梯排云，穿壁决濠，昼夜攻击。当其时，御捍之兵才三千。激厉其居人，妇女、老幼负土而立者，不知寒馁。犬戎于城北造独脚楼，高数十丈，城中巨细，咸得窥之。某遂设奇计，立碎其楼。又天阴稍晦，即闻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动。声言夜攻。城中慑栗，不敢暂安。某曰：‘不然。’潜以铁索下烛而照之，乃空驱牛羊行胁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余丈。遇昏晦，群胡大喜，纵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马弩五百张而拟之，遂下皮墙障之。一夕，并工暗筑，不使有声，涤之以水，时寒，来日冰坚，城莹如银，不可攻击。又羌酋建大将之旗，乃赞普所赐，立之于五花营内。某夜穿壁而夺之，如飞。众羌号泣，誓请还前掳掠之人，而赎其旗。时邠泾救兵二万人股栗不进。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内有神将。’遂卷甲而去。不信宿，达宥州，一昼而攻破其城。老少三万人，尽遭掳去。以此利害，则余之功及斯城不细。但当时时相，使余不得仗节出此城，空加一貂蝉耳。【眉批】功罪不明，英雄埋没，自古叹之矣。余闻钟陵韦夫人旧筑堤，将防水潦。后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问周公，感其功，奏立德政碑。若余当时守壁不坚，城中之人尽为羌虏，岂存今日子孙乎？知子有心，请白其百姓，讽其州尊，与立德政碑足矣。”言讫，长揖而退。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语百姓及刺史。俱以为妖，不听。【眉批】无其事，诚妖也。有其功，可谓妖乎？何不核之？惆怅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谢合曰：“劳君为言。五原无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当有大灾。方与祈求幽府，吾事不谐，此意亦息。其祸不三旬，及矣。”言讫而没。果如期灾生，五原城馑死万人，老幼相食。合契女骸骨至奉

天，访得小李村，葬之。明日道侧，合遇昔日之女子来谢。且言：“吾大父乃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参同契》《续混元经》，子能穷之，龙虎之丹，不日成矣。”合受之，遂舍举，入道。

李湘（出《续玄怪录》）

卢从史以左仆射为泽潞节度使，坐与镇州王承宗通谋贬驩州，赐死于康州。宝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归阙，自疑台阁无援，闻端溪县女巫，知未来事，维舟召焉。巫曰：“某乃见鬼者也。见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与人言；贫贱者，气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尽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问之？”曰：“厅前楸树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称泽潞卢仆射，可拜而请之。”湘乃公服执简，向树而拜。女巫曰：“仆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阶。空中曰：“从史死于此厅，为弓弦所迫，今尚恶之。使君床上弓，幸除去之。”湘命去焉。时驿厅副阶上唯有一榻，湘偶忘其贵，将坐问之。女巫曰：“仆射官高，何不延坐？仆射大怒，去矣。急随拜谢，或肯却来。”湘匍匐下阶，问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数十步。空中曰：“公之官，未敌吾军一裨将，奈何对而自坐？”湘再三辞谢。巫曰：“仆射回矣。”于是拱揖而行。及阶，巫曰：“仆射上矣。”别置榻，设裀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问？”对曰：“湘远官归朝，伏知仆射神通造化，识达未然，乞赐一言，示其荣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当刺梧州。”湘又问，不复言。湘因问曰：“仆射去人寰久矣，何不还生人中，而久处冥寞？”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劳苦，万愁缠心，尽如灯蛾，争扑名利。愁胜而发白，神败而体羸。方寸之间，波澜万丈。相妒相贼，猛如豪兽。吾已免离，下视

汤火，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复问梧州之后，终不言，乃去。【眉批】不必问鬼，定知多助。湘至京，以奇货求助，助者数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竟终于梧州。卢所以不复言也。

【总评】生公说法，时有鬼来听法。生公识之，喝曰：“何不为人去？”鬼以诗对，遂不见。其诗曰：“做鬼今经五百秋，也无烦恼也无愁。生公劝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与卢公语相符。

韦浦（出《河东记》）

韦浦者，自寿州士曹赴选，至阌乡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自称归元昶，常力鞭辔之任，愿备门下厮养卒。浦视之，衣甚垢，而神彩爽迈。因谓曰：“尔何从至？”对曰：“某早蒙冯六郎职在河中，岁月颇多，给事亦勤，甚见亲任。昨六郎与轩辕四郎同至此，求卞判官买腰带。某于其下丐茶酒直，遂有言语相及。六郎谓某有所欺，斥留于此。【眉批】即此便是豪家奴本色，六郎斥之是矣。某佣贱，复尠资用。非有符牒，不能越关禁。伏知二十二郎将西去，某因而获归，为愿足矣。或不弃顽下，终赐鞭驱，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许之。食毕，乃行十数里。承顺指顾，无不先意。浦极谓得人。俄而憩于茶肆，有扁乘数十适至。方解辕纵牛，齕草路左。归趋过牛群，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鸣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见，遽将求医。归谓曰：“吾常为兽医，为尔疗此牛。”即于墙下捻碎土少许，傅牛脚上，因疾驱数十步，牛遂如故。众皆兴叹。其主乃买茶二斤馈之。即进于浦曰：“庸奴幸蒙见诺，思以薄伎所获，效献芹者。”【眉批】小人取宠之态。浦益怜之。次于潼关，

主人有稚儿戏于门下。乃见归以手捽其背，稚儿即惊闷绝，食顷不寤。主人曰："是状为中恶疾。"呼巫名二娘者至家，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传语主人，此客鬼为祟，吾且录之矣。"言其状与服色，真归也。又曰："若以兰汤浴之，此患即除。"如言而儿愈。浦见归所为，已恶之。及巫者有说，呼则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傍忽见元昶，破弊紫衫，有若负痛，行步甚重。曰："某不敢以为羞耻，便不见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复言。已见责于华岳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即金天也。二十二郎到京，当得本处县令，无足忧。"浦云："尔前所说冯六郎等，岂皆人也？"归曰："冯六郎名夷，即河伯，轩辕天子之爱子也。眉，水名冯六，甚新。卞判官名和，即昔刖足者也。善别宝，地府以为判山玉使判官。轩辕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冯六郎意。【眉批】仍是豪奴声口。今日迍邅，实此之由。"浦曰："冯何得第六？"曰："冯，水官也。水成数六耳。【眉批】雪水类，故神名滕六。黄帝四子，轩辕四郎即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选授霍丘令，如其言。

宇文觊（出《广异记》）

韩彻者，以乾元中任陇州吴山令。素与进士宇文觊、辛稷等相善，并随彻至吴山读书，兼许秋赋之给。吴山县令号凶阙，前任多死。令厅有大槐树，觊、稷等意是精魅所凭，私与典正，欲彻不在，斫伐去之。期有日矣，更白彻，彻止之曰："命在于天，责不在树。"其谋遂已。后数日，觊、稷行树，得一孔，旁甚润泽，中有青气，上升为云。伺彻还寝，乃命县人掘之。深数尺，得一冢，冢中棺木已烂。有少齿发及胫骨胯骨犹在。遥望西北陬，有一物。众谓是怪异，乃以五千顾二人取之。

二人缘索而下往视。得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檎缒夹等物。泻出地上，悉如烟销。彻至，命佐史收骨发，以新棺敛葬诸野。【眉批】本为除妖，反获掩胳。佐史偷钱，用小书函折骨埋之。【夹批】恶甚。既至舍，仓卒欲死。家人白彻，彻令巫视之，巫于彻前灵语云："己是晋将军契苾锣，身以战死，受葬于此。冢近马坊，恒苦粪秽，欲求迁改。前后累有所白，多遇死人，遂令冥苦无可上达。今承明府恩及幽壤，捐钱市棕。胥吏酷恶，乃以书函见贮骨发。骨长函短，断我胯胫，不胜楚痛，故复仇之耳。"彻辞谢，自陈为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伪欺。当令市棕，以衣被相送，可赦其罪也。又灵语云："寻当释之。然创造此谋，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岂敢忘之。辛侯不久自当擢禄，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无位，虽获一第，终不及禄，且多厄难。我当救其生死。若忽为官，虽我亦不能救。"言毕乃去。佐史见释，方获礼葬。觋家在岐山，久之，锣忽空中语云："七郎夫人在庄疾亟，适已往彼营救，今亦小痊。寻有庄人来报，可无惧也。若还，妻可之后，慎无食马肉。"须臾使至，具如所白。觋入门，其妻亦愈。会庄客马驹死，以熟肠及肉馈觋。觋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乱，闷而绝气者数矣。忽闻锣言云："令君勿食马，何故违约？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无活理。我在亦无苦也。"遂令左右执笔疏方，药至，服之乃愈。后觋还吴山，会岐州土贼欲僭伪号，署置百官。觋有名，被署中书舍人。贼寻被官兵所杀。觋等七十余人系州狱。锣复至觋妻所，语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为求请。然要三千贯钱。"妻辞贫家，实不能办。锣曰："地府所用，是纸钱。"妻云："纸钱当力办之。"焚毕，复至狱中谓，觋曰："我为君属请，事亦解矣。有刘使君至者，即当得放。饱食无忧也。"寻而诏用刘晏为陇州刺史，辞日奏曰："点污名贤，曾未相见。所由但以为逆所引，悉皆系狱。臣至州日，请一切释免。"上可其奏。晏既至州。悉召狱囚，宣敕放之。【眉批】刘公阴德，何以无报？觋既以为贼所署，耻而还家。半岁余，吕崇贲为河东节度，求书记之士。在朝多言觋

者。崇贲奏觊左卫兵曹河东书记，敕赐衣一袭。崇贲送绢百匹。敕至，觊甚喜，受敕，衣绿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锽灵语叹息久之，谓觊："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觊云："今却还之，如何？"答云："已受官毕，何谓复还。"后四日，觊遇疾卒。初，女巫见锽衣冠甚伟，鬓发洞赤，状若今之库莫奚云。

顾总（出《玄怪录》）【眉批】篇多创闻之语。

梁天监元年，武昌小吏顾总，性昏戇，不任事，数为县令鞭朴，尝郁郁怀愤，因逃墟墓之间，彷徨惆怅，不知所适。忽有二黄衣，顾见总曰："刘君颇忆畴日周旋耶？"总曰："敝宗乃顾氏，先未曾面，何有周旋之问。"二人曰："仆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刘桢，为坤明侍中，以纳赂金，谪为小吏。公当自知矣。"因出袖中轴书示之曰："此君集也。"总试省览，乃了然明悟，便觉文思坌涌。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后数篇记得。诗一章，题云《从驾游幽丽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眉批】蔡中郎为地文府正郎。地文，或地府别名也。诗略云："始从众君子，日侍贤王欢。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今来坤明国，再顾簪蝉冠。却想西园时，生死暂悲酸。"又云："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王粲谓总曰："吾本短小，无何娶乐进女。【眉批】乐进短小。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别君后，改娶刘荆州女，寻生一子。【眉批】冥中改娶生子，仅见。荆州与字翁奴，今年十八，长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参丈人也。【眉批】于桢为通家子，合呼丈人。不知足下生来有郎娘否？"良久沉思，稍如相识。因曰："二君既是总友人，何计可脱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执前集，诉于县宰，则脱矣。"总又问："坤明是何国？"幹曰："魏武开国邺地

也。【眉批】地府另有舆图。公昔为其国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无恙。贤小娇羞娘，有一篇奉忆。”诗曰：“忆爷爷，抛女不归家。不作侍中为小吏，就他辛苦弃荣华。愿爷相念早相见，与儿买李市甘瓜。”诵讫，总不觉涕泗交下。因为一章寄娇羞娘云：“忆儿貌，念儿心，望儿不见泪沾襟。时移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重寻。”既而粲、幹殷勤叙别，乃遗《刘祯集》五卷。见县令，具陈其事。令见祯集后诗，惊曰：“不可使刘公干为小吏。”即解遣，以宾礼待之。【眉批】解遣可也，宾之非也。纳金被谪，地府之罪人也，乃阳间之贵宾乎？后不知总所在，集亦寻失。时人勖子弟，皆曰：“死刘祯犹庇得生顾总，可不修进哉！”

李霸（出《广异记》）

岐阳令李霸者，严酷刚鸷，所遇无恩。自承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婟【眉批】婟，音胫，恨也。自喜，妻子不免饥寒。一考后暴亡。既敛，庭绝吊客。其妻每抚棺恸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令妻子受此寂寞。”数日后，棺中忽语曰：“夫人无苦，当自办归。”【眉批】棺中语闻棺外，其声大哭。昔晋文公柩有声如牛。具令家人于厅事设案几。霸见形，传呼召诸吏等。吏人素故畏惧，闻命奔走，见霸莫不战惧股栗。又使召丞及簿尉等。霸诃怒云：“君等无情，何至于此！为我不能杀君等耶？”言讫，悉颠仆无气。家人罗拜祈祷。霸云：“但通物数，无忧不活。率以五束绢为准，绢至便生。”各谢讫去。后谓两衙典：“吾素厚于汝，何故亦同众人？唯杀汝一身，亦复何益。当令两家马死为验。”须臾，数百匹一时皆倒欲死。遂人通两匹细马，马复如故。因谓诸吏曰：“我虽素清，今已死，谢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

率以五匹绢毕，指令某官出车，某出骑，某吏出役，违者必死。【眉批】老戒在得，死当更甚。一更后方散。后日处分悉了，家人引道，每至祭所，留下歆飨。飨毕，又上马去。凡十余里，已及郊外，遂不见。至夜，停车骑，妻子欲哭。棺中语云："吾在此，汝等困弊，无用哭也。"【眉批】如此灵爽，真可无哭。霸家在都，去岐阳千余里，每至宿处，皆不令哭。行数百里，忽谓子曰："今夜可无寐，有人欲盗好马，宜预防之。"家人远涉困弊，不依约束，尔夕竟失马。及明启白，霸云："吾令防盗，何故贪寐。虽然，马终不失也。近店东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余里，有蒙林，马系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及至都，亲族闻其异，竞来吊慰，朝夕谒请。霸棺中皆酬对，莫不踖踧。观听聚喧，家人不堪其烦。霸忽谓子云："客等往来，不过欲见我耳。汝可设厅事，我欲一见诸亲。"其子如言。众人于庭伺候。久之曰："我来矣。"命卷帏，忽见霸，头大如瓮，眼赤睛突，瞪视诸客等。客莫不颠仆，稍稍引去。霸谓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殡野外。"言讫不见，其语遂绝。

韦齐休（出《河东记》）

韦齐休擢进士第，累官至员外郎，为王璠浙西团练副使。太和八年，卒于润州之官舍。三更后，将小敛，忽于西壁下大声曰："传吾娘子，且止哭，当有处分。"其妻大惊，仆地。齐休于衾下厉声曰："娘子今为鬼妻，闻鬼语，忽惊悸耶？"妻强起听之。休曰："某与娘子，情义至深，他生亦未相舍。家事大小，且须商量，不可空为儿女悲泣，使某幽冥间更忧妻孥也。夜来诸事，并自劳心，总无失脱，可助仆喜。"妻曰："何也？"齐休曰："昨日湖州庾七寄买口钱，仓惶之际，不免专心

部署。今则一文不欠，亦足为慰。”良久语绝，即各营丧事。才曙，复闻呼：“适到张清家，近造得三间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烦劳他人，更借下处矣。”其夕，张清似梦中，忽见齐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买茔三亩地，可速支关布置。”一一分明，张清悉依其命。及将归，自择发日，呼唤一如常时。婢仆将有私窃，无不发摘，随事捶挞。及至京，便之茔所。张清准拟皆毕。十数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报堂前萧三郎来相看，可随事具食，妨他忙也。”二人语，历历可听。萧三郎者，即职方郎中萧彻，是日卒于兴化里，其夕遂来。俄闻萧呼叹曰：“死生之理，仆不敢恨。但可异者，仆数日前，因至少陵别墅，偶题一首诗。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诗。”因吟曰：“新拘茅斋野涧东，松楸交影足悲风。人间岁月如流水，何事频行此路中。”齐休亦悲咤曰：“足下此诗，盖是自谶。仆生前忝有科名，粗亦为人所知。死未数日，便有一无名小鬼赠一篇，殊为著钝。然细思之，已是落他芜境。”乃咏曰：“涧水溅溅流不绝，芳草绵绵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萧亦叹羡之曰：“韦四公死已多时，犹不甘此事。仆乃适来人也，遽为游岱之魂，何以堪处。”即闻相别而去。又数日，亭午间，呼曰：“裴二十一郎来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来。至启夏门外，瘁然神耸。又素闻其事，遂不敢行吊而回。裴即长安县令，名观，齐休之妻兄也。

许生（出《纂异记》）

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甘泉店。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白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生策马

前进，问其姓名。微笑不答。生颇疑之，遂不复问，但继后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喷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谓生曰：“吾闻三四君子，今日追旧游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连骑也。”生固请从，叟不对而去。生纵辔随之。去甘棠一里余，见车马导从，填隘路歧。生既至泉亭，乃下马，伏于丛棘之下，屏气窥之。见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扬扬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长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皆金紫，坐于泉之北矶。【眉批】会昌，武宗年号。诸公或甘露变中王涯、贾悚、舒元舆、李训、郑注辈也。叟既至，曰：“玉川来何迟？”叟曰：“适傍石墨涧寻赏，憩马甘棠馆亭，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驻而吟讽，不觉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赏叹若是？”叟曰：“此诗似为席中一二公有其题，而晦其姓名。”乃吟曰：“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座中闻之，莫不悲泣。久之，白衣叟命飞杯，凡数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经旧游，无以自适。宜赋篇咏，以代管弦。”命左右取笔砚，乃出题云《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七言长句。白衣叟倡云：“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垄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逢新益自伤。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潴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惩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长大少须髯者诗云：“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

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诗成，各自吟讽。长号数四，响动岩谷。逡巡，怪鸟鸱枭，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鸣叫。顷之，骡脚自东而来，金铎之声，振于坐中。各命仆马，颇甚草草。惨无言语，掩泣攀鞍。若烟雾状，自庭而散。生于是出丛棘，寻旧路。匹马齕草于涧侧，蹇童美寝于路隅。未明，达甘泉店。店媪诘冒夜，生具以对。媪曰：“昨夜三更，走马挈壶，就我买酒，得非此耶？”开柜视，皆纸钱也。

韦鲍二生（出《纂异记》）

酒徒鲍生，家富畜妓。开成初，行历阳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同憩水阁。鲍置酒，酒酣，韦谓鲍曰：“乐妓数辈焉在，有携者乎？”鲍生曰：“滞维扬日，连毙数驷。后乘既阙，不果悉从。唯与梦兰、小倩具，亦可以佐欢矣。”顷之，二双鬟抱胡琴方响而至，遂坐二生右，拨丝击金，响亮溪谷。酒阑，鲍谓韦曰：“出城得良马乎？”对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历乌延，抵平夏，至灵武而回。部落驵骏，获数匹。龙形凤颈，鹿胫凫膺，眼大足轻，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鲍抚掌大悦，乃停杯命烛，阅马于轻槛前。韦戏鲍曰：“能以人换，任选殊尤。”鲍欲马之意颇切，密遣四弦，更衣盛妆。顷之乃至。命捧酒，歌以劝韦生云：“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此时颇留恨，含思独无言。”又歌送鲍生酒云：“风飐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因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韦乃召御者，牵紫叱拨以酬之。鲍意未满，往复之说，紊然无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导从甚众，自水阁之西，升阶而来。【眉批】按后诗，则此二人者江文通、谢希逸也。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阖户以窥之。而杯

盘狼藉，不暇收拾。时紫衣即席，相顾笑曰：“此即向来闻妾换马之筵。”因命酒对饮。【眉批】鬼亦豪甚。一人长髯伟貌，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赋云：‘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绝后矣。”【眉批】斜汉四句出谢庄《月赋》。年少者曰：“未若‘风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长须云：“数年来在长安，蒙乐游王引至南宫，入都堂，与刘公幹。鲍明远看试秀才。【眉批】鬼话。予窃入司文之室，于烛下窥能者制作，见属对颇切，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诗有重头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叶之对，为纰缪矣。小子拙赋云：‘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眉批】紫台四句出江淹《恨赋》。则稍远忽起之声，俱遭黜退矣。不亦异哉！”年少者曰：“吾闻古之诸侯，贡士于天子，尊贤劝善者也。故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遵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犹恐搜山不高，索林不深。每岁季春，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而礼聘之，尚有栖栖岩谷，郁郁不得志者。今求聘之礼缺，贡举之道隳。自童髦穷经，至于白首，虽每岁乡里荐之于州府，州府贡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诗赋，蜂腰鹤膝，谓不中度。弹声韵之清浊，谓不中律。虽有周孔之贤圣，班马之文章，不由此制作，靡得而达矣。然皇王帝霸之道，兴亡理乱之体，其可闻乎？【眉批】从古如此，可为三叹！今足下何乃扬今之小巧，而隳古之体乎？”长须者曰：“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昼；吟咏时发，杯觞间行。能援笔联句，赋今之体调一章，以乐长夜否？”曰：“何以为题？”长须云：“便以《妾换马》为题，仍以‘舍彼倾城，求其骏足’为韵。”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启书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韵。长须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琼之瑛；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倾城。香暖深闺，永厌桃花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少年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

勒。”长须曰：“步及庭砌，效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骏，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颔，爱无异于凝脂。”少年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赋四韵讫，芭蕉尽。韦生发箧取红笺，跪献于庑下。二公大惊曰：“幽显路殊，何见逼若是。然吾子非后有爵禄，不可与鄙夫相遇。”谓生曰：“异日主文柄，较量俊秀轻重，无以小巧为意也。”言讫，二公行十余步间，忽不知其所在。

陆凭（出《通幽记》）

吴郡陆凭，家于湖州长城。性悦山水，一闻奇丽，千里而往，未尝宁居。贞元中，游永嘉，疾而殁。凭素与吴兴沈�askip友善。茇梦凭颜色颠顿，曰：“我游至永嘉，苦疾将困，君为知我者，愿托家事。”茇悲之，又叙旧欢，因述文章，话虚无之事。乃谓茇曰：“赠君《浮云诗》一篇，以寄其怀。”诗曰：“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数四，临去曰：“凭船已发，明日午时到此。”执手而去。及觉，所记分明，乃录之。如期而凭丧船至。茇抚孤而恸，赙助倍礼。词人杨丹为之志，具旌神感。铭曰：“笃生府君，美秀而文。没而不起，寄音浮云。”

巴峡人（出《纪闻》）

甘露年中，有人行于巴峡。夜泊舟，忽闻有人朗咏诗曰：“秋径填

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其音甚厉，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数十遍。初闻，以为舟行者未之寝也。晓访之，更无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绝。咏诗处有人骨一具。

郑郊

郑郊，河北人。举进士下第，游陈蔡间，过一冢，上有竹二竿，青翠可爱。因驻马吟曰：“冢上两竿竹，风吹常袅袅。”久不能续。闻冢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郊惊问之，不复言矣。

王绍（出《闻奇录》）

明经王绍夜深读书，忽窗外有言借笔者。绍与之。于窗上题一诗曰：“何人窗下读书声，南斗阑干北斗横。千里思家归不得，春风肠断石头城。”诗讫，寂然无声。

太平广记钞卷五十八

鬼部

鬼三（此卷多载夫妇及男女情媾之事）

李元平（出《广异记》）

李元平，桂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岁余暮际，忽有女子，服红罗裙襦，容色甚丽，一青衣婢随来，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悦而趋之，问以所适，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识，遽尔见逼，非所望于王孙也。”元平初不酬对，但求拜见。须臾，女从中出，相见忻悦，有如旧识。谓元平曰：“所以来者，亦欲见君，论宿昔事。我已非人，君无惧乎？”元平心既相悦，略无疑阻。女云：“吾父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门夫，恒在使君家长直。虽生于贫贱，而容止可悦。我以因缘之故，私与交通。君才百日，患霍乱没。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萨呪，所愿后身各生贵家，重为婚姻。以朱笔涂君左股为志。君试看之。”【眉批】持千手千眼呪报应附见。元平自视，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欢惬特甚。欲曙，忽谓元平曰：“托生时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因悲涕云：“后身父今为县令。及我年十六，当得方伯。此时方合为婚姻。未间，幸无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欲婚，亦不可得。”言讫诀去。

胡馥之（出《幽明录》）

上郡胡馥之，娶妇李氏，十余年无子而妇卒，哭之恸。妇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可于灯后见就，依平生时，当为君生一男。"【眉批】死犹孕男，大奇。语毕还卧。馥之如言，不取灯烛，暗而就之。复曰："亡人亦无生理，可侧作屋见置，伺满十月，然后殡。"尔后觉妇身微暖，如未亡。既十月后，生一男，男名灵产。

桓道愍（出《法苑珠林》）

晋桓道愍，谯人也。隆安四年丧妇，内顾甚笃，缠痛无已。其年，夜始寝，视屏风上，见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风外，乃其妇也。形貌妆饰具如生。道愍了不畏惧，遂引共卧。言语往还，陈叙存亡。道愍曰："卿亡来初无音影，今夕那得忽还？"答曰："欲还何极，人神道殊，各有司属，不由自任耳。新妇生时，差无余罪。止恒疑君怜爱婢使，以此妒忌之心，受报地狱，始获免脱。今当受生为人，故来与君别也。"道愍曰："当生何处，可得寻不？"【眉批】怀妒受报，行妒可知。答曰："但知当生，不测何处。一为世人，无容复知宿命，何由相寻求耶？"至晓辞去，涕泗而别。道愍送至步廊下而归。已而方大怖惧，恍惚时积。

唐晅（出《通幽记》）

唐晅者，晋昌人也。妻张氏，滑州隐士张恭之幼女、即晅姑所出，甚有令德。开元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归。夜梦其妻隔花泣，俄而窥井笑。【眉批】梦附见。及觉，心恶之。以问日者，曰："隔花泣者，颜随风谢。窥井笑者，喜于泉路也。"居数日，果有凶信。晅悲恸倍常。后数岁，方得归卫南。追其陈迹，感而赋诗曰："寝室悲长簟，妆楼泣镜台。独悲桃李节，不共夜泉开。魂兮若有感，仿佛梦中来。"是夕，风露清虚，晅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诗，忽闻暗中若泣声，初远渐近。晅惊恻，觉有异。乃祝之曰："倘是十娘子之灵，何惜一见。勿以幽冥，隔碍宿爱。"须臾，闻言曰："儿张氏也。闻君悲吟，虽处阴冥，实所恻怆。是以此夕与君相闻。"晅惊泣曰："在心之事，卒难申叙。须得一见颜色，死不恨矣。"答曰："隐显道别，相见殊难。亦虑君有疑心，妾非不欲尽也。"晅情词益恳。俄而闻唤罗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与七郎相见。晅问罗敷曰："我开元八年，典汝与仙州康家。闻汝已于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赎来，今看阿美。"阿美，即晅之亡女也。【眉批】鬼婢犹须赎。然则冥中奴婢仍各从其主矣。晅又恻然。须臾命灯烛，立于阼阶之北。晅趋前泣而拜，妻答拜。晅执手叙平生。妻流涕谓晅曰："阴阳道隔，与君久别，虽冥寞无据，至于相思，尝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诚恳，放儿暂来。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幼小，嘱付无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灯入室。施市帷帐，不肯先坐。乃曰："阴阳尊卑，以生人为贵。君可先坐。"晅即如言。笑谓晅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闻已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晅因问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备，最重者唯浆水粥，不可致耳。"晅即令备之。既至，索别器，摊之而食，向口如尽。及彻之，粥宛然。晅悉饭其从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你是旧人，不同群小。"谓晅曰："此是紫菊奶，岂不识耶？"晅方记念，别席具饭。其余侍者，晅多不识。妻曰："皆君所与者。"闻呼名字，乃是晅从京回日，

多剪纸人题名，乃知钱财奴婢，无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镂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栱中，无有人知处。”晅取果得。又曰：“欲见美娘乎？今已长成。”晅曰：“美娘亡时襁褓，地下岂受岁乎？”【眉批】地下亦受岁，则西施、洛妃辈至唐时皆当数百岁老人。犹侈谈幽遇不足呕耶？答曰：“无异也。”须臾，美娘至，可五六岁，晅抚之而泣。妻曰：“莫惊儿。”罗敷却抱，忽不见。晅令下帘帷，申缱绻，宛如平生，但觉手足呼吸冷耳。又问冥中居何处。答曰：“在舅姑左右。”晅曰：“娘子神灵如此，何不还返生？”答曰：“人死之后，魂魄异处，皆有所录，杳不关形骸也。君何不验梦中，安能记其身也。儿亡之后，都不记死时，亦不知殡葬之处。钱财奴婢，君与则知。至如形骸，实总不管。”既而绸缪夜深。晅问曰：“妇人没地，不亦有再适乎？”答曰：“死生同流，贞邪各异。且儿亡，堂上欲夺儿志，嫁与北庭都护郑乾观侄明远。儿誓志确然，上下矜闵，得免。”晅闻抚然，感怀而赠诗曰：“峄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沉。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妻曰：“方见君情，辄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属文，何以为词？”妻曰：“文词素慕，虑君嫌猜，故不为耳。”遂裂带题诗曰：“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晅含涕言叙，悲喜之间，不觉天明。须臾，闻叩门声，翁婆传语，令催新妇，恐天明冥司督责。妻泣而起，与晅决别。晅修启状以附之，执手曰：“何时再一见？”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罗帛子，与晅为念。晅答一金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内，若于墓祭祀，都无益。必有相飨，但于月尽日、黄昏时，于野田中，或于河畔呼名字，儿尽得也。【眉批】祭鬼宜用此法。从阴类也。匆匆不果久语，愿自爱。”言讫，登车而去，举家皆见。事见唐晅手记。

许至雍（出《灵异记》）

许至雍妻早没，至雍怀思颇切，每风景闲夜，笙歌尽席，未尝不叹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于庭前抚琴玩月，已久，忽觉帘屏间有人行，嗟吁数声。至雍问曰："谁人至此？必有异也。"良久，闻有人语，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见，遇赵十四，莫惜三贯六百钱。"至雍惊起问之，乃无所见、自此常记其言，则不知赵十四何人也。后数年，至雍闲游苏州，方春，见少年十余辈，皆妇人装，乘画船，将谒吴太伯庙。许生因问人曰："彼何为者？"答曰："此州有男巫赵十四，言事多中，为土人所敬伏。此皆赵生之下辈也。"许生问："赵生何术？"曰："善至人魂耳。"许生喜符其妻之说。明早诣赵，具陈恳切之意。赵生曰："某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见之，某久不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重念，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辞。"乃计其所费之直，果三贯六百。逐择良日，洒扫焚香，施床几于西壁下，于檐外结坛场，致酒脯，呼啸舞拜，弹胡琴。至夕，令许君处于堂内东隅。赵生乃于檐下垂帘卧，不语。至三更，忽闻庭际有人行声。赵生乃问曰："莫是许秀才夫人否？"闻吁嗟数四，应云："是。"赵生曰："以秀才诚意恳切，故敢相迎，夫人无怪也。请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帘，见许生之妻，淡服薄妆，拜赵生。徐入堂内，西向而坐。许生涕泗呜咽，曰："君得无枉横否？"妻曰："命耳，安有枉横。"因问儿女与家人，及亲旧闾里等事，往复数十句。许生又问："人间尚佛经，呼为功德。此诚有否？"妻曰："皆有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无恶，岂有罪乎？"良久，赵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时，即有谴谪。"妻乃出。许生相随泣涕曰："愿惠一物为记。"妻泣曰："幽冥唯有泪可以传于人代。【眉批】事奇。君有衣服，可投一事于地。"许生脱一汗衫置地。妻取之，悬于庭前树枝间，以衫蔽面，大哭良久，挥手却许生，若乘空而去。许生取衫视之，泪痕皆血也。许生痛悼，数日不食。赵生，名

何。

韦氏子（出《唐阙史》）

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阅甚盛。尝纳妓于洛，颜色明秀，尤善音律。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妓随笔改正，文理晓然。【眉批】此妓恨逸其名。年二十一而卒。韦悼痛之，甚为羸瘠。弃事而寐，意其梦见。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处士有返魂术。韦召而求之，任命择日斋戒，除一室，舒帏焚香，仍须一经身衣以导其魂。韦搜衣笥，尽施僧矣，惟余一金缕裙。任曰："事济矣。"是夕，绝人屏事，且以暧近悲泣为诫。燃蜡炬于香前，曰："睹烛燃寸，即复去矣。"韦洁服敛息，一禀其诲。是夜，万籁俱止，河汉澄明。任忽长叹，持裙面帏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叹之声。俄顷，映帏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韦惊起泣。任曰："无庸恐迫，以致倏回。"生忍泪揖之，无异平生。或与之言，颔首而已。逾刻烛尽及期，欻欲逼之，纷然而灭。韦乃捧帏长恸，既绝而苏。任生曰："某非猎食者，哀君情切，故来奉救。沤沫槿艳，不必置怀。"韦欲酬之，不顾而别。韦尝赋诗曰："惆怅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韦自此郁郁不怿。逾年而殁。【眉批】不死不结局。

张弘让（出《乾臏子》）

元和十二年，寿州小将张弘让，娶兵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为刺史。弘让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让与具。自夏及秋，心终

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汤饼。弘让与具之。工未竟，遇军中给冬衣，弘让遂请同志王士征妻为馔。弘让乃去。士征妻馔熟，就床欲进，忽见弘让妻自额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床，流血殷席。士征妻惊呼，告营中。军人妻诸邻来，共观之，竞问莫知其由。其日又非昏暝，二妇素无嫌怨，遂为吏所录。弘让奔归，及丧所，忽闻空中妇悲泣云："某被大家唤将看儿去，君终不见弃，当恳求耳。"先是弘让营居后小圃中，有一李树，妇云："君今速为某造四分食，置李树下。君则向树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让依其言，陈馔，恳祈拜之。忽闻空中云："还汝新妇。"便闻王氏云："接我以力。"弘让如其言接之。俄觉赫然半尸薄下，弘让抱之。遽闻王氏云："速合床上半尸。"弘让持半尸到床，尽力合之，无少参差。【眉批】奇事！王氏云："覆之以衾，无我问三日。"弘让如其教。三日后，闻呻吟。乃云："思少馓粥。"弘让以饮灌其喉，尽一杯。又云："且无相问。"七日则泯如旧。但自项及脊彻尻，有痕如刀伤。前额及鼻，贯胸腹亦然。一年平复如故。生数子。尻子肃亲见其事。

苏太玄（出《桂林风土记》）

阳朔人苏太玄，农夫也。其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还家，但闻语而不见形。云："命未合终，冥司未录。"每至，必怜抚其子，为之纫补。经旬月，邻仵乃知，或就卜吉凶，所言皆验。有乡人在府充职，被疾，其家请卜之。俄顷云："至凉风馆南，地名柘木林，遇虎当道，不敢过，遂却回。"卜者逼，请再往。俄顷曰："至府，见所疾已愈。"疑其不实，遂问其所居坊曲，病人形貌。徐氏先不曾至府，又未识病者，一一言之无异。又有人来卜，谢无物奉酬，深为不足。徐氏

曰：“公家三斗粟在西房，何得称无？”卜者请取之。逡巡，负致其前。众皆愕然。如此不一。忽一旦，言帝舜发兵讨蛮，有人求至驿，助擎熟食，【眉批】帝舜生犹舞，于死乃用戈乎？按舜在道箴为九天司徒。更一两日当还。如期而归，将一分细食致夫前曰：“此饭曷若人间。”夫尝之，倍珍于他食。又一旦，泣告曰：“无端泄阴事，获罪被追。此去难再还，好看儿女。”泣别遂绝。

幽州衙将（出《本事诗》）

开元中，幽州衙将姓张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后娶李氏，悍妒，虐遇五子，日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母墓。母忽于冢中出，抚其子，悲恸久之。因以白布巾题诗赠张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断肠处，明月照孤坟。”【眉批】怨而不怒。五子得诗，以呈其父。父恸哭，诉于连帅。帅上闻，敕李氏决一百，流岭南，张停职。

张禹（出《志怪录》）

永嘉中，黄门张禹，行经大泽中，天阴晦，忽见一宅门大开。禹前至厅事，有婢出问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报，寻出，呼禹前。见一女子，年三十许，坐帐中。侍婢二十余人，衣服皆灿丽。问禹所欲，禹曰：“自有饭，唯须饮。”女敕取铛与之。因燃火作汤，虽闻沸声，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冢墓之间，无以相共，惭愧而

已。”因歔欷告禹曰：“我是任成县孙家女，父为中山太守。出适顿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岁。亡后，李氏幸我旧使婢承贵者。今我儿每被捶楚，不避头面，常痛极心髓，欲杀此婢。然亡人气弱，须有所凭。托君济此事，当厚报君。”【眉批】无凭而含怨者多矣。可怜，可叹！禹曰：“杀人事大，不敢承命。”妇人曰：“何缘令君子手刃。君但往李氏家，说我告君事状。李氏念惜承贵，必作禳除。君自言能为厌断之法，李氏闻此，必令承贵莅事。我因伺便杀之。”【眉批】鬼亦智矣。禹许诺。及明而出，具以其言告李氏。李氏惊愕，以语承贵，大惧，遂求救于禹。【眉批】既有冤对，禳除何为！既而禹见孙氏自外来，侍婢二十余人，悉持刀刺承贵，应手仆地而死。未几，禹复经过泽中，前婢送五十匹杂彩以报。

朱七娘（出《广异记》）

东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妪也。有王将军，素与交通。开元中，王遇疾卒，已半岁，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来朱处。久之日暮，曰：“能随至温柔坊宅否？”朱许之。以后骑载去，入院，欢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灵床被，见一妇人在被中，遽走还白。王氏诸子，惊而来视，【眉批】好看。问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恸久之，遂送还家。

唐俭（出《续玄怪录》）

唐俭少时，乘驴将适吴楚，过洛城，渴甚。见路傍一小室，有妇人年二十余，向明缝袜。投之乞浆，遂问别室取之。俭窃视其室内，无厨

灶。及取浆还，问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贫无以炊，侧近求食耳。”言既，复缝袜，意绪甚忙。又问何故急速。曰：“妾之夫薛良，贫贩者也。事之十余年矣，未尝一归侍舅姑。明早郎来迎，故忙耳。”俭微挑之，拒不答。俭愧谢之，遗饼两轴而去。行十余里，忽记所要书有忘之者，归洛取之。明晨复至此，将出都，为涂刍所阻。问何人，对曰：“货师薛良之柩也。”骇其姓名，乃昨妇人之夫也。遂问所往。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发其柩时，将衬先茔耳。”俭随观焉。至其殡所，是求水之处。俄而启殡，棺上有饼两轴，新袜一双。俭悲而异之，遂东去。舟次扬州禅智寺东南，有士子二人，各领徒，相去百条步。发故殡者，一人惊叹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执锸，碎其柩而骂之。俭遽造之。叹者曰：“璋姓韦，前太湖令。此发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适开易其棺，棺中丧其履，而有妇人履一只。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发者，爱姬也，平生宠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于此一年。今秩满将归，不忍弃去，将还于洛。既开棺，丧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只。两处互惊，取合之，彼此成对。盖吾不肖子淫于彼。往复无常，遽遗之耳。”俭闻言，登舟静思之曰：“货师之妻死五年，犹有事舅姑之心。逾宠之姬，死尚如此，生复何望哉！士君子可溺于此辈而薄其妻也。”【眉批】为妻游说，然自是常理。

新繁县令（出《广异记》）

新繁县令妻亡，唤女工作凶服。中有妇人，婉丽殊绝，县令悦而留之，甚见宠爱。后数月，一旦惨悴，言辞顿咽。令怪而问之。曰：“本夫将至，身方远适，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谁如我何？第自饮食，无苦也。”后数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银杯一枚为别。谓令

曰：“幸甚相思，以此为念。”令赠罗十匹。去后恒思之，持银杯不舍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县尉已罢职还里，其妻之柩尚在新繁，远来移归，投刺谒令。令待甚厚。尉见银杯，数窃视之。令问其故，对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叹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论妇人形状音声，及留杯赠罗之事。【眉批】不曰为亲者讳乎！【夹批】不该。尉愤怒终日。后方开棺，见妇人抱罗而卧。尉怒甚，积薪焚之。【夹批】是。

庐江冯媪（李公佐作传）

冯媪者，庐江里中嗇夫之妇。穷寡无子，为乡民贱弃。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媪逐食于舒。途经牧犊墅，暝值风雨，止于桑下。忽见路隅一室，灯烛荧荧。媪因诣求宿。见一女子，年二十余，容服美丽，携三岁儿倚门悲泣。前又见老叟与媪，据床而坐，神气惨戚，言语咕嗫，有若征索财物追逐之状。见冯媪至，叟媪默然舍去。女久乃止泣，入户备饩食，理床榻，邀媪食息焉。媪问其故。女复泣曰：“此儿之父，我夫也，明日别娶。”媪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于汝何求而发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别娶，征我筐筥刀尺祭祀旧物，以授新人。我不忍与，是以相责。【眉批】岂阳授必须阴与乎？媪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阴令女梁倩，适董江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随父，女即此也。江官为鄫丞，家累巨产。”发言不胜呜咽。媪不之异。又久困寒饿，得美食甘寝，不复言。女泣至晓，媪辞去。行二十里，至桐城县。县东有甲第，张帘帷，具羔雁，人物纷然，云今夕有官家礼事。媪问其郎，即董江也。媪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媪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询其

处，即董妻墓也。询其二老容貌，即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人，里中皆得详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逐媪去。媪言于邑人，皆为感叹。是夕，董竟就婚焉。

邹览（出《录异传》）

谢邈之为吴兴郡，帐下给使邹览，乘樵船在部伍后。至平望亭，夜风雨，前部伍顿住。览露船，无所庇宿，顾见塘下有人家灯火，便往投之。茅屋中有一男子，夜织薄。别床有小儿，可十岁。览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许。小儿啼泣歔欷，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晓。览问何意。曰："是仆儿，其母当嫁，悲恋故啼耳。"将晓览去，顾视，不见向屋，唯有两冢，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谓览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从中出？"览具以昨夜所见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儿，实欲改适，故来辞墓。"因哽咽，至冢号咷，不复嫁。

刘骘妹（出《稽神录》）

洪州高安人刘骘，少遇乱。有姊曰粪扫，为军将孙金所掳。有妹曰乌头，生十七年而卒。卒后三岁，孙金为常州团练副使。粪扫从其女君会宴于大将陈氏，乃见乌头在焉。问其所从来。云："顷为寇所掳，至岳州，与刘媪为女，嫁得北来军士任某，即陈所将卒也。从陈至此尔。"通信至其家。骘时为县手力。后数年，因事至都，遂往毗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谒孙金，即诣任营中。先遣小仆觇之，方见洒扫庭内，曰："我兄弟将至矣。"仆良久叩门。问为谁，曰："高安刘之

家使。”乃曰：“非二兄名骘多髯者乎？昨日晚当至，何为迟也？”即自出营门迎之。容貌如故，相见悲泣，了无少异。顷之，孙金遣其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宴叙良久。乌头曰：“今日乃得二兄来，证我为人。向者恒为诸甥辈呼我鬼也。”任亦言其举止轻捷，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为同作者，饮食必待冷而后食。骘因密问：“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对曰：“兄无为如此问我，将不得相见矣。”骘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再适军士罗氏，隶江州。陈承昭为高安制置使，召骘问其事，令发墓视之。墓在米岭，无人省视数十年矣。伐木开路而至，见墓上有穴，大如碗，其深不测。众惧不敢发，相与退坐大树下，笔疏其事，以白承昭。是岁，乌头病。骘往省之，乃曰：“顷为乡人十余辈，持刀杖劫我，几中我面。我大责骂，力拒之，乃退坐大树下，作文书而去。至今举身犹痛。”骘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惧而疏之。罗后移隶晋王城戍。显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罗陷没，不知所在，时年六十二岁矣。【眉批】寿鬼。

薄太后庙（牛僧孺撰记）

牛僧孺《周秦行记》云：余贞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会暮，失道不至。更十余里，夜月始出。忽闻有异香，因趋进行，不知厌远。见火明，意庄家。更前驱，至一宅，门庭若富家。有黄衣阎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应进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误道来此。”黄衣入告，少时出曰：“请郎君入。”余问谁大宅。黄衣曰：“但进，无须问。”入十余门，至大殿，蔽以珠帘，有朱衣、黄衣阎人数百立阶。左右曰：“拜。”帘中语曰：“妾汉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庙，郎君不当来。何辱至此？”余

曰：“臣家宛叶，将归失道，恐死豺虎，敢托命。”语讫，太后命使轴帘避席曰：“妾故汉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简敬。”便上殿来见。太后着练衣，状貌瑰玮，不甚年高。劳余曰：“行役无苦乎？”召坐。食顷，闻殿内笑声。太后曰：“今夜风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寻。况又遇嘉宾，不可不成一会。”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见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从中至，从者数百。前立者一人，狭腰长面，多发不妆，衣青衣，仅可二十余。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稳身，貌舒态逸，光彩射远近，多服花绣，年低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嫱。”余拜如戚夫人，王嫱复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贵人曰：“迎杨家、潘家来。”久之，空中见五色云下，闻笑声浸近。太后曰：“杨家至矣。”忽车音马迹相杂，罗绮焕耀，旁视不给，有二女子从云中下。余起立于侧。见前一人，纤腰修眸，仪容甚丽，衣黄衣，冠玉冠，年三十许。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予即伏谒，拜如臣礼。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眉批】先帝，谓肃宗。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数中。设此礼，岂不虚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视，小质洁白，齿极卑，被宽博衣。太后曰：“齐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进馔。少时馔至，芳洁万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尽如王者。太后语太真曰：“何久不来相看？”太真谨容对曰：“三郎数幸华清宫，扈从不得至。”【眉批】或疑人有鬼，岂衣亦有鬼！今华清宫土木亦有鬼矣。太后又谓潘妃曰：“子亦不来，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对。太真乃视潘妃而对曰：“潘妃向玉奴。【眉批】玉奴，太真名。说，懊恼东昏侯疏狂，终日出猎，故不得时谒耳。”太后问余：“今天子为谁？”余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对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无嫌，但言之。”余曰：“民间传圣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进酒加乐，乐妓皆年少女子。酒环行数周，乐亦随辍。太后请戚夫人鼓琴。夫人约指玉环，光照于座。【眉

批】《西京杂记》云：高祖与戚夫人环，照见指骨。引琴而鼓，其声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诸娘子又偶相访，今无以尽平生欢。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赋诗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与戔笔。逡巡诗成。太后诗曰：“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愧管夫人。汉家旧是笙歌处，烟草几经秋复春。”王嫱诗曰：“雪里穹庐不见春，汉衣虽旧泪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寿，爱把丹青错画人。”戚夫人诗曰：“自别汉宫休楚舞，不能妆粉恨君王。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太真诗曰：“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潘妃诗曰：“秋月春风几度归，江山犹是邺宫非。东昏旧作莲花地，空想曾披金缕衣。”再三邀余作诗，余不得辞，遂应命作诗曰：“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别有善笛女子，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来，太后以接座居之，时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顾而问曰：“识此否？石家绿珠也。潘妃养作妹，故潘妃与俱来。”太后因曰：“绿珠岂能无诗乎？”绿珠乃谢作诗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诗毕，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夕谁人为伴？”戚夫人先起，辞曰：“如意儿长成，固不可，且不可如此。”【眉批】“如意儿长成”句亦大损戚夫人志气。潘妃辞曰：“东昏以玉儿身死国除，玉儿不宜负也。”绿珠辞曰：“石卫尉性严急，今有死，不可及乱。”【眉批】绿珠自节烈，岂为太尉严急乎？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贵妃，不可言其他。”乃顾谓王嫱曰：“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累弟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昭君幸无辞。”昭君不对，低眉羞恨，俄各归休。余为左右送入昭君院。会将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别。忽闻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见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还。”【眉批】“宜亟还”下，尚有“便别矣，幸无忘向来欢”句，殊非圣后口吻。今删之。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绿珠皆泣下，时始明矣。余就大安里，问其里人。里人云：“此十余

里，有薄后庙。”余却回，望庙宇，荒毁不可入，非向者所见矣。余衣上香经十余日不歇。【夹批】相传《周秦行记》乃崖州李相门客伪谋，欲以累奇章，想当然耳。

李章武（李景亮作传）

李章武，字飞卿，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工文，容貌闲美。与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访辨论，皆洞达玄微，研究原本，时人比之张华。贞元三年，崔信任华州别驾，章武自长安诣之。数日，出行，于市北街见一妇人甚美，因绐信云：“须州外与亲故知闻。”遂赁舍于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则其子妇也，乃悦而私焉。居月余日，所计用直三万余。子妇所供费倍之。既而两心克谐，情好弥切。无何，章武以事告归长安，殷勤叙别，留交颈鸳鸯绮一端，仍赠诗曰：“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子妇答白玉指环一。亦赠诗曰：“捻指环，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章有仆杨果者，子妇赍钱一千，以奖其敬事之勤。既别，积八九年，章武家长安，亦无从与之相闻。至贞元十一年，因友人张元宗寓居下邽县，章武又自京师与元宗会，忽思曩好，乃回车涉渭而访之。日暝达华州，将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门，则阒无人迹。正猜疑间，见东邻之妇，就而问焉。乃云：“王氏之长老，皆舍业而出游。其子妇殁已再周矣。”又详与之谈。即云：“某姓杨，第六，为东邻妻。”复访郎何姓。章武具语之。又云：“曩曾有仆姓杨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为里中妇五年，与王氏相善。尝云：‘我夫室犹如传舍，阅人多矣。其于往来见调者，皆殚财穷产，甘辞厚誓，未尝动心。顷岁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见之，不觉自失。后遂私侍枕席，实蒙欢爱。

今与之别累年矣，思慕之心，至忘寝食。我家人故不可托，脱有至者，愿以物色名氏为我求之，但有仆夫杨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妇寝疾。临死，复见托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顾，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托，万一至此，愿申九泉衔恨，千古睽离之叹。【眉批】情至语。仍乞留止此，冀神会于仿佛之中。’”章武乃求邻妇为开门，命从者市薪刍食物。方将具绸席，忽有一妇人持帚，出房扫地。邻妇亦不之识。章武逼而诘之，即徐曰：“王家亡妇。感郎恩情深，将见会，恐生怪怖，故使相闻。”章武云：“某所由来者，正为此也。显晦虽殊，誓无疑贰。”执帚人欣然而去。具饮馔，呼祭。自食饮毕，安寝以待。至二更许，灯在床之东南，忽尔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变，因命移烛背墙，置室东南隅。旋闻室北角悉窣有声，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状。视衣服，乃主人子妇也。与昔见不异，但举止浮急，音调轻清耳。章武下床，迎拥携手，欵若平生之欢。自云：“在冥录以来，都忘亲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与狎昵，亦无他异。但数请令人视明星，若出，当须还，不可久住。每交欢之暇，即恳托邻妇杨氏，云：“非此人，谁达幽恨。”至五更，子妇泣下床，与章武连臂出门，仰望天汉，遂呜咽悲怨。却入室，自于裙带上解锦囊，囊中取一物以赠之。其色绀碧，质又坚密，似玉而冷，状如小叶。章武不之识也。子妇曰：“此所谓靺鞨宝，出昆仑玄圃中。彼亦不易得，妾近于西岳与玉京夫人戏，见而爱之，夫人遂以相授。【眉批】此淫妇人耳，何得与上真仙姝游戏？理不可解。意重其才情乎？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宝，皆为光荣。以郎奉玄道，有精识，故以投献，常愿宝之，此非人间之有。”遂赠诗曰：“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抱，终天从此诀。”章武取白玉宝簪酬之，并答诗曰：“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妇又赠诗曰：“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闭穷泉。”章武答曰：“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叙别

讫，遂却赴西北隅。行数步，犹回顾拭泪云：“李郎无舍，念此泉下人。”复哽咽伫立。视天欲明，急趋至角，即不复见。但空室窅然，寒灯半灭而已。章武乃促装，后自下邽归长安，下邽郡官与张元宗携酒宴饮，既酣，章武怀念，因即事赋诗曰：“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怅古城边，萧条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岁年。”吟毕，与群官别。独行数里，又自讽诵。忽闻空中有叹赏，音调凄恻。更审听之，乃王氏子妇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于此别，无日交会，知郎思眷，故冒阴司之责，远来奉送，千万自爱。”章武愈惑之。及至长安，与道友陇西李助话，亦感其诚而赋曰：“石沉辽海阔，剑别楚天长。会合知无日，离心满夕阳。”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因闲召玉工视所得靺鞨宝。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后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槲叶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贮怀中。至市东街，偶见一胡僧，忽近马叩头云：“君有宝玉在怀，乞一见尔。”乃引于静处开视。僧捧玩移时，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间有也。”章武后往来华州，访遗杨六娘，至今不绝。

柳参军（出《乾臏子》）【眉批】事可作传奇。

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马从之，即见车子入永崇里。柳生访其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轻红。柳生不甚贫，多方赂轻红，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执金吾王，因候其妹，且请纳其女为子妇。崔氏不乐，曰：“愿嫁得前时柳生足矣。必不允，某与外兄终恐不生全。”其母不敢违兄之命，又念女之

深，乃命轻红于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柳生意悦轻红，轻红大怒曰：“君性正粗，奈何小娘子如此待君？某一微贱，便忘前好。欲保岁寒，其可得乎？某且白之小娘子。”柳生再拜，谢不敏。然后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乐适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约。君可三两日内就礼事。”柳生极喜，自备数百千财礼，期日结婚。后五日，柳挈妻与轻红于金城里居。及旬月外，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云：“某夫亡，子女孤弱，被侄不待礼会，强窃女去矣。兄岂无教训之道。”【眉批】王氏饰说委罪，大非良策。金吾大怒，归笞其子数十，密令捕访，弥年无获。无何，王氏殂，柳生挈妻与轻红自金城里赴丧。金吾之子既见，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处纳采娶妻，非越礼私诱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殁，无所明，遂讼于官。公断王家先下财礼，合归王家。金吾子常悦慕表妹，亦不怨前横也。经数年，轻红竟洁己处焉。【眉批】好轻红。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义里。崔氏不乐事外兄，乃使轻红访柳生所在。时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兼赂看圃竖，令积粪堆与宅垣齐。崔氏女遂与轻红蹑之，同诣柳生。柳生惊喜，又不出城，只迁群贤里。后本夫终寻崔氏女，知群贤里住，复兴讼夺之。王生情深，崔氏万途求免，托以体孕，又不责而纳焉。柳生长流江陵。二年，崔氏女与轻红相继而殁。王生送丧，哀恸之礼至矣，轻红亦葬于崔氏坟侧。柳生江陵闲居。春二月，繁花满庭，追念崔氏女，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闻叩门甚急，俄见轻红抱妆奁而进，乃曰：“小娘子且至。”闻似车马之声。比崔氏女入门，更无他见。柳生与崔氏女叙契阔，悲欢之甚。问其由，则曰：“某已与王生诀，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专，必果夙愿。”因言曰：“某少习乐，箜篌中颇有功。”柳生即时买箜篌，调弄绝妙。二年间，可谓尽平生矣。无何，王生苍头过柳生之门，见轻红惊，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问闾里，又云流人柳参军。弥怪，更伺之。轻红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于柳生，匿之。王生苍头却还城，具以其事言于王生。王

生闻之，命驾千里而来。【眉批】王生痴心汉。既至柳生之门，于隙窥之，正见柳生坦腹于临轩榻上；崔氏女新妆，轻红捧镜于其侧，崔氏匀铅黄未竟。王生门外极叫，轻红镜坠地，有声如磬，遂隐不见。王生入，柳生方致宾礼，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与王生从容言事，二人大异之。相与造长安，发崔氏所葬验之，即江陵所施铅黄如新，衣服肌肉且无损败。轻红亦然。柳与王生誓却葬之。二人入终南山访道，【眉批】与访道不切。遂不返焉。

余杭广（出《幽明录》）

晋升平末，故章县老公有一女，居深山。余杭广求为妇，不许。公后病死，女上县买棺，行半道，逢广，与女具道情事。女因曰：“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须吾还者，便为君妻。”广许之。女曰：“我栏中有猪，可为杀，以饴作儿。”广至女家，但闻屋中有抚掌欣舞之声。广披离，见众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广把杖大呼入门，群鬼尽走。广守尸，取猪杀。至夜，见尸边有老鬼，伸手乞肉。广因捉其臂，鬼不复得去，持之愈坚。但闻户外有诸鬼共呼云：“老奴贪食至此，甚快。”广语老鬼：“杀公者必是汝。可速还精神，我当放汝。汝若不还，则终不置也。”老鬼曰：“我儿等杀公耳。”即唤鬼子：“可还之。”公渐活。因放老鬼。女载棺至，相见惊悲。因取女为妇。

阎庚（出《广异记》）

张仁亶幼时贫乏，恒在东都北市寓居。有阎庚者，马牙荀子之子

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窃父资以给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贩之流，彼才学之士，于汝何有，而破产以奉。”仁亶闻之，将别庚适白鹿山。庚意不忍，谓仁亶曰：“方愿志学，必欲偕行。”仁亶奇其志，许焉。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六日至陈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内房，房外有床。久之，一客后至，坐于床所。仁亶见其视瞻非凡，谓庚自外持壶酒至。仁亶以酒先属客，客不敢受。固属之，因与合饮。酒酣欢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问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因求问己荣位年寿。鬼言：“亶年八十余，位极人臣。”复问庚。鬼云：“庚命贫，无位禄。”仁亶问何以致之。鬼云：“或绊得佳女，配之有相，当能得耳。【眉批】妇人从夫，妇运从夫。此说独异。今河北去白鹿山百余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极贵，顷已绊与人讫，当相为解彼绊此，以成阎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当有大雨濡湿，以此为信。”因诀去。仁亶与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装湿汙。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门久之，方出，谢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迟迟，无讶也。”仁亶问其故，云：“己唯一女，先许适西村张家。今日纳财，非意单寡，此乃相轻之义，已决罢婚矣。”仁亶等相顾微哂。留数日，主人极欢。仁亶乃云：“阎侯是己外弟，盛年志学，未结婚姻。”主人辞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许焉。以马驴及他赍为贽，数日成亲毕，留阎侯止王氏，仁亶独往，主人赠送之。其后数年，仁亶累迁御史大夫，知政事。庚遇提契，竟至一州。

王志都（出《幽明录》）

马仲叔、王志都，并辽东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后年忽形见，

谓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无妇，当为卿得妇。【眉批】鬼媒。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诣卿家，但扫除设床席待之。”至日，都密扫除施设。天忽大风，白日昼昏。向暮风止，寝室中忽有红帐自施，发视其中，有一妇，卧床上。花媚庄严，才能气息。家人惊怖，无敢近者，唯都得往。须臾便苏，起坐。都问是谁。妇曰：“我河南人。父为清河太守。临当见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语其意。妇曰：“天应令我为君妻。”遂成夫妇。往诣其家，大喜，亦以为天授也。后生一男，为南郡太守。

张守一（出《广异记》）

乾元中，张守一为大理少卿，性仁恕，阅死囚，多所平反。后当早朝，有白头老人，伛偻策杖，诣马前拜谢。守一问故。请避从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贱，无以报德。明公倘有求，或能致耳。”守一曰：“贤子无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当此。忝列九卿，颇得自给，幸无劳苦。”再三慰遣之。鬼曰：“当尔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见。俄尔有诏赐酺，城中纵观。守一于会中窥见士人家女，姿色艳绝，心悦之。而防闲甚急，计无从出。试呼前鬼：“颇能为我致否？”言讫即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时，才可七日。”曰：“足矣。得非变化相惑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仆以他物代取其身。”遂营寂静之处，设帷帐。有顷，奄然而至。良久寤惊曰：“此何处？”唯守一及鬼在傍，绐云：“此是天上。”因与款昵，情爱甚切。至七日，谓女曰：“人天隔异，不得久欢，如何？”因流涕取别。鬼复掩其目送还。守一后私觇女家，云：“女卒中恶，不识人，七日而醒。”后经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当永诀。【眉批】此鬼

奸恶，天曹胡为召之。今奉药一丸，此能点化杂骨为骨骾刀把之良者，愿公宝之。有急当用。”因歔欷而去。药如鸡卵许大。至天后时，守一以持法宽平，为酷吏所构，流徙岭表，资用窘竭。乃以药点骨，信然。因取给，药尽遂卒。

牟颖（出《潇湘录》）

洛阳人牟颖，少年时，因醉，误出郊野。夜半方醒，息于路傍，见一发露骸骨，颖甚伤之。达曙，躬自掩埋。其夕，梦一少年，可二十许，衣白练衣，仗一剑，拜颖曰：“我强寇耳，平生恣意杀害，作不平事。近与同辈争，遂为所害，埋于路傍，久经风雨，所以发露。蒙君复藏我，故来谢君。我生为凶勇人，死亦为凶勇鬼，若能容我栖托，但每夜微奠祭我，我常应君指使，足令君所求徇意。”颖梦中许之。及觉，乃试设祭飨，暗自祷祈。夜又梦鬼曰：“我已托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声，轻言其事，我必应声而至也。”颖潜令盗人财物，无不应声遂意。【眉批】仁始而盗终。后致富有金宝。一日，颖见邻家妇有美色，爱之。乃呼赤丁子令窃焉。邻妇至夜半，忽自外逾垣而至。颖惊起欸曲，问其所由来。妇曰：“我本无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宛如梦觉，我亦不知何怪也。”因思家，悲泣不已。颖甚悯之，潜留数日，而其妇家人求访极切，至于告官。颖知之，乃与妇人诈谋，令妇人出别墅，却自归，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妇人至家后，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颖家。不至晓，却送归。经一年，家人皆不觉。妇人深怪颖有此妖术，后因至切，问于颖曰：“若不白我，我必自发此事。”颖遂具述其实。邻妇遂告于家人，共图此患。家人乃密请一道流，洁净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门，见符箓甚多，却反，白

于颖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与君力争，当恶取此妇人。此来必须不放回也。”言讫复去。须臾，邻家飘风骤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箓禁法之物，一时如扫，复失妇人。【眉批】天符正法亦不能禁凶恶鬼人，其奈恶人何？至曙，其夫遂告官，同来颖宅擒捉。颖遂携此妇人逃，不知所之。

李赤（出《独异志》）

贞元中，吴郡进士李赤者，与赵敏之同游闽。行及衢之信安，去县三十里，宿于馆厅。宵分，忽有一妇人入庭中，赤于睡中蹶起下阶，与之揖让良久，即上厅开箧，取纸笔作书，与其亲云：“某为郭氏所选为婿。”词旨重叠，封于箧中。复下庭，妇人抽其巾缢之。敏之走出大叫，妇人乃收巾而走。及视其书，赤如梦中所为。明日又偕行，次建中驿，白昼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厕，见赤坐于床，大怒敏之曰：“方当礼谢，为尔所惊。”浹日至闽，属僚有与赤游旧者，设燕饮次，又失赤。敏之疾索于厕，见赤僵仆地，气已绝矣。

【总评】声华富贵之场，达人视之，莫非厕也。徇利忘害，之死不悔，何独笑李赤哉！

李咸（出《通幽录》）

太原王容与姨弟赵郡李咸，居相卫间。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

行乘传，次邓州，夜宿邮之厅。时夏月，二人各据一床于东西间，仆隶息外舍。二人相与言论，将夕各罢息。而王生窃不得寐。三更后，云月朦胧，而王卧视庭木，荫宇萧萧然。忽见厨屏间有一妇人窥觇，去而复还者再三。须臾出半身，绿裙红衫，素颜夺目。时又窃见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眉批】叙事委尽如睹，知非俗笔。王生谓李昔日有契，又必谓妇人是驿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窥其变。俄而李子起就妇人，于屏间，语切切然。久之，遂携手大门外。王生潜行阴处，遥觇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须臾，见李独归，行甚急。妇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厨取烛，开出书笥，颜色惨凄，取纸笔作书；又取衣物等，皆缄题之。王生窃见之，直谓封衣以遗妇人，辄不忍惊。伺其睡，乃拟掩执。封衣毕，置床上，却出。顾王生且睡，遂出屏与妇人语。久之，把被俱入下厅偏院。院中有堂，堂有床帐。既入食顷，王生自度曰："我往袭之。必同私狎。"乃持所卧枕往，潜欲惊之。比至入帘，正见李生卧于床，而妇人以披帛绞李之颈，咯咯然垂死。妇人白面长三尺余，【夹批】可畏！不见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仓卒惊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妇人遂走。王生乘势奔逐，直入西北隅厨屋中，据床坐，头及屋梁，久之方灭。【眉批】头及屋梁，必缢死鬼找替者。童隶闻呼声悉起，见李生毙，七窍流血，独心稍暖耳。方为招魂将养，及明而苏。王生取所封书开视之，乃是寄书与家人叙诀，以衣物为信念，不陈所往。但词句郑重，读之恻怆。及李生能言，问之都不省记，但言仿佛梦一丽人相诱去耳。驿之故吏云："旧传厕有神。先天中，已曾杀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则说，劝人夜不令独寐。【眉批】心正则邪避之，独寐何妨乎？

谢翱（出《宣室志》）

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终南峰。伫立久之，见一骑自西驰来。绣缋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靓妆，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郎非见待耶？愿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青衣三四人偕立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帷帘，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馔同食。其器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浸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然不能忘。及至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乃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月，以怨结遂卒。【眉批】卒后定相遇，必不枉却一死。

太平广记钞卷五十九

鬼部

鬼四（此卷多载坟墓棺尸及无名怪鬼）

韩重

吴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韩重，年十九。玉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玉结气死，葬阊门外。三年重归，问其父母，知玉死已葬。重哭泣哀恸，具牲币往吊。玉从墓侧形见，谓重曰：“昔尔行后，令二亲从王相求，谓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乃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尝暂忘。”歌毕，歔欷涕流，不能自胜，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道，惧有尤愆。”玉曰：“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至墓所诉玉。玉曰：“无忧。今归白王。”玉妆梳忽见王。王惊喜，问曰：“尔何缘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今名

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诣冢吊唁。玉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正如烟然。

独孤穆（出《异闻录》）

唐贞元中，河南独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仪县宿。未至十里余，见一青衣乘马，颜色颇丽。穆微以词调之，青衣对答，甚有风格。俄有车路下道者，引之而去。穆遽谓曰：“向者粗承颜色，谓可以终接周旋，何乃顿相舍乎？”青衣笑曰：“愧耻之意，诚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独居，性甚严整，难以相许耳。”穆因问娘子姓氏及中外亲族。青衣曰：“姓杨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觉行数里，俄至一处，门馆甚肃。青衣下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馆。曰：“自绝宾客，已数年矣。娘子以上客至，无所为辞，勿嫌疏漏也。”于是秉烛陈榻，衾褥备具。有顷，青衣出，谓穆曰：“君非隋将独孤盛之后乎？”穆乃自陈，是盛八代孙。青衣曰：“果如是，娘子与郎君乃有旧。”穆询其故。青衣曰：“某贱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当自出申达。”须臾设食，水陆毕备。食讫，青衣数十人前导曰：“县主至。”见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绝代。拜讫，就坐。谓穆曰：“庄居寂寞，久绝宾客，不意君子惠顾。然而与君有旧，不敢使婢仆言之，幸勿为笑。”穆曰：“羁旅之人，馆谷是惠，岂意特赐相见，兼许叙故，且穆平生未离京洛，是以江淮亲故，多不识之，幸尽言也。”县主曰：“欲自陈叙，窃恐惊动长者。妾离人间，已二百年矣。君亦何从而识？”初穆闻其姓杨，自称县主，意已疑之。及闻此言，乃知是鬼，亦无所惧。县主曰：“以君独孤将军之贵裔，世禀忠烈，故欲奉托，勿以幽冥见疑。”穆曰：“穆之先祖，为隋室将军。县主必以穆忝有祖风，欲相顾托，乃平生之乐闻也，有何疑焉？”县主

曰：“欲自宣泄，实增悲感。妾父齐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倾覆，妾之君父，同时遇害。大臣宿将，无不从逆。唯君先将军，力拒逆党。妾时年幼，常在左右，具见始末。及乱兵入宫，贼党有欲相逼者，妾因辱骂之，遂为所害。”因悲不自胜。穆因问其当时人物及大业末事，大约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对饮，言多悲咽。为诗以赠穆曰：“江都昔丧乱，阙下多构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纵横。逆徒自外至，半夜开重城。膏血浸宫殿，刀枪倚檐楹。今知从逆者，乃是公与卿。【眉批】绝非女子语。白刃污黄屋，邦家遂因倾。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哀哀独孤公，临死乃结缨。天地既板荡，云雷时未亨。今者二百载，幽怀犹未平。山河风月古，陵寝露烟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华轩一会顾，土室以为荣。丈夫立志操，存没感其情。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穆深嗟叹，以为班婕妤所不及也。因问其生平制作。对曰：“妾本无才，但好读古集，常见谢家姊妹及鲍氏诸女，皆善属文，私怀景慕。帝亦雅好文学，时时被命。当时薛道衡名高海内，妾每见其文，心颇鄙之。向者情发于中，但直叙事耳，何足称赞。”穆曰：“县主才自天授，乃邺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此拟！”穆遂赋诗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祸，隋室若缀旒。患难在双阙，干戈连九州。出门皆凶竖，所向多逆谋。白日忽然暮，颓波不可收。望夷既结衅，宗社亦贻羞。温室兵始合，宫闱血已流。悯哉吹箫子，悲啼下凤楼。霜刃徒见逼，玉笄不可求。罗襦遗侍者，粉黛成仇雠。邦国已沦覆，余生誓不留。英英将军祖，独以社稷忧。丹血溅黼扆，丰肌染戈矛。今来见禾黍，尽日悲宗周。玉树已寂寞，泉台千万秋。感兹一顾重，愿以死节酬。幽显倘不昧，中焉契绸缪。”县主吟讽数四，悲不自堪者久之。逡巡，青衣数人皆持乐器，而有一人前白县主曰：“言及旧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独孤郎新至，岂可终夜啼泪相对乎？【眉批】解手。某请充使，召来家娘子相伴。”县主许之。既而谓穆曰：“此大将军来护儿歌人，亦当时遇害，近在于此。”俄顷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乐，纵饮甚欢。来氏歌数

曲，穆唯记其一曰：“平阳县中树，久作广陵尘。不意何郎至，黄泉重见春。”良久曰：“妾与县主居此二百余年，岂期今日忽有佳礼。”县主曰：“本以孤独公忠烈之家，愿一相见，欲豁幽愤耳。岂可以尘土之质，厚诬君子。”穆因吟县主诗落句云：“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县主微笑曰：“亦大强记。”穆因以歌讽之曰：“金闺久无主，罗袂坐生尘。愿作吹箫伴，同为骑凤人。”县主亦以歌答曰：“朱轩下长路，青草启孤坟。犹胜阳台上，空看朝暮云。”来氏曰：“曩日萧皇后欲以县主配后兄子正见，江都之乱，其事寝。独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对，正为嘉耦。”穆问县主所封何邑。县主云：“儿以仁寿四年生于京师，时驾幸仁寿宫，因名寿儿。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县主。上幸江都宫，徙封临淄县主。特为皇后所爱，常在宫内。”来曰：“夜已深矣，独孤郎宜且成礼。某当奉候于东阁，伺晓拜贺。”于是群婢戏谑，皆若人间之仪。既入卧内，但觉其气奄然，其身颇冷。顷之，泣谓穆曰：“殂谢之人，久为尘灰，幸得奉事巾栉，死且不朽。”于是复召来氏，饮宴如初。因问穆曰：“君今适江都，何日当回？有以奉托可乎？”穆曰：“死且不顾，其他有何不可。”县主曰：“帝既改葬，妾独居此，今为恶王墓所扰，欲聘妾为姬。妾以帝王之家，义不为凶鬼所辱。本愿相见，正为此耳。君将适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为所困。道士王善交书符于淮南市，能制鬼神。君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终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葬我洛阳北坂上，得与君相近，永有依托，【眉批】据此，则鬼仍以尸体为依矣。生成之惠也。”穆皆许诺。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颓茔未迁。自我居此，于今几年。与君先祖，畴昔恩波。死生契阔，忽此相过。谁谓佳期，寻当别离。俟君之北，携手同归。”因下泪沾巾。来氏亦泣语穆曰：“独孤郎勿负县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维阳，在天一方。驱马悠悠，忽来异乡。情通幽显，获此相见。义感畴昔，言存缱绻。清江桂州，可以遨游。惟子之故，不遑淹留。”县主泣谢穆曰：“一辱佳

贶，永以为好。”须臾，天将明，县主涕泣，穆亦相对而泣。凡在坐者，穆皆与辞诀。既出门，回顾无所见，地平坦，亦无坟墓之象。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树一株以志之。【夹批】精细。家人索穆颇甚。忽复数日，穆乃入淮南果遇王善交于市，遂获一符。既至恶王墓下，为旋风所扑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颇不信鬼神之事，至是乃深叹讶，亦私为所亲者言之。时年正月，自江南回，发其地数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敛之。穆以其死时草草，既至洛阳，大具威仪，亲为祝文以祭，葬于安善门外。其夜独宿村墅，县主复至，深谢迁神之德。穆睹其车舆导从，悉光赫于当时。县主亦指之曰：“皆君赐也。岁至己卯，当遂相见。”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为数千里迁葬，复倡言其事。凡穆之故旧亲戚无不毕知。贞元十五年，岁在己卯，穆晨起将出，忽见数车至其家，谓穆曰：“县主有命。”穆曰：“相见之期至乎？”其夕暴亡，遂合葬于杨氏。【眉批】结果妙。

卢充（出《搜神记》）

卢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于冬至一日，出宅西猎，射獐中之。獐倒而起，充逐之，不觉远。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袱新衣曰：“府君以遗郎。”充着讫，进见。少府语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为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父亡时，充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歔欷，无复辞免。至黄昏，内白：“女郎妆严毕。”崔语充：“君可至东廊。”既至，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给食。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女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养。”敕内严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

门，执手涕零。出门，见一犊车，驾青衣，又见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母见问其故，充悉以状对。别后四年，三月，充临水戏，忽见傍有犊车，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见。而充往开其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女抱儿以还充，又与金碗，【眉批】杜诗作“金盌”。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今时一别后，何得重会时。”充取儿、碗及诗，忽然不见。充后乘车入市卖碗，冀有识者。有一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婢言。乃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著棺中。可说得碗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还。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碗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历郡守。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幹，有名天下。

谈生（出《列异传》）

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书。忽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自言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为夫妻，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当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

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此必发墓。”乃取拷之。【眉批】牡丹亭刀打状元剧本此。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果棺盖下得衣裾。呼其儿，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礼谈生，以为主婿，表其儿为侍中。

张子长（出《法苑珠林》）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遂为夫妻，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遗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陈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颜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泣涕而别。【眉批】女之精诚，且能示形于所欢，而不能通梦于父母，自取发掘，何耶？

崔咸（出《通幽记》）

陪陵崔咸，少习静。家于相州，居常葺理园林，独在斋中。夜雷雨后，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逾垣而入。拥之入室，问其所从来，而终

无言。咸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将旦而毙，咸惊惧，未敢发。乃出访失女家。须臾，有奴婢六七人，丧服行语，若有寻求者。相与语曰："死尚逸，况生乎？"咸从而问之。对曰："郎君何用问？"固问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来三日，昨夜方殓，被雷震，尸起出，忽不知所向。"咸问其形容衣服，乃具昨夜之状。引至家验之，果是其尸，衣裳足履皆泥污。其家大异之。将归葬，其尸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语之，乃去。【眉批】尸亦草草了缘。时天宝元年六月。

郭翥（出《宣室记》）

元和间，有郭翥者，常为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善。二人每相语，常恨幽显不得通，约先没者当来告。后执谦卒数月，翥居华阴，一夕独处，户外嗟吁，久而言曰："闻郭君无恙。"翥聆其音，知执谦也。曰："可一面。"鬼请去烛，当与子谈。翥即彻烛，引其袂而入，与同榻，话旧历历然。又言冥中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须臾不可受，即以手扪之。其躯甚大，不类执谦。翥有膂力，知为他怪，因榄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动，掩鼻而卧。【夹批】大是耐得。【眉批】可畏！既而告去，翥佯与语，留之将晓，求去愈急，曰："将曙矣，不遣我，祸且及子。"翥不答。顷之，遂不闻语。俄天晓，见一胡人，长七尺余，如卒数日者。时当暑，秽不可近，即命弃去郊外。忽有里人数辈望见，疾来视之，惊曰："果吾兄也，亡数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尸而去。

李则（出《独异志》）

贞元初，河南少尹李则卒，未殓。有一朱衣人来，投刺申吊，自称苏郎中。既入，哀恸尤甚。俄顷尸起，与之相搏。家人子惊走出堂。二人闭门殴击，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见二尸共卧在床。长短形状，姿貌须髯衣服，一无差异。【眉批】怪甚。于是聚族不能识，遂同棺葬之。

河北村正（出《酉阳杂俎》）

处士郑宾于言：尝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敛。日暮，其儿女忽觉有乐声渐近。至庭宇，尸已动矣。及入房，如在梁栋间，尸遂起舞。乐声复出，尸倒，旋出门，随乐声而去。其家惊惧。时月黑，亦不敢寻逐。一更，村正方归，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骂寻之。入墓林约五六里，复觉乐声在一柏林上，及近树，树下有火荧然，尸方舞矣。村正举杖击之，尸倒，乐声亦止，遂负尸还。

任怀仁（出《稽明录》）

晋升平元年，任怀仁年十三，为台书佐。乡里有王祖为令史，恒宠之。怀仁已十五六矣，颇有异意。祖衔恨，至嘉兴，杀怀仁，【夹批】大恨。以棺殡埋于徐祚家田头。祚后宿息田上，忽见有冢，至朝中暮三时食，辄分以祭之，呼云：“田头鬼，就我食。”至暝眠时，亦云：“来伴我宿。”【眉批】祚意亦奇。如此积时。后夜忽见形云：“我家明当除服作祭，祭甚丰厚。君明随去。”祚云：“我生人，不当相见。”鬼云：“我自隐君形。”祚便随鬼去。计行食顷，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

将祚上灵座。大食食尽，合家号泣，不能自胜，谓其儿还。见王祖来，便曰："此是杀我人。"犹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惊，具问祚，因叙本末，随祚迎丧。既去，鬼便断绝。

【总评】见仇不能甘心，犹畏之，当是生气犹盛故；抑负心儿应得罚，亦如闰制耶？

呼延冀（出《潇湘记》）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户。携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盗，尽夺其资，乃至裸形。方悲叹路傍，俄逢一老翁，问其故。冀告之。翁曰："南行数里，即我家，可暂宿也。"乃与翁同往林中，得一大宅。翁安存于一室内，设食遗衣。至夜深，复具酒肴，就冀谈话，曰："君贫甚，恐尊夫人相携不易。我家唯有老母，不若且留，俟到官后来迎亦可。"冀思之良久，遂谢曰："承丈人相悯，敢以心素奉托。我妻本出宫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艺。然好酒，多放荡，幸丈人拘束之。"【眉批】自作荐书。翁曰："无忧，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行。妻执冀手言曰："本与君远涉川陆，赴一簿官，不期又留我于此。若迟君信不来，我必他适矣。"泣泪而别。冀到官，方谋远迎其妻，忽一日，有达一缄者。发之，是其妻手书也。书云："妾本妓女，幼入宫禁，以歌舞事人，固无妇德妇容，可得而称也。及夫掖庭放归，与君为邻，是时君方年少，酒狂诗逸，不以妾不可奉蘋蘩，遽以礼娶妾，才子佳人，为诸邻羡。每念红楼戏谑，锦闱言誓，岂期今日之事哉，悲夫！君弃妾如屐，留于荒郊，孤苦一身，泪流莫遏。薄情如此，妾又奚贞洁之守乎？

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归之，君其勿怨。”冀览书掷地，不胜愤怒，遂抛官至泗水，本欲见老翁及其妻，皆杀之。访寻不得，但见一大冢，林木森然。冀毁其冢，见其妻已死在冢中。乃取尸别葬之，设祭而去。

萧遇（出《通幽记》）【眉批】术士华道附见。

信州刺吏萧遇少孤，不知母墓。数十年，将改葬，旧茔在都，既至启，乃误开卢会昌墓。既而知其非，号恸而归。闻河阳方士华道者善召鬼，乃厚币以迎。既至，具以情诉。华曰：“试可耳。”乃置坛洁诚，立召卢会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伟。呵之曰：“萧郎中太夫人茔，被尔墓侵杂，使其迷误。忽急寻求。不尔，当旦夕加罪。”会昌再拜曰：“某贱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则不知矣。但管内无萧郎中太夫人墓，当为索之。”【眉批】土地如里长、甲长等。以旦日为期。”及朝，华与遇往。行里余，遥见会昌奔来，曰：“吾缘寻索，颇扰鬼神。【眉批】鬼神好静，亦阴阳之理也。今使按责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讫而灭。二人去之数百步，顾视，见青黑气覆地，竟日乃散。既而会昌来曰：“吾为君寻求，大受阴司谴罚。今计穷矣。”请辞去。华归河阳。遇号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梦中，闻户外有声，呼遇小名。“吾是尔母。”遇惊走，出户拜迎，见其母。母从暗中出，遇与相见如平生。谓遇曰：“汝至孝动天，神祇降鉴。我今与汝相见，悲怆盈怀。”遇号恸久之。又叹曰：“吾家孝子，有闻于天。虽在泉壤，甚为众流所仰。”【眉批】子之善恶，直系父母地下荣辱，可不慎与？因与遇论幽冥报应之旨，言叙久之。遇因述茔域迷误，乃曰：“吾来亦为此。年岁浸远，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

也。汝明日，但见乌鹊群集，其下是也。”又曰：“若护我西行，当以二魂舆入关。”问其故。答曰：“为叔母在此，亦须归乡。”遇曰：“叔母为谁耶？”母曰：“是汝外婆。吾自呼作叔母。怜吾孤独，尝从咸阳来此伴吾。后因神祇隔绝，不得去，故要二魂舆。”言讫而去，倏忽不见。遇哀号待晓，即于乌鹊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于下得母墓，方得合葬。

郭知运（出《广异记》）

开元中，凉州节度郭知运出巡，去州百里，于驿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驿长锁房勿开，因而却回府，徒从不知也。至舍四十余日，处置公私事毕，遂使人往驿迎己丧。既至，自看其殓。殓讫，因与家人辞诀，投身入棺，遂不复见。

杨元英（出《广异记》）

杨元英，则天时为太常卿。开元中，亡已二十载。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识其父圹中剑，心异之。问削师：“何得此剑？”云：“有贵人形状衣服，将令修理，期明日午时来取。”子意是父授，复疑父冢为人所开。至期，与弟同往削师家室中伺之。及取剑，果父也。骑白马，衣服如生时，从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剑下马，引诸子于僻处，分处家事。末问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叹息。谓子曰：“我有公事，不获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当取少资，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

千，诫之云：“数日须用尽。”【夹批】不忠厚。言讫诀去。子等随行涕泣。元英又谓子曰：“汝等不了此事。宁有百年父子耶？”子随骋出上东门，遥望入邙山中，数十步忽隐不见。数日，市具都尽。三日后，市人皆得纸钱。

季攸甥（出《纪闻》）

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携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则嫁己女。己女尽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结怨而死，殡之东郊庄。数月，所给主簿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失胥，推寻不得，意其为魅所惑也，则于墟墓访之。时大雪，而女殡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则闻屋内胥叫声，而殡棺中甚完，不知从何入。遽告主簿，主簿使发其棺，女在棺中，与胥同寝。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复修殡屋。胥既出如愚，数日方愈。女则下言于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怜己女，不知有吾，故气结死。今神道使吾嫁与市吏，故辄引与同衾。既此邑通知，理须见嫁。后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见期，而违神道，请即知闻，受其所聘，仍待以女婿礼。至月一日，当具饮食，吾迎杨郎。”主簿惊叹，乃召胥吏。问为杨胥，于是纳钱数万，其父母皆会焉。攸乃为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帐。至月一日，又造馔，大会杨氏。鬼又言曰：“蒙恩许嫁，不胜其喜。今日故此亲迎杨郎。”言毕，胥暴卒。乃设冥婚礼，厚加棺敛，合葬于东郊。

韦栗（出《广异记》）

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丞，有少女十余岁。将之官，行上扬州，女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栗曰：“我上官艰辛。焉得此物。待至官与汝求之。”岁余，女死，栗亦不记宿事。秋满，载丧北归，至扬州，泊河次。女将一婢持钱市镜。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有一少年，年二十余，白皙可喜。女以黄钱五千与之。少年与漆背金花镜，径尺余。别一人云：“有镜胜此，只取三千。”少年复减两千。女因留连，色授神许，须臾辞去。少年有意，令人随去，至其所居。须臾至铺，但得黄纸三贯。少年持至栗船所，云：“适有女郎持钱市镜，入此船中，今成纸钱。”栗云：“唯有一女，死数年矣。君所见者，其状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栗夫妻哭之，女正复如此。因领少年入船搜检，初无所得。其母剪黄纸九贯，置在榇边案上，减三贯。众颇异之，乃复开棺，见镜在焉，莫不悲叹。少年云：“钱已不论。”具言本意，复赠十千，为女设斋。

刘照（出《录异传》）

刘照，建安中，为河间太守。妇亡，埋棺于府园中。遭黄巾贼，照委郡走。后太守至，夜梦见一妇人往就之。后又遗一双锁，太守不能名。妇曰：“此菱薤锁也，以金缕相连，屈申在人，实珍物。吾方当去，故以相别，慎无告人。”后二十日，照遣儿迎丧，守乃悟其去也。儿见锁戚恸，不能自胜。

王鲔（出《剧谈录》）

凤翔少尹王鲔，礼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与童儿辈戏于果园竹林下，见二枯首为粪壤所没，乃令小仆择净地瘗之，祭以酒馔。其后数夕阴晦，忽闻窗外窸窣有声。良久问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芜秽，未知所酬，聊愿驱策。尔后凡有吉凶，胙飧间必来报。”如此数年，遂与灵物通彻。崔珙为度支使，雅知于鲔。一夕，留饮家酿，酒酣，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视之。云：“理妆才罢，忽病心痛，请饮汤而出。”珙复坐，鲔具言歌者仪貌。珙怪问之，云：“适见一人，著短绫绯衣，控马而去。”语未毕，家仆报中恶，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鲔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善价求觅。不逾时而至。鲔令扶歌者，置于净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横取板，安牛头于其上。设席焚香，密封其户。且诫曰：“专伺之。晓鼓一动，闻牛吼，当急开户，可以活矣。”鲔遂去。禁鼓忽鸣，果闻牛吼。开户视之，歌者微喘，盆酒悉干，牛怒目出于外。【眉批】一枯首神通不至此，抑因瘗骨一念之诚，别有感遇耶？数日方能言，云：“其夕治妆既毕，有人促召。出门乘马而行，约数里，见室宇华丽，开筵张乐，四座皆朱紫少年。见歌者至，大喜，致于妓席。欢笑方洽，忽闻有人大呼，声振庭庑，座者皆失色相视，妓乐俱罢。俄见牛头人，长丈余，执戟径趋而入，无不狼狈而走，唯歌者在焉。牛头引于阶前，背负而出。行十数步，忽觉卧于室内。”珙后密询其事，鲔终不言。

张琮（出《广异记》）

永徽初，张琮为南阳令。寝阁中，闻阶前竹中有呻吟声，就视则无所见。如此数夜，怪之。乃祝曰：“有神灵者，当相语。”其夜，忽有一

人从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陈曰：“朱粲之乱，某在兵中，被杀。尸骸在明府阁前，竹根贯某左目，不堪楚痛，幸见移葬，敢忘厚恩。”令许之。明日，掘得尸，仍加棺椁改葬城外。其后令笞杀一乡老，其家将复仇，谋须令夜出，乃要杀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烧十余家。令将出按视之，乃见前鬼遮令马，述乡老家之谋。令乃复入。明日掩捕，问之皆验。更祭其墓，刻石铭于前曰：“身徇国难，死不忘忠。烈烈贞魂，实为鬼雄。”

赵叔牙（出《祥异集》）

贞元十四年夏旱，徐州散将赵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窗外动摇窗纸声。问之，其鬼自称：“是吴时刘得言，窟宅在公床下，往来稍难，公为我移出。城南台雨山下有双大树，是我妻墓。墓东埋之，后必相报。”叔牙明旦出城，视之信。即日掘床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鬼夜来谢曰：“今时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告长史。”叔牙至明通状，请祈雨，期三日雨足。节度使司空张建封许之，给其所须。叔牙于石佛山设坛，至三日，且无雨。城中观者数千人，时与寇邻，建封以为诈妄有谋，晚衙杖杀之。昏时大雨，即令致祭，补男为散骑。时人以为事君当诚实。今赵叔牙隐鬼所报雨至之期，故自当死耳。【眉批】贪天功攘人善者多矣，不皆获叔牙之报，何哉！

张庾（出《续玄怪录》）

张庾举进士，元和十三年，居长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仆

夫他宿，独庾在月下，忽闻异香满院。方惊异，俄闻履声渐近，庾屣履听之。数青衣年十八九，艳美无敌，推门而入，曰："步月逐胜，不必乐游原。只此院小台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艳绝，服饰华丽，宛若豪家。庾走避堂中，垂帘望之。诸女徐行，直诣藤下。须臾，陈设床榻，雕盘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环坐，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丝管方动，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张乐，得无慢乎？既是衣冠，邀来同欢可也。"因命一青衣传语曰："姊妹步月，偶入贵院，酒食丝竹，辄以自乐。秀才能暂出为主否？"夜深，计已脱冠，纱巾而来，可称疏野。庾闻青衣受命，畏其来也，乃闭门拒之。青衣扣门，庾不应。推不可开，遽走复命。一女曰："吾辈同欢，人不敢与。既入其门，不召亦合来谒。闭门塞户，羞见吾徒。呼既不来，何须更召。"于是一人执樽，一人糺司。酒既巡行，丝竹合奏。殽馔芳珍，音曲清亮。庾思此坊南街，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谓从坊中出，则坊门已闭。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顷见迷，何能自悟。于是潜取搘床石，徐开门突出，望尘而击，正中台盘，纷然而散。庾逐之，夺得一盏，以衣系之。及明视之，乃一白角盏，奇不可名。院中香气，数日不歇。盏锁于柜中，亲朋来者，莫不传视，竟不能辨其所自。后十余日，转观数次，忽堕地，遂不复见。庾明年，进士上第。

刘讽（出《玄怪录》）

文明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月明不寝。忽有一女郎西轩至，仪质温丽，缓歌闲步，徐徐至中轩，回命青衣曰："紫绥，取西堂花茵来。兼屈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来。

传语此间好风月，足得游乐。弹琴咏诗，大是好事。虽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避也。”未几三女郎至，一孩儿，色皆绝国。紫绥铺花茵于庭中，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牙杓，绿罽花觯，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而远闻空际。女郎谈谑歌咏，音词清婉。一女郎为录，一女郎为明府，举觞酹酒曰：“惟愿三姨婆寿等祁山，六姨姨与三姨婆等。刘姨夫得太山府纟成判官。翘翘小娘子嫁得朱余国太子。溢奴便作朱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总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望足矣。”一时皆笑曰：“须与蔡家娘子赏口。”翘翘时为录事，独下一筹，罚蔡家娘子曰：“刘姨夫才貌温茂，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空称纟成判官，怕六姨姨不欢，请吃一盏。”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诚知被罚，直缘姨夫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误大神伯公事，饮亦何伤。”于是众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传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说：“传翠簪过令，不通即罚。”令曰：“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传说数巡。因令紫绥下坐，使说令。紫绥素吃讷，令至，但称：“鸾老鸾老。”【眉批】“鸾老鸾老”可对“凤兮凤兮”，作吃诗。女郎皆大笑曰：“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无发，故造此令。”三更后，皆弹琴击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又歌曰：“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长，绣帘斜卷千条入。”又歌曰：“玉口金钅工，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缟缤纷，翠眉红妆。王欢顾眄，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黄衫人，头有角，仪貌甚伟，走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来。”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即传语曰：“不知王见召，适相与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盘筵。讽因大声嚏咳，视庭中无复一物。明旦，拾得翠钗数只，将以示人，不知是何物也。

沈恭礼（出《博异志》）

阌乡县主簿沈恭礼，太和中，摄湖城尉。离阌乡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卧。忽有人绕床数匝，意谓从行厅吏雷忠顺。恭礼问之。对曰：“非雷忠顺。李忠义也。”问曰：“何得来此？”对曰：“某本江淮人，因饥寒佣于人。前月至此县，卒于逆旅。然饥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礼许之，曰：“何处送与？”对曰：“来暮遣驿中厅子张朝来取。”语毕，立于堂之西楹。恭礼起坐。忠义进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辄敢裨补。”恭礼曰：“可。”遂言：“此厅人居多不安。少间，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强来参谒，名曰密陀僧，或托是县尹家人，或假四邻为附，辄不可与交言。言则中此物矣。”忠义语毕，却立西楹未定。堂东果有一女子，峨鬟垂鬓，肌肤悦泽，微笑转盼，谓恭礼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风动，梧叶堕阶。如何罪责，羁囚如此耶？”恭礼不动。又曰：“珍簟床空，明月满室。不饮美酒，虚称少年。”恭礼又不顾。又吟曰：“蛩帝上天时，鼎湖元在兹。七十二玉女，化作黄金芝。”恭礼又不顾。逡巡而去。忠义又进曰：“此物已去。少间，东廊下有敬寡妇、王家阿嫂，虽不敢同密陀僧，然亦不得与语。”少顷，果有一女郎，自东庑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来？”俄然有曳红裙，紫袖银帔而来。步庭月数匝，却立于东庑下。忠义又进曰：“此两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间，纵有他媚来，亦不畏也。”忠义辞去，恭礼止之：“为我更驻，候怪物尽即去。”忠义应唯。而四更后，有一物，长二丈余，手持三数髑髅，若跃丸者，渐近厅檐。忠义谓恭礼曰：“可以枕击之。”应声而击，搦然中手，堕下髑髅。俯身掇之。忠义跳下，以捧乱殴，出门而去。恭礼连呼忠义，不复见。而东方已明，与从者具语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召厅

子张朝诘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为厅吏，具知有新死客鬼李忠义。”恭礼便付帽子及盘餐等去。其夜，梦李忠义辞谢曰：“密陀僧大须防备，犹一二年奉扰耳。”言毕而去。恭礼两月在湖，夜夜密陀僧来，终不敢对。【眉批】密陀僧何物？直如此纠缠。后归阌乡，即隔夜而至，然终不能为患。半年后，或三夜五夜一来。一年余，方渐稀。有僧令断荤腥，此后不复来矣。

倪彦思（出《搜神记》）

吴时，嘉兴倪彦思，居县西埏里。有魅在其家，与人语，饮食如人，唯不见形。彦思奴婢有窃骂大家者，魅云：“即当语。”彦思治之，无敢詈者，彦思有小妻，魅从求之。彦思乃迎道士逐之。酒肴既设，魅乃取厕中草粪，布著其上。道士便盛击鼓，召请诸神。魅乃取伏虎，于神座上吹作角声音。有顷，道士忽觉背上冷，惊起解衣，乃伏虎也。于是道士罢去。彦思夜于被中窃与妪语，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谓彦思曰：“汝与妇道吾，吾今当截汝屋梁。”即隆隆有声。彦思惧梁断，取火照视，魅即灭火，截梁声愈急。彦思惧屋坏，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视梁如故。魅大笑，问彦思：“复道吾不？”【眉批】趣！郡中典农闻之曰：“此神正当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谓典农曰：“汝取官若千百斛谷，藏著某处。为吏污秽，而敢沦吾。【眉批】为吏污秽，鬼亦慢之。今当白于官，将人取汝所盗谷。”典农大怖而谢之。自后无敢道。三年后去，不知所在。

胡熙（出《录异传》）

吴左中郎广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许嫁当出，而歙有身。女亦不自觉。熙父信，严而有法，乃命熙妻丁氏杀之。歙有鬼语腹中，音声啧啧曰："何故杀我母？我某月某日当出。"左右惊怪，以白信。信自往听，乃舍之。及产儿遗地，则不见形，止闻儿声，在于左右。【眉批】产异。及长大，言语亦如人。熙妻别为施帐。时自言，当见形使姥见。熙妻视之，在丹帷里。前后钉金钗。好手臂，善弹琴。时问姥及母所嗜，欲为得酒脯枣之属以还。母坐作衣，儿来抱膝缘背数戏。中不耐之，意窃怒曰："人家岂与鬼子相随！"即于旁怒曰："就母戏耳，乃骂作鬼子。今当从母指中入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渐渐上入臂髀，若有贯刺之者。须臾欲死，熙妻乃设馔，祝请之。有顷而止。

刘参（出《通幽记》）

唐建中二年，江淮讹言有厉鬼自湖南来，或曰毛鬼，或曰毛人，或曰枺，不恒其称，而鬼变化无方。人言鬼好食人心，少女稚男全取之。民恐惧，多聚居。夜烈火不敢寐，持弓刀以备。每鬼入一家，万家击板及铜器为声，声振天地。人有狂慑而死者，所在如此，官禁不能息。前兖州功曹刘参者，旧业淮泗，因家广陵，有男六人，皆好勇。刘氏率其子，操弓矢夜守。有数女闭堂内，诸郎巡外。夜半后，天色暝晦，忽闻堂中惊呼，言鬼已在堂中。诸郎骇。既闭户，无因入救，乃守窥之。见一物，方如床，毛鬣如猬，高三四尺，四面有足，转走堂内，旁又有鬼，玄毛披体，爪牙如剑，把小女置毛床上，更擒次女。事且迫矣，诸郎坏壁而入，以射毛床。毛床走，其鬼亦走。须臾，失鬼所在。而毛床东奔，中镞百数，且不能走。一人擒得毛床，力扞之。食顷，俱堕河梁。大呼曰："我今抱得鬼，速以火相救。"及以火照之，但见抱桥柱

耳。刘子手爪尽损，小女遗于路。

淮西军将（出《酉阳杂俎》）

元和末，有淮西军将，使于汴州，止驿中。夜久，眠将熟，忽觉一物压己。军将素健，惊起，与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夺得手中革囊。鬼暗中哀祈甚苦。军将谓曰：“汝语我物名，我当相还。”鬼良久曰：“此蓄气袋耳。”军将乃举甓击之，语遂绝。其囊可盛数升，绛色如藕丝，携于日中无影。

高生（出《广异记》）

天宝中，有渤海高生，病热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可以及。”于是煮药而饮之，忽觉臆中动摇。有顷，吐涎斗余，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幺麽，俄长数尺。【眉批】怪甚！高生欲苦之。其人趋出，降阶遽不见。自是疾愈。

刘他（出《续搜神记》）

刘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来在刘家。初因暗，仿佛见形如人，著白布袴。自尔后，数日一来，不复隐形，便不去。喜偷食。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刘家，谓主人：“卿家鬼何在？唤来。今为卿骂之。”即闻

屋梁作声，时大有客，共仰视，便纷纭掷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视之，乃主人家妇女亵衣，恶犹著焉。众共大笑为乐。吉大惭，洗面而去。有人语刘："此鬼偷食，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药中之。"【眉批】有识。刘即于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斋还。向夜，令作糜，著于几上，以盆覆之。后闻鬼外来，发盆取糜。既吃，掷破瓯出去。须臾，闻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便捧打窗户。【眉批】《广五行记》载刘道事，相类，疑一事也。刘先以防备，与斗，亦不敢入户。至四更中，然后遂绝。

太平广记钞卷六十

神魂部 冢墓部 铭记部

神魂

庞阿（出《幽明记》）

巨鹿庞阿，美容仪。同郡石氏有女，曾睹阿，心悦之。未几，阿见此女来诣，阿妻极妒，闻之，使婢缚送石家。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石父大惊曰：“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阿妇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斋中，乃自拘执，以诣石氏。石氏父见之，愕贻曰：“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仆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奄然灭焉。父疑有异故，遣其母诘之。女曰：“昔年庞阿来厅中，曾窃视之。自尔仿佛即梦诣阿。及入户，即为妻所缚。”始知灭者，盖其神魂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经年，阿妻忽得邪病，医药无征。阿乃授币石氏女为妻。

庞阿



王宙（出陈玄祐《离魂记》）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含恨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与君寝梦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眉批】魂生子，大奇。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眉批】衣不可化，故重。然此衣又从何来？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者。二男孝廉擢第。

郑生（出《灵怪录》）

郑生者，天宝末，应举之京。至郑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问其姓。郑以实对。内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从姑。"须臾，见一老母，自堂而下。郑拜见，坐语久之。问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孙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见任淮阴县令，与儿门地相埒，今欲配君子，以为何如？"郑不敢辞。其夕成礼，极人世之乐，遂居之数月。姑谓郑生，可将妇归柳家。郑如其言，挈其妻至淮阴。先报柳氏，柳举家惊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妇生女，怨望形言。俄顷，女家人往视之，乃与家女无异。既入门下车，冉冉行庭中。内女闻之，笑出视，相值于庭中，两女忽合遂为一体。令即穷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孙女之魂焉。【眉批】魂嫁魂，更奇。生复寻旧迹，都无所有。

苏莱（出《广异记》）

天宝末，长安有马二娘者，善于考召。兖州刺史苏诜，与马氏相善。初诜欲为子莱求婚卢氏。谓马氏曰："我唯一子，必求婉淑。卢氏三女，未知谁佳，幸为致之。"令其母自阅视也。马氏乃于佛堂中结坛考召。须臾，三女魂迷悉至。莱母亲自看。马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必当为刺史妇。"苏乃娶次女。天宝末，莱至永宁令，死于禄山之难。其家惩马氏失言。后二京收复，有诏赠莱怀州刺史焉。

郑氏女（出《宣室志》）

通州王居士，有道术。会昌中，刺史郑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郑君因请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

归其身。”郑君讯其事。居士曰：“某县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当死数岁矣，【眉批】分魂托生，事大奇。以平生为善，幽冥佑之，得过期。今年九十余矣。令殁之日，此女当愈。【眉批】今既以为善益寿，乃得女身。何也？郑君急发人驰访之，其令果九十余矣。后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郑君又使往验。令果以女疾愈之日，无疾卒。

裴珙（出《集异记》）

孝廉裴珙，家洛阳。仲夏，自郑西归，及端午以觐亲焉。日晚，方至石桥，忽有少年，骑从鹰犬甚众，顾珙笑曰：“明旦节日，今当早归，何迟迟也？”乃以后乘借之。珙甚喜，谓二童曰：“尔可缓驱，投宿于白马寺西表兄窦温之墅，明日徐归可也。”因上马疾驱，俄顷至上东门，归其马，珍重而别。珙居水南，促步而进，及家暝矣。入门，方见其亲与珙之姊妹张灯会食。珙乃前拜，曾莫瞻顾。因俯阶高语曰：“珙自外至。”即又不闻。珙即大呼弟妹之辈，亦无应者。珙心神忿感，思又极呼，皆亦不知。但见其亲叹曰：“珙那今日不至也。”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岂为异物邪！”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贵人导从甚盛，遥见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鞬者，出于道左，曰：“地界启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终。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鹰回，借马送归，以为戏耳。今当领赴本身。”贵人微哂曰：“小儿无理，将人命为戏，明日与尊父书，令笞之。”既至而囊鞬者招珙。复出上东门，度门隙中。至窦庄，方见其形僵仆。二童环泣呦呦焉。囊鞬者令其闭目，自后推之，省然而苏。其二童皆云：“向者行至石桥，察郎君疾作，语言大异。惧其将甚，投于此。既至，则已绝矣。”珙惊叹久之。少顷无恙。

薛伟（出《续玄怪录》）

薛伟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与丞邹滂、尉雷济、裴寮同时。其秋，伟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家人不忍即敛，环而伺之。经二十日，忽长吁起坐，谓家人曰：“吾不知人间几日矣？”曰：“二十日矣。”曰：“与我觇群官，方食鲙否？言吾已苏矣，甚有奇事。请诸公罢箸来听也。”仆人走视群官，实欲食鲙，遂以告。皆停餐而来。伟曰：“诸公敕司户仆张弼求鱼乎？”曰：“然。”又问弼曰：渔人赵干藏巨鲤，以小者应命。汝于苇间得藏者，携之而来。方入县也，司户吏坐门东，纠曹吏坐门西，方弈棋。入及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弼言干之藏巨鱼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杀乎？”递相问，诚然。众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杀之鲤，我也。”众骇曰：“愿闻其说。”曰：“吾初疾困，为热所逼，殆不可堪。忽闷忘其疾，恶热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梦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笼禽槛兽之得逸，莫我知也。渐入山，山行益闷，遂下游于江畔。见江潭深净，秋色可爱，轻涟不动，镜湨远虚。忽有思浴意，遂脱衣跳入。自幼狎水，成人已来，绝不复戏。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鱼快也，安得摄鱼而健游乎？’旁有一鱼曰：‘顾足下不愿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摄。当为足下图之。’决然而去。未顷，有鱼头人长数尺，骑鲵来，导从数十鱼，宣河伯诏曰：‘城居水游，浮沉异道。苟非其好，则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迹思闲旷。乐浩瀚之域，放怀清江；厌嵁崿之情，投簪幻世。暂从鳞化，非遽成身，可权充东潭赤鲤。呜呼！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昧纤钩而贪饵，见伤于明。无或失身，以差其党。尔其勉之。’听而自顾，即已鱼服矣，于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从容。三江五湖，腾跃将遍。然配留东

潭，每暮必复。俄而饥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见赵斡垂钩，其饵芳香。心亦知戒，不觉近口，曰：‘我人也。暂时为鱼，不能求食，乃吞其钩乎？’舍之而去。有顷，饥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戏而鱼服。纵吞其钩，赵干岂杀我？固当送我归县耳。’遂吞之。赵干收纶以出。干手之将及也，伟连呼之。干不听，而以绳贯我腮，乃系于苇间。既而张弼来曰：‘裴少府买鱼，须大者。’干曰：‘未得大鱼，有小者十余斤。’弼曰：‘奉命取大鱼，安用小者？’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又谓弼曰：‘我是汝县主簿，化形为鱼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听，提之而行。骂亦不已，干终不顾。入县门，见县吏坐而弈棋。皆大声呼之，略无应者。唯笑曰：‘好大鱼。’既而入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皆喜鱼大，促命付厨。弼言干之藏巨鱼，以小者应命。裴怒鞭之。我叫诸公曰：‘我是汝同官，而今见杀，竟不相舍。促杀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顾，而付鲙手王士良者。方砺刃，喜而投我于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鲙手也，因何杀我？何不执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闻者，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彼头适落，此亦醒悟，遂奉召尔。”诸公莫不大惊，心生爱忍。然赵干之获，张弼之提，县司之奕棋，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于是三君并投鲙，终身不食。伟自此平愈。

冢墓

陆东美（出《述异记》）

吴黄龙年中，吴都海盐有陆东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离。时人号为比肩人。后妻卒，东美不食而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岁，冢上生梓树，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树。每有双鸿，常宿于上。孙权闻之嗟叹，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双梓”。后子弘与妻张氏亦相爱。吴人又呼为“小比肩”。

潘章

潘章少有美容仪，时人竞慕之。楚国王仲先闻其名，来求为友，因愿同学。一见相爱，情若夫妻。便同衾枕，交好无已。后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于罗浮山。冢上忽生一树，柯条枝叶，无不相抱。时人异之，号为“共枕树”。

丁永兴（出《酉阳杂俎》）

高唐县南有鲜卑城，旧传鲜卑来聘燕，享于此城。傍有盗跖冢，冢极高大。贼盗尝为私祈焉。天宝初，县令丁永兴，有群盗劫其部内，兴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祀者，乃执诣县，按杀之。自后祀者颇绝。《皇览》言盗跖冢在河东。按盗跖死于东陵。此地古名东平陵，疑此近之。

王樊（出《敦煌实录》）

王樊卒，有盗开其冢。见樊与人樗蒲。以酒赐盗者，盗者惶怖，饮之。见有人牵铜马出冢者。夜有神人至城门，自云：“我王樊之使。今有发冢者，以酒墨其唇讫。旦至，可以验而擒之。”盗既入城，城门者乃缚诘之，如神所言。

奴官冢（出《广异记》）

鄫县有后汉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侧，每至秋获，近冢地多失穗不稔。积数岁，已苦之。后恒夜往伺之，见四大鹅，从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闻奴官冢有宝，乃相结开之。初入埏前，见有鹅鼓翅击人。贼以棒反出之，皆不复动，乃铜鹅也。稍稍入外厅，得宝剑二枚。其他器物不可识者甚众。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当门立，与贼相击。贼等群争往击次。其人冲贼走出，入县大叫云：“贼劫吾墓门。”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县令使里长逐贼，至皆擒之。开元末，明州刺史进三十余事。

严安之（出《逸史》）

天宝初，严安之为万年县捕贼官。亭午，有中使黄衣乘马，自门驰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见被贼劫，宜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领所由并器杖，往掩捕。见六七人，方穴地道。才及埏路，一时擒获。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贼方开冢，天子何以

知之？”至县，乃尽召贼，讯其事。贼曰：“才开墓，即觉有异，自知必败。至第一门，有盟器敕使数人，黄衣骑马。一人持鞭，状如走势，幞头脚亦如风吹直竖，眉目悉皆飞动。某即知必败也。”安之即思前敕使状貌，乃盟器敕使耳。

李邈（出《酉阳杂俎》）

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其庄客自言：“某久为盗，近开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锢以铁汁。累日洋粪沃之，方开。开时，箭出如雨，射杀数人。众惧欲出，某审无他，必设机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某以棒击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殁至髁。众惊恐退走。比出，门已塞矣。一人复为沙埋死。乃同酹地谢之，誓不发冢。”

【总评】《水经》言：越王勾践都琅琊，欲移允常冢。冢中生风，飞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汉旧仪》：将作营陵之内，方丈外，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益古制有此机也。【眉批】今此法不传，何哉？

樊泽（出《逸史》）

樊泽为襄阳节度，有巡官张某者，父为邕管经略使，葬于邓州北数十里。张兄弟三人，忽同时梦其父曰：“我葬墓某夜被劫。贼将衣物，今日入城来，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后即不得矣。”张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叩州门，见泽，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党六人，并贼帅之妻皆获。泽引入，面问之曰：“汝劫此墓有异耶？”贼曰：“某今日之事，亦无所隐，必是为神理所殛。某夫妻业劫冢已十余年。每劫，夫妻携酒爇火，诸徒党即开墓。至棺盖，某夫妻与其亡人，递为斟酌。某自举盏，曰：‘客饮一盏！’即以酒沥于亡人口中，云：‘主人饮一盏！’又妻饮一盏遍，便云：‘酒钱何处出？’吾妻应云：‘酒钱主人出。’遂取衣物宝货等。某昨开此墓，见棺中人紫衣玉带，其状如生。某依法饮酒。及沥酒，云至‘主人一盏’，言讫，亡人笑。某等惊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带。亡人呼曰：‘缓之，我腰痛。’某辈皆惊惧，遂驰出。自此神魂惝恍，即知必败。”悉杀之。数日，邓州方上其事。

铭记

李斯（出《述异记》）

周末，有发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当时莫识，遂藏书府。至秦时，李斯识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汉时，叔孙通识二字。

夏侯婴（出《独异志》）

汉夏侯婴以功封滕公。及死将葬，未及墓，引车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

张恩（出《史系》）

后魏天赐中，河东人张恩盗发汤冢，得志云：“我死后二千年，困于恩。”【眉批】古圣皆前知，死后之厄亦皆前定。恩得古钟磬，皆投于河。

王果 熊博（并出《稽神录》）

唐左卫将军王果被责，出为雅州刺史。于江中泊船。仰见岩腹中有一棺，临空半出。乃缘崖而观之。得铭曰：“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叹曰：“吾今葬此人，被责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冢。藤蔓缠其棺，旁有石铭云：“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博时贫，老僧为率钱葬之。博后至建州刺史。

卫大经（出《宣室志》）

卫先生大经，解梁人，以文学闻，不狎俗，常闭门绝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历象，穷冥索玄。后以寿终，墓于解梁之野。开元中，天水姜师度奉诏凿无咸河，以溉盐田。划屋庐，溃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卫先生墓前，发其地，得一石，刻字为铭，盖先生之词也。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师度异其事，叹曰：“卫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迁其河，远先生之墓数十步。

郑钦悦（出《异闻记》）

天宝中，有商洛隐者任升之，其五代祖仕梁，大同四年间，于钟山悬岸圮圹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趾。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文虽剥落，仍且分明。数日，遇盂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訾并诸学官。详议数月，无能知者。因缄其铭，诫诸子曰：“我代代子孙，以此铭访于通人。倘有知者，吾无所恨。”至升之，颇博雅。闻右补阙钦悦。【眉批】按钦悦自右补阙历殿中侍御史，为李林甫所忌，斥于外。思通玄奥，乃为书以示之。郑复书，一一了悟。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黄钟”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圮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

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圮，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圮”也。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

【总评】按此记，藏于海岛中隐者张玄阳之家。李吉甫贬明州长史，得之甚喜。仍为著论曰：“夫一丘之土，无情也。遇雨而圮，偶然也。穷象数者，已悬定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矧于理乱之运，穷达之命，圣贤不逢，君臣偶合，则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无凤而旅人，傅说梦达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圮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经营如彼；孟去齐而接淅，贾造湘而投吊，又眷恋如此。岂大圣大贤，犹惑于性命之理欤？将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废欤？余不可得而知也。”

韩愈（出《宣室志》）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螭为患。入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由是近山居者，咸徙去他郡。元和五年，一夕，闻山南有雷震暴兴，震数百里，若山崩之状，一郡惊惧。里人洎牛马鸡犬，俱失声仆地，流汗被体。屋瓦交击，木树颠拔。自戌及子，雷电方息。明旦往视之，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仞殆尽，俱填其潭，水溢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

知者。自是居人无患，迁者亦归。结屋架庐，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为石铭里。后有客于泉者，传其字，持至东洛。时韩愈自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示黑水之鲤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螭之司，【眉批】上帝戮蛟螭，亦铭石纪功，何怪德政碑之纷纷。令戮其害也。其字则蝌蚪篆书，故泉人无有识者。

裴度（出《宣室志》）

元和元年，淮西帅吴少诚死，子元济拒命。十三年，召裴度将击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发地得石，上有铭，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度以示从事，令辩其义，咸不能究。俄有一卒，自行间跃而贺曰：“吴元济成擒矣。”度惊讯之。对曰：“石铭，其兆也。‘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者，吴少诚由行间一卒，遂拥十万兵，为一方帅。喻其荣也。‘鸡未肥’，无肉也。肥去肉为己。‘酒未熟’，无水也。酒去水为酉。‘障车儿郎’，兵革之士。‘且缩’者，谓宜退守其所。推是言之，则己酉日当克也。苟未及期，则可俟矣。”度深叹异。是岁冬十月，李愬生得元济。校其日，果己酉。于是度益奇卒之辨，擢为裨将。

张惟清（出《宣室志》）

黑山之阴，有李卫公庙。宝历中，张惟清都护单于，其从事卢立尝梦一人，颀长黑衣，告立曰：“吾居卫公庙且久矣，子幸迁我军城

中。”及晓，立不谕，即入白于惟清曰：“卫公于国有大勋，今庙宇隳残，愿新其土木之制。”惟清可之。先是单于府以惟清有美政，请护军骆忠表闻于上。有诏，命中书舍人高公𬱖文其事，刻于碑。诏既至而未有碑石，方命使采石于云中郡，未还。及修卫公庙，铲其西，得一石，方而长。其下刻张字，历然可辨。工人持以献惟清，喜曰：“天赐吾碑石。”即召从事视之。立且惊且异，因起贺而白前梦。【眉批】碑石亦能见梦，盖数既定，实或凭焉。于是以石为碑，刻高公之文。

柳光（出《宣室志》）

太和中，有柳光者，尝南游，因行山道。会日晚，误入山崦中。松引盘曲，行数里，至一石室。云水环拥，清泉交贯。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对霞翠，固非人境。光因临流凝伫。忽见一缶合于地，光即趋之。其缶下有泉，周不尽尺。其水清激，举卮以饮，若甘醴。尽十余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晓方寤。因视石壁，有雕刻文字，遂写置于袖。词曰：“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宸。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余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东方有兔，小首元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以辨，其东平子。”光先阅而异之。遂行，出径数十步，回望其室，尽亡见矣。光究之不得。有吕生者，视而解之，曰：“此得道者语也。夫唐初，建号武德。武之二年，其岁己卯。则‘武之在卯’，盖武德二年也。‘尧王’者，所谓高祖之号。‘八季’，亦二年也。‘我弃其寝，我去其宸’者，言其绝去之时，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谓’者，言其隐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后，二百余祀’者，唐初至今，果二百余矣。‘焰焰其光’，

焰者火也，谓岁在丁未也。丙丁南方火，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谓今天子建号曰太和其始，盖元年也。‘东方有兔，小首元尾’者，叙君之名氏。东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也。‘经吾道，来吾里’，言君之来也。‘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于其壁，奥乎其义。谁人以辨，其东平子’，谓其义奥而隐，独吾能辨之。东平吾之邑也，即又信矣。”

太平广记钞卷六十一

再生部

再生（悟再生附）

颜畿（出《搜神记》）

晋咸宁中，琅邪颜畿，字世都，得病，就医张瑳，死于瑳家。家人迎丧，旋每绕树不可解。乃托梦曰：“命未应死，但服药太多，伤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我。”乃开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伤。渐有气，急以绵饮沥口，能咽，饮食稍增，能开目，不能言语。十余年，家人疲于供护。其弟弘都绝弃人事，躬自侍养。【眉批】真悌弟。以后便衰劣，卒复还死。【夹批】何用生为！

赵泰（出《冥祥记》）

晋中散大夫赵泰，字文和，清河人，年三十五尚未仕。尝忽心痛，须臾死，惟心不冷。既死十日，忽喉中有声如雨，俄而苏。说初死时，梦有人乘黄马，从者二人，夹扶泰腋，径将东行。良久，至一大城。城青黑色，崔嵬高峻。遂将泰向城门入。经两重门，有瓦室，可数千间。

男女大小亦数千人。行列而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条疏姓氏，云：“当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须臾，将泰与数千人男女一时俱进。府君西向坐，阅视名簿讫，复遣泰南入里门。有人著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问生时作何罪孽，行何福善，各须实说。此恒遣六部使者在人间。疏记善恶，具有条状，不可得虚。泰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举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众恶。”乃遣泰为水官监作吏，将二千余人，运沙裨岸，昼夜勤苦。后转泰水官都督，知诸狱事。给泰兵马，令案行地狱。所至诸狱，楚毒各殊。【眉批】地狱事略备。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行。有持大仗，从后摧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烂，寻复还生。或炎铲巨镬，焚煮罪人。身首碎烂，随沸翻转。有鬼持叉倚于其侧。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当入镬，相抱悲泣。或剑树高广，不知限极。根茎枝叶，皆剑为之。人众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竞，而身体割截，尺寸离断。【眉批】凡尘世欣竞者，皆剑树也。泰见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狱中涕泣。泰出狱门，见有二人斋文书来，说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为于塔寺中悬幡烧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见三人，自狱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诣一门，名开光大舍。有三重门，朱彩照发。见此三人，既入舍中，泰亦随入。前有大殿，珍宝周饰。精光耀目，金玉为床。见一神人，姿容伟异，殊好非常，坐此座上。边有沙门，立倚甚众。俄而府君来，恭敬作礼。泰问此何人，而府君致敬。吏曰：“号名世尊，度人之师。”有顷，令恶道中人，皆出听经。时有万九千人，皆出地狱，入百里城，到此者，奉法众生也。行虽亏殆，尚当得度，故开经法。七日之中，随本所作善恶多少，差次免脱。泰未出之顷，已见十人，升虚而去。出此舍，复见一城，方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更受变报。泰入其城，见有土瓦屋数千区，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壮，栏槛采饰。有数百局吏，对校文书，云：“杀生者当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盗者当作猪羊，受人屠割。

淫逸者作鹤鹜鹰麋。两舌者作鸱枭鹘鹞。捍债者为骡驴牛马。”【眉批】妒贤嫉能、欺贫凌善者应变何物？泰案行毕，还水官处。主者语泰：“卿无罪，故相使为水官都督。不尔，与地狱中人无以异也。”泰问曰：“人有何行，死得乐报？”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进持戒，得乐报，无有谪罚。”泰复问曰：“人未事法时，所行罪过，事法后，得除否？”答曰：“皆除也。”语毕，主者开藤箧，检年纪，尚有余算三十年在，乃遣泰还。临别，主者曰：“已见地狱罪报如是，当告世人，皆令作善。”时亲表内外候视泰者，五六十人，同闻泰说。泰自书记，以示时人。

中书供膳（出《广异记》）

神龙元年，中书令杨再思卒。其日中书供膳亦死。同为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问再思：“在生何得有许多罪状？”再思言：“己实无罪。”王令取簿来。须臾，有黄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州，国家遣兵赴救。有人上书谏，再思违谏遣行，为默啜所败，杀千余人。大定元年，河北蝗虫为灾，烝人不粒。再思为相，不能开仓赈给，至令百姓流离，饿死者二万余人。宰相燮理阴阳，再思刑政不平，用伤和气，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数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眉批】居官者可以为戒。忽有手大如床，毛鬣可畏，攫再思腾空而去。王云：“供膳无过，宜放回。”供膳既活，多向人说其事，为中宗所闻。召见，具以实对。中宗命列其事迹于中书厅记之。

王抡（出《通幽记》）

天宝十一年，朔方节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抡，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苏。初疾亟属纩之际，见二人追去。须臾入大城门，见朔方节度李林甫，相见拜揖，以为平生时也。又见李邕、裴敦复数人，于一府庭，言责林甫命，抡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纸笔，与邕等辨对。【眉批】按此则林甫不入仙道明矣。冥司断曰：“林甫死后破家，杨国忠代为相。”其冬，林甫死，杨果代之。抡兄摄，亡已六年，时见之。摄云：“尔未当死。若得钱三千贯，即重生也。”抡家在西定远，去中城数百里，便见一山下有崎岖小径，驰归其家。斯须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钱三千贯，可再生。”其夕，举家咸闻窗牖间窣然有物声，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梦抡已死，求钱三千贯。”即取纸剪为钱财，召巫者焚之。抡得之，即与人间钱不殊矣。冥中无昼夜，尝如冬天大阴雪时。有鬼王，衣紫衣，决罪福。判官数十人。其定罪以负心为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眉批】负心之人，何恶不作。僧尼仗佛，衣冠藉势，故罪业尤甚。抡在生时无他过，及定罪，唯举食肉。旁一吏曰：“此人虽食肉，不故杀。”抡未病时，曾解衣写金光明经，手自封裹，置于佛堂内。及冥中，以此善得见地藏菩萨，当得更生。即令取经，即抡所封裹之经也。鬼王判官数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见恍惚，不叙故。亦见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后，都无问讯，如不相识。【眉批】人子于亡过父母，久之亦如不相识矣。此何怪！然慈孝者必不尔。又见诸先亡兄弟，亦无兄弟情。兄摄近亡，相睦如生，当以日近故也。吏曰：“君有禄及寿。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泄之。”言毕，奄然而活。

法庆（出《两京记》）

凝观寺有僧法庆，造丈六夹纻像，未成暴死。时宝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并苏。云：“见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仪仗甚众。见法庆在前。有一像忽来，谓殿上人曰：‘庆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检文簿，云：‘庆食尽，命未尽。【眉批】然则禄尽则亡之说非与！上人曰：‘可给荷叶以终寿。【夹批】奇！言讫，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苏。”众异之，乃往凝观寺问庆，说皆符验。庆不复能食，每日，朝进荷叶六枝，斋时八枝，【眉批】造像果有功，又何妨赐食。如此终身。同流请乞，以成其像。

石长和（出《冥祥记》）

石长和者，赵国高邑人也。年十九，病月余卒。家贫，未及殡殓，经四日而苏。说初死时，东南行，见二人治道，在长和前五十步。长和行有迟疾，二人亦随缓速，常五十步。而道之两边，棘刺森然如鹰爪。众人行棘中，身体伤裂，地皆流血。见长和独行平道，俱叹息曰：“佛子独行大道中。”前至瓦屋，有楼阁千间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壮大，著皂袍四缝，临窗而坐。长和拜之。阁上人曰：“石君来耶！一别二千余年。’长和便若忆得此别时也。相识中有孟丞夫妻，先死已积岁。阁上人曰：“君识孟丞不？”长和答曰：“识。”阁上人曰：“孟丞生时，不能精进。今恒为我司扫除之役。孟妻精进，居处甚乐。”举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孟妻开窗，见长和，厚相慰问，遍访其家中大小安否，曰：“石君还时，可更见过，当因附书也。”俄见孟丞执箒提箕，自阁西来，亦问家消息。久之，阁上人问都篆主者，审案石君篆，勿谬滥也。主者按篆，余三十年。阁上人乃敕主者，以车骑送之。长和拜辞而归，倏忽至家，恶其尸，不欲附之，于尸头立。见其亡妹于后推之，踣

尸面上，因得苏。

孔恪（出《冥报记》）

唐武德中，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苏。自说被收至官所，问何故杀牛两头。恪云：“不杀。”官曰：“汝弟证汝杀，何故不承？”因呼恪弟，死已数年矣。既至，枷械甚严。官问：“汝所言兄杀牛虚实？”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贼，使某杀牛会之。实奉兄命，非自杀也。”恪曰：“使弟杀牛会是实，然国事也。恪有何罪？”官曰：“汝杀牛会獠，以招慰为功，用求官赏，以为己利。何为国事也？”因谓恪弟曰：“兄既遣杀，汝便无罪，放任受生。”言讫，弟忽不见，亦竟不得言叙。官又问恪：“因何复杀两鸭？”恪曰：“前任县令杀鸭供客，岂恪罪耶？”官曰：“客自有料，杀鸭供之，将求美誉，非罪而何？”【眉批】此冥官甚深入，却是诛心之法。又问：“何故杀鸡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鸡卵，唯忆九岁时寒食日，母与六枚，因煮食之。”官曰：“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说其因耳。”官曰：“汝杀他命，当自受之。”言讫，忽有数十人来执恪，将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滥！”官闻之，呼还曰：“何枉滥？”恪曰：“生来有罪皆不遗，修福皆不记，岂非滥耶？”官问主司：“恪有何福？何为不录？”主司对曰：“福亦皆录，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眉批】罪福两准，而食其余，不可乎？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论其福。”官怒曰：“虽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讫，血流溅地。既而唱恪生来所修之福，亦无遗者。官谓恪曰：“汝应先受罪。我更令汝归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遂苏。恪大集僧尼，行道忏悔，自说其事已至七日，家人辞诀，俄而命终。

皇甫恂（出《广异记》）

安定皇甫恂，以开元中，初为相州参军，有疾暴卒，数食顷而苏。刺史独孤思庄闻其重生，亲至恂所，问其冥中所见。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说之。俄顷曰：“恂初至官，尝摄司功。有开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适尔被追，乃是为僧所引。既见判官，判官问何故杀牛？恂云：‘生来蔬食，不曾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负枷至，谓恂曰：‘已杀与君，君实不知。所以相引，欲求为追福耳。’【眉批】为杀不食，正恐冥中相引故。因白判官，杀牛已自当之，但欲与参军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谓恂曰：‘君后至同州判司，为我造陁罗尼幢。’恂问：‘相州参军何由得同州椽官？且余甚贫，幢不易造，如何？’僧云：‘若不至同州则已，必得之，幸不忘所托。然我辩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毕，当托生为猪。君造幢之后，必应设斋庆度，其时会有所睹。’恂乃许之。寻见牛头人以股叉叉其颈去。恂得放还。”思庄素与僧善，召而谓之。僧甚悲惧，因散其私财为功德。后五日，患头痛。寻生三痈，如叉之状。数日死。恂自相州参军迁左武卫兵曹参军，数载，选受同州司士。既至，举官钱百千，建幢设斋。有小猪来师前跪伏，斋毕，绕幢行道数百转，乃死。

邓成（出《广异记》）

豫章邓成，年二十余，曾暴死。所由领至地狱，先过判官。判官是刺史黄麒麟，即成之表丈也。见成悲喜，且问家事。成告以无恙，因而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归，传语于我诸弟。”遂入白王。既出，

曰：“已论放汝讫。”久之，王召成问云：“汝在生作何罪业，至有尔许冤对。然算犹未尽，当得复还。”寻有畜生数十头来噬成。王谓曰：“我今放成却回，令为汝作功德，皆使汝托生人间。”诸辈多有去者，唯一驴频来蹋成，一狗啮其衣不肯去。王苦救卫，然后得免。【夹批】为判官先容故。遂遣前吏送成出。过麟，麟谓成曰：“至喜莫过重生。汝今得还，深足忻庆。吾虽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眉批】既有罪，又作判。既作判，又受罪。政刑于是无常矣。汝且住此，少当见之。”俄有一牛头卒持火来，从麟项上然至足。寻而火灭，麟复生，悲泣良久，谓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归可传语弟，努力为造功德，令我得离此苦。非我本物，虽为功德，终不得之。吾先将官料置得一庄子，今将此造经佛，即当得之。【眉批】凡非分而得者，即造功德犹不可，况他财乎！或恐诸弟为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还，以示之。”因拔头上簪与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于财，怜其子重生，数日之内，造诸功德。成既愈，遂往黄氏，为说麟所托，以玉簪还之。黄氏识簪，举家悲泣数日，乃卖庄造经焉。

杨师操（出《冥祥记》）

雍州醴泉县人杨师操，贞观中，任蓝田县尉。后以身老还家，躬耕为业。然立性毒恶，喜见人过。每乡人有事，无问大小，即录告官。【眉批】与汝何涉？与汝何益？县令裴瞿县厌其烦碎，初不与理。【眉批】贤县令。师操或上表闻天。每谓人曰：“吾性虽急暴，从武德已来，四度受戒，日诵经论。然有人侵己，则不能忍。”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见著青衣人，骑白马从东来，云：“东阳大监追汝。”须臾不

见。师操身忽倒，已到东阳都录处。于时府君大衙未散，师操遂私行曹司，皆有几案床席。见囚人，或著枷锁，露头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不可算数。师操向东行，到一处，有孔极小，唯见小星流出，臭烟蓬勃。有两人手把铁棒，修理门首。师操问："此是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狱。拟著持戒不全人。闻有杨师操，一生喜论人过，逢人诈言惭愧。有片言侵凌，实不能忍。欲遣入此，故修理之。"【眉批】杨师操此种人原少，故猛火地狱久旷，而待修理耳。师操便叩头礼谢云："杨师操者，弟子身是，愿作方便。"答云："尔但志礼十方佛，勤心忏悔，改却毒心，即往生他处。"师操依言发愿，遂蒙放还。经三日却活。

张汶（出《宣室记》）

西河平遥县，有乡吏张汶者，无疾暴卒，数日而寤。初汶见亡兄来诣其门。汶甚惊，因谓曰："吾兄非鬼耶，何为而来？"兄泣曰："我自去人间，常属念亲友，若瞽者不忘视也。吾今为冥府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异路，不可诣汝。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惧，辞之不可，牵袂而去。行数十里，路曛黑不辨。汶自念，我今死矣，然常闻人死，当尽见亲友之殁者。有表弟武季伦，卒且数年，与汶善。试呼之，果应声而至，相与悲泣。汶因问："此地何曛黑如是？"季伦曰："冥途幽晦，无日月之光故也。"又曰："吾生时积罪万状，兹受戮辱。闻兄唤，暂来，不可久。"掩泣而别。呼亲族中亡殁者数十，咸如之。多言身被涂炭，词甚凄咽。汶虽前去，亦不知止所。但常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语音，历在左右。因遍呼其名，则如不闻焉。【眉批】想当然耳。久之有一人厉呼曰："平遥县吏张汶！"汶既应曰："诺。"又有一人，责问平生之过有几。汶固拒之。于是命案椽出汶之籍。顷闻案椽称

曰：“张汶未合死。”冥官怒曰：“未死，何召之？”椽曰：“张汶兄为役已久，请以弟代。虽未允其请，今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为自召生人，不顾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汶归。汶谢而出，遂独行。以道路曛晦，惶惑且甚。俄顷，忽见一烛在数十里外，光影极微。汶喜曰：“此烛殆人居乎？”望影而趋，可百余里，觉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见己身偃卧于榻。室有烛，即其影也。汶自是寤。以冥中所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议丧具，讯其家，无一异者。

朱同（出史传）

朱同者，年十五时，其父为瘿陶令，暇日出门，忽见素所识里正二人云：“判官令追。”仓卒随去。出瘿陶城，行可五十里，见十余人临河饮酒。二里正并入厅坐，立同于后。同大忿怒，骂云：“何物里正，敢作如此事！”里正云：“郎君已死，何故犹作生时气色。”【夹批】一服清凉散。【眉批】今人富贵时候气色者，正为不想此一着耳。同悲泪久之。俄而坐者散去。同复随行，至一城，城门尚闭。里正又与十余辈共食。虽命同坐，而不得食。须臾城开，里正引同入城。立衙门，尚盘桓，未有所适。忽闻传语云：“主簿退食。”寻有一青衫人，从门中出，曳履徐行，从者数四。其人见识之，因问：“朱家郎君，何得至此？”同初不识，无以叙展。主簿云：“曾与贤尊连官，情好甚笃。”遂领同至判官所，极言相救。判官云：“此儿算亦未尽，当相为放去。”乃令前二里正送还。同拜辞欲出，主簿又唤：“书其臂，作主簿名，以印印之。”诫云：“若被拘留，当以示之。”同既出城，忽见其祖父奴，下马再拜云：“翁知郎君得还，故令将马送至宅。”同便上马，可行五十里，至一店，奴及里正请同下马，从店中过。店中悉是大镬煮人，人熟，乃将出

几上，裁割卖之。【眉批】冥司极重杀生，不应许吃人肉。交关者甚众。其人见同，各欲烹煮。同以臂印示之，得免。复上马行五十里，累度至店，皆如前。久之，方至瘿陶城外。里正令同下马，云："远路疲极，不复更能入城。"兼求还书与主簿，云："送至宅讫。"同依其言，与书毕，各拜辞去。同还，独行入城，未得至宅，从孔子庙堂前过，因入廨歇。见堂前西树下，有人自缢。心并不惧，力为解结，不觉翕然而合。缢者乃其尸也。由是遂活。

许琛（出《河东记》）

王潜之镇江陵也，使院书手许深因直宿，二更后暴卒，至五更又苏。谓其侪曰："初见黄衫二人，急呼出使院门，因被领去。北行可六七十里，荆棘中，微有径路。须臾，至一所楔门，高广各三丈余，横楣上大书，牓曰鸦鸣国。二人即领深入此门。门内气黯惨，如黄昏时。兼无城壁屋宇，唯有古槐万万株，树上群鸦鸣噪，咫尺不闻人声。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许，方过其处。又领到一城壁，曹署牙门极伟，亦甚严肃。二人即领过曰："追得取乌人到。"厅上有一紫衣官人，据按而坐，问琛曰："尔解取鸦否？"琛即诉曰："某少小在使院，执行文按，实不业取鸦。"官人即怒，因谓二领者曰："何得乱追？"吏惶惧伏罪曰："实是误。"官人顾琛曰："即放却还去。"而官人坐榻之东，复有一紫衣人，身长大，黑色，以绵包头，似有所伤者，西向坐大绳床，顾见琛讫，遂谓当按官人曰："要共此人略语。"即近副阶立，呼琛曰："尔归，见王仆射，为我云：武相公传语，深愧每惠钱物，然皆碎恶，不堪行用。今有切事，要五万张纸钱，望求好纸烧之，烧时勿令人触损。且与仆射不久相见。"【眉批】武元衡，贤相，何以尚滞鬼道？言讫，琛唱喏。走

出门外，复见二使者却领回，云：“我误追君，几不得脱。然君喜，当取别路归也。”琛问鸦鸣国之义。答曰：“此地周数百里，其间日月所不及，终日昏暗，常以鸦鸣知昼夜。是虽禽鸟，亦有谪罚。其阳道限满者，即捕来，以备此中鸣噪耳。”又问：“鸦鸣国空地奚为？”答曰：人死则有鬼，鬼复有死。若无此地，何以处之？”【眉批】异闻。初琛死也，已闻于潜，既苏，复报之。潜问其故，琛即具陈所见。潜闻之，甚恶即相见之说，然问其形状，真武相也。潜与武相素善，累官皆所拔用，常月晦岁暮，焚纸钱以报之。由是以琛言可验，遂市藤纸十万张，以如其请。而琛之邻，果有同许琛姓名者，即此夕五更暴卒。时元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仆射亡矣。

辛察（出《河东记》）

大和四年冬，边上从事魏式暴卒于长安延福里沈氏私庙中。前二日之夕，胜业里有司门令史辛察者，忽患头痛而绝，心上微暖。初见有黄衫人就其床，以手相挽而出。既而返顾本身，则已殭矣。其妻儿等方抱持号泣，噀水灸灼，一家仓惶。察心甚恶之，而不觉随黄衣吏去矣。至门外，黄衫人踟蹰良久，谓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钱二千缗，便当相舍。”察辞以贫。黄衫曰：“纸钱也。”遂相与却入庭际，大呼其妻数声，皆不应。黄衫乃指一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令达语求钱。于是其家果取纸钱焚之，即皆化为铜钱。黄衫乃求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所居之西百余步，有佣车者，遂与黄衫俱诣其门。门已闭矣，察叩之，佣者出曰：“夜久，安得来耶？”察曰：“有客要载钱至延平门外。”佣曰：“诺。”即来装其钱讫。察将不行，黄衫又邀曰：“请相送至城门。”三人相引部领，历城西街，抵长兴西南而行。时落月辉辉，钟

鼓将动。黄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当且止延福沈氏庙。”逡巡至焉。其门亦闭，黄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余，紫裙白襦，自出应门。黄衫谢曰：“夫人幸勿怪，某今有少钱，未可遽提去，请借一隙处暂贮。后日当有公事，方来此庙中，即当搬取。”女人许之。察与黄衫及车人，共搬置其钱于庙西北角。又于户外见有苇席数领，遂取覆之。才毕，天色方晓，黄衫辞谢而去。察与佣者相随归。至家，见其身犹为家人等抱持，灸疗如故，不觉形神合而苏。良久，思如梦非梦。乃曰：“向者更何事？”妻具言家童中恶，作君语，索六百张纸作钱，以焚之，皆如前事。察颇惊异，遽至车子家。佣者见察曰：“君来，正解梦耳。夜来所梦，不似寻常。分明自君家，别与黄衫人载一车子钱至延福沈氏庙，历历如在目前。”察愈惊骇，复与佣偕往沈氏庙。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即于庙西北角见一两片芦席，其下纸缗存焉。察与车子皆识夜来致钱之所，即访女人。守门者曰：“庙中但有魏侍御寓此，无他人也。沈氏有臧获，亦住庙旁。”闻语其事，及形状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闻打门声，使候之，即无所见。如是者三四，式意谓之盗。明日，宣言于县胥，求备之。其日，式夜遨客为煎饼，食讫而卒。黄衫所言公事，此其验矣。

邓俨（出《酉阳杂俎》）

会昌元年，金州军事典部邓俨，先死数年。其案下书手蒋方者，忽心痛暴卒，如人捉至一曹司，见邓俨，喜曰：“我主张甚重，籍尔录数百幅书也。”蒋绐曰：“近损右臂，不能搦管。”旁有一人谓邓：“既不能书，可令还。”蒋草草被领还，陨一坑中而觉。因病，右手遂废。【眉批】鬼不可诳如此，况人乎？

章泛（出《异苑》）【眉批】以下女人。

临海乐安章泛年二十余，死经日，未殡而苏，云：“被录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时，有少女子同被录送，立于门外。女子见泛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脱金钏三只及臂上杂宝托泛与主者，求见救济。泛即为请之，并进钏物。良久出，语泛已论，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于是俱去。脚痛疲顿，殊不堪行。会日亦暮，止道侧小窟，状如客舍，而不见主人。泛与女共宿嬿接，【眉批】泉路姻缘。更相问。女曰：‘我姓徐，家吴县乌门，临渎为居，门前倒枣树即是也。’明晨各去，遂并活。”泛先为护军府吏，请假出都，经吴，乃对乌门，依此寻索，得徐氏舍。与主人叙阔，问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泛因说昔日魂相见之由。秋英先说之，但不及寝嬿之事。而其邻妪或知之，以语主妇。主妇试令侍婢数人递出示泛。泛曰：“非也。”乃令秋英见之，则如旧识。徐氏谓天意，遂以妻泛。生子，名曰天赐。

刘长史女（出《广异记》）

吉州刘长史无子，独养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长女年二十，病死官舍中。刘素与司丘掾高广相善，俱秩满，与同归。刘载女丧还。高广有子，年二十余，甚聪慧，有姿仪。路次豫章，守冰不得行。两船相去百余步，日夕相往来。一夜，高氏子独在船中披书。二更后，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丽，直诣高云：“长史船中烛灭，来乞火耳。”高子甚爱之，因与戏调。妾亦忻然就焉，曰：“某不足顾，家中小

娘子艳绝无双，为郎通意，必可致也。”【眉批】此婢小娘子所遣。高甚惊喜，因与为期而去。至明夜，婢又来曰：“事谐矣。”时天净月明，高立候于船外。有顷，遥见一女，自后船出，从此婢直来。未至十步，光彩映发，馨香袭人。高不胜其意，便前持之。女纵体入怀，姿态横发。乃与俱就船中，倍加欵密。此后夜夜辄来，情念弥重。如此月余日，忽谓高曰：“欲论密事，得无嫌难乎？”高固请说之。曰：“儿本长史亡女，命当更生，业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采，当为白家令知也。”高大惊喜曰：“幽明契合，千载未有，方当永同枕席，何乐如之。”女又曰：“后三日必生，使为开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饮以薄粥，当遂活也。”高许诺。明旦，遂白广。广未甚信，亦以其绝异，乃使诣刘长史，具陈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烂，玷辱亡灵，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转苦。至夜，刘及夫人俱梦女曰：“某命当更生，天使配合，必谓喜而见许。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也。”及觉，遂大感悟，许焉。至期，乃共开棺，见女姿色鲜明，渐有暖气。家中大惊喜。乃设帏幕于岸侧，举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昼哺饮，父母皆守视之。一日，转有气息，稍开目，至暮能言，数日如故。高问其婢，云：“先女死，尸柩亦在舟中。”【眉批】婢独不苏，是缺典。女既苏，遂临，悲泣与决。乃择吉日，遂于此地成婚。后生数子，因名其地为“礼会村”。

刘氏子妻（出《原化记》）

刘氏子者，少任侠，有胆气。常客游楚州淮阴县，交游多市井恶少。邻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许。后数岁，因饥，遂从戎。数年后，役罢，再游楚乡，与旧友相遇，甚欢。常恣游骋，昼事弋猎，夕会

狭邪。因出郭十余里，见一坏墓，棺柩暴露。归而聚饮，时夏夜，暴雨初止，众人戏曰："谁能以物送至坏冢棺上者？"刘秉酒恃气曰："我能之。"众曰："若审能，明日众置一筵以赏其事。"乃取一砖，同会人列名于上，令生持去，余人饮而待之。生独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谛视之，乃一死妇人也。生舍砖于棺，背负此尸而归。众方欢语，忽闻生推门，如负重之声。门开，直入灯前，置尸于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发半披，一座绝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拥尸致床寝。众人惊惧。至四更，忽觉口鼻微微有气，诊视之，即已苏矣。问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与之洗面濯手，整钗髻，疾已平复。乃闻邻里相谓云："王氏女将嫁暴卒，未殓，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众咸叹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惧也。

李强名妻（出《记闻》）

陇西李强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开元二十二年，强名为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疾卒。广州嚣热，死后埋棺于土，其外以堑围而封之。强名痛其妻夭年，而且远官，哭之甚恸，日夜不绝声。数日，妻见梦曰："吾命未合绝，今帝许我活矣。然吾形已败，帝命天鼠为吾生肌肤，更十日后，当有大鼠出入堑棺中，即吾当生也。然当封闭门户，待七七日，当开吾门，出吾身，吾即生矣。"及旦，强名言之，而其家仆妾梦皆协。十余日，忽有白鼠数头，出入殡所，其大如狍。强名异之，试发其柩，见妻骨有肉生焉，遍体皆尔。强名复闭之。积四十八日，其妻又见梦曰："吾明晨当活，盍出吾身。"既晓，强名发之，妻则苏矣。扶出浴之。妻素美丽，及再生，则美倍于旧。肤体玉

色，倩盼多姿。袨服靓妆，人间殊绝矣。强名喜形于色。时广州都督唐昭闻之，令其夫人观焉。于是别驾已下夫人皆从。强名妻盛服见都督夫人，与抗礼，颇受诸夫人拜。薄而观之，神仙中人也。言语饮食如常，而沉静少言。众人访之，久而一对。若问冥间事，即杜口，虽夫子亦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馔，请至家。诸官夫人皆同观之。悦其柔姿艳美，皆曰："目所未睹。"既而别驾长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请之，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既强名使于桂府，其妻为诸家所迎，往来无恙。强名去七旬乃还。还数日，妻复言病，一日遂亡。计其再生，才百日尔。或曰：有物凭焉。

郑洁妻（出《博异记》）

郑洁，本荥阳人，寓寿春郡。婚李氏，则善约之犹子也。开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于空云："且乞。"须臾遂卒，唯心尚暖耳。一家号恸，呼医命巫，竟无效者。至五更，鸡鸣一声，忽然回转。众皆惊捧，良久，口鼻间觉有嘘吸。至明，方语云："鬼两人把帖来追，初将谓州县间，唯冀从容，而俄被使人曳行。入城郭，引见一官人，似曹官之辈。又领入曹司，读元追之由云：'某前生姓刘，是丈夫，有妻曰马氏。马氏悍戾，刘乃杀而剔其腹，令马氏无五脏，不可托生。'所诉者马母。某便告本司云：'若欲得马氏托生，即放某回，尽生平所有，与作功德，可也。若今追某，徒置于无间狱，亦何裨于马氏哉！'本司云：'此则自辨之。'须臾，马氏到。某具言之。官人问马氏：'何如？'马氏曰：'冤系多年，别罪受毕，合归生路无计，伏取裁断。'某又云：'且请检某算寿几何。若未合来，即请依前说；若合命尽，伏听处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召司命。检案

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间。’本司云：‘且令随衙勘责，夜则放归耳。’彼处欲夜，【眉批】地下昼夜相反。所司放出，似梦而归也。”自是人间日暮，追使即来，鸡鸣即放回，如常矣。郑虽贫苦，百计祇待来使。三五日后，使人惭谢曰：“茶酒不如赐浆水，又贫居易办。”自是每晚则备浆水及粥，纸钱三五张。凡语言，皆商议，出拔李氏。李氏初归，并不敢言冥间事。自使人同和，兼许微说。常言人罪之重者，无如枉法杀人而取金帛。又曰：“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间饥寒。如有余，即分锡类。更有余，则救街衢间也，其福最大。”【眉批】实在功德。又云：“每烧钱财，如明旦欲送钱与某神祇，即先烧三十二张纸钱，以求五道，其神祇到必获矣。如春秋祭祀，即不假告报也。【眉批】春秋祭祀，不假告报，乃知此外祈祷，皆如人间私谒耳。五道则居间之人乎？其烧时辄不得就地，须以柴或草荐之，从一头以火燕，不得破碎，一一可达也。”至八月中，李却回，忽喜曰：“已有计可脱矣。然须致纸钱三五万。”郑乃求于还往，一邑官吏，依言致之。后数日，方说云：“冥司又有剔五脏而杀人者，冥司勘覆未毕。且取彼五脏，置马氏腹，令托生矣。”【眉批】地狱有刳肠之刑，岂少一副五脏哉，可疑可疑。况今所剔五脏，既可取用，马氏原剔者何在？自是追呼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未毕。又谓郑云：君即合得摄安丰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为崔中丞邀摄安丰县尉。皆其妻素知之。自正月已后，更免其追呼矣。郑君自有记录四十余纸，此略而言也。

【总评】《广异记》：裴龄死而后生，述冥吏语云：“世作钱于都市，其钱多为地府所收。宜呼凿钱人于家中密室作之，毕，可以袋盛，当于水际焚之。受钱之时，若横风动灰，即本鬼得；若有风扬灰，即为地府及他鬼神所受。又鬼神常苦饥，烧钱时，兼设少酒饭，以两束草立

席上，鬼神映草而坐，即得食。”

河南府史（出《广异记》）

洛阳郭大娘者，居毓财里，以当垆为业，天宝初物故。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史，经一年暴卒，数日复活。自说：“初被追见王。王云：‘此人虽好酒，且无狂乱，亦不辜负他人，算又未尽，宜放之去。’处分讫，令所追人引入地狱，示以罪报。初至粪池狱，从广数顷，悉是粪。见其妻粪池中受秽恶，出没数四。某悲涕良久。忽见一人头从空中落，堕池侧，流血滂沱。某问此是何人头也。使者云：‘是秦将白起头。’某曰：‘白起死来已千余载，那得复新遇害？’答曰：‘白起以诈坑长平卒四十万众，天帝罚之，每三十年一斩其头，迨一劫方已。’【眉批】白起有几头乎？抑鬼能复生头乎？或受生三十年又录而斩之乎？事了别王。王言：‘汝好饮酒，亦是罪，【眉批】好饮何罪？终须与一疾。【夹批】好饮便是一疾了。不然，无诫将来。’夺左右以竹杖染水，点其足上，因推坑中，遂活。”脚上点处，成一疮，痛不可忍。却后七年方死。

崔涵（出《塔寺记》）【眉批】以下已葬再生。

后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门达多，发墓取砖，得一人以送。时太后与孝武帝在华林堂，以为妖异。谓黄门郎徐纥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不？”纥曰：“昔魏时发冢，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于史书相符，此不足为异也。”后令纥问其姓名，死来几年，何所

饮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财里。死时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无所食。时复游行，或遇饮食，如梦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门下录事张隽，诣阜财里访涵父母，果有崔畅，其妻魏。隽问畅曰：“卿有儿死不？”畅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隽曰：“为人所发，今日苏活。主上在华林园，遣我来问。”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隽具以实闻，后遣送涵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无殃。”【眉批】事稍非常，父子且不相信矣，宇宙岂容非常之人哉！涵遂舍去，游于京师，常宿寺门下。汝南王赐黄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视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属。常走于路，疲则止，不徐行也。时人犹谓是鬼。洛阳大市北有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椁。涵谓曰：“柏棺勿以桑木为榱。”人问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见发鬼兵，有一鬼称是柏棺，应免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榱。’遂不免兵。”京师闻此，柏木涌贵。人疑卖棺者教涵，故发此言。【夹批】理或有之。

崔敏壳（出《广异记》）

博陵崔敏壳，性耿直，不惧神鬼。年十岁时，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后活。自说被枉追，敏壳苦自申理，岁余获放。王谓敏壳曰：“汝合却还，然屋舍已坏，如何？”敏壳固求还。王曰：“宜更托生，倍与官禄。”敏壳不肯。王难以理屈，徘徊久之。敏壳陈诉称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国，求重生药，数载方还。药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后家频梦敏壳云：“吾已活。”遂开棺，初有气，养之

月余方愈。敏壳在冥中，检身当得十政刺史，皆不敢居正厅。相传云，项羽故殿也。敏壳到州，即敕洒扫。视事数日，忽闻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壳何人，敢夺吾所居？”敏壳徐云：“鄙哉项羽，生不能与汉高祖西向争天下，死乃与崔敏壳竞一败屋乎？且王死乌江，头行万里，纵有余灵，何足畏也！”【眉批】项公到处受亏，知己惟杜嘿一人耳。乃帖然无声，其厅遂安。后为华州刺史，华岳祠旁，有人初夜闻庙中喧呼，及视庭燎甚盛，兵数百人陈列，受敕云：“当与三郎迎妇。”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飘风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无所见。

李娥（出《穷神秘苑》）

汉末，武陵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半月，娥邻舍有蔡仲，闻娥富，乃发冢求金，以斧剖棺。娥忽棺中呼曰：“蔡仲护我头。”仲惊走，为县吏所收，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之。太守召娥问状。娥对曰：“误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门外，见内兄刘文伯，惊相对泣。我思在此已十余日，已为家人所葬，那得自归，因求一伴。文伯即遣门卒与户曹相闻，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娥邻舍，令蔡仲发出。于是文伯作书与儿，娥遂与黑同归。”太守闻之，即赦蔡仲，仍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如娥所述。文伯所寄书与子，子识其纸，是父亡时所送箱中之书矣。

邺中妇人（出《穷神秘苑》）

窦建德，常发邺中一墓，无他物。开棺，见妇人，颜色如生，姿容绝丽，可年二十余。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气息，乃收还军养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宫人，随甄皇后在邺，死葬于此，命当更生，而我无家属可以申诉，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时也。”说甄后见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宠爱之。其后建德为太宗所灭，帝将纳之。辞曰：“妾幽闭黄壤，已三百年，非窦公何以得见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饮恨而卒。帝甚伤之。

徐玄方女（出《法苑珠林》）

东晋冯孝将，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岁余，独卧厩中，夜梦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四年，为鬼所枉杀。案生录，当年八十余。听我更生，应为君妻，能见救不？”马子答曰：“可。”与之克期。至期日，床前有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愈明，遂掘出。扶令坐对榻上，语言奇妙，遂与寝息。每戒云：“我尚虚，借待本生日至，方出耳。”遂往厩中。言语声音，人皆闻之。女计生日至，具教马子出己，并言调养之方。马子从其言，以丹鸡一只，黎饭一盘，清酒一升，醊其丧前，去厩十余步祭讫，掘棺出，开视，女身体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毡帐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气。令四婢守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始开口，能咽粥，积渐能语。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如常。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礼，聘为夫妇。生二男，长男字元庆，嘉和初为秘书郎。小男敬庆，作太傅掾。

于宝家奴（出《五行记》）【眉批】以下生埋再生。

于宝，字令升。父莹，为丹阳丞。有宠婢，母甚妒之。及莹亡，葬之。遂生埋婢于墓。于宝兄弟尚幼，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恩情如旧，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

【总评】生埋婢，本舒其生前之妒也，岂知反结地下之缘耶！虽然姁葬而婢出，则姁之妒终遂矣。异哉！

韦讽女奴（出《通幽记》）

唐韦讽家于汝颍，常虚默，不务交朋。诵习时暇，缉园林，亲稼植。小童薙草锄地，见人发，锄渐深，渐多而不乱，若新梳理之状。讽异之。掘深尺余，见妇人头，其肤色，俨然如生。更加锹锸，连身背全，唯衣服随手如粉。其形气渐盛，顷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丽容。初有过，娘子多妒，郎不在，便生埋于园中，托以他事亡去，更无外人知。某初死，被二黑人引去。至一处，大阙广殿，拜其王，略问事故。黑衣人具言端倪。某亦不敢诉娘子。须臾，引至一曹司，见文案积屋，吏人或二或五，检寻甚闹。一吏检案，言某命未合死，以娘子非理强杀，断灭娘子十一年禄以与某。【眉批】冥王宜以不及论。又经一判官按问。判官寻别有故，被罚去职。某案便被寝绝，九十余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来搜求幽系冥司积滞者，皆决遣，某方得处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数。盖以下贱之人，冥官不急故也。【眉

批】冥官亦趋势，况人乎？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绛服朱冠，舆骑随从。方决幽滞，令某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禄。讽问曰：“魂既有所诣，形何不坏？”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药傅之，遂不至坏。”讽惊异之。乃为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许人。时武德二年八月也。

郑会（出《广异记》）【眉批】以下被杀后生。

荥阳郑会，家在渭南，少以力闻。唐天宝末，禄山作逆，所在贼盗蜂起，人多群聚州县。会恃其力，尚在庄居，亲族依之者甚众。会恒乘一马，四远觇贼，如是累月。后忽五日不还，家人忧愁，然以贼劫之故，无敢寻者。其家树上，忽有灵语，呼阿奶，即会妻乳母也。家人惶惧藏避。又语曰：“阿奶不识会耶？前者我往探贼，便与贼遇，众寡不敌，遂为所杀。我以命未合死，频诉于冥官，今蒙见允，已判重生。我尸在此庄北五里道旁沟中，可持火来，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于沟中得其尸，失头所在。又闻语云：“头北行百余步，桑树根下是也。到舍，可以穀树皮作线挛之，勿令参差。”言讫，作鬼啸而去。家人至舍，依其挛凑毕，目数日乃能视。恒以米饮灌之，百日如常。

王穆（出《广异记》）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为鲁炅部将，于南阳战败，军马奔走。穆形貌雄壮，马又奇大，贼骑追及，以剑自后斫穆头，殪而陨地，觔骨俱断，唯喉尚连。初冥然不自觉死，至食顷乃悟，而头在脐上，方始心惋。旋觉食漏，遂以手力扶头，还附颈。须臾复落，闷绝如初，久之方

苏。正颈之后，以发分系两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马，初不离穆。穆方一足践镫，而左膊发解，头坠怀中。夜后方苏，复系发正首。心念马卧方可得上，马忽横伏穆前，【眉批】马通人性。因得上马。马亦随之起，载穆东南行。穆两手附两颊，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余人群行，亦便路求穆，见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贼界四十余里，众心恼惧，遂载还旻军。军城寻为贼所围，穆于城中养病，二百余日方愈。绕颈有肉如指，头竟小偏。

耿皓（出《定命录》）

朱泚乱时，李太尉军中有一卒，为乱兵所刃，身颈异处。凡七日，忽不知其然而自起，身颈已属，但觉胪骨哽咽，而受刃处痒甚。行步无苦，扶杖归本家。妻儿异之，讯其事，具说所以。体与颈分之时，全不悟其害，亦无心记忆家乡。忽为人驱入城门，同驱者数千人，至东面，有大局署，见绿衣长吏凭几，点籍姓名而过。次呼其人，便云：“不合来。”乃呵责极切，左右逐出令还。见冥司一人，髡桑木如臂大，其状若浮沤钉，将头身断处勘合，以桑木钉自脑钉入喉，俄而便觉，再见日月，不甚痛楚。妻儿披顶发而观，则见隆高处一寸已上，都非寻常，皮里桑木黄文存焉。【夹批】未免荒唐矣。元和中，温会有宗人守清，为邠镇之权将，忽话此事。守清便呼之前去，乃云：“是其麾下甲士耿皓，今已七十余，膂力犹可支数夫。”

汤氏子（出《广异记》）

汤氏子某，其父为乐平尉。令李氏，陇西望族，素轻易，恒以吴人狎侮尉，尉不能堪。某与其兄，诣令纷争。令格骂，叱左右曳下，将加捶楚。某怀中有剑，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后数日死。令家人亦击某系狱，州断刑令辜内死，当决杀。将入市，无悴容。有善相者【眉批】善相附见。云："少年有五品相，必当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绳，决毕气绝，牵曳就狱，至夕乃苏。狱卒白官，官云："此手杀人，义无活理。"令卒以绳缢绝。其夕三更，复苏。卒又缢之，及明复苏。狱官以白刺史，举州叹异，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毙之。又于州门，对众缢绝。刺史哀其终始，命家收之。及将归第，复活。因葬空棺，养之暗室，久之无恙。乾元中，为全椒令卒。

士人甲（出《幽明录》）【眉批】以下易形再生。

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无缘得归。主者数人共愁，相谓曰："甲若不能归，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主者承敕出，将易之。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甲终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长决留此耳。"不获已，遂听之。主者令二人闭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夹批】奇！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士，爱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殡，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著胡体，【眉批】奇事！正当殡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啕。忽行路相逢，便

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尝误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

李简（出《酉阳杂俎》）

唐开元末，蔡州上蔡县南李村百姓李简，痫病卒。瘗后十余日，有汝阳县百姓张弘义，素不与李简相识，所居相去十余舍，亦因病，经宿却活，不复认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简，家住上蔡县南李村，父名亮。遂径往南李村入亮家。亮惊问其故。言方病时，梦二人著黄，赍帖见追。行数十里，至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处，如人间六司院，留居数日，所勘责事，委不能对。忽有一人自外来，称错追李简，可即放还。有一吏曰："李身坏，别令托生。"一时忆念父母亲族，不欲别处受生，因请却复本身。少顷，见领一人至。通曰："追到杂职汝阳张弘义。"吏又曰："张弘义身幸未坏，速令李简托其身，以尽余年。"遂被两吏扶却出城，但行甚速，渐无所知。忽若梦觉，见人环泣。及屋宇，都不复认。亮问其亲族名氏，及平生细事，无不知也。先解竹作，因息入房，索刀具，破蔑盛器。语音举止，信李简也。竟不返汝阳。

【总评】昔扁鹊易鲁公扈、赵婴齐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谙。以是稽之，非寓言也。

悟再生附

羊祜（出《独异记》）

晋羊祜三岁时，乳母抱行，乃令于东邻树孔中探得金环。东邻之人云：“吾儿七岁堕井死，曾弄金环，失其处所。”乃验祜前身，东邻子也。

王练（出《独异记》）

王练，字玄明，琅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晋中书令。相识有一胡沙门，每瞻珉风采，甚敬悦之，辄语同学云：“若我后生，得为此人作子，愿亦足矣。”珉闻而戏之曰：“法师才行，正可为吾子耳。”顷之，沙门病亡。亡后岁余而练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国语，及绝国奇珍。铜器珠贝，生所不见，未闻其名，即能名之，识其产出。又自然亲爱诸胡，过于汉人。咸谓沙门后身。故珉字之曰“阿练”，遂为大名云。

崔四八（出《玉堂闲话》）

崔慎由，初以未有儿息，颇以为念。有僧常游崔氏之门者，崔因告之，且问其计。僧曰：“请夫人盛饰而游长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诣

之。彼若不顾，更之他所。若顾我厚，宜厚结之，俾感动其心，则其后身为公子矣。”如其言，初适三处，不顾。后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绝。僧乃曰：“身老矣，自度无以报公，愿以后身为公之子。”不数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手有“纲僧”二字。

采娘（出《史遗》）

郑偘，有女年十六，名采娘，淑慎有仪。七夕夜，陈香筵，祈于织女。是夜，梦云舆羽盖蔽空，驻车命采娘曰：“吾织女，汝求何福？”曰：“愿工巧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不尔，化成男子。经二日，以告其母张氏。母异而观之，则空纸，而针迹犹在。其后采娘忽病而不言，张氏有娠。叹曰：“男女五人矣，皆夭，复怀何为！”将服药以损之。药至将服，采娘昏奄之内，急称杀人。【眉批】用药坠胎者，视此可戒。母惊问之，曰：“某身终当为男子，母之所怀是也。闻药至情急，是以呼耳。”母异之，乃不服药。采娘寻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人有动所匿之物，儿啼哭。张氏哭女，【夹批】可无哭。其儿亦哭。【夹批】更淡。罢即止。及能言，常收戏弄之物。官至柱史。

刘三复（出《北梦琐言》）

刘三复者，以文章见知于李德裕。德裕在浙西，遣诣阙求试。及登

第，历任台阁。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患渴，望驿而嘶。伤其蹄，则连心痛。”后三复乘马，硗确之地，必为缓辔，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门限，虑伤马蹄也。其子邺，敕赐及第。登廊庙，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灵柩，归葬洛中，报先恩也。士大夫美之。【眉批】为父报恩附见。

圆观（出《甘泽谣》）

圆观者，大历末，洛阳惠林寺僧也。李谏议源，当天宝之际，以游宴歌酒为务。父憬居守，陷于贼中。乃脱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将家业为寺公财。寺人日给一器食、一杯饮而已。不置仆使，绝其知闻，唯与圆观为忘言交，促膝静话，自旦及昏，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约游蜀州，抵青城蛾嵋，同访道求药。圆观欲游长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出三峡。争此两途，半年未决。李公曰：“吾已绝世事，岂取途两京？”圆观曰：“行固不由人。”遂自荆江上峡。行次南洎，维舟山下，见妇女数人，傩达锦铛，负瓮而汲。圆观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见其妇人也。”李公惊问其故。圆观曰：“其中孕妇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逾三载，尚未娩怀，以某未来之故也。今既见矣，即命有所归，释氏所谓循环也。”谓公曰：“请假以符呪，遣某速生。少驻行舟，葬某山下。浴儿三日，亦望访临，以一笑为认。更后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乃再见之期也。【眉批】后世再见，尚可刻期。而久脱分娩，何不达也！李公遂悔此行，为之一恸。遂召妇人，告以方书。其妇喜跃还家。是夕，圆观亡而孕妇产矣。李公三日往观新儿，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财，厚葬圆观。明日，李公回棹，言归惠林。询问观家，方知已有理命。后十二年秋八月，直诣余

杭，赴其所约。时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满川，无处寻访。忽闻葛洪川畔，有牧竖歌竹枝词者，乘牛叩角，双髻短衣。俄至寺前，俨然圆观也。李公就谒曰：“观公健否？”却问李公曰：“真信士矣。与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缘未尽，但愿勤修。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公以无由叙话，望之潸然。圆观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长水远，尚闻歌声。词切韵高，莫知所谓。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溪山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后三年，李公拜谏议大夫，二年亡。

顾非熊（出《酉阳杂俎》）

顾况有子，数岁而卒。况悲伤不已，为诗哭之云：“老人哭爱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断猿惊，迹随飞鸟灭。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其子虽卒，魂神常在其家。每闻父哭声，听之感恸。因自誓：“若作人，当再为顾家子。”一日，如被人执至一处，若县吏者，断令托生顾家。复都无所知，忽觉心醒目开，认其屋宇兄弟，亲爱满侧，唯语不得。至年七岁，其兄戏批之。忽曰：“我是尔兄，何故批我？”一家惊异。方叙前生事，历历不误。弟妹小名，悉遍呼之。即顾非熊也。

齐君房（出《纂异记》）

齐君房者，家于吴。自幼苦贫。虽勤学，而寡记性。及壮有篇咏，不甚清新。常为冻馁所驱，役役吴楚间。干谒，多不遇。虽时有获，未

尝积一金。脱钱满一绳，则必病，罄而复愈。元和初，游钱塘，时属凶年箕敛，投人十不遇一，乃求朝飧于天竺。至孤山寺西，馁甚，不能前去。因临流零涕，悲吟数声。俄有胡僧自西而来，亦临流而坐，顾君房笑曰："法师，谙秀才旅游滋味否？"君房曰："旅游滋味即足矣。法师之呼，一何谬哉？"僧曰："子不忆讲《法华经》于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盘桓吴楚间，未尝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说乎？"僧曰："子应为饥火所恼，不暇忆前事也。"乃探钵囊，出一枣，大如拳，曰："此吾国所产，食之知过去未来事，岂止于前生尔。"君房食讫甚渴，掏泉水饮之，忽欠伸枕石而寝，顷刻乃寤。因思讲《法华》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泣涕礼僧曰："震和尚安在？"曰："专精未至，再为蜀僧，今则断攀缘矣。""神上人安在？"曰："前愿未满，又闻为在师矣。""悟法师焉在？"曰："岂不忆香山寺石像前，戏发大愿。若不证无上菩提，必愿为赳赳贵臣，昨闻已得大将军。当时云水五人，唯吾得解脱，独尔为冻馁之士耳。"君房泣曰："某四十余年食一餐，三十余年拥一褐，浮俗之事，决断根源，何期福不圆修，困于今日。"僧曰："过由狮子座上，广说异端，使学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禅味曾羶。声浑响清，终不可致。质伛影曲，报应宜然。【眉批】三教皆不可轻谈。君房曰："为之奈何？"僧曰："今日已矣，他生庶有警焉。"乃探钵囊中，出一镜，背面皆莹彻。谓君房曰："要知贵贱之分，修短之限，佛法兴替，吾道盛衰，宜一览焉。"君房览镜久之，胸中了了。僧收镜入囊，遂挈之而去。行十余步，旋失所在。是夕，君房至灵隐寺，乃剪发具戒，法名"镜空"。大和元年，李玫习业在龙门天竺寺，镜空自香山敬善寺访之，遂闻斯说。因语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腊方十二，持钵乞食，尚九年在。舍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诘之，默然无答。乃请笔砚，题数行于经藏北垣而去，曰："兴一沙，衰恒沙。兔而罝，犬而拏。牛虎相交亡角牙，宝檀终不灭其华。"

刘立（出《会昌解颐》）

刘立者，为长葛尉。妻杨氏，琴瑟甚和。忽一日，妻病沉困，自度不济，乃以小女美美为托，且曰：“他日美美成长，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杨氏卒。及立罢官，寓居长葛，又十年矣。时郑帅崔公，立表丈也。往诣之。崔念其贫，令宾幕致书于诸县，冀有济焉。一县令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令有故，不克同行，令立先去，舍赵长官庄。行三二里，见一杏园，花盛发，中有妇女十数人。立驻马观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窥。立又行百许步，乃至赵长官宅。入门，见人物匆遽，若有惊急。主人移时方出，曰：“适女子与亲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与赵耳语。赵起入内，如是数四。又闻赵公嗟叹之声。乃问立曰：“君某年某月为长葛尉乎？”曰：“然。”“婚杨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仆名秋笋乎？”曰：“然。仆今控马者是矣。”赵叹息惊异。旋有人唤秋笋入宅中。见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谓曰：“美美安否？”对曰：“无恙也。”仆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讶之。徐问赵曰：“某未省与君相识，何故知其行止？”赵乃以实告曰：“女适看花，忽若暴卒。既苏，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虽隔生，而情爱未断。适窥见公，不觉闷绝。”立歔欷久之。须臾，县令亦至，众客具集。赵具白其事，众咸异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愿与小娘子寻隔生之好。”众共成之，于是成婿。而美美长于母三岁矣。

第四册

卷六十二至卷八十

天部•地部•宝部•花木部•禽鸟部•兽部•昆虫部

龙部•水族部•夜叉部•妖怪部•蛮夷部•杂志部

目录

卷六十二 天部 地部
雷
陈义
雷公庙
南海
徐智通
王忠政
番禺村女
江西村妪
蔡希闵
雷击人
漳泉界
章苟
茅山牛
李鄘
徐诩
雷斗
狄仁杰
陈鸾凤
欧阳忽雷
叶迁韶
天公坛
僧文净

僧道宣
雨
房玄龄
御史雨
僧朗
雨异
风
风异
虹
虹丈夫
薛愿
虹女
韦皋
土
太岁
犀犬
马希范
怀州民
陶璜
山
夸父山
插灶
上霄峰
瓮峰
终南乳洞
古铁锁
崖山

圣钟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山
麦积山
大竹路
石鸡山
石
黄石
马肝石
石桥
石柱
响石
化石
石连理
热石
金蚕
坡沙
飞坡
鸣沙
水
龙门
丹水
陆鸿渐
李德裕
刘子光

益水
酿川
石脂水
漏陂
井
绿珠井
临沅井
火井
盐井
柴都
鸡井
军井
永兴坊百姓

卷六十三 宝部
宝
金人
成弼
裴谈
邹骆驼
赵怀正
柳积
文德皇后
王清
燕昭王
汉高后
鲸鱼目

珠池
少城珠
青泥珠
水珠
上清珠
五色玉
珊湖
犀角
犀导
魏生
珍玩
玉杯
连环羁
玉龙子
玉辟邪
软玉鞭
重明枕 神锦衾
汉太上皇剑
宋青春
张祖宅
符载
破山剑
汉宣帝
王度
唐中宗
李守泰
陈仲躬

元稹
渔人
真阳观瑞炉
集翠裘
宝木
铁筯 笔管
方竹杖
四宝宫
李辅国
月镜
秦宝
延清室
张华
扶余国三宝
马脑柜 紫瑰盆
万佛山
玳瑁盆
奇物
谢灵运须
杨妃袜
荆根枕

卷六十四 花木部
木
曲阜墓木
松
黄杨 青杨

醋心树
豫章 偃桑
无患木
不昼木
酒树 面树
交让木
怪松
合掌柏
婆罗树
木龙树
鹿木
倒生木
枫
蚊子树
化蝶树
登第皂荚
文木
花
牡丹
剛牡丹
比闾花
甘谷水
金灯花
金钱花
凌霄花
夜舒荷
低光荷

睡莲花
染青莲花
果
如何
仲思枣
檽枣
柿
紫花梨
仙人杏
汉帝杏
马畅
金李 朱李
圣柰
木桃
王母桃
天宝甘子
樱桃
王母蒲萄
穹窿瓜
五色瓜
瓜恶香
芰
竹
竹类
涕竹
罗浮竹
童子寺竹

竹实
五谷
摇枝粟 凤冠粟
延精麦
紫米 灵光豆
野粟 石壳
豆谷
蔬
蔓菁
越蒜
三蔬
菠薐
茄子
掌中芥
茶
叙茶
消食茶
桑苎公
草
席箕草
护门草
仙人条
合离草
鬼皂荚
三白草
无心草 无情草
女草

媚草
醉草
舞草 梦草
相思草 忘忧草
睡草 千步香草
治蛊草
蛇衔草
鹿活草 牧靡草
毒草
龙刍
红草
宫人草
焦茅 销明 黄渠
书带草
异草
神草
始皇蒲
水网藻
苔
苔钱
蔓金苔
瓦松
藟蔓
藤实杯
钟藤 人子藤
蜜草蔓
胡蔓草

芝菌
滴芝
木芝
萤火芝
异菌
香
茶芜香
三名香

卷六十五 禽鸟部
禽鸟
乌程采捕者
裴沆
鹆
张华
鹦鹉救火
雪衣女
刘潜女
鹰
鹞
鹘
孔雀
王轩
燕
妒燕
雁
白鹭

百舌

鹳

鸧

魏丞乌

三足乌

乌城

鹊

鸪鹊

鸽信

雀

杜鹃

莺

鹳鸽

鹛鸪

报春鸟

冠鸟

秦吉了

精卫

鹳鹳

蚊母

桐花鸟

戴胜

吐绶

韩朋

漱金鸟

飞涎鸟

鹳

鸱枭
枭鸣
鸱
倒鹠
纸鸢
鸟贼
鸟省
祝鸡公
吴清
天后
沉鸣鸡
双头鸡

卷六十六 兽部
畜兽
异牛
竹牛
戴文
河内崔守
周穆王
汉文帝
隋文帝
舞马
代宗
德宗
续坤
曹洪

司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宝
宋蔡
明驼
知水脉
风脚驼
白骆驼
白骡
金驴
月氏羊
孝羊
华隆
杨生
张然
范翊
郭钊
卢言
陆机
石玄度
齐琼
石从义
报仇犬
裴度
袁继谦
燕相
晋州屠儿

猫杂说
卖醋人
磲鼠等
鼠报
郗士美
野兽
虎杂说
真虎
酋耳
商山路
张竭忠
傅黄中
周雄
张俊
虎妇
汉景帝
丁岩
虎恤人
种僮
李大可
勤自励
卢造
陈褒
宣州儿
刘老
狼狈
狮杂说

曹公
后魏庄帝
子路
象杂说
白象
阆州莫徭
安南猎者
李婴
鹿杂说
鹿马
兔鬼
王仁裕
杨于度
狐杂说
王老
九尾狐 青狐
猩猩
㹠猓

卷六十七 昆虫部
毒虫
蛇杂说
蚺蛇
蚺蛇胆
冷蛇
神蛇
报冤蛇

毒蛇
蓝蛇
巴蛇
两头蛇
邓甲
咎老
靳老
张骑士
马岭山
邛都老姥
安陆人
舒州人
贾潭
蜈蚣
蜮射
沙虱 水弩
主簿虫
壁虫
舍毒
南海毒虫
杂虫
食谷虫
肉芝
蝙蝠
蝮蜓
蛇医
蜘蛛

寄居
蠨蛸
颠当
灶马
度古
蚁
蝼蛄
蝇赦
润州楼
腹育
滕王图
异虫
谢豹
碎车虫
金龟子
避役
青蚨
砂俘
诺龙

卷六十八 龙部
龙一
龙杂说
卖龙
震泽洞
释玄照
张老

法喜寺土龙
韦氏
沙州黑河
资州龙
孔威
烧龙
钗化龙
遗尺潭
韦宥
猫化龙

卷六十九 龙部
龙二
李靖
周邯
华阴湫
灵应传
柳毅
刘贯词
许汉阳

卷七十 水族部
鳞族
伐蛟
汉武白蛟
洛水竖子
海大鱼

鳄鱼
吴余鲩
石头鱼
黄腊鱼
乌贼
横公
奔鲟
海人鱼
鲮鱼
石斑鱼
鲵鱼
鹿子鱼
鲳鱼
鲅鳒鱼
比目鱼
鲫鱼
赤公
雷穴鱼
赤岭溪
鱼身有字
介族
巨鳌
龟杂说
王者龟
辟蛇龟
圣龟
高崇文

阎居敬
输芒
南海大蟹
虎蟹
蝤蝌
彭蚓
海杂产
海虾
系臂
蠔
蛩
瓦屋子
玳瑁
海术
海镜 水母

卷七十一 夜叉部
夜叉
哥舒翰
马燧
江南吴生
朱岘女
杜万
东洛张生
薛淙
刘积中
韦自东

陈越石
蕴都师

卷七十二 妖怪部
妖怪一
东郡民
胡顼
乌程县人
许州僧
寿安男子
瀛州妇人
赵燕奴
东都乞儿
无足妇人
孟妪
白项鸦
娄逞
黄崇嘏
产异
崔广宗
零陵太守女
李审言
张全
郑袭
郴州佐史
荆州人
师道宣

黄苗
封邵
李征
张逢
杨真
王居贞
朱都事
僧虎
正平县村人
梁武后
宋士宗母
齐王后

卷七十三 妖怪部
妖怪二
张翰
江淮士人
李虞
李泮
姚元起
道政坊宅
姜皎
周济川
顿丘人
荥阳廖氏
猫鬼
洛阳妇人

王献
孟氏
河北军将
宫山僧
王宗信
窦不疑
庐江民
柳氏
寿颁
范季辅

卷七十四 妖怪部
妖怪三
山精
山魈
富阳人
元自虚
山都 木客
张遗
曹朗
邓差
素娥
西明夫人
卢郁
清江郡叟
华阴村正
安阳黄氏

郑绸
姚司马
崔珏
姚康成
金友章
于凝
费县王家
曹惠
商乡人
卢涵
张不疑
岑顺
金凤 金玉蝴蝶
雩都县人
金牛
银牛
韦思玄
苏遏 何文
岑文本
居延部落主
吕生

卷七十五 妖怪部
妖怪四
龙蛇草
破木有肉
柳将军

僧智通
崔玄微
苏昌远
田登娘
赵生
老鼠
卢枢
朱仁
狸
蝇
蜂余
守宫
鼠妇
蝙蝠
蚱蜢
蝉
蚯蚓
蛙
科斗郎君
蝼蛄
审雨堂
徐玄之
鸳鸯
乌君山
苍鹤
鹅溪

卷七十六 妖怪部
妖怪五
张骋
梁文
卢从事
李叔坚
胡志忠
韩生
杜修己
崔日用
李汾
张铤
萧志忠
萧泰
稽胡

卷七十七 妖怪部
妖怪六
张直方
众爱
僧晏通
裴少尹
李麐
李参军
张立本
任氏
陈斐

郑宏之
大安和尚
汧阳令
江外宰
唐参军
张谨
王生
李自良
姚坤
李令绪
李哲

卷七十八 妖怪部
妖怪七
海上人
李汤
刘甲
老蛟
忻州刺史
李黄
五酉
王素
昭潭三美女
长须国
萧腾
李鹘
谢二

僧法志
宋氏
钟道
薛二娘

卷七十九 蛮夷部
蛮夷
四方蛮夷
无启民
卢扶
白民
日南
私阿修 俱振提
频斯
吴明国
浮折国
拘弥国
欧丝
大食国
突厥
帝羝
吐蕃
女蛮国
都播
骨利
[illegible]沐国
新罗

东女国
廪君
木耳夷
龟兹
真腊
奇肱
汉槃陀
尺郭
马留
南海人
毒槊
飞头僚
僚妇
南中僧
番禺
蜜唧
南州
猴国
狗国等
鹤民
僬侥
西北荒小人

卷八十 杂志部
杂志
齐俗
李义琛

虞世南
张造
唐衢
脂粉钱
杨希古
韦乾度
刘禹锡
冯宿
崔铉
王铎
催阵使
王琚
薛令之
哥舒翰
崔隐甫
李光颜
毕诚
邢君牙
邹凤炽 王元宝
韦宙
王酒胡
苗耽
夏侯亶
王仲舒
刘甲 卢娶
郭使君 李仆射
姜太师

鹿娘
王梵志
李娃传
柳氏传
莺莺传
霍小玉传

太平广记钞卷六十二

天部 地部

雷

陈义（出《投荒杂录》）

唐罗州之南二百里，为雷州，盖因多雷而名焉。其声恒如在檐宇上。牙门将陈义传云：义即雷之诸孙。昔陈氏因雷雨昼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数月，卵破，有婴儿出焉。自后日有雷扣击户庭，入其室中，就于儿所，似若乳哺者。岁余，儿能食，乃不复至，遂以为己子。义即卵中儿也。又云：尝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将猎，必笞犬，以耳动为获数，未尝偕动。一日，诸耳毕动，既猎，不复逐兽，至海傍测中嗥鸣。郡人视之，得十二大卵以归，【眉批】雷卵，奇闻。置于室中。后忽风雨，若出自室。既霁就视，卵破而遗甲存焉。后郡人分其卵甲，岁时祀奠，至今以获得遗甲为豪族。或阴冥云雾之夕，郡人呼为雷耕。晓视野中，果有垦迹。有是乃为嘉祥。人或有疾，即扫虚室，设酒食，鼓吹幡盖，迎雷于四十里外。既归，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门，邻里不敢辄入。有误犯者，为大不敬，出猪羊以谢之。三日又送，如初礼。雷民图雷以祀者，皆豕首鳞身。

雷公庙（出《岭表录异》）

雷州之西雷公庙，百姓每岁配连鼓雷车，具酒肴奠焉。有以鱼彘肉同食者，立为霆震，皆敬而惮之。每大雷雨后，多于野中得黧石，谓之雷公墨。叩之铿然，光莹如漆。凡讼者投牒，必以雷墨杂常墨书之为利。又如霹雳处，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谓之霹雳楔。小儿佩带，皆辟惊邪。孕妇磨服，为催生药，必验。

南海（出《岭表录异》）

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见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此候则飓风必发，呼为飓母。忽有震雷，则飓风不作矣。舟人常以为候，预为备之。

徐智通（出《集异记》）

唐徐智通，楚州医士也。夏夜乘月，于柳堤闲步，忽有二客笑语于河桥，不虞智通之在阴翳也。相谓曰："明晨何以为乐？"一曰："无如南海赤岩山弄珠耳。"答曰："赤岩主人嗜酒，留客必醉。仆来日未后，有事于西海，去恐复为萦滞也。不如只于此郡龙兴寺前，与吾子较技耳。"曰："君将何戏？"曰："寺前古槐仅百株，我霆震一声，剖为纤茎，长短粗细，悉如食箸。君何以敌？"答曰："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我霆震一声，尽散其发，每缕仍为七结。"二人因大笑，约诺而去。智通异之，即告交友六七人，迟明先

俟之。是时晴朗，巳午间，忽有二云，大如车轮，凝于寺上。须臾昏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两声，人畜顿踣。及开霁，寺前槐林劈碎分散，布之于地，皆如算子，小大洪纤，无不相肖。而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发悉解散，每缕皆为七结。

王忠政（出《唐年小录》）

唐泗州门监王忠政云：开成中，曾死十二日却活。始见一人，碧衣赤帻，引臂登云，曰："天召汝行，汝隶于左落队。"其左右落队，各有五万甲马，簇于云头。俯向下，重楼深室，囊柜之内，纤细悉见。更异者，见米粒长数尺。【眉批】五谷岂可作贱！凡两队，一队于小项瓶子，贮人间水；一队所贮如马牙硝，谓之乾雨。【眉批】乾雨，甚奇！皆在前，风车为殿。每雷震，多为捉龙。龙有过者，谪作蛇鱼，数满千，则能沦山。行雨时，先下一黄旗，次下四方旗。乃随龙所在，或霆或雷，或雨或雹。若误伤一物，则刑以铁杖。忠政役十一日，始服汤三瓯，不复饥困。以母老，哀求得归。

番禺村女（出《稽神录》）

庚申岁，番禺村中有老姥，与其女饷田。忽云雨晦冥，及霁，乃失其女。姥号哭求访，邻里相与寻之，不能得。后月余，复云雨昼晦，及霁，而庭中陈列筵席，有鹿脯干鱼，果实酒醢，甚丰洁。其女盛服而至。姥惊喜持之。女自言为雷师所娶，【夹批】奇。将至一石室中，亲族甚众。婚姻之礼，一同人间。今暂使归宁，他日不可再归矣。姥

问：“雷郎【眉批】嘲丑婿可用雷郎。可得见耶？”曰：“不可。”留数宿。一夕，复风雨晦冥，遂不复见。

江西村妪（出《稽神录》）

江西村中霆震，一老妇为电火所烧，一臂尽伤。既而空中呼曰：“误矣。”即坠一瓶，瓶有药如膏，曰：“以此傅之，即差。”如其言，随傅而愈。家人共议此神药，将取藏之。数人共举其瓶，不能动。顷之，复有雷雨，收之而去。又有村人震死，空中亦呼曰：“误，可取蚯蚓烂捣，覆脐中，当差。”如言傅之，遂苏。【眉批】天医亦用蚯蚓。陶孙二公何以制方获过？

蔡希闵（出《广异记》）

唐蔡希闵，家在东都。暑夜，忽大雨，雷电晦暝，堕一物于庭，作飒飒声。命火视之，乃妇人也。衣黄绀裙布衫，言语不通，遂目为天女使。五六年，能汉语。问其乡国，不之知，但云本乡食粳米，无碗器，用柳箱贮而食之。竟不知是何国人。初在本国，夜出，为雷取上，【眉批】不着此妇下落。俄堕希闵庭中。

雷击人（出《会昌解颐录》，又《稽神录》）

唐史无畏，曹州人也，与张从真为友。无畏止耕垄亩，衣食窘困。

从真家富，乃谓曰：“弟勤苦田园，日夕区区，奉假千缗货易，他日但归吾本。”无畏忻然赍缗。父子江淮射利，不数岁，已富。从真继遭火盗，生计一空，遂诣无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缗之报，可相济二二百乎？”无畏曰：“若言有负，但执券来。”从真恨怨填臆，乃归，庭中焚香，泣泪诅之。午后，东西有片黑云骤起，须臾，霆雨雷电兼至。霹雳一震，无畏遽变为牛。朱书腹下云：“负心人史无畏。”经旬而卒。刺史图其事而奏焉。

广陵孔目吏欧阳某者，居决定寺之前。其妻少遇乱，失父母。至是有老父诣门，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见其贫陋，不悦，拒绝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亲族甚悉，妻竟不听。又曰：“吾自远来，今无所归矣。若尔，权寄门下信宿，可乎？”妻又不从。其夫劝之，又不可。【眉批】恶贯方满。父乃去曰：“吾将讼尔矣。”左右以为公讼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风雨从南方来，有震霆入欧阳氏之居，牵其妻至中庭，击杀之，大水平地数尺。后数日，欧阳之人至后土庙，神座前得一书，即老父讼女文也。

漳泉界（出《录异记》)

唐开元中，漳泉二州疆界不明，累讼莫决。于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山川，以祈神应。俄而雷雨大至，霹雳一声，崖壁中裂。所竞之地，拓为一径，高千尺，深仅五里，因为官道。壁中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广数尺，人莫能识。贞元初，流人李协辨之曰：“漳泉两州，分地太平。永安龙溪，山高气清。千年不惑，万古作程。”所云永安龙溪者，两郡界首乡名也。

章苟（出《搜神记》）

吴兴章苟于田中耕，以饭置菰里，每晚取食，饭亦已尽，如此非一。后伺之，见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钹叉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闻啼声云："斫伤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雳杀。须臾雷雨，霹雳覆苟上。苟乃跳梁大骂曰："天使我贫穷，展力耕垦，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乃是无知雷公。雷公若来，吾当以钹斫汝腹。"须臾，云雨渐散，转霹雳于蛇穴中，蛇死者数十。【眉批】雷神亦服善。惟服善，故称神也。

茅山牛（出《稽神录》）

庚寅岁，茅山有村中儿牧牛，洗所著汗衫，暴于草上而假寐。及寤失之，唯一邻儿在傍，以为窃去，因相喧竞。邻儿父见之，怒曰："生儿为盗，将安用之！"即投水中。邻儿匍匐出水，呼天称冤者数四。复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呕出。儿乃得免。

李鄘（出《酉阳杂俎》）

唐李鄘，北都介休县民，送解牒，夜止晋祠宇下。夜半，闻人叩门云："介休王暂借霹雳车，某日至介休收麦。"良久，有人应曰："大王传语，霹雳车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见五六人秉烛自庙后

出。介休使者亦自门骑而入。数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环缀旗旛，授与骑者曰：“可点领。”骑即数其旛，凡十八叶，每叶有光如电起。民遂遍报邻村，令速收麦，将有大风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亲戚，据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云气，如窑烟，须臾蔽天，注雨如绠，风吼雷震，凡损麦千余顷。数村以民为妖，讼之。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亲睹其推案。

徐诇（出《录异记》）

唐润州延陵县茅山界，元和春，大风雨，堕一鬼，身二丈余，黑色，面如猪首，角五六尺，肉翅丈余，豹尾。服绛裙，豹皮缠腰。手足两爪皆金色，执赤蛇，足踏之，瞪目欲食。其声如雷。【眉批】雷神状详此。田人徐诇，忽见惊走。闻县，邑令亲往睹焉。因令图写。寻复雷雨，翼之而去。

雷斗（出《广异记》）

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鲸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

雷斗



狄仁杰

唐代州西十余里，有大槐，震雷所击，中裂数丈。雷公夹于树间，吼如霆震。时狄仁杰为都督，宾从往观，欲至其所，众皆披靡，无敢进者。仁杰单骑劲进，迫而问之。乃云：“树有乖龙，所由令我逐之，落势不堪，为树所夹。若相救者，当厚报德。”仁杰命锯匠破树，方得出。其后吉凶必先报命。

陈鸾凤（出《传奇》）

唐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人也，负义气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海康有雷公庙，邑人虔祀，祷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岁闻新雷日，记某甲子，一旬复值斯日，百工不敢动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应如响。时海康大旱，邑人祷而无应。鸾凤大怒曰：“我之乡，乃雷乡也。为神不福，况受人奠酹如斯，稼穑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飧尽，焉用庙为？”遂秉炬燕之。其风俗，不得以黄鱼鼮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鸾凤持竹炭刀，于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将有所伺，果怪云生，恶风起，迅雷急雨震之。鸾凤乃以刃上挥，果中雷左股而断。雷堕地，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云雨尽灭。鸾凤知雷无神，遂驰赴家，告其血属曰：“吾断雷之股矣，请观之。”亲爱愕骇，共往视之，果见雷股折。鸾凤又持刀欲断其颈。众哗曰：“霆是天上灵物，尔为下界庸人，辄害雷公，必我一乡受祸。”众捉衣袂，使鸾凤奋击不得。逡巡，复有云雷，裹其伤

者，和断股而去。沛然云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遂被长幼共斥之，不许还舍。于是持刀行二十里，过诸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复持刀立于庭，雷终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来事，又为逐出。复往僧室，亦为霆震，焚燕如前。知无容身处，乃夜秉炬，入于乳穴嵌孔之处，后雷不复能震矣。三暝然后返舍。自后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与鸾凤，请依前调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终不能震。如此二十余年。俗号鸾凤为雨师。至大和中，刺史林绪知其事，召至州，诘其端倪。鸾凤云："少壮之时，心如铁石，鬼神雷电，视之若无当者。愿杀一身，请苏万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骋其凶臆也。"遂献其刀于绪，厚酬其直。

欧阳忽雷（出《广异记》）

唐欧阳忽雷，本名绍，桂阳人，劲健勇斗。尝为郡将，有名。任雷州长史，馆于州城西偏。前临大池，尝出云气，居者多死。绍至，处之不疑，令人以度测水深浅，别穿巨壑，深广类是。既成，引决水。于是云兴，天地晦冥，雷电大至，火光属地。绍率其徒二十余人，持弓矢排锵与雷师战，衣并焦卷，形体伤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电飞散，池亦涸竭。中获一蛇，状如蚕，长四五尺，无头目，斫刺不伤，蠕蠕然。【眉批】据此，则雷神亦有几种。具大镬油煎，亦不死。洋铁汁，方焦灼。仍杵为粉而服之至尽。南人因呼绍为忽雷。

叶迁韶（出《神仙感遇传》）

唐叶迁韶，信州人也。幼岁樵牧，避雨于大树下。树为雷霹，俄而却合，雷公为树所夹，奋飞不得。迁韶取石楔开枝，然后得去，仍愧谢之。约曰：“来日复至此，可也。”【眉批】雷神报恩附见。如其言至彼，雷公亦来，以墨篆一卷与之，曰：“依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我兄弟五人，要闻雷声，但唤雷大雷二，即相应。然雷五性刚躁，无危急之事，不可唤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尝于吉州市大醉，太守擒而责之，欲加楚辱。迁韶于庭下大呼雷五。时郡中方旱，日光猛炽，霹震一声，人皆颠沛。太守下阶礼接之，请为致雨。信宿大霔，田原遂足，因为远近所传。游滑州，时方久雨，黄河泛溢，官吏备水为劳，忘其寝食。迁韶以铁札，长二尺，立一符于河岸上，水涌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垫溺。或有疾请符，不择笔墨，书而授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间周游，好啖荤腥，不修道行，后不知所之。

天公坛（出《北梦琐言》）

巴蜀间，于高山顶或洁地，建天公坛，祈水旱。盖开元中上帝所降仪法，以示人也。其坛或羊牛所犯，及预斋者饮酒食肉，多为震死。新繁人王尧，因往别业，村民烹豚待之。有一自天公斋回，乃即席食肉。王谓曰：“尔不惧雷霆耶？”曰：“我与雷为兄弟，何惧之有！”王异之，乃诘其所谓。曰：“我受雷公箓，与雷同职。”因取其箓验之，果如其说。仍有数卷，或画壮夫，以拳扠地为井，号拳扠井。或画一士，负薪栿，号一谷柴。或以七手撮山簸之，号七山簸。江陵东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箓。或云：“三洞法箓外，有一百二法，为天师子嗣师所禁，唯许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责阴诛也。”

僧文净（出《闻奇录》）

唐金州水陆院僧文净，因夏屋漏，滴于脑，遂作小疮，经年，若一大桃。来岁五月后，因雷雨霆震，穴其赘。文净睡中不觉，寤后唯赘痛。遣人视之，如刀割，有物隐处，乃蟠龙之状也。

僧道宣（出《嘉话录》）

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雳迭外不绝。宣曰："我持律更无所犯。若有宿业，则不知之。"于是褫三衣于户外，谓有蛟螭凭焉。衣出而声不已。宣乃视其十指甲，有一点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隔子孔中，一震而失。黑点是蛟龙之藏处也。唐刘禹锡曰："龙亦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终且不免。则一切分定，岂可逃乎！"

雨

房玄龄（出《大唐新话》）

唐贞观末，房玄龄避位归第。时天旱，太宗将幸芙蓉园，以观风

俗。玄龄闻之，戒其子曰：“銮舆必当见幸，亟使洒扫，兼备馔具。”有顷，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载入宫。其夕大雨，咸以为优贤之应。

御史雨（出《传载》）

颜真卿为监察御史，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辩之。时天旱急雨，郡人呼为“御史雨”。

僧朗

伪蜀王氏，梁州天旱，祈祷无验。僧子朗诣州，云能致雨。乃具十石瓮贮水，僧坐其中，水灭于顶者，凡三日，雨足。州将王宗侔异礼之，檀越云集，后莫知所适。僧令蔼，他日于兴州见之，因问其术。曰：“此闭气耳。”习之一月，就本法于湫潭中作观，与龙相系。龙为定力所制，必致惊动，因而致雨。然不如瓮中为之，保无他害。

雨异（出《神异经》，又《稽神录》《酉阳杂俎》《述异记》）

汉时，翁仲孺家贫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于其家。于是与王侯争富。今秦中有雨翁，世世富。

汀州林氏，其先尝守郡，罢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钱，充积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祝曰：“非常之事，必将为祸。于此速止，林氏之

福也。”应声而止。所收已巨万，至今为富人云。

梁大同中，骤雨，殿前有杂色宝珠。梁武有喜色，虞寄上《瑞雨颂》。

夏禹时，天雨稻。古诗云：“安得天雨稻，饲我天下民。”

吴桓王时，金陵雨五谷于贫民家，富民家则不雨。

吕后三年，秦中天雨粟。

汉武帝时，广阳县雨麦。

汉宣帝时，江淮饥馑，人相食，天雨谷二日。寻魏地奏亡谷二千顷。

耆旧说，周秦时，河南雨酸枣，遂生野酸枣。今酸枣县是也。酸枣之甚小者，为野酸枣。

魏时，河间王子充家，雨中有小儿八九枚堕于庭，长五六寸许。【眉批】雨人更异。自云：“家在海东南，因有风雨，所飘至此。”与之言，甚有所知，皆如史传所述。

风

风异（出《广五行记》）【眉批】咎征附见。

西晋八年六月，飘风吹贾谧朝衣，飞数百丈。明年，谧诛。永康元年，张华舍，风飘起折木，飞缯轴六七枚。是月，赵王伦杀华。

宋崔惠景围台城，有五色幡，风吹飞在云中，半日乃下。或曰："幡者事当翻覆。"数日而崔败。

虹

虹丈夫（出《神异传》）

庐陵陈济为州吏，其妇秦在家，一丈夫长大端正，着绛袍，从之。后常相期于一山涧。村人观其所至，辄有虹见。秦后遂有娠，生而如人，多肉。【眉批】虹种可嘲肥人。济假还，秦惧其见，内于盆中。丈夫少时来，将儿去，人见二虹出其家。数年而来省母。后秦适田，见二虹于涧，畏之。须臾，见丈夫云："是我，无畏。"从此绝。

薛愿（出《文枢镜要》）

东晋义熙初，晋陵薛愿，有虹饮其釜鬲，嗡响便竭。愿辇酒灌之，

随投随竭。乃吐金满器。于是日益隆富。

虹女（出《八朝穷怪录》）

后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阳山中，有晚虹下饮于溪泉。有樵人阳万，于岭下见之。良久，化为女子，年如十六七。异之，问不言。乃告蒲津戍将宇文显，取之以闻。明帝召入宫，见其容貌姝美。问云：“我天女也，暂降人间。”帝欲逼幸，而色甚难。复令左右拥抱，声如钟磬，化为虹而上天。

韦皋（出《祥验集》）

唐韦皋镇蜀，尝与宾客从事十余人宴郡西亭，暴风雨，俄顷而霁。方就食，忽虹蜺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于筵。韦与宾偕悸而退。吸其食饮且尽。首似驴，霏然若晴霞状，红碧相靉，虚空五色，四视左右，久而方去。公惧且恶之，遂罢宴。时故河南少尹豆卢署，客于蜀，亦列坐。因起曰：“公何为色忧乎？”曰：“吾闻虹蜺者沴气，而止吾筵，怪甚矣，是以惧。”署曰：“不然，夫虹蜺天使也，降于邪则为戾，降于正则为祥。公正人，是宜为祥。”【眉批】凡殃祥皆从邪正而分，不独虹也。后旬余，有诏就拜中书令。

土

太岁（出《广异记》，又《酉阳杂俎》）

晁良贞能判知名，性刚鸷，不惧鬼，每年恒掘太岁地。后忽掘得一肉，大于食魁。良贞鞭之数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阴影听之。三更后，车骑众来至肉所，问太岁："兄何故受此屈辱，不仇报之？"太岁云："彼正荣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

宁州有人，亦掘得太岁，大如方相头，状类赤菌，有数千眼。其家不识，移至大路，遍问识者。有胡僧惊曰："此太岁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旧处。一年，人死略尽。

工部员外张周封，言旧庄在城东狗架嘴西，尝筑墙于太岁上，一夕尽崩。且意其基虚，工不至，率庄客指挥复筑之。高未数尺，炊者惊叫曰："怪作矣。"遽视之，饭数斗，悉跃出地著墙，匀若蚕子，无一粒重者，矗墙之半，若界焉。因谒巫，酹地谢之，亦无他。

莱州即墨县，有百姓王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坑，肉随填而出。丰惧弃之。经宿肉长，塞于庭。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惟一女子存焉。【眉批】咎征附见。

犀犬（出《搜神记》）

晋元康中，吴郡娄县怀瑶家，闻地中有犬子声隐隐。其声上有小穿，大如螾穴。以杖刺之，入数尺，觉如有物。及掘视之，得犬，雌雄各一，目犹未开，形大于常犬。长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宜当养活。”以为目未开，还置穿中，覆以磨砻。宿昔发视，左右无孔，而失所在。瑶家积年无他祸福也。

马希范（出《稽神录》）

楚王马希范修长沙城，开濠毕，忽有一物，长十丈余，无头尾手足，状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没，出入俱无踪迹。或谓之土龙。无几何而马氏亡。【眉批】咎征附见。

怀州民（出《纪闻》）

开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怀州武德、武陟、修武三县人，无故食土，云：“味美异于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妇人，相与采拾，聚而言曰：“今米贵人饥，若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马，从十人来过之，谓妇人曰：“何忧无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试尝之。”妇人取食，味颇异。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面为饼，饼甚香。由是远近竞取之。渠东西五里，南北十余步，土并尽。牛肃时在怀州，亲遇之。

陶璜（出《感应经》）

陶璜掘地，于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蚕，长数丈，大十围余，蠕蠕动。剖腹，内如猪肪，遂以为臛，甚香美。《临海异物志》云：“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五寸，中有肠，无目，有三十足，如钗股。大者一头长尺余，中肉味。又有阳遂虫，其背青黑，肠下白，有五色，长短大小皆等，不知首尾所在，生时体软，死则干脆。”

山

夸父山（出《朝野佥载》）

辰州东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数千丈。古老传曰，邓夸父与日竞走，至此煮饭。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

插灶（出《洽闻记》）

荆州有空舲峡，绝崖壁立数百尺，飞鸟不栖。有一火烬，插在崖间，望见可长数尺。传云，洪水时，行舟者泊爨于此，余烬插之，至今犹曰“插灶”。

上霄峰（出《玉堂闲话》）

庐山有上霄峰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是夏禹治水之时，泊船之所，凿石为窍，以系缆焉。磨崖为碑，皆科斗文字，隐隐可见。则知大禹之功，与天地不朽矣。

瓮峰（出《开天传信记》）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瓮之状，名曰瓮肚峰。玄宗尝赏望，嘉其高迥，欲于峰腹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外望见之。谏官上言，乃止。

终南乳洞（出《酉阳杂俎》）

有人游终南山一乳洞，洞深数里，乳旋滴历，成飞仙状。洞中已有数十。眉目衣服，形制精巧。一处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经年再往，见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复滴，当手承处，衣缺二寸不就。

古铁锁（出《酉阳杂俎》）

齐郡接历山上有古铁锁，大如臂，绕其峰再浃。相传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镇之，锁断飞于此。

崖山（出《酉阳杂俎》）

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见火，必降雨救之。【眉批】鬼神亦救护亲家，异哉！今山上多生水草。

圣钟山（出《黎州图经》）

黎州圣钟山，古老传此山有钟，闻其声而形不见。南诏犯境，钟则预鸣。唐天宝、大和、咸通、乾符之载，群蛮来寇，皆有征也。昔有名僧讲大乘经论，钟亦震焉。乾宁中，刺史张惠安请京师净众寺惠维讲《妙法莲花经》一遍，此钟频鸣，如人扣击。知所传不谬矣。

嵩梁山（出《十道记》）

澧州嵩梁山，今名石门。永安六年，自然洞开，玄朗如门，高三百丈，角上生竹，倒垂下拂，谓之“天箒”。

石鼓山（出《歙州图经》

歙州石鼓山，有石如鼓形。又有石人石驴。俗传石鼓鸣，则驴鸣人

哭，而县官不利。后凿破其鼓，遂不复鸣。

射的山（出《洽闻记》）

会稽射的山，远望的的，有如射侯，故曰射的。南有石室，可方丈，谓之射室。传云，羽人所游憩，土人常以此占谷贵贱。谚云：“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又《会稽录》云：“仙人尝射于此，使白鹤取箭。”北有石帆壁立。

怪山（出《广五行记》）

会稽山阴郭中有怪山，世传本琅琊东武山。时天夜雨晦冥，旦而见在此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眉批】怪山可嘲不速之客。

麦积山（出《玉堂闲话》）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室，虽自人力，疑是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于东阁之下，石室之中。有庾信铭记刊于岩中。古记云，六国共修。自平地积薪至于岩巅，从上镌凿其龛室佛像，功毕，折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其上有散花楼，千房万屋，缘空蹑虚，登之者不敢回顾。将及绝顶，有万菩萨堂，凿石而成。其雕梁画栱，绣栋云

楣，并就石而成。万躯菩萨，列于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龛，谓之天堂。空中倚一独梯，攀缘而上。至此下顾，则群山皆如堵塿。万中无一人敢登者。唐末，王仁裕独能登之，仍题诗于天堂西壁上，曰："蹑尽悬空万仞梯，等闲身共白云齐，檐前下视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天边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题。"

大竹路（出《玉堂闲话》）

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则深溪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缅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沉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路人徐步而进，若儒之布武也。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淮阴侯庙在焉。昔汉祖不用韩信，信遁归西楚。萧相国追之，及于兹山，故立庙貌。王仁裕尝佐褒梁帅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亦留题于淮阴祠。诗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犹说汉淮阴。孤云不掩兴亡策，两角曾悬去住心。不是冕旒轻布素，岂劳丞相远追寻。当时若放还西楚，尺寸中华未可侵。"

石鸡山（出《幽冥录》）

晋永嘉之乱，贼寇横行。宜阳女子彭娥，负器出汲还，举家已死贼手。不胜其哀，与贼相格。【夹批】便奇。贼驱娥出溪边，将杀之。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仰呼曰："皇天宁有神否？我有何罪，而当

如此！”因以头触石，山忽开数丈，娥即趋入。贼急逐之，山复合，贼皆压死。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溪为“娥潭”。

石

黄石（出《录异记》）

帝尧时，有五星自天而陨。一是土之精，坠于谷城山下。其精化为圯桥老人，以兵书授张子房，云：“读此当为帝王师，后求我于谷城山下，黄石是也。”子房佐汉功成，求于谷城山下，果得黄石焉。子房隐于商山，从四皓学道，其家葬其衣冠于黄石焉。【眉批】新闻。行者尝见墓上黄气高数十丈。后为赤眉所发，不得其尸，黄石亦失。其气遂绝。

马肝石（《出《洞冥记》）

元鼎五年，郅支国贡马肝石百斤，长以水银养于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国人长四尺，唯饵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碎之以和九转丹，吞之一丸，弥年不饥渴。以之拭发，白者皆黑。帝尝坐群臣于甘泉殿，有

发白者，以此拭之，应手皆黑。是时公卿语曰：“不用作方伯，唯愿拭马肝石。”此石酷烈，不杂丹砂，唯可近发。

石桥（出《朝野佥载》）

赵州石桥甚工，磨垄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勾栏并为石狮子。龙朔年中，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赵、定州，贼欲南过，至石桥，马跪地不进，但见一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

石柱（出《洽闻记》）

劫比他国，中天竺之属国也。有石柱，高七十尺，绀色有光。或观其身，随其罪福，悉见影中见之。

响石（出《洽闻记》）

南岳岣嶁峰，有响石，呼唤则应。南州南河县东南三十里，丹溪之曲，有响石，高三丈五尺，阔二丈，状如卧兽，人呼之应，笑亦应之。块然独处，亦号曰“独石”。

【总评】顽石且然，人乃有呼之不应者，何哉！吾欲更其名曰“情石”。

化石（出《录异记》）

会稽进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为书镇焉。偶有蝇集其上，驱之不去，视已化为石。求他虫试之，随亦化焉。壳落坚重，与石无异。

石连理（出《洽闻记》）

永昌中，台州司马孟诜奏，临海水下得石连理树三株，皆白石。

热石（出《录异记》）

新北市是景云观旧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础。人或坐之蹋之，逡巡如火烧，应心烦热，因便成疾，往往致死。相传若聚火烧此石，即瞿塘山吼而大沸。又蜀州晋原县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径二尺已来，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

【总评】铜山覆而洪钟鸣；热石焚而瞿塘吼。

金蚕（出《稽神录》）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阳人，世善刻石。其祖尝为浙西廉使裴璩采碑于积石之下，得一自然员石，如球形，式如砻斲，乃重叠如壳相包。斲之至尽，其大如拳。复破之，中有一蚕，如蛹螬，蠕蠕能动。人不能识，因弃之。数年，浙西乱，王出奔，至下蜀，与乡人夜会，语及青蛱还钱事，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蚕畜之，则宝货自致矣。”问其形状，则石中蛹螬也。【眉批】可惜！

坡沙

飞坡（出《朝野佥载》）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飞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麦垄依然仍旧。

鸣沙（出《国史异纂》）

灵州鸣沙县有沙，人马践之，辄枪然有声。持至他处，信宿之后，

无复有声。【眉批】此姓名不出于圜  ，皆鸣沙之士也。

水

龙门（出《国史补》）

龙门人皆言善游，于悬水，接木上下，如神。然寒食拜扫，必于河滨，终为水溺死也。

丹水（出《国史异纂》）

怀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长平山。传云，秦杀赵卒，其水变赤，因以为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诏改为怀水。

陆鸿渐（出《水经》）

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遇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赴郡，抵扬子驿中。将食，李曰：“陆君善茶，扬子江南零水又殊绝，二妙千载一遇也。”命军士信谨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

取水。陆洁器以俟。俄水至，陆以杓扬水曰：“江则江矣，非南零，乃似临岸者。”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人，敢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又以杓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舟荡半，惧其勘，挹岸水以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欺乎！”【眉批】君子小人不相入，亦犹异水同盆不相入也。李大惊赏。从者数十辈，皆大骇愕。李因问陆：“既如此，所经历之处，水之优劣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

李德裕（出《中朝故事》，又《芝田录》）

赞皇公李德裕，博达士，居廊庙日，有亲知奉使于京口。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零水，与取一壶来。”其人举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忆。乃汲一瓶于江中，归京献之。李公饮后，叹讶非常，曰：“江表水味，有异于往岁矣。此水颇似建业石城下水。”其人谢过不隐。

李德裕在中书，常饮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递铺，有僧人诣谒。德裕好奇，凡有游其门，虽布素皆引接。僧曰：“相公在位，昆虫遂性，万汇得所，水递事亦日月之薄蚀。”德裕颔之曰：“凡人未有无嗜欲者，况三惑博赛弋奕之事，弟子悉无所染。而和尚不许弟子饮水，无乃虐乎？”僧曰：“京都一眼井，与惠山寺泉脉相通。”德裕大笑：“真荒唐也。井在何坊曲？”曰：“在昊天观常住库后是也。”乃以惠山一罂，昊天一罂，杂以八瓯一类，都十瓯，暗记出处，遣僧辨析。僧取惠山寺与昊天。余八乃同味。德裕大奇之，当时停其水递。

刘子光（出《录异记》）

汉刘子光西征，遇山而渴，无水。子光在山南，见一石人，问之曰：“何处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剑斩石人。须臾，穷山水出。

益水（出《录异记》）

益阳县在长沙郡界，益水在其阳，县治东望，时见长沙城隍，人马形色，悉可审辨。或停览瞩，移晷乃渐散灭。县去长沙尚三百里，跨越重山，里绝表显，将是山岳炳灵，冥像所传者乎？昔汉光武中元元年，封太山，禅梁父。是日，山灵炳象，拘成宫室。昔汉武帝遣方士徐宣浮海采药，于波中，见汉家楼观参差，宛然备瞩。公侯第宅皆满因。班超在浑耶国，平旦，云霞鲜朗，见天际宫阙，馆宇严列。侍臣左右，悉汉家也。如斯之类，难可审论。

酿川（出《博物志》）

沈酿川者，汉郑弘，灵帝时为乡啬夫。从宦入京，未至，夜宿于此。逢故人，四顾荒郊，村落绝远，沽酒无处，情抱不申，乃投钱于水中而共饮。尽夕酣畅，皆得大醉。因便名为沈酿川。明旦分首而去。弘仕至尚书。

石脂水（出《酉阳杂俎》）

高奴县石脂水，水腻，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

漏陂（出《玉堂闲话》）

兖州东南接沂州界，有陂，周围百里而近，恒值夏雨，侧近山谷间流注所聚也，深可袤丈。属春雨，即鱼鳖生焉。或至秋晴，其水一夕悉陷其下而无余。故彼之乡里，或目之为漏陂，亦谓之陷泽。【眉批】漏陂、陷泽可代漏卮沃焦用。《水经注》有漏泽，亦同名，斯不雅矣。其水将漏，即有声，闻四远数十里分，若风雨之聚也。先回旋若涡势，然后沦入于穴。村人闻之日，必具车乘及驴驼，竞拾其鱼鳖，辇载而归。率一二岁陷，莫知其趋向，及穴之深浅焉。

井

绿珠井（出《岭表录异》）

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昔梁氏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采访使，以圆珠三斛买之。梁氏之居，旧井存焉。耆老传云，汲饮此水者，诞女必多美丽。里闾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时，遂以巨石填之。【夹批】可

恨！尔后虽时有产女端严，则七窍四肢多不完全。【眉批】丑妇亦何尝有益！异哉！州界有一流水，出自双角山，合容州畔为绿珠江。亦犹归州有昭君村。盖取美人生当名矣。

临沅井（出《抱朴子》）

葛稚川云：余祖鸿胪少时，尝为临沅令。云此县有名家，世寿考，或出百岁，或八九十。后徙去，子孙转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亦累世寿考。乃觉是宅所为，而不知其故。疑其井水赤，试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此丹砂汁因泉渐入井，是以饮其水而得寿。【眉批】为服丹砂者说法。

火井（出《博物志》）

火井在蜀都，纵广五尺，深二三丈。时以竹木投之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观视后，火转盛热。以盆著井上煮盐，得盐。后人以家烛火投井中，即灭息，至今不复然。

盐井（出《陵州图经》）

陵州盐井，后汉张道陵所凿。周回四丈，深五百四十尺。置灶煮盐，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聚人，因人成邑。万岁通天二年，右补阙郭文简奏卖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万贯。百姓贪其利，人用失

业。井上又有玉女庙。古老传云，十二玉女尝与张道陵指地开井，遂奉以为神。又俗称井底有灵，不得以火投及污秽。曾有汲水，误以火坠，即大吼沸涌，烟气冲上，溅泥漂石，甚为可畏。或云泉脉通东海，时有败船木浮出。

柴都（出《玄中记》）

东方有柴都焉，在齐国之山。山有泉水，如井状，深不测。至春夏时，雹从井中出，出则败五谷。人常以柴塞之，不塞则雹为患，故号柴都。

鸡井（出《稽神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赌。所爱一女，好食鸡，里胥日供双鸡。一日，将杀鸡，鸡走。其女自逐之。鸡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见。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气腾上如炊，其家但临井而哭，无敢入。【眉批】鸡报附见。有屠者请入视之，但见大釜，汤沸火炽。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气稍息。井中唯鸡骨一具，人骨二具。

军井（出《稽神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后焚毁，以为军营。有大井澱塞。壬子岁，军

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尸亦不获。有一人请复入，曰：“以绳缒我，我急引绳，即亟出之。”既入久之，忽引绳甚急，即出之，已如痴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见城郭井邑，人物甚众。其主曰李将军，机务鞅掌，府署甚盛。惧而遽出，竟不获二尸。”建州留后朱斥业，使填此井。

永兴坊百姓（出《酉阳杂俎》）

唐开成末，永兴坊百姓王乙掘井，过常井一丈余，无水，忽听向下有人语及鸡声，甚喧闹，近似隔壁。井匠惧，不敢拢。街司申金吾韦处仁，韦以事涉怪异，不复奏，遽令塞之。据周秦故事，李斯领徒七十二万人于骊山作陵。奏曰：“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状。”【眉批】文古甚。抑知厚地之下，或别有天地也。

太平广记钞卷六十三

宝部

宝

金人（出《神异经》）【眉批】以下金钱之属。

西方日官之外有山，长十余里，广二三里，高百余丈。其山皆黄金，色殊美，不杂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余，皆纯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银。又入一丈，有锡。又入一丈，有铅。又入一丈，有丹阳铜。丹阳铜似金，可锻以作错涂之器也。

成弼（出《广异记》）

隋末，有道者居于太白山，炼丹砂，合大还成，因得道。有成弼者，给侍十余岁，而不告以道。弼后以家艰辞去。道者遗之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铜，则黄金矣，足以办葬事。弼乃还，如言办葬讫。弼有异志，复入山见之，更还求丹。道者不与。弼乃持白刃劫之。既不得丹，则断道者两手；又不得，则刖其足。道者颜色不变。弼滋怒，则斩其头。及解衣，肘后有赤囊，开之，则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闻呼

弼声，回顾，乃道者也，谓弼曰：“汝终如吾矣。”弼大惊，因不见。弼既得丹，多变黄金，家遂殷富，则为人所告，云弼有奸，捕得。弼自列能成黄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问之，召令造黄金。金成，帝悦，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尽天下之铜乃已。弼造金，凡数万斤而丹尽。其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甚贵之。弼既艺穷而请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实不知。帝谓其诈，怒，胁之以兵。弼犹自列，遂为武士断其手。又不言，则刖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斩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

裴谈（出《纪闻》）

裴谈为怀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见山穴开，有黄金焉，可数间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铤，皆长尺余。因以石窒穴，且志之。又数日往，则迷其处。樵者颇谙山谷，即于洛城怀州，造开石物锤凿数车。州有崔司户，知而助之。将往开，而谈妻有疾，请道家奏章请命。道士忽传天帝诏曰：“帝诏裴谈，太行山天藏开，比有樵夫见之，吾已遗金五铤，命其闭塞。而愚人贪得，将加锤凿。若开不休，有祸无益。【眉批】天有私藏，天亦爱钱矣，何况于人？此州崔司户，与之同心。汝急止之，妻疾自瘳矣。”谈大异之，即召崔子问故，果符所言。乃没其开石之具，妻寻有间。

【总评】《稽神录》：建安卖薪人正钱瓮，事相类。又《王氏纪闻》：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见山穴开，钱盈其中。田父入穴，负十千而归。再往，迷失道。逢一人谓曰：“汝

牛值几何？”曰：“十千。”人曰：“汝牛为山神所得，已尝尔价，何为复寻？”言讫，忽不见。田父悟，乃归。

邹骆驼（出《朝野佥载》）

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尝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涴其饼。驼苦之，乃将镢斫去十余砖，下有瓷瓮，容五斛许，开看，有金数斗，于是巨富。其子昉，与萧佺驸马善，时人语曰：“萧佺驸马子，邹昉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

赵怀正（出《酉阳杂俎》）

汴州百姓赵怀正，住光德坊。大和三年，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赵妻贺以一环获焉。赵夜枕之，觉枕中如风雨声，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则无所觉。赵枕，辄复旧，或喧悸不得眠。其子请碎视之。赵言：“脱碎之无所见，是弃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后，尔必破之。”经岁余，赵病死。妻令毁视之，中有金银各一铤，如模铸者。所函铤处，其模似预曾勘入，枕无丝发隙，不知从何而入也。铤各长三寸余，阔如巨指。遂货之，办其殓及偿债，不余一钱。

柳积（出《独异志》）

柳积，字德封，勤苦为学，夜燃木叶以代灯。中夕，闻窗外有呼

者。积出见之，有五六人，各负一囊，倾于屋下，如榆荚，语曰：“与君为书粮，勿忧业不成。”明旦视之，皆汉古钱，计得百二十千，乃终其业。宋明帝时，官至太子舍人。

文德皇后（出《谈宾录》）

钱有文如甲迹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眉批】开元通宝，亦云开通元宝。此四字及书，皆欧阳洵所为也。初进样日，后掐一甲迹，因是有之。

王清（出《酉阳杂俎》）

元和初，洛阳村百姓王清佣力，得钱五镮，因买田畔一枯栗树，将为薪以求利。经宿，为邻人盗斫，创及腹，忽有黑蛇举首如臂。语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惊惧，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孙薪之，复掘其根下，得大瓮二，散钱实之。王清因是获利而归。十余年巨富，遂甃钱成龙形，号“王清本”。

燕昭王（出《王子年拾遗》）【眉批】以下珠。

燕昭王坐握日台，时有黑鸟白颈，集王之所，衔洞光之珠，圆径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昼照于云日，百神不能隐其精灵。此珠出阴泉之底，泉在寒山之北，圆水之中。有黑蜂飞翔。此蜂千岁一生，珠渐轻

细。昭王常怀握此珠。当盛暑之月，体自轻凉，号曰“销暑招凉珠”。

汉高后（出《剧谈录》）

高后求三寸珠，仙人朱仲在会稽市贩珠，乃献之，赐金百觔。鲁元公主私以金七百觔，从仲求珠，复献四寸者。

鲸鱼目（出《述异记》）

南海有珠，即鲸目瞳，夜可以鉴，谓之夜光。又龙珠，龙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南海俗云：“蛇珠千枚，不及一玫瑰。”言蛇珠贱也。玫瑰，亦珠名。越人俗云：“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儿。合浦有珠市。

珠池（出《岭表录异》）

廉州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极深莫测。又取小蚌肉，贯之以篾，曝干，谓之珠母。脯之以荐酒。肉中有细珠如粟，乃知珠池之蚌，随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少城珠（出《酉阳杂俎》）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杂色小珠。俗谓地当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说，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恶其太侈，焚之。”所拾小珠，时有孔者，得非是乎？【眉批】事亦僻。

青泥珠（出《广异记》）

则天时，西国献毗娄博义天王下颔骨及辟支佛舌，并青泥珠一枚。则天悬额及舌，以示百姓。额大如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类拇指，微青。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刚额中。后有讲席，胡人来应讲，见珠纵视，目不暂舍。如是积十余日，但于珠下谛视，而意不在讲。僧知其故，因问：“欲买珠耶？”胡云：“若见卖，当致重价。”僧初索千贯，渐至万贯。胡悉不酬，遂定至十万贯，卖之。胡得珠，纳腿肉中，还西国。僧寻奏闻，则天敕求此胡，数日得之。使者问珠所在。胡云：“已吞入腹。”使者欲刳其腹。胡不得已，于腿中取出。则天召问：“贵价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国有青泥泊，多珍宝。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宝可得。”则天因宝持之。至玄宗时犹在。【眉批】我之无用，彼之有用，何为留之。

水珠（出《纪闻》）

大安国寺，睿宗为相王时旧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场焉。王尝施一宝珠，令镇常住库。寺僧纳之柜中，殊不为贵也。开元十年，寺僧造功

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见函封曰：“此珠直亿万。”僧共开之，状如片石，赤色，夜则微光，光高数寸。持至市中，令一僧监卖，试其酬直。居数日，贵人或有问者。及观之，则曰：“此凡石耳，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后，知其夜光，或酬价数千矣。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寺求宝。见珠大喜，顶戴于首。胡人，贵者也。使译问价，僧曰：“亿万。”胡人因是迟回而去。明日又至，译谓僧曰：“珠价诚直亿万，然胡客久，今有四千万求市，可乎？”僧喜，与之谒寺主。寺主许诺。明日，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仍谓僧曰：“有亏珠价诚多，不贻责也。”僧问胡从何而来，此珠复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国人。王贞观初通好，来贡此珠。后吾国常念之，募有得之者，当授相位。求之七八十岁，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军行休时，掘地二尺，埋珠于其中，水泉立出，可给数千人，故军行常不乏水。【眉批】中国未必知宝，此珠可以无贡。自亡珠后，行军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顷泉涌，其色清冷，流泛而出。僧取饮之，方悟灵异。胡人乃持珠去。

上清珠（出《酉阳杂俎》）

肃宗为儿时，常为玄宗所器。每坐于前，熟视其貌，谓武惠妃曰：“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绛纱裹之，系于颈。是开元中罽宾国所贡，光明洁白，可照一室。视之则仙人玉女，云鹤绛节之形，摇动于其中。及即位，宝库中往往有神光耀日。掌库者具以事告。帝曰：“岂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绛纱犹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为儿时，明皇所赐也。”遂令贮之以翠玉函，置于卧内。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灾，则虔恳祝之，无不应也。

五色玉（出《酉阳杂俎》）【眉批】以下犀玉之属。

天宝初，安思顺进五色玉带；又于左藏库中得五色玉。上怪近日西贡无五色玉，令责安西诸蕃。蕃言此常进，皆为小勃律所劫，不达。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谏，独李林甫赞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运谋勇可将。乃命天运将四万人，兼统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长恐惧请罪，悉出宝玉，愿岁贡献。天运不许，【夹批】何意？即屠城，虏二千人及珠玑而还。勃律中有术者，言将军无义不祥，天将大风矣。行数百里，忽惊风四起，雪花如翼。风激海水成冰，四万人一时冻死，唯蕃汉各一人得还。具奏，玄宗大惊异。即命中使随二人验之。至海测，冰犹峥嵘如山。隔水见兵士尸，立者坐者，莹彻可数。中使将返，冰忽消释，众尸亦不复见。

珊瑚（出《西京杂记》及《述异记》《洽闻记》）

汉宫积草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曰烽火树。【夹批】名不佳。夜有光，常欲然。

又郁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处也。珊瑚碧色，一株株数十枝，枝间无叶，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余。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宫。”汉元封二年，郁林郡献珊瑚妇人。帝命植于殿前。谓之女珊瑚，忽柯叶甚茂。至灵帝时树死，咸以为汉室将衰之征也。【眉批】国家咎征附见。

又𦰡篠国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飞桥，渡海而西，至且兰国。自且兰有积石，积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于水底。大船载铁网下海中。初生之时，渐渐似菌。经一年，挺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支格交错。高者三尺，大者丈余。三年色青，以铁钞发其根，于舶上为绞车，举铁网而出之。故名其所为珊瑚洲。久而不采，却蠹烂糜朽。【眉批】腐材岩穴，同一可惜。

犀角（出《岭表录异》《酉阳杂俎》）

犀三毛一孔，大约似牛而猪头，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额上，为兕犀；一在鼻上，较小，为胡帽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点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为毛犀。俱粟文，堪为腰带。千百犀中，或偶有通者，花点大小奇异，固无常定。有偏花路通者，有顶花大而根花小者，谓之“倒插通”。此二种亦五色无常矣。若通白黑分明，花点奇差，则价计巨万，乃希世之宝也。又有堕罗犀，犀中最大，一株或重七八斤。云是牯牛额上者，必花多是撒头豆点。色深者堪为铸，散而浅，即拍为盘碟器皿之类。又有骇鸡犀【夹批】群鸡见之惊散。辟尘犀【夹批】为妇人簪梳，一尘不着。辟水犀【夹批】此犀行于海，水为之开，在雨露中不湿。明犀【夹批】处暗有光。此数犀，但闻其说，不可得而见也。

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水。当其溺时，人赶不复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理不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倒插者，一半巳下通。正者，一半巳上通。腰鼓者，中断不通。故波斯谓牙为白暗，犀为黑暗。南海郡舶主说：“本国取犀，先于山路多植木如徂杙。”云犀前脚直，常椅木而息。木烂折，则不能起。犀角，一名奴

角。刘孝标言：“犀堕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

犀导（出《续齐谐记》）

晋东海蒋潜，尝至不其县，见林下踣一尸，已臭烂。乌来食之，辄见一小儿，长三尺许，来驱乌。乌乃起。如此非一。潜异之，乃就看之。见死人头上著通天犀导，乃拔取之。既去，众乌争集，无复驱者。潜后以此导上晋武陵王。王薨，以衬众僧。王武刚以九万钱买之。后落褚太宰处。褚以饷齐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后，内人江夫人遂断以为钗。每夜，辄见一儿绕床头啼叫云：“何为见屠割，必当相报，终不独受枉酷。”江夫人恶之，月余遂薨。

魏生（出《原化记》）

唐安、史定后，有魏生者，少以勋戚，历任王友，家财累万。然交结不轨之徒，由是穷匮，为士旅所摈。因避乱，将妻入岭南。数年，方宁后归。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后，登岸肆目，忽于砂碛间见一地，气直上冲数十丈。从而寻之，见石片如手掌大，状如瓮片，半青半赤。试取以归，致之书箧。及至家，故旧荡尽，无财贿以求叙录，假屋以居。市肆多贾客胡人等。旧相识者哀之，皆分以财帛。尝因胡客自为宝会。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眉批】乃知以财列亦夷狄之法。召生观焉，生忽忆所拾得物，怀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于席末。食讫，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径寸。余胡皆起，稽首礼拜。其次以下，所出

者或三或二，悉是宝。至坐末，诸胡咸笑，戏谓生：“君亦有宝否？”生曰：“有之。”遂出所怀以示之，而自笑。三十余胡皆起，扶生于座首，礼拜。生初谓见谑，不胜惭悚。后知诚意，大惊异。其老胡见此石，亦有泣者。众遂求生，请市此宝，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万。众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宝！”加至千万乃已。潜问胡：“此宝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国之宝。因乱，遂失之，已经三十余年。我王求募之。云：‘获者拜国相。’此归皆获厚赏，岂止数百万哉！”问其所用。云：“此宝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设坛致祭之，以此置坛上。一夕，明珠宝具等皆自聚，故名宝母也。”生得财，倍其先资。

珍玩

玉杯（出《十洲记》）【眉批】以下玉器。

周穆王时，西戎献玉杯，光照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满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

连环羁（出《西京杂记》）

汉武帝时，西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

璃为鞍。安在暗室中，尝照十余丈，其光如昼。

玉龙子（出《明皇杂录》）【眉批】以下玉。

天后尝召诸皇孙坐殿上，观其嬉戏。因出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获。独玄宗端坐，略不为动。后大奇之，抚其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龙子以赐。【眉批】后恐唐子孙，杀之殆尽。既心异玄宗，竟不加害。帝王之兴，天命已定，虽天后亦如之何！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衣箱中。及大帝载诞之三日，后以珠络衣褓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尝藏之内府。虽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及玄宗即位，每京师闵雨，必虔诚祈祷。将有霖注，逼而视之，若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玄宗复祈祷，而涉旬无雨。帝密投南内之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及幸西蜀，车驾次渭水，将渡，驻跸于水滨。左右侍御或有临流濯弄者，于沙中得之。上惊喜流泣。自后每夜中，光彩辉烛一室。上既还京，为小黄门私窃，以遗李辅国，常置柜中。辅国将败，夜闻柜中有声。开视之，已亡其所。【眉批】一物去留而休咎若告，亦灵矣哉！

玉辟邪（出《杜阳编》）

肃宗赐李辅国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工。其玉之香，可闻数百步。【眉批】香玉。锁之于金函石柜中，不能掩其气。或以衣裾悞拂，芬馥经年。纵浣濯数四，亦不消歇。辅国常置之坐侧。一

日，方巾栉，而辟邪一则大笑，一则悲号。辅国恶其怪，遂碎之为粉，投于厕中。自后常闻冤痛之声。其辅国所居安邑里，芬馥弥月犹在。盖舂之为粉，愈香故也。不周岁而辅国死焉。始碎辟邪，辅国嬖奴慕容宫，知异常物，隐屑二合。鱼朝恩不恶辅国之祸，以钱二十万买之。而朝恩将伏诛，其香化为白蝶，冲天而去。【眉批】咎征附见。

软玉鞭（出《杜阳编》）

德宗尝幸兴庆宫，于複壁间得宝匣，中获玉鞭。其末有文，曰软玉鞭。即天宝中异国所献也。瑞妍节文，光明可鉴。虽蓝田之美，不能过也。屈之则首尾相就，舒之则径直如绳。虽以斧锯锻斫，终不伤缺。德宗叹为神物，遂命联蝉绣为囊，碧蚕丝为鞘。碧蚕丝，即永泰元年东海弥罗国所贡也。云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连延十数里，小者亦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反捻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瑟，虽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弦，鬼神愁。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眉批】箭出远近，力使之也，弦能乎？上令藏于内府。至朱泚犯禁阙，其鞭不知所在。

重明枕 神锦衾（出《杜阳编》）

元和八年，大轸国贡重明枕、神锦衾。云其国在海东南三万里，当轸宿之位，故曰大轸国。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逾于水精。中有楼台之状。四方有十道士，持香执简，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

人。其楼台瓦木丹青，真人簪帔，无不悉具，通莹焉如水睹物。神锦衾，水蚕丝所织，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龙文凤彩，殆非人工。其国以五色石甃池塘，采大柘叶饲蚕于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其间。及长，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虽惊风疾吹不能动，大者可阔三四尺。而蚕经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茧，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国人缫之，以织神锦，亦谓之灵泉丝。上始览锦衾，与嫔御大笑曰："此不足以为婴儿绷席，易能为我被耶？"使者曰："此锦之丝，水蚕也。得水即舒，水火相返，遇火则缩。"遂于上前，令四官张之，以水一喷，即方二丈，五色焕烂，逾于向时。上叹异，却令以火逼之，须臾如故。

汉太上皇剑（出《王子年拾遗记》）【眉批】以下剑。

汉太上皇微时，常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其字虽难识，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时作此物也。太上皇游丰沛泽中，有人欧冶铸。上皇息其傍，问铸何器。工人笑曰："为天子铸剑，勿泄。"上皇谓为戏言，了无疑色。工曰："今所铸铁，钢砺难成。若得翁腰间佩刀杂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星精为辅佐，以歼三猾。水衰火盛，此为异兆也。"上皇曰："余有此物，名为匕首，其利难俦。秦昭襄王之时，余行，逢一野人于路，授余云：'殷时灵物，世世相传。上有古书，记其年月。'"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和铸，终为鄙器。上皇即解腰间匕首投炉中。俄而烟焰冲天，日为昼暗。及剑成，工人视之，其铭面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剑授上皇。上皇以赐高祖。高祖长佩于身，以歼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吕后，藏于宝库之中。守藏者见白气如云，出于户外，如龙蛇。改其库名曰"灵金藏"。及诸吕擅权，白气亦灭。

【总评】按《异苑》：晋元康三年，武库火，烧汉高祖斩蛇剑、孔子履，咸见此剑穿屋飞去，莫知所向。不知斩蛇剑即上皇所铸否？

宋青春（出《酉阳杂俎》）

唐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为众所推。西戎尝岁犯边境，青春每临阵，必独运剑大挥，执馘而前，未尝中锋镝。西戎惮之，一军咸赖焉。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之？"答曰："但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以为神助也。"青春乃知剑之灵。青春死后，剑为瓜州刺史季广琛所得。或风雨后，迸光出室，环烛方丈。哥舒翰镇西凉，知之，求易以他宝，广琛不与，因赠之诗曰："刻舟寻已化，弹铗未酬恩。"

张祖宅（出《朝野佥载》）

唐乾封中，有人于镇州东野外见二白兔，捕之，忽却入池，绝迹不见。乃于入处掘之，才三尺许，获铜剑一双，古制殊妙。【眉批】白兔青龙的对。于时长史张祖宅以闻。

符载（出《芝田录》）

唐符载，文学武艺双绝。常畜一剑，神光照夜为昼。客游至淮浙，遇巨商舟舰，遭蛟作梗，不克前进。掷剑一挥，血洒如雨，舟舸安流而

逝。后遇寒食，于人家裹秬粽，粗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剑断之讫，其剑无光，若顽铁，无所用矣。【眉批】譬之君子，避辱而隐。

破山剑（出《广异记》）

有士人耕地得剑，磨洗诣市。遇胡人求买。初还一千，累上至百贯，士人不可。胡随至其家，爱玩不舍，遂至百万。已克明日持直取剑，会夜佳月，士人与其妻持剑共视，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贵价？"庭中有捣帛石，以剑指之，石即中断。及明，胡载钱至，取剑视之，叹曰："剑光已尽，何得如此！"不复买。士人诘之。胡曰："此是破山剑，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宝山。今光铓顿尽，疑有所触？"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说其事。胡以十千买之而去。

汉宣帝（出《西京杂记》）【眉批】以下镜。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照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

王度（出《异闻集》）

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病革。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

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阙，而非字画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月方绝。侯生常云：“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甚端丽，名曰鹦鹉。度既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鹦鹉遥见，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眉批】狸妖附见。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邽陈思恭义女，蒙养甚厚，嫁与同乡人柴华。与华意不相惬，逃出韩城，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将鹦鹉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狐，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眉批】此镜照真狸不死，照伪人之狸则死。然则与其为伪人，宁真狸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鹦鹉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死。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缄于匣，许尽醉而终。”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眉批】此狸甚达。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出镜，觉镜亦昏昧无光。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叹怪未已。

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明公好奇爱古，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乃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眉批】惟相伏，所以为神物。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欲为苏绰立传。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颇涉史传，略解属文。见度传草，因悲不自胜。度问其故。谓度曰："豹生常受苏公厚遇，今见苏公言验，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宝镜，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于公者。苏公爱之甚，临亡之岁，戚戚不乐，召苗生谓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镜当入谁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观之也。'便顾豹生取蓍。苏公自揲布卦。卦讫，苏公曰：'我死十余年，我家当失此镜，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动静有征。今河汾之间，往往有宝气，与卦兆相合，镜其往彼乎？'季子曰：'亦为人所得乎？'苏公又详其卦云：'先入侯家，复归王氏。过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讫涕泣。度问苏氏，果如豹生之言。故度为苏公传，亦具言其事于末篇。论苏公蓍筮绝伦，谓此也。【眉批】苏绰善筮附见。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见之，觉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为具食。坐语良久，胡僧谓勣曰："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可得见耶？"勣曰："法师何以知之？"僧曰："贫道受明录秘术，颇识宝气。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此宝勣气也。贫道见之两年矣。今择良日，敬欲一观。"镜出之。僧跪捧欣跃。又谓勣曰："此镜有

数种灵相，皆当未见。但以金膏涂之，珠粉拭之，举以照日，必影彻墙壁。”僧又叹息曰：“更作法试，应照见腑脏。所恨卒无药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无不获验。而胡僧遂不复见。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从之。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乃密悬此镜于树间。其夜二鼓许，闻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冥，缠绕此树。电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创，死于树。度便下收镜，命吏出蛇，焚于县门外。仍掘树，树心有一穴，于地渐大，有巨蛇蟠泊之迹。既而妖怪遂绝。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蒲陕之间，疠疫尤甚。有河北人张龙驹，为度下小吏，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度悯之，赍此入其家，使龙驹持镜夜照。诸病者见镜，皆惊起云：“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光阴所及，如冰著体，冷彻腑脏。”即时热定，至晚并愈。以为无害于镜，而有济于众，令密持此镜，遍巡百姓。其夜，镜于匣中冷然自鸣，声甚彻远，良久乃止。度心独怪。明早龙驹来谓度曰：“龙驹昨忽梦一人，龙头蛇身，朱冠紫服，谓龙驹：‘我即镜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于君家，故来相托。为我谢王公，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后月，当渐愈，无为我苦。’”度感其灵怪，因此志之。至后月，病果渐愈，如其言也。大业十年，度弟贲自六合丞弃官归，将遍游山水，为长往之策。度涕泣止之。贲意已决，必不可留。不得已，与之决别。贲求所宝镜为赠。度曰：“吾何惜于汝。”即以与之。贲得镜，遂行，不言所适。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始归长安，以镜归。谓度曰：“此镜真宝物也。辞兄之后，先游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坛。属日暮，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贲栖息焉。月

夜二更后，有两人：一貌胡，须眉皓而瘦，称山公；一面阔，白须眉长，黑而矮，称毛生。谓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寻幽探穴访奇者。’二人坐，与勣谈久，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潜后，开匣取镜。镜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矮者化为龟，胡者化为猿。悬镜至晓，二身俱殒。龟身带绿毛，猿身带白毛。【眉批】龟猿怪附见。即入箕山，渡颍水，历太和。视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绿色。问樵夫，曰：‘此灵湫耳。村闾每八节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阙，即池水出黑云大雹，浸堤坏阜。’勣引镜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尔池水腾出，池中不遗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有一鱼，可长丈余，粗细大于臂，首红额白，身作青黄间色，无鳞有涎，龙形蛇角，嘴尖，状如鲟鱼，动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远去。勣谓蛟也，失水而无能为耳。刃而为炙，其膏有味，以充数朝口腹。遂出于宋汴。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每入夜，哀痛之声不堪。勣问其故，病来已经年岁。勣停一宿，及闻女子声，遂开镜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杀。’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鸡死矣。乃是主人七八岁老鸡也。【眉批】鸡怪附见。游江南，将渡广陵扬子江，忽暗云覆水，黑风波涌，舟子失容，虑有覆没。勣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跻摄山岭。或攀绝顶，或入深洞，逢其鸟环人而噪，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舟人曰：‘涛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回舟，吾辈必葬鱼腹。’勣出镜照，江波不进，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鼋龟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后却视，涛波洪涌，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览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还履会稽，逢异人张始鸾，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与陈永同归。更游豫章，见道士许藏秘，云是旌阳七代孙，有咒登刀履火之术。说妖怪之次，更言丰城县仓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识。藏秘疗之无

效。勣故人曰赵丹，有才器，任丰城县尉。勣因过之。丹命祇承人指勣停处。勣谓曰：‘欲得仓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为主礼。勣因问其故。李曰：‘三女同居堂内阁子，每至日晚，即靓妆炫服。黄昏后，即归所居阁子，灭灯烛。听之，窃与人言笑声，及至晓眠，非唤不觉。日日渐瘦，不能下咽。制之不令妆梳，即欲自缢投井。无奈之何。’勣令引示阁子之处。其阁东有窗，恐其门闭难启，昼日先刻断窗棂四条，却以物支拄之如旧。至日暮，李报勣曰：‘妆梳入阁矣。’至一更，听其言笑。勣拔窗棂子，持镜入阁照之。三女叫云：‘杀我婿也！’初不见一物。悬镜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长一尺三四寸，身无毛齿。有一毛鼠，亦无毛齿，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宫，大如人手，身披鳞甲，焕烂五色，头上有两角，长可半寸，尾长五寸已上，尾头一寸，色白，并于壁孔前死矣。【眉批】鼠狼守宫怪附见。从此疾愈。其后寻真至庐山，婆娑数月。或栖息长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连迹。举镜视之，莫不窜伏。庐山处士苏宾，奇识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来。谓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间。今宇宙丧乱，他乡未必可止。吾子此镜尚在，足为卫，幸速归家乡也。’勣然其言，即时北归，便游河洛。夜梦镜谓勣曰：‘我蒙卿兄厚礼，今当舍人间远去，欲得一别。卿请早归长安也。’【眉批】镜亦不忘故人。勣梦中许之。及晓，独居思之，恍恍发悸，即时西首秦路。今既见兄，勣不负诺矣。终恐此灵物，亦非兄所有。”数月，勣还河东。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

唐中宗（出《朝野佥载》）

唐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常骑马自

照，人马并在镜中。

李守泰（出《异闻录》）

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进镜官扬州参军李守泰曰：“铸镜时，有一老人，自称姓龙名护，须发皓白，眉如丝，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随，年十岁，衣黑衣，龙护呼为玄冥。以五月朔忽来，神采有异，人莫之识。谓镜匠吕晖曰：‘老人家住近，闻少年铸镜，暂来寓目。老人解造真龙，欲为少年制之。’遂令玄冥入炉所，扃闭户牖，不令人到。经三日三夜，门左洞开，吕晖等二十人于院内搜觅，失龙护及玄冥所在。镜炉前获素书一纸，文字小隶云：‘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气，禀五行也。纵横九寸，类九州分野。镜鼻如明月珠焉。开元皇帝圣通神灵，吾遂降祉。斯镜可以辟邪，鉴万物。秦始皇之镜，无以加焉。’歌曰：‘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吕晖等遂移镜炉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时，乃于扬子江铸之。未铸前，天地清谧。兴造之际，左右江水忽高三十余尺，如雪山浮江。又闻龙吟，如笙簧之声，达于数十里。稽诸古老，自铸镜以来，未有如斯之异也。”帝诏有司，别掌此镜。至天宝七载，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亲幸龙堂祈之，不应。问昊天观道士叶法善【眉批】叶法善逸事。曰：“朕敬事神灵，以安百姓。今亢阳如此，朕甚忧之，亲临祈祷不雨，何也？卿见真龙否乎？”对曰：“臣亦曾见真龙。臣闻画龙四肢骨节，一处得以真龙，即便有感应。用以祈祷，则雨立降。所以未灵验者，莫不类真龙耳！”帝即诏中使孙知古，引法善于内库遍视之。忽见

此镜，遂还奏曰：“此镜龙，真龙也。”帝幸凝阴殿，并召法善祈镜龙。顷刻间，见殿栋有白气两道，下近镜龙。龙鼻亦有白气，上近梁栋。须臾充满殿庭，遍散城内。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诏集贤待诏吴道子，图写镜龙，以赐法善。

陈仲躬（出《集异记》）

唐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学，修词未成。携数千金，于洛阳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无所惧。仲躬常习学不出。月余日，有邻家取水女，可十数岁，怪每日来于井上，则逾时不去，忽坠井而死。井水深，经宿方索得尸。仲躬异之。闲日窥于井上，忽见水中一女子，其形状少丽。依时样妆饰，以目仲躬。凝睇之际，以红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于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叹曰：“斯为溺人之由也。”遂不顾而退。后数月炎旱，此井水不减。忽一日水竭。清旦，有人叩门云：“敬元颖请谒。”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见女子也。仲躬与坐，讯曰：“卿何以杀人？”元颖曰：“妾非杀人者。此井有毒龙。自汉朝绛侯居于兹，遂穿此井。洛城内有五毒龙，斯其一也。缘与太一左右侍龙相得，每为蒙蔽。【眉批】受左右蒙蔽，何贵？太乙吾未敢信。天命追征，多托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汉以来，杀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某乃国初方坠于井，遂为龙所驱使，为妖惑以诱人，用供龙食。甚于辛苦，情非所愿。昨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龙神尽须集驾。昨夜子时，已朝太一矣。兼为河南旱，勘责三数日方回。今井内已无水，君子诚能命匠淘之，则获脱斯难矣。若然，愿终君子一生奉养。世间之事，无不致。”言讫，便失所在。仲躬当时即命一亲信，与匠同入井，嘱曰：“但

见异物即收。”至底无别物，唯获古铜镜一枚，阔七寸七分。仲躬令洗净，贮匣内，焚香以奉之，斯所谓敬元颖也。一更后，元颖忽自门而入，直造烛前设拜。谓仲躬曰：“谢生成之恩，照浊泥之下。某昔本师旷所铸十二镜之第七者也。其铸时，皆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则七月七日午时铸者也。贞观中，为许敬宗婢兰苕所堕。以此井水深，兼毒龙气所苦，人入者闷绝，故不可取，遂为毒龙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获重见人间耳。然明晨内，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钱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颖曰：“但请君子饰装，一无忧也。”将辞去，仲躬复留之，问曰：“汝安得有红绿脂粉状乎？”对曰：“某变化无常，非可具述。”言讫，即无所见。明旦，忽有牙人叩户，兼领宅主来谒仲躬，便请移居，并夫役并足。未到斋时，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价数，一如清化者。【眉批】镜能出神，为人立宅，更奇！其牙人云：“价直契本，一无遗缺。”并交割讫。后三日，其清化宅井，无故自崩，兼延及堂隅东厢，一时陷地。仲躬后文战累胜，为大官。有所要事，未尝不如移宅之效也。其镜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书。以今文推而写之曰：“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前白龙潭铸成此镜，千年在世。”于背上环书，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则左有日而右有月。龟龙虎雀，并如其位。于鼻四旁题云“夷则之镜”。

元稹（出《三水小牍》）

唐丞相元稹之镇江夏也，常有人登黄鹤楼，遥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遂令人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鱼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其人乃携鲤而来，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镜二，如钱大，而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精巧，且常

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箱之中。及相国薨，镜亦亡去。

渔人（出《原化记》）

苏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贞元中，有渔船十余，下网取鱼，一无所获。网中得物，乃是镜而不甚大。渔者忿其无鱼，弃镜于水。移船下网，又得此镜。渔人异之，遂取其镜视之。才七八寸，照形悉见其筋骨脏腑，溃然可恶。其人闷绝而倒，众人大惊。其取镜鉴形者，即时皆倒，呕吐狼籍。其余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镜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与归家，以为妖怪。明日方理网罟，则所得鱼多于常时数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询于故老，此镜在江湖，每数百年一出。人亦常见，但不知何精灵之所为也。

真阳观瑞炉（出《玉堂闲话》）【眉批】炉。

新浙县有真阳观者，即许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庄田，颇为邑民侵据。唐僖宗朝，南平王钟传据江西八州之地。时观内因修元斋，忽有一香炉自天而下。其炉高三尺，下有一盘，盘内出莲花一枝，花有十二叶，叶间隐出一物，即十二属也。炉顶上有一仙人，戴远游之冠，着云霞之衣，相仪端妙。左手搘颐，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桧之状，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其初降时，凡有邑民侵据本观庄田，此炉即蜚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惊惧，亟以其田还观，莫敢逗留。南平王闻其灵异，遣使取炉，至江西供养。忽一夕失炉，寻之却在旧观。道俗目之为瑞炉。故丞相乐安公孙偓南迁，路径此

观，留题，末句云：“好是步虚明月夜，瑞炉蜚下醮坛前。”其炉如金色，轻重不定。寻常举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盗窃之，虽数人亦不能举。至今犹在本观。而不能复蜚矣。

集翠裘（出《集异记》）【眉批】裘。

则天时，南海郡献集翠裘，珍丽异常。张昌宗侍侧，则天因以赐之。遂命披裘，供奉双陆。宰相狄仁杰，时入奏事，则天因命仁杰与昌宗双陆，曰：“卿二人赌何物？”狄对曰：“争三筹，赌昌宗所衣毛裘。”则天谓曰：“卿以何物为对？”狄指所衣紫绉袍。曰：“臣以此敌。”则天笑曰：“卿未知此裘价逾千金。卿之所指，为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幸宠遇之服。对臣之袍，臣犹怏怏。”则天业已处分，遂依其说，而昌宗心赧神沮，气势索寞，累局连北。狄对御，就脱其裘，拜恩而出。至光范门，遂付家奴衣之，促马而去。【眉批】豪甚。

宝木（出《广异记》）【眉批】琵琶槽。

卫公李德裕，常有老叟诣门，引五六辈舁巨桑木请谒。德裕异而出见。叟曰：“此木某家宝之三世矣。某今年耄，感公仁德，且好奇异，是以献耳。木中有奇宝，若能者断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计其年齿已老，或身已歿，子孙亦当得其旨。设非洛匠，无能有断之者。”【眉批】此叟既知洛匠，何不剖木？公如其言，访于洛下，匠已殂矣。子随使而至，注视良久，曰：“可徐而断之。”因解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

鸽，羽翼嘴足，巨细毕备。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鸽少其翼。公以形全者进之，自留其一。

铁筩 笔管（并《杜阳编》）【眉批】筩。笔。

唐丞相令狐绹因话奇异之物，自出铁筩，径不及寸，长四寸。内取小卷书于日中视之，乃九经并足。其纸即蜡蒲团。其文匀小，首尾相似。其精妙难以言述。又倾其中，复展看轻绢一匹，度之四丈无少，秤之才及半两，似非人世所有。

故德州王使君椅家有笔一管，约一寸，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以来，中间刻《从军行》一幅，人马毛发，屋木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两句。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刻。故崔郎中铤文，有《王氏笔管记》。

方竹杖（出《桂苑丛谈》）【眉批】杖。

唐润州甘露寺僧某者，道行孤高，名重江左。李卫公德裕廉问日，常与之游。及罢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赠焉。方竹出大宛国，坚实而正方，节眼须牙，四面对出。李所宝也。及再镇浙右，其僧尚在。公问：“竹杖无恙否？”僧对曰：“已规圆而漆之矣。”公嗟惋弥日。

四宝宫（出《西京杂记》）【眉批】以下杂宝。

汉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杂宝屏风、杂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

李辅国（出《杜阳编》）

李辅国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识。夏即于堂中设迎凉草，其色类碧，而干似苦竹，叶细而不凋。盛暑刺之窗户间，凉自至。凤首木，高一尺，而雕刻如鸾凤之形。虽严凝之时，置于高堂大厦中，而和煦之气，如二三月，故别名曰常春木。纵以烈火焚之，终不焦黑。二物或出于薛王宅。《十洲记》云：“火林国出也。”

月镜（出《王子年拾遗》）

周灵王侍臣苌弘，巧智如流，因而得侍。长夜宴乐，或献异方珍宝，有玉人镜石。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谓之月镜。玉人皆有机，自能转动，谓之机妍。苌弘言于王曰：“圣德所招也。”故周人以弘媚谄而卒杀之。

秦宝（出《西京杂记》）

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所惊异

者，有玉五支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复铸铜人十二枚，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秉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结华彩，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秉筑笙竽皆作，与真乐不异焉。【眉批】生人能乐者尚少，况铜人无气，安得成调乎？所传妄矣！玉栖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七宝饰之。铭曰：玓瓅之乐。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隐相次。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洞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见肠胃五脏，历历无碍。人有疾病在内者，则掩心而照之，必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帝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则杀之也。【眉批】更胜守宫。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

延清室（出《拾遗记》）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盖石文如画也。石体盛轻，出郅支国。上设紫瑠璃帐，火齐屏风。列灵麻之烛，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杂宝饰之。视者于户外扇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清凉耶？”侍者屏扇，以手摹之，方知有屏风也。偃又以玉精为盘，贮冰于膝前，玉精与冰同洁澈。侍者以冰无盘，恐湿席，乃和玉盘拂之，落阶下，冰玉俱碎。偃更以为乐。此玉精，千涂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

张华（出《拾遗记》）

晋张华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博识无伦，然记事采言，多所浮妄。昔仲尼不言怪力乱神，今可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国所献，铸为砚。又赐麟角管。此辽西国所献也。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言陟厘，陟厘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则，因为名焉。

扶余国三宝（出《宣室志》）

会昌元年，扶余国贡三宝：曰火玉、曰澄明酒及风松石。火玉色赤，长半寸，上尖下圆，光照数十步，积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内，冬则不复挟纩。澄明酒，色紫如膏，饮之令人骨香。风松石，方一丈，莹彻如玉，其中有树，形若古松偃盖，凉飙生于其间。至盛夏，上令置于殿内。稍秋气飕飕，即命引去。

马脑柜 紫瑰盆（出《杜阳编》）

武宗起望仙台，更修隆真室，舂百宝屑以涂地，瑶楹金栱，银槛玉砌，晶荧炫耀，看之不足。内设玳瑁之帐，火齐之床，焚龙光之香，荐无忧之酒，此皆他国所献也。渤海贡马脑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作工巧，无以为比。帝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瑰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一寸，举之则若鸿毛。帝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室，以和药饵。

万佛山（出《杜阳编》）

上崇释氏教，乃舂百品香，和银粉以涂佛室。遇新罗国献五色氍毹及万佛山，可高一丈。上置于佛室，以氍毹籍其地。氍毹之巧丽，亦冠绝于时。每方寸之内，即有歌舞之乐，列国山川之状。或微风入室，其上复有蜂蝶动摇，燕雀飞舞。俯而视之，莫辨其真假。万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悉具，而辫缕金玉水精，为幡盖流苏，庵瞻卜罗等树，拘百宝为楼阁台殿。其状虽微，势若飞动。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数。下有紫金钟，阔三寸，以蒲牢衔之。每击钟，行道僧礼拜至地，其中隐隐，谓之梵声，盖关缑在乎钟也。其山虽以万佛为名，其数则不可胜计。上置九光扇于岩嶅间。四月八日，召两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是时。观者叹非人工。及见有光出于殿中，咸谓之佛光，即九光扇也。

玳瑁盆（出《杜阳编》）

宝历元年，南昌国献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云其国有酒山紫海。山有泉，其味如酒，饮之甚醉，则经日不醒。紫海水色如烂椹，可以染衣。其鱼龙龟鳖，砂石草木，无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饰之。及盛夏，上置于殿内，贮水令满，遣嫔御持金银杓，酌水相沃，以为嬉戏。浮光裘，即紫海色染其地也，以五彩丝蹙成龙凤，各一千三百。仍缀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猎于北苑，为朝日所照，而光彩动摇，观者皆眩其目。上亦不为之贵。一日，驰马从禽，忽际暴雨，而裘无纤毫沾濡，方叹为异物。夜明犀，其状类通天犀，夜则光明，可照百

步。覆缯十重，终不能掩其耀焕。上遂命解为腰带。每游猎，夜则不施蜡烛，有如昼日。

奇物

谢灵运须（出《国史异纂》）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于南海祇洹寺，为维摩诘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安乐公主，五月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取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绝。【眉批】作业。

杨妃袜（出《国史补》）

玄宗至马嵬驿，令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梨树之前。马嵬媪得袜一只，过客求而元之。百钱一观，获钱无数。【眉批】袜犹如此，人将若何？

荆根枕（出《闻奇录》）

贾人张弘者，行至华岳庙前，忽昏懵，前进不可，系马于一金荆树而酣睡。马惊，拽出树根而走。寤，逐而及之。树根形如狮子，毛爪眼耳足尾无不悉具。乃于华阴县求木工修之为一枕，献于庙。守庙者常以柜锁之。行人闻者，赂守庙者百钱，始获一见。

太平广记钞卷六十四

花木部

木

曲阜墓木（出《述异记》）

鲁曲阜孔子墓上多楷木。又曲阜城有颜回墓，上石柟二株，可三四十围。土人云：“颜回手植之木。”

松（出《闻奇录》及《酉阳杂俎》）

卫公李德裕言：“三鬣松与孔雀松别。”又云：“欲松不长，以石抵其直下根，遇石则偃，不必千年。”

洛中有鱼甲松。

黄杨 青杨（俱《神异经》）

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沉则无火。”取此木以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

青杨木，出峡中。为床，卧之无蚤。

醋心树（出《酉阳杂俎》）

杜师仁尝赁居，庭有巨杏树。邻居老人，每担水至树侧，必叹曰：“此树可惜。”杜诘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树有疾。”某请治。乃诊树一处，曰：“树病醋心。”杜染指于蠹处尝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钩披蠹，再三钩之，得一白虫如蝠。乃傅药于疮中。复戒曰：“有实，自青皮时必标之，十去八九，则树活。”如其言，树益茂盛矣。

豫章 偃桑（俱出《神异经》）【眉批】以下异木。

东方荒外有豫章焉，其高千丈，围百丈，本上三百丈，始有枝条，敷张如帐。上有玄狐黑猿。树主一州，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复，其州有福。创者州伯有病。积岁不复者，其州灭亡。

东方有树焉，高八十丈，敷张自辅。其叶长一丈，广六七尺，名曰偃桑。其上自有蚕作茧，长三尺，缲一苗，得丝一斤。有椹焉，长三尺五寸，围如长。

无患木（出《酉阳杂俎》）

无患木，烧之极香，辟恶气。一名噤娄，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瑶肱，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无患木击杀之。世人竞取此木为器，用却鬼，因曰无患木。

不昼木（出《神异经》）

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昼之木，昼夜火燃。得曝风不猛，猛雨不灭。

酒树（出《扶南记》） 面树（出《酉阳杂俎》）

顿逊国有酒树，如安石榴，华汁停杯中，数日成酒，美而醉人。《博物志》：“酒树出典逊国，名榼酒。”

古南海县有桄榔树，蜂头生叶，有面。大者出面，乃至百斛。以牛乳啖之，甚美。

交让木（出《酉阳杂俎》）

《武陵郡记》：“白雉山有木，名交让。众木敷荣后，方荫芽。亦更岁叠荣也。”

怪松（出《酉阳杂俎》）

南康有怪松，以前刺史，每令画工写松，必数枝衰悴。后因一客与妓环饮其下，经日松死。

【总评】吾欲更其名曰俗松。

合掌柏

汝西有练溪，多异柏。及暮秋，叶敛。俗呼合掌柏。

婆罗树

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随伐随长。外国僧见曰：“此婆罗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莲。唐天宝初，安西进婆罗枝，状言：“臣所管四镇，有拔汗那最为密近。木有婆罗树，特为奇绝。不庇凡草，不止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栝，成阴不愧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采得前件树枝二百茎。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阴，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眉批】表尽工。

木龙树

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龙寺。寺有三层砖塔，高丈余。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千交横，上平，容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帐。莫有识此木者。僧呼为木龙。梁武曾遣人图写焉。

鹿木（出《酉阳杂俎》）

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马伏波所种。木多节。

倒生木（出《酉阳杂俎》）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触，则叶翕。人去，则叶舒。出东海。

枫（出《岭表录异》及《朝野佥载》）

岭中诸山多枫树。树老多有瘤瘿，似人形。遇暴雷骤雨，其树赘则暗长三数尺。南人谓之枫人，亦曰枫鬼。一云：见雷雨即长与树齐，见人即缩依旧。曾有人合笠，于明日看，笠子挂在树头上。旱时欲雨，以竹束其头褁之，即雨。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异致灵验。”

蚊子树（出《岭南异物志》）

有树如冬青，实生枝间，形如枇杷子，每熟即坼裂。蚊子群飞，唯皮壳而已。土人谓之蚊子树。

化蝶树（出《潇湘录》）

长安城禁苑内一大树，冬月雪中，忽花叶茂盛。及凋落结实，其子光明灿烂，如火之明焉。数日，皆化为红蛺蝶飞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国入长安，此必前兆也。【眉批】休征附见。

登第皂荚（出《稽神录》）

泉州文宣王庙庭宇严峻。学校之盛，冠于藩府。庭中有皂荚树，每州人将登第，则生一荚，以为常矣。梁真明中，忽然生一荚有半，人莫谕其意。及其年，州人陈逖进士及第，黄仁颖学究及第。仁颖耻之，复应进士举。至同光中，旧生半荚之所，复生全荚。其年仁颖及第。数年，庙为火焚。其年闽自称尊号，不复贡士，遂至于今。

文木（出《闻奇录》）

齐永明九年，秣陵安时寺有古树，伐以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唐大历中，成都百姓郭远，因樵获瑞木一茎。理成字曰“天下太

平”。诏藏于秘阁。

凤翔知客郭璩，其父曾主作坊。将解一木，其间疑有铁石，锯不可入。遂以新锯，兼焚香祝之，其锯乃行。及破，木文有二马形，一黑一赤，相啮。其口鼻鬃尾，蹄脚筋骨，与生无异。

花

牡丹（出《尚书故实》及《酉阳杂俎》）

牡丹花，世谓近有，盖以隋末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则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已久矣。又《谢康乐集》亦言“竹间水际多牡丹”。而《隋朝种植法》七十余卷中，不说牡丹者，则隋朝花药中所无也。

剧牡丹（出《国史补》）

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一本有数万者。元和末，韩弘至长安，私第有之，遽命剧去，曰:“吾岂效儿女子也。”【眉批】果丈夫虽爱花何害。非丈夫虽剧花何益。

比闾花

白州比闾花，其华若羽。伐其木为薪，终日火不败。

甘谷水（出《抱朴子》）

南阳郦县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堕其中，历世弥久，故水味为变。其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饮甘谷水。饮者无不考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皆为南阳太守。每到官，常使郦县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为饮食。

金灯花

金灯一日九形，花叶不相见。一名无义草。

金钱花

金钱花，梁时荆州椽属，双六赌金钱，钱尽，以金钱花相足。鱼弘谓得花胜得钱。

凌霄花（出《酉阳杂俎》）

凌霄花中露水，损人目。

夜舒荷（出《酉阳杂俎》）

灵帝时，有夜舒荷，一茎四莲，其叶夜舒画卷。

低光荷（出《拾遗录》）

汉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广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若葵之卫足也，名曰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珮。花叶杂菱，芬芳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人肌理。宫人贵之，每游宴出入，皆含咀。或剪以为衣，或折以蔽日，相为戏。《楚词》云：“折芰荷以为衣。”

睡莲花

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

染青莲花

湖州有染户家，池生青莲花。刺史命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或变为红莲。因异之，乃致书问染工。染工曰：“我家世治靛瓮，尝以莲子浸于瓮底，俟经岁年，然后种之。若以所种青莲花子为种，即其红矣。盖还本质，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莲子寄之。道士申匡图，又见人以鸡矢和土，培芍药花丛，其淡红者，悉成深红。

果

如何（出《神异经》）

南方大荒，有树焉，名曰“如何”。高五十丈，敷张如盖。叶长一丈，广二尺余。三百岁作花，九百岁作实。花色朱，其实正黄，味如饴，有核。形如枣子，长五尺，围如长。金刀剖之则酸，芦刀剖之则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

仲思枣（出《大业拾遗》）

信都献仲思枣四百枝，枣长四五寸，紫色，细核，有味，贤于青州枣。北齐时，有仙人仲思得此枣种之，亦名仙枣。时海内唯有数树。

檽枣（出《北梦琐言》）

晋赵莹家，庭有檽枣树，婆娑异常，四远俱见。有望气者云：“此家合有登宰辅者。”其后莹由太原判官大拜。【眉批】休征附见。

柿（出《酉阳杂俎》）

俗谓柿树有七德：一寿、二多阴、三无鸟窠、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

紫花梨（出《耳目记》）

会昌五载，武宗患心热之疾，名医不效。时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于方药。帝即召见之。道士以肘后绿囊中青丹两粒，及取梨数枚，绞汁而进之。帝疾寻愈。旬日之内，所赐万金。仍加“广济先生”之号。帝从容问其粒为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顶有青芝两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树。臣之昔岁，曾游二山，偶获两宝，炼成丹。五十年来，服食殆尽，唯余二粒。幸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须求二物也。”经数月，邢生辞帝归山。后疾复作，再诏邢先生于青城，则不知何适也。帝逐诏示天下，有紫花梨即时奏上。时恒州节度太尉公王达，尚寿春公主，即会昌之女弟。闻真定李令种梨数株，其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检。剪其旁树，匝以朱栏。宝惜纤枝，有同月桂。当花发之时，防蜂蝶之窥

耗，每以轻绡纱縠，远加笼罩焉。守树者不胜艰苦。洎及秋实，公主必手选而进之。比达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虽不及邢氏者，亦粗解其烦躁耳。是时有李遵来侍御，任恒州记室，作进梨表云：“紫花开处，擅美春林。缥蒂悬时，迥光秋景。离离玉润，落落珠圆。甘不得尝，脆难胜口。”表达阙下，公卿见者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进残梨于天府也。”盖以其表有“脆难胜口”之句。明年，武宗崩，公主亦相次逝。此梨自后以为贡赋之常物。县官岁久，亦渐怠于宝守焉。至天祐末年，赵王为明德所篡。其后县邑公署，多历兵戎，紫花之梨，亦已枯朽，无复种焉。当武宗时，县宰李尚，尝以守树不谨，曾风折一枝，降为冀州典午。

仙人杏（出《述异记》）

杏圃洲，南海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种杏处。”汉时，尝有人舟行遇风，泊此洲五六日，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有冬杏。王充《果赋》云：“冬实之杏，春熟之甘。”晋郭太仪《果赋》云：“杏或冬而实。”

汉帝杏（出《酉阳杂俎》）

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色黄如桔。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曰金杏。

马畅（出《国史补》）

马燧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以进德宗。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皆拆入内。

金李 朱李（俱出《述异记》）

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谓之夏李。尤小者谓之鼠李。

魏文帝安阳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数日不食。今李种有安阳李，大而甘者，即其种也。

房陵楚山有朱神李圃三十六所。潘岳《闲居赋》云：“房陵朱神之李。”又李尤《果赋》云：“三十六之朱李。”盖仙李缥而神李红。陆士衡《果赋》云“中山之缥李”是也。

圣柰（出《洽闻记》）

河州凤林关有灵岩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圣柰，大如盏，以为常。

木桃（出《述异记》）

桃之大者木桃。《诗》云：“投我以木桃”是也。

王母桃（出《酉阳杂俎》）

王母桃，洛阳华林园内有之。七月始熟，形如括篓。俗语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劳。”亦名西王母桃。

天宝甘子（出《酉阳杂俎》）

天宝十年，上谓幸臣曰：“近于宫内种甘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宰臣贺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而潜通。故得资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华实。”相传玄宗幸蜀年，罗浮甘子不实。岭南有蚁，大于秦中马蚁，结巢于甘树。实时，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实在巢中。冬深取之，味数倍于常者。

樱桃（出《摭言》）

唐时新进士，尤重樱桃宴。乾符四年，刘邺第三子覃及第，时邺以故相镇淮南，敕邸吏以银一锭资醵置。而覃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厚价预购，山积铺席。下至参御辈，靡不沾足。

王母蒲萄（出《酉阳杂俎》）

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归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宝中，沙门昙霄，因游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见枯蔓堪为杖，大如指，五尺余，持还本寺，植之遂活。长高数仞，荫地幅员十丈。仰观若帷盖焉。其旁实磊落，紫莹如坠。时人号为草龙珠帐。

穹窿瓜（出《王子年拾遗》）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时敦煌献异瓜种，名穹窿瓜。父老云：“有道士从蓬莱得此种，食之不饥。”

五色瓜（出《述异记》

吴桓王时，会稽生五色瓜。

瓜恶香

瓜恶香，尤忌麝。唐郑注，太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

芰（出《酉阳杂俎》）

芰一名水菜，一名薜苔。汉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叶沦波下，亦曰青水芰。

【总评】按《拾遗记》：昭帝时，有倒生菱，茎如乱丝，一花十叶，根浮水上，实沉泥里。泥如紫色，谓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疑即此种也。

玄都有芰，碧色，状如鸡飞，名翻鸡芰。仙人凫伯子常采之。

四角曰芰，两角曰菱。今苏州折腰菱多两角。荆州有僧遗段成式一斗郢城菱，三角而无芒，可以挼莎。

竹

竹类（出《酉阳杂俎》）

《竹谱》：竹类有三十九。

涕竹（出《神异经》）

南方荒中有涕竹，长数百丈，围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船。其笋甚美，煮食之，可止疮疡。

罗浮竹（出《岭表录异》）

唐贞元中，有盐户犯禁，逃于罗浮山，深入第十三岭，遇巨竹万千竿，连直岩谷，竹围皆二丈余，有三十九节，二丈许。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为篾。会赦宥，遂挈以归。有人得一篾，奇之，献于太守李复，乃图而纪之。予尝览《竹谱》曰：“云丘帝竹，【眉批】帝竹，帝陵上所生也。一节为船。”又何伟哉！南海以竹为甑，皆罗浮之竹也。

童子寺竹（出《酉阳杂俎》）

唐李卫公言：北都唯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

竹实（出《玉堂闲话》）

唐天复甲子岁，自陇而西，迨于褒梁之境，数千里内亢阳，民多流

散。自冬经春，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无巨细，皆放花结子。饥民采之，舂米而食，珍于粳糯。其子粗，颜色红纤，与今红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数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于溪山之内，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竞置囤廪而贮之。若家有羡粮，取与荤茹血肉而同食者，呕哕如中毒，十死其九。【眉批】周急不继富，竹所以为君子。

【总评】竹六十年一易根，必花，结实而枯死，实落而复生。

五谷

摇枝粟 凤冠粟（俱出《王子年拾遗》）

宣帝地节元年，乐浪之东，有明之国人至，贡方物。言其乡土在扶桑之东，方三千里，见日出于西方，其国昏昏。宜五谷，食者延年。清腹一粒，历年一饥。有摇枝粟，言其枝长而弱，无风常摇，食之益髓。

凤冠粟，似凤鸟之冠，食者多力。有游龙粟，枝叶屈曲如游龙。有琼膏，色白如银。食此二栗，令人骨轻。

延精麦（出《王子年拾遗》）

延精麦，言延寿益气。有昆和麦，调畅六腑。有轻心麦，食者体轻。有淳和麦，面以酿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有含露麦，糵中有露，甘如饴。

紫米 灵光豆（俱《杜阳编》）

元和八年，大轸国贡碧麦紫米。碧麦粒大于中华之麦，表里皆碧，香气如粳米，食之令人体轻，久则可以御风。紫米有类巨胜，炊一升，得饭一斗。食之令人髭发缜黑，颜色不老。

代宗大历中，日林国献灵光豆。大小类中华之绿豆。其色殷红，而光芒可长数尺。本国亦谓之诘多珠。和石上菖蒲叶煮之，即大如鹅卵。其中纯紫，称之可重一斤。帝啖一丸，叹其香美无比，数日不复言饥渴。

野粟 石壳（出《述异记》）

宋高祖之初，当晋末饥馑之后。既即位，而江表二千余里野粟生焉。又淮南诸山石壳生，石上生壳也。袁安云：“石壳药名。”穗之尤小者是也。

豆谷（出《传载》）

至德初，安史之乱，河东大饥，荒地十五里生豆谷。一夕扫而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实甚圆细美，人皆赖此活焉。

蔬

蔓菁（出《嘉话录》）

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取其才出甲可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则随以滋长，三也。弃不令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剧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乎？今呼蔓菁为诸葛菜。

越蒜（出《异苑》）

晋安平有越王余蒜菜，长尺许，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曾于舟中作筹筭，有余者，弃之水而生焉。”【眉批】人知脍残鱼，不知筹余菜。

三蔬（出《拾遗记》）

晋咸宁四年，立芳圃于金墉城东，多种异菜，名曰云薇。类有三种，紫色者最繁滋。其根烂漫，春敷夏密，秋荣冬馥。其实若珠，五色，随时而盛。一名云芝。其紫色者为上蔬，而味辛。其黄色者为中蔬，而味甘。其青色者为下蔬，而味咸。常以此蔬充御，其叶可以藉饮食，以供宗庙祭祀，亦止人饥渴。宫中掐其茎叶者，历月不歇。

菠薐（出《嘉话录》）

菜之菠薐者，本西国中有僧，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蒲萄，因张骞而至也。菠薐，本是颇陵国将来，语讹耳。

茄子（出《酉阳杂俎》及《岭表录异》）

茄子，一名落苏。事具《食料本草》。隐侯《行园诗》云：“寒瓜方卧垄，秋瓜正满坡。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隋大业末，改名昆仑瓜。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或梯树摘之。三年后树渐老，子稀，即伐去，别栽嫩者。茄子熟食，厚肠胃，动气发疾。根能理龟瘃。欲其子繁，候其花时，取叶市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也。

掌中芥（出《酉阳杂俎》）

掌中芥，末多国出也。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长，长三尺，乃植于地。

茶

叙茶（出《国史补》）

茶之名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神泉、昌明。硖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潕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紫笋。婺州有来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白露。寿州有霍山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浮梁商贾不在焉。

消食茶（出《中朝故事》）

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数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德裕阅之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已化为水矣。众伏其广识也。

桑苎公（出《国史补》）

竟陵僧有于水边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姓陆，字鸿渐，名羽。羽有文学，多意思。状一物，莫不尽其妙。性嗜茶，始创煎茶法，撰《茶经》二卷。至今鬻茶之家，陶其像，号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不利，则以釜汤沃之。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公。

草

席箕草（出《述异记》）

席箕，一名塞芦，生北胡地。古诗云：“千里席箕草。”

护门草（出《酉阳杂俎》）

常山北有草，名护门。置诸门上，夜有人过，辄叱之。

仙人条（出《酉阳杂俎》）

衡岳出仙人条，无根，多生石上。状如带，三股，色绿，亦不常

有。

合离草（出《酉阳杂俎》）

合离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环之，相须而生，而实不连，以气相属。一名独摇，一名离母。

鬼皂荚（出《酉阳杂俎》）

鬼皂荚，生江南地，高一二尺，沐之长发，叶亦去衣垢。【眉批】鬼荚可对人枫。

三白草（出《酉阳杂俎》）

三白草，初生不白，入夏，叶端方白，农人候之莳田。三叶白，草毕秀矣，其叶似署预。

无心草 无情草（俱《酉阳杂俎》）

蚍蜉酒草，一曰鼠耳，像形也。亦曰无心草。

左行草使人无情，范阳长贡。【眉批】左行草可对金灯花。一无

义，一无情。

女草（出《酉阳杂俎》）

葳蕤草，一名丽草，亦呼为女草。江湖中呼为娃草。美女曰娃，故以为名。

媚草（出《岭南录异》）

鹤子草，蔓生也。绿花绿叶，紫带。叶如柳而短。当夏开花。南人云是媚草。采之曝干，以代面靦。形如飞鹤，翅尾嘴足，无所不具。此草蔓至春生双虫，只食其叶。越女收于妆奁中，养之如蚕，摘其草饲之。虫老不食，而蜕为蝶，赤黄色。妇女收而带之，谓之媚蝶。

醉草（出《文枢镜要》）

赤县洲为昆仑之墟，其东则卤水岛。山左右，玉红之草生焉。食其一实，醉卧三百岁。

舞草 梦草（俱《酉阳杂俎》）

舞草出雅州，独茎三叶，叶如决明。一叶在茎端，两叶居茎半，相对。人或近之则欹。抵掌讴曲，则摇动如舞矣。

汉武时，异国献梦草，似蒲。昼缩入地，夜若抽荫。怀其草，自知梦之善恶。帝思李夫人，怀之辄梦。

相思草 忘忧草（俱《述异记》）

秦赵间有相思草，状若石竹，而节节相续。一名断肠草。又名愁妇草。亦名孀草。又呼为寡妇莎，盖相思之流也。

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忧草。吴中书生谓之疗愁。

睡草 千步香草（出《述异记》）

桂林有睡草，见之则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嬾妇箴。

南海出百步香，风闻于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香，是其种也。叶似杜若，而红碧间杂，贡籍云：“日南郡贡千步香。”

治蛊草（出《投荒录》）

新州郡境有药，土人呼为吉财，解诸毒及蛊，神用无比。昔有人遇毒，其奴吉财得是药而愈，因以奴名名之。实草根也，类芍药。遇毒

者，夜中潜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诘旦煎饮之，得吐即愈。俗传将服是药，不欲显言，故云潜取，而不详其故。或云，昔有里媪病蛊，其子为小胥，邑宰命以吉财饮之，暮乃具药。及旦，其母谓曰：“吾梦人告我，若饮是且死，亟去之。”即仆于地。其子又告县尹，县尹固令饮之，果愈。岂中蛊者亦有神，若二竖哉！

蛇衔草（出《感应经》）

昔有田父耕地，见伤蛇在焉。有一蛇，衔草著疮上，经日伤蛇走。田父取其草余叶以治疮，皆验。本不知草名，因以蛇衔为名。《抱朴子》云：“蛇衔能续已断之指。”

鹿活草 牧靡草（俱《酉阳杂俎》）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青州刘炳，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炳密录此草种之，多愈伤折。俗呼为刘炳草。

建宁郡乌句山南五百里，生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乌多误食，乌啄中毒，必急飞牧靡山，啄牧靡以解。

毒草（出《感应经》）

蕉毒草如芋巨，状如雀头。置干地则润，置湿地则干。炊饭时种于

灶上，比饭熟，即著花结子，人食之立死。

【总评】按《酉阳杂俎》：名雀芋。飞鸟触之堕，走兽遇之僵。

有牧麻草，大毒。有此草，值风吹，其气所至，则数里内稻皆即死。李淳风云：“其汁本清，得水则稠，见日则湿，入阴即干。在夏欲凉，在冬欲温。”

龙刍（出《述异记》）

东海岛龙驹川，穆天子养八骏处，岛中有草，名龙刍。马食之，日行千里。古语：“一株龙刍，化为龙驹。”

红草（出《酉阳杂俎》）

山戎之北有草，茎长一丈，叶如车轮，色如朝霞。齐桓时，山戎献其种，乃植于庭，以表霸者之瑞。

宫人草（出《述异记》）

楚中往往有宫人草，状似金灯，而甚芬氲。花似红翠。俗说楚灵王时，宫人数千，皆多怨旷。有死者葬之，墓上悉生此草。

焦茅 销明 黄渠（俱《王子年拾遗记》）

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复成茅，是谓灵茅。

销明草，夜视如列星，昼则光自销灭也。

黄渠，照日如火。实甚坚，食之，焚身不热。

书带草（出《三齐记》）

郑司农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蓏，叶长尺余许，坚韧异常，时人名作康成书带。

异草

晋武帝为抚军时，府内后堂砌下，忽生异草三株，茎黄叶绿，若惣金抽翠。花条苒弱，状如金灯。时人未知何祥也，故隐蔽，不听外人窥视。有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厩养马，妙解阴阳之术，云：“此草以应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岁，姚襄即其祖也。馥读书嗜酒，每醉，历

月不醒。好啜浊嚼糟，群辈常弄狎之，呼为渴羌。及晋武践位，忽见馥立于阶下。帝奇其倜傥，擢为朝歌邑宰。馥辞曰："氐羌异域，远隔风化。得游中华，已为殊幸。请辞朝歌之县，长充马圉之役，时赐美酒，以乐余年。"帝曰："朝歌郡纣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复呼渴。"【眉批】语似建武诏。馥于阶下高声而应曰："马圉老羌，渐染皇教。溥天夷貊，皆为王臣。今者欢酒池之乐，受朝歌之地，更为殷纣之比乎！"【眉批】善对。帝抚玉几大悦，即迁为酒泉太守。其地有清泉，其味如酒。馥有善政，民为立生祠。后以府地赐张华，犹有此草，故茂先《金灯赋》云："擢九茎于汉庭，美三株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名比类而相乱。"至惠帝咸熙元年，三株草化为树，条叶似杨树。高五尺，以应三杨璎之事。时有杨隽，弟瑶、弟济，号曰三杨，醉羌之验也。

神草（出《酉阳杂俎》）

魏明时，苑中有合欢草，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乃合作一茎。谓之神草。

始皇蒲（出《殷芸小说》）

齐南城东有蒲台，秦始皇所顿处。时始皇在台下，萦蒲以系马。至今蒲生犹荣。俗谓之秦始皇蒲。

水网藻（出《酉阳杂俎》）

汉武昆灵池中，有水网藻，枝横倒水上，长八九尺，有似网目。凫鸭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苔

苔钱（出《述异记》）

苔钱亦号泽葵，又名董钱草，又呼为宣癣。南人呼为垢草。

蔓金苔（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梨园献蔓金苔，色如金。若萤火之聚，大如鸡卵。投之水中，蔓延波澜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于宫中穿池，广百步，时时观此苔，以乐宫人。宫人有幸者，则以金苔赐之。以置漆碗中，照耀满室，名曰夜明苔。着衣襟，则如火光矣。及皇家丧乱，此物皆入胡中。

瓦松（出《酉阳杂俎》）

在屋曰昔耶，在墙曰垣衣。【眉批】垣衣疑是绊墙草者。简文帝《咏薇》曰：“缘阶覆碧绮，依檐映昔耶。”或言屋久，土木气泄，则瓦生松。【眉批】瓦松非一种也。大历中，修含元殿，有一瓦工投状，自言祖父时尝瓦此殿，能瓦毕不生瓦松。又有李阿黑者，亦能布瓦如齿，间不通缝，亦无瓦松。《本草》：“瓦衣谓之屋游。”

藟蔓

藤实杯（出《炙毂子》）

藤实杯出西域。藤大如臂，叶似葛花，实如梧桐。实成坚固，皆可酌酒。自有文章，映彻可爱。实大如杯，味如豆蔻，香美消醒。士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乃以其实消醒。国人宝之，不传于中土。张骞入宛得之。事在张骞《出关志》。

钟藤 人子藤（俱《酉阳杂俎》）

松桢，即钟藤也。叶大者，晋安人以为盘。

【总评】松桢，藤也，而可为盘。樗栎，树也，而不可为榱。物贵有用，岂在数哉！

安南有人子藤，红色，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状。昆仑烧之集象，南中亦难得。

蜜草蔓（出《酉阳杂俎》）

北天竺国出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结成蜜，如塞上蓬盐。

胡蔓草（出《酉阳杂俎》）

胡蔓草，此草在邕间丛生。花偏如栀子，稍大，不成朵。色黄白，叶稍异。误食之，数日卒死。饮白鹅、白鸭血则解。或以物投之，祝曰：“我买你。”食之不死。

【总评】钱可赎死乎？草木犹尔，何况于人！

芝菌

滴芝（出《抱朴子》）

少室石户中，更有深谷，不可得过。以石投谷中，半日犹闻其声也。去户外十余丈，有石柱，柱上有偃盖石，南度径可一丈许。望之，蜜芝从石上随石偃盖中，良久，辄有一滴，有似雨屋后之余漏，时时一落耳。然蜜芝堕不息，而偃盖亦终滴也。户上刻石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寿万岁。”诸道士共思惟其处，不可得往。惟当以碗器置劲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为之者。

木芝（出《抱朴子》）

木芝者，松柏脂沦地千岁，化为茯苓。万岁，其上生小木，状似莲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视有光，持之甚滑，烧之不燋，带之辟兵。以带鸡，而杂以鸡十二头笼之，去其处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鸡皆伤，带威喜芝者，终不伤也。

萤火芝（出《酉阳杂俎》）

良常山有萤火芝，其实是草，大如豆，紫花。夜视有光。食一枚，中心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窍洞澈，可以夜书。

异菌（出《酉阳杂俎》）

南齐吴郡褚思庄，素奉释氏，眠于梁下。短柱是栿木，去地四尺余，有节。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于节上，黄色鲜明，渐渐长，数日，遂成千佛状。面目指爪及光相衣服，莫不宛具。如金镊隐起，摩之殊软。尝以春末落，落时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时，其家贮之箱中。积五年，思庄不复住其下，亦无他显盛。阖门寿老，【眉批】可称寿菌。思庄父终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壮年。

香

茶芜香（出《独异志》）

燕昭王时，有波弋之国贡茶芜香。若焚着衣，弥月不绝。所遇地，土石皆香。经朽木腐草，皆荣秀。用薰枯骨，则肌肉再生。

三名香（出《独异志》）

汉雍仲子进南海香物，拜为涪阳尉。时人谓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诸香处。南海郡有香树香户。曰南郡有千亩香林，名香出其中。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诸异香，往往不知其名。千年松香闻十里，亦谓之三名香也。

太平广记钞卷六十五

禽鸟部

禽鸟

乌程采捕者（出《五行记》）

隋炀帝大业三年初造羽仪，毛氅多出江南，为之略尽。时湖州乌程县人身被科毛，入山捕采，见一大树高百尺，其上有鹤巢养子。人欲取之，其下无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树。鹤知人必取，恐杀其子，遂以口拔其毛掷下。【眉批】野鹰无计避征徭，非郢书也。人收得之，乃不伐树。

裴沆（出《酉阳杂俎》）

同州司马裴沆尝说，再从伯自洛中将往郑州，在路数日，晓程偶下马，觉道左有人呻吟声，因披蒿莱寻之。荆丛下见一病鹤，垂翼俯哧，翅下疮坏无毛。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数十步而至。谓曰：“郎君少年，岂解哀此鹤邪？若得人血一涂，则能飞矣。”裴颇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请刺此臂血不难。”老人笑曰：“君此志甚劲，然须三世

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卢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岂能至洛中干胡卢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眉批】为一鹤故，不惮跋跻以拯其患。乃有坐视同类，又下石焉。此何人哉！乃访胡卢生，具陈其事，且拜祈之。胡卢生初无难色，开袱取一石合，大若两指，授针刺臂，滴血下满合。授裴曰：“无多言也。”及至鹤处，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尽涂其鹤。复邀裴云：“我所居去此不远，可少留也。”裴觉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随行。才数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芜狼藉。裴渴甚，求浆。老人指一土龛：“此中有少浆，可就取。”裴视龛中，有杏核，一扇如笠，满中有浆，浆色正白，乃力举饮之，不复饥渴。浆味如杏酪。裴知隐者，拜请为奴仆。老人曰：“君有世间微禄，纵住亦不终其志。贤叔真有所得，吾久与之游，君自不知。今有一信，凭君必达。”因裹一袱物，大如合，戒无窃开。复引裴视鹤，鹤损处毛已生矣。裴复还洛中，路阅其所持，将发之，袱四角各有赤蛇出头，裴乃止。其叔得信，即开之。有物如干大麦饭升余。其叔后因游王屋，不知其终。裴寿至九十七。【眉批】杏浆致寿。

【总评】《逸史》：李松游嵩山，见病鹤，事同。但云拔眼睫毛，持往东都，映眼照之便知。松中路自视，乃马头。至东洛，所遇悉非人。此微异。【眉批】疑寓言。

鹄（出《述异记》）

鹄生百年而红，五百年而黄，又五百年而苍，又五百年为白。寿三

千岁矣。

张华（出《异苑》）

张华有白鹦鹉。华行还，鸟辄说僮仆善恶，后寂无言。华问其故，鸟云：“见藏瓮中，何由得知？”公时在外，令唤鹦鹉。鹦鹉曰：“昨夜梦恶，不宜出户。”强之至庭，为鸱所攫。教其啄鸱喙，仅而获免。

鹦鹉救火（出《异苑》）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日，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然尝侨居是山，禽兽皆为兄弟，不忍见耳。”【眉批】若此鹦鹉，吾欲与之为友矣。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雪衣女《谭宾录》）

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甚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不离屏帏间。上命以近代词臣篇咏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嫔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女，必飞局中，鼓翼以乱之，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一旦，飞于贵妃镜台上，语曰：“雪衣女昨夜梦为鹯所

搏，将尽于此乎？”上令贵妃授以《多心经》。自后授记精熟，昼夜不息，若惧祸难，有祈祷者。上与贵妃出游别殿，贵妃置鹦鹉于步辇上，与之同去。既至，命从官校猎于前，鹦鹉方嬉戏殿槛上，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立鹦鹉冢。开元中，宫中有五色鹦鹉，能言而慧。上令左右试牵御衣，辄瞋目叱之。

刘潜女（出《大唐奇事》）

陇右百姓刘潜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质。继有求聘者，其父未许。家养一鹦鹉，能言无比。此女每日与之言话。后得佛经一卷，鹦鹉念之，或有差误，女必证之。每念此经，女必焚香。忽一日，鹦鹉谓女曰：“开我笼，尔自居之。我当飞去。”女怪而问之：“何此言邪？”鹦鹉曰：“尔本与我身同，偶托化刘潜之家。今须却复本族，无怪我言。人不识尔，我固识尔。”其女惊，白其父母。父母遂开笼放鹦鹉飞去，晓夕监守其女。后三日，女无故而死。父母惊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尸忽为一白鹦鹉飞去，不知所之。【眉批】非死也，乃羽化耳。

鹰（出《列异记》）

唐永徽中，莱州人刘聿性好鹰，遂于之罘山悬崖自缒以取鹰雏。欲至巢而绳绝，落于树岐间，上下皆壁立，进退无据。大鹰见人，衔肉不敢至巢所，遥放肉下。聿接取肉喂鹰雏，以外即自食之。经五六十日，雏能飞，乃裂裳而系鹰足，一臂系三联，透身而下。鹰飞，掣其两臂。比至涧底，一无所伤。【眉批】大奇。仍系鹰而归。

鹞（出《列异传》）

魏公子无忌读书室中，有一鸠飞入案下，鹞逐而杀之。忌忿其击搏，因令国内捕鹞，遂得二百余头。忌按剑至笼曰："昨搦鸠者，当低头伏罪，不者奋翼。"有一鹞俯伏不动。

鹘（出《朝野佥载》）

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鹘集重阁。每有鸽数千，鹘冬中每夕即取一鸽以暖足，至晓放之而不杀，自余鹰鹘不敢侵之。

唐太宗养一白鹘，号曰将军。每取鸟，常驱至殿前，然后击杀，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返数回。亦陆机黄耳之徒欤！

孔雀（出《纪闻》）

罗州山中多孔雀，群飞者数十为偶。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后复凋，与花萼相荣衰。然自喜其尾，凡欲山栖，必先择有置尾之地，然后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沾而重，不能高翔，且恐伤其尾，不复骞翔也。又性妒，虽驯养颇久，见美妇人好衣裳与童子丝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时媚景，闻管弦笙歌，必舒张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

食之，味如鹅，解百毒。人食其肉，饮药不能愈病。其血与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鸡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鸣若曰都护。土人取其尾者，持刀隐于丛篁之处，伺过，急断之。若不即断，回首一顾，金翠无复光彩。

王轩（出《纪闻》）

卢肇在南海，见从事王轩有孔雀。一日奴告曰：“蛇盘孔雀，且毒死矣。”轩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轩怒，卒云：“蛇与孔雀偶。”

燕（出《世说》及《酉阳杂俎》）

紫胸轻小者是越燕，胸斑黑声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长，有容匹素者。越燕不入药用，汉燕亦小与越少差耳。凡狐白貂鼠之类，燕见之则毛脱。或燕不入室，取桐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来。

齐鲁之间，谓燕为乙，作巢避戊己。《玄中记》云：“千岁之燕户此向。”《述异要》云：“五百岁燕生胡髯。”

妒燕（出《玉堂闲话》）

汉户部侍郎范质言：“尝有燕巢于舍下，育数雏，已哺食矣。其雌者为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即时又与一燕为匹而至，哺

雏如故。不数日，诸雏相次堕地，宛转而僵。儿童剖腹视之，则有蒺藜子在嗉中，盖为继偶者所害。”【眉批】有子而再娶者，视此可戒。

雁（出《玉堂闲话》《稽神记》）

雁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动计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围而警察。南人有采捕，俟其天色阴暗，或无月时，于瓦罐中藏烛，持棒者数人，屏气潜行。将欲及之，则略举烛，便藏之。雁奴惊叫，大者亦惊，顷之复定。又如前举烛，雁奴又惊。如是数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烛者徐徐逼之，更举烛，则雁奴惧啄，不复动矣。乃高举其烛，持棒者齐入群中，乱击之，所获甚多。

海陵县东居人，多以捕雁为业。恒养一雁，去其六翮以为媒。一日群雁回塞，时雁媒忽人语，谓主人曰：“我偿尔钱足矣。”因腾空而去。此人遂不复捕雁。

白鹭（出《黎州图经》）

黎州通望县，每岁孟夏，有白鹭鸶一双坠地。古老传云，众鸟避瘴，临去，留一鹭祭山神。又每郡主将有除替，一曰前，须有白鹭鸶一对，从大渡河飞往州城，盘旋栖泊，三五日却回，军州号为先至鸟。便迎新送故，更无误焉。

百舌（出《朝野佥载》）

百舌春啭，夏至唯食蚯蚓。正月后冻开，蚓出而来。十月后，蚓藏而往。盖物之相感也。

鹳（出《酉阳杂俎》）

江淮谓群鹳旋飞，为鹳井，必有风雨。人探巢取鹳子，六十里旱。

亚鸟（出《北梦琐言》）

温璋为京兆尹，勇于杀戮，京邑惮之。一日，闻挽铃而不见有人。如此者三，乃一亚鸟也。璋曰："是必有人探其雏而来诉耳。"命吏随亚鸟所在而捕之。其亚鸟盘旋，引吏至城外树间，果有人探其雏，尚憩树下。吏执送之。璋以事异于常，乃毙捕雏者。【眉批】是贱人而贵亚鸟也。

晋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亚鸟绕烟而噪，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种仁寿之木，木似柏而枝长软，其花堪食。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寿木之华。"即此是。亚鸟在介山，数百里不复识罗网，呼之曰仁鸟。俗谓仁鸟白臆为慈乌，则此鸟也。

魏丞乌（出《朝野佥载》）

唐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嘴乌，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乌”。

三足乌（出《酉阳杂俎》）

天后时，有献三足乌，以为周室之瑞。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眉批】伪周伪主正无乐乎其真也，须臾，一足坠地。

乌城（出《酉阳杂俎》）

贞元十四年，郑汴二州群乌飞入田绪、李纳境内，衔木为城，高至二三尺，方十余里。绪纳恶而命焚之，信宿如旧，乌口皆流血。

鹊（出《说文》及《酉阳杂俎》）

鹊知太岁之所在。《博物志》云：“鹊巢背太岁。”此非才智，任自然尔。《淮南子》曰：“鹊识岁多风，去乔木，巢傍枝。”

鹊构窠，取树梢枝，不取堕地者。鹊窠中必有栋。崔圆相公妻在家时，与姊妹于后园，见一鹊构窠，口衔一木，大如笔管，长尺余，安窠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

鸂鶒（出《拾遗记》）

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有来进异瑞，有鸟名鸂鶒，形高七尺，解人言。其国太平，鸂鶒群翔。昔汉武时，四夷宾服，有致此鹊，驯善，有吉乐事，则鼓翼翔鸣。

鸽信（出《酉阳杂俎》）

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眉批】鸽报平安。

雀（出《感应经》）

雀至夕不见物。人之目有夕昏者，谓之雀盲。鹘鹠夜察毫末，昼暝目不见丘山，殊性也。

杜鹃（出《酉阳杂俎》）

杜鹃，始阳相推而鸣，先鸣者吐血死。尝有人出行，见一群寂然，聊学其声即死。初鸣，先听者主离别。厕上听其声，不祥。厌之之法，当为犬声应之。

莺（出《玉堂闲话》）

顷年，有人取得黄莺雏，养于竹笼中。其雌雄接翼，晓夜哀鸣于笼外，而更来哺之。人或在前，略无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笼，其雄雌缭绕飞鸣，无从而入。一投火中，一触笼而死。剖腹视之，其肠寸断。【眉批】只恐猿闻也断肠，改莺闻更切，在家字也。

鸜鹆（出《酉阳杂俎》，又《幽明录》）

鸜鹆交时，以足相勾，促鸣鼓翼。如斗状，往往坠地。俗取其勾足为魅药。旧言鸜鹆可使取火；效人言胜鹦鹉；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见烟霄外物。

晋司空桓豁之在荆州也，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鸜鹆舌教语，无所不名。后于大会，悉效人语声，无不相类。时有参佐鼈鼻，因内头瓮中效之。有主典盗牛肉，乃白参军："以新荷裹置屏风后。"搜得，罚盗者。

鹪鸼（出《酉阳杂俎》及《岭南录异》）

鹪鸼飞数逐月，如正月，一飞而止于窠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难采。南人设网取之。

鹪鸼似雌雉，吴楚之野悉有，岭南偏多。此鸟肉白而脆，远胜鸡雉。能解冶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圆点，背上间紫赤毛。其大如野鸡，多对啼。《南越志》云："鹪鸼虽东西回翔，然开翅之始，必先南翥。"【眉批】《旷志》云：飞但向南不向北。杨孚《九州异物志》亦云：其志怀南，不思北徂。其鸣自呼钩辀格磔。李群玉《山行闻鹪鸼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

报春鸟（出《顾渚山记》）

顾渚山中有鸟如鸲鹆而小，苍黄色。每至正二月，作声云："春起也。"至三四月，作声云："春去也。"采茶人呼为报春鸟。

冠凫（出《海陆碎事》）

石首鱼，至秋化为冠凫。冠凫头中有石也。

秦吉了（出《岭表录异》《朝野佥载》）

秦吉了，容管帘白州产此鸟，大约似鹦鹉，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鹦鹉。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或云容州有纯赤、纯白色者。

天后时，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得秦吉了鸟，雄雌各一，解人

语。至都进之，留其雌者，雄烦怨不食。则天问曰：“何乃无聊也？”鸟言曰：“某配为使者所得，今颇思之。”乃呼景阳曰：“卿何故藏一鸟不进？”景阳叩头谢罪，乃进之，则天不罪也。

精卫（出《博物志》）

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昔赤帝之女女娃，往游于东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为精卫。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

鸛鶇（出《酉阳杂俎》）

鸛鶇，一名堕羿，形似鹊。人射之，则衔矢反射人。

蚊母（出《岭表录异》）

蚊母，形如鸊鹈，嘴大而长，池塘捕鱼而食。每叫一声，则有蚊蚋飞出其口。俗云：“采其翎为扇，可辟蚊。”亦呼为吐蚊鸟。

桐花鸟（出《朝野佥载》）

剑南彭蜀间，有鸟大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食桐花，每桐结

花即来，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谓之桐花鸟。极驯善，止于妇人钗上，终席不飞。人爱之，无所害也。

戴胜（出《录异记》）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许州，将入贡于春官。时薛能尚书为镇，先缮所业诗五十篇以为贽，濡翰成轴，于小亭凭几阅之。未三五首，有戴胜自檐飞入，立于案几之上。驯狎良久，伸颈翀翼而舞，向人若将语。久之又转又舞。如是者三，超然飞去。心异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诗，薛大加礼待。居数日，以其子妻之。【眉批】戴胜可入婚启。

吐绶（出《酉阳杂俎》）

鱼腹县南山有鸟大如鸲鹆，羽色多黑，杂以黄白，头颇似雉。有时吐物长数寸，丹采彪炳，形色类绶，因名为吐绶鸟。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虑触其嗉，行每远草木，故一名避株鸟。

韩朋（出《岭表录异》）

韩朋鸟者，乃凫鹭之类。此鸟双飞，泛溪浦。水禽中鸿鹅鸳鸯鸂鶒，岭北皆有之，唯韩朋鸟未之见也。案干宝《搜神记》云：“大夫韩朋。其妻美，宋康王夺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杀。妻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提衣，得遗书于带曰：‘愿以尸还韩氏而合葬。’王怒，令

埋之，以冢相望。经宿，忽见有梓木生二冢之上，根交于下，枝连其上。”又有鸟如鸳鸯，桓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故以韩氏名之。

漱金鸟（出《拾遗录》）

魏时，昆明国贡漱金鸟，形如雀，色黄，毛羽柔密。常翾翔海上，罗者得之，以为至祥，乃越山航海来献。帝得此鸟，蓄于灵禽之圃，饴以真珠，饮以龟脑。鸟常吐金屑如粟，铸之可以为器。昔汉武时，有献大雀，此之类也。此鸟畏霜雪，乃起小室以处之，名曰辟寒台，皆用水晶为户牖，使内外通光，而常隔于风雨尘雾。宫人争以鸟所吐之金饰钗佩，谓之辟寒金。故宫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钿，那得君王怜。”魏代丧灭，池台鞠为茂草，漱金之鸟亦自高翔。

飞涎鸟（出《外荒记》）

南海去会稽三千里，有狗国。国中有飞涎鸟似鼠，两翼如鸟而脚赤。每至晓，诸栖禽未散之前，各各占一树，口中有涎如胶，绕树飞，涎沾洒众枝叶。他离如在网中，乃徐食之。如竟午不获，即空中逐而涎惹之，无不中焉。人捕得，脯，之治渴。其涎每布，后半日即干，自落，落复布之。

鸐（出《拾遗录》）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禽，人面鸟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践地，名曰鸐。其声似钟磬笙竽也。世语曰：“青鸐鸣，时太平。”乃盛明之世，翔鸣薮泽，音中律吕，飞而不行。禹平水土，栖于川岳。所集之地，必有圣人出焉。自上古铸诸鼎器，皆图像其形，铭赞至今不绝。

鸱枭（出《曹植恶鸟论》）

夏至阴气动为残杀，盖贼害之候。故恶鸟鸣于人家，则有死亡之征。又云：“鸱枭食母眼精，乃能飞。”郭璞云：“伏土为枭。”《汉书•郊祀志》云：“古昔天子，尝以春祠黄帝，用一枭、破镜。”

【总评】一云：枭食母而后能飞。破镜，兽名。食父，疑不孝之人所化也。《汉书》：“五月五日，作枭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以五日食之，盖欲灭其类也。祠典用之，亦此意。《荆楚岁时记》：“鸮大如鸠，恶声，其肉肥美，堪为炙。”故《庄子》云：“见弹思鸮炙。”

枭鸣（出《朝野佥载》又《剧谈录》）

有枭晨鸣于张率更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张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

大中岁，韦颛举进士，词学瞻而贫窭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冱，报光成事者，络绎而至。颛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际小阁，设酒馔慰安。见女仆料数衣装，仆者排比车马。颛夜分归所止，拥炉愁叹而坐。候光成名，将修贺礼。颛坐逼于坏牖，以横竹挂席蔽之。【眉批】此景真不堪。檐际忽有鸣枭。顷之，集于竹上。颛神魂惊骇，持策出户逐之。飞起复还，久而方去。曰："吾失意亦无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祸患。"俄而禁鼓忽鸣，榜放，颛已登第。光服用车马，悉将遗焉。【眉批】在光亦更有光。

鴟（出《酉阳杂俎》）

相传鹘生三子，一为鴟。肃宗张皇后专权，每进酒，常以鴟脑和酒，令人久醉建忘。相传鴟不饮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饮。

倏鼬（出《岭表录异》《感应经》《杂俎》等书）

倏鼬，即鴟也。昼日目无所见，夜则飞撮蚊虻。亦名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曰钓星。又名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爰入人家，烁人魂气。或曰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闻之，当唤犬耳。或言产妇所化也。小儿衣不可置星露下，毛落衣中，或血点其衣，当为祟。

倏鼬好食人遗爪，故除爪甲者，埋之户内。或云非也，盖倏鼬夜能

拾蚤虱耳。爪蚤声相近，故误云。

纸鸢（出《独异志》）

太清三年，侯景围台城，远不通问。简文作纸鸢飞空，告急于外。侯景谋臣王伟谓景曰：“此纸鸢所至，即以事达外。”令善射者射之。及堕皆化为鸟，飞入云中，不知所往。

鸟贼（出《谈宾录》）

李靖弟客师官至右武卫将军，四时从禽，无暂止息。京师之西，南际澧水，鸟兽皆识之。每出，鸟鹊竞逐噪之，人谓之鸟贼。

鸟省（出《卢氏杂记》）

冯衮给事，亲仁坊有宅，养鹅鸭及杂禽之类极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鸟省。

祝鸡公（出《列仙传》）

祝鸡公者，洛阳人也。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余年，鸡千余头，皆有名字。暮栖树下，昼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种别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余万钱，辄置去。之吴，作池养鱼。后登吴山，鸡雀数百，常出其

旁。

吴清（出《甄异记》）

徐州民吴清，以太元五年被差为征。民杀鸡求福，煮鸡头在盘中，忽然而鸣，其声甚长。后破贼帅邵宝，宝临阵战死。其时僵尸狼籍，莫之能识。清见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帅，遂取以闻。推校之，乃是宝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遽什荣位，鸡之妖，更为吉祥。

天后（出《唐史》）

唐文明已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则天正位之兆。【眉批】国家咎征附见。

沉鸣鸡（出《王子年拾遗记》）

建安三年，胥图献沉鸣石鸡，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应时而鸣，声能远彻。其国闻其鸣，乃杀牲以祀之，当声处掘地，得此鸡。若天下平，翔飞颉颃，以为嘉瑞，亦谓宝鸡。其国无鸡，人听地中，以侯晷刻。道师云，昔仙人相君采石，入穴数里，得丹石鸡，舂以为药，服者令人有声气，后天而死。昔汉武宝鼎元年，四方贡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静室，自然鸣翔，此之类也。《洛书》云：“胥图之宝，土德之征，大魏嘉瑞焉。”

双头鸡（出《拾遗录》）

汉太初二年，大月氏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致于甘泉馆，更有余鸡媲之，得种类而不能鸣，非吉祥也。帝乃送还西域。至西关，鸡返顾，望汉宫而哀鸣。言曰：“三七末，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相移，当有九虎争为帝。”至王莽篡位，将军九虎之号，其后丧乱弘多，宫掖中并生蒿棘，家无鸡犬。此鸡未至月氏乃飞去，声似鹍鸡，翱翔云里。

太平广记钞卷六十六

兽部

畜兽（此卷皆家畜之属）

异牛（出《金楼子》）【眉批】以下牛。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白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其疮即愈。故汉人有至其国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汉人对曰：“吾国虫名为蚕，为人衣，食树叶而吐丝。”外国人复不信有蚕。

竹牛（出《玉堂闲话》）

临洮己西，数郡良田，自禄山以来，陷为荒徼。其间多产竹牛，一名野牛，色纯黑，其一可敌六七骆驼，肉重千万斤。每饮盐之处，则拱木丛竹，践之成尘。猎人先纵火逐之，俟其奔迸，则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镞，则挈锅釜，负粮糗，蹑其踪，缓逐之。矢毒既发，即毙。踣之如山，积肉如阜。一牛致肉数千斤，鲜者甚美，缕如红丝。乾宁中，山民仲小小田猎，遇牛群于石家山。嗾犬逐之，其牛惊扰，奔一深谷。谷尽，南抵一悬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首者失脚堕崖，居次

者不知，累累接迹而进。三十六头，皆毙于崖下。【眉批】竹牛畏犬，意者亦如酋耳之制虎，蜈蚣之制蛇乎？积肉不知纪极。秦、成、阶三州士民，荷担之不尽。【眉批】亦竹牛之一劫。

戴文（出《原化记》）

贞元中，海盐县有戴文者，家富性贪。每举债，必须利数倍。有邻人被剥刻至多，积恨，乃曰："必有神明照鉴。"数年后，戴文病死，邻家牛生一黑犊，胁下白毛，字曰"戴文"。闾里咸知。文子耻之，乃求谢，乞以物熨去其字。邻人从之。既而文子以牛身无验，乃讼邻人，妄称牛犊有字。【眉批】刁险如此，将世世为牛矣。县追邻人及牛至，则白毛复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则应声而至。邻人恐文子盗去，则夜闭于别庑，经数年方死。

河内崔守（出《宣室志》）

贞元中，河内守崔君者，贪而刻，百姓苦之。常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竟不酬直。僧以太守故，不敢言。未几，崔卒于郡。是日，寺有牛产一犊，其犊顶上有白毛，若缕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悟其由，相与观叹。崔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更生。及至其家，虽豢以刍粟，卒不食。崔氏大以为异，竟归其寺。

周穆王（出《王子年拾遗记》）【眉批】以下马。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八龙之马：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趋；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遍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巡天下之域。

汉文帝（出《西京杂记》）

汉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一名浮云；二名赤电；三名绝群；四名逸骠；五名紫燕骝；六名录螭聪；七名龙子；八名鳞驹；九名绝尘。号名九逸。有来宣能御马，号为王良焉。

隋文帝（出《朝野佥载》）

隋文皇时，大宛国献千里马，鬃曳地，号“狮子骢”。人莫能制。上谓左右曰：“谁能驭之？”郎将裴仁基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踊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抠目，马战不敢动，乃鞴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后隋末，不知所在。唐文皇敕天下访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老于朝邑市面家挽碡，鬃尾焦秃，皮肉穿穴，【眉批】百里食牛，太公鼓刀，不遇识者亦犹是耳。【夹批】悲夫！及见之悲泣。帝自出长乐坡，马到新丰，向西鸣跃。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眉批】收之众弃，何负于人。

舞马

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左右各分部，目为某宠某家骄，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以珠玉。其曲谓之倾盘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环立，皆美少年，衣淡黄衫。文玉带。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常睹其舞而心爱之，因致数匹于范阳。后转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杂之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享士，乐作，马舞不能已。厮养皆谓其为妖，拥篲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厩吏遽以马怪白，承嗣命棰之，甚酷。马舞甚整，而鞭挞愈加，竟毙于枥下。【夹批】哀哉！【眉批】古今才人遭厄，亦由志意不相通耳。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暴而终不敢言。

代宗（出《杜阳编》）

代宗命御马九花虬紫玉鞭辔，以赐郭子仪。子仪固让久之。上曰："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子仪身长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所贡也。额高九尺，毛拳如鳞，头颈鬃鬣，真虬龙也。每一撕，即群马耸耳。以身被九花，故曰九花虬。上往日东幸，观猎于田，不觉日暮，忽顾谓侍臣曰："行宫去此几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鞭，恐碍夜，而九花虬缓缓然，如三五里而已。侍从奔骤，无有及者。

德宗（出《杜阳编》《国史补》）

德宗西幸，有二马，一号神智聪，一号如意骝，皆如上意，故常谓之功臣。耳中有毛，引之一尺。《马经》云：“耳中有毛者，日行千里。”

德宗幸梁洋，唯御骓马，号曰“望云骓”。驾还，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

续坤（出《剧谈录》）

咸通乾符中，京师医者续坤，有燕中奏事大将暴得风疾，服药而愈，所酬甚多，仍以边马一匹留赠。马骨相甚奇，而步骤多蹶【夹批】音厥，跌也、跳也、走也、速也，又拔也。虽制以衔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费刍粟，托人贱卖之，求骏者才试，还复如此，累月不售。邻伍有王生，货易于中贵之门，颇甚贫窭。忽诣坤云：“有青州监军将发，须鞍马备行李。”坤直以无用之畜付焉，亦不约鬻马之价。自此经旬不至，谓其亡逸。一旦复来，所直且逾十万。坤既获善价，因以十千遗之。俄见王生易衣装，致仆马，至于妻孥服饰，亦皆鲜洁。或曰：“王生卖马，金帛兼资，计三四百万。”坤甚惊，试询其事。王生初不备说。坤曰：“某以无用之物，获价颇多。但未知驽材，何以至此？”云：“初致马于青州监军，举足如有羁绊。及将还，途遇小马坊中使，因遣留试。信宿而往，不复见焉。密询左右，数日前，魏博进一马，毛骨大小与此同，圣人常乘打球，骏异未有偶。将到日，方遣

调习步骤，萦转如风。今则进御数朝，所赐之物甚厚。”【眉批】凡物遇合，自有其时，况于人乎？其后王生因大索起价，遂以四百万酬之。

曹洪（出《王子年拾遗记》）

魏曹洪，武帝从弟，家盈产业，骏马成群。武帝讨董卓，夜行失马，洪以其所乘马曰白鹤，与武帝乘。此马走，唯觉耳中风声，脚似不践地。至深水，洪不得渡。武帝引洪上马，共济行数百里，瞬息而至。下视马足，毛皆不湿，帝衣犹沾湿。时人谓乘风也。谚云：“凭空而跃，曹家白鹤。”

司马休之（出《诸宫故事》）

晋司马休之为荆州，宋公遣使图之。休之未觉。常所乘马，养于床前，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试鞴之，即不动。鞴讫还坐，马又惊跳。如此者数四。骑马即骤出门，奔驰数里。休之顾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获免。

慕容廆（出《广异五行记》）

慕容廆有赭白马，常自乘之。石虎围急，弃众将逃，以此马奔而鞴之。马见鞍，辄蹄啮不得近，乃止。【眉批】老马之智可用，岂惟识途！俄而邺使至，石虎国有难，虎旋归。至是时，马年四十九岁矣。

秦叔宝（出《酉阳杂俎》）

唐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骇”，常饮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

宋蔡（出《朝野佥载》）

广平宋蔡娶同郡游昌女。蔡先胡人，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蔡疑非嗣，将不举。须臾赤马生一白驹，蔡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食之。故曰：“白马活胡儿”此谓也。

明驼（出《酉阳杂俎》）

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

知水脉（出《博物志》）

敦煌西，渡流沙，往外国。济沙千余里，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不行，以足踏地。人于其所踏处掘之，辄

得水。

风脚驼（出《洽闻记》）

于阗国有小鹿，角细而长。与驼交，生子曰风脚驼，日行七百里，其疾如吹。

白骆驼（出《明皇杂录》）

哥舒翰镇青海，路既遥远，遣使常乘白骆驼以奏事，日驰五百里。

白骡（出《开天传信记》）

唐玄宗将登泰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劳也。告成礼毕，复乘而下。才及山，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骡无疾而殪。上叹异久之，谥之曰：“白骡将军。”【眉批】白骡虽妖，犹得备一日之乘，死可无憾。命有司具槥椟，垒石为墓，在封禅坛北数里。

金驴（出《酉阳杂俎》）【眉批】驴。

晋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驴上山失之。时有人见者，乃金驴矣。樵者往往听其鸣响。土人言：“金驴一鸣，天下太平。”

月氏羊（出《异物志》）【眉批】以下羊。

月氏有羊大尾，稍割以供宾，亦稍自补复。大秦国北有羊子，生于土中。秦人候其欲荫，为垣以绕之。其脐连地，不可以刀截，击鼓惊之而绝，因跳鸣食草，以一二百口为群。

【总评】得青田核为酒。又得西胡牛、月氏羊为膳，日日可作孔北海矣。

孝羊（出《玉堂闲话》）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刲其母，缚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双跪前膝，两目涕零。安惊异，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唤一童稚共事刲宰。及回，遽失刀，乃为羔子衔之，致墙根下，而卧其上。安疑为邻人所窃，又惧诣市过时，且无他刀，极挥霍。忽转身趯起羔儿，见刀在其腹下。遂顿悟，解下母羊并羔，并送寺内，乞长生。自身寻舍妻孥，投寺内竺大师为僧，名守思。

华隆（出《幽明录》）【眉批】以下犬。

晋泰兴二年，吴人华隆好弋猎。畜一犬，号曰“的尾”，每将自随。隆后至江边，被一大蛇围绕周身，犬遂咋蛇死焉，【眉批】勇犬。而隆僵仆无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复路间。家人怪其如此，因随犬往，载隆归二日，乃苏。隆未苏之际，犬终不食。自此爱惜，如同亲戚焉。

杨生（出《纪闻》）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怜一犬，常以自随。后生饮醉，卧荒草中。时方冬燎原，风势极盛。犬周匝嗥吠，生都不觉。犬乃就水自濡，还即卧于草上。如此数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后又因暗行堕井，犬嗥吠至晓。有人经过，怪之，因就视，见生在焉。遂求出己，许以厚报。其人欲请此犬为酬，生曰：“此犬活我，余可任君所须也。”路人迟疑未答。犬乃引领视井，生知其意，乃许焉。既而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犬夜走还。【眉批】此犬义而且智。

张然（出《续搜神记》）

会稽张然滞役，有少妇无子，唯与一奴守舍，奴遂与妇通焉。然素养一犬，名乌龙，常以自随。后归，奴欲谋杀然，盛作饮食，妇曰：“与君当大别离，君可强啖。”奴已握刀露臂，须然食毕。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饭掷狗，嘿祝曰：“养汝经年，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唯注睛视奴。然拍膝大唤曰：“乌龙！”狗应声伤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眉批】此犬义而勇。以妻付县，杀之。

范翊（出《集异记》）

范翊，河东人，以武艺授裨将。养一犬，甚异。翊有亲知陈福，亦署裨将。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绵绮，时福充副焉。翊因酒席，恃气而蔑福，因成仇恨。【夹批】往往有此，可戒，可戒！乃暗拘翊罪，潜申主帅。主帅不察，乃停翊职。翊饮恨而归，福获补署。其犬见翊沉废，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断其首，衔归示翊。翊惊惧，将福首及犬领诣主帅请罪。主帅诘之，翊以前事闻。主帅察之，却归翊本职。其犬，主帅留在使宅。【眉批】犬愿留，以报活主之恩也。

郭钊（出《宣室志》）

郭司空钊镇西凉时，有阎者甚谨朴，钊所委任。一日，命市纹缋丝帛百余段，其价倍直，以为欺也，命笞于庭。忽有十余犬争拥其背，吏卒莫能制。【眉批】灵犬。钊大异之，且讯其事。阎者曰：“自孩稚，常以食饲群犬，不知其他。”钊叹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不施恩！”遂释阎者。

卢言（出《集异记》）

上党人卢言，尝于他邑见一犬，羸瘦将死，悯而收养之。经旬日，其犬甚肥悦。自尔凡历郡邑，悉领之。忽一日醉寝，而邻店火发。犬忙

迫，乃上床，于言首嗥吠，复衔衣拽之。【眉批】灵犬。言惊起，火已燕其屋柱，趋出方免。

陆机（出《述异记》）

晋陆机少时颇好猎。在吴，有家客献快犬曰黄耳。机任洛，常将自随。此犬黠慧，能解人语。【眉批】才犬。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自归。机羁官京师，久无家问，戏语犬曰：“汝能赍书驰取消息否？”犬摇尾作声应之。机试为书，盛以竹筒系犬颈。犬出驱路走吴，饥则入草噬肉。每经大水，辄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载渡。到机家，口衔筒作声示之。机家开筒取书，看毕，犬又向人作声，如有所求。其家作答书内筒，复系犬颈，犬复驰还洛。计人行五旬，犬往还才半。后犬死，还葬机家村南二百步，聚土为坟。村人呼为黄耳冢。

石玄度（出《述异记》）

宋元徽中，有石玄度者，畜一黄犬，生一子而色白。犬母爱之异常，每衔食饲之。【眉批】慈犬。及长成，玄度出猎未归，犬母辄门外望之。后玄度患气嗽，渐就危笃。医为处方，须白犬肺作汤。市之不得，乃杀所畜白狗，取肺供用。而犬母跳跃嗥叫，累日不息。其家人煮犬与客食之，投骨于地。犬母辄衔至屋中。食毕，乃移入后园中一桑树下，爬土埋之。日夕，向树嗥吠，月余方止。而玄度疾竟不疗，临终谓左右曰：“汤不救我疾，枉杀此狗。”其弟法度，自此断狗肉。

齐琼（出《述异记》）

唐禁军大校齐琼，本以驰骋获宠。家畜良犬四，常畋回广囿，辄饲以粱肉。其一独填茹咽喉齿牙间以出，如隐丛薄。齐窃异之。一日，令仆伺其所往，则北垣枯窦，有母存焉。老瘠疥秽，吐哺以饲。【眉批】孝犬。齐奇叹久之，乃命篋牝犬归，卧以茵席，饱以饼饵。犬则摇尾俛首，若怀知感。尔后擒奸逐狡，指顾如飞。将扈猎驾前，必获丰赏。逾年牝死，犬加勤效。及齐死，犬嗥吠终夕。越月营葬，则留葵以御奸盗。下棺之夕，犬独以足踣土成坳，首扣棺见血。掩土未毕，而犬亦毙。

石从义（出《玉堂闲话》）

秦州都押衙石从义家有犬，生数子。其一献戎帅琅琊公。自小至长，与母相隔。及节使率大将与诸校会猎于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于田中，忻喜之貌，不可状名。猎罢，各遂主归。自是其子逐日于使厨内窃肉，归饲其母。【眉批】孝犬！

报仇犬（出《集异记》）

贞元初，广陵人田招以他事至宛陵，住表弟薛袭家。一日，招忽思犬肉，袭广觅之不得。招曰：“何不杀家犬？”袭曰：“养多时，谁忍下

手！”招曰：“吾与汝杀之。”方欲取犬，忽失之，莫可求觅。经旬，招告归广陵，裘送之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见裘犬在道侧。招认而呼之，犬乃摇尾随招。夜至旅店，将宿，其犬亦随。伺招睡，乃咋其首衔归焉。【眉批】狠犬！裘惧，遂以此事白于州县。太守遣人覆验，异而释之。

【总评】温璋重捕雏之刑，此守释杀人之犬，均贵物而贱人矣。

裴度（出《集异记》）

裴令公度性好养犬，凡燕会处，悉领之。所食余，便和碗与犬食。时子婿李甲见之，数谏。裴令曰：“人与犬类，何恶之甚？”犬正食，见李谏，乃弃食，以目视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仇于子，窃虑之。”李以为戏言。将欲午寝，其犬乃蹲而向李，见未寝，复去。李亦心动，乃以巾栉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状如人寝，而藏身于别处视之。逡巡，犬入户，以李为睡，乃跳上寝床，当喉而啮。【眉批】狠犬！啮讫知谬，犬乃下床，愤跳号吠而死。

袁继谦（出《玉堂闲话》）

袁继谦郎中尝于青社，假居一第。闻一第素多凶怪，合门儆惧，莫遂安寝。忽一夕，闻吼声，若有呼于瓮中者，声至浊。举家怖恐，谓其必怪之尤者，遂于窗隙中窥之，见一物苍黑色，来往庭中。是夕月晦，

观之既久，似黄狗身而首不能举。遂以铁挝击其脑，忽轰然一声，家犬惊叫而去。盖其日庄上输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举家大笑而安寝。【眉批】弓蛇致疾，翁犬咸妖，事何可以不察！

燕相【眉批】以下豕。

朔人有献大豕于燕者，年百二十矣，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珍。昭王曰："此豕仙也，命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猪，足如不胜其体。王命衡官桥而量之，折桥，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钧。燕相曰："巨而无用，何不烹之？"豕既死，见梦于燕相曰："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秽。仗君之灵得化，今始得为鲁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粮。欣君之惠，将报子焉。"后燕相游于鲁津，而赤龟衔夜光而献。

晋州屠儿（出《法苑珠林》）

唐显庆三年，晋州市东巷有屠儿杀一猪，经半日，已焊去毛，会杀余猪，未及开解。至晓，以刀破腹，才划一刀，犹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门，直入市西，至一贾者店内床下而卧。市人竞往看之。屠儿执刀走逐，犹欲将去。看者数百人，询知其异，皆嗔责屠儿，竞出钱赎猪，共为造舍安置。猪身皮毛复生，咽下及腹下疮处差已，作大肉块，粗如臂许。出入来去，不污其室，性洁不同余猪。四十五年，方卒。

猫杂说（出《酉阳杂俎》）【眉批】以下猫。

猫目睛，旦暮圆，及午，坚敛如缏。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如火星。俗云猫洗面过耳，则客至。楚州谢阳出猫有褐花者，灵武有红叱拨及青骢色者。猫一名蒙贵，一名乌员。平陵城古谭国也，城中有一猫，常带金锁，土人往往见之。

卖醋人（出《稽神录》）

建康有卖醋人，畜一猫，甚俊健，爱之甚。及死，不忍弃，置猫坐侧。数日，腐而且臭，不得已，携弃秦淮水。既入水，猫活。某自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眉批】宿冤也。金乌铺吏获之，缚置铺中，锁其户，出白官司，将以其猫为证。既还，则已断其索，啮壁而去矣，竟不复见。

磉鼠等（出《神异录》《异苑》《录异记》诸书）【眉批】以下鼠。

北方层冰万里，厚百丈。有磉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热。其毛八尺，可以为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声闻千里。其毛可以来鼠。其尾所在鼠聚。

红飞鼠多出交趾及广管陇州，皆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浅黑色。多双伏红蕉花间，采捕者若获一，则其一不去。南中妇人买而带之，以为媚药。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见人即拱手而立。【眉批】《诗》云相鼠是也。人近欲捕之，跳跃而去。秦川中有之。

鼹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千余斤，【眉批】《庄》云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亦为其洪饮也。出零陵郡界，不知所来。民有灾及为恶者，鼠辄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鼹鼠者，治其皮，饰为带。为其三毛出于一孔，与常皮有异，人多宝之。

义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递相咬尾，三五为群，惊之则散。俗云："见之者当有吉兆。"成都有之。

唐鼠形如鼠，稍长，青黑色。腹边有余物如肠，亦名易肠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鸡犬皆去，唯鼠坠下不死，而肠出数寸，三年易之，俗呼为唐鼠。城固川中有之。

白鼠身白，耳足红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当获金玉。鼠五百岁即白，耳足不红，乃常鼠也。

鼠报（出《宣室志》《闻奇录》）

宝应中，有李氏子，家于洛阳，世未尝畜猫。忽一日，李氏大集亲友，会食于堂。既坐，而门外有数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家僮惊异，告于李氏。李氏亲友，乃空其堂而纵观。人去且尽，堂忽摧圮，其家无一伤者。堂既摧，群鼠亦去。

李昭嘏举进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并无荐托之地。主司昼

寝，忽寤，见一卷轴在枕前，看其题，乃昭嘏之卷。令送于架上，复寝，暗视，有一大鼠取其卷，衔其轴，复送枕前，如此再三。昭嘏来春及第。主司问其故，乃三世不养猫。皆云鼠报。

郗士美（出《阙史》）

许昌郗尚书士美，元和末，为鄂州观察。一日晨兴，出视事，束带已毕，左手引靴，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过庭，北面拱手而舞。郗大怒，惊叱之，略无惧意。因掷靴以击，鼠即奔走。有毒虺堕于靴中，珠贝锦身，螯焰勃勃。向无鼠妖，则已致臃指溃足之患。参寥子曰：“是知鸟鸣鼠舞，不恒为灾，大人君子，遇之则吉。”

野兽

虎杂说（出《酉阳杂俎》，及《述异记》）【眉批】以下虎。

虎交而月晕。仙人郑思远尝骑虎，故人许隐齿痛求治，郑曰：“唯得虎须，及热插齿间，即愈。”乃拔数茎与之。因知虎须治齿也。虎杀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一字，长一寸，在胁两傍皮内，尾端无之，佩之者临官，使无憎疾。虎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

人候而射之，光坠入地，成白石，主止小儿惊。汉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岁则牙蜕而角生。

真虎（出《国史补》）

裴旻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既而于山下四顾自矜，有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将军若遇真虎，无为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跃马而往，次丛薄中，果有一虎腾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马辟易，弓矢皆坠，殆不得免。自此惭惧，不复射虎。【眉批】三十一头，未必非虎，父老疑是山神之属，假虎灵以止其杀机耳。

酋耳（出《朝野佥载》）

天后时，涪州武龙界多虎暴，有一兽似虎而绝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杀之，亦不食。于是县界不复有虎矣。录奏，检《瑞图》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则杀之。

商山路（出《玉堂闲话》）

旧商山路多蛰兽，害其行旅。适有骡群早行，天未平晓，群骡或惊骇。俄有一虎，自丛薄中跃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顾。至

食时，遭攫者却赶来相及。众惊异，竞问其由。徐曰：“某初衔至路左岩崖之上，前有万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数枚，顾望其母，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某崖侧，略不伤损，而面溪洞叫吼，以呼诸子。某因便潜脚于虎背，尽力一踏。【夹批】亦有大力。其虎失脚，堕于深涧，不复可登。是以脱身至此。”兽盖欲生致此人，教演诸子，是以不伤。真可谓脱身虎口，危哉危哉！

张竭忠（出《博异记》）

天宝中，河南缑氏县东太子陵仙鹤观，常有道士七十余人，皆精专，修习法箓，斋戒咸备。有不专者，不之住矣。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旧例，至旦，则具姓名申报以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户，各自独寝，以求上升之应。后张竭忠摄缑氏令，不信。至时，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潜觇之。初无所睹，至三更后，见一黑虎入观来，须臾，衔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弃道士而去。至明，无人得仙者。具以白竭忠。乃申府，请弓矢，大猎于太子陵东石穴中，格杀数虎，有金简玉箓洎冠帔，及人之发骨甚多，此皆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后仙鹤观即渐休废。

【总评】《辨疑志》载长安惠炬寺西南，有灵应台，台上尝见双圣灯出，乃虎目光也。又《玉堂闲话》载南中有选佛场，每年中元日，推一道高者，端简立于坛上，俟五色云至，蹑而上升。后有道士从一比丘，教怀雄黄一斤，既升坛。后旬余，山岩臭秽，猎人见大蟒蛇腐烂。五色云乃此蟒之毒气也。事类此。

傅黄中（出《朝野佥载》）

唐傅黄中为越州诸暨县令，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岸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震。虎遂惊跃，便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

周雄（出《北梦琐言》）

唐大顺景福已后，蜀路剑利之间，白卫岭石筒溪，虎暴尤甚，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列队而过，亦遭攫搏。时递铺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胆，有异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规避。仍持托杈利剑，前后于税人场连毙数虎，行旅赖焉。蜀帅补军职以壮之。

张俊（出《原化记》）

宣州溧水县尉元澹，家在怀州，先将一壮客张俊祇承至官。官满却归，俊亦从之。俊有妻，一子三岁，亦与同行。至宋州冲夜，俊抱儿从澹，妻乘驴在后十步。忽闻叫声，俊奔视之，妻已被虎所取。俊白元："妻今为虎杀，誓欲报仇。今以孩子奉托。倘生归，当酬哺食之恩；不尔，便为仆贱终身。"元固止之，不可。复挟两矢，携弓腰斧而行。去三四余里，皆深林重阻。既而渐至一处，依近山谷，有大树百余株，疑近虎穴，俊上树伺之。时渐明，见山下数十步内，如有物蹲伏起

动之状，更候之。欲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为虎所禁。尸自起，拜虎讫，自解其衣，裸而复僵。虎又于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欢跃。虎以舌舐死人，虎子竞来争食。俊在树上见之，遂发一箭，正中虎额。其虎腾跃。又发一箭，中其胁。箭皆傅毒，并杀四子，皆取其首，葛蔓贯之。【眉批】勇哉士乎！亦负妻尸，步走而归。日晓追及澹。

虎妇（出《广异记》）

利州卖饭人，其子之妇山园采菜，为虎所取，经十二载而后还。自云入深山石窟中，本谓被食，久之相与寝处窟中。窟有四虎，妻妇人最老。老虎恒持麋鹿等肉还以哺妻；或时含水吐其口中，妇人欲出，辄为所怒，驱以入窟。积六七年后，渐失余虎，老者独在。后一日，忽夜不还。妇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数十步，不复见虎。乃极力行五六里，闻山中伐木声，径往就之。伐木人谓是鬼魂，以砾石投掷。妇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诘问。妇人云：“己是某家新妇。”诸人亦有邻里者，先知妇人为虎所取，众人方信之。邻人因脱衫衣之。将还，会其夫已死，翁姥悯而收养之。妇人亦憨戇，乏精神，恒为往来之所狎。刘全白亲见妇人，说其事云。

汉景帝（出《独异志》）

汉景帝好游猎，见虎不能得之，乃为珍馔，祭所见之虎。帝乃梦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杀，从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见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余肉复为虎。【眉批】亦虎怪。

丁岩（出《集异记》）

贞元间，淮上阻兵，因以武将王征牧申州。时多虎暴，白昼噬人。征至，大修擒虎具；又重悬购，得一虎者酬十缣。有老卒丁岩，善为陷井，遂列于太守，请山间至路隅，张设以图之。征既许，不数日而获一虎。虎在深坑，无施勇力。岩遂俯而下视，加以侮诮。虎则跳跃哮吼，怒声如雷。而聚观之徒，千百其众。岩炫其计得，夸喜异常。时方被酒，因为衣襟罥挂树根，而坠井中，众共嗟骇，谓靡粉于钰牙矣。及就窥，岩乃端坐，而虎但瞪视耳。岩之亲爱忧岩，乃共设计，以辘轳下巨索，伺岩自缚，当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岩得索引，去地三二尺，其虎则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态极仁，如此数四。【眉批】留人为质，虎大有智术。若夫噬以逞其怒，俱死何溢！岩因谓曰："尔辈纵暴，入郭犯人，事须剪除，理宜及此。顾尔命在顷刻，吾因沉醉，误落此中，众所未便屠者，以我故也。尔若损我，激怒众人，我气未绝，即当薪火乱投，尔为灰烬矣。汝能从我，当启白太守，舍尔之命，冀尔率领群辈，远离此土。我当质之天日，不渝此约。"其虎谛听，若有知解。【眉批】诚能动物，何暴不驯。岩则引绳，众共出之。虎乃弭耳瞩目，不复留。岩既得出，遂以其事白于邦伯曰："今杀一虎，不足禳群辈之暴。况与诚约，乞舍之，冀其率侣四出，管界获宁耳。"征许之。岩遂以太守之意，丁宁告谕。虎于陷中，踊跃盘旋，如荷恩施。岩即积土坑侧，稍益浅，犹深丈许。虎乃跃而出，奋迅踯腾，啸风而逝。自是旬朔之内，群虎屏迹。

虎恤人（出《广异记》）

风翔府李将军者，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频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状。【眉批】虎好谀，奇哉！须臾，负李行十余里，投一窟中。二三子见人喜跃。虎于窟上，俯视久之，方去。其后入窟，恒分所得肉及李。积十余日，子大如犬，悉能陆梁，虎因负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尽，则己死窟中，乃抱之云："大王独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李复云："幸已相祐，岂不送至某家？"虎又负至所取处而诀。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经二十日，前后五六度。村人怕惧。其后又来，李遂白云："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恐惧，愿勿来。"【眉批】不假虎威以吓乡里，李亦妙人。经月余，复一来，自尔乃绝。

种僮（出《独异志》）

种僮为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设槛，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头。"一虎低头。僮取一虎放之。自是猛兽皆出境，吏目之为神君。

李大可

宗正卿李大可，尝至沧州，州之饶安县，有人野行，为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贯其臂。虎俯犬贴耳，若请去之者。其人为拔之，虎甚悦，宛转摇尾，随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如此岁余，投野豕獐鹿，月月不绝。或野外逢之，则随行。其人家

渐丰，因洁其衣服。虎后见改服，不识，遂啮杀之。【眉批】虎无势利之心。家人收葬讫，虎复来其家。母骂之曰：“吾子为汝去刺，不知报德，反见杀伤。今更来吾舍，岂不愧乎？”虎羞惭而出。然数日常旁其家，既不见其人，知其误杀，乃号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奋跃拆脊而死。见者咸异之。

勤自励（出《广异记》）

漳浦人勤自励者，以天宝末充健儿，随军安南，及击吐蕃，十年不还。自励妻林氏为父母夺志，将改嫁同县陈氏。其婚夕，而自励还。父母具言其妇改嫁始末，自励闻之，不胜忿怒。当破吐蕃，得利剑，是晚，因仗剑以诣林氏。行八九里，属暴雨天晦，进退不可。忽遇电明，见道左大树有旁孔，自励权避雨孔中。闻有人呻吟，径前扪之，即妇人也。问其为谁，妇人云：“己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励为妻。自励从军未还，父母无状，见逼改嫁，以今夕成亲。我心念旧，不肯再适，遂持巾于宅后桑林自缢，为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犹未损。倘能相救，必有厚报。”自励谓曰：“我即自励也。晓还至舍，父母言君适人，故仗剑来访，何期此遇！”乃相持而泣。顷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后倒身入孔。自励以剑挥之，虎腰中断。【眉批】此树孔乃虎穴也。异哉虎乎！怨反为德，德而不食其报，忠之属也，岂非天哉！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寻而月明后，果有虎至，见其偶毙，吼叫益甚。自尔复倒入，又为自励所杀。乃负妻还家。

卢造（出《广异记》）

叶县令卢造有幼女，大历中，许嫁同邑郑楚之子元方。俄而楚录潭州军事，造亦辞而寓叶。后楚卒，元方护丧居江陵。数年间，音问两绝，县令韦计为子娶焉。其吉辰，元方无所容，径往县东十里余佛舍。西北隅，有若小兽号鸣者，出火视之，乃三虎雏，目尚未开。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杀，闭门坚拒而已。约三更初，虎来触其门，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坚，虎怒搏之，棂拆，陷头于中，为左右所辖，进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砖击之，虎吼怒擎攫，终不能去。连击之，俄顷而毙。既而门外若女人呻吟，气甚困劣。元方问曰："门外呻吟者，人邪鬼邪？"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卢令女也，今夕将适韦氏，方登车，为虎负荷至此。【眉批】才是虎媒。幸今无损，又畏其复来，能救乎？"元方奇之。执炬出视，乃十七八岁女子也，礼服俨然，泥水皆澈。扶入，复固其门，遂毁像以继其明。女曰："此何处也？"曰："县东佛舍尔。"元方言姓名，且话旧诺。女亦能记之曰："妾父曾许妻君，一旦以君之绝耗，将嫁韦氏。天命难改，虎送回君。庄去此甚近，君能送归，请绝韦氏而奉巾栉。"及明，送回家。其家以虎攫去，方已制服，忽见其来，喜若天降。元方致虎于县，且具言其事。县宰异之，以卢氏归于郑焉。

陈褒（出《稽神录》）【眉批】以下皆虎伥。

清源人陈褒，隐居别业，临窗夜坐，窗外即旷野。忽闻有人马声，视之，见一妇人骑虎自窗下过，径入西屋内。壁下先有一婢卧，妇人即取细竹枝从壁隙中刺之。婢忽尔腹痛，开户如厕。褒方愕骇，未及言，婢已出，即为虎所搏。遽前救之，仅免。乡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谓虎鬼者也。"宣州儿（出《广异记》）

天宝末，宣州有小儿，其居近山，每至夜，恒见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数度。小儿谓父母云：“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伥。’我死，为伥必矣。若虎使我，则引来村中。宜设阱要路以待，虎可得也。”【眉批】苏季子且死能复其仇，小儿近之矣。后数日，果死于虎。久之见梦于父云：“身已为伥，明日引虎来，宜于西偏速修一井。”父乃与村人作井，井成之日，果得虎。

刘老（出《广异记》）

信州刘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间。人有鹅二百余只诣刘放生，恒自看养。数月后，每日为虎所取，已耗三十余头。村人患之，罗落陷阱，遍于放生所。自尔虎不复来。后数日，忽有老叟，巨首长鬣，来诣刘，问：“鹅何以少减？”答曰：“为虎所取。”又问：“何不取虎？”答云：“已设陷阱，此不复来。”叟曰：“此为伥鬼所教，若先制伥，即当得虎。”刘问：“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眉批】伥好酸。可以乌白等梅及杨梅，布之要路。伥若食之，便不见物，虎乃可获。”言讫不见。是夕，如言布之。四鼓后，闻虎落井。自尔绝焉。

狼狈（出《酉阳杂俎》）【眉批】狼。

狼大如狗，苍色，作声诸窍皆沸。胜中筋大如鸭卵，有犯盗者熏之，当令手挛缩。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狈是两物。狈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两狼，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狈。

狮杂说（出《酉阳杂俎》）【眉批】以下狮。

释氏书言，狮子筋为弦，鼓之，众弦皆绝。集贤校理张希复言，旧有狮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旧说，苏合香，狮子粪也。

曹公（出《博物志》）

曹公伐冒顿，经白狼山，逢狮子，使人格之，杀伤甚众。公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狮子哮吼奋迅，左右咸惊汗。忽见一物从林中出，【眉批】岂无名乎？如狸，超上车轭。狮子将至，此兽便跳于狮子头上，狮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杀之，得狮子一子。此兽还，未至洛阳三十里，路中鸡狗皆伏，无鸣吠者。

后魏庄帝（出《伽蓝记》）

后魏，波斯国献卿子，永安末，始达京师。庄帝谓侍中李彧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于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善，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踉，曳锁而走，帝大笑。

子路（出《异苑》及《酉阳杂俎》）【眉批】熊。

东土呼熊为子路，以物击树云：子路可起。于是便下，不呼则不动也。熊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象杂说（出《酉阳杂俎》《岭表录异》）【眉批】以下象。

龙象六十岁，骨方足。象胆不附肝，随四时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无定体也。鼻端有爪可拾针。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贞白言：“夏月合药，宜置牙于药旁。”南人言：“象尤恶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拘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或经五六日，困倒，则下，潜刺杀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古训言：“象孕五岁始生。”

环生国野象成群，一牡管牝三十余。牝者牙方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则环守。又国人养驯者，可令代樵。

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湖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种。楚越之间，象皆青黑，唯西方拂林大食国即多白象。刘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曲动乐作，优倡引入舞象，以金羁络首，锦绣垂身，随拍腾蹋，动头摇尾，皆合节奏。唐乾符四年，占城国进驯象三头，当殿引对，亦能拜舞，后放还本国。

白象（出《伽蓝记》）

后魏洛水桥南道东，有白象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陁罗国所献，背设五采屏风、七宝坐床，容数十人，真是异物。尝养于乘黄，曾坏屋毁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怖，奔走交驰。太后遂徙象于此坊。

阆州莫徭（出《广异记》）

阆州莫徭以樵采为事，常于江边刈芦，有大象奄至，卷之上背，行百余里，深入泽中。泽中有老象，卧而喘息，痛声甚苦。至其所下于地，老象举足，足中有竹丁。莫徭晓其意，以腰绳系竹丁，为拔出，脓血五六升许。小象复鼻卷青艾，欲令塞疮。莫徭摘艾热挼，以次塞之，尽艾方满。久之，病象能起，东西行立，已而复卧，回顾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声。小象乃去。须臾，得一牙至。病象见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顷之，得一大牙。莫徭呼象为将军，言未食，患饥。象往折山栗数枝。食之，乃饱。然后送人及牙还。行五十里，忽尔却转，人初不了其意，乃还取其遗刀。人得刀毕，送至本处，以头抵人，左右摇耳，久之乃去。其牙酷大，载至洪州，有商胡求买，累加至四十万。寻至他人肆，胡遽以苇席覆牙，他胡问是何宝，而辄见避。主人除席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见牙色动，私白主人，许酬百万，又以一万为主人绍介，佯各罢去。顷间，荷钱而至。本胡复争之云："本买牙者我也。主人若求千百之贯，我岂无耶？"往复交争，遂相殴击。所由白县，县以白府。府诘其由，胡初不肯以牙为宝，府君曰："此牙会献天子。汝辈不言，亦终无益。"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龙，相躩而立，可绝

为简。本国重此者，以为货，当值数十万万。得之为大商贾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并进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龙简。谓莫徭曰：“汝貌贫贱，不可多受钱物。”赐敕阆州，每年给五十千，尽而复取，以终其身。

安南猎者（出《广异记》）

安南人以射猎为业，每药傅箭镞，射鸟兽，中者必毙。开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树下。忽有物触之，惊起，见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为将军，祝之而拜。象以鼻卷人上背，复取其弓矢药筒等以授之。因尔遂骋行百余里，入邃谷，至平石，回望十里许，两崖悉大树，围如巨屋，森然隐天。象至平石，战惧，且行且望。经六七里，往倚大树，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携弓箭，缘树上。象于树下望之。可上二十余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导令复上。人知其意，迳上六十丈。象视毕，走去。其人夜宿树上，至明，望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见巨兽，高十余丈，毛色正黑。须臾清朗，昨所见大象，领凡象百余头，循山而来，伏于其前。巨兽躩食二象，食毕，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药矢端，极力射之，累中二矢。兽戴矢吼奋，声震林木。人亦大呼引兽。兽来寻人，会其开口，又当口中射之。兽吼而自掷，久之方死。俄见大象从平石入，一步一望，至兽所，审其已死，以头触之，仰天大吼。顷间，群象五六百辈，云萃吼叫，声彻数十里。大象来至树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眉批】象报恩附见。人乃下树，上其背。象载人前行，群象从之。寻至一所，植木如陇，大象以鼻揭楂，群象皆揭，日旰而尽，中有象牙数万枚。象载人行，数十步内，必披一枝，盖示其路，讫，寻至昨寐之处，下人于地，再拜而去。其人归白都护，都

护发使随之，得牙数万，岭表牙为之贱。使人至平石所，巨兽但余骨存。都护取一节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来去。

李婴（出《酂陟记》）【眉批】麈。

李婴与弟绦，皆善用弩。曾射得一麈，解其四脚，悬置树间，剖炙火上。方欲共食，忽见山下有一神人，长三丈许，鼓步而来，手持大囊。既至，悉敛肉及皮骨，并列火上者于囊中，迳还山去。婴与弟绦惊骇，莫知所措，亦竟无他焉。

鹿杂说（出《述异记》《录异记》）【眉批】以下麈。

鹿千年而苍，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玄。汉成帝时，中山人得玄鹿，烹之，视其骨，皆黑色。仙方云："玄鹿为脯，食之，寿至二千岁。"余干县有白鹿，土人传千岁矣。晋成帝遣人捕得，有铜牌镌字在角后，云宝鼎二年，临江所献苍鹿。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乌胫骨为管，以鹿心上脂膜为簧，吹作鹿声，有大号小号呦呦之异。或作麑鹿声，则麚鹿毕集，盖为牝声所诱，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头，至春羸瘦，盖游牝多也。及夏，则唯食菖蒲一味，却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逢猎人，亦伏而不动。猎者以绳系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来啖，然后毙鹿。

鹿马(《录异记》）

洮阳县东有华山，去县九十里，回跨峙堞，峰岭参差。昔有人因猎，见二鹿，其一者霜毛纯素，照耀山谷；一者五彩成文，焕烂曜日。猎人惊异而不敢射。前行数里，见二人诃云：“使君何来，不见二马耶？”答云：“唯见双鹿。”曰：“吾为虞帝所使，至衡山，与安丘道士相闻。君所见鹿，是吾马也。”

【总评】秦王好仙，难怪赵高指鹿为马。

兔鬼（出《稽神录》）【眉批】兔。

司农卿杨迈少好畋猎。自云在长安时，放鹰于野，遥见草中一兔跳跃，鹰亦自见，即奋往搏之。既至无有，收鹰上鞴。行数十步，回顾其处，复见兔走，又不获。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盖兔之鬼也。

【总评】鹅有鬼，兔亦有鬼，物命其可残乎？

王仁裕（出《王氏见闻》）【眉批】猿。

王仁裕常从事汉中，家于公署。巴山有采捕者，献猿儿焉。怜其小

而黠，使人养之，名曰野宾，呼之即应。经年，则充博壮盛，縻絷稍解，逢人必啮，纵鞭棰亦不畏。惟仁裕叱之，则弭伏而不动。其公衙于城缭绕，并是榆槐杂树，汉高庙有长松古柏，上鸟巢不知其数。时中春日，野宾逸，入丛林，飞趠于树梢之间，遂入汉高庙，破鸟巢，掷其雏卵于地。州衙门有铃架，群鸟遂集架引铃。【夹批】鸟有知。主使令寻鸟所来，见野宾在林间，即使人投瓦砾弹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馁而就絷。乃遣人送入巴山百余里溪洞中。人方回，询问未毕，野宾已在厨内谋餐矣。又复絷之。忽一日解逸，入主帅厨中，应动用食器之属，并遭掀扑秽污，而后登屋，掷瓦拆砖。主帅大怒，使众箭射之。野宾骑屋脊而毁拆砖瓦。箭发如雨，野宾目不妨视，口不妨呼，手拈足掷，左右避箭，竟不能损其一毫。有使院老将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狲。"乃使召至，指示之曰："速擒来。"于是大胡狲跃上衙屋赶之，逾垣蓦巷，擒得至前。野宾浴汗而伏罪，众皆笑之，主帅亦不甚诟怒。于是颈上系红绡一缕，题诗送之曰："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月明巫峡堪怜静，路隔巴山莫厌深。栖宿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愜碧云心。三秋果熟松稍健，任抱高枝彻晓吟。"又使人送入孤云两角山，且使絷在山家，旬日后方解纵之，不复来矣。后罢职入蜀，行次嶓冢庙前汉江之壖，群猿自峭岩中连臂而下，饮于清流。有巨猿舍群而前，于道畔古木之间，垂身下顾，红绡仿佛而在。从者指之曰："此野宾也。"呼之，声声相应。立马移时，不觉恻然。及耸辔之际，哀叫数声而去。及陟山路，转壑回溪之际，尚闻呜咽之音，疑其肠断矣。【眉批】谁谓兽类无情！遂继之一篇曰："嶓冢祠边汉水滨，此猿连臂下嶙峋。渐来仔细窥行客，认得依稀是野宾。月宿纵劳羁绁梦，松餐非复稻粱身。数声肠断和云叫，识是前年旧主人。"

杨于度（出《野人闲话》）【眉批】猕猴。

蜀中有杨于度者，善弄胡狲。常饲养大小十余头，会人语。或令骑犬，作参军行李，则呵殿前后。其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时。如弄醉人，则必倒卧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来。"辄不起。"御史中丞来。"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来。"胡狲即便起走，眼目张惶，佯作惧怕，人皆笑之。【夹批】侯侍中弘实，巡检内外，主严重，人皆惧之，故弄此戏。一日，内厩胡猕维绝，走上殿阁。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跻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获者三日。内竖奏市丐杨于度，善弄胡狲，试令捉之。遂以十余头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内厩胡狲亦在舍上窥觑。于度高声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狲来。"手下胡狲一时上舍，齐手把捉内厩胡狲，立在殿上。蜀主大悦，因赐杨于度绯衫钱帛，收系教坊。有内臣因问杨于度："胡狲何以教之而会人言语？"对曰："胡狲乃兽，实不会人语。于度缘饲之灵砂，变其兽心，然后可教。"有好事者知之，多以灵砂饲胡狲、鹦鹉、犬、鼠等以教之。故知禽兽食灵砂，尚变人心，人食灵砂，足变凡质。

狐杂说（出《玄中记》《广异记》等书）【眉批】以下狐。

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

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

旧说野狐名紫狐，【眉批】汉上灵孝为雌狐所魅，名阿紫。夜击

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知之者，取鹊头悬户上，俟魅至，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走。故相传云：“伊祈熟肉辟狐魅。”

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饮食与人同之。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

《北梦琐言》云：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鹧鸪。山郡里人号为野犬。

王老（出《广异记》）

唐睢阳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东都王老有双犬，能咋魅，前后杀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财雇犬咋狐，王老牵犬往，犬乃径诣诸犬之下，伏而不动，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戏云；“取睢阳野狐犬。”

九尾狐 青狐（俱《瑞应编》）

九尾狐者，神兽也，其状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国，音如婴儿。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气，及蛊毒之类。

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诣涂山得青狐，以献纣，免西伯之难。

九尾狐



猩猩（出《国史补》及《朝野佥载》）【眉批】以下异兽。

猩猩好酒与屐，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诱之。猩猩始见，必大詈云："诱我也！"乃绝走而去之。去而复至，稍稍相劝，顷尽醉，其足皆绊。或图而赞之曰："尔形唯猿，尔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逾身。淮阴佐汉，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卧养真。"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槛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时饷封溪令，以帊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唯有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爱之。

猓㺄（出《国史补》）

剑南人之采猓㺄者，得一猓㺄，其数十猓㺄可得。何哉？猓㺄伤其类，聚族悲啼，虽杀之不去。此兽状而人心也。乐羊、张仁愿、史牟，则人状而兽心也。

太平广记钞卷六十七

昆虫部

毒虫

蛇杂说（出《朝野佥载》）【眉批】以下蛇。

种黎来蛇，烧羖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凡巳年不宜杀蛇。

蚺蛇（出《岭表录异》《酉阳杂俎》《闻奇录》）

蚺蛇，大者五六丈，围五六尺。其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围亦称是。身斑，文如锦缬。里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等麂鹿过，则衔之，自尾而吞，唯头角碍于口外，即深入林树间，阁其首，伺鹿坏，头角坠地，鹿身方咽入腹。如此后，蛇极羸弱。及其鹿消，壮俊悦泽，勇健于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则食一鹿。”一说蚺蛇常吞麂鹿消尽，乃绕树出骨。养疮时，肪腴甚美。或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头，中旬近尾。

【总评】《闻奇录》云：有官人于南中见一大蛇，长数丈，径可一尺五寸，腹内有物，如椓橛之类，沿一树食其叶，腹中之物，渐消无所有。而里人云：“此蛇吞鹿，此木叶能消之。”遂令从者采其叶收之。归后或食不消，腹胀，乃取其叶作汤饮之。经宵及午不报，及撤被视之，唯残枯骸，余化为水矣。【眉批】人与虫性不同。

蚺蛇胆（出《朝野佥载》及《中兴书》）

泉建州进蚺蛇胆，五月五日取。时胆两柱相去五六尺，击蛇头尾，以杖于腹下来去扣之，胆即聚。以刀刲取，药封放之。不死，复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

冷蛇（出《酉阳杂俎》）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则以白练束之。至暑月，鼾息不遂。玄宗诏南方取冷蛇二条赐之。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数约，夏月置于约中，不复觉烦暑。

神蛇（出《穷神秘苑》）

《搜神记》：“蛇千年则断复续。”《淮南子》云：“神蛇自断其身而自相续。”隋炀帝遣人于岭南边海，求此蛇数四，而至洛下，长可三尺，色黄黑，其头锦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断身，

先触之令怒，则自断为三四。其断处，如刀截，亦微有血。久之怒定，则三四断稍稍自相就而连续如故。隋著作郎邓隆云：“此灵蛇一类，自断，不必千岁也。”

报冤蛇（出《朝野佥载》）

岭南有报冤蛇，人触之，即三五里随身即至。若打杀一蛇，则百蛇相集。将蜈蚣自防，乃免。

毒蛇（出《朝野佥载》及《录异记》）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乌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数步，直来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断手，中足即断足，不然则全身肿烂，百无一活。谓蝮蛇也。有黄喉蛇，好在舍上，无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饱，垂头直下，滴沫，地喷起，变为沙虱，中人为疾。额上有“大王”字，众蛇之长。

鸡冠蛇，头如雄鸡有冠，身长尺余，围可数寸，中人必死。会稽山下有之，爆身蛇，长一二尺，形如灰色。闻人行声，林中飞出，状若枯枝，横来击人，中者皆死。黄领蛇，长一二尺，色如黄金，居石缝中，欲雨之时作牛吼声，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蛇身匾五色者，名壁镜，螫人必死。用桑柴灰汁三度沸，调白矾为膏涂之，即愈。

蓝蛇（出《酉阳杂俎》）

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眉批】能自解。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服，反解毒药。

巴蛇（出《博物志》）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食之无心腹之疾。

两头蛇（出《岭南异物志》）

韶州多两头蛇，为蚁封以避水。苍梧亦多两头蛇，长不过一二尺，或云蚯蚓所化。

【总评】唐时广州市有人携两头蛇，集众观之。长二尺，首尾各一头，更异。

邓甲（出《传奇》）

宝历中，邓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岩，虔诚劳苦，学其符药，终无所成。道士曰：“汝于此无分，不可强学。”授之禁蛇术，甲得而归焉。至乌江，忽遇会稽宰遭毒蛇螫足，号楚之声，惊动闾里，凡有术者，皆不

能禁。甲因为治之，【眉批】禁蛇术附见。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须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将刖矣。是蛇疑人禁之，应走数里。”遂立坛于桑林中，广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飞篆字，召十里内蛇。不移时而至，堆之坛上，高丈余，不知几万条耳。后四大蛇，各长三丈，伟如汲桶，蟠其堆上。时百余步草木，盛夏尽皆黄落。甲乃跣足攀缘，登其蛇堆之上，以青茶敲四大蛇脑，曰：“遣汝作王，主掌界内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继往，以至于尽。只有一小蛇，土色，长尺余，懵然不去。甲令舁来，叱其收毒。蛇初展缩，甲又叱，如有物促之，不得已而张口吸疮。宰觉脑内有物如针走下。蛇遂裂皮成水，惟脊骨在地。宰遂无苦，厚遗之金帛。时维扬有毕生，常弄蛇千条，日戏于阛阓，遂大有资产，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无奈蛇何，因以金帛召甲。甲至，与一符，飞其蛇过城垣之外，始货得宅。甲后至浮梁县，有茶园，素患蛇毒，人不敢掇其茗，毙者已数十人。邑人知甲神术，敛金帛求之。甲立坛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长丈余，焕然锦色，其从者万条，而大者独登坛，与甲较术。蛇渐立，首隆数尺，欲过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帽，蛇乃踣为水，余蛇皆毙。倘蛇首逾甲，即甲为水焉。从此，茗园遂绝毒害。

咎老（出《酉阳杂俎》）

衡山有村人为毒蛇所噬，须臾而死，发际肿起尺余。其子曰：“咎老若在，当勿虑。”遂迎咎至。【眉批】禁蛇术附见。乃以灰围其尸，开四门。先曰：“若从足入，则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饭数升，掏蛇形诅之，忽蠕动出门。有顷，饭蛇引一蛇从死

者头入，径及其疮，肿渐低，而蛇死，村人遂活。

靳老（出《北梦琐言》）

恒州井陉县丰隆山西北长谷中，有毒蛇据之，能伤人，里民莫敢至其所。采药人靳四翁入北山，忽闻风雨声，乃上一孤石望之，见一白蛇从东来，可长三丈，急上一树，蟠在西南枝上，垂头而歇。须臾，有一物，如盘许大，似虾蟆，色如烟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树下仰视，蛇垂头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凡毒物必有制者，殆天意也。

【总评】毒物必有物制之，岂毒人遂无人制之耶？

张骑士（出《广异记》）

张骑士者，自云幼时随英公李勣渡海，遇风十余日，不知行几万里，风静不波，忽见二物黑色，头状类蛇，大如巨船，其长望而不极。须臾，至船所，皆以头绕船横推，其疾如风。舟人惶惧，不知所抗，已分为听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积，各自念云：“彼人皆为此物所食。”须臾，风势甚急，顾视船后，复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争食之状。二蛇放船，回与三蛇斗于沙上，各相蜿蟺于孤岛焉。舟人因是乘风举帆，遂得免难。后数日，复至一山，遥见烟火，谓是人境。落帆登岸，与二人同行，门户甚大，遂前款关。有人长数丈，通身生白毛，出见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才上船，未及

开，白毛人走来牵缆。船人各执弓刀斫射之，累挥数刀，然后见释。离岸一里许，岸上已有数十头，戟手大呼。因又随风飘帆，五六日，遥见海岛，泊舟问人，云是清远县界，属南海。

马岭山（出《朝野佥载》）

开元四年，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长六七尺，黑蛇长丈余。须臾，二蛇斗，白者吞黑蛇，到粗处，口两嗌皆裂，血流滂沛。黑蛇头入，啮白蛇肋上作孔，头出二尺余。俄而两蛇并死。后十余日大雨，山水暴涨，漂破五百余家，失三百余人。

邛都老姥（出《穷神秘苑》）

益州邛都县有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有角，在柈之间，姥怜而饲之，后渐长至丈余。县令有马，忽被蛇吸之，令大怒，收姥。姥云："蛇在床下。"发掘无所见，县令乃杀姥。其蛇因梦于令曰："何故杀我母，当报仇耳。"自此每常闻风雨之声，如此三十日，百姓忽惊相谓曰："汝头何戴鱼？"相逢皆如此言。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邛河，亦曰邛池。其母之故宅基，独不没。鱼人采捕，必止宿。又言此水清，其底犹见城郭楼槛宛然。

安陆人（出《稽神录》）

安陆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尝游齐安，遂至豫章，恒弄蛇于市，以乞丐为事。【眉批】除恶太甚，其杀机亦必反中，况残害善良乎？积十年余，有卖薪者，自鄱阳来，宿黄倍山下，梦老父云：“为我寄一蛇与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观步门卖薪将尽，有蛇苍白色，盘于船中，触之不动。薪者方省向梦，即携之至市，访毛生，因以与之。毛始欲振拨，应手啮其乳。毛失声颠仆，遂卒。【眉批】蛇报。蛇亦不知所在。

舒州人（出《稽神录》）

舒州人入灊山，见大蛇，击杀之。视之有足，甚以为异，因负之出，将以示人。遇县吏数人于路，因告之曰：“我杀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见，曰：“尔何在？”曰：“在尔前，何故不见？”即弃蛇于地，乃见之。【眉批】惜哉此蛇不令顾虎头得之。于是负此者皆不见，人以为怪，乃弃之。

【总评】案此蛇生不自隐其形，死乃能隐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穷者。

贾潭（出《稽神录》）

伪吴兵部尚书贾潭，言其所知为岭南节度使，获一桔，其大如升，将表上之，监军中使以为非常物，不可轻进。因取针微刺其蒂下，乃蠕

而动，命破之，中有小赤蛇长数寸。【眉批】非常之物，不可轻尝。

蜈蚣（出《岭表录异》《酉阳杂俎》）【眉批】以下诸毒虫。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为脯，美于牛肉。”又云：“大者能啖牛。”里人或遇，则鸣鼓燃烛以驱之。

天宝四载，广州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剖其一爪，得肉百二十斤。

绥县多蜈蚣。气大者，能以气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蜮射（出《玄中记》《纪年》《感应经》）

蜮以气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

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取玉马，玉化为蜮以射人。

蜮射生于南方，谓之短狐。南越夷狄，男女同川而浴，淫以女为主，故曰多蜮。蜮者，淫女惑乱之气所生。

沙虱 水弩（俱《录异记》）

潭、袁、处、吉等州有沙虱，即毒蛇鳞中虱也，细不可见。夏月，

蛇为虱所苦，倒挂身于江滩急流处，水刷其虱。或卧沙中，碾虱入沙。行人中之，所咬处如针孔粟粒，四面有五色文，即其毒也。得术士禁之，乃剜其少许，因以生肌膏救治之，即愈；不尔，三两日内死矣。

水弩之虫，状如蜣螂，黑色，八足，钳曳其尾，长三四寸，尾即弩也。常自四月一日上弩，至八月卸之，【眉批】水弩有时卸，人毒无已时。时弯其尾，自背而上于头前，以钳执之。见人影则射，中影之处，人身随肿，大小与沙虱之毒同矣。

主簿虫

润州金坛县，大历中，有北人为主簿，以竹筒赍蝎十余枚，置于厅事之树，后遂孳育至百余枚，为土气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识，呼为主簿虫。【眉批】金坛无蝎，将水土不伏耶？

壁虫（出《录异记》）

壁虱者，虫之类，化生壁间，暑月啮人，其疮虽愈，每年及期必发，数年之后，其毒方尽。其状与牛虱无异。北都厩中之马，忽相次瘦劣致毙，所损日甚。主将虽督审刍药勤至，终莫能究，而毙者状类相似，亦莫知其疾之由。掌厩获罪者已数人矣，皆倾家破产，市马以赔纳，然后伏刑。有一裨将干敏多识，凡所主掌，皆能立功。众所推举，俾其掌厩马。此人勤心养膳，旦夕躬亲，旬月之后，马损如旧。疑其有他，乃明烛以守之。二鼓之后，马背立不食，黑者变白，白者变黑。秉

烛以视，诸马之上，有物附之，不可胜数，乃壁虱所噆也。五鼓之后，壁虱皆去，一道如绳，连亘不绝。翌日，以其事白于帅臣，寻其去踪，于楼中得巨穴焉。以汤灌之，坏楼门穴，得壁虱死者数十斛。穴中大者一枚，长数尺，形如琵琶，金色。焚而杀之，筑塞其处，其害乃绝。

舍毒（出《录异记》）

舍毒者，蚊蚋之属，江岭间有之，郴连界尤甚。中者慎勿以手搔之，搔则愈痒愈毒。但布盐于上，以物封裹，半日间毒则解矣。湘衡北间有之，其毒稍可。峡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但毒不甚。春间生于树叶，叶卷成窠，大如桃李，名为五倍子，治一切疮毒。收者晒而杀之。不然，必窍穴而出，飞为蟆子矣。黔南界有微尘，色白甚小，视之不见，能昼夜害人，虽密帐亦不可断。以粗茶烧烟如焚香状，即绝。

南海毒虫（出《投荒杂录》）

南海有毒虫，若大蜥蜴，眸子尤精朗。土人呼为十二时虫，一日一夜，随十二时变其色，乍赤乍黄。亦呼为篱头虫。传云：伤人立死，既潜噬人，急走于藩篱之上，望其死者亲族之哭。

杂虫

食谷虫（出《酉阳杂俎》）

部吏侵渔百姓，则虫食谷。虫身黑头赤，武官也；头黑身亦，儒吏也。

肉芝（出《抱朴子》）

肉芝，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领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午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在左手，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

蝙蝠（出《抱朴子》，又《博异志》《酉阳杂俎》）

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四万岁。

游子木师古，贞元初，行于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主僧送木陋室内安止，其客厅乃封闭不开。师古怒，诘僧。僧曰：“诚非惜此，以中多凶怪，前客宿此者，自某所见，殆伤三十人矣。闭止周岁，再不敢令人止宿。”师古不信，愈生猜责。僧不得已，令启户洒扫，果年深朽室也。师古虽貌怒，而心疑。及入寝，亦不免有备预之意，遂取

箧中便手刀子，置于床头。寝至二更，忽寒慄惊觉，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复来。师古潜抽刀挥之，如中物，乃闻堕于床左，亦更无他。师古复刀于故处，乃安寝。至四更许，前扇又至，师古如前法挥刀，物又如堕，已而寂然。须臾天曙，寺僧及侧近人同来扣户，师古朗言问之为谁。众皆骇然，询夜来事。师古具述其状，徐徐拂衣而起。诸人遂于床右，见蝙蝠二枚，皆中刀狼藉而死。每翅长一尺八寸，珠眼圆大如瓜，银色。

【总评】按《神异秘经法》云：百岁蝙蝠，于人口上，服人精气，以求长生。至三百岁，能化形为人，飞游诸天。据斯未及三百岁耳，神力犹劣，是为师古所制。

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

蝘蜓（出《博物志》《感应经》）

堰蜓即守宫，以器养之，食以朱砂，体尽赤。称满七斤，治㧐万杵，以点女子肢体，终不灭。与男子合，辄灭去也。

蛇医（即守宫）

王彦威镇汴之二年，夏旱，时李圯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虑，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覆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其言试之，一日两度雨，大注数百里。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眉批】荒唐！

蜘蛛（出《酉阳杂俎》及《玉堂闲话》）

以盆覆寒食饭于暗室地，入夏，悉化为赤蜘蛛。

相传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匹布，将及旻，旻引弓射却之，大如车轮。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疮者，剪方寸贴上，血立止。

唐元和中，苏湛游蓬鹊山，裹粮钻火，境无遗址。忽谓妻曰：“山岩有光如镜，必灵境也。明日将投之，今与卿诀。”妻子号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领奴婢潜随之，入山数十里，遥望岩有白光。圆明径丈。苏遂逼之，才及其光，长叫一声，妻儿遽前救之，身如茧矣。有黑蜘蛛，大如钻锽，【眉批】钻锽，温器，疑即今汤婆子之属。锽，音姥。走集岩上。奴以利刀决其网，方断，苏已脑陷而死。妻乃积柴烧其岩，臭满一山。

泰岳之麓有岱岳观，楼殿甚古。一夕，大风毁其经楼，见杂骨盈车，有老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手足则周数尺之地矣。先是侧近寺观，或民家亡失幼儿，不计其数，盖悉罹其网食也。于是观主命薪焚之，臭闻十余里。

寄居（出《酉阳杂俎》）

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无壳，入空螺壳中，载以行。触之则缩，如螺闭户，火炙之乃走，始知其寄居也。

蠮螉（出《酉阳杂俎》）

蠮螉，一名蜾蠃，纯雄无雌，取桑虫之子祝之，则皆化为己子。好窠于书卷，或在笔管中，祝声可听。有时开卷视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蝇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独负桑虫也。

颠当（出《酉阳杂俎》）

段成式书斋前，每雨后多颠当窠，深如蚓穴，网丝其中，吐盖与地平，大如榆荚。常仰捭其盖，伺蝇蠖过，辄翻盖捕之，才入复闭，与地一色，并无丝隙可寻也。其形似蜘蛛，《尔雅》谓之王蛛蜴，《鬼谷子》谓之趺母。秦中儿童戏曰：“颠当牢守门，蠮螉寇汝无处奔。”

灶马（出《酉阳杂俎》）

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俗言灶有马，足食之

兆。

度古（出《酉阳杂俎》）

度古似书带，色类蚓，长二尺许，首如铲，背上有黑黄襕，稍触则断。常趁蚓，蚓不复动，乃上蚓掩之，良久蚓死，唯腹泥如涎。有毒，鸡食辄死。俗呼土蛊。

蚁（出《齐谐记》）

吴富阳县有董昭之者，曾乘船过钱塘江，江中见一蚁，著一短芦，遑遽畏死，因以绳系芦著船，船至岸，蚁得出。其夜，梦一乌衣人谢云："仆是蚁王也，感君见济，君后有急，当相告语。"历十余年，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系余姚。昭之忽思蚁王之梦，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试取三两蚁著掌中语之。"【眉批】人与人不相通，而蚁与蚁相通，人不灵而蚁灵矣。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云："可急投余杭山中。天下既乱，赦令不久也。"既寤，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余杭山。旋遇赦，遂得无他。

蝼蛄（出《搜神记》）

晋庐陵太守厉企，自云其祖坐系狱，忽见蝼蛄行其左右，因谓

曰：“尔有神，能活我否？”因投食与之。蝼蛄食尽而去。有顷复来，形体稍大，意异之，复投与之。数日间，其大如豚。及将刑之夜，蝼蛄夜掘壁为大穴，破械出亡，后遇赦免。故企世祀蝼蛄焉。

蝇赦（出《广五行记》）

前秦苻坚欲放赦，【眉批】《异苑》晋明帝事略同。与王猛、苻融密议甘露堂，悉屏左右。坚亲为赦文，有一大苍蝇集于笔端，听而复出。俄而长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曰：“禁中无耳属之理，事何从泄也！”敕穷之。咸曰：“有小人衣青，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叹曰：“其向苍蝇也。”

【总评】贞观末，南康黎景逸居空青山，有鹊巢其侧，每食必喂之。后诬盗邻布，系狱月余，劾不承。忽鹊止于狱楼，似传语欢喜状，其日喧传有赦。官司诘其来，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说。”三日，赦果至。鹊之喜，赦也。冤也。苻秦之狱冤可知矣，绳之闻赦而传也宜。夫造狱一不当，异类犹怜其冤而喜其释，乃同类而报冤者，何哉？或曰：“此非鹊与蝇所及也，抑有鬼神凭焉！”吁！言鬼神则冤人者更可畏矣。

润州楼（出《辨疑志》）

润州城南隅有楼，名万岁楼，俗传楼上烟出，刺史不死即贬。乾元

中，忽然昼日烟出，圆可尺余，直上数丈。有吏密伺之，就视其烟，乃出于楼角隙中，更近视之，乃蚊子也。楼下有井，井中无水，黑而且深。小虫蠛蠓蛛蝑之类，色黑而小，每晚晴，出自隙中，作团而上，遥看类烟，以手揽之，即蚊蚋耳。从此知非，刺史亦无虑矣。

腹育（出《酉阳杂俎》）

蝉未脱时，名腹育，相传蛄蜣所化。秀才韦翾庄在杜曲，尝冬中掘树根，见腹育附于朽处，怪之。村人言蝉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视之，腹中犹实烂木。

滕王图（出《酉阳杂俎》）

蛺蝶，尺蠖所化。相传取百合花泥其隙，经宿，化为大蝶。滕王蜂蝶图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菜花子。

异虫

谢豹（出《酉阳杂俎》）

虢州有虫名谢豹，常穴深土中，小类虾蟆而圆如球。见人，以前两脚交覆首，如羞状。能穴地如鼢鼠，顷刻深数尺。或出地，听谢豹鸣声，则脑裂而死，俗因名之。

碎车虫（出《酉阳杂俎》）

碎车虫，状如唧聊，苍色，好栖高树上，其声如人吟啸，终南有之。

金龟子（出《岭表录异》）

金龟子，甲虫也。春夏间生于草木上，大如小指甲，细视之，真金色龟儿也。行必成双。【眉批】金龟不独行，人岂无朋友？南人采之阴干，装以金翠，为首饰之物，亦类黔中所产青虫子也。

避役（出《酉阳杂俎》）

南中有虫，名避役，应一日十二辰。其虫状如蛇医，脚长，色青赤，肉鬣。暑月时见于篱壁间，俗见者多称意事，其首倏忽更变，为十二辰状。

【总评】篱头与避役，均之一日十二变，状亦相近，而善恶相反如此。故小人之难防，以其似君子也。

青蚨（出《穷神秘苑》）

青蚨似蝉，而状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人将子归，其母必知处。先以子血涂钱，埋东行阴墙下，三日开之，复以母血涂钱如前。每市物，用子即子归母，用母即母归子，如此轮还，不知休息。若买金银珍宝，钱即不还。一名鱼伯，又名蠷螆。

砂俘（出《陈藏器本草》）

砂俘，蜀人号曰俘郁。旋干土为孔，常睡不动。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悦。

诺龙（出《投荒杂录》）

南海郡有水虫，名诺龙，似蜥蜴，微有龙状。俗云此虫欲食，即出水据石上，凡水族游泳过者，至所据之石，即跳跃自置其前，因取食之。有得者必双，雄者既死，雌者即至，雌者死，亦然。俗传以雌雄俱置竹中，以节间之，少顷，竹节自通。【眉批】史异。里人货为妇人惑男子术。

太平广记钞卷六十八

龙部

龙一

龙杂说（出《酉阳杂俎》及《北梦琐言》《感应诸书经》）

龙在阎浮提者五十七亿。龙于翟陁尼，不降浊水，西洲人食浊则夭。单越人恶冷风，龙不发冷。于弗姿提洲，不作雷声，不起电光，东洲恶之也。其雷声，兜率天作歌诵音，阎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获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绝如连，阿修中雨罗丘伏，阎浮提中雨清浮水。

世言乖龙，苦于行雨，而多窜匿，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内；若旷野之间，无处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

龙生三卵，一为吉吊。其吉吊上岸与鹿交，或于水边遗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黄，复似灰色，号紫梢花，益阳道。

方丈山东有龙场，地方千里，龙皮骨如阜，布散百余顷。

晋宁县有龙葬洲，父老云：“龙蜕骨于此洲，其水今犹多龙骨，齿

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数十丈，或盈十围；小者才一二尺，或三四寸，体皆具焉，尝因采取见之。《论衡》云：蝉生于腹育，开背而出，必因雨而蜕，如蛇之蜕皮云。

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

卖龙（出《抱朴子》）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国方士能神呪者，临川禹步吹气，龙即浮出。初出，乃长数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则龙辄一缩，至长数寸，乃取置壶中，以少水养之。外国常苦旱灾，于是方士闻久旱处，便赍龙往，出卖之，一龙直金数十斤，举国会敛以雇之。直毕，乃发壶出龙置渊中，复禹步吹之，长数十丈。须臾，雨四集矣。

震泽洞（出《梁四公记》）

震泽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余尺。仰公瞻误堕洞中，旁行，升降五十余里，至一龙宫，昼夜光明，遇守门小蛟张鳞奋爪拒之，不得入。公瞻在洞百有余日，食青泥，味若粳米。忽得归路，寻出，乃具事闻梁武帝。帝问杰公，【眉批】杰公再见。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罗浮两山间穴谿，一通枯桑岛东岸。盖东海龙王第七女掌龙王珠藏，小龙千数，卫护此珠。龙畏蜡，爱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往，可得宝珠。”帝闻大嘉，乃诏有能使者，厚赏之。有会稽郡鄮县白水乡郎庾毗罗请行，杰公曰：“汝五

世祖烧杀鄞县东海潭之龙百余头，还为龙所害。汝龙门之仇也，可行乎？”毗罗乃止。于是，合浦郡洛黎县瓯越罗子春上书自言：“远祖矜在晋简文帝朝，能化恶龙。今龙化县，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龙，刚猛难化，臣祖化之，化石龙县是也。东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铜鼓、石头等诸水大龙，皆识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孙，请通帝命。”公曰：“汝家制龙石尚在否？”答曰：“在。谨赍至都，试取观之。”公曰：“汝石但能制微风雨，召戎虏之龙，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龙。”又问曰：“汝有西海龙脑香否？”曰：“无。”公曰：“奈之何御龙？”帝曰：“事不谐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龙脑香可得。昔桐柏真人敷扬道义，许谧、茅容乘龙，各赠制龙石十斤，今亦应在，请访之。”帝敕命求之，于茅山华阳隐居陶弘景得石两片。公曰：“是矣。”帝敕百工以于阗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发其光。取宣州空青，汰其甚精者，用海鱼胶之，成二缶。大船之龙脑香寻亦继至。”杰公曰：“以蜡涂子春等身及衣佩。”又乃赍烧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龙宫，守门小蛟闻蜡气，俯伏不敢动。乃以烧燕百事赂之，令其通问。【眉批】何族不须赂耶？以其上上者献龙女，龙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陈帝旨。洞中有千岁龙，能变化，出入人间，善译时俗之言。龙女知帝礼之，以大珠三，小珠七，杂珠一石，以报帝。命子春乘龙载珠还国。帝大喜，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骊龙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间之上者。杂珠是蚌蛤等珠。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余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无风雨雷电水火刀兵诸毒厉。骊珠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无蛇虺之毒。”试之，皆如其言。

释玄照（出《感遇传》）

释玄照修道于嵩山白鹊谷，操行精悫，常愿讲《法华经》千遍，以利于人。【眉批】神僧玄照附见。既讲于山中，虽沍寒酷热，山林险邃，而来者恒满讲席焉。时有三叟，眉须皓白，容状瑰异，虔心谛听。如此累日，玄照异之。忽一旦晨谒玄照曰："弟子龙也，各有所任，亦颇劳苦，已历数千百年矣。得闻法力，无以为报，或长老指使，愿效微力。"玄照曰："今愆阳经时，国内荒馑，可致甘泽，以救生灵，即贫道所愿也。"三叟曰："雨禁绝重，不奉命擅行，诛责非细。少室山孙思邈处士，道高德重，必能脱弟子之祸，则雨可立致矣。"【眉批】思邈再见。玄照曰："孙处士又何苦此邪？"三叟曰："孙公之仁，不可诊度，著《千金翼方》，惠利万代，名已籍于帝宫。一言救庇，当保无恙。但长老先与之约，如其许诺，即便奉依。"乃语以拯护之方。玄照诣孙所居，备述叟语，沥诚祈恳。孙初逊谢，已而曰："但可施设，仆无所惜。"玄照曰："既雨之后，三龙避罪，投处士后沼中以隐，当有异人来捕，处士喻而遣之，必获释矣。"思邈许之。玄照归，见三叟于道左，示已得请。三叟约一日一夜，千里雨足，于是如期泛洒，泽甚广被。翌日，玄照来谒孙，对语之际，有一人骨状殊异，径往后沼之畔，喑哑叱咤。斯须，水结为冰。俄有三獭，二苍一白，自池而出，此人以赤索系之，将欲挈去。孙召而谓曰："三物之罪，死无以赎。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脱之，兼以此诚上达，恕其重责也。"此人受教，登时解释，空索而去。有顷，三叟致谢，愿有所酬。孙曰："吾山谷中无所用者，不须为报。"回诣玄照，愿陈力致效。玄照曰："山中一食一衲，此外无阙，不须酬也。"三叟再为请，玄照因言："前山当路，不便往来，却之可否？"三叟曰："小事耳，但勿以风雷为责，即可为之。"是夕，雷霆震击，及晓开霁，寺前豁然，数里如掌。

张老（出《原化记》）

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龙，时或风雷大作，损坏树木。寺中有撞钟张老者，术士也，而僧不知。张老恶此龙损物，欲禁杀之，密为法。此龙已知，化为人，潜告僧曰：“某实龙也，住此水多年，或因出，风雨损物，为张老所禁，性命危急，非和尚救之不可。倘救其命，奉一宝珠，以伸报答。某即移于别处。”僧诺之，夜唤张老，求释之。张老曰：“和尚莫受此龙献珠否？此龙甚穷，唯有此珠，性又恓恶。今若受珠，他日悔无及。”【眉批】龙有善恶，固也；亦有贫富，异哉！僧不之信，曰：“君但为我放之。”张老不得已，乃放。龙夜后送珠于僧，而移出潭水。张老亦辞僧去。后数日，忽大雷雨，坏此僧舍，夺其珠，果如张老之言。

法喜寺土龙（出《宣室志》）

政阳郡东南有法喜寺，唐元和末，寺僧频梦一白龙自渭水来，止于佛殿西楹，蟠绕且久，乃直东而去。每梦则明日必雨，其僧异之。或言佛寺亦龙所依，故释氏有天龙八部。僧召工合土为偶龙，而于殿西楹置焉，蜿蜒鳞鬣，甚得云间之势。至长庆初，其寺居人有偃于门外者，见一物从西轩直出，飘飘然若升云状，飞驰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将分，始归西轩下。细视之，果白龙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数日，寺僧尽出赴斋，至午方归，因入殿视，像龙已失矣，寺僧且叹且异。及晚，有阴云起于渭水，俄而将逼殿宇，忽有一物自云中跃出，指西轩以入。寺僧惧惊，且视之，乃见像龙已在西楹上，其龙鬐鬣鳞角，若尽沾湿。【眉批】土龙乞雨，信有之矣。自是因以铁锁系之，凡旱涝祈祷辄

应。

韦氏（出《原化记》）

京兆韦氏，名家女也，适武昌孟氏。大历末，孟与妻弟韦生同选，韦生受扬子县尉，孟受阆州录事参军，分路之官。蜀路不通车舆，韦氏乘马，从夫至骆谷口中，忽然马惊，坠于岸下数百丈。视之杳黑，人无入路，孟生悲号，一家恸哭，无如之何，遂设祭服丧舍去。韦氏坠枯叶之上，体无所损。初似闷绝，少顷而苏。经一日，饥甚，遂取木叶裹雪而食。傍视有一岩罅，不知深浅。仰视坠处，如大井焉，分当死矣。忽于岩谷中，见光一点如灯，后更渐大，乃有二焉。渐近，是龙目也。韦惧甚，负石壁而立。此龙渐出，长可五六丈，至穴边，腾孔而出。顷又见双眼，复是一龙欲出。韦氏自度必死，宁为龙所害，候龙将出，遂抱龙跨之。龙亦不顾，直跃穴外，遂腾于空。韦氏不敢下顾，任龙所之。如半日许，疑已过万里，试开眼下视，此龙渐低，又见江海及草木，其去地度四五丈，恐负入江，遂放身自坠，落于深草之上，良久乃苏。韦氏不食已经三四日矣，气力渐惫，徐徐而行，遇一渔翁，惊其非人。韦氏问：“此何所？”翁曰：“此扬子县。”【眉批】若送至阆州，反不波澜。韦氏私喜曰：“去县几里？”翁曰：“二十里。”韦氏具述其由，兼饥渴。渔翁异之，饮食焉。韦氏问曰：“此县韦少府到未？”翁曰：“不知。”韦氏曰：“某即韦少府之姊也，倘为载去，至县当厚相报。”渔翁与载至县门，韦少府已上数日矣。韦氏至门，遣报孟家十三姊，韦生不信，曰：“十三姊从孟郎入蜀，那忽来此？”韦氏令具说此由，韦生虽惊，亦未深信。出见之，其姊号哭，话其迍厄，颜色憔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将息，寻亦平复。韦生终有所疑，后数日，蜀中凶问果至，韦生

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渔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无极。

沙州黑河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驾舟，其水往往泛滥，荡室庐，潴原野，由是西北之禾稼尽去，地荒不可治，居人远徙。其吏于北庭沙州者，皆先备牲酎，望祀于河浒，然后敢视政，否即淫雨连月。开元中，南阳张嵩奉诏都护于北庭，首讯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龙，求祀。"嵩即命致牢醴，布筵席，密召左右，执弓矢以从。嵩率僚吏，班于河上，峨冠敛板，磬折肃躬。俄顷，有龙长百尺，自波中跃而出，俄然升岸，目有火光射人，离人约数十步，嵩即命彀矢引满以伺焉。既而果及于几筵，身渐短而长数尺，方食，而众矢共发，龙势不能施而摧。龙既死，里中俱来观之，哗然若市。嵩喜已除民害，遂以献上。上壮其果断，诏断其舌，函以赐嵩，且子孙承袭在沙州为刺史，至今号为"龙舌张氏。"

资州龙（出《纪闻》）

韦皋镇蜀末年，资州献一龙，身长丈余，鳞甲悉具。皋以木匣贮之，蟠屈于内。时属元日，置于大慈寺殿上。百姓皆传，纵观二三日，为香烟薰死。国史阙书，是何祥也？

孔威（出《唐年补录》）

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进龙骨一具，因有表录其事状云：州之桐城县善政乡百姓胡举，有青龙斗死于庭中。时四月，尚有茧箔在庭，忽云雷暴起，闻云中有击触声，血如洒雨，洒茧箔上，血不污箔，渐旋结聚，可拾置掌上。须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龙拖尾及地，绕一泔桶，即腾身入云，及雨，悉是泔也。龙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疮。凡长十余丈，身尾相半。尾本偏薄，鳞鬣皆鱼，唯有须长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双角各长二丈，其腹自相龃龉。时遣大云仓使督送州，以肉重不能全举，乃斫为数十段，载之赴官。

烧龙（出《北梦琐言》）

江南芦荻之间，往往烧起龙。唐天复中，沣州叶源村民邓氏子烧畬，柴草积于天井，【眉批】山中穴为天井。火势既盛，龙突出，腾在半空，萦带为火所燎，风力益壮，狂焰弥炽，摆之不落，竟仆地而毙，长亘数百步。村民徙居避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烧起一龙，四面风雷急雨，不能扑灭，寻为煨烬，而角不化，莹白如玉，向氏宝而藏之。湖南行军高郁酬其价而强取，于时术士曰：“高司马其祸乎？安用不详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诛。

钗化龙（出《杜阳编》）

德宗时，日林国献龙角钗，类玉绀色，上刻蛟龙之形，精巧奇丽，

非人所制。帝赐独孤妃子。与帝同泛舟于龙池，有紫云自钗上而生，俄顷，满于舟中。帝由是命置于堂内。以水喷之，化为二龙，腾空东去。

遗尺潭（出《传载》）

昆山县遗尺潭，本大历中，村女为皇太子元妃，遗玉尺，化为龙，至今遂成潭。

韦宥（出《集异记》）

唐元和，故都尉韦宥出牧温州，忽忽不乐。江波修永，舟船燠热。一日晚凉，乃跨马登岸，依舟而行。忽浅沙乱流，芦苇青翠，因纵辔饮马。而芦枝有拂鞍者，宥熟视，忽见新丝筝弦，周缠芦心。宥即收芦伸弦，其长倍寻，试纵之，应手复结。宥奇骇，因置于怀。行次江馆，其家室皆已维舟入亭矣。宥故驸马也，家有妓，即付筝妓曰：“我于芦心得之，颇甚新紧。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来，吾甚异之。试施于器，以听其音。”妓将安之，更无少异，唯短三二寸耳。方馔，妓即置之，随置复结。食罢，视之，则已蜿蜒摇动。妓惊告众，竞来观之，而双眸了然矣。宥骇曰：“得非龙乎？”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诸盂水之内，投之于江。才及中流，风波皆作，蒸云走雷，咫尺昏暗。俄有白龙百尺，拿攫升天，众咸观之，良久乃灭。

猫化龙（出《稽神录》）

王建称尊于蜀，其嬖臣唐道袭为枢密使，夏日在家，会大雨，其所畜猫，戏水于檐滴下。道袭视之，稍稍而长，俄而前足及檐，忽尔雷电大至，化为龙而去。

【总评】古云：圣人龙之，贤人蛟之，以蛟一而龙无不化也。唐氏之猫，卢氏之白犬，东方氏之布，葛陂之竹，日林之钗，渔父之梭，拘弥之珠，【眉批】拘弥之珠，见蛮民部。玉笥山之梁，皇妃之玉尺，史氏之红叶，有情无情，有生无生，一切皆龙，当是龙假物而潜耳，岂物能为龙哉！至于雷氏之剑，疑重宝为龙神所护，非剑化也。而小说家又谓龙为木属，梭可化而剑不可化，辨滋支矣。

太平广记钞卷六十九

龙部

龙二（此卷多载龙神事）

李靖（出《续玄怪录》）

唐卫国公李靖微时，尝射猎寓食山中，村翁奇其为人，每丰馈焉，岁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会暮，阴晦迷路，极目有灯火光，因驰赴焉。既至，乃朱门大第，墙宇甚峻。扣门久之，一人出问。靖告迷道，且请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独太夫人在，宿应不可。"靖曰："试为咨白。"乃入告。邀入厅中。有顷，一青衣出曰："夫人来。"年可五十余，青裙素襦，神气清雅。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儿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阴晦，归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将何适？然儿子还时，或夜到而喧，勿以为惧。"既而食，颇鲜美，然多鱼。食毕，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裀褥，衾被香洁，皆极铺陈。闭户，系之而去。靖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闹者，何物也？惧不敢寝，端坐听之。夜将半，闻扣门声甚急，曰："天符，报大郎子当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须足，无慢滞！无暴厉！"又闻夫人曰："儿子未归，僮仆无专任之理，当如何？"一小青衣曰："适观厅中客，非常人也，盍请乎？"【眉批】小青衣亦是具眼。夫人喜，因请相见。夫人曰："此非人

宅，乃龙宫也。妾长男赴东海婚礼，小男送妹，适奉天符当行雨，计两处云程，合逾万里，报之不及，求代又难，辄欲奉烦顷刻间，如何？”靖曰：“靖俗人，何能行雨？”夫人曰：“苟从吾言，无有不可。”遂敕黄头韝青骢马来。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子，系于鞍前，戒曰：“郎乘马，无漏衔勒，信其行，马跑地嘶鸣，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马鬃上，慎勿多也。”【眉批】荒唐之甚！于是上马，腾腾而行，忽渐高，风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随所跃辄滴之。既而电掣云开，下见所憩村，思曰：“吾拢此村多矣，无以报德。今久旱，而雨在我手，宁复惜之？”乃连下二十滴。俄顷雨毕，骑马复归。夫人泣于厅曰：“何相误之甚！本约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岂复有人？【眉批】靖非惯行雨者，此际白之，晚矣。妾已受谴，杖八十矣。儿子亦连坐，奈何？”靖惭怖不知所对。夫人复曰：“郎君世间人，不识云雨之变，诚不敢恨。只恐龙师来寻，有所惊恐，宜速去此。然而劳烦未有以报，有二奴奉赠，总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择。”【眉批】龙，君象，故将相皆奴之。然将相之权，何乃属此龙妪也？于是一奴从东廊出，仪貌和悦，怡怡然；一奴从西廊出，愤气勃然，拗怒而立。靖曰：“我猎徒，以斗猛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悦者，人以我为怯也。”因曰：“两人皆取则不敢。夫人既赐，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尔。”遂揖与别，奴亦随去。出门数步，回望失宅，顾其奴亦不见矣。独寻路而归。及明，望其村，水已极目，大树或露梢而已，不复有人。其后竟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而终不及相，岂非取奴之不得乎？向使二奴皆取，即极将相矣。

周邯（出《原化记》）

唐周邯自蜀沿流，尝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昆仑白水之属也。邯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时方出，云：“其下有关，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宝物。闻汴州八角井，多有龙神，时有异手出于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犹豫未果。其友邵泽有利剑，常自神之，解剑授奴，遣之入井。邯与泽静以俟之。悄然经久，忽见水精高跃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拿之复入，剑与奴自此并失。邯悲其水精，泽恨其宝剑，终莫穷其事。他日，有人谓邯曰：“此井乃龙神所处，水府灵司，岂得辄犯！”邯乃祭谢而去。

华阴湫（出《剧谈录》）

咸通九年春，华阴县南十里余，一夕风雷暴作，有龙移湫，自远而至。先是崖岸高，无贮水之处，此夕徙开数十丈，峰峦草木，一无所伤，碧波回塘，湛若疏凿，京洛行旅，无不枉道就观。京城灵应台有三娘湫，与炭谷近，水波澄明，莫测深近。每秋风摇落，常有草木之叶，飘于其上，虽片叶纤芥，必飞禽衔而去。祷祈者多致花钿锦绮之类，启视投之，欻然而灭。乾符初，有朝士数人同游于终南山，遂及湫所，因话灵应之事，其间不信者，试以木石投之，寻有巨鱼跃出波心，鳞甲如雪，俄而风雨晦暝，车马几为暴水所漂。尔后人愈敬服，莫有犯者。

灵应传

泾州之东二十里，有故薛举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广袤数里，蒹葭丛翠，古木萧疏，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测其浅深者，水族灵怪，往往而

见。乡人立祠于旁，曰九娘子神，岁之水旱祓禳，皆祈请焉。又州之西二百余里，朝那镇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肹蠁灵应，则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节度使周宝在镇日，自仲夏之初，数数有云气，状如奇峰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兴。至于激迅风，震雷电，发屋拔树，数刻而止。伤人害稼，其数甚多。宝责躬励己，谓为政未敷，致阴灵之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视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寝犹未熟，见二青衣历阶而升，异香袭人，一美妇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质窈窕，凭空而下。侍者十余辈，皆服饰鲜洁，略如妃主之仪，顾步徊翔，渐及卧所。宝将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趋进而言曰："贵主以君高义，可申诚托，故将冤抑奉诉，明公忍不救其急难乎？"宝遂命升阶相见，宾主之礼甚肃。登榻而坐，祥霭充庭，敛态低鬟，若有忧戚。宝命酌醴设馔，厚礼以待之。俄而敛袂离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止郊园，绵历多祀，醉酒饱德，蒙惠诚深。但以显晦殊途，行止乖迕。今乃迫于情礼，岂暇缄藏，倘鉴幽情，当敢披露。"宝曰："愿闻其说，所冀识其宗系。苟可展分，敢以幽显为辞？"对曰："妾家世会稽之鄞县，卜筑于东海之潭。桑榆坟陇，百有余代，遭世不造，值庾氏焚炙之祸，纂绍几绝。妾之先宗，羞共戴天，虑其后患，乃率其族韬光灭迹，避仇于新平真宁县安村。披榛凿穴，筑室于兹。先人敝庐，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为灵应君，寻受封应圣侯。后以阴灵普济，功德及民，又封普济王。威德临人，为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于象郡石龙之少子，良人以世袭猛烈，血气方刚，严父不禁，残虐视事。未及期年，果贻天谴，覆宗绝嗣，唯妾身仅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终违命。王侯致聘，接轸交辕。诚愿既坚，遂欲自剪。父母怒其刚烈，遂遣屏居于兹邑。音问不通，于今三纪。虽慈颜未复，温清久违，离群索居，甚为得志。近年为朝那小龙，以季弟未婚，遂通好于家君，潜行礼聘，欲成其事。家君知妾之不可夺，乃令朝那纵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逆战郊原。众寡不敌，三战三北。将欲收

拾余烬，背城借一，而虑一旦攻下，为顽童所辱。纵没于泉下，无面石氏之子。幸以君之余力，少假兵锋，挫彼凶狂，存其鳏寡，成贱妾终天之誓，彰明公赴难之心。辄具志诚，幸无见阻。”宝心虽许之，讶其辨博，欲姑拒以观其词。乃曰：“朝廷以西陲陷虏，将议举戈，晓夕不安，未暇承命。”对曰：“昔楚昭王以万乘之灵，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师于嬴氏，七日长号，感动强秦，竟为出师复楚。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贞，狂童凌其寡弱，不少动仁人之心乎？”宝曰：“九娘子灵宗异派，呼吸风雨，又焉得示弱于世俗之人哉？”对曰：“妾家族望，海内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罗水，皆中表也。昆季百余，散居吴越。咸京八水，半是宗亲。但妾以夫族得罪于天，未蒙昭雪，所以销声避影，而自困如是。君幸悉诚款，勿以多事为词。”宝遂许诺。卒爵撤馔，再拜而去。宝及晡方寤，耳闻目览，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于湫庙之侧。是月七日，鸡初鸣，宝将晨兴，疏牖尚暗，忽有人经行于帷幌之间，有若侍巾栉者。呼之命烛，竟无酬对。遂厉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灯烛见迫也。”宝潜知异，乃屏气息音，徐谓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对曰：“某即九娘子之执事者也。昨日蒙假师徒，救其危患，但以幽显事别，不能驱策。苟能存其始约，幸再思之。”俄而纱窗渐白，注目视之，悄无所见。宝良久思之，方达其义。遂呼吏，命按兵籍，选亡没者名，【夹批】思得着。得马军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数内选押衙孟远，充行营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回戍庙之卒。有一甲士仆地，口动目瞬，问无所应，亦不似暴卒者。遂置于廊庑之间，天明方寤。使人诘之，对曰：“某初见一人，衣青袍，自东而来，谓某曰：‘贵主假尔明敏，再通幽情。’某急拒之。遂牵袂偕行，俄至其庙，见贵主谓某云：‘近蒙相公再借兵师，深惬诚愿。观其士马精强，衣甲铦利，然都虞候孟远才轻位下，甚无机略。今月九日，有游军三千余，掠我近郊。遂令孟远领新到将士，邀击于平原之上，设伏不密，反为所败。甚思一权谋之将，俾尔

速归，达我情素。’言讫，拜辞而出，昏然似醉，余无所知矣。”宝验其说，与梦相符，遂差制胜关使郑承符以代孟远。是月十三日晚，衙于后球场，沥酒焚香，牒请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胜关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关使暴卒。”【眉批】亡将中岂遂无一权谋者，而割明以媚幽，一将难求，宝于是失策矣。宝惊叹息，使人驰视之，至则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败坏。其家甚异之。忽一夜，阴风惨冽，吹砂发屋，禾苗尽偃，及晓而止。云雾四布，连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声，划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数息，良久复苏。家人诘其由，乃曰：“余初见一人，衣紫绶，乘骊驹，从者十余人。至门，下马相见，手捧一牒授吾云：‘贵主知君负命世之才，思殄邦仇，使下臣展敬。’余不暇他辞，唯称不敢。酬酢之际，已见聘币罗于阶下，鞍马器甲，布列于庭。吾辞不获免，遂再拜受之。即相促登车，所乘马异常骏伟，装饰鲜洁，仆御整肃。倏忽行百余里。有甲马三百骑，来迎驱殿，如大将军之行李，余亦颇得志。指顾间，望见一大城，雉堞穹崇，沟洫深浚。余惚恍不知所自。俄于郊外，张乐设享。宴罢入城，观者如堵。至一处，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马易衣，趋见贵主。贵主使人传命，请用宾主之礼。余自谓既受牒而来，即是臣也，遂具戎服。贵主使人复命，请去橐鞬，宾主之间，降杀可也。余遂舍器仗趋入。贵主坐厅上，余拜谒如君臣之礼。拜讫，连呼登阶。余乃再拜，升自西阶。坐定，有大校数人，皆令预坐，举乐进酒。酒至贵主，敛袂举觞，将欲兴词，叙向来征聘之意。俄闻烽燧四起，叫躁喧呼云：‘朝那贼步骑数万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寻已入界，数道齐进。请发兵救应。’侍坐者相顾失色。诸校降阶拜谢，伫立听命。贵主临轩谓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悯其孤茕，继发师徒，拯其患难。然以车甲不利，权略是思。今不弃弊陋，所以命将军者，正为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为辞，少匡不逮。’遂别赐战马二匹，黄金甲一副。彩女二人，给以兵符。余拜捧而出，传呼诸将，指挥部伍。是夜出城，相次探报，皆云：‘贼势渐雄。’余素谙其山川形

势，遂引军夜出，去城百余里，分布要害。明悬赏罚，号令三军，设三伏以待之。迟明，排布已毕，贼汰功轻进，犹谓孟远之统众也。余先使轻兵搦战，示弱以诱之。接以短兵，且战且行。金革之声，天裂地坼。余引兵诈北，彼亦尽锐前趋。鼓噪一声，伏兵尽起。千里转战，四面夹攻。彼军败绩，死者如麻。再战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从亡之卒，不过十余人。余选健马三十骑追之，果生置于麾下，以轻车驰送于贵主。贵主登平朔楼受之。举国士民，咸来会集，引于楼前，以礼责问。唯称'死罪！'竟绝他词。遂令押赴都市腰斩。临刑，有一使乘传，来自王所，持急诏曰：'朝那之罪，吾罪也。汝可赦之，以轻吾过。'贵主以父母再通音问，喜不自胜，谓诸将曰：'朝那妄动，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违命，乃贞节也。今若又违，是不祥也。'遂命解缚，使单骑送归。未及朝那，已羞而卒于路。余以克敌之功，大被宠锡。寻拜平难大将军，食朔方一万三千户。【眉批】一龙女，便得专封拜，天柄为疏矣。别赐第宅、舆马、宝器、衣服、婢仆、园林、邸第、旌旃、铠甲。次及诸将，赏赉有差。明日，大宴，预坐者不过五六人。竟夕酣饮，甚欢。酒至贵主，捧觞而言曰：'妾之不幸，少处空闺。天贼孤贞，不从严父之命，屏居于此三纪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邻童迫胁，几至颠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将军之雄武，则息国不言之妇，又为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终天不忘。'遂以七宝钟酌酒，使人持送郑将军。余因避席，再拜而饮。自是颇动归心，词理恳切，遂许给假一月。宴罢出。明日，辞谢讫，拥其麾下三十余人，返于来路。所经之处，闻鸡犬，颇甚酸辛。俄顷到家，见家人聚泣，灵帐俨然。俄闻震雷一声，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以后，事付妻孥。果经一月，无疾而终。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举城晨发十余里，天初平晓，忽见前有车尘竞起，旌旗焕赫，甲马数百人，中拥一人，气概洋洋然，逼而视之，郑承符也。此人惊讶移时，因伫于路左，见瞥如风云，抵善女湫，俄顷，悄无所见。

柳毅（出《异闻集》）

唐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毅怪视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毅诘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妇泣对曰："妾洞庭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川次子，而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既而诉于舅姑，舅姑爱其子，不能御，反以频诉得罪，毁黜至此。"言讫，歔欷流涕。又曰："洞庭于兹相远，长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断足尽无所知哀。闻君将还吴，密迩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可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眉批】真有心人语。然而洞庭，深水也。显晦不通，恐负诚托。子有何术可导我？"女悲泣且谢曰："洞庭之阴，有大桔树焉，乡人谓之社桔。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遂于襦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戚，乃置书囊中，因复问："牧羊何用？神祇岂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数顾视之，则皆矫顾怒步，饮龁甚异。而大小毛角，则无别羊焉。毅又曰："吾为使者，他日归洞庭，幸勿相避。"【眉批】未能无情。女曰："宁止不避，当如亲戚耳。"语竟别去。不数十步，回望女与羊，俱亡所见矣。毅还家，乃访于洞庭之阴，果有社桔。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间。毅告以欲谒大王，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谓毅曰："当闭目，数息可达矣。"毅如其言，遂至。始见台阁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夫乃止毅于大室之隅。毅

曰：“此何所也”曰：“此灵虚殿也。”谛视，则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谓夫曰：“洞庭君安在？”曰：“吾君方幸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火经》，少选当毕。”毅曰：“何谓《火经》？”夫曰：“吾君，龙也。龙以水为神，举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为神，发一灯可燎阿房。然而灵用不同，玄化各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吾君邀以听。”言语毕而宫门辟。景从云合，而见一人，披紫衣，执青玉。夫跃曰：“此吾君也！”君望毅而问曰：“岂非人间之人乎？”毅对曰：“然。”毅遂设拜，君亦拜，命坐于灵虚之下。谓毅曰：“水府幽深，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乎？”毅曰：“毅，大王之乡人也。长于楚，游学于秦。昨下第，闲驱泾水右涘，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鬟雨鬓，所不忍视。毅因诘之，知为夫婿所薄，悲泗淋漓。遂托书于毅，今以至此。”因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曰：“老夫聋瞽，使闺窗孺弱，远罹构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齿发，何敢负德！”词毕，乃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时有宦人密视君者，君以书授之，令达宫中。须臾，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毅曰：“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眉批】荒唐！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之罪。然犹縻系于此，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眉批】然则钱塘潮非子足用乎？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制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毅恐蹶仆地。君亲起持之曰：“无惧，固无害。”毅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因告辞曰：“愿得生归，以避复来。”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则然，其来则不然。幸为少尽缱绻。”因命酌。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

妆千万，笑语熙熙，后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珰满身，绡縠参差。迫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如丝。须臾，红烟蔽其左，紫气舒其右，香气环旋，入于宫中。君笑谓毅曰："泾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辞归宫中。须臾，又闻怨苦，久而不已。有顷君复出，与毅饮食。又有一人，披紫裳，执青玉，貌耸神溢，自外而入。左右谓毅曰："此钱塘也。"毅起，趋拜之。钱塘亦尽礼相谢。俯仰唯唯。然后回告兄曰："向者辰发灵虚，已至泾阳，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谴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眉批】比之人，则《水浒传》之李大哥也，快绝！快绝！然以一女子故，多杀不辜，何得无罪？君抚然曰："顽童诚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赖上帝显圣，谅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辞焉。从此，勿复如是。"钱塘复再拜。是夕，遂宿毅于凝光殿。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会友戚，张广乐，具以醪醴，罗以甘洁。初，笳角鼙鼓，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钱塘破阵乐》。"旌铓杰气，顾骤悍栗，坐客视之，毛发皆竖。复有金石丝竹，罗绮珠翠，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进曰："此《贵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坐客听之，不觉泪下。二舞既毕，龙君大悦，锡以纨绮，颁于舞人。然后密席贯坐，纵酒极娱。酒酣，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荷真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洞庭君歌罢，钱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钱塘君歌阕，洞庭君俱起，奉觞于毅，毅踧踖而受爵，饮讫，复以二觞奉二君。乃歌曰："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

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荷和雅兮感且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歌罢，皆呼万岁。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贮以开水犀；钱塘君复出红珀盘，贮以照夜玑，皆起进毅，毅辞谢而受。然后宫中之人，咸以绡彩珠璧，投于毅侧。重叠焕赫，须臾埋没前后。毅笑语四顾，愧揖不暇。【眉批】可想尔时意气甚壮。洎酒阑欢极，毅辞起，复宿于凝光殿，翌曰，又宴毅于清光阁。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曰：“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陈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足下以为何如哉？”毅曰：“请闻之。”钱塘曰：“泾阳之妻，则洞庭君之爱女也。淑性茂质，为九姻所重。不幸见辱匪人，今则绝矣，将欲求托高义，世为亲戚。使受恩者知其所归，怀爱者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哉！”毅肃然而作，欻然而笑曰：“毅始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奈何箫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乎！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而欲以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眉批】正人可以理屈。钱塘乃逡巡致谢曰：“寡人生长宫房，不闻正论。妄突高明，戾不容责，幸君子不为此乖间可也。”其夕，欢宴如旧。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明日，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男女仆妾等，悉出预会。夫人泣谓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暌别。”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夫人又曰：“此别岂有复相遇之日乎？”毅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眉批】虽转念，实真情。宴罢辞别，满宫凄然。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见从者十余人，担囊以随，至其家而辞去。毅因适广陵宝肆，鬻其所得。百未发一，财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为莫如。遂娶于张氏，而又娶韩氏。数月，韩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鳏旷多感。或告之曰：“有卢氏女，范阳人也。父名浩，

尝为清流宰。晚岁好道，独游云泉，今则不知所在矣。母曰郑氏。前年适清河张氏，不幸张夫早亡。母怜其少，惜其慧美，欲择德以配焉。不识何如？”毅乃卜日就礼。既而男女二姓，俱为豪族，法用礼物，尽其丰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余，毅因晚入户，视其妻，深类龙女，因与话昔事。妻谓毅曰：“人世岂有是理乎？”已而有娠。既产逾月，乃笑谓毅曰：“君不忆余之于昔乎？余即洞庭君女也。衔君之恩，誓心求报。洎钱塘季父论亲不从，遂至睽违。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某惟心誓难移，复欲驰白于君子。值君子累娶继卒，卜居于兹，故余之父母喜余得遂报君子之意。今日获奉君子，死无恨矣。”因泣涕交下，曰：“始不言者，知君无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爱子之意。君附书之日，笑谓妾曰：‘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当此之际，岂意今日之事乎？其后季父请于君，君固不许。君乃诚将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话之！”毅曰：“似有命者。仆始见君子长泾之隅，枉抑憔悴，诚有不平之志。然自约其心者，达君之冤，余无及也。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洎钱塘逼迫之际，唯理不可直，乃激人怒。夫始以义行，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邪？是以率肆胸臆，不遑避害。然而将别之日，见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终以人事扼束，无由报谢。吁！今日，君卢氏也，又家于人间，则吾始心未为惑矣。从此以往，永奉欢好，心无纤虑也。”妻因感泣不已。有顷，谓毅曰：“勿以他类，遂为无心，固当知报耳。夫龙寿万岁，今与君同之。水陆无往不适。君不以为妄也。”乃相与觐洞庭。既至，而宾主盛礼，不可具纪。后居南海，仅四十年，其邸第舆马珍玩，虽侯伯之室，无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泽。以其春秋积序，容状不衰，南海之人，靡不惊异。洎开元中，上方属意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凡十余岁，莫知其迹。至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令，谪官东南。经洞庭，晴昼长望，俄见碧山出于远波。舟人皆侧立，曰：“此本无山，恐水怪耳。”指顾之际，山与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驰来，中有人呼曰：“柳公来候。”嘏省然记之，乃促

至山下，摄衣疾上。山有宫阙如人世，见毅立于宫室之中，前列丝竹，后罗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间。毅词理益玄，容颜益少。初迎嘏于砌，持嘏手曰："别来瞬息，而发毛已黄。"嘏笑曰："兄为神仙，弟为枯骨，命也。"毅因出药五十丸遗嘏，曰："此药一丸，可增一岁耳。岁满复来，无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欢宴毕，嘏乃辞行。自是已后，遂绝影响。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殆四纪，嘏亦不知所在。

刘贯词（出《续玄怪录》）

唐洛阳刘贯词，大历中，求丐于苏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见，意颇殷勤，以兄呼贯词。既而携羊酒来宴，酒阑曰："兄今泛游江湖间，何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国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则几获而止？"曰："十万。"霞曰："蓬行而获十万，乃无翼而思飞也。设令必得，亦废数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贫。以他故避地，音问久绝。有所恳祈，兄蓬游之望，不掷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愿耳。"霞于是遗钱十万，授书一缄。白曰："霞家长鳞虫，宅渭桥下，合眼叩桥柱，当有应者，必邀入宅。老母奉见时，少妹亦令出拜。渠虽年幼，性颇慧聪，使渠助为主人，百缗之赠，渠当必诺。"贯词遂归。到渭桥下，一潭泓澄，何计自达？久之，以为龙神不我欺，试合眼叩之，忽有一人应，因视之，则失桥及潭矣。朱门甲第，楼阁参差，有紫衣使拱立而问。贯词曰："来自吴郡，郎君有书。"问者执书以入，顷之，复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厅中，见太夫人者，年四十余。贯词拜之，夫人答拜，且谢曰："儿子远游，久绝音耗。劳君惠顾，数千里达书。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减。一从遁去，三岁寂然，非君特来，愁绪犹积。"言讫，命坐。贯词曰："郎君约为兄

弟，小妹子即贯词妹也，亦当相见。”夫人曰：“儿子书中亦言。渠略梳头，即出奉见。”俄有青衣曰：“小娘子来。”年可十五六，容色绝代。既拜，坐于母下。遂命具馔，亦甚精洁。方对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视贯词。女急曰：“哥哥凭来，宜且礼待。”因曰：“书中以兄处分，令以百缗奉赠。既难独举，须使轻赍。今奉一器，其价相当，可乎？”贯词曰：“已为兄弟，寄一书札，岂宜受赐？”太夫人曰：“郎君贫游，儿子备述。今副其请，不可推辞。”贯词谢之。因命取镇国碗来。又进食，未几，太夫人复瞪视眼赤，口两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诚托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风疾发动，祇对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惧者，遣青衣持碗，自随而授贯词曰：“此罽宾国碗，其国以镇灾厉。唐人得之，固无所用。得钱十万，可货之，其下勿鬻。某缘娘疾，须侍左右，不遂从容。”再拜而入。贯词持碗，行数步回顾，碧潭危桥，宛似初到。视手中器，乃一黄色铜碗也，其价只三五镮耳，大以为妄。执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龙神贵信，不当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来，视之大喜，问其价，贯词曰：“二百缗。”客曰：“所直何止二百缗。但非中国之宝，有之何益，百缗可乎？”贯词以初约只尔，不复广求，遂许之。客曰：“此乃罽宾国镇国碗也，在其国，大禳人患厄。此碗失来，其国大荒，兵戈乱起。吾闻为龙子所窃，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国中半年之赋召赎，君何以致之？”贯词具告实。客曰：“罽宾守龙上诉，当追寻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阴冥吏严，不得陈首，藉君为由送之耳。殷勤见妹者，非固亲也，虑老龙之馋，或欲相啖，以其妹卫君耳。五十日后，漕洛波腾，淹瀚晦日，是霞归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后归？”客曰：“吾携过岭，方敢来复。”贯记之，及期往视，诚然之。

许汉阳（出《博异志》）

许汉阳，汝南人也。贞元中，舟行于洪饶间，日暮，江波急，寻小浦路入，不觉行三四里，到一湖中，虽广而水才二三尺。又北行一里许，见湖岸，竹树森茂，投以泊舟。渐近，见亭宇甚盛，有二青衣，双鬟方鸦，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汉阳讶之，而调以游词，又大笑，复走入宅。汉阳束带，上岸投谒。青衣延入厅，揖坐云："女郎易服次。"须臾，青衣命汉阳入中门，见满庭皆大池。池中荷芰芬芳，作两道虹桥，以通南北。北有大阁，上阶，见白金书曰"夜明宫"。四面奇花果木，森耸连云。青衣引上阁一层，又有青衣六七人，见者列拜。又引第二层，方见女郎六七人，目未尝睹，皆拜问所来。汉阳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讫，青衣具饮食，所用皆非人间见者。食讫，命酒。其中有奇树，高数丈，枝干如梧，叶似芭蕉。有红花满树，未吐，盎如杯，正对饮所。一女郎执酒，命一青衣捧一鸟如鹦鹉，置饮前栏干上，叫一声，树上花一时开，芳香袭人。每花中有美人长尺余，婉丽之姿，掣曳之服，各称其质，诸乐弦管尽备。其人再拜。女郎举酒，众乐俱作，萧萧泠泠，窅如神仙。才一巡，已夕，月色复明。女郎所论，皆非人间事，汉阳所不测。时因汉阳以人事辩之，则女郎一无所酬答。欢饮至二更，筵宴已毕，其树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书，以示汉阳，乃《江海赋》。汉阳读一遍，即命青衣收之。谓汉阳曰："有感怀一章，烦为录之。"乃吟曰："海门连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青衣取卷并笔砚至，汉阳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银字札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书过矣。观其笔，乃白玉为管。砚乃碧玉，以玻璃为匣，砚中皆研银水。写讫，令以汉阳之名押之。展向前，见数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阳者，而不见姓。女郎遂收卷。汉阳曰："欲奉和一篇，拟继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亦每归呈父母兄弟，不欲杂耳。"汉阳曰："适以弊名押署，复可

乎？”曰：“事别非君子所谕。”四更以来，命悉收拾。挥霍次，一青衣曰：“郎可归舟矣。”汉阳乃起。诸女郎曰：“忻此旅泊接奉，不得郑重耳。”恨恨而别。归舟，忽大风，云色陡暗，寸步黯黑。至平明，观夜来饮所，乃空林树而已。汉阳解缆，行至昨晚浸口江岸人家，见十数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讯。人曰：“江口溺杀四人，至二更后，却捞出，三人已卒，其一人虽似死而未甚。有巫女以杨柳水洒拂禁呪，久之能言：‘昨夜水龙王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归过洞庭，宵宴于此，取我辈四人作酒。缘客少，不多饮，所以我却得来。”汉阳异之，乃问曰：“客者为谁？”曰：“一措大耳，不记姓名。”又云：“青衣言诸小娘子苦爱人间文字，不可得，尝欲请一措大字而无由。”又问：“今在何处？”曰：“已发舟也。”汉阳乃验昨宵之事，默然归舟。觉腹中不安，乃吐出鲜血数升，知悉以人血为酒耳。三日方平。

太平广记钞卷七十

水族部

鳞族

伐蛟（出《北梦琐言》）【眉批】以下蛟。

《月令》：“季秋伐蛟取鼍”，以明蛟可伐而龙不可触也。蛟之为物，不识其形状。或曰：“虬螭蛟蝹，状如蛇也。”南僧说蛟形如马蟥，即水蛭也。涎沫腥粘，掉尾缠人，而噬其血。蜀人号为马绊蛇。头如猫鼠，有一点白。汉州古洪潭内马绊蛇，往往害人。乡里募勇者伐之，身涂药，游泳于潭底。蛟乃跃于沙汭，蟠蜿力困，里人欢噪以助，竟毙之。

汉武白蛟（出《王子年拾遗》）

汉武帝恒以季秋之月，泛灵溢之舟于琳池之上。以香金为钩，丹鲤为饵，不逾旬，钓一白蛟，长三四丈，若龙而无鳞甲。帝曰：“非龙也。”于是付太官为鲊。而肉紫青，脆美无伦。诏赐臣下，以为神感所获，后竟不得。

洛水竖子（出《朝野佥载》）

有人洛水中见竖子洗马，顷之，见一物如白练带，极光晶，缴竖子之项三两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湾泊之间皆有之。人澡浴洗马死者，皆谓黿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类也。

海大鱼（出《西京杂记》，又《广异记》）【眉批】以下鱼。

东方之大者，东海鱼焉。行海者，一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鱼产，则百里水为血。昔人有游东海者，既而风恶船破，随风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侣欢然，下石植缆，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没，在船者砍其缆，船复漂荡。向者孤洲，乃大鱼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风，在洲上死者十余人。

岭南节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亲见大异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远望，青翠如近。开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状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从山边来者云，有大鱼乘流入二山，进退不得。久之，其鳃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拆，鱼因尔得去。【眉批】此人犹晏然从山边来，无恙乎？妄甚矣！雷，鱼声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气也。其二曰：海中有洲，从广数千里。洲上有物，状如蟾蜍数枚，大者周回四五百里，小者或百余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气，上属于月，与月争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回数十里，每夏初，则有大蛇如百仞山，长不知几百里。开元末，蛇饮其海，而水减者十余日，意如渴甚，以身绕一山数十匝，

然后低头饮水。久之，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许，其山遂拆，蛇及山被吞俱尽。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

鳄鱼（出《岭表录异》及《感应经》《洽闻记》）

鳄【眉批】鳄音谔。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鼍，而举止趍疾，口森锯齿，往往害人。亦名鼍鱼。斩其首，椓去其齿而更复生者三。南中鹿多，最惧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鳄嗥叫其下，鹿必怖惧落岸，多为鳄鱼所得，亦物之相摄伏也。李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之窟宅也。

广州人说，鳄鱼能陆追牛马，水中覆舟杀人，值网则不敢触，有如此畏慎。其一孕，生卵数百于陆地。及其成形，则有蛇，有龟，有鳖，有鱼，有鼍，有为蛟者，凡十数类。及其被人捕取宰杀之，其灵能为雷电风雨，比殆神物龙类。

扶南国出鳄鱼，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宫状，常生吞人。扶南王令人捕此鱼，置于堑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鳄鱼乃食之，无罪者，嗅而不食。【眉批】若此，则鳄鱼乃獬豸屈轶之属，又何恶乎？鳄鱼，别号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为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临海英潘村多有之。

吴余鲙（出《博物志》）

吴王孙权曾江行，食鲙有余，因弃之中流，化而为鱼。今有鱼犹名吴余鲙者，【眉批】即鲙残鱼也。长数寸，大如箸，尚类鲙形也。

石头鱼（出《岭表录异》）

石头鱼，状如鳝鱼，随其大小，脑中有二石子，如乔麦，莹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鱼之小者，贮于竹器，任其坏烂，即淘之，取其鱼脑石子以植酒筹，颇脱俗。

黄腊鱼（出《岭表录异》）

黄腊鱼，即江湖之横鱼，头嘴长，鳞皆金色。脔为炙，虽美而毒。或煎煿干，夜即有光如笼烛。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鱼食之，弃其头于粪筐，中夜后，忽有光明。近视之，益恐惧。以烛照之，但鱼头耳。去烛复明，以为不祥。各启食奁，窥其余脔，亦如萤光。达明，遍询土人，乃此鱼之常也，忧疑顿释。

乌贼（出《酉阳杂俎》）

乌贼，旧说名河伯从事，小者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身。江东人或取其墨书契，以脱人财物，书迹知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海人言，昔秦王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形如算袋，两带极长。一说乌贼有碇，遇风则前一须下碇。

横公（出《神异录》）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余，恒冰，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横公鱼，长七八尺，形如鲤而赤，昼在水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枚煮之，则死。【眉批】怪鱼。食之，可止邪病。

奔鲋（出《酉阳杂俎》及《述异记》）

奔鲋，一名灏，非鱼非蛟，大如船，长二三丈，若鲇，有两乳在腹下，雄雌阴阳类人。取其子着岸上，声如婴儿啼。项上有孔，通头，气出吓吓作声，必大风，行者以为候。又名嫩妇鱼。相传杨氏妇，为姑所怒，溺水死为鱼。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可燃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淮南有之。

海人鱼（出《洽闻记》）

海人鱼，东海有之。大者长五六尺，状如美人。眉目口鼻手爪，无不具足。皮肉白如玉，无鳞。有细毛，五色轻软，长一二寸。发如马尾，长五六尺。阴形与丈夫女子无异。临海鲎寡多取得养之于池沼，交合之际，与人无异，亦不伤人。

鲛鱼（出《异物志》）

鲛鱼吐舌，蚁附之，因吞之。又开鳞甲，使蚁入而舐取之。

石斑鱼（出《酉阳杂俎》）

建州有石斑鱼，好与蛇交。南中多蜂窠，窠大如壶，常群螫人。土人取石斑鱼，就蜂侧炙之，标于竿上，向日，令鱼影落其窠上。须臾，有鸟大如燕数百，互击其窠，窠碎落如叶，蜂亦全尽。

鲵鱼（出《酉阳杂俎》）

鲵鱼如鲇，四足，长尾，能上树。【眉批】乃知缘木求鱼，有时不谬。天旱，辄含水上山，以草叶覆身，张口。鸟来饮水，辄吸食之。声如小儿。峡中人食之，先缚于树鞭之，身上白汁出尽，方可食，不尔有毒。

鹿子鱼（出《岭表录异》）

鹿子鱼，赪色，尾鬣皆有鹿斑，赤黄色。《罗州图经》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鱼跳出洲，，化而为鹿。曾有人拾得一鱼，头已化鹿，尾犹是鱼。”南人云：“鱼之为鹿，肉腥不堪食。”

鲑鱼（出《感应经》，又《酉阳杂俎》）

《潘州记》云：“鲑鱼长二丈，大数围。初生子，子小随母觅食，惊则还入母腹。”《吴录》云：“鲑鱼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从脐入，旦从口出。”

章安县出鲑鱼，颊赤如金，甚健，网不能制。俗呼为河伯健儿。

鲧鲩鱼（出《录异记》）

鲧鲩鱼，文斑如虎。相传煮之不熟，食者必死。饶州有吴生者，家甚丰足，夫妇和睦无间。一旦，吴生醉归，投身床上。妻为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运动，误中妻之心胸，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妻族执，云：“殴击致毙。”狱讼经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闻。吴生亲族，惧敕命到，明刑为辱。因饷狱生鲧鲩，如此数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悦。俄而会赦获免。还家之后，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寿终。且烹不熟，尚能杀人，生啖数四，不能为害，此其命与？

比目鱼（出《岭表录异》）

比目鱼，南人谓之鞋底鱼，江淮谓之拖沙鱼。《尔雅》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状如牛脾，细鳞紫色，一面一目，两片相合乃行。【眉批】此鱼今京口有之。其目皆在左，何取于比

也？

鲫鱼（出《岭表录异》）

东南海中有祖州，鲫鱼出焉。长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风。浔阳有青林湖，鲫鱼大者二尺余，小者满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热也。

赤鲟公（出《酉阳杂俎》）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上有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唐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赤鲟公，卖者决六十。

雷穴鱼（出《酉阳杂俎》）

兴州有一处，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声，水流穴外，鱼随流而出。百姓每候雷声，绕树布网，获鱼无限。非雷声，渔子聚鼓击于穴口，鱼亦辄出，所获半于雷时。

赤岭溪（出《歙州图经》）

歙州赤岭下有大溪，俗传昔有人造横溪鱼梁，鱼不得下，半夜飞从

此岭过，其人遂于岭上张网以捕之。鱼有越网而过者，有飞不过而变为石者。今每雨，其石即赤，故称赤岭。而浮梁县得名因此。按《吴都赋》云：“文鳐夜飞而触纶。”盖此类也。

鱼身有字（出《灵怪集》，又《录异记》）

唐吴郡渔人张胡子，尝于太湖钓得一巨鱼，腹有丹书字曰：“九登龙门山，三饮太湖水。毕竟不成龙，命负张胡子。”又金州百姓柏君怀，于汉江勒漠潭采得鱼，长数尺，身上有字云：“三度过海，两度上汉，行至勒漠，命属柏君。”

介族

巨鳌（出《集异记》）

唐裴佃，开元七年都督广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晓，星月皆没，禽鸟飞鸣。举郡惊异，未谕。裴公于是衣冠而出，军州将吏则已集门矣。遽召参佐洎宾客至，则皆异之。但谓众惑，固非中夜而晓。即询挈壶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罔测其倪，因留宾客于厅事，共须日之升。良久，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咸执烛而归。诘旦，裴公大

集军府，询访其说，无能辨者。因命使四访，阖界皆然。即令北访湘岭，湘岭之北，则无斯事。数月之后，有商舶自远南至，因谓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鳌出海，举首北向，而双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见。久之复没，夜色依然。”征其时，则裴公集宾寮之夕也。

龟杂说（出《北梦琐言》）【眉批】以下龟。

龟性妒而与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趁斗噬，力小致毙者。南人采龟溺法，取雄龟置瓷碗中，以镜从后照之。既见镜中龟，即摇发而失溺。又以纸炷火上炒热，点其尻，亦致失溺。

王者龟（出《广异记》）

唐开元中，吴兴渔者，于苕溪上每见大龟，四足各踏一龟而行。渔者知是灵龟，持石投之，中而获焉。久之，以献州从事裴。裴召龟人，龟人云：“此王者龟，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时庭中有鹊方哺雏，乃验志之，令卜者钻龟焉。数日，大风损鹊巢，鹊雏俱死。寻又命卜其婢所怀嫡，是儿女，兆云：“当生儿。”儿生，寻亦死。裴后竟进此龟也。

辟蛇龟（出《录异记》）

唐明皇，尝有方士献一小龟，径寸而金色可爱，云：“此龟神明而不食，可置枕笥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贮巾箱中。有小黄门，恩渥方深，而坐亲累，将窜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龟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龟置于侧，可以无苦。”阉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属邑，里市馆舍，悄然无一人，投宿于旅馆。是夜，月明如昼，而有风雨之声。其势渐近，因出此龟，置于阶上。良久，神龟伸颈吐气，其火如缾，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龟游息如常，向之风雨声，亦已绝矣。及明，驿吏稍稍而至，罗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将至，合备迎奉。适缘行旅误杀一蛇，众知报冤蛇必此夕为害，侧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气。某等不敢远出，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则天使无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渐至，云：“当道有巨蛇十数，皆已糜烂。”逾年，黄门召归长安，复以金龟进上，泣而谢曰：“不独微命赖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类，实圣德所及，神龟之力也。”

圣龟（出《酉阳杂俎》）

唐贞元末，福州有村人卖一笼龟，其数十三，贩药人徐仲以五镮获之。村人云：“此圣龟，不可杀。”徐置庭中，一龟籍四龟而行，八龟为导，悉大六寸。徐遂放于乾元寺后林中，一夕而失。

高崇文（出《戎幕闲谈》）

李德裕曰：“蜀传张仪筑成都城，屡坏。时有龟旋走，乃随龟行路筑之，城果就。予未至郡日，尝闻龟壳犹在城内，昨询访耆旧，有军资

库官宇文遇者言，元和初，节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自张仪至崇文千余载，龟壳尚在，而武臣毁之，深可惜也。”

【总评】一说龟夜见梦于高曰：“无事相屠，一一相报。”后高诛死，尸二十余段，如带之数。夫龟剥于生时，而报仇干朽甲，可见发冢弃骨，鬼神所祸。

阎居敬（出《稽神录》）

新安人阎居敬，所居为山水所浸，恐屋坏，移榻于户外而寝。梦一乌人曰：“同避水在此，于君何害，而迫迮我如是。”居敬寤，不测其故。尔夕三梦，居敬曰：“岂吾不当止此耶？”因命移床，乃床脚斜压一龟于户限外，放之乃去。

输芒（出《酉阳杂俎》）【眉批】以下蟹。

蟹，八月腹内有芒，真稻芒也，长寸许。向东输与海神。未输芒，不可食。

南海大蟹（出《广异记》）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国者，已六七度。其最后，舶漂入大海，不知几千里。至一海岛，岛中见胡人，衣草叶。惧而问之，胡云：“昔与同行侣数十人漂没，唯己随流得至于此。因尔采木实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众哀焉，遂舶载之。胡乃说岛上大山悉是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舟人莫不弃己贱货取之。既满船，胡令速发，山神若至，必当怀惜。于是随风挂帆，行可四十余里，遥见峰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渐大。胡曰：“此山神惜宝，来逐我也，为之奈何？”舟人莫不战惧。俄见两山从海中出，高数百丈。胡喜曰：“此两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与山神斗，【眉批】山神好食蟹，故大蟹与斗。神多不胜，甚惧之。今其螯出，无忧矣。”大蛇寻至，蟹与盘斗良久，蟹夹蛇头，死于水上，如连山。船人因是得济。

虎蟹（出《岭表录异》）

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虽非珍奇，亦不易采得也。

蝤蛑（出《酉阳杂俎》）

蝤蛑，大者长尺余，两螯至强，八月能与虎斗，虎不如。随大潮退壳，一退一长。

彭蚓（出《感应经》）

蟹属，名彭蚓。以螯取土作丸，从潮来至潮去，或三百丸，因名三百丸大彭蚓。

海杂产

海虾（出《岭表录异》）【眉批】虾。

刘恂者，曾登海舶，入舱楼，忽见窗板悬二巨虾壳，头尾钳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锋刃。嘴上有须如红箸，各长二三尺。双脚有钳，钳粗如人大指，长二尺余。上有芒刺，如蔷薇枝，赤而钰硬，手不可触。脑壳烘透，弯环尺余，何止于怀盂也。《北户录》云：“腾循为广州刺史，有客语循曰：‘虾须有一丈者，堪为拄杖。’循不之信。客去东海，取须四尺以示循，方伏其异。”

系臂（出《酉阳杂俎》）

系臂如龟，入海捕之，必先祭，又陈所取之数，则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则风浪覆船。

蠔（出《酉阳杂俎》）

蠔，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  岩如山。每一房内，蠔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蠔皆开房，伺虫蚁入，即合之。

蜃（《酉阳杂俎》）

蜃，【眉批】蜃音吼。雌常负雄而行，渔者必得其双。南人列肆卖之。雄者少肉。旧说，过海辄相积于背，高丈余，如帆，乘风游行。今蜃壳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蜃帆。至今闽岭重蜃酱。十二足，壳可为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为小如意。

瓦屋子（出《岭表录异》）

卢钧尚书作镇南中，改呼蚶子为瓦屋子。广人尤重之，多烧以荐酒，俗呼为天窝炙。食多即壅气，背膊烦疼，未测其性也。

玳瑁（出《岭表录异》）

玳瑁形状似龟，唯腹背甲有烘点。解毒，辟邪。生得之，取其甲带

左臂上，若饮馔中有蛊毒，玳瑁甲即自摇动。若死，无此验。甲被揭甚苦，养之徐徐复生。

海术（出《酉阳杂俎》）

南海有水族，前脚左长右短，口在胁旁背上。常以左脚捉物，置于右脚。右脚中有齿啮之，方内于口。大三尺余，其声术术，南人呼为海术。

海镜 水母（俱《岭表录异》）

海镜，广人呼为膏叶盘，两片合以成形。壳圆，中甚莹滑，日照如云母光。内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红蟹子，其小如黄豆，而螯具足。海镜饥，则蟹出拾食。蟹饱归腹，海镜亦饱。【眉批】海镜红蟹，相依为命。或迫之以火，则蟹子走出，离肠腹立毙。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毙。

水母，广州谓之水母，闽谓之鲐。【眉批】鲐痴驾反。其形乃浑然凝结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碗。肠下有物如悬絮，俗谓之足，而无口眼。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欻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

【总评】《越绝书》云：海镜蟹为腹，水母虾为目。

太平广记钞卷七十一

夜叉部

夜叉

哥舒翰（出《通幽录》）

哥舒翰少有志气，居长安，交游豪侠。有爱妾裴六娘者，容范旷代，翰悦之。居无何，翰有故，游近畿，数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殡于堂奥，既无他室，翰曰："平生之爱，存没何间。"独宿缌帐中。夜半后，庭月皓然，翰悲叹不寐。忽见门屏间有一物，倾首而窥，进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长丈许，著豹皮裩，锯牙披发。更有三鬼相继进，乃拽朱索，舞于月下。相与言曰："床上贵人奈何？"又曰："寝矣。"便升阶入殡所，舁榇于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肢体，环坐共食之，血流于庭，衣物狼藉。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贵人，我今击之，必无苦。"遂潜取帐外竿，忽于暗中掷出，大叫击鬼。鬼大骇走。翰乘势逐之西北隅，逾垣而去。有一鬼最后，不得上，翰击中流血，乃得去。家人闻变乱，起救之。翰具道其事。将收余骸，及至堂，殡所俨然如故，而啖处亦无所见。翰恍惚以为梦中，验其墙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后数年，翰显达。

马燧（出《博异记》）

马燧贫贱时，寓游北京，谒府主，不见而返，寄居于园吏。吏曰：“莫欲谒护戎否？护戎讳数字甚切，犯之必死，君当在意。然若幸愜之，则所益亦与诸人不同。某乃护戎先乳母子，得以详悉，慎勿暗投。”燧信与疑半。明晨，入谒护戎，果犯其讳，庭叱而去。燧惧甚，复就园吏问计求脱。园吏曰：“君子戾我，而取咎如是。然败则死，不得渎我也。”遂匿燧于粪车中，载出郭而逃。【眉批】园吏大是侠士，惜失其名。于时护戎果索燧。一报不获，散铁骑者每门十人。【眉批】护戎已极憾燧矣，乃叱出而后索之，岂非天乎？燧狼狈窜六十余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败室中。尚未安，闻车马啼歘声，【眉批】歘、喷同，吹气也。人相议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护戎之使也。俄闻车马势渐远，稍安焉。未复常息，又闻有窸窣人行声。燧危栗次，忽于户牖，见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绝长，手携一袱，曰：“马燧在此否？”燧默然，不敢对。又曰：“大惊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来慰，无生忧疑也。”燧乃应诺而出。胡二姊曰：“大厄已过，尚有余恐。君馁矣，我食汝。”乃解所携袱，有熟肉一瓯，胡饼一个。燧餐甚饱。却令于旧处，更不可动。胡二姊以灰数斗，放于燧前地上，横布一道，仍授之言曰：“今夜半，有异物相恐劫，辄不可动。过此厄后，勋贵无双。”言毕而去。夜半，有物闪闪照人，渐近户牖间。见一物长丈余，乃夜叉也。赤发蝟奋，金身蜂铄，臂曲瘿木，甲驾兽爪，衣豹皮裤，携短兵，直入室来。狞目电燮，吐火喷血，跳躅哮吼，铁石消铄。燧之惴栗，殆丧魂亡精矣。然此物终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门扉，藉而熟寝。俄又闻车马来声，有人相谓曰：“此乃逃人室，不妨马生匿于此乎？”时数人持兵器，下马入来，冲突夜叉。夜叉奋起，大

吼数声，裂人马啖食，血肉殆尽。夜叉食既饱，徐步而出。四更，东方月上，燧觉寂静，乃出而去，见人马骨肉狼藉，乃获免。后立大勋，官爵穹崇。询访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报不获，每春秋祠飨，别置胡二姊一座，列于庙左。

江南吴生（出《宣室志》）

江南吴生者，尝游会稽，娶刘氏女为妾。后数年，吴生宰县于雁门郡，与刘氏偕之官。刘氏初以柔婉闻，凡数年，其后忽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发怒。殴其婢仆，或啮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吴生始知刘氏悍戾，心稍外之。尝一日，吴与雁门部将数辈，猎于野，获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吴生出，刘氏即潜入庖舍，取狐兔生啖之，且尽。吴生归，因诘狐兔所在，而刘氏俛然不语。吴生怒，讯其婢得实，生始疑刘氏为他怪。旬余，有县吏以一鹿献，吴生命致于庭。已而吴生绐言将远适。既出门，即匿身潜伺之。见刘氏散发袒肱，目眦尽裂，状貌顿异，立庭中，左手执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吴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数辈，持兵仗而入。刘氏见吴生来，尽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电光，齿如戟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吏卒俱战栗不敢近。而夜叉四顾，若有所惧。仅食顷，忽东向而走，其势甚疾，竟不知所在。

朱岘女（出《宣室志》）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数百寻，不瞰大江。每江水汛扬，则浮屠势

若摇动，故里人无敢登其上者。有贾人朱岘，家极赡。有一女，无何，失所在。其家寻之，仅旬余，莫穷其适。一日，天雨霁，郡民望见浮屠之颠，若有人立者，隐然纹缛衣。郡民且以为他怪。岘闻之，即往观焉。望其衣装，甚类其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岘女也。岘惊讯其事，女曰："某向者独处，有夜叉长丈余，甚诡异，自屋上跃而下，入某之室，谓某曰：'无惧我也。'即揽衣驰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数日，方稍寤，因惧且甚。其夜叉率以将晓则下浮屠，行里中，取食啖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视之，见其行里中，会遇一白衣，夜叉见，辟易退远百步，不敢窃视。及暮归，某因诘之：'何为惧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问：'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畴，为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则上帝祐之。'【眉批】食牛者视此可戒。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与异类为伍，可不悲呼？'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愿不以太牢为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来，至浮屠下，望某而语曰：'何为有异志而弃我乎？使我终不得近子矣。'词毕，即东向走去。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归。"

杜万（出《广异记》）

杜万员外，其兄某为岭南县尉，将至任，妻遇毒瘴，数日卒。时盛夏，无殡敛，权以苇席裹束，瘗于绝岩之侧。某到官，拘于吏事，不复重敛。及北归，方至岩所，欲收妻骸骨。及观坎穴，但苇尚存。某叹其至深而为所取，悲感久之。会上岩有一径，某试寻，行百余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狰狞，不可复识。怀中抱一子，旁复有一子，状类罗刹。极呼方寤。妇人口不能言，以手画地，书云："我顷重生，为夜

叉所得。今此二子，即我所生。”书之悲涕。顷之，亦能言，谓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当杀君。”某问：“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儿，随某至船所，便发。夜叉寻抱大儿至岸，望船呼叫，以儿相示。船行既远，乃擘其儿作数十片，方去。妇人手中之子，状如罗刹，解人语。大历中，母子并存。

东洛张生（出《逸史》）

牛僧孺任伊阙县尉，有东洛客张生，应进士举，携文往谒。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尚远，歇于树下。逡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马。张生与僮仆宿于路侧。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觉。见一物如夜叉，长数丈，拿食张生之马。张生惧甚，伏于草中，不敢动。食讫，又取其驴。驴将尽，遽以手拽其从奴，提两足裂之。张生惶骇，遂狼狈走。夜叉随后，叫呼诟骂。里余，渐不闻。路抵大冢，冢畔有一女立，张生连呼救命。女人问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冢，内空无物，后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张生遂寻冢孔，投身而入，内至深。良久，亦不闻声。须臾，觉月转明，忽闻冢上有人语。推一物，便闻血腥气，视之，乃死人也，身首皆异矣。少顷，又推一人，至于数四，皆死者也。既讫，闻其上分钱物衣服声，乃知是劫贼。其帅且唱曰：“某色物与某乙，某衣某钱与某乙。”都唱十余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罢去。张生恐惧甚，将出，复不得。乃熟念其贼姓名，记得五六人。至明，乡村有寻贼者，至墓旁，睹其血，乃围墓掘之，睹贼所杀人皆在其内，见生惊曰：“兼有一贼，堕于墓中。”乃持出缚之。张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贼，杀人送于此，偶堕下耳。”笞击数十，乃送于县。行一二里，见其从奴驴马鞍驮悉至，张生

惊问曰：“何也？”从者曰：“昨夜困甚，于路傍睡着。至明，不见郎君，故此寻求。”张生乃说所见，从者曰：“皆不觉也。”遂送至县。牛公先识之，知必无此，乃为保明。张生又记劫贼数人姓名，言之于令。令遣捕捉，尽获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魂，假手于张生以擒贼耳。

薛淙（出《博异传》）

前进士薛淙，元和中，游河北卫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与数人同访主人僧，主人僧会不在，唯闻库西黑室中呻吟声。迫而视，见一老僧病，须发不剪如雪，状貌可恐。淙乃呼其侣曰：“异哉病僧！”僧怒曰：“何异耶？少年子要闻异乎？病僧略为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时，好游绝国。服药休粮，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数里，日欲出，忽见一枯立木，长三百余丈，数十围，而其中空心。僧因退下窥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数里，遥见一女人，衣绯裙，跣足袒膊，被发而走，其疾如风。渐近，女人谓僧曰：‘救命可乎？’对曰：‘何也？’云：‘后有人觅，但言不见，恩至极矣。’须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见一人，乘甲马，衣黄金衣，备弓剑之器，奔跳如电，每步可二十余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骤如一。至僧前曰：‘见绯裙人否？’僧曰：‘不见。’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飞天夜叉也。其党数千，相继诸天伤人，已八十万矣。【眉批】伤人至八十万而天始追求，天公亦髦矣哉。今已并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获。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来，至此已八万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获罪于天，师勿庇之。’僧乃具言。须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观之，天使下马，入木

窥之，却上马，腾空绕木而上。人马可半木已来，见木上一绯点走出。人马逐之，去七八丈许，渐入霄汉，没于空碧中。久之，雨三数十点血，意已为中矢矣。此可以为异。少年以病僧为异，无乃陋乎！”

刘积中（出《酉阳杂俎》）

刘积中常于西京近县庄居，妻病亟，未眠，忽有妇人白首，长才三尺，自灯影中出，谓刘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刘素刚，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灭。妻因暴心痛，殆将卒。刘不得已，祝之。言已，复出，刘揖之坐。乃索茶一瓯，向日如咒状，顾令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后时时辄出，家人亦不之惧。经年，复谓刘曰：“我有女子及笄，烦主人求一佳婿。”刘笑曰：“人鬼路殊，难遂所托。”姥曰：“非求人也，但为刻桐木稍工者，可矣。”刘许诺，因为具之。经宿，木人失矣。又谓刘曰：“兼烦主人作铺公铺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车舆奉迎。”刘心计无奈之何，许之。至日过酉，有仆马车乘至门，姥亦自来邀请。刘与妻从之而往。天黑，至一处，朱门崇牖，笼烛列迎，宾客供帐之盛，如王公家。引刘至一厅，朱紫数十，有相识者，有已殁者，各相视无言。妻至一堂，蜡炬如臂，锦翠争焕，亦有妇人数十，存殁相识各半，但相视而已。及五更，刘与妻恍惚，却还至家，如醉醒，十不记一二。数日，姥复来拜谢曰：“我小女成长，今复托主人。”刘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扰人！”姥随枕而灭，妻遂疾发。刘与男女酹地祷之，不复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刘妹复病心痛。刘欲徙居，一切物胶着其处，轻若屧屐，亦不可举。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刘常暇日读药方，其婢小碧自外来，垂手缓步，大言：“刘四，颇忆平昔无？”既而嘶咽曰：“省躬近从泰山回，路逢飞天

夜叉，携贤妹心肝，我已夺得。”因举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顾似有所命，曰：“可为安置。”因入堂中，对刘坐，叙平生事。刘与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举止笑语，无不肖也。顷曰：“我有事不可久留。”执刘手呜咽，刘亦悲不自胜。婢忽倒，及觉，一无所记。其妹亦自此无恙。

韦自东（出《传奇》）

贞元中，有韦自东者，义烈之士也。尝游太白山，栖止段将军庄。段亦素知其壮勇者。一日，与自东眺望山谷，见一径甚微，若旧有行迹。自东问主人曰：“此何诣也？”段将军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顶。殿宇宏壮，林泉甚佳，盖开元中万回师弟子之所建也。似驱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问樵者，说：‘其僧为怪物所食，今绝踪二三年矣。’又闻人说：‘有二夜叉于此山，亦无人敢窥焉。’”自东怒：“余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类，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于门下。”将军止，曰：“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自东不顾，仗剑奋衣而往，势不可遏。将军悄然曰：“韦生当其咎耳！”自东扪萝蹑石，至精舍，悄寂无人。睹二僧房，大敞其户，履锡俱全，衾枕俨然，而尘埃凝积其上。又见佛堂内细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寝之处。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类，或庖炙之余，亦有锅镬。自东乃知樵者之言不谬。度夜叉未至，遂拔柏树，径大如碗，去枝叶为大杖，扃其户，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昼。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扃镭，大叫，以首触户，石佛倒而踣于地。自东以柏树挝其脑，再举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阖其扉。顷之，复有夜叉继至，似怒前归者不接己，亦哮吼，触僧扉，复踣于户阈，又挝之，亦死。自东知雌雄已殒，应无侪类，遂掩关烹鹿而食。【眉批】好自在！

及明，断二夜叉首，挈余鹿而示段。段大骇曰："真周处之俦矣！"乃烹鹿，饮酒尽欢，远近观者如堵。有道士出于稠人中，揖自东曰："某有衷恳，欲披告于长者，可乎？"自东曰："某一生济人之急，何为不可？"道士曰："某栖心道门，恳至灵药，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为吾配合龙虎丹一炉，据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灵药将成，而数有妖魔入洞，就炉击触，药几废散。思得刚烈之士，仗剑卫之。灵药倘成，当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东踊跃曰："乃平生所愿也。"遂仗剑从道士而去。济险蹑峻，当太白之高峰将半，有一石洞，可百余步，即道士炼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约曰："明晨五更初，请君仗剑当洞门而立，见有怪物，但以剑击之。"自东曰："谨奉教。"因立烛于洞门外伺之。俄顷，果有巨虺，长数丈，金目雪牙，毒气氤郁，将欲入洞。自东以剑击之，似中其首，俄顷，若轻雾而化去。食顷，有一女子，颜色绝丽，执芰荷之花，缓步而至。自东又以剑拂之，若云气而灭。食顷，将欲曙，有道士乘云驾鹤，导从甚严，劳自东曰："妖魔已尽，吾弟子丹将成矣，吾当来为证也。"【眉批】魔亦黠甚。盘旋候明而入，语自东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诗一首，汝可继和。诗曰：'三秋稽颡叩真灵，龙虎交时金液成。绛雪既凝身可度，蓬壶顶上有云生。'"自东详之，意是道士之师，遂释剑而礼之。俄而突入，药鼎爆烈，更无遗在。道士恸哭，自东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涤其鼎器而饮之。自东后更有少容，而适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将军庄尚有夜叉骷髅见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陈越石（出《宣室志》）

颍州陈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下。元和中，与妾张氏俱夜

食，忽闻烛影后有呼吸之声甚异，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纤长，有黄毛连臂，似乞食状。越石深怪恶之。俄闻烛影下有语：“我病饥，愿以少肉致掌中。”越石即以少肉投地，其手即取去，曰：“味甚美。”食讫，又出手。越石怒骂曰：“妖鬼疾去，不然，且击之。”其手引去，若有所惧。俄顷，又出其手至张氏前，谓张曰：“女郎能以少肉见惠乎？”越石谓张氏曰：“慎无与。”张氏竟不与。久之，忽于烛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发蓬然，两目如电，四牙若锋刃之状，甚可惧。以手击张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动。越石有胆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视。明日穷其迹，于垣上有过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将再来矣。”于是至夜持杖立东北垣下以伺之。仅食顷，夜叉果来。既逾墙，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连击数十。及夜叉去，以烛视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余，亦在地，盖击而堕者。自是张氏病愈。至夕，闻数里外有呼者曰：“陈黄石何为不归我皮也？”连呼不止。仅月余，每夕尝闻呼声。越石度不可禁，且恶其见呼，于是迁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进士第，仕至蓝田令。

蕴都师（出《河东记》）

经行寺僧行蕴，为其寺都僧。尝及初秋，将备盂兰会，洒扫堂殿，齐整佛事，见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莲花，向人似有意。师因戏谓所使家人曰：“世间女人，有似此者，我以为妇。”其夕归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莲花娘子来。”蕴都师不知悟也，即应曰：“官家法禁极严，今寺门已闭，夫人何从至此？”既开门，莲花及一从婢，妖姿丽质，妙绝无伦，谓蕴都师曰：“多种中无量胜因，常得亲奉大圆正智。不谓今日闻师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谪为人，当奉执巾钵。朝来之

意，岂遽忘耶？”蕴都师曰：“某性愚昧，常获僧戒。素非相识，何尝见夫人，遂相绐也？”对曰：“即日，师朝来佛前见我，谓家人曰：‘倘貌类我，将以为妇。’言犹在耳。我感师此言，诚愿委质。”因自袖中出化生：“岂相绐乎？”蕴师悟非人。回惶之际，莲花即顾侍婢曰：“露仙，可备帷幄。”露仙乃陈设寝处，皆极华美。蕴虽骇异，然心亦喜之，遂绸缪叙语，词气清婉。俄而灭烛，童子等犹潜听伺之。未食顷，忽闻蕴失声，冤楚颇极。遽引燎照之，至则拒户闼，禁不可发。但闻狺牙啮诟嚼骨之声，如胡人语音而大骂曰：“贼秃奴！遣尔辞家剃发，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岂嫁与尔作妇耶？”于是驰告寺众，坏垣以窥之，乃二夜叉也。锯牙植发，长比巨人，哮叫拿获，腾踔而出。后僧见佛壁上有二画夜叉，正类所覩，唇吻间犹有血痕焉。

太平广记钞卷七十二

妖怪部

妖怪一（此卷皆人妖）

东郡民（出《搜神记》）【眉批】以下老妖。

汉建安中，东郡民家有怪。无故瓮器自发，訇訇作声，若有人击。盘案在前，忽然便失。鸡生辄失子。如是数岁，人共恶之。乃多作美食，覆盖，著一室中，阴藏户间伺之，果复来发。闻声，便闭户，周旋室中，了无所见。乃暗以杖挝之，至久，于室隅闻有呻呼之声。乃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状貌，颇类于兽。遂周问，及于数里外得其家，云失来十余年。得之哀喜。【眉批】《礼》所谓失归者也。后岁余，复失之。闻陈留界复有怪如此，时犹以为此翁。

胡顼（出《纪闻》）

夏县尉胡顼，词人也。尝至金城县界，止于人家。人为具食，顼未食，私出。及还，见一老母，长二尺，垂白寡发，据案而食，饼果且尽。其家新妇出，见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户。【眉批】可名顽仙。顼

就而窥之，纳母于槛中，窥望两目如丹。顼问其故，妇人曰：“此名为魅，乃七代祖姑也，【眉批】子不云乎，老而不死为贼。寿三百余年而不死，其形转小。不须衣裳，不俱寒暑，锁之槛，终岁如常。忽得出槛，偷窃饭食。故号为魅。”顼异之，所在言焉。

乌程县人（出《广五行记》）

吴孙休时，乌程有人，因重疾愈而能响言，音闻十数里外。【眉批】声怪。所闻之处，即若座间。其邻家有子居外，久不归省，其父假之，使为责词。子闻之，以为鬼神，颠沛而归，【眉批】用得着。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许州僧（出《酉阳杂俎》）

许州有老僧，自四十岁后，每寝熟，即喉声如鼓簧，若成韵节。伶人伺其寝，即谱其声，按之丝竹，皆合古奏。僧觉，亦不自知。二十余年如此。

寿安男子（出《朝野佥载》）

寿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乌犬解人语，应口所作，与人无殊。

瀛州妇人（出《朝野佥载》）

景龙中，瀛州进一妇人，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像。按察使进之，授五品。其女妇留内道场。逆韦死后，不知去处。

赵燕奴（出《录异记》）

赵燕奴者，合州石镜人也。其母初孕，数月产一虎，弃江中。复孕，数月产一巨龟，又弃之。又孕，数月产一夜叉，长尺余，弃之。复孕，数月而产燕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项已下，其身如断瓠，亦有肩脾。两手足各长数寸，无肘臂腕掌，于圆肉上各生六指，才寸余，爪甲亦具。其下布两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产，不忍弃之。及长，只长二尺余。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词喙辩给。颇好杀戮，以捕鱼宰豚为业。每斗船驱傩，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市肆交易，必为牙保。常髡发缁衣，民间呼为赵师。晚岁，但秃头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跃，倒踣倮露，人多笑之。或乘驴远适，只使人持之，横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丰足。或击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仅六十，腰腹数围，面目如常人无异。其女右手无名指，长七八寸，亦异于人。

东都乞儿（出《酉阳杂俎》）

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用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尝失落。书迹官楷书不如也。

无足妇人（出《玉堂闲话》）

晋少主之代，有妇人，仪状端严，不下美人，而无腿足。由带已下，如截而齐，余皆具备。其父载之于独车，自邺南游浚都，乞丐于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华屋朱门，无所不至。时人嗟异，皆掷而施之。后京城获北戎间谍，官司案之，乃此妇为奸人之领袖，所听甚多，【眉批】不可不知。遂戮之。

孟妪（出《乾臏子》）【眉批】以下女假男。

贞元末，三原县南董店东壁，有孟妪，年一百余而卒。店人悉曰张大夫店。彭城刘颇自渭北入城，尝止于媪店。见一媪，年可六十余，衣黄紬大裘，乌帻，跨门而坐焉。左卫李胄曹，名士广。其媪问："士广何官？"广具答之。媪曰："此四卫耳，大好官。"广曰："何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与张訾为妻。訾为人多力，善骑射。郭汾阳之总朔方，吾夫为汾阳所任，常在左右。訾之貌，与吾酷类。訾卒，汾阳伤之，吾遂伪衣丈夫冠，投名为訾弟，请事汾阳。汾阳大喜，令替阙，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阳之薨，吾已年七十二，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茕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眉批】计妪年，此际实一百二十六岁矣。复诞二子，曰滔、曰渠。滔今年五十有四，渠五十二矣。"颇异而记之。

白项鸦（出《玉堂闲话》）

契丹犯阙之初，所在群盗蜂起，戎人患之。陈州有一妇人，为贼帅，号曰白项鸦，【眉批】白项鸦可对胭脂虎。年可四十许，形质粗短，发黄体黑，来诣戎王。袭男子姓名，衣巾拜跪皆为男子状。戎王召见，赐锦袍银带鞍马，署为怀化将军，委之招辑山东诸盗，赐与甚厚。伪燕王赵延寿召问之，妇人自云："能左右驰射，被双鞬，日可行二百里。盘矛击剑，皆所善也。"【眉批】其才可用。其属数千男子，皆役服之人。问："有夫否？"云："前后有夫数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闻者无不嗟愤。后为兖州节度使符彦卿所戮。

娄逞（出《南史》）

南齐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会棋博，解文义，游公卿门，仕至扬州从事而事泄，明帝令东还，始作妇人服。叹曰："有如此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史臣曰："此人妖也。阴为阳，事不可。"后崔惠景举事不成应之。

【总评】丈夫受巾帼，老妪羡衣冠。贤愚既分明，何妨颠倒看。

黄崇嘏（出《玉溪编事》）

王蜀有伪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时临邛县送失火人黄崇嘏，才下狱，便贡诗一章曰：“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周览诗，遂召见，称乡贡进士，年三十许，祇对详敏，即命释放。后数日，献歌，周极奇之，召于学院，与诸生侄相伴。善棋琴，妙书画。翌日，荐摄府司户参军，颇有三语之称，胥吏畏伏，案牍丽明。周既重其英聪，又美其风彩，在任将逾一载，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状谢，仍贡诗一篇曰：“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板椽，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周览诗，惊骇不已。遂召见诘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荫，唯与老奶同居，元未从人。周益仰贞洁，郡内咸叹异。【眉批】今传奇有女状元《春桃记》用此事。旋乞罢，归临邛，竟莫知存亡焉。

【总评】孟姬、白项鸦，妇而能者也。娄逞、崇嘏，女而文者也。然而不免于怪者，以其不安于妇与女也。不然，武氏垂旒南面，亦不足怪乎！

产异（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安帝义熙中，魏兴李宣妻樊氏有娠，过期不孕，而额上有疮，儿穿之而出。长山赵宣母，亦从臂疮中产儿。

后蜀李势末年，马氏妇妊身，儿从胁下出，母子无恙。其年，势为桓温所灭。

宋孝武时，荆州人杨欢妻于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业立，狂勃，被废见害。所生女，至齐犹存。

崔广宗（出《广古今五行记》）

清河崔广宗者，开元中，为蓟县令，犯法，张守珪致之极刑。广宗被枭首，而形体不死。家人舁归，每饥，即画地作饥字，家人遂屑食于颈孔中，饱即书止字。家人等有过犯，书令决之。如是三四岁，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于一日书地云："后日当死，宜备凶具。"如其言也。

零陵太守女（出《搜神记》）

零陵太守史某，有女，悦书吏。乃密使侍婢取吏盥残水饮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晬，太守令抱出门，儿匍匐入吏怀。吏推之仆地，化为水。穷问得前事，遂以女妻其吏。

李审言（出《潇湘录》）【眉批】以下皆人变畜。

万寿年中，长安百姓李审言，忽得病如狂，须与羊同食，求医不效。后忽西走，近将百里，路傍遇群羊，遽走入其内。【眉批】人变羊。逐之者方至，审言已作一大羊，于众中不能辨认。及家人齐至，泣而择之，大羊乃自语曰："将我归，慎勿杀我。我为羊快乐，人何以比！"【眉批】为羊乐羊，犹为人乐人，不自悟其苦也。遂将归饲养，

以终天年。

张全（出《潇湘记》）

益州刺史张全，养一骏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每令二人晓夕专其饲饮。忽一日，马化为美妇人，立于厩中。左右遽白张公，亲至察视，妇人前拜而言曰：“妾本燕中良家，因癖好骏马，每睹之，必叹美其骏逸。后数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骏马跃出，【眉批】人变马。随意南走，近将千里，被人收入君厩，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为一畜生，泪下入地。被地神奏于帝，遂有命再还人身。思往事如梦觉。”张公大惊异之，安存于家，经十余载，其妇人忽尔求还乡。张公未允之间，妇人仰天，号叫自扑，身复忽化为骏马，奔突而出，不知所至。

郑袭（出《异苑》）【眉批】以下皆人变虎。

荥阳郑袭，晋太康中，为太守门下驺，忽如狂，奄失其所。经日寻得，裸身呼吟，肤血淋漓。问其故，社公令作虎，以斑皮衣之。辞以执鞭之士，不堪虓跃。神怒，还使剥皮。皮已着肉，疮毁惨痛，旬日乃差。

郴州佐史（出《五行志》）

唐长安中，郴州佐史因病为虎，将啖其嫂。村人擒获，虽形未全

改，而尾实虎矣。因系树数十日，还复为人。长史崔玄简亲问其故。佐史云：“初被一虎引见一妇人，盛服，诸虎恒参集，各令取当日之食。时某新预虎列，质未全，不能别觅他人，将取嫂以供，遂为所擒。今虽作虎不得，尚能其声耳。”简令试之。史乃作虎声，震骇左右，檐瓦震落。

荆州人（出《广异记》）

荆州有人山行，忽遇伥鬼，以虎皮冒己，因化为虎，受伥鬼指挥，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诸野兽，不可胜数。身虽虎而心不愿，无如之何。后伥引虎经一寺门过，因遽走入寺库，伏库僧床下。道人惊恐。时有禅师能伏诸横兽，因至虎所，顿锡问：“弟子何所求耶？为欲食人，为厌兽身？”虎弭耳流涕。禅师手巾系颈，牵还本房，恒以众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变人形。具说始事，二年不敢离寺。后暂出门，忽复遇伥，以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复成虎。笃志诵经，岁余方变。自此不敢出寺门，竟至死。

师道宣（出《齐谐记》）

晋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师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事，后忽发狂，变为虎，食人不可纪。后有一女子，树下采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钗钏于山石间。后复人形，知而取之。经年还家，复为人，遂出仕，官为殿中令史。夜共人语，忽道天地变怪之事。道宣自云：“我曾得病发狂，遂化为虎啖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

于是号哭，捉送赴官，遂饿死建康狱中。

黄苗（出《述异记》）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黄苗，为州吏，受假违期。行经宫亭湖，入庙下愿，希免罚坐，又欲还家，若所愿并遂，当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还。资装既薄，遂不过庙。行至都界，与同侣并船泊宿。中夜，船忽从水自下，其疾如风介。夜四更，苗至宫亭，始醒悟。见船上有三人，并乌衣，持绳收缚苗，投庙阶下。神年可四十，披锦袍。梁上悬一珠，大如弹丸，光辉照屋。一人户外白："平固黄苗，上愿猪酒，遁回家。数录今到，命谪三年，取三十人。"【眉批】奇事！遣吏送苗穷山林中，锁腰系树，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忧思，但觉寒热身疮，举体生斑毛。经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锁放之，随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应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后值与娣妹从后门出，诣亲家，女最在后，因取之。为此女难得，涉五年，人数乃充。吏送至庙，神教发遣。乃以盐饭饮之，体毛稍落，须发悉出，爪牙堕。经十五日还如人形，意虑复常，送出大路。县令呼苗具疏其事，前后所取人，遍问其家，并符合焉。髀为戟所伤，创瘢尚在。

封邵（出《述异记》）

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眉批】呼之则去，尚有耻心在。恐未变虎时，反未必然也。故时人语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李征

陇西李征，皇族子，家于虢略。少博学，善属文，时号名士。天宝十载春，登进士第，调补江南尉。征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迹卑僚，常郁郁不乐。每同舍会，既酣，顾谓其群官曰："生乃与君等为伍耶！"其寮佐咸嫉之。及谢秩，则退归闭门，不与人通者近岁余。后迫衣食，乃东游吴楚之间，以干郡国长吏。吴楚人素闻其声，及至，乃开馆俟之，宴游极欢。周岁将去，悉厚遗赠。西归虢略，未至，舍于汝坟逆旅中。忽被疾发狂，鞭捶仆者，仆者不胜其苦。如是旬余，疾益甚。无何，夜狂走，莫知其适。至一月，竟不回。于是仆者驱其乘马，挈其囊橐而远遁去。至明年，陈郡袁傪以监察御史奉诏使岭南，乘传至商于界。晨将发，其驿吏白曰："道有虎暴，过此者，非昼莫敢。今尚早，愿且驻车。"傪怒曰："我天子使，众骑极多。山泽之兽，能为害耶？"遂命驾行。未尽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傪惊甚。俄而虎匿身草间，人声而言曰："异乎哉！几伤我故人也。"【眉批】虎，异类也，戾兽也。且人而变虎，其心亡矣，乃犹惓惓不忘故人。而人类之中，一朝得志，辄吞噬穷交者，彼何心哉！傪聆其音，似李征。傪昔与征同登进士第，分极深，别有年矣。忽闻其语，既惊且异，而莫测焉。遂问曰："子为谁，得非故人陇西子乎？"虎呻吟数声，若嗟泣状，已而谓傪曰："我李征也。君幸少留，与我一语。"傪即降骑，因问："李君何为至是？"虎曰："我自与足下别，音问旷阻，幸喜无恙。今又去何适？向者见君，有二吏驱而前，驿隶挈印囊以导，庸非为御史而出使乎？"傪曰："近者幸得备御史之列，今乃使岭南。"虎曰："吾子以文学立身，位登朝序，可谓盛矣。况宪台清峻，分纠百揆，圣明慎择，尤异于人。心喜故人居此地，大可贺。"傪曰："往者吾与执事同年成名，交挈

深密，异于常友。自声容间阻，时去如流，想望风仪，心目俱断。不意今日，获君念旧之言。虽然，执事何为不我见，而自匿于草莽中？故人之分，岂当如是耶？”虎曰：“我今不为人矣，安得见君乎？”惨即诘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吴楚，去岁方还。道次汝坟，忽婴疾发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据地而步。自是觉心愈狠，力愈倍，【眉批】天使狠心者，偏有力，末如之何！及视其肱髀，则有厘毛生焉。见翼而翱者，毳而驰者，则欲得而啖之。既至汉阴南，以饥肠所迫，值一人腯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尽，由此率以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负神祇，一旦化为异物，有靦于人，故分不见矣。嗟夫！我与君同年登第，交挈素厚。今日执天宪，耀亲友，而我匿身林薮，永谢人寰，跃而吁天，俯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也！”因呼吟咨嗟，殆不自胜，遂泣。惨因问曰：“君今既为异类，何尚能言耶？”虎曰：“我今形变而心甚悟。幸故人念我，恕我无状，亦其愿也。然君自南回，我再值君，必当昧其平生耳。此时视君之躯，犹吾几上一物。君亦宜严其警从以备之，勿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眉批】说得轻便可笑，虽然，犹胜人类中暗箭伤人也。又云：“我与君真忘形之友，将有所托，可乎？”惨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愿尽教之。”虎曰：“君不许我，何敢言。今既许我，岂有隐耶？初，我于逆旅中，为疾发狂，既入荒山，而仆者驱我乘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谷，岂念我化为异类乎？君若自南回，为赍书访妻子，但云我已死，无言今日事。幸记之。”又曰：“吾于人世，且无资业。有子尚稚，固难自谋。君素秉夙义，必望念其孤弱，时赈其困乏，无使殍死道途，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惨亦泣曰：“惨与足下休戚同焉，然则足下子亦惨子也。当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旧文数十首，未行于代。虽有遗稿，尽皆散落。君为我传录，诚不敢列人之阈，然亦贵传于子孙也。”惨即呼仆命笔，随其口录之，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远。【眉批】虎亦有文集矣。惨阅而叹者再三。虎曰：“此吾生平之素也。”又曰：“君

衔命乘传，当甚奔迫。今久留，驿隶兢悚万端，与君永诀，异途之恨，何可言哉！”惨亦与叙别，久而方去。

张逢（出《续玄怪录》）

南阳张逢，贞元末，薄游岭表，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时初霁，日将暮，山色鲜媚，烟岚蔼然。策杖寻胜，不觉极远。忽有一段细草，纵广百余步，碧蔼可爱。其旁有一小树，遂脱衣挂树，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转。既酣睡，若兽踞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矣，文彩烂然。自视其爪牙之利，胸膊之力，天下无敌。遂腾跃而起，越山超壑，其疾如电。夜久颇饥，因旁村落徐行。大彘驹犊之类，悉无可取。意中恍惚，自谓当得福州郑录事，乃道旁潜伏。未几，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郑者，见人问曰：“福州郑录事，名璠，计程当宿前店，见说何时发？”来人曰：“我之主人也。闻其饰装，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来，且复有同行？我当迎拜时，虑其误也。”曰：“三人之中，惨绿者是。”其时逢方饿而郑到，导从甚众。衣惨绿，甚肥，昂昂而来，适到，逢衔之，走而上山。时天未曙，人虽多，莫敢逐，得恣食之，唯余肠发。既而行于山林，孑然无侣，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乐为虎，自囚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复焉。”乃步步寻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犹挂，杖亦在，细草依然。翻复转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复人形矣。【眉批】为人为兽，原只一转。于是衣衣策杖而归。初，仆夫失逢，惊访于邻。或云策杖登山，山多岐，寻之，香无形迹。及其来，惊喜问其故。逢绐之曰：“偶寻山泉，到一山院，共谈释教，不觉移时。”仆夫曰：“今旦侧近，有虎食福州郑录事，求余不得。山林故多猛兽，不易独行。郎之未回，忧虞实极，且喜平安无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

次淮扬，舍于公馆，馆吏宾客，坐有为令者，曰：“巡若至，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巡到逢，逢言横山事。末坐有进士郑遐者，乃郑璠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将杀逢，言复父仇，众其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将。于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复渡，使逢西迈，且劝改名以避之。或曰：“闻父之仇，不可以不报。然此仇非故杀，若必杀逢，遐亦当坐。”逢遂获遁去。

杨真（出《潇湘记》）

邺中杨真，癖好画虎，每坐卧，必欲见之。后年老，令家人毁去所画之虎。至年九十，忽卧疾，召儿孙谓之曰：“我平生不合癖好画虎，每梦中多与群虎游。我不欲言于儿孙。晚年尤甚，至于纵步游赏之处，往往见虎。及问同游人，又不见。我方恐惧，寻乃尽毁去所画之虎。今卧疾后，又梦化身为虎。梦觉既久，方复人身。我死之后恐必化为虎。儿孙辈遇虎，慎勿杀之。”其夕卒，家方谋葬，其尸忽化为虎，跳跃而出。其一子逐出观之，虎回赶其子，食之而去。

王居贞（出《传奇》）

明经王居贞者，下第，归洛之颍阳。出京，与一道士同行。道士尽日不食，云：“我咽气术也。”每至居贞睡后，灯灭，即开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复来。他日，居贞佯寝，急夺其囊，道士叩头乞还。居贞曰：“言之即还汝。”遂言：“我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驰五百里。”居贞以离家多时，甚思归，

曰：“我可披乎？”曰：“可也。”居贞去家犹百余里，遂披以归。深夜，不得入其门，乃见一猪立于门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还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贞之次子夜出，为虎所食。”问其日，乃居贞回日。自后一两日甚饱，并不食他物。

朱都事（出《原化记》）

松阳人入山采薪，会暮，为二虎所逐，遽得上树。树不甚高，二虎迭跃之，终不能及。忽相语云：“若得朱都事应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细长善攫。时夜月正明，备见所以。此虎频攫其人衣，其人樵刀犹在腰下，伺其复攫，因以刀砍之，断其前爪。大吼，相随皆去。至明，人始得还。会村人相问，因说其事。村人云：“今县东有朱都事，往候之，得无是乎？”数人同往问讯，答曰：“昨夜暂出伤手，今见顿卧。”乃验其真虎矣，遂以白县令。命群吏持刀，围其所而烧之。朱都事忽起，奋迅成虎，突人而去，不知所之。

僧虎（出《高僧传》）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戏被于身，摇尾掉头，颇克肖之。或于道旁戏，乡人皆畏而返走，至有遗其所携之物者。僧得之喜，潜于要冲，伺往来有负贩者，欻自草中跃出，昂然虎也，皆弃所赍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获，自以得计，时时为之。忽一日被之，觉其衣粘着肤体，及伏草中良久，遂不能脱。自视手足，虎也；爪牙，虎也。近水照之，面貌皆虎矣。心又乐草间，遂捕狐兔以

食。是后常与同类处，复为鬼神所役。夜则往来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厌苦之，但不能言耳。周岁余，一旦馁甚，求无所得，乃潜伏道旁。忽一人过于前，遂跃而噬之。既死，将分裂而食，细视之，一衲僧也。心惟曰："我亦僧也，不守禁戒，自造恶业，活变为虎。今乃杀僧以充肠，地狱安容我哉！我宁馁死，不重其罪也。"因仰天大号，声未绝，忽然皮落如脱，自视一裸僧也。奔旧院，院已荒废。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几件。因游方，止临川崇寿院，私质于圆超上人，叩头作礼，求忏罪业。上人劝之游闽中，求大善知识开示。僧去后，上人寻话之，双目犹赤，耽耽可畏。

【总评】人化异类，大半夙因，现业其偶耳。然其心或迷或觉，其形或复或不复，不可得而知也。若夫归登为龟，杜预为蛇，则又出入人禽，更不可知矣。至于李势宫人之变，谓之咎征，岂曰恒乎？

《刘氏小说》云：杜预镇襄阳日，尝大醉独眠。小吏闻斋中呕吐甚苦，私启户视之，正见床上一大蛇，垂头下吐。

《独异志》云：蜀王李势宫人张氏，有妖容，势宠之。一旦化为大蛇，长丈余。送于苑中，夜复来寝床下。势惧，遂杀之。又有郑美人，化为雌虎。一夕，食势宠姬。未几，势为桓温所杀。

正平县村人（出《广异记》）【眉批】人变狼。

唐永泰末，绛州正平县有村间老翁，患疾数月，后不食十余日，至夜，辄失所在，人莫知其所由。他夕，村人有诣田采桑者，为牡狼所

逐，遑遽上树。树不甚高，狼乃立衔其衣裙。村人危急，以桑斧斫之，正中其额。狼顿卧，久之始去。村人平曙方得下树，因寻狼迹，至老翁家，入堂中，遂呼其子，说始末。子省父额上斧痕，恐更伤人，因扼杀之，成一老狼。诣县自理，县不之罪。

梁武后（出《两京记》）【眉批】以下人变水族。

梁武郗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册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众趋井救之，后已化为毒龙，烟焰冲天，人莫敢近。帝悲叹久之，因册为龙天王，【眉批】龙天王可上妒妇尊号。便于井上立祠。

【总评】武帝因之作水忏，今《梁王忏》也。

宋士宗母（出《续搜神记》）

魏清河宋士宗母，以黄初中，夏天就浴室，遣家中子女阖户。家人于壁穿中，窥见沐盆水中，有一大鼋，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出外，去甚驶，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舍宅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

【总评】此与汉灵帝时江夏黄母相似。

齐王后（出崔豹《古今注》）

齐王后怨王，怒死，尸化而蝉，遂登庭树，嘒唳而鸣。后王悔恨，闻蝉鸣即悲叹。

太平广记钞卷七十三

妖怪部

妖怪二（此卷载鬼妖蛊妖及无名妖怪）

张翰（出《纪闻》）【眉批】以下皆鬼怪。

石监门卫录事参军张翰，有亲故妻，天宝初，生子。方收所生男，更有一无首孩子，在旁跳跃，揽之则不见，手去则复在左右。按《白泽图》，其名日常。依图呼名，至三呼，奄然已灭。

江淮士人（出《酉阳杂俎》）

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余，尝病厌。其父一日饮茗，瓯中忽疱起如沤，高出瓯外，莹净若琉璃，有人长一寸，立于沤上。细视之，衣服状貌，乃其子也。食顷爆破，一无所见，茶碗如旧，但有微[illegible]耳。数日，其子遂著神，译神言，断人休咎不差。

李虞（出《纪闻》）

全节李虞，好犬马，少而不逞。父尝为县令，虞随之官，为诸漫游。每夜，逃出自窦，从人饮酒。后至窦中，有人背其身，以尻室穴。虞排之不动，以剑刺之，剑没至镡，犹如故，乃知非人也。惧而归。又岁暮，野外从禽，禽入墓林，访之，林中有死人，面仰，其身洪胀，甚可憎恶，巨鼻大目，挺动其眼，眼仍光起，直视于虞。虞惊怖殆死，自是不敢畋猎焉。

李泮（出《记闻》）

咸阳县尉李泮，有甥勇而顽，常对客自言："不惧神鬼。"言甚夸诞。忽所居南墙，有面出焉，赤色，大尺余，趺鼻眇目，锋牙利口，殊可憎恶。甥大怒，拳殴之，应手而灭。俄又见于西壁，其色白，又见东壁，其色青，状皆如前，拳击亦灭。后黑面见于北墙，貌益恐人，其大则倍。甥滋怒，击数拳，不去，拔刀刺之，乃中。面乃去。墙来掩甥，手推之，不能去，黑面遂合于甥面，色如漆。甥仆地死。及殡殓，其色终不改。【眉批】甥既死矣，又谁言所见乎？

姚元起（出《灵鬼志》）

河内姚元起，居近山林，举家恒入野耕种，唯有七岁女守屋，而渐消瘦。父母问女，女云："常有一人，长丈余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号高天大将军。来辄见吞，径出下部，如此数过。云：'慎勿道我，道我当长留腹中。'"【眉批】恶极！阖门骇惋，遂移避。

道政坊宅（出《乾臏子》）

道政里十字街东，贞元中，有小宅，怪异日见，人居者必大遭凶祸。时进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无患，乃众夸之云：“仆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谓此宅凶，于次卿无何有。”李直方闻而答曰：“是先辈凶于宅。”人皆大笑。【眉批】雅谑。后为东平节度李师古买为进奏院。是时东平军每贺冬正，常五六十人，鹰犬随之。武将军吏，烹鴞屠宰，悉以为常。进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负壮气，诘朝，访太史丞徐泽，遇早出，遂憩马于其院。此日东平军士悉归，忽见堂上有伛背衣黩绯老人，目且赤而有泪，临阶曝阳。西轩有一衣暗黄裙白褡裆老母，荷担二笼，皆盛亡人碎骸及驴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于其髻为钗，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为至此？”老母应曰：“高八丈万福。”遽云：“且辞八丈移去，近来此宅大蹀聒，求住不得也。”【眉批】鬼亦怕蹀聒，易胜耳。

姜皎（出《酉阳杂俎》）

姜皎尝游禅定寺，京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献酒整鬟，未尝见手，众怪之。有客被酒，戏曰：“非支指乎？”乃强牵视。妓随牵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祸焉。

周济川（出《祥异记》）

周济川，汝南人，有别墅在扬州之西。兄弟数人俱好学。尝一夜讲授罢，可三更，各就榻将寐，忽闻窗外格格之声，久而不已。济川于窗间窥之，乃一白骨小儿，于庭中四向趋走，始则叉手，俄而摆臂。格格者，骨节相磨之声也。济川呼兄弟共觇之。良久，其弟巨川厉声呵之，一声，小儿跳上阶；再声，入门；三声，即欲上床。巨川呵骂转急，小儿曰："阿母与儿乳。"巨川以掌击之，随掌堕地，举即在床矣。腾趠之捷，若猿玃。家人闻之，意有非常，遂持刀棒而至。小儿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棒击中之，小儿节节解散如星，而复聚者数四。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远，犹求乳。【眉批】当是渴乳鬼。出郭四五里，掷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抛掷跳跃自得。家人辈拥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悬巨石而沉诸河。余日又来，左手携囊，右手执断索，趋驰戏弄如前。家人先备大木，凿空其中，如鼓扑，拥小儿于内，以大铁叶，冒其两端而钉之。然后锁一铁，悬巨石，流之大江。欲负趋出，云："谢以棺椁相送。"自是更不复来。时贞元十七年。

顿丘人（出《搜神记》）

黄初中，顿丘界骑马夜行者，见道中有物，大如鬼，【眉批】曰大如鬼，是必曾见鬼者。两眼如镜，跳梁遮马，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便就地犯之。良久得解，遂失魅，不知所往。乃更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问讯，因说向者所怖，遂相得甚欢。人曰："我独行得伴，快不可言。"因步随之，问："向者物何如，乃令君如此怖？"对曰："身如鬼，眼如镜，形状可恶。"人曰："试顾我眼。"及视之，犹前魅也。就跳上马，人堕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索，于道边得之。宿

昔乃苏，说事如此状。

荥阳廖氏（出《灵鬼志》及《搜神记》）【眉批】以下皆蛊妖。

荥阳郡有一家，姓寥，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曾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又有沙门昙游，戒行清苦。时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而死。昙游曾诣之，主人下食，游便咒焉。见一双蜈蚣，长尺余，于盘中走出。游因饱食而归，竟无他。

【总评】《录异记》云：凡入蛊家，慎告主人曰："汝家有蛊毒，不得容易害我。"此如则毒不行。

猫鬼（出《北史》）

隋独孤陁，字黎邪，文帝时，为延州刺史，性好左道。其外家高氏，先事猫鬼，已杀其舅郭沙罗，因转入其家。帝微闻之而未信。其姊为皇后，与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视之，皆曰："此猫鬼疾。"帝以陁，后之异母弟；陁妻，乃杨素之异母妹也，由是疑陁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讽陁，言："无有。"上不悦，左迁陁，陁遂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颎、纳言苏威、大理杨远、皇甫孝绪杂按之，而陁婢徐阿尼供言："本从陁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

之。”言：“子者，鼠也。猫鬼每杀人，被杀者家财遂潜移于畜猫鬼家。”帝乃以事问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上令犊车载陁夫妻，将死，弟诣阙哀求，于是免死除名，以其妻杨氏为尼。先是有人诉其母为猫鬼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是，乃诏赦焉。陁未几卒。【眉批】行妖术怪术极则死。

洛阳妇人（出《广异记》）【眉批】天魔怪。

玄宗时，洛阳妇人患魔魅，术者不能治。妇人子诣叶法善道士，求为法遣。善云：“此是天魔。彼自天上负罪，为帝所谴，暂在人间。然其谴已满，寻当自去，无烦遣之也。”其人意是相解之词，固求祐助。善云：“诚不惜往。”乃携人深入阳翟山中绝岭，有池水，善于池边行禁。久之，水中见一头髻，如三间屋，冉冉而出。两目睒如电光。须臾，云雾四合，因失所在。

王献（出《搜神记》）【眉批】以下无名怪。

王献失镜，镜在罂中；罂才数寸，而镜尺余。以问郭璞，璞曰：“此邪魅所为。使烧车辖以拟镜，镜即出焉。”【眉批】理不可晓。

孟氏（出《潇湘记》）

维扬万贞者，大商也。妻孟氏，先寿春之妓人，美容质，能歌舞，

知书。贞商于外，孟氏独游家园，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时节，依然独自游。无端两行泪，长只对花流。”吟诗罢，泣下数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逾垣而入，笑谓孟氏曰：“何吟之太苦耶？”孟氏大惊曰：“君谁家子？何得至此？”少年曰：“我性落魄，唯爱高歌大醉。适闻吟声，不觉喜极，逾垣而至。苟能容我于花下，一接良谈，我亦可强攀清调也。”孟氏曰：“欲吟诗耶？”少年曰：“向闻雅咏，今睹丽容，愿接余欢，虽死不恨。”孟氏即赋曰：“谁家少年儿，心中暗自欺。不道终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乃报之曰：“神女得张硕，文君遇长卿。逢时两相得，聊足慰多情。”孟氏遂私之，挈归内室。凡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忧且泣。少年曰：“勿尔，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讫，腾身而去，顷之方没，竟不知其何怪。

河北军将（出《酉阳杂俎》）

有河北军将，行未数里，忽旋风如斗，起于马前。军将以鞭击之，转大，遂旋马首，鬣起竖如植。军将惧，下马观之，觉鬣长数尺，中有细绠，如红绬。马如人立嘶鸣，军将怒，乃取佩刀拂之，风散，马亦死。剖马腹视之，腹中已无肠，不知何怪。

宫山僧（出《集异记》）

宫山在沂州之四鄙，孤拔耸峭，回出众峰。环山三十里，皆无人居。贞元初，有二僧至山，荫木而居。精勤礼念，以昼继夜。四远村落，为构屋室，不旬日，院宇立焉。二僧尤加恳励，誓不出房二十余

载。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东西廊，朗声呗唱。空中虚静，时闻山下有男子恸哭之声，渐近院门。二僧不动，哭声亦止。逾垣遂入，东廊僧遥见其身绝大，跃入西廊，而呗唱之声寻辍，如闻击扑争力之状。久又闻咀嚼甚励。东廊僧惶骇突走，久不出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气力殆尽。回望，见其人踉跄将至，则又跳迸。忽逢一水，兼衣径渡，而追者适至，遥诟曰："不阻水，当并食之。"东廊僧且俱且行，罔知所诣。俄而大雪，咫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隐身于其中。夜久，雪势稍晴，忽见一黑衣人，目外执刀枪徐至栏下。东廊僧屏气潜窥，黑衣踟蹰徙倚，如有所伺。有顷，忽院墙中搬过衣物之类，黑衣取之，束缚负担。续有一女子攀墙而出，黑衣挈之而去。僧俱涉踪迹，则又逃窜，恍惚莫知所之。不十数里，忽堕废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离，血体犹暖，盖适遭杀者也。僧惊悸不知所为。俄而天明，视之，则昨夜攀墙女子也。久之，即有捕逐者数辈偕至，下窥曰："盗在此矣。"遂以索缒人，就井系缚，加以殴击，与死为邻。及引上，具述昨夜之事，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识为东廊僧者。然且与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于邑，又细列其由，谓西廊僧已为异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寻验，西廊僧端居无恙，曰："初无物。但将二更，方对持念，东廊僧忽然独去。久与誓约，不出院门，惊异之际，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我则不知。"邑吏以东廊僧狂妄，执为杀人之盗，榜掠薰灼，楚痛备施。僧冤痛诬，甘置于死。赃状无据，法吏终无以成其狱也。逾月，而杀女窃资之盗他处发败，具得情实，僧乃获免。

王宗信（出《王氏见闻》）

唐末，蜀人攻岐还，至于白石镇，裨将王宗信止普安禅院僧房。时

严冬，房中有大禅炉，炽炭甚盛。信拥妓女十余人，各据僧床寝息。信忽见一姬飞入炉中，宛转于炽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离火，衣服并不焦灼。又一姬飞入如前，又救之。顷之，诸妓或出或入，各迷闷失音。有亲吏隔驿墙，告都招讨使王宗侔。宗侔至，则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视之，衣裾纤毫不毁，但惊悸不寐。讯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见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诸僧立于前，令妓识之。有周和尚者，身长貌胡，皆曰："此是也。"宗信疑有幻术，遂鞭之数百。此僧乃一村夫，新落发，一无所解。【眉批】此怪即周和尚之前冤也。宗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讫不知何怪。

窦不疑（出《纪闻》）

太原窦不疑，为人有胆勇，少而任侠，常结伴十数人，斗鸡走狗，樗蒲一掷数万，皆以意气相期。而太原城东北数里，常有道鬼，身长二丈，每阴雨昏黑后多出，人见之，或怖而死。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与钱五千。"不疑欣然请行，逾昏而往。众曰："此人出城潜藏，而绐我以射，其可信乎？盍密随之。"不疑既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于岸下，不疑乃还。诸人笑而迎之，谓不疑曰："吾恐子潜而绐我，故密随子，乃知子胆力若此。"因授之财，不疑尽以饮焉。明日，往寻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则编荆也，其旁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眉批】方相编竹。太原无竹，故用荆。不疑从此以雄勇闻，后为中郎将。及归老，七十余矣，而意气不衰。天宝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阳曲，从人饮。饮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尽令从者先，独留所乘马，昏后归太原。阳曲去州三舍，不疑驰还，其间则沙场也，狐狸鬼火丛聚，更无居人。其夜，忽见

道左右皆为店肆，连延不绝。时月满云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转众，有诸男女，或歌或舞，饮酒作乐，或结伴踏蹄。有童子百余人，围不疑马，踏蹄且歌，马不得行。道有树，不疑折长柯，击走歌者，乃得前。又至逆旅，复见二百余人，身长且大，衣服甚盛，来绕不疑，踏蹄歌焉。不疑大怒，又以树柯击之，长人皆失。不疑恐，乃下道驰。将投村野，忽得一处百余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门求宿，皆寂无人应。虽甚叫击，人犹不出。村中有庙，不疑入之，系马于柱，据阶而坐。时朗月，夜未半，有妇人素服靓妆，突门而入，直向不疑再拜。问之，妇人曰："吾见夫婿独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为夫婿？"妇人曰："公即其人也。"不疑知是魅，击之，妇人乃去。厅房内有床，不疑息焉。忽梁间有物，堕于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殴之，则为犬音，自投床下，化为火人，长二尺余，光明照耀，入于壁中，因尔不见。不疑又出户，乘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憩止。天晓，不得去，会其家求而得之，已昏愚，且丧魂矣。舁之还，犹说其所见，乃病月余卒。

庐江民（出《宣室志》）

贞元中，有庐江都民，因采樵至山，会日暮，忽见一胡人，长丈余，自山崦中出，衣黑衣，执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窥之。胡人伫望良久，忽东向发一矢。民随望之，见百步外有一物，状类人，举体黄毛数寸，蒙乌巾而立。矢中其腹，辄不动。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长丈余，魁伟愈于前者，亦执弧矢，东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动。胡人又曰："非将军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数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驱者。又见一巨人，长数丈，被紫衣，状貌极异，缓步而来。民见之，不觉懔然。巨胡东望，谓其前驱者

曰：“射其喉。”群胡欲争射之。巨胡诫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满一发，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惧，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砾，西向而来。胡人皆有惧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将军愿降。”其物乃投砾于地，自去其巾，状如妇人，无发，至群胡前，尽收夺所执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于地，以手连掌其颊。胡人哀祈，称死罪者数四，方释之。诸胡高拱而立，不敢辄动。其物徐以巾蒙首。东望而去。胡人相贺曰：“赖今日甲子耳。【眉批】甲子干支之首，鬼忌之耶？不然，吾辈其死乎？”既而俱拜于巨胡前，巨胡颔之。良久，遂导而入山林崦。时欲昏黑，民雨汗而归，竟不知其何物也。

柳氏（出《酉阳杂俎》）

唐大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于京。妻柳氏，因庄居。士人祥斋，日暮，柳氏露坐纳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取置堂中，遂长，初如拳如碗，惊顾之际，已如盘矣。嚗然分为两扇，空中转轮，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著于树。其物飞去，竟不知何怪。

寿颁（出《异苑》）

晋孝武大元十二年，吴郡寿颁道志，边水为居。渚次忽生一双物，状若青藤，而无枝叶，数日盈拱。试共伐之，即有血出。声在空中，如雄鹅叫，两音相应，腹中得一卵，形如鸭子，其根头似蛇面眼。

范季辅（出《纪闻》）

鄜城尉范季辅，未娶。有美人崔氏，宅在永平里，常依之。开元二十八年一月，崔氏晨起下堂，有物死在阶下，身如狗，项有九头，皆如人面。面状不一，有怒者、喜者、妍者、丑者、老者、少者、蛮者、夷者，皆大如拳。尾甚长，五色。崔氏恐，以告季辅。问诸巫，巫言：“焚之五道，灾则消矣。”乃于四达路积薪焚之。后数日，崔氏母殂。又数日，崔氏死，季辅亡。

太平广记钞卷七十四

妖怪部

妖怪三

山精（出《异苑》）

《山海经》云：“山精如人，面有毛。”《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儿而独足，足向后，喜来犯人。其名蛫，知而呼之，即当自却。又名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浑。又或如人，长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龙，有五赤色角，名曰飞龙。见之，皆可呼其名，不敢为害。

山魈（出《广异记》）【眉批】以下山中木石诸怪。

山魈者，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岐。其牝好傅脂粉，于大树空中作窠，有木屏风帐幔，食物甚备。南人山行者，多持黄脂铅粉及钱等以自随。雄者谓之山公，必求金钱。遇雌者，谓之山姑，必求脂粉。与者能相护。唐天宝中，北客有岭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树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轻赍，因下树再拜，呼山姑。树中遥

问：“有何货物？”人以脂粉与之。甚喜，谓其人曰：“安卧无虑也。”【眉批】妖精亦好谀。人宿树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树，以手抚虎头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辞别，谢客甚谨。又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余耕地种植，并是山魈。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疾。

天宝末，刘荐者，为岭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魈，呼为妖鬼。山魈怒曰：“刘判官，我自游戏，何累于汝，乃尔骂我？”遂登树枝，呼斑子。有顷虎至，令取刘判官。荐大惧，策马而走。须臾，为虎所攫，坐脚下。魈大笑曰：“刘判官，更骂我否？”【夹批】趣。荐大惧，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舍荐。荐怖惧几绝，扶归，病数日方愈。

富阳人（出《述异记》）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渎中作蟹簖。旦往视，见一材，长二尺许，在簖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簖，出材岸上。明往看之，材复在簖中，败如前。王又治簖。再往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纳簖笼中，系担头归，云：“至家当破燃之。”未之家三里，闻中窣窣动转，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实入水，破若蟹簖。相负已多，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使全簖大得蟹。”【眉批】既能使人大得蟹，何不能自得，而必破人簖耶？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苦请乞放，又频问：“君姓名为何？”王不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无复异。土俗谓之山魈，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问，正欲害人自

免。

【总评】知名之士，不被中伤者几人？沮溺所以藏名也。按《异苑》：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

元自虚（出《会昌解颐录》）

开元中，元自虚为汀州刺史，至郡部，众官皆见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称萧老，一家数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厅堂，言讫而没。自后凡有吉凶，萧老必预报，无不应者。自虚刚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见怪异。或见有人坐于檐上，脚垂于地。或见人两两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婴儿，问人乞食。或有美人，浓妆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掷砖瓦。家人乃白自虚曰："常闻厨后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虚怒，殊不信。忽一日，萧老谒自虚云："今当远访亲旧，以数口为托。"言讫而去。自虚以问老吏，吏云："常闻使宅堂后枯树中有山魈。"自虚令积薪与树齐，纵火焚之，闻树中冤号之声，不可听。【眉批】常之与怪，如中国之与夷狄，既不为害，何必扰之，宜其祸矣。月余，萧老归，缟素哀哭曰："无何远出，委妻子于贼手。今四海之内，孑然一身，当令公如之耳。"乃于衣带，解一小合，大如弹丸，掷之于地，云："速去！速去！"自虚俯拾开之，见有一小虎，才大如蝇。自虚欲捉之，遂跳于地，已长数寸，跳踯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门，一家大小百余人，尽为所毙。虎亦不见，自虚亦一身而已。

山都 木客（出《述异记》及邓德明《全广记》）

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昆仑人，长二尺余，黑色赤目，发黄披身，于深山树中作窠。窠形如卵而坚，长三尺许，内甚泽，五色鲜明，三枚沓之，中央相连。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开口如规，体质虚轻，颇似木筒，中央以鸟毛为褥。此神能变化隐形，猝睹其状，盖木客山𤣩之类也。赣县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树，可二十围。老树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县治民有道训、道灵兄弟二人，伐倒此树，取窠还家。山都见形，骂二人曰：“我居山野，何预汝事！山木可用，岂可胜数。【眉批】说得是！树有我窠，故伐倒之，今当焚汝宇，以报汝之无道。”至二更中，内外屋上，一时起火，合宅荡尽。

木客，头面语声，亦不全异人，但手脚爪如钩利。所居必高岩绝岭，能斫榜，索著树上聚之。有人欲就其买榜，先置物树下，若合其意，便将榜与人，不取，亦不横犯也。但终不与人面对交易。死皆加殡殓。曾有人往看其葬棺法，每在高岸树杪，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营伐船兵说：“往亲睹葬所，舞唱之节，虽异于人，听如风林汎响，声类歌吹之和。”义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装盘槛。木客乃献其榜而不得见。

张遗（出《法苑珠林》）【眉批】木石之精。

桂阳太守江夏张遗，字叔高，宿隃陵。田中有大树，十围余，盖六

亩，枝叶扶疏，蟠地不生谷草。遣客砍之，斧数下，树大血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树汗出，此等何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之。又有一空处，白头老翁长四五尺，突出趁叔高。叔高以刀迎斫，杀之。四五老翁并出，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虑恬然如旧。诸人徐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此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魉者乎？其伐树年中，叔高辟司空御史，兖州刺史。

曹朗（出《乾臏子》）

进士曹朗，文宗时任松江华亭令。秩将满，于吴郡置一宅。又用价八万，买小青衣，名花红，貌甚美。至秋受代，朗将家人入宅。逼冬至，缘新堂修理未毕，堂内西间贮炭二百斤。东间窗下有一榻，新设茵席，其上有修车细芦菔十领。东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库，一房即花红及乳母，一间充厨。至除夕前一日，办奠祝之用，铛中煎三升许油，旁堆炭火十余斤，朗妹作饼，家人并在左右。独花红不至，意其惰寝，遂召之至，又无所执作。朗怒，笞之，便云："头痛。"忽有大砖飞下，几中朗亲。俄又一大砖击油铛，于是惊散。日已晚，遂扃堂门，家人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谕其怪。朗取炭燃火，俄又空中轰塌之声，火又空中上下。忽见东窗下床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两髻，衣短黄襦裤，跪于床，以效人碾茶。朗走起擒之，绕屋不及，逡巡匿芦菔积中。朗又踏之，啾然有声，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鸡鸣，方敢开门。乳母、花红熟寝于西室。朗召玉芝观顾道士作法，数日，有人长吁曰："吾是梁苑客枚皋，前因节日求食于此。君家不知，云何见捕？"【眉批】枚皋求食，异哉！朗具茶酒，因求皋近文。曰："吾元和初，游上元瓦棺阁，第二层西隅壁上，题诗一首。方心事无悰，他日到

金陵，可自录之。足下之祟，非吾所为。其人不远。但问他人，当自知。”朗遂白顾道士，舍之，里中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红头痛未起。巫强呼之出，责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脉寸余隆起。曰：“贤圣宅于此，夫人何故惊之？”花红拜，唯称不由己。朗惧，减价卖之。历二家，皆如此，遂放之。无所容身，常于诸寺纫针以食。后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龄过，说：“花红本是洞庭山人户，共买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庙。后为洞庭观拓北境二百余步，其庙遂除，人户卖与曹时用。庙中山魅无所依，遂与其类巢于其臂，东吴人尽知其事。

邓差（出《广五行记》）【眉批】宅舍之精。

梁邓差，南郡临沮人，于麦城耕地，得古铜数斛，因此大富。行值雨，止于皂荚树下，遇一老公，谓差曰：“君虽富，明年舍神若出，方衰耗之后，君必因火味获殃。”差以为此叟假称邪术，妄求施与，都不采录。明年，宅内见一物，青黑色，似鳖而非，可长二尺许，自出自入，或隐或见，伸缩举头，狗见辄围绕共吠，吠则缩头。家人亦不敢触，如此者百余日。后有人种作，黄昏从外入，见之，谓是蚖，乃以镰砟之，伤其足血，曳脚入稻积下，因失所在。自后遭火，儿侄丧亡，官役连及。差又于道逢估人，先不相识，道边相对共食，罗布甘美，呼差同饮。差谓曰：“观君二人，游行商估，势在不丰，何为乃尔？”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终止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复进甘美乎？终不如临沮邓生，平生不用，为守钱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归至家，宰鹅以自食。动箸咬骨，哽其喉，病而死。【眉批】由食不惯故。

素娥（出《甘泽谣》）【眉批】花月怪。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自乔氏窈娘死，三思思之，左右有举素娥者，曰：“相州凤阳门宋媪女，善弹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至则三思大悦，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毕集，唯纳言狄仁杰称疾不来。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罢，有告仁杰者。明日，谒谢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应召。然不睹丽人，亦分也。他后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门！”【眉批】梁公亦怕恶人，宛转乃尔。素娥闻之，谓三思曰：“梁公强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请召，固抑其性。”三思曰：“倘阻我宴，必族其家。”后数日，复宴，客未来，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坐于内寝，徐徐饮酒，待诸宾客。请先出素娥，略观其艺。遂停杯，设榻召之。有顷，苍头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见。忽于堂奥隙中，闻兰麝芬馥，乃附耳而听，即素娥语音也，细于属丝，才能认辨，曰：“请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复生也。”三思问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来，荡公之心，将兴李氏。今梁公乃时之正人，某固不敢见。某尝为仆妾，敢无情，愿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无遗种矣。”言讫更问，终不应。三思出，见仁杰，称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礼有加。仁杰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则天叹曰：“天之所授，不可废也。”

西明夫人（出《纂异记》）【眉批】火怪。

进士杨祯，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居。旬余，有红裳丽人，既夕而至，徐步于帘外，歌

曰：“凉风暮起骊山空，长生殿锁霜叶红。朝来试入华清宫，分明忆得开元中。”祯曰：“歌者谁耶？何清苦之若是？”红裳又歌曰：“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谁是相顾人，褰帷吊孤影。”祯拜迎于门。既即席，问祯之姓氏。凡祯祖父母叔兄弟中外亲族，曾游石瓮寺者，无不熟识。祯异之曰：“鬼物乎？狐狸乎？”对曰：“否。”祯固请氏族，曰：“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于人，乃统丙丁，镇南方。复以德王神农、陶唐氏，后又王于西汉。因食采于宋，远祖无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亲，遂为白泽氏所执。【眉批】极似桑寄生，春声君诸传。今樵童牧坚，得以知名。汉明帝时，佛法东流，摩胜、竺法兰二罗汉，奏请某十四代祖，令显扬释教，遂封为长明公。魏武季年，灭佛法，诛道士，而长明公幽死。梁武嗣位，佛法重兴，复以长明世子袭之。至开元初，玄宗治骊山，起至华清宫，作朝元阁，立长生殿，以余材因修此寺。群像既立，遂设东幢。帝与妃子，自汤殿宴罢，微行佛庙，礼陁伽竟。妃子谓帝曰：“当于飞之秋，不当令东幢岿然无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某为西明夫人，因赐琥珀膏润于肌骨，设珊瑚帐固予形貌。昨闻足下有幽隐之志，愿一款颜。桑中之讥，亦不能耻。倘少承周旋，必无累于盛德。”祯拜而纳之。自是晨去暮还，唯霾晦则不复至。常遇风雨，有婴儿送《红裳诗》，其词云：“烟灭石楼空，悠悠永夜中。虚心怯秋雨，艳质畏飘风。向壁残花碎，侵阶坠叶红。还如失群鹤，饮恨在雕笼。”后半年，家童归，告祯乳母。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去，入西幢，澄澄一灯矣。因扑灭，后遂绝红裳者。

卢郁（出《宣室志》）【眉批】以下器用百物之怪。

进士卢郁者，河朔人，徙家长安。尝北游燕赵，遂客于内黄。郡守

馆郁于廨舍。先是其舍无居人，及郁至，见一姥，发尽白，身庳而肥，被素衣来，谓郁曰：“妾侨居此久矣，故相候谒。”已而告去。是夕，郁独居堂之前，夜风雪，其姥又至。郁命坐语论，姥曰：“妾姓石氏，家于华阴郡，后随吕御史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贫，幸贵客见哀。”于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顾。郁问：“何为不食？”姥曰：“妾甚饥，然不食粟，以故寿而安。”郁好奇，闻之甚喜，且以为有道术者，因问其能不食之故。姥曰：“先人好神仙，庐于太华。妾亦常隐于山中，从道士学长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绝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审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问曰：“吞火岂神仙之旨乎？”姥曰：“至人入火不焚，吞火固其宜也。”郁愿观吞火，姥乃以手采炉中火而吞之，火且尽，其色不动。郁惊异，遂起束带拜谢。姥曰：“此小术耳，何足贵哉！”言讫别去，郁因降阶送之，遂归寝堂。未几，西庑下有火发，郁惊起视之，其西庑舍已焚。于是里中人俱至，竞以水沃之，迨旦方绝。及穷火发之迹，于庑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有败草积其上，故延烧焉。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所谓姓石氏，居于华山者也。老吏言：“吕御史，魏之从事，居此宅，迨今四十年矣。”

清江郡叟（出《宣室志》）

唐开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于郡南田间，忽闻有异声自地中发，叟与牧童数辈，俱惊走辟易。自是叟病热且甚。仅旬余，病少愈，梦一丈夫，衣青襦，顾谓叟曰：“迁我于开元观。”叟惊而寤，然不知其旨。后数日，又适野，复闻之，即以其事白于郡守。守以为妄，叱遣之。是夕，叟又梦青襦者告曰：“吾委迹于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惧。及晓，与其子往郡南，即凿其地，约丈余，得一钟，色

青，乃向所梦丈夫色衣也。遂白郡守，郡守置于开元观。是日辰时，不击忽自鸣，声极震响。清江之人，俱异而惊叹。郡守因上其事，玄宗诏宰臣林甫写其钟样，告示天下。

华阴村正（出《酉阳杂俎》）

华阴县七级赵村，村路因啮成谷，梁之以济往来。有村正常夜渡桥，见群小儿聚火为戏。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声，火即灭。闻啾啾曰："射着我阿连头。"村正上县回，寻之，见破车轮六七片，有头杪尚衔其箭者。

安阳黄氏（出《广五行记》）

北齐武成时，安阳县有黄家者，住古城南。其先累世巨富，有巫师占君家财物欲出，好自防守。若去，家即大贪。其家每夜使人分守。夜有一队人，尽着黄衣，乘马从北门出，一队白衣人，乘马从西门出；一队青衣人，乘马从东园门出，悉借问赵虞家此去近远。当时并忘，去后醒觉，抚心懊悔，不可复追。所出黄白青者，皆金银钱货。良久，复见一人，跛脚负薪而来，亦问赵虞。家人忿极，命奴击之。就视，乃家折脚铛也。【眉批】即折脚铛亦须福享，人何以过求为哉！自此之后，渐贪，死亡都尽。

郑绸（出《灵怪集》）

唐阳武侯郑绸罢相，自岭南节度入为吏部尚书，居昭国里。弟缊为太常少卿，皆在家。厨馔将备，其釜忽如物于灶中筑之，离灶尺余，连筑不已。其旁有铛十余，并烹庖将热，皆两耳慢摇，良久悉能行，乃止灶上。每三铛负一釜而行，其余列行引从，自厨中出。在地有足折者，有废不用者，亦跳踯而随之。出厨，东过水渠，诸铛并行，无所碍，而折足者不能过。其家大小惊异，聚而视之，不知所为。有小儿咒之曰："既能为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诸铛乃弃釜于庭中，却过，每两铛负一折足者以过，往入少卿院堂前。排列定，乃闻空中轰然如屋崩，其铛釜悉为黄埃黑煤，尽日方定。其家莫测其故。数日，少卿卒，相国相次而薨。【眉批】咎征附见。

【总评】李适之尝列鼎具膳，一旦，庭中鼎跃出相斗，鼎耳及足皆落，未几罢相，后为李林甫所陷，贬死。大抵鼎食之家，鼎铛表异，非祥徵也。又卫瓘家人，炊饭堕地，悉化为螺，出足而行，寻为贾后所诛。

姚司马（出《酉阳杂俎》）

姚司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戏钓溪中，未尝有获。忽挠竿，各得一物，若鳟者而毛，若鳖者而鳃，其家异之，养于盆池。经夕，二女悉患精神恍惚，夜常明烛对作戏，染蓝涅皂，未尝暂息，然莫见其所取也。又历半年，女病弥甚。其家尝张灯戏钱，忽见二小手出灯

影下，大言曰：“乞一钱。”家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无礼？”一称乌郎，一称黄郎。杨元帅知之，因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标缸界绳，印手敕剑，召之。复设血食盆酒于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剑，踊步大言，极力刺之。其物匣刃而步，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后宇角中，见若乌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鞴橐，盖乌郎也。遂毁薪焚杀之，臭闻十余里，一女即愈。次女犹病，瞻因立于前，举代折罗叱之。女恐怖叩首。瞻偶见其衣带上，有一皂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视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勘得一簣，黄中悉是丧家搭帐衣，衣色唯黄与皂耳，请瞻为加功治之，涉旬，其女臂上肿起如沤，大如瓜。【眉批】袋魔藏神于臂，更异。瞻禁针刺，出血数合，竟差。

崔珏（出《宣室志》）

元和中，博陵崔珏，自汝郑侨居长安延福里。常一日，读书牖下，忽见一童，长不尽尺，露发衣黄，自北垣下，趋至榻前，且谓珏曰：“幸寄君砚席，可乎？”珏不应。又曰：“我尚壮，愿备指使，何见拒之深耶？”珏又不顾。已而上榻，跃然拱立。良久，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珏前，乃诗也。细字如粟，历然可辨。诗曰：“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览讫，笑而谓曰：“既愿相从，无乃后悔耶！”其僮又出一诗，投于几上。诗曰：“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又曰：“吾无逸少之艺，虽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珏戏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趋北垣，入一穴中。珏即命仆发其下，得一管笔。珏因取

书，锋锐如新，用之月余，亦无他怪。【眉批】壮士得宝剑，文人珍笔墨。此必文鬼怜管城子沉埋而致之。

姚康成（出《灵怪集》）

大原掌书记姚康成，奉使之汧陇，会节使交代，入蕃使回，邮馆填咽，遂假邢君子牙旧宅，设中室以为休息之所。其宅久空废，庭木森然。康成昼为公宴所牵，夜则醉归，及明复出，未尝暂歇于此。一夜，自军城归早，其属有博戏之会，故得不醉焉。既坐堂中，因召客，客无至者。乃令馆人取酒，遍劳仆使，皆沾醉。康成就寝，二更后，月色如练，因披衣而起，出宅门。独步移时，方归入院。遥见一人，入一廊房内，寻闻数人饮乐之声。康成乃蹑履而听之，聆其言语吟啸，非仆夫也，因于门侧窥之。仍闻曰："诸公知近日时人所作，皆务一时巧丽。其于托情喻己，体物赋怀，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赋一篇，以取乐乎？"皆曰："善。"乃见一人，细长而甚黑，吟曰："昔人炎炎徒自知，今无烽灶欲何为？可怜国柄全无用，曾见人人下第时。"又见一人，亦长细而黄，面多疮孔，而吟曰："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直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又一人肥短，鬓发垂散，而吟曰："头焦鬓秃但心存，力尽尘埃不复论。莫笑今来同腐草，曾经终日扫朱门。"康成不觉失声，大赞其美。推门求之，则皆失矣。俟晓，召馆吏讯之，曰："并无此人。"康成心疑必魅精也，遂寻其处，方见有铁铫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秃黍穰帚而已。康成不欲伤之，遂各埋于他处。

金友章（出《集异记》）【眉批】以下枯骨怪。

金友章者，河内人，隐于蒲州中条山，凡五载。山有女子，日汲溪水，容貌殊丽。友章于斋中遥见，心甚悦之。一日，女子复汲，友章蹑履企户而谓之曰："谁家丽人，频此汲耶？"女子笑曰："涧下流泉，本无常主。须则取之，岂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儿止居近里，少小孤遗，今且托身姨舍，艰危历尽，无以自适。"友章曰："娘子既未适人，友章方谋婚媾，既偶夙心，无宜遐弃。"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见鄙，妾焉敢违。当夜候赴佳命耳。"言讫，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妇之谊，久而益笃。友章每夜读书，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一夕，友章如常执卷，而妻不坐，但伫立侍坐。友章诘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寝。妻曰："君今夜归房，慎勿执烛，妾之幸矣。"既而友章执烛就榻，即于被下，见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叹良久，复以被覆之。须臾，乃复本形，因大悸怖，而谓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有恒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月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为鬼所录，榜妾铁杖百。妾受此楚毒，不胜其苦。向以化身未得，岂意金郎视之也。事已彰矣，君宜速出，更勿留恋。盖此山中，凡物总有精魅附之，恐祸金郎。"言讫，涕泣呜咽，因尔不见。友章亦凄恨而去。

于凝（出《集异记》）

岐人于凝，性嗜酒，常往来邠泾间。一日，从故人饮酒，涉旬乃返，宿醒未愈，令童仆先路，以备休憩。时孟夏，麦野韶润，缓辔而行。遥见道左嘉木美荫，因就焉。至则系马藉草，坐之未定，忽见马首

南顾，鼻息恐骇，若有睹焉。凝则随向观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于荒冢之上，五体百骸咸具备，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珑，枝节可数。凝即跨马稍前，枯骨乃开口吹嘘，槁叶轻尘，纷然自出。上有乌鸢纷飞，嘲噪甚众。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节绝伟。凝心悸，马亦惊走，遂驰赴旅舍，而先路童仆出迎，相顾骇曰："郎君神思，一何惨悴？"凝即说之。适有泾卒十余，巡行闻之，皆曰："岂有是哉！"洎逆旅少年辈，集聚极众，凝即为导，仍与众约曰："倘尚在，当共碎之。虽然，恐不得见矣。"俄至其处，而端坐如故。或则叫噪，曾不动摇。弯弓发矢，又无中者。欲环之前进，则亦相顾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欻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势已晚，众各恐沓，稍稍遂散。凝亦鞭马而回。远望，尚见乌鹊翔集，逐去不散。自后凝屡经其地，及询左右居人，乃无复见者。

费县王家（出《广古今五行记》）【眉批】发怪。

晋安帝义熙年，琅琊费县王家恒失物，谓是人偷，每以扃钥为意，而零落不已。见宅后篱一孔穿，可容人臂，滑泽。试作绳罝施于穴口，夜中闻有摆扑声，往掩，得大发，长三尺许，而变为蟮，从此无虑。【眉批】既变为蟮，孰辨其发？

曹惠（出《玄怪录》）【眉批】以下盟器诸怪。

武德初，有曹惠为江州参军。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后稚儿方食饼，木偶引手

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人言曰：“轻红、素红自有名，何呼木偶？”惠问曰：“汝何时物，而能作怪？”答曰：“是宣城太守谢家俑偶。当时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隐侯家老苍头孝忠也。轻、素，即孝忠所造。时素在圹中，方持汤与乐夫人濯足，闻外有持兵称敕声，夫人畏惧，跣足化为白蝼。少顷，二贼执炬至，尽掠财物。照见轻红等曰：‘二明器不恶，可与小儿为戏具。’遂持出，时天平二年也。自尔流落数家。陈末，麦铁杖犹子将至此。”惠又问曰：“曾闻谢宣城婚王敬则女，尔何遽云乐夫人？”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乐氏乃冥婚耳。【眉批】冥中仍可改娶。王氏本屠酤种，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犹与宣城不睦。宣城密启于天帝，许逐之。二女一男，悉随母归。遂再娶乐彦辅第八女，美姿质，善书，好弹琴，尤与殷东阳仲文、谢荆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寻。宣城常云：‘我才方古词人，唯不及东阿耳。其余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见为南曹典铨郎，与潘黄门同列，乘肥衣轻，贵于生前百倍。【眉批】谢宣城、潘黄门为冥官，附见。然十月一朝晋、宋、齐、梁，可以为劳，近闻亦已停矣。”惠又问曰：“汝二人灵异若此，终将若何？”即皆言曰：“庐山神欲取某等为舞姬久矣。今此奉辞，便当受彼荣富。然君能终恩，请命画工，便赐粉黛。”惠即令工人为图之。轻、素因以微言留别，且曰：“百代之中，但能会者，无不居大位矣。”后有人祷庐山，巫言：“神君新纳二妾，要翠钗花簪。汝宜求之，当降大福。”祷者求而焚之，遂如愿焉。惠微言访之时贤，皆不悟。或云：“中书令岑文本识其三句，亦不为人说。”【眉批】不为人说，恶知能识！

商乡人（出《广异记》）

近世有人，旅行商乡之郊。初与一人同行，数日，忽谓人曰：“我乃是鬼，为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战斗，欲假一言，以定祸乱，于君亦有益。”会日晚，至一大坟，鬼指坟，言是己冢。“君于冢前大呼：‘有敕斩金银部落！’如是毕矣。”言讫，入冢中。人便宣敕。须臾，闻斩决之声。有顷，鬼从中出，手持金银人马数枚，头悉斩落，谓人曰：“得此足一生用，以报恩耳。”人至西京，为长安捉事人所告。县官云：“此古器，当是破冢得之。”人以实对。县白尹，奏其事，发使开冢，得金银人马斩头落者数百枚。

卢涵（出《传奇》）

开成中，有卢涵学究，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日，独跨小马造焉。去十余里，见林畔有新洁室数间，而作店肆。时日欲沉，涵因憩马，睹一双鬟，甚有媚态，诘之。云：“是耿将军守茔青衣，父兄不在。”涵悦之，与语，多巧丽。谓涵曰：“有少许家酝，郎君能饮三两杯否？”涵曰：“不恶。”遂捧古铜樽而出，与涵饮欢。青衣遂击席而讴，送卢生酒曰：“独持巾栉掩玄关，小帐无人烛影残。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寒。”涵恶其词之不祥。俄而酒尽，青衣入室添杯。涵蹑足窥之，见悬大乌蛇，以刀刺蛇之血，滴于樽中，以变为酒。涵大恐栗，方悟怪魅，遂急出户，解小马而走。青衣连呼数声曰：“今夕事，须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势不可，又呼：“东边方大，且与我遮取郎君。”俄闻柏林中有一大汉，应声甚伟。须臾，回顾，有物如大枯树而趋，举足甚沉重，相去百余步。涵但疾加鞭，又经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白如雪，有人唤云：“今宵必须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当受祸。”涵闻之，益怖怯。及庄门，已三更，扃户阒然，唯有数乘空

车在门外。群羊方咀草次，更无人物。涵弃马，潜跧于车箱之下，窥见大汉步来。门墙极高，只及斯人腰胯。手持戟，瞻视庄内，遂以戟刺庄内外小儿，良久而去。涵度其已远，方起叩门。庄客惊涵之夜至，涵喘汗不能言。及旦，忽闻庄院内客哭声，云："三岁小儿，因昨宵中恶死矣。"涵甚恶之，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见夜来饮处，空屋数间而已，更无人物。遂搜柏林中，见一大盥器婢子，高二尺许，旁有乌蛇一条，已毙。又东畔柏林中，见一大方相骨，遂俱毁拆而焚之。寻夜来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节筋缀，而不欠分毫。锻以铜斧，终无缺损，遂投之于堑。涵本有风疾，因饮蛇酒而愈焉。【眉批】到底不折本。

张不疑（出《宣室志》）

南阳张不疑，开成四年，宏词登科，授秘书。寓京，以家远无人，欲市青衣。月余，牙人来云："有新鬻仆者，请阅焉。"期翌日，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称前浙西胡司马，揖不疑就位，与语甚爽。胡云："某近使南海，于岭中偶获婢仆等三数十人。自浙右历南荆，货鬻殆尽，今才余数人耳。"语毕，命青衣六七人并列于庭，曰："唯所选择。"不疑曰："某以乏于仆使，今唯有钱六万，却望高明，度其直者一人示之。"朱衣人遂指一丫鬟重耳者，曰："春条可以偿耳。"不疑即日操契付金。春条善书录，音旨清婉，所有指使，无不惬适。又好学，能诗。不疑宠之。月余，不疑素有礼奉门徒尊师，居旻天观，相见，因言不疑有邪气。不疑莫知所自。尊师曰："得无新聘否？"不疑曰："聘纳则无，市一婢耳。"尊师曰："祸矣。"不疑恐，遂问计焉。尊师曰："明旦告归，慎勿令觉。"明早，尊师至，谓不疑曰："唤怪物出来。"春条

泣于屏幕间，亟呼之，终不出。尊师焚香作法，以水向东而噀者三，谓不疑曰：“可往观之。”不疑视之曰：“大抵是旧貌，但短小尺寸间耳。”尊师曰：“未也。”复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门而喷者三，谓不疑：“可更视之。”止长尺余，僵立不动。后更视之，乃仆地，扑然作声，视之，一朽盟器耳，背上题曰“春条”，其衣服若蝉蜕然。不疑大惊。尊师命刀劈之，腰颈间已有血，浸润于木矣，遂焚之。尊师曰：“向使血偏体，则郎君一家，皆遭祸也。”

岑顺（出《玄怪录》）

汝南岑顺，字孝伯，少好学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次陕州，贫无第宅，其外族吕氏有山宅，将废之，顺请居焉。人有劝者，顺弗为止。后岁余，顺常独坐书阁下，夜中闻鼓鼙声，不知所来，及出户，则无闻。顺独喜自负，以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阴兵助我。若然，当示我以富贵期。”数夕后，梦一人被甲胄，前报曰：“金象将军传语岑君，军城夜警，有喧诤者。君既负壮志，能猥顾小国乎？钦味芳声，愿执旌钺。”顺谢曰：“猥烦德音，屈顾疵贼。犬马之志，惟所用之。”使者复命。顺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梦之征。俄然鼓角四起，声愈振厉，顺整巾下床，再拜祝之。须臾，户牖风生，帷帘飞扬，灯下忽有数百铁骑，飞驰左右，悉高数寸，而被坚执锐，星散遍地，倏闪之间，云阵四合。顺惊骇，定神气以观之。须臾，有卒赍书云：“将军传檄。”顺受之。云：“地连獯虏，戎马不息，将老兵穷，势不可止。屡承嘉音，愿托神契。然明公阳官，固当享大禄于圣世，今小国安敢望之。缘天那国北山贼合从，克日会战，事图子夜，扑灭未期，良用惶骇。”顺谢之，室中益烛，坐视其变。夜半后，鼓角四发。先是东面壁

下有鼠穴，化为城门，垒敌崔嵬，三奏金革，四门出兵，连旗万计，风驰云走，两皆列阵，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金象军，部从各定，军师进曰：“天马斜飞度三冈，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炮石乱交。须臾之间，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王单马南驰，数百人投西隅，仅获免焉。金象军振旅而还。于时一骑飞至顺前曰：“阴阳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一阵而胜，明公以为何如？”顺曰：“将军英贯白日，乘天用时。窃窥神化灵文，不胜庆快。”如是数日会战，胜败不常。王神貌伟然，雄姿罕俦，宴馔珍筵与顺，致宝贝明珠无限。顺遂荣于其中，所欲皆备焉。后遂与亲朋稍绝。家人异之，莫究其由，而顺颜色憔悴，为鬼气所中，亲戚共意有异，诘之不言，因饮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亲人潜备锹锸，因顺如厕，荷锸乱作，掘室内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胄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象戏行马之势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宝贝，皆墓内所畜者。顺阅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悦，宅亦不复凶矣。时宝应元年也。

金凤（出《续齐谐记》）金玉蝴蝶（出《杜阳编》）【眉批】以下金宝诸怪。

汉宣帝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悉以金铰饰之。每夜，车辖上有金凤皇飞去，莫知其所，至晓乃还，守车人亦见之。南郡黄君仲于北山罗鸟，得一小凤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宛然具足，可长尺余。守车人列云：“车辖上凤皇，常夜飞去，晓则俱还。今晓不还，恐

为人所得。”光甚异之，具以列上。后数日，君仲诣阙，上金凤皇子。帝闻而疑之，以置承露盘，倏然飞去。帝使人寻之，直入光家，至车辖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车，每游行，辄乘之。故嵇康《游仙诗》云“翩翩凤辖，逢此网罗”是也。

唐穆宗尝于殿前种千叶牡丹，及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人间未有。自是宫中，每夜即有黄白蝴蝶万数，飞集花间，辉光照耀，达曙方去。宫人竞以罗巾扑之，无不获者。上令张网于宫中，遂得数百，于殿内纵嫔御追捉，以为娱乐。迟明视之，则皆金玉也。其状工巧无比，而内人争用丝缕绊其脚，以为首饰，夜则光起于妆奁中。其夜，开宝厨，视金屑玉屑藏内，将有化为蝶者，宫中方觉焉。

雩都县人（出《述异记》）

南康雩都县，跨江南出，去县三里，名梦口，有穴，状如石室。旧传尝有神鸡，色如好金，出穴飞鸣游戏，见之辄入穴中，因号此石为鸡石。又有人乘船，从下流还县，未至此崖数里，有一人，通身黄衣，担两笼黄瓜求载。黄衣人乞食，船主与之。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与，仍唾盘内，径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见其入石，始知神异。取向食器视之，见盘上唾，悉是黄金。

金牛（出《湘中记》《十道记》）

长沙西南有金牛冈。汉武帝时，有一田父牵赤牛，告渔人曰：“寄渡江。”渔人云：“船小，岂胜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眉批】既是金牛，那得不重！于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粪于船，田父曰：“以此相赠。”既渡，渔人怒其污船，以桡拨粪弃水，欲尽，方觉是金。讶其神异，乃蹑之，但见人牛入岭，随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处犹存。

增城县东北二十里，深洞无底。北岸有石，周围三丈，渔人见金牛自水出，盘于此石。义熙中，县人常于此潭石得金锁。寻之不已，俄有牛从水中引之，握不禁，以刀扣断，得数段，人遂致富，年登上寿。其后义兴周灵甫常见此牛宿伏石上，旁有金锁如绳焉。灵甫素骁勇，往掩之。此牛掣断其锁，得二丈许，遂以财雄称。

银牛（出《酉阳杂俎》）

太原县北有银牛山。汉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骑白牛，蹊人田。田父诃诘之，乃曰：“吾北海使，将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寻至山上，唯见牛迹，遗粪皆银也。明年，世祖封禅焉。

韦思玄（出《宣室志》）

宝应中，京兆韦思玄，侨居洛阳，性慕神仙之术。后游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饵金液者，可以延寿。吾子当先学炼金，如是，则可以肩赤松，驾广成矣。”思玄于是求炼金之术，积十年，遇术士数百，终不

能得其妙。后一日，有居士辛锐者，貌甚清瘦，俶然有寒色，衣弊裘，叩思玄门，谓曰：“吾病穷无所归，闻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异人方士，故我来谒耳。愿先生纳之。”思玄即止居士于舍，韦氏一家尽厌恶之。思玄尝诏术士数人会食，而居士不得与。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尽湿。客怒，韦氏家僮亦竞来辱骂，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见，乃共异之。因视其溺，乃紫金也。思玄且惊且叹。有解者曰：“辛者，西方庚辛金也。而锐字兑从金，兑亦西方之正位。推其名氏，居士乃紫金精耳。”

苏遏（出《博异志》）何文（出《列异传》）

天宝中，长安永乐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后无复人住，遂至废毁。唯堂厅存，因生草树甚多。有扶风苏遏，苦贫无居，乃以贱价于本主质之，才立契书，未有一钱归主。至夕，乃自携一榻，当堂铺设。更余犹未寝，出堂徬徨而行，忽见东墙下有一赤物，如人形，无手足，表里通彻光明，而叫曰：“咄！”遏视之不动。良久，又按声呼曰：“烂木，咄！”西墙下有物应曰：“诺。”问曰：“甚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锵。”烂木对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遏下阶，呼烂木曰：“金精合属我。”对曰：“不知。”又问：“前杀害人者在何处？”烂木曰：“更无别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耳。”至明，更无事，遏乃自假锹锸，先于西墙下掘，入地三尺，见一朽柱，当心木如血色，其坚如石。后又于东墙下掘两日，近一丈，方见一方石，阔一丈四寸，长一丈八寸，上有篆书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赐有德者。”遏乃自思：我何以为德。【眉批】即此一念，便自有德。又自为计曰：“我得此宝，亦可修德以禳之。”沉吟未决。至夜，烂木忽语

曰：“何不改名有德？即可矣。”遏曰：“善。”遂称有德。烂木曰：“君子倘能送某于昆明池中，自是不复挠人矣。”有德许之。明晨，更掘丈余，得一铁瓮，开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还宅债，修葺院宇，送烂木于昆明池，遂闭户读书。三年，为范阳请入幕，七年内，获冀州刺史。

张奋者，家巨富，后暴衰，遂卖宅与黎阳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继，转卖与邺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忽见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问：“细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眉批】细腰何相为之甚，当是数尽。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谁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谁也？”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谁也？”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谁也？”曰：“我杵也，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各五百斤，钱千余万，仍取杵焚之，【夹批】大德不报。宅遂清安。

岑文本（出《博异志》）

唐贞观中，岑文本下朝，多于山亭避暑。日午时，寤初觉，忽有扣山亭院门者，云：“上清童子元宝参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带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仪质爽迈，衣服纤异。文本与语，乃曰：“仆上清童子，自汉朝而果成。本生于吴，已得不凝滞之道，遂为吴王进入，见汉帝。汉帝有事，拥遏教化，不得者无不相问。仆尝与方圆行下，皆得通畅，由是累世相眷。王莽作乱，遂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怜爱。自汉成帝时，遂厌人间，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闻公好道，故此相

谒耳。”文本诘以汉、魏、齐、梁间君主社稷之事，了了如目睹，因言史传间屈者、虚者亦甚多。【眉批】世间屈者虚者，虽钱亦知之，但爱钱者不觉耳。文本曰：“吾子冠帔何制度之异？”对曰：“夫道在于方圆之中，仆外服圆而心方正，相时之仪也。”又问曰：“衣服皆轻细，何土所出？”对曰：“此是上清五铢服。”又问曰：“比闻六铢者天人衣，何五铢之异？”对曰：“尤细者则五铢也。”谈论不觉日晚，乃别去，才出门而忽不见。文本知是异人，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则话论移时。后令人潜[illegible]所止，出山亭门东行数步，于院墙下瞥然而没。乃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无余物，惟得古钱一枚。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铜，名元宝，钱之文也。外圆心方，钱之状也。青衣，铜衣也。五铢服，亦钱之文也。汉时生于吴，是汉朝铸五铢钱于吴王也。文本钱帛日盛，至中书令，十年，忽失古钱所在，文本遂薨。

居延部落主（出《原化记》）

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骄奢逸乐，居处甚盛。忽有人数十至门，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趋入。骨低问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数人名字，皆不别造，有姓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獐者，姓卫者，姓斑者，然皆名受，唯某帅名多受耳。”【眉批】多受可字囊袋。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晓弄碗珠，性不爱俗，言皆经义。”骨低大喜曰：“实所未睹。”有一优即前曰：“某等肚饥，臆臆怡怡，皮漫绕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开口终当不舍。”骨低悦，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请弄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长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讫，止残两人。又曰：“请作终始相生耳。”于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

递相吐出，人数复足。骨低甚惊，因重赐赍遣之。明日又至，戏弄如初。连翩半月，骨低颇烦，不能设食。诸伶皆怒曰："主人当以某为幻术，请借郎君娘子试之。"于是持骨低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于腹中，腹中皆啼呼请命。骨低惶怖，降阶，顿首哀乞。皆笑曰："此无伤，不足忧。"即吐出之，亲属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衅杀之，因令密访之，见至一古宅基而灭。骨低令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千，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诸袋为怪，欲举出焚之，诸袋因号呼槛中曰："某等无命，寻合化灭。缘李都尉留水银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今已有命，见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于神，不相残毁，自此不敢复扰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银，尽焚诸袋，无不为冤楚声，血流漂洒。焚讫，骨低房廊户牖，悉为冤痛之音如一，月余日不止。其年，骨低举家病死，周岁，无复孑遗，水银后失所在。

吕生（出《宣室志》）【眉批】以下水银怪。

大历中，有吕生自上虞尉调集京师，侨居于永崇里。一夕，将就寝，俄有一妪，容服洁白，长二尺许，出于室之北隅，缓步而来。其状极异，渐迫其榻。吕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见。次夜，又见其妪在北隅下，将前且退，惶若有惧。生又叱之，遂没。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不除，必为吾患。"明日，命一剑置其榻下。是夕，复自北隅徐步而来，颜色不惧。至榻前，生以剑挥之，其妪忽上榻，以臂揕生，生遽觉通身凛然，若霜被体，又以剑乱挥。俄有数妪，举袂而舞，生剑挥不已，又为十余妪，各长寸许，虽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

可辨，环走四垣。生惧甚，计不能出。中一妪谓书生曰：“吾将合为一矣，君且观之。”言已，遂相望而来，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为一妪，与始见者不异。生惧益甚，乃谓曰：“尔何怪，而敢扰生人，不疾去，吾求方士，将以神术制汝。”妪笑曰：“若有术士，吾愿见之。吾之来，戏君耳，非敢害也。”言毕，遂退于北隅而没。有田氏子者，善符术，名闻长安中。生告之，田喜跃曰：“是我事也。”至夜，生与田俱坐于室，未几，妪果跃舞而来。至榻前，田生叱曰：“魅疾去！”妪不顾，左右来去者久之，忽挥其手，手堕于地，又为一妪，甚小，跃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惊曰：“吾死乎？”妪谓生曰：“吾比言不为君害，君不听。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言已又去。明日，或谓吕生宜于北隅发之。生如其言，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许，贮水银甚多。生方悟其妪乃水银精也。田生竟以寒栗而卒。

太平广记钞卷七十五

妖怪部

妖怪四（此卷载草木、花卉及昆虫、羽族诸怪）

龙蛇草（出《五行记》）【眉批】以下草木花卉诸怪。

后汉灵帝中平年夏，陈留诸郡城郭路边生草，悉备龙蛇鸟兽之形。《续汉志》曰：“其状五色，毛羽头目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马万物之状。是岁，黑山贼张牛角等十余辈并起抄掠，后兄何进召外兵，焚烧宫阙。”

破木有肉（出《稽神录》）

有人破大木，木中有肉，可五斤，如熟猪肉。

柳将军（出《宣室志》）

东洛有故宅，空键且久，贞元中，卢虔为御史，分察东台，欲贸其

宅而止焉。或云：“此宅有怪。”虔曰：“吾自能弭之。”后一夕，虔与从吏同寝其堂，命仆使尽止于门外。从吏勇悍善射，于是执弓矢，坐前轩下。夜将深，闻有叩门者，从吏即问之，应声曰：“柳将军遣奉书于卢侍御。”虔不应。已而投一幅于轩下，字画纤然。虔命从吏取视，云：“吾家于此有年矣。堂奥轩级，皆吾居也。门神户灵，皆吾隶也。而君突入吾舍，岂其理耶！宜速去，勿招辱。”读毕，其书飘然四散，若飞烬之状。俄又闻言：“柳将军愿见卢御史。”已而有大厉至，身长数十寻立庭，手执一瓢。其从吏即引满而发，中所执，厉遂退，委其瓢。久之又来，俯轩而立，俛其首且窥焉，貌甚异。从吏又射之，中其胸。厉惊，若有惧，遂东向而去。至明，虔命穷其迹，至宅东隙地，见柳高百余尺，有一矢贯其上，所谓柳将军也。虔伐为薪，自此其宅居者无恙。后岁余，因重构堂室，于屋瓦下得一瓢，长约丈余，有矢贯其柄，即将军所执之瓢也。

僧智通（出《酉阳杂俎》）

临湍寺僧智通，常持《法华经》，入禅宴坐，必求寒林净境，人迹不至之处。经年，忽夜有人环其院呼智通，至晓声方息，历三夜，声侵户。智通不耐，因应曰：“呼我何事？可入来言也。”有物长六尺余，皂衣青面，张目巨吻，见僧切亦合手。智通熟视良久，谓曰：“尔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经。至五更，物为火所醉，【眉批】醉火二字新。因闭目开口，据炉而鼾。智通观之，乃以香匙举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门，若蹶声。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视蹶处，得木皮一片。登山寻之数里，见大青桐树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合无纤隙。其半，有薪者创成一蹬，深六七寸余，盖魅之

口，灰火满其中，久犹荧荧。智通焚之，怪遂绝。

崔玄微（出《博异志》）

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东有宅。崔耽道，饵术及茯苓三十载。因药尽，领僮仆辈入嵩山采芝，一年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间风清月朗，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三更未睡，见一青衣云：“喜君在院中也，今欲与一两女伴，过上东门表姨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坐于月下，问行出之由。对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至，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冷冷，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座芳香，馥馥袭人。诸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性颇轻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诸人即奉求，吾不畏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人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之异。明夜又来，云：“欲往十八姨处。”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姁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众称善，乃谓崔曰：“诸侣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阿措曰：“但处士每岁岁日，与

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即立之，庶可免也。”玄微许之。乃齐声谢曰：“不敢忘德。”拜而去。玄微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振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李、陶，及衣服颜色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至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如此住，卫护某等，亦可致长生。”至元和初，玄微犹在，年如三十许人。

苏昌远（出《北梦琐言》）

中和中，士人苏昌远居苏州属邑，有小庄去官道十里。吴中水乡，率多荷芰。忽一日，见一女郎，素衣红脸，容质艳丽，阅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与之相狎，以庄为幽会之所。苏生惑之既甚，尝以玉环赠之，结系殷勤。或一日，见槛前白莲花开敷殊异，俯而玩之，见花房中有物，细视，乃所赠玉环也。因折之，其妖遂绝。

田登娘（出《酉阳杂俎》）【眉批】以下药怪。

陕州西北白径岭上逻村，村之田氏，尝穿井，得一根，大如臂，节中粗皮若茯苓，香气似术。【眉批】服异药可致上寿，田氏无缘，故见怪而去。其家奉释，遂置于佛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十六七，有容质，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经岁余，女尝见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蹑屐，女

遂私之。其物根每岁至春萌芽。其女有妊，乃具白于母，母疑其怪。尝有衲僧过门，其家因留之供养。僧将入佛宇，辄为物拒之。一日，女随母他出，僧入佛堂，门才启，有一鸽拂僧飞去。其夕，女不复见其怪，视其根，亦成朽蠹。女娠才七月，产物三节，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并火焚之，其怪亦绝。

赵生（出《宣室志》）

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生兄弟数人，俱以进士明经入仕，独生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义，由是年壮尚不得为郡贡。常与兄弟友生会宴，盈座朱绿相接，独生白衣，甚为不乐。及酒酣，或靳之，生益惭且怒。后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生有书百余编，笈而至山中，昼习夜息，虽寒暑不辍，然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终不易其志。后旬余，有翁衣褐来造之，因谓生曰："吾子志甚坚，幸一谒老夫，亦能有补。"因征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讫，忽亡所见。生怪之，径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椴树蕃茂。生曰："岂非段氏子乎？"因持锸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可愈疾。"【眉批】人参尽如此，益当无价。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览书，尽能穷奥。后岁，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

老鼠（出《广异记》）【眉批】以下百虫诸怪。

天宝初，邯郸县境恒有魇鬼，虽不伤人，来辄迷闷，所至村落，十

余日方去，俗以为常。骑三人，夜投村宿，媪云：“不惜留住，但恐魇鬼至，必当相苦。”骑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后，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顷而觉，见一物从外入，状如鼠，黑而毛，床前著绿衫，持笏，长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遽魇，魇至二人，次至觉者，觉者径往把脚，鬼不动，然而体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诘问，鬼初不言，骑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镬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镬。乃言：“己是千年老鼠，若魇三千人，当转为狸。【眉批】不谓狸身难得如此，况人身乎？奈何不自惜也！然所魇亦未尝损人。若能见释，当去此千里外。”骑乃释之，其怪遂绝。

有人养女，年十余岁，一旦失之，经岁无踪迹。其家房中，屡闻地下有小儿啼声，掘之，初得一孔，渐深大，纵广丈余，见女在坎中坐，手抱孩子，傍有秃鼠，大如斗。女见家人不识，父母乃知为鼠所魅，击鼠杀之，女便悲泣云：“我夫也，何忽为人所杀？”家人又杀其孩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疗，遂死。

卢枢（出《稽神录》）

侍御史卢枢，言其亲为建州刺史，暑夜独出寝室，望月于庭。始出户，闻堂西阶下若有语笑声，蹑足窥之，见七八白衣人，长不逾尺，男女杂坐饮酒，几席食器，皆具而微。献酬久之，其席一人曰：“今夕甚乐，然白老将至，奈何？”因叹。须臾，座中皆哭，入阴沟中，遂不见。后罢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穴堂西阶地中，获白鼠七八，皆杀之。

朱仁（出《潇湘记》）

朱仁者，业耕，世居嵩山下。忽失一五岁幼子，求寻十余年，不得。一日，有僧造其门，携一弟子，宛似所失幼子之貌。仁遂延僧设供养，良久，向僧言其故，并诘弟子所从来。僧惊起曰：“僧住嵩山薜萝内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号而来投我，我问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踪由，不甚明，因养育之。及与落发，聪悟无敌，常疑是一圣人也。君子乎？试更熟察之。”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黶记。”逡巡验得，实是亲子，父母家属，一齐号哭。其僧便留与父母而去。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晓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为作盗，伺而窥之，见子每至夜，化为一大鼠走出，及晓却来。父母问之，此子不语，多时对曰：“我非君子也，实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父母犹疑惑间，其夜化鼠走去。

狸（出《搜神记》）

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常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归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往。父忧恐儿为所困，便自往。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积年不觉。后一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有大邪气。”儿白父，父大怒。师便作声入，【眉批】作声入，未详。父即成一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愤，亦死。

蝇（出《玄怪录》）

文明元年，毗陵滕庭俊患热病积年，每发，身如火烧，数日方定，名医不能治。后之洛调选，行至荥水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达前所，遂投一道傍庄家。主人暂出，未到。庭俊无聊，因叹息曰：“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有老父，鬓发疏秃，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曰：“老父性好文章，适与和且耶连句次，闻郎君高吟，老父虽贫，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话耳。”庭俊甚异之，问曰：“老父住止何所？”老父怒曰：“仆忝浑家扫门之客，姓麻，名来和，第大，【眉批】第大，犹云行一。君何不呼为麻大？”庭俊即谢不敏，与之偕行。绕堂西隅，遇见二门，门启，华堂复阁，甚奇秀。馆中有樽酒盘核，麻大揖让庭俊同坐。良久，中门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即降阶揖让坐。且耶谓麻大曰：“适与君欲连句，君诗成未？”麻大即吟诗曰：“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静，不用去灰尘。”且耶曰：“仆是七言，韵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为一章，亦不恶。”且耶良久吟曰：“冬朝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曾向符王笔端坐，尔来求食浑家门。”庭俊犹不悟，见门馆华盛，因有淹留之计，诗曰：“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如欠冯谖在，今希厕下宾。”且耶、麻大相顾笑曰：“何得相讥？向使君在浑家门，一日当厌饫矣。”于是餐饡肴馔，引满数十巡。主人至，觅庭俊不见，使人叫唤之。庭俊应曰：“唯。”而馆宇并麻、和二人，一时不见，乃坐厕屋下，傍有大苍蝇、秃扫帚而已。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已后顿愈，更不复发。

蜂余（出《稽神录》）

卢陵有人应举，行遇夜，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见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余间，但窄小甚。久之，告饥。翁曰：“居家贫，所食唯野菜耳。”即以设客。食之，甚甘美，与常菜殊。及就寝，唯闻讧讧之声。既曙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尝患风，因尔遂愈，盖食蜂之余尔。

守宫（出《酉阳杂俎》）

太和末，松滋县南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初到之夕，二更后，方张灯临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门，谓士人曰：“乍到无主人，当寂寞。”【眉批】原非汝客。其声大如苍蝇。士人素有胆气，初若不见，乃登床责曰：“遽不存主客礼乎？”复升案窥书，诟詈不已，因覆砚于书上。士人不耐，以笔击之，堕地，叫数声，出门而灭。有顷，有妇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长一寸，大呼曰：“奉真官命来取狂生。”士人恍然若梦。因啮四支，疾苦甚。复曰：“汝不去，将损汝眼。”四五头遂上其面。士人惊惧，随出门，至堂东，遥望见一门，绝小，如节使牙门。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复被众啮之。恍惚间，已入小门内，见一人，蛾冠当殿，阶下侍卫千数，悉长寸余。叱士人曰：“吾怜汝独处，俾小儿往，何苦致害？罪当腰斩。”乃见数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士人大惧，谢曰：“某愚骙，肉眼不识真官，乞赐余生。”久之，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觉已在小门外。及归书堂，已五更矣，残灯犹在。及明，寻其踪迹，东壁右阶下有小穴如栗，守宫出入焉。士人即雇数夫发之，深数丈，有守宫十余石，大者色赤，长尺许，盖其王也；壤土如楼状。士人聚苏焚之，后亦无他。

鼠妇（出《搜神记》）

豫章有一家，婢在灶下，忽有人长数寸，来灶间。婢误以履践杀一人，遂有数百人，著缞麻，持棺迎丧，凶仪皆备。出东门，入园中覆船下。就视，皆是鼠妇。作汤浇杀，遂绝。

蝙蝠（出《幽明录》）

宋初，淮南郡有物取人头髻。太守朱诞曰：“吾知之矣。多买黐【眉批】黐音魑，置竿上可以粘鸟。以涂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鸡，集其上，不得去，杀之乃绝。观之，钩帘下已有数百人头髻。

蚱蜢（出《续异记》）

徐邈，晋孝武帝时为中书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觉邈独在帐内，似与人共语。有旧门生，一夕伺之，无所见。天将旦，始开窗户，瞥观一物从屏风里飞出，直入前铁镬中。仍逐视之，无余物，唯见镬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虽疑此为魅，而古来未闻，但摘除其两翼。至夜，遂入邈梦云：“为君门生所困，往来道绝；相去虽近，有若山河。”邈得梦，甚凄惨。门生知其意，乃微发其端。邈初不即道，顷之曰：“我始求直，便见一青衣女子，作两髻，姿色甚美。聊试挑谑，即来就己，不知其从何而至也。”兼告梦。门生因具以状白，亦不复追杀蚱蜢。

蝉（出《搜神记》）

朱诞，字永长，吴孙皓时为建安太守。诞给使妻有鬼病，其夫疑其为奸，后出行，密穿壁窥之，正见妻在机中织，遥瞻桑树上，向之言笑。给使仰视树上，有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幘头。给使以为信人也，张弩射之，化为鸣蝉，其大如箕，翔然飞去。妻亦应声惊曰："噫！人射汝。"后给使见二小儿在陌上共语，曰："何以不复见汝？"其一即树上小儿也，答曰："前不谨，为人所射，病疮积时。"彼儿曰："今何如？"曰："赖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给使白诞曰："人盗君膏药，颇知否？"诞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盗之？"给使曰："不然，府君视之。"诞殊不信，试视之，封题如故。诞斥其妄言，给使固请开之，则膏去半焉。所掊刮，见有趾迹。诞大惊，乃详问之，给使具道其本末。

蚯蚓（出《异苑》）

孟州王双，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见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蒋覆上，眠息饮食，悉入其中，云："恒有女，著青裙白[illegible]，来就其寝。"每听闻荐下，历历有声，发之，见一青色白颈蚯蚓，长二尺许，云："此女常以一奁香见遗，气甚精芬。"奁乃螺壳，香则菖蒲根。于时咸以双暂同阜螽矣。

蛙（出《玄怪录》）

有石宪者，其籍编太原，以商为业，常货于代北。长庆二年夏，往雁门关，行道中，时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梦一僧，蜂目，披褐衲，其状奇异，来宪前，谓宪曰：“我庐于五台山之南，有穷林积水，出尘俗甚远，实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游乎？即不能，吾见檀越病热且死，得无悔心耶？”宪正苦热，愿与偕去。于是僧引宪而西，且数里，果有穷林积水，见群僧状貌如一，咸在水中。宪怪而问之，僧曰：“此玄阴池，故我徒浴于中，且以荡炎燠。”于是引宪环池行。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听吾徒梵音也。”于是宪立池上，群僧即于水中合声而噪。仅食顷，有一僧挈手曰：“檀越与吾偕浴于玄阴池，慎无畏。”宪即随僧入池中，忽觉一身尽冷噤而战，由是惊悟，见己卧于大木下，衣尽湿，而寒栗且甚。时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于道，闻道中有蛙鸣，甚类群僧之梵音，于是径往寻之。行数里，穷林积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谓玄阴池者，其僧乃群蛙。而宪曰：“此蛙能易形以感于人，岂非怪乎？”于是尽杀之。【眉批】愈其疾而杀之，以怨报德可乎？

科斗郎君（出《玄怪录》）

隋炀帝征辽，十二军尽没，总管来护坐法受戮。炀帝尽欲诛其家，子君绰忧惧连日，与秀才罗巡、罗逖、李万进结为奔友，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傍有灯火，因与共顿之。扣门数下，有一苍头迎拜，君绰因问谁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当府秀才也。”遂开门，秉烛引客就馆，床榻茵褥甚备。俄闻传语：“六郎子出来。”君绰等降阶见

主人。主人辞彩朗然，文辩纷错，自通姓名曰：“威污蠖。”叙寒温讫，即命酒洽坐。渐至酣畅，谈谑交至，众所不能对。君绰颇不平，欲以理挫之，无计，因举觞曰：“君绰请起一令，以坐中姓名双声者，犯罚如律。”君绰曰：“威污蠖。”实讥其姓，众皆抚手大笑，以为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为歌声，自二字至三字。令曰：‘罗李，罗来李。’”众皆惭其辨捷。罗巡又问：“君名何自贬耶？”污蠖曰：“仆久从宾兴，多为主司见屈，以仆后于群士，何异尺蠖于污池乎？”巡又问：“公华宗，氏族何为不载？”污蠖曰：“我本田氏，出于齐威王，亦犹桓丁之类，何足下之不学耶？”既而童子蜗儿举方丈盘至，珍羞水陆，充溢其间，君绰及仆，无不饱饫。夜阑彻烛，连榻而寝，迟明叙别，恨怅俱不自胜。君绰等行数里，犹念污蠖，复来，见昨所会之处，了无人居，唯污池边有大螾，长数尺；又有螅螺丁子，皆大常有数倍，方知污蠖及二竖，皆此物也。遂共恶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数升。

蝼蛄（出《续异记》）

晋义熙中，零陵施子然家大作田，为蜗牛庐于田侧守视，恒宿在中。其夜未眠，见一丈夫，著黄练单衣袷，直造席，捧手与子然语。子然问其姓名，即答云：“仆姓卢，名钩。家在粽溪边，临水。”复经半旬，其作人掘田塍西沟边蚁垤，忽见大坎，满中蝼蛄，将近斗许，而有一头极壮大。子然悟曰：“卢钩反音，则蝼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汤，于是遂绝。

审雨堂（出《妖异记》）

夏阳卢汾，字士济，好学不倦。后魏庄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将赴洛，友人宴于斋中。夜阑月出之后，忽闻厅前槐树空中，有语笑之音，并丝竹之韵，众共讶之。俄而微风动林，有如昏昧，及举目，见宫宇豁开，门户迥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户谓汾曰：“娘子屈诸郎君相见。”汾以三友俱入，见一大屋，其额号曰：“审雨堂。”汾与三友历阶而上。堂中紫衣妇人谓汾曰：“适会同宫诸女，歌宴之次，闻诸郎降重，不敢拒，因拜见。”乃命汾等就宴。后有衣白者、青黄者，皆年二十余，自堂东西阁出，约七八人，悉妖艳绝世。相揖之后，欢宴未深，忽闻大风至，审雨堂梁倾折，一时奔散。汾与三友俱走，乃醒，既见庭中古槐，风折大枝，连根而堕。因把火照所折之处，一大蚁穴，三四蝼蛄，一二蚯蚓，俱死于穴中。

徐玄之（出《纂异记》）

有徐玄之者，自浙东迁于吴，于立义里居。其宅素凶，玄之利其花木珍异，乃营之。月余，夜读书，见武士数百骑，升自床之西南隅，于花毡上置缯缴，纵兵大猎，杀获不可胜计。猎讫，有旌旗豹纛，拥一赤帻紫衣者，侍从数千，至案之右。有大铁冠，执钺，前宣言曰：“殿下将欲观渔于紫石潭，其先锋后军并甲士执戈戟者，勿从。”于是赤帻者下马，与左右数百，升玄之石砚之上，北设红拂庐帐。俄尔盘榻幄幙，歌筵舞席毕备。宾旅数十，绯紫红绿。执笙竽箫管者，又数十辈，更歌迭舞。酒数巡，赤帻顾左右索渔具，复有网罟笼罩之类，凡数百，齐入砚中。未顷，获小鱼数百千头。赤帻谓上客曰：“予深得任公之术，请

以乐宾。”乃持钓于砚中之南滩。【眉批】视砚池不啻湖海。乐徒奏《春波引》，曲未终，获鲂鲤鲈鳜百余。遽命操脍促膳，凡数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丝竹，铿鞠齐奏。酒至，赤帻者持怀，顾玄之而谓众宾曰：“吾不习周公礼，不习孔氏书，而贵居王位。今此儒发鬓焦秃，饥色可掬，虽孜孜矻矻，而又奚为？肯折节为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眉批】蚁虫得志之秋，穷儒其奈之何。玄之乃以书卷蒙之，执烛以观，一无所见。玄之舍卷而寝，方寐间，见被坚执锐者数千骑，自西牖下分行布伍，号令而至。玄之惊呼仆夫，而数骑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蚍蜉王子猎于羊林之茸，钓于紫石之潭。玄之庸奴，遽有迫胁，士卒溃乱，宫车振惊，付大将军蚩虹追过。”宣讫，以白练系之颈，甲士数十，罗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门，观者架肩累足。又行数里，见子城，有亦衣冠者唱言：“蚍蜉王大怒曰：‘披儒服，读儒书，不修前言往行，而肆勇凌上，付三事已下议。’”乃释缚，引入议堂，见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所陈设之类，尤炳焕于人间。是时王子以惊恐入心，厥疾弥甚。三事已下议，请置肉刑。议状未下，太史令马知玄进状论曰：“伏以王子不遵典法，游观失度，视险如砥，自贻震惊。徐玄之性气不回，难以妖诬。今大王不能度己，欲害哲人，窃见云物频兴，沴怪屡作，市言讹谶，众情惊疑。昔者秦射巨鱼而衰，殷格猛兽而灭，今大王欲害非类，将为殷秦之续矣。”王览疏大怒，斩太史马知玄于国门，以令妖言者。是时大雨暴至，草泽臣蝨飞上疏曰：“臣窃见兵书云：‘无云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于当时，知玄恨死于今日。大王又不贷玄之，欲加峻法，是抉吾眼而观越兵，又在今日。窃敢以尘埃之卑，少益嵩岳。”王览疏，即拜蝨飞为谏议大夫，追赠太史马知玄为安国大将军，以其子蚳为太史令，赙布帛五百段，米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后进旨。于是蚳上疏辞爵，略云：“臣岂可因亡父之诛，赖国家之宠。况今天图将变，历数堪忧，伏乞斥臣遐方，免逢丧乱。”王览疏不悦，乃返寝于候雨殿。既

寤，宴百执事于陵云台，曰：“适有嘉梦，能晓之，使我心洗然者，赐爵一级。”群臣有司，皆顿首敬听。曰：“吾梦上帝云：‘助尔金，开尔国，展尔疆土，自南自北，赤玉洎石，以答尔德。’卿等以为如何？”群臣皆拜舞称贺，曰：“兼邻启疆之庆也。”蜃飞曰：“大不祥！何庆之有？”王曰：“何谓其然？”蜃飞曰：“大王逼胁生人，滞留幽穴，锡兹咎梦，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锄也。开国者，辟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洎石，与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锄吾土，攻吾国，纵火南北，以答系领之辱乎？”王于是赦玄之之罪，戮方术之徒，自坏其宫，以禳厥梦。乃以安车送玄之归，才及榻，玄之寤。既明，乃召家僮，于西牖掘地五尺余，得蚁穴如三石缶。因纵火以焚之，靡有孑遗，自此宅不复凶矣。

鸳鸯（出《朝野佥载》）【眉批】以下鸟怪。

汉时，鄠县南门两扇，忽一声称鸳，一声称鸯。晨夕开闭，声闻京师。汉末恶之，令毁其门。两扇化为鸳鸯，相随飞去。后遂改鄠为晏城县。

乌君山（出《建安记》）

乌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县西一百里。有道士徐仲山者，贫居苦节，年久弥励。尝山行，遇暴雨风雷，迷失道，忽于电光中，见一舍宅，有类府州，因投避雨。至门，见一锦衣人，顾仲山。乃称：“北乡道士徐仲山拜。”其锦衣人称监门使者萧衡，亦拜。因叙风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问曰：“自有乡，无此府舍。”监门曰：“此神仙所处，仆

即监门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绾双鬟，衣绛赭裙，青文罗衫，左手执金柄尘尾幢旄，传呼曰：“使者外与何人交通，而不报也？”答云：“此乡道士徐仲山。”须臾，又传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见女郎，引仲山自廊进。至堂南小庭，见一丈夫，年可五十余，肤体须发尽白，戴纱搭脑冠，白罗银镂帔，而谓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颇闲道教，以其夙业，合与卿为妻，今当吉辰耳。”仲山逊谢，丈夫曰：“吾丧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为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后堂备吉礼。既而陈酒淆，与仲山对食讫，渐夜，闻环珮之声，异香芬郁，荧煌灯烛，引去别室。礼毕三日，仲山悦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厂舍，见衣竿上悬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余悉乌皮耳。乌皮之中，有一枚是白乌皮。又至西南，有一厂舍，衣竿之上，见皮羽四十九枚，皆鹘鹞。仲山私怪之，却至室中。其妻问曰：“子适游行，有何所见，乃沉悴至此。”仲山未之应。其妻曰：“夫神仙轻举，皆假羽翼。不尔，何以倏忽而至万里乎？”因问曰：“乌皮羽为谁？”曰：“此大人之衣也。”又问曰：“翠碧皮羽为谁？”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又余乌皮羽为谁？”曰：“新妇兄弟姊妹之衣也。”又问：“鹘鹞皮羽为谁？”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监门萧衡之伦也。”语未毕，忽然举宅惊惧。问其故，妻谓之曰：“村人将猎，纵火烧山。”须臾，皆云：“竟未与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别，可谓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随方飞去。即向所见舍屋，一无其处，因号其地为乌君山。

苍鹤（出《广异记》）

开元中，户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骏马，恒倍刍秣，而瘦劣愈甚。邻舍有胡人，术士也。问之，笑云：“马行百里犹

倦，今行千里余，宁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无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时，试还察之。”令史依其言，夜还隐他所。一更，妻起靓妆，令婢鞍马，临阶御之，婢骑扫帚随后，冉冉乘空，不复见。令史大骇，明往见胡，翟然曰：“魅信矣，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归伏堂前幕中，妻问婢：“何以有生人气？”令婢以帚烛火，遍燃堂庑。令史狼狈入堂大瓮中。须臾，乘马复往，适已烧帚，无复可骑。妻云：“随有即骑，何必扫帚。”婢仓卒，遂骑大瓮随行。令史在瓮中，惧不敢动。须臾，至一处，是山顶林间，供帐帘幕，筵席甚盛。群饮者七八辈，各有匹偶，座上宴饮，合昵备至，数更后方散。妇人上马，令婢骑向瓮。婢惊云：“瓮中有人。”妇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骑瓮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见人。乃寻径路，崎岖可数百里。行乞辛勤，月余，仅得至舍。妻见惊问：“久之何所来？”令史以他答。复往问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复去，可遽缚取，以火焚之。”闻空中乞命，顷之，有苍鹤坠火中焚死，妻疾遂愈。

鹅溪（出《广五行记》）

晋太元中，章安郡史悝家有骹雄鹅，善鸣。悝女常养饲之，鹅非女不食。荀佥苦求之，鹅辄不食，乃以还悝。又数日，晨起，失女及鹅。邻家闻鹅向西，追至一水，唯见女衣及鹅毛在水边。今名此水为鹅溪。

太平广记钞卷七十六

妖怪部

妖怪五（此卷多载六畜及野兽诸怪）

张骋（出《搜神记》）【眉批】牛怪。

晋大安中，江夏功曹张骋乘车周旋，牛言曰：“天下方乱，乘我何之？”骋及从者数人皆惊惧，因绐之曰：“令汝还，勿复言。”乃中道还。至家，未释驾，牛又言曰：“归何也？”骋益忧惧，秘而不言。安陆县有善卜者，骋从之，卜曰：“大凶！非一家之祸，天下将起兵。一郡之内，皆破亡乎！”【眉批】咎征附见。骋还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观。其秋，张昌贼起，先略江夏，诳曜百姓，以汉祚复兴，有凤凰之瑞，圣人当世，从军者皆绛抹额，从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荡，从乱如归。骋兄弟并为将军都尉，未期而败。于是一郡残破，死伤者半，而骋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梁文（出《搜神记》）【眉批】羊怪。

汉齐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间，座施皂帐。后因祀

事，帐中忽有人语，自呼高山君。大能饮食，治病有验，文奉事甚肃。积数年，其帐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见颜色。谓文曰：“授手来。”文纳手，得持其颐，髯须甚长。文渐绕手，卒然引之，而闻作杀羊声。座中惊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杀之，乃绝。

卢从事（出《河东记》）【眉批】以下犬怪。

岭南从事卢传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遗一黑驹，初甚蹇劣，传素豢养，历三五年，稍益肥骏。传素未从事时，家贫薄，矻矻乘之，甚劳苦，然未有衔縻之失。传素颇爱之。一旦，传素因省其槽枥，偶戏之曰：“马子得健不？”黑驹忽人语曰：“丈人万福。”传素惊怖却走。黑驹又曰：“阿马虽畜生身，有故须晓言，非是变怪，乞丈人少留。”传素曰：“尔畜生，忽晓人语，必有冤抑之事，可尽言也。”黑驹复曰：“阿马是丈人亲表甥，常州无锡县贺兰坊玄小家通儿者也。丈人不省贞元十二年，使通儿往海陵卖一别墅，得钱一百贯。时通儿年少无行，被朋友相引狭邪处，破用此钱略尽。其年病死，冥间了了，为丈人征责甚急，平等王谓通儿曰：‘尔须见世偿他钱。若复作人身，待长大，则不及矣。须暂作畜生，数年，方可偿也。’遂被驱出畜生道，不觉在江陵群马中，即阿马今身是也。阿马在丈人槽枥，于兹五六年，省与丈人偿债，所以竭尽驽蹇。亦知丈人怜爱至厚，阿马非无恋主之心，然寿限已尽，后五日，当发黑汗而死，请丈人速将阿马货卖。明日午时，丈人自乘阿马出东棚门，至市西北角赤板门边，当有一胡军将，问丈人买此马者，丈人但索十万，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眉批】恐胡军将前生负此马七十千缗故。言事讫，又曰：“兼有一篇，留

别丈人。”乃骧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饱丈人刍。今日相偿了，永离三恶途。”遂奋迅数遍，嘶鸣盰草如初。传素更与之言，终不复语。其所言表甥姓字，盗用钱数年月，一无所差。传素深感其事，明日，试乘至市角，果有胡军将恳求市。传素微验之，因贱其估六十缗。军将曰：“郎君此马，直七十千已上，请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试水草也。”传素载其缗归。四日，复过其家，见胡军将曰：“嘻！七十缗夜来饱发黑汗毙矣。”

李叔坚（出《风俗通》）【眉批】犬怪。

汉汝南李叔坚，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请杀之，叔坚曰：“犬马谕君子，见人行而效之，何伤也。”后叔坚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惊，叔坚亦无所怪。犬寻又于灶前畜火，家人益惊愕。叔坚曰：“儿奴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烦乡里，亦何恶也。”居旬日，犬自死，竟无纤芥之灾，而叔坚终享大位。

【总评】《广异记》云：魏元忠微时，家贫。一婢出汲水，还，见有老猿为其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无人力，为我执爨，甚善。”又尝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又独坐，有群鼠拱手前立，又曰：“鼠饥，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鸺鹠鸣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之，曰：“鸺鹠昼不见物，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之？”其后遂绝无怪。

胡志忠（出《集异记》）

处州小将胡志忠，奉使之越。夜梦一物，犬首人质，告忠曰：“某不食岁余，闻公有会稽之役，必当止吾馆矣。能减所食见沾乎？”忠梦中不诺，明早遂行，夜止山馆。馆人曰：“此厅常有妖物为祟，请止东序。”忠不从，促令进膳。方下箸次，有异物，其状甚伟，当盘而立。侍者慑退，不敢傍顾。志忠彻炙，乃起而击之。异物连有伤痛之声，声如犬，语甚分明：“请止！请止！若不止，未知谁死。”忠运臂愈疾，异物又疾呼曰：“斑儿何在！”续有一物自屏外来，闪然而进。忠又击之，然冠隳带解，力若不胜。仆夫无计能救，乃以簪扑，罗曳入于东阁。颠仆之声，如坏墙然。未久，志忠冠带俨然而出，复就盘命膳。卒无一言，唯顾其阁，时时咨嗟而已。明日将行，封署其门，嘱馆吏曰：“俟吾回驾而后启之。汝若潜开，祸必及汝。”言讫遂行。旬余乃还，止于馆，索笔砚，泣题其户曰：“恃勇祸必婴，恃强势必倾。胡为万金子，而与恶物争！休将逝魂趋府庭，止于此馆归冥冥。”题讫，以笔掷地而失所在。执笔者甚怖，觉微风触面而散。吏具状申刺史，乃遣吏启其户，而志忠与斑黑二犬，俱仆于西北隅矣。

韩生（出《宣室志》）

唐贞元中，有大理评事韩生者，侨居西河郡南。有一马甚豪骏，尝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枥，汗而且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韩生。韩生疑其盗马夜出，乃令朴焉。圉人无以辞，遂受朴。至明日，见马又汗而喘，圉人窃异之，莫可测。是夕，圉人卧于厩舍，阖扉，乃

于隙中窥之。忽见韩生所畜黑犬，至厩中，且嗥且跃，俄化为一丈夫，衣冠尽黑，既挟鞍致马上，驾而去。行至门，门垣甚高，黑衣人以鞭击马，跃而过。迨晓方回，下马解鞍，又嗥跃，还化为犬。圉人惊异，不敢泄于人。后一夕，黑犬又如前，圉人因寻马踪，以天雨新霁，历历可辨，直至南十余里，一古墓前，马迹方绝。圉人乃结茅斋于墓侧，来夕，先止于斋中以伺之。夜将分，黑衣人果驾马而来，下马，系于野树。其人入墓，与数辈笑言极欢。圉人在茅斋中，俯而听之，不敢动。近食顷，黑衣人告去，数辈送出墓。有一褐衣者，顾谓黑衣人曰："韩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掏练石下，吾子无忧。"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吾属不全矣。"黑衣人曰："谨受教。"褐衣人曰："韩氏稚童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即编于名籍，不敢忘。"【眉批】何仇乎？及晓，圉者归，遂从其事密告韩生。生即命以肉诱其犬，犬既至，因以绳系。【眉批】犬既灵怪且甚，乃为一肉所诱，何哉？遂穷掏练石下，果得一轴书，具载韩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所谓韩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独不书，所谓稚儿未字也。韩生大异，致犬于庭，鞭而杀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邻人千余辈，执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发其墓。墓中有数犬，毛状皆异，尽杀之以归。

杜修己（出《潇湘录》）

杜修己者，越人也。妻赵州富人薛赟女，女性淫逸。修己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食。后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内，向薛氏且啮且嗅，似有奸态。薛怪而问之曰："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啮我。"犬即摇尾登床，薛氏惧而私焉。尔后每修己出，必奸淫无度。一日方寝，忽修己

自外入，见之，怒欲杀犬，犬走出。修己出其妻。后半年，此犬忽突入薛赟家，口衔薛氏髻而背负走出。家人逐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负薛氏直入恒山内潜之，每至夜，即下山窃所食之物，昼则守薛氏。经年，薛氏有孕，生一子，形貌虽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于山中抚养。又一年，犬忽死，薛乃抱此子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以告赟，乃令家人取至家。【眉批】薛氏又不合取归。后所生子年七岁，形貌丑陋，性复凶恶，每潜出为盗，或旬日，或数月，复还。赟患之，欲杀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尔白犬之子也。幼时我不忍杀尔，今在薛家，岂可作恶。若更不谨，薛家人必杀尔。恐以尔累我，当改之。"其子大号哭而言曰："我禀犬气，本无人心。好杀为贼，自然耳，【眉批】今之好贪杀者，必禀犬气故也。何以我为过！薛赟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当与我一言，何杀我也？果不容我，我其遁矣，不复来。"薛氏坚留之，不得，乃谓曰："可时来一省我。我是汝母，忍永不相见乎？"其子又号哭言曰："后三年，我复一来。"遂携剑拜母，径出薛门。及三年，其子果领群盗千余人，自称白将军，既入拜母后，令群盗尽杀赟之家，仍焚其宅，携母而去。

崔日用（出《广异记》）【眉批】以下猪怪。

开元中，崔日用为汝州刺史。宅旧凶，世无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扫，处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烛独坐。半夜后，有乌衣数十人自门入，坐阶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问："君辈悉为何鬼，来此恐人？"其跛者自陈云："某等罪业，悉为猪身，为所放散，在诸寺，号长生猪。然素不乐此生，受诸秽恶，求死不得，恒欲与人伸说，人见悉皆恐惧。今属相公为郡，相投转此身耳。"日用谓之曰："审若是，殊不为

难。”俱拜谢而去。翌日，僚佐来见日用，莫不惊其无恙也。衙毕，使奴取诸寺长生猪。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见。叹异久之。令司法为作名，乃杀而卖其肉，为造经像，收骨葬之。【眉批】杀之而不怨。他日，又来谢恩，皆作少年状，云：“不遇相公，犹十年处于秽恶。无以上报。今有宝剑一双，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弥凶厉也。”置剑床前，再拜而去。

李汾（出《集异记》）

秀才李汾，越州上虞人也，常居四明山。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天宝末，中秋之夕，汾步月于庭，抚琴自适。忽闻户外有叹美声，问之曰：“谁人夜久至此山院？”俄有女子笑曰：“欲观卿之指妙耳。”汾启户视之，乃极色也，唯觉口微有黑色。汾问曰：“子非神仙乎？”女曰：“非也，妾乃山下张家女。夕来以父母暂过东村，窃至于此，私面君子，幸无责我。”汾忻然曰：“娘子既能降顾，聊可从容。”女乃升阶展钗，言笑谈谑，汾莫能及。夜阑就寝，备尽缱绻。俄尔晨鸡报曙，女起告辞。汾意惜别，乃潜取女青毡履一只，藏衣筒中。时汾倚枕假寐，女乃抚汾悲泣，求索其履，曰：“愿无留此，今夕再至。脱君留之，妾身必死，谢于君子。”汾不允，【眉批】有主意。女号泣而去。汾觉，视床前鲜血点点出户。汾异之，乃开笥视青毡履，则一猪啼壳耳。汾惶骇，寻血至山前张氏溷中，见一牝豕，后足刓一壳。豕视汾，瞋目咆哮，如有怒色。汾以事白张叟，叟即杀之。

张鋋（出《广异记》）【眉批】以下众兽。

吴郡张铤，成都人。开元中，以卢溪尉罢秩，调选不得，遂归蜀。行次巴西，会日暮，方促马前去，忽有一人，自山径中出，拜而请曰："吾君闻客暮无所止，将欲奉邀。"铤问："尔君为谁？"曰："巴西侯也。"铤即随之。行约百步，望见朱门甚高，甲士环卫。又数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铤于门，先入白，久之，乃引铤入。见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极异，绮罗珠翠，拥侍左右。铤趋而拜，其人揖铤升阶，谓铤曰："吾巴西侯也，居此数十年矣。适知君暮无所止，故辄奉邀，幸少留以尽欢。"铤又拜以谢。已而开筵置酒，所用皆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又邀五豹将军、巨鹿侯、玄丘校尉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勰然其状，曰六雄将军。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将军亦拜。又一人，衣锦衣，戴白冠，貌甚狞，曰白额侯也。又一人，衣苍，其质魁岸，曰沧浪君也。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额侯而稍小，曰五豹将军也。拜具如前。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巨鹿侯也。又一人，衣黑，状类沧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俱揖之，然后延坐。巴西南向坐，铤北向，六雄、白额、沧浪处于东，五豹、巨鹿、玄丘处于西。既坐，行酒命乐，又美人十数，歌者舞者，丝竹既发，穷极其妙。白额侯酒酣，顾谓铤曰："吾今夜尚未食，君能为我致一饱耶？"铤曰："未卜君侯所需，愿教之。"白额侯曰："君之躯可以饱我腹，亦何贵他味乎？"铤惧，悚然而退。巴西侯曰："无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贵客耶？"白额侯笑曰："吾戏耳，安有是哉！"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门，愿谒白事。言讫，有一人被黑衣，颈长而身甚广，其人拜，巴西侯揖之，与坐，问："何为而来？"对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将有甚忧，故辄奉白。"巴西侯曰："所忧者何也？"曰："席上人将有图君，今不除，后必为害，愿君详之。"巴西侯怒其妄言，命杀之。时夜将半，众尽醉，皆卧于榻，铤亦假寐焉。天将晓，忽悸而寤，见己身卧于大石龛中，其中设绣帷，旁列珠玑犀象，有一巨猿，状如人，醉卧于地，盖所谓巴西侯也。又见巨熊，卧于前者六，盖所谓六雄将军也。又

一虎顶白，亦卧于前，所谓白额侯也。又一狼，所谓沧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谓五豹将军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盖所谓巨鹿侯、玄丘校尉也，而皆冥然若醉状。又一龟，形甚异，死于龛前，乃向所杀洞玄先生也。铤既见，大惊，即出山，径驰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数，遂执弓挟矢，入山中，至其处。其猿忽惊起，且曰："不听洞玄先生言，今果如是矣。"遂围其龛，尽杀之，收其珍丽，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缯帛，途经此者，俱无何而失，且有年矣，自此绝其患也。

萧志忠（出《玄怪录》）

唐中书令萧志忠，景云元年为晋州刺史，将以腊日畋游，大事罝罗。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疟不能归，因止岩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将艾，似闻悉窣有人声，初谓盗贼将至，则匍匐伏于林木中。时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长丈余，鼻有三角，体被豹鞹，目闪闪如电，向谷长啸。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骈匝百许步。长人即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腊日，萧使君当顺时畋猎，尔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枪死，若干合网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鹰死。"言讫，群兽皆俯伏战惧，若请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长人言曰："萧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时令耳，若有少故则止，使者岂无术救某等乎？"使者曰："余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自此任尔自为计，然余闻东谷严四兄善谋，尔等可就彼祈求。"群兽皆轮转欢叫。使者即东行，群兽毕从。时薪者疾亦少间，随往觇之。既至东谷，有茅堂数间，黄冠一人，架悬虎皮，身正熟寝。惊起，见使者曰："阔别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群生腊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问，然彼皆求救于四兄，四兄当为谋之。"老虎、老麋即屈膝哀

请。黄冠曰：“萧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饥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风，即不复游猎矣。余昨得滕六书，知已丧偶，又闻索泉家第五娘子为歌姬，以妒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纳之，则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饮，汝若求得醇醪赂之，则风立至矣。【眉批】滕六好色，巽二好饮，异哉！有二狐自称多媚，能取之。河东县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娇艳。【眉批】美姝何罪乎？绛州卢司户，善酿醪，妻产，必有美酒。”言讫而去，诸兽皆有欢声。黄冠乃谓使者曰：“忆含质在仙都，岂意千年为兽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怀一章。”乃吟曰：“昔为仙子今为虎，【眉批】仙亦被罚为虎，况人乎？流落阴涯足风雨。更将班毳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然含质谴谪已满，唯有十一日，即归紫府矣。久居于此，将别，不无恨恨，因题数行于壁，使后人知仆曾居于此耳。”乃书北壁曰：“下元甲子八千亿，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班革，景云元纪升太一。”薪者素晓书诵，因密记得之。少顷，老狐负美女至，才及笄岁，红袂拭目，残妆妖媚。又有一狐，负美酒二瓶，香气酷烈。严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纳一囊中，以朱书一符，取水噀之，二囊即飞去。【眉批】严四佐狐为恶，故当谴谪。薪者惧为其所见，即寻路却回。未明，风雪暴至，竟日乃罢，而萧使君不复猎矣。

萧泰（出《五行记》）【眉批】以下皆虎精。

梁衡山侯萧泰，为雍州刺史，镇襄阳。时虎暴，村门设槛，机发，村人炬火烛之，见一老道士，自陈云：“从村乞丐还，误落槛里。”共开之，出槛，即成虎，奔驰而去。【眉批】《搜神记》长沙槛中获二长事同。

稽胡（出《广异记》）

慈州稽胡者，以弋猎为业。唐开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见胡愕惊，问其来由。胡遂具言姓名，云：“适逐一鹿，不觉深入，辞谢冲突。”道士谓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诸虎之食，一切兽各有对，无枉也。适闻汝称姓名，合为吾食。因以簿籍示胡。胡战惧良久，固求释放。道士云：“我不惜放汝，天命如此，为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为取免。”【眉批】合为己食矣，一相遇未免有情，遂营脱之，然则人乃不如虎也。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及猪血三斗，绢一匹，持与俱来，或当得免。”胡迟回未去，见群虎来朝，道士处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寻再拜而还。翌日，乃持物以诣。道士笑曰：“尔有信，故为佳士。”因令胡立草人庭中，置猪血于其侧，然后令胡上树，望之高十余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绢缚身着树。不尔，恐有损落。”寻还房中，变作一虎，出庭，仰视胡，嗥吼数四，向树跳跃，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掷高数丈，往食猪血尽，入房复为道士，谓胡曰：“可速下。”胡下再拜。便以朱笔勾胡名，于是免难。

【总评】又，海陵人王太野行逢虎，太持棒直前，击中虎，虎倒。太亟走迷道，宿一神庙梁上。已而月明，见虎入庙跳跃，变成男子，入坐上木形中。忽举头见太，问是何人。太惧堕地，自陈乞命。神云：“汝应为我食，尚后十余日。我取尔早，故中尔棒。今已相会，理合佑之。后数日，宜持猪来，涂以己血”云云。又，《解颐录》云：开元中，峡口多虎，往来舟船皆被伤害。自是凡船下峡，即预议一人饲虎，方无恙，遂为例。有一单客，被众推上岸饲虎，其人恳请留船半

日，众许之。乃执长柯斧寻虎纵，至一石室，见一道士在石床熟寐，架上有虎皮，蹑足往取，执斧衣皮而立。道士惊觉，争皮不得，乃曰：“吾获罪上帝，被谪为虎，令食千人。今已食九百九十九，须汝足数。今不幸为汝窃皮，若不归，吾必更为虎，再食千人。今有一两全之计，汝但执皮至船中，剪须发指爪，兼猪血三四升，以故衣三两事裹之，俟吾至，抛皮还我。我披皮为虎，啮汝衣，即与汝无异矣”云云。二事皆相类。又，《原化记》：柳侍御并，将书吏宿孤馆中。夜半，吏皆熟睡，并独觉，见一小鬼，长尺余，状若猕猴，手持一纸幡，上阶以幡。插书吏头边而去。并潜起，拔云去之，少顷一虎入来。遍嗅诸人而去。须臾，小鬼又来插幡，复拔去之。如此三度，而天向明，乃召吏言其事，使自为计，吏入山得虎皮云云。事亦同。

太平广记钞卷七十七

妖怪部

妖怪六（此卷皆狐精）

张直方（出《三水小牍》）

唐咸通时，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抗表请修入觐之礼，优诏允焉。先是张氏世莅燕土，燕民世服其恩，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嗣事，酣酒淫兽，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意。暮年而三军大怒，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为其计者，乃尽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徼道之职，往往设罝罘于通道，则犬彘无遗。臧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或曰："辇毂之下，不可专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耶？"其僭轶可知也。于是谏官列状上，请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为燕王府司马，俾分务洛师焉。直方至东都，既不自新，而慢游愈极。洛阳四旁，翥者攫者，见皆识之，【夹批】又一乌贼。必群噪长嗥而去。有王知古者，东诸侯之贡士也，虽薄涉儒术，而数不中选，乃以击鞠挥觞为事。或荐之直方，直方延之，睹其利喙赡辞，不觉前席，自是日相狎。仲冬一日，知古尝晨兴，僦舍无烟，愁云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则直方急趋，将出畋矣，谓知古："能相从乎？"知古以祁寒有难色。直方顾卯僮曰："取短皂袍

来。”请知古衣之，上加麻衣焉。遂联辔而去，出长夏门，则微霰初零，由阙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东南，践万安山之阴麓，而鞴弋之获甚伙，倾羽觞，烧兔肩，殊不觉有严冬意。【眉批】自豪。及霰开雪霁，日将夕焉，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乘酒驰之数里，不能及，又与猎徒相失。须臾，雀噪烟冥，莫知所如，隐隐闻洛城暮钟，但徬徨于樵径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将半，怅望间，有炬火甚明，乃依积雪光而赴之。复若十余里，至则乔林交柯，而朱门中开，皓壁横亘，真北阙之甲第也。知古及门下马，将徙倚以待旦。无何，小驷顿辔，阍者觉之，隔阖问阿谁，知古应曰：“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有友人将归崆峒，仆饯之伊水滨，不胜离觞，既掺袂，马逸，复不能止，失道至此耳。迟明将去，幸无见让。”阍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奉天书赴阙，郎君复随计吏西征，此唯闺中人耳，岂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请闻于内。”知古虽怵惕不宁，自度中宵，去将安适，乃拱手以俟。少顷，有秉炬自内至者，振管辟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传语：‘主人不在，礼无延客之道。然僻居与山薮接畛，豺狼所嗥，若固相拒，是见溺而不援也。请舍外厅，翌日可去。’”知古辞谢，从保母而入。过重门，则栾栌宏敞，帷幕鲜华，张银灯，设绮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复陈方丈之馔，豹胎鲊腴，穷水陆之美。保母亦时来相勉。食毕，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官族及内外姻党，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轩裳令胄，金玉奇标，斯实淑媛之贤夫也。小君钟爱稚女，将笄未配，今夕何夕，获遘良人。潘杨之睦可遵，凤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敛容曰：“仆文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室家为望，唯泥涂是忧。不谓宠及迷津，庆逢子夜，聆清音于鲁馆，逼佳气于秦台。二客游神，方兹莫计；三星委照，唯恐不扬。倘获托彼强宗，眷以嘉偶，则平生所志，毕在斯乎！”保母喜，谑浪而入白，复出，致小君之命曰：“雅女非才，思配君子。既辱高义，乃叶夙心。忻慰孔多，倾瞩而已。”知古罄折答曰：“某虫沙微类，分及湮沦，

钟鼎高门，忽蒙采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尘，鹤企凫趋，唯待休旨。”知古乃拜。保母戏曰：“他日锦雉之衣欲解，青鸾之匣全开，貌如月晕，室若云迷，此际颇相念否？”【眉批】保母不俗。知古谢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汉，不有所举，孰能自媒。谨当铭彼襟灵，志之绅带，期于没齿，佩以周旋。”复拜。时则月沉夜永，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见，【眉批】好关目。保母诮曰：“岂有缝掖之士，而服短后之衣耶？”知古谢曰：“此乃假之于与所游熟者，固非己有。”又问所从，答曰：“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保母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顾而走入宅，遥闻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复闻夫人音，叱曰：“火急逐出，无启寇仇！”于是，婢子小竖辈，各秉猛炬，曳白棓而登阶。知古[illegible]儴，趯于庭中，四顾逊谢，詈言狎至，仅得出门。才出，已横关阖扉，犹闻喧哗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叹久之，将隐颓垣，乃得马于其下，遂驰去。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纵辔赴之，至则输租车方饭牛附火耳。询其所，则伊水东，草店之南也。复枕辔假寐。食顷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扬鞭于大道，比及都门，已有直方骑数辈来迹矣。遥至其第，既见直方，而知古愤懑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抚髀曰：“山魑木魅，亦知人间有张直方耶？”【眉批】愈自豪。且止知古，复益其徒数十人，皆射皮饮羽者，享以卮酒豚肩，与知古复南出。既至万安之北，知古前导，残雪中马迹宛然，直诣柏林下。至则碑板废于荒坎，樵苏残于密林，中列大冢十余，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彀弓以待，内则束蕴荷锸，且掘且熏。少顷，群狐突出，焦头烂额者，罥挂者，应弦饮羽者，凡获狐大小百余头以归。

众爱（出《广异记》）

唐刘全白云，其乳母子众爱，少时，好夜中将网断道，取野猪及狐狸等。全白庄在岐下，后一夕，众于庄西数里下网，己伏网中，以伺其至。暗中闻物行声，觇见一物，伏地窥网，因尔起立，变成绯裙妇人，行而违网，至爱前车侧，忽捉一鼠食。爱连呵之，妇人忙遽入网，乃棒之致毙，而人形不改。爱反疑惧，恐或是人，因和网没沤麻池中。夜还，与父母议，及明，举家欲潜逃去。爱窃云："宁有妇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复往麻池视之，见妇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后斫之，便成老狐。爱大喜，将还村中，有老僧见狐未死，劝令养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当为天下所爱。"【眉批】异闻。或云今世人欲得媚珠，余谓今世人人自有媚珠。以绳缚狐四足，又以大笼罩其上。养数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与地齐，以两胾猪肉炙于瓶中。狐爱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属瓶。候炙冷，复下两脔。狐涎沫久之，炙与瓶满，狐乃吐珠而死。珠状如棋子，通圆而洁。爱每带之，有验。

僧晏通（出《集异记》）

晋州长宁县有沙门晏通，修头陀法。将夜，则必就丛林乱冢寓宿焉。虽风雨露雪，其操不易。月夜，栖于道边积骸之左。忽有妖狐踉跄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树影也，乃取髑髅安于其首，遂摇动之，倘振落者，即不再顾，因别选焉，不四五，遂得其一，岌然而缀。乃褰撷木叶草花，障蔽形体，随其顾盼，即成衣服。须臾，化作妇人，绰约而去。乃于道右，以伺行人。俄有促马南来者，妖狐遥闻，即恸哭于路。过者驻骑问之，遂对曰："我歌人也，随夫入秦，今晓夫为盗杀，掠去其财，伶俜孤远，思愿此归，无由致。脱能收采，当誓微躯，以执婢

役。”过者，易定军人也，即下马熟视，悦其都冶，词意叮咛，便以后乘挈行焉。晏通遽出，谓曰：“此妖狐也，君何容易！”因举锡杖叩狐脑，髑髅应手即堕，遂复形而窜焉。【眉批】杀风景。

裴少尹（出《宣室志》）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有子十余岁，风貌明秀，裴深念之。后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有叩门者，自称高生，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遂以符术考召。近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大喜，谓高生真术士，具食饮，已而厚赠缯帛，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日来候。”遂去。其子他疾虽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即以此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为妖魅所系，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忧。”裴信之。居数日，又有王生来谒，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魅疾。”裴与语，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裴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亦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为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不已。裴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僮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家童驰白裴君，出话其事。道士曰：“易与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诟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还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计无所出。及暮，阗然不闻声，开视，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动矣。【眉批】小人之党，自相忌嫉，自相攻击，以至皆毙，三狐之喻也。裴君尽鞭杀之。其子后旬

月乃愈。

李馨（出《广异记》）

东平尉李馨，初得官，自东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卖胡饼者，其妻姓郑，色美，李目而悦之，因宿其舍，留连数日，乃以十五千转索此妇。既到东平，宠遇甚至。性婉约，多媚黠，女工之事，罔不心了，于音声，特究其妙。在东平三岁，有子一人。其后李充租纲入京，与郑同还，至故城，大会乡里饮宴，累十余日。李催发数四，郑固称疾不起，李亦怜而从之。又十余日，不获已，事理须去，行至郭门，忽言腹痛，下马便走，势疾如风。李与其仆数人极骋，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转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舍，复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极声呼之，寂无所应，恋结凄怆，言发泪下。会日暮，将草塞穴口，还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无所见。乃以火熏，久之，村人为掘深数丈，见牝狐死穴中，衣服脱卸如蜕，脚上著锦袜。【眉批】意者狐丹成，已得尸解乎？自云鬼，又何也？李叹息良久，方埋之。归店，取猎犬噬其子，子略不惊怕，便将入都，寄亲人家养之。输纳毕，复还东京，婚于萧氏。萧氏常呼李为狐婿，李初无以答。一日晚，李与萧在房狎戏，复言其事，忽闻堂前有人声，李问："阿谁夜来？"答曰："君岂不识郑四娘耶？"李素所钟念者，闻其言，遽欣然跃起，问："鬼乎人乎？"答云："身即鬼也。人神道殊，贤夫人何至数相谩骂。且所生之子，远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给衣食，岂不念乎？宜早为抚育，九泉无恨。若夫人相侮，又小儿不收，必将为君之患。"言毕不见。萧遂不复敢说其事，唐天宝末，子年十余，无恙。

李参军（出《广异记》）

唐兖州李参军拜职赴上，途次新郑逆旅，遇老人读《汉书》，李因与交言，便及姻事。老人问：“先婚何家？”李辞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当选婚好。今闻陶贞益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辞之？陶李为婚，深骇物听，仆虽庸劣，窃为足下羞之。今去此数里，有萧公，是吏部璿之族，门地亦高，见有数女，容色殊丽。”李闻而悦之，因求老人绍介于萧氏。其人便去，久之方还，言萧公甚欢，谨以待客。李与仆御偕行，既至，门馆清肃，甲第显焕，高槐修竹，蔓延连亘。初，二黄门持金椅床延坐。少时，萧出，著紫蜀衫，策鸠杖，雪髯神鉴，举动可观，李望敬之，再三陈谢。萧云：“老叟悬车之所，久绝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见过。”延李入厅，服玩隐映，当世罕遇，寻荐珍膳，海陆交错，多有未名之物。食毕觞宴，老人乃云：“李参军向欲论亲，已蒙许诺。”萧便叙数十句，语深有士风。作书与县官，请卜人克日。【眉批】老人县官，皆狐党也。须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萧又作书与县官，借头花钗绢兼手力等，寻而皆至。其夕，亦有县官来作傧相，欢乐之事，与世不殊。至入青庐，妇人又殊美，李生愈悦。暨明，萧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随去，宝钿犊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匹，其他服玩，不可胜数。见者谓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羡。李至任，积二年，奉使入洛，留妇在舍。婢等并妖媚蛊冶，眩惑丈夫，往来者多经过焉。异日，参军王颙曳狗将猎，李氏群婢见狗甚骇，多骋而入门。颙素疑其妖媚，尔日心动，径牵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门，不敢喘息，狗亦掣挛号吠。李氏妇门中大诟曰：“婢等顷为犬咋，今尚惶惧。王颙何事牵犬入人家，同官为僚，独不为李参军之地乎？”颙意是狐，乃决意排窗放犬，咋杀群狐，【眉批】此何以参军事，后虽得白，亦足相极。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变。颙往白贞益，贞益往取验覆，见诸死狐，嗟叹久之。时天寒，乃埋一处。经十

余日，萧使君遂至，入门号哭，莫不惊骇。数日，来诣陶闻诉，言辞确实，容服高贵，陶甚敬待，因收王颙下狱。【眉批】死狐既验，实矣，复惑于萧公之诉，陶真大愚哉。王固执是狐，取前犬令咋萧。时萧陶对食，犬至，萧引犬头膝上，以手抚之，然后与食，犬无搏噬之意。后数日，李生亦还，号哭累日，剡然发狂，啮王通身尽肿。萧谓李曰："奴辈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当日即欲开瘗，恐李郎被眩惑，不见信。今宜开视，以明奸妄也。"命开视，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贞益以颙罪重，锢身推勘。颙私白云："已令持十万，于东都取咋狐犬，往来可十余日。"贞益又以公钱百千益之。【夹批】也该。其犬既至，所由谒萧对事，陶于正厅立待。萧入府，颜色沮丧，举动惶扰，有异于常。俄犬自外入，萧作老狐，下阶走数步，为犬咋死。贞益使验死者，悉是野狐，颙遂免难。

张立本（出《会昌解颐录》）

牛僧孺在中书，草场官张立本有一女，为妖物所魅。其妖来时，女即浓妆盛服，于闺中，如与人语笑，其去，即狂呼号泣不已。久每自称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庭逐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随口抄之。立本与僧法舟为友，至其宅，遂示诗云："某女少不曾读书，不知因何而能？"舟乃与立本两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其女说云："宅后有竹丛，与高锴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后，不闻其疾再发矣。

任氏（出《唐人沈既济撰传》）

任氏，女妖也。有韦使君者，名崟，第九，少落拓嗜酒。其从父妹婿曰郑六，不记其名，早习武艺，亦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与崟相得，游处不间。天宝九年六月，崟与郑子皆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崟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诱，稍已狎暱。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已昏黑矣。见一宅，土垣车门，室宇甚严。白衣将入，顾曰："愿少踟蹰。"而入。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问其姓第，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顷，延入。郑系驴于门，置帽于鞍。始见妇人，年三十余，与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烛置膳，举酒数觞。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眉批】可爱。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系教坊，职属南衙，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因问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无。"质明，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蓁荒及废圃耳。既归，见崟，崟责以失期。郑子不泄，以他事对。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

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奉巾栉。"郑子许之，与谋栖止。任氏曰："从此而东，大树出于栋间者，门巷幽静，可税以居。前时自宣平之南，乘白马而东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时崟伯叔从役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贮藏之。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崟假什器。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具以备用。"崟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崟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随以觇之。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崟迎问之："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崟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崟遍摘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则崟之内妹，秾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崟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颈，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郑子适出。崟入门，见小僮拥篲方扫，有一女奴在其门，他无所见。征于小僮，小僮笑曰："无之。"崟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焉，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崟引出，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崟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释，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眉批】可敬。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抗拒，而神色惨变。崟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

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饿，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眉批】可怜。情理动人，不独节行表表。崟豪俊，有义烈，【夹批】崟亦可取。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而谢曰："不敢。"俄而郑子至：与崟相视咍乐。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饩，皆崟给焉。【眉批】亲友之契谊不及一妇人，哀哉！任氏时有经过，出入或车马舆步，不常所止。崟日与之游，甚欢。每相狎暱，无所不至，唯不及乱而已。是以崟爱之、重之，无所吝惜，一食一饮，未尝忘焉。任氏知其爱己，因言以谢曰："愧公之见爱甚矣。顾以陋质，不足答厚恩。且不能负郑生，故不得遂公欢。某秦人也，生长秦城，家本伶伦，中表姻族，多为人宠媵，以是长安狎邪，悉与之通。或有姝丽，悦而不得者，为公致之可矣。愿持此以报德。"崟曰"幸甚。"鄠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肌体凝洁，崟常悦之，因问任氏："识之乎？"对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余，果致之。数月厌罢。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绝之难谋者，试言之，愿得尽智力焉。"崟曰："昨者寒食，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见刁将军缅张乐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双鬟垂耳，娇姿艳绝。当识之乎？"任氏曰："此宠奴也。其母，即妾之内姊。求之可也。"崟拜于席下。任氏许之，乃出入刁家月余，崟促问其计，任氏愿得双缣以为赂，崟依给焉。后二日，任氏与崟方食，而缅使苍头控青骊以迓任氏。任氏闻召，笑谓崟曰："谐矣。"初，任氏加宠奴以病，针饵莫减。其母与缅忧之方甚，将征诸巫。任氏密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徙就为吉。【眉批】可畏。及视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东南某所，以取生气。"缅与其母详其地，则任氏之第在焉。缅遂请居，任氏谬辞以偪狭，勤请而后许。乃辇服玩，并其母皆送于任氏。至则疾愈。未数日，任氏密引崟以通之，经月乃孕。其母惧，遽归以就缅，由是遂绝。他日，任氏谓郑子曰："公能致钱五六千乎？将为谋利。"郑子曰："可。"遂假求于人，获钱六千。任氏曰："鬻马于市者，马之股有疵，可买而居之。"郑子如

市，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眚在左股。郑子买以归，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弃物也，买将何为？"无何，任氏曰："马可鬻矣，当获三万。"郑子乃卖之。有酬二万，郑子不与。一市尽曰："彼何苦而贵买，此何爱而不鬻？"郑子乘之以归，买者随至其门，累增其估，至二万五千，犹不与，曰："非三万不鬻。"遂卖登三万。既而密伺买者，征其由，乃昭应县之御马疵股者，死三岁矣，斯吏不时除籍，官征其估，计钱六万。设其以半买之，所获尚多矣。若有马以备数，则三年刍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偿盖寡，是以买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崟。崟将买全彩与之。任氏不欲，曰："愿得成制者。"崟召市人张大为买之，使见任氏，问所欲。张大见之，惊谓崟曰："此必天人贵戚，为郎所窃。且非人间所宜有者，愿速归之，无及于祸。"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竟买衣之成者而不自纫缝也，不晓其意。后岁余，郑子武调，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县。时郑子方有妻室，【夹批】妻从何来？虽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多恨不得专其夕。将之官，【夹批】官从何来？邀与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为欢。请计给粮饩，端居以迟归。"郑子恳请，任氏愈不可。郑子乃求崟资助。崟与更劝勉，且诘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郑子甚惑之，不思其他，与崟大笑曰："明智若此，而为妖惑，何哉！"固请之。任氏曰："倘巫者言可征，徒为公死，何益？"二子曰："岂有斯理乎？"恳请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马借之，出祖于临皋，挥袂别去。信宿，至马嵬，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其后，女奴别乘，又在其后。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适值于道，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余，为犬所获。【眉批】可恨，可惜。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赎以瘗之，削木为记。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蜕然。唯首饰坠地，余无所见。女奴亦逝矣。【眉批】马嵬驿、金谷楼光景。旬余，郑子还

城。崟见之喜，迎问曰：“任子无恙乎？”郑子泫然对曰：“殁矣。”崟闻之亦恸，相持于室，尽哀。徐问疾故，答曰：“为犬所害。”崟曰：“犬虽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骇曰：“非人，何者？”郑子方述本末。崟惊讶叹息不能已。明日，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发瘗视之，长恸而归。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

陈斐（出《搜神记》）【眉批】以下皆天狐。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死。后有渤海陈斐见授此郡，忧愁不乐。将行，卜吉凶。日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斐不解此语。卜者曰：“君去，自当解之。”斐既到官，侍医有张侯，直医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斐心悟曰：“此谓诸侯。”乃远之。因卧，思放伯裘之义，不知何谓。夜半后，有物来斐被上，便以被冒取之，物跳踉訇訇作声。外人闻，持火入，欲杀之。鬼乃言曰：“我实无恶意，能赦我，当深报君耳。”斐曰：“汝为何物，而敢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岁狐也，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难，呼我字，当自解。”斐喜符卜语，即便放之。忽然有光，赤如电，从户出。明日夜，有击户者。斐曰：“谁？”曰：“伯裘也。”曰：“来何为？”曰：“白事，北界有贼也。”斐验之，果然。每事先以语斐，无毫发之差，而咸曰：“圣府君”。月余，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既而惧为伯裘所白，遂与诸侯谋杀斐。伺旁无人，便使诸侯持杖入，欲格杀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来救我！”即有物如曳一匹绛，骋然作声。诸侯伏地失魂，乃缚取考讯之，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惧失权，与诸侯谋杀斐。会诸侯见斥，事不成。”斐即杀音等。伯裘乃谢斐曰：“未及白音奸情，乃为府君所召。虽效微力，犹自惭惶。”后月余，与斐辞曰：“今后当上天，不得

复与府君相往来也。”遂去不见。

郑宏之（出《纪闻》）

唐定州刺史郑宏之，正直强御，解褐为尉。尉之廨宅久废，无人居，宏之至官，薙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争，宏之不从。居二日，夜中，宏之独卧前堂。堂下明火，有贵人从百余骑，来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于此？”命牵下。宏之不答。牵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贵人命一长人，令取宏之。长人升阶，循墙而走，吹灭诸灯，灯皆尽，唯宏之前一灯存焉。长人前欲灭之，宏之仗剑击长人，流血洒地，长人乃走。贵人渐来逼，宏之具衣冠，请与同坐，言谈通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无备，拔剑击之。贵人伤，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见损，如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寻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数十头。又掘丈余，得大窟，有老狐，裸而无毛，据土床坐，诸狐侍之者十余头。宏之尽拘之。老狐言曰：“无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积薪堂下，火作，投诸狐尽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颊请曰：“吾已千岁，能与天通。杀予不祥，舍我何害？”宏之乃不杀，锁之庭槐。初夜中，有诸神鬼自称山林川泽丛祠之神，来谒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祸乃尔。虽欲脱王，而苦无计。”老狐颔之。明夜，又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眉批】狐之灵，能役服诸鬼神，而不免宏之之辱，何耶？后夜，有神自称黄撅，多将翼从，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揽锁，锁为之绝，狐亦化为人，相与去。【眉批】老狗神通更胜天狐，吾所不解。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为黄撅之名，乃狗号也，此中谁有狗名黄撅者乎？既曙，乃召胥吏问之。吏曰：“县仓有狗老矣，不知所

至，以其无尾，故号为黄撅，岂此犬为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锁系将就烹。犬人言曰：“吾实黄撅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随君，君有善恶，皆预告君，岂不美欤？”宏之屏人与语，乃释之。犬化为人，与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寇盗，忽有劫贼数十人入界，止逆旅。黄撅神来告宏之曰：“某处有劫，将行盗。擒之，可迁官。”宏之掩之果得，遂迁秩焉。后宏之累任将迁，神必预告。至如殃咎，常令回避，罔有不中。宏之大获其报。宏之自宁州刺史改定州，神与宏之诀去，人谓宏之禄尽矣。宏之至州两岁，风疾去官。

大安和尚（出《广异记》）

唐则天在位，有女人自称圣菩萨，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宫，前后所言皆验，宫中敬事之。数月，谓为真菩萨。其后大安和尚入宫，太后问：“见女菩萨未？”安曰：“菩萨何在？愿一见之。”敕令与之相见。和尚风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观心，试观我心安在？”答曰：“师心在塔头相轮边铃中。”寻复问之。曰：“在兜率天弥勒宫中听法。”第三问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悦。大安因且置心于四果阿罗汉地，则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罗汉之地，汝已不知。若置于菩萨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词屈，变作牝狐，下阶而走，不知所适。

汧阳令（出《广异记》）

唐汧阳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诵恳至。月余，有五

色云生其舍。又见菩萨坐狮子上，呼令叹嗟云：“发心弘大，当得上果，宜坚固自保，无为退败。”因尔飞去。令因禅坐，闭门不食六七日。家人忧惧，恐以坚持损寿。会罗道士公远自蜀之京，途次陇上，令子请问其故。【眉批】罗公远逸事。公远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与书数符，当愈，令子投符井中。遂开门，见父饿惫，逼令吞符，忽尔明晤，不复论修道事。后数载，罢官过家。家素郊居，平陆澶漫，横直千里。令暇日倚杖出门，遥见桑林下，有贵人自南方来，前后十余骑，状如王者。令入门避之。骑寻至门，通云：“刘成谒。”令甚惊愕，初不相识，何以见诣。既见，升堂坐，谓令曰：“蒙赐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岁，至是十六矣。令云：“未省相识，何尝有婚姻？”成云：“不许我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须臾震动，井厕交流，百物飘荡。令不得已，许之。婚期克翌日，送礼成亲。成亲后，恒在宅，礼甚丰厚，资以饶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诣京，求见公远。公远曰：“此狐旧日无能，今已善符录，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恳请，公远奏请行。寻至所居，于令宅外十余步设坛。成策杖至坛所，骂老道士云：“汝何为往来，靡所忌惮？”公远求与交战。成坐令门，公远坐坛，乃以物击成，成仆于地，久之方起，亦以物击公远，公远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数十。公远忽谓弟子云：“彼击余殪，尔宜大临，吾当以神法缚之。”及其击也，公远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为之备。公远遂使神往击之。成大战恐，自言力竭，变成老狐。公远既起，以坐具扑狐，重之以大袋，乘驿还都。玄宗视之，以为欢笑。【眉批】小奏凯。公远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杀，宜流之东裔耳。”书符流于新罗，狐持符飞去。今新罗有刘成神，土人敬事之。

江外宰（出《纪闻》）

开元初，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将乘舟赴任。于东门外，亲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与亲故车先往胥溪水滨。日暮，宰至舟旁，馔已陈设，而妻子不至。宰复至宅寻之，云："去矣。"宰惊，不知所以，复出城问行人。人曰："适食时，见一婆罗门僧，执幡花前导，有数乘车随之。比出城门，车内妇人皆下，从婆罗门齐声称佛，因而北去矣。"宰遂寻车迹，至北邙虚墓门，有大冢，见其车马皆憩其旁，其妻与亲表妇二十余人，皆从一僧，合掌绕冢，口称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妇人遂骂曰："吾正逐圣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于奴仆，与言皆不应，亦相与绕冢而行。宰因执胡僧，遂失。于是缚其妻及诸妇人，皆喧叫，至第，竟夕号呼，不可与言。宰迟明问于叶师法善。【眉批】叶法善逸事。师曰："此天狐也，能与天通。斥之则已，杀之不可。然此狐斋时必至，请与俱来。"宰曰："诺。"叶师乃与之符，令置所居门。既置符，妻及诸人皆寤，谓宰曰："吾昨见佛来，领诸圣众，将我等至天堂，其中乐不可言，佛执花前引，吾等方随后作法事，忽见汝至，吾故骂，不知乃是魅惑也。"斋时，婆罗门复至，叩门乞食。妻及诸妇人闻僧声，争走出门，喧言佛又来矣。宰禁之不可，及执胡僧，鞭之见血，面缚，舁之往叶师所。道遇洛阳令，僧大叫称冤，洛阳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请与俱见叶师。洛阳令不信宰言，强与之去。渐至圣真观，僧神色惨沮不言。及门，即请命。及入院，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师曰："速复汝形。"魅却哀请。师曰："不可。"魅乃弃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约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顶礼而去，出门遂亡。

唐参军（出《广异记》）

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立性修整，简于接对。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未出见之，问其来意，门福曰：“止求点心饭耳。”唐使门人辞云：“不在。”二人径入至堂所。门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辞以门者不报，引出外厅，令家人供食。私诫奴，令置剑盘中，至则刺之。奴至，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犹跃入庭前池中。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奈何无道，杀我康三？必当修报于汝，终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谢之，令召康三。门福至池所呼康三，辄应曰：“唯。”然求之不可得。门福既去，唐氏以桃汤沃洒门户，及悬符禁，自尔不至，谓其施行有验。久之，园中樱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检行，忽见门福在樱桃树上采食。唐氏惊曰：“赵门福，汝复敢来耶？”门福笑曰：“君以桃物见欺，今聊复采食。君亦食之否？”乃频掷数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广召僧，结坛持咒。门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诵甚切，冀其有效，以为己功。后一日，晚霁，僧坐楹前，忽见五色云自西来，径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严，谓僧曰：“汝为唐氏却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长幼虔礼甚至，喜见真佛，拜请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坛上，奉事甚勤。佛谓僧曰，“汝修道，亦何须久蔬食乎？但问心能坚持否，虽肉食何累！”【眉批】岂有劝人肉食之佛，此僧聊喜其开方便法门耳。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设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毕，忽见坛上是赵门福，举家叹恨，为其所误。门福笑曰：“无劳厌我，我不来矣。”自尔不至也。

张谨（出《稽神录》）

道士张谨者，好符法，学虽苦而无成。尝客游至华阴市，见卖瓜者，买而食之。旁有老父，谨觉其饥色，取以遗之，累食百余。谨知其异，奉之愈敬。将去，谓谨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报。”因出一编书，曰：“此禁狐魅之术也，宜勤行之。”谨受之，父亦不见。尔日，宿近县村中，闻其家有女子啼呼，状若狂者。以问主人。对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昃，辄靓妆盛服，云：‘召胡郎来。’非不疗理，无如之何也。”谨即为书符，施檐户间。是日晚，闻檐上哭泣，且骂曰：“何物道士！预他人家事，宜亟去之！”谨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为奴去。”遂寂然。谨复书数符，病即都差。主人遗绢数十匹以谢之。谨尝独行，既有重赍，须得兼力。停数日，忽有二奴诣谨，自称曰：“德儿、归宝，尝事崔氏，崔出官，因见舍弃。今无归矣，愿侍左右。”谨纳之。二奴皆谨愿黠利，尤可凭信。谨东行，凡书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令负之。将及关，归宝忽大骂曰：“以我为奴，如役汝父！”因绝走。谨骇怒逐之，其行如风，倏忽不见。既而德儿亦不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宁有是事！是无厌，复将挠我耳。”因止于田夫之家，绝不供给。遂为耕夫邀与同作，昼耕夜息，疲苦备至。因憩大树下，仰见二儿曰：“吾德儿、归宝也。汝之为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书也，失之已久，今喜再获。吾岂无情于汝乎？”【眉批】狐亦不为已甚。因掷行李还之，曰：“速归，乡人待尔书符也。”即大笑而去。【眉批】善谑。谨得行李，复诣主人。方异之，更遗绢数匹，乃得去，自尔遂绝书符矣。

王生（出《灵怪录》）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辞亲之上国，收拾旧业，将投于亲知，求一官。行至圃田，下道，寻访外家旧庄。日晚，柏林中见二野狐，倚树如人立，手执一黄纸文书，相对言笑，旁若无人。生叱之，不为变动。乃取弹，因引满弹之，且中其执书者之目。二狐遗书而走。王生遽往，得其书，才一两纸，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逐缄于书袋中而去。其夕，宿于前店，因话于主人，方讶其事。忽有一人携装来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语言分明。闻王之言曰："大是异事，如何得见其书？"王生方将出书，主人见患眼者一尾垂下床，因谓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书于怀中，以手摸刀逐之，则化为狐而走。一更后，复有人叩门。王生心动曰："此度更来，当与刀箭敌汝矣。"其人隔门曰："尔若不还我文书，后无悔也。"自是更无消息。王生秘其书，缄縢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谒之事，期方赊缓，即乃典贴旧业田园，卜居近坊，为生生之计。月余，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缞裳入门，手执凶讣。王生迎而问之，则生已丁家难矣。生大恸几绝，因视其书，则母之手字云："吾本家秦，不愿葬于外地。今江东田地物业，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之业，可一切处置，以资丧事。备具皆毕，然后自来迎接。"王生乃尽货田宅，不候善价，得其资备，遂东下以迎灵舆。及至扬州，遥见一船，上有数人，皆喜笑歌唱，渐近视之，则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谓其家货之，今属他人矣。须臾，又有小弟妹搴帘而出，皆彩服笑语。惊怪之际，则其家人船上惊呼，又曰："郎君来矣，是何服饰之异也？"王生潜令人问之，乃见其母惊出。生遽毁其缞绖，行拜而前。母迎而问之，其母骇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遗书，乃一张空纸耳。母又曰："吾所以来此者，前月得汝书云，近得一官，令吾尽货江东之产，为入京之计。今无可归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书，又一空纸耳。【眉批】此狐甚趣甚恶，何减人中陈大升、朱达悟也。王生遂发使入京，尽毁其凶丧之具。因鸠集余资，自淮却，扶侍且往江东。所有十无一二，才得数间屋，以庇风雨而已。有弟一人，别且数岁，一旦

忽至，见其家道败落，因征其由。王生具话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应以此为祸耳。”其弟惊嗟。因出妖狐之书以示之。其弟才执其书，退而置于怀中，曰：“今日还我天书。”言毕，乃化作一狐而去。

【总评】《乾臏子》载：庐江何让之，于光武陵遇老翁，逐之，翁为狐跳去，得其一帖文书，题云：“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文不可晓。后数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静来访，说云：“前所获文书，非君所用，留之不祥。有愿备三百缣购之者，如何？”让之许诺。明日僧挈缣至，领讫，绐言书为往还所借，更一两日，当征之。或谓让之云：“此僧亦妖魅，奈何还之，所纳绢，但讳之可也。”【眉批】说僧是，讳绢却不是。让之后如其言，僧嘿然而去。经月余，让之先有弟在东吴，别已逾年，一旦至洛，话家私中外，长夜，则兄弟联床。经五六日，忽问其兄：“此地多狐，有之乎？”让之遂话其事，且夸曾获狐书见存。弟固不信。及旦，开箧取书示弟，弟捧而惊叹，即化为一狐去矣。让之惊异。未几，遂有敕捕，内库被人盗贡绢三百匹。吏寻踪及让之所，挈囊检得绢，已费数十匹。【眉批】狐引之来耳。让之坐法，不能白，遂毙枯木。事略同此。

李自良（出《河东记》）

唐李自良，少好鹰鸟，质状骁健。马燧之镇太原也，募以能鹰犬从禽者，自良即诣军门上陈。燧一见悦之。每呼鹰逐兽，未尝不在左右。数年之间，累职至牙门大将。因从禽，逐一狐，狐入古圹中，鹰随之，自良即下马，乘势跳入圹中，深三丈许，其间朗明如烛。见砖榻上有坏

棺，复有一道士，长尺余，执两纸文书，立于棺上。自良掣得文书，遂臂鹰而出。道士随呼曰：“幸留还我，当有厚报。”自良不应。乃视之，字皆古篆，人莫之识。明旦，有一道士，仪状风雅，诣自良。自良曰：“仙师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将军昨日逼夺天符也，此非将军所宜有，若见还，必有重报。”自良固不与。道士因屏左右，曰：“将军裨将耳。某能三年内，致本军政，无乃极所愿乎？”自良曰：“诚如此愿，亦何可信？”道士即超然奋身，上腾空中，俄有仙人，绛节玉章，白鹤徘徊空际，以迎接之。【眉批】有此伎俩，何难取一天书。须臾复下，谓自良曰：“见乎？此岂是妄言者？”自良遂再拜，持文书归之。道士喜曰：“将军果有福祚，后年九月内，当如约矣。”于时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马燧入觐，太原耆旧有功大将，官秩崇高者，十余人从焉，自良职最卑。上问：“太原北门重镇，谁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记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将校，当有耆旧功勋者。自良后辈，素所未闻，卿更思量。”燧仓卒不知所对，又曰：“以臣所见，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许。燧出见诸将，愧汗洽背，私誓其心，后必荐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复问：“竟谁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记举自良。上曰：“当俟议定于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对，上问：“马燧之将孰贤？”宰相愕然，不能知其余，先闻马燧之荐，亦皆以自良对之。乃拜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眉批】此不为已甚之报。

姚坤（出《传记》）

太和中，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居于东洛万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侧有猎人，网取狐兔。坤性仁，恒收赎而放之，活者凡数百。坤

旧有庄，质于嵩领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常于阗处凿井，深数丈，投以黄精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以硙石盖其井。坤及醒，无计可出，但饥茹黄精而已。如此数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谓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孙不少，故来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冢，因上窍，乃窥天汉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奋飞，遂凝眄注神，忽然不觉飞出，蹑虚驾云，登天汉，见仙官而礼之。君但能澄神泯虑，注眄玄虚，如此精确，不三旬而自飞出，虽窍之至微，无所碍矣。"坤曰："汝何据耶？"狐曰："君不闻《西升经》云：'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讫而去。坤信其说，依而行之，约一月，忽能跳出于硙孔中。僧见之，大骇，视其井依然，乃礼坤诘其事。坤告曰："但于中饵黄精一月，身轻如神，自能飞去，窍所不碍。"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坠下，约弟子一月后来窥。弟子如其言，月余来窥，僧已毙于井矣。坤归旬日，有女子自称夭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妖丽冶容，至于篇什等俱精，甚嬖爱之。后坤应制，挈夭桃入京。至盘豆馆，夭桃不乐，取笔题竹简，为诗一首曰："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吟讽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执良犬将献裴度，入馆。犬见夭桃，怒目掣锁，蹲步上阶。夭桃亦化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犬惊，腾号出馆，望荆山而窜。坤大骇逐之，行数里，犬已毙，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怅悲惜，尽日不能前进。及夜，有老人挈美酝诣坤，云是旧相识。既饮，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老人饮罢，长揖而去，云："报君亦足矣；吾孙亦无恙。"遂不见。坤方悟狐也。后寂无闻矣。

李令绪（出《腾听异志》）

李令绪，即兵部侍郎李纾堂兄。其叔选授江夏县丞，令绪因往觐叔。及至坐久，门人报云：“某小娘子使家人传语，唤入。”见一婢甚有姿态，云：“娘子参拜兄嫂，且得令绪远到。”丞妻亦传语云：“娘子能来此看儿侄否？”又云：“妹有何饮食？可致之。”婢去后，其叔谓令绪曰：“汝知乎？吾与一狐知闻，逾年矣。”须臾，黄衫奴赍大食器，并向来传语婢同到，云：“娘子续来。”俄顷间，乘四镮金饰舆，仆从二十余人，至门。丞妻出迎，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余，双梳云髻，光彩可鉴，婢等皆罗绮，异香满宅。令绪避入。其妇升堂坐讫，谓丞妻曰：“令绪既是子侄，何不出来？”令绪闻之，遂出拜。谓曰：“观君甚长厚，心怀中应有急难于众人。”谈话尽日，辞去。后数来，每至皆有珍馔。经半年，令绪拟归东洛，其姑遂言：“此度阿姑得令绪心矣。阿姑缘有厄，拟随到东洛，可否？”令绪惊云：“行李贫迫，车乘无所致。”乃云：“只将女子两人，并向来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绪应知，不必言也。但空一衣笼，阿姑暂过歇，开闭出入，岂不易乎？”令绪许诺。及发，开笼，见三四黑影入笼中，出入不失前约。至东都，将到宅，令绪云：“何处可安置？”金花云：“娘子要于仓中甚便。”令绪密为部置，唯逐驰奴知之，余家人莫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即自来取。阿姑时时一见。后数月，云：“厄已过矣，拟去。”令绪问：“欲往何处？”阿姑云：“胡璇除豫州刺史，缘二女成长，须有匹配，今与渠处置。”令绪明年合格，临欲选，家贫无计，乃往豫州。及入境，往来商旅，皆传胡使君清白，严绝干谒。令绪徬徨久之，不获已，乃投刺。即时引入，一见极喜，如故人，云：“虽未奉见，知公有急难，久伫光仪，来何晚也？”即授馆，供给颇厚。一州云：“自使君到，未曾有如此。”每日入宅欢宴，但论时事，亦不言他。月余，令绪告别。璇云：“即与处置路粮，充选时之费。”便集县令曰：“璇自到州，不曾有亲故相扰。李令绪天下俊秀，某一见知是丈夫，今将赴选，各须与致粮食，无令轻鲜。”官吏素畏其威，自县令已下，赠绢无数十匹已下者。令绪获绢千

匹，仍备行装。又留宴别，令绪因出戟门，见别有一门，金花自内出云：“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见。”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颜色曰：“岂不能待嫁二女？”又云：“令绪买得甘子，不与令姑，太悭也。”令绪惊云：“实买得，不敢特送。”笑云：“此戏言耳。君所买者不堪，阿姑自有上者，与令绪将去。”命取之，一一皆大如拳。既别，又唤回云：“时方艰难，所将绢帛行李，恐遇盗贼，为之奈何？”乃曰：“借与金花将去，但有事急，一念金花，即当无事。”令绪行数日，果遇盗五十余人。令绪惧坠马，忽思金花，便见精骑三百余人，自山而来，军容甚盛，所持器械，光可以鉴，杀贼略尽。欲至京，路店宿，其主人女病，云是妖魅，历诸医术，无效。令绪云：“治却何如？”主人谢云：“但得少差，报效不轻。”遂念金花，须臾便至，具陈其事，略见女之病，乃云：“易也。”遂结一坛，焚香为咒，俄顷，有一狐，甚疥疡，缚至坛中。金花决之一百，流血遍地，遂逐之，其女便愈。【眉批】金花术更在天狐之上，诚所不解。及到京，金花辞令绪，令绪云：“远劳相送，无可赠别。”乃致酒馔。饮酣，谓曰：“既无形迹，亦有一言，得无难乎？”金花曰：“有事但言。”令绪云：“愿闻阿姑家事来由也。”对曰：“娘子本某太守女，【眉批】某太守岂亦胡使君之属乎？其叔父昆弟，与令绪不远，嫁为苏氏妻，遇疾终。金花是从嫁，后数月亦卒，故得在娘子左右。天帝配娘子为天狼将军夫人，故有神通。金花亦承阿郎余荫。胡使君即阿郎亲子侄。昨所治店家女，其狐是阿郎门侧役使，此辈甚多，金花能制之。锐骑救难者，是天兵。金花要唤，不复多少。”令绪谢之云：“何时当再会？”金花云：“本以姻缘运合，只到今日。自此缘绝，便当永辞。”令绪惆怅良久，传谢阿姑，千万珍重。厚与金花赠遗，悉不受而去。胡璇后历数州刺史而卒。

李哲（出《通幽记》）

唐贞元四年春，常州录事参军李哲，家于丹阳县东郭，去五里有庄，多茅舍，昼日无火自焚，救之而灭。视地，麻履迹广尺余，意为盗，索之，无状。旬时屡灾而易扑，方悟其妖异，后乃有投掷空间，家人怖悸，辄失衣物。有乳母阿万者，性通鬼神，尝见一丈夫，出入随之，或为胡形，须髯伟然，羔裘貂帽，间以朱紫，倏闪出来。哲晚习《春秋》于阎，阿万见胡人窃书一卷而去，驰报哲。哲阅书，欠一卷，方祝祈之，须臾，书复帙中，亦无损污。李氏患之，意其庭竹耸茂，鬼魅可栖，潜议伐去之以植桃。忽于庭中得一书："闻君议伐竹种桃，尽为竹筹，州下粟方贱，一船竹，可贸一船粟，幸速图之。"其笔札不工，纸方数寸。哲兄子士温、士儒，并刚勇，常骂之，辄失冠履。后稍祈之，而归所失。复投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君始骂我而见祈，今并还之。"书后言黑荻君状。数旬之后，其家失物至多。夏夜，士温醉卧，背烛床头，见一丈夫，自门直入，不虞有人，因至烛前。士温忽跃身擒之，果获，烛亦灭，于暗中扞御尽力，久之，喀喀有声。烛至渐坚，是一瓦，瓦背画作眉目，以纸为头巾，衣一小儿衣，又以妇人披帛，缠头数匝，方结之。李氏遂钉于柱，碎之。数日外，有妇人丧服哭于圃，言"杀我夫。"明日哭于庭，乃投书曰："谚所谓：一鸡死，一鸡鸣。吾属百户，当相报耳。"如是往来如初。尝取人衣著庭树，树扶疏莫知所由也，求而遂解之。又以大器物投小器中，出入不碍。旬时，士儒又张灯，见一妇人外来，戏烛下。复为士儒擒焉。扞力良久，掇而硬，烛之，亦瓦而衣也，遂碎之，而明日复有其类哀哭。常畏二侄，呼为二郎。二郎至，即不多来。李氏潜欲徙其居，而得一书曰："闻君欲徙居，吾已先至其所矣。"李氏有二老犬，一名韩儿，一名猛子，自有此妖，不复食，常摇尾戏于空暗处，遂毙之。自后家中有窃议事，魅莫能知之，一书："自无韩大猛二，吾属无依。"【眉批】盗有

脚而入，妖亦有依而动。李氏于润州迎山人韦士昌，士昌以符置诸瓦棂间以魇之。鬼书至曰：“符至圣也，而置之屋上，不亦轻乎？”士昌无能为，乃去。闻淮楚有卫生者，久于咒术，乃邀之。卫生至，其鬼颇惮之，来家稍疏。卫生乃设道场以考召，置箱于坛中，宿昔箱中得一状，状件所失物，云：“若干物已货讫，得钱若干，买果子及梳子等食讫。其余若干，并送还。”验其物，悉在箱中。又言：“失铛子，某实不取，请问诸水滨。”状言狐[illegible]等状。自此更不复来。异日于河中果得铛，乃验水滨之说也。

太平广记钞卷七十八

妖怪部

妖怪七（此卷多载水族诸怪）

海上人（出《稽神录》）【眉批】以下水怪。

近有海上人于鱼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窍皆具，能动而不能语。传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当杀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数十步，忽大笑数声，跃没于水。

李汤（出《戎幕闲谈》）

永泰中，李汤任楚州刺史。时有渔人，夜钓于龟山之下，其钓因物所制，不复出。渔者健水，疾沉于下五十丈，见大铁锁，盘绕山足，寻不知极，遂告汤。汤命渔人及能水者数十，获其锁，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余头，锁乃振动，稍稍就岸。时无风涛，惊浪翻涌，观者大骇。锁之末，见一兽，状如猿，白首长鬣，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昧，口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秽，人不可近。久乃引颈伸欠，双目忽开，光彩若电，顾视人焉，欲发

狂怒。观者奔走，兽亦徐徐引锁，拽牛入水去，竟不复出。至元和九年春，陇西李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庐，入灵洞，探仙书，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奇，编次蠹毁，不能解。公佐与焦君共详读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水鸣。禹怒，召集百灵，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禹授之庚辰【眉批】庚辰，神名。以战，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龟山之足下，【眉批】今相传龟山水母是也。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

刘甲（出《渚宫旧记》）【眉批】以下蛟龙之精。

宋刘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丽，未尝读佛经，忽一日暗诵《法华经》，女所住屋，寻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觉，宜作二七日斋。”家为置高座，设宝帐。女登座讲论，词理玄奥。又说人之灾祥，诸事皆验。远近敬礼，解衣投宝，不可胜数。【眉批】有何不妙。衡阳王在镇，躬率参佐观之。经十二日，有道士史玄真识其怪邪，振褐往焉。女即已知，遣人守门，云：“魔邪寻至，凡着道服，咸勿纳之。”真变服奄入。女初犹喝骂，真便直前，以水洒之，即顿绝，良久乃苏。问以诸事，皆云不识。真曰：“此龙魅也。”自是复常，嫁为宣氏妻。

老蛟（出《通幽记》）

苏州武丘【眉批】武丘即虎丘。寺山，世言吴王阖闾陵，有石穴出于岩下，若嵌凿状，中有水，深不可测。或云：“秦王凿取剑之所。”唐永泰中，有少年经过，见一美女，在水中浴，问少年：“同戏否？”因前牵拽。少年遂解衣而入，因溺死。数日，尸方浮出，而身尽干枯。其下必是老蛟潜窟，媚人以吮血故也。【眉批】美女自能使人干枯，不必老蛟。同行者述其状云。

【总评】按岑参《招北客赋》云：“千岁老蛟，化为妇人，炫服靓妆，游于水滨。”

忻州刺史（出《广异记》）【眉批】以下蛇精。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阙，前后历任多死。高宗时，有金吾郎将来试此官，既至，夜独宿厅中。二更后，见檐外有物黑色，状如大船，两目相去数丈。刺史问为何神？答云：“我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见，蛇遂化作人形，来至厅中。乃问：“何故杀人？”蛇云：“初无杀心，其客自惧而死尔。”又问：“汝无杀心，何故数见形躯？”曰：“我有屈滞，当须府主谋之。”问：“有何屈？”曰：“昔我幼时，曾入古冢。尔来形体渐大，求出不得。狐兔狸狢等，或时入冢，方得食之。今长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于使君尔。”问：“若然者，当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余里，若欲发掘，城邑俱陷。今城东有王村，村西有大树，使君可设斋戒，令人掘树深二丈，中有铁函，开函视之，我当得出。”言毕辞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归厅开之，有青龙从函中飞上天，径往杀蛇，首尾中分。蛇既获死，其怪绝矣。

李黄

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城使逊之犹子也。因调选次，乘暇于长安东市，见一犊车，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李潜目车中，因见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李子求问，侍者曰：“娘子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孀居，服李之服，方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询：“可能再从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金帛货诸锦绣，婢辈遂传言云：“且贷钱买之。请随到庄严寺左侧宅中，相还不晚。”李子逐犊车而行，抵夜方至所止。犊车入中门，白衣姝下车，侍者以帷拥之而入。李下马，俄见一使者将榻而出，云：“且坐。”坐毕，侍者云：“今夜郎君岂暇领钱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归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本无交钱之志，然此亦无主人，何相拒之甚也。”侍者入，复出曰：“若无主人，此岂不可，但勿以疏漏为诮。”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见青服老女郎立于庭，相见曰：“白衣之姨也。”坐少顷，白衣方出，素裙粲然，辞气闲雅，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谢曰：“过蒙垂情，深用忧愧。”李子曰：“彩帛粗缪，不足以奉佳人服饰，何苦指价乎？”答曰：“渠浅陋，不足侍君子巾栉。然贫居有三十千债负，郎君倘不弃，则愿侍左右矣。”李子悦，俯而图之。先有货易在近，遂命使取钱三十千，须臾而至。堂西间门，骖然而开，饭食毕备。姨遂延李入坐，转盼炫焕。女郎旋至，拜姨而坐。食毕，命酒欢饮，一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第四日，姨云：“郎君且归，恐尚书怪迟，后往来亦何难也。”李亦有归志，承命拜辞而出。上马，仆人觉李子有腥臊气异常，遂归宅，问：“何处许日不见？”以他语对。遂觉身重头旋，命被而寝。先是婚郑氏女，在侧云：“足下调官已成，昨日过官，觅公不得，二兄替过官，已了。”李答以愧佩之辞。俄而郑兄至，责以所往行。李已渐觉恍惚，

祗对失次，谓妻曰：“吾不起矣。”口虽语，但觉被底身渐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家人惊慑，呼从出之仆考之，具言其事。及去寻旧宅所，乃空园，有一皂荚树，树上有十五千，树下有十五千，余了无所见。【眉批】先索此三十千何用？问彼处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姓袁者，盖以空园为姓耳。

五酉（出《搜神记》）【眉批】以下鱼精。

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皂衣高冠，咤声动左右。子路引出，与战于庭，仆之于地，乃是大鲤鱼也。【眉批】小说有颜回擒鬼，化为蛇事，略同。孔子叹曰：“此物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神皆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

王素（出《三吴记》）

吴少帝五凤元年四月，会稽余姚县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邻里少年求娶者颇众，父母惜而不嫁。尝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洁，年二十余，自称江郎，愿婚此女。父母爱其容质，遂许之。问其家族，云：“居会稽。”后数日，领三四妇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因纳聘财，遂成婚媾。已而经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绢囊，大如升，在地不动。母甚怪异，以刀剖之，悉白鱼子。素因问江郎：“所生皆鱼子，不知何故？”江郎曰：“吾不幸，故产此异

物。”其母心独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寝，收其所著衣视之，皆有鳞甲之状。【眉批】所谓鱼服也。素见之，大骇，命以巨石镇之。及晓，闻江郎求衣服不得，异常诟骂。寻闻有物偃踣，声震于外。家人急开户视之，见床下有白鱼，长六七尺，未死，在地拨剌。素砍断之，投江中。女后别嫁。

昭潭三美女（出《传奇》）

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尝舣舟于昭潭，夜半不寐，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蕖，红芳颇异，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俱衣白，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请言所好何道。”一云：“习释。”一云：“习道。”一云：“习儒。”各谈本教，理极精微。一曰：“吾昨宵梦子孙遭人斥逐，举族流徙，是不祥也。”二子曰：“游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来晨得何物食？”久之，曰：“从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适来所论，便成先兆，然未必不为祸也。”言讫，逡巡而没。昱听其语，历历记之。及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骇曰：“昨宵之言不谬耳！”旋踵，一道士舣舟将济，昱遽止之。道士曰：“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续有一儒生，挈书囊径渡。昱恳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斋，不可亏其吊礼。”将鼓棹，昱挽书生衣袂曰：“臂可断，不可渡！”书生方叫呼于岸侧，忽有物如练，自潭中飞去，绕书生而入。昱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漦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长吁曰：“命也！顷刻而没三子。”而俄有二客，乘叶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谒叟，问其姓字。叟曰：“余祈阳山唐勾鳖，【眉批】唐勾鳖道术附

见。今适长沙，访张法明威仪。”昱久闻其道高，有神术，礼谒甚谨。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乃三溺死者亲属也。叟诘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开箧，取丹笔篆字，命同舟弟子曰：“为我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徙。”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数百丈，观大穴明莹，如人间之屋室，见三白猪寐于石榻，有小猪数十，方戏于旁。及持符至，三猪忽惊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梦，果中矣！”曰：“为某启先师，住此多时，宁无爱恋？容三日徙归东海。”各以明珠为献。弟子曰：“吾无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为我语此畜生，明晨速离此。不然，当使六丁就穴斩之。”【眉批】既力能斩，宜为三教报仇。弟子又去。三美女号恸曰：“敬依处分。”弟子归。明晨，有黑气自潭面而出，须臾，烈风迅雷，激浪如山，有三大鱼，长数丈，小鱼无数周绕，沿流而去。

长须国（出《酉阳杂俎》）【眉批】虾精。

唐大足初，有士人随新罗使，风吹至一处，人皆长须，语与唐言通，号长须国。人物甚盛，栋宇衣冠，稍异中国。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长、戢波、日没、岛逻等号。士人历谒数处，其国皆敬之。忽一日，有车马数十，言大王召客。行两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门焉。使者导士人入，伏谒，殿宇高厂，仪卫如王者。乃拜士人为司风长，兼驸马。其主甚美，有须数十根。士人威势烜赫，富有珠玉，然每归，见其妻则不悦。其王于月满夜则大会，后遇会，士人见嫔姬悉有须，因赋诗曰：“花无叶不妍，女有须亦丑。”王大笑曰：“驸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颐颔间乎？”经十余年，士人有一儿二女。忽一日，其君臣优蹙，士人

怪问之，王泣曰：“吾国有难，祸在旦夕，非驸马不能救。”士人惊曰：“苟难可弭，性命不敢辞也。”王乃令具舟，谓士人曰：“烦驸马一谒海龙王，但言东海第三汊第七岛长须国，有难求救。我国绝微，须再三言之。”因涕泣执手而别。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宝，人皆衣冠长大。士人乃前，求谒龙王。龙宫状如佛寺所图天宫，光明迭激，目不能视。龙王降阶迎，士人齐级升殿，访其来意，士人具说。龙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内并无此国。”士人复哀祈，具言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汊第七岛。龙王复叱使者细寻勘，速报。经食顷，使者返曰：“此岛虾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龙王笑曰：“客固为虾所魅耳。吾虽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为客减食。”【眉批】贤哉王也！乃令引客视之，见铁镬数十如屋，满中是虾，有五六头色赤，大如臂，见客跳跃，似求救状。引者曰：“此虾王也。”士人不觉悲泣。龙王命放虾王一镬，令二使送客归中国。一夕至登州，顾二使，乃巨龙也。

萧腾（出《南雍州记》）【眉批】龟精。

襄阳金城南门外道东，有参佐廨，旧传甚凶，住者不死必病。萧腾初上，至羊口岸，忽有一丈夫著白纱高室帽，乌布裤，披袍造腾。疑其服异，拒之。行数里复至，求寄载，腾转疑焉。如此数回。而腾有妓妾数人，举止稍异常日，歌笑悲啼，无复恒节。及腾至襄阳，此人亦经日一来，后累辰不去。好披袍缚裤，跨狗而行；或变易俄顷，咏诗歌谣，言笑自若，自称是周瑜。【眉批】山魈托名枚皋，老龟托名周瑜，异类犹知依附名士为重乎？恒止腾舍，腾备为禳遣之术，有时暂去，寻复来。腾又领门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跳上室梁，走入林中，来往迅

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风里，作歌曰：“逢欢羊口岸，结爱桃林津。胡桃掷去肉，讶汝不识人。”顷之，有道士赵昙义为腾设坛，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门，诸妾并悲叫，若将远别。俄而一龟径尺余，自到坛而死，诸妾亦差。腾妾声貌悉不优，咨议参军韦言辩善戏谑，因宴而启云：“常闻世间人道：‘黠如鬼。’今见鬼，定是痴鬼。若黠，不应魅萧腾家。以此而度，足验鬼痴。”

李鹬（出《独异志》）【眉批】鼍精。

唐敦煌李鹬，开元中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时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为江鼍所舐，俄然复生一鹬，其形体衣服言语，与其身无异。鹬之本身，为鼍法所制，絷于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鼍妖就任，州人亦不得觉悟，为郡几数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叶静能【眉批】叶静能逸事。自罗浮山赴玄宗急诏，过洞庭，忽沙中见一人面缚，问曰：“君何为者？”鹬以状对。静能书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飞起空中。鼍妖方拥案晨衙，为巨石所击，乃复本形。时张说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鹬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沥血于波中，以此故也。

谢二（出《广异记》）【眉批】以下鼋精。

唐开元时，东京士人以迁历不给，南游江淮，求丐知己，困而无获，徘徊扬州久之。同亭有谢二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谓士人曰：“无尔悲为，若欲北归，当有三百千相奉。”及别，以书付之

曰：“我宅在魏王池东，至池，叩大柳树，家人若出，宜付其书，便取钱也。”士人如言，径叩大树。久之，小婢出，问其故。云：“谢二令送书。”忽见朱门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见姥充壮，当堂坐，谓士人曰：“儿子劳君送书，令付钱三百千，今不违其意。”及人出，已见三百千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钱，而色小坏。士人疑骇，不知钱何处来，用恐有碍，因以告官，具言始末。【眉批】士人腐甚，宜其缀祸。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鼋窟，恐是耳。”有敕，使击射之。昆仑数十人，悉持刀枪，沉入其窟，得鼋大小数十头，末一鼋，大如连床，官皆杀之，获钱帛千计。其后五年，士人选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扬州市中东店前，忽见谢二，怒曰：“于君不薄，何乃相负，以至于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讫辞去。士人大惧，十余日不之官。徒侣所促，乃发。行百余里，遇风，一家尽没。

僧法志（出《潇湘录》）

台山僧法志，游至淮阴，见一渔者，要至草庵中，设食甚谨。法志颇怪，因问曰：“弟子以渔为业，造罪之人，何见敬礼？”答曰：“我昔于会稽山，遇云远上人为众讲法，暂曾随喜，得悟圣教。尔来见僧，即欢喜无量。”僧异之，劝令改业。渔者曰：“我虽闻善道，而滞于罟网，亦犹和尚为僧，未能以戒律为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僧惭而退，回顾，见渔者化为大鼋，入淮，亦失草庵所在。

宋氏（出《稽神录》）

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见水滨人物喧集，乃渔人得一大鼋。鼋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船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元长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长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与坐曰："君尚相识耶？"宋思之，实未尝识。又曰："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鼋耶？身即鼋也。顷尝有罪，帝命谪为水族，见囚于渔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为九江长，相召者，有以奉报。君儿某者，命当溺死，名籍在是。后数日，鸣山神将朝庐山，其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当溺死，但先期岁月间耳，吾取以代之。君儿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眉批】不识后期何以免之。宋陈谢而出，不觉已在舟次矣。数日，果有风涛之害，死甚众，宋氏儿竟免。

钟道（出《幽明录》）

宋永兴县吏钟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乐白鹤墟中女子，至是犹存想焉，忽见此女子，振衣而来，即与燕好，是后数至。道曰："吾甚欲鸡舌香。"女曰："何难！"乃掬香满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气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户，狗忽见，随咋杀之，乃是老獭，口香即獭粪，顿觉臭秽。

【总评】悟道后，回视尘世名利，皆獭粪耳。复于獭粪中嗔妒争攫，真可悲也！

薛二娘（出《通幽记》）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驱除邪厉，邑人崇之。村民沈某女，患魅发狂，或毁坏形体，蹈火赴水，而腹渐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既至，设坛于室，卧患者于坛内，旁置大火坑，烧铁斧赫然。巫遂盛服奏乐，鼓舞请神。须臾，神下，观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来。"言毕，巫入火坑中坐，颜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烧釜覆头鼓舞，曲终去之。遂据胡床，叱患人令自缚，患者反手如缚，敕令自陈。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斩之，骍然刃过而体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陈云："淮中老獭，因女浣纱，悦之，不意遭逢圣师，乞自此屏迹。但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杀，以还某，是望外也。"言毕呜咽，人皆悯之。遂秉笔作别诗曰："潮来逐潮上，潮落在空滩。有来终有去，情易复情难。肠断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识书，至是落笔，词翰俱丽。须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释然，方说初浣纱时，有美少年相诱，因而来往，亦不自知也。后旬月，产獭子三头，欲杀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释之。"其人送于湖中，有巨獭迎跃，负之而没。

太平广记钞卷七十九

蛮夷部

蛮夷

四方蛮夷（出《酉阳杂俎》）

东方之人鼻大，窍通于目，筋力属焉。南方之人口大，窍通于耳。西方之人面大，窍通于鼻。北方之人，窍通于阴。中央之人，窍通于口。

无启民（出《酉阳杂俎》）

无启民居穴食土，死则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为人。录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为人。细民肝不朽，八年化为人。

卢扶（出《王子年拾遗》）

卢扶国，燕昭王时来朝，渡玉河万里，方至。其国人皆寿三百岁，

结草为衣，是谓之卉服。至死不老，咸和孝让。昔大禹随山导川，乃至其地，为无老纯孝之国。【眉批】此皆神仙之府，不宜混入蛮夷。

白民（出《博物志》）

白民之国，有乘黄，状若狐，背上有角。乘之，寿三千岁。

日南（出《天宝实录》）

日南厩山，连接不知几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后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画其两目下，去前二齿，以为美饰。

私阿修 俱振提（出《酉阳杂俎》）

私阿修国金辽山寺中，有石罍。众僧饮食将尽，向石罍作礼，于是饮食悉具。

俱振提国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之时，国王所须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用毕亦灭。天后使人验之，不妄。

频斯（出《王子年拾遗》）

魏帝为陈留王之岁，有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如今之铠，不食中国滋味，自有金壶，中有神浆，凝如脂，尝一滴，则寿千年。其国有大风木为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计之，雷电常出树之半。其枝交阴上蔽，不见日月之光；其下平净如扫，雨雾不能入焉。树东有大石室，可容万人坐。壁上刻有三皇之像，天皇十二头，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皆龙身。亦有膏烛之处，缉石为床，床上有膝痕二三寸。床前有竹简长二寸，如大篆之文，皆言开辟已来事，人莫能识，言是伏羲画卦之时有此书；或言苍颉造书之处。旁有丹石井，非人工所凿，下及漏泉，水常沸涌。诸仙欲饮之时，以长绠引汲。频斯国民皆多力，拳发，不食五谷，月中无影，食桂浆。其人发，引之则长，置则自缩如螺。续此人发以为绳，以及丹井，方冬得升合之水。水中有白蛙，两翅，常去来井上。至周王子晋临井而窥，有青雀吐杓，以授子晋，取而饮之，乃有云起雪飞。子晋以衣袖拂雪，则云霁雪止，白蛙化为白雁，入云摇摇遂灭。此则频斯人所记，盖其人年不可测也。使图其山川地势瑰异之属，以示张华。华云：“此神异之国，难可验信。”使车马珍服，送之出关。

吴明国（出《杜阳杂编》）

贞元八年，吴明国贡常燃鼎、鸾蜂蜜，云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揖娄、沃沮等国。其土宜五谷，多珍玉，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术，一岁之内，乘云驾鹤者往往有之。常望黄气如车盖，知中国土德王，遂愿贡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洁似玉，其色紫，每修饮馔，不炽火而俄顷自熟，香洁异于常等。久而食之，令人返老为少，百疾不生也。鸾蜂蜜，云其蜂之声，有如鸾凤，而身被五彩，大者

可重十余斤，为窠于深岩峻岭间，大者占地二三亩。国人采其蜜，不逾三二合，如过度，即有风雷之异。若螫人生疮，以石上菖蒲根敷之，即愈。其色碧，贮之于白玉碗，表里莹彻，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长寿，颜如童子，发白者应时而黑，逮及沉疴眇跛，无不疗焉。

浮折国（出《王子年拾遗》）

元封元年，浮折岁贡兰金之泥。此金汤渊，盛夏之时，水常沸涌，有若汤火，飞鸟不能过。国人行者，常见水边有人冶此金为器，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铸，其色变白，有光如银，名曰银烛。常以为泥，封诸函匣及诸宫门，鬼魅不敢干。当汉世，上将出征，及使绝国，多以泥为印封。卫青、张骞、苏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玺封也。【眉批】据此，则泥金事，但可用于报捷，不切登科。帝崩，后乃绝。

拘弥国（出《杜阳编》）

顺宗即位年，拘弥之国贡却火雀一雌一雄，覆水珠、常坚冰、变昼草。其却火雀纯黑，大小类燕，其声清亮，不并寻常禽鸟，置于烈火中而火自散。上嘉其异，遂盛于火精笼，悬于寝殿。夜则宫人并蜡烛烧之，终不能损其毛羽。履水珠，色黑类铁，大如鸡卵，其上鳞皴，其中有窍，云将入江海，可长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谓之实，遂命善游者，以五色丝贯之，系之于左臂，毒龙畏之。遣入龙池，其人则步骤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潜于水中，良久复出，而遍体略无沾湿。上奇之，因以御馔赐使人。至长庆中，嫔御试弄于海池上，遂化为异龙，入于池

内，俄而云烟暴起，不复追讨矣。常坚冰，云其国有大凝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释。及赍至京师，洁冷如故，虽盛暑赫日，终不消。嚼之，即与中国冰冻无异。变昼草，类芭蕉，可长数尺，而一茎千叶，树之则百步内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宝匣，其上缄以胡画，及上见而怒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贵也！"命并匣焚之于使前。使初不为乐，及退，谓鸿胪曰："本国以变昼为异，今皇帝以向暗为非，可谓明德矣。"

欧丝（出《博物志》）

欧丝之野，女子乃跪据树欧丝。

大食国（出《酉阳杂俎》）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生花，如人首，但不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

突厥（出《酉阳杂俎》）

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毛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坚昆部落，非狼种。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牾牛交于此窟。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兵众之后也。西屠，俗染齿令黑。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有神，在阿史得蜜西。射摩有神异，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白鹿金角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出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阿咻首领，仍誓之曰："自此之后，须人祭天。常取阿咻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射摩既斩阿咻，至暮还。海神女谓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

帝羝（出《玉堂闲话》）

晋开运末，契丹王耶律德光自汴归国，殂于赵之栾城。国人破其腹，尽出五脏，纳盐石许，载之以归，时人谓之帝羝。

吐蕃（出《咸通录》）

唐贞元中，王师大破吐蕃于青海。临阵，杀吐蕃大兵马使乞藏遮，或云是尚结赞男女。吐蕃乃收尸归，有百余人，行哭随尸，威仪绝异。使一人立尸旁代语，使一人问："疮痛乎？"代语者曰："痛。"即膏药涂之。又问曰："食乎？"代者曰："食。"即为具食。又问曰："衣乎？"代者曰："衣。"即命裘衣之。又问："归乎？"代者曰："归。"即具舆焉载尸而去。译语者传也，若此异礼，必其国之贵臣也。

女蛮国（出《杜阳杂编》）

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有二龙，鳞鬣爪角悉备。其国人危髻金冠，缨络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

都播（出《神异录》）

都播国，铁勒之别种也，分为三部，自相统摄。其俗结草为庐，无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为粮。衣貂鹿之皮，贫者亦缉鸟羽为服。国无刑罚，偷盗者倍征其赃。【眉批】偷者倍征是矣。贫而无征，则如何？

骨利（出《神异录》）

骨利国，居回纥北方，瀚海之北，胜兵四千，地出名马，昼长夜短。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东方已曙。盖近日入之所也。

𩦋沐国（出《墨子》）

越东有𩦋【眉批】𩦋，善爱反。沐之国。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父死，则负其母而弃之，言鬼妻不可与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国，其亲死，刳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孝子也。秦之西，有义渠之国，其亲死，聚柴而焚之，薰其烟上，谓之登烟霞，然后成为

孝。

新罗（出《纪闻》，又《酉阳杂俎》《玉堂闲话》）

新罗国，东南与日本邻，东与长人国接。长人身三丈，锯牙钩爪，不火食，逐禽兽而食之，时亦食人。裸其躯，黑毛覆之。其境限以连山数千里，中有山峡，固以铁门，谓之铁关，常使弓弩数千守之，由是不过。

新罗国有第一贵族金哥，其远祖名旁钜，有弟一人，甚有家财，其兄旁钜，因分居，乞衣食。国人有与其隙地一亩，乃求蚕谷种于弟，弟蒸而与之，旁钜不知也。至蚕时，止一生焉，日长数寸，至熟时，遂长数尺。旁钜怒，杀其蚕。经日，四方百里内蚕悉飞集其家。国人谓之巨蚕，意其蚕之王也。四邻共缫之不供。谷唯一茎植焉，其穗长尺余，旁钜常守之。忽为鸟所折，衔去，旁钜逐之，上山五六里，鸟入一石罅，日没径黑，旁钜因止石侧。至夜半月明，见群小儿赤衣共戏，一小儿曰："汝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儿出一金锥子击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击之，饼饵羹炙，罗于石上。良久，饮食而去，以金锥插于石罅。旁钜大喜，取其锥而还，所欲随击而办，因是富侔国力，常以珠玑赡其弟。弟云："我或如兄得金锥也。"旁钜知其愚不可谕，乃如其言。弟蚕之，止得一，生如常。复求谷种之，一茎植焉。将熟，亦为鸟所衔，其弟大悦，随之入山。至鸟入处，遇群鬼怒曰："是窃余锥者。"乃执之，谓曰："尔欲为我筑糖三版乎？尔欲鼻长一丈乎？"其弟请筑糖三版。三日，饥困不成，求哀于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归。国人怪而聚观之，惭恚而卒。其后子孙戏锥求狼粪，因雷震，锥失所在。

永徽中，新罗日本皆通好，遣使兼报之。使人既达新罗，将赴日本国，海中遇风，波涛大起，数十日不止，随波漂流，不知所届。忽风止波静，至海岸边，日方欲暮，时同志数船，乃维舟登岸，约百有余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见屋宇，争往趋之。有长人出，长二丈，身具衣服，言语不通。见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拥令入宅中，以石填门，而皆出去。俄有种类百余相随而到，乃简阅唐人肤体肥充者，得五十余人，尽烹之，相与食啖，兼出醇酒，同为宴乐，夜深皆醉，诸人因得至诸院。后院有妇人三十人，皆前后风漂为所掳者，自言："男子尽被食之，唯留妇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为不去？吾请道焉。"众悦。妇人出练缕数百匹负之，然后取刀尽断其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系身，自缒而下，诸人更相缒下。【眉批】智妇人胜愚男子。至水滨，皆得入船。及天曙船发，闻山头叫声，顾来处已有千余矣，络绎下山，须臾至岸，既不及船，虓吼振腾。使者及妇人并得还。

又近有海客往新罗，次至一岛上，满地悉是黑漆匙箸。其处多大木，客仰窥匙箸，乃木之花与须也，因拾百余双还。用之，肥不能使，偶取搅茶，随搅随消焉。

又六军使西门思恭，常衔命使于新罗，风水不便，累月漂泛于沧溟，罔知边际。忽南抵一岸；亦有田畴物景，遂登陆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长五六丈，衣裾差异，声如震雷，下顾西门，有如惊叹。于时以五指撮而提，行百余里，入一岩洞间。见其长幼群聚，递相呼集，竞来看玩，言语莫能辨，皆有欢喜之容，如获异物。遂掘一坑而置之，亦来看守之。信宿之后，遂攀缘跃出其坑，寻旧路而窜。才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巨手攀其船舷，于是挥剑断下三指，指粗于今槌帛棒。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缆。舟中水尽粮竭，经月无食，以身上衣服啮

而啖之。后得达北岸，遂进其三指，漆而藏于内库。洎拜主军，宁以金玉遗人，平生不以饮馔食客，为省其绝粮之难也。【眉批】□念其难，亦□念人。

东女国（出《神异录》）

东女国，西羌别种，俗以女为王。与茂州邻，有八十余城，以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口兵万人，散山谷，号曰宾就。有女官，号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五日一听政。王侍左右女数百人。王死，国中多敛物至数万，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大王，小者为小王。大王死，则小王位之，或姑死妇继。无墓。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裙，平领衫，其袖委地。以文绵为小髻，饰以金耳垂珰。足履素靴。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为正。每十月，令巫者赍酒肴，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有鸟如雉，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视之，有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有大灾。其俗名为鸟卜。人死，则纳骨肉金瓶中而埋之。

廪君（出《录异记》）

李时，字玄休，廪君之后。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丹穴者，名务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氏、樊氏、柏氏、郑氏。五姓出而争焉。于是务相以矛刺穴，能著者为廪君，四姓莫著，而务相之剑悬。又以土为船，雕画之而浮水

中，曰：“若其船浮者为廪君。”务相船又独浮。于是遂称廪君，乘其土船，将其徒卒，当夷水而下。至于盐阳，水神女子止廪君曰：“此鱼盐所有，地又广大，与君俱生，可无行也。”盐神夜从廪君宿，旦辄去为飞虫。诸神皆从，其飞蔽日。廪君欲杀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东西，如此者十日。廪君即以青缕遗盐神曰：“婴此，即宜之，与汝俱生；不宜，将去汝。”盐神受而婴之。廪君至砀石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状。康君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阶相承。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长五尺，方一丈，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岁出钱四十万。巴人以赋为賨【眉批】賨，音丛，南蛮赋也。魏晋时，边郡夷人户输布一匹，谓王賨。因谓之賨人焉。

木耳夷（出《酉阳杂俎》）

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则焙沙自处，但出其面。

龟兹（出《酉阳杂俎》，又《十三洲志》）

古龟兹国王阿主儿者，有神异，力能降毒蛇龙。时有人买市人金银宝货，至夜中，钱并化为炭，境内数百家，皆失金宝。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罗汉果。王问之，罗汉曰：“此龙所为，居北山，其头若虎，今在某处眠耳。”王乃易衣持剑，默至龙所，见龙卧，将斩之，思曰：“吾斩

寐龙，谁知吾有神力。”遂叱龙。龙惊起，化为狮子。王即乘其上。龙怒，作雷声，腾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谓龙曰：“尔不降，当斩尔头。”龙惧王神力，人语曰：“勿杀我，我当与王为乘，欲有所向，随心即至。”王许之，后遂乘龙而行。

葱岭以东，人好淫僻，故龟兹、于阗置女市以收钱。

真腊（出《朝野佥载》）

真腊国，在骠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设槟榔、龙脑香、蛤屑等，以为尝宴。其酒比之淫秽，私房与妻共饮，对尊者避之。人不着衣服，见衣服者共笑之。

奇肱（出《博物志》）

奇肱国，其民善为机巧，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久下，奇肱人乘车至于豫州界中。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后十年，东风复至，乃使乘车遣归。其国去玉门西万里。

汉槃陀（出《洛阳伽蓝记》）

汉槃陀国正在山顶。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土人决水以种。闻中国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期也？”

尺郭（出《神异经》）

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长七丈，腹围如其长，朱衣缟带，以赤蛇绕其顶。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为食，以雾为浆，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黄父。

马留（出《酉阳杂俎》）

马伏波有余兵十余家，不返，居寿洽县，自相婚姻。有二百户，以其流寓，号马留，饮食与华同。山川移，铜柱入海，以此民为识耳。

南海人（出《南海异事》）

南海男人女人皆缜发，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蛲膏其发。至五六月，稻禾熟，民尽髡鬻于市。既髡，复取蛲膏涂，来岁五六月又可鬻。解牛，多女人，谓之屠婆屠娘。皆缚牛于大木，执刀以数罪："某时牵若耕，不得前；某时乘若渡水，不时行，今何免死耶？"以策举颈，挥刀斩之。又贫民妻方孕，则诣富室，指腹以卖之，俗谓指腹卖。或己子未胜衣，邻之子稍可卖，往贷取以鬻，折杖以识其短长，俟己子长与杖等，即偿贷者。鬻男女如粪壤，父子两不戚戚。

毒槊（出《酉阳杂俎》）

南蛮有毒槊，【眉批】方今在在毒槊，难乎免矣。无刃，状如朽铁，中人无血而死。言从天雨下，入地丈余，祭地方掘入。蛮中呼为铎刃。

飞头僚（出《酉阳杂俎》，又《博物志》）

善鄯之东，龙城之西南，地广千里，皆为盐田。行人所经，牛马皆布毡卧焉。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僚子之号。头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离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之，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梵僧菩萨胜又言："阇婆国中有飞头者，其人无目瞳子。"《志怪》："南方落民，其头能飞。其俗所祠，名曰虫落，因号落民。昔朱桓有一婢，其头夜飞。"《王子年拾遗》："汉武时，因墀国言：'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头飞南海，左手飞东海，右手飞西海。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外。'"【眉批】因帝好奇，故多荒唐之说。

又，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飞，以耳为翼，将晓，还复著体。吴时，往往得此人也。

僚妇（出《南楚新闻》）

南方有僚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

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寐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

南中僧（出《投荒杂录》）

南中率不信释氏，间有一二僧，拥妇食肉，但居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为师郎。人有疾，以纸为圆钱，置佛像旁。或请僧设食。翌日，宰羊豕以啖之，名曰除斋。

番禺（出《玉堂闲话》，又《投荒录》）

广州番禺县常有部民谍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认得在于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有北客骇其说，因诘之。民云：“海之浅水中有藻荇之属，被风吹，沙与藻荇相杂。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处，可以耕垦，或灌或圃故也。夜则被盗者盗之百余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

有在番禺逢端午，闻街中喧然卖相思药声。讶笑观之，乃老媪取山中异草，鬻于富妇人，为媚男药，用此日采取为神。又云，采鹊巢中，获两小石，号鹊枕，此日得之者佳。妇人遇之，有抽金簪解耳珰而偿其值者。

蜜唧（出《朝野佥载》）

岭南僚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嗫嗫而行，以箸挟取，咬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

南州（出《玉堂闲话》）

王蜀有刘隐者，善于篇章。尝说，少年赍益部监军使书，于黔巫之南，谓之南州。州多山险，路细不通乘骑，贵贱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负，夫役不到处，便自荷而行。将至南州，州牧差人致书迓之。至则有一二人背笼而前，将隐入笼内，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绝高绝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缘，寸寸而进。在于笼中，必与负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车马也。洎在近州，州牧亦坐笼而迓于郊。其郡在桑林之间，茅屋数间而已。牧守皆华人，甚有心义。翌日，牧曰："须略竭诸大将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余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斋，大校三五人，逢迎极至。于是烹一犊儿，乃先取犊儿结肠中细粪，置在盘筵，以箸徐调在醯中，方餐犊肉。彼人谓细粪为圣齑，若无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诸味将半，然后下麻虫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虫，如今之刺揉者是也，以荷叶裹而蒸之。隐勉强餐之，明日所遗甚多。

猳国（出《搜神记》）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

人，名曰猳国，一名马化，或曰玃。伺道行妇女年少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惑，不复思归。其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杨，率皆猳国马化之子孙也。

狗国等（出《岭表录异》）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荤血。尝语刘恂云，顷年自青杜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凡历六国，第一狗国，同船有新罗，云是狗国。逡巡，果见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见船惊走。又经毛人国，形小，皆被发，面身有毛蔽，如狖。又到野叉国，船抵暗石而损，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阁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国，有数人同入深林采野蔬，忽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余人惊走。回顾，见数辈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惊怖无计。顷刻，有百余野叉，赤发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执木枪者，有雌而挟子者。篙工贾客五十余人，遂齐将弓弩枪剑以敌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叫啸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来。野叉畏弩，亦不复至。驻两日，修船方毕，随风而逝。又经大人国，其人悉长大而野，见船上鼓噪，即惊走不出。又经流虬【夹批】一作流球。国，其国人幺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竞将食物求易钉铁。新罗客亦半译其语，遣客速过，言此国遇华人飘泛至者，虑有灾祸。既而又行经小人国，其人裸形，小如五六岁儿。船人食尽，遂相率寻其巢穴。俄顷，果见捕得三四十枚以归，烹而充食。后行两日，遇一

洲岛而取水，忽有群羊，见人但耸视不避，既肥且伟，初疑岛上有人牧养，而又绝无人踪，捕之，仅获百口，皆食之。

鹤民（出《穷神秘苑》）

西北海有鹤民国，人长三寸，日行千里，而步疾如飞，每为海鹤所吞。其人亦有君子小人，如君子，性能机巧，每为鹤患，常刻土为己状，或数百聚于荒野水际。鹤以为小人，吞之而有患，凡百千度，后见真者过去，亦不能食。人多在山涧溪岸之旁，穿穴为国，或三十步、五十步为一国，如此不啻千万。春夏则食路草实，秋冬食草根。值署则裸形，遇寒则编细草为衣，亦解服气。

一说，四海之外，有鹆国焉，男女皆长七寸，为人自然有礼。好经谕跪拜。其人皆寿三百岁，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鹤。陈章与齐桓公言：“鹆遇吞之，亦寿三百岁。此人鹆中不死，而鹆亦一举千里。”

僬侥（出《酉阳杂俎》）

李章武有人腊三寸余，头髀肋成就，眉目分明，言是僬侥国人。

西北荒小人（出《博物志》）

西北荒有小人焉，长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辂车，马引，为威仪居处。人遇其乘车，并食之，其味辛，终年不为虫所咋，并识万物名字，又杀腹中三虫。

太平广记钞卷八十

杂志部

杂志

齐俗（出《伽蓝记》）

后魏太傅李延实，庄帝舅也。除青州刺史，将行奉辞。帝谓实曰：“怀砖之俗，世号难治，舅宜好用心。”时黄门侍郎杨宽在帝侧，不晓怀砖之义，私问舍人温子升。子升曰：“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闻其宾客从至青州者云：‘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怀砖叩头，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师谣语曰：‘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之义，起在于此。

李义琛（出《云溪友议》）

李义琛，陇西人，居于魏，自咸阳主簿拜监察。少孤贫。唐初草创，无复生业，与再从弟义琰、三从弟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武德中，俱进士，共有一驴，赴京。次潼关，大雨，投逆旅。主人

鄙其贫，辞以客多。进退无所，徙倚门旁。有咸阳商客见而怜之，乃引与同舍，兼同寝处。数日方晴，道开，义琛等议鬻驴以一醉。商客窃知，固止之，仍资以道粮。琛既擢第，历任咸阳，召商客，与之抗礼。【眉批】一双两好。商客不复识，但悚惧逊退。琛语其由，乃悟。

虞世南（出《国史补》）

太宗将致樱桃于鄫公，称奉则尊，言赐则卑，问于虞世南。世南对曰：“昔梁武帝遗齐巴陵王称饷。”从之。

张造（出《国史补》）

贞元中，度支欲取两京道中槐树为薪，更栽小树。先下符牒华阴。华阴尉张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剪除，先皇旧游，岂宜斩伐。”【眉批】善辩。乃止。

唐衢（出《国史补》）

进士唐衢有文学，老而无成。善哭，每发一声，音调哀切。遇人事有可伤者，衢辄哭之，闻者流涕。尝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座不乐，主人为之罢。

脂粉钱（出《嘉话录》）

湖南观察使有夫人脂粉钱者，自颜杲卿妻始之也。柳州刺史亦有此钱，是一军将为刺史妻致，不亦谬乎？

杨希古（出《玉泉子》）

杨希古，性迂僻。初应进士举，以文投丞郎，丞郎奖之。希古乃起而对曰："斯文也，非希古之所作也。"丞郎讶而诘之。曰："此舍弟源嶓为希古作也。"【眉批】腐儒声口。丞郎大异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靡不私自炫耀。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顿颓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像，杂以幡盖，所谓道场者。每凌旦，辄入其内，以身俯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性又洁净，内逼如厕，必散衣无所有，然后高屐以往。

韦乾度（出《乾臢子》）

韦乾度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牛僧孺以制科敕首，除伊阙尉。台参，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问："何色出身？"僧孺对曰："进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对曰："某制策连捷，忝为敕头。"僧孺心甚有所讶，归以告韩愈。愈曰："公诚小生，韦殿中固当不知。愈及第十有余年，猖狂之名已满天下，韦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

刘禹锡（出《云溪友议》）

牛僧孺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尝投贽于补缺刘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眉批】刘公不差。牛虽拜谢，终为怏怏。历三十余岁，刘转汝州，僧孺镇汉南，枉道驻旌，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眉批】有此辈小人，遂开后世面从之端。刘承诗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岂料为非。况汉南尚书高识远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为孙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钟会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过失，慎勿学焉！’汝辈修进，守中为上也。”僧孺诗曰：“粉署为郎四十春，向来名辈更何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阅樽前见在身。【夹批】村甚。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禹锡诗云：“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眉批】宰相于三朝升降百官，故曰三日。拂埃尘。”牛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

冯宿（出《玉堂闲话》）

冯宿，文宗朝扬历中外，甚有美誉，垂入相者数矣。又能曲事北司权贵，咸得其欢心焉。一日晚际，中尉封致一合，开之，有巾二顶，及甲煎面药之属。时班行结中贵者，将大拜，则必先遗此以为信。冯大喜，遂以先呈相国杨嗣复，盖常佐其幕也。冯又性好华楚鲜洁，自夕达曙，重衣数袭，选骏足数匹，鞍鞯照地，无与比。冯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欲穷极称愜之事，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报有按，则伪

为不知。比就，果有按，谒者棒麻，必相也。将宣，则谒者向殿，执敕罄折，即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既而大呼曰：“萧仿。”冯乃惊仆于地，扶而归第，得疾而卒。盖其夕拟状，将付学士院之时，文宗谓近臣曰：“冯宿为人，似非沉静。萧仿方判盐铁，朕察之，颇得大臣之体。”【眉批】圣主。遂以易之。

崔铉（出《玉泉子》）

崔铉，元略之子。参军卢甚之死，铉之致也，时议冤之。初崔瑄虽谏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虽府职，乃公事也，相与争驿厅。甚既下狱，与宰相书，则以己比孟子。而方瑄钱凤，瑄既朋党宏大，莫不为尽力。甚出于单微，加以铉亦瑄之门生，方为宰相，遂加诬罔奏焉。瑄自左补阙出为阳翟宰，甚行及长乐坡，赐自尽。中使适回，遇瑄，囊出其喉曰：“补阙，此卢甚结喉也。”瑄殊不怿。铉子沆，乾符中亦为宰相。黄巢乱，赤其族，人以为天道焉。

王铎（出《闻奇录》）

故相晋国公王铎为丞郎时，李骈判度支。每年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每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籴米，必耗京国之食；若运米关中，自江淮至京，兼济无限贫民也。”时籴米之制业已行，竟无敢沮其议者。都下官籴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于是识者乃服铎之察事矣。铎卒以此大用。

【总评】国朝饷法盐法，坏于叶琪，亦由以金代粟也。

催阵使（出《芝田录》）

会昌中，王师讨昭义，失利。东都大震，都统王宰、石雄等，皆坚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相李德裕等谓曰："王宰、石雄，不与朕杀贼，岂可使贼党坐至东都耶？卿今日晚归，别与制置军前事宜奏来。"时宰相陈夷行、郑肃拱默听命。德裕归中书，即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回刻时受命。于是具名以闻，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催阵使。"帝曰："可。"即日，李自银台戒路，有邸吏五十导从。至于河中，缓辔以进，俟王宰等至界迎候，乃行。二帅至翼城道左执兵，如外府列校迎候仪。回立马，受起居寒温之礼。二帅复前进数步，罄折致词。回掉鞭，亦不甚顾之。礼成，二帅旁行，俯首俟命。【眉批】褊裨畏帅，自无逗挠。回于马上厉声曰："今日当直令史安在？"群吏跃马听命。回曰："责破贼限状来。"二帅鞠躬流汗，请以六十日破贼，过约，请行军令。于是二帅大惧，率亲军而鼓之，士卒齐进，凡五十八日，攻拔潞城，枭刘稹首以献。功成，回复命，后六十日，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王琚（出《开天传信记》）

玄宗在藩邸时，每游戏于城南韦杜之间。尝因逐狡兔，意乐忘返，

与其徒十数人，饥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树之下。适有书生，延帝过其家，其家甚贫，止村妻一驴而已。帝坐未久，书生杀驴煮秣，备膳馔，酒肉滂沛。帝顾而甚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游韦杜间，必过琚家。琚所语议，合帝意，帝日益亲善。及韦氏专制，帝忧甚，独密言于琚。琚曰："乱则杀之，又何亲也。"【眉批】斩截。帝遂纳琚之谋，戡定内难。累拜琚为中书侍郎，实预配飨焉。

薛令之（出《闽川名士传》）

神龙二年间，长溪人薛令之登第。开元中，为东宫侍续。时宫僚闲淡，以诗自悼，书于壁曰："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上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多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上因幸东宫，见焉，索笔续之曰："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引疾东归。肃宗即位，诏征之，已卒。

哥舒翰（出《乾臏子》）

天宝中，哥舒翰为安西节度，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濠。"时差都知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值杨国忠专权黩货，擢逗留不返，因纳贿交结。翰又朝奏，擢知翰至，惧，求国忠拔用。国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辞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数其事，杖而杀之，然后奏闻。【眉批】快人！快人！帝却赐擢尸，更令翰决尸一

百。【夹批】圣主。

崔隐甫（出《国史补》）

黎园弟子有胡雏，善吹笛，尤承恩。尝犯洛阳令崔隐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时，托以他事，召隐甫对，胡雏在侧，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隐甫对曰："陛下此言，是轻臣而重乐人也。臣请休官。"再拜而去。玄宗遽曰："朕与卿戏也。"遂令曳出。至门外，立杖杀之。俄而复敕释，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眉批】圣主。

李光颜（出《北梦琐言》）

李光颜有大功于时，位望通显。有女未适人，幕客谓其必选嘉婿，因从容，乃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冀光颜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光颜乃谢幕客曰："光颜一健儿也，遭逢多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某自已选得嘉婿，诸贤未知。"【眉批】保身保家，其虑远矣。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为某女之匹也。"即擢并近职，仍分财而资之。从事闻之，咸以为愜当。

毕諴（出《北梦琐言》）

毕相諴，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尚为太湖县伍伯，諴深耻之，常使人讽令解役，为除官，反复数四，竟不从命。乃特除选人杨载为太湖

令，诫延之相第，嘱之为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诫意。伍伯曰：“某贱人也，岂有外甥为宰相耶？”杨坚勉之。乃曰：“某每岁秋夏恒享六十千事例钱，苟无败缺，终身优足。不审相公欲除何官？”【眉批】此与狄梁公姨同识。杨乃具以闻诫，诫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

邢君牙（出《乾臏子》）

贞元初，邢君牙为陇右临洮节度使，进士刘师老、许尧佐往谒焉。二客方坐，一人仪形甚异，头大足短，衣麻衣而入，都不待宾司引报，直入见君牙，拱手于额曰：“进士张汾不敢拜。”君牙从戎多年，殊不为怪，乃揖汾坐。俄而有吏过按，宴设司失钱物，君牙阅历簿书，有五十余千散落，为所由隐漏。君牙大怒，方令分折去处，汾乃拂衣而起曰：“且奉辞。”牙谢曰：“某适有公事，略须次遣来，有所失于君子。不知遽告辞，何也？”汾对曰：“汾在京之日，每来，闻京西有邢君，上柱天，下柱地。今日于汾前，与吏论三五十千钱，此汉争中。”【眉批】奇人，能客此奇人者，亦奇。君牙甚怪，便放吏，与汾相亲。

邹凤炽 王元宝（出《西京记》《独异记》）

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肩高背曲，有似骆驼，时人号为邹骆驼。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

千，供帐备极华丽。及女郎将出，侍婢围绕，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妇矣。又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事虽不行，终为天下所诵。后犯事流瓜州，会赦还。及卒，子孙穷匮。又有王元宝者，年老好戏谑，出入里市，为人所知。人以钱文有元宝字，因呼钱为王老。玄宗尝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问左右，皆言不见。令急召王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右贵臣启曰：“何故臣等不见？”玄宗曰：“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

韦宙（出《北梦琐言》）

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授岭南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从容奏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矣。”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

王酒胡（出《中朝故事》）

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时定州王氏有一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僖宗诏令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扣新钟十撞，舍钱一万贯，命诸大臣各取意而击。上曰：“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入寺。

苗耽（出《玉泉子》）

苗耽进士登第，闲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穷。尝自外游归，途遇疾甚，不堪登升，忽见有以辇棺而回者，以其价贱，即僦而寝息其间。【眉批】奇穷。至洛东门，阎者不知其中有人，诘其所由来。耽谓其讶己，徐答曰：“衣冠道路得病，贫不能致他物相与，无怪也。”阎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尝见有解语神枢。”后耽终江州刺史。

夏侯亶（出《独异志》）

梁夏侯亶为九列，家贫而好置乐，妓无衣装饰，客至，即令隔帘奏曲。时人以帘为夏侯妓衣。

王仲舒（出《国史补》）

王仲舒为郎官，与马逢友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相救？”【眉批】语轻薄甚。逢曰：“适见谁家走马呼医，吾可待也。”

刘甲（出《异苑》）卢嬰（出《独异志》）

有人姓刘，在朱方，不得共语，人若与言，必遭祸难，或本身死

疾。唯一士谓无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刘闻之，忻然而往，自说“被谤，君能见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邮！”须臾火发，资畜服玩荡尽。于是举世号为“傀鹞”，脱遇诸途，皆闭车走马，掩目奔避，刘亦杜门自守。岁时一出，则人惊散，过于见鬼。【眉批】数奇更十倍于颜驷王禁旅也。

淮南有居客卢婴者，气质文学，俱为郡中绝。人悉以卢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群聚中，主人必有横祸，或小儿堕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验，人皆捐之。时元伯和为郡守，始至，爱其材气，特开中堂设宴。众客咸集，食毕，伯和戏问左右曰：“小儿堕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谓坐客曰：“众君不胜故也。”顷之合欢，群客相目惴惴然。是日，军吏围宅，擒伯和弃市。【眉批】不值卢婴，祸遂免乎？祸自有定，但奇蹇者适与之会耳。不会祸，不名奇蹇。时节度使陈少游甚异之，复见其才貌，谓曰：“此人一举，非摩天不尽其才。”即厚以金帛宠荐之。行至潼关，西望烟尘，有东驰者曰：“朱泚作乱，上幸奉天县矣。”

郭使君 李仆射（俱《南楚新闻》）

江陵有郭七郎者，资产甚殷，为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乾符初年，有一贾者在京都，久无音信，郭氏子自往访之。既相遇，尽获所有，仅五六万缗。生耽悦烟花，迷于饮博，三数年后，用过太半。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王仙芝寇盗，里闾人物，与昔日殊。生归旧居，都无舍宇，访其骨肉。数日，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一二奴婢，处于数间茅舍之下，囊橐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

犹有二三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与母赴秩，过长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壖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结缆于大墉树下。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工，拽舟登岸，仅以获免；其余婢仆生计，悉漂于怒浪。迟明，投于僧室，母氏以惊得疾，数日而殒。生张惶，驰往零陵，告州牧。州牧为之殡葬，且复赠遗之。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眉批】升沉如此，应是花报。自是状貌异昔，与篙工之党无别矣。

李光者，不知何许人也，以谀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为左军使。一旦奏授朔方节度使，敕下翌日，无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权，年二十余，令孜遂署剧职。会僖皇幸蜀，乃从令孜扈驾，止成都。时令孜与陈敬瑄盗专国柄，人皆畏威。德权处于左右，遐迩仰奉，奸豪辈求名利，多赂德权以为关节。数年之间，聚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敬瑄败，为官所捕，乃脱身遁于复州，衣衫百结，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为复州后槽健儿，与父相熟，忽睹德权，念其褴缕，邀至私舍，安无子，遂认以为侄。未半载，安死，德权遂更名彦思，继李安为圉人。有识者，皆目之曰看马李仆射。

姜太师（出《王氏见闻》）

蜀有姜太师者，失其名，许田人也。幼年为黄巾所掠，亡失父母。从先主征伐，屡立功勋，后继领数镇节钺，官至极品。有掌厩夫姜老者，事刍秣数十年。姜每入厩，见其小过，必笞之。如是积年，计其数，将及数百。后老不任鞭棰，因泣告夫人，乞放归乡里。夫人

曰：“汝何许人？”对曰：“许由人。”“复有何骨肉？”对曰：“当被掠之时，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处。”又问其儿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眷近亲，皆言之。及姜归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归乡，因问得所失男女亲属姓名。姜大惊，疑其父也。使人细问之：“其男身有何记验？”曰：“我儿脚心上有一黑子，余不记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剑门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关东来。”遂将金帛车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报挞父之过，斋僧数万，终身不挞从者。

【总评】后唐侍卫使康义诚，有军人充院子久矣，偶怜其老惫，询之，则其父也。

鹿娘（出《洽闻记》）

常州江阴县东北石筏山者，梁时有伐材人入此山，见有麈鹿产，仍闻小儿啼声。往视，见产一女，因收养之。及长，乃令出家为道士，时人谓之鹿娘。梁武帝为置观，名为圣观。

王梵志（出《史遗》）

隋文帝时，黎阳王德祖家有林擒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朽烂，剖皮得一婴儿，德祖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其生。德祖具以实告。因名曰林木梵天，后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作诗，甚有义旨。

李娃传（太原白行简撰）

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时望甚崇。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试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胜。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遂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常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生自尔意若有失，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以讯之。友曰：“此狭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对曰：“李氏颇赡。前与之通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生曰：“但患不谐，虽百万，何惜。”他日，乃洁其衣服，盛宾从而往。扣其门，俄有侍儿启扃。生曰：“此谁之第耶？”侍儿不答，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娃大悦曰：“尔姑止之。吾当整妆易服而出。”生闻之私喜。乃引至萧墙间，见一姥，垂白上偻，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词曰：“闻兹地有隙院，愿税以居，信乎？”姥曰：“惧其浅陋湫隘，不足以辱长者，敢言直耶。”延生于迟宾之馆，馆宇甚丽。与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娇小，妓艺薄劣，欣见宾客，愿将见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举步艳冶。生遽惊起，莫敢仰视。与之拜毕，叙寒燠，触类妍媚，目所未睹。复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洁。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生绐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

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娃曰：“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双缣，请以备一宵之馔。娃笑而止之曰：“宾主之仪，且不然也。今夕之费，愿以贫婺之家，随其粗粝以进之。其余以俟他辰。”固辞，终不许。俄徙坐西堂，帷幙帘榻，焕然夺目；妆奁衾枕，亦皆侈丽。乃张烛进馔，品味甚盛。彻馔，姥起。生娃谈话方切，诙谐调笑，无所不至。生曰：“前偶过卿门，遇卿适在屏间，厥后心常勤念，虽寝与食，未尝或舍。”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来，非直求居而已，愿偿平生之志。”言未终，姥至，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阶，拜而谢之，曰：“愿以己为厮养。”【夹批】谶不佳。姥遂目之为郎，饮酣而散。及旦，尽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迹戢身，不复与亲知相闻。日会倡优之类，狎戏游宴。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童。岁余，资财仆马荡然。迩来姥意渐怠，娃情弥笃。他日，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尝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计，大喜。乃质衣于肆，以备牢醴，与娃同谒祠而祷焉。信宿而返，至里北门，娃谓生曰：“此东转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将憩而觐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逾百步，果见一车门。窥其际，甚弘敞。其青衣自车后止之，曰：“至矣。”生下驴，适有一人出访，曰：“谁？”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妪至，年可四十余，与生相迎，曰：“吾甥来否？”娃下车，妪迎谓之曰：“何久疏绝？”相视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见，遂偕入西戟门偏院。中有山亭，竹树葱茜，池榭幽绝。生谓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语对。俄献茶果，甚珍奇。食顷，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驰至，曰：“姥遇暴疾颇甚，殆不识人。宜速归。”娃谓姨曰：“方寸乱矣！某骑而前去，当令返乘，便与郎偕来。”生拟随之。其姨与侍儿偶语，以手挥之，令生止于户

外，曰：“姥且殁矣。当与某议丧事以济其急，奈何遽相随而去？”乃止，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无复命，何也？郎骤往视之，某当继至。”生遂往，至旧宅，门扃钥甚密，以泥缄之。生大骇，诘其邻人，邻人曰：“李本税此而居，约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征：“徙何处”曰：“不得其所。”生将驰赴宣阳，以诘其姨，日已晚矣，计程不能达。乃驰其装服，质馔而食，赁榻而寝。生恚怒方甚，自昏达旦，目不交睫。质明，乃策蹇而去。既至，连扣其扉，食顷，无人应。生大呼数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访之：“姨氏在乎？”曰：“无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访其谁氏之第。曰：“此崔尚书宅。昨者有一人税此院，云迟中表之远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发狂，罔知所措，因返访布政旧邸。邸主哀而进膳。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缌帷，获其直以自给。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雇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辇舆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

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欷掩泣。【眉批】古人一挽歌，必欲穷极性情。季世虽经邦大典，悉为故事，不亦异乎？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测也。先是天子方下诏，俾外方之牧，岁一至阙下，谓之入计。时适遇生父在京师，与同列者易服章，窃往观焉。有老竖，即生乳母婿也，见生之举措辞气，将认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惊而诘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奚至是耶？"言讫，亦泣。及归，竖间驰往，访于同党曰："向歌者谁？若斯之妙欤？"皆曰："某氏之子。"征其名，且易之矣。竖凛然大惊，徐往，迫而察之。生见竖，色动，回翔将匿于众中。竖遂持其袂曰："岂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载以归。至其室，父责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乃徒行出，至曲江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其师命相狎昵者阴随之，归告同党，共加伤叹。令二人赍苇席瘗焉。至则心下微温，举之，良久，气稍通。因共荷而归，以苇筒灌勺饮，经宿乃活。月余，手足不能自举，其楚挞之处皆溃烂，秽甚。同辈患之，一夕，弃于道周。行路咸伤之，往往投其余食，得以充肠。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结，褴缕如悬鹑。持一破瓯，巡于闾里，以乞食为事。自秋徂冬，夜入粪窟，昼则周游廛肆。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恻。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娃自阎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厉，殆非人状。娃意感焉，乃谓曰："岂非某郎也。"生愤懑绝倒，口不能言，颔颐而已。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绝而复苏。姥大骇，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当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敛容却睇

曰："不然。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令其失志，不得齿于人伦。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踬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况欺天负人，鬼神不祐，无自贻其殃也。某为姥子，迨今有二十岁矣。计其赀，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余，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当与此子别卜所诣。所诣非遥，晨昏得以温清，某愿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夺，乃许之。因以给姥之余金，于北隅税一隙院。乃与生沐浴，易其衣服。为汤粥通其肠，次以酥乳润其脏，旬余，方荐水陆之馔。头巾履袜，皆取珍异者衣之。未数月，肌肤稍腴；卒岁，平愈如初。异时，娃谓生曰："体已康矣，志已壮矣。渊思寂虑，默想曩昔之艺业，可温习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俾夜作昼，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谕之缀诗赋。二岁而业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生谓娃曰："可策名试艺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战。"更一年，曰："可行矣。"于是遂一上登甲科，声振礼闱。虽前辈见其文，罔不敛衽敬羡，愿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才苟获擢一科第，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秽迹鄙，不侔于他士。当砻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连衡多士，争霸群英。"【眉批】谁有此高议？生由是益自勤苦，声价弥甚。其年，遇大比，诏征四方之隽，生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将之官，娃谓生曰："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夹批】探之。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生泣曰："子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眉批】李十郎必不能熊。娃固辞不从，生勤请弥恳。娃曰："送子涉江，【夹批】又试之。至于剑门，当令我回。"生许诺。月余，至剑门。未及发而除书至，生

父由常州诏入，拜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谒于邮亭。父不敢认，见其祖父官讳，方大惊，命登阶，抚背恸哭移时，曰："吾与尔父子如初。"因诘其由，具陈本末。大奇之，诘娃安在。曰："送某至此，当令复还。"父曰："不可。"【眉批】贤父。翌日，命驾与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娃既备礼，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向后数岁，生父母偕殁，持孝甚至。有灵芝产于倚庐，一穗三秀。本道上闻。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甍。天子异之，宠锡加等。终制，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嗟呼！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

柳氏传（许尧佐撰）

天宝中，昌黎韩翃有诗名。性颇落托，羁滞贫甚。有李生者，与翃友善，家累千金，负气爱才。其幸姬曰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李生居之别第，与翃为宴歌之地。而馆翃于其侧。翃素知名，其所候问，皆当时之彦。柳氏自门窥之，谓其侍者曰："韩夫子岂长贫残者乎！"遂属意焉。李生素重翃，无所吝惜。后知其意，乃具馔请翃饮。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翃惊栗，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辍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李坚请之。柳氏知其诚，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翃于客位，引满极欢。李生又以资三十万，佐翃之费。翃仰柳之色，柳慕翃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明年，礼部侍郎杨度擢翃上第，屏居间岁。柳氏谓翃曰："荣名及亲，昔人所尚。岂宜以濯浣之贱，稽采兰之美乎？且用

器资物，足以待君之来也。”翊于是省家于清池。岁余，乏食，鬻妆具以自给。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是时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素藉翊名，请为书记。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间行求柳氏，以练囊盛麸金，题之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呜咽，答之曰：“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夹批】可怜。无何，有蕃将沙吒利者，初立功，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希逸除左仆射，入觐，翊得从行。至京师，已失柳氏所止，叹想不已。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骰牛驾辎軿，从两女奴。翊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及期而往，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授之，曰：“当遂永诀，愿置诚念。”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惊尘。翊大不胜情。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翊。翊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有虞侯许俊者，以材力自负，抚剑言曰：“必有故。愿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请足下数字，当立致之。”乃衣缦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余，乃被衽执辔，犯关排闼，急趋而呼曰：“将军中恶，使召夫人！”仆侍辟易，无敢仰视。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惊叹。柳氏与翊执手涕泣，相与罢酒。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翊、俊惧祸，乃诣希逸。希逸大惊曰：“吾平生所为事，俊乃能尔乎？”遂献状曰：“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久列参佐，累彰勋效，顷从乡赋。有妾柳氏，阻绝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抚运，遐迩率化。将军沙叱利凶恣挠法，凭恃微功，驱有志之妾，干无为之政。臣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族本幽蓟，雄心勇决，却夺柳氏，归于韩翊。义切中抱，虽昭感激之诚；事不失闻，固乏训齐之令。”寻有诏，柳氏宜还韩翊，沙

叱利赐钱二百万。柳氏归翊，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

莺莺传（元稹撰）

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太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瑊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

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眉批】红娘见识，过张、莺十倍。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闲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绐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佚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数夕，【眉批】绝望数夕，不可谋媒妁乎？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

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

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乱丝一绚、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贞，矢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珮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濛濛。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华光犹苒苒，旭日渐曈曈。乘鸯还归洛，吹萧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呜怨

鹤，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箫史在楼中。”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眉批】此论卓矣，恨其在既乱之后耳。于时坐者皆为深叹。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眉批】求见不又多乎？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眉批】鸾胜张又十倍。竟不之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绝不复知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

莺莺传



霍小玉传（蒋防撰）

大历中，陇西李益，年二十登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舍于新昌里。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常受生诚托。经数月，忽然而来，笑曰："苏姑子作好梦也。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惮。"因问其名居。鲍具说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王之宠婢也。王初薨，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于外，易姓为郑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某具说十郎。他亦知有名字，非常欢愜。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甫上车门宅是也。已与他作期约，明日午时，但至曲头觅桂子，即得矣。"鲍既去，生便备行计。遂令家童秋鸿，于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假青骊驹，黄金勒。其夕，生浣衣沐浴，修饰容仪，喜跃交并，通夕不寐。迟明，巾帻，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徘徊之间，至于亭午。遂命驾驱至其所，果见青衣立候，迎问曰："莫是李十郎否？"令牵马入屋底，急急锁门。见鲍果从内出，遥笑曰："何等儿郎，造次入此？"生调诮未毕，引入中门。庭间有四樱桃树，西北悬一鹦鹉笼，见生人入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生愕然，不敢进。逡巡，鲍引净持下阶相迎，延入对坐。年可四十余，绰约多姿，谈笑甚媚。因谓生曰："素闻十郎才调风流，名下固无虚士。"遂命酒馔，即令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曜，转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侧。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

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顾而笑，遂举酒数巡。生起，请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强之。发声清亮，曲度精奇。酒阑，及暝，鲍引生就西院憩息。闲庭邃宇，帘幕甚华。鲍令侍儿桂子、浣沙与生脱靴解带。须臾，玉至，言叙温和，辞气宛媚。解衣之际，态有余妍，低帏昵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生闻之，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玉因收泪，命侍儿樱桃褰幄执烛，授生笔砚。玉管弦之暇，雅好诗书，筐箱笔砚，皆王家之旧物。遂取绣囊，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授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染毕，命藏于宝箧之内。自尔婉娈相得，若翡翠之在云路也。如此二岁，日夜相从。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至四月，将之官，便拜庆于东洛。长安亲戚，多就筵饯。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思萦怀。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眉批】小玉识度，亦胜李十倍。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永委君心，复能听否？”生惊怪曰：“有何罪过，忽发此辞？试说所言，必当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眉批】可怜。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遂诀别东去。

到任旬日，求假往东都觐亲。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运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辜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遣漏言。玉自生逾期，数访音信。虚词诡说，日日不同。搏求师巫，遍询卜筮，怀忧抱恨，周岁有余。羸卧空闺，遂成沉疾。虽生之书题竟绝，而玉之想望不移，赂遗亲知，使探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路逢内作玉工，见浣沙所执，前来认之曰："此钗吾所作也。昔岁霍王小女，将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万钱。我尝不忘。汝是何人，从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于人。夫婿昨向东都，更无消息。挹怏成疾，今卧二年。令我卖此，赂遗于人，使求音信。"玉工凄然下泣曰："贵人男女，失机落节，一至于此！我残年向尽，见此盛衰，不胜伤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时生所定卢氏女在长安，生既毕于聘财，还归郑县。其年腊月，又请假入城就亲。潜卜静居，不令人知。有明经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长厚，昔岁常与生同欢于郑氏之室，杯盘笑语，曾不相间。每得生信，必诚告于玉。玉常以薪荜衣服，资给于崔。崔颇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诚告玉。玉恨叹曰："天下岂有是事乎！"遍请亲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沉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眉批】补过犹晚，况遂非乎。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有京兆韦夏卿者，生之密友，时亦同行。谓生曰："风光甚丽，草木荣华，伤哉郑卿，衔冤空室！足下终

能弃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叹让之际，忽有一豪士，衣轻黄纻衫，挟弓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胡雏从后，潜行而听之。【眉批】有心人。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东，姻连外戚。虽乏文藻，心尝乐贤。仰公声华，常思觐止。今日幸会，得睹清扬。某之敝居，去此不远，亦有声乐，足以娱情。妖姬八九人，骏马十数匹，唯公所欲。但愿一过。”生之侪辈，共聆斯语，更相叹美。因与豪士策马同行，疾转数坊，遂至胜业。生以近郑之所止，意不欲过，便托事故，欲回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挟其马，牵引而行。迁延之间，已及郑曲。生神情恍惚，鞭马欲回。豪士遽命奴仆数人，抱持而进。疾走推入车门，便令锁却，报云：“李十郎至也！”【眉批】千古快心事！一家惊喜，声闻于外。先此一夕，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至席，使玉脱鞋。惊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由此征之，必遂相见，相见之后，当死矣。”凌晨，请母妆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乱，不甚信之。俛勉之间，强为妆梳。妆梳才毕，而生果至。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顷之，有酒馔数十盘，自外而来。一座惊视，遽问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眉批】十郎能答语乎？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母乃举尸，置于生怀，令唤之，遂不复苏矣。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将葬之夕，生忽见玉缌帷之中，容貌研丽，宛若平生。著石榴裙，紫襦裆，红绿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绣带，顾谓生曰：“愧君

相送，尚有余情。幽冥之中，能不感叹。”言毕，遂不复见。明日，葬于长安御宿原。生至墓所，尽哀而返。后月余，就礼于卢氏。伤情感物，郁郁不乐。夏五月，与卢氏偕行，归于郑县。至县旬日，生方与卢氏寝，忽帐外叱叱作声。生惊视之，则见一男子，年可二十余，姿状温美，藏身映幔，连招卢氏。生惶遽走起，绕幔数匝，倏然不见。生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或有亲情，曲相劝喻，生意稍解。后旬日，生复自外归，卢氏方鼓琴于床，忽见自门抛一斑犀钿花合子，方圆一寸余，中有轻绢，作同心结，坠于卢氏怀中。生开而视之，见相思子二、叩头虫一、发杀嘴一、驴驹媚少许。生当时愤怒叫吼，声如豺虎，引琴撞击其妻，诘令实告。卢氏亦终不自明。尔后往往暴加捶楚，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卢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属，暂同枕席，便加妒忌。或有因而杀之者。生尝游广陵，得名姬曰营十一娘者，容态润媚，生甚悦之。每相对坐，尝谓营曰：“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欲令惧己，以肃清闺门。出则以浴斛覆营于床，周回封署，归必详视，然后乃开。又蓄一短剑，甚利，顾谓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铁，唯断作罪过头。”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广记钞 ：全四册 /（明）冯梦龙评纂 ；孙大鹏点校 .
— 武汉 ：崇文书局，2019.1
ISBN 978-7-5403-5193-9

Ⅰ. ①太…
Ⅱ. ①冯… ②孙…
Ⅲ. ①笔记小说－古典小说评论－中国－北宋
Ⅳ.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4371号

太平广记钞

策　　划　万文社
责任编辑　高　娟
特约编辑　宋先圆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 崇文书局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C座11层
电　　话　(027)87293001　邮政编码　430070
印　　刷　三河市荣展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75mm×966mm　1/16
印　　张　90.75
字　　数　1 190.3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8.00元（全四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调换）

本作品之出版权（含电子版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